世界现代恐怖小说之王斯蒂芬·金三部曲

斯蒂芬·金／著
韩劲草 刘钊 等／译

STEPHEN KING

末日逼近

The Stand

大众文艺出版社

末日逼近

〔美〕 斯蒂芬·金 著
韩劲草 刘钊 等译

大众文艺出版社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末日逼近/（美）金（King，S.）著：韩劲草等译.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1998. 11
书名原文：The Stand
ISBN 7－80094－647－9

Ⅰ. 末…
Ⅱ. ①金…　②韩…
Ⅲ. 长篇小说：恐怖小说－美国－现代
Ⅳ. I712. 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30690 号

The Stand（full－length edition）
Copyright ©1990 by Stephen King
Chinese（Simplified Characters）　Trade Paperback copyright © 1998
by Da－Zhong Wen Yi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Doubleday
through Arts & Licensing International，Inc., USA
ALL RIGHTS RESERVED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朝阳区潘家园东里 21 号）
邮编：100021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37.5　字数 1010 千字
1998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1998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000 册
定价：50.00 元（上下册）

目　　录

引　子 1
第 1 章 5
第 2 章 14
第 3 章 23
第 4 章 29
第 5 章 34
第 6 章 53
第 7 章 62
第 8 章 72
第 9 章 77
第 10 章 87
第 11 章 93
第 12 章 100
第 13 章 112
第 14 章 118
第 15 章 121
第 16 章 123
第 17 章 135
第 18 章 141
第 19 章 162
第 20 章 170
第 21 章 180

第 22 章 182
第 23 章 189
第 24 章 194
第 25 章 206
第 26 章 222
第 27 章 242
第 28 章 253
第 29 章 268
第 30 章 276
第 31 章 277
第 32 章 283
第 33 章 290
第 34 章 293
第 35 章 304
第 36 章 326
第 37 章 340
第 38 章 356
第 39 章 365
第 40 章 376
第 41 章 382
第 42 章 392
第 43 章 402
第 44 章 436
第 45 章 491
第 46 章 535
第 47 章 564

第 48 章 589
第 49 章 644
第 50 章 659
第 51 章 695
第 52 章 727
第 53 章 765
第 54 章 803
第 55 章 831
第 56 章 856
第 57 章 882
第 58 章 908
第 59 章 924
第 60 章 959
第 61 章 961
第 62 章 975
第 63 章 1005
第 64 章 1007
第 65 章 1016
第 66 章 1028
第 67 章 1039
第 68 章 1057
第 69 章 1063
第 70 章 1069
第 71 章 1071
第 72 章 1074
第 73 章 1094

第 74 章 1125
第 75 章 1145
第 76 章 1172
第 77 章 1174
第 78 章 1180
夏日黄昏 1186
结束语 1190

引　　子

“萨莉!”

哼了一声。

“醒醒，萨莉!”

“别……闹!”她含糊地应道，这次加大了嗓门。

他更用力地推。

“醒醒，快醒醒!”

查理?

是查理的声音，是在叫她。有多久了呢?

她慢慢清醒过来。

第一眼瞥到的是床头柜上的闹钟。两点一刻。这会儿查理不可能在家，他应该在值班的。等看清了他的面孔，萨莉心中生出一种不祥的预感：出事了。

丈夫脸色惨白，鼓着眼睛，一手拿着汽车钥匙，一手还在用力地推她，似乎根本没有发现她已经睁开了眼睛。

“查理，怎么了？出了什么事？”

他好像不知道该怎样回答，只见喉结动了几动。屋子里一片寂静，只有闹钟滴嗒地响着。

“着火了?”如果不是着火，他不应该如此失态。她知道，他的父母就是在火灾中丧生的。

“差不多，”他说，“也许更糟。赶快穿好衣服，带上拉冯。我们必须离开这里。”

“为什么？”她一边下床一边问道。一种莫名的恐惧袭遍了全身。奇怪，好像是在做梦。“在哪儿？是后院吗？”她这样问着，可心里明白，不是后院。她还是头一次见到查理如此紧张。她深吸了一口气，没有

嗅到烟味。

“萨莉，亲爱的，别问了。我们必须离开。走得远远的。你去把孩子叫醒，给她穿好衣服。”

“我是不是要……有没有时间准备一下行李？”

他一时语塞，这个问题似乎有点出乎意料。她才意识到，丈夫与其说是恐惧还不如说是慌乱。他用手胡乱地理了一下头发，“不知道。我得去看看风向。”说着便向门外走去。

她光着脚，身穿睡衣，又冷又怕，愣愣地站着，不知所措。他甩下的话让她感到有点摸不着头脑。他是不是发了疯？看风向和有没有时间准备行李有什么联系？什么叫走得远远的？里诺？维加斯？莱克城？还是……

她用手托着下巴，琢磨起来。

擅离职守！查理在半夜三更携家出走，肯定是擅离职守。

她走进女儿拉冯的房间，看着熟睡中的孩子，呆呆地立了片刻。她隐隐地觉得这只是一个非常生动的梦。梦会结束的，她会像平时一样早晨 7 点醒来，一边带着孩子吃饭，一边收看《今日》第一时段的节目，等查理 8 点钟下班回家，她会给他煎好鸡蛋。再过两个礼拜他改值白班，那个时候她就不必独守空房，也不会再做这种没头没脑的梦了。

“快一点儿!”他十分不满地催促着，把她心头朦胧的念头一扫而光。“我们没时间了，只能简单带上一点东西……看在老天的份上，”他指了指童床，“给拉冯穿上衣服!”他用手捂着嘴，急促地咳了几声，接着开始胡乱地从写字台的抽屉里掏出各种物件塞进几个旧衣箱。

她叫醒了孩子，费力地哄她。孩子的哭闹声使她更感恐惧。当她看到查理两手抓着她的内衣几乎是跑着进屋时，恐惧变成了怒气。胸罩带子拖在他的身后，仿佛欢庆的人群在除夕之夜抛出的彩条。

‘到底怎么回事?”她吼道。刚刚止住哭声的孩子被她一吓又眼泪汪汪地哭了起来。“你是不是发疯了？他们会派兵抓我们？派兵!”

‘今天晚上不会的。”他说，语气肯定得令人不寒而栗，“不快点

跑，我们就没有机会脱身了。我自己都说不清我他妈的是怎么从塔楼跑出来的。我想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没错，其他都很正常，肯定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他叹了口气，接着一声狞笑，令她感到从未有过的恐惧。“拉冯穿好了吗？好，给她带几件衣服，放到那只箱子里，其他的放到蓝包里，然后就走。现在刮的是东风，谢天谢地。”

他用手捂着嘴，又是一阵咳嗽。

“爹地！”拉冯扯住他的胳膊，“要爹地！要嘛！骑大马，爹地！骑大马，要嘛！”

“现在不行。”查理说着，闪身进了厨房。过了一会儿，萨莉听到碗碟磕磕碰碰的声音。他正在从碗橱顶层的汤碗里取她的零用钱。她在那里有三四十美元的积蓄，通常一次放进去 1 美元，有时是 50 美分。那是她的私房钱。看来不是在做梦。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总之不是在做梦。

孩子又抽泣起来，因为从来都是百依百顺的爹地这次没有让她骑大马。萨莉费力地给她穿上外套，然后慌手慌脚地把一大堆衣物塞进了衣箱。她感到一阵宽慰，孩子已经把过尿，用不着再带尿布了。

查理跑进卧室，一边从汤碗里把一些皱皱巴巴的票子塞进上衣口袋。萨莉抱起拉冯。她倒是已经睡醒了，可以自己走路，但萨莉想抱着她。萨莉弯下腰，从地上拎起了衣箱。

“我们去哪儿，爹地？”孩子问，“我还要睡觉呢。”

“小孩子能在车上睡。”查理一边说着，一边抓起了两只衣箱。

萨莉开始清楚地意识到了什么。“是不是遇上了事故？”她低声说道。“噢，天哪！遇上事故了，对不对？基地？”

“我当时正在玩扑克，抬头一看，仪表从绿色变成了红色，我就打开监视器。萨莉，他们全都……”

他没有再说下去。他看到孩子睁大了一双好奇的眼睛，眼里还噙着泪水。

“底下的人，全都死了。”他说，“也许有一两个幸免，大概也都跑掉了。”

"'死了'是什么，爹地？"孩子问道。

"没什么，宝贝。"萨莉说。她的话音显得非常冷静。

查理哽咽了，喉咙里仿佛卡进了什么东西。

"幸亏我抬头看了眼仪表，晚上半分钟，我也会给封在塔楼控制室里，像瓶子里的臭虫。"

"哪儿出故障了？是……"

"不知道。我根本不想知道。我只知道他们……他们一会儿功夫就全完了。我拿的钱多，干的活也危险。但还不至于要在这里等死。现在是东风。我们向东开。别说了。"

她昏昏欲睡，好像做着一场噩梦。她跟在他的身后，走到汽车道上，这里停着他们开了 15 年的雪佛莱牌汽车。萨莉抱着孩子，在车门口站了片刻，看着住了 4 年的房子。她记得刚刚搬进来时孩子还没出世。

"好了，上车吧，老婆。"

她顺从地上了车。汽车大灯在房前扫了一下。窗户上的回影仿佛是野兽的眼睛。

他紧张地把着方向盘，仪表板的微光映在脸上。"基地大门要是关了，我们就得闯出去。"她听得出，这话并不是空穴来风。她忽然感到膝盖湿乎乎的。

他们的担心看来是多余的。基地的大门仍然敞开着。一名警卫手里捧着杂志在打瞌睡。她没有看到另一名警卫的影子。这里是基地——一座普通军车仓库的外墙。基地核心区域发生了什么事与这里的人并不相干。

她一阵颤抖，把手放在了他的腿上。孩子已经睡着了。查理轻轻拍了拍她的手："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亲爱的。"

黎明时分，他们的车子在内华达的公路上向东疾驰。查理还在不停地咳嗽。

第 1 章

阿内特是一个只有 4 条街道、脏乱不堪的小镇，离休斯顿大约 110 英里。哈泼的德士古加油站就在小镇北边的 93 号。今晚，老主顾们都在，坐在吧台边上，喝着啤酒，漫无边际地聊着，看蛾子在招牌的大灯里飞进飞出。

阿内特的日子很艰难，1981 年的时候还有两个工厂，一个生产纸制品（主要供野餐和烤肉用），一个是计算器厂。造纸厂现在已经关门了，计算器厂的日子也不好过；台湾产计算器，成本要低得多，质量又好，像那些便携电视和半导体收音机一样。

诺曼·布吕特和汤米都在造纸厂干过，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工作了，一直领救济金。亨利·卡迈克尔和斯图尔特·雷德曼在计算器厂工作，但一周的工作时间很少超过 30 个小时，维克·帕尔弗里已经退休了，抽着自个儿卷的臭烘烘的烟，他也只能抽得起这个了。

“我现在要说的是，”哈泼两手支着膝盖，身子前倾，冲大家说，“他们已经决定稳住通货膨胀，还有国债。我们要新闻，我们要纸张，我们马上要印上 5000 万的千元大钞。”

帕尔弗里 1984 年之前一直是机械师，在座的人中只有他对自己还有信心，敢指出哈泼那些最明显不过的傻话。他一边卷着臭烘烘的烟，一边说：“那对我们也没什么用。他们要那么做，就会和内战后两年里的里士满没二样。那时候，你想要一块姜饼，给面包师一个联邦元，他把这一元钱放在姜饼上，就给你切这么大一块。钱是纸吗。”

“可不是人人都这么想，”哈泼有些不快。他从柜台上拎出一个沾满油渍的红色塑料文件夹，“我欠着这些人的钱，他们早就开始心急火燎地不耐烦了。”

斯图尔特·雷德曼可能是阿内特最寡言少语的了，他正坐在一

个满是裂纹的塑料凳子上，手里拿着饮料，看着 93 号加油站大玻璃窗外面。斯图知道穷是什么滋味。他就是在这个小镇里长大，也是一路穷过来的。斯图 7 岁那年，当牙医的父亲就死了，丢下老婆、斯图和另外两个孩子。

斯图的母亲在阿内特边上红珠货车站找到一份工作——如果货车站不是在 1979 年毁于那场大火的话，从斯图现在坐的地方就能看到它，挣来的刚够一家 4 人糊口。斯图 9 岁就出去干活了，先是为鲁格 · 图克卖力气，红珠货车站也是他的。斯图放了学就去那儿帮着干活，一小时 35 美分。后来又去了附近布伦特里镇的货场，虚报了年龄，一周干 20 小时，拼死拼活，拿的是最低工资。

听哈泼和维克说起钱，说这东西总是莫名其妙就花完了，他想起了用手推车拉那些没完没了的内脏和毛皮时，双手第一次血流不止的情景。他尽力瞒着母亲，实际干了不到一星期，母亲就知道了。母亲不是个轻易就掉泪的女人，捧着他的手啜泣了一会，也没叫他别再干了。她知道家里的状况，她很现实。

他之所以沉默寡言，部分是因为他从来没有过朋友，或者说是没时间有朋友。要上学，要工作。他最小的弟弟德夫在他开始进货场工作那年死于肺炎。对德夫的死，斯图一直不能释怀，他觉得自己有罪。他最喜欢的就是德夫……但德夫的死也意味着少一张嘴吃饭。

上高中的时候他迷上了橄榄球，尽管占用了不少学习时间，母亲却一直鼓励他打下去，她说:“斯图，想要从这里出去，橄榄球就是你的门票了。想想艾迪 · 沃菲尔德。”艾迪是当地的英雄，出生在一个比斯图家还要贫困的家庭，却成为了地区高中队的四分卫手，很是风光，靠着运动奖学金去了德州，为绿港贝克队打了 10 年球，大部分时间是替补，也有过那么几次难忘的发球手经历。现在，从西边到西南都有艾迪的连锁餐馆。在阿内特，这是一个受尽磨难终成正果的传奇形象。你在阿内特说到“成功,”指的就是艾迪。

斯图不是四分卫，他也不是艾迪 · 沃菲尔德。但他刚进高中的时候，的确像是有那么一个搏一把的机会，赢一小笔奖学金。那时还有

一种勤工俭学计划，学监跟他说了国防教育法的贷款方案。

接着母亲就生病了，丧失了工作能力。得的是癌症。斯图还差两个月高中毕业，她就死了，留下斯图和弟弟布赖斯。斯图没再理会运动奖学金，径直去计算器厂找了份活。最终迈出阿内特的是小斯图 3 岁的弟弟布赖斯，他现在在明尼苏达州，是 IBM 的系统分析员。他不常写信，斯图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妻子的葬礼上——得的正是致斯图母亲于死地的同一种癌。他觉得布赖斯可能也有罪恶感要承担……布赖斯也许会有那么一点愧疚，哥哥已经成了死气沉沉的德州小镇上循规蹈矩的老小子，白日里在计算器厂虚度时光，晚上就是在哈泼或印第安首领酒馆和啤酒作伴。

结婚是最美好的一段日子，但只持续了 8 个月，那是 4 年前的事了。斯图也曾想过离开阿纳特，去外面闯荡一番，但小镇的惰性留住了他——熟悉的地点和熟悉的面孔就像一曲低缓悠长的歌。他在阿内特很招人喜欢。维克 · 帕尔弗里一度给了他一个最高形式的荣誉，称呼他“旧式硬汉”。

维克和哈泼正在唠叨个没完，大地渐渐融入一片黑暗之中，天空中还有些许的薄暮。汽车现在大都不从 93 号公路走了，这也是哈泼存下那么多账单的原因之一。

但斯图看见，有辆车正驶过来。

还有差不多 1/4 英里，白日最后一抹光线在车子上折射出一层灰蒙蒙的光。斯图眼尖，看出来是一辆 1975 年的雪佛莱，没开灯，时速不超过 15 英里，一路摇晃着开过来。斯图是唯一看见这辆车的人。

“比方说你用分期付款买这个加油站，”维克嚷嚷着，“比方说是 50 美元一个月。”

“这也太少了。”

“只是打个比方，就算 50 元吧，如果联邦政府抢在前面，先给你印了一卡车钞票，银行那帮人转脸就会要 150 元，你还是一贫如洗。”

“不错，”汉克 · 卡迈克尔表示同意。哈泼瞧了他一眼，很是恼火。汉克从饮料机里取可乐从来就没付过钱，偏偏哈泼知道他这个习惯，

而且，汉克知道他知道。汉克要是想站到哪一边，也该是他这边啊。

“不一定会是这样，”哈泼毕竟受过9年教育，不会轻易地理屈词穷。他继续解释原因。

斯图觉得他们这场唇枪舌战实在是无聊透顶。哈泼的声音在他耳朵里渐渐低下来，成了毫无意义的嗡嗡声。他转过来去看那辆左摇右摆冲过来的雪佛莱车。照这样开车，斯图觉得，它是走不远了。车子越过白线，左胎在路上扬起一大团灰尘。又摇摇晃晃地倒回去，刚刚回到车道，又险些冲进沟里。驾驶员仿佛是把德士古加油站的霓虹灯当成灯塔，汽车像一颗速度快要耗尽的子弹，沿着沥青路笔直地射过来。斯图现在能听见马达疲于奔命的低鸣，像垂死的螃蟹或是一套松松垮垮的阀门，一个劲地呼哧呼哧，车子从入口旁驶过，撞在路边的护栏上。酒吧招牌上的灯光反射到雪佛莱满是灰尘的挡风玻璃上，车里的东西看得不是很清楚，但斯图还是瞧见司机模糊的身影在撞击时蜷缩起来。仍然是15英里的时速，没显出丝毫减速的迹象。

“所以我说，流通的钱越多，你……”

“最好关掉你的泵，哈泼。”斯图说。

“泵？你说什么？”

诺曼·布吕特转身向窗外看去。“基督骑着一匹小马。”他说。

斯图从椅子里坐起来，侧向汤米·沃纳梅克和汉克·卡迈克尔，每只手4个，一把拉下所有8个开关，只有他没看见雪佛莱车撞上高地上的油泵，并把它们一一折断的情景。

汤米·沃纳梅克第二天在“印第安首领”酒吧里发誓说，这车的头灯根本没亮过，雪佛莱以15英里的恒速，像玫瑰节游行的花车一样开过来。车前底擦刮着高出来的地面，轮子撞上去的一刹那，除了斯图大家都看到司机的头猛地向前一冲，重重击在挡风玻璃上，玻璃顿时呈辐射状四下里裂开。

雪莱佛像被人踢了一脚的老狗，往上一蹿，径直朝油泵冲过来。精炼油油泵的喷管咔嚓一声折断，滚到了一边，空气中弥漫开一股汽油味，脱落的喷嘴在灯光下闪着黄光。

他们看见了雪佛莱排气管在水泥地上擦出的火花。哈泼在墨西哥见过汽油站爆炸，本能地用手捂住眼睛，等待着想象中他见过的火球出现。雪佛莱车尾部摇晃了那么几下，又滑向另一侧。车子前端钻进低铅汽油泵里，砰地一声闷响，又撞倒一只。

雪佛莱不慌不忙地转了一个 360 度的大圆，又撞到油泵上，这次是用车身。尾部转过来，把一只普通汽油油泵撞得四分五裂。老雪佛莱这才停住，后面拖着锈迹斑斑的排气管。它把最靠近公路的泵岛上三只油泵全部摧毁了。马达又突突地空转了几秒种才安静下来。

“天哪，”汤米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它会爆炸吗？哈泼？”

“要炸早炸了。”哈泼站起来说。他感到一种说不出来的喜悦之情。

他的泵都上了保险，保险费已经付清了。要上保险，每样东西都保，这些事玛丽总唠叨个没完。

“这家伙一定是喝醉了。”诺曼说。

“我看着他的头灯呢，”汤米说，嗓门因为激动而格外高亢，“根本就没亮过。老天爷，他要是开到 60 英里，我们早就玩完了。”

他们急忙从屋子里冲出来，哈泼在前，斯图紧随其后。哈泼、汤米和诺曼一起跑到汽车边上。他们闻见汽油味儿，听见雪佛莱渐渐冷却下来的发动机发出缓慢的、像闹钟一样的嘀嗒声。哈泼拉开车门，方向盘后面的那人像只布袋般地滚了出来。

“上帝啊！”诺曼尖叫了一声。他转过身，捧住肥硕的肚子，一阵恶心，倒不是滚出来的人（没等他摔到地上，哈泼就一把拉住了他），而是冲出的气味，血、粪便、呕吐物和腐烂人体混在一起的那种恶臭。

哈泼转过身来，从腋窝下拖着司机，汤米抓住拖在地上的双脚，和哈泼一道把他运回办公室。在头顶霓虹灯昏暗的光线里，他们脸色青紫，显出厌恶的神色，哈泼已经忘掉了他的保险金。

其他人探头往车里看，汉克立即转过身，一只手紧紧捂住嘴，快步走向加油站南边的草地，晚上吃下去的又尽数吐了出来。

维克和斯图朝车里看了一会儿，互相交换了一下目光，又往里看

去。乘员座是一个年轻女人，睡衣扯到了大腿根。一个二三岁的小孩靠在她身上。全都断气了。脖子肿成小桶，肉色发紫。眼睛下面的肉鼓胀着。他们看着，维克后来说，那就像棒球手为了震慑对方把烟灰抹到眼睛下面一样，女人拉着孩子的手。鼻子里流出的粘液凝结成块。乱哄哄的一堆苍蝇，有的在那吮吸粘液，有的从她张着的嘴巴里爬进爬出。斯图经历过战争，但从未见过这么悲惨的情况，他直勾勾地盯着两只牵在一块的手。

他和维克一起往回走，黯然无神地看着对方。哈泼在付费电话间里发疯似地嚷着什么。诺曼走在他身后，不时地转过头，看几眼破汽车。雪佛莱驾驶座的门敞开着，从后视镜里可以看到垂着的一双童鞋。

汉克站在门边，用一条脏兮兮的手帕抹着嘴巴。“老天，斯图，”他显得很难过，斯图点了点头。

哈泼放下电话，雪佛莱的司机躺在地板上。“救护车 10 分钟后到，你觉得他们……？”他朝雪佛莱车晃了一下拇指。

“他们已经死了，”维克说。他脸色蜡黄，卷烟的时候把烟丝撒了一地。“这是我见过的死得最惨的两个人。”他看了斯图一眼，斯图点点头，把手插进衣兜，胃里一阵翻腾。

地板上的人喉咙里发出一声深深的呻吟，把他们的视线都引了过去。过了一会儿，当那人开始说话或者非常艰难地试着开始说话时，哈泼跪到了他身边，毕竟这儿是他的加油站。

车上女人和孩子的症状无一例外地表现在这个人身上。鼻涕流个不停，呼吸时有一种奇怪的水声，从胸腔某个地方发出剧烈搅动的声音。眼睛下面也肿了起来，还没有发黑，但已是深紫色，脖子看起来也很粗，肉向上涌，给他挤出两个下巴。他发着高烧。靠他近一点就像是蹲在烤肉架边上，炭火烧得正旺。

“狗，”他嗫嚅着，“你放它出来了吗？”

“先生，”哈泼轻轻地摇着他，“我叫了救护车，你很快就没事了。”

“钟变红了，”地板上的人又咕哝了一声，然后开始咳嗽，一连串

撕心裂肺的爆发，稠稠的粘液从嘴里溅射出来，后而拖着长长的细丝。哈泼赶紧向后闪，作了一个无望的鬼脸。

“最好翻个身，”维克说，“不然他会憋死的。”

他们正要这么做，咳嗽又变成了低嗥，呼吸又恢复了。他缓缓地睁开眼，一一扫视着从上面盯着他的人。

“这是……哪里？”

“阿内特。你撞掉了我的油泵，”然后，又赶紧加上一句：“不过没关系，都上了保险。”

地板上那人试图坐起来，没能成功。他伸出一只手，扶住哈泼的肩膀，才稳住身体。

“我妻子和我的小女儿……”

“她们没事，”哈泼说，像狗一样咧开嘴傻笑。

“我像是病得不轻，”那人说。咳嗽时缓时急，呼吸也跟着时有时无。“她们也病了，我们是两天前动身的，从盐湖城……”

他又慢慢合上眼睛。“病了，走得还是不够及时……”

他们听得见阿内特救护车的笛声，还远但越来越近。

病人浮肿的眼睛又睁开了。他们现在感到一种强烈的关切之情。他又挣扎着要坐起来，汗珠从脸上滚落。他猛地一把抓住哈泼。

“萨莉和拉冯都没事吗？”他问。唾沫星飞溅出来，哈泼能感觉到这个人向外辐射出的热量。他病了，神经错乱，散发着恶臭。令哈泼想起盖狗的旧毡子有时发出的气味。

“她们没事，”哈泼说，显得有些激动，“你就躺下吧，放松点，好吗？”

那人重又躺下，呼吸更急促了。哈泼和汉克帮他侧过身，气喘得匀了一些。“直到昨天晚上我还感觉很好，”他说，“除了咳嗽就没什么。夜里又咳醒了。走得还不够快，孩子没事吗？”

声音渐渐弱下来，大家都没听清楚他最后说的是什么。

救护车和笛声越来越近。斯图走到窗边，探头张望，其他人继续围在地板上那人旁边。

“他怎么了，维克，你知道吗？”哈泼问道。

维克摇了摇头“不知道。”

“可能是吃了什么东西，”诺曼·布吕特说，“车子挂着加利福尼亚牌照。他们可能在路边餐馆里吃了不少顿。也许是个有毒的汉堡。很可能。”

救护车开了进来，绕过撞成一团的雪佛莱，停在加油站门前。顶上的红灯疯狂地旋转着。天已经完全黑了。

“把手给我，我拉你出来！”地板上那人猛然叫喊起来，然后了无声息。

“食物中毒，”维克说，“是了，我希望是这样，因为……”

“因为什么？”汉克问道。

“因为除此之外，只能是传染病了。”维克瞧着他们，神色有些慌乱。“1958 年我见过霍乱，在诺加利斯附近传染开来，看起来跟这差不多。”

进来 3 个人，推着担架车。“哈泼，”其中一个说，“你真走运，没把你这加油站给崩上天。是这家伙吗？”

众人闪在一边，让他们进来，比利、蒙蒂、卡洛斯，都是认识的人。

“车子里还有两个，”哈泼说，他把蒙蒂拉到一边，“女人和小姑娘都死了。”

“作孽啊，真的吗？”

“没错，这人还不知道。你们要把他送到布伦特里吗？”

“大概是吧。”蒙蒂看着他，有点手足无措，“车里那两个怎么办？哈泼，我不知道怎么处理。”

“斯图会叫巡警的。我跟你们的车一起走，行吗？”

“当然可以。”

他们把那人搬到担架车上，往外推的时候，哈泼走到斯图身边。“我跟这家伙去布伦特里，你能叫一下巡警吗？”

“行。”

“还有玛丽，告诉她这儿发生的事。”

“好的。”

哈泼一溜小跑，钻进救护车。比利关上身后的门，叫另外两人上车。他们正满怀好奇地看着那辆雪佛莱车。

一会儿，救护车开了出去，汽笛尖叫着，红灯发出血一样的晕光，闪个不停。斯图走到电话旁，投进 15 美分。

雪佛莱车里那人在离医院 2 公里的时候死了。他深深吸进最后一口气，吐出来，接着又吐了一小口，便断了气息。

哈泼从上衣口袋摸出他的钱包，看了一下。里面有 187 美元现金。一张叫查理 · B · 坎皮恩的加利福尼亚驾驶证。

一张军官证，还有他妻子和女儿塑封的照片。哈泼不愿去看那些照片。

他把钱包塞回死人的口袋里，叫卡洛斯关掉汽笛。

已经是 9 点 10 分了。

第 2 章

一座长长的石码头从缅因州海滨小镇奥甘奎特一直延伸到大西洋中。今天，在法兰妮·戈德史密斯看来，它就像一根灰色的手指，谴责般地指向远方。她把汽车停在公用停车场，看见杰西·赖德坐在码头尽头。午后阳光照出他的侧影，成群的海鸥在他头顶上盘旋尖叫。简直是一幅栩栩如生的新英格兰油画。她担心哪只海鸥会冒然洒下白色的粪便，弄脏杰西洁净的蓝钱布雷绸衬衣，那样可就大煞风景了。毕竟，杰西是一个虔诚的诗人。

她知道那是杰西，他的十速自行车锁在停车场管理员格斯屋子后面的铁栏杆上。格斯是本地人，大腹便便又秃了脑袋，此刻正从屋里出来，向这边走过来。外地人停车要收 1 美元，他知道法兰妮就住在镇上，沃尔沃车挡风玻璃上贴着的“本地居民”标签，他看都没看。法兰妮经常到这儿来。

我确实常来，法兰妮想。实际上，我就是在这儿的海滩上怀孕的，刚好比潮位线高出 12 英尺。亲爱的小东西：你就是在缅因州景色迷人的海岸成形的，就在防波堤东面 20 码，比潮位线高出 12 英尺，有一个“X”形的地方。

格斯向她扬起手，打了个“V”形手势。

“你的朋友在码头那边，戈德史密斯小姐。”

“谢谢你，格斯，生意怎么样？”

他微笑着向停车场摆摆手。里面总共可能只有二十三四辆汽车，而且，她看见大多数车上都贴着蓝白相间的“本地居民”标签。

“时候太早，生意还不多。”他说，“今天是 6 月 17 号。再等两周，我们就会给镇里赚些钱了。”

“肯定会的，如果你不都装进自己腰包的话。”

格斯哈哈大笑着走回屋里。

法兰妮一手撑着暖乎乎的车边，脱掉旅游鞋，蹬上一双平底橡胶拖鞋。她身材颀长，穿着一条宽松的直筒连衣裙，一头栗色的长发披散下来，遮住了半截裙子。她的身材不错，修长的双腿总引来赞叹的目光。她认为，大学生联谊会是个好去处。人们常说：看，看，看，性感美妞来了。她曾是 1990 年的校花。

她对自己报以苦涩的一笑。她想，你在胡闹，就像这是世界新闻（第 6 章：赫斯特 · 普林给迪麦斯德尔牧师带来了珀尔即将到达的消息）。他不是迪麦斯德尔。他是杰西 · 赖德，现年 20 岁，比我们的女主人公法兰妮年轻 1 岁。他是个虔诚的校园诗人，从那一身洁净的蓝钱布雷绸丝衣衫上可以看得出来。

她在沙滩边停了停，尽管隔着橡胶拖鞋，仍能感觉到沙地暖洋洋地烘烤着脚心。远处，码头那端的剪影往水中扔着小石子。她感到有些好笑，但更感到失望。她想，他知道自己坐在那儿是什么样子。拜伦勋爵，孤独寂寞，又无所畏惧。一个人孤寂地坐着，眺望着那一直延伸到英格兰的大海。但是，我是一名流浪者，也许绝不……

哦，真是废话！

让她心烦的并不是这种想法，而是自己的这种心态。她认为是爱恋着的年轻人坐在那儿，她却站在背后冷嘲热讽。

她小心翼翼地踩着石块和裂缝，沿着码头向上走。码头的年代非常久远，是防波堤的一部分。如今，大多数船只都泊在小镇南端，那里有 3 个船埠和 7 家带酒吧的汽车旅馆，整个夏天都生意兴隆。

她慢慢走着，尽力与自己的想法作斗争：也许就在她知道自己怀孕的这 11 天中，她已经不再爱他了。埃米 · 劳德说她是一个“小孕妇”。是他让她怀孕的，不是吗？

肯定是的。她一直在吃避孕药。这非常简单。她到学校的医务室去，告诉医生她痛经，还常常令人尴尬地打嗝。医生给她开了处方，甚至还给了她 1 个月的假条！

她又停了下来。这会儿，她已经走到了水上，波浪拍打着左右两

侧的沙滩。她想起校医可能经常会听到有人来诉说痛经和长了许多脓疱，就像药剂师常听到有人说替兄弟买避孕套一样——在这样的时代，这样的年龄，甚至更是司空见惯。她只须对他说："给我避孕药，我要做爱。"她年龄不小了，为什么还羞羞答答？她看着杰西的后背，叹了口气。害羞是人之常情嘛。

不管怎么说，避孕药没起作用。一定是奥弗利尔厂的哪个质检员马马虎虎出了差错。要不就是她忘了吃药，事后又记不起来了。

她轻轻走到他身后，双手搭在他的肩上。

杰西正左手握着石子，右手砰砰砰地往水里扔，这下叫了一声，突然摔倒在地。石子散落一地，差点把法兰妮撞落到水里。

她忍不住咯咯地笑出声来，看到杰西怒不可遏地转过身，赶忙用手捂着嘴止住了笑声。他身材健美，一头黑发，戴着金边眼镜，相貌平平，让人永远也看不出他内心的感受。对自己平平的外表，杰西从未满意过。

"你吓死我了！"他大声吼道。

"哦，杰西"她咯咯笑着说，"哦，杰西，真对不起，可这真好玩，真的好玩。"

"我们差点掉进水里。"他说，愤愤地向她迈了一步。

她向后退了一步，在石头上绊了一下，重重地坐在了地上。下巴被狠狠地撞了一下，舌头硌得疼痛难忍！笑声戛然而止，仿佛是被一刀斩断。她的突然沉默——我是一台收音机，你把我关了——似乎可笑至极，于是，她又咯咯咯地笑了起来，顾不得舌头正在流血，也顾不得眼泪都疼得掉了下来。

"你没事吧，法兰妮？"他关切地在她身旁跪下。

我确实爱他，她有些宽慰地想，这对我来说是好事。

"伤着你了吗，法兰妮？"

"只是我的自尊。"她说着让他扶她起来，"我咬住舌头了。你看？"她伸出舌头，希望他报以一笑，但他皱了皱眉。

"见鬼，法兰妮，你真的在流血。"他从背后的口袋中抽出一张手

绢，犹豫不决地看了看，然后又放了回去。

她想起了他们俩曾手牵手走回停车场——夏日的阳光下，一对年轻的恋人——他俩共用的手绢含在她的嘴里。她向满脸笑容和蔼可亲的管理员挥挥手，说：“嗨，格斯。”

她又咯咯笑了起来，尽管舌头很疼，嘴里生出的腥味使她感到有些恶心。

“不准看，”她一本正经地说，“我可不像淑女了。”

他十分夸张地微笑着，蒙上眼睛。她把头偏向码头一侧，吐了一口——颜色鲜红，黏乎乎的。又一口，再一口，终于她的口中似乎清爽了一点。回头一看，他正透过手指偷看。

“对不起，”她说，“我太没教养了。”

“不是。”杰西说，但那模样显然是在点头称是。

“我们去买冰淇淋吧？”她问，“你开车，我去买。”

“好主意。”他站起来，帮她也站起来。她又往旁边吐了一口。颜色鲜红。

法兰妮担心地问他：“我没咬掉舌头吧？”

“不知道，”杰西轻快地说，“你吞下一块了吗？”

她反感地用手捂住嘴，说，“这没什么好玩的。”

“对不起。法兰妮，你只是咬了一下。”

“人的舌头上有动脉吗？”

这会儿，他俩一块儿手牵手沿着码头往回走。她不时地停下来往旁边吐痰。颜色鲜红。她可不愿吞下这种东西，唔，绝不。

“别这样。”

“好的。”她紧紧握住他的手，对他嫣然一笑：“我怀孕了。”

“真的？那好。你知不知道我在港口看到了什么……”

他停下脚步看着她，表情突然僵住了，变得异常谨慎。看见他一副提防的神情，她有些伤心。

“你说什么？”

“我怀孕了。”她欢快地笑着对他说，然后又向码头边上吐了一

口。颜色鲜红。

“开玩笑，法兰妮。”他说，心中没底。

“不是玩笑。”

他始终盯着她。过了一会儿，他俩又开始往前走。当他们穿过停车场时，格斯走了出来，向他们挥挥手。法兰妮和杰西也挥了挥手。

他们在美国一号的皇后牌奶油冰淇淋店前停了下来。杰西买了一个可克冰淇淋，坐在沃尔沃的方向盘后面若有所思地啜饮起来。法兰妮让他给自己买了一盒香蕉船奶油沙司，在离开杰西两英尺的地方，靠着车门坐了下来，用小匙舀起花生、菠萝沙司和人造奶油冰淇淋。

“你知道，”她说，“皇后牌奶油冰淇淋泡泡太多。你知道吗？许多人不知道。”

杰西看着她，一声不吭。

“说真的，”她说，“那些冰淇淋机不过是巨型泡沫机罢了。要不皇后冰淇淋能卖这么便宜？我看一本商业理论的书中讲过这事，赚钱的方法可多了。”

杰克看着她，一言不发。

“要是你想吃真正的冰淇淋，就得到迪林冰淇淋店那样的地方去，而且……”

她掉泪了。

他挪过来搂着她的脖子。“法兰妮，别这样。求求你。”

“沙司滴到我身上了。”她说，还在掉泪。他又掏出手绢，为她擦干眼泪。此刻，她已不再掉泪了，只是鼻子还一翕一翕地抽泣。

“香蕉船奶油沙司外加血沙司，”她看着他说，泪眼红红的，“我想我吃不下了。对不起，杰西。你把它扔掉好吗？”

“当然可以。”他说得很勉强。

他接过沙司，出去扔到垃圾筒里。法兰妮想，他走路的样子真滑稽，就像他遭到了严重的打击一样。从某种意义上，她认为这正是他

遭受的打击所在。但是，如果你换个角度去看，那么，他那样子正像他在沙滩上夺去她处女的贞操后她走路的样子。她曾有一种得了严重的尿布疹的感觉，只不过尿布疹不会把你变成孕妇罢了。

他回来钻到车里。

“你肯定吗，法兰妮？”他突然问。

“肯定。”

“怎么回事？我以为你在吃药。”

“嗯，我估计，一种可能是，当我这批药经过奥夫利尔那家老厂的传送带时，质检部门的人马虎大意了；第二，你们的大学食堂里有人在给你们这些小伙子吃壮阳的东西；第三，可能我忘了吃药，事后又想不起来了。”

她艰难地向他挤出一丝温和的笑容，这使他往后退了退。

“你干嘛这么激动，法兰妮？我只是问问。”

“好吧，那我换个方式回答你，在 4 月的一个温暖的夜晚，肯定是 12 号、13 号，或者 14 号……”

“别说了，”他厉声说，“你用不着……”

“用不着怎样？”她冷冰冰地问，心中失望而沮丧。她曾想象过各种各样的场景，却从没想到会是这样。

“那么激动，”他蹩脚地说，“我又不会甩了你。”

“不。”她的声音更轻了。此时，她可以把他的一只手从方向盘上拽下来，握在手里，一切就会言归于好。但她做不到。他根本不该得到安慰，不管他是多么需要安慰。刹那间，她感到，尽情欢笑与美好时光已经一去不复返。她又想哭了，但强忍着没掉下眼泪。她是法兰妮·戈德史密斯，彼得·戈德史密斯的女儿，她不会坐在奥甘奎特的停车场里哭瞎眼睛。

“你打算怎么办？”杰西问，一边掏出烟盒。

“你打算怎么办？”

他打燃打火机。随着香烟的烟雾冉冉升起，她清楚地看到一个男子汉和一个男孩子在为控制住自己的表情努力斗争。

“见鬼。”他说。

“我看有几种选择，”她说，“我们可以结婚，留下这个孩子。我们可以结婚，把孩子养大。要不我们不结婚，我留下孩子。要不……”

“法兰妮……”

“要不我们不结婚，我也不留孩子。要不我做人流。都包括了吗？我有没有漏掉哪种？”

“法兰妮，我们能不能只是谈谈……”

“我们是在谈！”她瞥了他一眼，“你可以选择，你却说，‘见鬼’。这就是你的话。我只是列出了各种可能性。当然，我有更多的时间来制定时间表。”

“想来支烟吗？”

“法兰妮，真见鬼！”

“你干嘛大吼大叫？”她柔声问。

“因为你看来决心要惹恼我。”杰克气咻咻地说。待控制住怒气，他说：“对不起，我只是不能认为这是我的错。”

“你不能？”她眉毛一扬，看着他，“瞧，处女也会怀孕呢！”

“你他妈的干吗不小心点？你有药，你说过。我相信了你。难道我错了吗？”

“没有。你没错。但那并不改变事实。”

“我想没有。”他沮丧地说，把燃了一半的香烟扔掉。“那我们怎么办？”

“你一直在问我，杰西。我只是列出了我想到的几种选择。我原以为你会拿主意。还有一种选择是自杀，但我现在还不想考虑它。那么，你选择另一种，我们来讨论讨论。”

“我们结婚吧。”他突然坚决地说。那模样就像决意要快刀斩乱麻似的。其情其形，仿佛船只全速前进，哀嚎者被赶到甲板下面一样。

“不，”她说，“我不想嫁给你。”

仿佛，他的脸被一些看不见的螺丝拧在了一起，听到这话，整套螺丝都突然松了一圈半。每一块肌肉一下全都松驰了。简直滑稽可

笑极了！她只得把受伤的舌头抵住坚硬的上颌，免得又咯咯笑出声来。她不想再嘲笑杰西。

“为什么？”他问，“法兰妮……”

“我得想想为什么。我不想让你和我讨论原因，因为现在我不知道。”

“你不爱我。”他怒气冲冲地说。

“大多数情况下，爱情与婚姻是互不相容的。重新选择一种吧。”

他长时间沉默不语。他又摆弄着另一支烟，但并不点燃。终于，他开口了：“我不能作出选择，法兰妮，因为你不愿讨论这种选择。你想把我驳得无话可说。”

这话略略触动了她，她点点头。“也许你是对的。过去几周里，我也曾把自己驳得有些无话可说。杰西，你现在毕竟是名大学生。如果有抢劫犯拿刀逼着你，你会在现场召集一个研讨会的。”

“求求你看在上帝的份上。”

“不。你已经想出了你所有的理由。也许我也需要时间想一想。好吧。你带我回停车场好吗？等你下了车，我再忙些事。”

他吃惊地看着她。“法兰妮，我一直从波特兰骑车到这儿来。我在镇外头的旅馆里有一间房。”

“很好。”她平静地说。

“我住在莱特豪斯汽车旅馆，你要想通了就给我打电话吧。”

“好的。”她挪到方向盘后面，突然感到非常疲倦。舌头上咬过的地方疼得厉害。

他走到锁自行车的地方，推着车向她走来。“希望你会打电话，法兰妮。”

她不自然地笑笑：“我们会见面的，再见，杰西。”

她发动沃尔沃，转过弯，穿过停车场驶上海滨路。她看见杰西靠着自行车站着，身后是一片汪洋，这是她今天第二次从心里谴责他，谴责他非常清楚自己构成了怎样的一幅图画。这一次，她没有心烦，而是感到有些伤感。她开着车，心里想道，不知大海是否还像一切都

还没发生以前看到的那副模样。舌头火辣辣地疼。她把车窗开大一些，吐了口痰。这次全是白色的，没事了。她闻到了海洋浓烈的咸味，就像苦涩的眼泪。

第 3 章

上午 10 点 15 分，诺曼 · 布吕特被卧室外孩子们的吵闹声和厨房收音机里传出的乡村音乐声吵醒了。

他穿着内衣短裤冲到门口，猛地拉开门，大吼了一声：“你们给我闭嘴！”

卢克和博比不吱声，眼巴巴地看着他。对孩子，诺曼 · 布吕特总有一种说不清的感觉。他们穿着破旧的衣服，活脱脱阿内特东区黑人小孩的穿戴，这让他感到一阵阵心痛；可同时，他的心头又生起一股无名的怒气，真想几步冲过去把他们打个半死。

“是的，爹地。”卢克怯生生地说。他今年 9 岁。

“是的，爹地。”博比也随声应和着。他今年快 8 岁了。

诺曼站了一会儿，瞪着两个孩子，然后砰地一下关上了门。他愣愣地站着，看见衣服胡乱地堆放在软塌塌的双人床上。

臭娘儿们，他想。衣服都没给我挂好。

“莉拉！”他大吼了一声。

没人应声。他想立刻冲出去问问卢克，她到底去了什么地方。领救济物资得到下个礼拜，她大概还没有傻到去跑职业介绍所的地步。

他没有去问孩子。他觉得很累，头疼得厉害，就像是昨晚上喝多了酒，其实他在哈泼那里只喝了三杯啤酒。这次事故真是太可怕了。女人和小孩死在车里，那个男人没等送到医院，就断了气。哈泼赶回时，州巡警和殡仪馆的人已经来过了。法医对死因未作任何说明。

“不是霍乱，请诸位放心，不要搞得人心惶惶。我们很快就会进行尸体检查，具体情况不久就会见报。”

诺曼慢吞吞地穿好衣服，头痛得越发厉害了。孩子们最好老老实实不吵不闹，不然他也许真地会把他们痛打一顿。

他把衬衣下摆塞进裤子，一头钻进了厨房。明媚的阳光从东边窗子射进来，明晃得让他睁不开眼。

炉子上的收音机正放着歌曲：

“可是宝贝儿能否请你告诉我，

告诉我，你是否真地爱着你的心上人。

他是个正直的人，

请你告诉我，宝贝，

你是否真正爱着你的心上人。”

落到在这么一个地方听乡村音乐台黑人摇滚的地步，实在是太惨了。诺曼心烦意乱地关掉了收音机。瞥见旁边放着的字条，他拣起来，眯起眼睛：

亲爱的诺曼：

萨莉·霍金斯说今天上午要找个人帮她带孩子，还说可以付 1 块钱。我回家吃午饭。饿了的话有香肠。我爱你，亲爱的。

莉拉

诺曼把字条放回原处，站在那里努力地理一理思路。头痛的时候想事情真他妈费劲。带孩子……1 块钱。帮拉尔夫·霍金斯的老婆。

他慢慢地把这三点在脑子里集中到了一起。莉拉出去带萨莉·霍金斯的 3 个孩子，挣上可怜巴巴的 1 块钱，却把卢克和博比甩给了他。老天不开眼，人也背运，男人要呆在家里围着孩子转，好让女人出去赚回可怜的 1 块钱，连 1 加仑汽油也买不起。真他妈什么世道。

他的心头升起一股无名怒火，头也痛得更加厉害了。打开冰箱，空空如也，只有一点残羹冷炙，一小截香肠，好像俾格米矮黑人的老二，看得他气不打一处来，一阵恶心，食欲全无。

他走到炉子旁，打开火，煮上了咖啡，然后坐下来呆呆地等着煮开。咖啡刚好要开的时候，鼻子里一股粘乎乎的东西呼拉一下子流了出来，他赶紧掏出手帕去擦。大概是着凉了，他想。真是祸不单行。他没有想起，昨天坎皮恩也流着这种粘乎乎的东西。

哈泼正在加油站给托尼·莱姆斯特的汽车装尾气管，维克懒洋洋地躺在折叠椅上，一边看他干活，一边喝饮料。

“那不是州巡警吗？”维克眯着眼睛说道，“好像是你表哥，乔·鲍勃。”

哈泼从车底爬了出来，在一堆杂物上胡乱地擦了两下手，拖着鼻涕走进办公室。热伤风着实让人讨厌。

乔·鲍勃·布伦特伍德，身高足有6英尺5英寸，此时正站在巡逻车后面加油。

“嘿，乔·鲍勃!”哈泼从屋里走了出来。

“哈泼，你这臭小子。”乔·鲍勃说，“运气不错呀，今儿个还跟没事人似的。”

“扯淡，斯图·雷德曼眼见着那家伙来加的油。”

“那他妈就更是运气了。听着，哈泼，我可不是光来加油的。”

“还有什么事？”

乔·鲍勃瞥了一眼站在加油站门口的维克。“昨晚上那个老东西也在这儿吗？”

“谁？你是说维克？没错，他差不多每天晚上都过来。”

“他的嘴牢靠吗？”

“我想应该没问题。这伙计人不错。怎么了？出了什么事？”

“好吧，我们进去说。我想这老家伙也该听听。有机会的话，你打电话，给凡是来过的人都说一声。”

两人说着走进了办公室。

“你早，长官。”维克说。

乔·鲍勃点了点头。

“来杯咖啡？”哈泼问。

“不必了。”他的目光十分严肃，“是这样，这话也许不该说，让上司知道了不好。如果有人问起来，不要说是我告诉你们的，知道吗？”

“谁会问，长官？”维克问道。

“卫生部的人。”乔·鲍勃回答。

“噢，我的老天，果然是霍乱，我就这么寻思来着。”维克说。

哈泼看了一眼维克，又看了一眼乔·鲍勃。“真有这事？”

“我也说不上来。”乔·鲍勃说着坐到了旁边的椅子上，翘起两条瘦腿，从裤兜里摸出一支香烟，点着了火。“法医芬尼根叫来了杰姆斯医生，后来两个人又叫了另一名医生，我不认识。他们仨往休斯敦挂了电话。今天凌晨 3 点左右，他们去了布伦特里城外的小机场。”

“都有谁？”

“几位医生，一共 3 个人。他们在那呆到大约 8 点，尸体也带去了。我猜测大概是在解剖。接着他们给亚特兰大的瘟疫中心打了电话，中心下午就会派人过来。还听说卫生部同时也要派人过来检查昨晚所有来过加油站的人。我说不准，不过看样子他们可能是打算将你们隔离。”

“亚特兰大瘟疫中心是联邦机构。要是霍乱的话，有必要兴师动众地派一飞机联邦机构的人过来吗？”维克问。

“你问我，我问谁？”乔·鲍勃说，“我只是觉得你们应该知道这事。我听说，当时你们跟着帮忙来着。”

“这不算什么。”哈泼慢吞吞地说道，“杰姆斯和另外一位医生怎么说？”

“他们没说什么。不过他们看上去很害怕。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医生这么害怕，真让人瞧不过。”

一阵沉默。乔·鲍勃打开一瓶汽水，嗞嗞声听得清清楚楚。哈泼从身边的盒子里取出一张卫生纸，擦了擦鼻涕，然后折起来塞进工作服口袋。

“你们从坎皮恩的身上发现了什么没有？”维克问。

“我们还在继续查实。”乔·鲍勃表情肃穆，“从身份证上看，他是圣迭戈人。但钱包里的几个证件都已经过期两三年了。驾驶执照过期，美国银行卡是 1986 年发行的，也过期了。还有一个军官证，所以我们正在与军方联系。警长认为坎皮恩大概已经有 4 年没有去过圣迭戈了。”

“开小差?”维克问。他掏出一块大红手帕,清了清嗓子,把一口浓痰吐到了上面。

“现在还不清楚。不过军官证的有效期到 1997 年,他穿的是便服,带着老婆孩子,从加利福尼亚一直跑到这儿。”

“好吧,我回头和其他人联系,把你说的转告他们。”哈泼说,“非常感谢。”

乔·鲍勃站起身。“好的,千万别提我,我可不想砸了饭碗。你们那些人大概不会追问是谁透的风声吧?”

“不会的。”哈泼说。维克也在一旁随声应和着。

乔·鲍勃走向门口时,哈泼非常不好意思地说道:“加油要 5 元,乔·鲍勃。本来不想收你的钱,可这样的话,他们……”

“没问题。”乔·鲍勃递过一张信用卡。“政府出钱。给我个单子,拿着也好有个说法。”

哈泼填单的时候又吸了两下鼻涕。

“要小心了,”乔·鲍勃说,“热伤风很讨厌的。”

“这我当然知道。”

维克突然从后面插了一句:“也许不是伤风吧?”

两人回转身,只见维克一脸的惊骇。

“今天一起来,我就总是流鼻涕,咳嗽得厉害,像个 60 岁的老头儿。”维克说,“而且头疼。吃了几片阿斯匹林,情况好了一些,不过鼻涕还是流个不停,也许我们是给坎皮恩传染了,他就是为这个送的命。”

哈泼盯着他看了许久,本想着说出一大串反驳的理由,话还没说出口,又连着吸了几下鼻涕。

乔·鲍勃表情严肃地看了他们一会儿,说道:“你们应该清楚,关闭加油站也许是有道理的,今天就关。”

哈泼望着他,想好的一串理由早就忘了个精光,一条也想不起来了。只记得起床的时候也是头疼,流鼻涕。这又怎么样呢?谁都没准什么时候会着凉的。不过在坎皮恩出现之前,他可是好好的,一点毛

病也没有。

霍金斯家的 3 个孩子，一个 6 岁，一个 4 岁，最小的一个 1 岁半。两个小的正在睡觉，老大伯特 · 霍金斯在外面挖土玩。莉拉坐在起居室里看电视剧《躁动的青春》。她想萨莉大概要在电视剧演完之后才能回来。拉尔夫 · 霍金斯买的是一台大彩电，那两年阿内特的光景还不错。莉拉非常喜欢看下午的电视剧。只有这个时候她才觉得少了许多烦心事。

她吸了一口烟，突然咳嗽起来，连忙跑进厨房，把一口痰吐进了盥洗池。刚起床的时候她就开始咳嗽，一整天嗓子都痒痒的。

她走回起居室，从窗口向外面望了望，看见伯特 · 霍金斯还在那里独自玩得起劲。电视里正在插播广告。莉拉打量了一下房间，真希望自己的家里也像这里一样阔气。

正当电视剧开始播放时，彻里睡醒了，哭声夹杂着猛烈的咳嗽声。

莉拉赶忙掐灭手里的烟，跑进卧室。4 岁的伊娃还在甜甜地睡着。彻里躺在小床上，脸上泛着异样的红晕。哭声似乎也不大对劲。

莉拉自己的两个孩子也有过这种情况，所以并不担心。她抓着孩子的小腿，把她倒提起来，用手拍打她的后背。她记不起斯波克医生是不是提到过这个办法，因为她没有看过他写的书。不过效果相当不错，只见彻里猛地往地上吐出了一大口黄黄的浓痰。

“好些了吗？”莉拉问。

“好了。”彻里说。说完很快又睡着了。

莉拉用卫生纸把地上的污物擦净，她好像从来没有见过小孩子会吐出这么一大口痰。

她坐下来，皱着眉头接着看《躁动的青春》。点上了一支烟，吸了一下鼻涕，又开始咳嗽起来。

第 4 章

午夜 1 点。

斯塔基独自一人坐在长桌边，仔细地翻阅着一摞黄色稿纸，里面的内容惊得他目瞪口呆。从西点军校一名摸不着头脑的新生直到今天，他为国家已经服务了整整 36 个年头。他得到过奖章，受到过总统接见，向总统提过建议，有时他的建议还被采纳。什么样的事情他都经历过，可是这次……

他的心里笼罩着一团连他自己也不敢承认的恐惧感。这是一种足以使人疯狂的感觉。

他猛地站起身，膝盖在桌子上磕了一下，一页稿纸轻轻从桌边滑落，在空中慢悠悠打着旋飘到镶嵌瓷砖的地板上，一半隐在桌下的阴影里，一半露在外面。如果留心的话，能够看到上面写着下面一些文字：

未经核实
似乎极有可能
品系编号为 848－AB
坎皮恩（男），萨莉（女）
抗原转型及突变。极其危险，
死亡率高，传染比例估计可达
99.4%。亚特兰大瘟疫中心已经了

绝密文件。（完）
P－T－222312A

墙上装着 5 部监视器。斯塔基走过去，在中央的屏幕下面按了一下按钮，忽地现出一幅画面。这里是加利福尼亚州沙漠区，一片荒凉，

红外摄像的浅红色调在荒凉中平添了几分阴森的感觉。

就是这儿，斯塔基想，蓝色工程。

恐惧感再一次袭遍全身。他把手伸进衣兜，摸出一个蓝色药片，他的女儿管它叫“镇静剂”。叫什么无关紧要，关键是看效果。他没有用水，而是把药片直接送到嘴里，下咽时那张刚毅的面孔不由自主地皱动了一下。

蓝色工程。

他把目光转向另一个监视器，然后又打开了其他的几部监视器。4 号和 5 号监视器显示的是试验室。4 号为物理实验室，5 号为生物病毒实验室。生物病毒实验室里放满了动物笼，主要是天竺鼠、恒河猴，还有几只狗。这些动物似乎都还醒着。物理实验室里，一台小型离心机仍在不停地转来转去。斯塔基提过这件事，而且态度十分强烈。离心机这样起劲地转来转去，真给人一种见了活鬼的感觉，因为旁边就是埃兹威克博士的尸体，四肢伸展着，就像被大风吹歪的一具稻草人。

他们解释说，离心机和照明设备用的是同一个电路，如果关掉离心机，灯就会全部熄灭，而现场的摄像机没有安装红外设备。斯塔基明白了。可能还会有一些军界要员从华盛顿赶来看一看这位仅有 1 英里之遥的沙漠之下 400 英尺的地方命归黄泉的诺贝尔奖得主。关掉离心机就等于让这位教授永不见天日。道理很简单。她的女儿大概会管这叫做“第 22 条军规”。

他又吞下一片“镇静剂”，转头去看 2 号监视器。这幅画面最令他感到恶心。画面中一个男子脸泡在汤里。一个人会以这种方式了结一生真是让人难以想象。它使人想起了馅饼摔到脸上的滑稽镜头，可是如果这种事发生在自己的身上，那可就毫无滑稽可言了。

2 号监视器是蓝色工程的咖啡厅。发生事故的时候正好是在换班时间，所以咖啡厅里人并不多。他想，对于这些死者而言，不管是咖啡厅，还是卧室，或者是试验室，在哪都没有什么区别，可像这样一头栽进汤碗里……

身穿蓝色工作服的一男一女蜷缩在糖果机旁边的地板上。一个身穿白色工作服的男人躺在投币式自动电唱机旁边。靠着桌子还有9个男人和14个女人，有的还紧紧握着满满的一杯可乐或雪碧，手掌早已僵硬。趴在镜头深处的一张桌子边上的男人名叫弗兰克·D·布鲁斯，就是他脸泡在汤里。

1号监视器只显示了一个数字时钟，13号之前钟表的全部数字均为绿色，现在已经变成了浅红，停在06:13:90:02:37:16。

1990年6月13日2时37分16秒。

斯塔基听到身后传来几丝轻轻的响动。

他逐个关掉监视器，然后转过身，看到落在地上的一页稿纸，拣起来放回桌上。

“来。”

是克赖顿，他神情严肃，面色铁青。又有坏消息了。斯塔基平静地想。

“嗨，莱恩。”他低声地打了个招呼。

莱恩只点了下头。“比利。这个……天哪，我真不知道该从何说起。”

“你是军人，我想应该开门见山。”

“那些碰过坎皮恩尸体的人正在亚特兰大接受隔离检查，情况不妙。”

“都是这样吗？”

“5个可以确诊。有一个——他叫斯图尔特·雷德曼——一直是阴性。不过据我所知，坎皮恩也是有50个小时一直是阴性。”

“坎皮恩要是没跑就好了。”斯塔基说，“保安太差了，莱恩，太差了。”

克赖顿点点头。

“接着说。”

“阿内特已经隔离。那里已经发现了16个传染性极强的A级流感病例。这些只是症状比较明显的。”

“新闻界怎么样？”

“目前还没有什么问题。他们以为是炭疽。”

“还有呢？”

“还有一件很麻烦的事。有一个叫乔·鲍勃·布伦特伍德的德克萨斯州高速公路巡警。坎皮恩最后到的加油站是他表弟开的。昨天上午他路过的时候告诉哈泼·斯科姆说医疗人员就要赶来。三个小时前我们找到了他，现在正送他去亚特兰大。当时他巡逻经过了大半个东德克萨斯，天晓得他接触过多少个人。”

“噢，不好。”斯塔基说。忽然，他感到一阵搔痒，从大腿根一直爬到腰部，不禁毛骨悚然。传染比例 99.4%，他想。这个念头不知为什么在他的脑子里转来转去，怎么也摆脱不掉。就是说死亡率高达99.4%，因为人体无法生成必要抗体制止抗原病毒的不断变异。只要人体产生对应的抗体，病毒就会变成一种新的形式。同样，人类几乎无法制造这种疫苗。

99.4%。

“上帝！”他说，“就这些？”

“嗯……”

“接着说，说完。”

克赖顿压低了声音：“比利，哈默死了。是自杀。他用配发的手枪从眼睛射入头部。蓝色工程技术资料放在他的办公桌上。我猜测他可能是觉得把这些材料留下来足以说明他自杀的原因。”

斯塔基闭上了眼睛。维克·哈默是——曾经是——他的女婿。这件事该怎么对辛西娅讲呢？对不起，辛迪。维克今天死了，脸泡在一碗冷汤里。来，吃一片“镇静剂”。是这样的，出了点大乱子。有人弄错了一台设备。有人忘了拉闸封闭基地。只差四十几秒钟，这四十几秒足以致命。这种设备内部称为“嗅探器”，由俄勒冈州波特兰市制造，国防部合同号 164480966。“嗅探器”由女性技术人员分工组装，这样做是为了防止技术人员了解自己的工作性质。其中一名工作人员可能正在一门心思想着晚饭吃些什么，而另一名负责质检的工作

人员可能在考虑把自己的私车卖掉。总之，辛迪，最后一次巧合是4号保安岗一个名叫坎皮恩的男人及时看到数字变红，在基地关闭之前逃离了现场，他带着自己的家人慌忙出走。4分钟后开始报警，我们随即封闭了基地，就在这个时间之前，坎皮恩开车穿过了大门。谁也没有想到找他，直到将近1个小时之后才发现问题。大家都以为他还在坚守岗位等着嗅探器划分感染区与非感染区。这样一来他就有了脱身的机会。坎皮恩非常聪明，知道如何利用各条小路，而且相当幸运，他走的路没有一条把车子陷住。有关部门一直在犹豫是否通知州警察局或者是联邦调查局，或者同时通知这两个机构，坎皮恩利用这段时间驱车狂奔，等到总部决定处理此事的时候，这个幸运的家伙——这个已经被感染的幸运的家伙——已经赶到了德克萨斯，最后抓到他的时候他已经不能再跑了，因为他和妻子女儿在一个名叫阿内特的可恶的小镇上瘫倒在车里了。德克萨斯州阿内特镇。辛迪，我的意思是，这些全都是巧合。请原谅，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你的前夫没有什么过错，但他是这项工程的负责人，他亲眼看到了局势失控，于是就……

“谢谢你，莱恩，”他说。

“比利，你是不是想……”

“我过10分钟就好。过15分钟你安排一次全体会议。如果谁还在睡觉，把他给我揪起来。”

“是，长官。”

“莱恩，还有……”

“什么事？”

“很高兴是你通知的我。”

“是，长官。”

克赖顿转身走了。斯塔基看了看手表，然后向墙上的监视器走去。他打开2号监视器，背起手，若有所思地凝视着蓝色工程一片死寂的咖啡厅。

第 5 章

拉里·安德伍德把车开到了街角，发现消防栓和垃圾筒中间刚好有一块地方可以停下他的三菱汽车。那只垃圾筒不知是谁丢在排水沟里，散发出一股恶臭。拉里仿佛看见一只已经僵硬的死猫，一只老鼠在它白白的肚子上连啃带咬。车灯闪了一下，老鼠忽地没了踪影，动作快得让人觉得刚才只是个错觉。那只猫仍静静地泡在一洼臭水里，一动也不动。既然猫是真的，那么老鼠也不是错觉了。拉里一边关掉发动机一边想。好像有人说过，巴黎的老鼠堪称世界第一吧？都是那些老旧的下水管道成了它们的安乐窝。但纽约也毫不逊色。这是怎么了，把车停在这幢褐色砾石的危楼前面，干嘛老想着那些老鼠？

5 天前，也就是 6 月 14 日，他还在阳光明媚的南加利福尼亚，那里是瘾君子、宗教狂的天下，那里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摇摆舞夜总会和迪斯尼乐园。凌晨 4 时 15 分，他横跨大陆，来到了美国东海岸，交费后通过了特里博拉夫桥。灰色的细雨一路下个不停。只有在纽约，初夏的毛毛雨才会是如此沉闷。东方的天际泛起些许白色，拉里现在可以看到雨滴聚积在车的挡风玻璃上，眼前一片模糊。

亲爱的纽约：我回来了。

也许北方佬还在城里酣睡，那可能还算不虚此行。坐地铁到体育场，喝杯啤酒，吃几个热狗，然后盯着那些北方佬离开克利夫兰和波士顿，开始他们一天的营生……

他一阵胡思乱想，略一定神，发现天已经亮了许多。仪表板上的钟指在 6 点 5 分上。他一直在打盹儿。那只老鼠是真的，他看到了。老鼠又回来了。它已经在那只死猫的肚子上开了一个大洞。拉里感到有些恶心。他想按按喇叭把老鼠彻底吓跑，可面前沉睡的楼房和楼

前森然摆放的一只只空垃圾筒让他泄了气。

他向下矮了矮身子，这样就可以看不到老鼠吃早餐了。老兄，拜托，再咬一口，就回你的下水道去吧。今晚是不是移居到北方佬体育场？或许我会看到你，老朋友。但我担心你看不到我。

楼前的墙壁被涂抹得面目全非。父亲在世的时候，他还是个孩子，那时附近的环境相当不错。两只石狗守着台阶，台阶上去是一道双层门。在他匆匆赶赴滨海地区的前一年，一些坏蛋就已经把右面的那只石狗从前爪以上全部砸毁了。现在，两只狗踪影全无，只有左边的那只留下了一只后爪。也许成了某个波多黎各吸毒者临时寄身处内的装饰物。或者是那些老鼠在一个黑漆漆的夜晚把它拖到了某个废弃的地下道。说不定，它们把他的妈妈也带走了。他想他至少应当爬上台阶，看看她的名字是否仍写在 15 号公寓的信箱上，但是他太疲倦了。

不，他只想坐在这儿打盹，相信他胃里残留的红酒能让他在 7 点左右醒来。然后，他再去看看他的妈妈是否还住在这儿。她搬走了也许最好。也许那样他就不用担心北方佬了。也许他就能干脆住进比尔特摩旅馆，大睡 3 天，然后开车返回西部的黄金海岸。天光渐亮，细雨濛濛。拉里只觉得头痛腿麻。纽约就像一个命归黄泉的妓女，令人厌恶，却也有几分魅力。

他的思绪又一次走远了，反反复复地琢磨最近 9 个星期以来发生的事，想找到一把钥匙，解开每一个谜，弄清楚为什么 6 年来一直处处碰壁，无论是在夜总会演奏，灌制示范唱片，还是开音乐会，都是小打小闹，而在 9 个星期内竟然一举成名。想把头脑中的事情捋顺，就像想吞下一只球形门拉手一样难。他想，一定有个答案，能够让他排除不祥的念头，不去相信一切都是心血来潮，用迪伦的话说，仅是命运无常而已。

他已经昏昏欲睡了，双臂交叉放在胸前，一遍一遍反复琢磨，把所有的事搅在一起，仿佛是某种预感：那只老鼠，猛吃死猫的尸体，大口大口地咀嚼，在那儿寻找更美味可口的东西。我的老好人，这就是

丛林规则，如果你在丛林中，是非上吊不可……

18 个月前，一切才真正开始。当时，他正在伯克利的一间夜总会与破衣烂衫幸存者乐队合伙演奏，是一个哥伦比亚人打电话叫他来的。他不是什么大人物，也要靠自己去苦苦挣扎。尼尔·戴蒙德想灌制一首他的歌，名叫《宝贝，你满意你的男人吗？》

戴蒙德正在制作唱片集，收集了他自己的作品，还有冬青二人组的一首老歌——《佩吉·苏结婚了》，可能还有这个拉里·安德伍德的曲子。问题是拉里愿不愿意来灌完一张示范单曲后参加音乐会？戴蒙德想再添一把低音吉他，而且他非常喜欢这首曲子。

拉里说可以。

音乐会持续了 3 天，效果不错。拉里见到了尼尔·戴蒙德、罗比·罗伯逊，还有理查德·佩里。他的名字也印到了唱片套的内侧，得到了一份配唱的报酬。但那首《宝贝，你满意你的男人吗？》没有制成唱片。因为在音乐会的第二天晚上，戴蒙德带来了一首他的新歌，用它代替作了唱片。

你瞧，那个哥伦比亚男人说，这太糟了。告诉你——你为什么不再制那首曲子了。我看看还有什么我可以做的。拉里因此制作了那张唱片并发现自己又回到了街上。在洛杉矶，日子很难过。虽然有几场音乐会，但不是很多。

他最后在一间高级夜总会找到了一份弹吉他的活儿，低声吟唱着一些类似《轻轻地，我离开你》和《月亮河》这样的伤感歌曲，伴着这乐曲，一些老家伙一边吃着意大利面条，一边谈生意。他嚓嚓地将歌词记在纸上，因为，不这样的话，他就会把歌词弄混，或是全忘了，当他唱到“姆姆姆姆，嗒－嗒－姆姆姆姆”的时候，就弹奏和弦，文雅的样子像托尼·贝内特在即席演奏似的，感觉像一个傻瓜。在电梯和超级市场里，他会神经兮兮地突然想起酒吧里时常不断播放的录音助兴音乐。

9 个星期前，那个哥伦比亚人突然打电话给他。他们想将他的示范曲制成一张单曲，问他是否同意并且把唱片的另一面也灌曲？拉里

说没问题。他可以做。因此，在一个星期天下午，他一头钻进了哥伦比亚人在洛杉矶的录音棚，在大约一个小时内，他用自己的声音双槽录制了《宝贝，你满意你的男人吗？》，然后在唱片的另一面录上了他给破衣烂衫幸存者乐队写的一首歌《小小救世主》。哥伦比亚人给了他一张 500 美元的支票，并让他和唱片公司签了一份极不平等的合同。他握着拉里的手，告诉他有他加盟真是太好了，当拉里问他如何推销这张单曲唱片时，他给了他一个怜悯的微笑，然后他就走了。去兑换支票已经太晚了，所以拉里只得揣着这张支票去参加吉诺的演出。

7 个星期前，哥伦比亚人又一次打电话给他，让他去取排行榜的复印件。拉里成名了。《宝贝，你满意你的男人吗？》成为当周的三大热门金曲之一。拉里给那个哥伦比亚人回了电话，哥伦比亚人问拉里愿不愿意与一些真正的大腕儿一起共进午餐，讨论他的专辑。他们都非常喜欢那张单曲唱片，当时已经在缅因州的底特律、费城和波特兰电台播放。这首歌像是要火爆起来，还在底特律灵魂乐电台连续 4 个晚上的声乐大战中夺魁。没有人知道拉里·安德伍德其实是个白人。

那次午宴他喝得大醉，鲑鱼的滋味他浑然不知。似乎没有人注意到他已经飘飘欲仙了。一个大腕还说他看到《宝贝，你满意你的男人吗？》摘走明年的格莱梅大奖也不会感到意外。这些话在拉里听来都很顺耳。回到寓所后，他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觉得会有一辆卡车迎面冲来，惊得他出了一身冷汗，然后发现竟是黄粱一梦。那个哥伦比亚人又签给了他一张 2500 美元的支票。回到家的时候，拉里抄起了电话，一阵猛打。先是打给吉诺。拉里让他另请高明代他在顾客吃恶心的半生不熟的意大利通心粉时演唱《黄鸟》。然后，他打电话给他能够想到的每一个人，包括幸存者乐队的巴里·格里格。打完电话后，他跌跌撞撞地晃到了大街上。

5 个星期前，那只单曲闯入了“百首热门歌曲”排行榜。位居第 89 位。当时的洛杉矶已是春意盎然，5 月的下午，天气晴朗，阳光明媚，洁白的楼宇与蔚蓝的大海形成鲜明的对比，显得有些耀眼。那天，他

第一次在收音机中听到自己的排名。当时，有三四个朋友在他家，包括他的现任女朋友，他们都在心平气和地享受可卡因。拉里正从小厨房出来，走到起居室，手里拿着一只巧克力果仁饼的袋子，当时正在播放熟悉的一个节目的广告词——新歌大……放送。然后，当喇叭里传来他自己的声音时，他一下子呆住了。

“上帝，是我。”他说。他把巧克力果仁饼掉到了地上，目瞪口呆地站着，他的朋友们鼓起掌来。

4 个星期前，他的单曲跃升至排行榜的第 73 位。他开始感觉自己像是突然被推进了一部老式无声电影里，那里的一切都快得不得了。电话铃声不断。哥伦比亚人正在为这张唱片摇旗呐喊，希望从这首单曲的成功中大捞油水。

总是老调重弹。那些保证这会是 5 年来最高记录的话源源不断地涌入他麻木的耳朵里。经纪人没完没了地打电话。他们听起来都如饥似渴。他开始服用兴奋剂了，觉得似乎随时随地都能听到自己的歌。一个星期六的早晨，他在“灵魂列车”节目中听到了他的歌，那一天里，他一直在使自己相信，是的，这一切都是真的。

他忽然觉得朱莉和他难舍难分，她是自他在吉诺演奏爵士乐之后一直约会的女友。她把他介绍给各式各样的人，有一些人他真的不想见。她的声音开始让他联想到那些他从电话里听到的未来经纪人。经历了一次冗长、沉闷和尖刻的争吵后，他和她分手了。她冲着他大叫着，说他的脑袋会大得连录音间的门都过不去，还说他欠她 500 美元的毒品钱。她威胁要自杀。之后，拉里感觉好像经历了一场漫长的枕头大战，所有的枕头都像是充满了劣质毒气似的。

3 周前，他们开始录制唱片集，拉里拒绝了许多“为你自己着想”的建议。他利用了合同给他的自由余地。他找到了破衣烂衫幸存者乐队的三个成员——巴里 · 格里格、阿尔 · 斯佩尔曼和约翰尼 · 麦考尔——以及其他两个过去曾和他共事的乐人，尼尔 · 古德曼和韦恩 · 斯图基。他们在 9 天内制成了唱片集，显然，这是他们能够得到的全部制作时间。他们想，哥伦比亚人似乎需要一张能代表 20 周经

历的唱片集，以《宝贝，你满意你的男人吗？》开始，以另一首歌结束。拉里的野心还不止于此。

唱片集的封面是一张拉里浑身沾满泡沫躺在一个老式浴盆里的照片。上面写着“小小救世主”和“拉里·安德伍德”的字样。哥伦比亚人都想称这张唱片为《宝贝，你满意你的男人吗？》，但拉里坚决反对，他们最后勉强同意在塑料薄膜包装上粘贴“内有上榜单曲”的标签。

两个星期前，那首单曲排名47位，开始举行招待会了。他在马利布租下了一套海滨别墅，租期是1个月，自那以后，事情变得有点儿糊里糊涂的。人们进进出出，而且越来越多。他认识一些人，但其余大多数都是生面孔。他想起更多的经纪人对他大肆吹捧，他们想“进一步发展他成功的事业”，他想起一个女孩，刚刚吸过毒品，有了幻觉，在骨白色的沙滩上一路狂笑奔跑，浑身一丝不挂。他想起用鼻子吸入可卡因，再用龙舌兰将它送入。他想起星期天早晨被摇醒，一定就是一个星期之前，去听卡西·卡西姆报导他的排名已首次进入“美国40首金曲”的第36名。他想起他喝了很多的红酒，迷迷糊糊地为买一辆三菱车讨价还价，最后用寄来的4000美元版税支票将它购得。

到了6月13日，也就是6天前，韦恩·斯图基让拉里陪他去海滩散步。虽然只是早上9点，立体声录音机和两台电视声音都开着，听起来像是地下娱乐厅的狂欢节目不绝于耳。拉里一直坐在客厅的软椅上，只穿着衬裤，神情严肃地看着《超级少年》连环漫画。全神贯注，但书中的词汇在他的脑中没形成任何概念。韦格纳尔的节目从四声道喇叭里吼出，如雷灌耳，韦恩和拉里讲话时总是要叫上三四遍才能让他听清。拉里点点头。他觉得自己可以出去走上几里路。

但当阳光像针一样刺入他的瞳仁时，他突然改变了主意。不去散步了。他的双眼似乎变成了放大镜，很快太阳就会从中射过，时间一长就会点燃他的大脑。他可怜的锈住了的大脑感觉就像易燃物。

韦恩紧紧地抓住他的胳膊，一定要去。他们走到了海边，踩在温

热的细沙上，拉里终于觉得出来走走无论如何是个好主意。海浪退潮发出的低沉的声音已逐渐平息。一只海鸥振翅高飞，盘旋在蓝天上的样子好像一个素描的白色字母 M。

韦恩紧紧地拽着他的胳膊。“快点走。”

两人一气走了几里路，直到拉里感到精疲力竭。他头痛得很厉害，脊柱感觉快成玻璃做的了。眼球阵阵跳动，腰部隐隐作痛。

“韦恩，我想回去了。”

“让我们多溜达一会儿。”他想韦恩正在很奇怪地看着他带着一种恼怒和怜悯的复杂表情。

“不，伙计，我只想把裤子穿上。不然会因为过分暴露而被逮起来。”

“在这边的海滩上，即使你在腰上围一条印花大手帕，让你的睾丸在外面吊着，也不会因为过分暴露而被捕。来吧，伙计。”

“我累了，”拉里牢骚满腹地说。他开始对韦恩感到十分恼火。这是韦恩报复他的方式，因为拉里一举成名，而韦恩只在新专辑中占有电子琴伴奏的一席之地。他跟朱莉没什么区别。现在每个人都恨他。每个人都把刀子掏了出来。他眼睛很快被泪水模糊了。

“来吧，伙计，”韦恩又说了一遍，他们又迅速回到了海边。

他们也许又走了一里，突然拉里的两条腿大肌都抽起筋儿来。他大叫着跌到了沙子上。感觉像一对短剑突然插到他的肉中。

“我抽筋了！”他叫道，“啊，伙计，我抽筋了！”

韦恩蹲到他身边，把他的腿拉直，痛苦再次袭向他。然后韦恩开始给他治疗，敲打着肌肉绷紧突起的部位，按摩着。终于，缺氧的组织开始放松。

拉里一直憋着气，开始有点喘不上来气了。“啊，伙计，”他说，“谢谢，太……太疼了。”

“是啊，”韦恩说，“拉里，我想肯定会这样。现在怎么样了？”

“好了。嘿，我们先这样坐一会儿，然后回去吧。”

“我想和你谈谈。让你到这来是迫不得已，这样才可以直言不

讳。”

“韦恩，你想说什么？”他想，他终于言归正传了。

“拉里，招待会该结束了。”

“什么？”

“招待会。你回去的时候，拔掉所有插头，给每个人他们的汽车钥匙，感谢他们共渡美好时光，目送他们出门。彻底摆脱他们。”

“我不能那样做！”拉里说，他感到震惊。

“你最好能这样。”韦恩说。

“但为什么？伙计，这场招待会才刚刚开始！”

“拉里，哥伦比亚人事先给了你多少钱？”

“你为什么想知道这些？”拉里狡黠地问。

“你想我要拍你的马屁，拉里？想想。”

拉里思索了起来，他越来越糊涂了，他意识到韦恩·斯图基没有理由向他伸手要钱。他还真的没有那么做过，他像帮拉里制作专辑的大多数人一样为工作而大战，但他又不像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韦恩来自一个富裕家庭，与周围的人相处得很好。韦恩的父亲拥有一家全国第三大的电子游戏公司，斯图基一家在贝尔埃尔有一所像模像样的宫殿式的房子，拉里意识到他目前骤富的财产在韦恩看来可能像是小香蕉。

“我想不是，”他声音嘶哑地说。

“那有多少？”

拉里仔细地想了想。“实话实说，一共 7000。”

“他们每季度支付你单曲的版税，每半年支付专辑的？”

“是的。”

韦恩点点头。“他们一直拿着它直到你大嚷大叫为止，这帮坏蛋。抽烟吗？”

拉里拿了一支，点着了火。

“你知道这次招待会花了你多少钱？”

“当然知道，”拉里说。

“你租这套别墅不会少于1000块的。”

“是的，没错。”目前是1200美元，外加500美元的损坏物品押金。他已经支付了押金和半个月的租金，共计1100元，还欠600元。

“兴奋剂多少钱？”韦恩问。

“噢，伙计，你一定有问题。它像是乐之饼干里面的干酪……”

“有钱才有可卡因。快说，多少？”

“该死的东西，”拉里生气地说“500加500。”

“转天就不见了。”

“简直是地狱!”拉里惊奇地说，“伙计，今天早上我们出来时我还看到有两锅。大部分没有了，可是……”

“伙计，你不记得那个水手了？”韦恩突然维妙维肖地模仿起拉里拖泥带水的声音。“杜威，把它记到我的账上。把锅都填满。”

拉里越来越恐惧地看着韦恩。他确实记得起来这个家伙，小个子、头发刚硬，留着与众不同的发型，就是那种10年或15年前，我们称之为吹剪式的发型，一个留着吹剪式发型，穿着前面印有“耶稣就要来临，他要大发雷霆”的T恤衫的小个子男人。这家伙似乎是个天生的瘾君子。他甚至还记起曾告诉这家伙，水手杜威，让填满他待客的锅，账就算在他身上。但那曾经是……嗯，已经是几天前的事了。

韦恩说:“很久以来，这是发生在水手杜威身上最好的事，伙计。”

“他欠我多少钱？”

“钱倒没什么。已经贬值了。1200块。可卡因花了8张大票。”

过了一会儿，拉里都想吐了。他一声不吭地瞪着韦恩。他想说出来，却只张了张嘴：9200块?

“通货膨胀吧，伙计，”韦恩说。“你想要剩下的？”

“楼上有台彩电。有人用椅子把它砸坏了。我想过修它需要300元。楼下的木制镶板已经坏得不成样子。400 元。运气不错。朝着海边的落地窗前天已被打碎。300 元。起居室的羊毛地毯已经全部毁坏——烟头烫、啤酒、威士忌。400元。我打电话到酒店，他们很高兴他们的进账，就像水手一样高兴。600元。

“喝酒喝了 600 元?”拉里小声说。忧郁和恐惧从头到脚地笼罩了他。

“还要感谢他们大多数人狂饮的只是啤酒和葡萄酒。你在超市有 400 元的帐，大多数是比萨饼、油煎土豆片、肉末玉米卷，这些不值钱的东西。但最糟的是谣言四起。很快，警察就要来了。要打破这里的和平。你有四五个不法分子在搞海洛因。这个地方有三四盎司的‘墨西哥棕’毒品。”

“这也算在我的账上？”拉里嗓音沙哑地问。

“不。水手并没有同海洛因搞在一起。那是一个组织的帐目，而水手并不喜欢水泥牛仔靴的主意（他会脚底抹油地溜走）。但一旦警察到来，你肯定会看到拘捕也会算在你的账上。”

“但我不知道……”

“只是一个天真的、容易上当的人，是吧。”

“可是……”

“你为这次到目前为止还算顺利的小活动已背了超过 12000 美元的账，”韦恩说，“你出去买了那辆汽车……你记在账上欠了多少钱？”

“25，”拉里说了个数，话里带着哭腔。

“到下次付你版税前，你还有多少钱？2000 元？”

“差不多，”拉里说，他不能告诉韦恩他没剩那么多：只有大约 800 元，一半现金，一半支票。

“拉里，你听我说，因为你不值得说两遍。总是有聚会等着举行。不光在这儿，世上只有两样东西永恒不变，一是牛拉屎，一是聚会。这帮人跑来，就像河马背上的小鸟。现在他们来到了这儿。把他们从你的腐尸上摘除，送他们上路。”

拉里想到别墅里还有几十个人。他知道也许此时只有一个人在。想到要对人们说让他们离开，不禁让他感到喉头发紧。他可能会失去他们对他的好评。另一种相对立的景象又浮现出来：水手杜威又填满了待客用的锅，从他身后的口袋里掏出一个笔记本，在账单的底部把

它们全都记下来。

韦恩平静地观察着他在两种画面间抉择。

“伙计，我会看起来像个大傻瓜，”拉里最后说，他恨这么软弱而粗鲁的话语从自己的嘴中蹦出。

“是的，他们会对你有很多说法。他们会说你要进好莱坞了。要成大牌明星了。要忘记老朋友了。其实，拉里，他们中没有一个是你真正的朋友。你的朋友看到 3 天前发生的一切，就已经撒手而去了。看到一个朋友尿了裤子而自己甚至还不知道不是那么有趣的事儿。”

“那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拉里突然很生气地问。当他意识到他真正的朋友已离他而去，并回想起他们所有人的借口都是那么牵强时，一股无名之火涌上心头。巴里·格里格曾把他拉到一边，想跟他谈谈，但拉里那时真的要飘飘欲仙了，他只是点着头，宽容地朝巴里笑着。现在，他怀疑巴里是否也一直想这样骂他。他越想越尴尬，越想越生气。

“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 ”他又问了一遍，“我觉得你也并不是他妈的那么喜欢我。”

“是的……我确实也不喜欢你。除此之外，伙计，我不能说。我能让你在这事上碰一鼻子灰。一次对你就够了。”

“你什么意思? ”

“你会对他们说的。因为你身上有一种强硬的气质。成功需要多少代价，但你毕竟成功了。你会有一段辉煌的事业。5 年后没有人会记起缠绵的流行音乐。只有高中的暴扑乐手还会收集你的唱片。你会发财的。”

拉里双手攥着拳头。他想把眼前这张平静的脸敲烂。韦恩正在说的话，让他觉得自己像停车指示牌旁边的一小堆儿狗屎。

“回去取消招待会，”韦恩轻柔地说，“然后开车走。伙计，就走。在外面呆一阵儿，直到下一张版权税支票在等着你。”

“可是杜威……”

“我会找人对杜威说的。我十分荣幸这样做，伙计。他会告诉杜

威等着他的钱，像个好孩子，而杜威会很高兴地答应的。”他停了下来，目光追随着两个穿着鲜艳游泳衣的小孩在沙滩上跑。一条狗伴其左右，冲着蓝天大声欢快地叫着。

拉里站了起来，勉强道了谢。海风吹进吹出他的旧内衣。他嘴里说出的话像一块一块的砖头。

“你要转移到别处，好好地想一想，”韦恩说，站在他身旁，两眼仍注视着那两个孩子。“你要想的事很多。你需要什么样的经纪人，什么样的巡回演出，《小小救世主》一炮打响后你需要什么样的合同。我想就是这些。如果你给自己一点空间的话，你会把它们全部想出来的。像你这样的人总会有这个脑子的。”

像你这样的人总会有这个脑子的。

像你这样的人总会有这个脑子的。

像你这样的人……

有人在敲车窗玻璃。

拉里条件反射地一动，然后坐了起来。他脖子突然感到一阵疼痛，他畏缩着不敢动了，那儿的肌肉感觉僵僵的。他睡着了，不只是打个盹儿。似乎重新回到了加利福尼亚。但此时此地是灰色纽约的白昼，手指又敲了起来。

他痛苦而小心地转过头来，看到了他的妈妈，头上披着一条网状围巾，正在朝车子里看。

他们隔着车窗彼此望着，拉里莫名其妙地感觉自己赤裸裸的，像动物园里的一只动物一样被人看着。然后，他笑了起来，把车窗摇了下去。

“妈妈？”

“我知道是你，”她以一种异常平静的口吻说，“出来，让我看看你站起来的样子。”

两条腿也睡着了；当他打开车门出来时，四肢麻木的感觉一直延伸到大脚趾。他从不希望以这种方式见到她，毫无思想准备，而且暴

露无遗。他感觉像一个在站岗时睡着的哨兵突然被喊了立正一样。他不知怎地希望母亲看起来小一点儿，不那么自信，这么几年像施了魔法一样，他成熟了，而她还是老样子。

但她发现他的方式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他 10 岁时，她总会在星期天的早晨叫醒他，认为他睡得时间太长了，她就会用一只手指敲他卧室关着的门。14 年后，她还是用这种办法叫醒他，他睡在他的新车里像一个疲惫的孩子，总想熬夜，却被瞌睡虫弄得昏昏欲睡，而且睡着时的姿态不怎么优雅。

现在，他就站在她的面前，头发乱乱的，疲惫地咧着嘴傻笑。他的两条腿仍感觉麻木，他不得不从一只脚换到另一只脚。他想起她曾经告诉过他如果他这样的时候就必须去浴室，现在，他不动了，任凭麻木的感觉刺痛着他。

“你好，妈妈，”他说。

她一言不发地看着他，一种敬畏之情又回到了他的心中，像小鸟归巢一般的感觉。担心她会转身离他而去，拒绝接受他，给他一个背影，或者走到拐角处的地铁口，离开他。

她喘了口粗气，一个人搬起一件重物前就是这样喘粗气。她说话的声音是那么的自然、轻柔——那么恰如其分——他感到非常高兴，几乎忘了他的第一印象。

“你好，拉里，”她说，“上楼吧。我从窗户往外面看时，就知道是你。我已经打电话请了病假。”

她转身领着他上了原先两只石狗中间的台阶。他跟着她上了三个台阶，赶上了她，由于腿脚麻木走得还不利索。“妈妈？”

她转过头来，他紧紧地抱住了她。她的脸上闪现出一种惊恐的表情，好像宁愿被抢劫，也不愿意被拥抱似的。接着，脸上的惊恐消失了，她接受了他的拥抱，也紧紧地抱住了他。她的香粉味悄悄地钻到他的鼻孔里，不经意地勾起了乡愁，如此强烈、甜蜜又如此苦涩。过了一会儿，他想他快要哭了，还自鸣得意地想她可能也会这样；此时此刻十分感人。透过她倾斜的肩，他可以看那只死猫，一半在里，一半在

外地躺在垃圾箱里。当他们分开时，她的眼睛干干的。

“来吧，我给你做点儿早饭。你是不是开了一整夜的车？”

“是的，”他说，声音因动了感情而略微有点儿沙哑。

“那好，来吧。电梯停了，但是只有两层。这对有关节炎的哈尔西太太来说更糟。她住五层。别忘了擦擦你的脚。如果你带着泥进来，弗里曼先生会说我的。我发誓他能闻出来。肮脏是他的大敌，是吧？”他们现在都住在楼上。“你能吃3个鸡蛋吗？我还要做土司，如果你不介意吃粗麦面包的话。来吧。”

他跟着她穿过原先那两只石狗，他有点凄凉地看着它们曾经矗立的地方，只是想确认一下它们真的不见了。她推开门，俩人走了进去。甚至那深棕色的窗帘和饭香都没变。

艾莉丝·安德伍德给他做了三个鸡蛋、咸肉、土司、果汁、咖啡。他把饭都吃了，只剩下咖啡，他点燃了一支烟，从桌子旁向后退了退。她对香烟闪现出指责的神情，但没说什么。这使他恢复了一点自信——一点，并不是很多。她擅于耐心等待时机。

她把锅放到刷碗水中，它发出了点儿嘶嘶声。她变化不大，拉里此时正在想。有点老了——现在她可能已经51岁了——头发有点变灰了，但头上仍是满头黑发。

他开始往咖啡碟中弹烟灰；她把碟子突然抽走，换上了一个烟灰碟，她一直把它放在碗橱里。碟子已经被咖啡弄脏了，似乎最适合弹烟灰进去。烟灰碟很干净，一点瑕疵都没有，他往里面弹烟灰有点于心不忍。

“你终于回来了，”艾莉丝说，“回来做什么？”

好吧，妈，我的这个朋友开导我要认清人生——那帮成群结队的傻瓜总是跟着我。我不知道朋友这个词是否适合他。他在音乐上敬重我，就像我敬重1990年水果口香糖公司一样。但他让我穿上了旅游鞋，罗伯特·弗罗斯特不是说过，家是那种地方，当你走到那时，你的双脚就不由得要带你走进？

他大声说:“我很想你，妈妈。”

她哼了一声。“这就是你经常给我写信的原因? ”

“我可不太爱写信。”他慢慢地抽了口烟，吐了5个烟圈儿，慢慢地飘散了。

“你可以再说一遍吗。”

他笑着说:“我可不太爱写信。”

“对你的妈妈还要心眼儿。这一点没变。”

“我很抱歉，”他说，“妈妈，你怎么样? ”

她把锅放好，拔掉洗涤槽的塞子，把发红的手上的肥皂沫擦掉。“还好吧，”她说，又回到桌旁，坐下。“我的背还是痛，我吃了药。勉强还过得去。”

“自从我走后，你没有犯过病吗? ”

“犯过一次。但让霍尔默斯医生看过了。”

“妈，那些按摩疗法都是……都是骗人的。”他不说话了。

“都是什么? ”

面对她的笑容，他不自然地耸了耸肩。“如果你有钱，又是白人，只有21岁。他帮你，那当然很好。”

她叹了口气，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丸冬青油救命丸。“我可远不止21岁。而且我也感觉到了。要一丸吗? ”他冲着她拿的救命丸摇了摇头。她自己吃了。

“你还是很年轻，”他开玩笑地恭维着，像以前一样。她一直喜欢这样，但现在，听了这话，她的嘴角只浮现出一丝笑容。“你的生活中有新的男人吗? ”

“有几个，”她说，“你怎么样? ”

“没有，”他郑重地说，“没有新的男人，只有一些姑娘，不是新男人。”

他希望她大笑，但这次她还是只露出了一丝微笑。“我让她烦恼了。”他想。那是什么原因呢。她不知道我来这儿想要干什么。她毕竟为了让我露面等了3年。

“拉里还是那个老样子，”她说，“从来没正经过。你没有定婚吧？是不是一直在和人约会？”

“我和好几个女孩约会，妈妈。”

“你总是这样。至少你从没回家告诉我你让一个漂亮的天主教女孩怀孕了。你以前要么不是小心谨慎，非常幸运，要么就是非常有礼。”

他努力板着脸。这是他生命中的第一次，她直接或转弯抹角地对他谈起异性。

“不管怎样，你要听着，”艾莉丝说，“他们说单身汉总有乐子。不是那回事。你已经长大了，能瞎折腾了，弗里曼先生就是这样。他要了那间挨着人行道的屋子，总是站在窗户那儿，希望刮来一阵大风。”

拉里哼了一声。

“我从收音机里听到了你的歌。我告诉别人，那是我儿子。那是拉里。大多数人都不相信。”

“你听到了？”他奇怪为什么她一开始不说，而是先说了些不足挂齿的小事。

“是的。一直从年轻姑娘听的摇滚乐电台听的。罗克电台。”

“你喜欢吗？”

“就像我喜欢听那类音乐一样。”她坚定地看着他，“我认为有一些歌听来很有启发。下流。”

他发现自己的脚总是移来移去的，他强迫自己不动。“可能只是听起来……有些激情。就这些。”他的脸泛着红光。他从未想过坐在妈妈的厨房里讨论激情问题。

“‘激情’应该在卧室里。”她简短地说了一句，结束了关于他的成名歌曲的艺术讨论。“还有，你的嗓音变了，听起来像个黑人。”

“现在吗？”他打趣地问道。

“不，是在收音机里像。”

“她应该走过来。”拉里一边压低了嗓音模仿比尔·威瑟斯的唱法，一边笑着。

“就像这样，”她点点头，“当我还是个姑娘的时候，我觉得弗兰克·西纳特拉标新立异。现在他们有了这种说唱，他们叫说唱。我看是大嚷大叫。”她用妒忌的眼神看着他。“至少你的专辑中没有大嚷大叫。”

“我有版税，”他说，“卖出一张专辑就抽一定百分比的税。它分成若干部分……”

“噢，接着说，”她说，她的手作了一个轰赶的动作。“我数学考试从来没及格过。是他们付给你钱，还是你贷款买了那辆小车？”

“他们给我的不多，”他说，差一点说漏了嘴，还好收住了。“那辆车我付了定金。其余的那部分钱我一直在付。”

“宽松的贷款条件，”她悲伤地说，“你父亲就是这样破的产。医生说他死于心脏病，其实不是。他的心已经碎了。你爸爸是因为宽松的贷款条件才加重的病情。”

这是陈年旧话了，拉里只想不受它的影响，在适当的时候点点头。他父亲开了一家男子服饰用品店。一家罗伯特专营店，就在不远的地方开业，一年后，他的生意破产了。他为了寻求安慰就不停地吃，3 年中长了 110 磅。拉里 9 岁时，他死在街角的一家小餐馆里，当时他面前放着一盘吃半截的肉丸子三明治。在守灵时，她姐姐努力安慰一个看起来绝不需要安慰的女人——艾莉丝·安德伍德——说人死了比活着强。她说，可能是这样。从姐姐的肩膀上，他一下子看到了她的姐夫，他一直在喝酒。

艾莉丝后来独自一人抚养拉里，她一直用格言和自己的看法主宰他的生活，直到他离开家。当他和鲁迪·施瓦茨开着鲁迪的那辆老福特车出发时，她对他说的话是：加利福尼亚也有救济院。亚西尔，那是我妈妈。

“你要留在这儿吗。拉里？”她温柔地问道。

他很惊奇，反问道，“你介意吗？”

“有地方住。后面的卧室里有活动床。我一直在后面的屋子里储

藏东西，但你可以把一些箱子移开。”

“好的，”他慢悠悠地说，“如果你肯定你不介意的话。我只在这儿呆两个星期。我想我还要看望一些老熟人。马克……盖伦……戴维……克里斯这些人。”

她站了起来，走到窗户那儿，把它打开了。

“拉里，你在这儿愿意住多久就住多久。也许我不善于表达自己，但我很高兴看到你。以前我们从未好好地说过再见。都说的是一些刺耳的话。”她的脸对着他，仍旧很严肃，但充满了令人生畏的、不太自然的爱意。“从我这方面来说，我感到后悔了。我只会说那些话，是因为我爱你。我从不知道怎样说恰当，所以我就用别的方式表达。”

“那很正常，”他说，低头看着桌子。那种激动的感觉又回来了。他可以感觉到。“听着，我出钱买家具。”

“如果你想买可以买。如果你不想，也不要勉强。我有工作。你还是我的儿子。”

他想着那只死猫，一半在里一半在外地躺在垃圾箱里，还想起了水手杜威，笑着将待客用的锅填满，突然他的眼泪流了出来。他用脏手去擦反而更脏了，他想这可能是她的想法，并不是他的——什么都没按照他想的那样发展，什么都没有。她彻底变了。他也是，但不像他怀疑的那样。一种不自然的反差出现了；她变得越来越大，而他不知怎的，越变越小了。他没有回家看她，是因为他要去别的地方。他回了家是因为他害怕，他想要妈妈。

她站在窗前，看着他。白色的窗帘在潮湿的微风里飘来飘去，把她的脸弄暗了，虽然没有全遮住，却显得愈发严肃了。窗外车水马龙的声音传了进来。她从上衣口袋里拿出了一条手绢，走到桌前，放在他正在摸索的手中。拉里性格坚强。她不会因此而责备他的，但结果会怎样呢？他爸爸是个轻信他人的人，她内心非常清楚是什么导致他病情加重；马克思·安德伍德总是借贷多，收回少。所以是在那种情况下形成的坚强性格？拉里要感谢谁？还是要谴责谁？

他的眼泪不能改变他性格中石头般坚强的一面，就像夏天的一

场暴雨并不能改变石头的形状一样。这种坚强的个性有许多好处——她知道这点，以前她在这个城市里独自抚养孩子时她就知道，因为这个城市对当妈妈的并不怎么关照，对孩子则更少——只是拉里还未觉察罢了。他就是她说的那样：拉里还是那个老样子。他还会继续走下去，不动脑子，给别人——也给他自己——添麻烦，当麻烦太多的时候，他还会唤起那种坚强的性格让自己摆脱。那别人呢？他会让他们靠自己的力量解决。岩石是坚硬的，他的性格是坚强的，但他没把它用在正道上。她能在他的眼睛里和他的一举一动中看出他的性格……甚至从他弹香烟弄出那些烟圈的动作中也能看出。他从不让他的这种坚强性格锋芒毕露去伤害别人，但那种性格确实存在，但当他需要时，他仍会像孩子一样唤醒它——它就像一根大头棒，当他掉进自己挖的陷井中的时候再拿它开出一条路来。从前，她曾对自己说拉里会变的。她这样说过，他会的。

但站在她面前的已经不是个孩子了，是个长大了的男人。她恐怕他的改变期——深入彻底的改变性格，她的牧师称之为灵魂的改变，而不是心灵的改变——已结束了。拉里的性格让你感觉像听到粉笔写在黑板上时发出的尖锐刺耳的声音一样。深埋其中，露形于外，非拉里莫属。他的心中只有他一个人。但她还是爱他。

“你累了，”她说，“收拾一下。我把盒子挪开，你就可以睡了。我想我毕竟今天就要忙开了。”

她穿过走廊到后面的卧室去了，他原先的卧室，拉里听到她在一边咕咕哝哝，一边搬箱子。他慢慢地把眼泪擦干。窗外车水马龙的声音传了进来。他试图回忆起他最后一次当着他妈面哭的情景，他想起了那只死猫。她说得对。他是累了。他从未感觉这么累过。他上了床，睡了将近 18 个小时。

第 6 章

法兰妮从房子里走出来的时候是下午五六点钟的光景，看到父亲正蹲在豆子地里全神贯注地拔着杂草。父亲老来得子，现在年纪已经过了 60，头上总戴着一顶垒球帽，帽子下露出花白的头发。她的母亲住在波特兰，靠卖手套为生。法兰妮儿时最要好的朋友埃米 · 劳德定在下个月初结婚。

她低头注视着父亲的背影，目光里充满了爱意。缅因州的夏初时节，午后的阳光给人一种特别的祥和感觉，她喜欢这种感觉。她还记得 1 月的阳光，总能让她感到一阵阵强烈的心痛。夏初的午后，天色渐暗的时候，会勾起人无数美好的回忆。她想起小里格公园的垒球场，她的父亲曾经在那里打过垒球；她还想起了甘甜的西瓜、新收的玉米、清凉的冰茶，还有她的童年时光。

法兰妮清了清嗓子："要帮忙吗？"

他转过头，嘴角掠过一丝微笑。"来了，法兰妮。看见我了是不是？"

"大概是看到了。"

"你妈回来了吗？"他略一皱眉，脸上随即恢复了喜色。"想必是没有，她才走的。快，想帮忙就过来吧。回去别忘了把手洗干净。"

"看女人先看手。"法兰妮一边逗趣，鼻孔哼出一声笑来。彼得努力装出生气的样子，可装得并不太像。

她在紧挨着他的一个田垅蹲下身子开始拔草。麻雀唧唧喳喳叫个不停，远处一号高速公路隐约传来车来车往的轰鸣声。如果到了 7 月，噪音简直大得不行，而且隔三差五地还会发生一两场严重车祸。

彼得打开了话匣子，跟她谈自己这一天的事。法兰妮仔细地听着，不失时机插入几个问题或者点点头。他全神贯注地干着手里活，

不会注意到她在点头，但眼角的余光能够看到她点头的影子。他在桑福德公司一家大型汽车配件厂做机械工，已经 64 岁的年纪，再过一年就要退休。这一年并不算长，因为他还攒了 4 个星期的假，打算在 9 月份等她妈妈回家后把它休完。一想到退休他心里就不踏实。他告诉她，他努力不把退休看成是一次休不完的长假；他退休后会有不少朋友，他们对他讲退休的日子也还不错。他觉得自己不会像哈兰 · 恩德斯一样百无聊赖，也不会像卡隆两口子一样穷困潦倒——就是那个可怜的保罗 · 卡隆，一辈子几乎没缺过一天工，可到头来老两口混得还是不成样子，只好卖了自己的房子搬去和女儿女婿同住。

彼得 · 戈德史密斯对社会保障制度一向不满，他从来没有相信过什么社会保障，过去也是这样，那时社会保障制度还没有因为经济萧条、通货膨胀以及失业人数的不断增加而走向互解。他告诉女儿，在三四十年代，缅因州民主党还没有什么势力，但她的祖父就是一个民主党，她的祖父也把她的父亲教育成了一个民主党。在奥甘奎特的鼎盛时期，戈德史密斯一家几乎成了社会上的贱民，但他的父亲有一个雷打不动的口头禅，和缅因州共和党的信条不相上下：不要相信什么精英，他们不会让你有好日子过，所以要推翻他们的政府，不达目的永不罢休。

法兰妮笑出了声。她喜欢父亲这样讲话。他不总是这样，因为那个女人——他的妻子，她的母亲——会用她那张刀子嘴把他驳得无言以对。

必须要相信自己，他接着说，要让那些精英们尽可能地善待那些选他们上台的老百姓。通常做不到人人称心，但这也就行了，彼此半斤八两，谁也不欠谁的。

“关键是钱。”他告诉法兰妮，“威尔 · 罗杰斯说过，地盘就是钱，因为地盘不会变多，金子和银子也是这个道理。爱财如命的人是让人讨厌的坏蛋；不懂爱财的人是傻瓜，不可恨，但是可怜。”

法兰妮猜想他大概是想到了可怜的保罗 · 卡隆，法兰妮还没出生的时候他就是父亲的朋友。她忍住没问。

她不希望父亲对她讲自己如何在不错的年景攒下钱来维持家计。他只是说，她从来没有给两人造成负担，条件好的时候如此，条件差的时候也是如此；他供她上完了学，每向朋友们讲起这一点，他总是觉得非常自豪。她的母亲不懂得这些。对于女人来说时代已经不同了，不管喜欢不喜欢这种变化。但卡拉到底也想不通，法兰妮是在上学，不是在外面找野男人。

彼得说：“她看到人家埃米·劳德结婚了，就寻思开了，‘应该是我们的法兰妮才对。埃米长得是漂亮，但是和我们的法兰妮站在一起，那她可就给比下去了。’你妈一辈子都是老脑筋，现在也改不了。所以你经常得和她有点小别扭，说来也不奇怪。谁也没有错。不过你得记着，法兰妮，她已经老了，不会再有什么改变了，可你却长大了，你应该能明白这些。”

彼得把话题又拉到了自己的工作。他说，那是在一家小印刷厂，一位同事差点给砸掉了小手指，当时他走了神，可手指就在邮票底下，幸好里斯特·克罗利及时把他拉开了，可后来里斯特·克罗利走了。他叹了口气，仿佛回想起自己后来也离开了那里。紧接着他的声音里又充满了兴致。他告诉她，自己有一个主意，可以把汽车天线隐藏到发动机罩底下。

他东拉西扯，讲得十分起劲。两人的影子越来越长，在他们身前的田垄向前移动。这种情景让她感到心态平和。她本来是来告诉他一件事的，可从很小的时候起，每次她有事要说的时候却总是先听他讲上一大通。她不讨厌他，据她所知，没有人嫌他唠叨，也许她的妈妈是一个例外。他喜欢讲，也很会讲。

她开始注意到他已经止住了话，此时正坐在地头的一块石头上，一边磕着烟斗，一边看她干活。

“你在想什么，法兰妮？”

她愣愣地看了他一会儿，不知道如何开口。她本来是要告诉他的，可现在却不知道能不能说出口。两个人都没有吱声，就这样沉默着，她终于受不住这种沉默。

“我怀孕了。”她说得很简单。

他填烟斗的手停了下来，两眼打量着她。“怀孕?”他说，似乎没有听到过这个字眼。“噢，法兰妮，你是在开玩笑，还是在……”

“是真的，爸爸。”

“过来，坐我这儿。”

她顺从地走过去，坐在他的身旁。她感到太阳穴在突突地跳动，胃里隐隐觉得一阵恶心。

“真的可以肯定？”他问。

“可以肯定。”她回答，说完不由自主地抽噎起来。他伸出一只胳膊把她搂在怀里，停了很长时间。等到泪水止住的时候，她勉强着提出了一个压在心里的问题。

“你还爱我吗，爸爸？”

“什么？”他看着她，一脸迷惑。“爱，和过去一样。”

听了这句话，她又开始哭了起来。这次他没有理会，一口一口地抽起了自己的烟斗。在微风的吹动下，烟雾慢慢地在空中飘散。

“你觉得很失望是吗？”她问。

“不知道。我从来没有经历这种事，不知道如何是好。是那个叫杰西的吗？”

她点了点头。

“你告诉他了？”

她又点了点头。

“他怎么说？”

“他说娶我。或者花钱让我打胎。”

“要么结婚要么打胎。”彼得·戈德史密斯自语道，一边吸了一口烟。“他倒不是一根筋。”

她低下头看着自己那双搭在牛仔裤上的手，上面沾着一些泥土。“看女人先看手。”她的脑子里又浮起了母亲常常挂在嘴边的这句话。女儿怀孕。我必须要退出教堂了。看女人……

父亲说：“我本来不太想多问别人的私事，他或者是你是不是没

有注意？”

“我吃了避孕药，”她说，“可是没管用。”

“如果不是你们两个的问题，我就没有什么说的了。我真的不会责怪谁。人在21岁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到了64岁上也就想不起来了。所以咱们也不要细说了。”

她感到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

“你妈妈可能会唠叨个没完。我不能不让她说，但我不会跟她起哄。你明白吗？”

她点了点头。父亲早就没有了和母亲拌嘴的心思，至少不会大吵大闹。他有一次曾经和法兰妮说过，母亲那张嘴不饶人，她说东谁要是说西，她说出话来肯定没了谱，等到出语伤了人再后悔也晚了。法兰妮觉得父亲可能在很多年前就面临着两种选择：要么对着干，结果闹离婚；要么就得处处让着她。他选择了后者，不过他自有自己的主见。

她轻声问：“爸爸，你肯定不会去想它吗？”

“你是说随着你的想法？”

“我不知道。”

“打算怎么办？”

“对妈妈？”

“不，对你自己，法兰妮。”

“我不知道。”

“嫁给他？两个人过日子和一个人开销差不多，人家都这么说。”

“我不想嫁。我觉得我已经不爱他了。也许过去是。”

“因为孩子？”他的烟斗着得很旺，在夏日的空气里散发着一阵迷人的香味。蟋蟀开始嘟嘟地叫了起来。

“不，跟孩子没关系。反正已经有了。杰西他……”她话说了半截。她想数落杰西的不是，孩子突然的到来有她的问题，杰西自然也脱不了干系，只是过去她从来没有想过。匆匆忙忙结婚，早晚准得后悔。这是她妈妈的一句口头禅。

“他这个人很软弱。”她说，“我也说不太清楚。”

“你是不是不大信任他，法兰妮？”

“是的。”她说。她觉得父亲此时已经看到问题的根子。她确实不信任杰西。“杰西人不错。他希望做得好一些，他做得还可以。可是……两个学期之前，我们参加了一次诗歌朗诵会。读诗的那个人叫特德·恩斯林。人很多。大家听得非常认真，非常严肃。可是我……你知道我这个人……”

他伸出一只胳膊，轻轻地搂着她。“法兰妮笑开了。”

“是啊，没错。我就说么，你对我非常了解。”

“了解一点儿。”他说。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的意思是说，反正就笑了。我一直在想：‘这个邋遢鬼，这个邋遢鬼，我们都来听一个邋遢鬼念诗。’诗念得抑扬顿挫，就像听收音机里面唱歌似的。我就笑，我不是有意在这样。跟恩斯林先生的诗没有什么关系，那诗确实不错，他人长得也挺好。我是觉得大家那么全神贯注地看他，样子蛮好笑的。”

她瞥了一眼父亲，想看看他的反应。他只是轻轻点了点头，示意她继续说下去。

“反正我是坐不住了，我必须得离开。杰西跟我大发脾气。我知道他发脾气有他的道理……我太孩子气了，我的心思太幼稚了，真的。可我经常这样。该做什么事我一样可以做好。”

“没错，你能做好。”

“可有的时候……”

“有时候金·拉夫敲门，你是不会把他拒之门外的。”彼得说。

“我想肯定不会。不过杰西就会这样做。如果我们结了婚，他会时不时回家看看我是不是把这位不受欢迎的客人请进家。用不着天天请，有那么几次就够他大发脾气的了。那时候我就得努力地……我想……”

“我想你一定会不高兴。”彼得一边说，一边紧紧地搂住她。

“我想我会不高兴的。”她说。

“那就别因为你妈而改变主意。”

她闭上眼睛，心里越发觉得踏实了。他全能理解，真是有点不可思议。

“你认为我打胎怎么样？”过了一会儿，她问道。

“我想这才是真正要说的问题。”

她注视着他，觉得十分惊讶。

他带着一丝看破天机似的得意的微笑，浓浓的左眉轻轻扬起。尽管这样，她仍然觉得他还是十分严肃的。

“也许是这样吧。”她慢吞吞地回答。

“听着，”他说，可却莫名其妙地打住了话头。她确实在全神贯注地倾听，耳朵充斥着麻雀、蟋蟀的叫声，还有远处传来的飞机的轰鸣、汽车的喧嚣。

她刚想开口，他抓住她的手，开口说道：“法兰妮，爸爸确实老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我到 1956 年才结婚。”

他心事忡忡地注视着她。

“卡拉那时候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她那时，那时起码还年轻。等到你哥哥弗雷死后，她就变了个人。人也开始老了。弗雷死后她就再也长不大了。这话可能有点不中听，可你别以为我是在说你妈妈的坏话。我是这样觉得，弗雷迪死后卡拉就再也长不大了。她看人看事总是戴着厚厚的一层有色眼镜，自己还以为不错。”

“她那时候是什么样，爸爸？”

“这个……”他沉吟了一下，默然地往园子外面的远处望着。“她和你很像，法兰妮。爱笑。我们经常去波士顿看红袜棒球队的表演，打到第 7 局的时候她总要和我出去，到小吃摊子喝上一点啤酒。”

“妈妈……会喝啤酒？”

“会喝。打到第 9 局的时候，她大部分时间都泡在洗手间里，出来以后她就对我大吵一通，说我让她耽误了很精彩的一段比赛，其实非要到下面的小吃摊子喝酒的是她。”

法兰妮努力地想象自己的母亲一手拿着一杯啤酒，像一个热恋

中的女孩抬头看着父亲合不拢嘴的样子。但她觉得怎么也无法想象。

“她一直没有怀孕。”他若有所思地说，“我们一起去看了医生，想检查一下两个人谁出了问题。医生说两个人都很正常。后来到了1960年，生了你的哥哥弗雷。你妈妈喜欢得不行。弗雷是她父亲的名字，这个你知道。1965年她流了一次产，我们都以为这是最后一次了。到1969年又有了你，早产一个月，不过一切正常。我非常喜欢你。我们都有了自己喜欢的孩子，可是弗雷死了。”

他不再出声，一脸痛苦的神情。弗雷·戈德史密斯死于1973年，那时他13岁，法兰妮4岁。开车撞倒弗雷的人是酒后驾车，曾经多次违章。弗雷7天后死了。

“我想堕胎太好听了。”彼得·戈德史密斯一字一句地慢慢地说着，仿佛每个字都令他心痛。“我觉得这简直就是故意杀害婴儿。对不起，我不该说这些，思想太僵化，不管怎么说，这个问题你现在必须考虑。我说过，我已经老了。”

“你不老，爸爸。”她喃喃自语。

“老了，老了。”他突然变得十分粗鲁，显得心烦意乱。“我已经老了，还一门心思地想对年轻人指指点点。一个酒后驾车的司机17年前夺去了我儿子的生命，我的妻子从此精神失常。一提堕胎我就会想到弗雷，没有办法，就像诗歌朗诵会上你不由自主笑出声一样。你的母亲会一板一眼地提出反对。她会说，这是道德问题。这是一种有2000年传统的道德。生命的权利。我们西方人的全部道德都是以生命的权利为基础的。我只看到了弗雷。他受了内伤，根本救不活。我看到了弗雷。他在床上躺了7天，浑身打着绷带。人命太贱，有了打胎，人命就更贱了。我看的书比她多，但弗雷的死让她想得比我还要多。我们做的，我们想的——这些有时都太过武断。这件事我怎么也忘不了。就像喉咙里堵了一块东西，不知道为什么，好些合乎逻辑的东西都是从荒谬中推导出来的，都是从信念中推导出来的。我是不是在胡言乱语？”

“我不想打胎。”她轻声说道，“我有我的道理。”

“什么道理？”

“孩子是我身上的肉。”她微微扬起下巴说道，“就算是只想自己，我也不在乎。”

“你会不会放弃？”

“我不知道。”

“你是不是想？”

“不想。我要生下它。”

他不再出声。她仿佛感觉到他有些失望。

“你在想着我的学业，是不是？”

“没有。”他一边说一边站起身，把手叉在后腰，骨节喀喀地响了几声。“我在想，我们聊得挺长了。你现在还没有必要就做决定。”

“妈妈回来了。”她说。

他随着她的目光望去。卡拉的车子在薄暮的余光中开上了车道。卡拉看到了他们，按了几下喇叭，向他们起劲地挥动着手臂。

“我得告诉她。”法兰妮说。

“是得告诉。不过隔一两天再说吧，法兰妮。”

“好吧。”

她帮他收拾好工具，然后两人一起向车子的方向走去。

第 7 章

太阳刚落下去，天还没有完全黑下来。地上笼罩着一层薄薄的余辉，就在这电影人称作“奇妙时刻”的短短几分钟里，维克·帕尔弗里从昏昏沉沉中清醒过那么一小会。

我要死了，他想。这几个字在脑际怪异地响过，他产生一种幻觉，以为自己喊出了声，其实并没有。

他环顾四周，看到一张病床，他觉得自己的肺里像是浸满了水，于是弯腰想坐起来，这才发现自己被铜丝严严实实地包裹着，床边都向上翘着。看来是遭了不少罪，他想，觉得有点好笑。真是见鬼了。最后才想起：我这是在哪儿呢?

他脖子上围着块涎巾，上面满是痰迹。头又疼了起来，各种千奇百怪的念头在脑子里忽隐忽现。他知道自己刚才一直昏迷着……说不定还会昏过去。他真是病了，看眼下的情况，不会很快痊愈，连好转也谈不上，不过是片刻的缓解而已。

他用右腕内侧碰了碰前额，便又立即弹了回来，像被火炉烫了一下。好家伙，烧得还真厉害。浑身上下还插满了管子，两根细细的透明管从鼻孔里钻出来，还有一根从床单下面盘曲而出，和地板上的一个瓶子连着，至于另一头连着什么部位，他心里很清楚。床边的架子上吊着两个瓶子，分别伸出两根管子，在头上合二为一成 Y 状插进胳膊里。这是静脉注射。

你还觉得不够吗，他想。除了这些管子，还有七缠八绕的电线。头皮上，前胸上，左臂上也有，还有一根像是粘在了肚脐上，把肚脐盖了个严严实实。他敢肯定，屁眼里也塞进了什么东西。天知道是什么鬼玩意，不会是他妈的雷达吧?

“嗨!”

他想大声叫喊，嘴里发出的却是重病之下气若游丝的呻吟。这声音也是好不容易才挤出来，嗓子里的粘痰快让他喘不过气来了。

妈妈，乔治把马牵进来了吗？

他开始呓语，紊乱的意识像流星般陡地划过。那一刻，他几乎完全陷入幻觉之中。我活不了多久了，他想。这想法让他感到恐慌。看着骨瘦如柴的胳膊，他估计体重起码掉了 30 磅，而且，这还只是个开始。这病……谁知道这是什么病……迟早会要了他的命。他会像个虚弱的老人，胡言乱语一通，然后死掉。想到这里，他不禁毛骨悚然。

乔治和诺尔马·威利斯约会去了。维克，你自己去牵马吧，把草料袋挂上，听话。

不是我的事。

维克多，你爱妈妈，对不？

没错，但这不是

你真的爱妈妈，对不？妈妈感冒了。

不，不是感冒，妈妈。是肺结核，得这病会死的。要是乔治去朝鲜，不出 6 天就得死，也就是写一封信的时间，然后是砰！砰！砰！乔治是……

维克，帮帮妈妈，把马牵进来，我最后再说一次。

“是我感冒了，不是她，”他嘟囔着，又恢复了神智，“是我。”

他打量着房间的门，心想就算是医院，也不会有这么滑稽的门。四角是圆的，边框用铆钉固定着，下框至少高出瓷砖地面 6 英寸。就是维克·帕尔弗里这样的三流木匠也……

把连环画给我，维克，你看的时间够长了！

妈妈，他抢走了我的连环画！还给我！还给我！

……不会把门做成这样。这是扇……

（铁门）

维克的意识里仿佛有个钉子，深深地扎进脑子里，他拼命想坐起来，好把那扇门看得仔细些。是的，千真万确，一扇铁门。他怎么会在一个装着铁门的医院里？出了什么事？自己真要死了吗？难道真该

好好想想怎么去见上帝了吗？上帝，究竟是怎么了？他很是绝望，极力想穿透这灰色的重重迷雾，可是只有说话声，远远地传过来，他听不出说话的是什么人。

要我说啊……他们只是说说……通货膨胀，见他妈的鬼吧……

你最好把气泵关上，哈泼。

（哈泼？是哈泼·斯科姆吗？他是谁？这名字我很熟。）

他们死了，那么……

把手伸给我，我把你拉出来……

把你的连环画给我，维克。

太阳缓缓地落到了地平线后面，维克房间里的光控顶灯自动亮起来。维克这才注意到双层玻璃后面有几张脸，正神情严肃地注视着他。他惊叫一声，闪过的第一个念头是以为在他脑海里对话的就是这些人。其中有个穿白大褂的正急切地朝维克视野之外的什么人打着手势。维克已经是惊弓之鸟，受不了什么惊吓了。刚才悄无声息亮起的灯光，和这几张目不转睛的脸（像是穿着白大褂的幽灵陪审团），让他清醒了许多，他总算知道这是在什么地方了。亚特兰大。亚特兰大，佐治亚。就是这帮家伙来带走了他，哈泼，还有诺姆和他老婆、孩子，他们还弄走了汉克·卡迈克尔和斯图·雷德曼。天知道还有谁。维克又惊又怒。他是又打喷嚏又流鼻涕，可这不是霍乱，更不是染上倒霉的坎皮恩和他全家得的那种怪病。他发着低烧，还记得诺姆·布吕特步履踉跄，让别人搀着才上了飞机。他老婆大呼小叫地。小布吕特也在哭……哭着，咳嗽着。刺耳的、上气不接下气的咳嗽。飞机停在布伦特里郊外的一个简易机场。想从阿内特镇穿过去，就必须越过 93 号国家公路上的路障，一些人正在架设铁丝网……伸向沙漠的铁丝网……

怪门上的红灯闪了起来。嘶嘶作响，接着是气泵启动的声音。声音停下来的时候，门开了。走进一个人，穿着臃肿的白色充气服，戴着透明面罩。他的头在面罩后面来回地摇晃着，像是装在盒子里的气球。他背着高压气瓶，说话声音生硬刺耳，像是经过了技术处理，完全

没有人类的特征，倒像是游戏机在战胜你时发出的声音："再来一次，年轻人"。

刺耳的声音响了起来："感觉怎么样，帕尔弗里先生？"

维克没有作声，他又昏了过去。他在白衣人的透明面罩里看到了妈妈的脸。爸爸最后一次带他和乔治去疗养院看妈妈的时候，她穿的就是一身白衣。为了不传染给其他人，她只能住进疗养院。肺结核正在肆虐，沾上了就得死。

他和妈妈说话……说他以后会听话，会把马牵回家……告诉她乔治把连环画拿走了……问她是不是感觉好些……问她是不是不久就可以回家……白衣人给他打了一针，他睡得更沉了。白衣人瞥了一眼玻璃墙后面的几张脸，摇了摇头。

他用下巴"卡嗒"一声拨开头盔通话器的开关，说："要是这一针再不起作用的话，他恐怕活不到午夜了。"

对维克·帕尔弗里来说，"奇妙时刻"结束了。

"请把袖子挽起来，雷德曼先生，"一头乌发的漂亮护士说，"不会太长的。"她戴着手套，拿着血压箍带。面罩后的脸微笑着，那笑容让人觉得他们在分享着一个有趣的秘密。

"不行！"斯图说。

笑容略微有些收紧。"不过是量量血压，用不了 1 分钟。"

"不行。"

"是医生的吩咐，"她说，口气开始公事公办。"请吧。"

"既然是医生的吩咐，让我跟医生谈。"

"他现在可能正忙着。您只要……"

"我可以等他。"斯图不动声色地说，丝毫没有去解衬衫袖口的意思。

"这只是我的工作。您不想给我找麻烦，是不是？"这一次，她送过来一个摄人心魄的笑容。"您只要让我……"

"我不会合作的，"斯图说，"回去告诉他们，让他们派个人过来。"

护士的神色有些不安，她走到铁门旁，掏出一个方钥匙插进锁眼。气泵启动了，门“嘘嘘”地打开，她走了出去。门再次关上的时候，她嗔怪地看了斯图一眼，斯图回敬以平静的眼神。

门一关，他就从床上坐起来，烦躁地踱到窗前——窗户镶着双层玻璃，外面用栅栏封死——外面漆黑一团，什么也看不见。他回到床边重新坐下。他穿着一条褪色牛仔裤，上身是件格子衬衣，脚上套着一双褐色长统靴，靴边的线脚已经有些开缝。他抬手摸了摸脸，针扎一般，恨恨地把手缩了回来。他的胡子长得很快，他们不许他刮脸。

做实验他不反对，但他不能接受这种把人扔到黑暗和恐怖之中的做法。他没病，至少现在没有，但已经担惊受怕了很长时间。他不想再跟这些敷衍、哄骗的言语周旋下去，他想马上知道阿内特究竟出了什么事，那个坎皮恩和这些事到底有什么关系？这样，他至少可以知道自己害怕什么，不用再不明不白地提心吊胆。

他们也想过让他问点什么，从他们的眼神里，维克能看出来。医院总有一套隐瞒真相的惯用招术。4 年前，他的妻子死于癌症，那时她只有 27 岁。开始只是子宫出了点问题，症状紧接着像野火般迅速蔓延到全身，那些日子，医生是如何回避她提出的种种问题的：要么顾左右而言它，要么泛泛地告诉她一大堆技术性的东西，斯图都是亲身参与的。所以，他干脆什么也不问，他看得出，这让他们觉得不安。现在，是开口的时候了，也就是说，是能得到一些有意义的回答的时候了，哪怕是只言片语。

他试着自己去化解心中的种种疑团。坎皮恩和他的老婆、孩子得了一种非常严重的病。开始的症状像流感或是夏天常见的伤风，不同的是它会持续恶化，直到鼻涕堵住呼吸道，最终窒息而死，或者高烧不退直到烧死。这种病的传染率相当高。

两天前，也就是 17 日下午，他们来带走了他。4 名军人和一名医生。他们彬彬有礼但很坚决，想抗拒是不可能的。4 名军人都带着武器。从那时起，斯图 · 雷德曼开始感到深深的恐惧。

阿内特和布伦特里的简易机场之间当时有班车往返。和斯图同

车的有维克 · 帕尔弗里、哈泼、布吕特一家、汉克 · 卡迈克尔和他老婆，外加两名军士。他们满满当当地挤在一辆军用旅行车里，任凭莉拉 · 布吕特怎么歇斯底里地哭闹，两名军士连一句“是”、“不”或“可能”都没说过。

其他车里也挤得满满的。斯图看不清车上都有谁，不过他看到霍奇一家五口、克里斯 · 奥尔特加、卡洛斯的弟弟和志愿救护车司机。克里斯是“印度海角”酒吧间的侍者。他还看到了帕克 · 内森，斯图家旁边拖车停车场的那个老人和他的妻子。斯图猜想，他们可能把加油站里所有的人以及在坎皮恩撞上气泵之后所有跟加油站里的人讲过话的都集中起来了。

在镇的边界处，两辆橄榄绿卡车把公路封了起来。斯图猜测，其他进入阿内特的公路很可能也被封闭了。他们正在拉设铁丝网，要把这个镇与外界隔离，可能还会布置哨兵站岗。

看来情况很严重，极其严重。

他耐心地坐在那张对他来说纯属多余的病床边的椅子上，等着护士领个人回来。领来的第一个人准不管用。也许得捱到清晨，才会出来个说话顶用的人，这个人有可能说出他想知道的一切。他不怕等待。耐心，一直是斯图 · 雷德曼的强项。

为了消磨难耐的时光，他开始一一回顾同车去机场的那些人的身体状况。诺曼是唯一明显有病的人，咳嗽、吐痰、发烧。其余的人看起来也就是或多或少有点儿感冒。莱克 · 布吕特打喷嚏，莉拉 · 布吕特和维克 · 帕尔弗里轻轻地咳嗽。哈泼鼻子老是不通，他不停地擤鼻涕。斯图记得小时候也有那么一次，2/3 以上的孩子都感染了某种病菌，他当时护理过一二年级的学生。眼前这些人的症状似乎跟那些孩子差别不大。

然而，最使他感到惊恐的——或许只是巧合——是他们的车刚刚驶上机场公路时出现的一幕：开车的军士突然惊天动地爆发出三个大喷嚏。很可能仅仅是巧合。得克萨斯东部的 6 月对过敏的人来说是个难受的季节。也许，这个司机仅仅是偶感风寒，再普通不过的

风寒，而不是传染上了其他人的离奇的怪病。斯图宁愿格信是这么回事。要是病菌以如此之快的速度从一个人传染到另一个人……

军人护卫队跟他们一起上了飞机。这些军人神情麻木，除了告诉他们目的地之外，概不作声。飞机将飞往亚特兰大。到了那儿，该知道的就知道了（显然是在说谎)。军人们拒绝透露任何其他消息。

哈泼一直坐在斯图旁边，喝得烂醉。这是架地道的军用飞机，但酒饭相当不错，属于一等空勤人员的待遇。当然，照顾大家吃喝的不是漂亮的空中小姐，而是面无表情的中士。只要别在乎那么多，你肯定会感到惬意。莉拉·布吕特这会儿也平静下来，搂着她的一对小家伙。

哈泼嘴里抽着苏格兰香烟，又往斯图身边靠了靠，斯图沉浸在一片暖洋洋的烟雾中。

“我说斯图，这帮老小子可真够有趣的，一大把年纪了，还没一个戴结婚戒指的。职业大兵，混不上去的家伙。”

飞机着陆前半小时，诺曼·布吕特不知怎么昏了过去，莉拉又开始尖叫起来。两名阴着脸的乘务员用毯子把诺曼裹了起来，他很快恢复了知觉。莉拉却平静不下来，不停地尖叫。过了一会儿，她推开两个孩子，把刚才吃进去的鸡肉沙拉三明治全吐了出来。两个“老小子”面无表情地走过来，打扫了秽物。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莉拉大声叫着，“我丈夫怎么了？难道送我们去死吗？我的宝贝们会死吗？”她左右腋下各夹着一个“宝贝”，他们都把头埋在她丰满的怀里。吕克和鲍比吓得不轻，看上去很不自在，特别是莉拉这么一闹，两个孩子更是不知所措。“为什么没人回答我？这还是美国吗？”

“怎么就没人让她闭嘴？”克里斯·奥尔特加的抱怨从机舱后部传来。“怎么能让一位高贵的夫人像个破唱机似的叫唤个没完呢。”

有个军人强迫莉拉喝下一杯牛奶，莉拉真就闭上了嘴。剩下的时间里，她注视着窗外机翼下掠过的茫茫原野，有时哼上几声。斯图想，杯子里除了牛奶，一定还有点别的东西。

飞机着陆时，4 辆卡迪拉克大轿车早已等候在那里。阿内特的居民们上了其中的 3 辆，护送的军人上了剩下的那辆。斯图估计，那些没有结婚戒指就是说很可能没有家属的军人们现在肯定也在这个楼里的某个地方。

门上的红灯亮了。那个类似于气泵或压缩机或其他什么玩意的东西停下来之后，一个身穿白色太空服的人走了进来。是丹宁格医生。他年纪很轻，黑头发、橄榄色的皮肤，轮廓分明，嘴唇有些发白。

“帕蒂·格里尔说你给她添了点麻烦，”丹宁格走近斯图，声音从他胸前的扬声器传出来。“她很难过。”

“大可不必，”斯图用轻松的口气说道。做出轻松的样子来也不容易，但他实在不想让这个人觉察到自己的怯意。从丹宁格的作派来看，属于在弱者面前颐指气使，见到上司则巴结逢迎的类型。这种人如果觉得你手里有镇得住他的东西，就会温良恭顺；而一旦让他感觉到你害怕他，就会送给你那块古老的蛋糕：薄薄一层糖屑——“很抱歉我无可奉告”——下面是厚厚的面粉，对那些打听不该知道的秘密的愚蠢小民的轻蔑。

“希望你回答几个问题，”斯图说。

“我很抱歉，不过……”

“如果想让我合作，请回答我的问题。”

“到时候你就会……”

“我会叫你觉得很棘手。”

“我明白，”丹宁格有点气急败坏，“我实在无权告诉你任何事情，雷德曼先生，我自己也几乎一无所知。”

“我猜你们验过我的血。瞧瞧这些针眼。”

“不错。”丹宁格警觉地说。

“为什么要验血？”

“我再说一遍，雷德曼先生，我无法告诉你我根本就不知道的事情。”又是那种气急败坏的语调。斯图有点相信他了。他不过是这项工作中一个不错的技术员而已，看得出，他对这一点也不大满意。

“他们把我的家乡作为疫区隔离了。”

“这个我也什么都不知道。”丹宁格下意识地避开了斯图的注视，这一次，斯图明白他在说谎。

“为什么没看到有关这事的任何报道？”他指了指固定在墙上的电视。

“你说什么？”

“他们封锁了一个城镇，还在周围架了铁丝网，这可是条新闻哪，”斯图说。

“雷德曼先生，只要让帕蒂给你量量血压。”

“不行，如果你想从我身上得到点什么，最好派两个身强力壮的人来。不过，不管你派多少人来，我都打算在那些细菌服上戳它几个洞。你们的人，我看也不个个都是身强力壮的，你明白吗？”

他戏耍似地去抓丹宁格的衣服，丹宁格向后一跳，差点摔倒。身上内部通话系统的扬声器发出刺耳的声音，双层玻璃后一阵骚动。

“我猜你们可以在我的饭里放点东西，好让我就范，但这样一来，你们的实验就不准了，对不对？”

“雷德曼先生，你太不明智了！”丹宁格小心地和他保持一段距离，“你这种不合作的态度会对国家造成严重损害。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不明白。”斯图答道，“现在明明是国家对我造成了严重损害。无缘无故把我弄到佐治亚，关在病房里，陪着一个乳臭未干狗屁不懂的什么医生闲扯淡。早点给我夹着尾巴滚出去，找个能作主的跟我说话！当然啦，你也可以多叫几个人来，用武力得到你想要的东西。但我不会束手就擒的，你等着瞧吧。”

丹宁格走后，斯图静静地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护士没有再来，也没有身强力壮的士兵进来强迫他量血压。他想，强行得到的东西，即便是量血压这么一桩小事，结果也不会让人满意。所以眼下这段时间，他们想必不会再来招惹他了。

他起身打开电视，眼睛盯着屏幕，却看不进去什么。内心的恐惧

感不停地膨胀，犹如一头狂奔的大象。两天了，他一直惴惴不安地等着那种种可怕的症状在自己身上出现：打喷嚏，咳嗽，直到咳出黑痰，然后吐到便桶里。他惦记着其他认识的人。他想知道他们有没有坎皮恩身上那些可怖的症状。他想起了旧雪佛莱车里死去的女人和她的孩子，恍惚间觉得那女人的脸变成了莉拉·布吕特的，孩子的脸则变成小谢里尔·霍奇斯。

电视机一惊一乍地响着。他的心跳得很慢。隐约中，他听到空气净化器轻轻地往屋里送风的声音。毫无表情的面孔下面，恐惧正在躯体里纠缠着、翻腾着。有时，它像一头惊慌失措的大象，左冲右突，践踏着一切；有时，它又像一只游踪不定的老鼠，尖利的牙齿撕咬个不停。恐惧，如影随形地跟着他。

40 个小时过去了，真正能说点什么的人终于出现了。

第 8 章

6 月 18 日，乔 · 鲍勃 · 布伦特伍德在阿内特东边大约 25 英里处的得克萨斯 40 号公路上截下了一个开快车的司机。此时距他跟表弟哈泼 · 斯科姆的交谈已经过去了 5 个小时。司机是布伦特里人，名叫哈里 · 特伦特，是个保险推销员。在限速 50 英里的地段，他竟然开到 65 英里。乔 · 鲍勃递给他一张罚单。特伦特毕恭毕敬地接过来，竟开始向乔 · 鲍勃推销起他的房屋和人寿保险来。鲍勃给逗乐了。乔 · 鲍勃自我感觉良好，死亡对他来说还是件非常遥远的事。然而，他不知道自己已经是病入膏肓了。在哈泼 · 斯科姆的德克萨科加油站，除了油，他还得到了点别的什么；所以，他把罚单开给哈里 · 特伦特的时候，后者从他那里得到的也不光是一纸罚单。

乔 · 鲍勃是个克尽职守，交游甚广的好巡警。他在当天和第二天就把病菌传给了 40 多个人。至于这 40 多人又接着传染了多少人，就很难说清楚了——谁能回答“一只针尖上能容纳多少天使跳舞”这种问题呢？保守的估计是，假如每人传染 5 个人，会有 200 人。按照这种保守算法，这 200 人又会传染 1000 人，很快，1000 变作 5000，5000 又变成 25000。

在加利福尼亚州沙漠的地下，有人最终用纳税人的钱制造了一种畅行无阻的连锁信。一种致命的连锁信。

6 月 19 日，拉里 · 安德伍德回纽约的家。同一天，法兰妮 · 戈德史密斯告诉她父亲：她不请自到的小家伙不久将要降生；也是同一天，哈里 · 特伦特在东得克萨斯一家叫做贝勃快餐店的咖啡馆停车就餐。特伦特吃了一大盘干酪三明治，饭后甜点上了贝勃的特色草莓饼。他稍微有点感冒，估计是过敏性的，不停打喷嚏、吐痰。在吃饭的过程中他传染了刷盘子的贝勃、屋角的两个卡车司机、送面包的伙

计和另一个进来给唱机换唱片的伙计。他还给了服侍他进餐的斯威特·桑格 1 美元小费——把人慢慢引向死亡的 1 美元。

他离开咖啡馆的时候，一辆旅行汽车开了过来。顶上带行李架的那种，孩子和行李满满挤了一车。挂着纽约的车牌。司机摇下车窗，操着纽约腔向哈里打听往北去的 21 号国家公路。哈里极其详尽地跟这个纽约佬描述了 21 号高速路的走法，同时，也给司机和他全家签发了一张死亡通行证，他自己也并不知道。

这个纽约人叫埃德·M·诺里斯，是纽约市第 87 警区警察局刑侦队的副官。5 年来他第一次真正享受假期。他们全家玩得很开心，孩子们在奥兰多的迪斯尼世界过足了瘾。诺里斯作梦也不会想到全家人会在 7 月 2 日那天一下子死光，他还在想着回去告诉那个婊子养的史蒂夫·卡雷拉，干吗不开车带上老婆孩子找个地方玩玩呢。史蒂夫，他准备这样对他说，也许你是个出色的侦探，但是一个男人如果不能把自己家里管得像回事的话，那他还不如撒在路边雪堆上的一泡尿。

诺里斯一家在贝勃快餐店吃了一顿快餐，然后沿着哈里·特伦特殷勤指点的路线赶往 21 号高速路。三个孩子坐在汽车后座上，皮肤晒得又黑又红，夫妻俩莫不对南方老天爷有点儿过火的热情惊诧不已。埃德想，如果卡雷拉也来这儿走一遭的话，天知道他那对怪胎会变成什么模样！

当晚，他们住在俄克拉何马州尤斯特斯的一家汽车旅馆。埃德和特里施随即传染了接待处的职员。马沙、斯坦利和赫克托这三个孩子传染了在旅馆游戏场上和他们一起玩要的几个孩子，这些孩子分别准备赶往西得克萨斯、亚拉巴马、阿肯色和田纳西。特里施还在距旅馆两个街区之外的自助洗衣店传染了那儿的两个女人。埃德去取冰块的时候，在旅馆的走廊里与一个人擦肩而过，于是，这个人也被传染了。每个被传染的人又成了传染链上新的一环。

一大早，特里施就把埃德叫醒了，告诉他赫克托那孩子病了，咳嗽，发烧。从他揪心刺耳的咳嗽声来看，她估计孩子可能染上了喉炎。

埃德·诺里斯沮丧地哼了一声，让她给孩子吃点阿斯匹林。这该死的喉炎再晚来四五天就好了，孩子可以安安稳稳地在自己家里生病，这次度假也就能给埃德留下一个完美的回忆（当然，接受别人羡慕的目光更是他期待已久的了）。孩子断断续续的干咳从套间的门缝里传出来，像猎狗的叫声。

特里施原指望赫克托的症状在上午这段时间会有所减轻。得了喉炎，只能乖乖地躺着。可是到了 20 日中午，赫克托一双眼睛快变成了玻璃球，没有一点光采，阿斯匹林也没能退烧。特里施更没有料到，赫克托的咳嗽似乎越来越严重，还夹带着粘痰，呼吸也显得乏力。不知怎么回事，马沙好像也被传染上了。特里施自己也开始觉得喉头发痒，想咳嗽，好在目前为止还只是几声轻咳，一块小手帕就能对付过去。

临了，她对埃德说："我们得找个医生给赫克托看看。"

埃德把车开进一个加油站，在汽车遮阳板夹着的地图上找到了现在的位置：堪萨斯州的哈默·克罗星。"我不知道，"埃德说。"我们最少可以找个医生预约一下。"他叹口气，心烦意乱地把手插进头发。"堪萨斯州，哈默·克罗星！上帝！他干嘛非在这么个要啥没啥的鬼地方生病呢？"

马沙也趴在爸爸的肩头看地图。"爸爸，"她叫道，"听说杰西·詹姆斯就是在这儿抢的银行。抢了两次！"

"操他妈的杰西·詹姆斯，"埃德粗暴地说。"埃德！"特里施大叫了一声。"对不起，"他嘴上说说，心里没觉着有什么对不起的。车子继续往前开。

总共打了 6 个电话，埃德·诺里斯极力耐住性子，终于跟波里斯顿的一个医生取得了联系。医生要他们在 3 点钟之前赶到他的诊所。波里斯顿在哈默·克罗星西边 20 英里，不顺路，可眼下赫克托的病是头等大事。埃德真正担心起来，孩子还从未像现在这样有气无力。

下午 2 点，他们赶到布伦登·斯威尼医生的诊所，在办公室外间等着。埃德这时也打起了喷嚏。一屋子候诊的人，将近 4 点钟，他们

一家才见到医生。赫克托这会儿已经处于半昏迷状态，任凭特里施怎么拨弄，都是一副迷迷糊糊的样子，特里施自己也觉得在发烧。只有9岁的斯坦诺里斯还算精神，在那儿没坐安稳过。

埃德一家候诊的这段时间里，又有不下25人被传染上这种日后定名为“特里普斯船长”的疾病。“特里普斯船长”这个名字不久将在这个行将崩溃的国家里广为流传。这些被传染的人中间，有一位主妇模样的太太，当时她只是进去交钱。她把这病带到了常去的桥牌俱乐部，那里的人便也无一幸免。

这位主妇模样的人是罗伯特·布拉德福德太太，桥牌俱乐部里大家叫她萨拉·布拉德福德，丈夫和朋友们则叫她库基。那天晚上，萨拉的牌打得很棒，大概因为对家是她最好的朋友安杰拉·迪普雷，两人似乎心有灵犀。她俩出师大捷，三局全赢。唯一让萨拉感到美中不足的是，她好像有点感冒。上次感冒才好，这么快又来了第二次，真叫人想不通。

晚上10点，牌友们散局，她和安杰拉找了一家鸡尾酒酒吧，静静地小酌。安杰拉不着急回家，今天晚上轮到戴维在家里开牌局，这是每周的必修课，吵吵嚷嚷，她肯定也睡不着……除非上床之前来两杯起泡的黑刺李酒，这是她给自己开的镇静剂。

萨拉要了点啤酒，两人又谈起今晚的牌运。这时，波里斯顿鸡尾酒酒吧的客人们无一例外全被传染，坐在她们旁边喝啤酒的两个年轻人更是首当其冲。这两个人正准备动身去加利福尼亚寻找出路，正像拉里·安德伍德和鲁迪·舒瓦特做过的那样，有个朋友答应帮他们在一家运输公司找点事做。第二天，他们动身西行，一路走一路传播着病菌。

连锁信并不灵验，这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根据这种信的承诺，你只要给信中名单上的第一个人寄1美元，然后把自己的名字附在名单的最后，再把同样的信分寄给5个朋友，你就能得到大约10万美元的巨款。可是有谁得到了呢？从来没有。但特里普斯船长连锁信却非常灵验。金字塔工程实际上已经开始，不过不是从塔底建起，

而是从塔尖建起，塔尖就是那个名叫查尔斯·坎皮恩的已经丧命的警卫。当鸟儿归巢，众人返家的时候，邮差还在不知疲倦地把一捆捆连锁信送到每一个参加者的手中，每封信里都装着 1 美元；特里普斯船长充当邮差的连锁信可不是这样，它送来的先是一间间卧室，每间都躺着一两具尸体；然后是堆满死尸的沟渠、深坑；再后是漂着浮尸的海洋，僵尸横卧的采石场和尚未竣工的大楼的地基坑。最后，这些尸体统统开始腐烂、发臭。

萨拉·布拉德福德和安杰拉·迪普雷一起步行来到停车场（同时又传染了在街上遇到的四五个行人），匆匆贴了贴脸颊，然后各自回家。萨拉回到家，传染给丈夫和他的 5 位牌友，还有十几岁的女儿萨曼莎。萨曼莎此时正忧心忡忡，她担心被男朋友传染了淋病。这事父母并不知道。就目前而言，萨曼莎的担心不无道理。不过从长远来看，她根本犯不着再为这事苦恼：和妈妈传染给她的病相比，再厉害的淋病也只是小巫见大巫。

萨曼莎明天准备去波里斯顿基督教女青年会的游泳池游泳，毫无疑问，所有在那儿游泳的人也将在劫难逃。

以此类推。

第 9 章

日落之后的某个时刻，他们袭击了他。当时他正沿着 27 号国家公路往前走。这条公路离穿过小镇的主街差不多有一英里。再往前走一二英里，他就要向西拐上 63 号公路，从那里开始北上的漫漫旅途。大概是刚才喝了两瓶啤酒的缘故吧，他感觉有些迟钝，但已经意识到什么地方不大对劲。就在他努力回忆躺在酒吧另一头的四五个本地人时，他们从藏身的地方钻出来，朝他冲了过来。

尼克使出浑身解数，拼命反抗。他击倒一个，又重重一拳打破另一个人的鼻子，血流了出来。有那么一两次，他甚至认为自己有希望击退他们。他不发一声的搏斗让他们多少有点不安。他们下手并不狠，大概以前干这种事的时候没遇到过什么麻烦，当然也没有想到，在这个背着背包瘦削的青年这里，会遇到这么激烈的反抗。

他的下巴上挨了一下，有人用一枚类似图章的戒指打破了他的上唇，一股血流暖暖地涌进嘴里。他往后一个趔趄，被人扭住了双臂。他拼命挣扎，刚挣脱出一只手，又有一拳打来，像滑落的月亮，掉在脸颊上。在右眼闭上之前，他又看到了那枚戒指，在星光下闪着幽幽的光。他眼前金星乱蹿，感觉到自己的意识开始飘散，飘散，不知落在了什么地方。

他又惊又怕，更加拼命地挣扎。戴戒指的男人来到他面前，尼克害怕再次被击中，抢先抬脚，踢在他肚子上。男人的呼吸急促起来，他起脚再踢，又是一阵透不过气的喘息声，像一只患了喉炎的狗。

其他人包抄过来，在尼克的眼中，他们只是一群影子，一群肌肉发达的影子，穿着灰色衬衫，挽着袖子，露出强壮黝黑的二头肌。脚蹬粗短的工作鞋，杂乱油腻的头发搭拉到眉毛上。在最后一线日光就要消失的时候，这一切像噩梦般地开场。鲜血流进他圆睁的眼睛里。背

包被扯掉了，拳头雨点般地落下来，他成了一个没有骨头的布娃娃，在行将断裂的钢丝绳上颤悠。他还没有完全失去意识。耳边只有拳头落下时急促的喘息声，和旁边茂密松林里夜莺清脆的叫声。

戒指摇摇晃晃地站起来。“抓住他，”他说，“抓住他的头发。”

几只手同时抓住了他的胳膊，有一双手插进尼克蓬松的黑发里。

“他怎么不叫呢？”又一个人不安地问道，“他怎么不叫呢，雷？”

“我说过不要叫我名字，”戒指说，“我他妈的怎么知道他为什么不叫。我要给他点颜色瞧瞧。狗日的刚才踢我。该死的，不要命的家伙。”

拳头划了个弧线，落了下来。尼克的脑袋猛地往旁边一歪，戒指划破了脸。

“抓住他，我再说一遍，”雷嚷道，“你们是干什么吃的？”

拳头又落下来，尼克的鼻子像被打坏的，滴着液汁的西红柿。牛喘一般地大口呼吸着。意识只剩下细细的一条线。他只得张开嘴巴，大口地呼吸夜晚的空气。夜鹰又叫起来，甜美的独唱。尼克这次听到的并不比上次多。

“抓住他，”雷说道，“抓住他，该死的。”

又是一顿拳头。两颗门牙随着拳头的挥舞被打落。他最大的痛苦是无法叫喊。两腿也起不到支撑身体的作用了，一点点地软瘫下来，背后的几只手捉住他像拎着一只面袋。

“雷，够了，你想弄死他吗？”

“抓住他，狗日的刚才踢我，我要给他点颜色瞧瞧！”

路面撒满了灯光，两旁的矮树丛里，夹杂着高大的老松树。

“哦，主啊！”

“扔了他，扔了他！”

是雷的声音，但他似乎已经走开了。尼克模模糊糊地感到庆幸，他所剩无几的意识已多半被嘴里极度的疼痛所占据，舌头能感觉到牙齿的碎块。

几只手推搡着，把他弄到了马路中央。迎面而来的灯光整个儿罩

住他，像站在舞台中间的演员。刺耳的刹车声。尼克摇晃着胳膊，努力想挪动双腿，可是两腿根本不听使唤。他们把他交给了死神。他跌倒在砂石路面上，四周接二连三地响起尖厉的刹车声和轮胎摩擦声。他木然地等着车轮从身体上辗过，起码，他不会再感觉到嘴里的疼痛。

几块溅起的石子打在脸上，眼看着一只轮胎在离自己脸不到一英尺的地方停下来，一块白色的小石子嵌进了汽车轮胎缝里，像夹在指间的一枚硬币。

石英碎片，他的脑子里闪过支离破碎的概念，接着昏了过去。

尼克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躺在一张床铺上。床板很硬，这三年来，他还睡过比这还硬的床板。他费力地睁开眼。眼皮像是粘在了一起，被击中的右眼，只能半睁半闭。

他盯着满是裂缝的灰色水泥天花板。天花板下面有几根管子，管子上呈“之”字形缠着绝缘胶带。一只大甲虫正沿其中一根管子忙碌地爬来爬去。他的视野被一根锁链分成两半。他轻轻地抬起头，立刻掠过一阵要命的头痛，他看到另一根链子从床铺的末端连着墙上的一个螺栓。

他把头转向左边（又是一阵疼痛，不过没有刚才那么可怕），看到一堵粗糙的混凝土墙，上面也有一道道裂缝。墙上到处都是字迹，有些墨迹未干，有些则是很久以前留下的，上面的话大都狗屁不通。

这地方有臭虫。路易斯 · 拉贡斯盖，1987 年。

我喜欢把它放在屁眼里。

神学博士真可笑。

乔治 · 普林手淫。

我仍然爱你，苏珊。

这地方叫萨克斯。杰里 · 利德，1981 年。

墙上还有些画，画着低垂的阴茎，巨大的乳房，笔法粗糙的阴道。所有这一切都告诉尼克，这是一间牢房。

他小心翼翼地用两肘支撑起身体，让双脚（脚上套着薄薄的拖鞋）搭拉在床沿上，然后改成坐姿。浑身的疼痛一次次地震荡着头部，脊柱发出可怕的嘎吱声；胃在肚子里恐惧地缩成一团，一阵昏厥般的恶心袭来，最叫人心慌气喘的恶心，他难受得恨不能对上帝呼喊，求上帝让这阵痛苦快快过去。

不过他并没有喊出声——他无法这样做——尼克把头枕在膝盖上，一手托脸，等着恶心劲过去。他觉察到一边的脸颊上贴着膏药，他皱了几下这边的脸颊，想判断医生在那儿添了几个针脚。

他向四周看了看。牢房的面积不大，形状像一只倒立的饼干盒，床头就是装着栅栏的门。床脚有一只没有盖子也没有环的马桶。他十分小心地转动僵硬的脖子，发现头顶有一个带栅栏的小窗户。

他在床沿上坐了一会儿，确定自己不会昏倒之后，抓住身上不成样子的、膝盖处已经磨损的睡裤，蹲坐在那个容器上，开始撒尿。这过程持续了至少 1 个钟头。然后他扶着床沿站起身，一副老态龙钟的样子。他回头看了看那尿桶，担心尿里有血，好在没发现红色。他放水把尿冲掉了。

他小心地走到带着铁条的门前，朝外张望，外面是一条长长的走廊。左边是弥漫着酒气的混合牢房，里面有 5 张床铺，其中一个铺位上躺着个老人，一只手像木棍一样垂到地上。右边是走廊，尽头有一扇开着的门。走廊中央吊着一只灯，发出昏暗的、绿莹莹的光，像他在游泳池见过的那种。

一个影子渐渐地拉长，在走廊尽头敞开的门上晃悠，接着一个身着卡叽布衣服，晒得黝黑的男人走了进来。他扎着武装带，别着一把硕大的手枪。他把大拇指插进裤兜里，眼睛盯着尼克，足足 1 分钟没有说话。然后开口道：“小时候，我们在山上射中了 1 只美洲狮，然后越过又脏又硬的山石，从 20 英里远的地方把它拖回镇上。到家的时候，那畜牲的全部气力只能动一动眼睛了，我从没见过那么可怜的眼神。除了它，你的眼神就是最可怜的了，孩子。”

尼克觉得他这番话是有备而来，字斟句酌过，专门为饼干盒栅栏

后的那些乡巴佬和流浪汉准备的。

“你叫什么，巴巴卢加？”

尼克把一个手指放在破裂肿胀的嘴唇上，摇了摇头。又把手放在嘴巴上，然后抬手轻轻地在空中划了一条斜线，又摇了摇头。

“什么？不会说话？不是想骗我吧？”他的口气相当友好，可惜尼克无法辨别语调的变化。他从空中抓过一支看不见的钢笔，写了几个字。

“要支铅笔？”

尼克点点头。

“就算是哑巴，怎么会没有一样证件呢？”

尼克耸了耸肩。他翻出自己空空如也的口袋，攥紧拳头向空中挥去、这个动作又让他感到一阵头痛，胃里一阵翻江倒海。他用拳头轻轻敲打自己的太阳穴，眼睛往上翻着，身体趴在栅栏上。最后，又指了指自己的空口袋。

“被人抢了？”

尼克点点头。

穿卡叽布的人走了出去。过了一会儿他从办公室回来，拿着一支笔头粗粗的铅笔和一本便笺簿。他把这两样东西塞进栅栏。便笺的开头上写着“备忘录”和“约翰·贝克司法官办公室”。

尼克把便笺倒转过来，用铅笔敲着上面的名字，挑了挑眉毛以示探询。

“对，是我。你是谁？”

“尼克·安德罗斯，”他写道。然后他把手伸出栅栏。

贝克摇摇头。“我没准备跟你握手。你还是个聋子？”

尼克点点头。

“晚上出了什么事？索姆斯医生和他的太太差点像撞一只土拨鼠一样撞到你，孩子。”

“有人打了我，还抢了我的东西。在离主街一家旅馆大约 1 英里的地方。”

“像你这么大的孩子不该去那种地方。你还不到喝酒的年龄。”

尼克愤愤不平地摇了摇头。“我 22 岁了，”他写道，“我喝了两瓶啤酒，难道就该被他们打、砸、抢？”

贝克看后，脸上浮起了苦涩滑稽的表情。“这并不说明你就能在硕尤落脚。你到这儿干什么，孩子？”

尼克撕下便笺簿第一页，揉成一团，扔在地上。他正准备用笔来回答提问，一只胳膊飞快地伸进栅栏，铁钳般的手抓住了他的肩膀。尼克赶紧抬起头。

“这些牢房是我老婆打扫的，”贝克说，“我看不出你有什么必要在这里乱丢东西。去，把它扔到厕所里。”

尼克弯下腰，背上的疼痛使他不由自主地抽缩了一下，他努力从地上拾起那个纸团，送到马桶边，扔了进去。然后扬起眉毛，抬头看着贝克。贝克点点头。

尼克转身回来。这一次他写了很多东西，铅笔在纸上飞舞。贝克想，教一个又聋又哑的孩子读书写字一定大有学问，这个尼克·安德罗斯肯定也有些天赋，才能掌握其中的奥秘。在阿肯色州硕尤镇上，那些家伙们从来就没有学会过什么真正的本事，他们当中不少人就知道在酒馆闲荡。不过他又想，怎么能指望这个刚刚闯到镇上的孩子知道这些事呢。

尼克把便笺簿递过栅栏。

“我旅行来到此地，不过我不是流浪汉。今天我给一个叫里奇·埃勒顿的人干活，在西边大约 6 英里的地方。我替他打扫仓库，还把一车干草堆到草料棚里。上星期我在俄克拉河马州的沃茨运篱笆。打我的那些人抢走了我一个星期的工钱。”

“你敢肯定你是给里奇·埃勒顿干活的吗？你要知道，我是能查出来的。”贝克撕下尼克写的解释，折成照片大小，塞进衬衫口袋。

尼克点点头。

“你见过他的狗吗？”

尼克点点头。

“那狗什么样子？”

尼克打手势要回便笺簿。“是只德国短毛大猎狗，”他写道，“不过很友善，不凶。”

贝克点了点头，转身回到办公室。尼克站在栅栏前，焦急地望着。不一会儿，贝克回来了，拿着一只很大的钥匙圈。他打开牢房的锁，推开门。

“到办公室来，”贝克说，“要不要吃点早餐？”

尼克摇摇头，做了个倒水的动作。

“咖啡？好吧。要不要奶油和糖？”

尼克摇摇头。

“喝点嘛，像个男子汉的样，嗯？”贝克笑道，“来吧。”

贝克沿过道往前走，一直说着话，可是尼克在他身后，看不见他嘴巴，也就“听”不见他在说什么。“我不介意有个伴。我有失眠症。晚上大多睡不到三四个小时。我老婆想让我到派恩布拉夫去找个有名的大夫看看。要是再这样下去，我真得去看看了。我是说，你看——早上5点钟，天还没亮呢，我就到这儿来了，坐在那儿吃鸡蛋和家里炸的东西，这段时间那辆卡车一直堵着公路。”说到最后一句话时，他转过身来，尼克听到了半句“……那辆卡车一直堵着公路”。他扬了扬眉毛，耸耸肩表示迷惑不解。

“不要紧，”贝克说，“对你这样的年轻人不该说这些。”

在外间的办公室里，贝克用一只大热水瓶给他倒了一杯浓咖啡。行政司法官的早餐刚吃了一半，餐具放在办公桌上的犯人记录簿上，他把早餐盘拉到自己面前。尼克呷了口咖啡，嘴巴一阵疼痛，不过咖啡的味道不错。

他拍了拍贝克的肩膀，贝克抬起头，尼克指着咖啡，摸了摸肚子，郑重地眨了眨眼睛。

贝克微笑了，“你是说味道很好吧。是我老婆珍妮煮的。”他把半只煎得很老的鸡蛋塞进嘴里，咀嚼着，然后用叉子指着尼克。“你真行。像个哑剧演员。我敢说，你不费多少力气就能让别人明白你的意

思，是吧？”

尼克抬手在空中做了个上下起伏的手势。马马虎虎吧。

“我不打算拘留你，”贝克说，用一片烤面包擦了擦黄油，“不过我告诉你，如果你走运，也许我们能帮你找到抢劫你的家伙。想不想碰碰运气？”

尼克点点头，写道：“你认为我能要回我那一个星期的工钱吗？”

“那可没门，”贝克直截了当地答道，“我只是一个乡巴佬一样的行政司法人员，孩子。想要回你的钱，那得去找奥拉尔·罗伯茨。”

尼克点点头，又耸了耸肩。他把双手放在一起，做了个小鸟飞走的动作。

“对，是这样，他们有几个人？”

尼克伸出4个指头，耸耸肩，又伸出5个指头。

“你能认出他们中间的谁吗？”

尼克伸出一个指头，然后写道：“高个、金发。体形跟你差不多，可能块头更大一些。灰色衬衫和灰色裤子。戴着一只大戒指。在右手的中指上。紫色钻石。钻石划了我。”

贝克读着这些话的时候，脸上的表情起了变化，先是关注，后是愤怒。尼克以为这愤怒是冲着自己来的，又害怕起来。

“哦，耶稣基督，”贝克说，“这是再明显不过的了。你能肯定吗？”

尼克勉强点点头。

“还有呢？你还看到了什么？”

尼克苦思冥想了一会儿，又写道：“小伤疤。在他的额头上。”

贝克看着写下的字。“是雷·布斯，”他说，“我的小舅子。谢谢你，孩子。才早上5点钟，可我的一天已经完蛋了。”

尼克微微睁大了眼睛，他小心翼翼地打了个表示同情的手势。

“唉，没什么，”贝克说，更像是自言自语，“他是个蹩脚的演员，珍妮很清楚这一点。小时候雷经常打她。不过他们毕竟还是姐弟，我想这个星期我可以暂时忘掉我老婆了。”

尼克低下头，有些局促不安。过了一会儿贝克摇了摇他的肩膀，

让他看着自己说话。

“不管怎么样，很可能起不到半点作用，”他说，“雷和他那帮狐朋狗友会抵赖的。他们打你的时候，你还手了吗？”

“踢过这个雷的肚子，”尼克写道，“揍了另一个人的鼻子，可能流了血。”

“雷经常和文斯·霍根、比利·沃纳、迈克·奇尔德雷斯来往，”贝克说，“也许我能单独把文斯弄来治服他。文斯是胆小鬼一个，没一点骨气的软皮蛋。要是能抓到他，就可以顺藤摸瓜找到迈克和比尔利。雷那枚戒指是在通用登陆舰兄弟会时搞到的。他二年级就因为成绩不及格被学校开除了。”他停了停，用指头敲敲碗沿，“要是你没意见，这倒是个好机会，孩子。不过我得先警告你，咱们可能抓不到他们。他们像一群狗一样既凶恶又胆小，但他们是镇上的人，而你是一个又聋又哑的流浪汉。而且一旦给他们逃脱了，他们一定会追杀你的。”

尼克思索着他的话。脑子里不断浮现出自己当时的样子，一个流血的稻草人，被他们推来搡去，雷的嘴唇变幻出一句话：我要给他点颜色瞧瞧，狗日的踢我。他似乎又感觉到他的背包——两年流浪生活的老朋友——被人扯了下来。

他在便笺簿上写下 3 个字，又在下面划了道线：“试试吧。”

贝克叹了口气，点点头。“好吧。文斯·霍根在锯木厂干活……嗯，这么说不太确切，应该说他经常干的事就是在锯木厂闲混。咱们 9 点左右坐车到那儿，你没什么问题吧。也许咱们可以来个突然袭击，他也许会在无意中说漏嘴。”

尼克点点头。

“你的嘴巴怎么样了？索姆斯医生留下几个药丸。他说一定会够你受的。”

尼克沮丧地点点头。

“我要抓住他们。那……”他顿住了，尼克在他的无声电影世界里，看到行政司法官对着手帕连打了几个喷嚏。“那是另外一回事

了，”他继续说，但他现在已经转过身去，尼克只捕捉到第一个词。“我得了重感冒。耶稣基督，生活不是很美妙吗？欢迎你来阿肯色州，孩子。”

他拿着药丸，又回到尼克坐的地方。他把药丸和一杯水递给尼克，然后轻轻地摸了摸喉结处，那里显然又肿又痛。腺体肿胀，咳嗽，打喷嚏，发低烧。真的，这本来会是美妙的一天呢。

第 10 章

拉里一觉醒来，醉意还没有完全消去，嘴里一种给小孩当过便壶的滋味，头脑里的感觉则像是来到了一个本不该来的地方。

这是张单人床，床上却放着两只枕头。他闻到一股煎肉的味道。他坐起身，向窗外望去，纽约又是一个灰蒙蒙的天。他想起的第一件事就是他们头天晚上对伯克利做了件可怕的事情：把它弄得脏乱不堪，烟雾腾腾。于是昨晚的情形开始浮现，他意识到眼前不是伯克利，而是福德姆。他是在特雷蒙特大街的一所二楼公寓里，离中央广场不远，他母亲一定会奇怪他昨晚跑到哪里去了。他有没有给她打过电话呢？真应该随便找个什么借口，管它多么站不住脚。

他一扭身两腿搭在床沿上，找到一只皱巴巴的云斯顿烟盒，里面还剩下宝贵的最后一支烟。他用一只绿色打火机把它点燃。一股马粪味。外面厨房不断传来煎肉的声音，像无线电干扰的噪音。

姑娘的名字叫马丽亚，她说她是……干哪一行的呢？口腔保健医生，是这么个职业吧？拉里不知道她对保健知识有多少了解，但她的口才倒是顶呱呱的。他模糊地记得自己像支大鼓槌般被急急地搂住。在起居室，糟糕透顶的立体声唱机里，克罗斯比、斯蒂尔斯和纳什正唱着桥下逝去了多少流水，我们浪费了几多光阴。如果他没记错的话，马丽亚可没浪费多少时间。当她发现他就是那个拉里·安德伍德时，她很是兴奋。在那夜狂欢的某个时刻，他们不是还跑出去，想找一家还没关门的唱片店，买张《宝贝，你满意你的男人吗？》的唱片吗？

他微微地呻吟，试图跳过昨天乏味的开头，直奔那狂热、急不可耐的结尾。

他记得，扬基一家不在镇上。他醒来的时候，母亲上班去了。不

过厨房的桌子上留了一张便条，写着扬基一家的日程安排：“拉里：告诉你，扬基一家要到 7 月 1 日才回来，他们 7 月 4 日有两场比赛。要是你那天没事的话，带妈妈去棒球场怎么样？我准备买些啤酒和热狗。冰箱里有鸡蛋和腊肠，还有你可能更喜欢的咖啡卷和面包。照顾好自己，吻你。”后面是典型的艾丽斯·安德伍德风格的附言：“你那些狐朋狗友们现在多半已经走了，摆脱那帮无赖真是再好不过，不过我想巴迪·马克斯可能在斯特里克大街的印刷所工作。”

只要想想那便条就足以把他吓回去了。他的名字前面没有“亲爱的”3 个字，她的签名之前也没有“爱你的”3 个字。她不相信骗人的废话。真正的东西在冰箱里。有时候当他用睡眠来消除旅途的劳顿时，她早已去采购所有他喜欢的东西了。她的记忆力好得惊人。一罐上等火腿、两块地道的黄油，她那点薪水怎么可能买得起呢？两个 6 瓶一捆的可口可乐。还有熟香肠。艾丽斯独家调味汁里浸过的烤牛肉，这种调味汁的配方她连儿子都不肯透露；冷冻室里有一加仑巴罗冷饮店的冰淇淋。另外还有乳酪饼，上面有草莓的那种。

情急之下，他进了盥洗室，除了为膀胱减去一点负担，他还要查看一下药品柜。架子上挂着一支崭新的牙刷，还摆放着他孩提时代用过的所有牙刷，一个挨着一个。柜子里有一包一次性剃刀，一罐剃须油，甚至还有一瓶科隆香水。“价钱不贵。”她会说。拉里好像真的听到了她的话，不过跟花掉的钞票相比，它的香味可差得远呢。

他站在那里，看着这些东西，然后拿出一管新牙膏，抓在手里。没有“亲爱的”，没有“爱你的，妈妈”，只是一支新牙刷，一管新牙膏，一瓶科隆香水。他想，有些时候，真正的爱是沉默的，也是不易觉察的。他开始刷牙，一边疑惑是不是有人在什么地方唱歌。

口腔医生走进来，只穿了一条粉红色尼龙衬裙。“嗨，拉里。”她招呼道。她个头很矮，身上有点桑德拉·迪伊的那种风韵，一对乳房骄傲地对着他，没有丝毫下垂的迹象。那个老掉牙的笑话怎么说来着？对了，中尉，她有一对点 38 和一支真正的枪。哈哈，真有意思。他从

3000 英里外的地方赶来，就为了和桑德拉·迪伊纠缠一个晚上。

“嗨。”他答道，接着从床上坐了起来。他全身赤裸，不过衣服就在床脚。他开始穿衣服。

“我有件晨衣，你想穿就穿吧。我在做熏鱼和咸肉。”

熏鱼和咸肉？他的胃开始抽搐。

“不，宝贝儿，我得走了。我得去看一个人。”

“哦嗨，你可不能就这么扔下我，好像……”

“真的，这很重要。”

“咳，我也很重要！”她开始刺耳地喊叫。拉里的脑袋嗡嗡作响。不知为什么，他想起了弗雷德·弗林斯顿声嘶力竭的吼叫。

“你在展示你的布朗克斯风韵，亲爱的。”他说。

“你这是什么意思？”她把手放在臀部上，滑腻的刮铲从握着的拳头中伸出来，像一支铁花。她的乳房迷人地晃来晃去，但拉里没有被迷住。他穿上裤子，扣上钮扣。“那么我是布朗克斯来的喽，你认为我很黑吗？你讨厌布朗克斯什么呢？你是哪一类人，种族主义者？”

“没什么，我并不这样认为，”他答道，赤着脚走到她面前。“听着，我必须去看的人是我妈。我到这个镇上已经两天了，昨晚我没有给她打电话，也没以别的方式……没有吧？”他最后加了一句，怀着一线希望。

“你没给任何人打电话，”她愠怒地答道，“我敢肯定，这个人不是你妈。”

他走回床边，把脚伸进平底便鞋。“是我妈，真的。她在化学银行大楼工作，是个女管家。噢，这些日子她可能在清理地板。”

“我敢肯定，你也不是录那张唱片的拉里·安德伍德。”

“你相信你的需要。我必须走了。”

“你这个卑鄙的畜生！”她怒目圆睁，“我做了那么多吃的，你叫我怎么办？”

“要不从窗子扔出去？”他建议道。

她气得大叫一声，手中的刮铲猛地朝他扔去。要是这事发生在他

生命中的任何其他一天，刮铲是不会打中他的。最早的物理定律之一是，如果刮铲从一个怒不可遏的口腔保健医生手里掷出去，那么刮铲的轨迹一定不是直的。只有这次是个例外，虽然它并不违背这条定律。那刮铲翻着筋斗，上下飞舞，猛冲过去，正中拉里的前额。伤得不是很重，他弯腰去捡刮铲时看到两滴鲜血滴在地毯上。

他往前迈了两步，手里拿着刮铲。“我真该用这玩意揍你一顿!”他吼道。

“当然，”她边说边往后缩了缩，哭了起来。“干吗不呢？大明星。占了便宜就走。我还以为你是个好人呢。你不是好人。”几颗泪珠从她的脸颊上滑过，又从下颏跌落，掉在胸前。他被吸引住了，眼睛跟着其中的一颗泪珠，看它流过右边的乳房，停在乳头上。这颗泪珠起到了放大镜的作用。他可以看到毛孔，还有一根黑色的毛发从乳晕的内侧长出来。耶稣基督，我要疯了，他惊异地想。

“我必须得走。”他说。他的白布茄克衫放在床脚。他捡起来，搭在肩上。

“你不是个好人!”他走进起居室的时候，她冲他喊道。“我只是把你当成好人才跟你在一起的!”

起居室的情景让他忍不住想呻吟。睡椅上放着至少两打《宝贝，你满意你的男人吗？》的唱片，他模糊地记得自己曾在那张睡椅上被急切地搂住。在落满灰尘的手提立体声唱机的转盘上，还有三张同样的唱片。对面墙上是一张瑞安·奥尼尔和阿里·麦格罗的巨大招贴画。被人搂住，这意味着你永远不必说抱歉，哈哈。耶稣，我要疯了。

她站在卧室门口，还在哭泣，身上的衬裙使她愈发显得哀婉动人。他看到她的一条小腿上有一道口子，那是她剃腿毛时划伤的。

“听着，给我打电话，”她说，“我没发疯。”

他本该说“一定”，这事也就划上句号了。可是他没有，他听到自己的嘴巴发出一阵疯狂的大笑，然后说:“你的熏鱼着火了。”

她冲他尖叫，跳起来穿过房间，却被地板上的坐垫绊倒在地。她向前爬了几步，胳膊碰翻了一只半空的牛奶瓶，牛奶瓶又碰倒了旁边

那只空了的苏格兰威士忌酒瓶。天哪，拉里想，怎么全都赶到一块来啦?

他迅速脱身离开，快步下楼。在他离前门只剩 6 级台阶的时候，听到她在楼上的厅里冲下面大喊:“你不是个好人! 你不是!”

他砰地一声把门关上，薄雾和潮湿温暖的空气包围了他，夹杂着春天里树的芳香和汽车排出的尾气，在摆脱了煎肉和陈旧的纸烟发出的烟味后，闻着真香。那支古怪的纸烟现在只剩下过滤嘴，他把烟头扔进街沟，深深地吸了一口新鲜空气。远离疯狂真是太棒了。跟我们回家，不要理会正常状态下的美好日子，当我们……

在他背后，上面一扇窗子砰地一声打开，他立刻明白了接着要发生的事。

“祝你走霉运!”她尖声朝下面的他喊。十足的布朗克斯骂街泼妇。“但愿你他妈的被地铁撞死! 你不是歌星! 你在床上真下流! 你真卑鄙! 用这个敲碎你的屁股! 把这个带给你妈吧，卑鄙!”

牛奶瓶从二楼卧室的窗户里呼啸而下。拉里闪开了。瓶子掉进沟底摔得粉碎，像炸弹爆炸一般，玻璃碎片乱飞。紧随而至的是苏格兰威士忌酒瓶，飞快地翻着筋斗，在靠近他双脚的地方砸碎了。

要是干其他任何一行，她这瞄准的功夫都会叫人胆寒。他撒腿猛跑，一只胳膊捂着脑袋。这种疯狂永远不会结束。

身后传来最后一声拖长的驴叫般的大喊，是有力的布朗克斯声调，胜利者的欢呼:“亲亲我的屁股吧，你这个下贱的杂种!”这时他已绕过街角，站在高速公路的立交桥上，探着身子，望着桥下来来往往的车辆，歇斯底里一般笑得浑身发颤。

“你就不能把握得好一点吗? ”他说，丝毫没意识到自己已经喊出了声。“哦，你呀，你应该表现得好一点。那可是个不怎么样的场面。你呀，真是个没用的东西。”他意识到自己说出了口，于是又爆发出一阵大笑。突然他觉得胃里一阵翻江倒海般的恶心，不由紧紧闭上了眼睛。

在大学生联谊会会堂鬼混之后的这个早晨，他对那姑娘如同对

待一个老妓女。

你不是个好人。

不对，不对。

可是在那个盛大的招待会上，当那些人对他决定离开提出抗议的时候，他威胁说要报警，而他确实是想那么干的。不是吗？是的，是的，他是想报警。他们中间大都互不相识，这是真的，要是他们踩上地雷，他会在意的。韦恩·斯图基，那个杂种，站在门口，两臂叠在胸前，像一个在重要的日子里使陪审团无法做出一致决定的法官。

他睁开眼睛，离开立交桥，想找辆出租车，哦，是的。(被伤害的朋友上了当。要是萨尔是这样一位重要的朋友，他干吗第一个跳出来拍他的马屁呢？）我是个笨蛋，没人喜欢看一个笨蛋聪明起来。这才是事实。

你不是个好人。

“我是好人，”他气愤地说，“管它呢，问题是谁来做现在这笔生意呢？”

一辆出租车开过来，拉里打手势让它停下来。出租车停在路边之前似乎有些犹豫，拉里记起了额头上的血，趁司机没来得及改变主意，他打开后门钻进车里。

“曼哈顿。公园大道化学银行大楼，”他说。

出租车驶进车流。“你的额头划破了，朋友。”司机说。

“有个姑娘朝我扔了把刮铲，”拉里漫不经心地应道。

司机怪异地对他报以不自然的微笑，以示同情，又向前开去，拉里舒服地靠在座椅上，努力思索着该如何向母亲解释昨晚的行踪。

第 11 章

拉里在门厅过道里找到一个黑人妇女，她神色疲倦地告诉拉里，艾丽斯·安德伍德可能正在 24 楼上编制存货清单。乘电梯上楼的时候，他感觉到电梯里其他人的目光悄悄地、谨慎地扫过他的额头。伤口已经不再流血，额上却留下了极不雅观的凝固血块。

24 楼是一家日本照相机公司办公的地方。拉里在走廊里来来回回踱了将近 20 分钟，他觉得自己就像羊群里钻出来的一匹马。楼里随处可见西方国家的董事，不过日本人很多，他 6.2 英尺的个头更像是羊群里的高头大马。矮个的男人和女人们向上斜着眼睛，瞟着他前额上凝固的血迹和沾着血的茄克衫袖子，东方式的无动于衷让人很是不安。

在一株高大的蕨类植物后面露出一扇门，门上写着“保管员与房屋管理”，拉里终于认定这就是他要找的地方。他试着转动把手，门没锁，他推门走进屋里。他母亲正在里面，穿一件皱巴巴的灰色制服，脚上套着弹力长袜和绉布鞋子，头发用一只黑色的发网紧紧地罩住。她背对着拉里，一手拿着夹纸板，看来正在清点摆在高架子上的那些盛喷雾清洁剂的瓶子。

一种强烈的犯罪般的冲动，让拉里直想转身逃出去。回到与母亲的公寓相隔两个街段的车库，拿回他刚刚交付给法克的两月租金。就那么走进去，摆动身体跳起舞。到哪里去跳呢？任何地方。巴港，缅因，坦帕，佛罗里达，盐湖城，犹他。任何地方都是好地方，只要轻松自在地离开这间散发着肥皂味的小房间。不知是因为荧光灯的照射还是额上的伤口，他感到一阵该死的头痛。

哦，别再发牢骚了，你这可恶的胆小鬼。

“嗨，妈妈。”他说。

她微微吃了一惊，可是并没有转身。“这么说，拉里，你找到住宅区的路了。”

“是的，”他用脚在地板上来回地蹭着，“我很抱歉。昨晚我应该打电话给你。”

“可不是吗，好主意呀。”

“我跟巴迪在一块来着。我们……呃……我们去串门了。到镇上去了。”

“我猜就是这事，不然也差不了多少。”她用脚钩过一个小凳子，站上去，开始数架子最高层上摆着的地板蜡瓶子，边数边用右手的拇指和食指尖轻轻点着。她必须尽力抬脚才能够到那些瓶子，衣服也跟着向上牵起，露出长袜的褐色边缘。透过网状的丝袜，他可以看到她白皙的大腿。他把眼睛转开去，信马由缰的思路突然把他带到诺亚的第三个儿子身上，想象着当儿子看着自己年迈的父亲赤身裸体地躺在那张简陋的小床上时所发生的事情。此后，那个可怜的人儿就只能以伐木和卖水为生了。他和他的后裔。这就是今天为什么会发生种族骚乱的原因了。儿子，赞美上帝吧。

“你来就是要告诉我这些吗？”她问，第一次转头看他。

“噢，我是想告诉你我昨晚到哪儿去了，并且和你说抱歉。我忘了告诉你真是太差劲了。”

“是吗，”她又道，“没错，你是差劲，拉里。你以为我会忘记吗？”

他红了脸。“妈妈，你听我说。”

“你在流血。脱衣舞女拿她的遮羞布扔你了？”她又转身朝着架子，把最高一层的瓶子点了一遍，在夹纸板上作了个记号。“上星期有人拿走了两瓶地板蜡，”她说，“走运的家伙。”

“我是来向你道歉的！”拉里提高了嗓门。她没有跳起来，而他却有点按捺不住了。

“是吗，那么你道完歉了。该死的地板蜡，要是再有人顺手牵羊的话，乔汉先生会吃了我们的。”

“我不是在酒吧间打架，也没去什么脱衣舞会。跟这种事没任何

关系，那只是……”他的声音低了下去。

她转过脸，眉毛挑得像两弯月牙，这是她一贯的讥讽方式，拉里再熟悉不过了。“只是什么？”

“这个……”，他一时想不出一个有说服力的谎话（编谎话的快速反应本领还不到家）。“是一只刮铲。”

“有人把你当成煎蛋了？你和巴迪到镇上快活了整整一个晚上吧？”

他总是忘记自己远不是她的对手，过去不是，将来恐怕也永远不会是。

“是个女孩子，妈。她朝我扔的。”

“她八成是个神枪手吧，”艾丽斯·安德伍德说，接着又转过脸去。“那个讨厌的孔苏埃拉又把调拨单藏起来了。不是他们干得有多好；我们需要的东西从来就不能全部搞到手，处理不了的东西倒有一大堆。”

“妈，你生我气了？”

她猛地把手放在腰间，双肩一沉。

“别生我的气，”他低声说，“不要生气，好不好？嗯？”

她掉过脸，拉里在她眼中看到一种不自然的光芒，也许已经够自然的了，不过那肯定不是荧光灯反射的光，他又一次听到口腔保健医生盖棺定论般的话：你不是个好人。如果只为了跟她说这些废话，他又干吗自寻烦恼回家来呢……她的态度好坏又有什么关系。

“拉里，”她轻轻地说，“拉里，拉里，拉里。”

有那么一瞬间，他以为她不打算再说什么；他甚至允许自己这样希望了。

“你只会说这些话是吗？‘别生我的气，求求你，妈，不要生气’？我从收音机里听到你唱歌，虽然我不喜欢那首歌，可我还是为你骄傲。人家问我那真的是你的儿子吗，我说是的，那是拉里。我跟他们说你一向会唱歌，这不是说谎，对不对？”

他可怜兮兮地摇着头，不让自己开口。

“我告诉他们，上初中的时候，有一次你拿过多尼·罗伯茨的吉他，只学了半个小时，就弹得比他还棒，虽然他从二年级就开始学习弹奏了。你有天赋，拉里，从来没人告诉我这一点，你更是从来不说。我相信你也是知道的，因为只有在这件事情上，我从没听你发过牢骚。然后你走了，我有没有为此责备过你呢？没有。年轻的小伙子和姑娘们，他们都走了。这是世界的自然规律。有时候它糟透了。可这是必然的。然后你回来了，有人告诉我这是为什么吗？没有。你回来是因为，不管你的唱片有没有轰动，总之你在西海岸碰到了什么麻烦。”

“我没碰到任何麻烦！”他气呼呼地反驳道。

“你不用否认，我看得出兆头。我做你的母亲不是一天两天了，你瞒不过我的，拉里。麻烦在于，有这么一样东西，虽然你一直在到处寻找，可就是不能转过身来看看。有时候我想，你穿过马路都会踩到狗屎。上帝会原谅我这么说的，因为上帝知道是事实。我疯了吗？没有。我失望了吗？是的。我本来以为你会悔改。可你没有。你走的时候就已经不是孩子了，可骨子里还幼稚得很；你回来的时候这一点仍然没变，变的只是你的发型。你知道我对你回来的原因是怎么看的吗？”

他看着她，想开口，可是他知道，如果他真的说出口，会使他们两人都失去理智。“不要哭，妈妈，嗯？”

“依我看，你是因为没有别的地方可去才回家的。你想不出还有谁会收留你。我从没对其他任何人说过你什么，拉里，甚至我的亲姐姐也不例外，可是既然你逼我说，我就明明白白地告诉你我对你的看法。你只知道索取，你从来就只知道索取。好像在我怀着你的时候，上帝把你的另一部分给放走了。你不坏，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你父亲死后我们不得不住过一些地方，要是你身上有坏的基因，那你早就变坏了，上帝知道。在奎恩斯的时候，那次你在卡斯蒂尔路的楼下大厅里写一个下流的词，我想那就是我见到你做的最坏的事了。你还记得吗？”

他记得。她用粉笔把那个词写在他的额头上，让他绕那条街走了

3 圈。从此以后，他再也没在建筑物的墙上写过那个词或者其他任何词。

“最糟糕的是，拉里，你的用意是好的。有时候我想，如果你变得坏一点，那倒简直是一种幸事了。是的，你好像知道什么是错的，可你不懂怎样来惩罚错误。我也不懂。在你小的时候，我试遍了我所知道的各种办法，包括把那个词写在你的额头上……从那时候开始，我变得绝望，否则我永远不会对你做出那么恶劣的事。你之所以回家来看我，是因为你明白我不能不付出，不是为每个人付出，而是只为你一个人。”

“我打算搬出去，”他说，他一字一顿地说，说每一个字都像吐出一个干棉球。“今天下午就搬。”

话一出口他就醒悟过来，他现在可能连搬家的钱也没有了，至少在华纳把他的下一张版税支票寄给他，或者是在喂饱洛杉矶那帮最饥饿的猎犬之后，把支票的剩余部分寄给他之前是这样。眼下需要现款的开销就有两笔三菱停车通道的租金，还有星期五之前必须交付的一笔巨款，除非他想让那位友好的高邻四处找他讨债，他不希望会是这样。他又想起昨晚那场狂欢的开场曾经是多么纯洁，他和巴迪、巴迪的未婚妻，还有巴迪未婚妻的朋友，那位口腔保健医生，一个来自布隆克斯的好姑娘，拉里，你会爱上她的，伟大的幽默感。狂欢过后他更是囊中羞涩。不，确切地说，他现在一个子儿的现金也没有了。想到这里，他不禁有些恐惧。现在离开母亲，他能到什么地方去呢？去旅馆？只要比三流客栈稍好一点的旅馆，看门人见到他都会笑掉大牙，告诉他走错了地方。虽然现在还衣冠楚楚，可那些人会知道，那些狗杂种总会知道，他们能嗅得出空荡荡的皮夹子。

“不要走，”她温和地挽留道，“希望你不要走，拉里。我特意买了些吃的，你大概已经看到了。我想今天晚上咱们可以玩玩杜松子牌。”

“妈，你哪会玩杜松子。”他说，微微笑了笑。

“得一分赢一便士，我能让你这乳臭未干的小子输得精光。”

“也许吧，要是我让你 400 分的话。”

“听听这孩子，”她温和地讥讽道，“要是我让你 400 分的话。留下来吧，拉里。怎么样？”

“好吧，”他说。这一天里，他头一次感觉不错，真的很不错。一个微弱的声音在他体内低语：你又在伸手了，屡教不改的拉里，拿自由作赌注。可是他不愿意去听。不管怎么样，这是他的母亲，而且是她求他留下的。当然，在求他留下之前，她确实说过一些比较生硬的话，可是求了就是求了，对不对？“让我告诉你，7 月 4 日的比赛我来买票。我只要从今晚赢你的钱里面拿出个零头就行了。”

“你连个零头也赢不了，”她亲切地说，一边转身对着架子，“楼下大厅有男卫生间，干吗不去把你额上的血洗掉呢？再从我钱包里拿出 10 美元，去看场电影吧。第 3 大街上还是有几家好影院的，你只要别去 49 大街和百老汇附近那些下流地方就行。”

“我过几天给你钱，”拉里说，“我的唱片这星期在排行榜上排第 18 位。我刚查过报纸。”

“那太好了。既然你这么有钱，干吗不买一张电影拷贝，还去什么电影院呢？”

他的嗓子突然被什么东西卡住。他清了清喉咙，可那东西固执地不走。

“好吧，不要紧，”她说，“我的舌头就像一匹坏脾气的马，一旦开始了，就得一个劲地跑下去，直到筋疲力竭为止。你是知道的。拿 15 美元吧，拉里，就算是贷款。我想我总会收回来的，不管用什么办法。”

“你会的，”他说。他走过去，像个小男孩似的拽拽她的衣服边。她低头看着他。拉里踮起脚尖吻吻她的面颊。“我爱你，妈。”

她似乎吃了一惊，不是因为他的吻，也不是因为他的话或是他说话的语调。

“呃，这我知道，拉里，”她说。

“关于你说的那些话，就是眼下遇到了麻烦的事，我是，有点，不过那不是……”

她的声音立刻变得冰冷而严厉，竟然有那么冰冷，他不禁一怔。

“这些事我不想听。”

“好吧，”他说，“我问你，这附近哪家电影院最好？”

“卢克特温，”她回答说，“不过我不知道在演什么片子。”

“没关系。你知道我的观点吗？有三样东西，美国任何地方都能找得到，可是想要最好的，就只能来纽约。”

“是吗，纽约时报评论员先生？哪三样东西呢？”

“电影，棒球，还有内迪克的热狗。”

她笑了。“你不笨，拉里你从来就不笨。”

于是他下楼去了卫生间，洗掉额上的血迹，然后回到楼上，又一次吻了他的母亲。然后从她的磨损的黑色钱包里取出 15 美元。然后去了鲁克斯电影院，看了一个名叫弗雷迪 · 克鲁埃迪疯狂恶鬼的故事。恶鬼把一些少年吸进他们自己梦中的流沙里，除了主人公，最后所有的人都死了。弗雷迪 · 克鲁埃迪好像也死了，不过也很难说，电影名字还有罗马数字，不知道还会推出多少个续集。拉里觉得指尖上带剃刀的那个人可能还会回来，他却不知道，后排座位上不断发出的一个声音已经宣告一切一切的终结：不会再有电影结局，甚至过不了多久，连电影也不会有了。

拉里后排座位上，一个男人在咳嗽。

第 12 章

客厅深处的角落立着一只老爷钟。法兰妮·戈德史密斯就是听着老爷钟有节奏的滴嗒声长大的。它评判着这个房间，这个法兰妮从来没有喜欢过的房间，这个甚至会让她在今天这样的日子里心怀憎恨的房间。

她最喜欢的房间是父亲的工作室，地方不大，连着正房和谷仓，门也是小小的，最多 5 英尺高，快要被厨房古老的木头温室遮住了。单是这扇门就让人生出无限的遐想：它那么小，又那么隐蔽，后面藏着的仿佛是神话故事和幻想的仙境天国。后来她长大了，长高了，过这道小门时也得像父亲一样低头弯腰。除非万不得已，她母亲决不会踏进工作间半步。这是一道《爱丽斯漫游奇境记》的门，有段时间，她的“游戏”——一个连父亲都不肯告诉的秘密——就是想象某一天她打开这扇门时，发现彼得·戈德史密斯的工作室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然后会另外找到一条从奇境通向霍比顿的地下道，一条虽然低矮却很舒适的隧道，圆拱形侧壁和顶棚都是泥土堆成的，坚硬的树根在顶篷上纵横交错，碰上哪一块，都会给你的脑袋留下记号。隧道里闻不到潮湿的泥土和空气，也没有龌龊的虫子和蚯蚓，而是弥漫着一种樟树的芬芳和烤苹果饼的香味，这股香气会把你带到前面的食品室，在那里，比尔博·巴金斯先生正在为自己举行 101 岁的生日晚会……

当然，舒适的隧道从来没有出现过，不过对于在这栋房子里长大的法兰妮·戈德史密斯来说，拥有这个工作间（有时候父亲称之为“工具室”，母亲则称之为“你爸爸喝啤酒的肮脏去处”）就足够了。那里有古怪的工具和奇形怪状的小玩具，有巨大的柜子，柜子里有上千个抽屉，每一个抽屉都塞得满满当当，钉子、螺帽、刀片、砂纸（三种型

号的砂纸：细的、中粗的和粗的）、刨子、水准仪，以及所有她当时叫不上名字、如今仍然叫不上名字的东西。工作间里的光线十分昏暗，只从房顶垂下一只挂满了蜘蛛网的 40 瓦灯泡，灯光总是对准父亲工作的身影。屋里弥漫着灰尘、油污的气味，还有烟斗冒出的烟味，她现在似乎得出一条规律：每个做父亲的都必定抽烟。烟斗、雪茄烟、纸烟、大麻烟、印度大麻烟、莴苣烟，反正逃不出一个烟字，因为烟味是她童年时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把那个扳手递给我，法兰妮。不是那把小的。今天在学校做什么了？……是吗？……那么，罗德斯为什么要把你推倒呢？……是呀，很严重的擦伤。不过跟你衣服的颜色倒是挺相配的，你不觉得吗？现在你只要找到罗德斯，让她再把你推倒一次，把另一条腿也擦伤，那两边就对称啦。把那把大起子递给我，好吗？……不，黄把的那个。”

“法兰妮·戈德史密斯！马上给我从那个肮脏的地方滚出来！把校服换下来！马——上！你又要脏得不成样子了！”

即使到了现在，她已经 21 岁，她还会弯腰穿过那道门，站在父亲的工作台和那个冬天里暖洋洋让人昏昏欲睡的古老的本·弗兰克林炉子之间，捕捉星星点点小法兰妮·戈德史密斯在这间屋子里长大的感觉。这是一种虚幻的感觉，几乎总是带着淡淡的忧伤，回忆起她已经很少忆起的夭折的哥哥弗雷，他曾经多么健壮地成长，可终于像断线的风筝一样飞走了。她站在那儿，闻着无孔不入的油味，闻着潮湿的霉味，和父亲的烟斗散发出的淡淡的烟味。她几乎想不起那时候自己是怎样一个小小的、小小的小女孩，可是离开这个地方，她有时候反倒会记起来，而这种感觉是愉快的。

不过现在还是来说说客厅吧。

客厅。

如果说工作间就像父亲的烟斗发出的幻觉般的气味（他有时在她耳痛的时候，轻轻地把烟喷进她的耳朵，不过之前他总是先让她保证不告诉卡拉，因为她要是知道了，一定会大发雷霆），是童年时代幸福的象征，那么客厅则代表着一切你希望永远忘掉的童年的记忆。不

跟你说话的时候把嘴巴闭上！记吃不记打！立刻上楼换衣服，你不觉得穿这个不合适吗？你的脑子是木头做的吗？法兰妮，别抓弄你的衣服，人家还以为你身上有跳蚤呢。你安德鲁叔叔和卡莱娜婶婶会怎么想？我的脸都让你给丢尽了！……在客厅，你必须保持缄默；在客厅，你想搔痒却不能；在客厅，不绝于耳的是专制的命令和无聊的谈话，亲友捏痛你的面颊；喷嚏不能打，笑不能笑，还有最受不了的，连呵欠也得憋回去。

客厅的中心是那只时钟，那只令她母亲魂牵梦绕的时钟。这只钟是卡拉的祖父托宾斯·鲍恩 1889 年搬回家的，此后几乎立即被奉为传家宝，多年来历经变迁，每次都被小心地包好，买好保险，随着全家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这只钟的诞生地是纽约州的布法罗，一家名叫托比亚斯的作坊，那地方的烟味和龌龊劲丝毫不亚于彼得的工作间，虽然这种比较要是让卡拉听到一定会斥为风马牛不相及），当家族中有人因癌症、心脏病或事故去世时，这只钟有时又被从家里的一个位置挪到另一个位置。自从彼得和卡拉大约 36 年前搬进这栋房子，这只钟就一直立在客厅里，忠实地守着自己的岗位，滴嗒，滴嗒，把平淡无奇的时间细细密密地分割开来。如果她愿意，这只钟总有一天会是她的，当法兰妮注视着母亲苍白、震惊的面孔，她曾经认真地想过。可是我不想要！我不想要，而且也不会要的！

在这个房间里，玻璃钟下放着一些干花，地上铺着一块嵌着暗红色玫瑰花图案的鸽灰色地毯，一扇雅致的凸肚窗俯瞰山下的 1 号公路，公路和花园之间是一大片水蜡树树篱，这是在加油站刚刚在公路拐角处出现的时候，卡拉以一种不折不挠的热情，不断催促丈夫种下的。这树篱一经种下，她又热情不减地催促丈夫想办法让树篱快些长高。法兰妮心想，即使是放射性肥料能帮她拔苗助长的话，她也决不会弃之不用的。随着树篱不断长高，卡拉关于水蜡树的抗议的噪声在逐渐减小，估计再过两年左右，这噪声就会完全消失，因为到那时，树篱的高度就会把那个讨厌的加油站完全遮住，使这神圣的客厅从此免遭亵渎。

至少，有关这个话题的噪声将会消失。

墙纸上巨大的绿叶红花的图案几乎和地毯上的玫瑰花同样暗淡。早期的美式家具和一套深色的红木双门家具。一只仅供展示的壁炉，壁炉旁边永远一尘不染的红砖地面上，一成不变地摆着一截桦木。在法兰妮看来，那截木头怕是早已干燥得像报纸一样一点就着。桦木上面吊着一只巨大的罐子，大得足以供小孩在里面洗澡。罐子是从法兰妮的曾祖母手中传下来的，它一成不变地悬挂在那块永恒的桦木上面。壁炉台的上方，结束这一部分画面的，还有那杆一成不变的燧发枪。

平淡无奇的时间被分分秒秒地分割开来。

她最早的记忆之一，就是在那块印着暗红色玫瑰花图案的鸽灰色地毯上撒尿。她那时大约 3 岁，还没有经过长时间的训练，可能也没有获准进入这间重要场合专用的客厅，因为小孩子制造意外的机会比较多。不过不知怎么她还是进去了，然后就看见她的母亲百米冲刺般跑过来，一把抓起她，想趁那要命的事情还没发生赶紧阻止她，可是她已经憋不住了，屁股周围的鸽灰色地毯慢慢变成暗灰色，她的母亲尖声高叫起来。那污渍最终被洗去了，可谁知道经过了多少次耐心的洗涤？也许上帝会知道，反正法兰妮·戈德史密斯不会知道。

那一次，法兰妮和诺曼·伯斯坦躲在谷仓里，一边的干草上堆着两人的衣服，正在彼此观察的时候被母亲撞个正着，母亲就是在这间客厅里给她训话的，声色俱厉，毫不含糊，不厌其详。当平淡无奇的时间被那只老爷钟庄严的滴答声分割得支离破碎，卡拉问她，要是让你光着身子到国家一号公路上遛一圈，你愿不愿意？那会怎么样？6 岁的法兰妮哭了起来，不过说不清什么原因，她总算抑制住了渐渐逼近的歇斯底里的发作。

10 岁的时候，有一次她骑在车上，只顾回头对乔治亚特说话，一下子撞在了邮筒上。她的头磕破了，鼻子流了血，双膝也蹭破了皮，眼前一阵金星乱冒。恢复清醒之后，她沿着车道蹒跚地走回家，眼泪汪汪地，被那么多从自己身上流出的血吓坏了。她本来要找父亲求救

的，可是父亲上班去了，她只好磕磕绊绊地进了客厅。她的母亲正在给维尔纳太太和佐治太太沏茶。出去！她尖声叫道。接着她跑过去，抱住法兰妮，喊着：“哦，法兰妮，哦，亲爱的，出了什么事，看你可怜的鼻子！”可是她还是把法兰妮领到厨房，因为那里的地板不怕被血玷污。尽管她一直柔声抚慰，可法兰妮永远也忘不了，她的第一个反应不是“哦，法兰妮！”而是“出去！”她最关心的是那个客厅，在那里，平淡无奇的时间可以一分一秒地走，而鲜血却没有权利流。永远忘不了这一幕的也许还有佐治太太，尽管法兰妮当时泪眼模糊，她还是瞥到了这位女士在那一瞬间脸上震惊的、不敢相信的表情。从那以后，佐治太太几乎再也没有登门。

初中一年级的时候，她的成绩单上的品行分得了个“差”，于是她自然被请进客厅跟母亲讨论这个评语。高中毕业那年，她因三次课后留校的纪录又被请进了这间客厅。客厅是讨论法兰妮理想的地方，而她的理想在这里似乎总被斥为浅薄可笑；客厅是讨论法兰妮希望的地方，而她的希望在这里似乎总被判定毫无价值；客厅也是讨论法兰妮不满的地方，而她的不满在这里似乎全成了无理取闹更别提她的哭泣、牢骚和不知足了。

客厅也是安放她哥哥棺木的地方，支架上放着玫瑰、菊花和山谷的百合，芳香满屋，而在那个角落，面无表情的老爷钟固守着它的岗位，滴答，滴答，分分秒秒地分割着平淡无奇的时间。

“你怀孕了。”卡拉又一次重复道。

“是的，妈妈。”她的声音干巴巴的，可她不允许自己舔一下干燥的双唇，相反，却把它们狠狠地闭起来。她想：在我父亲的工作间里，有一个穿红衣服的小女孩，她永远都会在那里，笑着，躲在桌子下面，躲在带着上千个抽屉的工具柜后面，结痂的膝盖顶着胸膛。那是个幸福的女孩。可是在我母亲的客厅里，有一个小得多的小女孩，她会忍不住像一只讨厌的小狗一样把尿撒在地毯上。一只讨厌的小母狗。她同样永远都会在那里，不管我多么希望她消失。

“哦，法兰妮，”她母亲说，语速非常快。她一只手撑着一侧的脸

颊，宛如一个被人冒犯的少女。“这事是怎么发生的？”

这问题跟杰西提的一样。她真的被激怒了，她的问题居然跟他的一样。

“既然你自己生过两个孩子，妈妈，我想你知道它是怎么发生的。”

“你少给我狡辩!”卡拉喊道。她怒目圆睁，眼里几乎喷出火来，那阵势曾让小时候的法兰妮心惊肉跳。她以极快的速度站起身来（这个动作也曾让法兰妮心惊肉跳）。这是个高个的女人，一头灰色头发优雅地在头顶盘成髻，发髻顶端带着发饰，那常常是巧手美容师的艺术品。高挑的身材，穿一件时髦的绿色外衣和一条完美的米色长裤。她走到壁炉台前，这是她遇到烦恼时的习惯动作。她站在那儿。在燧发枪的下面，放着一本大大的剪贴簿。卡拉是半个业余家谱学家，她的整个家族都装在那个本子里面……至少从遥远的 1638 年算起，那时这个家族的第一位有案可稽的祖先已经在从伦敦的无名百姓中出人头地，一个古老的教堂收录了他的姓名：默顿·唐斯，弗里马森。4 年前，她的家谱发表在《新英格兰家谱学家》上，而卡拉就是编纂人。

现在她用手指拨弄着那本苦心经营的书，那是个无人能够涉足的安全所在。难道那些名字中间就没有小偷？没有酗酒的人？没有未婚母亲？法兰妮感到怀疑。

“你怎么能对我和你父亲做出这种事来？”她终于发问，“是那个杰西吗？”

“是的。杰西是孩子的父亲。”

“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来？”卡拉重复道，“我们竭尽全力培养你走正道。这真是真是……”

她双手捂住脸，啜泣起来。

“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来？”她哭道，“不管怎样，我们为你付出了那么多，难道这就是你的报答？你竟然出去跟……跟一个男人……像个发情的母狗？你真不要脸！真不要脸!”

她的啜泣变成了呜咽，身子靠着壁炉台，一只手遮住眼睛，另一

只手还在剪贴簿的绿布封面上摸来摸去。角落里的老爷钟一如既往地走着，滴嗒，滴嗒。

“妈妈!”

“别对我说话！你已经说得够多了!”

法兰妮僵直地站着。如果木头会发抖，那她的两条腿就是不折不扣的两截木头。眼泪开始从眼窝里涌出来，她任它们自由地流淌。她不想再让这间屋子把她压垮。“我走了。”

“你吃我们的饭!”卡拉突然向她吼道，“我们那么爱你……抚养你……这就是我们得到的报答！不要脸！不要脸!”

眼泪模糊了法兰妮的视线。她磕磕绊绊地往前走，右脚在左脚踝上绊了一下，身体失去了平衡。她扑倒在地，头碰在咖啡桌上，一只花瓶被她的手带到了地毯上。花瓶没碎，可是水从里面汩汩地流出来，鸽灰色的地毯变成了暗灰色。

“你看看!”卡拉尖声叫道，简直是一副得意扬扬的神气。泪水在她两眼的下方形成了黑色的凹地，又在她化过妆的脸上留下了两道轨迹。她显得憔悴不堪，有些歇斯底里。“你看看！你把地毯给毁了，这是你外祖母的地毯呀!”

法兰妮坐在地板上，目瞪口呆地用双手捂着脑袋，依旧在哭泣。她想告诉母亲，那不过是水而已，可是她现在已经完全失去了自信，不敢肯定那是否真的只是水。只是水吗？或者是尿？到底是什么呢？

又是那种神经质的快动作，卡拉一把抓起花瓶，在法兰妮眼前挥舞。“你下一步要怎样，小姐？你想一直呆在这儿吗？你是不是指望我们给你吃、给你住，让你满镇上去寻欢作乐？我想你是这么算计的。哼，休想！休想！我不会答应的。我不会答应的!”

“我不想留在这里，”法兰妮喃喃地说，“你以为我愿意吗？”

“你去哪里？去跟他住？我猜就是这样。”

“到多尔切斯特去找鲍比 · 伦格尔顿，或者到萨默斯沃思去找戴比 · 史密斯，我想是这样。”法兰妮缓缓地重新振作了自己，站起身来。她还在流泪，但她同时也开始失去理智。“这跟你毫无关系。”

“跟我没有关系？”卡拉重复道，花瓶仍然抓在手里。她的脸白得像纸，“跟我没有关系？你在我的屋檐下，还说跟我没有关系？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小母狗！”

她掴了法兰妮一个耳光，重重的。法兰妮的头朝后摆去。她拿开捂着脑袋的手，捂住了自己的面颊，不敢相信地看着她母亲。

“我们送你去好学校上学，这就是我们得到的回报，”卡拉说着，冷酷可怕地露齿一笑，“现在你再也没有机会毕业了。等你嫁给他以后……”

“我不打算嫁给他。而且我也不打算离开学校。”

卡拉瞪大了眼睛。她盯着法兰妮，好像法兰妮的脑子出了问题。“你说什么？堕胎？你是说堕胎？你准备像个妓女一样把孩子杀死？”

“我要把孩子生下来。春天这个学期我只能休学了，但我可以到明年夏天完成学业。”

“你想靠什么来完成学业？花我的钱？你要是打这主意的话，那可就想得太美了。像你这么现代派的女孩用不着靠父母养活，对吧？”

“我有办法养活自己，”法兰妮轻松地说，“钱么……我可以自己挣。”

“你真是恬不知耻！半点也不为别人着想，只想着你自己！”卡拉喊道，“上帝，你做出这种事让我和你爸爸今后怎么见人！你一点都不关心！你爸爸会为你伤透心的，而且……”

“没那么严重。”彼得·戈德史密斯平静的声音从门口传来，两人齐刷刷地把目光转向他。他远远地站在门口，在离门厅的破旧地毯和客厅那块宝贝地毯交界处很近的地方，他的穿着工作靴的双脚停住不动了。法兰妮突然意识到，那正是她曾经无数次看见父亲停下双脚的地方。他最后一次进客厅是什么时候？她已经记不起来。

“你在这儿干什么？”卡拉厉声问，方才对丈夫心脏的担心顿时跑到了九霄云外。“我还以为你下午要工作到很晚呢。”

“我和哈瑞·马斯特关掉了机器，”彼得说，“法兰妮已经告诉我了，卡拉。我们快要抱外孙啦。”

“抱外孙!”她尖叫道。接着从她的喉咙里爆发出一阵可怕的、含混的大笑。“你把球踢给了我。她先告诉了你，而你却瞒着我。好。这才是我的好丈夫呢。不过现在我要把门关上，让我们俩来搞定这件事。”

她对着法兰妮恨恨地冷笑。

“只有……我们‘女人’。”

她抓住客厅的门把手，关门。法兰妮眼睁睁地看着，依然目瞪口呆，她无法理解母亲突然爆发的狂怒与恶毒。

彼得慢慢地，不情愿地伸出手，顶住了那扇关到一半的门。

“彼得，我希望你交给我处理。”

“我知道你希望这样。过去我一直顺着你。但这一次不行，卡拉。”

“这不是你该管的事。”

“你错了。”他不动声色地回答。

“爸爸!”

卡拉转向她，发红的颧骨在她纸一样苍白的脸上格外显眼。“不许跟他说话!”她尖叫着，“这回你要打交道的可不是他！我知道，再古怪的念头，你也有本事哄得他相信你，你把天捅个窟窿，也会用甜言蜜语骗他支持你，不过，今天你要打交道的不是他，小姐!”

“好啦，卡拉。”

“出去!”

“我并没进去呀。你看。”

“你敢取笑我！你给我从我的客厅滚出去!”

话音未落，她已经开始推门。她低头拱背，双肩用力，那样子活像一只好斗的公牛。起初，他轻易就把门顶住了，接着不得不用些力气，最后竟至脖子上青筋突起，虽然她只是个女人，一个比他轻 70 磅的女人。

法兰妮想尖叫，好让他们停下来，好让父亲离开这里，好让他们俩不必再面对卡拉眼前的这副样子:冥冥中一直在迫近的丧失理性的怨毒刹那间淹没了她，她双唇紧闭，如同门上生锈的合叶。

“出去！从我的客厅里滚出去！滚！滚！滚！你这个杂种，放开这该死的门，给我滚出去！”

就在那一刻，他打了她。

那声音不甚清脆，几乎引不起注意。老爷钟没有因为这声音而乱了阵脚，它一如继往地滴答，滴答，滴答，踏着它从未改变过的步伐。家具也没有因为这声音而呻吟。但是卡拉的怒吼却戛然而止，仿佛那吼声遇上了锋利的手术刀。她跪倒在地，失去了外力的门完全打开，轻轻地碰在扶手套绣着花纹的维多利亚高背椅上。

“不，哦不。”法兰妮低低地说，像一只受伤的小鸟。

卡拉用一只手捂住脸颊，直直地盯着丈夫。

“我忍了10年，也许更久，我已经忍无可忍了，”彼得说。他的声音有些发颤。“我一直告诉我自己，我不打你是因为我不赞成打女人。我一直没有这么做。可是当一个人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变成了一只狗并且开始咬人的时候，那么别人就不能不躲开它了。我只是希望，卡拉，我能有勇气尽早离开你。这样对你我的伤害都会少些。”

“爸爸！”

“嘘，法兰妮！”他温和地阻止道。她沉默了。

“你说她自私，”彼得一边说一边继续低头注视着妻子静止的、无比震惊的面孔。“其实自私的人是你自己。自从弗雷死后，你就再也不去关心法兰妮了，因为你断定，付出的关爱越多，受到的伤害就越大，于是你觉得，还是只为自己活着更安全。这就是你的出发点，你所做的桩桩件件事情的出发点。这间房子。你关心家族的每一个死者，却唯独忽视了活着的人。当她走进这间房子来告诉你她的难处，寻求你的帮助的时候，我敢说，你脑子里首先想到的是花园俱乐部的女士们会怎么说，或者这会不会影响你参加埃米·劳德的婚礼。伤害可以是改变的理由，但世界上所有的伤害加在一起也无法改变事实。你从来就是自私的。”

他伸手去搀她。她站起来，梦游一般。脸上还保留着刚才的表情；眼睛还是大睁着，写满了难以置信的神色。冷酷暂时还没有回到这张

脸上，但法兰妮隐隐觉得，那不过是瞬间就会来临的事情。

果然。

“一直迁就你是我的过错，因为我想避免任何不愉快，因为我想保住婚姻这条船。你看，我也是自私的。后来法兰妮上学了，我想，这下好了，卡拉可以随心所欲了，而且她这样做不会再伤害到任何人，除了她自己。虽然人们在伤害别人的时候自己并不知道，噢，他们大概以为并没有伤害别人吧。可是我错了。以前我也一直错着，可是从来没有这一次那么严重。”他伸出双手，轻轻地，却是有力地，抓住了卡拉的双肩。“听着：我现在是以丈夫的身份跟你说话。如果法兰妮需要一个安身之处，她可以在这里安身跟从前没有区别。如果她需要钱，她可以从我的钱包里拿跟从前也没有区别。如果她决定要这个孩子，那么你看着吧，她也会有自己的婴儿送礼会。你大概以为不会有人来，可实际上她有的是朋友，要好的朋友，他们一定会来的。我还要告诉你一件事。如果她想让婴儿受洗礼，洗礼就在这间房子里举行。就在这间该死的客厅。”

卡拉张开了嘴巴，开始有声音从里面发出来。起初那是一种奇怪的声音，仿佛炉火上的茶壶在哧哧作响，接着变作了尖厉的哀叫。

“彼得，这屋子的棺材里躺着你亲生的儿子!”

“是的。所以我想不出更好的地方来为一个新生命做洗礼”，他说，“弗雷的血亲，活着的血亲。至于弗雷，他在很多年前就死去了，卡拉。他的躯体早已经变成了虫子的食物。”

她听得尖叫起来，双手捂住了耳朵。他俯身把她的手拿开。

“但是虫子还没有吃掉你的女儿和你女儿的孩子。这孩子是怎么来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那是一条活着的生命。你的行为像是要把女儿赶走，卡拉。如果你这么做了，你还会有什么?除了这间房子和一个为此恨你的丈夫，你将一无所有。如果你赶走了你的女儿，你就会失去我们三个人，你会像失去弗雷一样失去我和法兰妮。”

“我想上楼躺一会儿,”卡拉说,“我觉得恶心。我想我最好还是躺一会儿。”

“我来扶你。”法兰妮说。

“你别碰我。找你爸爸去吧。看来你和他能把事情解决得非常圆满。在这个镇上，你算把我毁了。你哪怕闯进我的客厅，往地毯上扔泥巴，往我的钟里塞炉灰呢，法兰妮？为什么偏偏不这么做？为什么？”

她笑起来，推开彼得走过去，进了大厅。她歪歪斜斜，像个喝醉的酒鬼。彼得想用胳膊揽住她的肩膀，她露出牙齿，像猫一样对他“嘶嘶”叫着。

靠着红木栏杆的依托，她一步一步缓缓地攀上楼梯，让人毛骨悚然的笑声逐渐变作呜咽；那呜咽中夹杂着几分撕裂和无助，听得法兰妮想尖叫，想呕吐。她父亲的脸色像一块灰白的亚麻布。楼梯上，卡拉转过身，摇摇晃晃的样子让法兰妮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有那么一刻，法兰妮甚至觉得她就要整个地滚下来。她看着他们，像是要说话，但她终于转回身去。片刻之后，卧室的门关住了她伤心欲绝的哭声。

法兰妮和彼得呆呆地你看着我，我看着你，角落里的老爷钟若无其事地滴答着。

“顺其自然吧，”彼得平静地说，“她会回心转意的。”

“会吗？”法兰妮问。她慢慢地走到父亲跟前，靠着他，彼得伸手搂住了她。“我可不这么认为。”

“不要紧。现在咱们别去想它了。”

“我得离开这儿了。她不愿让我呆在这儿。”

“你必须留下。当她万一想通了，发现自己仍然需要你留下的时候，她应该马上能看见你。”他顿了顿，“至于我，法兰妮，我现在就需要你留下。”

“爸爸！”她说着，把头靠在他的胸前。“哦，爸爸，我对不起你，我真的很对不起你。”

“嘘，”他用手摩挲着她的头发，不让她再说下去。目光越过她的头顶，他可以看到午后的阳光穿过凸肚窗柔和地射进屋内，像以往的每一天，金色的，静静的阳光，照着博物馆，也照着天堂。“嘘，法兰妮；我爱你。我爱你。”

第 13 章

红灯还亮着，气泵发出嘶嘶声。大门打开了。进来的人没有穿白大褂，只戴着一个小巧发亮的鼻式过滤器，看上去有点像两齿银叉，就是女主人留在餐桌上用来从瓶子里往外夹橄榄的那种。

“嘿；雷德曼先生，”他说着，走进这间房屋。他伸出手来，戴着薄薄的透明胶手套，斯图对他这身防护装束大吃一惊，同他握了握手。“我叫迪克 · 戴茨。丹宁格说要是没人告诉你比分是多少你就再也不玩球了。”

斯图点点头。

“好。”戴茨坐到床边上。他个子不高，皮肤棕色，看上去像迪斯尼动画片中的小矮人。“那么你想知道什么呢？”

“首先，我想知道为什么你不穿一身那样的太空服。”

“因为杰拉尔多说你不传染人。”戴茨指着双格窗子后面的一只小白鼠。这只小白鼠装在笼子里，而站在笼子后面的是面无表情的丹宁格本人。

“杰拉尔多，是吗？”

“你朋友患的这种疾病很容易从人身上传给小白鼠，反过来也一样。如果你是传染人，那么我们估计杰拉尔多现在就死了。”

“但是你不要冒风险，”斯图干巴巴地说，并用大拇指翘了翘鼻子上的过滤器。

戴茨不屑一顾地笑着说：“那管不着我。”

“我得了什么病？”

戴茨好像预先排练过，很流利地说：“黑头发，蓝眼睛，黑不溜秋……”他贴近看了看斯图，“没意思，是吗？”

斯图不作声。

“想打我吗？”

“我不认为那会有什么好处。”

戴茨叹了口气，揉了揉他的鼻梁，好像塞子太靠上了，鼻孔有点难受。“听着，”他说，“越是看上去事情很严重的时候，我就越爱开玩笑。而有些人则抽烟或嚼口香糖。正是用这种方式我才憋得住，就这些。我不怀疑很多人还有更好的方法。至于你得的病，咳，就是到了丹宁格和他的同事的病情能够弄清时，你的病也一点儿查不出来。”

斯图面无表情地点点头。然而，不知怎么的，他有一种念头，这个矮小的男侏儒已经察觉出他那面无表情的脸上有着一种突然的和深深的解脱。

“其他人都得的什么病？”

“对不起，那是机密。”

“坎皮恩那伙计是怎么得的？”

“那也是机密。”

“我猜，他是在军队里，一定是什么地方出了事故。就像 30 年前犹他州那些羊群发生的事情一样，只不过更糟糕些。”

“雷德曼先生，我只要告诉你发烧了，或着凉了，我就得坐牢。”

斯图用手摸着他那把新胡茬。

“你应该高兴，我们该告诉你的都告诉你了，”戴茨说，“你知道这一点，对吧？”

“那样我可以更好地效力国家，”斯图干巴巴地说。

“不，严格地讲，那是丹宁格的事，”戴茨说，“在这些事情的策划中，丹宁格和我都是小人物，不过丹宁格甚至比我还小。他是一个小萝卜头，别的什么也不是。按理说你应该高兴才对。你知道，你也是保密的。你已经从地面上消失了。如果你了解太多，那些大人物也许会决定采取最安全的办法，让你永远消失。”

斯图闭口不言。他有些震惊。

“但是，我来这儿并不是要威胁你。我们非常想要你的合作，雷德曼先生。我们需要合作。”

“随我一起到这儿来的其他人都哪儿去了？”

戴茨从口袋里掏出一份文件。“维克·帕尔弗里，已故。诺曼·布吕特，罗伯特·布鲁特，已故。托马斯·沃纳梅克，已故。拉尔夫·霍金斯，彻里·霍金斯，已故。克里斯·奥特加，已故。安东尼·莱姆斯特，已故。”

这些名字在斯图脑子里翻滚着，克里斯这位酒吧招待员，总把一支装满子弹的路易斯维尔枪放在吧台下，那位认为克里斯只不过用它吓唬人的卡车司机往往大吃一惊。安东尼·莱姆斯特，他总是驾驶着那辆出名的带有眼镜蛇标志的国际牌车横冲直撞，有时候他在哈泼的加油站周围转游，但是把泵撞坏的那天晚上他就不见了。维克·帕尔弗里……天啊，他对维克一生太熟悉了。维克怎么会死了呢？但是使他受到最沉重打击的是霍金斯一家。

“他们全都死了？”他听见自己在发问，“拉尔夫全家都完了吗？”

戴茨把文件翻过来。“不，还剩一个小女孩叫伊娃，4 岁。她还活着。”

“哦，她现在怎么样了？”

“对不起，那是机密。”

斯图腾地生起一股怒气，他一下子揪住戴茨的衣领，前后摇晃他。从他的眼角处，他看见双格窗玻璃后面一阵令人吃惊的忙乱。由于距离远和周围的隔音墙，他隐隐约约地听见一声汽笛响。

“你的这些人都干了些什么？”他喊叫着，“你们干了些什么？看在基督的份上告诉我你们都干了些什么？”

“雷德曼先生……”

“嗯？你们这些人究竟干了些什么？”

门“砰”的一声开了，闯进 3 个高大的身着橄榄色制服的汉子。他们全都戴着鼻式过滤器。斯图看着他们并喝道：“统统滚出去！”这 3 个人看起来茫然不知所措。

“我们奉命……”

“从这儿滚出去，这就是命令！”

他们退出去了。戴茨平静地坐到床上。他的衣领被揪得皱皱巴巴，头发也耷拉到了他的脑门前。他平和地看着斯图，更加同情他。经过一阵狂风暴雨，斯图考虑扯下鼻式过滤器，但后来他想起了杰拉尔多，这只小白鼠，名字起得多么蠢啊。灰心的绝望像一盆冷水浇在他的身上。他坐了下来。

“真是太不幸了。”他喃喃自语。

“听着，”戴茨说，“对于你到这儿，我没有责任。丹宁格还有那些进来给你量血压的护士们都没有责任。如果说有责任，那就是坎皮恩，但你也不能把责任全推给他。他跑了，但在那种情况下，你或我可能也会跑的。正是技术疏漏使他逃跑的。情况继续存在着，我们大家都在努力解决这件事情，但那不是我们的责任。”

“那么是谁呢？”

“没人，”戴茨笑着说，“在这件事情上，责任朝着许许多多看不见的方向分散了。这是一次事故。它可能会以种种其他方式发生。”

“某种事故，”斯图说，他的声音几乎是一种悄悄语。“其他人怎么样？哈泼，亨利·卡米歇尔和莉拉·布吕特呢？他们的小子勒克呢？蒙蒂·沙利文……”

“保密，”戴茨说，“想再来摇晃我吗？如果会使你好受，你就使劲儿摇吧。”

斯图不说什么，但看得戴荻突然低下了头，开始无意识地摆弄起他的裤线。

他说：“他们都活着，到时你可以看见他们。”

“阿内特怎么样？”

“隔离了。”

“那里都谁死了？”

“没人。”

“你撒谎。”

“很遗憾你这么想。”

“我什么时候从这儿出去？”

“我不知道。”

“也属于保密吗？”斯图挖苦地问道。

“不，只是不知道。你好像没有沾上这种病。我们想弄明白为什么你没染上它。完后我们就回家自由了。”

“我能刮刮胡子吗？我痒。”

戴茨笑着说，“如果你让丹宁格再一次开始进行试验，我就立刻叫护理员进来给你刮胡子。”

“我自己行，打15岁起我就一直在刮胡子。”

戴茨坚定地摇摇头。“我认为不行。”

斯图勉强冲他笑了笑。“怕我割破自己的喉咙？”

“我只是说……”

斯图一阵刺耳的干咳打断了他。他弯曲着身子使劲地咳嗽。戴茨就像触了电似的。他噌的一下从床上跳起来，好像两脚一点儿没有沾地就跨到密封门。接着他在口袋里摸来摸去，摸出一把方形钥匙，把它插进锁眼里。

“别麻烦了，”斯图温和地说，“我是装的。”

戴茨慢慢地回到他身边。现在他的脸色变了。他气得嘴唇都变薄了，他的眼睛使劲瞪着。“你说什么？”

“装的，”斯图说着，咧嘴乐了。

戴茨朝他这儿又走了大概两步。他的拳头握紧，张开，然后再握紧。“你这是为什么？你为什么这么干呢？”

“对不起，”斯图微笑着说，“这是保密。”

“你他妈的混蛋。”戴茨愠怒地说。

“去吧，到外边去告诉他们，他们可以做试验。”

那天夜里他睡的很香，从他们把他带到这儿来就没有睡好过。他做了一个极动人的梦。他总是做很多的梦——他老婆曾抱怨他睡觉不老实，翻来覆去而且嘴里嘀嘀咕咕——但他从未做过像这样的梦。

他站在一条乡间道路上，烈日炎炎。道路两侧长着绿油油的玉米，延绵不断，一望无边。有一个标志，但是让脏物遮住了，他无法辨

读。远处传来乌鸦刺耳的叫声。走近一看，有人正在演奏吉他。维克·帕尔弗里曾是演员，弹奏的声音很美妙。

这就是我应该去的地方，斯图含含糊糊地认为。是的，是这个地方，没错。

那是什么歌?《美丽的天国》?《我父亲家乡的田野》? 《甜蜜的分别后》? 有一些他想起是童年时的圣歌，还有一些同浸礼和野餐会联到了一起，但他想不起是哪一首歌。

接着音乐停了。云彩遮挡了太阳。他开始害怕起来。他开始感到有某种恐怖的东西存在，某种比瘟疫、火灾或地震更糟糕的东西。某种东西正在玉米地里窥视着他。某种黑暗的东西正隐藏在玉米地里。

他望了望，看见在远处的阴影后面，在远处的玉米地后面有两只燃烧的红眼睛。那双眼睛把他吓瘫了，他充满了绝望的恐惧，就像老母鸡见到黄鼠狼的感觉。他认为，他就是这样。那个人没有脸。噢，我的天哪。噢，我的天哪，不!

接着梦逐渐模糊了，他带着忐忑不安，混乱和解脱的感觉醒了。他走到浴室的窗前，探头望了一下月亮，又回到床上，折腾了一个小时他才入睡。全都是那片玉米地闹的，他昏昏沉沉地认为。一定是在洛瓦或内布拉斯加，也许是北方的堪萨斯。但他这一辈子从未到过那些地方。

第 14 章

12 点 15 分。窗外一片漆黑。戴茨独坐在办公室里，领带拉在下面，袖子扣儿也没有系。他的脚放在一个什么铁桌子上，手里拿着麦克风。桌面上，有一台老式录音机，转个不停。

“我是戴茨上校，”他说，“我在亚特兰大 PB－2 大楼。这是第 16 号报告，主题文件《蓝色工程》，子文件《公主/王子》。这份报告、文件和子文件均为绝密，密级 2－2－3。”

他停下来，闭目休息片刻。磁带正常运转，正在进行一切正常的电磁转换。

最后他说：“今天晚上，‘王子’把我吓得要命。此事由丹宁格负责报告。那家伙更愿意引经据典。当然，还要加上灌制在电信磁盘上的‘王子’文件谈话录音，该电信磁盘上还有 23 点 45 分开始录制的这盘磁带的录音。因为‘王子’吓得我魂不附体，我差点儿发火。不过，我再发不出火来。他让我设身处地想一想，我立即就体验到了那种感觉。”

他又停下来，克服着想打瞌睡的强烈愿望。在过去的 72 小时里他只设法睡了 4 个小时的觉。

“到 22 点为止的记录，”他一本正经地说，并从桌子上拣起一页报告。“我正同‘王子’谈话时，亨利·卡米歇尔死了。警察乔·鲍勃·布伦特伍德在半小时前死去。这不会出现在丹宁格医生的报告里。布伦特伍德对这种类型疫苗突然出现阳性反应……哦……”他翻弄了一下文件。“在这儿呢。63－A－3。见子文件，如果你愿意的话。布伦特伍德烧退了，颈部典型的腺体肿大消失，报告说他有了饥饿感，吃了一个荷包蛋和一片未抹奶油的吐司。讲话有理性，他想知道他在什么地方，诸如此类。接下来，大约 20 点，突然又出现高烧症状。颠

狂状态。挣脱了床上的束缚，在屋里摇摇晃晃地走着，大喊大叫，咳嗽着，流着鼻涕，一把一把地。然后倒下去，死了。小组认为死于疫苗。注射疫苗症状一度减轻，之后恶化，直至死亡。”

他停了下来。

“我把最坏情况留到最后。我们可以解除‘王子’的密级。伊娃·霍金斯，女，4 岁，高加索人。看着她，你会认为她很正常，连鼻涕都没流。当然，她有些闷闷不乐，因为她失去了妈妈。午饭后她的血压下降，后来又回升，丹宁格目前只有血压计还算件像样的诊断工具。晚饭前，丹宁格给我看了她的唾液切片，含有大量车轮状细菌，他说这不是真正的细菌而是细菌培养器。我无法理解，他知道这个东西在哪儿，也知道是什么，可为什么不知如何对付呢？他给我讲了很多的行话，我觉得他也不一定真懂。”

戴茨点燃一支烟。

“那么，今晚我们掌握了多少情况呢？这种病分为几个明显的阶段……但是有些人可以跳过一个阶段。有些人可能会后退一个阶段。也有些人可能两种情况都会出现。有些人在某个阶段症状维持时间较长，也有的人四个阶段的症状都有所表现。我们这两个‘干净’的试验对象中有一个不再干净了。那另一个人是 30 岁的乡巴佬，他的身体似乎像我一样健康，丹宁格已经在他身上做了大约 3000 万次试验，只成功地分离出四种异常物质。雷德曼身体上似乎有许多色素痣。他的血压偏高，不需马上治疗。紧张时左眼下方中度痉挛。丹宁格说，他经常做梦，超过一般频律，差不多每天晚上整夜地做梦。就是这些。我无法解释，丹宁格医生弄不清楚，参加会诊的其他人也是一样。

“这使我很害怕，斯塔基。我害怕的原因是因为除了一个掌握所有实情的聪明医生外，没有人能够诊断出什么，只能把染上这种病菌的人诊断为普通的感冒。天啊，没有人再去医生那里，除非他们得了肺炎或乳房上长了令人怀疑的肿块。要找到一个人来看你可太难了。所以，他们只能待在家里，多喝水，卧床休息，然后死去。在他们死之

前，他们将会传染给每一个进入房间的人。我们大家仍在期待着‘王子’今天、明天、或后天，反正是在最近患上这种病——我认为在什么地方我用过他的真名，可在这节骨眼上，我真的不管不顾了。到目前为止，患上这种病的人没有一个好转。那些在加里福尼亚的狗东西们也干了点对我口味的工作。

“戴茨，亚特兰大 PB－2 大楼，报告结束。”

他关掉录音机，对它凝视了很长时间。然后，他又点了一支香烟。

第 15 章

时间是差两分夜里 12 点。

帕蒂 ·格里尔就是在斯图闹罢工时一直努力给他量血压的那个护士，她正在护士台上翻看最新一期《麦考尔》杂志，等着进去检查沙利文先生和哈泼先生。哈泼会醒着观察约翰尼 · 卡森，不会有问题。他喜欢开她的玩笑。哈泼先生受到了惊吓，可他是合作的，不像那个讨厌的斯图尔特 · 雷德曼。他只是望着你，胆子小得像只老鼠。帕蒂 · 格里尔认为他是那种“好汉”。就她而论，所有的病人都可以划分成两类：“好汉”和“孬种”。帕蒂 7 岁时滑旱冰摔断了一条腿，可她从未在床上待上一天，她对“孬种”很没有耐心。你要么真正患病并当一回“好汉”，要么当一回疑病症“孬种”，刁难一位可怜的正在干活的姑娘。

沙利文先生总是睡觉，被叫醒时总是拉着脸。这不是护士的过错，她必须叫醒他。她总是认为沙利文先生会理解这一点的。他正得到政府所能提供的最好照顾而且一切都是免费的，他应该感激才是。如果今天晚上他再一次开始成为“孬种”的话。她只好对他讲这些。

时钟指向半夜；该走了。

她离开护士台，来到过道，朝白色的房间走去，到那里，她要先冲一个澡，然后换上她的衣服。走到半路上，她的鼻子开始发痒。她从衣兜里掏出手帕捂着，轻轻地打了三个喷嚏，然后把手帕放了回去。

她专心地想着对付古怪的沙利文先生，没太注意她的喷嚏。这有可能是患上花粉热。护士工作台里有大红字写的指示：不管感冒症状多么轻微，必须立即报告。她对这些指示根本就没过脑子。他们担心那些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可怜人携带的病毒也许会在密封室的外面传播，可她还知道，对于一个小小病毒来说，要钻入白衣天使自我抑制

的环境中是不可能的。

然而，在她前往白色房间的路上，它传染给了一个护理员，一个刚刚准备离开的医生，并且另一个护士在路上也重蹈覆辙。

新的一天开始了。

第 16 章

一天后，6 月 23 日，一辆长身白色的康尼轿车呼啸着沿 180 国道向北急驶，车速达到 90 至 100 迈，车的白漆在太阳照射下闪闪发光，电镀发出耀眼的光芒。后排景窗也反射着刺眼的阳光。

波克和劳埃德在哈希塔南边某个地方杀死了车主并偷了这辆车后开着它几乎是在到处乱窜。上行 81 号到美国 80 号是收费高速公路，到此，波克和劳埃德开始感到神经紧张。他们在最近的 6 天里杀死了 6 个人，其中包括康尼车主、他的妻子和女儿。但是，使他们对处在两州之间感到坐立不安并不是这 6 个被害人，而是那些毒品和枪支。5 克白粉，一个小鼻烟盒，里面装满了鬼才知道有多少的可卡因，还有 16 磅大麻毒品。另外有两把 0.38 口径，三把 0.45 口径，一把波克称为杀手的 0.357 口径手枪，六把短枪以及一挺施麦瑟轻机关枪。杀人是用不着费脑筋的小事，但他俩都明白，如果亚利桑那州警察在偷来的车里查出里面装满大麻和武器，他们就麻烦了。况且他们还是跨州的流窜犯。从他们跨过内华达州州界开始，他们就已经是跨州了。

跨州流窜犯。劳埃德 · 亨赖德喜欢它的含意。干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来抓吧，你这个卑鄙的家伙。来一颗花生米吧，你这个混蛋的警察。

他们在德明调头向北，现在在 180 国道上；他们穿过了赫利、巴亚德和稍微大一些的锡尔弗城，在锡尔弗城，劳埃德买了一袋面包和 8 份冰淇淋奶汁（噢，我的上帝，为什么他买了 8 份这些破东西？他们很快会尿出巧克力的）。

过了锡尔弗城，道路现在又蜿蜒向西，刚好是他们不想去的方向。经过巴克康恩后他们回到了上帝都记不住的乡间，双车道黑面路

延绵穿过背景中的鼠尾草丛和砂地，尖山和方山。所有清一色的事物使人只想憋足劲儿啐它一口。

波克说："我们的汽油快没了。"

"你他妈的要不开这么快，就不会有这事儿，"劳埃德说。他拿起第三杯冰淇淋奶汁呷了一口，便吐到里面，摇下窗子，把所有剩下的废物连同那三杯碰都没碰过的冰淇淋奶汁一起扔了出去。

"哈！哈！"波克叫着。他开始加大油门。康尼车向前一窜一停，一窜一停。

"骑稳了它，牛仔！"劳埃德叫了一声。

"哈！哈！"

"你想抽烟吗？"

"你弄来，我就抽，"波克说，"哈！哈！"

车座地板上有一只又大又沉的绿包放在劳埃德的两脚之前。里面装着 16 磅的大麻毒品，他伸手进去，抓了一把，开始卷一支大麻香烟。

"哈！哈！"康尼轿车在白线上进进停停，停停进进。

"干什么呢！"劳埃德大声喊道，"看洒得到处都是！"

"这么多，从哪儿来的……嗯！"

"加把劲，伙计，我们就要吸上这东西了。我们就要吸上这东西了，我们要点着了一下子就会兴奋起来。"

"好吧，汉子。"波克开始把车又平稳地驾驶着，但是他的表情是阴沉的，"这是你的主意，你他妈的主意。"

"你原来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吧。"

"是的，但我不知道我们最后会在他妈的亚利桑那州转来转去。这样我们怎么去纽约呢？"

"伙计，我们要甩掉跟踪。"劳埃德说。在他的脑海中，他看见警察车库的门打开了，几千辆带有 40 年代报话器的车子驶入夜幕之中。大灯照射在砖墙上。出来吧，卡纳西，我们知道你藏在那儿。

"真他妈运气，"波克说着，脸上仍然是阴沉沉的。"我们干的不是

人活儿，你知道，除了毒品和枪枝外，我们有什么？我们有 16 元钱和他妈的不敢用的 300 张信用卡。真他妈的操蛋，我们连给这只能吃的猪添汽油的现金都不够。”

“上帝会给的，”劳埃德说着，用唾液粘住大麻烟。他用康尼汽车仪表盘上的打火机点燃了它。“真他妈是快乐的日子。”

“如果你想卖，你干吗要抽？”波克继续说道，他并没有因上帝会给的想法而得到更多的安慰。

“那么我们少卖点。来吧，波克，来一口。”

这一招屡试不爽，他哈哈大笑着接过烟。在他们之间有一支施麦瑟枪，铁柄枪托朝下立着，枪里装满了子弹。康尼车在路上狂奔着，它的汽油表指向 1/8 处。

波克和劳埃德是一年前在内华达州的布朗斯维尔劳改农场认识的。布朗斯维尔有 90 公顷农田和一座监狱，监狱位于托诺帕以北大约 60 英里，加布思东北 80 英里。布尔斯维尔说是农场，其实并没有多大收成。胡萝卜和莴苣在烈日下无精打采地发蔫，已经晒死了。豆科植物和芦苇应该可以存活。监狱长（他更喜欢别人叫他“老板”）是一个心狠手辣、自鸣得意的家伙，而且他的手下也是一路货色。他喜欢对每个新来的犯人讲述一番，布朗斯维尔实行的是最低限度的保安措施，有人逃跑时，他就像歌里所唱的那样：宝贝没地儿跑，没地儿躲。有些人无论如何要试一试，可是大多没过两三天就被抓回来了，有被阳光灼伤的，眼睛晃瞎的，还有为讨一口水向老板苦苦哀求的。他们中有的人发疯般地狂笑，有一位出去三天的年轻人声称他在加布思以南几英里处看到了一座大城堡，一座带有护城河的城堡，他说，这些护城河由骑着大黑马的巨人守卫着。几个月后当科罗拉多的福音布道会的传教士在布朗斯维尔布道时，这位年轻人热情地接受了耶稣。

安德鲁·波克·弗里曼只是因为打了一次人就进来了，他在 1989 年 4 月获释。他睡的床挨着劳埃德。他对劳埃德说，如果他对大捞一把有兴趣，他知道在拉斯维加斯有一些令人感兴趣的东西。劳埃

德很愿意大干一场。

劳埃德于 6 月 1 日被释放。他是在雷诺犯的罪，罪行是强奸未遂。那个女人是夜总会的歌女，她在回家的路上用装满催泪瓦斯的枪射中了劳埃德的眼睛。他感到很幸运，减去在押时间，又因表现好得到了减刑 4 年的结果，只服了 2 年刑。在布朗斯维尔，天气真是他妈的太热了，热得干不了事。

他乘上一辆前往拉斯维加斯的公共汽车，波克在终点站接他。这是一笔大买卖，波克告诉他。他认识一个家伙，也许把他描绘成“一次性生意合伙人”最恰当。这家伙在某些圈子里被称为文雅的乔治。他为一群叫意大利和西西里名字的人做一些计件工作。严格讲乔治是临时帮工。他主要是给这些西西里式的人物取东西和带东西。有时他从拉斯维加斯取到东西送到洛杉矶。有时他从洛杉矶把其他东西带到拉斯维加斯。大部分是不起眼的毒品，作为送给上流客户的免费赠品。枪枝总是取回，从来没送过。正如波克理解的那样（波克的理解总是含含糊糊），这些西西里式的人物有时候把铁家伙卖给一些独来独去的小偷。嗯，波克说，当在不远处有相当不错的好处等着时文雅的乔治愿意告诉他们这些成交的时间和地点。乔治要求索取他们成功后的 25%。波克和劳埃德还需要把乔治捆起来塞住他的嘴，把东西拿走，也许给他两下子，并且额外再赏他几巴掌。乔治告诫说，这件事必须干得天衣无缝，因为这些西西里式的家伙们没有一个是可愚弄的。

“嗯，”劳埃德说，“听起来不错。”

第二天，波克和劳埃德去见文雅的乔治，他是一个温文尔雅，高 6 英尺的人，一个小脑袋不协调地扛在两肩顶部的脖子上，而脖子看起来好像没有一样。他长着一头卷曲的淡黄色头发，这使他看上去有点儿像那位著名的摔跤运动员。

劳埃德对这宗买卖曾经打算再考虑考虑，但波克再一次使他改变了想法。波克对此很在行。乔治告诉他们，下个星期五晚上大约 6 点钟再来他的住所。他说：“到时务必戴上面罩，还要把我打得鼻子流

血眼睛发青。天哪，我真希望我别陷入这件事里。”

动手的那天晚上，波克和劳埃德乘一辆公共汽车来到了乔治住的那条街的拐角处，下车后戴上了滑雪面罩。门是锁着的，但是正像乔治答应过的，锁得不太紧。楼梯下有一间娱乐室，乔治在那儿站着，面前是一个装满大麻叶的重包。乒乓球台堆满了枪枝。乔治有些害怕。

“天哪，哦，天哪，真希望我从未参与过这件事，”他一边说一边让劳埃德用晾衣绳捆他的双脚，波克则用带子绑他的手。

接着，劳埃德照着乔治的鼻子猛击一下，血一下子流了出来，波克又照着他的眼睛给了一下，打了一个乌眼青，这都是按吩咐做的。

“哎哟！”乔治大叫一声，“你非得下手这么狠吗？”

劳埃德指出：“你不是要保证看上去无破绽吗？”

波克往乔治嘴上粘了一条胶带。然后两个人开始收拾物品。

波克停下手说：“老兄，你有什么事儿瞒着？”

劳埃德紧张地傻笑着说：“没，没有的事儿。”

“我不知道乔治是否能保守秘密。”

对于劳埃德来说，这一点倒是没有想过。他沉思地打量了乔治好长时间。乔治惊恐万状地瞪大眼睛看着他。

接着劳埃德说：“当然，也该他倒楣。”

波克笑了笑：“噢，他可能只会说，‘喂，各位老兄，我碰到了这位老朋友和他的哥们，我们侃了一会儿，喝了几瓶啤酒，可你们猜怎么着，这帮王八蛋来到我家，把我给绑起来了，当然希望你们把他们俩抓着。让我来告诉你们他们长得什么样。’”

乔治拼命地摇着他的头，他的眼里充满了恐惧，瞪得像鸡蛋。

这时，枪枝已放进了一个洗衣房用的大帆布口袋里，这个口袋是他们在楼下浴室里找到的。

劳埃德紧张地掂了掂这个袋子的重量并说：“喂，你看我们该怎么做？”

“我想，我们该把他干掉了，老兄。”波克遗憾地说，“我们只能这

样。”

劳埃德说：“这件事非常难办，别忘了是他帮了我们的忙。”

“无毒不丈夫，老兄。”

“是的，”劳埃德叹了一口气，他们俩向乔治走去。

“呜呜……”乔治边支吾着，边拼命摇着脑袋。“呜……！呜……！”

“我知道，”波克安慰着他，“不仗义，是吗？对不起，乔治，没办法。这不关我们个人的事儿。我们想让你记住这一点。来啊，劳埃德，按住他的头。”

说的容易，做的难。乔治死命地把脑袋从这边儿摆到那边儿。他坐在娱乐室的墙角里，墙是炉渣砖砌的。为了躲闪他们，他把头不断地摆来摆去。

“按住他，”波克平静地说，又从胶带卷上扯下一条。

劳埃德最后抓住他的头发才弄住了他，设法维持了一会儿，使波克有足够的时间把第二条胶带粘在乔治的鼻子上，这样，把他所有通气的路儿都堵死了。乔治真的发了疯。他从墙角窜了出来，扑通一声摔倒在地，在地板上弯着身子，发出被捂住的沉闷声音，劳埃德猜想这声音一定是尖叫声。可怜的老兄。到乔治彻底沉寂前后不过才 5 分钟。他冲撞着，挣扎着，脸憋得像消防车一样红。他们俩干的最后一件事情就是提起他的两条腿，离地板 8－10 英寸，猛地一下朝下面摔下去。这使劳埃德想起他曾在动画片或别的什么片子里看到过这种场面，他暗自发笑，觉得有点兴奋。在此之前，这种事一直是他讨厌看见的。

波克蹲在乔治旁边，用手试了试他的脉博。

“怎么样？”劳埃德问。

“没跳动，只有表在走，老兄，”波克说，“提起表嘛……”他抬起乔治肉乎乎的手腕，看了看。“喏，只是一块天梭表。我还以为是一块卡西欧呢。样子有点像。”他放开了乔治的手腕。

乔治的汽车钥匙装在前裤兜里。在楼上壁柜里，他们发现一个花生酱罐子里装了一半角币，他们把这些钱也掏出来了。这么多角币一

共才 20 美元零 60 美分。

乔治的车子是一部老掉牙的野马车，四汽缸发动机装在车的底板上，开起来十分颠簸，轮胎磨得像秃头一样光。他们从 93 国道离开了拉斯维加斯，朝东南方向驶入亚利桑那州。到了第二天中午，也就是前天，在往回的路上，他们绕过凤凰城。昨天大约 9 点钟，他们在亚利桑那州 75 号公路离谢尔登两英里的一座又脏又旧的普通商店前停了下来。他们敲开了店门，干掉了店主，这位店主是位上了年纪的绅士，安了一副邮购的假牙。他们抢了 63 美元和这位老家伙的小货车。

这天上午，小货车同时爆了两个轮胎。俩人一边来回找一边卷大麻烟，用了差不多半个小时，但谁也没在路上找到图钉和钉子。波克最后说，这一定是偶然。劳埃德说，他曾听说过一些怪事，老天可以做证。接着开过来了那辆白色的康尼轿车。他们早些时候就跨越了州界，从亚利桑那州进入到新墨西哥州，可他们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一点。这样，他们便成了联邦调查局的追捕对象了。

那辆康尼轿车的司机倒回车子，靠在一边说："需要帮忙吗？"

"当然喽，"波克说着用 0.357 口径自动手枪照他两眼之间砰地就是一下。可怜的傻瓜可能永远不会知道什么东西把他击中的。

"为什么你不在这儿拐弯呢？"劳埃德指着就要到的一个路口说。他让毒品麻醉得十分欢快。

"当然可以，"波克爽快地说。他把康尼车速从 80 迈减到 60 迈，朝左打了一把，右轮几乎离开了地面，接着一条新的公路展现在他们面前。第 78 号公路，向西。就这样，由于他不知道他们曾从这儿离开过，或者说，他们不知道他们现在成了报纸上称为三州杀人狂的凶手，因此他们又驶进了亚利桑那州。

大约一个小时后，右侧迎面看到一个标志牌：布莱克 6 号公路。"布莱克？"劳埃德迷迷糊糊地说。

"布莱克！"波克说，他开始打把转动康尼车轮以便留出漂亮的前

后横跨马路的大环道。

“噢！噢!”

“你想在那儿停车吗？伙计，我饿了。”

“你老是饿。”

“去你妈的，我抽大麻上劲儿的时候，是要吃东西的。”

“你可以吃我那枝 9 英寸的左轮手枪，怎么样？哈！哈!”

“说真的，波克。我们停车吧。”

“好吧。顺便弄些现金来。我们早甩掉他妈的尾巴了。必须弄些钱，掉头向北开。这荒芜人烟的鬼地方使我找不到感觉。”

“好吧，”劳埃德说。他不知道是大麻在对他起作用，还是别的什么东西，突然他觉得自己患了偏执狂，偏执的要命，甚至比他在高速路上时还厉害。波克是对的。停在这条布莱克路边上，就像上回在谢尔登外边一样，干它一下，弄一些钱和一些加油站地图，把他妈的这辆康尼车扔掉，然后从辅道掉头朝东北方向走。离开他妈的亚利桑那州。

“我给你说老实话吧，伙计，”波克说，“突然间，我觉得就像房间里的一只长尾巴猫，待在摇晃的椅子上，神经紧张得很。”

“我知道你什么意思，优柔寡断，”劳埃德低沉地说。

布莱克是公路中一个很宽的地方。他们急驰而过，在另一头有综合在一起的咖啡馆，商店和加油站。在脏乎乎的停车场里，有一辆老式福特车和一辆布满尘土的老爷车，在它后面是一辆马车。当波克开着康尼车进去时，那匹马瞪着看他们。

“这车看上去就像是门票，太显眼了。”劳埃德说。

波克表示同意。他伸到后腰拿出 0.357 口径手枪并检查了子弹上膛情况。“你准备好了吗？”

“我想好了吧，”劳埃德说。并抓起了施麦瑟枪。

他们步行穿过空旷的停车场。现在已经第四天了，警察查明了他们的身份。他们在文雅的乔治屋里到处留下了指纹，在那位被干掉的装有邮购假牙老人的商店里也留下了指纹。那位老人的小货车已经

找到了，警方推测杀死乔治和商店店主的人还杀害了这 3 个人。如果他们一直在收听康尼车上的收音机而不是磁带的话，他们会知道亚利桑那州和新墨西哥警察正在配合这次 40 年来最大的追踪活动，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这两个不起眼的骗子，而他们不可能更深地了解他们可能会为这场兴师动众的忙乱都干了些什么。

加油是自助式的，工作人员必须打开油泵。这样，他们便走上台阶进了屋。三个过道的罐装食品在屋里码放着通向柜台。在柜台前，一个穿着牛仔服的男人正在掏钱买烟，中间过道，一位满头粗黑发，看上去有些疲倦的妇女正在犹豫着买哪个品牌的面条调味汁。这个地方散发着过期甘草、阳光暴晒、烟草和一些陈腐气味。店主是一个穿着灰色衬衣满脸雀斑的男人。他戴着一顶白底红字写着“壳牌公司”字样的帽子。纱门砰的一声关上时，他抬起头看了一下，两眼睁大了。

劳埃德肩上扛着施麦瑟枪，朝天花板放了一通。两盏吊灯灯泡像炸弹一样爆碎。

劳埃德大声喊着:“都别动，没人会受伤害!”可波克立刻使他变成了扯谎的人，他一枪打中了那个在选调味汁的妇女。

“哎呀，波克!”劳埃德喊叫着,“你不必非得……”

“干掉她了，老兄!”波克叫喊着,“她永远不会再看杰里·法尔维尔了！哈！哈!”

那个穿牛仔服的男人转过身来。他左手捏着一支烟。刺眼的光线从陈列橱窗射进来，纱门把一些星星点点的亮光映在了他那太阳镜的黑色镜片上。在他腰带里别着一把 0.45 口径的左轮手枪，现在，正当劳埃德和波克盯着看那个死去的妇女时，他从容不迫地拔出手枪，瞄准、射击，波克的左脸突然鲜血四溅，露出了肌肉和牙齿。

“开枪!”波克尖叫着，扔掉了枪。挥动的双手把土豆片、饼干统统扫到了裂成碎片的木地板上。“朝我开枪，劳埃德！小心！朝我开枪！朝我开枪!”他冲到纱门，砰的一声撞开。艰难地拽着一个松动的旧门颌坐在了门口。

劳埃德被打蒙了，与其说是在进行自卫射击，倒不如说是在靠条件反射进行射击。施麦瑟枪在屋子里震荡着，易拉罐满天飞，玻璃瓶子稀里哗啦，洒满了西红柿酱汁、泡菜和橄榄，胡椒酱和桔子汁瓶子像陶瓷靶子一样被打碎。泡沫到处流淌。身着牛仔服的那个男人沉着冷静、泰然自若地又一次扳动手中的枪。子弹嗡的一声擦头而过，差一点把劳埃德的头发分开，他感觉到了而不是听到了这颗子弹。他端起枪在屋子里从左到右一个劲儿地扫射。那个戴着“壳牌”公司字样帽子的男人迅速地躲在了柜台后面，他作为一个旁观者也许以为有一扇地板门会朝他打开呢。球状泡泡糖机四分五裂。红的、蓝的和绿色的口香糖滚的满地都是。柜台上的玻璃瓶子都打爆了。顿时，房间里充满了浓浓的醋味。

施麦瑟枪在牛仔的卡其布衬衣上穿了三个子弹洞，牛仔的大部分内脏流了出来，栽倒在地，一只手仍然扣着他那把 0.45 口径的手枪，另一个手捏着幸运牌香烟头。

劳埃德恐惧地胡喊乱叫，继续射击。他手里的自动枪越来越烫了。装满可退换汽水瓶的箱子发出叮叮当当的声音。一个身穿短裤的挂历女郎的一条迷人的桃红色大腿挨了一枪。一架子不带封皮的平装书摊散一地。接着，施麦瑟枪的子弹打光了，骤然一片沉静，到处弥漫着恶心的火药味。

“我的天哪，”劳埃德说。他小心翼翼地看了看这位牛仔。谁也不曾想到这位牛仔在不久的将来或遥远的将来会成为一个问题。

“打死我吧！”波克声嘶力竭地喊着，踉踉跄跄往屋内进。他用力抓住纱门一扯，另一扇也绷掉了，门倒在了门廊上。“开枪打死我吧，劳埃德，小心！”

“我把他干掉了，波克，”劳埃德安慰他说，但波克似乎没有听见。他成了一个大杂烩。他的右眼像一块不吉祥的蓝宝石闪耀着光芒。左眼没有了。左下巴不见了，讲话时可以看到颌骨。颌上大部分牙齿也都没有了。

“狗日的笨蛋，你倒把我打死啊！”波克尖声叫喊声。他弯下身子

摸到一把 0.375 口径手枪。“我来教你怎么朝我开枪，你这个他妈的哑巴!”

他朝着那位牛仔走去。一只脚踏在牛仔的屁股上，就像一个猎人同一只熊在一起摆好姿式照一张不久就会陈列在书斋墙上的照片一样，他准备把 0.357 口径手枪的子弹都射进他的头里。劳埃德站在那里目瞪口呆地看着，冒着烟的自动枪在一只手上悬挂着，他仍在试图弄清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

这时，戴着壳牌公司帽子的那个男人从柜台后冒了出来，就像玩偶匣蹦出来的玩偶一样。他的脸紧绷着，表达了一种孤注一掷的神情，两只手端着一把双筒滑膛枪。

“嗯? ”波克说着，仰起头，刚好迎着枪的双筒。他倒下去了，他的脸比过去更糟糕，一点儿都没剩下。

劳埃德决定离开。他妈的钱，到处都是钱。他转了一圈并迈着不稳的大步退出了商店，他的靴子差点碰着纸箱板。

他下了一半台阶，亚利桑那州警察巡逻车这时拐进了院子。一位州警察从人行道冒出来，抽出手枪。“站在那儿别动! 里面发生了什么事? ”

“3 个人死了!”劳埃德大声说，“一塌糊涂! 干这事儿的那个家伙从后面跑了! 我让这个混蛋给溜了!”

他朝康尼车跑去，溜到了轮子后面，才想起钥匙还在波克的口袋里。这时，州警察喊道:“站住! 站住! 不然我要开枪了!”

劳埃德站住了。经过对波克面部做的基本外科检查后，没过多长时间便确定了他是刚刚不久才死的。

另一个警察用一把沉重的大手枪顶在他的头上，他悲惨地说了一声，“天哪”。先头那个警察给他戴上了手铐。

“森尼 · 吉姆，到巡逻车后面。”

戴壳牌公司帽子的那个男人在门廊处露面了，仍然握着滑膛枪。他叫道:“是他打死了比尔 · 马克逊! 和他一起的那个人打死了斯托姆太太! 真是惨不忍睹! 我开枪打死了和他一起的那个家伙! 他是

一个废物！我要把这个也杀死，你们给我闪开！”

“冷静一下，老爹，”一个州警察说，“事情结束了。”

“我要在他站的地方打死他！”这位老人叫喊道，“我要把他放倒！”

劳埃德说：“请你们让我离开这个人，行不行？我想他疯了。”

一名警察说：“森尼·吉姆，你押着这个从商店里出来的家伙。”

他的枪筒不断地转动着，突然击到了劳埃德的头上，这一下子他再也没有醒来，直到那天晚上进了阿帕切镇监狱门诊部为止。

第 17 章

斯塔基站在 2 号监视器前面，眼睛密切地观注着技术 2 班的弗兰克 · D · 布鲁斯。当我们最后看见布鲁斯时，他的脸浸在一个汤碗里。除了阳性鉴别外没有什么变化。情况正常。斯塔基若有所思地背着手，就像他童年的偶像布洛克将军检阅军队一样，他走到 4 号监视器，这里情况已经改观。埃兹威克博士仍然倒在地板上，离心机已经停下来了。前天夜里，到 19 点 40 分，这台离心机开始冒出缕缕细烟。到了 19 点 55 分，埃兹威克实验室的拾音器传出呜嘎——呜嘎——呜嘎的声音，这种声音进而变成一种更加丰满，更加低沉，更加令人满意的咣当！咣当！咣当！到 21 点 17 分，这台离心机咣当了最后一声，慢慢地停下来了。“蓝色工程”彻底停止。斯塔基非常高兴。离心机是最后一点生命的迹象，他曾要求斯特芬通过计算机主库查询这台离心机预计能够运转多长时间。在 6.6 秒中得出的回答是：±3 年，下两周可能出现故障的面积为 0.009%，轴承占 38%，主机占 16%，其他占 54%。那是一台灵巧的计算机。在埃兹威克的离心机烧毁后，斯塔基曾让斯特芬再一次查询计算机。计算机证实离心机的轴承的确烧坏了。

这时斯塔基的呼机开始在身后急促地发出嘟嘟的声音。

他去回电话，并推上关闭呼机的按钮。“我就是，莱恩。”

“比利，我从德克萨斯州一个叫塞波斯普林的小镇的一个小组那里得到一个紧急情况。这个小镇离阿内特大约 400 英里。他们说他们必须找你谈话，这是指挥部的一项决定。”

“什么情况，莱恩？”他平静地问道。在最近 10 个小时内他已经吃了 16 片“镇定剂”，总的来说，感觉很好。

“媒体。”

“噢，天哪，”斯塔基说，“把他们应付过去。”

一阵低沉的静电啸声伴随着难以弄懂的谈话声。

“请稍等一会儿。”莱恩说。

静电声慢慢清除了。

“我是狮子……狮子小组，你能听到吗，蓝色基地？你能听到吗？1……2……3……4 我是狮子小组……”

“收到，狮子小组。”斯塔基说，“我是蓝色基地 1 号。”

“问题请查询应急手册，代号‘花盆’，重复一遍，‘花盆’。”说话的声音很小。

斯塔基说：“我知道他妈的花盆是什么，快说情况怎么样？”

来自塞波斯普林的细小声音一口气讲了大约 5 分钟。情况本身不重要，斯塔基认为，因为早在两天前就从计算机得知 6 月之前会发生这种情况（以某种形式）。88%的可能性。具体细节无关紧要。如果有两条腿和腰带扣，那一定是一条裤子。颜色什么的并不重要。

塞波斯普林的一位医生曾做了一些很好的猜测，《休斯敦日报》的两位记者把塞波斯普林正在发生的事情同阿内特，维罗纳，科迈斯城以及堪萨斯州波克斯顿小镇所发生的情况联系到了一起。那些地方都是问题发展很严重，蔓延很快，以致于不得不派军队进去进行检疫。计算机列出清单表明在 10 个州还有 25 个其他城镇开始留下蓝色工程的迹象。

塞波斯普林的情况并无什么独特之处，所以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这种“情况”除了在军用黄信笺上之外最终还要见诸其他文字；不管怎样，重要的是除非斯塔基采取措施。可他没有决定过是否采取措施。不过经过这次细小声音的谈话，斯塔基认识到他毕竟做出过决定。他也许是在 20 年前做过的决定。

关键要分出轻重缓急。重要的实际上不是疾病，亚特兰大的完整性莫名其妙地遭到了破坏，他们将不得不把整个预防行动转到佛蒙特州的斯托威顿，弗蒙特那里的设施比较差。

“重要的是……”

“再说一遍，蓝色基地 1 号，”声音很急切，“我们没有拷贝。”

“重要的是遗憾的事故已经发生了。”斯塔基一下子回到 22 年前的 1968 年。当时他在圣地亚哥的一个军官俱乐部，传来关于卡利的消息以及在梅莱 4 号发生的事情。斯塔基正同其他 4 人在玩扑克，其中两个人现在坐到了联席参谋长的位置上。他们开始讨论在政治迫害的气氛中军方——不是某个部门，而是整个军方——会受到哪些冲击，玩牌的事彻底抛到了脑后。其中有一位小心地在绿毯桌上放下扑克牌，说道:“先生们，一场遗憾的事故发生了。当涉及美国各个军事部门的这场遗憾的事故发生时，人们不是去调查这场事故的根子而去调查如何能够更好地剪除这些部门。军事部门对我们来说是衣食父母。如果你发现你的母亲被奸污了或你的父亲被打劫了，在你打电话叫警察或开始调查之前。你会遮住他们裸露的身体。因为你爱他们。”

斯塔基前前后后从来没有听过有人讲得这么好。

现在，他打开了桌子最底下抽屉的锁，摸出用红带子系着的一本很薄的蓝夹子。封面上写着：如果带子断了，立即通知所有保安处。斯塔基扯断了这条带子。

“你在那里吗，蓝色基地 1 号？”又传来询问的声音，“我们没有对你进行拷贝。重复一遍，没有进行拷贝。”

“我在这里，狮子，”斯塔基说。他哗啦哗啦翻到了这本书的最后一页，手指指到标有“严格保密措施”一栏。

“狮子，你听到了吗？”

“听到了，蓝色基地 1 号。”

“特洛伊”，斯塔基故意说，“我重复一遍，狮子：特洛伊。请回答。”

没有声音。有一种遥远含混的静电干扰。斯塔基突然想起小时候他们用两个易拉罐和一根 20 码长的蜡线做的对讲机。

“我再说一遍……”

“噢，天哪！”塞波斯普林传来一个非常年轻的人哽咽的声音。

“重复一遍，孩子。”斯塔基说。

“特－特洛伊，”有声音传来，接着，声音更有力，“特洛伊。”

“很好，”斯塔基平静地说，“上帝保佑你，孩子。完毕。”

“上帝也保佑你，先生。完毕。”

“啪”的一声，接着是很大的静电干扰声，再往下又传来“啪”的一声，沉静了，接着是莱恩·克赖顿的声音。“比利吗？”

“是的，莱恩。”

“我把整个情况都拷贝了。”

“不错，莱恩，”斯塔基疲倦地说。“当然，你要的请做好报告。”

“你不了解，比利，”莱恩说，“你干的事情很对。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斯塔基合上了眼皮，镇定剂一时失去了效用。“上帝也保佑你，莱恩，”他几乎是在大叫。他关上开关，回到 2 号监视器前面站着。他的两只手插在腰上，就像布洛克·杰克·珀欣检阅军队一样。凝视着弗兰克·D·布鲁斯和他最后倒下的地方。一会儿后，他又平静了。

从塞波斯普林的东南方向，上了 36 号国道，可前往休斯敦，开车需要一天的路程。在公路上风驰电掣的轿车是一辆开了 3 年的庞蒂亚克，速度高到 80 迈。当它开上一个高坡并看到一辆无法形容的福特车横卧在道路上时，差一点引起车祸。

司机是休斯敦一家大日报社的特约通讯员，36 岁，他猛地踩住刹车，轮胎发出尖锐刺耳的声音，车头先是朝路面向下一倾，接着开始向左打偏。

“我的妈呀！”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的摄影师喊叫着，把照相机摔落在车地板上，位于身体中间的安全带也弄乱了。

司机抬了一下制动器，与福特车肩并肩，然后他感到左边的轮子开始陷在烂泥里。他加大油门，汽车发出更大的声响，驶出烂泥回到了公路上。轮胎下面冒出一股股青烟。收音机里不断地发出吼叫：

宝贝，你满意你的男人吗，

他是一个正直的人，宝贝，你能否满意你的男人！

他又猛踩了一下制动器，汽车调头停了下来，他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接着是一连串的剧烈咳嗽。他开始发火了，换了倒档，向福特车倒去，福特车后面站着两个人。

“听着”，摄影师紧张地说。他是一个胖子，从上中学以来就从来没有打过架。“听着，也许我们会更好地……”

这位特约通讯员又一次让车发出刺耳的急刹车声，把嘀嘀咕咕的胖子朝前甩了一下，他把档杆推到空档上，同时拉上了手闸，窜出车外。

他朝车后的那两个年轻人走去，双手攥紧了拳头。

他服过役，在部队里当了4年兵，志愿兵。当他们从福特车后备箱里掏出枪时刚好他辨认出是新的M－3A冲锋枪，他站在炎热的德克萨斯州阳光下惊呆了，裤子也尿湿了。

他开始哭叫起来，想转身跑回车上，两脚却不听使唤。他们朝他开枪了，子弹在他的胸膛和腹部炸开。在他双腿跪下的同时，他的双手无力地摊开乞求饶命，一颗子弹打中了他左眼上方1英寸的地方，把他的头盖骨掀掉了。

那个蜷缩在后座上的摄影师被眼前的情景吓坏了，这时候那两个年轻人走到特约通讯员尸体前，端着枪朝他走来。他躺倒在车座上，嘴角上挂着热乎乎的唾沫。钥匙还在点火器上。他打着了汽车，就在他们开枪射击的时候，车子尖叫着窜了出去。他感到车子向右歪了一下，就好像一个巨人在左后侧踢了一脚，方向盘在他手中开始疯狂地抖动。这位摄影师随着车子跃上公路，因为车胎瘪了而一起一落的。接着巨人又在车子的另一侧踢了一下。抖动变得更厉害了。沥青地面上飞溅出火花。车后胎发生震颤并且像黑破布一样扑腾着。那两个年轻人跑回到他们的福特车上，这辆车的序号列在五角大楼军车处众多的编号单中，他们其中一个驾驶着车拐了一个急弯，向右转了一圈。当车子驶离路肩时，车头猛地跃起，从特约通讯员的尸体上一飞而过。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的中士冲着挡风玻璃令人惊奇地打了一个喷嚏。

前面，庞蒂亚克车两个瘪气的后轮胎像洗衣机一样地转动，车头上下颠簸着。方向盘后面的胖摄影师扫了一下出现在后视镜里越来越近的黑色福特车。他把油门踩到底，但是庞蒂亚克的速度不超过40 迈，并且车子还是在大马路上。收音机里的拉里 · 安德伍德被换成了麦当娜。麦当娜正在声称她是一个讲求实际的姑娘。

福特猛地在庞蒂亚克车前掉头，为了明摆着的二分之一的希望，摄影师想把车一直开下去，消失在那荒芜的地平线上，管它怎么样。

接着福特车后退，而庞蒂亚克发了疯似地振动起来撞到它的挡泥板上。发出一阵刺耳的刮动铁皮的声音。摄影师的头向前一冲磕在了方向盘上，血从他的鼻子里冒了出来。

他惊慌地转动着嘎吧作响的脖子往后看了一眼，悄悄地跨过那个热乎乎的好像是油脂的塑料座位，从副驾驶座位一侧下了车。他跑到马路边上。那里有一道带钩的铁丝网，他跳了过去。像一只快艇，越开越快，他想，“我要成功，我能永远地跑下去……”。

在铁丝网另一侧他的腿挂在了钩上，他摔倒了。他一边发出撕肝裂胆的吼叫声，一边试图把钩子从他的裤子和露出的白肉中摘下来，就在这时，那两个年轻人手里握着枪来到了路边上。

他试图想问问他们，这是为什么，但是从他那里所传出来的一切声音却是低沉的，绝望的叫声，接着他的脑浆冲出了脑袋。

那一天，在德克萨斯州的塞波斯普林没有发布任何疾病或其他问题的报告。

第 18 章

尼克打开了贝克司法官办公室和监狱牢房之间的那道门，犯人们开始对他进行嘲弄。文斯·霍根和比利·沃纳在尼克左边那两间沙丁鱼罐头大小的牢房里。迈克·奇尔德雷斯在紧靠右边那间，另一间牢房空着。因为雷·布思逃跑了，没有抓住。

“嘿，哑巴！”奇尔德雷斯叫道，“嘿，你这个臭哑巴！我们要是从这儿出去，会对你怎么样呢？嗯？到底会对你怎么样呢？”

“我要亲自把你的蛋撕下来，把它们塞到你的喉咙里，直到把你噎死为止，”比利·沃纳对他说，“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只有文斯·霍根没有参加这场嘲弄。迈克和比利对他来说在 6 月 23 日这一天没有太大的用处，因为他们将要被押解到卡尔勃中心进行关押待审。司法官贝克站在文斯旁边，文斯把情况原原本本地讲了一遍。贝克对尼克说，他可以对这几个混蛋家伙进行控告，不过控告交到陪审团审查时，那将是尼克一人对付这 3 个人，或者说，如果他们抓到了雷·布思的话，尼克将对付 4 个人。

最近这一两天，尼克对司法官约翰·贝克十分敬仰。他原先是一个农民，体重有 250 磅，他的选民早先叫他“大个子坏约翰”。尼克对他持有的那种敬仰并不是因为贝克派给他打扫管理区的活儿来弥补他在本周失去的津贴，而是因为他曾经极力追捕那些毒打和抢劫他的人。他这样做，似乎把尼克当做本城镇最受人尊敬的老住户之一，而没有把他作为一个又聋又哑的流浪汉看待。在界南这一带，尼克认识很多的司法官，6 个月来这些司法官常常去劳改农场或犯人筑路队探望尼克。

他们俩曾开车去过文斯·霍根干活的锯木场，乘坐的是贝克的私车，一部电力车，而不是县里的警备车。在车保险杠下有一支枪（贝

克说，“枪总是子弹上膛，总是关上保险”），还有一盏照明灯，这是贝克在警察部门当差时要装在保险杠上的。两天前，他们在拐进锯木场的停车区时，他开的就是这辆车。

贝克清清嗓子，向窗外吐了口痰。又擤了擤鼻子，用手帕轻轻地擦了一下发红的眼睛。他的声音带有一种又粗又响的鼻音音质。当然，尼克无法听见，不过他没有必要去听。很明显他患了严重的感冒。

“如果我们见到他，我就抓住他的胳膊，”贝克说，“我要问你，‘这是其中的一个吧？’你给我点一下头表示是。我不管他到底是不是。就要你点点头。明白吗？”

尼克点点头。他明白了。

文斯正在操作着木刨床，把一些粗糙的木板放进机器里，他站在刨花堆里，刨花几乎盖住了他那双工作靴的靴面。他冲约翰·贝克不自然地笑了笑，眼睛不安地偷望了一下站在这位司法官边上的尼克。尼克的脸孔苍白。

“嘿，大个子约翰，你和这位老农出来干什么呀？”

锯木房的其他人一旁观望着，他们的眼睛转来转去，从尼克到文斯，从文斯到贝克，接着再到尼克，就像一群人在观看某种新奇的网球比赛。其中有一人朝着新刨花吐了一口痰，并用手掌抹了抹他的下巴。

贝克抓住文斯一只松软、晒黑的胳膊并往前一拉。

“嘿！怎么回事，大个子约翰？”

贝克转过头来，这样尼克能够看见他的嘴唇，“这是他们当中的一个吗？”

尼克坚定地点了点头，而且还用手指了指他。

“这是干什么？”文斯再一次抗议，“我一点儿都不认识这个哑巴。”

“那么你怎么知道他是哑巴呢？来吧，文斯，你要进单间了，宝贝。你可以叫一个孩子把你的牙具拿来。”

文斯一边抗议，一边被带到电动车那里并被塞了进去。在他被带

回小镇的路上还在抗议。他被锁上并且闷了几个小时，仍然不断地发出抗议。贝克并没有去理会他，向他宣读他的权利。他对尼克说：“只有他妈的傻子才会惹乱子。”中午贝克回去时，文斯又怕又饿，已经老实了许多，乖乖地把所有的东西一股脑儿全讲了出来。

1点钟迈克·奇尔德雷斯被抓进了牢房，接着贝克又在家里抓住了比利·沃纳。当时，比利正在收拾他那辆老式克莱斯车子，准备出门，从整个打好包的饮料箱和捆绑好的行李来看，路途很远。但是有人向雷·布思通信儿，雷滑得很，很快就溜掉了。

贝克把尼克带回家去见妻子并一起吃了晚饭。车上，尼克在便笺纸上写道：“非常抱歉，把你的内弟卷了进来。她怎么会接受得了呢？”“她会挺得住的”，贝克说，他的声音以及身体的姿态几乎都是很正统的。“我想她会对他大哭一场，但她知道他是什么东西。而且她知道朋友可以选择，但亲人是命里注定的。”

珍妮·贝克是位娇小漂亮的女人。她确实哭过。看着她那深陷的眼睛，尼克感到很不舒服。但她热情地同他握了握手并且说：“很高兴认识你，尼克。我为给你造成的麻烦深表歉意。我认为这件事情我也有一部分责任。”

尼克摇了摇头，尴尬地在地下搓着脚。

贝克说：“我在附近给他找一份工作，由于布拉德利搬到了小罗克，加油站也告吹了。大部分都是刷油漆和掘地的活。不管怎么样，他必须要在这里待一段时间，因为……这你知道。”

“审判，对吧。”她说。

接下来是一阵沉默，这种沉默如此沉重，甚至使尼克感到有些痛苦。

这时，她强颜欢笑地说：“我希望你尝一尝威士忌火腿，尼克。这里还有一些玉米和一大碗卷心菜沙拉。无论如何，我的卷心菜沙拉也赶不上他母亲做的。他经常这么说。”

尼克揉了揉肚子，笑了。

在吃甜点（草莓松饼——尼克要了两份，他在过去两周内一直很

少有这个东西吃）时，珍妮·贝克对丈夫说：“你的感冒看来更严重了。贝克，你拿的太多了，你不要吃得那么多，小心发福。”

贝克一时对着他的盘子仿佛做了错事，接着耸了耸肩。一边摸了摸自己的双下巴。“一两顿饭不吃我受得了。”

尼克看着他们，一个如此高大，一个那么娇小竟也能同床而眠，估计他们是凑合的。他一边龇牙咧嘴地笑着，一边想。他们看上去倒还满融洽。不管怎么样，这不关我的事。

“你也脸色很红，发烧吗？”

贝克耸耸肩：“不烧……嗯，也许有一点。”

“那么今晚你不要出去了。就这么定了。”

“亲爱的，我要看犯人。就算他们不需要特殊监管他们也需要吃饭喝水呀。”她的语气非常坚决：“让尼克去办。你得上床休息。别老失眠呀失眠地说个没完，总说也没什么用。”

他口气软下来说：“但我不能派尼克，他是个聋哑人。此外，他不是我的助手。”

“那么，你不妨立刻让他担任助理。”

“他没有户口！”

“你不说，我哪儿知道，”珍妮冲贝克顶了一句。她站起身来开始收拾桌子。“那么你接着干下去吧，约翰。”

这就是尼克·安德罗斯在不到 24 小时内如何从一个硕尤监狱犯人摇身一变成为硕尤的司法助理。正当他准备去司法官办公室时，贝克来到了楼下的大厅里，他穿着一件磨损的浴衣看上去像一个庞然大物和幽灵。让人看见这身打扮他似乎很不好意思。

他说：“我不想穿，可说不过她。如果不是我感到身体不舒服，我也不会穿的。圣诞节的头两天，我的胸很闷而且烧得厉害。身体太虚弱了。”

尼克同情地点点头。

“助理的事让我很为难。布拉德利和他妻子在孩子死后去了小罗克。婴儿猝死症。多么可怕的事情。我不能责怪他们的离去。”

尼克指着自己的胸膛并用拇指和食指画了一个圈。

“当然，你会好的。你只是进行正常照看，听见了吗？在我桌子的第三个抽屉里有一把 0.45 口径手枪，但是你不要动它。钥匙也别带回去。明白吗？”

尼克点点头。

“如果你回去，离他们远点。如果他们中有任何人想装病，你千万不要上当。这是世界上最惯用的伎俩。如果他们中有人得病了，索姆斯医生可以在上午很方便地给他们看病。那时我会到场的。”

尼克从口袋里掏出便笺纸写道：“我感激你信任我。谢谢你把他们关起来并感谢你给我的工作。”

贝克仔细地读了这张纸条。“小伙子，你是与众不同的。你从哪来？你怎么能这样自己出来呢？”

“说起来话长，”尼克草草写道，“如果你感兴趣，今晚我就把来龙去脉给你写一下。”

“写吧，”贝克说，“我想你知道我已经把你的名字报上去了。”

尼克点点头。这是例行公事。但他是清白的。

“我让珍妮到公路边上叫辆车。那些家伙如果吃不上晚饭会投诉警察残忍的。”

尼克写道：“让珍妮告诉开车的人把车直接开进来。要不，他敲门我听不见。”

“好吧。”贝克犹豫了很长一会儿，“你把床放在角落里，床很硬，但却干净，尼克，你要记住处处小心。如果有麻烦的话，你是喊不出救命的。”

尼克点点头并写道：“我能照顾自己。”

“是的，我相信你能。不过，我会从镇上弄个人来，如果我认为他们有人会……”这时珍妮进来把他的话打断了。

“你还在跟这个可怜的家伙唠叨啥？你现在就让他走吧，要不，我那傻兄弟转回来会把所有犯人都放跑的。”

贝克淡淡地一笑说：“我想，现在，他应该在田纳西州了。”他长吁

了一口气，使劲地咳嗽，咳出许多痰来。“我认为我该上楼去躺下了，珍妮。”

她说：“我给你弄点阿斯匹林，让你退退烧。”

她一边陪着丈夫上楼，一边扭过头来看了看尼克。“很高兴见到你，尼克。不管情况如何，你都要照他说的那样小心处事。”

尼克向她鞠了个躬，而她行了半个屈膝礼。他认为他看见了在她那双眼里闪动的泪花。

大概在尼克回到监狱后半小时，一个满脸丘疹、十分好奇的小伙子，身上穿着脏兮兮的服务生上衣，端来3盘晚饭。尼克示意这位服务生把盘子放在床上，尼克草草写道：“付钱了吗？”

这位服务生像大学新生一样专心致志地看着这一行字，同这个怪人打着交道。“当然付了，”他说，“谢里夫办公室记着账呢。喂，你不能讲话吗？”

尼克点了点头。

这位服务生骂了一句“他妈的”，然后匆匆忙忙地离开了，好像有鬼抓他似的。

尼克一次端一盘，用条帚把把每个盘子顺着牢房门底下的槽捅进去。

他及时地往里望一望，便招来迈克·奇尔德雷斯的骂声，“你他妈的狗杂种。”尼克笑了笑，伸出中指回骂了一句。

奇尔德雷斯不满地咧嘴一笑说：“臭哑巴，我要让你倒霉。等我出去了，看我不……。”尼克转身走开，把剩下人的盘子丢下不管了。

他回到办公室，坐在贝克的椅子上，从记录本中间扯出几页便笺，坐在那里想了一会，然后在开头写道：

尼克·安德罗斯简历

他停住笔，笑了一下。他曾到过一些有趣的地方，可他在梦里从

未料到他会做为司法助理坐在司法官的办公室内，负责管理那 3 位曾打过他的人，并且在撰写他的人生故事。一会儿，他又开始写道：

我于 1968 年 11 月 14 日出生在内布拉斯加州的卡斯林。我的父亲是一个比较富裕的农场主。他和我的母亲总是节衣缩食，他们拥有 3 家银行。我母亲怀我 6 个月时，我父亲带她去镇里看医生。卡车的连接杆开了，他们掉进了沟里。我的爸爸得了心脏病去世了。

不管怎样，3 个月后，妈妈生下了我，我一生下来就是现在这个样子。失去丈夫，这对妈妈肯定又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她操持着这个农场，直到 1973 年，把它输给了那些“大的农场主”，她总是这样称呼他们的。她没有家，只好给在艾奥瓦州大斯普林的朋友写信。其中一个朋友给她找了一份面包房的工作。我们在那儿住到 1977 年，那年发生了一次车祸夺去了她的生命。当时她下班回家，过马路时，一位骑摩托车的男人撞上了她。这不怪他，只怪他运气不好，刹车失灵。他没有加速或干别的事。浸礼会为我母亲举办了慈善的葬礼。同样是这家仁慈的浸礼会把我送到了莫伊内什的基督孤儿院。这是各教会一起出资支援建起的地方，那就是我学会读书和写字的地方……

他停住笔。他的手写得太多了，有点痛，但这不是理由。当他再次重温所有这一切时，他感到不自在，有些激动，不舒服。他回到监狱住处查看了一下。奇尔德雷斯和沃纳已睡着，文斯·霍根在栏杆边上站着，抽着烟望着走廊对面那间空荡荡的牢房，如果雷·布思跑得不快的话，今天晚上他将在那里过夜。霍根看上去好像是一直在哭，让尼克不由地产生一种恻隐之心。孩提时，他在电影里学会了一个单词，那就是“禁闭”。这是一个对尼克来说始终带有荒诞离奇联想的单词，一种在脑海中回荡，铿锵作响的可怕的字眼，一个铭刻着各种不同恐惧的字眼。它一直禁闭他的整个一生。

他坐下来，又念了一遍他写的最后一句。那就是我学会读书和写

字的地方。其实事情并非如此。他生活在一片无声的世界里。书写是代号，讲话是嘴唇的活动、牙齿的起落、舌头的舞动。他的母亲曾教他读唇语，教他如何用张牙舞瓜的、笨拙的字母拼写他的名字。她说，这就是你的名字。尼克，这就是你。不过，她说的这些当然是听不见的，也是没有含义的。最初的联系是她敲敲纸张，然后再敲敲他的胸膛。作为聋哑人最糟糕的事情不是生活在无声电影的世界里，最糟糕的事情是不知道事物的名称。直到 4 岁他才真正地开始明白名称的概念。到了 6 岁，他知道了高大绿色的东西叫做“树”。他渴望了解一切，但没有人想起告诉他，他也无法去问，他受到了“禁闭”。

母亲去世后，他几乎一直在退缩。孤儿院是一个喧闹而又沉寂的地方，在那里面目可怕，身体瘦小的孩子常拿他取笑。有两个男孩总是跑到他这儿来，一个孩子用手捂着他的嘴，一个孩子用手捂住他的耳朵。要不是有人碰巧路过，他们也许会置他于死地。为什么？不为什么。这只能说他比弱者更加弱小。

他停止了交流的念头，他的思维过程自身便开始锈蚀和崩溃了。他茫然地四处游荡，看着那些充满世界的无名万物。他观望着一群群在游乐场的孩子们嗫嚅的双唇，像白色吊桥一样，望着上下起落的牙齿，以及在典礼仪式上伴随着讲演而翻动飞舞的舌头。他有时发现自己盯着一块云彩长达一个小时之久。

接着是鲁迪来了。他个头很大，脸上有麻子，头是秃的，6 英尺 5 英寸高，也许同发育不良的尼克相比要重 200 磅。他们第一次相遇是在地下室里，那里有一张桌子，六七把椅子和一台高兴时才工作的电视。鲁迪坐着，眼睛几乎同尼克的目光相视在同一个水平上。接着他伸出宽大的吓人的双手，堵住他的嘴巴、他的耳朵。

（我是一个聋哑人。）

尼克痛苦地把脸扭到一边，（谁他妈理你！）

鲁迪打了他一嘴巴。

尼克摔倒在地。他的嘴张开着，无声的眼泪顺着眼角开始流淌。他不想同这个可怕的大块头、秃驴呆在这里。他不聋不哑，因此这是

一种残忍的玩笑。

鲁迪轻轻地把他拉起来并领他到了桌子旁。那里有一张白纸。鲁迪指了指那张纸，又指了指尼克。尼克看了看纸，又看了看鲁迪，然后摆摆头。鲁迪点点头并且接着又指了指那张白纸。他削好一枝铅笔递给尼克。尼克把它放下，好像烫手一样。他摇摇头。鲁迪指着铅笔，然后指着尼克，又指着那张纸。尼克摇了摇头。鲁迪又打了他一嘴巴。

更多的泪水在流淌。那张狰狞的脸只带着一种可怕的耐性看着他。鲁迪又一次指着那张纸，指着那枝铅笔，指着尼克。

尼克把笔攥在拳头里，写下了几个字，这几个字是他认识的，是从那沾满蜘蛛网和锈蚀的思维大脑的机制中苦思冥想出来的。他写道：

妈的，安德罗斯，操你妈！

随后，他把铅笔一折两节，绷着脸，挑战似地看着鲁迪。但鲁迪却笑了，突然他越过桌子，把尼克的头紧紧地捧在他那双坚硬的、结满老茧的手中。他的手温暖而柔和。尼克记不得最后一次受到这种爱的抚摸是什么时候了。他的妈妈曾这样抚摸过他。

鲁迪的手从尼克的脸上松开。他捡起带笔头的那半截铅笔。他把纸翻到空白一面，用笔头叩着白纸空间，然后又叩一下尼克。他做了一遍，一遍又一遍。最后，尼克明白了。

（你就是这张白纸。）

尼克开始哭泣了。

鲁迪又待了 6 年。

……那就是我学会读书和写字的地方。一位名叫鲁迪·斯帕克曼的男人开始帮助我。同他在一起我是非常幸运的。1989 年，孤儿院解散了。他们尽其所能把许多孩子都进行了安置，只有我不属于他们当中的一员。他们说，过一段时间，我可以同某个家族取得联系并且国家将为他们收留我而向他们付费。我想找鲁迪，可鲁迪在非洲，正在为和平队工作。

所以，我逃跑了。我那时 16 岁了，我认为他们不会太卖力去找我。我想，只要我不惹什么麻烦，我就会一切顺利，直到今天，我一直不错。我曾经一度上过高中函授课程，因为鲁迪总是讲教育是最重要的。当我安顿下来一段时间时，我就打算进行全国高中学历考试。我不久就会通过的，我喜欢上学。也许有一天我会去上大学。我知道这听起来很离奇，像我这样一个聋哑人还想上大学，可是我并不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好了，这就是我的情况。

昨天上午大约 7 点半钟，贝克走了进来，当时尼克正在倒垃圾筐。这位司法官看上去好多了。

“感觉怎么样？”尼克写道。

“非常好，我一直烧到半夜。这是我从小到大烧得最厉害的一次。阿斯匹林看来不起作用。珍妮想请医生来，但是到了 12 点半钟，烧刚好退了。随后我像木头一样沉睡过去。你怎么样？”

尼克用大拇指与食指做了一个圈的动作表示 OK。

“我们的客人怎么样？”

尼克像哑剧演员一样急促不清地张合了好几次嘴。看起来很愤怒。他做出了对看不见的栅栏进行撞击的姿势。

贝克扭过头笑了，然后打了几个喷嚏。

“你应该去看电视，”他说，“你不是说要尽力把你的生活情况写下来吗？你写了吗？”

尼克点点头并递出了一笔一划写出来的两张纸。这位司法官坐下来，认真仔细地看了一遍，看完时，他久久地凝视着尼克，他的眼神有着深深的穿透力，弄得尼克一时不好意思，很不自在地盯着脚看。

他再抬头看时，贝克说：“你从 16 岁起就一直靠着自己生活吗？有 6 年了吗？”

尼克点了点头。

“你真的把所有的高中课程都念完了吗？”

尼克在一张便笺纸上写了一会儿。“因为我很晚才学会读书写

字，所以，我落后很长的距离。孤儿院关闭的时候，我刚刚开始赶上。我从那里得了6个高中学分，后来又从芝加哥的拉塞尔那里得了6个学分。我还需要再得到4个学分。”

“你还需要上哪些课程?”贝克问道，然后转过头大声叫道:“你们那儿给我闭嘴！等我他妈病好了你们才能吃到烤饼喝到咖啡!”

尼克写道:“几何、高等数学、两年的外语，这些都是大学的要求。”

“一门外语，你是说像法语、德语、西班牙语那样的外语吗？”

尼克点点头。

贝克笑着并摇摇他的头。“别吹了，一个聋哑人要学讲外语。对你来说，什么都没有，孩子。这一点你是知道的。”

尼克微微一笑，点了点头。

“那么为什么你一直到处流浪呢？”

尼克写道:“我还未成年时，我不敢在一个地方待的时间太长。我害怕他们会把我安置到另一家别的什么孤儿院里。当我长大了，想找一份稳定的工作时，时局又变得很糟糕。好像说是……但是由于我耳朵聋，我听不见（哈……哈)。”

“大部分地方你都会白跑一趟，”贝克说，“在艰难的岁月里，人情味不是那么容易表露出来的，尼克。至于稳定的工作，我也许能够在这儿给你安排个什么事儿干，除非那些家伙让你彻底地对硕尤和阿肯色感到失望。不过……我们不都是那样的。”

尼克点点头表示明白了。

“你的牙怎么样？这一下你挨得可不轻啊。”

尼克耸耸肩。

“那些止痛片吃了吗？”

尼克伸出两个指头。

“嗯，好吧，我要对那些家伙做一些文案工作。你继续忙你的事情吧。我们晚些时候再谈。”

索姆斯医生，就是开车几乎撞着尼克的那个人，当天上午大约9点30分来了。他大概60岁左右，一头乱糟糟的白发，一副像长有嗉子似的鸡脖子，两只蓝眼睛炯炯有神。

“大个子约翰对我说你懂唇语，”他说，“他还说他想给你找一份有钱赚的事情干，所以我想最好确定一下你不会死在他的手上。请把你的衬衣脱下。”

尼克解开了他那件蓝色的工作衬衣，把它脱了下来。

“天哪，好好给他查一查，”贝克说。

索姆斯一边查看着尼克一边平淡地说：“各个部位都在运转，一切良好。小伙子，你左胸乳头差一点没了。”他指着刚好在奶头上方的一块月芽形痂。尼克的肚子和胸廓看上去就像加拿大的日出。索姆斯对它进行了触动和按摸并且仔细地查看了他的眼睛瞳孔。最后，他检查了尼克残留的前齿。这是他目前唯一真正受过伤害的地方，而这种伤痕是显眼的。

他说：“这一定钻心地疼吧。”尼克悲哀地点点头。“你的这些牙都留不住了，”索姆斯接着说。“你……”他接连打了三个喷嚏。“对不起。”

他开始把工具放回黑包里，“小伙子，预后情况良好，这种预测不包括去扎克小酒馆会出现闪电或跳闸。你的讲话障碍是天生的还是由于失聪而引起的呢。”

尼克写道：“天生的缺陷。”

索姆斯点点头。“实在不好意思。想开一点，感谢上帝吧，他没有决定让你的脑海成为一片浆糊。请把衬衣穿好。”

尼克穿好衬衣。他喜欢索姆斯，因为索姆斯和鲁迪是一样的人。

索姆斯说：“我会让他们在药房再给你配一些止痛药。让富翁掏钱吧！”

“嘿，嘿，怎么说的。”约翰·贝克说。

索姆斯继续说：“他可是存了不少钱。”他又打了个喷嚏，用手擦了擦鼻子，接着在包里翻找，掏出一副听诊器。

贝克笑着说："老伯，你要小心一些，不然我以酗酒和妨害公务罪把你铐起来。"

索姆斯说："是，是，是。总有一天你的嘴张的太大了你会直接掉进去的。约翰，把衬衣脱下来，让我看看你的奶子是不是还像过去那么大。"

"脱下我的衬衣？为什么？"

"因为你老婆叫我给你查一查，就为这个。她认为你病了，她可不想让你病情加重，天知道为什么。如果你完了，她和我就不必偷偷摸摸地来了，我不知跟她说了多少次，来吧，约翰。把皮肤露出来。"

"只是感冒了"，贝克说着，不情愿地解开衬衣扣子。"今天早上我感觉很好。说真的，安布瓦兹，你好像比我强不了哪去。"

"大夫说了算，不是你说了算。"当贝克脱下衬衣时，索姆斯把脸扭向尼克说道，"不过，你要知道，感冒传染起来是很有趣的。莱思罗普太太病倒了。里奇一家和贝克那些家伙几乎都咳嗽得很厉害，甚至住在那里的比利·沃纳也在一个劲儿地咳嗽。"

贝克慢慢地脱下内衣。

"好了，我告诉你一些什么呢？"索姆斯问道，"瞧这对大奶子，跟娘儿们的差不多，连我这样的糟老头看了也会起性的。"

听诊器刚一挨着贝克的胸，他便一把握住了它。"天呢，这么凉！你干什么呢，把它放得冰凉冰凉？"

"吸气，"索姆斯说道，皱起了眉头，"现在呼气。"

贝克的呼气变成微弱的咳嗽。

索姆斯对司法官胸前背后查了很长时间，最后他放下听诊器用压舌板察看了贝克的喉咙。看完后，他把压舌板折成两节丢进了废纸筐。

"怎么了？"贝克说。

索姆斯用右手指按了按贝克颌下脖颈的皮肉。贝克痛得往后缩了一下。

"我不必问疼不疼，约翰，你回家去，躺在床上，这不是医嘱，而是

命令。”索姆斯说。

司法官眨巴眨巴眼睛。他平静地说:“安布瓦兹，得了吧。你知道，我不能那样做，我还有 3 个犯人今天下午必须押解到卡姆登。昨天晚上，我把这个小伙子留下同那些犯人在一起，但我是不得已这么干的，我不会再这样做了。他是个哑巴。昨天晚上如果我思维正常的话，我是不会同意的。”

“约翰，你别管他们。现在是你自己有问题。这是某种呼吸传染病，一种真正通过讲话传播的疾病，接下来是发烧。约翰，你的呼吸器官有毛病，恕我直言，对于你这种身上的肉长得过多的男人来说，这不是闹着玩的。上床去吧。如果你明天早上仍然感觉没什么问题的话，那么再来处理这些犯人。最好是叫州巡警把他们带走。”

贝克带有歉意地看着尼克。他说:“你知道，我就是感觉有点气不够喘。也许休息一下就……”

尼克写道:“回家去躺下。我会尽心尽力的。此外，我必须挣足了钱买药。”

“没有人是为你这样的工作狂去卖力的，”索姆斯说着并咯咯地笑了。

贝克拿起上面写有尼克简历的两页纸。“我可以带回家给珍妮看吗？尼克，她对你真的很喜欢。”

尼克在信笺上匆忙地写下:“当然可以啦。她人非常好。”

“都是一类的人，”贝克说。他在系衬衣扣子时叹了一口气。“这次发烧又是来势汹汹。你认为我抗得住吗？”

索姆斯一边扣他的包一边说:“服用阿斯匹林。这种病是我最讨厌的腺传染病。”

贝克说:“在桌子底部抽屉里有一个香烟盒，里面是少量备用现金。你可以到外面吃午饭，顺便把你的药买回来。那帮家伙比无赖还要无赖。他们不会有事的。你拿走多少钱只要打个条就行了。我要同州巡警联系，到今天下午晚些时候，你就会摆脱他们了。”

尼克做了一个 OK 的手势。

贝克庄重地说:“有急事你要及时找我，珍妮说没问题，你自己要细心。”

尼克点点头。

珍妮·贝克昨天晚上6点钟左右过来时，带着用盘子盖着的晚饭和一盒牛奶。

尼克说道，“非常感谢。你丈夫怎么样了？”

她笑了，她是一个满头栗色棕发的小巧女人，得体地穿着花格衬衣和褪色的牛仔裤。“他想亲自来，可我告诉他不行。今天下午他烧发得很高，把我吓坏了。不过今天晚上差不多退了。我认为这得怪州巡警。约翰不冲着州巡警大发一顿脾气是不会真正痛快的。”

尼克好奇地望着她。

“他们告诉他要到明天上午9点才能派人来押送罪犯，请病假的人特别多，有20多个人不在位，当班的也在忙着送人去卡姆登或派恩布拉夫斯的医院，附近这种病正流行。索姆斯嘴上说没什么，其实他也很担心。”

她自己看上去也是很着急的。接着她从胸部口袋里掏出两页折起来的便笺纸。

“这真是一个感人的事故。”她平静地说，并把那两页纸还给他。“你是我曾听到过的最不幸的人。我认为，你战胜残疾的精神令人钦佩。我必须对我兄弟的事情再一次向你道歉。”

尼克十分窘迫，只能耸耸肩。

“我希望你会继续留在硕尤，”她说着，同时站起身来。“我丈夫喜欢你，我也喜欢你。一定要当心里面的那些人。”

“我会的，”尼克写道，“请转告司法官，我希望他康复。”

“我会把你的祝愿转告他的。”

她走了。尼克断断续续地睡了一夜，不时起来去查看那3间牢房。他们算不上亡命之徒，不到10点钟，他们全都睡着了。镇上的两个人进来查看，看到尼克没事便放下心来。而尼克注意到他们两个似

乎都得了感冒。

他做了一些稀奇古怪的梦。醒来时所能记住的就是他好像一直穿行在无边无际的青玉米地里，在寻找什么东西而且惊恐地害怕别的什么东西，这东西似乎在尾随着他。

今天早上，他早早地起来，把监狱后面仔细地打扫了一遍，没有理睬比利·沃纳和迈克·奇尔德雷斯。正要出门时，比利紧随着喊住他："雷就要回来了，你知道吗？他要抓着你，恐怕你不仅又聋又哑，还得变瞎！"

尼克已经转过了身，比利的话他大多没有看到。

他回到办公室，拿起一本过期的《时代》杂志看了起来。他把脚翘在桌子上思索着，决定在司法官回来时最好把麻烦都排除掉。

到了 8 点钟，他忐忑不安，极想知道，贝克司法官夜里是否又旧病复发了。尼克迄今一直期待着他，准备等州巡警来时把监狱里的那 3 个犯人转送到州里。另外，尼克的肚子一直咕辘辘地不舒服。路边车站上没有一个人露面。他望着电话机，与其说怀有渴望之心，倒不如说抱有厌恶之情。他十分爱好科幻小说，经常到旧书库积满灰尘的过期刊物书架上用毛儿八分钱收集散开线的手装本。他不止一次发现自己在想，如果有一天科幻小说中预示的那种电话显示屏最终能变成实际使用的话，那么对于世界上的聋哑人来说将是多么的欢快。到了 9 点 15 分，他真的耐不住了。他走到各牢房的门前并往里望了望。

比利和迈克都站在各自牢房门边上。他们俩一直在用鞋子使劲敲打栏杆。文斯·霍根还躺着。当尼克来到门前时，他只是回了一下头，凝视着尼克。霍根的脸色苍白，只有两腮带有潮红，双眼下面出现暗斑。他的前额不断地冒出汗珠。尼克碰到了他这种冷漠的，仇恨的凝视并意识到这家伙病了。他的不安也随之加重了。

"嘿，哑巴，给我们弄点早点怎么样？"迈克冲着他喊叫，"老东西文斯看来可能需要医生了。告密者不同意，是吧，比利？"

比利不想开玩笑。“对不起，先生，先前我喊过你。文斯他病了，就这些。他需要医生。”

尼克点点头，他寻思着下一步应该怎么办。他俯在桌子上，在便笺纸上写道：“贝克司法官或其他人：我去给犯人弄些早餐并且看一看是否能为文斯·霍根请来索姆斯医生。文斯看来是真病了，不是在装病。尼克·安德罗斯。”

他从便笺上撕下这一张，把它放在桌子中间。然后，把便笺装进他的口袋里，向门外走去。

第一件使他猛然感到的事情是白天的炎热和青枝绿叶的气味。到了下午，这些青枝绿叶全都打了蔫儿。碰到这种天，人们都喜欢早一点干完杂活和跑腿的差事，这样他们就能尽可能平静地度过下午。但是对尼克来说，今天下午，硕尤的主要街道看起来有些怪，死气沉沉，不像是平常工作日，倒像是星期天。

商店前大部分斜线停车位都空空如也。街上只有很少几辆小车和农用卡车跑来跑去。五金商店看来开门了，可是商业银行的遮阳窗帘还没有拉开，虽然现在都过了9点钟了。

尼克往右转了个弯，向5条街区以外的停车站走去。走到第3个街区的拐角处时，他看见了索姆斯医生的车子正缓慢地朝着他们所在的街道开来，车子从一边到另一边有点摇摆，好像没油似的。尼克使劲儿地挥舞着手，他不敢肯定索姆斯是否会停车，不过索姆斯在道路边上停靠下来，不在乎地占据了4个斜线停车位。他没有下车而是坐在方向盘后面。这位先生的面容使尼克感到震惊。自从上次看见他同司法官无拘无束地斗嘴取乐以来，索姆斯一下子老了有20岁。一部分是劳累所致，但劳累不能成全这种解释，这一点连尼克都能看出来。好像是为了证实他的想法，医生从上衣胸袋里掏出皱皱巴巴的手绢，就像一位上了年纪的魔术师在玩弄老掉牙的把戏一样，而这种把戏不再使他有丝毫的兴趣了。他对着手帕连续打了几个喷嚏。打完喷嚏后，他把头往后靠在了车座上，嘴半张着，吸着气。他的皮肤像死人一样蜡黄。

接着，索姆斯睁开了眼睛说："贝克司法官死了。他是今天凌晨 2 点多钟死去的。现在珍妮也病了。"

尼克两眼睁得大大的。贝克司法官死了？可他妻子昨天晚上刚刚来过并且说他感觉好多了。另外，她……她一直很好嘛。不，这简直不可能。

"死了，真的。"索姆斯说，好像看懂了尼克的心思。"不只是他一个人。在过去的 12 小时内，我已经签署了 12 份死亡证明书。我知道还有另外 20 个人午前将会死去，除非上帝表示出仁慈。但我不信这是上帝干的。从良心上讲，上帝不会置若罔闻的。"尼克从口袋里抽出便笺纸写道："他们是怎么回事？"

"我不知道，"索姆斯说着，慢慢地把纸揉成一团扔进路边的雨水沟。"不过镇上的每个人看来都要病倒，我一生中从未像现在这样害怕过。我也病了，不过我现在主要是累，毕竟不年轻了。你知道，不付出代价我是不能坚持这么长时间的。"他的声音夹带着一种疲倦和恐惧，幸好尼克听不出来。"我感到伤心的是我没有回天之力。"

尼克没有看出索姆斯正在为自己感到伤心，他只能眼巴巴地看着他，充满疑惑。

索姆斯从车子里出来，为了支撑自己，他握住尼克的胳膊呆了一会儿。他的握法是老人的那种，软弱无力，却抓的很死。"尼克，到那边的长椅上去。你我好好地谈谈。我猜先前有人告诉过你了。"

尼克向后指了指监狱。

"他们哪儿也去不成，"索姆斯说，"如果他们染上这种病而倒下，我也只能把他们列在死亡名单里。"

他们坐在长椅上，长椅刷着明亮的绿漆，靠背印着当地保险公司的广告。索姆斯欣喜地把脸扭向温暖的太阳。

他说："打冷战和发高烧，自从昨天夜里 10 点左右就开始了，稍后不久，就开始发冷。还好，感谢上帝，没有腹泻。"

尼克写道："你应该回家卧床休息。"

"我应该这样，我会的。我刚好想先休息几分钟……"他慢慢地合

上双眼，尼克认为他已经睡着了。他不知道应不应该继续到车站去给比利和迈克弄些早餐。

这时索姆斯医生又开了口，但两眼没有睁开。尼克看着他的双唇。“这些症状都是很常见的，”他说着，开始用手指一一进行了列举，直到所有10个手指在他胸前像扇子一样展开为止。“发冷、发烧、头痛、发软和全身无力、食欲不振、小便作疼、扁桃腺从轻微到严重逐步肿大、腋窝和腹股沟肿胀、呼吸器官衰弱和衰竭。”

他看着尼克。

“这些都属于一般性感冒、流行性感冒和肺炎的症状。所有这些我们都能医治，尼克。如果病人不是太小或太老，或者不是由于原先有病而造成身体虚弱的话，用抗菌素就能治愈。但这次不行。病人发病很快，或者很慢。好像没什么问题，但药物治疗无效。病症首先恶化，然后好转，接着又恶化，衰弱，浮肿，最后死亡。”

“有人犯下了错误。”

“他们竭力想掩盖这件事情。”

尼克疑惑地望着他，不知道从医生的嘴唇上得到的话是否理解正确，他很想知道索姆斯会不会在讲胡话。

“听起来是不是有点胡言乱语？”索姆斯问道，双眼天真地看着尼克。“你知道吗？过去我总是担心年轻一代的妄想狂。总是害怕有人在偷听他们的电话……跟踪他们……操作计算机对他们进行检查……现在我发现他们是对的，我是错的。生命是一种美好的东西，尼克，但是我发现上了岁数的人将会对自己一味固执的偏见付出令人不快的高昂代价。”

“你是什么意思？”尼克写道。

索姆斯说：“硕尤没有一部电话能打出去。”尼克不知道这是对他提问的答复（索姆斯似乎对尼克最后一张便条只是匆匆地扫了一眼），还是医生昏头昏脑想到某个新的问题——他猜测发烧可能正在使索姆斯神志不清。

医生注意到尼克迷惑不解的神情，似乎认为这个聋哑人可能不

相信他的话。“确实是真的，”他说，“如果你想要拨打这个镇线路上没有的任何电话号码，你就会得到录音回话。另外，收费公路进口和出口都用障碍隔挡住了，上面写着‘道路施工’。但是没有施工，只有障碍。我去看了。我认为把障碍移到一旁是可以的，何况今天上午收费公路的车子不多。大部分障碍看来都是由军队的车辆组成的，有卡车和吉普车。”

“其他道路怎么样？”尼克写道。

“镇东头63号公路被挖开了，是为了重修排水沟，”索姆斯说，“镇的西头似乎有一起相当严重的车祸。两辆车横在公路上，把路全都封死了。遍地都是一些乱七八糟的坛坛罐罐，不见州警察或救险车的踪影。”

他停顿下来，拿出他的手巾，擤了擤鼻子。

“住在那带的乔·拉克曼说，挖排水沟的那些人干得非常慢。大约两个钟头前，我到了拉克曼那里，给他的小男孩看病，小孩确实病得不轻。乔说，他认为挖沟的那些人实际上是当兵的，虽然他们穿着养路班工人的外套和开着州的卡车。”

尼克写道：“他怎么知道的呢？”

索姆斯站立起来说：“工人们很少彼此敬礼。”

尼克也站起来了。

“有辅路吗？”他草草写道。

“有可能。”索姆斯点点头，“但我是一个医生，不是个英雄。乔说他看见在卡车驾驶室里有枪。军队配发的卡宾枪。如果有人企图通过辅路离开硕尤并且被看见的话，谁知道会怎么样呢？人们在硕尤之外又可能发现什么呢？我再说一遍：有人闯下了大祸。而现在他们在竭力进行掩盖。疯了，真是疯了。当然，像这类情况会传出去的，要不了很长时间。与此同时，有多少人会死呢？”

尼克吓傻了，只是眼睁睁地看看索姆斯医生回到车旁并慢慢地爬进去。

索姆斯从车窗里探出头来对他说：“你呢，尼克。你有什么感觉？

发冷？打喷嚏？咳嗽？”

尼克对每一问题都摇了摇头。

“你打算离开镇子吗。我认为你可以，如果你穿越田地的话。”

尼克摇了摇头并写道：“那些人还被关押着。我不能不管他们。文斯·霍根病了，不过其他那两个看起来是好好的。我要给他们弄点早饭，然后去看看贝克太太。”

索姆斯说，“你这孩子考虑问题真周到。真是难得。在这种堕落了的年代里一个孩子具有责任感，那就更可贵了。尼克，我知道，她会感激你的。卫理公会教长布拉赫曼先生也说，他要顺便去看望一下。我担心今天结束前会有很多电话找他。你要小心你关押的那3个人，行吗？”

尼克认真地点点头。

“那好。今天下午我设法到你那儿去并给你查查。”他一脸疲惫，眼睛红红的，十分憔悴，他把车挂上了档，开走了。尼克在他后面凝视着，脸上布满了愁云，接着他又开始朝停车站走去。餐馆是开着的，可是里面的两位厨师有一位不在，早7点到下午3点这一班的4位服务员有3位还没露面。尼克不得不花很长时间来等他订的早餐。当他回到监狱时，比利和迈克俩人看起来都被吓坏了。文斯·霍根神志昏迷说胡话。

第 19 章

拉里来到时代广场已经很长时间了，不知怎么地，他觉得广场看上去应该有所不同。在那里，事物看上去比较渺小，但是会更好一些，他不会像小时候那样被这个地方的杂草丛生，臭气熏天，有时是危险的那种东西吓着。那时候，他经常一个人或和巴迪·马克一起急匆匆跑到这里来，花 99 分钱看双场电影，或者到商店，拱顶走廊和联营大厅看放在橱窗里闪闪发亮的摆设。

但是，广场整个看起来还是老样子，它不应该是这样子的，因为有些事物已经发生了真正的变化。当你从地铁往上走时，原先摆在出口拐角处的报摊没有了。走出半个街区，那里曾有一家廉价的拱顶走廊商店，挂满了闪闪发光的彩灯和铃铛，那些看起来很危险的年轻人嘴角上叼着烟晃来晃去，与此同时，他们播放着《戈特里布荒岛》或《宇宙大赛》，还是在原来这个地方，现在有一家朱利叶斯桔子店，店前站了一群年轻的黑人，他们的脚轻轻地舞动着，好像某个地方不断地播放出爵士乐，一种只有黑人耳朵才能够听见的爵士乐。还出现了更多的通信营业室和 X 级电影。

然而，相像的地方太多了，这使得他感到悲哀。唯独在方式上的真正差别使得事物似乎更加糟糕：他现在在这里觉得像游客。不过，就连地地道道的纽约人在广场上也可能会感到像游客一样，变得短小，总想抬头看看那些竖在广场四周上面的电子新闻摘要。他讲不出来，在他记忆中的这个广场作为纽约的一部分到底像个什么样子。他没有什么特别强烈的欲望要重新想起它。

他的母亲那天上午没有去上班。前两天，她一直患感冒，今天早晨由于发烧她起得很早。他听见她从床上起来，在厨房里准备早餐，动静很大。她接二连三地打着喷嚏，一边还轻声地说着“讨厌。”电视

打开了，是“今日”节目的新闻：印度发生未遂政变、在威奥宁有一个发电站被炸、最高法院即将宣判与同性恋有关的历史性决定。

这时，拉里从屋里出来，一边系着衬衣扣子，一边进了厨房，新闻播放完了，吉恩·沙里特正在采访一个光头男人。这个光头男人展示着许多人工吹制的小动物。他说，吹玻璃是他 40 年的业余爱好，他写的书将由兰登出版社出版。然后，他打了个喷嚏。“对不起，”吉恩·沙里特说着并偷偷地乐了。

“你想要吃煎蛋还是炒蛋？”艾丽斯·安德伍德问。艾丽斯认为，没有鸡蛋不叫早餐。

他坐下来，看着她打鸡蛋，倒进一只黑色长柄平底煎锅里，用打蛋器搅动，早在他在第 162 小学上一年级时她就用这把打蛋器搅鸡蛋了。

她从穿着的浴衣兜里掏出手巾，捂着嘴咳嗽，打喷嚏，然后在把手巾放回去之前她吐字不清地唠叨着“讨厌!”

“你请假了吗，妈妈？”

“我害上病了。这种感冒想要我的命。我最讨厌星期五得病，有这么多事情要做，可我不得不歇歇脚。我正在发烧，扁桃腺也肿了。”

“你叫医生了吗？”

她说：“我是漂亮姑娘时，医生们都上门巡诊。现在如果病了，得去医院急诊室。我要呆在家里，吃点阿斯匹林，到明天这个时候，我就会退烧了。”

他呆了一个上午，试图帮把手。他把电视抱进来，放到她的床边，给她端上果汁并拿来用于祛暑的一瓶奈奎尔，又跑到市场上给她买了几本简装书。

在这之后，除了彼此心神不安外，他们再没有更多的事情好做了。她对卧室里电视接收情况这么差劲感到惊奇，而他不得不对这种结果甩出一句尖刻的话，接收效果差总比收不到强多了。最后他说他可以出动了，到城里的一些地方溜一溜。

“这个主意不错，”她明显宽慰地说道，“我要睡一小会儿。你是一

个好孩子，拉里。”

这样，他从窄窄的楼梯（电梯仍然坏着）下来到了街上，感到一种内疚的解脱。这一天都属于他了，而且他的口袋里仍然有一些现金。

可是现在，处在时代广场中，他没有欢快的感觉。他沿路徘徊着，他的皮夹子自从放到前兜里以来，一直是鼓鼓的。他在一家打折音像商店门前停了下来，被倾斜悬挂音箱里传来的他自己的声音给定住了。那是桥的诗句。

“我不是来求你彻夜逗留，
更不想知道你是否已见到光明。
我不是来惹事生非，寻衅斗殴，
我只是要你告诉我是否你认为能够，
宝贝，你满意你的男人吗？
他是一个正直的人
宝贝，你满意你的男人吗？”

那就是我，他想，一边心不在焉地看着里面的唱片。不过今天这种声音使他很沮丧，甚至生起一股乡愁。灰蒙蒙的洗衣盆般的天空下，他不想呆在这里。他一边闻着纽约的废气，一边用一只手不断地插在兜里摸着钱夹子，以肯定它还在那里。纽约，你的名字就是妄想狂。

他走到换币间，换了 10 美元的 25 美分辅币，穿过大街，在牛肉店和饮料店旁边有一个公用电话亭，他根据记忆直接拨打了简氏扑克店的电话，韦恩·斯图基有时到那里去闲溜。

拉里把 2 角 5 分辅币塞入电话槽，一直塞到手疼为止。电话开始在 3000 英里外响了。

一个女人的声音在说话：“这是简氏扑克店，我们已经开始营业。”

“你们什么都经营吗？”他问道，声音很低并带有挑逗性。

“听着，你这个自以为是的家伙，这不是……嘿，你是拉里吧？”

“是的，是我。你好，阿伦。”

“你在哪儿呀？谁都见不着你，拉里。”

“嗯，我在东海岸呢，”他很谨慎地说，“有人告诉我，蚂蛾爬到我身上了，我应该从水塘里出来，把它们都揪掉。”

“是那次大聚会吗？”

“是的。”

她说：“我听说过这件事，花费很大。”

“韦恩在吗？阿伦。”

“你是说韦恩·斯图基吗？”

“当然不是约翰·韦恩，他早死了。”

“这么说，你还不知道？”

“我知道什么？我在另一岸。嘿，他现在很好，是吧？”

“他现在染上了那种流感病菌在医院里呢。这儿管这种病叫“特里普斯船长”。我并不是说这是开玩笑的事情。他们说，已经很多人死于此病。人们都谈虎色变，呆在家里不出来。我们已有6张桌子空着，你知道简氏扑克店从来没有空过桌子。”

“他怎么样了？”

“谁知道呢？各个病房都住满了人，可没有一个人得到探视。真是不可思议，拉里。另外周围有许多的军人。”

“是休假吗？”

“休假的军人是不带枪或乘坐运输卡车的。很多人真是吓坏了。你幸亏离开了。”

“新闻中没有报道。”

“这儿的报纸上有消息说已经有了流感加强免疫制剂，就这些。不过，有人说是陆军对那些小瘟疫罐太马虎了。这不令人毛骨悚然吗？”

“这只是一种骇人的谣传。”

“你那里没有这种说法吗？”

“没有，”他说。接着他想起了母亲的感冒。地铁里不是也有许多人打喷嚏和咳嗽吗？他记得那声音听起来就像是在结核杆菌病房。不

过，在任何城市里都有许多人打喷嚏、流鼻涕。他认为，感冒病菌是爱扎堆的。它们喜欢共享财富。

阿伦说:“简本人不在。她说她发烧了，扁桃腺也肿了。我以为这老妖女很皮实不得病呢。”

营业员插话说，“3 分钟到了，打完请给信号。”

拉里说，“喂，阿伦，我一两个星期就回来了。我们很快就会在一起。”

“你待我很好。我老想同有名的音像歌星一道出去。”

“阿伦，你没有碰巧听说过一个叫水手杜威的家伙，是吗？”

“噢!”显得很惊讶，“哎呀！拉里!”

“什么事儿？”

“幸好你没挂断电话！我确实见过韦恩，大概就在他进医院的前两天。哎哟！我把这事儿给忘的一干二净!”

“喂，是怎么回事？”

“有一个信封。他说是给你的，但他叫我放在现金抽屉里保存一周左右，或者见到你时，再把它交给你。他说了一些他很幸运，水手杜威没有替你领走之类的话。”

“里面有什么？”他把话筒从一只手换到另一只手。

“等一会儿，我看看。”电话沉寂了一会儿，接着传来信封撕开的声音。阿伦说:“是一本存折。加利福尼亚第一商业银行的。存款有……哇！13 万多美元。如果你请我出去各自付钱的话，看我砸烂你脑袋。”

他咧嘴笑着说:“你不必非得那样。谢谢你，阿伦，那么请你替我保管好喽。”

“不，我要把它像下暴雨一样抛洒掉。你这个傻瓜。”

“感谢你的情意。”

她叹息着:“拉里，你的钱太多了。我要把我们俩的名字都写上再装进信封里。这样你进来时，就甩不掉我了。”

“我不会的，心肝宝贝。”

他们挂断了电话，接着营业员过来了，要求为贝尔妈妈（指电话系统）再交 3 美元。拉里心甘情愿地把钱塞进了投币槽里，一边仍在咧嘴傻笑。

他看着仍散放在电话间台架上的零钱，挑出一枚 25 美分的辅币扔进投币槽里。一会儿后，他母亲的电话响了。第一种冲动是分享好消息，第二种冲动是通过这个消息给人一个惊喜。他认为，不，他相信完全是前一种冲动。他想通过自己再次有支付能力的消息来宽慰他们两个。

他嘴角上的笑容一点一点地退走了。电话只是一个劲地响。也许她到底还是决定去上班了。他想起那通红发烧的脸庞，还有她不断地在手巾中咳嗽和打喷嚏并且不耐烦地说“真讨厌!”。他认为她不会离开。事实上，他认为她并不是强壮得足以起身。

他挂断电话，在放回电话机时，没有从槽口内退出那 25 美分。他走了出来，手里的零钱发出叮当的响声。他见到一辆出租车，忙打了招呼，当车子倒回来又驶入车流之中时，天开始掉雨点了。

门是锁着的。敲了两三次后，他确信房子里是空的。他必须得进去探明究竟，而他没有钥匙。他转身要下楼去弗里曼先生的单元房，就在这时他听到门后面有很小很小的呻吟声。

他母亲的门上有三把不同的锁，尽管她经常遭到那些波多黎各人的烦扰，可她从不在乎把所有的锁都用上。拉里用肩膀撞击着门，门框咯咯发出巨响。他又撞了一次，锁撑不住了。门向后开了，砰地一声碰到墙上。

“妈妈？”

又听到呻吟声。

单元里很暗，天突然变得黑起来，并且传来隆隆的雷声，雨下得越来越大。起居室窗户半开着，白色窗帘在桌子上被风吹的鼓起来，接着透过敞开的地方又瘪下去在空中飘扬。地板上一汪水亮晶晶的，那是雨溅进来的。

“妈妈，你在哪儿？”

一声更大的呻吟传来。他来到厨房，又是一声雷响。他差一点被她绊倒。她正卧在地板上，一半身子在卧室里面，一半身子在外面。

“妈妈！在哪，妈妈!”

她极力想朝他的声音处翻个身，但只有她的头能够转动，终于她的左脸转过来了。她的呼吸发出呼噜噜的响声，有痰卡住了。但是最糟糕的即他从未忘记的情景是她向上翻眼看他的那个样子，就像屠宰场里的猪眼一样。她的脸烧得发亮。

“拉里吗？”

“妈妈，我把你抱回床上。”

他弯下身子，极力控制住颤抖的膝盖，他要靠膝盖起来，并且用他的胳膊托着她。她那宽松的外罩敞开着，露出洗褪色的睡衣和鱼肚白色的双腿，腿上布满了鼓起来的静脉曲张血管。她烧的滚烫，使他产生了恐惧。没有人能这么烧下去而活着。她的头脑一定给烧糊涂了。

好像为了证明这一点，她发牢骚地说：“拉里，去把你父亲找回来。他在酒吧里。”

“静一静，”他说着，心神不定。“静下心来睡吧，妈妈。”

“他在酒吧里，同那个摄影师在一起!”她尖叫着说，汇入了可觉察到的那种下午的黑暗之中，而外面的雷声恶狠狠地肆虐。拉里的身体感到好像裹了一层慢慢流淌的粘液。一阵冷风穿过房屋，这是从起居室半开的窗户刮来的。艾丽斯开始发抖，胳膊上起了鸡皮疙瘩，牙齿上下打战。在卧室半明半暗中她的脸仿佛是一轮圆月。拉里往下拽了拽被子，盖住她的双腿，把毯子往上拉了拉盖到她的下巴处。她仍然无济于事地打着冷战，使最上面的毯子都在震颤和抖动。她的脸是干的，没有汗。

“你去告诉他，是我说的，让他从那里回来!”她喊叫着，接着除了听到支气管发出很粗的呼吸声外，一切都沉静了。

他进起居室，向电话走去，接着绕过电话。随着砰的一声巨响他

关上了窗子，然后又回到电话旁。

书本堆放在一张桌子下面的架子上。他翻找出慈善医院的电话号码并拨打着，与此同时，外边雷声大作。一道闪电把他刚刚关上的窗子变成了一张蓝白色的 X 光片。在卧室里，他的母亲气喘吁吁地尖叫着，使他毛骨悚然。

电话响了一次，里面传来嗡嗡的声音，接着嘟的一声。一种机械的洪亮的声音说:“这里是慈善总医院录音电话。现在所有线路都很忙。如果您不挂断，您的电话会尽快有人接。谢谢。这里是慈善总医院录音电话。在您呼叫的时候……”

“我们把这些拖把头放到楼下去!”他母亲喊叫着。雷声隆隆。“那些波多黎各人什么都不懂!”

“……你的电话将尽快有人接……”

他用拇指按下电话并站在那里，身上冒着汗。这是什么鬼医院?母亲都快死了，却碰到他妈的录音电话。那里都在干什么呢?

拉里决定下楼，看看弗里曼先生能不能在他去医院时帮助照看一下她。要不，他应该打个电话叫辆急救车?天哪;怎么当人们需要了解这些时就没有人知道这些情况呢?为什么不在学校教一教呢?

在卧室里，他母亲不断地使劲儿喘息。

“我一会儿就回来,”他喃喃自语着，朝门走去。他有些害怕，为她而感到恐惧，但是底下另有一种声音在说着这样的话:这些事情对我来说总是要发生的。可又是:为什么在我得到好消息后发生呢?所有当中最卑鄙的是:这对我的计划破坏有多严重?周围有多少事情将需要变更呢?

你讨厌那种声音，希望它会快点，龌龊地死去，可它就是不断地回响。

他朝楼下弗里曼先生的房间跑去。雷声隆隆穿过黑压压的乌云。他刚到一层楼梯平台，门就被刮开了，大雨扑面冲来。

第 20 章

港边饭店是奥甘奎特最古老的饭店。生意不算太好，因为对岸新建了一家快艇俱乐部。不过今天下午，天空时有雷暴，景致好看多了。

法兰妮一直在窗户边坐了差不多 3 个小时，她在给中学好友格雷斯·达甘写信。格雷斯准备去找史密斯。这封信可不是要吐露她怀孕的事，也没有写母亲的事，写这些东西没有用，只能使她更心烦。她猜测，格雷斯自己不久就会在镇上听到不少风言风语。她只想写一封友好的信。杰西和我同萨姆·洛思罗普还有萨莉·温斯切拉斯 5 月份骑车旅行去了一趟兰奇利。期末生物考试我侥幸过关。佩吉·泰特（另一位中学朋友）在参议院找到了一份新工作。埃米·劳德就要结婚了。

这封信简直无法写下去了。今天电闪雷鸣是部分原因——当水面上空密集的雷暴雨来来往往时，信怎么能写得下去呢？更简明扼要地说吧，信中似乎没有一条消息是精确可靠的。这写的稍微有些偏，就像手中的一把刀，你想用它削土豆皮，可它没削着土豆皮，倒把你的皮削着了。自行车旅行是很开心的，但是她和杰西不会再有这样快活了。她确实通过了生物期末考试，但是在真正算数的生物期末考试上她毕竟不是很走运。她和格雷斯对佩吉·泰特从来不是太在意，埃米即将举行的婚礼，以法兰妮目前的状态似乎更像一场十分荒唐的闹剧而不是一场喜剧。埃米正准备结婚，而我要生孩子，哈－哈－哈。

如果就这些，她不必非得写下去了。

我自己惹了一些麻烦，可我没有心思把这些都写下来。想一想就头疼。不过我想在 4 号之前看你去，如果你上封信中的计划没有改变的话。（6 周才写一封信吗？我还以为有人把你打字的手指给剁掉了

呢，你这家伙！)。见面时我再告诉你详情。我敢肯定会采纳你的忠告。

法兰妮

她用习惯浮夸的滑稽草书签上名字，这样一来，签名占满了信纸留下的半页空白。签字时她感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像一个骗子。她把信折起来，放进信封里，写上地址，夹在竖立的镜子上。事情干完了。

好啦，现在干什么呢?

天又变得黑起来。她站起身来，不安地在房里转悠，她想，应该趁雨还没下来出去一趟，可是有什么地方去呢? 去看电影? 镇上就这一部片子，她已看过了，是同杰西一起看的。去波特兰看服装? 没有兴趣。实际上这些日子她看得上眼的服装就是那种带弹性腰带的。可房间里已有两件了。

她今天接了 3 个电话，第 1 个电话是好消息，第 2 个电话不好不坏，第 3 个电话是坏消息。她希望这些电话倒个顺序打来。外边已经开始下雨了，泊船码头再一次黑云密布。她决定应该出去走走，管它下不下雨。清新的空气，夏天的湿润，也许会使她感到更好受一些。她甚至可以在某个地方停下，来一杯咖啡，或酒中寻乐。不管怎样，要找到平衡。

今天的第一个电话是在索默沃兹的戴比·史密斯打来的，戴比热情地说欢迎法兰妮过去同住。事实上，她是有求于她。她们 3 个姑娘原先共住一套单元，其中一位姑娘在一家货栈公司找到了当秘书的差事，5 月份搬出去了。她和罗达没有第三个搭伙人则无法再担负房租。戴比说:“我们俩都是多子女家庭出来的，小孩哭闹干扰不了我们。”

法兰妮说，她准备 7 月 1 日前搬进去。挂上电话时，她发现热泪流淌到她的脸颊上。这是宽慰的泪水。她认为，如果她能离开从小长大的这个城镇，甚至远离她的母亲，远离她的父亲，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她知道镇上没有人会强迫她戴上红 A 字（英国殖民地时期的

通奸标志)，但是这个小镇，这里的环境仍让她有一种不安的感觉，为了消除这种感觉，远离奥甘奎特是必不可少的。当她出门走到街上时，她能够感到人们不会盯着她看。当然，看她的那些人都是长住居民，他们总是好盯着某个人来看——醉鬼，接受福利救济的懒汉，在波特兰或者果园海滩冒充顾客以便到商店偷窃的良家少年……或挺着大肚子的姑娘。

第二个电话，平平常常，是杰西·赖德打来的。他从波特兰来电话说，他开始往原来住的房子打过电话。很幸运，他找到了彼得，彼得给了他法兰妮在哈博萨德的电话号码，未加任何评头论足。

然而，他讲的第一件事大概是:“嘿！你在家里呆着听到许多闲言碎语吧？”

“嗯，有一些。”她说得很谨慎，不想深谈这件事。那样会使他们像是在背后捣鬼。

“是你母亲吗？”

“你怎么这么说？”

“她看上去像那种人。在她的眼睛里有某种东西，法兰妮。她的眼神在说，如果你杀了我的圣牛，我会杀了你的。”

她没有吱声。

“对不起，我不想冒犯你。”

“你没有冒犯，”她说。他的形容实际上是相当贴切的——不管怎样，从表面上是贴切的——但是她仍在竭力摆脱对冒犯这个动词所感到的惊奇。这是从他那里听到的一个陌生词。她想，也许在这里有一个假定条件。当你的情人开始谈论“冒犯”你的时候，他已不再是你的情人了。

“法兰妮，求婚继续有效。如果你答应的话，我可以搞到一对戒指并且今天下午就能过去。”

就凭你的自行车，她想着，差一点笑出声来。她捂住话筒呆了一会儿，生怕被他听到笑声。过去的 6 天里，她哭的眼泪和强作的欢笑比她 15 岁开始约会以来要多得多。

“不，杰西，”她说，她的声音相当平和。

“我是真心的!”他带着令人惊奇的冲动说，好像他看见了她在强忍着不笑。

“我知道，”她说，“可是我不准备结婚。我知道那对我意味着什么，杰西。这与你没有任何关系。”

“那么孩子呢？”

“我要生下它。”

“把它抛弃吗？”

“我还没有决定。”

他沉默了片刻，她能够听见在其他房间里有其他人声音。她猜测，他们有自己的麻烦。宝贝，人间是一台白天上演的戏剧，我们热爱生命，因此，我们在寻找明天的同时寻觅着指路明灯。

杰西最后说:“我想知道孩子怎么办。”她将信将疑，不过，这也许是他唯一能说的会使她伤心的话。确实伤她的心了。

“杰西……”

“那么你打算去哪儿呢？”他突然问道，“你总不能在哈博萨德呆一个夏天吧。如果你需要地方，我可以在波特兰找一找。”

“我已经有地方了。”

“什么地方，我不应该问问吗？”

“你不应该，”她没有再说下去，恨自己没能找到一句更圆滑的话。

“噢，”他说。他的声音出奇地平淡。最后，他小心翼翼地说:“法兰妮，我能问你一些事情而不惹你发怒吗？因为我确实想知道。这不是可答可不答的问题。”

“你可以问，”她很小心地表示同意。她从内心上准备不发脾气，因为当杰西把这类话作为开场白时，通常后面跟着来的就是某种丑陋的和完全没料到的大男子主义的货色。

杰西问:“在这种事上我一点儿权利都没有吗？我不能分担责任和参与决定吗？”

她的心中一下子涌起一股怒气，接着那种感觉消失了。杰西就是杰西，他极力撑着自己的面子，所有好思考的人都会这么做，这样他们在夜里才能睡着觉。她总是很喜欢他的聪明劲儿，但是现在这个样子，聪明可能令人厌恶。像杰西——还有她自己——这种人终生受到的教育是做好事是义不容辞的，应该积极才对。有时候不得不伤害——严重地伤害——自己，从而发觉躺在高高的芦苇丛中和拖拉一段时间可能会更好。他的圈套是善意的，但是圈套仍然是圈套。他不想让她逃脱掉。

她说："杰西，我们俩都不想要这个孩子。我们两个人同意服避孕药避免怀上孩子。你没有任何责任。"

"可是……"

"不，杰西。"她十分坚定地说。

他叹了口气。

"你安顿下来会跟我联系吗？"

"我想会的。"

"你还打算回学校吗？"

"最后看吧。我要把后半学期上完。"

"如果你需要我，法兰妮，请找我，你知道我会在哪儿。我不会离开的。"

"我知道，杰西。"

"如果你需要钱……"

"是的。"

"那么再联系吧。我不会逼你，可我……我以后想看看你。"

"好吧，杰西。"

"再见，法兰妮。"

"再见。"

当她挂上电话时，这种再见好像太仓促了，像是没有结束的谈话。这使她突然想起他们没有加上一句"我爱你"，而这是第一次。这使她很伤感，她对自己说别这样，可是说了没用。

最后一个电话是中午时分她父亲打来的。前天他们还在一起吃了午饭，他对她说，他很担心这事儿对卡拉会造成影响。她昨天晚上没有上床睡觉，而是在起居室里过了一夜，全神贯注地翻看古老的家谱。他曾在 11 点 30 分左右去问她什么时候上楼睡觉。她的头发散落下来，披发过肩，穿着背心式的睡衣，彼得说她看上去很野而且一脸茫然。她把那本厚厚的书放在膝盖上，她甚至连抬头看他一眼都没有，只顾不断地翻书。她说她睡不着，过一会儿再上楼。早晨起来，彼得发现她在椅子上睡着了，书摊在膝盖上。两人坐在科讷快餐店看着汉堡包愣愣出神的时候，彼得对她说，她感冒了。彼得问她想不想来杯热牛奶，她闭口不语。

当她最后醒来时，她似乎好多了，那是她自己的感觉，可她的感冒却很严重。她打消了请埃德蒙顿医生来的想法，她说，只不过胸部着凉了。她把一件威克斯牌法兰绒方格衣盖在了胸前，她以为她的经络穴位已经通畅了。她不让他给她查体温，但他认为她有点发烧，比正常体温高出两度。

他今天给法兰妮去电话刚好赶上第一次雷暴开始。又浓又黑的乌云悄然在港口上空堆积，雨开始下了，先是细雨霏霏，接着是大雨瓢泼。在他们谈话时，她朝窗外望去，看见了一道闪电刺向防浪堤那一边的水域，每次出现闪电时，电话线里便会有一点滋滋啦啦的噪音，就像唱机针头划在唱盘上一样。

“她今天卧床了，”彼得说，“她终于同意请汤姆·埃德蒙顿医生给她看一看。”

“他到了吗？”

“他刚刚离开。他认为她得了流行性感冒。”

“噢，天哪，”法兰妮闭上两眼说，“对于她这把年龄的女人来说，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对，说的对。”他停了一下，“法兰妮，我把一切事情都告诉了医生。关于孩子的事儿，关于你和卡拉吵架的事儿。从你小的时候汤姆就给你看病。他不会乱说的。我问他卡拉生病是不是因你的缘故，他

说不可能。流感就是流感。”

“到底是哪儿来的流感？”法兰妮凄凉地说。

“什么？”

“没什么，”法兰妮说。她的父亲是很宽宏大量的。“请说下去。”

“嗯，我们没有再更进一步往下谈，宝贝。他说周围有很多人都得了流感。这是特别厉害的一种。好像是从南方传过来的，现在纽约到处都是这种流感。”

“可是一整夜在起居室里睡……”她半信半疑地说道。

“实际上，他说保持直立姿态可能对她的肺病和支气管更好一些。没有说别的，而艾伯塔·埃德蒙顿是卡拉所属各种组织的成员，所以，他没有必要讲。法兰妮，我们俩都知道，她一直都不注意身体。她是城镇历史委员会的主任，一周有 20 个小时呆在图书馆里。她还是妇女俱乐部和文学爱好者俱乐部的秘书。在弗雷死之前，她就一直在领导着镇上的小商品发展会。去年冬天她又额外承担了爱心基金会的工作。她精疲力尽，累坏了。这就是她冲你发火的部分原因。法兰妮，她越来越老了，可她不想这些。她一直工作着，比我干得还卖力。”

“爸爸，她病得有多重？”

“她躺在床上，只喝点汤汁，服用汤姆开的药。我请了假，明天哈利迪夫人准备来，陪她坐坐。她要哈利迪夫人来是为了她们能够为 7 月份的历史学会会议制定出议程。”他粗粗地叹了口气，闪电又一次使电话线滋啦一声。“我有时候认为，她是想以身殉职。”

法兰妮心颤了一下，说：“你认为她会介意吗？如果我……”

“马上去她会的。不过给她些时间，法兰妮。她会回心转意的。”

现在是 4 个小时以后了，她一边扎着罩在头发上的防雨巾，一边琢磨着她母亲会不会回心转意。也许，倘若她放弃这个孩子，镇上没有人会得到这件事的风声。不过，那也不可能的。在小城镇里，人们通过异常灵敏的鼻子便能闻到风声。当然，如果她留着孩子……可她真的没有那么想过。

正当她穿上浅色上衣时，她心里生出一种深深的内疚感。她母亲的身体越来越不行了，法兰妮想起从学院回家，她们两个互相亲吻脸颊的情景。卡拉眼睛下面有眼袋了，她的皮肤看上去太黄，而她的头发总是让美容店梳理的整整齐齐，不过，尽管花了 30 美元染了发，可灰发已经依稀可见。但是她依然……

她曾经歇斯底里，绝对歇斯底里。法兰妮扪心自问，如果她母亲的流感发展成肺炎，或者说，如果她得了某种绝症，甚至死了，她究竟如何评价自己的责任呢？天哪，多么可怕的想法。这不可能发生，上帝啊，不要这样。她现在吃的药会治好她的病。一旦法兰妮悄悄地在萨默斯沃思生出她的新生婴儿并且避开了人们的视线，她的母亲会立刻从被迫受到的打击中恢复过来。她会……

电话铃开始响了。

她茫然地看了一会儿，外面越来越多的闪电应接不暇，跟随而至的响雷近在咫尺，凶煞恶神，使得她不由地跳起来，退缩回去。

滴铃铃，滴铃铃，滴铃铃。

她已接过三回电话了。这回能是谁来的呢？戴比没有必要非得给她打电话，而她认为也不会是杰西。也许是“电话收费通知”，或是沙拉酱推销员打来的？可能终归到底还是杰西，死不回头地往这儿打电话。

去接电话时，她才感到肯定是她父亲来的，而且消息可能会更坏。她对自己说，这是一种馅饼。责任就是一种馅饼。这种责任当中有些是同她所干的整个慈善工作息息相关的。但是，如果你认为不打算非得给自己切一大块多汁的苦馅饼，那只好蒙骗，并且把整个都吃掉。

“喂？”

没有声音，只有片望的沉寂，她皱起眉头，迷惑不解，并且又“喂”了一声。

话筒里传来父亲的声音。“法兰妮吗？”接着是一种陌生的哽咽。“法兰妮吗？”又传来那种哽咽声，法兰妮带着渐露端倪的恐惧意识到

她的父亲正在强忍着泪水。她的一只手慢慢地移到喉咙处并揪住防雨头巾系的结儿。

“爸爸？怎么回事？是妈妈吗？”

“法兰妮，我必须去接你。我……这就掉头去接你。这是我要做的事情。”

“妈妈好吗？”她冲着电话叫喊着。哈博萨德上空又响起隆隆的雷声。她害怕了，开始哭泣。“告诉我，爸爸！”

“她病情加重，我知道的就这些，”彼得说，“我告诉你她病情严重后大概一小时，她的烧发上去了，开始说胡话。我想法去找汤姆……因此我给桑福德医院去了电话，他们说，他们的两辆急救车都出诊了，不过他们会把卡拉加到名单上。法兰妮，突然冒出个名单，这个名单到底是什么东西？我认识吉姆·沃林顿，他开着其中一辆桑福德的急救车，除非在 95 号公路上发生撞车，要不他整天都在那儿玩扑克牌。这个名单是什么东西？”他几乎是在喊叫。

“请镇定，爸爸。镇定，镇定。”她的眼泪再次夺眶而出，她的手离开了头巾的系扣并伸到眼前。“如果还在那儿，你最好亲自送她。”

“不……不，他们大约 15 分钟前来过了。天哪，法兰妮，在那辆急救车后面有 6 个人。其中一位是威尔·罗松，就是开药铺的那个人。还有卡拉……你母亲……他们把她放进车一会儿，她就出来了，一个劲儿地说，‘我憋死了，彼得，我憋死了，为什么我不能呼吸呢？’”

噢，天哪，他用一种令人心碎的幼稚的声音讲完了，法兰妮感到非常恐惧。

“爸爸，你能开车吗？你能开到这儿吗？”

“行”，他说，“肯定行。”他似乎正在恢复镇定。

“我在正面过道等你。”她一边等她父亲来一边告诉自己，你要吃掉你的馅饼。它的味道太糟糕了，那你也得吃掉你的馅饼。你可能吃的是二流货馅饼，甚至是三流货馅饼。法兰妮，把你的馅饼吃掉吧，把整个都吃掉。

她挂上电话，很快下了楼梯，她的双膝在打颤。在过道上她看到，虽然天仍在下雨，可是最新这场雷阵雨的乌云已经开始散开。下午晚些时候，天空放晴了。她下意识地寻找着彩虹并且在这片水域以外很远的地方看见了它，一种朦朦胧胧、神秘莫测的半截花环。

第 21 章

斯图·雷德曼忧心忡忡。

从佛蒙特州斯托温顿的新家装了铁栏杆的窗户向外看。他看见远处的小镇，煤气站的招牌，工厂，大街，小河，收费高速公路和公路西方新英格兰的花岗岩山脉——绿色的群山。

相比之下，他更喜欢监狱的单人牢房而不是病房。他很担心，因为丹宁格失踪了。三环马戏团从亚特兰大来过之后，他就没再见到过丹宁格了。戴茨也失踪了。斯图认为丹宁格和戴茨可能是病了，也可能已死了。

有人生病了。查理·D·坎皮恩带到阿内特来的这种疾病，远比任何人所能想象得到的更具传染性。另外，亚特兰大瘟疫中心已遭到破坏。斯图认为，曾在那里呆过的每一个人，现在都有机会对他们叫做 A′ 或超级流感的病毒进行直接的调查。

他们仍在对他进行测试，但似乎已变得散漫了起来。计划表破烂不堪。检查结果也是胡填乱涂一气。他觉得这些人也是在应付差事，他们使劲晃他的头，把检查结果扔到粉碎机里。

尽管如此，这还不是最坏的。糟糕之极的是那些枪。进来采血、唾液或尿的那些护士们，总有一个身穿白大褂的军人陪着。这名军人总是在一个小塑料袋里带着一支枪。这个小袋子总是吊在士兵的右手腕上。这支枪是军用 0.45 口径的。斯图毫不怀疑，如果他试图像对付戴茨那样做的话，那支 0.45 口径的枪就会钻出塑料袋冒出硝烟，将他射成筛子底，斯图·雷德曼就会变成一尊金像了。

如果他们现在正好打算做出这些姿态的话，那么他就正好成了这种牺牲品。遭拘留就已够糟了，再成为牺牲品那就糟透了。

现在他每晚都要认真看 6 点钟的新闻。试图在印度发动政变的

那些人被打上了“外国代言人”的标签，枪毙掉了。警察仍在查找昨天爆炸怀俄明州拉拉米发电厂的人。最高法院 3 月 6 日已做出决定，不得将同性恋者开除出公务员队伍。

阿肯色州米勒县美国原子能委员会的官员们，否认反应堆熔化的可能性。离得克萨斯边界约 30 英里远的福克尔镇上的核电站，由于控制反应堆冷循环的设备中的一个电路问题而苦不堪言，但尚未达到报警的程度。派去武装部队，不过是一种预防性措施。斯图想弄明白，如果福克尔的反应堆确实造成什么问题的话，军队能采取什么预防性措施。他认为，军队完全可能会以其他理由向阿肯色西南部派人。福克尔离阿内特并不远。

报道的另一个题目是东海岸的流感似乎处于初期阶段——只不过是俄罗斯病菌，并不会形成实际的威胁。纽约市的一位退休医生在布鲁克林·默西医院的门厅里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他说，这场流感由于为俄罗斯－A 型，因而走势特别强烈，他敦促电视观众去注射流感辅助药剂。然后他突然开始讲起另外一件事，声音却被剪掉了，人们只能看见他嘴唇在动。电视画面又切回到演播室，播音员说：“有报道说由于最近这次流感爆发，纽约已死了几个人，但起作用的病因是城市污染，甚至爱滋病病毒在多数情况下也可能是致命的病因。政府卫生官员强调指出，这是一场俄罗斯 A 型流感，而不是更为危险的斯温流感。医生们的建议是：卧床，多休息，喝些果汁，吃些阿斯匹林发发汗。”

播音员放心地笑了笑……摄像机掉转了镜头，有人打了声喷嚏。

太阳正接近地平线，把地平线染成一片金色。夜晚最可恶。他们把他运到了不容于他的这个地方来。在这个初夏的季节里，他从窗户看到的满地的绿色，似乎都有些反常、过分，多少也有点骇人。他已没有朋友了，据他所知，与他同机从布伦特里飞往亚特兰大的其他人都死了。他现在处于在枪口下抽他血的这些冷血人的包围之中。虽然他感觉尚好，但仍为自己的生命担忧。

想来想去，斯图想知道是否有可能逃离此地。

第 22 章

克赖顿在 6 月 24 日这一天发现斯塔基背着双手正看着那些监视器。他能看到这位老人右手上西点军校的戒指在闪闪发光，从心底里涌起对这位老人一份同情。斯塔基已在飞机上巡航了 10 天，随时都可能发生坠机事件。克赖顿认为，如果他对刚才的电话推测不错的话，确实已发生了飞机坠毁事件。

“莱恩，”斯塔基有点出人意料地说，“幸好你也来了。”

“真幸运。”克赖顿微笑着说。

“你知道刚才是谁来的电话。”

“是他，不是吗？”

“是总统。我曾受到过他的接见。莱恩，这个臭长官曾接见过我。虽然我也知道迟早会发生这种事，但仍感到担心。就像入地狱般地痛苦。痛苦来自于那个开怀大笑表示欢迎的臭大粪。”

莱恩 · 克赖顿点了点头。

“好了，”斯塔基说，把手伸过来摸着他的脸，“不中用了，不可能再中用了。现在该由你负责了。他希望你能尽快离开这里前往华盛顿。他正在考虑任用你，他把你这个傻瓜当作一块儿沾满血渍的烂布，而你却要立正对他满口称是并按他说的去做。我们已尽全力了，这就够了。我相信这也足够了。”

“看来这个国家应对你顶礼膜拜了。”

“风门杠烧坏了我的手，但我……我仍要尽可能久地握着它，莱恩，我握着它。”他满怀激情地说着，但他的眼睛却漫无目标地转来转去，最后又盯住了监视器，有一会儿他的嘴都发抖了。“没有你我可能啥都干不成了。”

“好啦……我们还是去散会儿步吧，比利，怎么样？”

“你还能这样说，伙计。不过……听着，有件事特别重要。你一有机会就要去看一下杰克 · 克利夫兰。他知道我们已识破了这层铁幕或竹幕。他知道如何同他们打交道，而且他也不会办糟他必须办的事。他应当知道很快就将发生的一切。”

“我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比利。”

“我们不得不往最坏的方面考虑。”斯塔基说道，脸上浮现出一种怪诞的笑意，抿了一下嘴唇。他用指头指了指桌子上的黄色电报纸。“现在已失去控制了。在俄勒冈、内布拉斯加、路易斯安那、佛罗里达都已爆发了这种病。墨西哥和智利也发生了不明病因的病。当我们失去亚特兰大时，我们也失去了能极好地对付这一问题的 3 个人。我们不知道我们会同斯图尔特 · 雷德曼走向何处。你知道他们给他打过蓝色病毒这件事吗？他还认为那是止痛针呢。他抗住了这些病毒，但却没人有任何其他想法。如果我们能有 6 周的时间，我们就可能达到预期的目的了。但我们没有时间了。这个流感的故事实在是编得再好不过了，但它却是强制性的——强制性的，你懂吗？正如美国人为地创造这种局面一样，其他人任何时候也不会看清这一点的。这种事可能会给他们带来一些幻想。”

“克利夫兰在苏联有 8 个或 10 个人手，在欧洲卫星国每一个国家有 5 到 10 个人，在红色中国到底有多少人连我也不知道。”斯塔基的嘴唇再次抖了起来，“你今天下午见到克利夫兰时，你要告诉他罗马城垮了。你不会忘了吧？”

“不会的。”莱恩说道。他的嘴唇感到一阵莫名的冰冷。“但你确实期望由他们来做这件事吗？这些男女们？”

“一个星期前我们的人就拿到了这些小药瓶。他们认为它们含有由我们的航天型卫星制导的放射性粒子。这就是他们需要知道的，不是吗？莱恩？”

“是的，比利。”

“而且如果事物要由坏变得……更坏的话，啥时候也不会有人知道的，蓝色工程不会被渗透到底的，我们可以肯定这点。一种新的病

毒，一种变种……我们的对手可能会去猜测，但时间已不够了。势均力敌，莱恩。”

“是这样。”

斯塔基又盯住了监视器。“我女儿几年前给我一本诗歌。是一个叫伊茨的人写的。她说每一个军人都应读一读伊茨的诗。我认为她的想法是一种玩笑。你听说过伊茨这个人吗？莱恩？”

“我想是这样的。”克赖顿说道。他想了想，最后还是放弃了告诉斯塔基这个人叫做伊茨的想法。

“我读了诗的每一行，”斯塔基盯着早已沉寂下来的自助餐厅说道，“主要是因为她认为我不会读。错就错在过早下结论。虽然其中有许多我不明白之处——我认为一个大老爷们儿必须是疯狂的——但我却读完了这本诗歌。这是一本滑稽可笑的书，并不特别有节奏。但其中有一首却是我终生都不会忘怀的。正如这个人所描写的那样，我所献身的每件事似乎都是无望的，都是该入地狱的事。他说，事物都会烟消云散，核心是维持不住的。我认为他指的是事物都会土崩瓦解的，莱恩。我相信他的说法。伊茨知道事物到头来最终都是要烟消云散的，即使他不知道任一事物是否都会这样。”

“是这样的，头儿。”克赖顿平静地说。

“我第一次读它时，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现在仍感觉如此。其中一部分我都背下来了。凶残的野兽，最终也会变好？走向伯利恒的萎靡不振者，也能获得新生？”

克赖顿默默地站着，无话可说。

“那头野兽仍我行我素。”斯塔基转过身来泪流满面，咧着嘴说道：“它们仍我行我素，甚至比伊茨想象的更为凶残。世界正在土崩瓦解。尽可能多尽可能久地多干些事吧。”

“好的，头儿，”克赖顿说道，头一次感到了眼中泪水的刺痛，“是这样的，比利。”

斯塔基伸出一只手，克赖顿用双手握住它。斯塔基的手又糙又凉，就像包着蛇皮的小动物一样，留下的只是爬行动物外壳中易碎的

骨骼。泪水涌出了斯塔基的眼窝，从他精心刮过的脸颊上流下。

“我有件事想请你办一下，”斯塔基说。

“请说吧，头儿。”

斯塔基从右手上摘下西点军校的戒指，从左手上取下结婚戒指。“给辛迪的，”他说，“给我的女儿辛迪的。希望你能将这些东西转交给她，莱恩。”

“我会的。”

斯塔基向门口走去。

“比利？”莱恩·克赖顿在他身后叫了一声。

斯塔基转过身来。

克赖顿直挺挺地站着，泪水顺着他的面颊往下流淌。他举手敬了个军礼。

斯塔基再次转过身走出了门外。

电梯频繁地上上下下。报警器尖叫了起来，发出令人悲哀的声音，似乎知道它在警告一种已经错过的情况——斯塔基用专用钥匙在电梯顶上打开了电梯。斯塔基推测，当他驾着吉普车通过散乱的试验场无人居住层，通过标有“高度保密区，不经特别许可，不得入内”字样的大门时，莱恩·克赖顿可能正在跟踪显示器上盯着他。检查站看上去就像高速公路收费站的检查站。浅黄色玻璃后面的士兵们都已死了，在沙漠的干热中迅速变成了木乃伊。小亭子是防弹的，但却挡不住细菌。斯塔基开车经过时，他们玻璃球似的凹陷的眼睛仍毫无表情地盯着他，沿着半圆形活动房和低矮的建筑物之间纵横交错的肮脏公路运动的，只有斯塔基自己。

他在一座矮粗的标有“未经 A－1－A 许可，绝对禁入”的地堡外面停了下来。用钥匙打开门走了进去，鼓足勇气用钥匙打开了电梯。一个像火钳一样僵硬的门卫尸体，在电梯门左侧的玻璃室检查站中盯着他。当电梯来到，门打开时，斯塔基迅速走了进去。他似乎感到那个死去的警卫的眼珠仍在盯着他，眼睛就像两块布满灰尘的石头

一样沉甸甸的。

电梯迅速下降，他感到胃中一阵翻腾。电梯停住时，一个小铃轻轻地叮当了一声。门慢慢地滑开了，扑面而来的是一种淡淡的腐味。不是十分强，这是因为空气滤清器仍在工作着，但即使空气滤清器也难以完全除掉那味道。人死了以后，他也希望你能了解一些事情。斯塔基想道。

电梯前面几乎散躺着一打尸体。斯塔基在尸体中间跳来跳去，不想踩上一只正在腐烂的柔软的手臂或绊倒在一条伸开的大腿上。那样可能会使他发出他实在最不希望发出的尖叫声。在坟墓中不要叫，叫声会使你发疯。但现在他就实实在在地在一座坟墓中。这座耗费巨资建起来的科研设施，却成了一座地地道道的坟墓。

电梯门在他身后慢慢地合上，向上走时，发出了一阵嗡嗡声。斯塔基知道，它不会再下来了，除非另外有人再用钥匙打开。一旦设备遭到破坏，计算机就会接通抑制程序。为什么这些可怜的男女会躺在这儿呢？显然是他们都希望计算机会切断应急程序。为什么不呢？这确实有一定逻辑。任何东西都会出错的。

斯塔基沿着通向自助食堂的走廊走下去，脚后根发出沉重的卡嗒声。头上，嵌入像倒扣着的方冰盒一样的固定物中的日光灯，抛洒出刺目的无影光。这儿有更多的尸体。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都是一丝不挂，头上满是弹孔。身体扭曲着。斯塔基想，肯定是他先用枪打死她，而后再自杀的。即使染上了病菌，爱情仍然存在。男人的手中仍握着一支军用 0.45 口径的手枪。砖砌地面沾满了血迹和像燕麦片似的灰东西。他感到毛骨悚然，急忙弯下腰摸了摸那个女人的胸膛，看他们的肌肉是否僵硬。

接着走到大厅里，一个男人背冲着门坐在那里，脖子上用鞋带系着一个标牌。下巴向前垂着，遮住了标牌上写的东西。斯塔基把手放在那人的下巴上，把他的头推到后面。看见那人的眼球深陷在眼眶内。标牌用红色记号笔写着：“现在你知道它在工作了吧？还有问题吗？”

斯塔基让那人的下巴落下来，头靠在硬角里，发黑的眼窝全神贯注地向上盯着。斯塔基开始往回走，又哭了起来。他觉得之所以哭，是因为他不会再提任何问题了。

自助餐厅的门敞开着。外面是一块大软木公告板。斯塔基看到板上写着，6 月 20 日将在这里举办一次保龄球比赛。由“邪恶穷人队”对“第一勤务兵队”，争夺基地的冠军；安娜·弗洛斯想在 7 月 9 日开车到丹佛或博尔德，想找人分担驾驶工作和开支。另外，理查德·贝茨希望把一些小宠物送人，一只半大的长毛牧羊犬和一只半大的圣伯纳德狗。还有每周都要在自助餐厅举行的克教派宗教服务。

斯塔基读完了公告牌上的每一项声明，然后向里走去。

这里的气味很糟，到处弥漫着食品和死尸的恶臭味。斯塔基向四周扫视了一遍。

似乎其中有什么东西在盯着他。

“老兄——”斯塔基叫了一声，之后就说不出话来了。他再也想不起该说些什么了。

他缓缓踱到将脸埋在汤盘里的弗兰克·D·布鲁斯所呆的地方。弯腰看了弗兰克·D·布鲁斯好一会儿，然后揪住头发把布鲁斯的头拉了起来。汤盘也一块儿提了起来，时间一长汤就凝固了，就把他的脸同汤盘粘在了一起。斯塔基胆战心惊地在汤盘上敲了一下，最终还是把它敲掉了。汤盘口朝下落到地板上，发出沉闷的声音。大多数汤仍粘在布鲁斯的脸上，就像一堆发霉的肉冻。斯塔基掏出手帕，尽可能把那些汤往下抹。弗兰克·D·布鲁斯的眼睛被汤粘到了一起，斯塔基抑制住去抹眼睑的想法，害怕他的眼睛也会像那个带标牌的人一样陷进脑壳里。他甚至更害怕被胶状物托着的眼睑，会像遮阳帘一样翻卷上去。他最害怕的还是弗兰克·D·布鲁斯眼中可能表达的意思。

“布鲁斯，你这个私生子，这下该轻松了。”他缓缓地说道。

他小心翼翼地把手帕放在布鲁斯的脸上，立刻就粘了上去。斯塔基转过身，大步地甚至就像在检阅场上一样走出了自助餐厅。

走到通往电梯的半道上，他又走到脖子上挂着标牌的男人那儿。斯塔基在他旁边坐下来，解开挂手枪的皮带，把枪口放进嘴里。

枪响了，声音沉闷而又缺乏戏剧性，甚至在这些尸体中也未造成哪怕一点点显眼之处。空气滤清机吸走了飘散在空气中的火药味。在这个蓝色建筑物的内部，笼罩着死一般的沉寂。在自助餐厅，斯塔基的手帕已不再粘在私生子弗兰克·D·布鲁斯的脸上，它飘落到了地板上。布鲁斯似乎并不介意，但莱恩·克赖顿却发现他自己越来越多地窥视那台展示布鲁斯的监视器，想知道究竟为什么比利在盯着看的时候，没把那个人眉毛上的汤弄掉。他不得不迅速地去见美国总统，但凝结在弗兰克·D·布鲁斯眉毛上的汤却令他不安，非常不安。

第 23 章

黑衣人兰德尔·弗拉格，在 51 号国道上大步向南疾行，享受着路两边的夜色。这条公路是由爱达荷通向内华达的。从内华达他就可以走向四方了。从新奥尔良到诺加利斯，从波特兰、俄勒冈到波特兰、缅因，那里就是他的老家了，谁也没他更了解它，更爱它。他知道那里每条路的走向，即使在夜里他也不会迷失方向的。此刻，离天亮还有一个小时，他正处于格拉斯米尔和里德尔之间，在特温福尔斯以西，跨越两个州的达克·瓦利保留地以北的某个地方。这还不够准确吗?

他走得很快，靴后跟踢踢踏踏地敲击着路面。一有车灯出现在地平线上，他就赶快走下路面，消失在长有高草的路肩上……当汽车从他身旁开过时，司机似乎也会感到一阵寒意，似乎他经过的是一段旷野，沉睡的妻子和孩子们也感到了不安，似乎所接触的一切都与他们同时所做的一个噩梦有关。

他沿着 51 号国道向南走去，磨坏的牛仔靴后跟敲打着路面。他下身穿褪色细斜纹牛仔裤、上身穿一件黑色粗斜纹茄克衫，个子高高的，从外表上看不出年龄。兜里满满地装着 50 本不同种类的相互对立的书籍——各季节用的册子和各种诡辩术。内容无所不包，像核电站的危险；国际犹太人联合会在颠覆友好国家政府中所发挥的作用；中央情报局反可卡因组织的联络；农场工人联盟；耶和华见证会（如您能回答其中 10 个问题为“是”的话，您就会得救了)；主张好斗和精神平等的黑人；三 K 党等等。这些东西他应有尽有。茄克衫的两边的胸兜上各有一个带图案的纽扣——右边是一张可爱的笑脸，左边画着一头死猪，并写着“您的猪肉味道如何？”的字样。

他一直走着，既不停下来也不放慢速度。他的眼睛似乎已因这一

晚上的各种可能性快要爆裂了。他背着一个磨损了的旧童子军背包。你可以想象，他的脸上也许还有暗暗升腾着的欢喜——也可能你会猜对的。这是一张有着令人恐惧的丑陋的脸。这张脸会使停车场疲惫的女招待手中的盘碗打碎，会使小孩儿骑着三轮自行车冲入木栅栏然后带着刺破他们膝盖的木桩碎片悲号着扑向妈妈，这张脸还会使酒吧间有关击球平均水平的争论变得血腥起来。

他在 51 号国道上格拉斯米尔和里德尔之间的某个地方向南走着，现在更加靠近内华达了。很快他就要宿营了，要美美地睡上一整天，夜幕降临时才醒过来。当他在一堆小小的篝火上做晚餐时，他就会理解：这些词是来自某些破烂不堪的色情小说，还是来自米恩·坎普或 R·克拉姆的连环画中，或是来自某个美国头面人物四面楚歌的反对派文件，还是来自爱国者之歌。它们被印成文字时，弗拉格就成了一名具有平等机会的读者了。

晚餐后，他就将继续上路，在这条穿越荒野的公路上继续南行。边走边看着、闻着、听着由于气候变得越来越干旱而只能生长北美艾灌丛和风滚草的旷野，看着远处像恐龙脊背一样拔地而起的群山。到明天或后天拂晓，他就可进入内华达了，先到奥怀希，然后再去芒廷城。在芒廷城他要去见一个叫做克里斯托弗·布雷登曼的人，看能否从他那儿弄到一辆漂亮的汽车和一套足以证明自己身份的文件，然后尽可能荣耀地生龙活虎般地回到故乡。那个有着像神奇的毛细血管一般四通八达公路网的国度，会接纳他，为他除去身上每一个地方——心、肝、肺、脑中黑色异物的斑点。他是一个随遇而安的傻瓜，是一个寻找软组织予以刺穿的骨刺。

他甩开双臂大摇大摆地走着。他知道，而且非常清楚地知道，穷人和疯子，职业革命家以及那些被教会恨得咬牙切齿的人，在这条道上行走时常常是躲躲闪闪的。他们并不期望别人会将他们迎进墙上贴有标语和广告的廉价房间，迎进由于经历了爆炸而用锯断的管子支撑着的地下室，迎进制定疯狂计划，如：暗杀内阁成员；绑架正在访问的高官们的子女；或是带着手榴弹和冲锋枪闯进标准石油公司董

事会会议，按名单谋杀有关人员等的密室。他对这里的一切都了如指掌，即使最疯狂的人也只敢偷偷摸摸地斜视一下他那黝黑、龇牙咧嘴的面孔。那些曾同他一起上过床的女人，有时甚至只是为了从冰箱中弄到一点儿吃的而同他性交的，她们往往只是用僵硬的身躯来接纳他，而脸却扭向一边。当他进入会场时，那种歇斯底里的胡言乱语——背后议论、反诉、指责、意识形态上的诡辩就会立刻停下来，出现片刻的死一般的寂静，然后就开始求助于他，仿佛他是手提一台破而可怕的发动机来到他们中间的。一些事情远比那些离经叛道的化学系大学生在地下试验室中制造塑胶炸药，或从那些贪婪的退役军人手中获取武器还要坏上千万倍。仿佛他是带着一支血锈斑斑且在润滑油中包藏了数百年之久的破枪来见他们的，而他现在却又准备了一件像一个插着炸药做的蜡烛的生日蛋糕带到会议上。当他开始讲话时，会议就变得理智和有纪律了——就像疯子们被制服了一样理智而有纪律——会在种种事情上达成一致。

他继续大摇大摆地走着，双脚在长统靴中来回晃荡着。脚和靴子是他的老伙伴。芒廷城的克里斯托弗·布雷登曼会把他认成理查德·弗赖伊的。布雷登曼曾是亡命者们开展活动的地铁系统的一名乘务员。从气象局人员到格瓦拉旅，有半打左右的不同组织，都知道布雷登曼有钱。因为他时而给自由大学上课，时而以诗人身份到西部各州，如犹他州、内华达州和亚利桑那州巡回讲学，同时还给一所高等学校讲授英语课。他曾希望用诗歌这种活生生的精神麻醉来使中级班的少男少女们神醉心迷。布雷登曼现在已快 60 岁了。20 年前，他由于同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关系密切，而被加利福尼亚的一所大学辞退。由于同一个又一个激进组织有联系，而于 1968 年在大芝加哥警察会议上遭逮捕。

这个黑衣大汉边走边笑。布雷登曼只是一个联系人，那里还有成千上万个联系人——那是些带着各种小册子和炸弹散布在各地的疯子们。他们相互用接头暗号进行联络，随时准备采取行动。在纽约，他的名字叫罗伯特·弗兰克，他声称自己是一个黑人，对此任何人都

不会提出质疑，虽然他的肤色很浅。他曾和一位对自己失去左腿怀有深仇大恨的名叫纳姆的黑人老兵一起，在纽约和新泽西杀掉过 6 名警察。在佐治亚，他是拉姆齐·福雷斯特，内森·贝德福，德·福雷斯特的一名远房后裔，在他的档案中记载着参加过两次抢劫、一次阉割行动和一次焚烧黑鬼贫民窟的行动。但那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都是在 60 年代初第一次民权浪潮期间的事了。他有时会认为他可能是在那场冲突中丧生的。他肯定忘了以前发生在他身上的许多事，只知道他确实来自内布拉斯加，曾经同一个叫作查尔斯·斯塔克韦瑟的罗圈腿红发男孩在一所高等学校上过课。他对 1960 年和 1961 年的民权进军活动仍记忆犹新——斗殴、夜袭以及那些仿佛里面的某种怪物越长越大乃至容纳不下的教堂大爆炸。他仍记得 1962 年到新奥尔良的流浪以及同一个散发要求美国让古巴自决小册子的青年人的会面。那个年轻人肯定是奥斯瓦德先生。他曾拿了奥斯瓦德的一些小册子，至今他仍保留着两本，但都又破又皱了。他曾出席过 100 来个相关委员会的会议。他曾参加过百十个大学校园内反对 10 多家公司的示威游行。当他们去上课时，他曾书写过令当权者最为难的问题，但他从未用这些问题来问过自己；那些当权者可能把他龇牙咧嘴满腔怒火的面孔看作是报警。他也从未在集会上发表过演讲，因为麦克风往往以尖叫来对那种歇斯底里做出反应，或是将电路烧坏。但他却写过发言稿，有好几次这些讲话则是在一片骚乱、推翻汽车、破坏选举投票活动和暴力示威中结束的。在 60 年代初，他曾认识过一个叫唐纳德·德弗里茨的男人，并建议德弗里茨采用辛魁这个名字。他曾帮助制定绑架一名女继承人的计划，建议将这位女继承人弄疯而不是勒索赎金的人也是他。在警察进去之前以及德弗里茨和其他人喝醉尚不足 20 分钟，他就离开了洛杉矶的那座小屋；他鬼鬼祟祟地走在那条街上，胀鼓鼓的脏靴子敲击着路面，脸上浮现出吓得妈妈们一把抓起孩子就推进屋里去的表情，这是一种会使孕妇们感到早产阵痛的表情。后来，当这个团伙的残余分子被抓获时，全都知道这儿还有一个同该团伙有牵连的人，而且可能还是一个重要人物，是一个年

龄不轻、叫作“步行者”或布格伊曼的人。

他四平八稳、一步一个脚印地走着。两天前他还在怀俄明的拉拉米，与其他人一起爆炸了一座发电厂。今天，他已在格拉斯米尔和里德尔之间的 51 号国道上，行进在通往芒廷城的公路上。明天，他就会在另外的某个地方。他比任何时候都快乐，这是因为……

他站住了。

因为有什么东西正往这边走来。他能感觉到，在夜晚的空气中他几乎能闻到它，这是一种来自各个地方的热乎乎的煤烟味，似乎上帝正在准备一次野餐，来烧烤所有的文明。煤炭已经热了，外面发白呈片状，而里面则像恶魔的眼睛一样红。一个大家伙，一个巨大的东西正在走过来。

他脱胎换骨的时刻即将到来。他将获得再生，他将从某个涂成沙色的庞然大物的产道中获得新生。这个庞然大物正处于宫缩的阵痛之中，当产血喷涌而出时，他的双腿就缓缓地晃动着，火红的双眼则盯着那虚无飘渺的空间。

当时代准备再次变化时，他才出生。此事将要发生了，将会在爱达荷这个柔和的夜晚发生。

现在就是再生的时刻了。他知道这一点。为什么他还要最后再耍一下手腕呢？他闭上双眼，把热乎乎的脸稍微抬向那正准备迎接破晓前的黑暗的夜空。他全神贯注，他笑了。他那肮脏失修的靴后跟开始抬离路面，1 英寸，2 英寸，3 英寸……。他龇牙咧嘴地笑了起来。现在他的脚正在往上升，双脚已离开了地面，他已平稳地悬在公路上空。

然后他感到天际出现了些许破晓的亮光，他把自己再次降下来。那个时刻尚未到来。

但那一时刻稍纵即逝了。

他开始继续赶路，龇牙咧嘴地，准备寻找一个度过白天的地方。时间过得可真快，快得他都没弄清是怎么一回事。

第 24 章

凤凰城报纸称为“顽固不化的娃娃脸杀手”的劳埃德·亨赖德，被两名警卫带到了凤凰城监狱最为安全的侧厅里。两名警卫中的一个是流鼻涕的家伙。这两个人看上去都脾气不好。侧厅的其他囚犯都像受检阅似的对劳埃德表示欢迎。在马克斯，他可算得上是个名人了。

“嗨！亨赖德！”

“进来啦，你这家伙。”

“告诉 D. A. ，只要他让我出去，我是不会让他伤害你的！”

“要坚如磐石，亨赖德！”

“说得对，老兄！说得真是太对了！”

“贫嘴的狗杂种。”那个鼻涕警卫咕哝了一句，随后打了个喷嚏。

劳埃德高兴地咧嘴笑了。他的新名声使他有点儿晕头转向。像布朗斯维尔那样的地方并不多，虽然这里的膳食要好一些。当你成为一名重量级拳击手时，你就会得到尊敬。他想象，汤姆·克鲁斯在世界上崭露头角时的比赛上，肯定也会如此这般地感受到某种东西的。

他们穿过在大厅的尽头一道门和一个双栅电子门。他再次活跃了起来，表情冷漠的警卫深吸了一口冷空气，就像要爬楼梯一样。然后他们带他通过了一个保安用金属探测器，也可能是要弄清楚他屁眼里确实没塞什么东西，就像电影上那个小丑帕皮伦所做的那样。

“好了。”鼻涕警卫说道，坐在防弹玻璃罩内的一个警卫挥手让他们走开。他们向下进入了另一个涂成工业绿色的大厅。这里非常安静，只有警卫的脚步落地声（劳埃德穿着纸做的拖鞋）和劳埃德右边的呼呼喘气声。在大厅远处的尽头，另一名警卫站在一扇关着的门前等着他们。这扇门上有一个并不比透气孔大多少的带有嵌入玻璃中

的金属丝的小窗。

“为什么监狱总是有一种屎尿味？”劳埃德问道，打算引起一场谈话。“我指的是，怎么连没有锁犯人的地方，也有一种屎尿味。该不会是你们这些家伙在拐角那里撒尿了吧？”他边想边窃笑，这确实是一件很滑稽的事。

“闭嘴！你这个杀手。”表情冷漠的警卫说。

“你脸色看上去不好，”劳埃德说，“你该回家躺一躺。”

“闭嘴！”另一个警卫说。

劳埃德闭口不言了。当你试图同这些蠢货说话时，结果往往是这样的。他的经验是，监狱教养官这一阶层，是一个无教养的阶层。

“嗨，下流胚！”那个门卫说道。

“你在这儿干什么？你这个狗杂种。”劳埃德针锋相对地回击道。但却连使你感到新鲜而又机智的反驳都很少。接连两天他都能感到一种旧有的对监狱的麻痹感正在袭遍他的全身。

“你会为此丢掉一颗牙齿的，”那个门卫说道，“一颗牙齿，记住，一颗牙。”

“那你也听着，你不能……”

“我能。这个院子里就有一个为了两纸箱长大衣、一辆破汽车而把老妈给杀了的混蛋。你不会想掉两颗牙吧？”

劳埃德沉默了。

“这就对了。”那个门卫说道，“只要一颗牙。把他弄进去吧。”

那个表情冷淡的警卫笑了笑，打开门，另一个警卫则把劳埃德带了进去。由法院为他指定的律师坐在一张金属桌旁，正在从公文包里找文件。

“律师先生，这就是您的主顾。”

律师抬起头来。劳埃德断定，这个人太老了，手都发抖了，但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货色呢？穷人是没有选择的余地的。他们肯定会把他打昏的，劳埃德估计他可能得判 20 年左右。当他们盯住你时，你就不得不闭眼咬牙了。

“非常感谢您……”

“就是那个家伙，”劳埃德指着那个警卫说，“就是他叫我为混蛋的。当我回敬他时，他又打算让一个混蛋敲掉我一颗牙！警察咋这么野蛮呀？”

律师在脸上摸了一下。“是这样吗？”他问那个门卫。

门卫眼珠滑稽地转了转，做了个“我的天啊，您竟会相信这种事”的动作。“律师先生，这些家伙真该给电视一台写信表示祝贺，这就是事实。”

“胡说八道！”劳埃德坚决反驳说。

“我坚持我的观点。”门卫说道，狠狠地盯了劳埃德一眼。

“我敢肯定你会这样做的。”律师说道，“但我认为在我离开这里之前，我应看一下亨赖德先生的牙齿。”

那个门卫脸上出现了微有难堪的愠色，同带劳埃德进来的那两个门卫交换了一下眼色。劳埃德笑了。这个老东西可能在这点儿上是对的。他在这里遇见的这最后两个监狱警卫都是老看守了。其中之一还曾进入人家勒索过一个结肠造口术包。你敢相信吗？一个该死的结肠造口术包。这些老油子连屎都不会给你拉一泡的。诡辩、撒手不管，这就是他们的座右铭。除了这些，剩下的就是同法官交换一些下流故事了。但也可能他会因武装抢劫被判 10 年刑，也可能被判终身监禁。总而言之，他真正毫不关心的唯一一个人就是那个坐在白色康尼车里的妻子，也可能他得把这事推到老油条波克身上了。波克不会介意的。波克就像老爷子的帽圈一样死板。劳埃德又有点儿笑得开心了。你必须保持乐观。这是一张王牌。人生苦短啊。

他开始意识到，那个警卫已将他们单独留在了这里。劳埃德也想起来了，他的名字叫安迪·德温斯，他正在用一种奇怪的方式盯着他。这是一种就像你盯着一条腰已被打断但其致人于死地的牙齿仍未受损伤的响尾蛇时的那种方式。

“你罪孽深重，西尔维斯特！”德温斯突然大声说。

劳埃德吓了一跳。“什么？你这话什么意思？我罪孽深重？顺便

说一句，我认为你把刚才那个老胖子收拾得差不多了。他就像吃了根钉子又吐不出来一样地要疯了。”

“听着，西尔维斯特！非常仔细地听着！”

“我的名字不叫……”

“你别幻想美事了，西尔维斯特。”德温斯的目光毫不游移，声音软中带硬，亚麻色卷发留成平头，几乎都成了绒毛，头皮发粉色，左手第二指上带着一个无花纹的结婚金戒指，右手第三指上带着一个昂贵的兄弟会戒指，两个戒指碰在一起发出就像劳埃德的牙齿一样的撞击声。“你要考虑在 9 天内就要对你进行的审判，西尔维斯特。因为最高法院 4 年前就做出了这一决定。”

“这是咋回事？”劳埃德从来没有这么心神不安过。

“这是马卡姆在南卡罗来纳的那件案子，”德温斯说道，“而且它必须符合各州速审死刑案的各种条件。”

“死刑！”劳埃德惊恐地喊叫了起来。“你指的是电椅吧？嗨！伙计，我从未杀过人！向上帝发誓！”

“在法律的眼中，这无关紧要，”德温斯说道，“如果你曾经到过那里，你就干了此事。”

“你什么意思，它无关紧要？”劳埃德几乎是尖叫着说，“当然至关重要了！这真是一件混帐事！我没有杀害那些人，是波克干的！他是个疯子！他是……”

“能闭上你的嘴吗，西尔维斯特。”德温斯用那种软中带硬的口气询问道。劳埃德闭口不言了。他突然担心他已忘了在马克西姆为他举办的酒席，甚至忘了他有可能丢掉牙齿这件事。他豁然发现他的律师像只叽叽喳喳的鸟儿一样，是在向西尔维斯特这只吃荤的猫讲话。只是在他的记忆中，绕舌的鸟并不会藏猫猫，不会玩顶球游戏或把一个捕鼠器放在猫四处探索的爪子前。劳埃德看到的是西尔维斯特被绑在一把椅子上，一合开关就浑身冒出了电火花。他甚至看清了那个喋喋不休的律师微黄色脑袋上的警卫帽。

这可不是一幅专门供人娱乐的景象。

也许德温斯在劳埃德脸上看到了某种表情，因为他的口气头一次变得有点温和了起来。他双手交叉，放在从公文包中取出的文件堆上。“在重罪期间提出的一级谋杀案过程中，作为从犯不会有什么事的，”他说道，“本来有3名证人作证说你和鲁·弗里曼在一起。你会受皮肉之苦的。你明白吗？”

“我……”

“好了，现在再回到南卡罗来纳的马卡姆案子吧。我想只用几句话告诉你，你将在那个案件中承担多大的责任。但首先。我应提醒你一件事实，在各级审判中你肯定也会知道：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特别禁止残酷的惩罚。”

“譬如他妈的电椅，真是太对了。”劳埃德气愤填膺地说。

德温斯摇了摇头。“在这一点上法律有些解释不清，”他说道，“尚在4年前，我就把各法院上下左右都跑遍了，试图弄清这一问题。残酷的惩罚是否指像电椅和毒气室这样的东西？或者是指判决和执行之间的‘等待’？像某些犯人——埃德加·史密斯、卡里尔·切斯曼和特德·邦迪这些名人一样，上诉、拖延、缓期执行数月或数年，被迫将时间浪费在各种死囚牢房中？最高法院已允许实施70年代末的一种建议，但死囚牢房仍人满为患，酷刑和非同寻常的惩罚这一令人恼火的问题依然存在。好了，还是回头说一下南卡罗来纳的马卡姆案吧。你也知道，曾有一个人因强奸杀害3名女大学生而被判电刑。乔恩·马卡姆保留的日记详细记述了此案的预谋。陪审团已判他死刑。”

“满嘴喷粪。”劳埃德嘟囔了一句。

德温斯点点头，对劳埃德苦笑了一下。“该案已全部移交最高法院。该院再次确认，在特定的情况下死刑不算酷刑和极刑。法院建议，从法律角度看，越早执行越好。你开始理解此事了吗？西尔维斯特？你开始明白一些了吧？”

“你该知道为什么要在亚利桑那而不是在新墨西哥或内华达审判你了吗？”

劳埃德摇了摇头。

“因为亚利桑那是有死刑罪的 4 个州之一。已向仅处理死刑案的巡回法庭提出了请求并得到了认可。”

“我不同意你的说法。”

“你就等着在 4 天内接受审判吧。”德温斯说道，“亚利桑那州今日才有了需要有 12 名男女组成的陪审团的此类大案。我将尽可能地拖延时日，但头一天我们就得同陪审团见面。亚利桑那州要在第二天才介绍案情。我将尽力占用 3 天的时间，我将大谈特谈我的开场白和结束语，直至法官打断我的发言，但 3 天时间已是极限了。幸运的是我们能有这 3 天时间。陪审团将退席并在约 3 分钟内发现你的认罪，除非会有该死的奇迹发生。从今天起 9 天内你就会被判死刑，再往后一周，你就会像一堆给狗吃的肉一样被处死。亚利桑那的人们喜欢这样干，最高法院也希望能这样。因为越快执行，越会使每一个人都高兴。我可拖它一周时间——只是可能——但把握不大。”

“基督耶稣啊，这不公正！”劳埃德喊道。

“这本是一个强横的旧世界，劳埃德，”德温斯说，“尤其是对被报纸和电视评论员称为‘疯狗杀手’的你这种人来说。你在罪犯界是个真正的汉子。你真是一个大累赘。东部的报纸甚至用两版的篇幅说你把流感病毒带了回来。”

“我从未伤害过任何人，”劳埃德生气地说，“那些事全都是波克干的。连那些话都是他捏造的。”

“这无关紧要，”德温斯说，“那正是我要使你的猪脑袋开窍的，西尔维斯特。法院打算给州长留出一天的余地，仅仅一天。我将上诉，根据新规定，我的上诉必须在 7 天内或在其退场后立即交到死刑巡回法庭。如果他们决定不接受上诉，我另外仍有 7 天的时间向美利坚合众国最高法院提交请愿书。在你这一案中，我将尽可能迟地提交我的上诉状。死刑巡回法庭有可能会同意听听我们的意见——虽然这是一种新的体制，但他们仍希望尽可能少些批评意见。他们可能会听听杰克为里佩尔做的上诉。”

“要多久才能轮到我？”劳埃德嘀咕道。

“哦，他们会极快地进行处理的，”德温斯回答说，连笑容也变得有点儿像狼鱼一样了，“你知道，巡回法庭是由亚利桑那的五名退休法官组成的。除了钓鱼、玩牌、喝陈年老酒以及等着像你这样的可怜虫出现在他们的法庭上之外，他们啥事也不干，他们实际上是一伙同国会、州长办公室勾结的乃至相互之间进行勾结的计算机调制解调器。他们的汽车里、棚屋里，甚至小划子上以及家里，都配备有带调制解调器的电话。他们的平均年龄是 72 岁。”

劳埃德打了个寒战。

“这就是说，如果不是作为法官而是作为律师或法律系学生的话，他们之中的一些人甚至老得实际上难以按既定的巡回路线活动了。他们全都信奉西部的信条——速审速决。这种工作方式直到 1950 年左右才在此间废止。当涉及重谋杀犯时，这就是唯一的途径了。”

“全能的基督耶稣啊！连您也不得不这样做吗？”

“你需要明白我们面临的是什么样的情况，”德温斯说，“他们正想证明你并未遭到惨酷以及非同寻常的惩罚，劳埃德，你应感谢他们才对。”

“感谢他们？我不想……”

“那就宰了他们？”德温斯平静地问道。

“不，当然也不是。”劳埃德不能令人信服地说道。

“我们请重新审判的请求有可能会被驳回，我会很快提出抗议的。幸运的话，巡回法庭会要我提出证人。如果他们给我这个机会，我会再次叫来初审时做过证的每一个人，外加上我能想起的每一个人。在这方面，我将叫来你初中时的好朋友作为你的品质证人，如果我能找到他们的话。”

“我在六年级就退学了。”劳埃德有气无力地说。

“在巡回法庭驳回我们的上诉后，我将请求最高法院听一下我们的请求。我估计这一请求也会在当天被驳回的。”

德温斯停下话头点着了烟。

“那往后呢？”劳埃德问道。

“往后？”德温斯问道，看来他有点儿惊讶，生气地盯着仍在继续说蠢话的劳埃德。“随后你就会被带到州监狱的死囚牢房，好吃好喝直到你该上电椅时。但这段时间不会很长的。”

“他们实际上不会这样做的，”劳埃德说，“你不过是在吓唬我罢了。”

“劳埃德，有死刑巡回法庭的 4 个州都是这样干的。至今为止，已有 4 个男女参照马卡姆案执行了死刑。它值得纳税人为这一额外的法庭另外纳些税，但不应多，因为他们仅处理一级谋杀案的极少一部分。纳税人实际上也并不介意为死刑惩罚打开他们的钱包。他们喜欢这样做。”

劳埃德看来都要呕吐了。

“不管怎样，”德温斯说，“地方检察官仅参照马卡姆案来判断被告是否完全有罪。对一只嘴上粘有鸡毛的狗来说，这还不够；你应想方设法在鸡窝里就抓住它。他们就是当场抓住你的。”

劳埃德在男孩们的喝彩声中陶醉了不到 15 分钟，就被带到了最高治安当局。现在想起来自己曾被人们盯得有二三个礼拜抬不起头的情形，犹如掉进了一个无底深渊。

“你害怕了？西尔维斯特？”德温斯用温和的口气问道。

在能够作答之前，劳埃德不得不舔舔嘴唇。“基督啊，我是被吓坏了。从您所说的来看，我是死定了。”

“我不想让你死，”德温斯说，“只是吓你一下。如果你傻笑着大摇大摆地走进那间法庭办公室，他们就会把你绑在电椅上接通开关。参照马卡姆一案，你的编号为 41。但如你能听我的话的话，我们有可能侥幸获得成功。我不是说我们一定能成功，而是说我们有可能成功。”

“请说下去。”

“我们必须考虑陪审团这一关，”德温斯说，“即从街上随便找来那么 12 个傻瓜。我倒希望让一些默诵可怜的温尼并为宠鸟在后院举行葬礼的太太们来做陪审团，我就想这样。每一个陪审团员，当他们

被列入陪审员名单时，都非常清楚马卡姆的后果。他们是不愿裁决在他们忘却其后可能会或不会在 6 个月或 6 年内执行死刑的案子的；7 月份被他们判处有罪的那个家伙，打算在明星队被打败之前命赴黄泉。”

“您打开的是地狱之门。”

德温斯对此不屑一顾，继续说下去：“在某些情况下，只有机警才能使陪审团判决无罪。马卡姆一案就是一个例证。在某些情况下陪审团会让那些大喊大叫的谋杀犯得以解脱，因为他们不想让自己的双手沾满鲜血。”他从地下拾起一张纸。“尽管在马卡姆一案中有 4 人被执行了死刑，但在该案中共有 70 次死刑上诉。其中有 30 人未被执行，陪审团发现其中有 26 人‘无罪’。有 4 人的定罪被最高巡回法庭推翻，南卡罗来纳 1 人，佛罗里达 2 人，亚拉巴马 1 人。”

“亚利桑那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

“没有。我告诉你，这是西部的法规。这 5 个老家伙，希望使你这个傻瓜的这件案子板上钉钉。如果我们不能在陪审团面前得以开脱，那你就彻底完了。我在这一问题上的提议是 90:1。”

“按照亚利桑那的法律，至今为止有多少人被例行法院陪审团发现是无罪的？”

“14 起中有 2 起。”

“差得也太多了。”

德温斯苦笑了一下。“我应当提出，”他说，“其中一个是得到了同伙的保护。像你一样，劳埃德，他是过失犯罪。佩切特法官向那 10 个女人和 2 个男人足足咆哮了 20 分钟。我想他会中风的。”

“如果我被发现无罪，他们就不可能再审判我了，是这样吗？”

“绝对不会了。”

“这就是说只会留下一二卷案卷或什么也不留下了？”

“是这样的。”

“好家伙。”劳埃德说道，并擦了一下额头。

“只要你明白了这一局面以及我们必须坚持的地方，我们就能讨

论实质问题了。”

“我明白这一点儿。尽管如此，我还是不喜欢这样做。”

“如不这样干你就是一个大傻瓜。”德温斯双手十字交叉，将身子俯在手上。“好了。你已告诉我并且也告诉了警察，你……哦……”他从公文包里的一堆文件中拿出一份装订好的文件，翻了一下。“啊，就是它。‘我从未杀害过任何人。所有杀人的事都是波克干的。杀人是他的主意，而不是我的。波克是一个像臭虫一样的疯子，我猜他是想净化他所经历的这个世界。’”

“是的，正是这样。那又怎样呢？”劳埃德采取守势地说。

“这就意味着你害怕波克·弗里曼。你怕他什么呢？”德温斯谨慎地问道。

“嘿，我也说不准……”

“事实上，你是在为你的生命担忧。”

“我并不认为是这样……”

“你被吓坏了。承认这一点儿吧，西尔维斯特。你还在耍小聪明。”

劳埃德用皱眉蹙额对他的律师表示不满。这是希望成为一个好学生但却又面临被抓住把柄这一严重问题的小伙子的那种皱眉。

“别再让我来开导你了，劳埃德。”德温斯说，“我不想再这样做了。你可以考虑一下我的建议，波克随时都会被人用石头砸死的。”

“他会被砸死的！我们两个都会被人用石头砸死的！”

“不。你不会，但他会被石头砸死的。当他被石头砸中时，他就疯了。”

“老兄，别吹牛了。”在劳埃德的记忆中，波克·弗里曼的鬼魂在兴奋地呼喊着“嗬，嗬”，即向布雷克总店的那个女人开了枪。

“而且当时他也用枪点了你好几次。”

“不，他没有。”

“是的，他这样做了。你只是暂时忘了而已。事实上，如果你不支持他这场闹剧的话，他就要威胁你。”

“好了，我也有支枪。”

“这我相信。”德温斯边说边向劳埃德眨了下眼，“如果你仔细回顾一下，你就会记起波克曾告诉过你，你的枪没装子弹。你都不记得这事了吗？”

“你说的是……”

“当真正开始射击时，除你之外谁也没有感到吃惊，对吧？”

“确实是这样的。”劳埃德说，并使劲点了点头，“我几乎都要晕倒了。”

“当波克。弗里曼被砍倒时，你都想把枪对准他了，以减少你的麻烦。”

劳埃德用希望逐渐破灭的眼光盯着他的律师。

“德温斯先生，”他极为真诚地说道，“这却有点儿胡扯了。”

那天早上晚些时候，他来到了训练场，边看垒球比赛边思考着德温斯告诉他的每一件事。一个名叫马瑟斯的大块儿头狱友走了过来，抓住他的衣领就把他提了起来。马瑟斯的头照特利·萨瓦拉斯的式样剃得溜光，在燥热的沙漠气候中闪闪发光。

“请等一下，”劳埃德说道，“我的律师数过了我的每一颗牙齿，一共是17颗。如果你……”

“好的，这正是肖克利要说的，”马瑟斯说，“所以他告诉我……”

马瑟斯的膝盖抬平，狠击了劳埃德的裆部一下，带来一阵钻心的疼痛，如同叫都叫不出声的酷刑一样。他缩成一团倒了下去，用手紧紧地捂住剥皮抽筋般疼痛的睾丸。由于极端的疼痛，他眼前红光一片。

不知道过了多久，他才能抬起头，看到马瑟斯仍在盯着他，那颗光头仍在闪光。警卫们也开始往这边盯着看。劳埃德蜷缩着身子，发出阵阵的呻吟声，眼泪泉水般地喷涌而出，胃中犹如有一团大火球。

“这不是私事，”马瑟斯诚恳地说道，“你也明白，这是公事。我本人也希望你能理解这一点儿。马卡姆的法则算个屁。”

他大步走开了，劳埃德看到了站在训练场另一边载重卡车顶上

的那个警卫。那个警卫的大拇指插入武装带中，笑眯眯地盯着劳埃德。当他看清楚他招来了劳埃德完全专注的注意力时，就用双手的中指向劳埃德戳了戳。马瑟斯溜达到墙边，那个警卫扔给他一盒塔雷伊顿香烟。劳埃德躺在地上，双膝紧抵住胸膛，双手紧捂着那痉挛般疼痛的睾丸。德温斯的话在他脑中回响：这是一个强权的旧世界，劳埃德，这是一个强权的旧世界。

真是对极了。

第 25 章

尼克·安德罗斯把窗帘拉向一边，往街上看了看。从这里，在这个已故的约翰·贝克家的 3 层楼上，往左可看到硕尤镇的商业区，往右可看到通向镇外的 63 号公路。主要街道上早已无人居住了，商家的招牌也已凋零。一只病狗蹲在路中间，耷拉着头，两肋一起一伏地喘着粗气，白沫从嘴中滴落到热浪滚滚的路面上。街沟有一半都被堵满了，里面趴着一条死狗。

他身后的女人喉语般低声咕哝着，尼克不知道她说什么。他拉上窗帘，揉了揉眼睛，走向那个醒过来的女人。由于数天前着了凉，珍妮·贝克用毯子紧紧地裹着身子，脸上还冒着汗。她踢掉了捂在身上的毯子，他难为情地看见，由于出汗，她单薄的睡衣都有几处变得透明了。但她却连看都不看他一眼。

“约翰，把痰盂拿来。我要吐了！”她叫道。

他从床下拿出痰盂放在她旁边，她翻了个身又把它给碰到了地板上，发出一声沉闷的哐当声。他弯腰将痰盂捡起来拿着，盯着她。

“约翰！”她尖声叫了声，“我找不到我的针线盒了！它不在洗漱间！”

他从床头柜的大水罐里给她倒了一杯水递到她嘴边，但她又翻了一个身，几乎把杯子从他的手中打掉。他把杯子放到一旦她平静下来即可够得到的地方。

他从未如此悲痛地意识到，过去两天来他所表现出的沉默。当尼克 23 日来到这里时，卫理公会的牧师布雷斯曼正同她呆在一起。布雷斯曼当时正在起居室同她一道读《圣经》，但他看上去有点神经质并渴望离开。尼克可能会猜到这件事的原因。高烧使她脸色发红，那种姑娘似的容光焕发，同她的居丧身份极不相称。也可能那位牧师担

心她会对他做出非礼的举动。尽管更加可能的是他急于把自己的家人招集到一块儿赶快从这地方消失。消息很快就在这个小镇上传开了，其他人都已决定离开硕尤镇了。

自从布雷斯曼离开贝克起居室 48 小时之后，一切都成了一场白日噩梦。贝克太太的病情越来越重，以致尼克也担心她熬不到太阳落山了。

贝克太太病得他都无法同她对坐了。他到下面的货车停车场去为 3 个犯人取回了午饭，但文斯·霍根已什么也吃不下去了，他已神志昏迷了。迈克·奇尔德雷斯和比利·沃纳想到外面走走，尼克却不能让他们这样做。这倒不是担心，他也不相信他们会浪费他的工作时间来解决他们的冤情问题；他们只想象其他人一样赶快离开硕尤。他负有责任。他曾向现在已死掉的一个人许过诺。州巡逻队肯定早晚会了解到情况，派人来将他们带走的。

他在贝克的桌子抽屉底部找到了一支装在枪套里的 0.45 口径的手枪，思考了几分钟后就把它佩上了。往下看了看，看到手枪的木柄紧靠在他的臀部，使他感到有点儿可笑——但分量却很合适。

他在 23 日下午打开了文斯的牢房，把临时做成的冰袋放在他的额上、胸膛上和脖子上。文斯睁开眼，用一种平静而又令人难受的神情盯着尼克，以致尼克希望他能说些什么，正如他两天来希望贝克太太所做的那样，随便说一些能使自己感到片刻惬意的任何事情。“你真是一个好人，否则我这高烧也烧到头了。”

每当他去照料文斯时，比利和迈克总是对他大喊大叫，当他俯身于这个他们毫不关心的病人时，每当他抬起头，总能看到那两个人惊恐的面孔，他们嘴里说出来的话总是同一件事：请放我们出去吧。尼克小心翼翼地同他们保持着距离。他虽刚刚成年，但他也深知恐慌会使这两个人成为危险人物。

那天下午，他第四次来到几乎空荡荡的街上，期望能在街的这头或那头为文斯·霍根和珍妮·贝克找到索姆斯医生。他留心寻找索姆斯医生的汽车，但却不见其踪迹。下午只有少数几家商店和得克萨

公司仍开门营业，但他越来越坚信这个镇子正在被腾空。人们纷纷走上村间小径、伐木公路甚至不惜淌过流经斯马科佛的硕尤溪流，走到芒特霍利镇。尼克认为，天黑后离开的人会更多。

当尼克来到贝克家时，太阳已落山了，他发现珍妮正穿着浴衣颤微微地在厨房里走动，忙着泡茶。当他进来时，她感激地盯了尼克一眼，他看见她的高烧已退了。

“非常感谢你对我的照料，”她温和地说道，“我感到好多了。想来杯茶吗？”随后又开始流泪了。

他向她走去，担心她可能会因虚脱而倒在滚烫的炉子上。

她稳稳地抓住他的胳膊，将头靠在他身上，黑色的秀发披散在淡蓝色的浴衣上。

“约翰，”她在暗下来的厨房里说道，“哦，我可怜的约翰。”

如果会讲话，尼克可能会感到不好意思的。但他只能扶着她，把她领出厨房，引到桌旁的椅子跟前。

“来点儿茶？”

他指了指椅子示意她坐下。

“好吧，”她说，“我感到好多了，非常好。只不过……不过……”她把双手放在自己的脸上。

尼克倒了茶，端到桌子上。他们彼此沉默着喝了一会儿。她像小孩儿一样用双手捧着茶杯。最后她放下杯子说道：“今天镇上还有多少人？尼克。”

“我也不清楚，”尼克写道，“情况非常糟。”

“你见到医生了吗？”

“从今天早上起就再也没见过他。”

“如果他不注意，他也会累坏的，”她说，“他得当心一些，是吧？尼克。他不会累垮吧？”

尼克点点头，勉强笑了笑。

“约翰的犯人们怎样了？巡逻队来救他们了吗？”

“没有，”尼克写道，“霍根已病得很重了。我正在尽我所能。其他

人都希望我能在霍根给他们传染上疾病之前把他们放出去。”

“不能把他们放出去!”她带有某种情绪地说,“我希望你不要考虑此事。”

“不会的,”尼克写道,过了一会儿又补充道:“您得上床了,您需要休息。”

她对他笑了笑。当她头摆动时,尼克可以看到她颌下的黑影——他对她能否脱离危险仍感到没把握。

“是的,我是得去睡它个把小时了。在某种程度上,同那个死约翰做爱似乎是一件错误……你也知道,我难以相信他已死了。”他拉住她的胳膊,抱得牢牢的,她惨淡地笑了笑。“可能还有要为其活下去的事情。你给犯人们弄晚饭了吗?尼克。”

尼克摇摇头。

“你得去弄。为什么你不开约翰的车呢?”

“我不会开车,”尼克写道,“但要谢谢你提醒我。我这就去停车场。路不远,如果一切正常的话,早晨我再来看您。”

“好吧,”她说,“真乖。”

他站起来,严肃地指了指茶杯。

“一滴不剩。”她许诺说。

当他感到她犹豫不决地要摸到他的胳膊时,他正要走出纱门。

“约翰……”她叫道,他停了一下,随后又强迫自己走下去。“我希望他们……能把他弄到柯蒂斯·摩丘俄里,约翰和我的亲属都埋在那里。你看他们把他弄到那里对不对?”

尼克点了点头。泪水挂满了她的面孔,她又开始抽泣了。

那天夜里离开她以后,他直接来到了综合停车场。“关门”的牌子歪歪扭扭地挂在窗户上。他绕到后面的活动房处,但那里上了锁,漆黑一片。没人回答他的敲门。此时他感到有理由破门而入,在贝克的小现金盒里有足够的钱来付任何损失。

他砸碎饭店的玻璃,打开锁,走了进去。这个地方真有点儿不可

思议，甚至所有的灯都亮着，自动电唱机黑了灯已不转动，碰碰车台和电子游戏机处空无一人，各小间内空空如也，凳子也没人占用。罩布挂在铁栅上。

尼克退了出去，在煤气炉上煎了几个汉堡包，放进袋子里。又在柜台塑料圆顶处添了一瓶牛奶和半块苹果派，然后回到了监狱。离开前在柜台上留下了一张便条，说明是谁砸开了门以及为什么要砸门。

文斯·霍根已死了。他躺在地板上，四周散堆着溶化的冰块和湿毛巾。他用手紧紧抓住脖子，就像在拼命抵抗一个看不见的扼杀者。指尖上满是血，成群结队的苍蝇嗡嗡叫着，在他身上飞来飞去。他的脖子就像漫不经心的孩子快要打爆了的内胎一样肿胀，都成了黑色。

“现在你该让我们出去了吧？”迈克·奇尔德雷斯问道，“他已死了，你这个混蛋哑巴，这下该满意了吧？这下你该感到报了仇了吧？现在他也要死了。”他指着比利·沃纳说。

比利恐惧地看着这一切。他的脖子上和额上布满了潮红斑块儿；常用来擦鼻子的工作服袖子上满是硬鼻痂。他一边不停地敲打自己的前额一边用肿胀的眼睛盯着尼克。

尼克直到感到累了，才用扫帚把食物推了进去。比利·沃纳迟疑地盯了他一会儿，才开始吃东西。

迈克把牛奶朝着铁栅门扔了过来。杯子摔碎了，牛奶溅得四处都是。他把分给他的两个肉饼扔向他房间满是涂鸦的后墙上。其中一个粘在了椅背中间的饰板上。芥末和番茄酱四处溅落，他在苹果派上踩来踩去，挺有节奏的，如同跳舞一样。苹果块儿被踩得稀烂，白色塑料盘也成了碎片。

“我要绝食！”他喊叫道，“该死的绝食！我什么也不吃！要想让我吃你给我拿来的东西，除非你吃我拉的屎。你这个又聋又哑的蠢猪，你会……”

尼克转过身，默默地立刻走开了。他回到办公室，吓得不知该做些什么才好。如果他会开车，他就会把他们带到卡姆登去，但他却不会开车。而且还得考虑一下如何处置文斯，他不能让他躺在这儿喂苍

蝇。

办公室附近的两个门敞开着。其中一个房间是衣帽间，另一个则通向一段楼梯。尼克顺楼梯向下走去，看清那是一个作储藏室用的地下室。那里很凉，至少是有一刻感到了凉意。

他回身走了上来。迈克坐在地板上，愁眉不展地拣起被踩得稀巴烂的苹果块儿，随便擦了擦就吃了起来，但却不抬头看一眼尼克。

尼克伸出胳膊试图把文斯拉起来。尸臭味使他的胃上下翻滚。文斯太沉了。他无助地看了尸体一会儿，开始意识到其他两个人此刻正站在牢房的门旁，用迷惑的眼光看着他。尼克可以猜得出他们在想什么。文斯是他们中的一个，也许是其中最爱发牢骚的一个，也是他们想要绞死的一个人。他像一只被夹子夹住的老鼠一样，因得了他们也搞不懂的某种可怕的肿胀病而死掉了。尼克那天不只一次地想知道，什么时候他也会开始咳嗽、发烧、脖子上形成那种奇怪的肿胀。

他抓住文斯·霍根多肉的前臂，把他拉出了牢间。由于重量都在他的肩上，文斯的头偏向他，似乎在盯着尼克，无言地告诉他要当心，别颠摇得太厉害了。

足足花了 10 分钟才把这个壮汉的尸体拖下陡直的台阶。深深地喘了一口气，尼克把他放在荧光灯下的水泥地上，然后迅速从他单间牢房的帆布床上拉了条已磨破了的军用毛毯，把他盖了起来。

然后他想打个盹。他在 23 日以后，仅在昨天即 24 日开始时的头几个小时睡了一会儿。做的梦仍历历在目，有时甚至都害怕这些梦了。他过去极少做真正的噩梦，但最近却做了越来越多的不祥之梦，给他的感觉是这些梦没有一个像目前这种景象。这个正常的世界已成了在拉着窗帘、上了锁的地下室中把婴儿们当作牺牲品的地方。

而且，理所当然，他最大的个人恐惧是他往往会从梦中惊醒。

他睡了一小会儿，做了一个以前常做的梦：一块儿玉米田，升腾起热乎乎的味道，使人感到有某种东西，或某个人存在，既惬意又安全，纯粹是一种在家里的感觉。当他意识到在拐角处有某种东西在盯着他时，他又开始陷入了冷酷的恐惧之中。他想：妈呀，黄鼠狼进了鸡

窝了！他在晨曦中醒了过来，满身都是汗水。

他煮上咖啡，过去查看他的那两个犯人。

迈克·奇尔德雷斯仍在哭泣。在他身后，那个汉堡包仍粘在墙上，就像一堆干巴巴的胶状物。

“现在你满意了吧？我也要死了。你到底想怎么样？你报仇雪恨了吧？你听我说呀，我就像一辆满载该死的货物的火车向山上爬一样地在对你说话！”

但尼克最关心的是昏迷在床的比利·沃纳。他的脖子已肿胀发黑，胸脯耸起，已开始痉挛。

他急忙回到办公室，盯着电话机，感到愤怒和有罪。他在桌子上使劲捶了一拳，掉了线头的电话机，毫无意义地躺在那里的地板上。他关上电炉，冲到街上，来到了贝克的房前。他按了似乎有一个小时的门铃，珍妮才裹着浴衣下来开了门。发烧出的汗仍留在她的脸上。她虽未昏迷，但言语却又慢又含糊，嘴唇上都烧起了泡。

“尼克，进来吧，怎么了？”

尼克写道：“文斯·霍根昨晚死了。我想，沃纳也快要死了。他病得很重。您见过索姆斯大夫吗？”

她摇了摇头，哆嗦了一阵儿，又开始咳嗽了，腿也摇晃了一下。尼克赶紧用手抱住她的手臂，把她扶到椅子上。他写道：“您能替我往这个办公室打个电话吗？”

“行，没问题。把电话机拿来，尼克。我似乎……在夜里又发病了。”

他把电话机拿了过来，她拨了索姆斯大夫的电话号。在她把听筒放到耳边约半分多钟后，他已知道不会有人来接电话了。

她又往大夫家里打，往护士家里打，但都没人来接电话。

“我再拨一下州巡逻队的电话。”她说道。但拨了一个号码后，她又把电话放回叉簧上。“我猜，长途台仍不工作。在我拨了 1 后，只能听见嗡嗡嗡的声音。”她向他悲笑了一下，眼泪又开始无助地流了下来。“可怜的尼克，”她说，“可怜的我，可怜的每一个人。你能帮我上

楼吗？我感到虚弱极了，似乎连气都喘不上来了。我想我很快就会同约翰在一起了。”他看着她，希望她能继续说下去。“我想我该躺下了，如你能帮我一下的话。”

他帮她上了楼，然后写道：“我会回来的。”

“谢谢你，尼克。你真是个好孩子……”她已不知不觉地睡着了。

尼克离开这栋楼，站在人行道上，想知道下一步该做些什么。如果他会开车，他就能干好多事了。可是……

他看见一辆童车躺在街对面一家的草地上。他走了过去，盯着那座拖着长长阴影的房子看了一会儿（这座房子就像他乱七八糟的梦中的那些房子一样），然后又走近房子敲了敲门。尽管敲了好多次，仍没人答话。

他折回到那辆童车前。这是辆小车，还没小到他无法骑的地步，如果他不介意膝盖碰到车把手的话。当然了，骑上这样的车看上去很荒唐滑稽，但他已完全顾不得这些了……即使让人看见了，他也不认为此举会留下笑柄的。

他骑上车，笨拙地上了主街，走过监狱，然后来到了镇东头的 63 号公路上，朝乔·拉克曼曾看到扮成养路工人的士兵们去的那个地方奔去。如果那些士兵仍在那里，且他们确实是当兵的的话，尼克就可以领他们来照料比利·沃纳和迈克·奇尔德雷斯了。只要比利仍活着，事情就妥了。如果那些人能对硕尤镇进行检疫的话，那么他们随后就一定会对硕尤镇的这种病负责了。

自行车疯了般地前后摇摆着，总走不在一条直线上，他的双膝一成不变地磕碰着车把。等他好不容易地骑到那个公路段处时，已过了一个钟头了。但当他到了那里时，曾呆在那里的军人们，或筑路工人们，或是随便什么人吧，却早已不知去向了。那里只有几堆灰烬，其中一堆还在冒着烟。那里放着两架锯木架。道路已破烂不堪，虽然尼克断定如果不心痛汽车的弹簧的话，这条路仍是可以通行的。

一堆正在运动着的黑色东西映入了他的眼睑，与此同时，风卷起了一股微微的夏日的气息，他的鼻子闻到了一股令人作呕的腐败臭

味。那个运动着的黑色东西，是一群时聚时散的苍蝇。他放下车来到路另一边的明沟处。在那里，紧挨着一根新铺的瓦楞形排水管，是4个男人的尸体。他们的脖子和肿胀的面孔，已变成了黑色。尼克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当兵的，他没敢再走近去看一下。他告诫自己，他得回到自行车那儿去，没有什么可害怕的，他们都是死人，而死人是不会伤害你的。他立马慌不择路地跑开了。当他骑行在回硕尤镇的路上时，他真地慌了神。在到达镇郊时，他撞上了一块儿石头，自行车也被撞坏了。他越过车把摔了下来，头撞破了，手也擦伤了。他只在路中间蹲了一小会儿，就又摇摇晃晃地走了起来。

早上，尼克敲门按铃，足足折腾了有一个半小时。这儿会有人活着的，他告诉自己。他自我感觉都很好，可以肯定他不会成为这里唯一的一个人的。这里还会有其他人，一个男人，一个女人，也可能会是一个有实习执照的青少年，他或她会说："嘿，你好，真是的，让我们把他们弄到卡姆登吧。我们应弄辆汽车来。"或大体类似的话。

他敲了又敲，按了又按，几十家过去了，却少有人应答。一家的门开了门链宽的一道缝，一张病态的但却充满希望的面孔向外看了看，看见了尼克，脸上的希望就消失了。那张脸上涌现出怀疑的神情，前后动了动，就把门关上了。如果尼克能说话，他就会问他们是否还能行走，是否会开车。如果他们能把他的犯人带到卡姆登，他们也可到那里去，那里有所医院，他们看了病就会好起来的。但他却不会说话。

有人问他是否见过索姆斯医生。一个狂怒异常的男人，把小平房的门摔了个洞开，穿条衬裤就摇摇晃晃地走到游廊上，试图抓住尼克。他说，他打算做"我所能做的一切，把你送回休斯顿"。他似乎把尼克认成某个叫作詹纳的人了。在尼克吓得像个三流恐怖电影中的僵尸之后，他仍跌跌撞撞地蹒跚在游廊上。裤裆里散发出一股恶臭味；衬裤像塞了个蜜瓜一样。最后他终于倒在了游廊上，尼克从下面的草坪上看着他，见他的心脏急剧地跳动着。那个人弱不禁风地晃了晃拳头，然后就爬了进去，却没忘了关门。

大多数住家都出奇地静，最后他也无能为力了。那种噩梦感正在涌上他的心头，他正在敲地狱之门的想法却怎么也难以从他心头抹去，他正在敲门要唤醒死者，那些尸首早晚会作答的。他知道大多数房子都已空了，房主们都已逃到了卡姆登或埃尔多拉多，或是特克萨卡纳，这都无关紧要了。

他走回贝克的家。珍妮·贝克睡得很死，额头已凉了下来。

天已中午了。尼克来到停车场，感到了他夜里损伤的景象。他从自行车上摔下来后，整个身体都抽动了起来。贝克的手枪仍吊在他的胯上。在停车场他热了两罐汤，倒进保温罐内。冰箱里的牛奶似乎还没坏，也顺手拿了一瓶。

比利·沃纳已经死了。当迈克看见尼克时，就又开始发癔病似地傻笑了起来，用指头指着尼克说:“已倒下两个了，又一个也要死了！倒下了两个，另一个也要死了！这下你可报仇雪恨了！对吗？对吗？”

尼克十分小心地用扫帚把一保温罐汤推进牢间内，然后又推进去一大杯牛奶。迈克直接用保温罐小口地呷着汤。尼克拿上自己的保温罐，坐到走廊里。他得把比利弄到楼下去，但他先得吃午饭。他已饿坏了。他边喝汤，边若有所思地看着迈克。

“你想知道我怎么样吗？”迈克问道。

尼克点点头。

“和你今天早上离开时一个样。我擤了有一磅鼻涕。”他满怀希望地盯着尼克，“我妈妈总是对我说，当你擤鼻涕时你就会好起来的。也许我的案子并不严重，啊？你认为会吗？”

尼克耸了耸肩，意思是什么事都会发生的。

“我有苍鹰般的性格，”迈克说道，“虽然我认为这不算什么，但我想我得把它克服掉。听着，伙计，让我出去吧。求你了。我苦苦地求你了。”

尼克想了想。

“坏了，你还带着枪呢。我不会给你制造麻烦的，无论如何也不会的。我只是想离开这个小镇。我想先去看看我老婆……”

尼克指了指迈克的左手，那儿并没有戒指。

“是的，我们离婚了，但她仍住在离里奇罗德不远的那个镇子上。我想顺便去看看她。你想说什么，伙计？”迈克哭了起来，“给我个机会吧。不要再把我锁在这个破屋里了。”

尼克慢慢地站了起来，走回办公室，打开了抽屉。钥匙全都在那里。男人的逻辑是无情的；但再也没了认为有人会来帮助他们摆脱困境的那种感觉。他拿上钥匙又走了回来。他拿起大个子约翰·贝克曾给他看过的那把带白线的钥匙，透过铁栅栏扔给了迈克·奇尔德雷斯。

“谢谢，”迈克唠叨着，“嘿，真谢谢你了。我对打过你深感抱歉。我对天发誓，那是雷的主意，我和文斯曾想要制止他，但他喝醉了，像个疯子一样……”他急忙把钥匙插进锁孔里。尼克往后退了退，手按在枪把上。

牢间的门打开了，迈克走了出来。“我说的是，”他说，“我想干的就是离开这个镇子。”他从尼克旁边侧身而过，嘴唇不停地抽动着，然后箭一般地窜出了单间牢房区和办公室之间的那扇门。尼克跟着他直到看见身后办公室的门关上。

尼克来到外面。迈克站在路边，手放在停车计时器上看着空荡荡的街道。

“我的天啊，”他嘟囔着，转过不知所措的脸盯着尼克，“全都这样了吗？是不是全部都是这样了？”

尼克点点头，但手却仍放在枪柄上。

迈克开始说了些什么，就又咳嗽了起来。他捂上嘴，然后按了一下嘴唇。

“我就要成这儿的救世主了，”他说，“你考虑得真周到，你也会成为救世主的，哑巴。这是一种黑死病或别的什么病。”

尼克耸耸肩。迈克开始走向人行道。他越走越快，几乎都要跑起来了。尼克看着他，直至他从视野中消失，然后才走了进去。此后，他再也没有见过迈克。他感到轻松了许多，他突然意识到他做了一件正

确的事。他躺在帆布床上，立刻就睡着了。

他在那张没有毛毯的床上直睡了一个下午，才汗水淋淋地醒了过来，感到舒服多了。雷暴雨正在山区肆虐着，他虽然听不见雷声，却能看见蓝白色的叉状闪电刺破群山的景象。夜里再没有任何人到硕尤镇来过。

黄昏时他来到了大街上，来到了波利电台和电视台附近，他又是破门而入。在收款台留了张便条，便把一台便携式索尼电视机抱回了监狱。他打开电视机，选好频道。CBS 分台正在播送一条信息：微波中继站出了故障，正在继续进行调谐。ABC 台演的是“我爱露西”，而 NBC 台在重播一集连续剧，内容是说一个漂亮的年轻姑娘想成为一名赛车电路机械师的故事。特克萨卡纳台这个专门播放老影片、比赛和杰克·范·英皮类宗教小丑片的独立电视台，却什么也没有。

尼克咔嗒一声关掉电视机，来到那家停车场，做了足够两个人吃的汤和三明治。他把食物放进一只带盖的大篮内。在往珍妮·贝克家去的路上，有三四只狗，显然是因为没人喂而饿疯了，受到篮内食物味道的吸引，聚集在他的面前。尼克掏出枪，在一只狗几乎要咬住他之前，他都没下决心开枪。他扣动了扳机，子弹呼啸着击中了面前五英尺远的水泥地面，留下了一道银色的铅痕。他没有听到爆裂声，但却感到了沉重的振动。几只狗狂叫着四散而逃了。

珍妮睡着了，额头和面颊仍很烫，呼吸慢且费劲。尼克弄条冷毛巾给她擦了擦脸，把她那份食物放在床头柜上，然后走进起居室，打开了落地式大彩电。

CBS 台整个晚上都没出现。NBC 台仍播放着预定的节目，ABC 分台的图像却模糊不清，有时会出现大片的雪花甚至突然断掉。ABC 频道只放映辛迪加的一些节目，似乎它通往网络的这条线路仍在工作。这无关大局，尼克等待的是新闻报道。

当新闻报道终于开始时，尼克都惊讶得发呆了。目前人人都这样称呼的“流行性超级流感”，仍是新闻报道的主要话题，但是这两个台

的新闻播音员都说这种病已得到了控制。亚特兰大疾病控制中心已研制出了一种流感疫苗，在下周初就可在医生处弄到它。报道说，纽约、旧金山、洛杉矶和伦敦发病情况极为严重，但各地都有发生。新闻播音员接着说，在一些地区，公共集会已被临时取消。

尼克想，整个硕尤镇都被抹平了。到底是谁在骗谁呢?

新闻播音员归纳说，到大多数大城市的旅行已受到了严格的限制，不过，一旦这种疫苗全面发放，这些限制就会解除。接着播放了密执安一架飞机坠毁和一些国会议员对最高法院最近做出的有关同性恋权利决定的反应。

尼克关掉电视机，走到贝克家的游廊上。那儿有一个摆式沙发椅，他坐了上去。椅子前后平稳地摆动着，他未能听到因约翰·贝克忘了加油而发出的那种刺耳的吱呀声。他看见萤火虫在黑暗中划出的一道道非同寻常的亮光。地平线上的云层中闪烁着暗淡的闪电，看上去就像那里聚集了恐龙般巨大的一堆萤火虫。这个夜晚又闷又热。

对尼克来说，由于电视是他完全可见的媒介，所以他特别留心其他人可能会放过的新闻报道中的有关事情。电视上没有电影短片，连一部都没有。也没有棒球比赛，可能是球赛都已赛完了的缘故吧。天气预报也含糊不清，且没有表明最高和最低温度的天气图，似乎是美国气象局已关闭了其办事处。对所有这一切，尼克都得出了与电视播音员们完全相反的结论。

两个新闻播音员似乎有点儿神经质，显得心慌意乱。其中一个也伤风了；他还对着话筒咳嗽了一次并说了声对不起。两位播音员的眼睛均向他们所面对的摄像机左右瞄来瞄去……似乎有人同他们一起在演播室里，有一个保证使他们不出差错的人在那里。

这是 6 月 24 日的夜里，他衣衫褴褛地睡在贝克家的前廊上，他做的梦也非常不吉祥。现在，即第二天的下午，他正在主持珍妮·贝克这个可爱的女人的死亡仪式……可他连一句让她中听的话都说不出来。

她正使劲拉着他的一只手。尼克低头看了看她苍白扭曲的面孔。

她的皮肤已有些干燥，汗都已蒸发掉了。他已不抱任何希望了，只能在其中寻求安慰了。她就要死了，他开始记住这副面容了。

“尼克，”她说，并笑了笑。她用双手抱住他的一只手。“我想再感谢你一次。谁也不愿在孤独中死去，不是吗？”

他使劲摇了摇头，她明白这并不表示他不同意她的观点，而是他处于对这一假定的剧烈矛盾之中。

“是的，我要死了，”她也矛盾了起来，“但请别介意。卫生间有件衣服，尼克，就是那件白色的。你该认得的，因为……”一阵咳嗽打断了她的话。直到她控制住了咳嗽，她才把话说完。“……因为那条花边的缘故。就是我们去度蜜月时我在火车上穿的那件。它可能仍合体。也许我现在穿会稍大一点儿——我瘦了不少——但这已无关紧要了。我一直都很珍惜那件衣服。约翰和我曾去过庞恰特雷恩湖。那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两周时间。约翰总是让我高兴。你还记得那件衣服吗，尼克？我入葬时希望能穿着它。帮我……帮我穿衣服你该不会难为情的吧，是吗？”

他强抑住自己的感情，摇了摇头，眼睛盯着床罩。她肯定感到了他那种悲伤而又局促不安的复杂感情，因为她再也没提那件衣服的事。她轻浮地，几乎是有点儿卖弄风骚地谈起了别的事情。在一次高校演讲比赛中她如何获胜，并进入了阿肯色州的决赛，以及当她讲到雪莉·杰克逊的“魔鬼情夫”的最高潮时，她的半截短衬裙是如何掉了下来并在鞋子上打滚。谈到她那个曾作为基督教浸礼团的成员前去越南而回来时不是带了一二个而是三个养子的妹妹。谈她三年前和约翰的野营旅行，以及一只病态的处于发淫期的公驼鹿是如何迫使他们爬到树上，呆了整整一天的趣事。

“我们就那样呆在树上，到最后都成了匙形了，”她梦幻般地说着，“就像高校阳台上的一对小山羊。我的天哪，当我们下来时，他激动不已。他……我们……相爱了……深深地坠入了爱河之中……爱情是一种能撼动世界的东西，我一直认为……爱情是使男人和女人站立于引力似乎总是要使他们倒下的这个世界上的唯一的东西……

使他们慢慢倒下去……扭结在一起……我们是……那么地相爱……”

她开始打盹，一会儿就睡着了，直至他拉开窗帘或许是踩上了一块儿咯吱作响的木板，才把她从迷幻状态中弄醒。

“约翰!”她尖叫了一声，她的声音被痰堵了回去。“噢，约翰，我仍未能解开爹爹那个老鼠夹骗局的秘密！约翰，你得帮帮我！你得帮帮我……”

她的话语节奏拉长，就像毫无规律的呼吸一样使他难懂，但他能感到内容却全都相同。从她的鼻孔里流出了一股细细的黑血。她倒在枕头上，头前后摆来摆去，一次，二次，三次，似乎要做出某种重要的决定，但答案却是否定的。

随后她就不动了。

尼克把手胆怯地放在她的颈部，然后是腕上，最后是乳房之间。那儿什么也感觉不到了，她已经死了。床头柜上的钟表重重地敲了起来，然而他们俩谁也没听到。他把头靠在膝上呆了一会儿，以他特有的无声方式哭了一会儿。鲁迪曾告诉过他：你所能做的一切就是一种缓慢的发泄，在肥皂泡剧世界里，迟早是有用的。

他知道将要发生的而且也是他不想去做的又是什么。这不公平，他的一部分喊道。这不是他的责任。但这里再没有其他人了——也可能方圆多少英里之内都没有另外的人了，他对此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把她留在这里任其腐烂，他无论如何也做不出来。她一直对他都很好，但沿路有那么多的人，他无论如何也无法把他们全都掩埋掉，不管是已腐烂的还是未腐烂的。他觉得必须行动起来了。在这里坐得越久，什么也不干，所害怕的任务就越多。他知道柯蒂斯殡仪馆就在那里——下去三个街区再往西一个街区。外面也一定热极了。

他强迫自己站起来，走进卫生间，半信半疑地希望那件蜜月服能证明她昏迷中所言是谵妄。但那件衣服却真的就在那儿，只不过随着岁月的流逝，已有点儿发黄了。他认得这件衣服，它和原来并无两样，因为上边仍带着那个花边。他把衣服取下来，抖开在床边的长椅上。

他盯着这件衣服，看了看旁边的那个女人，直到看了个够。衣服确实有些大了。对她来说，这种病，这里的一切，都远比她所知道的要残酷许多许多……我猜得对极了。

尽管不情愿，他还是走到她身旁，开始给她脱衣服。当他把睡衣脱掉，发现她赤裸裸地躺在面前时，恐惧感消失了，只有怜悯——这种怜悯是如此之深地击中了他。以致使他感到苦不堪言。他给她擦洗身子，随后给她穿上衣服，他情不自禁地哭了起来。给她穿好衣服后，他抱起她，把这个身着花边服的女人送到殡仪馆，他就像一个新郎官抱着自己深爱的女人一样，跨过一个高高的门槛。

第 26 章

某个大学团体，也许是一些争取民主社会的大学生或者青年毛主义者，在 6 月 25 日至 26 日夜间一直在复印机上忙碌着。早晨，标语就贴满了肯塔基大学路易斯维尔的校园各处：

注意！注意！注意！注意！

政府在欺骗你们！已被准军事警察接管的新闻机构在欺骗你们！校方在骗你们！因为校医务室的医生们听命于当局！

1. 根本不存在流感疫苗。

2. 超级流感不是一种重病，而是一种致死病。

3. 易感染性可能高达 75%。

4. 超级流感是美国准军事警察部队开发研制的，因偶然事件而泄漏。

5. 即使其有可能使 75%的民众死亡，但美国准军事警察目前仍在掩盖他们所造成的这场杀人浩劫的真相！向所有革命的人民致敬！现在是我们奋起斗争的时候了！团结起来，进行斗争，就会取得胜利。

晚七点在体育馆集会！

斗争！斗争！斗争！斗争！斗争！斗争！

头天晚上在波士顿 WBZ 电视台所发生的事是第 6 演播室的 3 名播音员和 6 名技术员策划的。其中 5 人的态度仍像以往一样刻板，9 人中已有 6 人生病。他们感到已不会失去任何东西了。他们收集了差不多一打手枪。负责安排早间新闻的新闻播音员鲍勃·帕尔默，用他平常装便条、铅笔和一些法定规格笔记本的飞行袋，把枪带到了楼上。

国民警卫队封锁了主要广播设备，但正如头天晚上帕尔默已告

诉乔治·迪克森的那样，只有50多个国民警卫队员。

上午9点01分，就在帕尔墨开始读此前10分钟，一名军士交给他的那篇复印件之后，政变发生了。9个人有效地控制了电视台。士兵们丝毫未想到这些习惯于报道远方的悲剧的老百姓会制造麻烦，他们都惊呆了，很快就被解除了武装。电视台的其他人员也参加了造反，他们很快就肃清了第6层，把门都锁了起来。在休息室的士兵们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之前，电梯已被锁定在了6楼。3名士兵试图冲上东面的防火楼梯，配备卡宾枪的看门人查尔斯·尤金，向他们头顶上打了几枪，但这只是放放空枪而已。

收看WBZ电视台新闻广播节目的电视观众，看到鲍勃·帕尔默在一句话中间突然停下了他的新闻播音，只听他说道："好了，现在可好了!"然后就是踢开摄像机的声音。当这一切过去时，上万名观众看到鲍勃·帕尔默手里拿着一支狮鼻手枪。

一个嘶哑的声音在兴高采烈地叫着："我们把他们抓起来了，鲍勃！我们把这些狗杂种们抓起来了！我们把他们全都抓起来了!"

"很好，干得真漂亮。"帕尔默说道。然后他再次面对摄像机。"波士顿的公民朋友们，以及收看我们节目的美国朋友们。本台发生了一件既重大而又极为严重的事件。首先，我对在波士顿这处美国独立的发源地发生这样的事感到极其高兴。过去7天来，本台广播被国民警卫队的人员所左右。这些身着卡其布军装、携带枪支的军人们，一直站在我们的摄影师身边，监视着我们的控制室，守在我们的电传打字机旁。新闻被管制了吗？我很遗憾地说，事实确实如此。我被迫读他们强迫我读的复印件，在枪口几乎顶在我的脑袋上的情况下我只好原文照读。我至今为止所读的那个复印件，即所谓的'超级流感大爆发'一事，显然纯属谎言。"

开关板上的灯光开始闪烁。15秒内每一个灯都被打开了。

"摄影师所拍的照片要么被没收，要么蓄意曝了光。记者的报道也失去了踪影。女士们先生们，我们还是弄到了照片，演播室的这些人虽非专业记者，但我们有采访权，我们也是这个国家至今为止所面

临的这场最大灾难的目击者……我并不是随随便便就使用这样的词语的。我们打算现在就为您播放其中的一些镜头。所有这些照片都是偷偷拍下来的，因此其中的一些质量较差。我们已经解放了自己的电视台，认为您会看个够的。事实上，它远比您所希望看到的要多得多。”

他抬起头，从运动夹克衫口袋里掏出一块儿手帕，擦了一下鼻子。从那些色彩极好的彩电上，即可看到他满脸通红有发烧的症状。

“乔治，现在就开始播吧。”

他的面孔被在波士顿总医院所拍摄的场面所取代：随处可见警卫们的身影；患者们躺在地板上；各个大厅都挤满了人；其中在许多人看来显然也是在生病的护士们，则进进出出，其中有些人则在歇斯底里般地哭泣；其他人则震惊地看着镜头。

拍摄到的卫兵的镜头是他们端着枪站在街道拐角处的场面。建筑物则是一片狼藉。

鲍勃·帕尔默再次出现在电视上。“女士们先生们，如果您有小孩，”他平静地说，“我们建议您要他们离开看电视的房间。”

紧接着是一台停放在波士顿港码头上的卡车。这是一台大型橄榄绿色军用卡车。接下来，是一艘盖有粗帆布防水布的专用游艇。两个佩戴防毒面具的士兵，跳下了驾驶室。画面摇动了几下，当他们把盖在卡车另一端开口处的防雨蓬布拉开来时，镜头就又平稳了。这两名士兵跳入车箱内，开始把尸首一个接一个地拖上游艇：女人、老人、儿童、警察、护士；进进出出的尸首似乎总也完不了。在影片剪辑过程中，在某个点上画面变得清晰了起来，这些士兵们是在用铁叉把他们往外叉。

帕尔默继续播了两个小时，用嘶哑的声音读剪报和公告、电视台其他成员的采访。这样一直持续到楼下的某个人意识到，他们不必重新占领 6 层就可以让这种事停下来。11 点 16 分，WBZ 电视台的发射机被 20 磅可塑炸弹永久地炸了下来。

帕尔默和第 6 层的其他人被以背叛政府——美利坚合众国的罪

名，迅速地处决了。

这是一个小镇，退休律师唐姆斯·D·霍格利斯推出的西弗吉尼亚周报曾将德宾这个小镇称作“考尔——克拉里恩”。小镇的信息一直畅通无阻，因为霍格利斯一直是40年代和50年代组织起来的矿工权利的忠诚卫士，他反对现存社会体制的社论，一直都充满了直指从小镇到联邦各级政府伤疤的地狱之火和燃烧弹。

霍格利斯有一群固定的报童，但在这个晴朗的夏日早晨，他却坐在那辆1948年的卡迪拉克车里，身边堆满了报纸，开着这辆涂有白边的大轮胎车穿梭于德宾的大街小巷……空荡荡的街道令人心痛，报纸堆在卡迪拉克的车座上和行李箱中。对考尔——克拉里恩来说，这是一个不宜出门的不祥日子，但报纸只用大号字印了带有黑框的一页。报纸的顶部印有“号外”一词，这也是霍格利斯1980年编发第一期号外以来又一次编发号外。当时莱迪伯德矿发生爆炸，致使40名矿工葬身其中。

大字标题为：政府军试图隐瞒瘟疫的蔓延！

下方为：“詹姆斯·D·霍格利斯致考尔－克拉里恩镇专稿”

随后写道：“据可靠来源透露给本报报道员的消息称，这场流感（在西弗吉尼亚这里有时被称作‘窒息病’或‘管状脖’）确实是一种普通流感病毒的致死变种。它是由无视7年前签署修订过的有关细菌和化学武器的日内瓦公约的本国政府，为战争目的开发的。现为驻扎在惠林的一名军官称，即将出现疫苗的承诺，是一种厚颜无耻的谎言。据该来源称，根本就没有开发出什么疫苗。”

“公民们，这是一种比灾难或悲剧更为严重的事件；它使我们对政府的所有期望均成了泡影。如果我们确实想为我们自己干些事的话，那么……”

霍格利斯也病了，并且非常虚弱。他似乎只能用最后的一点儿力气来构思这篇社论了。他搜肠刮肚，倾全力于这些措辞上。他的胸口堵满了痰，甚至连正常的呼吸也像跑步上山一样拉开了风箱。然而，

他仍有条不紊地从一家走向另一家，留下他连珠炮般的谴责，而不管这些住家还有没有人，也不管里面的人还有没有力气走出门来捡起他留下的东西。

最后，他来到了小镇西端满是棚屋和活动住房，散发着一种臭气熏天的化粪池气味的“贫民窟”。此时只有车后背箱里还有报纸了，他让后背箱敞开着，后箱盖一上一下地晃荡着，就像开车行进在搓板路上一样。他试图对付一下可怕的头痛病，视线也已出现了重影。

他光顾棚屋最后一家时，仍有一包约 25 份的报纸。他用旧折刀割断捆报纸的带子，让报纸随风而去。他想起了向他提供这一消息的那位黑眼睛少校。仅仅在三个月前，他才因一项被称作“蓝色工程”的绝密事项来到了加利福尼亚。少校一直负责外部安全保卫工作，当他把自己所知告诉霍格利斯时，他一直在不停地用指头拨弄那把挎在臀部的手枪。霍格利斯认为，如果他从未用过这支枪的话，那么用它的时候不会太久了。

他爬到了卡迪拉克方向盘后面，这是他 27 岁生日以来拥有的唯一一辆车。他发现自己太累了，以至于无法开回镇上去了。他索性把背靠在座椅上，听着胸口咚咚的跳动声，看着风把他的号外专稿疯狂地吹上通往拉克·克罗星镇的公路。其中一些报纸被树枝勾住了，就像一些不可思议的水果挂在树上一样。他能听到德宾溪水奔流的汩汩声。孩童时代他曾在这条小溪里抓过鱼。然而现在这儿已经没有鱼了，这当然是煤矿公司的罪过，只有溪水声仍潺潺依旧。他闭上眼，沉睡了起来，一个半小时后他就死去了。

在负责该事的军官们发现《洛杉矶时报》并未像通知他们的那样印刷规定的通告之前，该报已经印出了 2.6 万份号外。报复行动是迅速而又血腥的。联邦调查局的官方说法是，这种“激进的革命活动”，这种老一套唬人的把戏，破坏了洛杉矶的安宁。这件事导致新闻机构 28 名工作人员的死亡。联邦调查局没有必要解释子弹是如何在这 28 人的头上开花的，因为他们的尸体已同成千上万这场流行病的其他

受害者一起，早已葬身大海了。

不过仍有 1 万份号外散发了出去，这就足够了。36 点大字标题令人震惊：

西海岸瘟疫肆虐

成千上万人逃避致死性超级流感

政府掩盖事实真相

洛杉矶讯：一些号称是国民警卫队队员，参与了拯救工作的军人，是袖口上带有 4 个 10 年星形标志的职业军人。他们的部分工作是使惊恐不安的洛杉矶市民相信，这场被大多数地区的青年人称为“上厨之旅”的超级流感，只不过比伦敦或香港菌种“稍毒一些”而已……，但这些说服工作则是通过便携式防毒面具来加以说明的。总统计划于太平洋标准时间当天晚上 6 时发表讲话，但其新闻秘书休伯特·罗斯却给这些报道抹了黑。他说，总统将从预先制作的看上去像总统“椭圆形办公室”但实际上却在白宫地下掩体深处的模型中就“这一歇斯底里的、恶性的、完全未能发现的疾病”发表讲话。总统讲话的预稿表明，他将“鞭策”美国人民不要做出过度的反应，不要把目前的混乱同奥森·韦尔斯电台早晨 30 秒“星球大战”广播后所造成的混乱相提并论。

本报提出了 5 个问题，希望总统能在其讲话中予以回答：

1. 为什么一些身着军服的暴徒禁止本报刊印新闻？这样做是否直接侵犯了本报的宪法权利？

2. 为什么下列公路——5 号、10 号和 15 号国道被装甲车和军用飞机所封锁？

3. 如果这是一场“小型流感的爆发”，那么，为什么却宣布对洛杉矶及其周围地区实行戒严令？

4. 如果这是一场“小型流感的爆发”，那么，又为什么把驳船队拖入太平洋并将其沉没？是否这些驳船装有我们所担心的而且也是一些消息灵通人士向我们确认的这场瘟疫受害者的尸体？

5. 最后，如果下周初真会把一种疫苗分发给医生和各地区医院，

为什么向本报提供详情的46名医生，都没有听说过任何供货计划？为何尚未建立一家门诊医院来对付这场流感的爆发？为什么我们打电话询问过货运发票或政府快件的10家药房，却没有一家提到过疫苗一事？

我们要求总统在讲话中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呼吁总统结束这种警察国家的政策以及企图掩盖事实真相的愚蠢努力……

在德卢斯，一个穿卡其布短裤的男人，额上涂了一大块儿灰斑，骨瘦如柴的肩上吊着一块儿手写的广告牌，来往穿梭于皮德蒙特大街上。

广告牌的正面写着：

救世主升天的时刻到了，基督很快就会回来的，准备见上帝吧！广告牌的背面写着：

关注一下罪人的心灵吧

大人物应谦虚，谦虚的人成就大事业

不幸的日子即将给你带来苦恼，唉，天堂啊

4个身着摩托车手夹克衫的年轻人，咳嗽得很厉害且鼻涕横流，把那个男人放翻在地，用广告牌打得他不省人事，然后上车逃走。其中一个还在他肩上狠踹了一脚，歇斯底里地吆喝道："让你吓唬人！让你吓唬人，少见多怪的家伙！"

在密苏里的斯普林菲尔德，收视率最高的早晨节目，是KLFT的早晨观众热线电话节目——与雷·弗劳尔斯的"三言两语"。6条电话线引入他的演播室。在6月26日早上，他是KLFT电视台唯一来上班播音的员工。他意识到了外面所发生的一切。过去一周左右，雷所认识的每一个人都病倒了。斯普林菲尔德虽然没有军队，但他还是听说国民警卫队已调往堪萨斯城和圣路易斯，去"制止恐慌的蔓延"和"防止抢劫"。雷·弗劳尔斯感到自己的身体很好。他全面审视了一下自己的设备——电话，时间继电器，一排商业广告录相带搁架（"如果您的卫生间溢水，而您又不知道是哪儿漏水的话，请打电话给

那个带着大铁管的人。”)。当然了，还有麦克风。

他点上香烟，进了演播室，并看了一下演播室。然后进入小隔间并锁上了门。他关掉一直由磁带盘播放的唱片音乐，打开自己的固定节目曲，然后安放好麦克风。

“你们好，”他说道，“我是‘三言两语’节目的主持人雷·弗劳尔斯。我想今天早上我们就谈一件事，不是吗？你可把它叫做‘管状脖’，或‘超级流感’或‘上尉之旅’，大家都知道这全是一回事。我听说军队正在压制各种事的传说，如果您想谈谈此事，我将洗耳恭听，这里仍是个自由的国度，对吧？自从我今早一个人来到这里之后，我们就打算做些稍为离谱的事情。我已关掉了计时继电器，我认为我们可免掉那些商业广告。如果您正在看到的斯普林菲尔德像我从 KLFT 电视台的窗户里所看到的一样的话，就不会有人感到这很像做买卖了，无论如何都不会这样想的。

“好吧，如果您是一个运动员，像我妈妈常说的那样起来转一转，就请继续听下去。我们的免费电话号码为 555－8600 和 555－8601。如果遇到占线，请耐心等待一下。请别忘了，只有我一个人在做这一切。”

离斯普林菲尔德 50 英里的迦太基的一个军事机构，立即派出了一支 20 人的巡逻队来收拾雷·弗劳尔斯。有两人因拒绝执行这一命令，立即就被当场击毙了。

在他们抵达斯普林菲尔德的这一个小时里，雷·弗劳尔斯收到了这样一些电话：一名医生来电话说人民正在像苍蝇一样地死掉，他认为政府通过其喉舌在疫苗问题上撒了一个弥天大谎；一名医院的护士确认，正在用重型卡车从堪萨斯城的各医院搬运尸首；一位神志昏迷的女士声称这是来自外层空间的飞碟；一位农场主说，配备有两台挖掘机的一个军事小队，刚刚结束了在堪萨斯城南边的 71 号公路干线附近的一块儿地里挖掘深沟的工作；另有半打左右的人则倾其所知。

随后就传来了撞击演播室外门的声音。“开门！”一个压抑的声音

在叫。“我以美利坚合众国的名义让你开门!”

雷看了看手表，12 点 15 分。

“好的,”他说,“看来海军陆战队已登陆了。我们仍要保持联系，万一……”

传来了一阵自动步枪的嗒嗒声，演播室门上的把手摔到了地毯上，门锁破洞里飘出一股蓝色的烟。门被人用肩撞了下来，几名带防毒面具着作战服的军人冲了进来。

“有几名军人已冲入了外面的办公室。”雷说道。“他们全副武装……看上去他们就像准备发动一场扫荡运动一样。除了头上带着防毒面具……”

“把机器关掉!”一个袖子上带有海军陆战队中士条纹标记的矮胖男人喊道。

他隐现在播音室玻璃墙外用步枪示意着。

“我可不想这么做!”雷回答道。他感到很冷。当从烟灰缸里摸出香烟时，他看到自己的手指头都在哆嗦。“本电视台是得到联邦通信委员会批准的，我是……”

“我现在就吊销你那个鸡巴许可证！马上关掉机器!”

“我可不想这么做。”雷再次说道，并转向话筒,“女士们，先生们。有人命令我关掉 KLFT 电视台的播音机，我拒绝了这一命令，我认为这样做非常合适。这些人的行动就像纳粹一样，而不像美国军人。我不是……”

“最后一次机会!”那个中士拿着枪走过来了。

“中士,”挨着门的一个士兵说道,“我认为您现在不能……”

“如果那个家伙再说什么，就废了他。”那个中士说道。

“我认为他们打算向我开枪了。”雷 · 弗劳尔斯说道，随即他就倒在了控制台上。从某个地方传来了一阵回音式的哀鸣，声音越来越大。中士把一梭子弹都倾泄在了控制台上，回声消失了。开关盘上的灯仍在闪烁着。

“好了,”那位中士边转身边说道,“我想在 1 个小时内回到迦太

基，而不是……”

他手下的三个人几乎是同时向他开了火，其中一个使用的是每秒钟能发射70发子弹的无后座力步枪。那个中士蹦了蹦，晃了几下，然后就摔倒在播音室玻璃墙上。一条腿抽搐了一阵，作战鞋踢掉了墙框上的玻璃碎片。

一个面色苍白、脸上满是脓疱的一等兵满眼是泪。其他人则只是呆若木鸡般地站着。无烟线状火药的味道越来越重，飘散在空气中。

“我们杀死了他！”那个一等兵歇斯底里地哭喊着，“神圣的上帝啊，我们杀死了彼得斯中士！”

谁也没吭声。尽管后来他们只希望能早一点儿结束这一幕，但他们的表情仍是茫然无奈的。所有这一切都是一场死亡游戏，但却不是他们的游戏。

雷·弗劳尔斯死前已将其置于放大档的电话，发出了一连串粗厉的叫声。

“雷，你在吗？雷？”这个声音听来疲累不堪，且带有很重的鼻音。“我一直都在听你的节目。我和我丈夫非常希望你能把这件好事做下去，别让他们把你吓倒了。好吗？雷？雷？……雷？……”

234号公报第二区秘密频道

发方：伦敦　第二区纽约

收方：克赖顿指挥部

事宜：狂欢运动

兹告：纽约仍在部署警戒线人员，城市相对安静。报纸头版报道的问题未像所期待的那样得到解决，但已设置了街垒（乔治干河大桥、特里博拉夫大桥、布鲁克林大桥、林肯和雷兰隧道加上进入外博拉夫斯的有限的高速公路入口）。虽然大多数部队患了超级流感，不过仍能执行现行勤务，任务完成得很好。哈雷姆区第7大街谢伊体育场发生了3次失控的开枪事件。开小差事件已成为越来越严重的问题，开小差的军人正在成为受枪击的对象。人们的看法是，虽然局势

仍受到控制，但正在缓慢恶化。（完）

伦敦第二区纽约

在博尔德、科罗拉多，美国航空气象试验中心实际上是一个生物武器基地的谣言已传播开了。一台丹佛调频磁盘机反复播放着这一谣言。到6月26日夜里11点，一场庞大的、如旅鼠般的撤离博尔德的行动开始了。从丹佛——阿瓦达派了一连士兵去阻止他们，但这就像派了一个手拿小笤帚的人去打扫牛棚一样。1万1千多生病的、惊恐不安的和没有其他想法但却处于该航空试验中心方圆数英里之内的老百姓，滚滚而出。另外成千上万名博尔德地区的人，也纷纷加入了逃亡的行列。

晚11点15分，一场破坏性爆炸照亮了该航空试验中心所在地布罗德韦的夜空。一个名叫德斯蒙德·拉梅奇的青年激进分子，将16 磅多的塑胶炸药，放在航空试验中心的门厅里，炸毁了各种标有中西部法院和国家司法机构的牌子。爆炸力很大，定时器制作得也很粗糙。拉梅奇也随着各种无害的气象设备和粒子——粒子污染测量部件而消失得无影无踪。

与此同时，逃离博尔德的逃亡行动开始了。

771号公报第二区秘密频道

发方：加雷恩第六区　小石城

收方：克赖顿指挥部

事宜：狂欢行动

兹告：中立的布罗德斯基重复，在一家临街的门诊所发现了一些人，经审判以背叛美利坚合众国罪立即将他们处决。其中一些人试图阻止枪毙16名老百姓，结果有6人被杀，我方有3人受伤，但伤得不重。本地区第6区的部队仅有40%的兵力可用，估计这些执行现行任务的人中，有25%的人患上了超级流感，15%的人开了小差。大多数严重事件均涉及弗兰克－F计划的可行性。驻扎在密苏里迦太基

的彼得斯到密苏里的斯普林菲尔德去执行一项紧急任务，但他显然是被我们自己人所杀害的。其他类似性质的事件可能还有，但未得到确认。局势正在迅速恶化。（完）

加雷恩第六区小石城

当夜幕像服用了麻醉药片的病人摇摇晃晃地爬满天空时，俄亥俄肯特国立大学的 2000 名大学生走上了战争之路——疯狂时刻。2000 名暴乱者中有刚刚要过头一个暑假的学生、学校校刊未来研讨会的成员，120 名戏剧创作室的参加者和 200 名美国未来农场主协会俄亥俄分会的成员。该分会的会议正好与这次超级流感草原烈火般的蔓延重合在一起。自从 4 天前，即 6 月 22 日以来，他们就被监禁在这个校园里。随后发生的就是在该地区设置警戒线的录音广播，一直从晚 7 点 16 分持续到 7 点 22 分。

“16 小队，16 小队，听到了吗？完毕。”

“喂，听到，20 小队。完毕。”

“喂，我们看到林荫道上有人正向这边走来，16 小队。约有 70 个人，我想……哦，还得去查看一下，16 小队，另一条路上也有一伙人走来……耶稣啊，那儿看来有 200 来人。完毕。”

“20 小队，这儿是基地。听到吗？完毕。”

“清楚，基地。完毕。”

“我正在派丘姆和霍利德过去。用汽车封锁住道路。不要采取其他的行动。如果他们要从你们那里通过，伸出腿去让他们享受一下。一定要顶住，听清了吗？完毕。”

“听清了，一定要顶住，基地。林荫道东边的那些士兵在做什么，基地？完毕。”

“什么士兵？完毕。”

“这正是我要问你的，基地。他们是……”

“基地，那是杜德利·丘姆。嘿，他妈的，那是 12 小队。对不起，

基地。有一伙人正在走下伯罗斯车道。差不多有 150 人。已经走上林荫道了，还哼哼呀呀地唱着什么歌。不过，上校，基督耶稣啊，我们看清了，那也是一些军人。我想他们带着防毒面具。哎呀，成散兵队形了。肯定是这样的。完毕。”

“基地呼叫 12 小队。请在林荫道底下加入 20 小队。一定要顶住。完毕。”

“明白，基地。我队正在行进中。完毕。”

“基地，这里是 17 小队。我是霍利德，基地。听到吗？完毕。”

“听到了，17 小队，完毕。”

“我在丘姆后边。另有 200 人正从西向东朝林荫道走过来，扛着标语牌。其中一块儿上写着：‘士兵们，扔掉你的枪’。另一块儿上写着：‘事实就是事实，别的什么都不是’。他们……”

“我才不管标语牌上写了些什么屁玩意儿呢，17 小队。下来和丘姆及彼得斯会合，把那些人封锁起来。听声音似乎他们遇上了龙卷风。完毕。”

“明白。完毕，退出。”

“这里是学校治安主任理查德·伯利，正在同驻扎在本校的军队首脑通话。再重复一遍，这里是校治安主任伯利。我知道您正在监听我们的通话，请恕我避而不见多有不恭。完毕。”

“这里是美军海军陆战队上校艾伯特·菲利普斯。我们在听，伯利主任。完毕。”

“基地，这里是 16 小队。那些人正在战争纪念馆会合，好像要朝士兵们这边走过来。这下问题可就严重了。完毕。”

“这里是伯利，菲利普斯上校。请说明您的打算。完毕。”

“我接到的命令是让这些人呆在校园里。我只想执行给我的命令。这些人如果只是游行示威一下，倒也没什么。如果他们企图冲出隔离区，却绝对不行。完毕。”

“您该不是说……”

“我的意思都说明白了，伯利主任。完毕。退出通话。”

“菲利普斯！菲利普斯！回答我，你这个该死的！他们不是共产党的游击队员！他们是人！是美国人！他们不是武装分子！他们……”

“13 小队呼叫基地。哎呀，上校，这些人正朝着士兵们这边走过来。他们挥舞着标语牌，唱着歌。是贝兹·克劳奇常唱的那首歌。哎呀，他妈的，有人扔石头了。他们……耶稣啊！哦，基督耶稣啊！他们不能这样干呀！”

“基地呼叫 13 小队！外面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

“这里是丘姆·迪克。我告诉您外面发生了什么事。一场大屠杀。我倒希望自己是个瞎子。哎呀，这些混蛋！他们……哎呀，人群成片地倒下了。看来用的是机枪。像我告诉您的那样，甚至不发一声警告。那些人还站着不动……唷，散开了……跑往校园各处。嘿，耶稣啊！我看到一个姑娘被子弹打成了两截！血……草地上倒了足足有七八十人。他们……”

“丘姆！请回答！请回答，12 小队！”

“基地，这里是 17 小队。听到吗？完毕。”

“听到了，你这个该死的。丘姆这个混蛋在哪里？这个混蛋呢？完毕！”

“丘姆和……霍利德，我想……他们下了车可能是想看得更清楚一些。我们正在往回走，迪克。似乎士兵们也互相开起枪来了。我不知道谁将获胜，我也不关心这些了。不知什么时候这事也会轮到我们头上。我建议我们全都到地下室去等他们把弹药全部耗尽。完毕。”

“你这个该死的……”

“那些混蛋们还在射击，迪克。我没撒谎。完毕。关闭。”

听众还能听到通话背景中的枪声，像热火上爆栗子一样。还有尖叫声……在最后 40 秒左右，又听到迫击炮弹沉闷的爆炸声。

接下来是南加利福尼亚的一家特高频电台的广播。录制的时间为太平洋标准时间下午 7 点 17 分至 7 点 20 分。

“马辛吉尔，第10区，是你吗，蓝色基地？本消息是给安妮·奥克利的，十分紧急。如果是你，请答话。完毕。”

“我是莱恩，戴维。我们不用再说暗语了。不会有人偷听的。”

“已经失去控制了，莱恩。一切的一切。洛杉矶成了一座火山，整个城区及其周围地区都他妈的沸腾了。我的人要么病了，要么参加了暴乱，要么开了小差，还有的跟老百姓一道抢劫。我在美洲银行分行的天窗间里。这里有 600 多人正打算冲进来抓我呢。大多数是正规军。”

“土崩瓦解了。中心也守不住了。”

“请再说一遍。我没听清。”

“别介意。你能出去吗？”

“根本出不去。不过，我会让那头一个进来的家伙牢记一辈子的。我有一支无后座力枪。这些社会渣滓，该死的社会渣滓！”

“祝你走运，戴维。”

“你也一样。尽可能久地守住它。”

“我会的。”

“我却不能肯定……”

通话到此结束。剩下的是破碎声，碰撞声，刺耳的金属撞击声和玻璃破碎的哗啦声，伴随着一大群人的叫喊声和小型武器的开火声，越来越接近无线电发射机，近得声音都变型了。数声沉闷的爆响，很可能是那无后座力步枪的开枪声。叫嚷声和狂呼乱喝声更近了。一发跳弹在非常靠近发射机的地方呼啸了一声，重重的倒地声，然后安静了下来。

下面是旧金山正规军的电台录音。录制的时间为太平洋标准时间晚上7点28分至7点30分。

“士兵兄弟们！我们已占领了这家无线电台和司令部！压迫你们的人都已经死掉了！兄弟们，我，刚刚还是一等军士的罗兰·吉布思，宣布我就任北加利福尼亚共和国的首任总统！我们已控制了一切！一

切都在我们的控制之中！如果在你们跟前的当官儿的胆敢不执行我的命令，就像击毙野狗一样地把他们干掉！像狗一样！像屁股上粘有干狗屎的母狗一样把他们干掉！请记下逃兵的名字、军衔和番号！列出讲煽动性语言和背叛北加利福尼亚共和国的人员清单！新的一天正在降临！压迫者的末日已经来到！我们……”

一阵机枪的嘟嘟声。尖叫声，重击声，手枪射击声，越来越多的尖叫声，机枪的连续开火声。长时间的垂死挣扎的呻吟声。最后是三秒钟的死寂。

“这里是美军少校艾尔弗雷德·纳恩。我暂时接管驻旧金山地区的所有美军部队。占领本司令部的一小撮卖国贼已被消灭。现在由我来指挥，重复一遍，由我来指挥。占领行动仍在继续。逃兵和开小差者将会像以前那样被干掉：受到极刑。重复一遍，他们将受极刑。我现在……”

更猛烈的枪声。一声尖叫。

背景中有一个声音在喊：“他们全在这儿！把他们全部抓起来！杀死这些好战的瘟猪……”

猛烈的开枪声。然后该波段就沉默了。

东部时间晚上 9 点 16 分，那些仍能收看缅因州波特兰地区电视的人，以极其惊恐的心情在 WCSH 电视台的节目上，看到一个身上除了一条粉色皮质缠腰带和一顶海军军官帽之外，几乎是赤身裸体、但显然有病的大个子黑人，正在执行 62 个人的公开死刑。

他的伙伴们也都是黑人，几乎也都光着身子，系着缠腰带，带着某种表明他们曾属于同一部队的徽章。他们全都配备着自动和半自动武器。这个黑人“集团”的许多成员，都把步枪和手枪瞄准了大约 200 来个穿卡其布军装的士兵。

那个摇摇摆摆、黑煤般脸上露出一口白牙的黑大汉，手握一支 0.45 口径的手枪，站在一个大玻璃桶旁边。似乎在很久以前，那个玻璃桶曾盛过供“美元轮盘赌”节目用的电话簿碎片。

他让那个桶旋转起来，从中抽出一本驾驶执照，吆喝道："海军陆战队一等兵富兰克林·斯特恩，到前面中间来，跪下。"

围在观众们四周的那些武装分子们，全都弯腰盯着那张有名字的标签，而镜头则摇向了惊恐不安的观众。

最后，一个浅亚麻色头发、年龄不超过 19 岁的年轻人被推了出来，口里不停地尖叫着，抗议着，被带到了座位区。两个黑人强迫他跪了下去。

那个黑大汉摇晃着，打着喷嚏，吐着痰，把 0.45 口径的自动手枪顶在了一等兵斯特恩的太阳穴上。

"不!"斯特恩歇斯底里地哭喊道，"我跟你走，圣洁的上帝啊！我跟你！我……"

"以耶稣基督和圣灵的名义。"那个黑大汉吟诵着，摇摇晃晃地扣动了扳机。一等兵斯特恩被迫跪倒的地方留下了一大滩血迹和脑浆。

溅泼声。

黑大汉又打起了喷嚏，几乎都要摔倒了。另一个在控制室中的黑人（他带着一顶绿色的鸭舌工装帽，穿着一条白色骑士短裤），按了下"鼓掌欢迎"按钮，信号灯就在演播室的观众面前闪烁了起来。看护观众、犯人们的黑人就威胁性地把武器举了起来，被俘虏的白人士兵们，脸上反射出汗水和恐惧的光亮，乱哄哄地欢呼了一声。

"下一个!"系着缠腰带的黑大汉嘶哑地吼道，在那个玻璃桶里使劲抓了一下。他看了一下纸条宣布道："技师罗杰·彼得森军士，到前面中间来，跪下。"观众中的一个人开始嚎叫了起来，撒丫子向后门冲了过去。几秒钟后他就躺在了演播台上。在这场混乱中，第三排的一个人试图取下别在军衣上的姓名条。砰的一声枪响，他就跌倒在座位上，眼光马上就呆滞了起来，似乎这种庸俗的表演使他厌烦得都快睡着了。

这种场面一直持续到差不多 11 点 15 分，直到头带防毒面具手持冲锋枪的 4 个班正规军冲进演播室，才告结束。两组就要被处决的士兵立即就投入了战斗。

腰扎缠腰带的黑大汉满身枪眼地立刻就倒了下去，他诅咒着，垂死挣扎着，疯子般地把子弹打入了地板中。一直在操纵 2 号摄像机的那个变节者，肚子上中了枪，低垂着头，似乎正在俯身看自己流出体外的肠子。摄像机缓缓地转动着，观众看到了这场可怕的枪战的慢镜头全景。那些半裸的士兵们则进行还击，带防毒面具的士兵们则向整个观众区喷射出阵阵枪弹。那些处于他们中间的失去武装的士兵们发现，他们不是获救了，而是正在加速执行死刑。

一个红头发满脸极端恐慌表情的年轻人，在双腿被一串 0.45 口径的子弹打碎之前，像马戏团踩高跷的演员一样，趴在 6 排座位的背后。其他人则趴到了各排座位之间铺有地毯的通道上，鼻子都紧挨着地板，完全是基础训练中教他们在机枪火力下求生的那套本领。一个头发灰白上了年纪的军士站了起来，双臂就像电视节目主持人那样大伸着，尽全力呼喊着“停——止!”来自双方的弹雨扫在了他身上，像散了架的木偶一样扭了几扭就倒下了。各种枪支的怒吼声和垂死者及受伤者的哀号声，使控制室的音频指针跳过了 50 分贝。

摄影师朝着摄像机的把柄倒了下去，只给正在看电视的观众们留下了演播室天花板的画面。枪声又持续了 5 分钟就减弱了，最后传来了一些孤立的爆炸声，就什么也没有了，只有那嚎叫声依旧。

11 点 5 分，各家电视屏幕上的演播室天花板镜头被一幅已成为卡通电视明星的卡通人物照片所取代。在卡通电视上出现这一信息即是说：对不起，我们遇到了麻烦!

几乎每个人都深信，这一夜的痛苦就要结束了。

在得梅因，中部标准时间下午 11 点 30 分，一辆刷着“如果你爱耶稣，就请按一下你的汽车喇叭”的旧“别克”汽车，执拗地徘徊在商业区各条街道上。早些时候，得梅因曾发生了大火，赫尔大街和格兰德维尤青年学院南面的建筑全都着了火；后一地区曾发生了使该商业区大部分被毁的暴乱事件。

当太阳落山时，街道曾挤满了烦躁不安的围了一圈又一圈的人

群，其中大多数人是 25 岁以下的年轻人，许多人拿着斧头。他们打碎橱窗，偷走电视机，在加油站加满自己的油箱，紧紧地盯着每一个可能带枪的人。现在各条街道都空空如也。大多数人，在阳光还照耀着这块平坦的绿色大地时，就已开始关门闭户，他们都已染上了超级流感或出于害怕。现在，得梅因看上去就像除夕夜狂欢之后的那幅景象。“别克”的轮胎沙沙地响着，嘎吱嘎吱地碾过街上的碎玻璃，从第 14 条街向西转向尤克利德大街，绕过两辆车头撞坏的汽车，停在了这两辆就像双双自杀的情人一样保险杠交织在一起的汽车旁边。车顶上有一个扬声器，开始发出放大器的哔剥声和嘟嘟声，还有旧唱片的刮擦声，然后就是忽高忽低的鬼叫声。得梅因空荡荡的大街上传来了梅伯尔·卡特大妈那首“永远保持乐观”歌曲单调沉闷但又甜美的声音。

保持乐观，
永远保持乐观，
勇敢地面对生活，
尽管问题可能很多，
如果你对生活保持乐观，
就不会再有任何问题……

旧“别克”继续徘徊在大街上，绕了许多个 8 字，有时甚至环绕了同一个街区三四次。每当车子颠簸一下（或碾过一具尸体），唱片就会跳起一下。

午夜前 20 分钟，“别克”来到了路边，发动机空转了一会儿，就又转起了圈。扬声器高唱着埃尔维斯·普雷斯利的“苦难的旧十字”，夜风飕飕地吹过树林，荡起闷在青年学院废墟中的一缕余烟。

许多地区没看到总统在东部标准时间晚 9 点的演讲。

“……像我们这样的伟大民族必须这样做。我们不怕这种流感的连续爆发。我的美国同胞们，我敦促你们呆在家里。如果您感到病了，就躺到床上去，服些阿斯匹林，喝上大量的清凉饮料。相信自己最多

就会在一周内好起来的。让我再重复一下我在今晚开始时说的那些话：那种说这种流感菌种致命的谣传，不是真的，这不是‘事实’。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得这种病的人可望在一周内就会康复。此外……”

（咳嗽发作）

“此外，某些激进的反当局团体，散布恶毒的谣言说，这种流感菌种是政府为了军事用途而研制的。同胞们，这是无中生有的谎言，我希望你们牢记，本国政府问心无愧地确实已签署了有关毒气、神经性毒气和细菌战的日内瓦公约。我们现在不会，永远也不会……”

（一连串喷嚏）

“——我们永远也不会成为秘密生产已被日内瓦公约宣布为非法的这种物质的一方。不大不小，这只是流感的一般性连续爆发。我们今晚收到报告说，在其他一些国家，其中包括俄罗斯和红色中国，也爆发了这种流感。因此，我们……”

（一连串的咳嗽和喷嚏）

“我们请你们保持镇静，请相信，本周末或下周初，那些尚未好转的人就会得到流感疫苗。在某些地区，已出动国民警卫队来保护大众免受流氓、阿飞和散布骇人消息者之害。不过，正规军占领城市以及新闻受到管制的谣言，绝对不是真的。我的美国同胞们，那都是一些无中生有的谎言，我对此感到羞愧……”

亚特兰大第一浸礼会正面的墙上用红色喷漆写着：

“亲爱的耶稣，我就要见到您了。您的朋友，美国。又及：我希望本周末之前仍有空房间。”

第 27 章

6 月 27 日早上，拉里·安德伍德坐在中央公园的长椅上，往动物园方向看着。在他身后，那条曾挤满了汽车的第 5 大街，现在却寂静了下来，汽车的主人，不是死了，就是逃走了。从第 5 大街再往下，许多豪华的店铺都成了冒着青烟的残砖烂瓦。

从拉里坐的地方，可以看到一只狮子，一只羚羊和一只猴子。除这只猴子外，其他的动物全都死掉了。拉里断定，它们不是死于这场流感，而是由于长时间没有得到食物和水而死掉的。那只猴子，在拉里坐到这里来的 3 个小时内，也只活动了四五次。猴子也染上了超级流感。这真是一个残酷的旧世界。

右边，有各种动物形象的钟敲了 11 下。曾使所有孩子都兴高采烈的那座时钟的动物造型，现在却向空空的房屋演奏了起来。钟表中的熊吹起了号角，表中那只从不会生病的（但也许会停摆的）猴子，打起手鼓，大象用长鼻子打起了鼓。沉重的曲调，小家伙儿，这些该死的沉重曲调。“结束这个只适合于钟表动物造型的世界吧！”

过了一会儿，钟就安静了下来，拉里也能听见再次响起的呼喊声了，由于距离远却变得时隐时现。在这个美好的上午，时断时续的喊声从拉里左边的某个地方传来，有可能是在赫克舍运动场附近。

“魔鬼降临了！”时隐时现的呼喊声哭诉道。从早晨起天就放晴了，明亮的天空，太阳晒得人热乎乎的。一只蜜蜂在拉里的鼻子周围飞来飞去，在附近的一个花坛处转着圈，最后以一个漂亮的三点式落在了一朵芍药花上。从动物园那里传来了苍蝇往死动物身上飞落时发出的令人心烦的嗡嗡声。

“魔鬼现在可真的来了！”那个鬼哭狼嚎般嚎叫的人，是一个看上去有六十四五岁的高个男人。拉里头次听见他大呼小叫是在头天晚

上，当时他在喝荷兰雪利酒消磨时光。夜色中躺在这个寂静的城市里，觉得那种鬼哭狼嚎般的声音，似乎更加响亮，更加阴森。这种精神错乱的声音，飘荡在曼哈顿的大街小巷上空，引起共鸣、回响直至变形。毫无睡意地躺在大号双人床里的拉里，开始荒谬地相信，那个鬼哭狼嚎的人正在朝他走来，要帮他找出有时频频作噩梦的根源。好长一段时间，似乎那个声音都一直离他越来越近“魔鬼要来了！魔鬼正在路上走着呢！它们已到了近郊了！”而且拉里又开始相信，他已锁了三道的套门，会从里向外破裂开来，那个鬼哭狼嚎者会呆在那里……他完全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长着一颗狗头，有两个又圆又大苍蝇眼睛和满嘴马样牙齿的巨形怪物……

不过，这天清晨，拉里曾在公园里见过他，那只是一个穿着灯芯绒裤子，脚踏日本草屐，戴着角质镜框眼镜的疯老汉。拉里曾想同他说说话，但那人却吓得跑开了，回头呼喊着魔鬼随时都会在街上出现的狂语。他被一道脚脖高的铁丝栅栏绊倒了，四肢着地趴在自行车道上，嘴里还滑稽地“哇”了一声，眼镜也飞掉了，但却没有散架。拉里向他走过去，但在到跟前之前，那人就一把抓起眼镜，径直向林荫道走去，呼喊着那无尽的警告。这样一来，拉里对那人的看法就由极端害怕，变为彻底不感兴趣和轻微的烦恼了。

公园里还有一些人，拉里同其中几个交谈起来。他们都昏头昏脑了，话语也不连贯。讲话时，也会不停地用手摸你的袖子。他们有许多相同的故事要讲。他们的朋友和亲戚都死了或是要死了。街上发生过枪击事件，第 5 大街上曾发生了一场悲剧，蒂凡尼已不行了，能是真的吗？谁打算去收拾？谁打算去收集垃圾？他们能走出纽约吗？他们听说，军队正在保卫一些地方。一个女人吓坏了，因为老鼠也打算走出地道来接管地球，同时提醒拉里不要轻易考虑头一个返回纽约的日子。一个嚼着口香糖的年轻人，坦率地告诉拉里，他打算去完成一项毕生的抱负。他打算到扬基体育场，沿着外场裸跑，然后在本垒上手淫。“毕生的机会，伙计，”他告诉拉里说，并眨了眨双眼，然后就嚼着口香糖漫无目的地走开了。

公园里的许多人都生了病，但死在那里的并不多。也许是他们不愿成为动物的晚餐吧。当他们感到生命即将走到尽头时，都会爬到门里面。拉里至今只在这天早上遇到过一个死人，且希望只有这一次。他来到横墙边的厕所里，想找一个舒适的位置。他打开门，一个龇牙咧嘴脸上到处都是欢快地蠕动着的蛆的死人，就坐在里面。他的双手放在赤裸的大腿上，下陷的双眼紧盯着拉里。一股令人作呕的甜丝丝的味道扑面而来。似乎坐在那里的这个人，是混乱中留下来给苍蝇吃的放坏了的夹心糖，一块儿甜点。拉里呼地一声关上门，但已经迟了：他吐光了早上吃的玉米片，然后就干呕了起来，直到他害怕会弄破内脏才停止。当他蹒跚着走向动物园时，还在祈求：上帝啊，如果您存在，如果您接受请求，老先生，请不要再让我看到今天这一幕吧。讨厌的事已经够多了，我再也承受不了啦。实在谢谢您了。

现在，坐在这条长椅上（那个鬼哭狼嚎的人已走远了，听不见他的嚎叫了，至少暂时是这样的），拉里发现自己在想 5 年前的那套世界丛书。想起这个事可是件好事，因为现在对他来说，这是身心愉快的最后时光。他的身体条件处于顶点，他的心理得到充分的休息，再也不必去为工作犯愁了。

那事发生在他和鲁迪分手之后。他们的分手完全是因一件不值一提的屁事而起。如果能再见到鲁迪（但却永远也不会了，他的心告诉他，只有叹息了），拉里打算向他认错。他会低头吻鲁迪的鞋尖，如果鲁迪需要这样做来使他们和好如初的话。

他们乘坐一辆 1968 年产的旧“墨丘利”汽车，横穿国土，来到了奥马哈。在那里他们想工作两周，然后免费搭车往西走一段路程，再工作两周，再免费搭一段车。他们在西内布拉斯加处于狭长区域内的一家农场里干了一段儿时间。一天晚上，拉里在扑克比赛中输了 60 美元。第二天，他不得不向鲁迪借钱以渡过难关。一个月后他们来到了洛杉矶，拉里头一次在陆地上打工，如果你愿意把挣最低工资的洗盘子的活儿叫作工作的话。约三周后的一天夜里，鲁迪把话题扯到了借钱这件事上。他说他遇上了一家非常好的就业公司的一个小伙子，

能帮助找到一份永远不会失业的工作，但介绍费要 25 块钱。接着就谈到了那场扑克比赛后他借给拉里的款额。鲁迪说，本来他再也不会提出这个问题的，但是……

拉里抗议说，他已还了这笔债。两个人就此较起了真儿。他说，如果鲁迪想要 25 块钱，那没问题，但他只希望鲁迪不要企图让他付双份的借债。

鲁迪说，他从未想要得到“礼物”，他只是想要回自己的钱，他对拉里·安德伍德的胡说八道也不感兴趣。拉里说，这事让耶稣基督听了也会放声大笑的。我从未想过我需要你的收据，鲁迪。看来我错了。

后来终于升级为一场全面的争吵，几乎都要打起来了。最后，鲁迪的脸都气红了。这就是你，拉里，他咆哮道。你算完了，你原来是这样一个人。我一直认为我不会得到教训的。但我想我终于得到了教训。滚你的吧，拉里。

鲁迪离开了，拉里随他来到这座廉价住房的台阶上，从背包里抽出钱夹子。在照片后面的兜里整整齐齐地折叠着 3 张 10 元的票子，他用力地扔在鲁迪的身后。“走吧，你这个不值钱的小骗子！拿着它！拿起这该死的钱吧！”

鲁迪用力撞开了外面那道门，大步跨入了夜色中，头也不回地向着将决定他悲惨命运的地方走去。拉里站在台阶顶上，直喘粗气。过了约 1 分钟，他才开始四处寻找那 3 张 10 元的钞票，再次保存了起来。

多年后的今天再来想那件事，他越来越感到鲁迪是对的。事实上，他过于自信了。即使他还过鲁迪钱，那又怎样呢？他们两个人从小学起就成了好朋友。回头想一下，拉里总是少个毛儿八分地不够买星期六午后演出的票；他在去找鲁迪的路上总要带些甘草甜食或两个棒棒糖，或是借上一个 5 分硬币来作学校午餐钱，或是弄上 7 分钱来作电车费。那么些年算下来，肯定已借了鲁迪足足有 50 块钱，也可能 100 块钱。当鲁迪向他要那 25 块钱时，拉里可能已不记得那段捉襟见肘的日子了。他的心里已把那 25 元钱从 3 张 10 元的票子中减

去了，他对自己说：“只留下 5 块钱，就算向他付完账了我有点儿拿不准，但你一定能。让我们别再讨论这件事了吧。”

自那之后，他在这个城市里就成了孤单一人。他没有朋友，甚至也不打算在他工作的恩西诺咖啡馆交朋友。事实上，他认为在那里工作的每个人，从坏脾气的厨师长到那些嚼口香糖故意扭屁股的服务员，都是一些势利小人。是的，他确实认为托尼快餐店的每一个人都是势利小人。但他，拉里·安德伍德，即将成为一个圣人（您可能会更加相信这一点的）。孤立于这些势利小人之中，他感到就像一只挨过打的狗，像一个被放逐到荒岛上的人思念家乡一样痛苦。

他是在一家电影院见到伊冯·韦特林的。第二场电影散场时，她正泪眼汪汪地在座位周围找自己的坤包。里面有驾照，还有支票簿、工会会员证、一张信用卡、出生证明影印件和社会保险卡。尽管他相信坤包已被偷走了，但并没说出口，而是帮她找了起来。有时似乎他们真的生活在一个奇妙的世界里，因为当他们准备放弃寻找时，他却发现那个坤包就在离他们三排的座位下。他猜测可能是看电影时有人伸腿把它踢到了那里。当她表示感谢时，紧紧地拥抱着他，又流了泪。拉里感到自己像一名美国船长一样地告诉她，他希望带她出去买些汉堡包或其他一些东西来庆祝一下，因为他确实饿了。伊冯说由她请客。拉里像个英俊的王子一样答应了下来。

他们已开始互相拜访。不到两周，他们的关系就有了飞速的发展。拉里找到了一份更好的工作，在一家书店当店员，并同一个叫作“快节奏漫游者&空前低音段乐队”的小组一起录制了一首爵士歌曲。这个名字事实上是该小组最好的东西，不过，节奏吉他手是约翰尼·麦考尔，这个人后来继续组织了“破衣雷姆南特”，并成为一支确实优秀的乐队。

拉里和伊冯走到了一起，对拉里来说一切都变了样。其中之一就是有了空间，有了自己的空间，为此他付了一半的租金。伊冯买来了窗帘，他们弄来一些旧货店的家具，并一块儿整修了一遍，乐队的其他队员和伊冯的一些朋友也经常光顾。屋子白天亮堂堂的，晚上则充

满了加利福尼亚微风的清香。这是一种桔子的清香，令人讨厌的是有时会从窗户飘进来烟雾。没人来的时候，他就和伊冯看看电视，有时她也会给他带回一听啤酒，坐在椅子扶手上摸他的脖子。这是他们自己的空间，是一个“家”，十足的家。有时他会在夜里大睁双眼躺在床上，而伊冯就熟睡在身边，他对自己感到如此之好而表示惊讶。然后他会慢慢地进入梦乡，那是真正的睡眠，他再也一点儿不想鲁迪·马克斯的事了，至少是这样的。

他们一起生活了 14 个月，一切都很完美，直到最后 6 个星期左右。当时伊冯已病了，部分原因归结于拉里当时正忙于那套世界专辑。他整天呆在书店里，然后又到约翰尼·麦考尔的家里，整个小组仅在周末才练习一次，因为另外两个家伙还要上夜班。他们中的两个人对一些新东西感兴趣，或许只是想在老古董中发现一些新东西吧。约翰尼称这套专辑为“真正的”作品，音调像“除我之外没别人”和“我珍贵的爱情双镜头”。

后来他回到了自己的家。伊冯已把晚饭准备好了。那是一顿真正的家常饭。这位姑娘经过很好的训练，烧得一手好饭菜。饭后他们来到起居室，打开电视机，看连续剧。再往后就是做爱。这一切似乎都很正常，一切似乎都属于他，没有什么事能使他的思路混乱。从那以后再也没有如此美好的事了，再也没了。

他意识到他哭了一会儿，甚至有一阵儿对自己坐在中央公园的长凳上，像一个依靠养老金生活的人一样在太阳下哭泣感到烦恼。随后他想到的是，他有权为失去的东西哭泣，他有权对发现事情的本来面貌感到震惊。

他母亲是三天前死去的。她是躺在默西医院门厅里的一张吊床上走向另一个世界的。当时那里挤满了成千上万也急着要死的其他人。当她要离去时，拉里就跪在旁边。看到妈妈的死，以及身边升腾起的屎尿的恶臭味，昏迷者的胡话，快要窒息者的呼哧声，精神错乱者的胡言乱语，失去亲人者的哭喊，他认为自己可能会疯的。妈妈最终还是没能认出他；没有最后的告别时刻。她的胸腔最后停在半鼓状

态，就像汽车的重量压在了内胎上一样，非常缓慢地往外泄气。他在她身边蹲了十来分钟，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以完全混乱的方式想他应等到死亡证书签了字，或有人来问他发生了什么事为止。但显而易见的是事情已经发生，而且随处都在发生。这里已成了疯子之家。也没有面孔严肃的年轻医生走过来表示同情，然后开动这架死亡机器。早晚他的母亲也会像袋燕麦一样被运走的，他不想见到这一幕。她的手包放在吊床下。他发现其中有一支钢笔和一个小发夹，还有支票簿。他从支票簿的背后撕下存款单，写上她的名字、住址，计算了一会儿后又把她的年龄写了上去，用小发夹把它夹到了她的外套兜上，开始哭了起来。他边哭边吻了吻她的面颊就逃开了。他感到自己像一个逃兵。尽管街上满是疯狂的人群，病人和来来往往的军队巡逻兵，在街上他就感到情绪好了一些。现在他可以去坐在那张长椅上，为更多的普通事而伤感了：在洛杉矶的这段时间里，他已失去了退休金，他也丢掉了自己的专业。当他同伊冯在一起看那世界专辑时，他已意识到应为鲁迪准备一张床和迟到的爱。在鲁迪这件事上，他最感伤心，他希望能归还给鲁迪他保存了 6 年的 25 块钱。

那只猴子是在 2 点 15 分死去的。

它呆在那根栖木上，面无表情地坐着。双手托着下巴，眼睑开始乱抖，然后就掉了下来，叭地一声摔在了水泥地上。

拉里再也不想坐在那里了。他站了起来，漫无目标地朝通向大型音乐台的林荫道走去。约 15 分钟前，他还远远地听到了那鬼哭狼嚎的叫声，但现在公园里的唯一声响，似乎就是自己鞋后跟敲击水泥地的声音和鸟叫声。那些鸟显然没有传染上这场流感。它们真是太幸运了。

当他走到音乐台附近时，发现观众席的长凳上坐着一个女人。她可能有 50 岁了，但看上去要年轻一些。穿着看来非常昂贵的灰绿色便裤和丝质无肩外套……听到拉里的脚步声，她抬起头，四处张望了一下。她手里拿着一粒药丸，像扔一粒花生米一样，漫不经心地把它

扔进了嘴里。

“您好!”拉里问候说。她面色平静，眼睛发蓝，闪烁着机警的光芒。她带一副金框眼镜，笔记本点缀着一些看来像貂皮的东西。手指上有四只戒指：一个结婚戒指，两个钻戒和一个猫眼绿宝石戒指。

“噢，我不是一个坏人。”他说道。滑稽的是他想说，据他猜测，她手上带的东西可能得值两万块钱。当然了，它们可能是假的，但她看上去并不像一个戴人造宝石的女人。

“不，”她说，“你看上去就不像坏人，而且你也没得病。”她的声音在最后一个词上提高了一些，使得这句话有了半询问的性质。她并不像第一眼看上去那样平静；她一边脖子有点儿抽搐，在那蓝色双眼的敏锐目光后面，也有拉里今天早上刮胡子时在自己眼中所发现的那种悲哀。

“是的，我想我也没生病。您呢？”

“没什么事。您知道鞋上粘了一块冰淇淋包装纸吗？”

他低头看了一下，确实如此。这可把他弄了个大红脸。他单腿站着，试图扯掉那张包装纸。

“您怎么像只鹤一样，”她说，“坐下试一试。我叫丽塔·布莱克莫尔。”

“很高兴认识您。我叫拉里·安德伍德。”

他坐了下来。她伸出手，他轻轻地握了下，手指压着了她的戒指。然后他小心翼翼地从鞋上扯下那张包装纸，一本正经地把它扔进长凳旁边那个会说“这是您的公园，请保持清洁!”的垃圾筒内。这使他感到滑稽，于是他就仰头大笑了起来。这也是他自从那天回到家发现妈妈躺在房间的地板上以来第一次真正开心的笑，又发现这样笑一笑的快感并没变化，感到极其宽慰。这是一种发自肺腑的大笑，而不是抿嘴微笑。

丽塔·布莱克莫尔盯着他微笑着，他又一次被她的平易近人而且雅致大方的风度所吸引。她就像一个来自欧文·肖小说中的女人。但那个女人是妓女，也可能是他还是个小孩时人们为电视创造的一

个人物。

“听到你走过来时，我都想躲起来了，”她说，“我以为您是那个带着破眼镜满口奇谈怪论的人。”

“那个鬼哭狼嚎的人？”

“是你这样称呼他还是他这样称呼自己的？”

“是我称呼他的。”

“他非常聪明，”她说道，边打开她那饰有貂皮（可能的吧）的包，从中取出一包薄荷味香烟，“他让我想起了疯掉了的第欧根尼。”

“是吗？但看起来却像个真正的恶魔。”拉里这样说着，又笑了起来。

她点着烟，深吸了一口，然后将烟吐了出来。

“他也没生病，”拉里说道，“但其他大多数人都病了。”

“我们楼里的这位看门人看起来很健康，”丽塔·布莱克莫尔说，“他仍在坚守岗位。早上出来时我给了他5美元。我自己也不明白，是因为他很健康，还是因为他在坚守岗位？您怎么想？”

“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是的，您当然不知说什么好了。”她把烟盒放回包里，他看见里面有一支左轮手枪。她注意到了他的目光。“这是我丈夫的。他是纽约一家大银行的总经理。即使出席鸡尾酒会他也随身不离地带着它。有人问他为什么总是带着这家伙，他就会说：‘我是纽约一家大银行的总经理。’他是在两年前死去的。得的是中风病。后来他用领带上吊了。您会认为我们这一代人等同于用靴子自杀的那老一代人吗？但哈里·布莱克莫尔却是用领带自杀的。我喜欢这支枪，拉里。”

一只燕雀落在他们面前的地上，在地上啄食吃。

“我丈夫对盗贼有一种神经质的恐惧，所以买了这支枪。开枪时真的会产生后座力，发出很大的响声吗，拉里？”

拉里没有打过枪，他说：“我觉得后座力不会很大的。这是0.38口径的吧？”

“我想是0.32口径的。”她从包里拿出枪，他看到包里还有好多

小药瓶。这一次她并未注意他的目光，她盯着约 15 步远处的一株楝树。“我想试试它。您认为我能击中那棵树吗？”

“我不知道，”他忧心忡忡地说道，“实际上我并不认为……”

她扣动了扳机，手枪发出砰的一声。一个小洞出现在楝树上。

“10 环。”她说道，像枪手那样吹着枪管里冒出来的硝烟。

“真棒!”他说道。当她把枪放回手包里时，他的心才重新恢复了正常的跳动。

“我不会向人开枪的。我能肯定。这儿很快就不会再有人开枪了，是吗？”

“哦，这我可不知道。”

“您在看我的戒指。您喜欢吗？”

“啊？不!”他又开始脸红了。

“我当银行家的丈夫相信钻石，就像施洗礼者相信《启示录》一样。我有好多钻石，全都保了险。但如果有人想要我的钻石，我会交出来的。不过都是些石头，不是吗？”

“我想您是对的。”

“当然了。”她说道，脖子上的痉挛又跳了几下。“如果有人想抢，我是不会交出来的，我会把卡蒂埃的地址交给他。他们收集的石头比我们的更名贵。”

“您现在打算做什么？”拉里问她。

“您有什么建议？”

“我也不知道。”拉里说道，并叹了一口气。

“我的回答很正确。”

“您知道些什么事？我今天早上看见了一个家伙儿，他说，他打算到扬基体育场去，而且……而且要在本垒上做手淫。”他能感觉到自己又红了脸。

“对他来说是一段多么可怕的步行啊，”她说，“您为什么不向他建议一件近一些的事呢？”她叹了口气，这声叹气又变成了战栗。她打开手包，拿出药片瓶，往嘴里扔了一粒胶丸。

“什么东西？”拉里问道。

“维生素 E。”她闪烁其辞地假笑了一下。脖子上的痉挛又跳了一二下，然后就停了。她又变得安详下来。

“酒吧都没人了。”拉里突然说道，“我去过 43 街的帕特酒吧，那里空无一人。他们有张大红木吧台，我走到吧台里面，倒了满满一茶杯红方酒。不一会儿我就呆不下去了，把杯子放在那里，就出来了。”

他们就像合唱一样一块儿叹了口气。

“您是一个很容易相处的人，”她说道，“我非常喜欢您。您没有发疯真是好极了。”

“谢谢您，布莱克莫尔太太。”他感到惊喜和高兴。

“丽塔，叫我丽塔。”

“好吧。”

“您饿了吗，拉里？”

“说真话，我确实饿了。”

“您不介意带我去吃午饭吧。”

“那可太荣幸了。”

她站起来，带着稍为勉强的微笑向他伸出了胳膊。当他挽起她的胳膊时，他闻到了一种使他立刻感到舒服的味道。同这样一位风韵犹存的老年女子在一起，他又觉得有点儿不安起来。

不一会儿他就忘了这件事，他们走出公园，上了第 5 大街，远离了死猴子和鬼哭狼嚎的人，以及坐在横墙厕所里变黑发臭的家伙。她喋喋不休地说着话，后来他已记不得她都说了些什么（对了，只有一件事他还记得：她说，她总是梦见她挎着一个标致的年轻人的胳膊，在第 5 大街上散步，那是一个足可做她儿子但又不是他儿子的年轻人），他仍能经常回忆起那场散步，记得她那美丽的微笑，轻快、愤世疾俗而又不拘礼仪的喋喋不休和便裤的飒飒声。

他们进了一家牛排馆，拉里掌勺，虽然有点儿笨手笨脚，但每道菜都赢得了她的喝彩：牛排、法式煎肉、速溶咖啡、草莓蛋黄派。

第 28 章

冰箱里有一块草莓派，覆盖着莎纶纸。法兰妮用迟钝木然的眼神看了好长时间，才取了出来。把它放在柜台上，切下一小块儿。往小盘子里放的时候，草莓随着油脂啪哒一声落在了柜台上。她拣起来吃了下去，又用洗碗布擦掉台上的果汁。把莎纶纸放回到剩下的草莓派上，又放进冰箱里。

她转过身拿起切下的派，突然瞥见了碗橱旁边的刀架。那是父亲亲手做的。过午的阳光照耀在刀上，闪闪发光。她盯着刀子看了很长时间。

最后，大约过了有 15 分钟，她才记起正做着什么。到底是什么呢？一句经文，一个警句，她毫无缘由地想起："去掉别人眼里的小刺之前，先管好自己眼里的梁木（光束）。"她反复琢磨。小刺？梁木？这个特别形象化的比喻一直困扰着她。哪种梁木（光束）？一道月光？顶梁柱？还有手电筒的光束和喜气洋洋的笑容，而且纽约市市长也叫艾贝·比姆（译注：英文"光束"和"梁柱"均为"比姆"），这还不算她在假期圣经学校学会的一首歌中所提到的"我将为他变成一束阳光"。

"去掉别人眼里的小刺之前。"

但那不是一只眼睛，而是一块儿派。她转向那块儿草莓派，看见一只苍蝇趴在上面。她向苍蝇挥了挥手。再见，苍蝇先生，你怎么跟法兰妮的草莓派说了这么久的话。

她注视那块派好长时间，她知道，爸爸和妈妈都死了。她母亲死在桑福德医院。父亲，就躺在楼上的床上死掉了。为什么所有事情都要接踵而至呢？为什么总是以这种可怕的动荡和不和谐方式来来往往，就像高烧中再现的白痴记忆法一样呢？"我的狗生了跳蚤，跳蚤又咬狗的腿……"

她突然间醒悟过来，一种恐惧感缠绕着她。屋子里有股热乎乎的味道，有东西烧着了。

法兰妮忙扭头四望，看见了忘在炉子上的平底煎锅油里正在做着的法式煎肉。平锅里升腾起滚滚浓烟。油脂飞溅出平锅，落在炉子上，就燃烧了起来，一点儿一点儿地往外蔓延，仿佛有一只看不见的小手不停地打着一只看不见的气体打火机。平锅的煎炸面都已变黑了。

她碰了一下平锅把，马上就缩了回来。热得不行了。她抓起一块抹布裹在锅把上，迅速把这个咝咝作响像条龙一样的东西拿出后门。放下平锅，一屁股就坐在了游廊台阶的顶上。忍冬花的味道扑面而来，蜜蜂也嗡嗡地飞在胸前身后，但已顾不得这些了。片刻工夫，那种四天来一直禁锢她感情的粗重愚钝的甲壳，已荡然无存了，但她也被吓呆了。吓呆了？不——低度的恐惧离恐慌仅一步之遥。

她能记起削土豆皮的事，把土豆放进韦森牌油里做菜。现在她能记得了。但只一会儿功夫，她就……唉，她又忘记了。

她站在游廊上，抹布仍捏在一只手里，她试图准确地记起做法式煎肉后所发生的一切。这一点儿似乎非常重要。

好了，首先她想起了那块什么也没放的肉，法式煎肉不是很有营养。如果一号干线公路下面的麦当劳还开张的话，她就不必自己做饭了，就会有一个汉堡包。只需搭车到外卖窗口去就行了。她要买 1/4 磅大块儿煎肉，然后进入一个浅红色卡纸板间，那里面几乎没有油脂斑。另外孕妇总是有奇怪的欲望。

这就导致她想起了一连串的事。奇怪欲望的回忆使她又想起塞进冰箱里的草莓派。突然间，她似乎感到她比希望得到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更强烈地希望得到那块儿草莓派。她曾得到过它，但她的目光却被父亲为母亲做的那个刀架吸引住了，她的思绪恰好在此……短路了。

小刺……梁木……苍蝇……

“唷，上帝呀，”她对空空的后院和花园说了一句。她坐下来，把围

裙捂在脸上就哭了起来。

眼泪流干时，她感到好受了一些……但她仍感到害怕。我失去记忆了吗？她问自己。事情原本就这样吗？就是这种感觉吗？你神经崩溃时，你又向何处去诉说呢？

自从父亲昨天晚上 8 点半死了之后，精神集中的能力似乎完全丧失了。她会忘掉正在做的事，精神已处于梦幻状态，她会直直地坐着，什么东西也不想，她对这个世界的了解也并不比对卷心菜了解更多。

她父亲死后，她在床边坐了好久。最后她下了楼，打开电视机，但没有什么特殊的理由，就像那男人所说的那样，这似乎是个好主意。唯一仍在播送节目的电视台是隶属波特兰 NBC 的 WCSH 电视台，他们似乎在播放某种疯狂的审判场面。一个看来像割取敌人的首级作为战利品的黑人男子，假装要用手枪杀害一些白人男子，而现场的其他观众则在欢呼。这肯定是在演戏。当然了——如果是真的话，他们是不会在电视里播放那些事情的——但看来又不像是在演戏。这又唤起了她对《奇妙之地中的艾利斯》一片的狂热，它不是那个在此情况下仍喊“砍掉他们的头!”的红色王后，但它是……什么？是谁呢？黑人王子，她猜测道。缠腰布中的肌肉看来也不像王子那样多。

后来（她也说不清过了多久），另外一些人冲入演播室，发生了比所播杀人场面更加逼真的枪战。她看到那些男人，几乎被大口径子弹掀掉了脑袋，脖子上汩汩地冒着血，头朝下扔了出去。她想过，他们应不时地在电视屏幕上播送提示，警告父母让孩子上床或换一个频道。她还想过，WCSH 电视台可能获得了播放此类片的许可证，但这个节目实在是个极端可怕的血腥节目。

当摄像机摆动不定，显示的只是从天花板上射下的灯光时，她就关了电视，仰躺在长沙发椅上，盯着自家的天花板。她就在那里睡着了，今天早上她还认为是作梦梦见了那个节目。实际上那个节目的要点是：所发生的“任何事”，似乎都像一个随处飘荡的恶魔。以她母亲的死为开端，她父亲的死只不过强化了已发生的一切而已。因为在

“艾利斯”一片中，事情总是越来越稀奇古怪。

尽管她父亲当时已经生病了，还是出席了镇上的一次特别会议。她父亲精神上与平常并无二样，法兰妮同父亲一道去了。

镇会议厅已挤满了人，来的人远比 2 月末或 3 月初的会议要多得多。许多人都在大声地叹气，咳嗽和流鼻涕。与会者都惊恐不安，对任何微不足道的过失都愤怒不已。他们大声讲话，甚至粗声大气地喊叫。他们全都站着，手指发抖，发表武断的意见。其中许多人，并不仅仅是女人，也都在哭泣。

议论的结果是决定把整个镇都封闭进来，不许任何人进入。如有人想离开，那再好不过了，但他们应当明白，他们不能再进来了。进出本镇的道路，主要是美国 1 号公路，则用汽车封锁起来（在喊叫了半个小时后，改为用公用卡车来堵路），志愿者佩带滑膛枪时刻监视这些路障。那些想利用 1 号国道往北或往南的人，就得朝北到韦尔斯或继续朝南到约克去，再从那里上 95 号州际公路，这样再绕道奥甘奎特。向任何仍企图通过这里的人开枪。死亡？有人问。当然了，其他数人回答说。

约有 20 人坚持立即把已经生病的人逐出镇去，但他们在投票表决中失败了。因为到 24 日晚，当此次会议召开时，几乎镇里未生病的每个人，都有生病的亲人。许多人都相信很快就会有疫苗可用的那条新闻。

然后，建议把那些来“避暑”的但已生病的人赶走。

多数来避暑的人都严厉地指出，多年来他们通过为小别墅付税，一直对该镇的学校、道路、穷人和公共海滩予以支持。商人们则说，他们在 9 月到 6 月这段时间呆在这里并没有挣到钱，而现在则不能让他们的暑期收入付之东流。如果他们受到如此傲慢的对待，奥甘奎特的人肯定就不会再回来了。他们要来也只会是逮龙虾、捞蛤和从泥沙中刨圆蛤了。把生病的避暑者护送出镇的动议也失败了。

到午夜，路障已设好，到第二天拂晓，即 25 日拂晓，已有数人被打倒在路障旁，其中大多数只是受了伤，仅有三四个死掉了。这些人

几乎都是从北面过来的，他们是从波士顿逃出来的，一个个都犹如惊弓之鸟，神志麻木。其中一些人又回到了约克，非常心甘情愿地从那儿继续上路。但其他人则疯狂得不行，以致搞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仍试图移开路障或从路肩上绕行过去，以至丢了命。

到了夜里，大多数负责守卫路障的人也都病了，发高烧满脸通红，勉强靠夹在双腿之间的滑膛枪支撑着。其中一些人，如弗雷迪·德兰西和柯蒂斯·比彻姆，则噗咚一声倒在地上就无知觉了，随后被运回设在镇会议室旁边的临时医务室，就在那里死掉了。

到昨天早上，法兰妮的父亲，一直对设置路障表示反对的他，也倒在了床上，法兰妮呆在旁边照料着。他不去医务室。他告诉法兰妮，如果他活不了，他也想死在家里，体面地死在自己家里。

下午，来来往往的车流就停止不动了，公共海滩停车场的管理员古斯·丁斯莫尔说，他猜测，肯定有许多汽车堵死在路上了。驾驶技术再高明，车子再高级，也都别想挪窝。事情正如所预料的那样，到 25 日下午，就只有不到三十来个人还能站着观察情况了。直到昨天还感觉很好的古斯，也流着鼻涕倒下了。事实上，除法兰妮之外，这个镇上唯一一个似乎一切都好的人就是埃米·劳德 16 岁的弟弟哈罗德了。埃米还在第一次镇会议前就死了。她那件一次都没穿过的结婚礼服，仍挂在卫生间里。

法兰妮今天一直没有出门，自从昨天下午古斯来看过她后，她就再没见过任何人。今天早上她还听到过几次汽车声和一次连续两声沉闷的枪声，其他什么声音都没有了。这种无人打破的宁静，又给她增添了一种不现实感。

而现在，这些问题得考虑一下了。苍蝇……，眼睛……派。法兰妮发现自己在听冰箱的声音。这台冰箱有一个自动制冰附加装置，每隔 20 秒种，机器就会发出冷冷的砰的一声。

她在那里坐了几乎有一个小时，盘子就放在面前。慢慢地，另一种想法开始出现，事实上是两种想法，它们似乎密切相联而又完全不相关。这两种想法有可能正在把一个更重要想法的各部分连结起来

吗？在用一只耳朵听冰箱制冰装置冰块下落声音的同时，她对这些想法进行了检查。第一个想法是，她父亲已经死了，像他希望的那样死在了家里。

第二个想法则必须在白天来做。这是一个美好的暑天，一个无瑕的夏日，是一个来缅因海岸旅游者们梦寐以求的好天气。由于担心海水尚不够温，你还没去游过泳，那么今天你应该去试一试了。

明亮的太阳悬在天空，法兰妮可以看清厨房后窗户外的温度计正好指在 80 华氏度以下。这真是一个好天气，遗憾的是父亲死了。

她皱眉蹙目对此表示不满，双眼也变得迷茫冷漠了。她的心里始终萦绕着这个问题，后来她就想找点儿别的事做，但却总是陷入其中不能自拔。

这是一个“暖和”的好天气，而她父亲却死了。

这一问题就像一阵清风，立刻把她带回了现实之中，她使劲地合上了双眼。

与此同时，她的双手无意识地猛拉了一下台布，盘子就被甩到了地板上，就像炸弹一样爆响了一声。法兰妮放声大哭起来，双手按住面颊，在那里留下了几道抓痕。那种恍惚的、冷漠又毫无表情的眼神，立刻就从她的眼里消失了。双眼突然变得敏锐而又直率，仿佛被猛击了一掌或鼻子下面晃动着一瓶开了盖的氨水。

你不能在家里放一具尸体，尤其是在高温的夏季。

冷漠又开始悄悄涌了上来，这种想法变得模糊不清。对此事的恐惧开始淡化并受到抑制。她又开始听冰块落下的撞击声……

她击退了恐惧感。站起来，向洗碗池走去，接了满满一池凉水，然后捧水冲洗了一下脸，轻轻搓了搓满是汗水的皮肤。

她可以把想干的事都放在一边，但头一件事则是非做不可，“必须”加以解决。她再也不能不让他从 6 月躺到 7 月了。这个镇上的神父们也从不知道那种令人作呕的味道是什么样的，但不一会儿那种味道就会消失的。它……它……

“不!”她大声地对充满阳光的厨房叫道。她开始边想这件事边踱

步。她的头一个想法是当地的那家殡仪馆。但谁会……会……

“停止想它吧!”她在空空的厨房里暴怒地喊叫,“谁愿意去埋他呢？”

在发出这声呼喊的同时，答案也就随之而来了，而且非常清楚。当然，这个人就是她。除她之外，还会有谁呢?

当她听见一辆汽车从车道上驶来时，正好是下午2点半。重型发动机自鸣得意地轰鸣着，低沉而有力。法兰妮把铁锹放在洞边她正在花园的西红柿和莴苣地中间挖着。她转过身来，有点儿害怕。

那是一辆新型卡迪拉克“都市”牌汽车，深绿色，胖胖的哈罗德·劳德从车里钻了出来。法兰妮感到一种由衷的厌恶。她不喜欢哈罗德，也不想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可能他的母亲就那样的吧。但它却从另一方面提醒了她，除她之外，留在奥甘奎特的唯一一个人可能就是留在她极不喜欢的这个镇子里的少数几个人之一了。

哈罗德今年16岁，他编辑了一份奥甘奎特中学文艺杂志，经常写一些稀奇古怪的小故事，并且都是用现在时或以第二人称的手法来讲述的。“你走下令人发狂的走廊，用肩膀挤开通过破门的路，盯住跑道上的命运之星”——这就是哈罗德的风格。

“他往裤子里拉屎,”埃米曾有一次向法兰妮透露说,“那有多脏啊？拉到裤子后他居然还穿着，直到裤子都快能立起来了。”

哈罗德的头发乌黑发亮，个子长得相当高，有6英尺1英寸，体重几乎有 240 磅。他喜欢有尖鞋尖的牛仔靴和能系得住的军用宽皮带，因为他的腹部要比臀部大许多。法兰妮并不关心他拉到裤子里多少屎，他有多重，他这一周是在模仿赖特·莫里斯还是小休伯特·塞尔比。哈罗德可能是个危险人物，他可能在不顺心时才如此，也许比这更危险。

他并未看见她。他在抬头看房子。“有人吗？”他喊道，然后伸手到卡迪拉克的车窗里，按了一下喇叭。这声音刺激了法兰妮的神经。她应继续保持沉默，除非他转过身走到汽车后面，才能看见那个洞

穴，她就坐在边上。有一会儿，她想钻到园子深处，躺在豌豆和蚕豆中间，直至他累了走开。

不要这样做，她告诉自己，不能这样做。他也只不过是另一个活着的人。

“在这儿呢，哈罗德。”她答应道。

哈罗德跳了一下，大屁股在紧绷的裤子里颠了几下。显然只是故作一下姿态。他转过身，看到法兰妮已走到了园子边，正在擦双腿。他自然而然地盯着她的白色体操短裤和三角背心。当他走过来看见她时，哈罗德满怀激情的眼睛使她身上直起鸡皮疙瘩。

“嗨，法兰妮。”他高兴地说道。

“嗨，哈罗德。”

“我听说你在抵御这场可怕的疾病中取得了成功，所以你这儿就成了我的第一站。我正在检查全镇的情况。”他对她笑了一下，露出了充其量与牙刷也只有点头之交的牙齿。

“我对埃米的事深感遗憾，哈罗德。你母亲和父亲……？”

“我也很难过。”哈罗德说。他低了一会儿头，然后猛地往上一抬，弄得他那结成一团的头发都飞了起来。“但生活总得继续，不是吗？”

“我想是的。”法兰妮答道。他的眼睛又移到了她高耸的乳房上，弄得她都想穿上件毛线衫了。

“你喜欢我的车吗？”

“这是布兰尼根先生的车，是吗？”罗伊·布兰尼根是当地的房地产经纪人。

“是的，”哈罗德冷淡地说着，“我经常认为，在物品短缺的日子里，任何驾驶这种庞然大物的人都应被绞死，但现在一切都已变了。现在是人少石油多。”石油，法兰妮眼花缭乱地想到，他确实说的是石油。“任何东西都多了。”哈罗德最后又说。当他的眼光从她的肚脐眼上，又反弹回她的脸上，落在她的短裤上，又再次反弹回她的脸上时，他的眼里出现了一种短暂的闪光，他的话既不有趣也不轻松。

“哈罗德，你能否原谅我……”

“不过，你又能做些什么呢，我的孩子？”

那种不现实感又试图回来了，她发现自己想知道人的脑子在像一根负担过重的橡皮筋一样绷断之前，预期能坚持多久。我的父母都死了，但我得应付这种情况。某种怪病似乎已蔓延到了全国，也许全世界，同样都在扫荡着正人君子和小人——我能应付得了的。我正在我父亲上周才除了草的菜园里挖一个洞穴，挖到我推测能把他放进去那么深。——我认为我能办得成。但开着罗伊·布兰尼根的卡迪拉克的哈罗德·劳德。却老用眼盯我，并叫我“我的孩子”。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我的上帝。我真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哈罗德，”她耐心地说，“我不是你的孩子，我比你年长5岁。从自然角度来看，让我作你的孩子也是不可能的。”

“这只是说话的修辞手法而已。”他说道，稍有点惊愕地盯着她那竭力克制着的恶狠狠的样子。“不过，那是什么？那个洞？”

“坟墓。为我父亲挖的。”

“哦。”哈罗德小声地不太轻松地说道。

“在我完工前，我想进去喝点儿水。直说吧，哈罗德，我希望你能尽快离开。我烦透了。”

“我可以理解。”哈罗德不自然地说着，“不过，法兰妮……就埋在园子里？”

她已开始朝屋子里走，这次可有点儿大发雷霆了。“好了，你有什么建议？我是把他放在咖啡馆里还是把他拉到公墓去？以上帝的名义，你说该怎么办？他爱他的园子！这关你什么事，嗯？你是干什么的？”

她开始哭了起来，转身向厨房跑去，几乎撞到了卡迪拉克的前保险杠上。她知道哈罗德可能正在看她摆动的屁股，为他头脑中上演的某部 X 级电影构思内容。这越发使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愤怒、悲哀和伤心。纱门在她身后哐的一声关上了。她走到洗碗池旁，一口气喝了三大杯冷水，头立刻就针刺般地疼了起来。腹部一阵痉挛般的疼痛，不得不在放瓷器的槽上趴了一会儿，眯着眼，看自己是否要呕

吐。过了一会儿，肚子告诉她是喝了凉水的缘故，她又一次经受了考验。

“法兰妮？”声音低而犹豫不决。

她转过身，看到哈罗德站在纱门外，手不自然地甩动着，脸上一副关心又不愉快的神情，法兰妮突然为他感到难过。哈罗德·劳德开着罗伊·布拉尼根的卡迪拉克车游荡在这个悲惨的已成废墟的城镇里，这也许是他此生从未有过的日子，从而使他对这个世界已不屑一顾。什么时光、姑娘、朋友，一切的一切，甚至包括自己在内，都没有什么不同。

“哈罗德，对不起。”

“不，我无权说任何东西。您看，如果需要我的话，我可帮帮忙。”

“谢谢，我宁可一个人干，这是……”

“这是个人私事。当然了，我能理解。”

她可以从卫生间拿件毛线衫穿上，不过，他知道她为什么没有这样做，因为她不想再次使他难堪。哈罗德竭力想扮演成一个好小伙——多少说一些友好的话。她回到游廊上，他们就站在那里看了一会儿园子，看着那从洞里挖出来的泥土。下午的困倦正在上涌，似乎这里什么变化也没发生。

“你现在想干些什么？”她问哈罗德。

“我也不知道，”他说，“您知道……”他把话打住了。

“什么？”

“好吧，我实在难以启齿。在新英格兰的这个小地方，我确实不是很讨人喜欢。在我的记忆里，我一直怀疑，即使我像我所希望的那样成为一个名作家，我也不一定就能在本地民众中树立起自己的形象。附带说一句，我认为在这里出现另一位名作家之前，我可能都成了一个胡子拖到腰带上的老头儿了。”

她什么也没说，只是盯着他。

“所以，”哈罗德解释道，但身体却猛地一挺，仿佛这个词是爆发出来的。“所以我被迫想知道这里的一切不公正现象。这些不公正，

至少对我来说，是多么荒谬。”

他把掉到鼻子上的眼镜往上推了推，她以同情的心情注意到他脸上的粉刺实在也是个大问题了。她想知道，有没有人告诉过他，香皂和水会对粉刺有较好的效果。或许是那些男人们全都只顾盯着美丽娇小、以平均 3.8 分和在全年级千余名学生中排名第 23 而闻名缅因大学的埃米了？美丽的埃米是如此的亮丽活泼，而哈罗德却是如此地耐人寻味。

“疯子。”哈罗德轻声重复说，“我以初学驾驶者的身分开着卡迪拉克在全镇转了一圈。看看这双靴子。”他抬起腿，把牛仔裤往上撸了撸，露出做工极精致的闪闪发光的牛仔靴。“86 元钱。我径直进了鞋店，挑了我需要的尺寸。我感到自己像个骗子，一幕剧中的一个角色。离我‘真’疯看来还有点儿时间。”

“不会的。”法兰妮说道。哈罗德身上发出一股像三四天没洗澡的味道，不过这次并没使她作呕。“怎么会呢？我们不会疯的，哈罗德。”

“真那样就再好不过了。”

“会来人的。”法兰妮说，“不久就会来的，在这场该死的疾病过后。”

“谁会来呢？”

“当局的一些人。”她不太肯定地说，“会有人……来……收拾残局的。”

他苦笑了起来，“我亲爱的孩……对不起，法兰妮。法兰妮，正是当权者制造了这场灾难。他们当然得收拾残局，他们依次解决了经济萧条、污染、石油短缺以及冷战的一切。是啊，他们确实得把一切都恢复原样。他们是用与亚历山大解开难解的结相同的方式快刀斩乱麻来解决一切问题的。”

“这只是流感的一种怪种，哈罗德。我在广播上听说。”

“自然之母是不会使用这种方式的，法兰妮。听说权贵们在政府机构安排了一大批细菌学家、病毒学家和流行病学家，研制出他们梦寐以求的多种病菌。据我所知，他们在制造细菌、病毒。有人说过：

‘看一下造出的东西吧，几乎能杀死所有的人。不伟大吗？’于是他们就给他授勋、加薪和不时的慰问，但后来有人造成了这种东西的泄漏。”

“您想干什么，法兰妮？”

“把我父亲葬了。”她柔声说道。

“哦……当然了。”他看了她一会儿，突然说，“看情况吧，我打算离开这里，离开奥甘奎特。如果我再呆下去，我真会疯的，法兰妮，为何不跟我一起离开呢？”

“上哪儿去？”

“我也不知道。还没有想好呢。”

“好吧，等你想好了，再来叫我。”

哈罗德马上容光焕发了。“好的，我会来的。它……你也明白，问题是……”他打住了话头，带着茫然的神情走下游廊台阶。新牛仔靴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法兰妮以苦中取乐的心情看着他。

他坐到卡迪拉克方向盘后面，挥了挥手。法兰妮也举手作答。车子开动时，笨拙地猛窜了一下，又偏到左边，把卡拉的花压在了右轮下。好不容易拐出来要上公路时，又几乎冲进了路沟里。然后按了两下喇叭就开走了。法兰妮一直看着，直至他从视线里消失，才回到花园里。

约 4 小时后，她强迫自己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到了楼上。天热、劳累和紧张的缘故，两个太阳穴和前额隐隐约约作痛。她对自己说，那就再等一天吧，但这样可能会更糟。她拿出了她母亲只有在盛会时才舍得用的织花台布。

事情的进展不像她希望的那样顺利，但也不像她担心的那样困难。他的脸上落了些苍蝇，她拉开灯，苍蝇就蹭了蹭毛茸茸的小前腿，然后飞开了。他的皮肤也有点发黑了，园子里的活将他晒成了棕褐色……如果不留心的话，是不会注意到这一点的。他身上还没有她最担心的那种味道。

他死去时躺的是那张与卡拉共寝的双人床。她把台布放在妈妈常睡的那边，让台布的边紧挨着父亲的胳膊、臀和腿。然后强忍着疼痛（她的头比原来更疼了），准备把父亲卷进裹尸布里。

彼得·戈德史密斯穿着条纹睡衣，她感到多少有点儿不和谐，但也只能如此了。她甚至都没想到应先把睡衣脱下来，给他穿上件像样的衣服。

在使自己坚强起来的同时，她抓住他的左胳膊——它沉得像一件搬不动的家具——又推了一下，让他滚过去。这样做时，他发出了可怕的长长的打嗝声。这声嗝在喉咙里持续了很长时间，仿佛是长期在黑暗中等待的蝉，因为要走向新生活就叫啊叫啊。

她尖叫了一声。跌倒了，撞在了床头柜上。梳子、刷子、闹钟、一堆零钱以及一些领带夹和衬衫钮扣，全都丁当作响地落到地板上。现在可有股味了，一种腐败气体样的味道。她身上最后那点儿香水味已经散掉了。她跪在地上，双手抱头大哭了起来。她要埋掉的不是别的什么东西，而是她自己的父亲，她父亲最后的仁爱。又有一股强烈的气味升腾到空中，越来越浓了。

天也昏了，地也暗了。她持续不断的悲号声，似乎越传越远，仿佛远处还有人也在哭诉，也许是一个曾在电视新闻中见到过的小巧的棕褐色女子。过了好久好久，连她也不知道到底有多久，她渐渐地又恢复了神志，知道这一切还得自己去干。这是一些她从来都未干过的事情。

她走到他身边，把他翻了个身。他又打了个嗝，但这次则弱多了。她吻了一下他的额头。

“我爱你，爸爸。”她说，“我爱你，法兰妮爱你。”泪水落在他脸上，晶莹闪光。她脱掉他的睡衣，要给他穿上最好的西服。她用两卷百科全书把他的头支起来，以便把领带系好。她在保险柜最下面的抽屉里，找到了他的军功章：一枚紫心勋章，数枚品行优秀奖章和勋章……以及在朝鲜得的青铜星形勋章。把它们一一别在他的西服翻领上。在浴室里她找到了一盒约翰逊牌儿童爽身粉，往他脸上，脖子上

和手上扑了扑。扑粉的味道芬芳而又令人怀旧，她又泪如雨下。汗水湿透了全身，眼睛下也出现了极端劳累的黑圈。

她用台布把他包起来，找来妈妈的缝纫工具，合上接口，把接口折成双层牢牢地缝上。伴随着抽噎和呼哧呼哧的气喘，她终于把他的尸体弄到了地板上，然后在半昏迷的状态下休息了一下。感觉可以继续干的时候，她抬起尸首，往楼梯边拖去，然后尽可能小心地拖到了一楼。她又停了一会儿，呼吸也越来越急促，已经是气喘吁吁了。头痛得更厉害了，就像要爆裂开来似的。

她把尸首拖到大厅，拖过厨房，拖到游廊上，来到了游廊的台阶下，她不得不又休息了一下。初暮的金色光线，已经落到了地平线上。她实在是累坏了，就坐在父亲身边，头伏在双膝上，前后摇晃着哭了起来。鸟儿唧唧喳喳地叫着，她终于把他拖到花园里去了。

终于做完了，到最后一些草皮（她把它们一块儿一块儿放在自己的膝下，仿佛在做一道错综复杂的难题）就位时，已是 9 点 15 分了。她满身污秽，只有眼睛周围是白的，那是被泪水冲洗干净的。由于精疲力竭，她感到天旋地转了。头发挂在面颊上，一缕一缕的。

“请安息吧，爸爸，”她轻声细语道，“请您安息吧。”

她把铁锹拖回到父亲的工作间。登上仅有 6 级台阶的游廊她就不得不休息了两次。她没开灯就走过厨房，走入起居间，踢掉了轻便运动鞋。

在梦中，她再次上楼来到她父亲身边履行自己的职责，看见他正儿八经地躺在地下。但当她进入房间时，台布已盖在他的尸体上，她的悲痛和失落感又变成了某种另外的东西……像恐惧一样的东西。她走过这个黑乎乎的房间，本不想但突然又只想逃走，最后又无助地站下了。台布在阴影中幽灵般地可怕地时隐时现，并向她飘了过来:

台布下根本不是她父亲，而且那个人并没有死。

一个有着无尽生命力和可怕活力的东西躺在台布下，有一种比她生命力更强大的力量在把台布往回推，而她……都有点儿站不住

了。

她伸出手，捂住那块台布，使劲地把它往回拉。他龇牙咧嘴地笑着，她却看不见他的脸。他那龇牙咧嘴的笑，让她直打冷颤，一股恐惧感随即就涌上了她的心头。现在，她仍看不见他的脸，但能看见可怕的幽灵给她尚未出生的婴儿带来的礼物：一个被扭曲的衣架。

她逃走了，逃离了这个房间，逃离了这个梦，来到了一个明亮的世界……

在起居室凌晨三点的黑暗中，她的身体一直处于恐惧的海洋中，那个梦开始变得支离破碎，渐渐地离去了，只有一种像吃了臭肉后回味一样的厄运感仍留在心头。她想起了半睡半醒状态下的情况：他，是他，那个无面人是沃尔金·杜德。

她随后又睡着了，这一次不作梦了。她第二天早上醒来时，已完全不记得那个梦了。但当她想起腹中的孩子时，立刻就涌起了一种强烈的保护感，那种困惑和恐惧感在深度和力度上也减少了许多。

第 29 章

同一个晚上，拉里·安德伍德和丽塔·布莱克莫尔一块睡着；法兰妮·戈德史密斯独自躺着做着稀奇古怪的梦；这时候斯图尔特·雷德曼正等着埃尔德，他已经等了三天，今晚埃尔德不会让他失望了。

这天中午，埃尔德和两个男护士过来，要拿走电视。埃尔德站在旁边，举枪对着斯图。斯图能做的就是站在装着栅栏的窗户前，看着河边的这座小镇。像磁带里说的："刮什么风不需要天气预报员告诉你。"

纺织工厂的烟囱不再冒烟，河里也见不到五颜六色的衣服和染料的漩涡，水变得清澈透亮，汽车闪闪发亮，从这儿看去像玩具一样。到昨天为止，还偶尔能见到几辆汽车行驶在收费高速公路上，像障碍滑雪运动员一样弯弯曲曲行进。没有救险车来拖走扔在公路上车辆。

城市像一张模型地图，毫无生气。城里一直准时敲打的大钟，从今天早上 9 点起，就罢工了，敲打前轻轻的前奏听起来又沉闷又古怪，就像淹没在水底音乐盒发出的声音。不知是路边的咖啡馆还是城郊哪个仓库着了火，烧了一个下午，浓烟滚滚，遮天蔽日，没有救火车。如果大楼不是建在柏油露天停车场中间，斯图觉得它也会被殃及的。整个下午都下雨，但直到今天晚上，火还在慢慢地燃烧。

斯图觉得，埃尔德最终目的是干掉他——为什么不呢？他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而且还知道他们的秘密。他们找不出其他方法对付他，也明白他的性格不同于那帮向他们屈膝求饶的人。他们不指望他会把小秘密告诉他们。

斯图相信，电视剧或小说里的主角们都会有逃跑的念头，现实生活中也有人会这样，但他不是这种人，他下决心，只做一件事，那就是

做好准备，等待埃尔德。

一种时而被称为“蓝色”，时而被称为“上尉之旅”的外来力量已经将这套装置击破，埃尔德就是一个明显的迹象。护士称他为埃尔德医生，不过他根本不是医生。他 50 多岁，深陷的眼睛，毫无幽默感。埃尔德来之前，没有哪个医生感到有必要用枪指着他。斯图有些害怕埃尔德，跟这样一个人，既说不上理，又祈求不了什么。埃尔德正在待命，一有命令，他就会执行。他手中有枪，像黑手党一样，他计划周密，执行起来不会有问题的。

3 年前，斯图买过一本名叫《小船沉没》的小说，送给他在瓦科的侄子，他不喜欢看书，更讨厌包扎礼物，在把书放进盒子前，他随手翻了翻，以为翻一翻就能明白写的是什么。事实上不是那么回事，看完第一页，接着是第二页……他被迷住了，他熬了一个通宵，喝着咖啡，抽着烟，细细地读了进来。他不习惯把看书仅作为消遣。这本书描写的是兔子——地球上最愚蠢、最怯懦的动物。写这本书的人把它们变得似乎有些奇特，你在看时，真的十分挂念它们。这是一个瞎编的好故事，斯图以近乎蜗牛爬行的速度整整看了两天，总算看完。

印象最深的是一句话“将要精疲力竭”，或就是“精疲力竭”。因为他见过很多精疲力竭的动物，在高速公路上跑着，几只跑得精疲力竭的动物躺在路中间，耳朵耷拉着，眼看一辆汽车急驶而来，它们却无力逃脱死神的临近。机场探照灯耀眼的光线能把鹿惊得四处奔跑，继而精疲力竭；剧烈的音乐会使浣熊变得精疲力竭；连续不断拍打笼子会使鹦鹉精疲力竭。

埃尔德使斯图感到自己像这些动物一样，他与埃尔德浅蓝的眼睛相遇时，感到自己所有的意志都化为乌有了，埃尔德甚至不需要用枪来对付他，他只需空手道、法式拳击和略施小计，打败那样一个人算得了什么？单是想一下埃尔德，就能打消他拼一下的念头。“精疲力竭”是形容精神状态极差的一个好词。

晚上 10 点刚过，红灯亮了，斯图感到手臂和脸上渗出了汗珠，每次红灯闪过他都会这样，因为其中有一次埃尔德是一个人来，他不愿

有目击者，可能在什么地方会有高炉来火化这些受害人。埃尔德要把他胡乱塞进去，而且不留痕迹。

埃尔德从门外走进来。一个人。

斯图坐在病床上，一只手搁在椅背上。一看见埃尔德，他就感到恶心，肚子里像有什么东西坠下来。他感到一种熟悉的渴望，让低声下气，乞求的话语一泻而出，尽管他知道这样的乞求不过是徒劳。戴着透明护目镜的那张脸上毫无怜悯之情。

现在对他来说，一切都是再清楚不过了。埃尔德进到房间时，斯图紧紧盯着他：埃尔德高大壮实，白大褂套在身上显得紧绷绷的。他握着手枪，枪管粗大。

“感觉怎么样？”埃尔德问，声音不大，但斯图听出埃尔德声音里带着的鼻音。埃尔德病了。

“还行，”斯图说，声音平缓，连自己都感到惊奇，“我什么时候才能离开这儿？”

“很快。”埃尔德说，他拿枪随便指着斯图，他捂着嘴，打了一个喷嚏，“你不想再谈点什么吗？”埃尔德说，“你们这些饭桶，大约 20 分钟前，我刚从你那儿学会了的这句话，雷德曼先生，这不是什么危险的命令。但我相信你肯定会没事的。”

“什么命令？”

“有人命令我去……”

斯图的眼神从埃尔德的肩膀扫过，望向高处，目光落在门框上，“上帝！”他惊叫道，“该死的老鼠，你看老鼠跑到哪儿去了？”

埃尔德居然转过身去。没想到他略施小计，竟意外成功，斯图几乎惊呆了，他立即从床上起来，双手抓起椅子，这时，埃尔德已转过身向他扑来。埃尔德睁大眼睛，一下慌了神，斯图把椅子举过头，冲向前，用尽全身力气砸了过去。

“站住！”埃尔德叫着，“不要！”椅子打在埃尔德右臂上，枪掉到地毯上，射出的子弹，呼啸着飞向地面。

斯图希望在埃尔德完全清醒过来前再用椅子打一次，他高举椅

子，用尽全身力气扔了过去。埃尔德竭力举起受伤的右臂，椅子腿的碎屑扎进白帽子里，眼睛上也有木板碎片。他尖叫着，倒了下去。

埃尔德在地板上滚来滚去，摸索着想拣起落在地毯上的枪。斯图最后一次挥动椅子，打在埃尔德的后脑勺上，埃尔德晕了过去。斯图喘着气，伸手抓起枪，捅了捅脸朝下趴着的埃尔德。埃尔德一动不动。

一种可怕的念头突然漂上脑海：埃尔德是来杀他，还是来放他的呢？如果他是来放他，谈话中为什么不带些暗示呢？他为什么把这命令称作“不那么危险”？

埃尔德不是来放他的，一定是受人指使来这里杀他的。

斯图看着趴在地板上的埃尔德，浑身哆嗦。这时如果埃尔德起来，斯图就是在这么近的距离连打 5 枪也可能会击不中，他认为埃尔德醒不过来了，现在不会，将来也不会了。

他感到逃离那儿的想法是如此强烈，以至于他几乎飞一般冲向气动门，他已经被锁了一个星期，他现在只是想呼吸一下新鲜空气，然后跑得远远地，离开这个可怕的地方。

斯图按了一下标有“循环”的按钮。气泵运转了一会儿，外面的门打开了。外面的小房间只搁了张书桌。书桌上是一堆药品图表……还有他的衣服。是一些他在布伦特里到亚特兰大的飞机上一直穿的衣服。恐惧又一次向他袭来。毫无疑问，那些东西是准备和他一起放进焚尸炉的。图表，还有衣服。

斯图听到后面有一阵轻轻的响动，他迅速转过身。埃尔德摇摇晃晃向他走过来，挺着上身，无力地挥动着双手，眼睛扎进一块锯齿形的塑料碎片，正流着血。埃尔德居然在笑。

“站着不许动!”斯图说，握着枪的双手颤抖着。

埃尔德没理他，径直走了过来。

斯图一边后退，一边扣动扳机。埃尔德停住了脚步，脸上的微笑凝固在那儿，好像突然中了毒气似的。白大褂的胸部有一个小洞，一会儿，他摇摆了几下，直直地栽倒在地。斯图眼睁睁地盯着他，然后跌跌撞撞地向小房间跑去，他所有的个人财产都堆放在那里的书桌上。

他试试房间尽头的门，门开了，外边是门厅，装饰着暗淡的荧光灯，在通向电梯的路上，有一辆四轮推床靠在可能是护士休息间的旁边。他听得见有微弱的呻吟声。有人在咳嗽，刺耳的声音似乎没完没了。

他又走回到房间，拿起他的衣服，夹在腋下。然后，走了出去，随手关了门，沿着大厅走出来。握枪的手热出了汗，他走到推车附近时，回头看了看，寂静和空旷使他烦躁不安，咳嗽声停住。斯图一直想看看埃尔德在他后面爬行的样子，试图给他最后一枪。他发现自己渴望记住房间里所有的东西。

呻吟声又开始了，这次声音更大。电梯的通道右边有一个男人，斜靠在墙上，斯图认出是他的护士。一张脸又肿又黑，胸口起伏不停，斯图看他时，他又开始呻吟起来。在他后面，有蜷曲着的 1 具男尸，远处还有 3 具尸体。男护士维克——斯图记得他叫维克——又开始咳嗽起来。

“上帝，”维克说，“上帝，你到外面干什么？你不能呆在外面的。”

“埃尔德来对付我，我就得对付他，”斯图说，“很幸运他病了。”

“可怜的人，你最好相信上帝能保佑你。”维克说着，咳嗽又开始发作，这次声音很弱，痰卡在嗓子里咳不出来，咳得破锣似的。

“喂，我能帮你什么吗？”斯图笨拙地问道。

“如果你要帮我，就对准我的头来一枪，让我爆成碎片。”他又开始咳嗽，接着是无助的呻吟。

斯图不能这么做，因为维克沉重的呻吟还在继续。斯图神经崩溃了，他跑向电梯，希望远离那张痛苦黝黑的脸，但又希望维克在后面喊他，病人想从痛苦中解脱出来时，似乎总会用那种刺耳的、无助的声音大叫。但是维克只是不停地呻吟，而且不知怎么声音越来越响。

电梯一启动，常速运行起来，可能是毒气，也可能是发生保险装置出现故障，电梯一个劲地向下猛冲。他走到电梯的中间，紧张不安地到处寻找隐藏着的通风孔或窥视孔。孤独的恐怖症像一只橡皮手抚摸着他，电梯似乎突然缩成了一间电话亭，接着缩成了一副棺材。

难道他要过早地被埋葬?

他伸出一个手指去按“停止”键，他不知道电梯是否在两层地板之间。电梯到了一个光滑的地面，正常停止了。

要是外面有人拿着枪，怎么办?

但是电梯门打开时，看见的只有一具穿着护士服的女尸，女尸被一扇标有“女士”的门挤压成胎儿状。

斯图盯了她好长时间，以至于电梯门又要合上。他伸手挡了一下，门又顺从地打开了，他走了出去，门厅呈T形状，他向门厅走过去，想给这具女尸腾出个宽敞的地方。

他后面有一点响动。赶紧举起枪，转过身，原来是电梯门又关了。他看了一会儿，艰难地咽了口唾沫，然后继续往前走。那只橡胶手在后面，在他的后背拍打着，叫他别走走停停，在有些人……有些东西……明白我们之前，让我们尽快离开这里。门诊侧厅的昏暗过道里的回音太像令人毛骨悚然的魔鬼聚会。来玩吧，斯图?太好了。磨砂玻璃门一个个从他身边过去，每扇门上都挂有一块门牌:斯龙博士，文印室，巴里戈先生，暗室，档案室，威格斯夫人。斯图想，这里也许是工作区。

在T型交叉处有一个喷嘴式水龙头，水是温的，氯气处理过的味道使他感到反胃;左边没有出口，瓷砖墙上有一个橙色箭头，正下方写着“图书馆侧厅”;过道似乎有好几英里，离穿白大褂的一具男尸大约有50米远处还有一具男尸，像海滩浮着的怪物。

他的自制力越来越差，这个地方比他原来想象的要大得多，他猜这是首都比较大的医院。他在这儿跌跌撞撞走了几个小时，时时有脚步的回音，时时会跨过一具尸体，就像走在死人聚会的地方。他记得在妻子被诊断为癌症时，他带她到胡斯顿的一家大医院去，经过的每一处墙上都有小地图，圆点处有一箭头，每一个箭头都标明:“你现在的位置”。做这些路牌是让人们不会迷路。像现在这样，迷路了。噢，天哪，太糟糕了。

“别走得太精疲力竭，你已有舒适的地方了。”他安慰自己，回音

平静而奇怪，他不想大声说话，否则会变得很糟。

他转向右边，背朝图书馆侧厅，走过许多间办公室，来到一个过道里。他开始频繁地回头，好让自己放心后面没有人。埃尔德，不可能会跟着他，但他还是不放心。门厅通道在一个挂有“放射科”的门前截止，一张手写体的通知单挂在把手上：何时开放，另行通知。兰德尔。

斯图走回来，仔细看着他经过的每个角落。穿白大褂的那具尸体是那么小，几乎成了一个点，他躺在那儿纹丝不动。斯图想尽快离开。

他向右转，背朝图书馆侧厅，过道分出了另一个支叉，有 20 米远，斯图右转，走过了好多的办公室，过道在微生物实验室前终止。在实验室一个特设的小屋里有一个穿着职业赛马骑师短裤的年轻人四脚朝天躺在书桌上，他昏迷了，鲜血从鼻子和嘴里流了出来，呼吸像 10 月的风声呼噜呼噜地响。

斯图真的开始跑了起来，从一个过道跑到另一个过道，越来越相信没有出去的路，脚步的回音时刻追随着他。好像埃尔德，或者维克复活了，正组织一支魔鬼宪兵队跟着他，接着，眼前又出现了一个幻象，不知怎么的，他又联想到最近几个晚上一直做的那个奇怪的梦，害怕如果他一走，他就会看见白大褂的影子在他后面晃动，有机玻璃板后似乎有一个没脸的穿白大褂的人，许多可怕的幽灵，还有一个职业凶手的影子。

斯图喘着气，绕了一圈，全速奔跑了 10 英尺，才意识到这是一个封闭的通道，偶然撞到一间有标记的门，结果“出口”的标记显示了出来。

他拉了一下把手，确信没动，门竟然开了。他往下走了 4 个台阶，又有一个门，左边是可怕的黑暗的楼梯。第二道门的上方是用电线交叉加固起来的的玻璃，外面是漂亮、柔和的夏夜，一个男人曾经梦想得到的所有的自由。

斯图的手从黑暗的楼梯扶手松开时，他一直盯着外面。突然有人紧抓着他的脚脖子，这时像有根荆棘刺着斯图的喉咙，喘不过气来，

吓得不能动弹。他看了看四周，打了个冷颤，黑暗中有一张血糊糊的脸，眼睛往上翻起，龇牙咧嘴。

“下来和我一起吃鸡，美人，”临死前挣扎，声音又沙哑又无力，“这儿太……黑了。”

斯图尖叫着，极力抓着楼梯扶手。黑暗中那个龇牙咧嘴的东西挣扎着想站起来了，嘴巴里说着话，还咧嘴嘻嘻笑着，从他的口角滴滴嗒嗒流出血液和胆汁。斯图向那只紧抓他的脚脖子的手踢去，并死死踩着。挂在黑暗楼梯中的那张脸消失了，紧接着是一阵东西碎裂声……然后是尖叫开始，是因为疼痛，还是因为愤怒，斯图不清楚。他才不关心，他用肩猛撞外面的门。门被撞开了，他趔趔趄趄地走了出去，抡了抡胳臂，做了做深呼吸，总之，他已经把他甩掉，自己却摔在了水泥路上。

他慢慢地，小心地坐了起来。后面的尖叫已经停了下来，夏夜的微风拂上他的脸，吹干额上的汗水。他惊奇地看着这一切，有草坪，有花坛，他好像从来没闻到过如此芬芳的气味。一弯新月挂在空中。斯图欣慰地转过脸，穿过草坪，走在通向斯托维顿小镇的路上。草坪上开始结露。他好像能听见风在松树上低语。“我还活着呢，”斯图尔特·雷德曼对夜空说，然后他开始大叫，“我还活着，感谢上帝，我还活着。谢谢，上帝，谢谢……”

他摇摇摆摆走了一会儿，开始沿着大路大踏步走了。

第 30 章

黄昏时，狂风卷起的灰尘摇动着得克萨斯的矮树林，阿内特小镇像蒙上一层半透明的幕布，看上去如同一幅深褐色的幽灵肖像，比利 · 哈泼加油站的标牌横在路中间。诺曼 · 布吕特家什么人走的时候忘了关上煤气，空调冒出来的一个小火花把整幢房子崩上了天。劳雷尔大街都是卡嗒卡嗒响的一些破烂、木板和廉价的小玩具。在小镇的大街上，死狗和士兵尸体横七竖八地躺在街沟里。在兰迪的店里，有一个穿睡衣的男人躺在肉店柜台上，手臂向下垂着，躺在街沟的狗一直在舔那个男人的脸，直到死去。猫没有得流感，它们穿梭在柔和的微光中。电视的噪音不停地从楼群中传出，百叶窗无规则地来回摆动着。一辆生了锈的红马车停在“印度第一客栈”前面的德金大街，侧边勉强能辨认出印有“快递”字样，马车里有很多回收上来的啤酒瓶和苏打瓶。和谐的风吹在阿内特最繁华的街道，洛根莱恩街托尼家的门廊上。托尼的“海鸟”停在街道上，车门大敞，松鼠已经在后座上筑起了窝。太阳落下了，夜色笼罩下的小镇变得越来越黑，除了小虫唧唧的叫声，动物轻轻低语和微风的沙沙声，小镇一片静谧。

第 31 章

克里斯托弗·布雷登曼在昏迷中拼命挣扎，像被埋进流沙里。他全身酸疼，脸就像用聚硅酮注射过一样，感觉不是自己的，嗓子针刺似的疼，更可怕的是喉咙开始堵塞，呼吸只能靠缩小到可怕程度的嘴巴呼出吸入。此外，除了疼以外还有全身乏力，有一种像被淹死的感觉。更糟的是，他感到热。他不记得曾有这么热，好像是两年前，从得克萨斯西部到洛杉矶的路上，他追着两个保释后逃跑的政治犯，那时他感到奇热，但这次比那次更热，这次是内热，好像吞了太阳。

他呻吟着，极力想踢掉被子，但没有一点力气。是他自己躺到床上的吗？他想不是，这屋子里肯定有别人或有什么东西。有人或有东西……他应该记得，但他却没记住。他知道有人（或有什么东西）要来，他不得不……是什么呢？

他又呻吟了一声，头在枕头上晃来晃去，模模糊糊的眼睛前浮现出一种幻觉：死于 1969 年的母亲来到这间简陋的小木屋，嘱咐他说："基特，噢基特，我告诉你别跟那些人搅和在一起，你说你不关心政治上的事，但你接触的那帮男人跟疯狗一样疯狂，那帮女人都是些妓女，基特，你要听话……"母亲的脸消失了，眼前浮现出从黄色牛皮纸裂缝里爬出一批大甲虫。他尖叫着，直至黑色来临，忽然有了杂乱的叫喊声，还有许多皮鞋踩地的走路声……灯，汽灯，浓浓的煤气味。他是在芝加哥掉队的，那是 1968 年。不知什么地方传来唱颂歌的声音：

全世界人看吧！全世界人看吧！全世界……

公园的路沟里躺着一个女孩，穿工装裤，赤着脚，长发上粘满了玻璃渣子，在街灯无情的照射下，本该闪闪发光的脸显得黑黑的，像一个压碎了的昆虫假面具。他将她扶起来。她尖叫着，往后退缩，因为一个外星怪物正从空中飘来，脚穿着闪光的黑色长筒靴，身穿防弹

背心，头带面具，露出两只三角眼，一只手拿着一根警棍，另一只手拿着一罐毒气，咧着嘴，龇着牙。当这个外星怪物撕掉面具，显示出它的狰狞面目时，他们两个都尖叫了起来，因为这就是那个他一直在等待的人，基特·布雷登曼一直很怕的那个人，“步行者”。布雷登曼的尖叫把他的梦境打破了。他在科罗拉多州布尔德坎永大道的一套公寓里，夏天的时候，热得穿着短袖汗衫、短裤都汗流浃背。你面前站着那个世界上最英俊的男孩，个子高高，黝黑的皮肤，笔直的身体，他穿着柠檬色三角裤，身体每一凸出的地方都那么地合适，而且你知道，要是他转过脸来，他一定像拉斐尔天使。喂，西尔弗，过来，你从哪儿把他弄来的，在剑桥大学还是自助食堂讨论种族主义的会议上或者是搭乘便车带来的？可能吗？噢，太热了，幸好有水，一大缸水，罐上雕刻着奇形怪状的男女浮雕，水旁边是药丸，不是避孕丸！是那种把他送到穿着浅黄色三角裤的天使那儿去的。那儿活动的手指能写信，却不能继续往前，那儿花能开在死橡木树上，而且小伙子，三角裤里的阴茎是多么地坚挺！基特·布雷登曼曾这么好色，准备做爱吗？“上床，”你对着那个光滑的皮肤黝黑的后背说，“上床，抚摸我，然后我也抚摸你，你喜欢怎样就怎样。”“你先吃药。”他直截了当地说。你服了药，凉凉的水流过你的喉咙，一会儿眼前一片陌生，有一段时间，你发现你自己正看着廉价衣柜上的那个风扇，然后，你又看镜子里你自己的形象。你的脸看上去又黑又肿，但你没因此烦恼，因为那只不过是药片。只不过是——避孕丸!！你低声抱怨说，“噢，孩子，我和‘上尉之旅’都是好色的……”他开始跑步，起初，你先盯着那三角裤光溜溜的臀部，然后，你的注意力上升到平平的晒黑的腹肌，然后升到漂亮的光光的胸部，最后从细长的绷紧的脖子到脸上……那是他的脸，阴沉、幸灾乐祸，恶狠狠地龇着牙。这不是拉斐尔天使的脸，而是魔鬼的脸，眼睛里隐约出现一张鬼鬼祟祟的脸；你在尖叫，他在向你走来，嘴里喊着：宝贝，“上尉之旅”来了。

脸和声音是那样地模糊，他记不起来了。

我的上帝，我快死了吗？

他极痛苦，极恐怖地打断了这个念头，头热得就像沙暴一样翻滚而来。这时关着的卧室门外传来一种声音，他的急促呼吸突然憋住了。

布雷登曼起初以为是救火车或警车上的警报器。距离越来越近，声音越来越大，他能听见楼下大厅里很重的参差不齐的脚步声，走过起居室，然后是一群人蜂拥到楼梯上。

他向后躺回到枕头，惊吓使他张开了口，连眼睛也在虚胖的脸上瞪得更大。声音越来越近，根本不是什么警报器，而是一种尖叫，鬼哭狼嚎似的，不是人类所能发出的，也不是人类能承受的，这是一个女妖或几个小鬼的尖叫声，好像是来带他进地狱的。

这时，跑步声沿着楼上的大厅向他这边啪嗒啪嗒地响起来。楼板吱吱嘎嘎作响，证明那些人在往下跑。布雷登曼忽然明白是谁，当门被撞开时，他大喊一声，穿工装茄克的凶手跑了进来，他龇牙咧嘴，就像一把刀闪闪发光，他的脸跟一个疯狂的圣诞老人的脸一样兴奋异常，手举着一只镀锌钢桶。“哎……哟……”

“不要！”布雷登曼大喊一声，双臂交叉护着脸，“不！不要！”

桶往前斜倾，水流了出来，在浅黄色的灯光下，所有一切立即就像世界上未切割的最大的钻石一样悬挂着。黑暗中，他见那黑衣人被折射成一个巨大的恶魔，就像从最黑暗的地狱来到人间的巨人。水滴在他的身上，凉得他肿大的喉咙，不由自主地张开了，从细胞壁上挤出的大滴血液，使他几乎休克。他极力想踢掉床脚的被子。他抽搐着，身体蜷曲着，痛苦地挣扎着。

他尖叫了一声又一声，接着就颤抖起来，由于发烧，从头到脚全身湿透了，头痛得厉害，眼睛肿胀。他不得不挣扎着呼吸，身体又开始哆嗦和颤抖起来。

“我知道这会让你渐渐退烧！”把他当作理查德·弗莱的那人，爽快地喊道。他放下铁桶，铁桶发出铿锵声，“你说呀，你说呀，你知道用了什么诡计。谢谢你，我的恩人，谢谢你对我这么体贴。你感谢我吗？不说？是不是？我知道你不敢。”

“是的!”

他跃入空中，两腿绷得直直的。一会儿，水流完了，布雷登曼湿透了的睡衣睡裤中一团粘乎乎的东西从下面流出来，布雷登曼虚弱地叫着。一个膝盖踩着他的胸部，理查德·弗莱穿着蓝牛仔的大腿慢慢地停在他胸口，他的脸就像歌特式小说里描写的地窖火把，烧烤着布雷登曼的脸。

“快醒醒，哥们,”弗莱说,“我可不希望你死去，我们还没机会聊聊呢。”

“……救……救……救我……”

“我没对你说，哥们，起来吧。”

布雷登曼害怕极了，喘着气，哆嗦着，转着眼睛，避开那张幸灾乐祸的脸。

“我们谈谈船，海豹或航行中的音乐，谈谈蜜蜂是否有刺，还可谈谈怀疑是你为我做的证件，汽车，汽车钥匙。我在你家里看见的是切夫运货汽车，我知道那是你的。布雷登曼，怎么样？”

“……别……别谈……证件……”他喘着气，刺耳难听。牙齿在一起打颤。

“你最好能谈谈,”弗莱伸出大拇指说,“如果你不谈的话，我就把我的钥匙插到你的淡蓝色眼睛上，你将不得不和一条明眼的狗一起到地狱去。”他把大拇指伸到布雷登曼的眼前，布雷登曼无助地缩着头。“你告诉我,”弗莱说,“我会给你好药的，而且，我会扶你起来，你就能吃药，保重吧，哥们，吃了药，就一切都好了。”

布雷登曼害怕得直发抖，就像着了凉似的，通过颤抖的牙齿，强行说出几句话,“证件……是以兰德尔·弗拉格的名义。楼下梳妆台上。在……有关的证件下。”

“汽车呢？”

布雷登曼绝望地回想着，他什么时候买过这家伙的车？太遥远了，神志昏迷似乎涉及到他的一些神经，整个记忆库已经毁坏，就像烧黑了的变压器。不是汽车，而是，这个令人生畏的家伙想知道有关

情况，那是一辆 1953 年产的子弹头，他已经把它漆成粉红色。

弗莱一只手轻轻地放在布雷登曼的嘴巴上，另一只手捏紧他的鼻孔，布雷登曼拼命挣扎，可怕的呻吟传出弗莱的双手，“这能帮你记忆吗？”

奇怪的是，确有效果。

“汽车……”他说，然后像狗似的喘着气，一会儿天旋地转，一会儿静止不动。他想起一点，“车停在……在科诺科车站后面……就在小镇外。51 路。”“镇北还是镇南？”

“南……南……”

“是那儿！我明白了。继续说。”

“用一块防水帆布盖着，别……别……别克车。登记证在方向盘轴套管上，上面写着……兰德尔·弗拉格。”他气喘不止，除了看着弗莱，已不能再多说一句。

“钥匙呢？”

“在地板蹭鞋垫下面……”

弗莱一屁股坐在布雷登曼的胸口，布雷登曼一句话说不出，他坐在那儿，就像坐在朋友房间里舒适的垫子上似的。布雷登曼被压得喘不过气来。

“谢谢，”理查德·弗莱得意地笑着，说，“晚安，基特。”

基特·布雷登曼一句话说不出来，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别以为我不仁慈，”黑衣人往下看着他，轻轻地说，“我们得赶紧了，狂欢节早就开始了，他们开设所有的骑马活动和玩命运轮游戏，今晚，我运气好，基特，我感觉到了，我感到非常好。因此我们得快点。”

到科诺科车站有 1 里半路，他是在凌晨 3 点 15 分赶到那儿的。风越来越大，沙沙作响。走在路上，他已看见了 3 条狗的尸体，还有一具男尸，男尸穿着制服。星星闪亮，打破了宇宙间的一切沉默。

盖别克轿车的防水帆布用短桩紧紧地固定在地上，风吹着帆布

轻轻飘动，当弗拉格拔起短桩时，防水帆布就像一个巨大的黑色幽灵慢慢地飘向夜空中，飘向东方。问题是，他该往哪儿走?

他站在别克轿车旁边，别克轿车是一辆保存完好的 1975 年车。（汽车呆在这外面还挺好，只是有点潮湿，有点铁锈，发动起来会有些困难），夏天气息以及汽车油味，只有在晚上才能闻见。停在荒地的别克轿车整个就像拆卸了零件的运尸车。引擎已被堵塞，车轴看起来像孩子练习的哑铃，轮箍被风吹得呼呼作响，一块挡风玻璃已被砸碎。还有好多，好多。

他想这些东西最好在舞台上。

他走到别克轿车后面，举手掀起车盖。“喂，小宝贝，你不知道让他们关上窗户……”他轻柔地唱着，用沾满灰尘的靴子踢掉边上的一个水箱，出现了一堆宝石，红宝石、祖母绿、鹅卵石一般大的珍珠、星星一样美的钻石。猛咬一下手指，一切都消失了，暗淡的星光向他闪烁。他要到哪儿去?

风呼呼吹着，穿过别克轿车破碎的侧窗。他后面有别的什么东西沙沙作响。他转过身，是基特·布雷登曼，他只穿着滑稽的黄色的三角裤，腰上挂着一个小壶，就像在一场雪崩中死了似的。布雷登曼向他走了过来，越过底特律滚动铁器中成堆的尸骨，一块弹簧铁片刺穿了他的脚，但没有血流出来。布雷登曼的中心是一只黑色眼睛。

黑衣人猛咬一口手指，布雷登曼消失了。

他嘻嘻笑笑，走回到别克轿车前面，坐进驾驶座。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了，他极力坐直，仍嘻嘻笑着。他明白。

他发动马达，轰大油门，马达轰隆轰隆响。他挂上 F 档。车子急速驶出加油站，前灯搜索到一对祖母绿，那是野草丛里猫的眼睛。猫嘴里有一只快要断气的小老鼠。猫一看见车灯，圆睁双眼，扔下嘴里的佳肴，露着雪白的牙齿逃跑了。弗拉格朗朗大笑，脑子里什么也不想，只有许多美好的回忆。科诺科的柏油马路已成为高速公路，他向右转弯，开始向南跑去。

第 32 章

凤凰城监狱中的侧厅门敞开着，走廊的铁墙像个天然扩音器，整个上午怪物似的单调的呼叫声一直不停。翻来覆去的回音，劳埃德·亨赖德觉得既像哭声又像惊吓声，令人毛骨悚然。

“妈妈，”声音沙哑，回音又响了起来。“妈妈……”

劳埃德盘腿坐在单人牢房的地板上，双手被鲜血弄得粘乎乎的，看起来像戴着红手套。现在是 6 月 29 日上午 10 点，大约是在 7 点钟，他发现床右前腿松了，自那时起，他一直在努力卸床架下面的螺丝，他用手指作工具，已经卸了 6 个螺丝中的 5 个。结果，他的手指看起来像未经过训练的而被打得遍体鳞伤的拳击手。第 6 个螺丝也已快转出来了，他要等这活干完才开始思索能否得救，否则，他强迫自己不去想。忘却恐慌的最好办法是不去想。

“妈……妈……！”

他双脚跺着，鲜血从受伤颤抖的手指上流出，滴滴嗒嗒滴在地板上，头极力伸到走廊上，双手紧紧抓着铁栅栏，怒目圆睁。

“闭嘴，破嗓子的讨厌鬼！”他尖叫着，“闭嘴，你他妈的给我闭嘴！”

接下来是长时间的寂静。劳埃德欣赏着这片刻的寂静，就像品尝麦当劳餐厅里滚热的奶昔。沉默是金，他总以为那是一种愚蠢的说法，这时才确信这是很好的观点。

“妈……妈……”牢房里又传来一声惨叫。

“上帝，”劳埃德咕哝着，“神圣的上帝。闭嘴！闭嘴！闭嘴，该死的蠢货！”

“妈……妈……”

劳埃德走回到床边，冲着床脚乱踢，他希望牢里有什么人盯着

他，试着不去理睬手指的颤抖和心里的恐慌。劳埃德上次见过他的律师，事情好像已经很模糊，他极力回想着。在劳埃德的脑子里，储存的过去一个年代的事情，像放电影一样过了一遍。3 天前，是的，就是 3 天前，劳埃德的裆部被马瑟斯的膝盖猛击了一下。两个警卫又把他带回到接待室，肖克利警卫仍在门口，向他致意。为什么，脓包，有什么要说吗？肖克利张嘴盯着劳埃德，然后往他脸上吐了一口浓痰。给你点细菌，脓包，别人已从监狱长那儿得到了，我觉得你也该同甘共苦，在美国像你这样卑鄙的败类都应该得感冒。然后卫兵们把他带回牢房。德温斯看起来像是含蓄的人，轻易不会透露好消息和坏消息。据说，审理劳埃德案件的法官由于得了流行感冒而变得无精打采，另外两个法官也病了，因此案件就留给了候补法官。也许他们想搁置起来。先等着吧，律师说。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知道呢？劳埃德问。不到紧要关头也许不会知道的。德温斯回答。到时我会让你知道的，别着急。这之后劳埃德再也没见到他，回想起来，他记得律师也有一个流鼻涕的鼻子。

“噢……上帝！”

他将右手指头放进嘴里，吸了吸血液。那倒霉的螺丝只剩那么一点点，他需要再加把劲。走廊尽头的叫喊者已不再拿“妈……妈”来烦他了……至少没那么烦人了，他要努力。他又不得不等着，将会发生什么，他坐在那儿，嘴里吮着手指，休息一会儿，然后，从衬衫上撕下几块布条，把手指包扎起来。

“我知道你和你妈能干什么。”劳埃德咕哝着。

和德温斯谈话后的那个晚上，他们开始把生病的犯人带出去运走。不会带到好地方，因为他们不会带一个快死的人。劳埃德右边牢房里的人，叫特拉斯克，曾提醒过，绝大多数警卫听起来也尽是流鼻涕的，也许我们能从这儿找突破口，特拉斯克说。什么？劳埃德问。我没想好，特拉斯克说。他瘦高个，看上去像个侦探，他在最为安全的侧厅被指控武装抢劫和故意杀人罪，等待着严厉的处罚。

特拉斯克在他薄薄的床垫下曾藏有 6 大块肉，他已经把 4 块给

了一个监狱警卫。警卫们对他似乎挺友善，经常告诉他外面发生的事。警卫说外面的人要离开菲尼克斯，但不知去哪里。大批大批的人都病了。人们怨声载道，政府说有一种疫苗很快就会见效，但是大多数人觉得这只是谎话。加利福尼亚州的许多电台不断地播放恐怖的事情，诸如军事管制法、军队封锁、带有武器的士兵进行活动等，还有传言说已死了 1 万人，还有的说是长头发的匪徒往水里投毒。

警卫说他感到好多了，他听说明天早上部队要去 17 号国道、10 号州际公路和 80 号国道上设路障。他要带上妻儿，带上尽可能多的食物，呆到山上，直到一切平息下来。他说，他在那儿有一个小屋，如果有人在 30 码内想闯入，他就往他头上打一枪。

第二天早上，转移一结束，他就得他妈的滚蛋。特拉斯克的鼻子开始流鼻涕，他说发烧了，他几乎一直恐慌地喋喋不休，他对每个警卫都大声嚷嚷。他没得病时，这些警卫都要去戏弄他，现在警卫们甚至看都不看他及其他犯人一眼，其他犯人跟动物园里没吃饱的狮子一样坐卧不宁。通常任何时候都有 20 个警卫，而如今劳埃德只看见四五张不同的脸。劳埃德开始感到害怕。

27 日那天，劳埃德开始吃通过铁栅栏塞给他的半碗饭时，他省下了一半宝贵的那一点放在床垫底下。

昨天，特拉斯克突然抽起了风，脸变得比黑桃牌还黑，他死了。劳埃德着急地看着特拉斯克吃剩的半碗饭，他够不着，没办法弄过来。昨天下午还能见到几个警卫，不管犯人是怎么得病的，再也没带任何人到医务室。也许到了医务室里也只是个死，监狱长决定停止无用的努力。没有人来搬走特拉斯克的尸体。

昨天傍晚，劳埃德打了一个盹，醒来时，监狱走廊空空的，没有人供应晚饭，这时，这个地方看上去真像动物园里的狮子笼。劳埃德不敢想象，如果整个监狱都这样，听起来会有多么地残酷。他不知道还有多少活人，还有多少力气来为自己的晚饭大声呼喊，但是听回音似乎很多。劳埃德确切知道的是在他右边的特拉斯克身上聚集着苍蝇，他左边的牢房是空的，以前关过一个年轻的会花言巧语的黑人，他曾

抢劫并杀死一个老妇人，没几天，他就被带到医务室。劳埃德的对面，是两个空着的牢房和一个男人晃动着的双脚，那人在一次赌钱游戏中杀死了他妻子及妻子的兄弟。

那个晚上，灯是自动亮起来的。此后劳埃德吃了一些两天前省下来的豆子，虽然吃起来有股馊味，但不管怎样他还是吃下去了。他用抽水马桶里的水洗了洗，然后爬到床上，紧紧抱着膝盖，顶着胸部，咒骂波克让他陷入这样的困境。这全是波克的错，劳埃德从没有想过要陷入到这种麻烦中。

一会儿，劳埃德的胃已平静下来。如果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事，他会多上几个保险的。脑袋后面有什么东西，他不想回头看，好像是窗帘在飘动，窗帘后有什么东西，如果你想看，那你就能看见窗帘下面有一双瘦骨嶙峋的脚。那是一具尸体的脚。他叫斯塔维森。

"噢，不，"劳埃德说，"有人要来了，肯定是他们，肯定会他妈的有人来的。"

他一直记得那只兔子，他忘不了它。在学校的一个杂物推里他捡到了那只兔子和一个笼子。他爸爸不想让他养，劳埃德乞求爸爸，说他会从自己的津贴里拿出钱来好好照料它，喂它，他喜欢那只兔子，他真的会好好照料它。可是不久，他就忘了喂兔的事儿了。事情总是这样的。有一天，他到宾夕法尼亚州马拉松镇的一幢小房子后面，那儿的枫树上挂着一个轮胎，他正坐在轮胎上懒洋洋地摇来晃去时，突然跳了下来，想到了那只兔子。他已经至少两星期没想到兔子了，已彻底地把它遗忘了。

他跑向用作库房的小棚屋，也是现在这样的夏天，他走进小屋时，一股腐烂的味儿直冲鼻子。他手常喜欢抚摸的皮毛又乱又脏，兔子漂亮的粉红色的眼窝里爬满了白色的蛆。爪子伤痕累累，血迹斑斑。他极力告诉自己，爪子出血是扒笼子扒的，以至于发生了后来的事，但是他脑子却常常隐约而又清楚冒出了一些病态又绝望的想法，即兔子是在极端饥饿的情况下吃自己的爪子。

劳埃德带走兔子，挖了一个深深的坑，把兔子连同笼子一起埋

了。他爸爸从没问过兔子的事，也许已经忘记他有过一只兔子，因为劳埃德并没有表现出过分的高兴。逼真的梦境不断地折磨着他，兔子的死已使他做了许多令人可怕的噩梦。现在只要抱膝顶胸坐在床上，幻想中的兔子就会重现，告诉自己有人会来，肯定有人会来，放他走，让他自由。他没有得上这个叫“上尉之旅”的流行感冒，他正饿着，就像那兔子似的一直饿着。

有时半夜后他才入睡，今天上午，他又开始继续干床腿上的活，这时，看着血糊糊的手指，又一次毛骨悚然地想起兔子的爪子。这么想，他就觉得没多大痛苦了。

6 月 29 日下午 1 点，床腿已弄好，最后一颗螺丝啪嗒一声掉到地板上，他就这样愣愣地看着，不知要干什么。

他走到牢房的前面，开始猛烈地敲击铁栅栏。“喂……”他大喊，铁栅栏发出深深的，铜锣似的声音。“喂，我要出去！我想他妈的离开这儿，明白吗？喂，该死的，喂！”

他停了下来，听着回音渐渐消失。一会儿，全楼一片寂静，然后从另一头牢房里传出欢天喜地的，声音嘶哑的回答：“妈妈！我在这儿，妈妈！我在这儿！”

“上帝！”劳埃德叫道，把床腿扔向角落。他已经挣扎了好几小时，手指受到摧残，但就这样他还能他妈的醒过来。

他坐在床上，掀起垫子，取出一片面包，盘算再加一把海枣，脑子告诉自己要节省，但不知怎么的，手还是去抓，一个接一个嘴里品尝那种粘滑的果味。

他算是吃完了一顿饭，漫无目的地走到牢房右边。他往那边一看，只见特拉斯克张着四肢一半在床上，一半掉在床下，衬裤已被掀起一角。脚穿着犯人统一的布鞋，小腿裸露着。一只毛发光滑的大老鼠正把特拉斯克的腿当午餐，令人厌恶的粉红色长尾巴盘在灰不溜秋的身体上。

劳埃德走过去，拣起那只床腿，走回来站了一会儿，不知道那鼠

有没有发现他。鼠的后背对着他，就如劳埃德所期望的那样，老鼠甚至不知道他在那儿。劳埃德目测着距离，决定用床腿去打。“哈!”劳埃德哼哼着，抡起床腿，随着啪的一声重击，特拉斯克从床上掉了下来。老鼠躺在边上，奄奄一息地吸着气，胡须上沾着几滴血。后腿在移动，但受伤的脊梁已不听使唤，只能慢慢地拖爬着。劳埃德又打了它一下，它终于死了。

“活该，该死的家伙!”劳埃德说，他放下床腿，慢慢地回到自己的床边，他又热又怕，感到自己想哭。他回过头看，大喊一声:“你应该像老鼠似的死去，你这该死的家伙? ”

“妈妈!”一个声音高兴地大叫，“妈……妈……!”

“闭嘴!”劳埃德尖叫。“我不是你妈，你妈在印第安那的妓院里!”

“妈妈? ”那声音又响起来，声音带着迟疑，然后是一片寂静。

劳埃德开始哭泣。他哭泣时跟孩子似的，用拳头擦着眼睛。他想吃牛肉三明治，他想跟他的律师谈话，他想离开这儿。

最后他躺到自己的床上，一只手臂遮抚着眼睛，一只手搓摸着自己的下体。这是一种催眠的最好办法。

他醒来时，已是下午5点，监狱死一般地寂静。劳埃德昏昏沉沉地下了床，他开始用床腿敲打铁栅栏，就像农场厨师招呼雇工吃一顿丰盛的乡下晚宴。“晚宴”——居然有这么一个词，曾有过这么好的一个词?汉堡牛排，土豆，番茄汁，肉汁，新鲜的豌豆，牛奶巧克力，并有一碟巨大的草莓冰淇淋当餐后点心，再也没有什么词能比过“晚宴”了。

“喂，那儿有人吗? ”劳埃德大喊，声音嘶哑。

没有回答。不再有“妈……!”的叫声。这种时候，他也许已经喜欢那种叫声，一群疯子，也比一群死人好。

劳埃德放下床腿，床发出轰隆一声，塌了。他跌跌撞撞走回床边，翻开垫子，看见还有两片面包，两把海枣，半块咬过的猪排，一段红肠。他把这段红肠掰成两份，吃着大的那一半。

“没有别的了。”他低语着，狼吞虎咽地吃着从排骨里剔下的猪肉。他一边叫着自己的名字，一边哭，他想他会死在这儿的，就像他的兔子死在笼子里，就像特拉斯克死在牢房里。

特拉斯克。

他久久地若有所思地盯着特拉斯克的牢房。看着苍蝇盘旋，停下，又飞走。特拉斯克的脸上像一个标准的洛杉矶国际机场，苍蝇总是正好落在脸上。最后，劳埃德拿起床腿，走向铁栅栏，用它去够老鼠。踮着脚，他正好能够上那只老鼠的尸体，把它慢慢地拉近他的牢房。

已经很近了，劳埃德跪下，将老鼠拉到身边。他提着尾巴，举起老鼠的尸体晃来晃去，然后举到眼前，盯了很长一会儿。最后把它放到床垫下，床垫下苍蝇叮不着。他聚精会神地盯了老鼠很久，才把床垫盖了回去。

“在这种情况下，”劳埃德·亨赖德静静地对自己说，“在这种情况下，这才是全部。”

然后他走到床的另一头，双膝顶着下巴，静静地坐着。

第 33 章

司法官贝克办公室门厅的大钟停在 9 点 22 分，灯灭了。

尼克 · 安德罗斯一直在看一本平装小说，描写一个受惊吓的家庭女教师希望去教英俊男主人的几个儿子，从而想独占几个儿子的房产。虽然尼克才看了不到一半，就知道幽灵就是那英俊男主人的妻子，她可能被锁在阁楼里，像个妓女似的疯了。

灯一熄灭，他就感到胸口乱跳，一个声音从头脑深处响起。每次入睡，噩梦总是常常萦绕着他，就好像等候着：*他为你而来……他现在在外面，在夜晚的公路上……公路上隐藏有一个黑衣人……*

他把书扔在书桌上，走上街头。天还没完全黑下来，街上的灯都黑着。

办公室的柜子里有一整盒蜡烛，但是有蜡烛的想法并没有使尼克的心踏实下来，灯灭了的事实对他打击更大。他遥望西方，静静地乞求光明别离他而去，不要将他留在这块黑暗的墓地里。

但灯还是灭了，9 点 10 分尼克走回办公室，摸索着走到有蜡烛的柜子旁。正在右边柜子的搁架上摸索时，后面的门突然打开了。雷 · 布思从外面晃了进来，戴在手上的戒指发着光。从 6 月 22 日晚上，也就是一周前，他就在城近郊的林地里卧床不起。到 24 日的早晨，他还一直病着，今天晚上，饥饿和恐惧迫使他来到了小镇，除了这个使他陷入困境的该死的哑巴外，他没碰见过任何一个人，当时这个哑巴正穿过小镇广场，走在雷已生活了大半辈子的这个小镇上。司法官的手枪挂在右侧腰上，也许他以为他真的拥有了这座小镇。雷担心，不管如何他都将死去，但这之前他首先要给这个他妈的不穿制服的哑巴一顿教训。

尼克转过身来，直到有双手紧紧地勒住他的脖子，他才知道在贝

克司法官的办公室……不仅仅是他一人，他刚摸到的蜡烛盒从手里掉下去，蜡烛在地上滚得到处都是。他差点被掐死，但他总算镇静了下来，他突然肯定地觉得，梦中的黑衣人已来到了生活中：从地狱来的魔鬼就在他后面，只要他稍不用力，它就会用有鳞的爪子缠住他的脖子。

他本能地用双手去掰掐在他脖子上的手，极力想拉开。急促的呼吸吹在右耳边，形成了一股感觉得到却听不见的风流。勒他的双手越来越紧，他感到呼吸越来越困难。

他们俩在黑暗中扭动着，雷·布思的力气越来越弱，如果他不快点消灭这个哑巴，就根本没有机会了，于是他用全身力气掐住那个骨瘦如柴的小家伙的脖子。

尼克感到世界消失了。刚开始还能感到脖子的疼痛，这时已麻木到几乎觉不到什么了。他用靴后跟狠狠踩在布思的脚上，同时用后背重重地撞击那个大个子。布思被迫退了一步，他的一只脚踩上了一根蜡烛。蜡烛滚了出去，他在地板上摔了一跤，尼克的后背撞在他头上，他这才从尼克的脖子上松开手。

尼克翻身滚了出去，气喘不定，除了感觉脖子像破裂似地疼痛外，其他一切都似乎变得虚无缥缈。

大个子弓着身向他扑过来，尼克想起了枪，用手拼命地抓，枪就在那儿，但怎么也抽不出来，枪被卡在皮套里了。他费劲地拔枪，惊慌之下，不小心扣动了扳机，子弹嗖地飞了出来，蹭破了腿，然后钻进了地板里。

弓着身的大个子像幽灵似的逼近尼克。

尼克的呼吸几乎窒息，有一双大手摸索着他的脸，拇指冲着他的眼睛就挖了过来。在暗淡的月光下尼克看见其中的一只手发出一线紫色的微光，他一紧张，嘴巴不由自主地形成了“布思!”的口形。尼克的右手继续使劲拔枪，他感到大腿发出灼热的疼痛。

这时雷·布思的一个拇指已插进尼克的右眼，剧烈的疼痛向他袭来。他猛力一拔，枪终于拔了出来。布思坚硬结实的拇指时而顺时

针，时而逆时针转动着，折磨着尼克的眼球。

尼克发出一声难以名状的惨叫，他把枪对着布思的身体，扣动扳机，砰地一声！尼克感到猛烈的后座力，枪的准星还勾在布思的衬衫上。尼克看到枪口火焰一闪，之后就闻到火药味和布思衬衫烧焦的糊味。雷·布思直挺挺地往尼克身上倒了过来。

尼克又痛又怕，用力推掉压在身上的重量，挣扎着从布思的下面爬了出来，腾出手来揉一揉受伤的眼睛。他在地板上躺了很长时间，嗓子火辣辣的，头疼欲裂，好像有一对巨大的卡钳插在他的太阳穴上。

后来，他四处搜索，终于找到了一根蜡烛，用书桌上的打火器点亮了蜡烛，借着这点微弱的黄光，他看见雷·布思脸朝下躺在地板上，看上去像一只搁浅沙滩的鲸鱼。衬衫上的枪眼有粉盒大小，已经变黑。身边流着一滩血，在蜡烛忽明忽暗的闪烁下，布思的影子映在远远的墙上显得又大又怪。

尼克呻吟着，东倒西歪地走进小浴室，照了照镜子。他看见鲜血从指缝间渗出，虽然还不能证实，但他想他现在可能既聋又哑而且已经变成了独眼。

他走回办公室，踢了雷·布思的尸体一脚。

他对着死人愤愤地说，你这个混蛋，你一直盯着我，先是我的牙，现在是我的眼睛。你高兴了吗？如果你杀了我，你一定会把我的双眼挖出来，挖我的双眼，让我又聋又哑又瞎，生活在死人般的世界里。你喜欢这样，对吧？

他又踢了布思一脚，踢到死人肉的那种感觉使他难受。他退回床边，双手抱着头坐了下来。

外面，越来越黑，外面，世界上所有的灯已熄灭。

第 34 章

那个小时候叫唐纳德 · 默温 · 埃尔贝特的人知道，已有很长一段时间，好多天（多少天？谁知道？垃圾虫肯定不知道，毫无疑问）垃圾虫经常彷徨在印第安纳州保坦韦尔的街头，听到的满是乱七八糟的声音，双手总得抱着头防备随时扔过来的石头。

嗨，垃圾虫来啦！

嘿，垃圾虫，傻东西，这几天点火了吗？

你把森普尔老太太的退休金支票烧掉时，她说什么了，垃圾虫？

喂，垃圾虫，你想买煤油吗？

你认为特雷 · 霍特那儿的电休克疗法怎么样，垃圾虫？

垃圾虫……

喂，垃圾虫！

他知道那些声音不是真的，他只想大声呼喊，听听自己的声音在街上的回音。前面是擦洗店，过去他曾在那儿工作过，6 月 30 日的早晨也曾坐在那儿，吃过一个大大薄薄的三明治，三明治夹有花生酱、果冻、西红柿和芥末粉。回音经过房屋和店铺，然后又折回自己的耳朵。不知怎么的，保坦韦尔空空荡荡，所有的一切都消失了……他们在那儿呢？他们总说他疯了，有些事儿，一个疯子也会思考的，他的家乡怎么会空荡荡的呢？他的眼睛一直在盯着远处那只巨大的，白色的，圆圆的石油罐，矗立在去保坦韦尔和去加里和去芝加哥的三叉路口。他知道自己想干什么，那并不是梦，这是一件很糟糕的事但并不是梦，他不能控制。

你的手指被烧过没有，垃圾虫？

你经常尿床吧，垃圾虫？

仿佛有什么东西吹着口哨经过他身边。他低声啜泣着，举起双

手，将三明治扔进垃圾里，头缩在脖子里。什么东西也没有，什么人也没有。去加里的印第安纳 130 公路，途中要经过奇利石油公司巨大的贮油罐。他低声啜泣一会儿后，又去捡起三明治，使劲拍拍面包上的灰尘，重又开始大口咀嚼起来。

这是梦吗？那时他爸爸还活着，司法官在卫理公会教堂门口将他爸杀死，从此他只能独自一个人生活。

“喂，垃圾虫，格里利司法官杀死你老爸就像杀一条疯狗似的，你知道吧，傻蛋？”他爸爸温德尔·埃尔贝特一直在奥图尔斯工作，据一些耸人听闻的传言，他有一支枪，他用枪杀了酒吧招待，然后回家，又杀了垃圾虫的两个哥哥和一个妹妹。噢，温德尔·埃尔贝是一个脾气暴躁的怪家伙，那天晚上前的很长一段时间，他一直很怪，保坦韦尔镇的所有人都喋喋不休地这么说。他本来还要杀垃圾虫的母亲萨莉·埃尔贝特，可是萨莉抱着 5 岁的唐纳德（后来叫作垃圾虫）尖叫着逃了出来。他们在前面跑，他在后面开枪，子弹嗖嗖地落在公路上。待手枪射出最后一发子弹时手枪爆炸了，（手枪是温德尔从一个黑鬼那儿买的，黑鬼在芝加哥州街租有一个柜台）飞出来的碎片擦破了他的脸，他尖叫着拍掉手中的碎片，仍在街上追着，鲜血从双眼流出。就在他刚到卫理公会教堂门口时，格里利司法官坐在保坦韦尔唯一的警车里，命令他站着别动，放下枪。温德尔·埃尔贝特指着作案用的枪的残骸，并没指着司法官，但司法官要么没注意那支枪已破裂，要么故意装不知道，但无论怎样，结局都一样，他用双管猎枪给了温德尔·埃尔贝特两枪。

嘿，垃圾虫，下次你要烧什么了？

他四处寻找那个大喊的人听起来是卡利·耶茨或者是和他一起流浪的一个小家伙卡尔，不再是一个小家伙，那就是他自己。

也许现在他还是埃尔贝特而不是垃圾虫，就像卡利·耶茨现在就是卡利·耶茨一样，那个在小镇经销克莱斯勒海鸟车的汽车商，现在卡利·耶茨消失了，每个人都消失了。

他从擦洗店的墙边起来，沿着130号公路往小镇西北走了1英里多路。小镇就像铁路图表上的模型一样小巧精致，离油罐只有半英里远。他一只手拿着工具箱，另一只手拿着一罐5加仑汽油。

噢，太糟了！

温德尔·埃尔贝特死后，萨莉·埃尔贝特在保坦韦尔的咖啡馆找了份工作，幸存下来的小孩唐纳德·默温·埃尔贝特在二年级时，开始在垃圾箱里玩火。

留神，姑娘们，垃圾虫来了，他会烧你们的裙子！

咦，一个疯子！

到三年级，大人们才发现是谁在经常放火，司法官专门来找他。好心的老格里利司法官，他想不出来为什么会在卫理公会教堂前杀死他父亲，而且后来成了他的继父。

嘿，傻蛋，你的后爸怎么会杀你父亲？

我不知道，怎么样？

我也不知道，如果你是垃圾虫，上帝会帮你的！

哎……！

他这时正站在砾石铺的汽车人口登记处，由于提着工具箱和汽油，双肩酸疼。门上挂着“奇利石油有限公司，所有参观者均须办理登记手续！谢谢！”

停车场上有几辆汽车。垃圾虫绕过汽车，走近大门，大门微开着，他过去拉开大门。里面有一条狭长的楼梯盘旋着通向近处一个油罐的顶部，楼梯底部挂着一根链子，链子上摆动着一块招牌。招牌上写着“严禁入內！油站关闭。”他跨过链子，爬上楼梯。

他母亲和格里利司法官结婚是不对的。他上四年级时开始在邮箱点火，那年他烧掉森普尔老太太退休金支票，他又被抓住了。萨莉·埃尔贝特·格里利有一次歇斯底里发作，因为她的新丈夫提出

要把这男孩送到特雷·霍特那里去。

（你以为他疯了！一个10岁的男孩怎么会疯的呢？你是否想杀掉他！你杀了他父亲，现在又想杀他！）

格里利只能把这男孩带到学校主管那儿，因为他也不能把一个10岁的小家伙送到青少年教养院去，除非想与新婚的妻子离婚。

爬呀爬呀，双脚踩在楼梯钢板上发出了清脆的声音，他能感到这声音传下楼去，没有人往这扔石头。露天停车场的汽车看起来像玩具考杰狗似的。风声呼呼地在他耳边轻轻吹着，远处有一只小鸟在鸣叫，远处茂密的树木和广阔的田野笼罩在一片梦幻般的晨雾中。当他踩着螺旋形钢梯上去时，他高兴地微笑着。

他走到油罐圆形的平面上，他觉得自己已经站在世界屋脊上，如果他够得上，真想抓一把蓝天上的云朵。他放下汽油罐和工具箱。极目远眺，在这儿实际上已能看见加里，因为现在各工厂的烟囱已不再冒烟，视野很宽。芝加哥像海市蜃楼一样若隐若现，遥远的北方有一道微弱的蓝光，那里可能是密执安湖。温馨的空气，使他联想起在明亮的厨房里平静地吃着早餐。

他放下汽油，拿起工具箱走向油泵，凭着直觉操作机器，尽管没什么认识的但也没什么可思考的，他只是简单地用眼扫视了一番，双手就在油泵上迅速地动了起来。

喂，垃圾虫，你为什么要烧掉教堂？你为什么烧掉学校？

五年级时，他在塞德利附近小镇的一套无人居住的房子里玩了一次火，这套房子烧成灰烬，他的继父格里利司法官想把他关起禁闭。

（为什么？要是不下雨，我们镇一半都会被烧掉，这放火狂兔崽子真他妈的该死！）

格里利一定要萨莉把唐纳德送到特雷·霍特那地方去接受试验。萨莉说，如果他对她唯一的宝贝孩子动手，她就离开他，但格里利

不听萨莉警告，自作决断，就这样，垃圾虫离开了保坦韦尔一段时间——两年，他母亲当年就与司法官离了婚，选民们罢免了司法官，格里利结束司法官生涯，到加里的一条自动流水线当工人。萨莉每周去探望垃圾虫，每次总要痛哭一番。

垃圾虫低声咬牙切齿地说:“给你点颜色瞧瞧，王八蛋。”然后鬼鬼祟祟地环顾四周是否有人在听他发的毒誓。当然没人，他在奇利石油 1 号贮存罐顶上，除他以外，再也没有什么人，除非有鬼。他的上面，只有大朵的白云在飘动。

油泵里开始往外喷射汽油，口径足有 2 英尺多，软管还在不停地往油罐里灌着，灌满了无铅汽油后，流出来的油像一道闪闪发亮的喷泉。垃圾虫往回退了几步，眼睛闪烁着兴奋的神情，他扔下手中的扳手和斧子。

他不需要自己带来的汽油了。他捡起那罐汽油，大喊一声“投弹完毕!”就将它扔了出去。他极有兴致地看着罐子落在楼梯上，反弹了几下，转了几圈，终于落在了地上，罐子喷出琥珀色的汽油。

他转回到溢出汽油的管子旁，看着那一坑闪闪发光的汽油。他从贴胸口袋里掏出一盒火柴，看了一眼，心里一阵兴奋和激动。火柴盒正面是一个广告气球，气球上写着“如果在芝加哥拉萨尔通信学校上学，你将受到很好的教育。”

我站在一颗炸弹上。

他想。他闭上眼睛，恐惧而又恍惚，全身感到了以前那种冷淡的刺激。

哎，垃圾虫，他妈的，你真是个放火狂!

他 13 岁时，特雷·霍特把他放了回来，尽管他们并不知道，他是否已经治愈，但特雷·霍特说，他好了。他们需要他住的床位，好让其他几个小疯子再呆两年。垃圾虫回家了。他在学校做课堂作业似乎抓不住要点，总是不会做。在特雷·霍特那儿，他们给他电击治疗，当

他回到保坦韦尔时，他想不起以往的事情，学习时一大半要点都记不住，参加考试时最多能得 60 分，或 40 分甚至更低。

尽管，已有一段时间他没玩火，至少有那么一段时间，似乎一切都恢复了正常。杀父亲的司法官消失了，他在加里的工厂安装车灯。他母亲后来在保坦韦尔咖啡馆工作，一切都很好。当然，奇利石油公司的那些白色的油罐，在他想象中经常会乘着火焰腾空而起。他经常想奇利石油公司的油罐会怎样升上去的，三声单独的爆炸声，声音大得足以使的耳膜裂成碎片，三团火（儿子，父亲还有可怕的杀父亲的司法官）的光线强得足以刺瞎眼睛。熊熊大火将会没日没夜地燃烧几个月？或者也许根本不会燃烧?

他发现夏天的微风噗噗地吹灭了他点的头两根火柴,他将变黑的火柴头扔掉。右边油罐顶的边缘有一圈高栏杆，右边有一条小虫在油中挣扎，我就是那条虫，他愤愤地想，这是什么世道，上帝不仅要让我像这条虫一样活在一堆粘乎乎乱糟糟的东西中，而且要让你活着，挣扎几小时，或许几天……像他这种情况，或许就要几年。这是一个应该毁灭的世道,他低头站着,风平息下来后,他准备点第三根火柴。

他刚回来那会儿，人们都叫他傻瓜，笨蛋，放火狂，只有三年级时的班长卡利 · 耶茨还记得他叫垃圾虫，那是唐纳德的绰号。16 岁时，他经母亲许可离开了学校。你希望干点什么？在特雷 · 霍特那儿他们用电击他。要是我有钱，我就会控告他们。电击治疗，该死的电椅子，我恨它!）去擦洗店工作吧。洗车头顶灯／洗车门槛板／检修刮雨器／擦玻璃。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只要他一出现，人们就会从街头或经过的车里对他大喊，他们想知道森普尔老太太（已死了 4 年）在他烧掉她的退休金支票时说了什么，想知道他烧塞德利房间时，是否弄湿了那张床。他成了人们闲谈的话题，他们在糖果店前，或在奥图尔斯里喝咖啡时总在一起奚落他。垃圾虫走在路上时，所有的声音都变成了魔怪的声音，最难以忍受的是从街角飞出的石头。有一次，有人从驶过的

汽车里向他扔了一罐半满的啤酒，砸在他的前额上，疼得他跪了下来。

这就是生活：各种声音，偶尔飞来的石头，还有在擦洗店洗车。他在中午休息时，总坐在今天一直坐的地方，吃着母亲为他做的熏肉、莴苣、番茄三明治，看着奇利石油公司的油罐。

不管怎样这就是生活，直到有一个晚上，他发现自己提着一罐 5 加仑汽油走进韦理公会教堂，把汽油洒得到处都是，角落那堆赞美诗集上洒得最多。他停下来想了想：这就糟了，也许比那次更糟，简直是愚蠢，他们会知道是谁做的，即使是别人做的，他们也会以为是我做的，他们会“赶你走”。但是他一闻到汽油味，脸上的愁云就无影无踪了。他把汽油罐倒了过来，顺着中心的过道一直朝前走，汽油喷射出来，流淌在通往圣坛的路上。

然后他回到门口，从内衣口袋里掏出一盒木制火柴，擦着后，把火柴扔到那堆湿淋淋的赞美诗集中，火噼里啪啦着起来了。第二天他骑车到北印第安纳州修正中心，看看烧得只剩下骨架的韦理公会教堂。

只有卡利·耶茨斜靠在擦洗店门口的电线杆旁，幸灾乐祸的神色挂在他的嘴角，卡利向他高声喊着告别词、悼词，祝福他一路平安。

嘿，垃圾虫，你为什么要烧教堂？你为什么要烧掉这座学校？

他为教堂进监狱时才 17 岁，18 岁时，他们把他转到州监狱，他在那儿呆了多长时间？谁知道？垃圾虫肯定不知道，监狱里没有人在乎他烧掉了韦理公会教堂。监狱里的人做的比这更坏，谋杀、强奸，有人将图书管理员老太太的脑袋打裂了。在监狱里有几个同狱犯人总对他动手动脚，有些人则喜欢让他抚摸。他并不在意，那都是熄灯以后。一个秃头的男人说他爱他。我爱你，唐纳德，那肯定比挨飞来的石头要好得多，有时他想永远呆在这儿。但有几个晚上，他梦见了奇利石油公司，梦中石油公司总是孤零零的，打雷似的爆炸声总是接二连三的 3 下，声音听起来是砰！……砰！砰！大白天他就用锤子重击薄铜，镇里所有人都停下手中的活，向北张望，望向加里，望向 3 个油

罐矗立着的地方，3 个油罐就像涂过石灰水的大号锡罐。卡利 · 耶茨正在向一对刚有小孩的年轻夫妇推销开了两年的普利茅斯汽车，他也停下了推销，向油罐看了看。奥图尔斯和糖果店里的人纷纷冲出外面，留下了啤酒和巧克力饮料。他母亲惊呆在咖啡馆里的收款机旁，新到擦洗店的男孩弄坏了他一直在擦的车前灯。当那种巨大的不祥的声音每天从薄铜片中传出来时，人们总要向北张望。砰！这就是他所做的梦。

当这个奇怪的疾病来临时，他在监狱成了一个享有特权的犯人，他们将他送到医务室。几天前，已没有更多的病人，因为得病的那些人现在都已死了。其他的要么死了，要么跑走了。有一个名叫贾森 · 戴比斯的年轻警卫，他坐在给犯人取送衣服的卡车后面，对着自己开了枪。

除了家，他能到别的什么地方呢?

微风轻轻吹拂着他的脸颊，他安详地死了。

他又划了一根火柴，然后扔了过去。火柴落在一个小汽油池里，汽油着火了。火焰是蓝色的，渐渐地蔓延过去。看着这一切，几乎使他迷恋得目瞪口呆。他跨上油罐顶的楼梯，回头再看一眼，穿过热气腾腾的烟雾，他看见油泵像海市蜃楼似的忽隐忽现。有两英尺高的蓝火焰向油泵蔓延过去，向油管蔓延过去，那条虫已不再挣扎。除了静寂什么也没有。

我只能让一切发生。

但是他似乎不想，似乎含含糊糊地，他的生活可能有另一种目标，有些极重要的事情。因此他感到害怕。他飞快地跑下楼梯，鞋踩在楼梯上发出丁当声，手扶着陡峭的生锈的扶手，飞快地滑了下去。

爬呀爬，绕呀绕，不知道有多长，直到出油管口的烟雾着火了，火的热量通过管子，进入油罐内部。

头发从前额飞了起来，一声吓人的呻吟从嘴里发出，风在耳旁呼啸，他冲了下去。这时他走在油罐中间 Ch 字母，字母是黄色的，足有

20 英尺高，他跑呀跑，如果他飞起的双脚被什么钩住，他会像汽油罐打滚一样摔下来，他的骨头会像枯萎的树枝一样折断。

地面越来越近，白色的砾石围绕着油罐，砾石的外围是绿色的草坪，露天停车场的汽车看得越来越清楚。他似乎一直在漂浮，漂浮在一个梦中，永远到不了底部，使劲地跑啊跑，最后仍无路可走。挨着他的是一个炸弹，导火线已点燃。

突然听到高高的顶部砰的一声，就像 7 月 4 日燃放 5 英寸长的爆竹。有一声模糊不清的丁当声，接着有什么东西从他眼前飘过，原来是一截出油管。他又害怕又饶有兴味地看着，油罐整个全变黑了，并逐渐拧成一种说不出来的形状。

在最后 25 英尺，他将一只手扶着栏杆，用手一撑纵身一跳跳了下去，手臂被什么东西猛咬了一口，感到了一种钻心的疼痛。他落在砾石上，砾石蹭破前臂的皮肤，但他几乎感觉不出来。他现在极其恐惧，天似乎已经很亮了。

垃圾虫爬了起来，伸出头，左右前后活动一下，盯着看了看，才开始跑了起来。中间油罐的顶上已变成黄色的一点，那一点正以惊人的速度扩大。整个油罐随时可能爆炸。

他跑着，右手拍着受伤的腕部，他跨过停车场的护栏，踏在沥青上，飞快地穿过停车场，然后沿着宽宽的砾石路直跑，回到 130 号公路。他横过公路直跑，想跳进远远的水沟里，结果落在松软的枯叶和湿苔上，手抱着头喘着粗气，身体蜷曲得像把大折刀。

油罐爆炸了。不是砰！而是砰！啪！那巨大的声音，同时又是那么短促，以至于他感到他的耳膜震裂了，眼球快凸了出来，不知怎么的，整个空气都变了，接着是第二声爆炸声，然后是第三声。垃圾虫在枯萎的树叶上蠕动，无声地呻吟着，他坐了起来，举起双手捂着耳朵，一阵突如其来的风吹在他身上，他啪地倒了下去。

他后面的小树苗向后弯了下去，叶子疯狂地发出啪啪声，就像刮风天气汽车场上的三角旗。一声轻轻的爆裂声后，有几根树枝折断了，好像有人用枪在打靶。燃烧着的油罐碎片飞落到路的另一边，有

几片实际上落在路上，碎片击在路上发出了叮叮当当的声响。

砰！啪！

垃圾虫再一次坐了起来，看见奇利石油公司的停车场外围有一棵巨大的火树，黑烟滚滚向上翻腾，直升到令人惊异的高度，直到风把它分开。有烧烤的放射热穿过马路向他袭来，他的皮肤紧绷，感到火辣辣的疼，双眼涌出泪水。一个燃烧着的大块金属，最宽处有七英尺多，像一块钻石似的，从天空掉了下来，落在离他左侧 20 英尺的水沟里，湿苔上的干燥枯叶立即着了起来。

砰！啪！砰！啪！

如果他留在这儿，他会死于急速燃烧。他匆忙站起，开始沿加里方向的公路跑了起来。呼吸变得越来越热，空气开始像重金属似的，充满了汽油的恶臭味，好像整个把他包围了起来。热风撕破了他的衣服，他觉得自己好像是在微波炉里挣扎。

当越来越大的空气压力导致奇利石油公司办公大楼内部爆炸，在另一种轰鸣声中，刀片似的玻璃呼啸着穿过空气。大块的混凝土和煤渣块像下雨似的从空中落下来，落在公路上，大约 25 磅重的一个厚钢碎片发出飕飕声从空中切入垃圾虫的衬衫，划破皮肤，一个更大的碎片掠过他的头顶，啪地掉在脚前，然后又弹了出去，地上留下一个大坑。他拼命地跑着，头上流出的血就像他那特别的脑袋能喷射 2 号热油似的，也在着火。

砰！啪！

那是另一个油罐。他前面的空气阻力似乎越来越小，一只温暖的大手从后面用力推他，这是一只适合他身体从头到脚每一条轮廓线的手，那手推他向前，仅让他的脚尖落地。他就像一只断了线的大风筝，在风的吹动下，一直飞到蓝天，风不知吹向何方，他只能无助地使劲尖叫。

一连串的爆炸后，上帝的弹药库在火焰中毁灭，魔鬼撒旦在撒泼，青面獠牙的小鬼在狞笑，从此他们只知道垃圾虫这个名字，唐纳德·默温·埃尔贝特将永远地消失了。

满目疮痍：汽车抛在路上，斯特朗先生的蓝邮筒，一条断腿死狗，掀进玉米田的机动车。

这时，那只热手不那么用力推他了，阻力又回到他面前。垃圾虫冒险地往后看了一眼，看见立着油罐的土墩处是一堆火。所有的东西都在着火。路本身似乎也在着火。

他又跑了400多米，然后上气不接下气蹒跚地走了起来。离着火处1英里远，还能闻到那种烧得正欢的味儿。没有救火车和消防人员去扑灭，风吹向何方，火就会在何方燃烧，可能会烧几个月。保坦韦尔会消失，火势会向南扩展，毁坏房屋、村庄、农场、庄稼、草地、森林。可能会烧到特雷·霍特那么远的南方，会烧到他一直呆着的地方，火会烧到很远！

他的眼睛又转向北方，转向加里的方向，他能看见那个小镇，能看见安详矗立着的高大的烟囱。芝加哥远离这儿，途中有多少个油罐？多少个汽油站？多少列载汽油和易燃品的火车静静地呆在车站？多少个乡村？多少个城市？

夏天的太阳照射下，整个乡村都会燃烧的。

垃圾虫龇着牙，站了起来，开始走路。皮肤已变得龙虾似的通红，他没感觉到，尽管天黑下来了，但他还很清醒。前面的火越来越旺，他眼里充满了绝望。

第 35 章

“我想离开这个城市。”丽塔直截了当地说。她站在公寓的小阳台上，清晨袭袭凉风将她从昨晚的梦魇中拉回。

“可以。”拉里说。他坐在餐桌边，吃着油煎鸡蛋三明治。

她转过来，脸色显得十分憔悴。拉里第一天在公园上见到她时，她看上去就有 40 岁，但今天看上去有 60 岁，手指哆哆嗦嗦地夹着一根烟，先叹了口气，然后才紧张不安地吸着。

“我明白，我很危险。”

他用餐巾抹了抹嘴，“我明白你处境危险，”他说，“要排除险境，我们必须走。”

她的面部肌肉耷拉着，并没因此高兴起来（尽管不是故意的），拉里认为这样会使她看上去显得更老。

“什么时候？”

“就今天，行吗？”他问。

“你是个可爱的男孩。”她说，“你还要咖啡吗？”

“我自己会冲的。”

“你坐着别动。过去我丈夫总是要我给他冲第二杯咖啡。他吃早饭后，除了弄个发型，其余的时间都花在《华尔街日报》或者某些廉价的惊险小说上，诸如博尔、加缪、弥尔顿，这些书没有深奥的知识，但肯定有一定的吸引力。你可真像他。”她转过身去了小厨房，“你瞧，害羞得脸都藏在报纸后了。”

他含糊地笑了笑。今天早晨，她的表现似乎很不自然，昨天下午也是。他记得在公园遇见她时，她的谈吐含蓄又害羞，昨天下午以来，却多了几分温柔，就像软糖。

“给你。”她走过去。放下咖啡杯，她的手还哆嗦着，以至滚烫的咖

啡溅在他的手臂上。他猛地缩了回来，嘴里发出嘶嘶的叫声。

“噢，对不起!”她的脸上显出极度的惊愕，几乎到了可怕的程度。

“没事。”

“对不起，我去拿块……凉毛巾……坐在那儿别动……我真笨……真愚蠢……”

她说着就大声哭起来，刺耳的哭声，听起来就像她看到最亲的朋友惨死的场面，而不是轻轻地烫了他一下。

他起来将她扶住，倒不在乎她这种冲动的感情，而丽塔则紧紧抱着他，像一个爪子似的——“宇宙上最大的爪子”，紧紧地抓着拉里。他不高兴地想，该死的，你真不是个东西。我们得走了。

“对不起，我不知道我干了些什么，我并不喜欢这样，对不起……”

“没事，没事。”他一直在机械地安慰着她。他的手轻轻抚摸着她那保养得很好的但已有些灰白的头发（实际上她看上去一切都好，因为她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浴室度过的）。

臭味从公寓起居室和阳台右侧的门，窜了进来。这种臭味让你弄不清到底是什么，你可能说像发霉的桔子味或变质的鱼味，实际上都不是，那是一种腐烂的尸体味，几千人在屋外腐烂着，所以你想尽快离开。

曼哈顿还在运转，拉里认为时间也不会太长了。城市绝大多数地方的灯已熄灭。昨天晚上，他在丽塔睡着后，走到阳台上。从这儿往下看，布鲁克林的大多数地方和奎因的全部的灯都已熄灭。通往曼哈顿的 110 号路，一片黑暗。沿着另一条路还能看见尤宁城也可能是贝荣城隐约的灯光，而新泽西方向却黑乎乎的。

黑暗意味着失去光明，另一方面，意味着空气的沉闷。6 月中旬后，静静地死在公寓里的所有人现在都开始腐烂，每当他想到这些，脑子就会浮现出在公园 1 号公厕中见到的那一幕。他梦见过这些，在他的梦里，黑暗的生活在向他召唤。

另一个麻烦是他个人的，就是昨天他们去公园时，她一直是快乐

的，谈笑风生，但回来时，她被他们所发现的东西困扰，她一下子变得苍老了。一个怪物似的人躺在一条小路上，旁边有一大滩淤血，眼镜粉碎，左手僵硬着，一直在叫喊不停。

她不停地尖叫着，当她的歇斯底里最终安静下来时，她坚持要把那人埋了。之后，他俩回到公寓，她又变得温柔起来。

“没事，”他说，“只是一点烫伤，皮肤几乎不红了。”

“我给你上点药膏。药箱里有药。”

她想走，他紧紧地扶着她的肩膀，让她坐下来，她抬头看了看他。

“你最主要的是要吃点东西，”他说，“炒蛋、烤面包、咖啡，然后我们去弄张地图，找找离开曼哈顿最便捷的路。我们得赶快走，你明白的。”

“我明白……我想我们得离开。”

他进入厨房，从冰箱取出最后两个鸡蛋，打进碗里，将鸡蛋壳扔进垃圾袋里，开始搅拌鸡蛋。

“你想去哪儿。”他问。

“你说什么？我不知道……”

“走哪条路？”他不耐烦地问。然后把牛奶加到鸡蛋里，将平底煎锅放在炉灶上，“往北？是去新英格兰那条路。往南？我真的不太清楚那个地方。我们该走了。”

一声奇怪的哭泣，他转过身，她正看着他，双手在衣服的下摆处蹭来蹭去，眼泪从眼睛里流出。她极力控制自己，但没有用。

“怎么啦？”他走了过去，问她。“这是怎么啦？”

“我吃不下，”她低声啜泣着。“我知道你想让我……我会努力地……但是这臭味……”

他穿过起居室，关下玻璃窗。

“好点了吗？”

“好点了，”她急切地说，“好多了，我现在能吃了。”

他走回厨房，拨了拨鸡蛋，鸡蛋已开始冒泡。抽屉里有一块菜板，顺着摸下去他碰到了一大块美国干酪，他切了一小堆，洒在鸡蛋上。

丽塔回到了房间，一会儿，德彪西的乐曲充满了这个公寓，正合拉里的口味，又轻松又好听，他不喜欢轻松的古典音乐。如果你要他妈的欣赏古典音乐，你就应该全力以赴地欣赏贝多芬或瓦格纳或其他一些名人的曲子。为什么他妈的在这儿放呢？

她心不在焉地问他将来的生活怎么办……听到这句话，他有些忿恨地跳起来。对一个人来说，"生活"这样一个简单的词从来就不成问题，我是一个摇摆舞曲的歌唱家，他告诉她。录音带唱了一会儿，他换了一个带子，这是一种爵士乐，她点了点头。他没有欲望要告诉她关于"宝贝，你满意你的男人吗？"之类的话，那是过去的事儿。过去的生活和现在这种状况的区别是如此之大，他还真没有领会到。

他将鸡蛋盛到盘里，冲了一杯加了奶油和糖的速溶咖啡，她喜欢这种饮食（拉里赞成卡车司机说"如果你要了奶油和糖，你为什么不要咖啡？"）。他将做好的东西端上桌子。她坐在一个垫子上，举起双肘，面向立体声音响。德彪西的乐曲像溶化的黄油从音响里滔滔不绝地倾泻出来。

"这儿有汤。"他喊道。

她脸上挂着惨淡的笑容走近桌子，看着鸡蛋，就像越野赛跑者碰到一系列的障碍物，然后开始吃起来。

"很好，"她说，"你真行，谢谢。"

"你现在这样更让人喜欢，"他说，"你看，我所要建议的是这个，我们沿着第 5 大道到第 39 大道走，然后向西，由林肯隧道穿过新泽西州。我们沿着 495 路西北到帕塞伊克，然后……那鸡蛋行吗，没变质吧？"

她微笑着，"很好。"她又起一大口塞进嘴巴，随后呷了一口咖啡，"正是我想要的。继续说，我正听着呢。"

"从帕塞伊克的西部到公路就够清楚的了。然后我想我们会转向东北，走向新英格兰。做一个钮扣钩，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要长一点的，我想它会结束我们之间的许多争吵。也许会在缅因的海边造一幢房子。基特、纽约、韦尔斯，也许是奥甘奎特。

他在讲这些时一直望着窗外，这时他回过头，看见她像在微笑，又像因疼痛和惊吓似的张着嘴，脸上渗出豆大的汗珠。

“丽塔？上帝啊，丽塔，你怎么啦？”

“对不起。”她回过神来，从椅子上站了起来，走进起居室，一只脚被她一直坐着的那个跪垫绊了一下，差一点摔倒。

“丽塔？”

她走进浴室。他恼怒地拍了一下桌子，然后站了起来，跟着走了进去。上帝，他最讨厌别人呕吐，就像自己也要呕吐似的。浴室里美国干酪的臭味使他也想作呕。丽塔双腿盘坐在淡青色瓷砖地板上，头虚弱地俯临在抽水马桶上。

她用一小块卫生纸擦了擦嘴，然后求饶地看着他，脸色像纸一样苍白。

“对不起，拉里，我吃不下了，真的，很对不起。”

“我的天哪，要是你早知道会吐，你为什么还要吃？”

“因为你想让我吃，而我不想让你生气，但你还是生气了。对吗？你还是生气了。”

他想起昨天晚上，她第一次与他疯狂地做爱。他为了忘记她那令人恶心的年龄他飞快地动作，就像是上了发条的机器。她在下面不停地扭曲迎合喘气，没个满足。在他正陶醉其中时，她轻轻地贴近他，他又闻到了她的香味，一种他母亲外出时使用的常用的昂贵的香水味，她低声乞求：你别离开我，好吗？你别留下我一个人，好吗？他猛地惊醒了过来。

这时，她安静地躺在床上，该发生的都很自然的发生了。他看见她的乳房下垂，条条静脉突起，当时他还恶心了一会儿，（这使他想起了母亲曲张的静脉）。但当她叉开腿，以惊人的力量夹紧他的臀部时，他就忘记了一切。

慢点，她笑着说，要循序渐进才好。

她推开他，起来拿烟时，他已快达到了高潮。

你究竟在干什么？他惊奇地问自己。这时，他的粗大的家伙愤怒

地指向空中，明显地跳动着。

她微笑着。你的手空闲着，是吗？我也一样。

他们停下做爱，抽着烟。她轻松地谈论着各种姿势，谈着谈着，脸色发出光来，呼吸变得急促起来，停下了话题。

现在，她拿起他的和自己的烟，捏得粉碎。让我们看看你是不是能完成你所从事的事，如果你不能，我很可能会使你心烦意乱的。

他干完了，两人都很满意地进入了梦乡。4 点钟后，他醒了一会儿，回味着前面的事儿。过去的十几年里，他有过许多次做爱，但是与这次相比，以前的所做的都不能算做爱。这一次比哪次做得都好。

那么，她肯定有情人。

这种想法又使他兴奋起来，他弄醒了她。

昨天晚上他们一直干到听见了怪物似的大喊声。这些天一直有东西在烦扰着他，但他已经接受了，像这种东西，他已经习以为常了，如果这会使你感到有点精神病态，你就大胆继续干你的事。

两个晚上前，他两点钟就会惊醒，听着她在浴室接水。他知道她可能又在服另一种避孕药。她还有一些她称作是“我可爱的兴奋剂”之类的药品，红色的。他猜想，在感冒流行前，她可能就一直在服药。

她在公寓里处处有目的地迎合他，即使他在淋浴或想一个人放松一下时，她也站在浴室门口，还跟他聊天。

但是现在……

他是不是必须带着她？上帝。他希望不是。她有时似乎比那次更有力。广告中没有真实的东西，他苦思冥想着。当他甚至照顾不了自己时，他怎样才有资格去照顾她？

“没有，”他告诉她，“我没生气，只是……你明白的，我不是你老板，如果你不想吃，说就是了。”

“我告诉你……我说，我觉得我不想吃。”

“他妈的。”他吆喝一声，又吃惊又生气。

她低头，看着双手。他知道，她在极力忍着不哭，因为他不喜欢她哭。一会儿，他变得更生气，他几乎是大声嚷嚷：我不是你父亲，也不

是你那当大亨的丈夫！你不需要我操心！你都比我大30岁了。接着他感觉到了自我蔑视那种熟悉的冲动，不知道他自己怎么回事。

“对不起，”他说，“我是个感觉迟钝的家伙。”

“不是，你不是。”她哽咽着，“只不过……所有的一切都开始跟上我……昨天，公园里那个可怜的男人……拉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她用泪汪汪的眼睛看着他。

“我明白。”他说，但他对她还是不耐烦，甚至有点瞧不起。这才是一种真实的态度，怎么能不是？他们都在这其中，远远看它发展下去。他母亲死了，他看着她死的。她总说，对所有这些，她不知怎么的，她比他更敏感？他已经失去母亲，而她失去带她绕梅塞德斯旋转的这个男人，但不知怎么的。她的损失似乎更大。算了，这是废话，只是废话。

“试试别对我发火，”她说，“我会做得更好。”

“我希望这样，我确实希望这样。”

“你很好，”他帮她站了起来，“继续说吧，你说什么？我们有许多事要做，你觉得能胜任吗？”

“是的。”她说着。

“当我们离开这个城市时，你就会好起来的。”

她天真地看着他。“我会吗？”

“会的。”拉里诚恳地说，“你肯定会的。”

他们走进第一个小屋。

曼哈顿运动商店锁着门，拉里用一根长长的铁管在陈列窗上捅了一个洞，防盗警报器无情地在荒废的街道上尖叫着。他为自己挑了个大包，为丽塔挑了个小包，她按他的吩咐，往包里放进了两套换洗的衣服，他则把其他东西都塞进壁橱里找到的一个泛美航空公司航空手提包里，包括牙刷。丽塔穿着时髦，上身是宽大的衬衫，下身是白色丝绸裤子。拉里穿着一条褪色的蓝牛仔裤，一件白色的衬衫。

他们把找来的冷藏食品塞满了大包小包。

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后，他又拿了一支 0.30 口径步枪及

200 发的子弹，他从扳机保险上抽出价格标签，漫不经心地扔到地上，标签上标着 450 美元。

“你以为我们真需要那个？”她担忧地问，因为在她包里还有一只 0.32 口径的枪。

“我觉得最好带上。”他不想多说，却想起了怪物似的叫喊者的丑陋结局。

“好吧。”她小声地说。他从她的眼神里能猜出她也在想那个怪物。

“这个包不太重，给你拎，行吧？”

“噢，不行。这不行，真的。”

“你走远了，就会重了，一会儿我会扛的。”

“我能行。”她微笑着说。他们又走在人行道上，她看了看两条路后说，“我们要离开纽约了。”

“是的。”

她转过脸，对他说，“我很高兴，我觉得好像……噢，我还是小姑娘时，我父亲老说，‘我们今天去旅行。’你知道那是怎么回事？”

拉里回赠了一个微笑，记得每个晚上，他母亲总说，“你想去看的西方就在克雷斯特，拉里，你说什么？”

“我想我确实记起来了。”他说。

她踮起脚尖，调整了一下肩膀上的包。

“旅程的开始。”她那么轻柔地说着。

“什么？”

她说：“这是一条冒险之路，我总以为这是一条冒险之路。”

她还在看着那条街。十字路口附近有一条狭窄的道路，堵塞着几英里的汽车，好像纽约的每个人同时决定去逛街上的公园。

她说：“我去过百慕大群岛，英格兰，牙买加，蒙特利尔，西贡，莫斯科。但是，从我还是个小姑娘起，我就没在旅程中耽搁过。我父亲带我和姐姐贝斯去动物园也一样，走吧，拉里。”

这是一段拉里·安德伍德永远不会忘记的旅程，他发现自己在思考。公园旁曾是熙熙攘攘的商业区，一个人被挂在第 5 大道和东第 54 大道的路灯柱上，脖子上挂着一块写着抢劫犯的牌子。一只躺在垫着褥草的六角篮子上面的猫（篮子边上还有看上去挺新鲜的百老汇展览的广告）和它的小猫一起呆着，母猫给它们吃着奶，享受着晌午的阳光。一个脸上显得极度痛苦，手提旅行箱的年轻人向他们蹓跶过来，跟拉里说，他 15 分钟内会给他们 100 万美元。这百万美元大概在那个手提箱里，拉里把挂着的步枪取下来，叫他把百万美元挪到别处去。"一定，兄弟。别用枪指着我，你会杀我吗？别为小事生气了，行吗？天气真好，把枪挂回去吧！"

遇见那人后，他们立即赶到第 5 大道和东第 54 大道街角。快中午了，拉里建议吃午饭。街角有一个熟食店，他把门推开时，烂肉的臭味扑面而来，她赶紧退了回来。

"如果我想留点胃口，那我最好别进去。"她辩解道。

拉里也不知道能不能在里面找到没变臭的蒜味咸腊肠，加香料的硬香肠，还有其他类似的东西。他们只好找一条长凳，吃着脱水蔬菜和脱水薰肉条。他们将奶酪铺在里兹脆饼上，翻出一小杯冰咖啡。

"这次我真的饿了，"她自豪地说。

他回头笑笑，感觉不错。一切都在发展，都在向好的方面发展。现在，他要集中精力思考，他想纽约现在是死人呆着都不能安宁的一块墓地，应该越快离开越好。她也许会回到头天在公园里的那条路。他们会第二次经过缅因，在富女人的一幢避暑别墅里过起家庭生活，现在呆在北方，等 9、10 月到南方。夏季到布思贝港，冬季在比斯坎岛，那儿有一个很好的赛马场。他想着想着，居然没看见她愁眉苦脸的表情。他站了起来，肩上扛着步枪，坚持要走。

这时，他们向西走去，影子追随在身后起初像青蛙似的爬在地上，下午后开始变长。他们走过了美国大道，从第 7 大道到第 8、第 9、第 10。街上又乱又静，各种颜色的汽车像冰冻的河流堵塞在街上，其

中占绝大多数的是黄色的出租车。许多汽车已成了灵车，腐烂的司机仍斜靠在方向盘后面，乘客像烦于交通阻塞似的倒在椅子上。拉里想，也许他们半路能搭一辆摩托车，以尽快离开这个城市。

他想，如果她能骑一辆自行车，一路上就会更好一些，就不会出现她想象不到的更痛苦的生活，至少在某些方面，他猜想她会在他后面骑个女用轻骑。

在第 39 大道和第 7 大道的十字路口，他们看见一个只穿着破烂的斜纹粗棉短裤的年轻人，躺在出租车顶上。

“他死了吗？”丽塔问。听见她的声音，那年轻人坐了起来，四处张望，看见他们，他站了起来。他们赶紧退了回去，年轻人又平静地躺了回去。

他们穿过第 11 大街时，正好在下午 2 点，拉里听见后面有一声沉闷而痛苦的叫喊声，他才意识到丽塔没走在他左边。

她跪着一条腿，搓着脚。可怕的事儿发生了。拉里第一次注意到她穿着一双价格在 80 美元左右，露着脚趾的昂贵皮凉鞋，正是在第 5 大道的橱窗里拿的那双。这种鞋走不了多远路，可是他们是要长途徒步旅行，就像他们一直在走的那种旅行。

踝部的搭扣擦破皮肤，血滴滴嗒嗒地从踝部流了下来。

“拉里，我……”

他猛地拉她站了起来，“你在想什么呢？”他冲着她大喊。以这种惨无人道的方法对待她，他一时感到有些不忍。她退缩着。“你以为你累了，就能坐出租汽车回家吗？”

“我从没想过。”

“够了，上帝啊！”他双手插在头发上，“我猜你不会，你在流血，丽塔，伤了多长时间？”

她的声音变得低而嘶哑，以至于在这种极静的环境中，他听见这种声音就烦了起来。“我想是从……嗯，大概是从第 5 大道和第 49 大道。”

“都已过了 20 条街，你才感到受伤了，你也没有说什么呀？”

“我以为……可能会……离开……不会伤得更厉害了，我不想告诉你……我们要抓紧时间……要尽快离开这个城市……我刚想……”

“你什么也别想了。”他生气地说：“像你这样，我们还怎么抓紧时间？你他妈的双脚就跟钉在十字架上面似的。”

“别骂我，拉里。”她开始低声啜泣起来，“请别……在你骂我时我感觉很糟……请别咒骂我。”

他这时愤怒极了，他冲着她的脸尖叫道：“傻瓜！笨蛋！蠢才！”声音在高耸的大楼间回荡。

她双手捂住脸，哭了起来，这使他更加生气。他想，有些原因她真是不想知道：正当她抚住脸，想让他带她走时，为什么不呢，周围总有那么些人会来好好照顾我们的女英雄。小丽塔，有人会开车过来，陪她逛街，帮她洗抽水马桶，让她坐出租车。因此，让我们听几首柔和得令人窒息的德彪西，用修过指甲的双手抚住眼睛，把所有一切都留给拉里，照顾我，拉里，在见到怪物似的叫喊者所发生的事后，我决定再也不想看了，这都是极肮脏的东西。

他使劲拨开她的手，她战战兢兢，又想去抚眼睛。

“看着我。”

她摇了摇头。

“该死的，看着我，丽塔。”

她最后才畏畏缩缩地看着他，好像他除了大骂外还会用拳头打她。他用这种方法还真见效。

“我想告诉你事实的真相，因为你似乎不太明白。事实是，我们必须走二三十英里的路，如果你那些伤口感染了，你将会中毒而死。你伸出手来，我会帮助你的。”

他一直扶着她的手臂，他看见他的拇指几乎嵌进她的肉里，当他看见红色的血液又从她脚上出现时，他真想呕气地自己一个人走，可又觉不太合适，他明白自己情绪过于激烈。拉里·安德伍德又发作起来，如果他真他妈的聪明，出发前，为什么不查查她的鞋袜？

因为那是她的事。他心里又嘀咕道。

不，那不是真的。那绝对是他的问题。因为她不知道。如果他要带她一起走（直至今天他才认识到如果不带她，那生活将是多么地简单），他就应该对她负责。

我真该死。他心里又想。

他母亲的话回响在他耳边：拉里，你是个占有者。

福德姆来的卫生学家在他后面对着窗户大叫：

我以为你是个好人！事实上你不是！

从你身上能得到什么，拉里，你是个占有者。

说谎！那是天大的谎话！

“丽塔，”他说，“对不起。”

她在车道上坐了下来，头发看上去更显灰白。她低下头，抬起受伤的双脚，但并没看他。

“对不起，”他重复着，“我……看，我没有权力说那些话。”他想，如果你道歉了，那些事就应该一笔勾销，这就是这个世界。

“继续走吧，拉里，”她说，“别让我拖你的后腿。”

“我说对不起了，”他声音中带些急躁，“我会给你找双新鞋，找几双白袜。我们会……”

“我们什么也没有了。走吧。”

“如果你再这样说，我会受不了的，你真是个笨蛋，你的道歉不好接受，走吧。”

“我说我是。”

她转过头，尖叫起来。他往后退了一步，环顾四周，看看是否有人在听她尖叫，看看是不是有警察走近来看小年轻跟脱了鞋坐在人行道上的老太太发生了什么丑陋的事情。他心烦意乱地想着，开什么玩笑。

她停止了尖叫，愣愣地看着他。她用手做了个轻拂一下的姿势，好像他是个讨厌的苍蝇。

“你最好别嚷嚷了。”他说，“否则我真会离开你。”

她只是看着他，他瞅也没瞅她一眼，只怔怔地看着前面。

“行了。”他说。

他扛起步枪，又动身走了。左转是一个斜坡，中间有一个 195 号公路入口，这斜坡向下一直通进隧道，斜坡公路上全是汽车。他看见入口处有一次爆炸遗留下来的痕迹，一个急驶而来的五月花大篷货车想极力挤进车流，结果好多汽车像玩滚木球游戏的钉子似的散落在大篷货车周围，大篷货车的司机一半挂在车窗上，头垂着，手臂摇晃着，底下有一滩已干涸的血，车门上还有一堆呕吐物。

拉里环顾四周，以为她向他走来，会用眼神指责他，但是丽塔却消失了。

“他妈的，”他忿忿地说，“我已经道歉了。”

一会儿他就走不下去了，他感到成千上百个死人用愤恨的眼睛从车里盯着他。迪伦的一首歌出现在脑海里：“在交通堵塞中，我等你……你知道，我去向在哪里……今天晚上你在哪儿，亲爱的玛丽？”

往前走一点，他看见向西行驶的 4 个车道消失在黑色弧形门的隧道里。好像走进了一个汽车墓地。他们让停在半途中，然后，他们全都开始移动……复活……他听得见汽车门卡嗒一声开了，然后又轻轻地啪地关上了……还有拖着沉重的脚步声……

拉里吓出了一身汗，头顶有一只小鸟沙哑地叫着，他跳了起来。你真是个蠢才，他自言自语，小孩子的把戏。你所要做的是停在狭窄的人行道上，否则你立马就会……

被行走的僵尸勒死。

他舔了舔嘴唇，想大笑。但只是极惨地笑。他走了 5 步，走向那个斜坡与公路连接的地方，然后又停了下来。左边是一辆小汽车，一辆“火鸟”，一个黑黑的长脸的妇人正盯着他。她的鼻子被玻璃挤成了一个球，血和鼻涕滴滴嗒嗒流在窗户上，司机颓然地倒在方向盘上，好像在找地板上的东西。汽车的窗帘都卷了上去，就像一所绿房子。如果他打开门，那个女人就会摔了下来，倒在车道上像一麻袋发臭的西瓜。

臭味是从隧道里发出来的。

突然，拉里转了一圈，小步跑回他走过的地方，微风吹得额上的汗珠冰凉。

“丽塔，丽塔，听着！我想……”

他跑回斜坡顶上时，声音消失了，丽塔仍没有出现。第 39 大道缩小成了一个点。他从南面的人行道跑向北面，紧握着栏杆，抓着热得能使皮肤起泡的车篷，但是北面的人行道也是空空荡荡的。

他双手搁在嘴巴上成杯形状，大喊道：“丽塔！丽塔！”

回答他的只是死气沉沉的回音：“丽塔……塔……塔……”

4 点钟，曼哈顿上空乌云密布，雷声就从城市高耸的大楼之间滚滚而来，闪电就在大楼上劈开。好像是上帝在吓唬少数几个活着的可怜人。灯光变得又黄又奇怪，拉里不喜欢这种灯光。他的腹部一阵紧张，想点根烟放松一下，但手哆嗦个不停，就像早上丽塔端咖啡杯时那样。

他坐在接近斜坡的路旁，背靠着栏杆，包就搁在脚下。0.30 口径的步枪放在身旁。他想她肯定也很害怕，不久就会来找他的，不过她没有回来。15 分钟前，他已不再呼喊她的名字，回音使他产生各种幻觉。

雷声又响了起来，这次更近。一阵冷风刮向后背，吹得皮肤直起鸡皮，他必须躲一躲，积蓄力量，然后穿过隧道。如果他不鼓起勇气穿过去，就得在这个城市再呆一个晚上。

他理智地思考了一下，隧道里不会有什么东西来咬他的。不过他忘了带一个好用的大手电，其实你从来没想起过这类事。但他身上有一个打火机。别的还会有什么东西？……所有汽车里的那些死人……令人恐慌的故事？如果这些就是你所想的一切，还像小时候一样老担心壁橱里有邪恶的妖怪一样，那么拉里（他称他自己），你就别在这个刺激的新世界里生活了。根本别想。你就……

一束闪电几乎就在头顶劈开，接着是一声沉闷的响雷。他胡思乱

想着，今天是 7 月 1 日，这是人们带糖果到科尼岛吃热狗的日子，在那里可以用一个球击打三个木制的牛奶瓶，中了可以赢个天使娃娃，晚上的烟火……

一滴凉凉的雨滴在他脸上，另一滴落在后脖子上，接着豆大的雨点就开始滴嗒滴嗒不断地淋下来。他站了起来，将包甩到肩上，拿起步枪。他还没想好该走哪条路，是回到第 39 大道还是进林肯隧道。但他必须找个躲雨的地方，因为雨已经开始倾盆而下。

雷声在头顶轰鸣，他恐怖地惊叫着。

“你他妈的真是个懦夫。”他自言自语，小步跑下斜坡冲向隧道。雨下得越来越大，他把头伸出隧道口，雨顺着头发滴了下来，他眼前再次看到鼻子撞挤在“火鸟”车窗上的那个女人，尽管他根本不想去看，但还是在眼睛的余光中看到了。雨噼啪噼啪地打在车顶上就像爵士打击乐，雨下得那么大，以至落在地上反弹起来，地面上腾起了薄薄的雾气。

拉里在隧道门口犹豫了一会儿，是继续进隧道还是不进，心里又害怕起来，这时天开始下起雹子。石头似的雹子，打在身上很疼，雷声又轰鸣起来。

好了，他想，好了，好了，这下好了，我有信心了。他走进了林肯隧道。

里面比他想象的要黑得多。刚开始，背面的洞口还能投进一点暗淡的光线，他还能看见一辆接一辆紧挨着的汽车，（他想挤在这儿一定很糟，万一被禁闭在这儿一定很可怕，这种恐慌感一直伴随着他。）隧道的弓形顶壁是由绿白色的瓷砖砌成的，右边有一条人行道栏杆一直伸向前方，左边每隔十来米有一个大柱子，柱子上挂着“禁止更换车道”的牌子。隧道顶上安装着荧光灯和闭路电视摄像机镜头。他先是弯着腰慢慢地走到右边，以便可以扶着栏杆，光线越来越暗，最后只能见到一点栏杆上镀铬的反光，之后，再也没有光线了。

他摸出打火机，举了起来，转着小轮，打火机上发出的光线实在

小的可怜。即使把火焰调到最大，也照不到 1 米远的地方，照着还不如不照。

他将打火机放回口袋，一只手扶着栏杆继续走着。这儿也有回音，不过他不喜欢这儿的回音。这里的回音听起来就像有人跟在他后面……蹑手蹑脚地向他走近似的。他停下好几次，竖起耳朵，眼睛睁得大大的（但什么也看不见），直听到回音消失。于是他只得拖着双脚在地上摸索着走，脚后跟不敢离地，这样，回音就没有了。

有一次，他又停了下来，点燃打火机，凑近手表一看是 4 点 20 分，但他不知道是白天还是晚上。在这种黑暗的日子里，白天还是黑夜似乎没有实际意义。不知道走了多远。林肯隧道到底有多长？1 英里？2 英里？一定不会是 2 英里，肯定比哈德逊河短，就算 1 英里吧。但是如果只有 1 英里，那么他肯定快走到头了。按平均每小时走 4 英里计算，15 分钟他就能走 1 英里，而他在这个臭洞里肯定已经走了 20 多分钟。

“我走得很慢，”他自言自语，这声音把他自己吓了一跳。打火机从手里掉了下去，卡嗒一声掉在人行道上。回音响了起来，好像有个疯子发出的诙谐的声音：

“慢……慢……慢……”

“上帝，”拉里咕哝道，回音也是轻轻的，“帝……帝……帝……”

他用手抹了一下脸，胆颤心惊地，努力克服要盲目向前跑的冲动，突然他跪了下来（膝盖砰地一声碰到了地，就像手枪发射的声音，又吓了一跳），手指前后交替在狭窄人行道的小块地方摸索，水泥地里有块凹陷的地方，有些破纸烟蒂，有一堆小锡箔球。终于他摸到了打火机，他轻轻地叹了口气，将它紧握在手中，站了起来，继续走。

突然拉里一脚踩到了一个僵硬的东西，他不由自主地大声尖叫起来，摇晃着后退了两步。稳下神来后，从口袋里摸出打火机，点燃起来，火焰在他颤抖的手里不停地摇晃着。

他踩着了一个士兵的手。那士兵背靠着隧道壁。双腿伸在走道上。原来是一个可怕的哨兵留在这儿阻挡道路。他圆圆的眼睛瞪着

拉里，嘴唇消瘦得能见牙齿，真可谓是龇牙咧嘴。他的喉咙里插着一把弹簧折刀。

手里的打火机变得越来越烫。拉里熄灭了它，舔了舔嘴唇，手死死抓着栏杆，他强迫自己往前走，直到脚再次踩在了那士兵的手上。他只好跨一大步越了过去，他感到像在噩梦中似的。当他走着时，似乎听见那士兵站了起来，后面响起靴子声，然后士兵伸出冰凉的手抱住他的腿。

拉里跑了十来步，然后停了下来。他明白如果不停下来，恐怖就会占据上风，他盲目地射了几枪，随后是一阵可怕的回音。

他感到稍微镇静下来后，才敢继续走。不过这回更糟，他的脚抽筋了，担心随时都有可能踩着另一具尸体……很快地，事情真的发生了。

他呻吟着，又把打火机摸了出来，这次实在是太糟了，他的脚踩着了一个穿蓝工作服的老头。黑色的帽子已从光秃的头上滑到衣服上。胸前有 6 处伤痕。离他稍远的地方还躺着 6 具尸体：两具中年女尸，1 具中年男尸，1 具将近 70 岁老太太的尸体和两具只有十几岁的小孩尸体。

打火机越来越烫，他再也拿不住了，赶紧熄火，顺手放进裤袋里，腿上立即像触着火球似的灼热起来。他看见了血迹、撕破的衣服、瓷砖的碎片和累累弹痕。他们是被枪杀的。拉里记起有传闻说，军队已经把曼哈顿岛的出口处封锁了。当时他不知道是否该相信，但现在，上星期他听说的这些谣言已开始明朗。

这儿的情形是极容易想象了。这些士兵被困在隧道里，并不是病得不能走路。他们从汽车里跑出来，向泽西边界逃跑，他们只能像他这样走狭窄的人行道。前面有一个指挥所，架着机枪和迫击炮。

是继续走呢？还是停呢？

拉里冒出了冷汗，努力转动脑筋。长时间的黑暗使他脑子像电影屏幕，各种奇怪的念头一幅幅出现。他看见有一些士兵身穿防菌制服，睁着血红的双眼，趴在有瞄准镜的机枪后，他们的任务是把那些

想通过隧道的开小差的士兵杀死，他看见有一个戴着红外线眼镜的士兵拉在后面，嘴里咬着一把刀向前爬着，他看见有两个士兵戴着防毒面具，直直地站在迫击炮旁。他竭力使自己认为这只是幻想，但是要这样做非常困难。

士兵们现在肯定已经消失了。他跨过去的那个死人似乎要站起来，但是……但是真正麻烦的是，他想，是那些横在前面的尸体，他们伸开手脚躺了大约八九英尺。他无法越过他们，他已经越过那个士兵。如果他不走狭窄的人行道，而走在他们身上，他怕会摔破自己的脚。如果他想继续走下去，他将不得不……哎……他就不得不踩在他们身上。

在他后面，黑暗中，有什么东西在动。

拉里转了一圈，听见了一种磨擦声……是一阵脚步声。

“谁在那儿？”他大声喊着，同时取下了步枪。

除了回音，没有别的声音。回音消失后，他只听见或想到自己急促的呼吸声。黑暗中，他简直有些目瞪口呆，他憋住呼吸，仔细聆听，他正想当作想象来消除疑虑时，这时声音又响了起来……一阵悄悄的、静静的脚步声。他急不可耐地摸着打火机，至于会不会被当作靶子的念头从未想过。当他从口袋里掏出打火机，转动小轮时，打火机亮了一瞬间，就从他的手里滑了下去。他听到叮当一声，打火机撞在栏杆上，接着再听到轻轻的一声，好像掉在车底了。

消失的脚步声又出现了，这时更近了，但是说不出有多近。他的脑子浮现出喉咙上插着弹簧折刀的那个士兵，黑暗中慢慢地走过来。

轻轻地，脚步声又出现了。

拉里想起步枪，他用肩顶住枪托，扣动扳机开始扫射，隧道里充满了子弹哒哒哒的爆炸声，听到枪声爆炸声他不由地大声尖叫起来，但尖叫还是被枪声和轰鸣回音覆盖了。0.30 口径射出的一连串子弹，击碎的瓷砖引发了堵塞的车辆接二连三地爆炸，瓷砖碎片和石片四处飞溅，就像女妖报丧，枪的反撞力不停地击打着肩膀，直到麻木，直到全身。他明白自己是将子弹射向车行道而不是人行道的。他脑子

想让打枪的手停下来，手指还是无意识地扣着扳机，直到扳机卡嗒一声无力地落下来。

回音滚滚而来，他眼前出现了清晰的余音。他模糊地感觉到火药味和哭声，他将头深深地埋在胸口。

他始终紧握着枪，脑海中想象的恐怖画面中那些穿防菌制服的人不是士兵，它们是H·G·威尔在《时光机器》中描写的那些又驼又瞎的动物，它们从地底下爬了出来。

他开始在尚未僵硬的尸体中挣扎，跌跌撞撞有好几次都要摔倒了。他紧紧抓住栏杆，继续探索着向前走着，脚踩着了可怕的、有腐烂臭味的尸体。他气喘吁吁地继续走着。

这时从他的后面，黑暗中传来了一声尖叫，吓了他一跳。一声悲惨的喊叫，非常地清楚："拉里！喂，拉里……"

是丽塔·布莱克莫尔。

他转过身，听到呜呜的哭声，哭声在满是回音的隧道里回荡。有那么一瞬间，他决定还是自己一个人往前走，把她留下。她终于有路可走了，为什么自己又要连累她呢？于是他想大喊"丽塔！你呆着吧！听见了吗？"

低声的啜泣继续着。

他东倒西歪地穿行在尸体中，憋住呼吸，抑住想呕吐的念头，然后向她跑过去。由于有回音，他不知道要跑多远，最后他终于抓住了她。

"拉里，"她依着他，拼命地搂着他的脖子，他能感到她的心在剧烈地跳动。"拉里，拉里，别把我一个人留在这儿，别把我一个人留在黑暗中。"

"好的。"他紧紧地抱着她，"我伤着你了吗？你被射中了吗？"

"没有……我只是觉得有风……有人经过这儿，我觉得是风……和碎片……瓷砖的碎片，我认为……在我的脸上……擦破我的脸……"

"噢，上帝，丽塔，我不知道，我在这儿处在极度的害怕中，黑暗

中，我把打火机弄丢了……你应该大声喊的，我可能已经伤着你了，事实就是这样，我可能已经使你受伤了。”他晕乎乎地重复着。

“我不相信是你。在你走下斜坡时，我进了一所公寓。你回来找我，大喊着的时候，我几乎……但我不能……而在下雨后，来了两个人……我以为他们在找我们……或者是在找我。因此，我呆着不敢动，我想等他们走后，我才能走。可能他们不走了，可能他们正躲在某地，正在找我，直到我认为你已经走远了，我才咬着牙出来，我再也没见你……所以我……我……拉里，你别离开我，好吗？你别离开。”

“不行。”他说。

“我错了，我说错了，我应该告诉你凉鞋的事儿，当你叫我去……我会吃……”

“嘘！”他说，“好了，好了。”他眼前出现了一幅画面，他看见自己盲目地向她开火，以为这么多子弹打中她的手臂或打中她的腹部应该不难。

“如果你觉得能走，那我们该走了，得抓紧时间。”

“有一个男人……我觉得那是一个男人……我踩着他了，拉里。”她吞吞吐吐地，“噢，那时，我几乎想大叫，我想是那其中的一人，而不是你。当你大喊的时候……回音……我没猜到会是你……或……或……”

“前面有好多死人，你能忍受吗？”

“要是你跟我在一起，请……要是你跟我在一起。”

“我会的。”

“那我们走吧，我想离开这儿。”她吓得发抖，靠着他，“在我的一生中，我从来没想到过会有这么糟的事。”

他摸着她的脸，吻着她，从鼻子到眼睛，然后到嘴。

“谢谢，”她温顺地说，但表达不了内心的想法，“谢谢，谢谢。”

“谢谢，”她重复道，“噢，亲爱的拉里。你别离开我，好吗？”

“不会的，”他说，“我不会离开你的，快告诉我，你想什么时候走，丽塔，我们一起走。”

她觉得该走了。

他们越过尸体，就像喝醉酒的人从饭馆里互相搀扶着回家。走不了多远，又碰到了许多障碍，什么也看不见，她用手摸了摸说，可能是一堆水泥。他们一起跨了过去，这时有什么东西掉到了汽车上，强烈的回音使他们俩全都跳了起来，互相紧抱着。前面又有三个横七竖八的尸体，拉里猜想可能是打死犹太人的士兵。他们越了过去，手拉着手继续走着。

一会儿丽塔停了下来。

“怎么啦？”拉里问，“路上有什么东西？”

“没有。我看见了，拉里！我看见隧道口了！”

他眨了眨眼睛，他也看见了。光线很暗，但是渐渐地越来越清晰了，丽塔说出来他才知道，丽塔脸上的污迹越来越清楚。

“过来，”他欢欣地说。

离洞口还有 60 多步远，躺在人行道上的尸体，全是士兵。他们越了过去。

“他们为什么只封锁纽约？”她说，“除非可能是……拉里，可能只发生在纽约吧！”

“我想不是的。”他说，但没有合理的理由。

他们走得越来越快，隧道出口就在眼前，门口挡着两排巨大的紧挨着的装甲车。装甲车挡住了大部分光线，要是拉里和丽塔没在隧道呆过，就感觉不出来隧道口那一点点光线。又有一堆横七竖八的尸体躺在通向外面的人行道上，他们紧紧抓着装甲车，顺着车厢爬了过去。丽塔没敢往里看，但拉里看了，里面有一挺机枪，有弹药以及看起来像催泪毒气似的东西，还有，还有 3 个死人。

当他们来到外面时，一股潮湿的微风迎面吹来。

“你看，”他指着前面。

公共电话亭空荡荡的，玻璃全部碎了，左边车道也是空荡荡的，但是东边的车道，与隧道连接，也与他们刚离开的那个城连接，堵塞

着长长的车流。车道里有凌乱的尸体，一群乌鸦在上面盘旋。

“噢，天哪，”她有气无力地说。

“有那么多人想进纽约，又有那么多人想离开纽约，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费心封锁泽西端的隧道。可能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这只是某些人的好主意，看上去有意义，但实际都是徒劳。”

但她却已坐在马路上哭了起来。

“别哭!”他跪在她身边，隧道里的经历刚过，他不会对她发脾气。“行了，丽塔。”

“什么？”她抽噎着，“什么，快告诉我。”

“不管怎么说，我们出来了，并没有什么事，这儿有新鲜的空气，事实上，新泽西从没这么美好过。”

拉里脸上有些惨淡的笑容，他看到在她脸颊和太阳穴上有被瓷片擦伤的划痕。

“我们应该到杂货店去，买点双氧水擦擦伤口，”他说“你还能走吗？”

“可以。”她默默地看着他，看的他很不自在。“我会买双新鞋，买轻便的旅游鞋，我会按你说的那样做的，拉里，我愿意。”

“我大声喊你，因为我想你。”他静静地说。他用手理了理她的头发，吻了吻右眼角的一个伤痕。“我不是个坏家伙。”他静静地补充道。

“别离开我。”

他把她扶了起来，一只手搂着她的腰，他们慢慢地向前走。纽约离他们越来越远。

第 36 章

奥甘奎特市中心有一个小公园，里面摆着一门南北战争时期的大炮，还矗立着一座战争纪念碑，公园因而显得更加完美。格斯死后，法兰妮·戈德史密斯来到这里，在一池小水塘边坐下，百无聊赖地向水中扔着石子，看着石子在平静的水面激起的水波不断扩散，一直撞到池边的睡莲，变成细碎的涟漪。

前天，她带格斯到海滩边的汉森家时，曾担心如果再多耽搁一会儿，格斯可能就走不动了，格斯也许就会在那间靠近公共海滩停车场的又闷又热的小屋里度过“最后时刻”。这是她的祖先形容死亡的婉转说法，令人毛骨悚然，但又十分贴切。

她以为格斯熬不过那一夜了，当时他发着高烧，处于一种癫狂状态。他从床上掉下来两次，甚至围着老汉森先生的卧室踉踉跄跄地转起了圈子，时不时撞翻东西，摔倒了又爬起来。他向并不在那儿的人大声说话，用时而狂喜时而绝望的目光注视着他们，最后竟使法兰妮开始认为格斯的那些隐身伙伴确实存在，而她才是虚幻的幻影。她不断乞求格斯回到床上去，但是对格斯来说，她好像根本就不存在。她必须时时躲开他，给他让道。否则的话，他肯定会把她撞倒，从她身上踩过去。

最后，格斯终于栽倒在床上，从极度的兴奋状态变得不省人事，呼吸也异常沉重，仿佛就要窒息过去，以至法兰妮认为最后时刻到了。但第二天早上，当她进屋看他时，发现他正坐在床上，读着一本从书架上找到的西部小说。他对她的照顾表示感谢，并十分真诚地说，他希望昨晚没说什么让人尴尬的话，没做出难堪的事。

当她告诉他没有时，格斯疑惑地扫视着屋中一片狼藉的景象说，他感谢她这样说。她做了点汤，格斯胃口大开，全部喝了下去。之后，

格斯抱怨没有眼镜看不清书上的字，他的眼镜一个星期前在他在城南的街障上值班时给摔坏了。她不顾他无力的抗议，拿过书来，为他朗读了那位生活在北方的黑人妇女写的西部小说中间的4章。小说的书名是《林费尔的圣诞节》。故事中的主人公约翰斯·托纳尔警长似乎同咆啸石镇的闹事分子怀俄明有了些过节，更要命的是，他找不到任何东西作为圣诞节礼物送给他年轻可爱的妻子。

法兰妮在离开格斯时，心情已经相当乐观，认为格斯可能正在恢复健康。但是昨天晚上，他的病情再次恶化，今天早上7点45分，也就是一个半小时前他死了。格斯在最后时刻一直很清醒，只是不知道自己目前的状况有多严重。他热切地告诉她，他想吃苏打冰淇淋，就是他父亲在每年的7月4日和9月第一个星期的劳动日时在班戈举办集市上给他吃的那种。但是当时奥甘奎特已经停电了，从电动钟表上看，停电的时间是6月28日晚上9点17分，因此整个镇子里都找不到冰淇淋。她不知道镇里是否有人有汽油发电机，并且有一台冰箱接在发电机的应急电路上，她甚至想到了去找哈罗德·劳德问问，这时格斯开始了最后的喘息。这绝望的喘息一共持续了5分钟，在这5分钟里，她一只手扶着格斯的头，另一只手拿着布接在格斯嘴巴下面，挡住他嘴里不断流出的浓痰。一会儿就结束了。

法兰妮用一块干净的床单盖住格斯，把他留在老杰克·汉森的床上，从那里可以俯看下面的大海。随后她就来到了公园，一直坐在这里向水塘里扔石子打水漂，头脑中几乎是一片空白。她下意识地感到现在最好什么都不想。这与她父亲去世后那天隐蔽她真实感情的那种冷漠不同。自打父亲去世后，她渐渐地恢复了正常。后来，她在内森的花房买了一株玫瑰花，把它细心地栽在了彼得的墓碑旁。她想，它会在这里好好地守着的。在照看格斯走完他生命的最后里程后，像现在这样什么都不想对她来说是一种休息。这与她以前经历过的疯病发作前的感受大不相同。那种感受就像是穿过一条灰暗肮脏的隧道，隧道里充满了各种可以感受到，但却看不到的幽灵。那是种她再也不愿穿过的隧道。

她想，她必须马上考虑下一步该干什么。她想到了哈罗德·劳德，不只是因为她和哈罗德是目前这一地区仅剩的两个人，还因为她对没人监视哈罗德究竟会干些什么心里没底。她不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实际的人，但眼下她不得不这样做。她仍然不太喜欢他，但至少他一直在努力表现得得体些，作出正派样子来，只是还用他那种奇怪的方式罢了。

4 天前，他们见了一面，之后可能是出于对她的尊重，使她能有机会独自表达对父母悲哀之情，哈罗德离开了她。但她仍能不时地看到哈罗德开着罗伊·布兰尼根的卡迪拉克漫无目的地四处游荡。有两次，她甚至可以听到顺风从卧室窗户中传来的他打字时发出的噼噼啪啪的声音。虽然劳德的住处离她几乎有 1 英里半，但是仍能听到他的打字声，这一事实似乎让人进一步感到所发生的一切是真实的。她觉得有点好笑，哈罗德既然弄到了卡迪拉克，怎么就没想到去弄一部无声电动打字机来取代他那台手动打字机。

当她掸着短裤站起来时，心里想的已不是他现在能否有一部电动打字机的事了。冰淇淋和打字机已是过去的事了。这使她产生了几许怀旧的伤感，她发现自己又在十分困惑地想着这场灾难是怎样在几个星期内降临的了。

不管哈罗德怎么说，这儿一定还有其他人。政府构机虽然暂时散了，但他们一定会找到分散开的人，重新把它建立起来。不过，与其说她现在想的是眼下的“权威”是那么需要拥有的东西，不如说她在想奇怪为什么她不由自主地感到对哈罗德负有责任。事实就是如此。

她离开了公园，慢慢地沿着梅恩大街向哈罗德家走去。此时天气已渐渐暖和起来，但海面吹来的阵阵微风依然使人感觉十分清爽。她突然产生了一股冲动，想走下海滩找一根嫩海带，一点点地把它吃掉。

“天哪，你真让人讨厌。”她大声说道。当然她并不让人讨厌，她不过是怀孕了。这个星期想吃海带，过几天想吃的可能会是百慕大洋葱三明治，上面抹着辣酱。

她在离哈罗德家还有一个街区的街角上停了下来，心里暗自吃惊，自己想到自己“微妙的状况”究竟有多久了。以前，她一直觉得“我怀孕了”的想法不知隐藏在头脑中的哪个奇怪角落里，就像一些她总忘记收拾起来的乱七八糟的东西，不知何时就冒了出来。星期五以前我一定要把这件蓝衣服送到清洗工那儿去，几个月后我就得把它挂在衣柜里了，因为我怀孕了。我该洗个澡，因为怀孕，几个月后我洗澡的样子就会像只鲸鱼在洗澡间里。我得给车子换机油了，免得发动机出毛病，不知道西特高那儿的约翰尼知道我怀孕后会怎么说。但是，她现在可能已经习惯这种想法了。不管怎么说，她怀孕已经快 3 个月了，已经度过 1/3 的怀孕期了。

她第一次不安地想，到时候谁来给她接生呢。

从劳德夫妇房后传来了手动割草机齿轮发出的单调的咔哒咔哒的响声，当法兰妮从房角出现时，她所看到的奇怪景象使她直想放声大笑，她强忍住才没笑出声来。

只穿着一条又紧又小的蓝色泳裤的哈罗德正在修剪草坪。他那白晰的皮肤上汗珠闪闪发光，长发紧贴在脖子上，这样说有点夸他了，但看上去头发确实刚洗过。短裤勒起的腰、腿部的肥肉尽情地抖动着，脚踝以下被割下的草染成了绿色。他的背已经发红，不知是干活干的，还是太阳晒的。

哈罗德根本不是在割草，而是在狂奔。劳德夫妇屋后的草坪向下一直延伸到一堵别致的爬满藤蔓的石墙边，草坪中间有一座八角凉亭。她和埃米还是小姑娘时，经常在这里玩。一种突如其来的怀旧之情刺痛了法兰妮，她回忆起过去的日子。那时她们会为夏洛特的小说《网》的结局而流泪，会为学校中最可爱的男孩丘奇·梅奥喜极而泣。劳德草坪有点英式风格，碧绿而宁静，但现在却有一个穿着蓝色泳裤的汉子闯进了这田园般的景色之中。草坪的东北角有一排桑树将劳德家的草坪与威尔逊家的草坪隔开，当哈罗德转弯时，她可以听到哈罗德奇怪的喘息声。他把身子压在割草机的丁形手柄上，顺着草坪

的斜坡呼啸而下。割草机的刀刃呼呼作响，割下的草如绿色的气流喷射出来，盖住了哈罗德的小腿。他已经修剪了大约半个草坪，剩下的部分只是草坪中央凉亭周围的方形草坪。他在斜坡下掉过头来，又呼啸着向回跑，先是消失在凉亭背后，然后又钻了出来，身体俯在割草机上，就像是一级方程式比赛的车手。跑到一半时，他看到了她。就在同时，法兰妮胆怯地叫道："哈罗德？"，她看到他的眼里噙满了泪水。

"嘿，"哈罗德回答道，更确切地说是在尖叫。她使他从自己的世界中惊醒了过来，一时她竟害怕在干活的兴头上将他惊醒，这会使他心脏病发作。

然后，他向房子奔去，把割下的草踢得乱飞。她闻到了草在夏日照射下发出的芳香。

她向前追了一步，大声问到："哈罗德，怎么了？"

这时他已咚咚跑过门廊的台阶。房子的后门是开着的，哈罗德一头钻了进去，砰的一声把门带上，随后就悄无声息了。一只松鸭尖声地叫着，不知什么小动物在石墙后的树丛中弄出嘎嘎的响声。割草机被扔在离凉亭不远的地方，就是在这个凉亭里，她和埃米拿着巴尔比耶厨房里的杯子喝饮料，小手指优雅地翘着。

法兰妮站在那儿一时拿不定主意，最后她走到门前，敲了敲门。没有动静，但她可以听到哈罗德正在屋里的某个地方哭。

"哈罗德？"

没人答应。哭声仍在继续。

她走进了劳德家的后厅，后厅昏暗凉爽、弥漫着一股香味。后厅左面劳德太太的冷藏室开着门，她仍记得在这里总可以闻到干苹果和桂皮发出的诱人气味。

"哈罗德？"

她穿过后厅向厨房走去，哈罗德就坐在餐桌旁。他的双手狠狠地抓着自己的头发，被草染成绿色的脚放在劳德太太那曾经一尘不染已经褪色的亚麻桌布上。

“哈罗德，怎么了？”

“走开！”他噙着泪水大声叫道。“走开，你讨厌我！”

“不，你这人不错，哈罗德。可能你不是最棒的，但你真的不错。”她顿了顿。“事实上，在现在这种情况下，我要说的是，你现在是整个世界上我最喜欢的人。”

这段话似乎使哈罗德哭得更厉害了。

“你要喝点什么吗？”

“饮料，”他答道。他用力吸了口气，擦了擦鼻子，眼睛仍盯着餐桌，接着他说：“它有点温乎乎的了。”

“没错，是这样。你是在镇上压水井那儿打的水吧？”像许多小镇一样，奥甘奎特在镇会议厅后面仍有一口压水井，最近40年里它早已失去了水源的作用，人们更多地把它当作一处怀旧的遗迹。旅游者经常在此照像。就是那种我们度假常去的海边小镇上的压水井，古朴而精巧。

“对，我就是在那儿打的。”

她为俩人各倒了一杯水，然后坐了下来。心想，我们应当在凉亭喝它，并且在喝它时翘起小拇指。“哈罗德，到底怎么了？”

哈罗德发出一声歇斯底里的怪笑，笨拙地将杯子举到嘴边，一饮而尽，然后把杯子放在桌上。“怎么了？什么怎么了？”

“我是说，有什么特别的吗？”她尝了口他的饮料，强忍着才没有皱起眉头。还挺凉，哈罗德一定是刚刚打来水，但是他忘了放糖。

终于，他抬起头看着她，他的脸上挂着泪珠，一副欲哭的样子。“我要我妈。”他说。

“哈罗德……”

“灾难发生在妈妈去世时，我想：‘这没什么’”说这话时，他的手紧紧地握着杯子，眼睛直视着她，一副憔悴的样子令人感到害怕。“我知道你听起来一定觉得可怕。但是，我根本不知道当我父母去世时，我该怎么接受它。我是个很敏感的人。这就是我为何被恐怖屋中那些白痴欺负的原因，镇上的家长却管那恐怖屋叫作高中。我当时认为

他们去世可能会使我悲痛欲绝，至少会使我痛苦一年……当灾难发生时，我妈……埃米……我父亲……我对自己说：‘这没什么。’我……他们……”他一拳砸在桌上，吓得她不由自主往后缩了一下。他叫道：“为什么我不能说出我的意思呢？我过去一直可以表达我心里想要说的！出神入化地用语言创造是作家的本行，为何我说不出我的感受呢？”

“哈罗德，请不要这样。我知道你的感受。”

他目瞪口呆地望着她。“你知道……？”他摇了摇头说，“不，你不可能知道。”

“你还记得你回家的时候吗？记得我当时正在挖墓穴吗？我当时迷迷糊糊的，我甚至记不起来我在做什么。我当时想炸点土豆片，却差点把房子烧了。因此，如果修剪草坪会使你觉得好受，那就干嘛。不过如果穿着游泳裤去割草，你会被晒坏的。你看这儿已经有一个泡了。”她盯着他的肩膀责备地说。出于礼貌，她又啜了一口那该死的饮料。

他用手擦了擦嘴说：“我从来没有喜欢过他们，但我认为悲伤是你应该感受到的东西。就像你的尿泡涨了，你就要撒尿一样。如果你的亲人去世了，你应当万分悲痛。”

她点了点头表示同意，心想这话听着怪，但却也合情理。

“我母亲总是围着埃米转，她是埃米的朋友。”他说话的口气不知不觉中透着可怜巴巴的孩子气。“而我却总惹父亲讨厌。”

法兰妮可以理解。布拉德·劳德是一个大块头的壮汉，他是肯内邦克锯木厂的工头。他怎么也弄不明白自己的亲生儿子会是这个样子。

“有一次，他把我叫到一旁。”哈罗德接着说，“问我是不是同性恋。他正是这样说的。我当时吓得哭了起来，而他却给了我一巴掌，说，如果我再这个样子，那我最好滚出镇子。而埃米……老实说她并没给我添什么乱。当她带朋友到家里来时，我不过是个令人难堪的人物。她对待我就好像我是间乱七八糟的房子。”

法兰妮终于硬着头皮喝完了饮料。

“所以在他们去世后，当我感到不知所措时，我就想我错了。我对自己说，‘悲哀可不是机械的反应。’但我错了。我每天都越来越想他们。特别想我母亲。但愿我能见她一面……过去好多时候当我需要她时，她都不在身边……她总是为埃米忙，围着她转，但她从来不苛薄地待我。所以今天早上我想到这些时，我对自己说，‘我要修剪草坪。这样我就不会再想这些事了。’但是，我还是想了。我开始很快地割草，越割越快……就好像我要超过那些念头一样……我想你就是那个时候来的。我是不是显得很疯狂，法兰妮？”

她把手伸过桌子，握住了他的手。“你这样想并没有什么错，哈罗德。”

“你敢肯定？”他眼睛睁得大大的，像孩子一样地盯着她。

“是的。”

“你愿意做我的朋友吗？”

“愿意。”

“感谢上帝。”哈罗德说，“感谢上帝你能做我的朋友。”他的手在她的手中汗涔涔的，当她意识这点时，他似乎也感到了这点，不情愿地将手抽了出来。“你想再来点饮料吗？”他怯生生地问她。

她笑了笑，显得非常感激。“过一会儿。”她回答道。

他们在公园里吃了午餐，午餐有花生酱、果冻三明治、煎蛋，一人一大瓶可乐。他们事先将可乐放在池塘中冰过，喝起来非常棒。

“我一直在想我下一步该做些什么。哈罗德说，“你把剩下的煎蛋吃了吧。”

“我不吃了，我已经饱了。”

哈罗德一口就把煎蛋吃下去了。法兰妮注意到，他那迟到的悲痛并未影响他的食欲，但马上觉得这样想有些过于苛求了。

“你打算做什么？”她问道。

“我在考虑到佛蒙特州去。”他犹豫地说。“你想去吗？”

“干嘛去佛蒙特州呢？”

“那儿一个叫斯托威顿的镇上有一所政府办的传染病中心，虽然没有亚特兰大的传染病中心规模大，但肯定离我们更近。我想如果那儿还有人活着研究这次流感的话，会有不少人的。”

“你怎么知道他们活着？”

“当然，他们也可能死了。”哈罗德十分谨慎地说。“不过，像斯托威顿这种地方的人对处理传染病早就司空见惯了，并且他们还会采取预防措施的。要是他们仍在工作，我想他们正在寻找像我们这样有免疫力的人。”

“哈罗德，你是怎么会知道这些的？”她看着哈罗德，眼神中流露出钦佩之情。哈罗德得意地脸一下红了。

“我读过许多东西，那些机构不是什么秘密。法兰妮，你觉得怎么样？”

她认为这主意不错。这又唤起了她那尚未隐去的对权威和机构的渴望。她立即不再去想刚才哈罗德说的中心的人也死光了的可能。他们应当去斯托威顿，那儿的人会收治他们，会对他们进行检查，各种检查的结果一定会发现他们与得病死去的人之间的差异。此时她还没有意识到，这时一种有效疫苗将会意味着什么。

“我想我们应该找一本地图，看看明天怎么到那儿。”她说。

他顿时红光满面。一时她竟认为他会吻自己，而此时此刻她会让他吻自己的，但是，这一时刻很快就过去了。对这样的结果，她感到庆幸。

从地图上看，距离缩小到了一指长短，到那里似乎很容易。从 1 号出口到 95 号州际公路，再从 95 号州际公路进入 302 国道，然后沿着 302 国道向西北方向走，穿过缅因州西部的几个湖区小镇，横跨同一条路上的新汉普什尔通道，然后就进入了佛蒙特州。斯托威顿在巴里西面仅 30 英里的地方，佛蒙特州 61 号公路或 89 号州际公路都可

以到那儿。

“一共有多远？”法兰妮问道。

哈罗德拿了把尺子量了量，又查了一下地图的比例尺。

“说出来你可能不会信。”他忧郁地说。

“怎么了？有 100 英里？”

“300 多英里。”

“天哪！”法兰妮吃了一惊。“真让我不敢相信。我在什么地方看到过，说你可以在一天内徒步横穿大部分新英格兰的州。”

“那是骗人。”哈罗德用他那充满学者气的语音说。“如果走对路的话，在 24 小时内，有可能走过康涅狄格、罗德岛、马萨诸塞州，越过佛蒙特州界，但是，这就像玩魔方一样，如果你知道怎么玩，就很容易，否则，就不行。”

“你到底是从哪知道这些东西的？”她好奇地问道。

“吉尼斯大全。”他得意地说。“实际上，我刚才在想弄两辆自行车。要不……我不知道行不行……弄两辆摩托。”

“哈罗德”她郑重其事地说，“你真是个天才。”

哈罗德咳了两声，脸又红了，心里很高兴。“明天上午，我们可以骑自行车一直骑到威尔斯。那儿有一家本田摩托车专卖店……你会骑本田摩托吗，法兰妮？”

“如果我们开始时骑慢点的话，我会学会的。”

“我想速度太快是很不明智的。”哈罗德严肃地说。“没人会知道转过弯会不会有 3 辆撞在一块的车挡住路。”

“对，没人会知道，谁会知道呢？不过，为什么非要等到明天呢？干嘛不今天就走呢？”

“没错，现在已经两点多了。”他说。“我们最多只能走到威尔斯，我们需要装备一下自己。这在奥甘奎特很容易，因为我们知道东西在哪儿。自然，我们需要一把枪。”

这的确有些怪。当他刚一说出这个“枪”这字眼，她就想到了肚子里的那个婴儿。“我们要枪干什么？”

他盯着她看了一会儿，然后垂下了眼睛，脖子刷的一下就红了。

“因为警察和法院都没有了，你又是个女人，而且还那么漂亮，一些人……一些男人……可能不是……不是正人君子。这就是原因。”

他的脸更红了，红得几乎发紫。

她想他是在说强奸。强奸。但是，他们怎么会强奸我呢？我已经怀孕了。不过没人知道这个，连哈罗德都不知道。如果你对强奸犯说：请不要这样，因为我怀孕。你能指望那个强奸犯说，夫人，对不起，我去强奸其他女孩去。

“好吧。”她说，“带上枪。不过今天我们仍要赶到威尔斯。”

“这儿我还有些事要干。”哈罗德说。

摩西·理查德森谷仓圆顶上酷热难当。当他们走到草料棚时，汗水已经顺着她的身体流下来了，但是在他们沿着摇摇晃晃的楼梯爬上圆顶时，汗水像小河般地从她身上流淌而下，汗水浸湿了的套头衫紧紧地贴在她的身上，衬出了她的双乳。

“你觉得有必要吗，哈罗德？”

“不知道。”他提着一桶白漆，拎着把仍套着透明纸的带刷。“不过这个谷仓下面就是1号国道，我想，许多人都会经过此地的。无论如何，它对我们不会有什么坏处的。”

“如果你掉下去，摔断了你的骨头，那才叫糟糕呢。”酷热使她的头都痛了，而中午喝下去的可乐在胃里涌动，令她感到很恶心。“事实上，真要那样，你就完了。”

“我不会掉下去的。”哈罗德紧张地说。他瞟了她一眼。“法兰妮，你脸色不好。”

“太热了。”她无力地答道。

“看在上帝的份上，下楼在树底下躺一会儿去吧。看着在摩西·理查德森谷仓的陡顶上挑战死亡的男人是如何飞下来的。”

“别开玩笑。我认为这是个愚蠢的决定，而且还很危险。”

“是这样，不过如果我做了这件事，我心里感到好受些。下去吧，

法兰妮。”

她心里想：唉，他是为我才做这个的。

他站在那里，满身汗水，眼神中流露出恐惧，陈年的蜘蛛网挂在他那赤裸肥厚的肩上，他的小腹在紧身蓝色牛仔裤收紧的腰部褶成几褶。

她踮起脚尖，轻轻地吻了他的嘴一下说：“当心点。”然后噔噔顺着楼梯向下跑去，只觉得腹中的可乐在胃里上下涌动；尽管她跑得很快，但还是看到了他眼中浮现惊喜之色。她从草料棚沿着跑向散落着麦秸的谷仓底的速度更快，因为她觉得自己马上就要吐出来了。她知道这是由于酷热、可乐和肚子里的孩子的原因，如果哈罗德听到她呕吐的话，会怎么想？因此，她打算跑到谷仓外哈罗德听不到的地方去吐。刚一到外面她就吐了。

哈罗德在 4 点 15 分时从上面走了下来，太阳将他晒得通红通红的，他的胳膊上溅满了白漆。在他忙着的时候，法兰妮在理查德森前院的榆树下打了个盹儿，由于紧张的缘故，她并没完全睡着，耳朵还在支楞着，等待着谷仓顶木瓦断裂的响声以及可怜的哈罗德从 90 英尺高的仓顶摔向地面时发出的绝望的尖叫声。不过，谢天谢地，这一切并未发生，而现在他正骄傲地站在她的面前，脚被草坪染得绿绿的，胳膊白漆点点，通红的肩膀。

“你干嘛把漆桶给提下来？”她好奇地问他。

“我不想把它留在上边。它可能会自己着起火来，毁了咱们写的字。”她又一次想到他履行自己的诺言时真是坚定不移，一丝不苟。叫人觉得可怕。

两人凝视谷仓顶，刚刚刷上的油漆在绿色木瓦的强烈对比下显得格外耀眼，上面所写的字让法兰妮想起了在南方看到的那种，写在谷仓顶上的标语：上帝保佑，干掉印第安红番。哈罗德所写的是：

“我们已去了佛蒙特州斯托威顿的瘟疫中心。

先经 1 号国道到威尔斯

再经 95 号州际公路到波特兰

302 国道到巴里

89 号州际公路到斯托威顿

1990 年 7 月 2 日离开奥甘奎特

哈罗德·埃米·劳德

法兰妮·戈德史密斯”

“我不知道你的中间名。”哈罗德抱歉地说。

“没关系。”法兰妮答道，眼睛仍盯着谷仓顶上的大字。第一行大字正好写在谷仓圆顶窗户下面，最后一行她的名字刚好在排雨管道的上边。“你是怎么写上最后一行字的？”她问道。

“这不难。”他忸怩地说。“我得把腿悬出来一点，就是这样。”

“哎，哈罗德，干嘛不只签你一人的名字？”

“因为我们是一个集体。”他说道，然后有些担心地看着她说，“你说对不对？”

“我想是这样……只要你不自杀。饿不饿？”

他感激地笑了，说：“饿极了。”

“那咱们去吃点东西去。我待会儿再给你灼伤的地方涂点婴儿油。哈罗德，你得穿上你的衬衣。晚上躺在伤口上你可没法睡觉。”

“我会睡得很香。”他回答道，并冲着她笑了笑。法兰妮也报以微笑。他们晚饭吃的是罐头食品和法兰妮调制的饮料（她加了糖），不久，天色渐渐黑下来，哈罗德胳膊夹着样东西来到了法兰妮的房间。

“这是埃米的，”他说，“我从阁楼里找到的。我想这是我父母在埃米高中毕业时送给她的。不知道还能不能用，不过我还是从贮藏室里找了几节电池。”他拍了拍衣兜，鼓鼓囊囊地装着几节电池。

这是一部便携式电唱机，那种有着塑料外壳，专为十三四岁小姑娘带着到海滩和草地聚会设计的。电唱机装有 45 个单曲唱片，有奥斯蒙茨、利夫·加勒特、约翰·特拉沃尔塔和肖恩·卡西迪灌的唱片。她仔细地察看着唱机，感到热泪一下涌上了自己的眼眶。

“来，试试它还能不能用。”她说。

它真的还可以用。他们各自坐在长沙发的一端，便携唱机摆在他们面前咖啡桌上，他们脸上呈现出平静伤感的专注之情，默默地倾听着那失去的世界的音乐在夏夜中回荡。

第 37 章

起先，斯图听到狗叫声时并没有太在意；这种情况在晴朗的夏日上午是经常发生的。他刚刚穿过新汉普什尔州南拉伊盖特镇，眼前的公路在美丽的乡间蜿蜒向前，阳光穿过路边的榆树洒向路面，给路面铺上了一层晃动着的硬币大小的光斑。路两旁生长着密密的灌林丛——有郁郁葱葱的盐肤树、桧树以及其他许多他叫不出名的灌木。品种之多，令他眼花缭乱，他熟悉东德克萨斯的植物，那里路边的植物种类没有这里多。在他左边，一堵古老的石墙在灌木丛中蜿蜒穿行，时隐时现。右边，一条小溪欢快地向东流去。灌木丛中不时有小动物跑动（昨天，一条硕大的母鹿站在 302 号公路白线上尽情地吸吮着早上的空气，这一景象使他看呆了。），小鸟在叽叽喳喳地叫着。在这种声音的衬托下，狗叫是世界上再自然不过的事了。

他又走了大约 1 英里才突然意识到那条狗（听声音，它已经离得很近）不管怎么说一定不同寻常。自打离开斯托威顿后，一路上他看到了很多条死狗，但没有见到一条活狗。因此，他想到流感杀死了许多人，但不是所有的人。显然，流感也杀死了很多狗，但仍有狗还活着。可能这条狗现在很怕见人。当它嗅到他时，它很可能钻进灌木丛中，并冲着他狂吠，一直到斯图离开它的领地才会停下来。

他调整了一下背囊的背带，叠了两块手帕垫在背带压着的肩膀上。他穿了一双乔治亚靴子，3 天的旅程下来，鞋底的纹路快要磨秃了。他头上戴着一顶入时的红色宽边毡帽，背肩上斜挎着一支军用卡宾枪。他没想到会碰到杀人犯，但他还是朦朦胧胧地感到，带枪是个不错的想法，可以打一些野物。昨天他还真看到了野物，仍还活着，而他竟因吃惊和高兴而忘了开枪。

现在行囊又舒适地伏在他的肩上，他继续沿着公路向前走去。从

狗的叫声中听得出，它好像就在下一个转弯的地方。斯图想，可能我会看到它。

他选择了 302 号公路，向东走去，因为他认为这终将会把他带到海边的。他还为自己制定了类似计划的东西：到了海边后，我将决定我要干什么。到那时，我会忘记发生过的事。现在已经是第 4 天了，长途跋涉像是一种治疗的过程。他曾想过骑一辆十速自行车或者摩托车，但最后还是决定走着去。他过去一直喜爱长途徒步旅行，而且他的身体也渴望锻练。直到他逃离斯托威顿前，他快有两个星期没有运动了，他觉得自己的肌肉开始松弛，身体也不在状态。他曾认为这种缓慢的行程迟早会使自己不耐烦的，到那时自己会找辆自行车或摩托车，可是现在他已很愿意步行，沿着这条路向东走，看自己想看的东西，想休息时就休息，或者在下午一天中最热的时候打个盹。这样做对他很有好处，渐渐地那种疯狂地想逃生的念头成为了回忆，变成了过去发生的事情，不再是使自己直出冷汗的那种活生生的东西了。上路后的头两个晚上，他还梦到了同埃尔德最后的那次遭遇，当时埃尔德来完成他的使命。在梦里，斯图挥动椅子的动作总是慢一步，埃尔德后退一步躲开了这一击，然后扣动了手枪扳机，斯图感到胸部就像挨了灌了铅的拳击手套重重的、却并不很痛的一击。他不断梦到这一情景，直到早上疲惫地醒来，不过仍为自己能活着而庆幸。昨天晚上他没有做这种梦。他对神经紧张症状戛然而止不敢相信，不过他还是认为徒步跋涉会一点一点地将这场噩梦从自己的心中排解出去。可能他永远不会彻底摆脱所有这一切，但是当摆脱掉其中的大部分时，他认为自己肯定会对今后仔细筹划一番的，不管自己能否能走到海边。

他转过了那道弯，那条狗就在那里，这是一条金棕色的爱尔兰长毛猎犬。一看见到斯图，它就欢快地叫着，沿着公路向他跑了过来。它的爪子敲击着路面发出滴滴达达的响声，尾巴兴奋地摆动着。它一跃而起将前爪搭在了斯图腹部，动作之猛令斯图不禁向后退了一步。“慢点，小伙子。”他咧着嘴笑着说。

听到了他的声音，那狗叫得更欢了，又向上蹿了起来。

“科亚克!”一个声音严厉地喝道，斯图吃了一惊，四顾而视。“下来！别去打扰这位先生！你会弄脏他的衬衣的！可怜的家伙!”

科亚克站到了公路上，夹起尾巴，围着斯图转了起来。夹着的尾巴仍兴奋地摆动着。

现在他可以抬起头看看科亚克的主人了。这是位 60 来岁男子，上身穿着一件破旧的毛衣，下穿一条褪了色的灰色长裤，头戴一顶贝雷帽。此时，他正坐在一个钢琴凳上，手里拿着调色板，一个挂着画布的画架立在他面前。

此刻他站了起来，将调色板放在了琴凳上（斯图可以隐约地听到他嘟囔着:“一会儿别忘了坐在上面”)，伸出了手向斯图走了过来。帽子下压着的松软的灰发在微风中颤抖。

“先生，我想你不会用枪来欢迎我的吧。格兰·贝特曼，愿为您效劳。”

斯图向前迈了一步，一把抓住了那支伸出的手（科亚克此时又兴奋了起来，围着斯图蹦来蹦去，但这次它没敢跳到斯图身上——至少是现在还没敢)。“斯图尔特·雷德曼。别担心这支枪。现在我人还没看够呢，不会向他们开枪的。事实上，你是我见到的第一个人。”

“想来点鱼子酱吗？”

“从来没吃过。”

“那这次就来点尝尝吧。如果你不喜欢它，这儿还有好多其他吃的。科亚克，别跳了。我知道你又想跳到起来——我知道你在想什么——管着点自己。记住，科亚克，能管住自己是高贵与下贱的标志。管着点自己!”

科亚克乖乖地坐了下来，开始张着嘴喘气。它龇牙咧嘴的样子就像在笑。斯图从以往的经验知道，这种面带笑容的狗要么是只咬人的狗，要么是只非常好的狗。而这条狗不像是咬人的狗。

“我请你吃午饭。”贝特曼说，“你是我上星期以来见到的第一个人。愿呆会儿吗？”

“很愿意。”

“南方人，对吗？”

“东德克萨斯人。”

“东部人，我搞错了。”贝特曼对自己的判断不禁笑出了声，他转身向画架走去，一行不经意的水彩滴落在路面上。

“我要是你的话，就不会坐在那个琴凳上。”斯图说。

“当然不了！我才不愿坐呢，对不对。”他改变了方向，向一小块空地的后面走去。斯图看到那儿的阴影中放着一个橙白色相间的冰盒，一块看起来像白色桌布的东西盖在冰盒的上面。当贝特曼将桌布揭去时，斯图看到了里面放着的东西。

“这过去是伍德维尔圣洗礼宗教堂教会财产的一部分，”贝特曼说，“我拿来用一下。我想洗礼宗教徒们是不会想念它的。他们全都去见上帝去了。至少是伍德维尔的那些教徒们全都去见上帝了。他们现在可以在那庆祝他们的相聚了。不过我想洗礼宗教徒会发现天堂令他们很失望，除非天堂允许他们看电视——可能他们在天上管它叫‘天视’——在电视上他们可以看杰里·法尔韦尔和杰克·凡·恩佩的演出。而我们这里有的是一个老异教徒在与大自然的交流。科亚克，别踩在桌布上。管着点自己，永远记住这点，科亚克。不论你做什么，时刻记住这句话。雷德曼先生，我们到路那边洗一下怎么样？”

“洗一下吧，斯图。”

“好吧，洗一下。”

他们穿过公路，在清澈冰凉的水中洗了起来。斯图感到惬意极了。在这个特殊的时刻，遇到这个特殊的人有些让人觉得近乎天意。科亚克在小溪下游饮了几口水，然后高兴地叫着窜到了树林中。它惊动了林中的一只野鸡。斯图看着那只野鸡扑啦啦地从灌木丛中飞走了，心中充满惊奇地想到，一切看起来都很正常。莫名其妙地都很正常。

他不太喜欢鱼子酱的味道——就像凉鱼冻——不过贝特曼还有

意大利硬香肠、萨拉米香肠、两筒沙丁鱼罐头、一些苹果糊以及一大盒无花果条。贝特曼说，无花果条对肠胃不无益处。自从斯图离开斯托威顿开始他的长途徒步旅程后，他的肠胃一直不错，不过，他还是很爱吃无花果条，一气吃了6根。实际上，他每样东西都吃了不少。

贝特曼则吃了不少沙丁鱼，在吃饭时他告诉斯图，他过去是伍德维尔社区大学的社会学副教授。他说，伍德维尔是离这儿还有6英里的一座小城（他告诉斯图："它以一所社区大学和四座加油站而闻名。"）。他的妻子10年前就去世了。他们没有孩子。他说，他的大多数同事都不喜欢他，而他也同样打心里不喜欢他们。"他们认为我是个疯子。"他说，"他们很可能是对的，这种可能性并不会改善我们之间的关系。"他对这场大流感泰然处之，因为他自己终于能退休，并且可以像他一直盼望得那样全天画画了。

他一边将蛋糕分开，递给斯图一半，一边说："我是个糟糕的画家。不过，我对我自己说，今年7月没有人画的风景画比文学士、文学硕士、学术硕士格兰·贝特曼的廉价自我旅行更美了，除了我自己的画。"

"科亚克以前一直就是你的狗吗？"

"不，这是一种有点令人惊奇的巧合，是不是？我想科亚克是城里的什么人养的。我过去见到过它，只是不知道它的名字，只好斗胆起了个新名字。看起来它并不在乎。请稍等一下，斯图。"

他一路小跑地跑到了公路那边，斯图听到他淌水的声音。一会儿他又回来了，裤脚一直挽到膝盖。他每只手里都拿着一盒6罐装的啤酒。

"这原来应该是吃饭时喝的。我真蠢，给忘了。"

"饭后喝也很好。"斯图说，一边从盒子里拿出了一罐啤酒。"谢谢。"

他们拉开了啤酒，贝特曼举起了啤酒罐说："为我们干杯，斯图。愿我们过得愉快、心情好。"

"阿门。"他们将酒罐碰在一起，然后喝了起来。斯图想，以前喝啤

酒味道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好，以后可能也下会那么好了。

“你是个言语不多的人。”贝特曼说，“我希望你别以为我是幸灾乐祸。”

“没有的事。”斯图说。

“我对这个世界存有偏见。”贝特曼说，“我对这点毫不隐讳。至少对我来说，20 世纪最后 25 年中的世界具有患结肠癌行将就木的 80 岁老人的一切症状。他们说，每当一个世纪快要结束时，灾难总要降临到所有西方人头上。我们总是将自己包在裹尸布中，到处哭喊自己的不幸，呜呼，耶路撒冷……呜呼，克里福兰。舞蹈病在 15 世纪末爆发。14 世纪结束时的黑死病使欧洲人几乎死光。17 世纪末的百日咳，19 世纪末流感的第一次爆发。现在我们已经很习惯流感这个字眼了——对我们来说，它听起来几乎就像是感冒一样，不是吗？——除了历史学家外，好像没人知道 100 年前的流感。”

“在每个世纪的后 30 年，你们那些宗教狂就会跳出来用事实和数字来说明世界末日善恶大决战终于就要到来了。当然，这种人一直就有，不过每到世纪末，这类人的队伍似乎迅速膨涨……并且他们还被许多人很认真地看待。这时魔鬼出现了。匈奴王阿提拉、成吉思汗、碎尸杰克、利泽·博登。如果你愿听到话，还有我们同时代的查尔斯·曼森、里查德·斯佩克和特德·邦迪。我同事的说法比我的更具想象力，他们认为西方人需要不时地清洁自己的结肠，在世纪末这样做可以帮助他们面对纯洁、乐观的世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得到了最好的灌肠剂，因此当你这样想时，你就会感到这非常有意义。不管怎样说，这次我们走近的不只是个世纪的起点，而是一个崭新的千年的开始。”

贝特曼停下来思索了一下。

“既然我想到了这点，因此我是个幸灾乐祸的人。再来罐啤酒吗？”

斯图又拿了罐啤酒，心里思考着贝特曼说的话。

“现在还没最后结束呢。”他终于说了句，“至少我不这样认为。这

只是……是个中间休息。”

“贴切。说得好。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要去画我的画去了。”

“去吧。”

“你遇到过其他狗吗？”当科亚克高兴地从公路对面路过来时，贝特曼问道。

“没有。”

“我也没遇到过。你是我遇见的除我之外的唯一的人，而科亚克好像是唯一的一条狗了。”

“如果它活着的话，那还会有其他狗的。”

“你的推理并不十分科学。”贝特曼善意地说，“你是哪一类美国人呢？给我证明哪有第二条狗——最好是条母狗——这样我就接受你的推理认为还会有第三条狗。不过别向我证明有一条狗，然后再从这个前提推出还会有第二条狗。这样不行。”

“我见过奶牛。”斯图若有所思地说。

“奶牛，对，还有鹿。不过，马全都死了。”

“没错。”斯图赞同道。在旅途中，他见到过不少匹死马。在有些情况下，奶牛却在开始发肿的马匹尸体的上风头吃草。“哎，为什么会这样呢？”

“不知道。我们全都同样地呼吸，而这看起来主要是种呼吸性疾病。不过我怀疑是不是还有其他因素？人、狗和马全都会发病。奶牛和鹿却不会。老鼠刚开始也受到了影响，不过，现在好像又活过来了。”贝特曼不经意地在调色板上调着颜料。“那都是猫，都成灾了，而且据我观察，昆虫也和原来一样正常。当然，人类的小毛病看来很少影响到它们——患流感的蚊子想起来就觉得可笑。一点都没有道理。简直疯狂。”

“没错。”斯图答道，一边又拉开了一罐啤酒。他的头有些微微发晕。

“我们会看到生物界一些有趣的变化。”贝特曼说。他在把科亚克画入画中时犯了一个大错。“活下来的东西，要看看人类是否能在这

场瘟疫后再繁殖起来——这得等到以后才能知道——不过，至少我们可以一起努力试试看。但是，科亚克还能找到配偶吗？它还能成为一个骄傲父亲吗？”

“上帝，我想它不会。”

贝特曼站了起来，把画板放在钢琴凳上，随手拿了一罐啤酒。“我想你是对的。”他说。“可能还有其他人、其他狗和马。不过很多动物可能等不到繁衍就会死去。当然，可能还有一些易受感染的动物，在流感暴发时正好怀着孕。现在美国还会有不少健康妇女，她们现在的肚子——恕我不敬——就像包了馅的饺子。但是已经踏上了不归路。如果将狗排除在等式之外，看起来不受感染的鹿就会疯狂地繁殖。劫后余生的人肯定不足以控制鹿的数量。会有几年时间没有狩猎季节。”

“那么，”斯图说，“过剩的鹿就会挨饿。”

“不，它们不会的，它们中的大多数都不会挨饿。无论如何在这儿不会。我不敢说在东德州会发生什么，但是新英格兰在流感爆发前就种了很多菜园，而且长势很不错。今、明两年鹿会有很多东西吃的。而以后，庄稼就野长了。7 年内可能不会有挨饿的鹿。斯图，如果你几年后回来，你得推开挡道的鹿才能走上公路。”

斯图细细地想了想。最后他说：“你是不是有点夸大其词了？”

“不是有意的。还有许多因素我还没有考虑，不过坦白的说，我不这样认为。我们假设在鹿的存活环境中没有了狗，或者几乎没有了狗，并将此假设推而广之，推广到其他生物之间的关系上。猫将无限制地繁殖。这意味着什么呢？我刚才说过老鼠在生物关系中的数量将下降，不过还会回升。如果有足够多的猫的话，这点就会发生变化。没有老鼠的世界刚开始听着很还不错，但我对此怀疑。”

“你刚才说人类是否能繁衍还是个问题，这如何理解呢？”

“有两种可能。”贝特曼说，“至少我现在看到了两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是婴儿可能不具有免疫功能。”

“你是指他们一生下来就会死吗？”

“对，或者就干脆死在子宫里了。这场超级流冒有可能对我们这些余下的人产生绝育的影响，这种可能性虽然不大，但也并非不可能。”

“简直疯了。”斯图说。

“腮腺炎就是这样。”格兰·贝特曼平静地说。

“不过假如那些肚子里……怀着孩子的母亲……如果母亲们具有免疫性——”

“对的，在某些情况下，免疫性就像易染病那样是可以遗传的。但是并不是所有都是这样。你不能肯定这点。我想现在怀着的孩子的未来很不确定。他们的母亲具有免疫性，但是统计的数字显示，多数父亲却不是这样，并且现在都死了。”

“另一种可能呢？”

“我们可能会自己毁掉自己。”贝特曼冷静地说。实际上我认为这很有可能。但不是现在，因为现在我们太分散了。不过人类是一种喜爱群居、社会性的动物，因此，只要我们能活到相互讲述自己是如何在 1990 年这场大灾难里活下来的时候，我们最终将走到一起。“那时形成的多数社会可能是一些由一些小独裁者进行原始的独裁统治，除非我们很幸运的话。少数几个社会可能是开化的民主社会，我可以准确地告诉你 90 年代到 2000 年左右时社会的必要条件：一个有足够的技术能够把光明带回来的社会。这点肯定会实现，并且会很容易地实现。这与核大战后的情景不一样，在那种情况下什么东西都不能再用了。现在各种机械都完好无缺地放在那里，等着人们去使用——当然是会使用它们的人，他们懂得如何弄干净插头，更换磨损的轴承。还剩下多少人懂得那些我们过去认为是天经地义应该掌握的技术。”

斯图呷了一口啤酒，问道：“真这样吗？”

“当然。”贝特曼也咽了一口自己的啤酒，然后身子略向前倾，冲斯图笑着说：“东德克萨斯州的斯图尔特·雷德曼先生，我不妨为你假设一下。假设波士顿有一个甲社区，尤蒂卡有一乙社会。他们都知

到对方，并且他们相互了解对方的情况。甲社区状况很好。由于他们当中的一个人恰好是康·埃德公司的修理工，因此他们非常惬意地住在比肯希尔，非常富足。那个修理工知道如何使向比肯希尔供电的电厂再次运转起来。这可能不过是知道在电厂自动关机后该拉哪个闸开机。一旦发电机再次启动后，它就几乎是自动运行。那个修理工可以教会甲社会其他成员该拉哪个闸、该看哪个仪表。发电机是靠烧油运行的，而油在那里又充足得很，因为过去用油的人早就死了。因此，在波士顿，人们舒服的不得了。冷的时候有暖气御寒，夜晚有电灯为你照明读书，有电冰箱让那儿的人可以像文明人一样喝加冰块的苏格兰威士忌。事实上，生活就像田园诗一样。没有污染问题，没有吸毒问题，没有种族问题，也没有物质匮乏问题。金钱和以货易货问题都不存在，因为各种物资都放在那里任人们选用，对于人口减少了的社区来说各种物资够用300年。从社会学的角度说，这个社会在本质上是共产主义社会。那里没有独裁，因为那里不存在滋生独裁、贪欲、不确定性和私有制的土壤。波士顿可能最终还会由政府形式的镇议会来管理。”

“而在尤蒂卡的乙社区没有一个人懂得如何操作发电厂发电。所有的技术人员都死了。要过很长时间他们才会琢磨出如何使发电厂运行起来。晚上要挨冻（冬天到了），罐头食品也吃完了，真是饥寒交迫。这时，一个强人挺身而出。而其余的人也愿意接受他，因为他们不知所措，饥病交加。让强人来做决定吧！他自然做出了决定。他派人到波士顿请求帮助。波士顿的人会派自己宝贵的技术员去尤蒂卡帮助他们吗？不派人去将意味着乙社区要踏上去南方过冬的漫长而危险的旅程。那么甲社区在得到消息后该怎么做？”

“他们会派人去吗？”斯图问道。

“见它的鬼去吧！当然不。那个技术员可能会扣留，实际上非常可能。在流感后的世界上，技术决窍可以说是金不换。按这种观点看，甲社会是富有的，而乙社区则是贫穷的。那么乙社区该怎么做呢？”

“我想他们会到南方去。”斯图说，然后笑了笑。“可能会到东德克

萨斯去。”

“可能，或者他们可能会用核弹头去威胁波士顿的人。”

“不错。”斯图说，“他们不能让自己的发电厂运行起来，但可以发射核导弹。”

贝特曼说:“如果是我，才不会去为导弹去操心呢。我只要想办法把核弹头拆下来就行了，然后用火车把弹头运到波士顿。你认为那会有用吗？”

“如果我知道的话，就寸步不让。”

“就算那不起作用，还有许多常规武器可供使用。正是这样，各种各样的武器散落在各地静静地等着人们去使用。如果甲社区和乙社区都拥有自己的技术人员，他们可能会由于宗教或领土或一些微不足道的理想上的差异发起核战争。想想吧，到那时，我们不是只有六七个世界核大国了，而是在美国本土就出现六七十个核国家了。就算情况不是这样，我敢肯定也会发生用石块和狼牙棒进行的战斗。但是事实是，所有的老兵都已逝去了，把他们装备留在了身后。想起来就是件残忍的事，特别当这么多残酷的事发生之后则更是如此……不过我想这是完全可能的。”

一阵沉默出现在两人之间。他们听见远处科亚克在树林中叫着，时间已过正午。

“你知道吗？本质上我是个乐观的人。”终于贝特曼开口说道，“这大概是我对满足的标准不高。所以我在我这一行中不受欢迎。我有自己的缺点，我说得太多，这点你已经发现了。我还是个蹩脚的画家，这你也看到了，我过去还非常不善理财。我有时在发工资前三天靠吃花生酱三明治过日子，我在伍德维尔以在银行开户一周后，就把钱全取光而臭名昭著。不过，斯图，我从不因此而灰心丧气。古怪，却又快乐，这就是我的性格。造成我这样一生的唯一祸根就是我的梦想。自打儿时起，各种生动的梦就时刻在我脑海中萦绕。许多梦都令人压抑。比如一个在桥下钓鱼的年轻人伸出手抓住我的腿，或者一个巫师把我变成了一只鸟……每当这时，我都想张开嘴叫喊，不过什么都没

发生，只不过几只奶牛钻了出来。你做过噩梦吗，斯图？”

“有时做过。”斯图答道，此时他想起了埃尔德，以及埃尔德如何在他的噩梦中伏击自己，想起了没有尽头、被荧光灯的冷光照亮、充满着回声的走廊。

“你知道吗，在我十几岁的时候，时常做有关性的梦。时常出现这样的梦境：梦里同我在一起的姑娘会变成一只蛤蟆，或一条蛇，有时甚至是一只正在腐烂的尸体。当我长大后，我常梦到失败，梦到自己在堕落，梦见自杀，梦到可怕的意外暴死。其中一个反反复复做的梦是我正在被一架加油站的电梯慢慢地压死。我想这些都是钓鱼梦的变种。我确实相信这类梦是心理学上的催吐剂，做这样梦的人会受上苍的庇护，而不是受到诅咒。”

“如果你忘掉它，它就不会越积越多。”

“没错。有许多种圆梦的方法，弗洛伊德算是最著名的一位了，不过我一直认为它们只是起到简单的清除功能，没什么太多的作用，梦只是心理学家减少压力的途径。而那些不做梦的人，或那些醒来就把梦忘掉的人在某些方面精神上是呆滞的。不管怎么说，做噩梦唯一可行的补偿就是醒过来，意识到这只是一些梦而已。”

斯图笑了笑。

“不过不久前，我做了一个非常可怕的梦。像被电梯压死这类的梦，它总是不断的重现，但与最近做的梦相比，那根本算不了什么。它与我以前做过的梦也不一样，又有些相似的地方。就好像……好像它是所有噩梦的浓缩。当我醒来的时候，心情糟透了，就仿佛那不是个梦，而是某种幻觉。我知道这听起来有些疯狂。”

“到底是个什么梦。”

“有关一个男人的梦。”贝特曼平静地说，“至少我认为是一个男人。他站在一个很高的建筑顶上，或者是站在一个悬崖上。不管是什么，反正它很高，离地足有几千英尺。当时已几近黄昏，太阳正在落下，但他向东方望着。有时他好像下身穿着一条蓝色牛仔裤，上身穿着黑色粗斜纹夹克，不过更多的时间他像是裹着一身长袍，头上戴着

兜帽。我从没有看到过他的脸，不过我却可以看见他的眼睛。他长着一双红眼。而我觉得他在一直寻找我，并且迟早他会发现我的，要么我得身不由己地走到他面前……而那意味着我生命的终结。因此，我想大声叫喊……”他不安地耸了一下肩停了下来。

“这时候就醒了？”

“对。”他们看着科亚克颠颠地跑了回来。科亚克把鼻子伸到了铝盘子里吃完了最后一点蛋糕，贝特曼拍了拍它。

“算了吧，这只是个梦。”贝特曼一边说着，一边站起来，当他膝盖快伸直时，又向下缩了一下。“如果我接受心理分析的话，那些家伙准得说这个梦反映了我潜意识的恐惧，害怕某些会让所有这一切再次发生的领袖人物。也可能是对技术的恐惧。因为我确实相信所有发展着的新社会——至少在西方如此——会把技术当作他们的基础。这很可悲，本来不必如此，但又不得不如此，因为我们解脱不掉了。他们不会记住，或者说他们不想记住我们过去把自己逼得走投无路的情景。肮脏的河流、臭氧层的大洞、原子弹、大气污染。他们将记住的是，很久很久以前他们不用费什么力气就可以暖暖和和度过夜晚。你发现了吧，我是一个勒德派人士。但那个梦……它一直困扰着我，斯图。”

斯图没说什么。

“噢，该回去了。”贝特曼轻松地说，“我有点醉了，我看今天下午有雷阵雨。”他走回到那边空地开始收拾了起来。几分钟后他推着个手推车回来了。他将钢琴凳降到最矮后放到了手推车里，然后又把调色板、冰盒一一放了进去，最后又将他那二流的画小心翼翼地放在了所有物件的最顶上。

“你一直就这样推着它走到这儿的吗？”斯图问道。

“我一直推着它走，直到看到我想画的东西。我每天都到不同的地方。这是种很好的锻炼。如果你向东走，干嘛不跟我回伍德维尔，到我家过夜？我们可以轮流推车，我还在那里冰了 6 罐啤酒，可以伴着我们很舒服地回家。”

“好，就这样。”斯图说。

“好伙伴，我要说一路，一直说到家。你落在饶舌教授手里了，东德克萨斯佬。如果我让你厌倦了，让我闭上嘴就是了。我不会生气的。”

“我愿意听你说。”斯图说。

“这么说，你真是上帝派来的了。走。”

他们就这样开始沿着302号公路走了下去，他们其中的一个推着车子，另一个人则喝着啤酒。不管谁推车，谁喝啤酒，总是贝特曼在说话，他那滔滔不绝的长篇大论从一个话题跳到另一个话题，中间几乎没有停顿。科亚克在他们旁边欢快地跑着。斯图一会注意听着贝特曼的侃侃而谈，一会思绪又信马由缰不知跑到哪去了。贝特曼所描述的情景使他深感不安：几百个小部落，其中一些非常好战，这些部落住在全国各地，成千上万件毁灭性的武器像小孩子玩的积木似地散布在那里。不过奇怪的是，他的脑海里不断浮现出格兰·贝特曼的梦境：在高高的建筑物或者悬崖顶部站着的那个没有脸孔、长着对红色眼睛的人。他背对着落日，不安地向东方张望着。

没到午夜他就醒了，醒来时浑身是汗，心里担心做梦时会不会叫出声来。不过在另一间屋里，格兰·贝特曼的呼吸缓慢而均匀，没有受到打扰的迹象。在过道里他可以看到科亚克趴在爪子上睡着了。屋里面沐浴在明亮月光中摆设就像是在仙境里一般。

当斯图醒过来时，手撑着坐了起来，现在又躺了下来，把身子贴到了湿漉漉的床单上，他把手臂挡在眼睛上，不愿再记起刚才的梦，但仍无法摆脱掉它。

他在梦中又回到了斯托威顿。埃尔德已经死了。所有的人都死了。那地方是一个空荡荡的坟墓。他是唯一活下来的人，他找不到出去的路。开始时他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恐惧。他一遍遍地对自己说：“慢慢走，别跑。”但不久他就跑了起来。他的步子越迈越快，并忍不住地想回头张望，那种想弄清楚后面的声音只是回声的想法越发不可

抑制。

他经过了下个个紧闭着的办公室。门上乳白色的磨砂玻璃上写着黑色的字。他走过了翻倒的推床，走过了白裙子缩到大腿根的女护士的尸体，她那乌黑色狞笑着的脸盯着在房顶日光灯照射下发出冷光的冰盒。

最后，他开始跑了起来。

他越跑越快，一扇扇门从他身旁一闪而过，他的脚在亚麻地毯上快速地跳动着。白色空心砖墙上刷着橙色箭头。路标。开始时这些路标还显得正常:“放射科”、“乙号走廊通往试验室”、“无有效证件请勿进入”。过了一会他来到了这座建筑的另一部分，这部分建筑从来没看过，也不想看。墙上的漆开始剥落、龟裂。一些日光灯黑着，余下的则发出嗡嗡的响声，就像困在纱窗中的蚊子。许多办公室的磨砂窗户已经破碎，透过破碎的窗户他可以看到屋里一遍狼藉，躺满了死状痛苦的尸体。到处是血。这些人不是死于流感，而是被杀死的。尸体上到处是刀伤和枪伤，还有被钝器打击才会出现的创伤。死尸的眼睛都圆睁着，突出在外边。

他沿着一个停着的电梯中向下爬去，钻进了一条长长的四周嵌着磁砖的黑暗隧道。隧道的另一头办公室更多，门都漆得黑黑的。墙上是鲜红色的箭头。日光灯在嗡嗡作响。墙上的路标写着:“此路通向激光武器”、“响尾蛇导弹在这此”、“传染病室”。当他看到指向右转弯的箭头和它上面写的令他快乐无比的“出口”时，竟兴奋地哭了。

他转过了弯，门开着。门外是迷人的夜晚。他冲了过去，突然一个身影插了进来挡住了他，正是那个穿着牛仔裤和粗斜纹布夹克的人。斯图猛地停了下来，叫喊声像锈铁块一样地堵在了他的嗓子里。当那个人走入到闪烁的日光灯下时，斯图看到他的脸上有一块黑色的阴影，阴影上面嵌着两只血红毫无生气的眼睛。没有生命，只有一丝幽默，一种跳动的、疯狂的喜悦。

黑衣人伸出手，斯图看到那手上在滴着血。

“天哪!”从黑衣人本应是脸部的空洞处传出低语声。

斯图醒了过来。

科亚克在厅中发了一声呻吟，又轻声地嗥了几声。睡梦中爪子还抽搐了一下。斯图想狗也会做梦。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做梦，甚至偶然做做噩梦。

但是，他过了许久才入睡。

第 38 章

超级流感渐渐退去后，又出现了第二场历时两周的流行病。在美国这种技术社会里这种流行病是很普通的，但在不发达国家如秘鲁、塞内加尔则很少见。第二场流行病夺去了美国 16%幸存者的生命。在秘鲁、塞内加尔这样的国家，因此而丧生的人不足 3%。由于第二场流行病发病的症态每个病例都不相同，因此不知如何称呼它。像格兰·贝特曼这样的社会学家可能会将第二场流行病称作“自然死亡”或“急救室沮丧症”。按严格的达尔文的观点说，这是最后的一刀——一些人会说，最无情的一刀。

萨姆·陶伯 5 岁半。他母亲 6 月 24 日死于佐治亚州默弗里斯伯勒市总医院。25 日，他父亲和两岁的妹妹阿普里尔死了。6 月 27 日，他的哥哥迈克也死了，留下了萨姆一个人。

自打母亲去世后，萨姆就少不了惊吓。他心神不定地在默弗里斯伯勒四处游逛，饿了就找点东西吃，偶尔还哭几声。过了一阵他停住了哭声，因为哭没有用，哭不能让死人复活。晚上他时常被可怕的噩梦惊醒，噩梦中爸爸、阿普里尔和迈克死了一遍又一遍，他们的脸肿得发青，他们被浓痰堵塞的肺部发出骇人的咯咯声。

7 月 2 日上午 10 点，萨姆走到了哈蒂·雷诺家房后一片野生黑刺莓林。他目光呆滞地走进了几乎有他两个人那么高的黑刺莓林，他开始采摘黑刺莓吃，一直吃得他嘴唇、脸颊染成了黑色。黑刺莓的刺钩住了他的衣服，刺破了他的肌肤，但他全然不觉。蜜蜂在他身边飞舞，发出令人昏昏入睡的单调响声。他没有看到那个掩藏在草丛和黑刺莓枝蔓下的朽烂的旧井盖。旧井盖在他的体重下咔的一声塌了下去，萨姆沿着石块砌成的井壁落到了 20 英尺深的干枯的井底，摔断

了腿。20 小时后他因恐惧、撞击、饥饿和脱水而死去。

伊尔玛·费耶特住在加州洛代。她是位 26 岁的未婚女性，对强奸心存病态的恐惧。自 7 月 23 日起她的生活就成了一场漫长的噩梦。当时镇里发生抢劫，没有警察出来阻止。伊尔玛住在一条侧街的小屋里，她母亲过去同她一直住在这里，直到 1985 年去世。当抢劫开始后，枪声四起，醉醺醺的男人骑着摩托车在街上冲来冲去，发出可怕的响声，伊尔玛锁住了所有的门，然后藏在楼梯下的小仓房中。以后她不时地像老鼠一样悄悄地爬上楼梯去拿食品，或者舒展一下腰身。

伊尔玛不喜欢与人相处。如果全世界的人死得只剩她一个，她才真正高兴呢。不过，现在情况还不是这样。就在昨天，在她开始希望洛代只剩她一个人时，她就看到了一个粗鲁的醉汉。那是个嬉皮士，穿着 T 恤衫，嘴里咕哝着，我禁欲，禁酒，那是我一生中绝无尽有的 20 分钟。他手里拎着瓶威士忌沿街走着，一头长长的金发从帽子下泄出，一直披到肩上。一把手枪插在紧身蓝牛仔裤的腰带上。伊尔玛躲在卧室的窗帘后窥视着他，一直盯着他走出视野，然后急忙跑下楼梯，一头钻进堵满东西的小仓房中，就好像刚从魔法中解脱出来。

他们没有全死掉。如果有一个嬉皮士活着，就会有第二个嬉皮士。他们可能都是强奸犯。他们会强奸她的。他们迟早会找到她，把她给强奸了。

这天早上天还未亮，她就爬到了阁楼上。阁楼上的柜子里存着她父亲留下的东西。她父亲曾作过商船上的水手，60 多岁时抛弃了她母亲。伊尔玛的母亲曾告诉了她一切，非常坦率。她父亲是一只喝醉了酒就想强奸她的野兽。男人都是这样。结了婚，就等于给了男人任何时候强奸你的权力。甚至在白天。伊尔玛的母亲总是以 6 个字评价她丈夫的出走，而这几个字被伊尔玛用到了几乎每个死去的男人、妇女和孩子身上:“这算不了什么。”

阁楼上的箱子不过装着一些他父亲从国外港口买的不值钱的小

玩意：香港的纪念品、西贡的纪念品、哥本哈根的纪念品。还有一本影集，里面的多数照片是他父亲在船上搂着他同伴的肩膀冲着相机笑。嗯，可能就是那种他们叫作“上尉之旅”的疾病让他客死它乡。这算不了什么。

不过，箱子里有一个装着小巧金铰链的木盒，盒子里放着一只枪。这是只 0.45 口径的左轮枪。静静地躺在红色平绒布上，绒布下面一个秘密小盒内放着几粒子弹。子弹已经长出了铜绿，不过伊尔玛想这不碍事。子弹是金属制成的，不会像牛奶或奶酪那样坏掉。

她在阁楼结满蜘蛛网的灯泡下给枪装上子弹，然后下楼坐在餐桌旁吃了早餐。她不会再像洞里的老鼠那样藏着躲着了，她有枪了，她要让强奸犯们认识到这点。

这天下午她走出房门坐在房前的走廊里看书。书名是《撒旦在地球上过得不错》。这是本可怕与欢乐并存的书。正像书中说得那样，罪犯和小人都罪有应得，他们全都完蛋了。只剩下一些嬉皮士强奸犯，她想自己可以对付他们。枪就放在她的身边。

两点钟的时候，那个满头金发的家伙走了过来。他喝得烂醉，身子东摇西晃。当他看到了伊尔玛时，眼睛顿时亮了起来，认为自己太走运了，终于找到了一个小美人。

“嗨，小妞！”他喊到。“这儿只有你我！你在这儿……”突然他脸露惊骇之色，他看到伊尔玛放下书举起了那只 0.45 口径的手枪。

“嗨，听我说，把那家伙放下……它装子弹了吗？嗨……！”

伊尔玛扣动了扳机。枪炸了膛，当场把她炸死了。这算不了什么。

乔治 · 麦克杜格尔住在纽约州奈阿克。他过去一直是高中数学老师。他和妻子是天主教徒，哈丽雅特 · 麦克杜格尔为他生了 11 个孩子，9 个男孩，2 个女孩。6 月 22 日这一天，他 9 岁的儿子杰夫死于后来被诊断为“流感引起的肺炎”。6 月 23 日，他 16 岁的女儿帕特里夏（噢，天哪！她是那么年轻、漂亮）死于现在每个活着的人称为“管状脖”的病症。他眼看着 12 个他最爱的人离开了人世，而他自己却仍活

着，身体健康、感觉良好。他曾在学校开玩笑说，他记不住自己所有孩子的名字，但他们离开人世的顺序却牢牢地刻在了他的记忆里：杰夫，22 日；马蒂和海伦 23 日；妻子哈丽雅特、比尔、小乔治、罗伯特、斯坦，24 日；里查德，25 日；丹尼，27 日；才 3 岁的法兰妮克，28 日；最后是帕特。帕特当时似乎已经开始好转了，但一下子就不行了。

乔治认为自己就要疯了。

他 10 年前就开始遵从医嘱慢跑。他从不打网球或手球，草坪也付款让孩子（当然是他自己的孩子）去修整，并且为哈丽雅特买面包通常都是开着车去。医生对他说，你发福了。一天到晚老坐在椅子里。这对你心脏不好。试着慢跑吧。

所以他买了运动衣，每天晚上开始慢跑。开始时跑得不长，以后慢慢得加长距离。刚开始他感到不好意思，总觉得邻居一定会拍着脑门，揉着眼睛表示不相信，然后几个只有点头之交的男人会过来问能不能跟他一块跑——可能多几个人跑更安全。乔治的两个儿子也加入了进来。跑步成了邻里之间的事，尽管参加跑步的人有时多，有时少，但它仍是邻里之间的事。

现在所有的人都不在了，但他仍在跑。每天都跑，一跑就是几个小时。只有当他跑步时，他才能什么都不想，只把注意力集中在网球鞋跑在人行道上发出的响声、胳膊的摆动以及自己发出沉稳的呼吸声。只有在此时他才会没有了要发疯的感觉。他不能自杀，因为他信奉天主教，天主教认为自杀是十恶不赦之罪，他认为上帝会拯救他的，因此他就跑步。昨天他跑了几乎 6 个小时，一直跑到完全喘不过气，几乎虚脱得要吐。他已经 51 岁了，已不再年轻，而且他知道跑得太多对自己没好处，不过从另一方面看，一个更重要的方面看，这是唯一有益的事了。

因此，当今天早上，天边露出第一缕白色时，几乎一夜不眠的他起来就穿上运动服（那天晚上，“杰夫－马蒂－海伦－哈丽雅特－比尔－小乔治－罗伯特－斯坦利－里查德－丹尼－法兰妮克－佩蒂以及－我－想－她－好－了的念头时刻萦绕在他心头）。他出了家门开

始沿着奈阿克空无一人的街道跑了起来，他的脚不时踩在碎玻璃片上，一次还绊在了一台散落在人行道上的碎电视机上。他跑过了窗帘紧闭的住宅区街道，跑过梅恩街十字路口 3 辆车撞在一起的可怕的事故地点。

一开始，他是在慢跑，但他必须越跑越快，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将那种想法抛在身后。他先是慢跑，然后是加快步小跑，再后来大步地跑了起来，最后他开始冲刺。一个一头灰发，身穿灰色运动服，脚踏白网球鞋的 51 岁的男人沿着空旷的街道飞奔，就好像地狱中所有的魔鬼都在追他。11 点 15 分，大面积心肌梗塞击倒了他，他一头倒在奥克和派恩街拐角处靠近消防栓的地方，脸上露出感激的表情。

佛罗里达州克莱维斯顿的艾琳 ·德吕蒙太太 7 月 2 日下午大喝杜松子酒，喝了个烂醉。她希望自己醉过去，因为如果她醉了的话，就不会再想到她的家庭。杜松子酒是她唯一能忍受的烈性酒。前一天，她还在 16 岁女儿的房里找到了一袋装满大麻的口袋，并且成功地找到了腾云驾雾的感觉，但这种感觉似乎更坏事。她一下午都坐在起居室里，飘飘然，一边翻着影集一边哭。

所以这天下午她喝了整整一瓶杜松子酒，随后就觉得恶心，跑到洗澡间吐了一地，然后又躺到床上点了一只烟，烟没抽完就睡着了。结果点着了房子。她再也不用想任何事了。当时风很大，她把克莱维斯顿几乎烧光了。这算不了什么。

阿瑟 · 斯廷森住在内华达州里诺。29 号下午，在塔霍湖游完泳后，他踏上了一根锈铁钉。不久伤口开始腐烂，他从伤口发出的气味中感到事情不妙，他试着想截掉自己的脚。在手术的过程中他晕了过去，结果由于失血过多死在他做手术的托比 · 哈拉赌场中。

在缅因州斯旺维尔，一名名叫坎迪斯 · 莫兰的 10 岁女孩从自行车上摔了下来，结果死于颅骨损伤。

新墨西哥州哈丁县一位名叫米尔顿·克拉斯洛的牛仔被响尾蛇咬了一口，一个半小时后撒手归西。

在肯塔基州米尔敦，朱迪·霍顿对发生的一切很高兴。朱迪是一个 17 岁的漂亮姑娘。两年前她犯了两个严重的错误：她让自己怀孕了，并且在父母的劝说下，同意嫁给那个让她怀孕的男孩：一个戴眼镜的州立大学工科学生。15 岁时，哪怕一个大学生（哪怕他只是个一年级新生）请她外出，她就会觉得虚荣心得到了满足。她一辈子也想不起来自己为什么会让沃尔多——沃尔多·霍顿——的欲望在自己身上得逞。就算她想怀孕的话，为什么一定要是他呢？朱迪也会让史蒂夫·菲利普斯和马克·科林斯的欲望在自己身上得逞；他们俩是米尔敦高中橄榄球队的队员（确切地说，是米尔敦美洲狮队，加油，加油，加油，美洲狮），而她是啦啦队员。如果不是那个讨厌的沃尔多·霍顿，她就会在高一时很容易地成为啦啦队队长。话又说回来，史蒂夫或马克都可以成为她更能接受的丈夫。他们两人都长着一付宽肩膀，马克还有一头金色的披肩长发。可偏偏是沃尔多，任何人都比沃尔多强。她所能做的一切就是看看自己写的日记，算算天数。在孩子出生后，她甚至连这些都不必做了。那孩子长得很像他。讨厌的家伙。

以后的两年她一直苦苦地奋斗，在快餐店和汽车旅店里干各种杂活，而沃尔多却在上学。因此她最恨的就是沃尔多的学校，其痛恨程度以致超过了对那个孩子和沃尔多本人的恨。如果他那么需要家庭的话，为什么他不退学找份工作？她会让他退学的。可是她和他的父母却不同意。如果只有她一个人的话，朱迪可以甜言蜜语地劝说他这样做（她可以让他做出保证，要不，不让他在床上碰自己），但是双方父母都一直插手她俩的事。他们会说：“噢，朱迪，等沃尔多有了工作，一切都会更好的。”“噢，朱迪，如果你常去教堂的话，一切都会显得更美好。”“噢，朱迪，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何时才能成人上人呢？

再以后这场超级流感冒爆发了，它解决了她所有的问题。父母死了，孩子佩蒂死了（这多少令她伤心，不过才过了几天她就克服了这种感情），以后沃尔多的父母死，最后沃尔多也死了，她终于自由了。她从来就没想到过她自己也会死，当然她没死。

他们一直住在米尔敦南边的一所大公寓房中。这个地方吸引沃尔多的优点之一（朱迪自然没有发言权）是地下室那个冻肉的大冷冻间。他们在 1988 年 9 月搬进了这所公寓，他们住在三楼，谁又总愿意不厌其烦地将烤面包和汉堡拿下楼放到冷冻室里呢？沃尔多和佩蒂都死在了家里。当时你根本得不到医院的服务，除非你是个大人物，而殡仪馆也人满为患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地方，朱迪说什么也不会去的），不过当时仍没有停电。所以她将他们拖到地下室放到了冷冻间里。

三天前，米尔敦停电了，但冷冻间里还相当冷。朱迪了解这点，因为她一天下去三四次，查看他们的遗体。她告诉自己，自己是在检查。除了这又能是什么呢？她当然不是在幸灾乐祸。

7 月 2 日下午她又到地下室去了，这次忘记将挡门的橡胶卡子挡在冷冻室门下。冷冻室的门在她身后关上了，把她反锁在了里面。经过两年的进进出出，只是在此时她才注意到冷冻室门里面没有开门的把手。这样朱迪终于死在她儿子和丈夫身旁了。

密西西比州哈蒂斯堡的吉姆·李将屋子里的所有电源都接到一部汽油发电机上，当他试图启动发电机时触电而亡。

里查德·霍金森是一位黑人青年，他一直住在密歇根州底特律市。最近 5 年，他对吸白粉上了瘾。在超级流感流行期间，毒品贩子和瘾君子都死的死，逃的逃，他大受冷落。

在这个阳光明媚夏天的下午，他坐在满是垃圾的台阶上，一边喝着温吞吞的七喜，心里想着要是能来扎上一针那就再惬意不过了，哪怕只是稍稍注射一点点。

他开始想起阿里·麦克法兰，想起了他在街上听到的有关阿里的事。人们说，底特律第三大毒枭阿里的货色最好。没有黑土，没有中国白诸如此类的烂货。

里奇搞不清麦克法兰这么多货保存在哪儿——知道这种事不是什么好事——不过他还是多次听人们讲过，如果警方拿到阿里为他叔祖父买的格里斯·波因特宅院搜查证的话，阿里准溜得比兔子还快。

里奇决定到格罗斯·波因特去瞧瞧。反正现在也没什么更好的事可做。

他从底特律的电话簿中找到了埃林·麦克法兰在莱克肖尔大街的地址，然后走过去。天快黑的时候他才走到，脚走得生痛。他不再认为这只是随便走走，他渴望扎上一针，体验那种感觉。

宅子周围围着一圈灰色石头砌成的墙，里奇像只黑影翻了过去，墙头嵌着的玻璃茬割破了他的手。当他打破窗户准备进去时，防盗器响了起来，吓得他抱头鼠窜，跑到草坪中间时才想起来，现在不会再有警察来了。他又走了回来，身上还是吓出了一身冷汗。

屋里没电，这个该死的大屋子很可能有 20 多个房间。他得等到明天才能仔细查看，要把这地方一点不漏地翻个底朝天得 3 个星期。那东西很可能还不在这地方。天哪！里奇一想到这点，一种失望的感觉传遍了全身。不过他至少可以先找找明显的地方。

他在楼上的洗澡间里发现了十几包鼓鼓囊囊装着白粉的塑料口袋。这些口袋放在厕所水箱里，老把戏了。里奇盯着口袋，毒瘾大发，心想阿里如果敢把这些玩意放在这该死的水箱里，一定贿赂了所有关键人物。这儿的白粉足够一个人享用 16 个星期。

他把一包白粉拿到大卧室里，在床单上把口袋撕开。他哆哆嗦嗦地调好了毒粉，手一直不停地发抖。他压根就没想该用多少白粉。里奇从街上买到的最好的毒品不过是 12%的纯度，而就这种剂量也足以让他睡得像头死猪。他从来没经历过吸毒后昏昏欲睡的阶段，兴奋劲一来就昏过去了。

他将针头对准自己的胳膊，一下扎了进去。针管里液体浓度足有96%，像火球一样地窜进血管，里奇一头倒在了装满海洛因的口袋上，衬衣前襟沾满了白粉。6 分钟后就死了。

这算不了什么。

第 39 章

劳埃德跪下身去。时而哼上两支小曲，时而咧开嘴傻笑。他经常忘记刚才哼过的曲子，每到这时候，脸上就失去了笑容，然后就是片刻的啜泣，接着又会忘记自己正在哭泣，继续哼哼。他正哼着一曲名叫“坎普敦之行”的歌。在哼歌和啜泣之余，又穿插着发出“嘟哒，嘟哒”的声音。整个监狱里死一般的寂静，只听见他的哼哼和啜泣声，不时的“嘟哒”声，以及试图拆卸床脚发出的轻微的刮擦声。他想把特拉斯克的尸体转过来，好够得着他的腿。服务生，请再给我来点卷心菜色拉，还要一条腿。

劳埃德看上去就像经历了一场速效减肥一样。囚衣像一张松松垮垮的帆悬在身上。监狱提供的最后一餐就是 g 天前的一顿中饭。劳埃德已瘦得皮包骨头，脸上的那张皮已将头颅的每一个凹陷和凸出部分暴露无遗。他的眼睛仍是明亮得闪闪发光，但牙齿已经咧出了唇外。头发成堆脱落，头上呈现出奇异的斑驳之色。看上去就像疯了一样。

“嘟哒、嘟哒”，他一边卸着床脚，一边低声哼哼着。他有时候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花力气拆那个肮脏的玩艺儿。但转眼间他又尝到真正的饥肠辘辘的痛苦滋味。饥饿的感觉实际上就是你的食欲已经到了极点。

“整夜骑车到处闲荡……整天骑车到处闲荡，嘟哒……”

床脚钩住了特拉斯克裤子的小腿部分。劳埃德很轻松地将他拉了过来。劳埃德垂下头，像小孩子一样抽泣着。在他的身后，凄凉地晾着一具老鼠的骸骨，这是在 6 月 29 日，也就是 5 天前，他在特拉斯克的牢房里弄死的。老鼠腥红的长尾巴仍然连在尸骨上。劳埃德几次试图吞食这只尾巴，但是太硬了。马桶里几乎所有的水都干了，尽

管他曾竭尽全力想把它储存下来。牢房里弥漫着尿的臊味，为了不让水源受到污染，他不得不一直把尿撒到走廊上。他已经不需要大便了（因为饮食条件的急剧下降，这一点就完全可以理解）。

他过快地把自己储藏的食物吃光了。现在终于尝到苦头了。他曾经以为会有人来。他不敢相信没有人会来。

他本来不想吃特拉斯克，这种想法简直太可怕了。就在昨天晚上他还想方设法用一只拖鞋拍住一只蟑螂，然后生吃下去；他用牙齿把它咬成两半时，还感到它在嘴里疯狂地到处乱跳呢。事实上，味道倒是不错，比老鼠肉的味道要鲜美得多。真的，他并不想吃特拉斯克。他不愿像老鼠一样成为食人族。他必须把特拉斯克拖过来，这只是以防万一，只是以防万一。他曾经听说过有人在没有东西吃的时候依靠水也能活好长一段时间。

"尽管水已经不多了，但我现在还不想考虑，只是现在不想考虑，只是现在不想考虑。"

他不想死，不想挨饿。他满腔愤怒。三天前他心中就升腾起这种愤怒，而且这种感觉还正随着饥饿感的增强而与日剧增。他幻想，如果他那只早已死去的宠物兔能够思考的话，它也会这样恨他的。（现在他睡得很多，而且在梦中总是受到兔子的困挠，它的身体被吞噬了，毛皮被摊在地上，蛆在它的眼睛里蠕动，最可怕的是那些血淋淋的爪子，每当他醒来的时候，他就满心忧惧地看看他自己的手指）。劳埃德的愤怒全部聚集在想象中的一个简单的概念上。这个概念就是那把钥匙。

他现在被锁在牢房里。以前看起来他似乎应该被锁起来。他是那几个坏蛋之一。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坏蛋。波克才是真正的坏家伙。如果没有波克的话，他做的事根本算不了什么。但是，他也要承担一些责任。还有维加斯的乔治亚·乔治和"白色大陆"的那3个人——他也参与了那件事，他估计自己已经受到惩罚了。他认为自己应该被逮起来，但不该关这么长的时间。这种事情谁也不愿意做，但是当他们已经完全把你控制在手中的时候，他们就是给你枪子，你也得吞下

去。正如他对律师所说的，在这次“三州疯狂屠杀”中，只承担20%的责任。不是坐电椅，上帝呀！千万不能坐。简直是太可怕了。

但是他们有钥匙，这是最关键的东西。他们可以把你锁起来，想怎么整就怎么整。

在过去的三天中，劳埃德开始隐隐约约地领会到“那把钥匙”的象征意义了，它有护身符般的魔力。如果你按规则玩游戏，就把钥匙奖赏给你。反之，如果不按规则玩的话，你就永远被关在里面。钥匙与“强手棋”中的“蹲监狱”卡没什么两样。你不要想侥幸躲过，不要聚敛200美元。拥有了钥匙就有了某些特权。他们可以剥夺你10年的寿命，或是20年，或是40年。他们可以雇用像马瑟斯这样的人打你。他们甚至可以用电椅来了断你的一生。

但是，他们拥有钥匙并不等于就有权利离开这儿，而把你丢在牢房里饿死。并不等于他们就有权利把你逼到吃死老鼠，甚至要吃褥垫上干麻布的地步。也并不等于他们就可以把你逼到只想去吃邻近牢房里的死人肉的境地（如果你够得着那个人的话，那就有可能——嘟哒，嘟哒）。

有些事情你却无法办到。你拥有钥匙，所能做到的无非就是这些，再过分的也就不可能了。当他们本可以放他出去的时候，他们却把他放在这儿悲惨地死去。不管文件上说什么，他的确不是一个杀人狂，不是见谁就想杀谁的那种人。在他碰到波克之前，他所能做的最坏的也只不过是小事一桩。

所以他愤怒，这种愤怒驱使他一定要活下去——或者至少是想方设法活下去。曾经有一段时间，这种愤怒和活下去的决心对他来说好像是一点用都没有，因为所有有“钥匙”的人都已经患流感死掉了。他想找他们报仇也办不到。后来，他的饥饿感渐渐加重，他知道流感不会让这些人送命。只会致像他这样的失意之人于死地；它只会让马瑟斯死，但决不是那个雇用马瑟斯的可恶的家伙，因为那家伙有钥匙。流感不会致监狱长和看守人于死地——很明显那个称看守人生病的警卫是个该死的骗子。它也绝不会害死假释官、县法官或中央情

报局人员。流感绝不会波及那些有“钥匙”的人。它不敢，但是劳埃德却要去惹惹他们。如果他能活着离开这儿，他会给他们颜色看看。

床腿又一次钩住了特拉斯克的裤脚。

“过来，”劳埃德低语道，“过来，到这儿来……坎普敦的女士们唱着这支歌，整……嘟哒……天”。特拉斯克的身体顺着牢房的地板缓慢地、艰难地滑过来。就是渔人钓金枪鱼也没有像他钩特拉斯克这样谨慎小心，一波三折。特拉斯克的裤子被撕烂了，劳埃德终于可以穿过栅栏，抓住他的脚了……如果他想的话。

“没什么事，”他低声对特拉斯克说。他碰了碰特拉斯克的腿。他抚摸它。“不要紧张，我不会吃了你的，老朋友，我一点也不想。”

他甚至没感觉到自己正在流口水。

劳埃德在落日余晖中听到有人的动静，起初声音非常遥远，也很陌生（金属和金属的撞击声），他原以为自己肯定是在做梦。现在他已对这种醒着和沉睡的状态非常熟悉。过去他不知不觉地就会越过那个界线。

但后来又传来了人的说话声，他迅速地爬上了床，饥饿干瘦的脸把他的双眼衬托得更大、更亮。声音顺着走廊传过来，然后又沿着楼梯口到门厅，这儿是连接会见室和中心监狱区的地方，劳埃德就在这儿。

“喂！——喂！这里有人吗？”。

但是奇怪的是，劳埃德起初的念头就是不回答，也许他会走开的。

“屋里有人吗？去一次，还是去两次？……好了，我就来了，我刚刚离开凤凰城这个鬼地方，还没来得及掸去鞋上的尘土呢。”

听到这儿，劳埃德突然来了劲。他一下子从床上蹦起来，操起床腿，疯狂地在栅栏上敲打；金属的撞击声越来越急促，他拳头紧握，指骨都快要碎了。

“不要！”他尖叫着，“不要！不要走！请不要走！”。

说话声越来越近，从管理层和这一层之间的楼梯传过来！“我们要把你吃光，真是爱死你了——噢！有人好像饿得不行了。”接着就传来一阵慵懒的笑声。

劳埃德把床腿扔到地上，双手攥住牢房的铁栅栏。此时他可以听到上方的某个阴暗处有脚步声，正有规律地沿着通向牢房的大厅走过来。劳埃德真想流出解脱的泪水，毕竟，他获救了——然而他心中不是感到高兴，而是恐惧。渐渐膨胀的恐惧感让他希望自己还能保持沉默。还继续保持沉默吗？我的天哪！还会有什么事情比饥饿更糟的呢？

饥饿感让他想起特拉斯克。特拉斯克张开四肢躺在灰朦朦的落日的余晖中，一条腿已经僵直地伸进了劳埃德的牢房，这条腿的小腿部分明显地少了一块，正流着血，还有牙齿印。劳埃德清楚是谁的牙咬的。但是他只模糊地记得自己曾把特拉斯克的肉当过午餐。尽管如此，他心中还是充满着强烈的厌恶感、罪恶感和恐惧感。他急忙冲向铁栅栏，把特拉斯克的腿又推到了他自己的牢房里去。然后又越过他的肩膀看，他确信还看不见说话人，就把手伸过去，铁栅栏挤压着他的脸，他把特拉斯克的裤腿拉下来，想掩盖住他所做的一切。

当然也用不着着急，因为牢房顶上的上了闩的大门还紧关着呢，没有电，按钮也不起作用。解救他的人还必须回去找钥匙，他必须……

当开大门的马达又呜呜的响起的时候，劳埃德咕哝了几声。牢房的寂静使发电机声显得更加响，随着“卡嗒”一声，声音停止了，大门敞开。

而后通向牢房的走道上就响起了有节奏的脚步声。

安置好特拉斯克之后，劳埃德又回到了自己的牢房。现在他一步也不想再往回走了。他目不转睛地盯着外面的地面，首先看到的是一双沾满灰尘的牛仔靴，脚趾都露出来了，脚跟也已磨破了，脑中闪过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波克有一双那样的鞋。

靴子停在了他的牢房前。

他慢慢地抬起眼，看见一条褪色的牛仔裤软沓沓地蜷缩着盖在靴子上。腰上系着一根铜扣的皮带（铜扣上面是一对同轴的圆，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星形的图案），粗斜纹茄克衫的两个胸兜上分别饰有一个钮扣——一个是可爱的笑脸，另一个是头死猪，写有“您的猪肉味道如何？”的字样。

与此同时，劳埃德的眼睛也极不情愿地看到了弗拉格红得发黑的脸，弗拉格发出一声尖锐的“嘘”声。这单调的声音回荡在死气沉沉的牢房里。

劳埃德尖叫一声，跪倒在地，大哭起来。

“好了！”弗拉格安慰他道，“嗨，好了，一切都好了。”

劳埃德抽泣道：“你能放我出去吗？请放我出去。我不想象我的兔子一样。我不想就那样结束我的一生，太不公平了，如果不是波克的话，我什么大事都不会犯，只是狗屁不值的小毛病，先生，请放我出去，我什么事都可以为你做。”

“可怜的家伙。你现在的样子就像是给在达豪过暑假做广告一样。”

尽管弗拉格的话语中有怜悯之意，劳埃德还是不敢抬眼往来访者的膝盖以上瞧。如果他再往他的脸上看，会叫他死的，这是一张魔鬼的脸。

“求求你，”劳埃德低声嘟哝道，“请放我出去，我快饿死了。”

“你被关在这儿多久了，我的朋友？”

“我不知道，”劳埃德说着，用干瘦如柴的手指抹掉了泪水，“总之已经很长时间了。”

“你怎么还没死呢？”

“我知道我会碰到什么情况。”劳埃德拿起心爱的最后几块破布。“我把食物省下来了，所以我没死。”

“你有没有吃过邻近牢房的那个人身上的肉？”

“什么？”劳埃德嘶哑道，“什么？上帝啊！你把我当成什么了？先生，先生，拜托你……”

“他的左腿看起来比右腿瘦一点。这就是我问你的唯一原因。”

“我对此一无所知。”劳埃德低语道。他吓得浑身都在颤抖。

“那只老鼠是怎么回事？味道怎么样？”

劳埃德的双手贴在脸上，默默不语。

“你叫什么名字？”

劳埃德想说，但只是呜咽一声。

“你叫什么名字，士兵？”

劳埃德脑子里一团糟。律师告诉他他有可能要坐电椅时，他很害怕，但和现在的恐惧感无法相比。他一生中从未这样惊恐过。“这全是波克的主意！”他尖叫道，“在这儿的应该是波克，而不是我，劳埃德！”

“看着我，劳埃德。”

“不。”劳埃德低语道。他的眼睛滴溜溜乱转。

“为什么不看我？”

“因为……”

“说下去。”

“因为我认为你不是真的想救我，”劳埃德低语道，“如果你是真的，你就是魔鬼。”

“看着我，劳埃德。”

没有办法，劳埃德抬起眼，目光转移到铁栅栏后的那张黑黑的，龇牙咧嘴的笑脸。他的右手举到了右眼一侧，手里握着什么东西，一看到这，他浑身忽冷忽热。像是一块黑色的石头，黑得就像是沥青和黑碳。石头中间有一块红斑，这对于劳埃德来说就像是一只可怕的眼睛，布满血丝，半睁半闭，盯着他。弗拉格在手指间旋转着，黑色石头中的红斑就像是一把钥匙。弗拉格开始把钥匙从一只手换到另一只手，就像魔术师玩把戏一样。

“现在你肯定是那种会赏识一把钥匙价值的人，”来人说道。黑色的石头突然从他紧握的拳头中消失，而后又在另一只手中出现，另一只手又开始做把戏。“我肯定你是那种人，因为钥匙是用来开门的。一

生中还有什么比开门更重要的呢，劳埃德？”

“先生，我快饿死了……”

“你的确快饿死了。”来人说道。他一脸的关心和忧虑，那种神情是如此的夸张，简直可以说是荒诞之极。“上帝呀，老鼠根本就不是人能吃的东西！喂，你知道我中午吃的什么吗？我吃了一个维也纳面包夹美味的烤牛肉三明治，还有一些洋葱，还有许多古得斯的香辣糖蜜面包。听起来不错吧？”

劳埃德点了点头，眼泪从他那过于明亮的眼睛里哗啦啦流出来。

“午餐还佐有一些家常炸土豆片和巧克力牛奶，而后又是甜食——天啦，我是不是在折磨你？真应该有人抽我几下，他们就应这样做。很对不起。我马上就放你出来，然后我们再去找点吃的，好吗？”

劳埃德简直惊得目瞪口呆，头都不知怎么点。他一度认为这个拿着钥匙的人一定是个恶魔，甚至更可能只是个幻觉，而且这种幻觉会持续到劳埃德最终死的那一刻，在他忽隐忽现地摆弄那块奇怪的黑石头时，还津津乐道地讲着上帝、耶稣和古尔登的香辣芥末面包。不同的是，此时他的脸上表现出来的同情看起来是那么的真切，他听起来确实有点怪罪自己。黑色的石头又一次在他的拳头中消失。当拳头打开时，劳埃德好奇而急迫的眼神看见陌生人掌心上有一把扁平的有着华丽的柄的银色钥匙。

“我亲爱的上帝呀！”劳埃德嘶哑地感叹到。

“你喜欢这个把戏吗？”黑暗中的人影高兴地问道，“我是从新泽西州锡考克斯按摩院的宝贝妞那儿学会这个把戏的。锡考克斯，世界上最大的养猪场之乡。”

他弯下身来，把钥匙插到劳埃德牢房门的锁孔里。但奇怪的是，据他的记忆（目前状况已不佳），这些牢房没有锁槽，所有门都是电动打开和关闭。但是他不怀疑这把银钥匙能够派上用场。

正当他咯咯作响地开锁时，弗拉格停住了，看着劳埃德，不好意思地咧着嘴笑，劳埃德再次感到一阵失望。这只是个玩笑。

“我作过自我介绍没有？我叫弗拉格，见到你很高兴。”

“我也一样。”劳埃德嘶哑道。

“我认为，在我打开牢房门前，我们要去弄点晚餐过来，我们彼此沟通一下感情，劳埃德。”

“这是当然。”劳埃德嘶哑着声大叫起来。

“劳埃德，我要让你成为我最得力的伙伴，劳埃德，我要把你和圣·彼德归在一起。当我把门打开时，我就会把钥匙移交给你支配。真是一笔好买卖，对不对？”

“是的。”劳埃德低语道，他又感觉到害怕起来。天已经一片漆黑。只能看见弗拉格身躯黑色的剪影，但他的眼睛还能看得清楚。目光锐利得就像山猫的眼睛一样，一只眼睛盯住装有锁箱的栅栏的左边，另一只眼睛停留在装有锁箱的栅栏的右边。劳埃德感觉到恐惧，还夹杂着其他道不出的感觉：一种神圣的狂喜，一种快慰，一种被选中的欣慰，一种经历千辛万苦后胜利度过难关，而且有所收获的感觉。

“你是不是很想找到把你关在这儿的人，对吗？”

“朋友，那是当然，”劳埃德说道，顷刻间忘却了所有恐惧，完全被一种极度的饥饿和愤怒感给吞噬了。“不仅仅是那些人，还有每一个做过那种事情的人。”弗拉格表示说，“这是另一种类型的人，是不是？对于某一类型的人来说，像你这样的人简直就是一堆垃圾。因为他们高高在上，他们认为像你这样的人根本就没有生存下去的权利。”

“确实如此。”劳埃德说。极度饥饿感已转变成另一种类型的感觉，这种转变就像是黑色的石头转变成银色的钥匙一样。这个人仅仅用寥寥数语就把劳埃德所感到的所有复杂心态表达得无一遗漏。他不仅仅想对付看门人（怎么了，这个聪明的肮脏家伙不就有钥匙吗？到底是怎么回事？肮脏家伙。），可惜这个人根本就不是看门人。当然，这个警卫有钥匙，但并不是他制造的，是别人给他的。劳埃德猜想是监狱长，但也不是监狱长造的。劳埃德想找到设计者和锻造者。他们不会被流感传染，他和他们肯定有笔交易。对，肯定是笔好交易。

“你知道圣经上是怎样说那种人的吗？”弗拉格和气的问道，“圣经上说那些尊贵的人就应该被降低地位，趾高气扬的人应该使其地

位卑贱，傲慢的人应该削削他们的锐气。你知道圣经上是怎么说你这样的人的吗，劳埃德？它说逆来顺受的人可以升入天堂，因为他们将继承这个世界。圣经还说死后升天的人在精神上是贫穷的，因为他们会见到上帝。”

劳埃德不住的点头。一边点头一边哭泣。倾刻间弗拉格的头上就好像戴上了一个光芒四射的光环，这束光如此强烈，倘若劳埃德多看几眼，双眼就好像要被烧成灰烬。后来光环又消失了——如果确实出现过光环的话，肯定只是个幻觉，因为劳埃德到现在还没有丧失夜视的能力。

“现在看来你不算聪明，”弗拉格说，“但你是一流的，并且我感觉到你也能很忠实，你和我，劳埃德，要长途跋涉。现在是我们大展鸿图的好时光。我们可以从头开始，现在就是你一句话了。”

“什么话？”

“我们两个要联手，你和我。不要拒绝我。站岗的时候不要睡觉。不久还会有其他人加入（他们现在正往西走呢。）但现在，就我们两个。如果你答应我，我就给你钥匙。”

“我……答应你，”劳埃德说，说话声就好像是悬浮在空中一样，奇怪地颤动着。他倾听着这种颤动，他把头歪在一边，他几乎可以看见那四个词在隐隐约约地放着光芒，就像是死人眼睛反射的极光一样。

当锁的制栓在锁盒里转动时，他就把这两个字给忘记了。一会儿，锁盒就落在弗拉格的脚边，从锁孔里飘出几缕烟圈。

“劳埃德，你自由了，出来吧。”

劳埃德简直不敢相信，劳埃德踌躇地触了触铁栅栏，就好像它们会烫伤他一样；他们也确实好像有点热。但当他把栅栏推开时，门很轻易而且无声地就往回滑动了。他看着他的救星，两眼像燃烧着热烈的火焰一样。现在他手里好像有什么东西。是钥匙。

“现在这个就归你了，劳埃德。”

“我的？”

弗拉格抓住他的手，让他把钥匙握在手里。劳埃德感觉钥匙在手中移动，感觉到它在改变。他发出一声嘶哑的叫喊声，手指张开。钥匙没了，手里只剩下中间有块红色斑点的黑色石头。他把石头举得高高的，翻过来覆过去的端详着。红色的斑块时而看起来就像是把钥匙，时而又像块头盖骨，时而又像是一个血迹斑斑的半睁半闭的眼睛。

“我的。”劳埃德自我解答道。他无助地合上自己的手，紧紧地攥住石头。

“我们是不是搞点晚饭来吃？”弗拉格问道，“今天晚上我们要走很远的路。”

“晚饭，”劳埃德说，“好吧”。“我们要做的事真是太多了，”弗拉格高兴地说，“我们要很快行动起来。”他们一起往楼梯走去，走过牢房里的死尸。劳埃德在黑暗中绊了一跤，弗拉格一把抓住他的胳膊肘，把他扶起来。劳埃德转过来，看着弗拉格的那张笑脸，心怀的不仅仅是感激之情。更以一种爱的感觉看着弗拉格。

第 40 章

尼克躺在贝克法官办公室的床上，烦躁不安。他光着身子，只穿了条短裤，浑身都在出汗，油光光的感觉。睡觉前最后一个顾虑就是他明天早上就要离开人世，昨天晚上，他已经为此一宿没合眼了。他一直在发烧，睡梦中一直出现那个黑衣人，他总觉得那个黑衣人会在他睡觉的时候把他带离人间。

很奇怪，被雷·布思挖过的那只眼睛已经疼了两天了，但是到了第三天，那种就像巨大的夹钳被旋进脑袋中的剧痛感已经消退了，只是在隐隐作痛。当他试着用那只眼睛看时，眼前只是灰蒙蒙的模糊一片，其中有人影在动，好像是在动，但是要送他命的并不是眼伤；而是因为他腿部被子弹擦伤了。

他没有把腿部消毒就走了。当时因为眼部的剧痛，他几乎就没有在意，擦伤沿着右腿蔓延开来，直到膝盖；又过了一天，右腿的整个侧面都红了，肌肉似乎也开始疼痛。

他曾经一瘸一拐地走到索姆斯医生的办公室，拿来了一瓶过氧化氢，把一整瓶都倒到伤口上，伤口已扩散到有 10 英寸长，这实际是亡羊补牢，为时已晚。到那天晚上，整条腿都在抽痛，就像牙齿烂掉时的感觉一样，皮层下面血液中毒出现的红色的血线已经从伤口向四周扩散，伤口开始结痂。

7 月 1 日那天，他又下到索姆斯的办公室、搜遍整个药橱，想找一些盘尼西林。他找到了一些，犹豫了一会儿，吞下了其中一个样品药包里的两片药。他很清楚，如果他体内强烈排斥盘尼西林的话，它就会死，但是如果不吞下药的话，他会死得更惨。感染蔓延得越来越快，他并没有死于盘尼西林，但伤热也没有任何好的进展。

到昨天中午，他一直发着高烧，他件疑自己大部分时间都是神志

不清。他有大量的食物，但就是不想吃；只想一杯杯地喝贝克办公室冰箱里的蒸馏水。他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冰箱里的水就差不多没了，尼克不知道还能不能弄到。发烧的时候，他管不了那么多。很快他就死了，没有什么再让他担心的事了。他并不怕死，但一想起疼痛和忧虑将离他远去他就如释重负。他感到腿部阵阵抽痛、瘙痒、灼烧着。

在雷·布思企图谋害他之后的那些日日夜夜，他的睡眠简直就不像睡眠，噩梦就像洪水般向他袭来，好像每一个他所认识的人都来向他告别。鲁迪指着白纸说："你就是这页空白。"他的母亲帮助他在另一页白纸上画线和圈圈，为他和纯洁的妻子成婚。她说："尼克，亲爱的，那就是你。"珍妮·贝克把头转到枕头的另一边说："约翰，我可怜的约翰"。在梦中，索姆斯医生再三要求约翰脱去衬衣。雷·布思不停地说："抓住他，我要整整他，狗娘养的，竟敢谋害我，我要抓住他。"和他一生中做的其他梦不一样，尼克不须用唇读法来理解。实际上他能听见人们说什么。这些梦简直清晰得难以置信。当他疼醒的时候，梦就逐渐消失。当他再次沉入睡梦中时，新的场景又开始浮现。有两次梦中出现的人是他从未见过的，当他醒来时，这两次梦他记得最清楚。

他身处高地，地面就像一张地势图一样伸展开。这是片荒漠之地，星星高悬在上空，在他身边有一个男人，不，不是一个人，只是个人影。就好像从现实中剪出来的一样，站在他身边的实际上是人的背影，在人影中有个黑洞，人影低语道：如果你跪下来向我做拜，所有你见到的东西都归你所有。尼克摇了摇头，想从可怕的悬崖边走开，害怕人影会伸出它黑色的臂膀，把他从悬崖边推下去。

"你为什么不说话？为什么你只是摇头？"

在梦中，尼克做了一个他醒着的时候做过许多次的动作。把他的手指贴在唇上，然后手掌贴着嗓子……尔后他就听见自己非常清晰地说，声音相当悦耳："我不能大声交谈，但可以轻声说话。"

"但你能大声说话，只要你想，你就能。"

尼克伸出手摸了摸人影，他的恐惧感倾刻间在惊奇和狂喜的洪流中一冲而净。但是当他的手接近人影的肩膀时，人影却变得冰凉，冰得就像是他把它烧焦了一样。他猛地推开人影，指节上已经结起了冰块。人影已走近他，他听见那个黑衣人影的声音，远处的夜间觅食的鸟叫声，还有无休止的呼呼的风声。他被这种奇怪的感觉吓得目瞪口呆。他细细品味到一个新的境界，以前他从来没有经历过，现在它已经出现了。他在倾听各种声音。他好像不需要人告知就知道什么是什么。它们听起来很美。美妙的声音，他的手指在他的衬衫中蹭来蹭去，惊诧于指甲在棉织品上的飒飒声。

黑衣人又转身向他走来，尼克异常恐惧，这个家伙，不管它是什么东西，是不会白白地创造奇迹的。

“如果你跪下来求我。”

尼克把他的手捂在脸上，因为他想要那个黑衣人在荒漠的高地上给他展示的所有东西：城市、女人、财富、力量。但他想听的就是他的指甲在衬衫上发出的令人心悦的声音，午夜后时钟在空房子里的嘀嗒声，还有那淅淅沥沥的雨声。

但是那黑衣人却说不，冰凉的感觉又向他袭来，他被推了下去，头朝底脚朝上地往下掉，他穿过云层，最后跌落到一片玉米地中。

玉米地?

是，玉米地。这是另一个梦，就像这样搅和在一起，梦与梦之间没有分界线，简直无法区别。他身在玉米地里，绿色的玉米地。散发出夏日的泥土味、牛粪味和生长的作物的味道。他站起身，开始向他看见的田间的小路走去。当他感觉到可以看见荡漾在7月的玉米地中箭一般的绿叶和其他植物之间时，他停住了脚步。

——音乐?

是的，真是种独特的音乐。在梦中他想，“这么说那就是他的意思? ”它来自于正前方，他循声而去，想看一看这种独特的连贯的美妙的声音是不是出自于一种叫作“钢琴”或“号角”或“提琴“或其他的乐器。

鼻孔里呼吸到的是酷暑的热气，头顶上是一片蔚蓝的天空，耳际传来美妙的乐曲。尼克在梦中体验从未有过的快乐。当他走近发出声音的地方时，伴随着音乐传来歌声，声音苍老得就像黑色的皮革，把词连贯起来，歌曲就像是炖肉一样，经常加热也不会丧失固有的风味。尼克被吸引住了，他循声而去。

“我独自来到花园，

露珠还在玫瑰花上闪闪发光。

我听到的歌声，传进我的耳畔。

上帝之子开放了。

他和我一起漫步，他和我一起谈天，

告诉我我属于他

我们呆在这儿一起分享快乐。

其他任何人都不知晓。”

当一段歌声终了时，尼克拨开玉米丛走到小路尽头，田间的空处有一间小木屋，充其量就是个棚子，左边放着一个生锈的垃圾桶，右侧挂着一个旧轮胎做的秋千。它从一棵苹果树悬挂下来，苹果树扭曲着，却绿油油地充满了生命活力。门廊倾斜着伸展出来，乱七八糟的旧杂物挂在布满油污的支撑物上，窗户大开着，和煦的夏风吹拂着破旧的白色窗帘。屋顶上竖着一个凹凸不平且被熏黑的镀锌铁皮烟囱，以其自身的一种陈旧的古怪的角度向外突出。房子地处空旷处，四周都是一望无际的玉米，只是在北方被一条延伸到地平线上的土路所截断；只有在那个时候尼克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内布拉斯加是奥马哈西部，奥西奥拉偏北部，泥土道路的远处有哥伦布坐落在普拉特北岸。

坐在门廊上的是美国最老的一位妇人，一个长着满头稀松白发的黑人，穿着一条家常的便裙。她看起来如此瘦弱，午后的劲风几乎可以刮走她。送到蔚蓝的高空，可以一直把她送到科罗拉多州的朱尔斯堡。她正在弹奏的乐器（也许正是这个乐器才把她固定下来，让她的身体不至于离开地面，）是一把“吉它”，尼克在梦中想“吉它”的声

音听起来就是这样，真美妙，他认为这一天余下的时间他就可以呆在原地，看着年老的黑女人支撑着坐在门廊上，周围是内布拉斯加广阔的玉米地，站在奥马哈的西部，波克里的奥西奥拉往北一点的地方，仔细聆听，她的脸上堆满皱纹，就像一张无人定居的州地图一样，黝黑的皮包骨的颧骨上是一条条河流和峡谷，下巴骨下面是悬崖峭壁，还有她前额上的有如绵延起伏小丘般突起的骨头，以及那有如洞穴似的眼窝。

她又和着那把老吉它开始唱起歌来。

“上帝啊，您会来这儿吗？

噢，上帝啊！您会来这儿吗？

上帝你会来这儿吗？

因为，现在正是需要您的时候。

噢，现在正是需要您的时候。

现在，正是。”

嗨，小伙子，谁把你带到这儿来的？

她像一个孩子一样把吉它横放在膝盖上，并示意他走到前面来，尼克走近她，他说他只想听她唱歌，歌声很美妙。

嗯！歌唱是上天的，现在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唱……，你是怎么对付那个黑衣人的。

他把我吓坏了，我害怕。

孩子，你当然会害怕，即使是黄昏时的一棵树，如果你看到它，你也会害怕的。我们都是凡人，赞美上帝。

但是我如何告诉他不？我怎么告诉？

你如何呼吸？你怎么做梦？无人知晓。但是你来看我。任何时候。他们都叫我阿巴盖尔妈妈。我想我是这些地区年纪最大的女人，我还自己做软饼。孩子，你随时都可以带上你的朋友来这儿。

但是我怎么才能走出来呢？

上帝保佑你，孩子，没有人能走出这儿。你就往最好的地方想，你想来就随时来。我想，我就在这儿。不要走得太远。好吧，你来看我，

我就在这儿……

……这儿，就在这儿……

他渐渐醒来，直到内布拉斯加从梦中消失，玉米的香味，还有阿巴盖尔妈妈那布满皱纹黝黑的脸。眼前剩下的是现实世界，梦的世界被一点点地替换掉了。

他现在位于阿肯色州的硕尤，他的名字叫尼克·安德罗斯，他没有说过一句话，也未曾听见过“吉它”的声音……但是他还活着。

他从床上坐起来，把腿挂在床边来回晃动，看着伤口，腿消肿了一些。仅仅感到一点抽痛。我的伤口正在愈合，他想着，真是如释重负。我认为我会好起来的。

他从床上站起身，穿着短裤，一瘸一拐地往窗边走去。腿是僵硬的，但这种僵硬是可以通过一些运动来消除的。他放眼窗外这个宁静的小镇，已经不是以前的硕尤了，而是硕尤的尸骨，他知道他今天就必须走。他不会走得太远，但起码有个开始。

去哪儿？好，他认为自己知道。梦只是梦，但开始时他能去西北部。往内布拉斯加走。

7 月 3 日下午，大约 1 点 15 分，尼克骑着自行车出了小镇。清晨他打起背包，又装了些盘尼西林以备用，还有一些罐装食品。他喝饱了坎培尔的西红柿汁，包亚德厨师的包子，这两样都是他最喜欢吃的。他装了几盒手枪子弹，带了个水壶。走上马路，他在车库里寻觅直到他发现他所想要的东西。一辆刚好适合他体重的十速自行车。他小心翼翼地沿着主街道慢速行驶。他受伤的腿也开始发起热来。

他往西行驶，影子也骑着自行车跟随着他。他驶过城郊雅致但冷冰冰的房子，那些房子支队依然站立在荫影中。

当天晚上他在硕尤以西 10 英里的一间农舍宿营。到 7 月 4 日傍晚之前他就快到俄克拉荷马州了。睡前，他站立在另一个农场里，仰面朝天，看见一颗流星带着一道白色的火光划破夜空。他认为自己从未见过这么美丽的东西。不管将来会遇到什么情况，他很高兴自己能活着。

第 41 章

8 点 30 分，拉里在朝霞和鸟鸣声中醒来。这一切都使他兴奋异常。离开纽约城之后，每天都可以迎来阳光和鸟鸣声。如果你喜欢的话，还有一样额外的吸引你的东西，一件免费赠送的礼物——空气，清鲜而纯净。甚至丽塔也注意到这一点。他一直在想：好，形势进展如我所愿。只要你不想人类对地球做了些什么，你还会感觉更好。它会让你怀疑是否像明尼苏达北部地区。俄勒冈以及落基山脉的西岸这些地方的空气闻起来都是这种感觉呢。

拉里躺在双人睡袋中的一侧，头顶上是双人帐篷的低矮的帆布顶，帐篷 7 月 2 日早晨在帕赛伊克装进旅行袋的。拉里记得幸存者之一斯佩尔曼试图说服拉里和他以及其他两三人一起野营旅行的时候。他们打算去东部，在维加斯呆了一晚，然后再去科罗拉多州一个叫爱之地的地方。他们将在爱之地的山里面宿营 5 天左右。

拉里嘲笑道：“为了去约翰丹佛，你可以离开落基山脉所有的高山，你们回来时，身上将满是蚊虫叮咬的疱疹，或是在林中拉屎时被有毒的常春藤划伤的痕迹。现在，如果你改变主意，决定在维加斯的达内斯露营 5 天的话，请给我一个铃铛。”但是也许它可能会是这样，在你自己看来，没有人与你争辩（除了丽塔，他猜想她能容忍他的争辩），呼吸新鲜的空气和夜晚用不着翻来覆去地沉睡。砰的一声就能进入梦乡，就像有人当头给你一锤。没有什么问题，除了明天你要去何处以及你会花多少时间，真是太妙了。

今天早上在佛蒙特的本宁顿，沿着 9 号高速公路往正东方行驶，今天早上的确有点特别，老天作证，今天是 7 月 4 日，独立日。

他从睡袋里坐起来，探过身子看了看丽塔，她仍然像一盏灭了的灯火一样，什么也看不见，除了睡袋下身体的线条，还有她一头蓬松

的头发。不过，他今天早上不叫醒她。

拉里打开睡袋的一侧，从里面爬出来，光着屁股，顿时起了一身鸡皮疙瘩，过了一会儿周围的空气自然而然暖和起来。也许会有 70 度。美好的一天又要开始。他爬出帐篷，站立起来。

停在帐篷边的是一辆 1200－CC 型哈里－戴维森摩托车，黑色镀铬合金的。和睡袋与帐篷一样是在帕赛伊克搞到的。在此之前，他们已经驾驶过三辆汽车，其中两辆因严重的交通堵塞被迫停在路上，第三辆陷在纳特利以外的淤泥里，当时他想绕过两辆相撞的卡车。所以现在就改用摩托车，发生交通事故时它照样可以低速行驶。遇上交通堵塞时，它可以沿着路边或人行道行驶。丽塔并不喜欢摩托车——坐在后坐上让她感到紧张，她拼命的抓住拉里，她也认为这是唯一实用的解决方式。人类最终的交通堵塞就是一场精彩的比赛。自从他们离开了帕赛伊克到这个县，他们就节省了很多时间。到 7 月 2 日晚之前他们已经再次穿过纽约州在阔里维尔郊区立起了他们的帐篷，西边是雾朦朦的、神秘的卡茨基尔。3 日下午他们转向东方，夜幕降临时到达了佛蒙特。现在正在本灵顿。

他们在城外的一座高地上宿营，拉里赤身裸体在摩托车旁撒尿时，他俯看到的新英格兰市就像是邮票上的图案一样。两座简洁的白色教堂，高耸的尖顶似乎要刺穿清晨蓝色的天空；一所私立学校，灰色的建筑，缠满了常春藤；一座工厂；两座红砖学校建筑；夏季茂密的树林穿上了绿色的裙装。画面中唯一让人难以捉摸的谬误就是工厂没有冒烟，还在许多闪闪发光的玩具车辆以奇怪的角度停在主街道上，而这就是他们要走的高速公路。但是在这怡人的宁静之中（也就是寂静，除了偶尔有小鸟在叽叽喳喳地叫鸣声之外），拉里有可能已经体验到她的那种感受，如果他认识伊尔玛·法耶特的话，这种感觉就是：身处这样的环境，再大的失落也算不了什么。

除了在 7 月 4 日以外，他认为自己仍是一名美国人。

他清了清嗓子，吐了口唾沫，哼了一会儿歌，想找找自己的音高。他深吸了一口气，清晨的微风拂过了裸露的胸膛和屁股，顿时觉得心

怡气爽，高歌一曲。

“噢！嗨，在黎明的晨曦中，

在黄昏的最后一束光芒中，

你能看见，我们在如此自豪地欢呼什么吗？……”

他一直唱着这首歌，面向本灵顿，偶尔滑稽地翘起屁股，最后再扭摆几下，因为丽塔可能此时正站在帐篷门边冲他微笑。

他最后迅速地朝着他认为可能是本灵顿法院的方向敬个礼，转过身来，想起要想在美国开始新一年的独立生活最好的方式，就是要有一个好的地道的美国女子作为作爱对象。

“拉里·安德伍德，爱国青年，祝愿你们结为恩爱夫妻……”，但是帐篷门仍然开着，他突然感到一股冲动。他坚决地压制住这种冲动。她总是不能与他协调起来。就这个原因，当你们能够认识到这一点时，并可能解决时，你们却在往成年人的关系发展。自从那次在隧道里的惨痛经历后，他一直在非常努力地和丽塔相处，他认为自己已经做得相当不错了。

你必须把你自己置身于她的位置，关键就在这儿。你必须认识到她比以前更成熟了，她已经习惯于在自己的大半生中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对于她来说要去适应这个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的世界自然会困难些的。他发现丽塔把所有的避孕药物都随身带着，放在一个有螺旋盖的果汁瓶里。黄胶囊、安眠酮、达尔丰，还有其他一些她称作是“我可爱的兴奋剂”之类的药品。那些小的兴奋药品是红色的。其中三粒有一颗墨西哥龙舌兰颗粒。吃后你会兴奋不已，整天摇摆不停，他不喜欢这种药，因为它会使你颠簸不定，来回转悠，就像是背上有只猴子一样。一只和金刚一般大小的猴子。他不喜欢这种药，还因为当你准备往有奶酪的方向走去时，就像是往脸上重重地一击一样，是不是？她还有什么需要担心的吗？她为什么在夜里还久久不能入睡呢？他肯定没有这样的情况。是他对她照顾不周吗？但他确信自己没有。

他回到帐篷，踌躇了一会儿。他也许应该让她睡觉。也许她累坏

了。但……

他看了看老斯帕奇，老斯帕奇不想让他睡觉。哼着那首叫《星星点点的香蕉》，一首老歌又使他兴奋起来。拉里掀开帐篷盖，爬了进去。

“丽塔？”

呼吸了清晨外面的清鲜空气之后，让他精神百倍，要是他不出来的话，现在肯定还是睡意绵绵呢。帐篷因为通风较好，所以气味还不是十分浓烈，但是已经够浓的了：那种呕吐和生病的酸酸的味道。

“丽塔？”看着她睡得那么沉静，他突然感到一阵紧张，只看见她那干枯蓬松的头发露在了睡袋外面。他跪下身子往她那儿爬去，呕吐物的味道更加冲鼻，他感到胃部一阵抽搐。“丽塔，你怎么了？快醒醒，丽塔！”

没有丝毫动静。

他帮她翻过身来，睡袋的拉链半开着，好像她在夜里曾挣扎着爬出来，也许是意识到自己怎么回事，于是就拼命挣扎，但没有成功，而他却一直在她身边沉睡着，真是个老落基山脉先生。他帮她翻过身，一个药瓶从手中滚了出来，她半睁着眼睛，眼珠就像是两个色泽昏暗的云纹大理石，溢满了绿色的令人作呕的东西。

他盯着她那张僵硬的面孔看了似乎好长一段时间。他们差不多是鼻子贴鼻子，帐篷好像越来越热，就像是 8 月下旬下午时分的阁楼一样，直到后来下了一阵雷阵雨才得以冷却下来。他的头好像在不停地膨胀。她嘴里全是那些脏兮兮的污物。他的目光总是离不开这些东西。脑子里就像是一只被猎狗追逐的兔子一样，一直在萦绕着一个问题：她死后我和她睡了多长时间？太恶心了，太恶心了。

他好不容易缓过劲来，从帐篷里的地毯上爬出去，一直到外面的空地，两膝擦破了皮。他认为自己会呕吐，然而他尽力控制，希望自己不会，他最痛恨呕吐了，然后当他想到自己还要回去处理她的后事时，“哎”的一声，胃里的东西一下子涌上来，他爬着躲开那滩污物，哭喊着，恨透了嘴里和鼻子里的那股令人讨厌的味道。

在上午大部分时间他都在想有关她的事。感觉到她的死在一定程度上对他来说是一种解脱——很大程度的解脱，实际上。他从不会告诉任何人这些。这恰恰应验了他母亲说的有关他的话，福德姆大学附近的公寓里的那些不值一提的胡话。拉里·安德伍德，福德姆大学的变态者。

"我并不是个好人。"他大声说，说完，心里觉得好受多了。说真话变得容易些，真话是最重要的事情。他已和自己订立一个协议，不管在他的潜意识里发生了什么变化，他都会要照顾她。也许他不是个好人，但他也不是个杀人犯，他在隧道中所做的近乎是蓄意谋杀。所以他要照顾她，有时候不管他是如何的恼火，他都不会对她大声叫嚷（就像他们爬哈利山的时候，她用她那独有的坎萨斯方式拽住他的时候），不管她怎么阻碍他或是她在某些事情上表现得多么愚蠢，他都不会气得发疯。前天晚上她曾把一听豌豆罐头放在炭火上烤，却没在罐顶上开个出气口，等他把罐头从火中抢救出来时，已经全被烧焦了，还膨胀起来了，再迟3秒钟一定会像颗炸弹一样炸开，罐身飞溅的碎片也许会把他们炸瞎。但他有没有因此而指责她呢？没有，他没有。他只是开了个轻松的玩笑，就让这事过去了。还有药物也是这样。他认为吃药是她自己的事情。

也许你本应该和她谈谈这事，也许她也想你和她谈谈。

他大声说："这并不是什么该死的意外事情，这次只是幸存"。她根本没法改掉这种无知。那天在中心公园，她用一只价格低廉的0.32口径手枪不小心射中一棵楝树时，子弹差点在手中爆炸，自从这天起也许她就知道这个了。

也许……

"也许，该死的！"拉里愤怒地说。他把罐头往嘴里倒，但里面是空的时，嘴唇还有那股令人厌恶的味道。也许全国像她这样的人不少。

拉里坐在高速公路的停车道上，金色的晨雾中佛蒙特到纽约的景色令人兴奋不已。路标显示这是12英里处。实际上拉里认为他能够看到比12英里远得多的地方。晴朗的天气里你可以看得更远。停

车道的一侧有一堵齐膝的石墙，石头被砌在一起，还有一些被砸烂的百威酒瓶。也有一些用过的避孕套。他想是高中生们在傍晚时经常来这儿观看下面城市的灯光。起初他们很激动，而后他们就躺下去干正如他们常说的那种伟大的性交易。

但为什么他就感觉这么糟呢，怎么回事？他是在讲实话，不是吗？事实最糟的就是他感觉到轻松，不是吗？捆在脖子上的那块石头没了？

不，最糟的是他感到孤独，太寂寞了。

太伤感了，但却是真的。他想有人和他分享这些想法。一个他能对他坦诚地说：在一个晴朗的日子里，你可以看得很远。唯一的同伴还在后面一英里半处的帐篷里，还有一嘴绿色的污物。想到这儿，拉里顿感浑身僵硬。拉里把头倚在膝上，合上双眼。他告诉自己不要哭。他痛恨哭泣就和恨呕吐一样。

后来他还是害怕。他不能埋了她。他绞尽脑汁地想那些最肮脏的东西——蛆、甲虫、旱獭会闻到她的气味，爬到她身上开始吞食她，也想到一个人把另外一个人像一张糖纸或废弃的百事可乐罐一样抛弃掉是如此的不公平。但是埋了她又好像有点不太合法，还有说实话，（他现在是在说实话，不是吗？）这只是一种花钱少的文饰手段。他可以下到本灵顿，闯到“新潮流五金店”，操起一把“新潮流”铲，一把配套的“新潮流”鹤嘴锄；他甚至可以回到这个宁静而美丽的地方，在12英里处挖掘个“新潮流”坟墓。但是回到帐篷（现在闻起来很像中心公园的公共厕所一样），打开她的睡袋的一侧，拖出她那僵硬和膨胀的身体，抓住她的腋窝把它拖出来，扔到坟坑里，看着土一层层地盖在她静脉膨胀的白腿上，又落到了她的头发里。

啊……啊，老兄。想想我如果撒手不管。如果我做个懦夫，就听之任之，振作起来……振作起来……振作起来。

他又走回帐篷，拉开帐篷盖。看见一根长棍。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屏住呼吸，用棍子把衣服挑出去。他坐在一棵倒下来的树上，又穿上了鞋。衣服上也有股什么味道。

“他妈的。”他低声骂道。

他看得见她，一半身子在睡袋里面，一半在外面，僵硬的手还往外伸着，还保持着握瓶的姿势，但药瓶已不在了。半睁半闭的眼睛似乎以一种指责的神情在瞪着他。这又使他想起隧道，脑子里总是出现这个活死人的影子。他用棍子飞速地关上帐篷盖。

但他还是闻到自己身上有她的味道。

于是他第一站停在贝灵顿，在那里的男士用品店他剥去身上所有的衣服，换上了新装，三件替换的衣服，外加四双袜子和四条短裤。他还发现一双新靴。他在三面镜前端详自己，也看见身后空荡荡的商店，还有那辆哈里不雅地停在路边。

“结实的线，”他咕哝道。“针脚要密。”但是没有人迎合他的口味。

他离开商店，把哈里发动起来。他认为自己应在五金店停一下，看看是否有帐篷和睡袋出售，但他现在最想的就是离开贝灵顿。他还会在更远的地方停留。

他驾着哈里离开市区，远望前方，地势缓缓上升，可以看见 12 英里处，但再也看不见他们支帐篷的地方。这的确是再好不过的事了，的确是……

拉里回头看看道路，突然一阵惊恐。一辆国际收获者牌拖车拖着一辆马车，突然急转弯想避开一辆小汽车，马车翻了。因为他还没往他行驶的方向看，正开着哈里往车翻的地方驶去。

他猛地右转，一只新靴子支在路面，他几乎转了个圈。但左脚蹬被拖车的后保险杠夹住了，猛地把摩托车从他身上拖开。拉里猛地扑通一声摔倒在高速公路路沿上，骨头都快震碎了。哈里还在他身后轧轧地响亮了一会儿后才停了下来。

“你没事吧?”他大声问。感谢上天他的速度仅仅在 20 迈左右，感谢上天丽塔不和他在一起，不然她肯定又会歇斯底里，精神错乱。当然如果丽塔还在的话，他就不会往那个地方看，他就会全神贯注地只关注自己，就不会发生这种事。

“我很好? ”他问自己，但他仍然还是不能肯定。他坐了起来。那

种寂寞之感一阵阵地向他袭来。简直是静得让人发疯。即使此时有丽塔的号哭喊声相伴，也会让他轻松一些。刹那间眼前的一切都闪烁着金光，他一阵恐惧，认为自己快要死了。他想，我真的受伤了，一会儿我就会有感觉的，当惊恐过去后，我就会感到的，我伤得厉害或是其他什么原因，谁会给我上止血剂就好了。

当一阵的眩晕感过去之后，他看看自己，认为自己也许一切还好。他两只手破了，新裤子的右膝被撕破了——右膝盖割破了——但都只是皮外伤，现在他妈的最严重的创伤不知在哪儿。有没有人把车扔了，过了一会儿，恰好有人扔了一辆。

但是他知道最严重的地方是哪儿了。他可能正撞了自己的头部，把头骨撞裂了，他可能会倒在烈日下等死。或是就像他的某个死去的朋友一样窒息而死。

他颤悠悠地走到哈里前，把车立起来。看起来好像没有坏，但似乎和以前不一样了。以前，它只是一台机器，一种很吸引人的机器，它有双重作用，既能运载他，又会让他感觉像地狱天使中骑着车的杰姆斯·迪安或杰克·尼科尔森。但现在铬钢就像一个马戏团小丑一样对他咧嘴笑，好像在邀他上车，看看他是否足够英勇，可以驾御这辆二轮怪物。

踩第三脚的时候，车发动起来了，他慢慢悠地像步行似的驶出本灵顿。他浑身冒着冷汗，突然他感觉到一生中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想见到另一张人的面孔。

但那天他没有见到任何人。

下午时分他稍稍加快了速度，但是当速度指针到了 20 的时候，他怎么也没法把油门加大了。他甚至可以清晰地看清前面的地面。在威尔明顿的郊区有一家体育用品和机车商店，他停了下来，拿了一个睡袋，一些大而厚的手套，一个头盔，即便戴上头盔，车速也不能超过 25 公里。在隐蔽的角落他把速度慢了下来，推着车走了好长一段路。他脑子里老是浮现出自己躺在路边不省人事，流血致死。

5 点时，当他快要到布拉特尔伯勒时，哈里的过热指示灯亮起

来。拉里停了下来，关上了过热指示灯，心中混杂着轻松而又厌倦之感。

“你也许可以扔掉它吗，”他说，“这样速度就可达到了 60 了，真他妈的笨！”

他把车扔下，步行到镇上去，也不知道他是否还会回来取车。

那天晚上他睡在布拉特尔伯勒镇的公地上。天一黑他就钻进睡袋，很快就睡着了。过了一会儿，有一种声音突然让他惊醒。他看了看表。表盘指针指示 11 点 20 分。他用一只胳膊肘撑起身来，凝视着黑夜，感觉到就像是有巨大的音乐台在包围着他，真想念那小巧的帐篷，里面是多么美好，可爱呀！

如果刚才真有什么声音，现在也没了；即使是蟋蟀，现在也没了动静。是不是就安逸无事了呢？可能安逸无事吗？

“有人在那儿吗？”拉里叫喊说，他被自己的声音吓坏了。他摸索着那把 0.30 口径手枪，经过一段漫长的惊慌失措的折腾之后，还是没有找到。当他找到之后，就不加思索地扣压扳机，就像一个行将淹死于汪洋大海中的人会紧紧抱住扔向他的救生圈一样。如果还没有安全感的话，他就会开火的。很有可能会射中自己。

总觉得在寂静中有什么东西，他肯定。也许会是一个人，或是什么庞大而危险的动物。当然，人也可能是危险的。就像那个屡次刺杀那只可怜的怪兽的人，会扔给他 100 万元现金，用用他的女人。

“是谁？”

他口袋里有个手电筒，但要找到它，必须扔掉手中的步枪，他已经把它架在膝上。不过他是否真想看看是什么东西呢？

于是他只是坐在那儿，期待着有什么动静，或是再次出现惊醒他的那种声响！（如果真是有什么声音的话？或许只是个梦？），过了一会儿，他打了个盹，又睡过去了。

突然他的头蓦地抬起来，眼睛圆睁，肌肉紧缩。此时的确有声音，如果夜空不是多云的话，透过接近满月的月亮的光芒，肯定能看见他。

但他不想看见。是的，他绝对不想看见。然而他又往前坐了一点，把头侧向一边，倾听沾满灰尘的靴后跟的声音，靴子沿着主街道人行道咔嗒咔嗒地离他远去，往西逐渐消失在一片嘈杂声中。

拉里突然感到一股想站起来的强烈欲望，任由睡袋落到脚脖子周围，他大声喊叫：回来，不管你是谁！我不在乎！回来！但他是否真的愿意给任何人开具空头支票呢？音乐台放大他的叫喊声——他的誓言。如果那个靴子声真的返回，而且蟋蟀都不吱声的寂静中声音越来越大的话，又会怎样呢？

他没有站起来，而是又躺下身去，双手紧握着步枪，身体蜷缩着，守着他的位置。“我今天晚上不睡了”，他心想，但3分钟之后他又睡着了，确信第二天早上会认为这全是一场梦。

第 42 章

当拉里·安德伍德在仅一州以外的地方过他的 7 月 4 日时，斯图尔特。雷德曼正在路边的大石头上享受午餐。他听到马达声越来越近。一口饮下一听啤酒，小心谨慎地把罐子垒在包着乐之饼干的蜡纸卷上。步枪斜支在身边的石头上。他捡起步枪，打开保险，尔后又放到离手更近的地方。摩托车朝这儿驶来，听声音好像是小型的。2－50 型？如此一般的沉静，不可能判断出它们离开这儿有多远。10 英里，也许，只是也许。如果他想的话还可以多吃点，但他没有。此时，阳光很温暖，想起要见到人就高兴。自从上次在伍兹维尔离开格兰·巴特曼的家后他就没见到过活人。他又瞥了一眼枪。他把保险盖打开是因为也许来人会像埃尔德。他曾把枪支在石头上是因为希望来人会像巴特曼——只是对今后的事还不太悲观。社会会重见光明的，巴特曼曾说。请注意我没有用“改革”一词。这会是一个可怕的双关语。人类社会中有真正的改革。

但巴特曼自己不想优先受到社会的重视。他好像十分满意——（至少现在）——和科亚克一起走，画他的画，在他的花园里踱来踱去，思索杀戮所造成对社会的影响。

如果你这样回来再次要求“联合一致”，斯图，我也许会同意。人类的祸根就是社会活动。基督应该这样说：“呀！无论你们中的二三人何时聚在一起，某个其他人就要完蛋。我要告诉你什么社会学，是讲人类的事情的吗？我会简括地告诉你。单独给我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我就会给你一个圣人。给我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他们就会相爱。给我 3 个人，他们就创造一种迷人的事物，我们称之为“社会”。给我 4 个人，他们会建成一座金字塔。给我 5 个人，其中一个人就会变成流浪汉。给我 6 个人，他们就会重新发明歧视。给我 7 个人，7 年以后

他们就重新发明战争。人可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但人类社会是按照他对应的人的形象创立的，人总是想回家。

真是这样吗？如果正确的话，上帝就会帮助他们。只是近来斯图一直考虑他的老朋友和老熟人很多。在他的记忆中，特别倾向于对他们不讨人喜欢的性格轻描淡写或是完全忘却——比利掏鼻子的那种方式，把鼻涕放在脚底下踩来踩去，诺曼·布吕特对他孩子的过分严厉凶暴，比利·维里克用靴子后跟把小猫的头骨踩在脚下，招致了许多猫在他的屋周围逡巡，这种方式真不叫人喜欢。

脑子里出现的想法全是好的。黎明时出去狩猎，厚厚的茄克和戴伊高勒桔色的马夹把自己裹得暖洋洋的。在拉尔夫·霍奇的住宅里玩扑克游戏，威利·克拉多克总是抱怨为什么他开始有 20 美元，最后是怎么搞成只剩 4 美元的。在托尼·莱姆斯特因酒醉精神失常下了阴沟的时候，他们六七个人却把他的侦察员推到马路上，托尼在阴沟里来回摇晃，向上天和所有的人起誓：他转身是为了避开一条满载墨西哥非法流动工人的船只。上帝呀，他们都不知笑成什么样子了。克里斯·奥尔特加总是开一连串的种族玩笑。他们去亨茨维尔找妓女寻欢，乔·鲍勃·布伦特伍德抓了些螃蟹，却想告知每个人是从客厅的沙发里抓到的，而不是从楼上的姑娘家里。这些时光真他妈的太美好了。我向往的不是你们这些经常在夜总会、喜欢的餐馆和博物馆里所认为的那种快乐时光，而是和以前一样。他回想起那些事情，一遍又一遍地想，就像一位老隐士一遍遍地摆弄一副沾满油污的扑克牌以排解孤独一样。他最想的就是能听到人的说话声，去认识某个人，能够面对某人说：“你看见了吗？”当发生那种诸如某个晚上他看见流星的那种情况时。他并不是个健谈的人，但他也不太喜欢独处，从来都会不喜欢。

当摩托车最后横扫拐角处时，他坐直了一点。他看见两辆本田 250S 型摩托车，骑在上面的是一位年约 18 岁的男孩，还有一位比男孩年长一些的女孩。女孩身穿一件鲜亮的黄色罩衫和一件浅蓝色的牛仔裤。

他们见他坐在石头上，两位骑士因惊讶暂时失去了控制，两辆本田车都拐了个小弯。男孩的嘴张了一张。过了一会儿就看不清楚他们是停下来了，还是加速向西前进。

斯图抬起一只空手，亲切地“嗨”了一声。他的心剧烈地跳动着。他想他们停下来。他们真的停下来了。

他曾一度被他们的紧张所困扰。特别是那位男孩；他看起来好像是有一加仑肾上腺素被注入到血液中。斯图有枪，但并不是用来防备他们的，再说他们自己也配备了武器。男孩子一支手枪，女孩也身背一支小型猎枪，就像一位女演员饰演不太自信的帕蒂·赫斯特一样。

“我认为他很正常，哈罗德。”女孩说，但是那个她称为哈罗德的男孩还是骑在车上，用一种惊奇和怀有敌意的表情看着斯图。

“我说我认为……”她又开始说。

“我们从哪里知道？”哈罗德打断说，目光不离斯图。

“啊，很高兴见到你们，如果这样可以让你改变对我的看法的话。”斯图说。

“如果我们不相信你怎么办？”哈罗德反驳道，斯图看他吓得脸色发青。因为斯图和对女孩的责任感让他感到恐惧。

“嗯，那我就不知道了。”斯图从石头上爬起来，哈罗德的手开始颤抖地伸向皮套里的手枪。

“哈罗德，不要动枪。”女孩说。然后女孩静静地躺下了，看上去他们都筋疲力竭了，不能马上继续前进了。（三点连接起来就会形成一个三角形，但是其确切的形状还是不能预知。）

“啊哟，”法兰妮说着，就躺在路旁一棵榆树下的一块苔藓地上，舒展一下疲倦的身心。“我是不会把屁股上的老茧去掉的，哈罗德。”

哈罗德没好气的嘟哝了一声。

她又转向斯图。“本田车你骑过 170 英里吗，雷德曼先生？”斯图笑着说：“你们要去哪儿？”

“这关你什么屁事？”哈罗德粗鲁地问。

“你那是什么态度？”法兰妮责问他，“雷德曼先生是格斯·丁斯莫尔死后我们见到的第一个人！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不找其他人的话，我们来干什么？”

“他是为你提高警惕，这就是原因。”斯图平静地说。他拔起一根草，含在嘴边。

“是的，我是很警惕。”哈罗德有点恼怒地说。

“我认为我们是在彼此提防。”她说，哈罗德脸色憋得通红。

斯图想：给我 3 个人，他们会组成一个社会。但是这两个人都值得结交吗？他喜欢这个女孩，但是男孩却给他以胆小如鼠的吹牛者的感觉。这种人可能会是一个危险分子，不管是在有利的条件或是不利的条件下。

“你究竟在说什么。”哈罗德嘟哝道。他阴沉着脸地看了斯图一眼，从夹克口袋里掏出一盒万宝路。他点了一根。他抽起烟的样子就好像是刚染上这个习惯似的。可能就是前天。

“我们要去斯托威顿、佛蒙特，”法兰妮说，“去那里的瘟疫中心。我们……你怎么了？雷德曼先生？”他突然面色苍白。口里嚼着的草棒落到大腿上。

“为什么去那儿？”斯图问。

“因为那儿刚好有研究传染病的设备，”哈罗德傲慢地说，“我认为如果在这个国家还有任何制度，或某些想逃避惩罚的掌权者的话，他们可能就在斯托威顿或亚特兰大，那儿还有一个这样的中心。”

“是的。”法兰妮说。

斯图说：“你们是在浪费时间。”

法兰妮看上去有点震惊。哈罗德看上去有点愤怒。脸色又开始从脖子红起。“我压根就不会把你当作评判员，老兄！”

“我想我是，因为我打那儿来。”

此时他们二人都大吃一惊，惊得目瞪口呆。

“你了解情况？”法兰妮问，身子颤抖着。“你作过调查吗？”

“对，情况不是那样的，它……”

“你在撒谎!”哈罗德扯高着嗓门刺耳地叫喊起来。

法兰妮看见雷德曼的目光闪过一股冷漠和愤怒,而后又变得阴郁柔和起来。“不,我没有撒谎。”

“我认为你是!我认为你狗屁也不是,就是一个……”

“哈罗德,你给我闭嘴!”

哈罗德看了看她,有点受了伤害。“但是法兰妮,你怎么会具……”

“你怎么可以如此粗鲁,好斗呢?”她愤怒地责问,“你至少听听他怎么说,不行吗?哈罗德?”

“我不相信他。”

斯图认为这还算够公平,这样我们就势均力敌了。

“你怎么就不信任刚刚遇见的人呢?真的,哈罗德,你变得让人讨厌!”

“我告诉你们我是怎么知道的。”斯图平静地说。他挑了其中一段故事讲给他们听,故事从坎皮恩冲进哈泼的加油站开始。他简述一周前他逃离斯托威顿的情形。哈罗德呆呆地盯着他的双手,此时正在拔地上的苔藓,一点点撕碎。而女孩子脸就像是一张未展开的神秘国度的地图,斯图对她感到歉疚。她和这个男孩一起出发,抱有一线希望能够留下某些想当然的法子。可惜的是,她很失望。她的脸色是如此痛苦。

“亚特兰大也是这样的吗?两地都染上瘟疫了吗?”她问道。

“是的。”他说。她眼泪脱眶而出。

他想安慰她,但是男孩子不喜欢那样。哈罗德不安地看着法兰妮,然后又向下看着他袖口上的苔藓。斯图把手绢递给她。她谢了他一声,没有抬头,看上去心烦意乱。哈罗德又绷着脸瞪了他一眼,那种眼神就像是一个贪婪的小男孩想得到曲奇罐一样。斯图想,当他发现一个女孩不是一罐曲奇时,会惊讶吗?

当她由哭泣转为抽噎时,她说:“我和哈罗德应该感谢你。至少你让我们免去长途跋涉、失望而归之苦。”

“你的意思是相信他的？就那么简单吗？他给你讲个故事，你就……相信了？”

“哈罗德，他为什么要撒谎？有什么好处吗？”

“那我怎么知道他打的什么算盘？”哈罗德好斗地说，“谋杀。可能是。或者是强奸。”

“我自己不认为是强奸，”斯图温和地说，“也许你知道的比我多。”

“住嘴，”法兰妮说，“哈罗德，请你不要这样可怕，好不好？”

“可怕？”哈罗德嚷起来，“我只是想留点神——为你——为我们，这是可怕吗？”

“看，”斯图说着，就撩起袖子。肘部内侧有几道愈合的针印，还有残留下的失去血色的伤痕。“他们给我注射各种药剂。”

“也许你吸毒。”哈罗德说。

斯图没有吭声，又放下了袖子。当然是因为姑娘的缘故。他脑中已充斥了拥有她的想法。不过，有些姑娘你可以拥有，而有些你却不能。这个姑娘就属于后者。她身材高挑、漂亮、非常健美。她褐色的眼睛和头发衬托出一种无助的神情。她眉宇间的那条细纹很容易看见，当她烦恼的时候是如此的明显，她双手动作伶俐，还有她用手捋额前的头发的干脆利落。

“那么我们现在干什么？”她问道，全然不顾哈罗德。

“继续我们的行程，”哈罗德说。当她紧锁双眉瞥了他一眼时，他又急忙加上一句：“好吧，我们总得去什么地方。当然，他有可能是在说真话，但我们必须验证一下。然后再作决定。”

法兰妮看了斯图一眼，好像在说“我不想伤害你，只是感觉。”斯图耸了耸肩。

“好吗？”哈罗德问。

“我认为无关紧要。”法兰妮说。她摘下一朵就要散籽的蒲公英，吹散了上面的绒毛。

“你来的路上一个人影也没有见到吧？”斯图问。

“只有一只看上去还算正常的狗。没有见到人。”

“我也见到一只狗。”他告诉他们有关巴特曼和科亚克的事情。讲完时他说：“我要去沿海，但你说一路上没有见到任何人又让我失去了信心。”

“对不起，”哈罗德说，好像口气有点改变了。他站起身。“准备好了吗？法兰妮。”

她看了看斯图，犹豫了一下，而后起身。“回到精彩的减肥车上。谢谢你把你知道的告诉我们，雷德曼先生，即使消息不那么让人振奋。”

“请等一会儿。”斯图说着，站起身。他踌躇了片刻，又在怀疑他们是否是好人，女孩是好的，但是男孩肯定就 17 岁，还深受着“我恨大多数人”的思想伤害之苦。但是有那么多的人供你挑挑捡捡吗？斯图认为没有。

“我认为我们都在找人，”他说，“如果你们允许的话，我想跟着你们。”

“不。”哈罗德迫不急待地说。

法兰妮从哈罗德看到斯图，有点为难。“也许我们……”

“你别管。我说不行。”

“一票赞成都没有吗？”

“你究竟怎么了？你难道看不出他就想达到这个目的吗？天哪，法兰妮！”

“如果有麻烦的话，三个人总比两个人强，”斯图说，“我知道也比我一个人好。”

“不。”哈罗德又说一遍。他的手落到枪托上。

“好。”法兰妮说，“我们高兴你能加入。雷德曼先生。”

哈罗德反驳她，一脸的愤怒和受伤害的样子。斯图紧张了一会儿，认为他可能会打她，后来又放松了。“我知道你的想法，你只是要找个借口除掉我，我知道。”他气得眼泪都要出来了，这使他更加怒不可遏。“如果你真的想的话，好的。你和他一起走。我和你算完了。”

他快步走到本田车停的地方。

法兰妮用一种受伤的眼神看了一眼斯图，然后又转向哈罗德。

“等一会儿，”斯图说，“请呆在这儿。”

“不要伤害他，”法兰妮说，“求你。”

斯图大步走向站在本田车旁的哈罗德，他正准备发动。他满腔愤怒地转动着油门，但是幸运的是油门溢油了。斯图想；如果开始就加那么大的油门，车就会像个单轮脚踏车一样从后轮立起来，然后把哈罗德顶到第一棵树上，倒在他的身上。

“你给我走开！”哈罗德愤怒地朝他尖叫，他的手又落到枪托上了。斯图把手放在哈罗德的手上，就像是玩纸牌游戏一样。他又把另一只手贴在哈罗德的臂膀。哈罗德怒目圆睁，斯图看他此时离危险就差一步之遥了。他不仅是愤恨那个女孩，在他心中她头脑过于简单化。他的人格尊严被这种简单给包围了，也被自己作为女孩保护者的新形象给淹没了。天知道他在此之前是他妈的什么东西，他有着软沓沓的肚子、尖头的靴子、凶巴巴的谈话方式。但在这种新形象下仍然还隐藏着的一切让人确信他是而且将永远是个大笨蛋。还可能看出他从来不会有重新开始的机会。他本会有像面对巴特曼或是一个 12 岁的孩子的同样的反应。在任何三角关系中，他将把自己放在至低点。

“哈罗德。”他说，声音几乎要直捣哈罗德的耳朵。

“让我走。”他笨重的身躯在紧张时好像有点轻盈，一举一动轻快地像根跳动的线。

“哈罗德，你和她一起睡觉吗？”

哈罗德的身体颤动了一下，斯图知道他没有过。

“不关你的事！”

“是的。除了拿我们都看见的东西。她不属于我。哈罗德。她是她自己。我不想从你手中把她夺走。我很抱歉我说话太鲁莽，但是这是我们了解自己处境的最好方式。现在我们是两个和一个，但如果你走了，我们还是两个和一个。没什么好处。”

哈罗德一声不吭，但他的手已不颤抖了。

“我只是不得不坦率，”斯图继续说下去，他凑近哈罗德的耳朵，声音非常、非常平和。“你想，我知道一个男人没有必要去强奸女人。如果他知道自己有事做的话，他是不会的。”

“那是……”哈罗德舔了舔嘴，然后又看法兰妮站的那一侧。法兰妮双手抱肘，两臂交叉在胸前，焦急地看着他们。“真是让人讨厌。”

“也许我说得对，也许不对，但是当一个男人周旋在一个不想和他上床的女人身边时，这个男人就必须作出选择。我每次都能自我控制，我认为在她还自愿跟着你的时候，你也会这样做。我俩私下谈话，我只想对你坦诚相待。在这儿我不想把你排挤出去，那是恶霸在乡村公平舞会上的行径。”

哈罗德放在枪上的手松开了，他看着斯图说，“你真是那样想？我……你发誓你没有说谎？”

斯图点了点头。

“我爱她，”哈罗德声音嘶哑地说。“她不爱我，我知道，但我说的是真话，就像你说的一样。”

“那最好不过。我无意插足。我只想和你们结伴而行。”

哈罗德又迫不得已的重复一句：“你发誓吗？”

“是的，我发誓。”

“好的。”

他又慢慢地下了车，和斯图一起走回到法兰妮那儿。

“他可以跟我们一起，”哈罗德说，“我……”他看了看斯图，自感有失尊严，勉强地说，“我为我的愚蠢道歉。”

“好哇！”法兰妮拍手叫好，“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了，我们去哪儿？”

最后他们沿着法兰妮和哈罗德原来的方向前进。斯图说他想格兰·巴特曼会乐意留他们过夜的，如果他们天黑前到达伍兹维尔的话，他也许会同意第二天早晨和他们一起走（听到这儿，哈罗德又恨恨地瞪了他一眼）。斯图驾驶法兰妮的本田，法兰妮坐在哈罗德摩托的后座上。他们在特温芒廷停下来吃中饭，开始慢慢地、谨慎地了解

对方。他们的口音让斯图觉得有趣，他们发 A 的音嘴张得特大，“I”音也发得变了味。他想他们肯定也认为他发音有趣呢，也许可笑得多。

他们在一家被遗弃的餐厅吃饭，斯图发现自己的目光一次次地落在法兰妮脸上，她生动的双眸，小巧却坚定的下巴，眉宇间那条展露她情感的细纹。他喜欢她观看和谈话的样子；他甚至喜欢她把褐色头发从太阳穴往后捋的方式。毕竟，这是他知道自己的确有得到她的想法的开始。

第 43 章

俄克拉荷马州梅镇的梅恩大街中间横着一具尸体，一动不动。

尼克并不感到惊讶。自从离开纽约之后，他见过的尸体已经不计其数。他怀疑一路上的死人超过 1000 具，可能还有他没见到的。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死尸味道，简直可以让你当场昏厥过去。再多一个死人，或多或少，区别不大了。

但当这具尸体突然坐起来的时候，他的心里“轰”地一下子，极度的恐慌使他再一次控制不住自行车。一阵轻微地摇晃，接着剧烈地抖动，最后哗啦一声倒在了地上，把尼克重重地扔在俄克拉荷马州 3 号大街的人行道上。双手擦伤，前额也跌破了。

“伟大的家伙，哦，先生，你跌跟头了。”尸体说道，迈着可以称作友好的步子，摇摇晃晃地向尼克走来。“你没有参加赛车？我的天啊！”

尼克没有听见这句话。他盯着人行道上他双手之间的那块地方，血从他额头的伤口一滴滴落在这里，不知道受的伤有多严重。那双手落在他的肩上时，他突然想起尸体这回事，于是挣扎着用手掌心和鞋跟撑在地上爬起，眼睛从那块地方抬起来，充满了恐惧。

“不要这样害怕。”尸体说话了。尼克这才看清他根本不是一具尸体，而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快乐地看着自己，一只手紧握着一瓶威士忌。现在尼克明白了。这不是一具尸体，而是一个醉倒在道路中间的酒鬼。

尼克冲他点了点头，用大拇指和食指划了个圈。这时，一滴热乎乎的液体慢慢地流进雷 · 布思折磨过的那只眼里，引起一阵刺痛。他掀起眼罩，用前臂擦了擦。今天，他恢复了一些视力，但合上那只好眼时，世界又成了斑斑驳驳的一片混沌。他重新戴好眼罩，慢慢走到路边，紧靠着一辆挂着堪萨斯城牌照的普利茅斯车一屁股坐下来。

汽车保险杠映出前额的那块伤口，他看得清清楚楚，看起来骇人，但不是很深。他应该找个医院，给伤口消消毒，然后贴上块“邦迪”。他想全身组织里残存的盘尼西林还能抗御一切感染。一想起大腿上的枪伤，他又立刻害怕起来。他挑出手掌里的一些碎石渣，痛得龇牙咧嘴。

手里攥着威士忌酒瓶子的人无动于衷地看着这一切。如果尼克抬头的话，他会立刻感到晕眩，非常难受。当他掉过头去再仔细观察从汽车保险杠上映出的伤口时，那个男人那张整齐光洁、没有一丝皱纹的脸却已经没有了生气，显得毫无表情。他穿着褪色的“比利”裤，脚上是一双笨重的工人靴。他身高 5 尺 9 寸，金黄色的头发，眼睛明亮有神，纯蓝色，如玉米穗一样的睫毛。毫无疑问，他肯定有瑞典或挪威的血统。看起来不会超过 23 岁。

他站在那里，脸上毫无表情，像一个被拔掉插头的机器人。之后，渐渐地，开始有了血色，被威士忌浸红的眼睛开始闪烁出光芒。他微笑着。他已经记起来了，眼前发生了什么事。

“嘿，先生，你跌跟头了。难道你刚才没有跌跟头吗？我的天啊！”他对尼克额头大量流出的鲜血感到惊讶。

尼克从衬衫口袋里找出便笺和一支笔；这两样东西跌倒时没摔出去。他写道：“你刚才吓坏了我。在你坐起来之前，我一直以为你是个死人。我没事。这个镇上有没有药店？”

他把那张纸递给穿工装的那人看。他接过来，看了一下，又微笑着递了回来，说“我是汤姆·科伦。我不识字。我只上到小学三年级，那时我就 16 岁了。爸爸让我退了学，说我岁数太大了。”

这怎么办，尼克想。我不能说话，而他又不能识字。一时间，他完全不知如何是好。

“尊敬的先生，你跌跟头了。”汤姆·科伦冲着尼克大声喊道。这是他们之间第一次这样对话。“我的天啊，你刚才跌跟头了吗？”

尼克点点头，收起了纸和笔。他把一只手盖在嘴上，然后摇着头。

又把两只手竖成喇叭状，放在耳后，然后摇着头。他又将左手放在喉咙上，摇了摇头。

科伦咧嘴笑着，摸不着头脑。“牙痛？我也有过一次。哎呀，疼起来了。是不是？我的天啊！”

尼克摇了摇头，又继续他的手势。这次科伦猜他是耳朵痛。尼克伸出手，伸向他的自行车。车漆被蹭掉了许多，但看起来没什么大毛病。他骑上车，朝着大街蹬了几步。很好，车子没事。科伦在旁边摇摇晃晃地跟着，快乐地微笑着。他的眼睛就没离开过尼克。近一个星期里，他还从没有见过一个人。

“你不想聊一聊吗？”他问。尼克没有回头，好像没有听见他说什么。汤姆抓住他的袖子，重复着他的问话。

骑车的那个人把手放在嘴上，又摇了摇头。汤姆皱起了眉。现在那人支起自行车，正在盯着店面看。他仿佛看见了要找的东西，因为他穿过人行道，走向诺顿先生的药店。如果他想进去，可能不行。因为药店已经关门，诺顿先生早就离开了镇子。似乎每个人都锁上门离开了镇子。除了妈妈和她的朋友布莱克莉夫人。她们都已经死了。

现在，那个不说话的人正试着敲门。汤姆本想告诉他，门上虽然挂着“营业”的标牌，但根本没什么用。标牌是在骗人。汤姆非常想喝一杯冰淇淋苏打水。它比威士忌可好多了。威士忌开始喝起来舒服，后来就使他昏昏欲睡，最后让他头痛欲裂。他已经睡了好长时间，头痛，却做了许多疯狂的梦，总是梦到一个穿黑衣服，打扮如来沃特·德丰贝克一样的人。那个黑衣人在梦中追赶他，简直是一个恶魔。他长醉烂饮、嗜酒如命，主要是因为爸爸过去一直不让他喝酒。妈妈也不让他喝。可现在，所有的人都已经走光了，还有谁管他呢？他想喝，就可以喝个够。

可那个不说话的家伙正在做什么？拾起人行道上的垃圾箱，他正准备要……什么？打碎诺顿先生药店的玻璃？砰，哗啦！天啊，该死的，他竟这样做了！现在，他要跳进窗户，打开大门……

“喂，先生，你不能这样做！”汤姆大声叫道，他的声音因愤怒和兴

奋而颤抖。“那是违法的！打家劫舍是违法的。你知道不知道？……

可是那个人已经进去了，他根本就没有回头。

“你这家伙，怎么啦？聋啦？”汤姆愤怒地大叫，“天啊，你要……”

他的声音渐渐地低了下来，脸上兴奋不已的神情消失了。他又变成了被拔掉插头的机器人。每到5月份，人们常常会见到虚弱不堪的汤姆这种神情。那张略圆如斯堪达胡维安似的脸上，带着永远快乐的表情。他朝着一家又一家的商店橱窗东张西望，突然间，他会像死尸般停下来，一副茫然失措的表情。这时就会有人大声喊道：“汤姆来了！”立时响起一片笑声。如果爸爸在他身旁的话，他就会绷下脸来，用胳膊杵他，甚至用拳头不断地猛捣他的肩头，直到他清醒为止。可是自1988年的上半年之后，父亲在他身边的时间越来越少。因为他总陪着一个在布摩斯·格利酒吧工作的长着红脸蛋的女侍者。她的名字是迪迪·帕卡罗黛（关于这名字还有一些笑话）。大约一年前，她和汤姆的父亲一起私奔了。仅有一次，有人看见他们出现在离这儿不远的斯拉布特市的一间廉价汽车旅店里。这是人们最后一次见到他们。

大多数人把汤姆这种突然失忆看作是弱智进一步发展的迹象。但事实上，这正是临近正常思考的一种显示。人类思考的过程是基于推论和归纳之上的。（心理学家这样告诉我们）。智力迟钝的人不能进行推论和归纳这两种思维行为。汤姆·科伦不是非常迟钝，他能够进行一些简单的联想。在大脑失忆那段时间里，他能不时地进行较为复杂的推论思维或是归纳思维。他进行上述思维活动的感觉就像正常人有时感到一个名字就在嘴边，却怎么也想不起来的那种感觉一样。当这种感觉来临的时候，汤姆会觉得整个世界不过是一阵一阵的感觉刺激。他会把世界的一切都抛之脑后。他仿佛在一个陌生的黑屋子里，一手握着电灯线的插头，一边跌跌撞撞地在地板上爬，一边用另一只手摸索着寻找电源插座。如果他找到的话——这样的情况并不多见——屋子里会猛然地一亮，他把屋子（或者说那种念头）看得

清清楚楚。汤姆是一个敏感的人，他最喜欢的事情包括喝诺顿先生用泉水做成的冰淇淋苏打水，站在墙角等着看穿短裙的漂亮姑娘横穿马路，或是闻丁香花的香味，用手抚摸丝绸等等。但最令他喜爱的是那种朦朦胧胧、无法触知的感觉，那种一旦思路突然接通，思维突然畅通无阻（至少瞬间地），黑屋子里一片光明的感觉。这种情况并不常见。常常是转瞬即逝。不过这次没有。

“你究竟要干什么？聋啦？”他记得他说了这句话。

那个人除了几次回头看了看他外，似乎并没有听见他的话。毫不理会他，甚至连个哼也没有。有时，人们对汤姆的问题总是不予理会，因为他脸上的表情已经表明，他的大脑里是一片空白，茫茫然然。但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不愿说话的人似乎总是有些愤怒或是怜悯或是因困窘而脸红。然而这个人并没有这样——他用大拇指和中指划了一个圈，汤姆知道这意味着好，好极了。但他仍没有说话。

他把双手捂在耳朵上，摇了摇头。

他又把双手放上嘴上，又摇了摇头。

他把双手抱在脖颈上，同样又摇了摇头。

黑屋子一下亮了起来，他的思路豁然开朗。

“我的天啊。”汤姆说道，他的脸上又恢复了生气。他那布满血丝的眼睛闪着光。他冲进诺顿先生的药房，忘记了这样做是违法的行为。那个不说话的家伙正在往棉团上喷洒味道类似疤克酊的东西，然后用棉团擦额头。

“喂，先生，”汤姆边说边冲了进去。那个一声不吭的家伙并没有回头。汤姆一时间愣在了那里，而后又记起来他要做什么。他用手轻轻地在尼克的肩上拍了拍。尼克转过头来。“你又聋又哑，是吗？不能说，又不能听，对不对？”

尼克点了点头。汤姆的反应几乎令他大吃一惊。只见汤姆跳了起来，一个劲地拍击自己的手掌。

“我想到了，太棒了，我自己想了起来。汤姆·科伦，你太棒了！”

尼克不得不抿上嘴乐了。他想不起来，自己的残疾什么时候令别

人这么开心过。

法院大楼前面的广场上矗立着一个身着二战时期武器装备的海军陆战队员。雕塑下角的匾牌上标明，此雕塑是为了纪念哈珀县的一群男孩子们。他们为了祖国作出了最后的牺牲。在纪念雕像的阴影中，坐着尼克·安德罗斯和汤姆·科伦，他们正吃着辣味火腿和外裹着马铃薯片的辣味鸡。尼克左眼上方的前额上用“邦迪”创可贴粘了一个十字。他正盯着汤姆的嘴巴（汤姆正在一边说着话，一边往嘴里塞食物。因此，嘴唇的样子很怪诞），脑子里闪烁着却是，他讨厌罐头食品。他真正爱吃的是配料齐全的大块牛排。

自从他们坐下来之后，汤姆就一直说个没完没了。他的话翻来覆去总是那几句，还不时地夹杂着许许多多的“我的天啊”，“那不正是吗”等口头禅。尼克并不介意。在未遇到汤姆之前，他心中多么盼望着能见到其他的人。他内心一直有一种担心，担心自己可能是全世界的唯一的幸存者。脑海里甚至还出现这样的念头：疾病可能使每一个死亡，但聋哑人却例外。现在，他一边内心里暗暗地发笑，一边想他是否能推测出，除聋哑人和弱智的人外，疾病使其他所有人死亡的可能性有多大。在盛夏的正午两点钟，有这样的想法真是可笑。但在夜幕降临时，当这个念头重又浮现在脑海中的时候，似乎就不那么有趣了。

对于汤姆认为所有人会去的地方，他感到奇怪。他从汤姆那里听到，父亲和一位比他小 12 岁的女侍者一起私奔了。他还听到汤姆在罗布特先生的农场作杂务工以及两年前，罗布特先生认为汤姆工作得非常好，于是可以放心地让他用斧子干活了。还听说了一群“大孩子们”晚上踢汤姆，汤姆于是就“与他们全力搏斗，直至他们气息奄奄，受了伤。其中的一个人屁股被他打得开了花，送进了医院里。这就是汤姆·科伦所做的事。”他还听到了汤姆怎样在布莱克莉夫人的屋子里找到了他的妈妈，发现她们双双死于起居室里，于是汤姆就偷偷地跑了。“如果有人在旁观看的话，耶稣就不会降临，把死人带进天

堂，”汤姆说。（尼克认为，恰恰相反，汤姆所说的耶稣实际是一种圣诞老人。他将死者带进烟囱里，而不是带着礼物下来。）但他丝毫没有提梅镇中人迹罕见的情况，或是在通往小镇的街道上也空空如也，没有任何东西来来往往的情况。

他将手轻轻地放在汤姆的胸膛上，阻止他滔滔不绝地讲话。

“干什么？”汤姆问。

尼克用他的胳膊朝着闹市区的建筑划了一个大圈，脸上作出困惑不解的滑稽表情，皱着眉，勾着头，用手搔着后脑勺。然后，他用手指在草地上作了一个散步的动作，最后，他抬起头，带着询问的目光望着汤姆。

他看到的景象十分恐怖。汤姆坐着，面目表情僵硬，俨然如僵尸一般。他的眼睛，片刻前在他滔滔不绝、畅所欲言的时候，还一眨一眨的；转眼间，现在如同蓝色的云纹大理石一般呆滞无神。嘴巴半张着，尼克能看得见舌头上面混合着唾液的马铃薯片碎屑。双手无力地垂在腰间。

尼克关切地伸出手去拍他。在刚出手之前，汤姆的身子猛地抽搐了一下。眼皮扇动着，一道灵气如同一股清泉一样注满了他的眼睛。他开始咧嘴笑了，如果那盏标有“我想出来了”的明灯在他的脑海里倏地一闪的话，外面世界的任何事物也丝毫不能使他沮丧抱怨。

“你想知道人们都到哪里去了？”汤姆问道。

尼克重重地点了点头。

“我想他们可能去了堪萨斯城了，”汤姆答道，“我的天啊，是的，每个人都说这个镇子太小了，枯燥乏味死气沉沉。连旱冰场也关门了。现在这里只剩下了汽车餐馆。妈妈总是说，人们都走了，没有人会回来，就像爸爸一样。他带着布摩斯·格莱酒吧的一个女招待员跑了，她的名字叫摩－恩，姓迪迪·帕卡罗黛。我想大家在这里都呆腻了，然后在同一个时间都走光了，肯定是去堪萨斯城了。我的天啊，他们是刚刚去的吗？那里是他们必须去的地方，除了布莱克莉夫人和我的妈妈之外。耶稣把她们带到天堂里去了，使她们永远不受伤害。”

汤姆又开始了他一个人滔滔不绝的独白。

“去堪萨斯城了，”尼克想，“就我所知道的而言，可能是这样。上帝为每一个留在贫困、可怜的星球上的人，或是使他们永久地不受伤害，或是使他们重新在堪萨斯城定居。

他向后靠着，眼皮眨动着。这样，汤姆的话渐渐变成了一首现代诗，没有大写字母将句子分开，就如同吉·卡明斯的现代诗一样。

妈妈说
不要去
而我对他们说，我说
你最好
不要插手此事

前一天晚是一个噩梦，那时他在一个马厩里安身。现在，他的肚子饱饱的，他现在最想做的是……

我的天啊，
摩－恩是那样拼写的
我确实想……

尼克睡着了。

醒来时，他迷迷糊糊，就像你在一个香甜的午觉之后，懵懵懂懂的那种感觉。他首先奇怪的就是为什么身上出了那么多的汗。坐起来之后，他明白了。现在是下午3点45分了，他已经睡了两个半小时。阳光已经从战争纪念碑的后面移了出来。然而，还不止是这些原因。汤姆·科伦出于对他的关心，给他盖了厚厚的一层东西，以免他着凉。是两条毛毯和一床被子。

他把它们推到了一边，站了起来，伸伸懒腰。汤姆并不在身边。尼克慢慢地向广场的主大门踱去，心里想着他将如何对待汤姆，或是让汤姆做些什么事。那个反应迟钝的家伙在小镇广场一侧的超级市场

吃饱喝足，正从那里走出来。他对到那里胡作非为毫无内疚之感，只知道根据罐头标签上的图案挑选他喜欢吃的东西。因为据他说，超级市场的大门已经被人撬开了。

尼克懒懒地猜测，如果没有食品的话，汤姆可能会做出什么举动。他想当汤姆饿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就会毫无顾忌，或是暂时把顾忌搁置一旁。但如果没有了这些食物，他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这一点其实并不是汤姆最使他烦恼的原因。最使他烦恼的是汤姆对他的那种惹人爱怜的依恋。他可能是有一些痴呆，但还没有痴呆到感觉不到孤独的程度。他的妈妈和事实上作为抚养人的那个女人都已经去世了。他的父亲很久之前就和一个女人私奔了。他的老板，罗布特先生和梅镇里的所有的其他人都在一夜之间偷偷跑到了堪萨斯城，只留下他一个人像一个精神错乱的游魂一样在大街上东游西逛。于是他就对一些使他无事可做的东西上了瘾，如威士忌。他若再喝醉的话，身体肯定会受不了。而如果他身体不行而又没有人照顾他的话，很可能意味着他生命将会终结。

但是，要一个又聋又哑的人和一个头脑弱智的人在一起?用什么办法使他们能彼些相互沟通?一个人不能用嘴说，一个人不会用脑想。这是不公平的。汤姆至少应当能思考一些问题，但他却不识字。尼克不知道，他对这种与汤姆猜谜式对话的耐心还会坚持多久?汤姆当然不会对此厌烦。天啊，他永远不会的。

他在人行道上停了下来，恰巧停在了公园的门口。他把双手插进口袋里。嗯，他决定了“我可以今晚与他留在这里。一个晚上不要紧。至少我会给他做一顿相当丰盛的晚餐。

想到这里，他的精神为之一振，开始寻找汤姆。

那天晚上，尼克睡在了公园里。他不知道汤姆睡在哪。第二天清晨醒来时，他身上虽带着几丝露水，却觉得格外的清爽。他穿过小镇广场，首先见到的就是汤姆。汤姆正蜷缩一团，身子压在玩具卡车和一个塑制大型车站模型的上面。

汤姆肯定已经明白，如果尼克闯进诺顿药店没什么事的话，那么他闯进另一家店也不会有什么问题。他正坐在“5元10元店”门前的路沿边上，背朝着尼克。大约有40个玩具汽车沿着人行道排成一队。模型的旁边是汤姆用来撬开玩具店展览柜的改锥。这堆模型里有美洲豹，奔驰、劳斯莱斯、带加长暗绿色外壳的按比例缩小的本特利、一辆兰博、一辆考特、一辆4英寸长的定制的庞蒂亚克·本艾维莱、一辆护卫舰、一辆梅塞拉蒂和一辆1933年车型的摩恩车。汤姆一丝不苟地弓着背，推着这些车进进出出那个玩具车库，用玩具油泵给它们加油。修理站里的一台吊车也正在工作。尼克看见，汤姆不时地会吊起一辆车，装模作样地在车底下做些修理。如果他有听觉的话，他还可能听见，在周围一片寂静之中，汤姆·科伦工作时所想象出来的声音——如当他驾驶着车在柏油碎石道上时，嘴唇颤动发出“蹦蹦蹦……”的声音：加油泵工作时“嗒－嗒－嗒－叮”的声音；吊车上下启动时“吆吆吆……”的机器声音。事实上，他甚至还可能听见加油站管理员同车里的小人的一些对话：“加满了吗，先生？”“标准汽油，你敢保证？”“让我摘下整流罩看看。我想是你的化油器出了问题。我把它拿出来，看一看油浮子。”“你肯定？”“厕所在哪里？”“就在围墙的附近。”

说完这些话之后，他带着玩具车在各个方向转了一圈，幻想着这个小小的地方就是整个世界。

尼克想，我不能把他一个人留下来。我不能这样做。他突然感到一阵伤心，一股突如其来的难过之情涌入他的心头。这种感觉是如此强烈，以致于他认为再过一会儿他就可能泪流满面。

“他们全都到堪萨斯城去了，”他想，“事情就是这样。他们全都到堪萨斯城去了。”

尼克穿过大街，拍了拍汤姆的胳膊。汤姆一下子跳了起来。他转过头，那张大嘴夸张地、略带歉意地笑着。他的脸一直红到脖子根。

“我知道这是小孩子们玩的游戏，不是成年人玩的。我知道，是爸爸告诉我的。”

尼克耸了耸肩，微笑着伸开他的手。汤姆神情自然了很多，“它们现在是我的。如果我想要的话，它们就是我的。你能进到药店里拿东西，我就能到 5 元 10 元玩具店里拿一些东西。我的天，难道我做的不对吗？你不会让我把它们放回去吧，是不是？”

尼克摇了摇他的头。

“是我的！”汤姆高兴地叫了起来，转身回到了修理厂。尼克再次用手轻轻地拍了拍他，汤姆回过头来问道：“什么事？”

尼克拽着他的袖子，汤姆乖乖地站了起来。尼克领着他沿着大街来到他停靠自行车的地方。他指了一下自己，然后又指了指自行车。汤姆点了点头。

“当然，那个自行车是你的。玩具车库可是我的。我不会要你的自行车，但你也不能要我的汽车修理厂。好不好？”

尼克摇了摇头。他指了指自己，又指了指自行车。然后走到大街上，挥了挥手，作了个再见的姿势。

汤姆一下安静下来。尼克等待着。汤姆吞吞吐吐地说：“你要走了，先生？”

尼克点了点头。

“我不让你走！”汤姆一下子叫了出来。他的眼睛瞪得大大的，眼角闪出了泪花，“我喜欢你。我不让你也去堪萨斯城！”

尼克把汤姆拉到了身边，用胳膊搂住他的腰，用手指着他自己，又指了指汤姆，再指指自行车。意思是我们要一起出城。

“我猜不出来。”汤姆说。

尼克耐心地又做了一遍动作。这次他加了一个挥手再见的动作。情急之下，他举起汤姆的手也挥了挥，作着再见的动作。

“想让我跟你一起走吗？”汤姆问，脸上闪现出一种难以置信的快乐的笑容。

尼克宽慰地点了点头。

“当然！”汤姆叫了起来。“科伦想去！汤姆·科伦……”他突然停住了，快乐的神情一下子从脸上消失了，小心翼翼地看着尼克，“我能

带上我的汽车修理厂吗？”

尼克想了一会儿，点了点头。

“太棒了！”汤姆又咧开嘴笑了，笑容像钻开乌云的阳光一样灿烂。“汤姆·科伦要走了！”

尼克把他领到自行车前。他指了指汤姆，又指了指自行车。

“我从没有骑过这样的车子。”汤姆眼睛扫着车子的变速器和又高又瘦的车座，很不自信地说道。“我想我最好是不骑它。汤姆·科伦会从这么漂亮的车子上掉下来的！”

但尼克从他这句话中得到了鼓励。“我从没有骑过这样的车子”意味着他曾骑过某种自行车。唯一的问题是要找到一种结构简单的车子。汤姆可能骑不快，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毕竟不会慢太多。不管怎么说，他有什么可着急的？梦毕竟只是梦。然而，他的确感到自己内心深处的一种焦急，一种强烈的不可言状的焦虑。这股焦虑化作了潜意识里的一个命令。

他把汤姆领回到玩具加油站的地方。他用手指着它们，向着汤姆微笑着点了点头。汤姆急切地蹲了下来，之后，当他的双手刚要伸向那堆玩具车时，停在了空中。他抬起头看了看尼克，脸上显然是迷茫和怀疑的神情：“你不会丢下汤姆·科伦一个人走吧，对不对？”

尼克肯定地摇了摇他的头。

“好极了。”汤姆说着，转过身自信地望着他的那堆玩具。尼克有些气恼，之后又控制住了自己。汤姆抬起头看了看，害羞地冲他笑着。尼克也对他报以微笑。不，他不会留下他不管的。这一点是肯定的。

直到中午时分，他还没有找到他认为适合汤姆骑的自行车。他并不抱有能在最近的地方找到车子的幻想。但令他吃惊的是，绝大多数的人都把他们的房子、车库以及其他建筑物上了锁。在大多数的情况下，他不得不通过肮脏的、布满蜘蛛网的窗户向阴暗的屋子里张望，希望能在里面发现他想找的车子。他整整花了大约 3 个小时，从一条街走到另一条街，步履沉重，汗流满面，阳光照得后背火辣辣地痛。他

走回去重新检查一家“西部汽车店”，却失望而归：两辆摆在橱窗里的自行车都是男女通用的那种三速车，而其他的所有车都是散件。

最后，他在小镇最南端的一个小小的独立式车库里找到了他要找的车子。车库的门锁着，却有一只窗户可以容一个人钻进去。尼克用石头把玻璃敲碎，然后小心地从破旧老化的油灰中挑出残留的玻璃碎碴。一股热浪从车库里面迎面扑来，夹杂着浓重的灰尘和机油味道。那辆车——老式的施温牌男式车，就紧挨着一辆外胎磨秃、嵌板磨薄，约有10年历史的手推车的旁边。

“没准我的运气又很糟，这车子又是一辆破货。”尼克想，“没有链条，车胎也是瘪的，或是什么地方有毛病。”不过，这次他却非常幸运。车子运转自如，轮胎气很足，甚至连车胎外花纹都还很新，所有的螺栓和齿轮也很牢固。只是没有车筐。他得自己安一个。不过车子上却装有一个传动护链板。墙上挂着的搂耙和雪铲之间，一件东西令他喜出望外：是一个几乎全新的布里格斯牌手压打气筒。

他进一步搜索，又在架子上找到了一筒三合一机油。尼克在已经裂了缝的水泥地面上坐了下来。顾不上炎热，他仔细地给链条和齿轮注好润滑油。加完油之后，他重新把油筒盖好，小心翼翼地放进裤子口袋里。

他用绳子将手压打气筒绑在自行车后挡泥板上面的货架上，然后打开车库大门，骑车出来。他从来没有感觉过外面的新鲜空气是如此的香甜。闭上眼睛，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他蹬着自行车上了路，一直骑到梅恩大街上。车子骑着很舒服。倘若汤姆能骑它的话，可真是天生为汤姆准备的。

他把车子和自己的那辆拉雷夫牌自行车并排停在一起，然后走进了“伍元拾元店”。在仓库后面的一堆杂乱的运动物品中，找到了一个大小正好的金属丝自行车车筐。当他用胳膊夹着它，正要转身离开的时候，有一件物品引起了他的注意。是一把饰有铬制铃铛和红色橡胶球的克来松牌喇叭。尼克咧开嘴笑了，边笑着，边把它放进了车筐里。他又来到五金区，从那里找到一把改锥和一个可调式管钳。他回

到了外面。汤姆正躺在小镇广场那座破旧的二战海军陆战队队员铜像下的荫凉处，四肢张开，懒洋洋地打着瞌睡。

尼克把那个车筐安在了那辆施温车的车把手上，又把那个克来松喇叭系在筐的旁边。他重新回到了“五元拾元店”，拎着一只大尺码的背包走了出来。

他拎着背包，来到了食品店，往包里装肉罐头、水果和蔬菜。当他正停留在一筒罐装咖哩豆前时，突然看到对面的走廊外一条人影倏地一晃。倘若他的听觉还在的话，他就会知道汤姆已经发现了那辆为他准备的自行车。克来松喇叭被他使劲地按着，发出“噢－啊－噢”的响声，如同从嗓子里挤出来的声音一样。车子在街头上骑来骑去，不时地伴随着汤姆·科伦那“咯咯咯”痛快的笑声。

尼克从超市的大门出来时，看到汤姆正在梅恩大街上飞快地骑着自行车。一头金黄色的头发和他的衬衫后领被风吹了起来，啪啪地作响。他用力地按着喇叭上的橡胶球，让它发出最大的响声。在标有商业区尽头的车站，他转了一个圈子，又掉转车头，骑了回来。他满脸洋溢着抑制不住的、胜利笑容。那个廉价玩具车库就放在自行车前面的车筐里。裤子口袋里和卡其布衬衫的口袋里鼓鼓囊囊地塞满了他的那些模型车。自行车的轮辐在明媚的阳光下变成一道闪亮的光圈。尼克真渴望他能听见喇叭的声音，仅仅是想知道，那声音是否能像取悦汤姆一样，也使自己感到同样的快乐。

汤姆向他挥了挥手，继续在街上骑车。在远处商业区的边缘，他又突然转了个圈，掉头骑了回来。他起劲地按着喇叭。尼克伸出手，打出一个警察命令停车的手势。汤姆的车子嘎嘎地响着，打着滑，在他面前停住。他的脸上渗出大滴大滴的汗珠。他气喘吁吁，咧开嘴傻笑。

尼克指了指镇子，挥手作了一个告别的手势。

“我能带着我的玩具车吗？”

尼克点了点头，把背包的背带套在了汤姆公牛般的脖颈上。

“我们现在就要出发？”

尼克又点了点头。他用大拇指和中指在空中画了一个圈。

“去堪萨斯城？”

尼克摇了摇头。

“去任何我们想去的地方？”

尼克点了点头。“是的，任何他们想去的地方，”他想，“但任何地方都可能会和内布拉斯加的一些地方一样。”

“喔！”汤姆兴奋地叫了起来。“太棒了！喔，噢！”

他们沿着283号公路向北骑。两个半小时后，大片的乌云开始在西边堆积起来。很快，暴雨就倾盆而下，织成半透明的密密的雨帘。他们在雨帘中继续行驶。尼克听不见雷声，却能看见云端之间划出的一道道闪电。雪亮的闪电过后，眼前是一片绛紫色的残影，令人眩晕。当他们到达罗斯通的郊区时，尼克示意向东拐到64号公路上，雨渐渐的停下来，天空一片寂静，变成了令人惊奇的黄色，似乎是不祥之兆。左颊上那股凉风也渐渐消逝了。他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开始感到极度不安，身子也感到奇特的笨拙。没有人告诉过他，人的本能和低等动物是一样的，会对气压的突然和大幅度的降低作出一致的反应。

之后，汤姆拉了拉他的衣袖，非常用力。

尼克转过来看他。他吃惊地发现，汤姆的面无血色，眼睛瞪得滚圆。

“龙卷风！”汤姆尖叫着“龙卷风就要来了！”

尼克开始寻找漏斗云，却什么也没有发现。他转过头来，心里想着得找一个办法安慰汤姆一下。回头时，发现汤姆已不在身后了。他正骑着自行车向公路右边的田野里一阵狂奔。高高的草地被车子压出一道深深的、蜿蜒的车辙。

“真他妈的一个蠢蛋！”尼克气愤地想，“你会把该死的车轴弄断的！”

汤姆飞速地向1/4英里外的一个带地窖的马厩骑去。尼克心中不安，骑着车也下了高速公路。他把车子举过牲口门，然后沿着土路

骑向那个马厩。汤姆的车子扔在了外面的一个土丘上。他甚至没有想着要把自行车的车支子放下来。如果不是看见汤姆用过几次话，尼克肯定会把这件事归为汤姆的健忘。尼克想，他那思维简单的脑袋已经给吓坏了。

内心中的一阵不安，使他不由自主地回过头，向着身后的方向望最后一眼。眼前的场景使他像雕塑一样呆呆地愣在那里。

西部是一片可怖的黑暗。这不是云；它更像是阳光被完全吞噬的感觉。呈漏斗形，一眼望去约有 1000 英尺高。上部比底部要宽得多，底部并没有完全地与地面相接触。在它的顶部，仿佛有一股神秘的斥力，将云朵从它的里面推了出来。

在尼克望着它的时候，它在大约 3/4 英里的地方落了下来。一个长方形的波纹金属建筑物——可能是个自动粮仓或是木材储存库——“砰”地一声炸开了。当然，他听不见这一声响。然而，他感觉到了这股震颤。他不禁向后退了两步。那座建筑物似乎是从内部炸开的，仿佛漏斗云吸空了里面所有的空气。紧接着，马口铁的屋顶断成了两截。断裂的屋顶向上翻滚着，旋转着，像一个失去头脑的疯子。尼克被这一幅场景迷住了，他伸长了脖子，等着看下面将要发生的事。

“我要看一看最骇人的景象究竟是什么样子？”尼克想，“尽管它有时看起来像一位巨人，可它根本就不是一个人。它是龙卷风。一个从西方天空中掉下来的巨大的、黑色的、无所不能的风柱。它可以将任何东西都吸上天空，所有挡道的东西都是那么地不幸！它是……”

正在他想的时候，他的两只胳膊被人抓住，整个身子结结实实地被抱起来，然后进了马厩。他转过头来，看见了汤姆·科伦。瞬间，他非常惊讶。当他呆愣愣地痴迷于龙卷风的时候，他已经完完全全地忘记了汤姆·科伦的存在。

“下来!”汤姆喘着粗气,“快点下来! 快! 哦，我的天啊，是龙卷风，龙卷风!”

尼克潜意识里升起一阵特别的恐惧。直到他从半痴迷半清醒状态清醒过来，他才意识到自己所处的地方和身边的人是谁。当他沿楼

梯下到地窖时，他开始感到一种奇怪的、节奏乱七八糟的震颤。这种震颤他从来没有经历过，它来自离他最近的物体，仿佛是他头脑里面那种持续不断的疼痛。之后，当他跟在汤姆后面下楼梯的时候，他看到了他永远也不能忘记的情景：马厩四周用作栅栏的厚木板被一块接一块地连根拔起，彻底地被拔了出来，旋转着升入空中，就像腐坏的牙齿被一种无形的力量一颗一颗拔出的一样。散落在地面上的干草也开始上升，在数十个小型龙卷风漏斗中旋转，上下摇摆，时而骤然降落，时而忽地升起。那种乱七八糟的颤动持续得更久了。

汤姆推开一扇沉重的大门，将他塞了进去。尼克闻到了一股潮湿和腐烂的味道。借着最后一缕光线，他发现他们正和几个被老鼠咬过的死尸共处一室。汤姆砰地一声将大门关上。屋子里顿时一片漆黑。震颤减弱了，但却并没有完全消失。

他心底里一阵恐慌。由于黑暗，他的触觉和味觉都减弱了，这两种感觉中没有一种令他感到舒服。他能感到脚下地板不断震动。那是死亡的气息。

汤姆胡乱地抓着他的手。尼克把这个反应迟钝的家伙拽到了身边。他感觉到汤姆的身体在不断地颤抖。他想汤姆是否在哭或是可能要对他说些什么。这种想法减弱了他自身的恐惧。他用一只胳膊搂住汤姆的两只肩膀。汤姆也用胳膊搂住他。他们在黑暗中浑身绷得笔直，紧紧地偎依在一起。

那股震颤在尼克的脚下变得更强烈了，甚至他面前的空气也在轻微地抖动。汤姆把他抱得更紧了。他耳不能听，眼不能看，只等待着下面可能发生的事。这时他的脑海里翻来覆去的是，雷·布思是否弄瞎了他的一只眼。如果那样的话，那他的整个生活就可能会和现在的感觉完全一样了。真要是这样，他相信，几天前他就应用枪射中自己的脑袋，而且他也会早就这样做了。

后来，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手表。手表显示出他们在地窖的黑暗中仅仅才呆了 15 分钟。尽管理智告诉他表一直在走，时间肯定是对的，可是他一生中从没有体验过时间是如此容易被人想当然地臆

断。似乎时间至少过去了 1 个小时，可能是 2 个或 3 个小时。紧张过后，他渐渐相信，他和汤姆在这里并不孤单。哦，里面还有尸体。一些穷人把全家带到这里，可能是出于这样一种过高的推测：既然他们在这里曾经历过其他的自然灾难，他们也就能安然地度过这一次。然而，他指的不是这些尸体与他相伴。对他来说，尸体就是一件物品，与一把椅子，或一台打字机或是一块小地毯等东西没有什么区别。一具尸体只是一件占用了空间的没有生命力的东西。他感觉到的是一件活的东西的存在。他越来越相信，它（或他）是存在的。

那个黑衣人，那个在他的梦中出现的人，那个他从旋风中曾嗅到气息的家伙，正在某一个地方……在拐角或正在他身后——他正在注视着他。等待着。在某一时刻，他就会触摸到他和汤姆。他们两个会同时……什么？恐惧得发疯吗？当然。他能看见他们。尼克确信他能看见他们。他有一双猫眼，像超自然的外星生物一样，能看清黑夜里的东西。可能就像那部《捕食者》电影里的那个外星生物一样。对，就像那个外星生物一样。那个在黑衣人能看见而常人眼睛看不见的光谱，对他来说，任何事物看起来都是暗淡发红的，就仿佛整个世界在鲜血的染缸里已经被手工浸染了一遍。

最初，尼克能把现实与想象区分开来，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越来越确信，他的想象就是现实。他认为他能感觉到那个黑衣人在脖子后面的呼吸。

他要冲到门口去，打开门逃到楼梯上。那只搂在尼克的肩膀上的胳膊突然无影无踪。紧接着地窖的门“砰”地一声开了，一股刺眼的阳光射了进来，尼克不得不举起手来挡住他的眼睛。他一眼瞥到如幽灵般晃动的汤姆跌跌撞撞地向着楼梯跑去。他跟着跑了出去，在刺眼的光线中摸索着。当他到达顶部的时候，眼睛已经调整过来了。

他想，在他们下到地窖的时候，阳光还没有这么强烈。而后，他一眼就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了。马厩的房顶已经被掀走了。房顶像是做过外科手术一般被切掉了。手术做得如此干净彻底，没有任何碎片，原先堆满杂物的地板上也几乎看不到任何零碎的东西了。屋梁从柱

子的两侧垂了下来，原先围栏上的木板已经被拔得一块也不剩了。站在这里，就如同站在一具刚被挖掘出的史前怪物的骷髅前一样。

汤姆没有停下来检查所受的损失。他正逃离马厩，仿佛魔怪就在他身后。他只回过头望了一次，眼睛瞪得大大的，充满了恐惧，样子真令人好笑。尼克禁不住回过头，看了一眼地窖里面。楼梯一头倾斜，向下滑落到暗影中，破旧的木料裂成碎片，散落在每个撑柱的中间。他看见了地板上散乱的稻草和从阴暗处伸出的两具尸体的手。尸体的手指已经被老鼠啃得露出了骨头。

如果还有其他人在下面的话，尼克也也看不见。

他也不想看见。

他跟着汤姆出去了。

汤姆正站在他的自行车旁，一个劲地颤抖。瞬间，尼克也被飓风任性的举动逗乐了。狂风卷走了所有的马厩，对他们的自行车却不屑一顾。他看见汤姆在抹眼泪。尼克走到他身边，用胳膊搂住他的肩膀。汤姆的眼睛睁得大大的，盯着马厩那被吹塌了的两扇门。尼克用大拇指和中指划了一个圈。汤姆的眼睛立刻被吸引了过来，但汤姆的脸上并没有出现尼克所希望见到的笑容。他又转过头去盯着那扇门，眼神中一片迷茫，呆愣愣地盯着一处一动也不动。尼克不喜欢这种眼神。

“有人在这里，”汤姆出其不意地说道。

尼克微笑着，但很快微笑就僵滞在他的嘴唇间。他不知道自己强作的微笑有什么效果，却自己也觉得很无聊。他指了指汤姆，又指了指自己，之后一甩手，在空中作了一个快速横切的手势。

“不，”汤姆说道，“不只是我们两人二还有另外一个人。有人从旋风中出来。”

尼克耸了耸肩。

“我们现在就走？好吗？”

尼克点了点头。

他们骑着自行车压着被飓风连根拔起的草，穿过坑坑洼洼的土

地，回到了高速公路上。风在罗斯通的西部停留过，切断了东西走向的 283 号道路。公路护栏和钢丝缆绳像钢琴的弦线一样被乱七八糟地抛向空中。飓风还绕过马厩的左侧，将前面的矗立着——曾经矗立的房屋，夷为平地。向前再走 400 码，飓风穿过野地的痕迹意外地减弱了许多。现在，那朵云已经开始上升（尽管它尚未平息，但已经减弱了许多），鸟儿正在若无其事地放声鸣叫。

尼克望着汤姆的衬衫下那健壮的肌肉。汤姆正在举起他的自行车跨过高速公路边缘的护栏板和缆绳。“那个家伙救了我的命，”他想，“我从没见过龙卷风。如果按照我以前的想法，把这个家伙留在梅镇，我现在肯定已经变成一具尸体。

他将自己的自行车举过破碎的缆绳，拍了拍汤姆的后背，冲他笑着。

我们一定要找到其他的人，尼克想，我们一定要找到其他的人，这样我就可以向他道谢，并告诉他我的名字。他现在甚至还不知道我的名字，因为他不识字。

他在那站了一会儿，被这一想法逗乐了。然后他们跨上自行车，上了路。

那天晚上，他们在罗斯通青年商会的少年球队棒球场的左场地宿下营。夜空晴朗无云，满天星星。尼克的睡意很快就来了，一夜无梦。第二天清晨醒来时，他又想，有一个人在身边是多好的一件事啊，它与一个人孤零零的大不一样。

这确确实实是内布拉斯加州的波克县。他肯定与某个人交谈过，那个人提起过波克县，或是他出自波克县。而他的意识中却恰恰忘记了它。这里也有 30 号公路。但他实在不能相信——至少在这样一个明朗的一个早晨——他不能相信，他们事实上要找一位坐在玉米地中间、身边放着一把吉它、嘴里哼着歌的一位黑人老妇女。他不相信预知或是预见。但似乎重要的是，他们要去一个地方寻找人类。他与法兰妮 · 戈德史密斯和斯图 · 雷德曼急于聚集在一起的想法一致。

在这种想法能够被实现之前，任何事情都是奇异的和互不相连的。四处布满危险。你看不见它们，但你能感觉到。这种想法就和他昨天在地窖里觉得黑衣人存在的那种感觉有些相似。你感觉到危险四伏，无处不在，房中、高速路的下一个拐弯处，甚至可能在遍布公路的卧车和卡车里面。如果危险不在那里的话，它就在日历中，藏在两页或三页纸的下面。存在的任何迹象，都似乎在低声诉说危险的存在。桥断了。40 英里长的坏路。它仿佛在说："我们对那些从这个地方继续向前走的人们不负责任。"

产生这种感觉部分原因可能是因乡村这种空旷和寂寥而使心理受到一种强烈的震惊。只要在纽约，就可能部分地受到保护。这与硕尤是否空无一人毫无关系，至少影响不很大，因为纽约在一系列的事件中是微不足道的。但如果四处游荡，危险就仿佛……。他记起小时候他曾看过的迪斯尼电影里的一个镜头。一支郁金香占据了整个屏幕。漂亮得令人不禁为之窒息。之后，镜头突然以极快的速度拉回，你看到了遍地的郁金香。它使你泄气，感到无聊。它造成一种感觉上的压抑和沉重，仿佛在你的内心世界与外部世界之间有一个断路器在"嗞嗞"熔断，断开了你的内心与外部世界的交流。这太令人难受了。而这种感觉却正是这一旅行的真实体验。硕尤已经人去城空，他能对此处之泰然；但马克那波、特克萨卡那、斯潘塞维尔也是人走城空；阿德莫尔却化为灰烬，这简直令人无法忍受。他沿着 81 号公路向北走，只见到了鹿。他曾两次见到可能有人存在的痕迹：一堆可能是两天前燃着的篝火，一只被射杀并被掏空洗净的鹿。但却不见人的踪影。这足以令你心情紧张，因为你正在渐渐地察觉这场灾难和危险是多么的巨大！它不仅仅是硕尤或马克那波城或特克斯卡那城受灾；灾害袭卷了整个国家。美国像一只被抛弃的巨大的空锡铁罐头盒，只有几粒被人遗忘的豌豆在底部滚来滚去。而在美国之外，整个世界也可能都如此。想到这里，尼克心中不禁泛起一阵阵的寒意，他不得不放弃了这种想法。

他弯腰伏在地图上沉思。如果继续骑下去的话，他们的队伍可能

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幸运的话，他们可能会在这里到内布拉斯加的路途上遇上别人（或者说如果他们遇到大群人的话，他们自己可能会被收容。）到内布拉斯加后，他想他们应再到另一个地方。就像一种没有结果的追寻——他们永远不会找到梦寐以求的东西，所有美好的希望都可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他们可以从东北方向插到堪萨斯城。沿着 35 号高速公路，他们可能会到 81 号公路的另一条支线上，而沿着 81 号公路他们就会到达内布拉斯加州的斯韦德霍尔姆市。那里是 81 号公路与内布拉斯加的 92 号公路的十字交叉口。另一条高速公路——30 号公路，与这两条路都相连，恰好构成直角三角形的一条斜边。而在那个三角形的某个地方，正是他梦寐以求的地方。

想到这里，他浑身不由得一阵颤栗。

视线的顶端的一丝动静，引得他抬起了头。汤姆坐在那里，两只拳头揉着眼睛。深深的一个哈欠似乎盖住了整张脸的下半部分。尼克冲他笑了笑，他也对着尼克咧嘴一笑。

“我们明天会走得更远吗?”汤姆问道。尼克点了点头。“嗯，太好了。我喜欢骑我的自行车。天啊，是的。我真希望我们永远骑下去!”

尼克把地图推在一边，想：天知道会不会这样？可能真要满足你的愿望呢。

那天早晨，他们向东拐，在离俄克拉荷马州和堪萨斯城边境处不远的一个十字路口吃午餐。这一天是 7 月 7 日，天气并不热。

停车吃饭前，汤姆注意到一个半截埋在路肩中的水泥墩座上的路标。尼克也看了看它。路标上写着：您正在离开俄克拉荷马州的哈泊县，进入俄克拉何马州的伍兹县。

“我能认得它们，”汤姆说。如果尼克能听到的话，他可能会被汤姆高扬的、细长尖锐的朗诵式的声调所感染。“您正在离开哈珀县，进入伍兹县。”他转过头来，对着尼克，“你知道吗？先生？”

尼克摇了摇头。

“我一生中从没有离开过哈珀县。是的，汤姆·科伦从没有离开过。但有一次爸爸带我离开过这里，把路标指给我看。他说，如果他要是在路标的另一侧抓到我的话，就会狠狠地揍我一顿。我特别希望别在伍兹县被抓到。你认为他会吗？”

尼克重重地摇了摇头。

“堪萨斯城在伍兹县里面吗？”

尼克又一次摇了摇头。

“但我们去其他地方前，正在进入伍兹县，对不对？”

尼克点了点头。

汤姆的眼睛闪着光：“这里就是世界吗？”

尼克并没有理解他的话。他皱起了眉头……锁起了他的眉毛……耸了耸肩。

“我指的是世界，”汤姆说，“我们正在进入世界，是吗，先生？”汤姆迟疑着，之后又犹犹豫豫地问道：“伍兹就是‘世界’这个词所指的地方？”

慢慢地，尼克点了点头。

“好吧，”汤姆说道。他盯着路标看了一会儿，然后擦了擦明亮的大眼睛，滚出了一大滴泪。然后他跳上自行车。“好吧，我们走！”他一声不吭地骑过县界，尼克跟在他的后面。

天黑之前，他们拐进了堪萨斯城。饭后，汤姆变得闷闷不乐，无精打采。他想玩他的车库；他想看电视。他不想再往前骑了。因为他的屁股被车座磨坏了。他对州界毫无概念，当他们经过另一块路标时，他丝毫没有尼克那种欢快的心情。这块路标上写着：“您现在进入堪萨斯城。”那时，天色已经非常昏暗，在夜色中，白色的字母似乎是漂浮在棕色的路标上，如同幽灵一般。

他们在离边境约 1/4 英里的钢架水塔下面宿了营。汤姆一爬进睡袋就睡着了。尼克躺了一会儿，望着夜空出现的星星。对他们来说，这块地方非常黑，也太过安静。他刚想爬进自己的睡袋，一只乌鸦落

在附近的围墙上，似乎在盯着他。它的黑眼睛中间有一圈半圆形的血色——那是已经悄悄升起的夏日桔黄色月光的反射。乌鸦令尼克不安。他找到一块土疙瘩，冲着乌鸦扔了过去。乌鸦扇了扇它的翅膀，似乎对他怒目而视地盯了一阵儿，然后飞入夜空。

晚上，他梦见那个没有面孔的黑衣人站在高高的屋顶上，手伸向东方；后来又梦见玉米——玉米比他的头还高——之后是音乐。只有在这个时候，他才知道这是音乐，而且这时他才知道，它是吉它的声音。临近天亮的时候，他被一股尿意憋醒，他的耳边响着她的那句话：他们叫我阿巴盖尔妈妈……你什么时候来看我。

下午晚些时候，当他们沿着 160 号高速公路向东穿过科曼奇县时，发现一群水牛——一共约有 12 头——正悠然地在公路上走来走去，寻找肥美的草地。路北，有一排安着倒钩的护路栏，但似乎已经被牛撞开了。

“它们是什么？”汤姆害怕地问，“那些不是黄牛！”

因为尼克不能说话，而汤姆又不识字，尼克无法告诉他这是什么。这一天是 1990 年 7 月 8 日，他们睡在迪尔海德以西 40 英里的一个乡村的开阔地上。

这一天是 7 月 9 日，他们在一家农舍小院前的老榆树下吃午饭。汤姆一手拿着罐装香肠，大口大口地咀嚼，一边把他的小汽车一辆接一辆地从他的加油站拖出来。他嘴里反复地哼唱着一支流行歌的调子。尼克根据汤姆的嘴唇形状知道他在说什么：“宝贝，你满意你的男人吗？他是一个正直的人——宝贝，你满意你的男人吗？”

这个县太大了，尼克有些沮丧，还有些害怕。以前真是没意识到，在知道迟早会有一辆车停下来让你搭便车的时候，伸出大拇指该是多么简单。一辆轿车会停下来，通常是一个男人开着车，他的胯部大多时候总是挂着一听啤酒。他想知道你要去多远的地方，这时你就会递给他一张藏在胸前口袋里的纸片，纸片上这样写着“你好，我叫尼

克·安德罗斯。对不起，我又聋又哑。我将去某某地。非常感谢您让我搭一会儿便车。我能唇读。”事情就这么简单。除非那家伙歧视聋哑人（一些人可能会这样，但是少数），这时你就可能跳进车里，去你想去的地方，或是到那个方向上的某个地方。汽车在路上飞奔，眨眼间，几英里在排气管下一闪而过。汽车是心灵运输的一种形式。它对地图不屑一顾。然而，现在没有汽车，如果你细心的话，你会发现，在这种公路上，轿车是最实用的运输工具，它一口气就可以奔上 70 或 80 英里。如果受阻的话，你只需把你的车子放在一边，换乘另一辆。然而没有汽车，就像在一座巨人身上慢悠悠地爬，艰难地从一个乳头到另一个乳头。尼克半是期望，半是幻想，他们最终能遇到其他的人（他一直认为会这样），这样他们就可以仍旧像以往那些无忧无虑的搭乘一样：在下一个小山山头上会闪现出熟悉的铬的光芒，金属反射的阳光照得你睁不开眼，令你眩晕又心喜。这可能是相当普通的美国车，一辆雪佛莱或一辆坦博斯特，转动着令人喜爱的底特律车轮。在他的梦想中，从来不是本田或是马自达或是斯拉夫牌汽车。漂亮的美国车出现后，他会看到车上的小伙子。小伙子大摇大摆地伸着被阳光晒得黝黑的臂肘，逞能地探出窗外。他可能会笑着对你说：“嘿，你好，哥们！我他妈的遇见了你这家伙。来，上车！上来，告诉我你要去哪里！”

但那天，他们没有见到一个人，直到第 10 天，他们遇见了朱丽叶·劳里。

那是一个大热天。他们骑了大半个下午，浑身湿透，衬衫紧贴在腰上。皮肤也被晒得像印第安人一样变成了棕色。他们没把时间都用来骑车，主要是因为那些苹果，那些绿色的苹果。

他们在一个农家小院的老苹果树上，发现了这些苹果。它们青绿青绿，又小又酸。他们很久没尝过新鲜水果的滋味，尼克吃了 2 个，汤姆却贪婪地吃了 6 个，一个接一个，吃得只剩个核。尼克示意他不要再吃，他却置之不理；他要是有了一个主意，就会像个 4 岁的任性儿

童一样可爱。

这样，从上午 11 点开始，一直持续了一个下午，汤姆一直拉肚子。汗水不住地从他的身上流下来。他呻吟着，哼哼着。他不得不从车上下来，推车前进。除了对他浪费时间有些恼火外，看着他那样子，尼克禁不住又怜惜又感到好笑。

下午 4 点左右，他们到了柏拉德小镇。尼克决定今天就到这儿。汤姆感激地一屁股瘫在树荫下的公交车站的候车长椅上，立刻打起了瞌睡。尼克离开他，沿着空无一人的大街去商业区找药店。他要找一些派朴多（一种肠胃药）。汤姆醒来的时候，无论他是否愿意，都要逼着他喝下去。如果需要一瓶的药才能控制住汤姆的病情，他就得找到一瓶药。尼克想在明天，自己得配一点儿药。

他在柏拉德剧院和挪威人家之间找到一家药店。他通过开着的大门溜了进去，站了一会儿，闻到了那股熟悉的陈腐气味，混杂着其他一股令人发腻的刺鼻味道。香水味最浓烈。也许是因为天气热，有些瓶子可能炸裂了。

尼克扫了两眼，搜寻着肠胃药，试图回忆起派朴多在高温下会不会融化。标签上都标明了。目光掠过一个人体模特和右面的两排架子，看到了他要找的东西。他向前走了两步，突然意识到以前从没在药店里见到过人体模特。

他回过头来，看到的是朱丽叶·劳里。

她安详地站着，一手拿着香水，一手拿着通常用来涂香水用的细玻璃棒。浅蓝色的眼睛瞪得又圆又大，布满了惊讶和难以置信的神情。一头棕色的秀发飘洒下来，系在发梢上的丝巾也垂在她的后背。她穿着一件粉红色的迷你汗衫，下身是一件非常短的以至常被误认为是短衬裤的蓝色工装短裙。前额上有一小块皮疹，下巴正中间也长了一个很大的脓疱。

她和尼克之间隔着半个店堂，彼此注视着，都愣住了。紧接着，那瓶香水从她指间滑落，像枚炸弹般“砰”地炸开了，散发着一股臭味，屋子里闻起来俨然像座停尸间。

“主啊，你真是人吗？”她的声音有些颤抖。

尼克的心又开始跳动起来。他能感觉到太阳穴的血管一个劲地砰砰直撞。目光也开始有些颤动了，视野里一片色彩斑斓。

他点了点头。

“你不是鬼魂吧？”

他耸了耸肩。

“那么你开口。如果你不是鬼，你就开口说句话。”

尼克把一只手放在嘴上，然后又放在喉咙上。

“你这是什么意思呢？”声音里有种歇斯底里的腔调。尼克听不到。但他能通过看她脸上的表情，感觉到这句话的意思。他不再走近一步，因为这样的话，她会跑开。他认为她不害怕见到人。她担心见到的是一种幻觉。那样她的精神就会崩溃。他再一次感到很沮丧。要是他能开口说话该多好！

他又开始了他的手语。毕竟，这是他唯一能做的事情。这一次，姑娘理解了。

“你不能说话？你是一位哑巴？”

尼克点点头。

她大声地笑了起来，更多的是失望。“你是谁？好不容易出现了一个人，却是一个哑巴？”

尼克不以为然地耸耸肩，冲着她歪嘴一笑。

“嗯，”她说道，从走廊中走了过来。“你的样子还不算难看。是这样。”她把一只手放在尼克的胳膊上，鼓胀的胸脯几乎要碰着他。他能闻到她身上三种不同香水的味道，以及夹杂着难闻的汗味。

“我叫朱丽叶。朱丽叶·劳里。你叫什么名字？”她咯咯地一乐。“你不会告诉我，对不对？可怜的你！”她靠着他更近了，胸脯贴在他的身上。他开始感到热乎乎的。天啊，他想，她还是一个孩子呀！

他挣脱了她的身体，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片，开始写字。他写下了一行左右的字，她依在他的肩上，看他在写什么。天啊。她没戴胸罩。他确信她已经完全从刚才的惊吓中恢复过来了。

“哦，喔。”在他写的时候她叫了起来，仿佛他是一只能做特别复杂把戏的猴子。尼克低下头看他的纸片：没有“读”她所说的话，但能感觉到她那吐气时的那股痒酥酥的温暖。

“我是尼克·安德罗斯。我又聋又哑。我与一位叫汤姆·科伦的人一起旅行。他有些迟钝。他不识字也不懂许多我能示意的事情，除了特别简单的事。我们正在向内布拉斯加前进，因为我想人们可能在那里。你愿意的话，和我们一起走吧。”

“当然，”她立刻说，之后立刻记起他是一个聋子，于是非常认真地做出每个字的口型。她问道，“你能读唇语吗？”

尼克点了点头。

“好，”她说，“只要能见到人我就非常高兴，管他是又聋又哑还是傻子呢。这个怪地方，自从电厂爆炸之后，每晚我都不能入睡。”脸上因痛苦而布满皱纹，使她看起来不像一个真正的人，更像肥皂剧里的女主人公。“妈妈和爸爸两个星期前就死了，你知道。每个人都死了，只有我还活着。我非常孤独。”她抽泣着扑进尼克的臂膀里，在他怀里颤动着，一副强作痛苦令人作呕的样子。

当她从尼克的怀里抽出头时，她的眼角是干的，一闪一闪的。

“哎，不提这件事了。”她说，“你真是一个聪明的家伙。”

尼克直勾勾地盯着她。我才不信她的鬼话呢，他想。

但这绝对是真实的。她拽着他的腰带。“来吧，我吃过药，很安全。”她停了一会儿，“你行吗？我是说，虽然你不能说话，但不一定你就不能……”

他伸出他的手，仿佛是伸向她的肩膀，但事实上他发现摸到了她的乳房。这意味着他可能有过的抗拒就到此结束。他只好听从感觉的安排。他把她放倒在地板上，占有了她。

事后，他来到门口，边系着腰带，边向外张望，查看汤姆的动静。他还在停车场的长椅上无动于衷地呆坐着。朱丽叶拥着他，不经意地摆弄着一个新的香水瓶。

“就是那个迟钝的家伙？”她问。

尼克点了点头，并不喜欢这个词。这个词似乎非常尖刻。

她开始谈起她自己的身世来，当尼克发现她已经17岁，而不像外表看起来那么小时，松了口气。她的妈妈和朋友常常叫她天使费思或就叫她天使，因为她看起来那么年轻。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她告诉了他许多关于她的事情，尼克感到他已经分不清孰真孰假了……。她可能很早就期待着他这样的人到来，因为他永远不能打断她无休无止的独白，永远不会。尼克盯着那张不停翕动的粉红色嘴唇，他已经盯累了。但只要一挪开眼睛，看看汤姆或是望一望对面成衣店里没了玻璃的窗户，她就会扶正他的脸颊，把视线推回到她的嘴唇上。她希望他能“听”，把所有的事情一丝不漏地听进去。最初他有些气愤，之后就感到厌烦了。他不敢相信，才过去一个小时，他就开始希望当初没有遇见她，或是她决定不跟他们一起走。

她对摇滚音乐和大麻着过迷，也喜欢被她称之为“哥伦比亚短圈”和“炸爹地”的食品。她有过一位男朋友，他极其讨厌“规规矩矩”地在当地高中上学，于是在去年4月从玛丽安斯中学退了学。自此之后，她就一直没见过他，但每周仍和他通信。她和她的女朋友鲁丝·霍宁格和玛丽·柏斯·克鲁茨，从没有漏过一场在威奇托市举行的摇滚音乐会。去年9月份她们还想尽办法搭乘便车到堪萨斯城参加音乐会，一睹了“重金属魔鬼”的丰采。她自称与“唐肯”乐队的贝斯手做过爱，并说那是“她一生中最棒的最刻骨铭心的体验”；她在母亲和父亲死后每天24小时一个劲地哭啊哭啊，尽管她的母亲“令人恶心地粗鲁”，她父亲对她离开镇子加入海军陆战队的男朋友罗尼表示“要踢他的屁股”；她也曾计划高中毕业后在威奇托市当一名选美明星，或是搭车到好莱坞，在那些捧出一茬又一茬明星的公司里找份工作。“我对室内装饰十分在行，玛丽·柏斯说过她会一直陪着我。”

这时，她才想起玛丽·柏斯·克鲁茨已经死了，成为选美名星或是为明星们进行室内装饰的机会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似乎激起了她心中真切的伤痛。但这不是情感的暴风雨，只不过是一小会儿的

嚎啕大哭。

这滔滔不绝的言语刚开始有点枯竭，她就再一次要求跟他“做爱”(她十分羞涩地说出了这两个字)。尼克摇了摇头，她立刻噘起了嘴。“我也许根本就不想与你们一起去，”她说。

尼克不以为然地耸了耸肩。

“蠢货！蠢货！蠢货!”她突然尖声地叫起来。眼睛闪闪发亮，充满敌意。一会儿，她笑了“我不是说不想去。刚才只是开玩笑。”

尼克看了看她，脸上毫无表情。她刚才曾恶毒地辱骂过他。他非常讨厌她身上的某种东西——一种无休止的不安份。她要是对你生气，不会大叫或是扇你的脸：她不是这种人。她这种人可能会抓你的脸。他脑中闪过一个念头：她可能隐瞒了她的真实年龄。她不是 17 岁，也不是 14 岁或是 21 岁。只要你需要她，你渴望她时，你希望她多大，她就变成多大……她看上去性感，尼克认为性感只是她个性的一部分外现……一种外露症状。症状这个词是用来形容一个病人的。她不就是病人吗？难道她没有病态？在某种程度上，他是这样认为的，他突然害怕起来，担心她对汤姆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嘿，你的朋友醒了!”朱丽叶叫道。

尼克环视了四周。是的，汤姆正坐在停车场的长椅上，搔着乱蓬蓬的头发，迷迷糊糊地四处张望。尼克突然记起了那瓶派朴多。

“嘿，”朱丽叶嗲声嗲气地叫着，穿过大街，朝汤姆走去，胸部在紧身衫下诱人地弹动着。汤姆大大的眼珠现在瞪得更大了。

“嘿？”他犹豫地答道，看着尼克，似乎要从他那儿得到证实或是解释。

掩饰住不安之后，尼克耸了耸肩，点了点头。

“我叫朱丽叶，”她说，“你叫什么？小帅哥？”

心事重重、惴惴不安的尼克回到了药房继续找汤姆需要的药。

“哦，哦，”汤姆摇着头，向后退了退。“哦，哦，我不要。汤姆 ·科伦不喜欢药，天啊，那滋味真难受。”

尼克拿着盛着派朴多的三角药瓶，一边看着汤姆，心里又沮丧，又厌烦。他转过来看了看朱丽叶，她的那副样子引起他的注意。他看到，当她叫汤姆小帅哥时，眼里闪着捉弄的目光。这种不是兴奋的闪现，而是非常非常的失望和郁闷的流露。这种目光，表明在一个人准备拿别人取乐时，他或她心中根本就没有幽默逗乐的意图。

“对了，汤姆，”她说，“咱不喝它，是毒药。”

尼克冲着她瞪了瞪眼。她却双手背在后在，冲他咧嘴乐，挑战似地要跟他比一比汤姆将听他们之间谁的话。这可能就是她美丽的报复，对他拒绝与她做爱的报复。

他回过头看了看汤姆，一仰头，喝了满满一大口药水。他感到太阳穴气得已经鼓胀起来。他把瓶子递给汤姆。汤姆还是不相信。

“哦，不，汤姆·科伦决不喝毒药，”他说。看到汤姆吓呆了的样子，尼克越来越生气。“爸爸说不能喝。爸爸说如果它能杀死粮仓里的老鼠，它就能杀死汤姆。不要毒药！”

尼克突然转向朱丽叶，再也不能忍受她那自鸣得意的笑容。他张开手打她，使劲地打她。汤姆瞪大了眼睛，一动不动地看着。

“你……”她开始说话，一时间找不出合适的字眼。她突然似乎又变成了一个瘦小、调皮和一直受溺爱的孩子。“你这又聋又哑的家伙简直是一个怪胎！我不过是开个玩笑，你这个混蛋！你不能打我！你不能打我，你这该死的家伙！”

她猛地扑过来，他又把她推了回去。她跌坐在地，抬头望着他，咆哮着。“我扯碎你的卵蛋”，她喘着粗气，“你不能这样做！”

尼克双手颤抖，头气得一个劲摇晃。他取出笔，草草地在一张大纸片上写下了一行字。他撕下这张纸，递给她。她怒目而视，气极败坏，一下把它打在一边。他捡起它，提住她的后颈，拿着纸条在她眼前晃动。汤姆在一旁儿一声不吭，低声呜咽。

她尖叫着：“好了，好了。我看它。我看你那讨厌的纸条！”

上面写着 6 个字：“我们不需要你！”

“操你妈！”她叫了起来，挣脱他的手掌。她向后一直退到人行道

上。她的眼睛仍像他在药店里差一些撞到她时那么又大又蓝，但现在射出的是仇恨的火焰。尼克感到很疲惫。他为什么偏偏遇上她呢？

“我不会呆在这儿”，朱丽叶·劳里说，“我偏要去。你拦不住的。”

但他可以。难道她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是的，尼克想，她没有意识到。对她来说，所有的一切都似乎是好莱坞电影里的一段情节，一部现实的灾难电影，在影中她扮演的是一个明星角色。是在电影中而不是在现实生活中，朱丽叶·劳里也被称作天使费思，她总是得到她想要的东西。

他从枪套中抽出左轮手枪，指着她的脚。她立即吓得一动也不动，脸上的潮红也退去了。目光变了，她看起来与刚才大相径庭，和最初见面时的那副样子有些相像。她的世界中突然出现了使她不能，至少使她认为自己不能控制场面的东西。是只枪。尼克突然感到又累又乏。

“我不是这个意思，”她说，“对天发誓，我会做你要我做的任何事情。”

他用枪示意她离开。

她转过身，开始往前走，边走边回头看。她走得越来越快，之后一下子小跑起来。她转弯就不见了。尼克将枪插进枪套。他有些颤抖。他感到心情郁闷、烦躁，仿佛朱丽叶·劳里一直不是个人。说她是个人，不如说更像你在一棵枯树下发现的正在爬动的冷血甲虫。

他四处望了望，寻找汤姆，但汤姆不见了。

他疾步回到了阳光暴晒的街头，脑袋奇怪地突突作痛，被雷·布思折磨过的那只眼睛也一阵剧痛。他花了近 20 分钟才找到了汤姆。他正蜷缩在距商业区有两条街道远的一个大门处，坐在一个生锈的摆动式躺椅上。那个玩具汽车修理厂正像摇篮似的吊在胸口上。看到尼克，他开始放声大哭。

“求你不要让我喝它，求你不要让汤姆·科伦喝它，天啊，爸爸说过，如果它能毒死一只老鼠的话，它也就能毒死我……求求你！”

尼克发现自己仍拿着那瓶药，就把它扔在一边，向汤姆展开空荡

荡的两只手。他的痢疾只能顺其自然了。谢开谢地，朱丽叶终于走了。

汤姆走下台阶，啜泣着“对不起，”他说了一遍又一遍，“对不起，汤姆·科伦真对不起。”

他们又一起回到了梅恩大街……两人双双停下来，目瞪口呆。他们的自行车被人弄翻在地。车胎撒了气。包裹里的东西也从街的一头一直散落到另一头。

正在这时候，有一个东西紧擦着尼克的脸高速而过——他感觉到了——汤姆尖叫着，跑了起来。尼克愣了一会儿，四周看了看，正巧看到了第二发子弹在枪口一闪。子弹来自柏拉德饭店二楼的一间窗户。有件东西像高速织补机的机针一样，从衬衫衣领的纤维中一掠而过。

他转过身，紧跟着汤姆跑。

他不知道朱丽叶是否再次开了枪。但有一点可以确定，当他追上汤姆时，他们两个人都没有被射中。他想，至少我们已经摆脱了这个坏蛋，然而事实上，他们只摆脱了一半。

晚上，他们睡在了柏拉德向北 3 英里处的一个粮仓里。汤姆不断被噩梦惊醒，之后他就叫醒尼克，问梦中的情形是不是真的，从尼克那里得到确信之后才又睡去。第二天上午 11 时左右，他们到了艾尤卡，在一个叫“运动和骑车”的商店中找到了两辆好车。尼克终于开始从遇见朱丽叶时的烦恼中摆脱出来。他想他们只有在大本德城才能重新装备起来，可到那里至少需要 14 天。

然而，在 7 月 12 日的那天下午 2 点 45 分，他突然从车把的后视镜中看到亮光一闪。他停了下来（汤姆心不在焉地跟在他后面，一下子压住了他的脚，尼克却几乎没有注意到），掉过头向后望。一道亮光从正他们身后的小土坡上升起，宛如一颗晨星，让他感到满眼欢喜和眩晕——他几乎不敢相信这一事实。这是一辆老式雪佛莱牌轻便车，旋转着老式底特律车轮，在美国 281 号公路的狭窄车道中绕过四处抛锚的车辆，慢慢地曲折前进。

车在他们的身旁慢慢地刹住（汤姆使劲地挥着手，而尼克只能叉开腿，骑跨在车梁上，一动也不动）。在司机露出头之前，尼克的最后一个念头是，可能是朱丽叶·劳里，拿着那只用来杀死他们的手枪，一脸胜利的笑容。这么近的距离，她不会打偏的。女人发起狠来，比地狱都要可怕。

出乎意料，车里露出的是一张 40 岁左右男人的脸。他戴着一顶草帽，帽子上系着一条天鹅绒丝带，带上斜插着一根羽毛，桀骜不驯地翘起来。咧嘴笑的时候，他的脸像一条闪烁着宜人阳光的干河床，布满皱纹。

他接着说的话是“圣诞节要开一场喧闹的酒会来庆祝，我遇见你们这两个小伙子会高兴吗？我猜会的！来，上车吧，让我们看看我们要去哪里。”

这就是尼克和汤姆最初遇见拉尔夫·布伦特纳的情形。

第 44 章

他的精神正在垮掉——宝贝，你难道一点儿也不知道？这是休伊·皮亚诺史密斯的一支曲子，现在……想起来了。记忆的大门顿开，令他为之一颤。休伊·皮亚诺·史密斯的曲子！他记起了它的曲调。啊—啊—啊—啊，嗒……都—都—都—都……啊—啊—啊—啊。天资聪明，才华横溢，这是公众对休伊·皮亚诺·史密斯的评价。

“去他妈的公众评价！”他说，“休伊·皮亚诺·史密斯已经不属于我们这个时代了！”

几年之前，约翰尼·里弗斯录过休伊的一首名叫“洛基肺炎和布基伍基流感”的歌。拉里·安德伍德还能清楚地回忆起那只曲子。这只曲子与现在的处境简直是天作之合。妈的，约翰尼·里弗斯干得真不错！休伊真他妈的棒！”

“去他妈的！”拉里又一次想。他看起来很可怕——脸色苍白、身体孱弱，像幽灵一般跌跌撞撞地爬上了新英格兰高速公路。“还是让我回到 60 年代吧！”

没错，就是 60 年代，就是那个时代！60 年代中叶，60 年代后期。“花之魅”。“为吉恩而拒绝毒品”。安迪·沃霍尔戴着粉红镶边的眼镜，提着“布里罗”牌吉它，在天鹅绒的地板上弹奏着“从约巴·琳达归来的生物”。诺尔曼·斯宾拉德，诺尔曼·梅勒，诺尔曼·托马斯，诺尔曼·罗克韦尔和贝茨·摩特尔家族的老诺尔曼·贝茨，嗳—嗳—嗳。迪伦扭断了他的脖子。巴里·麦圭尔声嘶力竭地唱着那首“毁灭之夜”！黛安纳·罗丝激起了全美每一个白肤色的儿童的情感……拉里迷迷糊糊地想，所有的这些乐队都是很棒的乐队，让我回到 60 年代吧，去他妈的 80 年代！当摇滚乐开始出现时，60 年代已经如同金帐可汗大军的最后一次战役一样，溃不成军。精液，嬉皮士，毒品。

格拉斯·斯列克在飞机上大声地歌唱，诺尔曼·梅勒弹着主音吉它，而老诺尔曼·贝茨充任鼓手。甲壳虫乐队。他们是谁？啊，死亡……

他脚下一软，头重重地撞在地上。

整个世界天旋地转，一片昏暗，过了好一会儿，才又在一片碎光中重现眼前。他用手揩过太阳穴，沾了一些血沫。不算太严重。去他妈的，在光辉与荣耀的 60 年代中叶，他们常常这么说。整整一个星期，他每天噩梦不断、常常在尖叫声快要脱口而出的那一时刻醒来。如果你大声地尖叫，又被自己的尖叫声吓醒的话，你会更加惊恐不安。

又是回到林肯隧道的梦。有一个人跟在身后，它不是丽塔，是魔鬼，正露出狰狞的笑容，蹑手蹑脚地跟在他的身后。这个黑衣人不是行走的僵尸；他比僵尸更可怕。拉里被看不见的死尸绊了一下。那些死尸就像躺在车一子里。他知道，那些车子本来有地方可去，可是大家却偏偏一齐挤在拥挤的车流中，最后导致交通堵塞无路可逃。这些死尸正从车中瞪着鼓胀的、玻璃球般闪亮的眼睛，带着对世界的无限眷恋，直愣愣地盯着他。看着它们，他的心中一阵抑制不住的恐慌。他不由自主地撒腿奔跑。那个黑色魔鬼，带着魔法的人，在黑暗中如同戴着一副红外线眼镜般能将他看得清清楚楚，跑又有什么用呢？过了一会儿，那个黑衣人开始对他低声呼唤："过来，拉里，过来，让我们在一起。拉里……"

他感觉到那个黑衣人就正对着他的肩头呼吸，当他挣扎着从睡梦中苏醒过来，就会感到，那声尖叫或是像一块热骨头一样粘在喉咙上，不吐不快；或是正从嘴中叫喊出来，声音大得足以震醒死人。

白天，黑衣人的形象就会消失。他每晚准时地出现。白天，折磨他的是孤独，一种无法抗拒的孤独，像只老鼠或是鼬鼠，不知疲倦地啃噬他的神经。白天，他的脑海里总是浮现出丽塔的身影。可爱的丽塔。他望着她那双撕裂的、像一只受到惊吓和疼痛折磨致死的动物一般的眼睛，那只他曾经吻过的、现在塞满难闻的淡绿色呕吐物的嘴巴时，脑海里一遍又一遍地浮现出她过去俏丽的身影。她那么轻易地死

了，而“在那个晚上，在同一个睡袋中，他们曾……”而现在，他正在……

他正在垮掉。难道不是这样吗？这就是正在他身上发生的事情。他在一点一点地垮掉。“我正在一点点地垮掉，”他悲叹道，“哦，我快要发疯了！”

他大脑中清醒的那一部分还在说“这可能是真的”。但现在，最令他饱受苦楚的是心力衰竭。自从丽塔出事之后，他不敢再骑摩托车了。这实质是一种精神障碍。他脑海中反复出现自己在高速公路上车子失控、最后一头栽进沟里的情景。自此之后，他不得不步行。他究竟走了有多少天？4 天？8 天？9 天？他不知道。自今天早晨 10 点之后，这也许已经是第 90 天了，现在已经快 4 点了，太阳正火辣辣地照在身上，他却没戴帽子。

他想不起来是多少天前他骑摩托车栽进了沟里。不是昨天，也可能不是前天（可能是，也可能不是)，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反正车已经摔坏了，齿轮箱断了，油门把手歪了，离合线也掉了。它就像一只脱缰的野马，前轮翘起，后轮着地，一直飞过康科德正东方 9 号公路附近的一段堤岸，翻滚着摔落下去。他想起了那个毁掉他的摩托车的地方可能叫戈斯维尔，但这一点根本就无关紧要。事实上是，那辆车已经对他毫无用处。时速不敢超过 15 英里。即便时速在 15 英里时，他的头脑中也会出现他从车把手上摔出去撞折头骨或是在一个死角拐弯，“砰”地与一辆翻倒在地的卡车撞上，变成一团火球的幻影。过了一会儿，该死的过热显示灯又亮了起来，当然，它已经亮了。他似乎能在在小红灯泡上方的塑料外壳上看到上面印着几个端端正正的小字——“胆小鬼”。当他从将骑摩托车认为是件自然而然的事，到事实上能享受骑车时那种疯狂的感觉，那种风擦双颊、大地在脚底下 6 英寸的地方一掠而过的感觉时，其中是否经过了一段时间？是的，当丽塔和他在一起的时候，在丽塔变成一具嘴巴塞满腥臭的绿色呕吐物、双眼撕裂的僵尸之前，他就享受这种非常刺激的感觉。

所以他开着摩托车一下子冲过了大堤，掉进了杂草丛生的溪沟里。之后他带着一种小心翼翼的恐惧心情打量着它，仿佛它会无缘无故地冲起来，把他甩一个跟头。来吧，他想，来吧，别抛锚，你这个吸血鬼。等了很久，那辆摩托车仍没有往前动弹。它咆哮了好久，咆哮声在溪谷中渐渐地低沉下去。后轮毫无作用地空转着，饥饿的传动链吞食着秋天的落叶，抛出棕色的、呛人的尘土。镀铬的排气管中喷出蓝色的烟雾。他不由得想得很远，想到如果能有一种超自然的东西附在车身，将车子扶正，使它从陷落之地冲出去，把他重重地摔伤在地上……或是他在某一天下午回来听到了引擎咆哮的声音，看见他的摩托车——那只可恶的摩托车呼啸着从高速公路上向着他冲过来，时速达 80 公里，却没有陷进泥沟不能动弹。弯腰伏在车把上的是那个黑衣人，那个冷面无情的人。坐在车后座上、一袭丝制宽身长裤在风中飘摆的姑娘就是丽塔·布莱克莫尔，面色如粉笔一样白，眼睛眯成一条缝，头发像冬天的玉米地一样又干又枯。接着，那辆摩托车开始冒烟，轧轧作响，最终还是熄了火。他低下头来看着它，心中一阵难过，仿佛他伤害的不是摩托车而是身体的一部分。没有摩托车，面对周围的一片寂静，他感到束手无策，只有摩托车才是他向这片寂静挑战的唯一武器。寂静比对死亡的恐惧或是在事故中严重受伤还要可怕。自此之后，他就一直步行。他沿着 9 号公路穿过了几个小镇。小镇里有摩托车商店，在展室里摆放的车子的右把手上，明晃晃地挂着车钥匙。如果他长时间盯着它们的话，眼前就会清清楚楚浮现出他躺在公路上，身下一滩血迹的情景。这场景的颜色是那么如此艳丽刺眼，艳丽得令人心惊肉跳，仿佛像是极度可怕又极度迷人的查理斯·邦德主演的恐怖电影里的一个镜头——那种人在巨型卡车轮下奄奄一息的镜头或是巨大的、叫不出来名字的、肚满肠肥的臭虫，内脏破碎、血肉横飞的那种令人惊骇不止的镜头。然而他还要继续步行，忍受着令人恐惧的寂静，面色苍白、浑身颤抖地向前走。他的唇鼻之间和太阳穴的凹窝中渗出来的一丛丛细碎的汗珠。他继续向前走。

他明显地瘦了下去——怎么不会这样呢？天天永不停息地朝前

走，从日出走到日落。晚上，他又睡不着觉。凌晨4点钟的时候，他就会被噩梦惊醒，然后点亮他那盏硬硼钙石灯，蜷缩在灯旁，等待着太阳升起。那时他才敢走路。他继续向前走，直到天几乎完全黑了下来、看不清路的时候，他才偷偷摸摸地、匆匆忙忙地像一名在逃犯般迅速地支起帐篷。在帐篷搭好之后，他还要醒着躺上一会儿，就像瘾君子在吸了两克可卡因后那一阵神经的兴奋。哦，宝贝，摇摆，晃动，天旋地转。他像是可卡因瘾君子，其实他没有尝过多少，他对这些毒品他从没有渴望过。可卡因不会增加人的食欲，恐惧也不会使人胃口大开。自从很久前加利福尼亚州那场宴会之后，拉里已很久没有碰过可卡因了。但他时常心神不安。林子里的鸟叫声也会令他浑身抽搐。一些小动物在被大动物吞食时的发出的叫声也把他吓得魂飞魄散。他渐渐地瘦了下去，瘦得皮包骨头。他面容憔悴，长出了长长的一圈胡子，相当引人注目。胡子是茶色的，略带金红色，比头发颜色要浅。眼窝深陷，两只眼睛在眼窝中闪闪发光，像是两只掉进了两个一模一样陷井里濒临绝望的小动物。

“我垮掉了。”他又一次低声哀叹了一声。有气无力的哀叹中透露出的绝望之情也使他感到惊骇。他真的是山穷水尽，走投无路了吗？他还是那个创下中型拳击纪录，梦想成为他那个时代的艾尔顿·约翰的拉里·安德伍德吗？……哦，天啊，杰里·格拉恰知道了将会怎样嘲笑他呀……现在那个曾不可一世的家伙已吓破了胆，正在南新罕布什尔州的东南部的某个地方慢慢地爬行，爬行，像王蛇爬行一样地慢。这就是现在的他。那个拉里·安德伍德与现在这个正在爬行的胆小鬼当然毫无任何关系……这……

他试图想起来，却失败了。

“哦，真他妈的见鬼。”他说，半是大笑半是哭泣。

一栋白色的新英格兰式农家小楼蜿蜒深展，从公路那边约200码的一座小土丘上，像美丽的海市蜃楼一样隐隐约约地闪现出来。绿色的墙皮，绿色的镶边，绿色的屋顶。下面是绿色的草坪，看起来稍有些杂乱。在草坪的底部，一条小溪在潺潺流动。他能听见小溪那汩汩

的流水声和哗哗的水浪声，这是水流在涌进来。一栋石墙，沿着小溪的一侧蜿蜒曲折，大概是院墙吧。粗壮茂密的榆树斜倚在墙内。他只想以他那“世界著名的爬行胆小鬼的缓慢速度”到达那里，坐在树荫下休息一会儿。这是他要做的事。然后，当他感觉……感觉全身状态有些好转时，他将把脚伸出来，在溪水里浸泡一会儿，痛痛快快地饮上几口溪水。他浑身可能气味难闻，那又怎么样？现在丽塔已经死了，谁还会闻他身上的气味呢？

她现在还躺在那个帐篷里吗？他忧郁地想。尸体已经肿胀了吗？招了许多苍蝇？她在地狱干什么呢？与鲍勃·霍普一起在帕姆·斯皮伦斯打高尔夫球？

“主啊，这真是可怕。”他低声叫道，然后爬过公路。当他终于到达了树荫下的时候，他感到他确实应脱下他的鞋子，然而这似乎要很费些力气。他用尽了所有的力气，回过头来向来时的道路诡秘地扫了几眼，确信那辆摩托车没有对着他冲过来。

树荫下的温度只有 15 度，拉里长长地呼了一口气，感觉到一阵舒畅和轻松。他将手放在脖子后面，那是太阳整天火辣辣地照射的地方，一阵轻微的疼痛。他又把手缩了回来。太阳灼射的？抹一点利多卡因。所有的他妈的滚蛋，让这些东西从太阳底下滚蛋。灼痛，宝贝，火辣辣的灼痛。沃茨。还记得那个叫沃茨的地方吗？记忆中的那次狂欢。一次全人类彻底的狂欢节，一次令人终身难忘的狂欢节。

“人类，你发疯了！”他说道，将头倚在了榆树的粗大的树干上，闭上了眼睛。阳光透过树叶照射下来，光斑在眼皮上晃动，一阵红一阵黑。水声，汩汩声和哗哗声，是那么可爱和温柔。过 1 分钟他就要到溪边，喝上几口水，洗洗身子。再过 1 分钟。

他困了。

时间分分秒秒地飞快地过去了，他的瞌睡逐渐转成了几天来的第一次深沉的睡眠，没有梦的干扰。两只手松弛地放在大腿上，瘦弱的胸膛时起时伏，那圈胡须令他的那张脸——这张从难以置信的大屠杀中逃离出来的孤独流浪者饱经风霜的脸更显瘦削。渐渐地，那张

饱受灼晒的脸上的一道道皱纹开始一平缓地舒展。他不知不觉地把身子扭了过来，像一只躲在阴凉的泥土中正夏眠的水生小动物。太阳渐渐落下去了。

溪边茂密的灌木丛中轻轻摇摆了几下，仿佛有件东西在悄悄地穿过，稍停，又动了起来。过了一会儿，出现了一个男孩，光着身子，只穿一个短裤。全身被晒成枣红色，只有短裤腰带上的两条吊带刺眼地白，身上留着被蚊子和沙蚤叮咬过的痕迹，有一些是新痕，大多是旧疤。他右手拿着一把屠刀。刀叶有 1 英尺来长，刀锋已呈锯齿状，阳光底下烁烁闪光。

他轻轻地弯着腰接近了榆树和石墙，一直站到了拉里背后。他那双眼珠，碧蓝得像一汪海水，在眼角轻轻地转动着。这眼睛毫无表情，略带凶狠。刀子在他手中举起。

一声女人的断喝，温柔而又坚定——“不要!”

他转过来面对着她，低下头，听她说话。刀子仍在手中举着。那副神情既有些不解又有些失望。

“我们看看再说。”那个女人说道。

男孩子停了下来，看看刀子又看了看拉里，然后带着一种渴望的表情看着他的刀子。他又从来时的路退了回去。

拉里醒了。

醒来时，拉里第一个感觉就是他很舒服。第二个感觉就是很饿。第三个感觉是太阳有些不对劲——看起来它转过天空又回来了。第四个感觉是他不得不——请原谅这种表述——像一匹赛马一样撒尿。

他站了起来，听着伸腰时那种噼啪的肌肉舒展声。他意识到他不只睡了一小会；他睡了整整一个晚上。他低下头来看看表，明白了为什么太阳的位置不对劲。现在是早晨的 9 点 20 分。饿。大白房子里肯定有些吃的东西。罐装汤，没准还有腌牛排。他的胃开始咕咕作响。

起身之前，他跪在河边，脱下衣服，用手撩着水洒在身上。他注意

到自己正在变得多么瘦削——他没有力气再发上手网球了。他站了起来，用他的衬衫擦干了身子，又穿上裤子。两块大石头露出小溪的水面。他踩着石头过了小溪。在小溪对岸，他吃惊地愣住了，盯着灌木丛里茂密的方向一动不动。恐惧，那种在他醒来这前就一直笼罩在他心中的恐惧，像爆炸的松节一样突然地燃烧起来，之后又迅速地退了回去。可能是只松鼠或是只花白旱獭，也可能是只狐狸。不会有其他东西。他又毫不在意地转过身去，开始穿过草坪，向着大白房子走去。

半路上，突然一个念头在他的头脑中像一只气泡般升起，然后砰地一声爆炸了。这个念头偶然地、悄悄地产生，但它的暗示却使他死一般地愣住了。

这个念头是：为什么你不骑车呢？

他站在草坪中央，在这个到小溪和房子等距的地方站住，被如此简单的念头惊得目瞪口呆。自从他把他的“哈雷”车开进沟里之后，他就一直步行。步行，使他精疲力竭的步行，再加上阳光的灼晒或是其他与此非常相近以致没有什么区别的事物的折磨，他最终非完蛋不可。要是他喜欢的话，他本可以骑辆自行车。他可以慢些骑，比跑步快不了多少。那样，他现在就可能已经到达了海滩上，选好了避暑住房，把车子存了进去。

他禁不住笑了起来，起初笑得很轻。在周围的一片寂静中，他的笑声把自己也吓了一跳。在没有别人在旁嘲笑你的时候，你一个劲地狂笑是表明头脑开始混乱失常的一种迹象。然而，笑声听起来是如此发自内心地真诚，所以去他妈的头脑健康吧。他喜爱这种方式的笑，不加掩饰，听其自然。他站在那里，双手叉在腰间，头向后仰起，面对天空，为自己惊人的愚蠢而发出公牛般的狂笑。

在他身后的小溪边最茂密的灌木丛中，有一双蓝绿色的眼睛始终盯着这里发生的一切。他们一直注视着拉里，看着拉里最后沿着草坪向白房子走去，边走边笑，不时地摇着他的头。他们看着他走上台阶，敲门后才发现门是虚掩着，就消失在门里面。之后，草丛里又是一

阵晃动，发出刚才拉里听见却又没有理会的那种细微之声。那个男孩子钻了出来，仍然光着上身，穿着短裤，挥舞着那把屠刀。

接着另一只手伸了出来，抚摸着他的肩膀。那个男孩立刻停了下来。那个女人出现了——她个子高挑，身形挺拔，似乎根本就没有碰动那片树丛。她的头发浓密，亮丽的黑发中夹杂着纯白，引人注目，令人惊叹。头发编成了一条辫子，从她的一只肩膀上垂下来，一直垂到她那高耸的胸前。当你注视这个女人的时候，你首先就会注意到她的身高，之后你的目光就会被她的头发吸引过去，它令你遐想翩翩，使你相信，用目光就能感觉到它粗壮而又油光鉴亮的质地。如果你是一个男人，你会不由自主地想象，那一袭长发在月光下散落于枕头上的情形。你会想象她躺在床上时迷人的姿态。事实上，她从未投入过男人的怀抱中。她是纯洁的。她在等待。她有过梦想。在上大学的时候，一个叫“神灵”的乐队曾走进过她的心扉。她现在又一次奇怪，这个男人是否就是乐队里的一员呢?

“等一等。”她对男孩说。

她把男孩那充满痛苦神情的脸扭过来，对着自己平静安详的脸。她知道是什么原因使男孩如此痛苦。

“房子会没事。他为什么会破坏房子呢？乔？”

“他走的时候，我们要紧跟着他。”

他恶毒地摇着他的头。

“是的。我们不得不这样做。我不得不这样做。”她感到这种感觉变得强烈起来。他可能不是那种人，但即使他不是，他也与她寻找多年的一条线索有关，现在这条线索正在接近谜底。

乔——这并不是他的真实姓名——狂暴地举起了他的刀子，仿佛要将刀子戳进她的胸膛。她没有作出任何保护自己或是企图逃逸的反应，他的刀子渐渐地低了下来。他转过身来，把刀子向着房子方向刺去。

“不，你不能，”她说，“因为他是一个人，他将领着我们找……”她感到无言可说。她的意思是指其他人。她要说的话是他是一个人。他

将领着我们找到其他的人。但她不敢确信这就是她所要表达的意思，或者即使是这个意思的话，她的话里没有夹杂别的含意。她立时感到她正面临两条路的选择。她开始希望他们从没有看见过拉里。她想再次安抚一下那个男孩，但他气愤地闪到了一边。他抬起头，望着那栋白房子，眼睛中闪着怒火和妒意。过了一会儿，他又溜回了灌木丛里，用谴责的目光瞪着她。她跟在他身后，以确信他不会有什么问题。他躺了下来，像婴儿一样蜷曲着身子，将刀子倒立在胸前。他把大拇指放进嘴里，闭上了眼睛。

纳迪娜回到了小溪汇成一个小小的池塘的塘边，跪了下来。她用手掬起一捧水，饮了几口，然后坐了下来，望着那栋房子。她的目光冷静安宁，脸庞极其酷似拉弗尔·玛利娅。

下午晚些时分，拉里沿 9 号公路的一段林荫路骑车前进时，前头隐现出一个绿色的反光路牌。他停下车看牌子的内容，感到有些惊讶。牌子上说，他正在进入缅因州的度假村。他几乎不敢相信；他肯定在半迷糊半恐惧中走了相当长的距离。他正准备骑上车子再次出发时，突然一个声音——从林子里传来的或者就在头顶上——使他立刻扭回过头来。没有任何东西，只有 9 号公路与新罕布什尔相连，依旧是那么荒凉。

在那个白房子里停留之后——他在那里吃了些干玉米片，从罐头里挤出一些奶酪，抹在有些变味的饼干上，做早餐的时候——他有一种正在被监视和被跟踪的感觉。他听到了一些声响，甚至从眼角的余光中看到了一些动静。在这个陌生的环境中，他全身都充满警觉。任何一丝细小甚至微不足道的情况，都会引起他的警惕；那些细微的甚至不过使他产生一种模模糊糊的预感——那种被“监视”的感觉，都会使他无休无止地紧张。这种感觉并没有和其他感觉一样让他感到恐怖。它不会让他感到是幻觉或者神志不清的臆想。如果有人正在监视他并躲在一旁，可能是他们害怕他。如果他们对可怜的、瘦弱不堪的、胆小得连摩托车也不敢开到时速 20 公里的老拉里·安德伍

德还感到恐惧的话，那他根本就用不着担心什么。

现在，他双腿跨在他从白房子向东 4 英里处的一家运动物品商店里取出的自行车上，声音清晰地叫道“如果有人在附近，为什么你不出来。我不会伤害你。”

没有回答。他站在公路上的路标旁边，观察着，等待着。一只小鸟鸣叫着，从空中掠过。没有任何其他动静。过了一会儿，他推着车继续前行。

晚上 6 点的时候，他到了北贝里克城的一座小镇。小镇位于 9 号公路和 4 号公路的交叉点。他决定在这里宿营，明天早晨再继续向着海边前进。

在 9 号和 4 号公路交叉路口上有一家小小的商店。他从商店断了电的冰柜里拿出一包六罐装的啤酒。是他从没有尝过的“黑标志”牌——可能是一个地方品牌。他还拿了一大包汉普蒂·邓普蒂牌醋制薯片和两听“壮摩尔人”牌炖牛肉。他把这些东西放进包里，走出门外。

街对面是一家餐馆。就在他从商店出来的这一瞬间，他忽然瞄见两只人影倏地一闪，从餐馆后退了回去，不见了。这也可能是他一时眼睛发花，但他却不这样认为。他想穿过高速公路，去看一看他是否能将他们从藏身之地驱赶出来：好了，好了，游戏该结束了，孩子。但他没有这样做。他知道是恐惧是什么滋味。

相反，他沿着高速公路走了一小段路，推着他的自行车，车把上晃晃荡荡地挂着背包。他看见了学校的砖制院墙，墙内是一排树木。他从小树林中搜寻了足够多的木柴，点起一堆像样的火。火堆点在了学校用沥青铺成的操场中间。附近有一条小河，穿过一家纺织厂，从高速公路下面流过。他把啤酒放在河里降温，还用罐头盒将一听炖牛肉热好，然后坐在操场的一只秋千上，一边从童子军专用的野炊炊具里吃着饭，一边荡来荡去，在篮球场褪色球界间投下一条长长的身影。

他开始想他为什么没对跟踪他的人产生丝毫恐惧感——他确信有人现在在跟踪他。至少有两个人，可能更多。自然而然地，他开始琢磨，为什么他这些天来始终感觉良好，仿佛自那天睡足了觉之后，神经里的一些不良毒素都排了出去。难道真是需要休息吗？就这些，再没有别的原因吗？似乎太简单了吧。

他想，逻辑上看来，如果跟踪者企图伤害他的话，早就会设法这样做了。他们可以在暗地里给他一枪或是至少用他们的武器对他开枪，逼迫他投降。他们也早就拿走想要的东西了……但再一次从逻辑上推理（进行逻辑思考对他很有好处，因为这些天来，所有的思维都因恐惧而变得乱七八糟），他什么东西值得那些人想要呢？目前这种状况，每一个人都能得到想要的任何东西，因为现在几乎没有任何人留下来。以往坐在屋子里，抱着“希尔斯”商品目录表时梦寐以求的东西，现在可以从全美国任何一家商店的橱窗中随手取来，为什么还要费事去偷、去杀呢，况且还要冒着你的生命危险呢？你只要打碎橱窗，走进去，随手拿就可以了。

你现在可以得到任何东西，除了没有人与你相伴。拉里清清楚楚地明白，现在最缺少相伴的伙伴。他没有感到害怕的真正理由是，他知道，那些人肯定也最需要有人相伴。迟早，他们的渴望会战胜恐惧。他可以一直等到这个时候。相反，过早行动会使他们像一群鹌鹑一样被吓跑，事情可能会变得更糟。两天前，如果他见到一个人的话，很可能也会偷偷地溜走。因为他那时有些精神迷乱，不能做其他任何事情。所以，他现在需等待。他确实非常想见到其他人。后来，他真的见到了。

他走回到小河边涮洗饭碗。他将 6 听一扎的啤酒从水中捞出来，回到秋千上。“啪”的一声，拉开第一听啤酒的拉环，冲着刚才见到人影的方向举起了啤酒。

“味道真棒！”拉里说着，一口气喝下了半听。

6 罐啤酒喝完时，已经是 7 点半，太阳就要落山了。他把篝火里的余烬踢了出来，收拢起所有的木柴。在半醉半醒、感觉良好的状态

下，他骑着自行车上了9号公路。骑了约有1/4英里后，他找到了一家带纱窗走廊的房屋，将车子停在草坪上，取出睡袋，用改锥撬开走廊的大门。

他再一次环顾四周，希望看见他或她或他们——他们仍继续跟着他，他感觉到了这一点——然而，大街上空空荡荡，空无一人。他耸了耸肩，走进屋里。

时间现在还早，他希望至少能清醒地躺上一会儿。可是显然，他有了一些睡意。躺下15分钟之后，他睡着了，呼吸缓慢而均匀。步枪放在右手上。

纳迪娜感到疲倦。这一天似乎是她生命中最长的一天。她两次感到肯定被人发现，一次是在斯特拉福德附近，另一次是在缅因州到新罕布什尔州的公路线上，当他回过头来向后看并大声叫的时候。对她来说，她并不在乎是否被他发现。这个男人并没有像10天前从白房子经过的那个人一样疯狂。那是一名士兵，背着枪、手榴弹和子弹带。他狂笑着，大叫着，威胁着要把一个叫莫顿中尉的卵蛋打掉。他们并没有看见莫顿中尉，如果他还活着的话，没有出现在这里对他来说真是幸运。乔也害怕那名士兵，在这种情形下，这可能是件好事。

“乔？”

她环顾四周。

乔不见了。

她的一点睡意一下子全无踪影了。她把毛毯推到一旁，站了起来，身上的疼痛不由得使她皱了一下眉头。骑了那么长时间的自行车，过了多长时间了？可能没多长时间。他们一直作着持续不懈的努力，试图寻找一种离他不近不远的办法。如果他们跟得过紧，他就会发现他们，这将使乔心中不安。如果他们离他过远，他可能会离开9号公路拐到另外一条路上，这样他们就可能失去目标，这将使她不安。她从没有想过拉里可能会骑回来，跟在他们后面。幸运的是（至少对乔来说），拉里也从没有想过这样做。

她不停地告诉自己，乔会逐渐明白，他们需要这个男人……他们不仅仅需要他一个人。他们不能孤独。如果没有其他人，他们很可能会孤独地死去。乔将会习惯这种想法。乔以前在真空似的环境中生活了很长时间。其他人已经养成了与他人共同生活的习惯。

“乔，”她又叫了一声，声音很轻柔。

他可能像越共游击队员钻树丛一样寂静无声，但她的耳朵在近三个星期以来，已经适应了他的动静。今天晚上还有月光。她听到了轻微摩擦地面的声音和沙砾层咔嗒咔嗒的脚步声，她知道他要去哪。顾不上身上的疼痛，在后面紧紧跟随着他。现在已是10点15分了。

他们的自行车存在了餐馆后面的小棚子里。穿过杂货店，在北贝里克戈维尔宿了营，(如果你想把两条放在草地上的毛毯称之为“营地”话)。被他们跟踪的那个人已在街那头学校的操场上吃过饭，(“如果我们到那里去的话，我敢打赌，他将把自己的晚餐送给我们，乔”，她圆滑地说，“天气很热……，它们的气味闻起来不舒服吗？它不比大腊肠要好闻得多吗？”乔的眼睛瞪得更大了，射出许多白光，他冲着拉里的方向不怀好意地挥了挥手中的刀子)，之后他就骑上车子进了一间带纱窗走廊的房屋。她从他骑车的方式上猜想他可能是有些醉了。他现在正睡在房间的走廊里。

她加快了脚步，不时有小石头弄痛脚上的水泡，痛得她直皱眉头。左侧有一栋房子。她穿过房前一直通向田野的草坪。她赤裸的小腿不时刮着沾满露水的青草，扑面是一股芳草的清香。这使她思考起她和男孩如果在满月而不是现在这种月亏的情况下，穿过这样的草地所需的时间。她感到下腹部一股胀起的激情，她确确实实地感到两只乳房像性器官一样饱满而挺胀。月光使她感到了有些醉意，脚下的青草，带着夜中的露水，湿漉漉地打在小腿上，也让她不能自控。她明白，如果男孩要和她做爱的话，她会把贞节献给他。她像印第安人穿玉米地一样飞快地跑着。他是否会占有她？现在又有什么关系呢？

她跑得更快了，跳过一块在夜色像冰一样闪着光的水泥路。

乔就站在那里，站在那个男人正在睡觉的走廊边缘。他那白色的

短裤在夜色中非常醒目。事实上，男孩子的皮肤非常黑，以致于第一眼望去，你会认为只有那个短裤悬挂在空中，或是被威尔小说中的隐形人穿着。

乔来自爱普瑟姆，她就是在那儿遇到了他。纳迪娜来自爱普瑟姆东南部约十五英里的南巴恩斯特德小镇。当时她正在寻找其他健在的人，不愿意离开自己的家。她以家为中心，四处寻找健在的人。圈子越走越大。她只找到了乔。当时他被某种动物咬了一口，神志不清，发着高烧。从伤口判断，可能是老鼠或是松鼠的。他坐一家房屋前的草坪上，上身赤裸，只穿一条短裤，手中拿着屠刀，像石器时代的原始人或是濒临死亡却杀气十足的俾格米人。她以前有过对付感染的经验。她把男孩带进屋子。他就一个人吗？她想可能是这样，却不敢确定，除非乔告诉她。她找到了一家诊所，那里有抗感染药、抗菌药和绷带。她不知道哪一种抗菌药有用。她知道如果弄错的话，可能会致男孩于死地，但如果不治疗，他也会死亡。咬的伤口在脚踝上，肿得像自行车内胎。幸运总是与她相伴。三天之后，伤口消了肿，恢复了正常大小，烧也退了。男孩于是信任她。显然，他不相信任何人，只有她是个例外。她常常在早晨醒来，他常常会紧搂着她。他们曾到那个白房子里去过。她叫他乔，但这不是他的名字。在她执教生涯中，任何不知道名字的女孩，她总是叫她们简。不知道名字的小男孩，她总叫他们乔。那个士兵路过这里，狂笑着大叫着，怒骂着一个叫莫顿的中尉。乔曾想冲上前去，用刀子杀死他。现在这个男人……她不敢从男孩的手上取下刀子，因为这是乔的护身符。这样做，可能会使男孩与她为敌。他睡觉时，手中一直摸着刀子。有一天晚上，她想把刀子从他手中拔出来，只是想看一看她是否能够这样做而并不是真正夺下刀子。他立刻惊醒了，一动也不动。转瞬又很快睡着了。第二天，那双碧蓝色的类似中国人的眼睛，惊疑不安地望着她，露出几分暴戾之气。他低声咆哮着，将刀子抽了回来。

现在他正要举起刀子，放下，又举起。他一边从喉咙里发出低低的咆哮声，一边向着纱窗捅了过去。他可能正要冲进门去。

她跟在他身后，没有刻意放轻脚步，但他没听见。乔正沉陷在自己的世界中。刹那间，她一把攥住他的手腕，顺着逆时间方向掰了过来。

乔发出嗞嗞的喘气声，拉里·安德伍德从睡梦中略微惊醒，转了个身，又安静下来。刀子掉在他们之间的草坪上，锯齿状的刀锋在月光下反射出银色光芒，宛若亮丽的雪花。

他气愤地望着她，目光中透露出责备和不信任的神情。纳迪娜毫不妥协地回瞪着他。她指了指他们来的路。乔充满恶意地摇了摇头。他指了指纱窗和屋子中睡袋里裹着那个黑影。他明明白白地做了一个可怕的手势——将大拇指卡在喉结上。之后，他咧嘴笑了。纳迪娜以前从没有见他笑过，他的笑使她有些毛骨悚然。如果那排洁白的牙齿被锉成尖尖的话，没有比它更凶蛮的了。

“不，”她轻轻地说，“否则我就会弄醒他。”

乔看起来吃了一惊。他飞快地摇了摇头。

“那么跟我回去睡觉。”

他低下头看了看刀子，然后再一次向着她举了起来。至少那股凶气现在没有了。他不过是一个被人抛弃的小孩，他想要他的衬裤或是那条从他婴儿时代就一直与他相伴、现已没有多少毛的旧毛毯。纳迪娜隐约地觉得这是使他放弃刀子的时候，可她只能坚决地摇着头表示“不”。之后会是什么样子？他会尖叫起来吗？在那个精神错乱的士兵离去之后，他曾大声尖叫。一声又一声地尖叫，含糊不清的、高声的尖叫，充满了恐惧和愤怒的尖叫。她难道想与睡袋里的这个男人在这种刺耳的尖叫声中相识？

“你跟不跟我回去睡觉？”

乔点了点头。

“没事了，走吧。”她平静地说道。他迅速地弯下腰，把刀子捡了起来。

他们一同走了回去。他充满信赖地趴在她身旁。刚才的那段插曲已经过去了，至少暂时过去了。他手揽着她，睡着了。她感觉到了

腰间的一股疼痛，比刚才疼得更厉害了，范围也更广。这是女人的经痛，对此她毫无办法。她感到困了。

第二天的早上，她醒了过来——她没有戴手表——感到浑身冰凉、僵硬和一阵心悸。她突然担心乔会狡猾地等她睡着，然后悄悄地溜回那个男人的屋子里，趁他睡着的时候，切断他的喉咙。乔的胳膊没搂在她身上。她感到自己应对这个孩子负起责任。她总是觉得自己应对那些与这个世界有些格格不入的小孩子负有责任。而在他想加入到这个世界中时，她不会再让他漂泊流浪。视生命为儿戏是不可饶恕的罪过。没有外援，她不敢单独与乔长时间呆在一起。就仿佛与一只脾气乖戾的狮子呆在一个笼子里。乔像狮子一样，不能说话（或是不愿说话）。他只会从他那已失去童音的喉咙中发出低低的咆哮声。

她坐了起来，看见男孩仍躺在她的身边。他睡着的时候，把手抽了回去。情况就是这样。他像胎儿一样蜷曲着身子，拇指放在嘴中，手握着刀把。

她再一次感到全身困倦，起来到草地上小便之后，又躺回毯子中。第二天清晨，她不敢确信她在夜里曾醒来过，还是只在梦中梦到自己醒来。

如果我做梦的话，拉里想，肯定都是好梦。他记不起来梦见的是什么。他感觉找回了原来的自己，他想今天的天气肯定不错。今天就能见到大海了。他卷起睡袋，绑在车子的后架上，又回头取背包……他一下子呆住了。

与走廊的台阶相连的是一截水泥小路，小路的两旁长着高密的青草。路右面紧靠着走廊的一侧，沾着露水的青草被人踩倒了。露水蒸发后，青草会直立起来，但现在青草上面留下的是一行脚印。他是在城市中长大的，没有在森林中生活过，但他想，你得装作视若无睹，不要想通过脚印来了解来过这里的两个人：一个大人和一个小孩。夜

里，他们曾走近纱窗，偷偷地看他。想到这里，他不禁打了个冷战。他不喜欢这种偷偷摸摸的方式。

他想，如果他们不很快现身，我就要设法逼他们出来。正是这种想法，使他重新找回了自信。他迅速地背上背包，启程上路。

到中午时，他已到了威尔斯的美国 1 号公路。他抛了一枚硬币，硬币落地时是背面朝上。硬币亮闪闪地丢在泥土中。他没有理会硬币，继续沿着 1 号公路向南拐。20 分钟后，乔发现了它。他目不转睛地看着它，好像它是催眠师的法器一样。他把硬币放进嘴中，纳迪娜又逼着他吐了出来。

走了两英里之后，拉里第一次见到了大海——它好像一只巨大的碧蓝色的动物，今天有些懒散而迟缓。它与太平洋或是长岛所在的大西洋完全不同。那些海洋看起来有些洋洋自大，同时不知怎的，也有些驯服温顺。而这片海水颜色很深，是那种与钴的颜色相近的深蓝色。海浪接连不断地冲击着陆地，拍打着岩石，在空中激起像蛋白一样浓浓的泡沫，四处溅落。浪涛咆哮着，不停地冲击着海岸，发出隆隆的轰鸣声。

拉里把自行车停好，朝着大海走去。心中有一股说不清的激动和兴奋。他费尽艰辛来到了大海旁。这里是最东端。这里是陆地的尽头。

他穿过一片湿软的土地。鞋子在趟过四周环水的小丘和芦苇丛生的地方时，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涨潮时那种富饶的、浓厚的气息。当他走近陆岬时，薄薄的陆地渐渐消失了，露出光秃秃的花岗岩陆基——花岗岩，这才是缅因州最后的真实。海鸥惊起，鸣叫着，哀号着。蓝天将海鸥洁白的颜色衬托得格外清楚。他从没有见过一个地方有这么多的鸟。不禁想，尽管这些海鸥的颜色是那么洁白，却是以吃腐肉为生的。接下来的想法是几乎无以言状的兴奋，在他开口说出之前，这个念头已经在他的大脑中完全成形：过会儿赶潮肯定是一件非常有趣。

他继续向前走，鞋子在阳光烤晒的岩石上沙沙作响。绝大多数时

候，岩石四面的缝隙中溅落了许多浪花，湿漉漉的。缝隙中长满了藤壶。海鸥吃完肉后吐出的贝壳像枪榴弹爆炸后四溅的飞片一样遍布岩石四周。

片刻之后，他站在了裸露的陆岬上。海风猛烈地刮在身上，将他浓密的头发从前额吹到后面。他抬起头，脸迎着海风，迎着那浓重又新鲜洁净、充满咸盐味道的大海的气息。拍击在海岸的浪花，闪着玻璃般光泽的蓝绿色，缓缓地向前移动。当浪涛下面露出浅浅的水底时，波涛明显地形成坡形。浪尖先是吐出一圈白色的泡沫，之后形成凝乳般的浪峰。最后，像最初时一样，它们猛地、自杀般地向海岸的岩石一头撞去，撞得自己粉身碎骨，也撞掉了陆地上一块极其微小的边角。当海水被迫挤进几千年蚀刻出的半淹没在水中的岩石沟壑时，发生一阵隆隆的、如咳嗽般的轰鸣声。

他先左转过身，又转向了右边，极目四望，到处都是类似的场景……卷浪，波涛，浪花，无休无止的蔚蓝色，与天际相连。这幅壮丽的情景不由得使他静气屏息。

他现在位于陆地的尽头。

他坐下，双脚垂在岸边，感到一种心灵的震颤。他坐了约半个小时或者更长。海风激起了他的食欲，他在背包里摸索着，寻找午饭。他大口大口地吞吃着。四溅的浪花打湿了蓝色的牛仔裤。他感到如沐浴般的清爽。

他穿过湿地，走了回去，盘踞脑中的仍是最初那种念头：那些叫声应该是海鸥的叫声。他甚至准备抬起头来，仰视天空。忽然，他心中猛地一震，突然意识到这是人的尖叫。是呐喊声。

他向下望去，看到一个小男孩穿过公路，健步如飞地迎着他跑来。他手持一把长长的屠刀，他上身赤裸，只着一个短裤，胳膊上布满了被刺藤划破的伤痕。在他的身后，一位姑娘正从公路的另一侧的灌木丛和荨麻丛中钻出来。她脸色苍白，眼中满是担忧的神情。

“乔!”她叫道，然后就跟在他身后跑，仿佛男孩的行为很令她伤心。

乔继续向前跑，没有理会她的叫喊。他的赤脚在沼泽地中溅起薄薄的泥水。他脸上凝结着那种紧张的、凶手般的笑容。屠刀在他手中高高地举起，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拉里想，他要来杀我！这种念头使他目瞪口呆。这个孩子……难道我做过什么对不住他的事情?

“乔!”那个姑娘叫喊着，声音尖锐、忧虑又充满绝望。乔继续向前跑，与他的距离更近了。

拉里突然想起来他的步枪丢在自行车上了，这时，男孩尖叫着冲他扑了过来。

当男孩的挥刀劈来，在空中划了一个长长的、大弧角的弧形时，他几乎要瘫在地上。他向旁边退了几步，不假思索地抬起右脚，湿漉漉的黄色工作靴一脚踹在男孩肚子上。这时他才感到有些怜悯：男孩根本就弱不禁风……他瘦得像根细麻杆。他看起来气势汹汹，根本就不堪一击。

“乔!”纳迪娜叫了起来。她被一个小沙丘绊倒，一下子跪在地上，白色上衣上溅满了泥水。“不要伤害他。他只是个孩子！求您，不要伤害他!”她支起身，挣扎着站起来。

乔仰面躺在地上。整个身形展成一个 X 形——双手张开成一个 V 字，双脚张开呈一个倒置的 V 字。拉里向前跨了一步，脚踩在男孩右腕上，牢牢地将攥刀的手钉在泥地里。

“把刀子放开，孩子!”

那个男孩咝咝地喘着粗气，嘴里发出像火鸡一样“咕噜咕噜”声和“咯咯咯”之声。他的上嘴唇紧紧绷着，露出一口白牙。那双与中国人相似的眼睛火辣辣地瞪着拉里。脚踩在男孩的腕上，就像踩着一只受伤但仍十分凶狠的蛇。他能感觉到男孩试图抽出他手，根本就不在乎这样做可能会使他皮肤流血、肌肉受伤甚至骨头折断。他猛地半坐起来，试图要伸嘴咬拉里那只裹在牛仔裤里的腿。拉里踩在男孩手腕上的力气更大了，乔发出一声尖叫——不是因疼痛而叫，而是一种挑战之声。

“把刀放下，孩子!”

乔继续反抗。

如果不是浑身沾满泥浆、气喘吁吁，因极度担心而站立不稳的纳迪娜最终赶来的话，这场僵持将会一直持续下去，直至或是乔把刀子放下或是拉里把乔的手腕踩折。

纳迪娜没有来得及看拉里一眼，她一下子跪了下去。“把刀子放开!”她轻声地但非常坚决地说。脸上满是汗水，却十分沉着。她握住刀子，刀子离乔扭曲变形的脸只有数寸之遥。他突然像狗一样咬住了她，继续反抗。拉里一脸严肃，他努力保持身子平衡。如果男孩现在挣开的话，他可能会把那个姑娘撞倒。

“把……它……放下!”纳迪娜说道。

男孩咆哮着。唾液从紧咬的牙齿间流了出来。右颊上沾了一道泥浆，像一个问号。

“我们会离开你，乔。我将离开你。我会和他一起走。除非你听话。”

拉里感到他脚下的那只胳膊的肌肉又紧绷起来，之后放松了。男孩用一种伤心责备的眼神瞪着姑娘。当他的目光转移到拉里身上时，拉里能感觉到里面那种忌妒的神情。尽管他身上已是汗流浃背，在这种目光注视下依旧感到心中有凛凛寒意。

她继续平静地跟他说话。没有人会伤害他。没有人会离开他。如果他把刀子放下的话，所有的人都将是他的朋友。

拉里渐渐地感觉到脚下的那只手慢慢松开了，最终把刀子扔在一边。男孩静静地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仰望着天空。他已经妥协了。拉里把脚从乔的腕上抽出来，迅速地弯下腰，拾起那把刀子。他转过身，用力把刀子向着陆岬方向甩出。刀片旋转着，在阳光下闪着光芒。乔用一种奇特的眼神盯着刀子的路线，他发出了一声长长的、充满痛苦和不满的叫声。刀子在岩石上弹了一下，发出轻微的“啪”的一声，掠过水面，掉进了海里。

拉里回过头来看着他们。姑娘正盯着乔的右胳膊。拉里靴子底

上华夫饼似的纹路，深深地嵌在了男孩的胳膊上，变成一团愤怒的、似要叫喊出来的红色。她那双黑色的眼睛又抬起来注视着拉里的脸。眼光中充满哀怜。

拉里感觉到那套自我辩解的话似乎要脱口而出——我不得不这样做。听着，姑娘，这不是我的错，他想要杀我——因为他认为自己能从那双哀怜伤心的眼神中读到这样的判决：你做得也够狠的。

但最终他一句话也没说。情况就是这样，他是被男孩逼出来的。看着那个男孩——他现在已坐了起来，身子蜷缩在双膝上，孤零零地坐着，一只拇指含在口中——拉里不禁怀疑是否真是这个男孩一手造成了刚才的场景。然而，情况也可能产生更坏的结局——他们中的其中一个人被砍伤甚至被杀死。

于是他一句话也没有说，迎着那个姑娘温柔的眼神，他想：我想我可能已经变了。不管怎么样。我不知道变化了多少。他想起了巴里·格里格对他谈起过的一个来自洛杉矶名叫乔里·贝克的节奏吉它手的一些事情。这名吉它手总是非常守时，从没有错过一场排练，或是搞砸过一次录音。他之所以最吸引你，不是因为他是一名节奏吉它手，也不是像安格斯·扬或爱迪·万·哈伦那样的自我炫耀，而是他超人的才华。有一次，巴里说，乔里·贝克曾是一个名叫“斯巴克斯”乐队的主力队员。每个人都看好这个乐队，认为其将与“极其相似”乐队和“成功”乐队齐驱并驾。他们能弹出一种类似早期的“信念”乐队所奏出的那种重金属吉它摇滚乐。绝大多数的作词和所有的作曲都是由乔里。贝克填写和创作的。后来，一次车祸撞断了他的骨头，在医院里注射了大量的麻醉剂。出院后，正如约翰·普里恩的歌中所唱的那样，他变得心灰意冷，吸毒成瘾。从杜冷丁到海洛因他都尝过，被捕过许多次。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变成了一个在格雷宏德车站双手颤抖、日渐削瘦，整日无所事事闲逛的街头瘾君子，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后来，不知何故，过了 18 个月后，他戒了毒，一直没有再吸。他改变了许多。他不再是“极其相似”乐队和“成功”乐队以及其他所有乐队的主力队员了，但他仍总是非常守时，不错过任何一场

排练或是搞砸任何一次录音。他不爱讲话，但左胳膊上的一排排针眼消失了。巴里·格里格说过这样一句话：他展示了他的另一面。就这些。没有人能告诉你，你希望成为什么样的人物和你事实上正在成为什么样人物之间的关系。没有人能勾画出在你堕落时那种忧伤和孤独的情形。没有任何变化轨迹图。你不过……在展示你的另一面。

或者你没有展示。

我不知怎的就已经变了，拉里糊里糊涂地想，我也展示了我的另一面。

她说："我叫纳迪娜·克罗斯。这是乔。很高兴能遇见你。"

"拉里·安德伍德。"

他们握了握手，这场戏剧性的相见使他们彼此微微一笑。

"我们到那边公路上再谈吧。"纳迪娜说。

他们开始肩并肩地向前走，走了几步之后，拉里回头向后看了看乔。乔正跪坐于地，吮吸着他的拇指，显然没有注意到他们已经走了。

"他会跟来的。"她轻轻地说。

"你确信？"

"我敢保证。"

当他们走上高速公路的砾石路肩时，她被绊了一下，拉里抓住了她的胳膊。她感激地看了看他。

"我们能坐一会儿吗？"她问。

"当然。"

他们于是在人行道上面对面地坐了下来。过了一小会儿，乔跟了上来。他低头望着自己的赤脚，慢慢地向前走。他在离他们不远处坐了下来。拉里警惕地看了他一眼，又转过头去看纳迪娜·克罗斯。

"你们就是一直跟踪我的两个人。"

"你怎么知道的？哦，是的，我想你已经察觉到了。"

"多少时间了？"

"已整整两天了。"纳迪娜说道。"我们就住在爱普瑟姆的白房子里。"看到他疑惑的表情，她补充道："在小溪边。你在石墙边睡着了。"

他点了点头。“昨天晚上在我睡着的时候，你们两个过来监视我。可能要看看我是不是头上长角或是屁股上有根红尾巴吧。”

“那是乔，”她轻轻地说，“当我发现他不见了的时候，我就跟着他过来了。你怎么知道的？”

“露水使你们留下了痕迹。”

“哦!”她仔细地看了看他，察看他的反应。尽管拉里非常想低下头，也看看她，但最终他的视线没有落下来。“我不想让你生气。”

“乔是他的真实名字吗？”

“不，只有我这样叫他。”

“他就像电视节目《国家地理》中的一个野人。”

“是的，非常像。我是在一栋房子前的草坪上发现他的——那栋房子可能是他家的房子，那个地方叫罗克威——当时他正生着病。他不会说话。他只能大声咆哮和低声哼哼。在今天早晨之前，我一直管着他。但我……你看，我有些累了……而且……”她耸了耸肩。她外罩上的泥浆已经干了，像一团团中国的方块字。“我最初给他穿衣服。但除了短裤之外，他把其他衣服都脱掉了。最后，我也不想再试了。他根本就不在乎蚊子的叮咬。”她停顿了一下，“我想我们与你一起走。我想，在现在这种情况下，这不该羞于出口的吧。”

拉里在想，如果他要是告诉她关于那个想与他一起走的最后一个女人的故事，她会有何想法。但他永远不会说。这段插曲已深埋在他的心底，即使这个女人问也不会说。他不会像一个在客厅谈话中聊起受害者名字的凶手一样，急于道出丽塔的名字。

“我不知道我要去哪儿，”他说，“我从纽约来，我已走了很远的路。我计划在海边找到一幢房子，一直住到 10 月份或者更晚些时候。可是我走的越长，越渴望遇到其他人。我走得越远，所有的一切越令我感到恐惧。”

他的表情很难受，似乎只有讲出丽塔或是他在噩梦中遇见的黑衣人，他才会感到好受些。

“很多时候，我一直担惊受怕。”他小心翼翼地说道，“因为只有我

一个人。我相当多疑。就好像我预计印第安人会向我突然扑过来，割下我的头皮。”

“换句话说，你停下来找房子，希望能找到其他人。”

“是的，可能是这样。”

“你找到了我们，这真是一个惊喜。”

“我确实相信你们找过我。可是，纳迪娜，那个男孩真让我担心。我不得不时时警惕。他的刀子不在了，可是这个世界上处处都有刀子，时时都在等待着他去拾。”

“是的。”

“我不想说话残忍……”他把话又咽了回去，希望她能接着他的话说，可是她根本就一声不吭，只是用那双深沉的眼睛望了望他。

“你想过没有要离开他？”他的话终于出口了，像一块硬邦邦的石头，很不客气……但难道让一个十多岁的精神病小男孩把他们杀死，使情况变得更坏，这就对嘛？这就公平了么？他告诉过她，他说话很残忍。他想，他说的话是够残忍的。然而，他们现在就处于这样一种残忍的环境中。

这时，乔那双古怪的海蓝色眼睛盯住了他。

“我不能这样做，”纳迪娜平静地说，“我了解现在这种危险，我知道这种危险可能主要是针对你。他有些忌妒。他害怕你在我眼中，会成为比他重要的人。他可能想方设法……设法除掉你，除非你能和他做朋友，或是至少使他相信你并不打算……”她的话渐渐变低了，下面的话有些含糊不清。“如果我们留下他，无疑是致他于死地。我不会这么做。许多想杀死更多人的人现在都已经死了。”

“如果他在一天夜里切断我的喉咙，你就会这样做了。”

她埋下了头。

拉里说：“如果昨天晚上你没跟过来，他可能已把我杀了。是不是这样？”他的声音非常轻，只有她能听清（他不知道正在一旁注视他们的乔是否听到了他们谈论的话题）。

她柔声地说道：“事情可能会这样。”

拉里大笑:“圣诞节的幽灵，走还是留？”

她抬起头:“我想跟你一起走，拉里。但我不会扔下乔。你得拿主意。”

“这件事可真不容易。”

“这些天的日子本来就不怎么容易。”

他想了一会儿。乔坐在公路的路肩上，望着他们。在他们的身后，大海无休无止地拍击着岩石，击打海水在陆地上冲击出的暗壑，隆隆作响。

“好吧，”他说道，“我想你的心太软会造成危险的，可是……就这样。”

“谢谢你，”纳迪娜说道，“我将会对他的行为负责。”

“如果他真杀死我的话，对我将是最大的解脱。”

“在我的余生中我会永远感到内疚和不安。”纳迪娜说道。她突然想到，她那些关于生命神圣的话可能在不久的某一天会必然地、不可避免地变成对她的一种嘲讽。这种念头犹如一阵寒风，使她浑身一阵哆嗦。“不，”她对自己说，“我不会害死他的。不会这样。永远不要这样。”

那天晚上，他们在威尔斯公共海滩上柔软的沙滩上宿了营。拉里在海藻滩上燃起了篝火。海藻滩上还残留着以往涨潮时的痕迹。乔坐在另一侧，远离他和纳迪娜，往火里填着小树枝。偶尔，他会把一根粗大的枝条插进火堆中，直到它像火把一样燃起来的时候才抽出来，高高地举起。火把像一支燃着的生日蜡烛。他们起初还能看清他，后来看到的就只是一团移动的火把，随着他的狂蹦乱跳在风中上下飞舞。海风渐渐起来了，温度比前几天都要低。拉里模模糊糊地记起，就在那次超级流感像一列高速的货运列车一样袭击纽约之前，在他突然发现母亲奄奄一息的那天下午，下起了一阵雨。他记起了电闪雷鸣，白色的雨幕狂野地击打着公寓的情景。他浑身抖了一下，风从篝火中卷起一团火星，盘旋着升到星光点点的夜空中。灰烬升得更高，

在空中忽隐忽现，隐约闪烁。他想，现在距秋天虽然还有一段时间，却已不像在 6 月的那一天时——在他发现他的妈妈一动不动地躺在地板上，神志不清的那一天——那样遥远。他浑身抖了一下。北面远处的沙滩上，乔的火把在空中时起时伏。这使他感到孤独和全身的寒意——孤零零的火把在漫无边际的黑暗中时隐时现。浪涛拍岸，涛声轰鸣。

"你要不要弹一曲？"

她的声音使他惊得要跳起来，低下头，看到那只吉它盒正躺在他们身旁的沙滩上。当他们闯进一家大房子寻找晚餐时，发现了这把斜靠在乐器室"斯迪威"钢琴上的吉它。他往背包里装了足够多的罐头，以补充他们这些天所吃光的食物。冲动之下，他也把这只吉它盒装了进去，当时甚至没有看一看盒子里装的是什么——在这样豪华的房间发现的，肯定错不了。自从那次在玛利布伊的狂欢晚会之后，他就一直没有再弹过吉它。那已是 6 个星期之前的事了。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事。

"好，我弹。"他说着，同时发现心里真的想弹，不是为了她，而是因为在某些时候，弹琴能使感觉变得好些，使你的神经感到轻松舒缓。当你在沙滩上点起一堆篝火的时候，总有人想要弹起吉它。这已经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了。

"让我们看一看里面是什么。"他说道，打开了盒子。

他曾预料里面会是一件很好的东西。打开时，里面的物品仍使他感到一阵惊喜。这是一把"吉布森"12 弦琴，一件非常精美的乐器，很可能是专门定做的。拉里对吉它的鉴赏力并不很专业，所以他还不敢确定这是一把专门定做的琴。他不知道嵌有回纹雕饰的盒子是真正的含珠之蚌。他只是看到了篝火在琴身上反射出桔红色的光泽。他让琴身正对着篝火的焰光，使光泽变得更亮。

"它很漂亮。"她赞叹道。

"的确很漂亮。"

他拨了一下琴弦，很喜欢它的音色。尽管声音有些发空，调子也

不很准，音色却比六弦琴要饱满和丰富得多。声音和谐，毫不尖锐刺耳。这就是钢弦吉它的优点，你会听到悦耳的低音。琴弦是“黑钻石牌”的，镀着一层漆，略显浮华，但声音还是相当朴实醇厚的。当你换和弦时，声音有些生硬。他微微地笑了，想起了巴里·格里格对这些平板吉它琴不屑一顾的神情。他一直把这些琴称为“昂贵的骗子”。可爱的老巴里，他还希望等他长大之后成为史蒂夫·米勒一样的人物呢。

“你在笑什么呢？”

“旧时光。”他说道，感到一阵难过。

他用耳朵听了听音，把音调校准，心中仍在想着巴里、约翰尼·麦考尔和韦恩·斯图克这些人。当他正要结束校音时，她轻轻拍了一下他的肩膀，他抬起了头。

乔站在火堆旁，手中持握着那只火把。火已经灭了。那双奇异的眼睛一动不动地看着他，带着一股着迷的神情，嘴巴张得大大的。

他非常安静，如此安静必是他在陷入自己心中的遐思。纳迪娜说，“音乐有一种魅力……”

拉里开始在吉它上弹出一种非常浑放的旋律，那是在他十几岁的时候，他从艾来克特拉民歌集锦中选出的一首古老的忧伤之曲。他想，可能是由柯纳、雷和格洛韦尔最早创作的。当他认为自己找到了准确的旋律时，琴声开始在沙滩上自由地响起，伴随着他的歌声……他的歌声总是比他的琴声要棒得多。

“你看见我从遥远的地方走来，
我将把黑夜变成黎明，
因为我在这里
我从故乡走来，走了很远，
当你听到落在我黑瘦身躯上的巴掌声时，
你就会知道我的到来。”

小男孩现在咧开嘴笑了，这种笑容是当某人发现一件令他快乐的秘密时，所露出的惊喜的笑容。拉里想，他似乎像一个很长时间内

受尽了后背上疥疮的折磨，却不能触及痒处的人。最后，他终于找到了一个确切地知道要在哪里搔痒的人。他搜索着长久封闭的记忆，寻找着第二段歌词，终于找到了。

“我能做一些别人做不到的事情，妈妈

他们不能找到那些数字，不能在征服者的国土上工作，

但我可以，因为我离家很远，

你知道，当你听到落在我黑瘦身躯上的鞭子声，

就能听见我的到来。”

男孩那满脸兴奋的笑容也使他的眼睛熠熠发光，仿佛陷入了某种遐思。拉里意识到，这种目光很容易使年轻的小姑娘们迷上他。他把手伸向琴马，用手从上面摸过。琴马也很不错。他的手指从吉它上拨出准确的音符：清脆，华丽，略有些艳俗，像展出一堆可能是偷来的、在街头的纸箱中出卖的旧珠宝。他将琴声弹得略有些浮华，之后趁着琴声还没有杂乱时，他将三指并在一起，迅速地重复原先的 E 调。最后的一段所有歌词和曲调他已经记不完整了，它们是关于铁路轨迹的内容，于是他又重复到第一段的词曲，然后停住。

当琴声静下来时，纳迪娜边笑边拍打着她的双手。乔已将点火把的棍子扔在了一旁，在沙滩上上下下地跳动着，发生快乐的叫声。拉里不敢相信男孩的变化，他不得不告诫自己不要过分欣喜。这样将会有失望的危险。

音乐有着抚慰那个野蛮小家伙的魅力。

他发现自己不敢相信，事情就这么简单。乔向他打着手势，纳迪娜说：“他想让你弹一点别的曲子。你能不能？真是太棒了。我的感觉真是棒极了，棒极了。”

于是他弹奏了杰夫·米尔道的那支“进入繁华区”和他自己的那支“赛莉的弗雷斯诺忧伤曲”。他弹了“春季之山的灾难”和阿瑟·克留达普的那首“不要担心，妈妈”。他把曲子换为简单的摇滚曲——“奶牛忧伤曲”“花花公子吉姆”“20 分钟航空摇滚曲”（弹奏这种布基伍基合唱乐时，尽管他的手指变得越来越慢，现在已变得麻木和疼

痛，他仍尽其所能地用力弹奏）。最后一支曲子是他一直喜欢的那首“无尽的睡眠”，原唱是乔迪·雷诺。

“我弹不动了！”他对乔说。乔一动也没有动，站在那里静静地听完整支曲子。“我的手指。”他把手指伸出来，显示琴弦在手指上留下的深印和指甲上的碎屑。

男孩伸出了双手。

拉里犹豫了一下。他先把吉它挂在了男孩的脖子上。“要多练习才行。”他说。

然而，接下来他听到了他一生中最为震惊的声音。男孩几乎一个音符也不错地弹出了“花花公子吉姆”这支曲子，边弹边唱——与其说是唱出每个词，不如说是狂吼出来的，他的舌头就像粘在了上牙膛一样。同时，很显然，他一生中从没有弹过吉它——他不会在琴弦上用力，让琴弦发出正确的声响，和音在变化时也有些模糊和凌乱。他弹出的声音柔弱和苍白无力——仿佛弹的是一只塞满了棉花的吉它——然而，尽管如此，他把调子模仿得与拉里刚才弹的曲调几乎一模一样。

在乔弹完的时候，他低下头，好奇地看着他自己的手指，仿佛在设法弄明白，为什么用它们弹出的曲子和拉里所弹的一样，声音却是那么嘶哑孱弱？

拉里听见自己淡淡地说：“弹弦的力度不够，就这些。你得弹出老茧——在指尖上长出硬皮才行。左手的肌肉也是如此。”

当他说话的时候，乔仔细地盯着他，拉里并不知道孩子真的听懂了没有。他转过来对纳迪娜说：“你知道他会弹吉它吗？”

“不，我也和你一样惊奇。他真是一位天才，对不对？”

拉里点了点头。男孩又弹起了“不要担心，妈妈”这首歌。拉里在弹奏这支曲子时的每一个细节都被他弹得很不错。然而，有时琴弦被弹得像木头一样砰砰作响，这是因为乔的手指常挡住了琴弦的颤动，使音有些变味。

“让我给你示范一下。”拉里说道，伸手去拿那把吉它。乔立刻用

不信任的目光斜了他一下。拉里猜想，他可能记起了那把被扔在大海里的刀子。男孩向后退了几步，紧紧地握着吉它。“好吧，”拉里说道，“都是你的了。你想学琴的话，就来找我。”

男孩大叫了一声，像举着一件祭品一样，高举着那把吉它，沿着海岸跑远了。

“他会把琴弄毁，”拉里说。

“不，”纳迪娜答道，“我想他不会。”

晚上，拉里在某一时刻醒了过来，他用肘撑起身体。火堆已熄灭，纳迪娜在离火堆约 1/4 英尺的地方，裹着三层毛毯，模模糊糊地显出一个女人的身形。隔着火堆，正对着拉里的是乔。他也盖着几层毛毯，脑袋却露了出来。他的拇指紧紧地塞在嘴巴里，双腿蜷缩着，腿中间露出那把吉布森十二弦吉它的形状。另一支手松弛地放在吉它的琴颈上。拉里着迷似的看着他。他曾夺下那个男孩的刀子，把它扔进了海里。而男孩又爱上吉它。“好吧，就把吉它给他吧。“尽管吉它也可以被当作钝器，”拉里想，“用吉它杀人可要费劲得很。”他又睡着了。

第二清晨时分，当他醒来时，发现乔正坐在岸边的石头上，两腿夹着那把吉它，双脚拨弄着浪花，弹着那支“赛莉的弗雷斯诺忧伤曲”。他比昨天弹得更好了。20 分钟后，纳迪娜醒来了，热情地冲着他微笑。拉里心想，她真是一位可爱的女人。这时他的脑海里突然闪现出一句歌词，可能是查克 · 贝里的那句：纳迪娜，你可真是我甜蜜的宝贝。

他大声地说道：“我们是不是该吃早饭了？”

他把火点了起来，3 个人紧紧地围在火焰旁，驱赶着身上的夜寒。纳迪娜煮了一锅燕麦奶粉粥，他们又喝了一些罐装的浓茶——一种旅行饮品。乔在吃饭时，还把吉它放在了腿上。拉里发现自己两次对着乔微笑。他心想，你怎能不喜欢一个喜爱吉它的人呢?

他们沿着 1 号公路向南环行。乔骑着自行车沿着白线径直向前冲，有时甚至超过他们 1 英里左右。当他们赶上来的时候，常会发现他沿着路边一边骑着车，一边以非常好笑的方式吃着黑莓——他常常把每一只黑莓抛向空中，在黑蓦落下时，不偏不倚地将黑莓叨在口中。大约过了 1 个小时之后，他们发现他坐在一个革命战争历史纪念碑上，用吉它弹奏着“花花公子吉姆”。

快到 11 点的时候，他们在一个叫奥甘奎特小镇的界边发现一只奇特的路障——3 辆明黄色的垃圾车横着停放在公路上，从一侧的路肩一直连到另一侧。从其中一辆车的垃圾桶后面，露出一具被乌鸦啄食后的尸体。尸体四肢伸展着，可能是一个男人。前 10 天的炎热已经使尸体腐烂，在尸体没有穿衣服的地方，一团团的蛆在蠕动着。

纳迪娜掉过头来，问“乔到哪里去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在前面的一个地方。”

“希望他没见到这幅情景，你说他会不会见到？”

“很可能。”拉里说道。他一直在奇怪，作为一条主干线，1 号公路自他们离开威尔斯后，就相当荒凉，抛锚停在路边的车辆才不过十几辆。现在他明白为什么会这样了。他们把这种路挡住了。在小镇的另一侧，可能堆积着几百辆，甚至可能上千辆汽车。他明白了她对乔的那种担心。乔不适宜见到这幅场景。

“他们为什么要把路堵起来呢？”她问他，“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他们肯定是想把小镇隔离开。我猜想我们在另一头肯定会发现另一个路障。”

“还有其他尸体吗？”

拉里把自行车支起来，看了看，说道：“3 具。”

“好了。我不想看见它们。”

他点了点头。他们把自行车推过那几辆汽车，又骑了上去。高速公路又向海边拐去。温度也降低了。避暑小别墅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又脏又乱。难道人们就在这些小破房子中度假？还不如直接到哈

莱姆区（译者注：纽约黑人居住区），让他们的小孩子在那里的消防水龙头下冲凉呢。

“不怎么漂亮，是不是？”纳迪娜问道。四周是一片乱糟糟的海滩娱乐区：煤气站，卖油炸蛤蜊的小摊，饮料摊，喷涂着艳丽色彩的汽车旅馆，小型高尔夫球场。

拉里被周围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弄得眼花缭乱、心烦意乱。他的心中，似乎有一个声音要对这些粗俗的、喧嚣的景象叫喊起来。而脑海中的另一部分，又由眼前这个凌乱肮脏的海岸线，想象出许多家庭，全家老少兴高采烈地坐在车站大巴上，沿着那条长长的高速公路奔来的情景。他的耳畔，似乎回荡着那些夏日来度假的人们在沙滩上的嘻笑逗闹之声和在这条路上的兴奋欢叫之声。妇女们戴着遮阳帽，穿着紧绷绷的短裙，浑圆的屁股夸张地显露出来。上大学的小伙子们穿着红白条相间的橄榄球衫。姑娘们穿着无袖的沙滩衫，脚下踏着平底人字形凉鞋。小孩子们大声尖叫着，脸上涂抹着冰淇淋。这就是美国人，无论什么时候，当他们聚集成群时——不管这群人是在滑雪胜地阿斯彭还是沿着缅因州的 1 号公路举行他们那枯燥晦涩的夏季仪式——他们总是带着一股毫不讲究的、非常吸引人的松散浪漫。而现在，所有这些美国人都不见了。一棵树的树枝被雷击落，砸在了冷饮摊巨大的塑料遮阳伞上。那只伞趴在停车场上，一侧斜在地上，像一只苍白的锥形小丑帽。小型高尔夫球场的草开始长高。波特兰城到波特斯摩斯之间的一截高速公路曾是一段 70 英里的公共露天娱乐场，充满欢歌笑语。现在，这里已经人迹稀罕，死气沉沉，所有的事物都已经停滞了。

“确实不怎么漂亮，”他说道，“但它曾属于我们。纳迪娜，即使我们以前从没有来过这里，它也曾属于我们。现在却再也不属于我们了。”

“不会永远这样的。”她平静地说。他看着她，看着她那张洁净、富有光泽的脸。她的前额，犹如一只灯泡，烁烁闪光。她那一头令人惊叹的夹杂着白纹的秀发，从前额上垂了下来。“我不信教。但如果我

信教的话，我一定会询问上帝，现在人类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100年之后，甚至可能在200年之后，这片海滩可能才会重新属于我们。”

“200年后，那些汽车不会消失。”

“是的，但路可能会消失。这些汽车将停在一片田野或是森林之中。这里会长满蒿草，而在人们过去常去的地方，会出现女人的拖鞋。它们不再是从市场上买回来的。它们将是手工制做的。”

“我想你错了。”

“我怎么会错呢？”

“因为我们正在寻找其他的人群，”拉里说道，“你想，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她凝视着他，迷惑不解。“可……因为这样做才对。”她说，“人需要其他人。你没有这种感觉吗？当你一个人的时候？”

“是的，”拉里说道，“如果我们孤身一人，孤独会令我们疯狂。而当我们与他人相处在一起时，群居也会使我们疯狂。当我们群居在一起时，我们建起数里长的避暑别墅，在星期六的晚上，还会在酒吧中滋事斗殴，彼此相残。”他笑了起来。笑声有些凄凉、讥讽和悲伤，没有夹杂着丝毫的诙谐。笑声在空旷中回绕了很久。“没有答案。过来……乔可能在前面等着我们。”

她双腿跨在自行车上，呆呆地站立了一会儿。那双迷茫的眼睛注视着拉里渐渐远去的背影。然后，她骑上车子，跟上他。他说的不对。不能是这样。如果这样恐怖的事情会无缘无故地发生，那其他事情又有什么意义呢？他们又为什么依旧要活下去呢？

乔离他们并不远。当他们追上他时，他正坐在一辆蓝色福特车的后保险杠上，手里捧着一本不知从哪里找到的色情杂志，好奇地翻看。拉里注意到，男孩的阴茎勃起着，这令他很反感。他扫了一眼纳迪娜，她却把视线扭到了别处——很可能是故意的。

当他们到达行车道时，拉里问道：“走不走？”

乔将杂志放在了一旁，他没有立即站起来，却手指着天空，喉咙

中发出询问的声音。拉里把头迅速抬起，一时间，他以为男孩看见了飞机。这时，纳迪娜叫了起来:“不在天空，在畜棚上!”她的声音短促、高昂，充满兴奋之情。“在车库上！乔，谢谢你。我们从没有见过它!”

她走到乔的跟前，伸出两只胳膊，把他搂在胸前。拉里转过身去，在畜棚的卵石砌成的屋顶下，清清楚楚地写着几个白色的大字:

我们已去了佛蒙特州斯托威顿的瘟疫中心。

在这行字下面画着一条路线图。最末端是这样一行字:

1990 年 7 月 2 日离开奥甘奎特

哈罗德·埃米·劳德

法兰妮·戈德史密斯

“我主耶稣啊，当他把最后那句话写上时，他真是头脑发疯了。”拉里说道。

“瘟疫中心?!”纳迪娜没有理睬他，自己叫了起来，“我怎么就没有想到？不到 3 个月前，我从一本周末杂志副刊上读到一条文章，说的就是它。他们都去了那里!”

“如果他们仍活着的话。”

“仍活着？当然，他们还活着。瘟疫已于 7 月 2 日结束了。如果他们能爬上那个车库的房顶，他们当然没有生病!”

“他们中的一个人还肯定活蹦乱跳的。”拉里对此表示同意。同时，他感觉到自己胃里的一阵不自觉的兴奋。“我打算直接穿过佛蒙特。”

“斯托威顿在 9 号高速公路的北部，要走相当长的路。”纳迪娜心不在焉的说道，仍望着那个车库。“他们现在肯定已到了那里。7 月 2 日距今天已有 2 个星期了。“她的眼睛亮了起来。“你不认为在那个瘟疫中心可能会有别人生存吗，拉里？他们可能还活着，你不这样认为吗？既然他们知道隔离病区和给衣服消毒，他们可能一直研究治疗办法？对不对？”

“我不知道。”拉里谨慎地说。

“他们当然正在研究。”她不耐烦地说，语气也有一些粗暴。拉里

从没有见过她是如此激动，甚至当乔惟妙惟肖地在吉它上展示他的模仿天才时，她也没有这么激动过。“我敢打赌，哈罗德和法兰妮已经找到了数十个人，甚至有数百名。我们应立刻出发。最快的路线是……”

“等一会儿，”拉里边说边抓住她的肩。

“你想怎么办？在这儿死等？难道你意识到……”

“我意识到既然这些标记可以在这儿等我们已经等了两星期，那么稍长一点也无所谓。我们还是先吃一点午饭吧。你看，我们的小吉它手都坐着睡着了。”

她向四周扫了一下。乔又在抱着那本色情杂志看，头却开始垂下来了，瞄在杂志上的目光也呆滞无神。他的双眼旁有了几道眼圈。

“你说过他发烧刚好。”拉里说道，“而且你们还走了这么长的路……更不要说悄悄跟踪我的这个蓝眼睛吉它手了。”

“你是对的……我从没想过。”

“他需要的就是美美吃一顿，好好睡一觉。”

“当然。乔，我很抱歉，我以前没想到。”

乔昏昏欲睡，心不在焉地咕哝着。

拉里一想到接下来必须要说的话，心里就感到害怕，但这是必须要说的。假如他不说，纳迪娜想到也会问的，她迟早会发现他已经改变了主意。

“纳迪娜，你会开车吗？”

“开车？你的意思是说我有没有驾驶执照？我有，但是在到处都是车的街上，汽车并不是真正实用的工具，对吗？我的意思是……”

“我本来想的就不是汽车。”他说道，眼前突然浮现出丽塔坐在神秘黑衣人摩托车后座上的情景（他猜想，这黑衣人是他脑子里对死亡的象征性的表示）。他们俩一黑一白，像基督教启示中古怪的骑马人一样双脚骑跨着一只可怕而滑稽的猪冲向他。这个想法使他口干舌燥，青筋暴出，但是，当他继续朝前走的时候，他的声音平稳下来。如果没有被打断的话，纳迪娜似乎不会注意到。奇怪的是，乔从半梦半

睡中醒来，好像注意到一些变化。

“我刚才在想某种类型的摩托车。我们可以少花点力气，骑着摩托车在毫不……对了，在井然有序的路上兜风。就像我们骑着自行车在那些城镇里兜风，而卡车被抛在身后。”

她眼里闪烁着朝霞般的光彩。“对，可以这样做。我从来没骑过摩托车，你能骑给我看，对吗？”

一听说“我从没骑过摩托车”，拉里的恐惧心又加重了。他说道：“对，在你掌握它以前，我要教给你的最重要的是如何缓慢驾车，要非常缓慢。没有一辆摩托车（甚至是一辆小型摩托车）会宽恕人们的过错，假如你在高速路上失事，我不会送你去医院。”

“那么这就是我们要做的。我们要……拉里，我们遇到你之前，你正骑自行车是吗？你肯定是骑了自行车的，这么快就从纽约赶到这儿了。”

“我把它扔了，”拉里平静地说道：“一个人骑车我感到紧张。”

“好了，你再也不会一个人了。”纳迪娜近乎欢快地说道。她转身对乔说：“我们去佛蒙特州，乔！我们将会看到另外一些人！美妙吧？妙极了！”

乔打着哈欠。

纳迪娜说她兴奋得睡不着，但她要和乔躺在一起直到他睡着。拉里骑车到奥甘奎特去找摩托车店。那儿没有，他想起在离开威尔士的路上见过一个车行。他回来想告诉纳迪娜，却发现他俩在蓝色福特车遮掩下睡着了，而乔刚才还在那儿阅读《走廊》。

他在离他们稍远点儿的地方躺下来，然而他无法入睡。终于他越过了高速公路，穿过膝盖高的梯牧草来到有醒目标志的牲口棚。数千只蚱蜢到处跳着避开他。拉里想：“我成了它们的障碍，在它们看来我是个令人讨厌的家伙。”

有牲口棚宽敞的双开门附近，拉里看见了两个空百事可乐罐和三明治的硬外皮。在很早以前，海鸥会摆弄三明治好久，而时代不同了，海鸥也毫无疑问有了更丰盛的食物。拉里用脚踢开三明治硬外

皮，然后又踢开其中一个空罐子。

“顺着右手便是哈罗德他们出发的地方。”

“你说得对，安德伍德。”

拉里走进去——里面又黑又热，挤满了轻声拍打翅膀的燕子。干草散发出甜甜的味道。畜栏内没有动物，主人一定是把它们放生了，不是饿死就是病死。

他粗略地看了一遍地板，发现一张糖纸。他捡起糖纸，里面包过一个巧克力糖。糖果已经没有香甜味儿了。而没有香甜味儿的巧克力都是在烈日下暴晒了很久了。

拉里走到草料棚那儿，在草料棚的一根支撑梁那儿立住了。他爬了上去，汗流浃背，油污满身，却并不明白自己为什么在这儿。在草料棚的中间（他缓慢前，一只眼睛看有没有老鼠出现）。一段极平常的楼梯直通到一个锥形圆顶的小阁楼，楼梯护手上的白漆滴落下来，淅沥作响。

“我相信我们会有另外的发现。”

“拉里，我感到惊讶——仅凭你俊朗的外表和异常的生殖器，你的敏锐的推断就超凡脱俗。”

“别说这个。”

他爬上阁楼，这里甚至更闷热，因此更容易爆炸。拉里推测：如果法兰妮和哈罗德干工作的时候把油漆留在这儿的话，那么一周以前这个畜棚就会烧掉了。玻璃窗布满了灰尘，结满了蜘蛛网，毫无疑问，这是福特当总统期间结的蜘蛛网。其中一个窗户已经被打破，拉里将身子探出窗外，意外地看见了四周数英里的村庄。

牲口棚一侧朝东，做为公路边的租借地，它是足够高的。从地面看上去它似乎很难看，就像路边野草一样毫无意义。过了高速公路，是波澜壮阔的大海，从港口北面涌进来的潮水被防波堤一分为二。这片土地像一幅描绘夏日景色的油画，满眼是绿色和金色。一下午都被烟雾笼罩着。他嗅到海水的咸味。顺着屋顶的斜面看过去，可以看到哈罗德写的乱七八糟的标志牌。

一想到在离地面这么高的屋顶上爬行，拉里的肚子就感到难受。哈罗德肯定是把脚倒挂在屋顶的排雨水檐槽上，在上面写下女孩名字的。

“他为什么要自找麻烦呢？这是我们必须质疑的问题之一。”

“假如你这么认为的话，拉里。”

他顺着走下来，走得很慢，一边走一边还注视着自己的脚步。下面有东西吸引了他的视线，有东西雕刻在一条支撑梁上，那令人吃惊的苍白和鲜艳与牲口棚的肮脏与漆黑形成对比。他越过横梁，凝视着这种雕刻物，然后用大拇指触摸它，又惊讶又奇怪。有人在他和丽塔向北级践行进的时候就已经写下了它。他又用手指抚弄雕刻的字母。

一颗心上，插着一支箭。

“我相信，这家伙一定是堕入了情网。”

“干得好，哈罗德。”拉里说道，随即离开了牲口棚。

威尔士的车行是一家丰田车特许经销商店。展厅里陈列着一排排的车，拉里推断有两辆车没有了。废纸篓附近有一张揉成团的糖果包装纸——他为这第二个发现感到自豪。一个巧克力棒棒糖。看起来似乎是有人（可能是害相思病的哈罗德·劳德）在考虑他自己和他的女情人最喜欢哪辆车时吃了一块巧克力糖。他剥掉了糖纸，扔到废纸篓里，却扔偏了。

纳迪娜认为他的推断是对的，但是她得出的论据和拉里不一样。她急切地注意到那些自行车。乔坐在展厅门前的台阶上，心满意足地玩弄着吉布森十二弦。

“听着，”拉里说道，“现在是 5 点，纳迪娜，到明天，绝不会有什么进展了。”

“但是白天还剩下 3 个小时呢！我们不能这样坐着，我们可能忽略了一些东西！”

“如果忽略了，就忽略了罢。”拉里说道，“哈罗德曾经留下暗示，这些暗示都在顺着路的两侧。如果它们移动了，他很可能会再做一

次。”

“但是……”

“我知道你很着急，”拉里说道，把手放在她的肩上。他可以感觉到心里滋生起一种不耐烦，但他强迫自己克制住。“你以前从来没有骑过摩托。”

“我会骑自行车。我还要告诉你，我会用离合器。求求你了，拉里，如果不想浪费时间的话，明晚之前差不多就能到那儿了。我们……”

“该死的，那不是自行车!”拉里大声叫道，背后的吉它发出刺耳的声音。他看见乔回过头来看着他们，他的眼睛眯了起来，充满了不信任的神情。拉里想，好家伙，我得服从大家。这让他更加气恼。

纳迪娜温和地说:“你把我弄疼了。”

拉里定睛一看，发现自己的手指掐进了纳迪娜柔嫩的肩膀里，他的怨气消退下来。

“对不起。”他说道。

乔仍然看着他，拉里意识到他刚才破坏了与孩子之间建立的感情基础，或者更多。纳迪娜咕哝着。

“什么？”

“我说，告诉我为什么它不像自行车。”

他的第一反应是想冲她大吼一声，“如果你想知道为什么是这样，你就继续试试吧，看看你是如何用落后的头脑来观察世界的。”拉里克制住自己，想着他不仅丧失了与男孩之间的友情，也迷失了自己。也许他应该从另一边儿过去，然而纳迪娜却跟着他出来，像影子似地尾随着他，在阳光的照射下，影子缩得很小，但还没有完全消失。

“比自行车更笨重，”拉里说道，“一旦失去平衡，你不可能像扶正自行车一样容易地重新掌握摩托车的平衡。这摩托车有 50 磅重，你很快会习惯掌握这个重量，但也只是稍微习惯一下而已。在一辆标准变速汽车里，你用手操纵变速器，用脚控制刹车。而骑自行车则颠倒过来：用脚控制变速器，用手控制刹车，而这里是两个刹车而不是一

个。右脚控制后轮刹车，右手控制前轮刹车。如果忘记了，就使用手刹，你很灵巧地控制自行车把手，而你也必须习惯带人。”

“带乔？但我以为你会带他的！”

“我很高兴载他，”拉里说道，“可是现在我想他不会让我载他，你说呢？”

纳迪娜久久地看着乔，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不，”她说道，接着又说，“他恐怕更不会愿意和我一块儿骑摩托，那会吓着他。”

“假如他愿意，你就要对他负责。而我要对你们俩负责。我不想看见你们从车上掉下来。”

“拉里，这种事发生在你身上过吗？你和别的什么人？”

“是的，”拉里回答道，“我摔了下来，和我一块儿骑摩托的女人摔死了。”

“她撞倒了摩托？”纳迪娜神情依旧。

“没有，一切都发生了。我说那 70%是交通事故，而 30%是自取灭亡。无论她从我这儿需要什么……友情、理解、帮助，我不知道……她总是不知足。”拉里此时很难过，他的声音沉重，喉咙哽阻，他止住了泪水说道：“她叫丽塔，丽塔·布莱克莫尔。我想对你们做得更好些，就是这样，更好地对你和乔。”

“拉里，为什么你不告诉我你的过去？”

“因为一提起来就会伤人，”拉里坦率地说，“这事很伤人。”这就是事实，但不是全部。这不是做梦。拉里发现自己很想知道纳迪娜是否也做过噩梦——昨晚他醒了一会儿，而纳迪娜辗转反侧，轻声咕哝。然而今天她却什么也没说。那么乔呢？乔做过噩梦吗？当然，他不会了解这些，但是勇敢无畏的安德伍德会担心噩梦……

“那么，我们明天去，”纳迪娜说道，“今晚教我如何骑摩托车吧。”

首先这儿有一个问题：拉里选出两辆摩托车。特许经销商店里有打气泵，但是没有电，打气泵无法使用。拉里发现地下储油罐上面覆盖的钢板旁边又有一张糖纸，他推断，足智多谋的哈罗德最近把钢板撬开过。不管他害相思病与否，怪异与否，拉里对哈罗德是很佩服的，

几乎是喜欢他了。他在脑子里已经给哈罗德画了像，有可能是个 30 来岁的农民，高大帅气，极瘦，表面上看起来可能不很聪明，然而却非常地狡猾。拉里咧嘴笑了。在头脑里画一个你自己从来没有见过的人的像，这是做傻事，因为他们不是你想象得那样。所有的人都知道声音如肠线一般细的每月拿 300 英镑的无线电唱片音乐节目广播员的事。

当纳迪娜找来了冰冷的晚餐时，拉里正在特许经销商店四周徘徊。在那儿他找到了一个巨大的垃圾铁筒，一根撬棍斜靠在上面，橇棍头上有一根卷曲的橡皮管。

“我又找到你了，哈罗德！看看这个。这家伙用吸管从地下储油罐中把油吸走。我很奇怪他没把吸管带走。”

“拉里，也许他割走了一段，这是剩下的……哦，我是指，它在垃圾筒里。”

“对啊，你说得对。”

拉里把撬棍和橡皮吸管拖到储油罐上面盖的钢板旁边。

“乔，你能到这儿来一会儿，帮帮我吗？”

男孩吃着奶酪和饼干，他抬起头来，不信任地瞪着拉里。

“过去吧，一切都会好的。”纳迪娜平静地说道。

乔慢慢地挪动着脚步走过来。

拉里把撬棍插到钢板接缝里，对乔说道：“把你的重量都压上去，看看我们能不能把抬起来。”

有好一会儿，拉里觉得这男孩子不是没明白他的话，就是不愿意去做。接着拉里抓住钢板下的撬棍顶端往上抬。他的胳膊虽然瘦，却鼓出一块块肌肉。穷人出身的工人好像都有这样的肌肉。钢板翘起来了一点，但没有完全翘开，却把拉里手指压在下面了。

“把钢板挪开。”拉里说道。

乔用半闭半睁的眼睛冷冷地审视了拉里一会儿，然后稳住橇棍，把整个体重都压了上去，双脚离开地面。

钢板比先前又抬起来了一点儿，足够高的时候，拉里便在钢板下

慢慢挪动他的手指。拉里想，这个男孩是否仍然不喜欢他，现在是他表现这种不喜欢的好机会。假如乔将身体从橇棍上挪开，那么钢板就会啪的一声砸下来，他手上便什么都不会有了，包括手指。拉里看出纳迪娜察觉到这一点。她原本盯着摩托车，而此时此刻她已转过身来看着这边儿，她转的角度使她的身体拧得紧紧的。她的眼光离开了拉里，落在乔的膝盖上，乔倾斜着身体压在橇棍上，眼睛看着拉里。那双海水般深蓝的眼睛透着令人费解的神情。而拉里仍没找到赃物。

“需要帮忙吗？”纳迪娜问道，她一贯冷静的音调此时有一点儿升高。

汗水流进了拉里的眼里，他用手拭干。他已闻见一股汽油味。

“我想我们可以摸到它。”拉里直盯着纳迪娜说道。

过了一会儿拉里的手指在钢板背面摸到一条短凹槽，他把肩膀挪进去，将钢板顶起来扔到一边儿，钢板摔裂了，发出沉闷的铿锵声。他听到纳迪娜一声尖叫，橇棍落在水泥地面上。拉里擦干眉毛上的汗，回头看着男孩。

“干得好，乔，”拉里说道，“假如你让橇棍滑动了，那我只好用牙扣钮扣来度过余生了，谢谢你。”

拉里没期望会有人应答（除了当乔又走过去检查摩托车时有可能发出一声轻蔑不满的叫声之外），然而乔用一种挣扎的音调恼火地回答道：“不用谢。”

拉里瞥了一眼纳迪娜，纳迪娜也正盯着他，接着又看看乔。她的神情是又惊又喜，不知怎么地，即便刚才乔不回答，她也仿佛猜到他作这样回答。拉里以前见过这种表情，但除了他没有人能让他的手指完好无损。

“乔，”拉里说道，“你是说‘不用谢’吗？”

乔使劲地点头回答道：“不用谢，你不用谢。”

纳迪娜伸出双臂，微笑着说道：“太好了，乔，这实在太好了。”乔快步走向纳迪娜，紧紧地拥抱着她好一会儿。然后他又凝视着那些自行车，轻声地自言自语，并窃窃私笑。

“他开口说话了。”拉里说道。

“我知道他不会一声不吭的，”纳迪娜回答说，“然而让我惊喜的是看到他能恢复自我。我想他需要我们俩，是我们两个人。他……嗯，我不知道。”

拉里看见她脸红了，他想他知道原因。拉里开始将橡皮吸管插进水泥板的洞里面，突然他认识到他所做的很容易被看作是愚蠢的表现（甚至更加原始粗野）。他抬起头来看着她。她飞快地转过身去，然而他还是看见她刚才很专心地盯着看他，脸色绯红。

拉里心里生出一种可怕的恐惧感，他叫道：“上帝保佑，纳迪娜，小心！”纳迪娜全神贯注地盯着手柄，没看见已经到了哪里，她颠抖晃动着，用 1 小时 5 英里的速度将本田摩托车直接开着撞向松树。

纳迪娜抬起头来，拉里看到她惊叫了一声“啊！”，接着猛一转弯，太快了，她从车上摔了下来，本田摩托车停了下来。

拉里向她跑过去，一颗心都吊到嗓子眼里了。“你没事吧？纳迪娜，你……”

纳迪娜摇晃着站起来，看了看自己擦伤的手说道：“是的，我很好，我真笨，没看见刚才到哪儿了。我有没有摔坏摩托？”

“别担心摩托，让我看看你的手。”

纳迪娜伸出手去，拉里从袋里拿出止痛喷雾剂，喷到纳迪娜手上。

“你在发抖。”纳迪娜说道。

“别介意，”拉里比刚才还粗鲁地回答道，“听着，我们最好放下摩托车，这很危险……”

“所以这么紧张，”纳迪娜静静地回答道，“我想乔会和你一块儿骑的，至少当初。”

“他不会……”

“我认为他会，”纳迪娜说道，盯着拉里的脸，“因此你应该这样做。”

“好了，我们今晚就在这儿，天黑得看不见了。”

“接着来。”

乔四处溜达着，嘴里还嚼着从摩托车安全头盔里拿出来的乌饭树浆果。他在特许经销商店的后面发现了大片野生乌饭树丛。他从树上摘下果子，而纳迪娜则得到一次教训，从摩托车上摔了下来。

“我猜会这样，”拉里泄气地说道，“可是你难道不想看看你要去哪儿吗？”

“当然，先生，说得对，先生。”纳迪娜行了个礼，微笑地看着拉里。她的脸上是慢慢地绽放出笑容，拉里也报以微笑。现在没别的事可做，当纳迪娜微笑时，乔甚至也笑了。

这次纳迪娜在原地转了两转，转身骑上了公路，车身剧烈摇摆起来，拉里的心又一次提到喉咙。当他向纳迪娜示意时，纳迪娜却猛一蹬脚，车冲上了山坡，转眼看不见了。拉里看见车的操纵杆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到了二档上面，纳迪娜就在冲刺后再次摔了下来。拉里听见她把操纵杆仅仅挂到了三档上。接着摩托车熄火了。，拉里在黎明的曙光中焦急地等待着，偶尔不经意地拍打一个蚊子。

乔又四处闲逛着，他的嘴唇发紫。“不用谢，”他说道，咧嘴笑了。拉里也努力地报之一笑。假如纳迪娜不能很快回来的话，他就去找她。他的头脑不断浮现出发现纳迪娜脖子摔破了躺在沟里的情景。

拉里向另一辆摩托车走去，考虑着是否带上乔，突然他又听见哼哼叽叽的声音，接着本田摩托车引擎的声音越来越大，时针刚敲过4点。拉里有点儿软弱无力了。他愁眉不展，认识到他在纳迪娜骑车没回来以前决不能放松自己。

可以看见纳迪娜骑着摩托车回来了，摩托车的前灯亮着，一下冲到拉里身边。

“哈，很棒吧？”纳迪娜已掉过车头来。

“我正准备去找你，我以为你出事了。”

“我不会的。”她看出他被惹恼了，于是又解释说：“我开得很慢，转了一圈，忘记抓把手，车失控了。”

“噢，今晚玩够了，啊？”

“是的，”纳迪娜答道，“我屁股摔疼了。”

那晚他躺在毯子里，想着等乔睡着后，是纳迪娜来他这儿呢，还是他去她那儿。他想要她，而且，从她先前看见他用橡皮吸管滑稽可笑的手势时，他想她也需要他。想到最后，拉里睡着了。

他梦见他在一片玉米地里，迷路了。但那儿有音乐，是吉它乐。乔弹着吉它。如果他找到乔，他就平安了。于是他顺着吉它声走去。穿过一排排的玉米，终于来到一块乱糟糟的空地上。那儿有一座小房子，更像一间小棚舍，院子里的一棵苹果树上挂着一个轮胎做的秋千。刚才并不是乔在弹吉它，那吉它声又从哪里来的呢？乔抓住了他的左手，纳迪娜抓住了他的右手，他们和他在一起。一位老妇人在弹吉它，乐声具有爵士乐性质，如此超凡脱俗，令乔眉开眼笑。老妇人是位黑人，她坐在门廊上，拉里猜测她大概是他一生中曾见过的年纪最大的妇女了。在她身上有一种让他感到美好的东西……一种小时候他母亲曾带给他的美好的感觉，她会突然紧紧地拥抱着他说道：“你是个最出色的孩子，你是艾丽斯·安德伍德最出色的孩子。”老妇人停下来，抬头看着他们说道：

“听我说，照我说的做。走到我能看得见你们的地方来，我的眼睛已经大不如以前了。”

于是他们走近了些，3 个人手牵着手，当他们经过那把吉它时，乔伸出手去，弹奏起一支古老的乐曲，并随着音乐慢慢摇摆起来。他们站在一片小小的空地上，像玉米地里的一方小岛。一条泥路通向北面的某个地方。

“你愿意在这个琴上弹一支曲子吗？”老妇人问乔，乔急切地走上去，从老妇人扭曲的手中接过那把旧吉它。他开始弹奏起刚才他们穿过玉米地时听到的曲子，而他比老妇人弹得更好更快。

“感谢主，他弹得真好。我太老了，现在已经没法让手指滑动得那么快了。我得了风湿病。可是 1902 年我还在“保护农业社”的大厅里

演奏过。我是曾在那儿演奏的第一个黑人，可是第一个啊。”

纳迪娜问她是谁，他们站在一个看上去似乎太阳只差 1 小时就要落山的地方。杂草丛生的地上，乔忘情地摇摆扭动的影子一直来回晃动着。拉里希望自己和全家能永远呆在这儿，这是个好地方。然而面无表情的乔和纳迪娜是绝不会让他留在这儿的。

“别人叫我阿巴盖尔妈妈。我猜我是内布拉斯加东部最老的妇人了，而我仍能自己做小饼，你们尽快来看我，在他得到我们的线索之前我们要离开这里。”

一片乌云遮住了太阳，摇摆的影子不见了。乔停止弹奏刺耳的琴弦声，拉里发觉蝇钩挂在老妇人脖子后面了，而她似乎没注意。

“在谁得到我们的线索之前？”纳迪娜问道，拉里希望在它跳出来伤害他们之前，叫她别提这个问题。

“是那个黑衣人。是魔鬼的仆人。我们之间隔着落基山脉，感谢上帝，他们不会让他过来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紧密团结在一起的原因。在科罗拉多，上帝托梦于我，给我们指明了一个地方。但无论如何，我们必须尽快。因为你们发现了我，别人也会来发现我的。”

“不，”纳迪娜用冷静的声音回答说：“我们去佛蒙特。只去佛蒙特——这只是一个短途旅行。”

“如果你不能击败他，你旅途会比我们的更少。”拉里梦境中的老妇人回答道。她难过地看着纳迪娜说：“在这里你找到的是个好男人，他期望表白自己，为什么你不爱恋他，反而浪费他的热情呢？”

“不，我们要去佛蒙特，去佛蒙特！”

老妇人怜惜地看着纳迪娜说道：“夏娃的孩子，假如你不仔细地看清楚，你会进地狱。当你去那儿时，你会发现地狱是冰冷可怕的。”

接着梦醒了，吞噬他的黑暗划破了。然而黑夜中有东西在逼迫他。冷酷无情，接着他很快看见它龇牙咧嘴。

可是就在这时他醒了。天亮了已有半个小时了，当太阳升得更高的时候，笼罩着世界的白雾散尽了，显露出来的特许经销商店看起来就像煤渣而不是木头做的。

他旁边有人，不是昨晚和自己相遇的纳迪娜，而是乔。这男孩躺在他旁边，手指塞在嘴里，在梦中打着哆嗦，好像他被自己的梦紧紧地抓住不放。拉里想知道乔做的梦是否和他自己做的不一样……于是他又躺下来，直到 1 个小时之后别人都醒了，他仍目不转睛地看着白雾，想着那事。

他们吃完早饭，把东西包好放到摩托车上时，雾已经散尽，可以上路了。正如纳迪娜说得那样，乔对于坐到拉里身后没有表示任何疑虑不安，还没问他，他就骑上了拉里的摩托。

“慢点，”拉里第四次说道，“我们别着急，那会出事的。”

“好的，”纳迪娜说道，“我真的很兴奋，就像要去探索什么似的！”

纳迪娜微笑地看着拉里，而拉里却没笑，当他和丽塔一起去纽约时，丽塔也说过类似的话。就在她死的前两天，她说过那样的话。

他们在埃普索姆停下来吃午饭，他们嚼着油煎的罐头肉，喝着桔子苏打水。拉里宽慰地发现骑摩托车并不像他想的那样糟糕，在许多地方他们完全可以不用严格遵守时间，甚至可以穿梭于村庄之间，只要有必要就在人行道上慢行。纳迪娜在人行道上行驶时非常小心地减速，甚至在空旷的公路上她也要求拉里不超过每小时 35 英里的常速行驰。拉里想，除非碰上坏天气，否则在 19 点以前他们可以到达斯托威顿。

他们停下来吃晚饭，纳迪娜告诉大家走劳德和戈德史密斯走过的路可以节约时间。

“那儿经常塞车，”拉里充满疑虑地说道。

“我们可以迂回行进。”纳迪娜充满信心地说，“万不得已时我们可以走辅道。最坏的情况就是我们不得不原路返回找出口，绕二级公路走。”

晚饭后他们试着走了两小时，实际上只遇到了一次交通阻塞，就从北部边界车道的一端开到了另一端。就在过了华纳路口的地方，一

个带有一辆小汽车和卡车活动住屋的小型爵士乐队遭到了杀害，司机和他的妻子，躺在他们的“厄勒克特拉”前排坐上像睡袋的东西里，已经死了好几个星期了。

他们 3 人一起使劲，把紧紧夹在汽车和活动屋之间的摩托车拉出来了。之后他们由于太疲惫，没有走得更远，那晚拉里没考虑是否去纳迪娜那里，而纳迪娜将毯子放在离他 10 英寸的地方（男孩隔在他们中间）。那晚拉里太累了，除了睡觉，不想干别的。

第二天下午他们又遇到交通阻塞过不去。一辆拖斗卡车翻了，后面有半打汽车撞在一起。好在他们过了路口仅两英里，于是他们又按原路返回。经过了路口弯曲的斜坡，接着他们感觉累了，没了力气，便在小镇停车处停了下来，休息 20 分钟。

“你以前是做什么的，纳迪娜？”拉里问道。当乔最后一次开口说话时，他曾注意过纳迪娜眼里的神情，此时他推测：“你是教师？”

纳迪娜惊讶地看看他说：“是的，你猜对了。”

“教小孩子？”

“对，是一年级和二年级的孩子。”

这说明她为什么愿意留下乔。至少在她眼里，乔小得好像只是个 7 岁的孩子。

“你是干什么的？”

“很久以前我常常从长岛约请一位语言治疗专家，”拉里说道，“我知道这听起来像是一个来自纽约的笑话的开头，但是我说得是事实。她是为一个名叫“海洋观察”的学校系统工作，这些小孩有语言障碍，有的是豁嘴，有的是兔唇，有的是聋哑。她过去常说纠正这些小孩的发音缺点正是让这些小孩掌握正确发音的方法之一。给他们做示范，念单词，再做示范，再念单词。一遍一遍反复，直到与他们头脑里的发音相吻合。当她谈到这种吻合发生时，她给你的感觉就像乔说‘不用谢’一样。”

“我也是吗？”纳迪娜若有所思地微笑着问道：“我爱那些孩子。”

“一种浪漫的想法，对吗？”

纳迪娜耸耸肩，不屑地说道:“小孩子都是好孩子。如果你和他们在一起，你也会变得很浪漫。这没什么不好，你的语言治疗师不喜欢她的工作吗？”

“不，她喜欢，”拉里肯定地回答道:“你结过婚吗？以前？”又来了——一个简单而常用的词“以前”，它虽然只有两个音节，却包含了所有的意思。

“结婚？不，我从没结过婚。”纳迪娜看起来又有点紧张。“我是个脾气古怪的老女教师，虽然看起来比实际年纪年轻，但感觉上却比实际年纪老。37 岁。”拉里情不自禁地把目光移到了她的头发上，她点了点头，似乎他已经大声说了出来:“你的头发早熟。”她如实地说道:“我祖母 40 岁前头发就全白了。我想我至少还能坚持 5 年。”

“你在哪儿教书？”

“一所私人学校，非常高级的一所学校，常青藤爬满了墙壁，操场上都是最先进的配备。有一个由两辆宝马，三辆奔驰，两辆林肯和一辆克莱斯勒组成的小车队。”

“你一定干得很好。”

“是的，我想我干得不错，”纳迪娜坦率地回答道，然后笑着说:“现在不介意吧。”

拉里将胳膊搭在她的肩上。她有些吃惊，拉里感觉到她有些僵硬，手和肩有些发热。

“我希望你别这样。”纳迪娜不舒服地说道。

“你不想？”

“不，我不想。”

拉里充满迷惑地收回了自己的胳膊。事实上她是愿意的。他能感觉到她委婉而又明显的渴望。此时，她激情高涨，极度渴望地低头看着自己的手，她的手不停地抚弄着衣服下摆，好像两只受伤的蜘蛛。她的眼睛闪烁其间，似乎要哭出来了。

“纳迪娜……”

“宝贝儿，你没事吧？”

纳迪娜抬起头来，他看出她已经缓过劲来。她刚要说什么，乔走过来一把抓过拉里手上的吉它。纳迪娜和拉里都不自然地看着乔，好像他发现他们不是谈话那么简单。

“夫人，”乔叫了一声，他想和纳迪娜说话。

“什么事？”拉里问道，他吃了一惊，但没有问下去。

“夫人！”乔又叫了一声，用手指指着自己的后面。

拉里和纳迪娜面面相觑。

突然传来一个声音，那声音尖叫着，激动得说不出话来，那声音就像上帝的声音一样令人吃惊。

“谢天谢地！”那声音大叫着，“噢，谢天谢地！”

他们站了起来，看见一个女人正向他们三步跨作两步走地跑过来，她边笑边叫着。

“见到你们真高兴，”她说道，“见到你们我太高兴了，感谢上帝……”

她摇摇摆摆地，似乎支持不住了，如果不是拉里过去扶住她的话，她就要昏过去了。拉里猜她大概有 25 岁左右，穿着蓝色牛仔裤，外罩一件白色棉罩衫。脸色苍白，一双蓝眼睛不自然地盯着拉里，似乎想确证自己没有产生幻觉，眼前看见的这 3 个人都是真真实实地站在这儿的。

“我是拉里·安德伍德，”拉里自我介绍道，“这位女士是纳迪娜，这男孩叫乔。我们很高兴见到你。”

那个女儿又默默地盯着拉里看了一会儿，然后慢慢地离开他，走到纳迪娜面前。

“我很高兴……”她又开始说，“……很高兴见到你。”她迟疑片刻问道：“噢，我的上帝，你们是真实的人吗？”

“是的，”纳迪娜回答道。

这个女人抱住纳迪娜，啜泣起来。纳迪娜搂着她。乔在一辆停在路上的卡车旁边站着，一只手拿着吉它，另一只手放在嘴里。最后他走到拉里身边看着他。拉里牵起他的手，他们俩就那么站着。一本正

经地瞧着那个女人。就这样他们遇见了露西·斯旺。

当他们告诉这个女人他们要去哪儿时，她急切地要跟他们一起去，他们有理由相信至少还有另外两个人也等着跟他们一起走，甚至也许更多。拉里在体育用品商店里给这个女孩买了一个中等大小的背包，纳迪娜则跟她来到城郊的住屋帮助她打包捆行李……两套换洗的衣服，一些内衣，一双特大的鞋，一件雨衣，以及她已故丈夫和女儿的相片。

当晚他们在一个名叫克切的小镇住宿，此时他们已经越过了州界，进入了佛蒙特州。露西·斯旺讲述了一个简短而又与他们听过的没有什么两样的小故事。悲从中来，这次打击几乎使她发疯。

6 月 25 日，她的丈夫病倒了，接下来第二天她的女儿也感染上了。她竭尽全力为他们求治，而她自己正怀有身孕，也患上了一种病。到 27 号，她的丈夫已昏迷不醒时，恩菲尔德的情况已大为不妙，与外界完全隔绝。电视接收也不正常，全是雪花点。人们像苍蝇一样地死去。在早先的几个星期里，他们就已看见军队沿着公路做着令人惊奇的迁移，而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留恋恩菲尔德这样的地方。6 月 28 号凌晨早些时候，她的丈夫病死了。29 号那天她的女儿似乎好一些了，可是当晚病情突然变得更加糟糕。大约在 7 点钟时死去了。

到 7 月 3 号，恩菲尔德城里除了她和一个名叫比尔·戴茨的老人之外，其他人都死光了。露西说，比尔也病倒了，但他似乎完全摆脱了疾病。接着，在独立日的早上，她发现比尔死在大街上，全身肿胀发黑，就像别的病死的人一样。

“于是我埋葬了我的亲人，也埋葬了比尔。”当大家围坐在啪啪燃烧的火堆边时，这个女人说道，“我花了一天的时间，也就是把他们埋葬好。于是我想我最好是去康科德，我的父母仍健在。可是我还是没去。”女人哀求地看着他们说，“我是不是犯一个错误？你们认为他们还活着吗？”

“不会，”拉里盯着燃烧的火苗回答道，“对疾病的免疫力不是直接遗传的，我母亲……”

“韦斯和我有了孩子，我们必须结婚，”露西说道，“那是在1984年，我高中毕业后的那个夏天。我的父母不愿让我嫁给他。他们想让我到别处去生下孩子，然后把孩子扔了，可我不同意。我母亲说我们最终会离婚。我父亲说韦斯是个穷光蛋，他总是游手好闲，得过且过。而我则回答他们说：‘也许是吧，我们走着瞧。’当时我是想碰碰运气，你们明白吗？”

“我明白，”纳迪娜回答道。她坐在露西身边，满怀同情地看着这个女人。

“我们有一个美丽的小家，我从未想过它会就这样完了，”露西带着哭腔说：“我们有了一个真正美好的家，一个三口之家。是马西让韦斯安顿下来，不是我。他的心思整天都放在孩子身上，他……”

“别伤心了，”纳迪娜说道，“一切都过去了。”

拉里想：“又是那个词，那个两个音节的单词。”

“对，一切都过去了。我猜想我已经适应了。不管怎么说，这一切都只存在于我的噩梦中了。”

“噩梦？”拉里猛地一惊。

纳迪娜看着乔。几分钟之前，这男孩还在火堆旁打瞌睡，而现在他却眨着眼盯着露西。

“噩梦，”露西说道，“噩梦不总是一样。最常做的梦是一个男人追我，我没法看清他长得什么样，因为他戴着斗篷（不知你们叫它什么）。他总站在阴影和胡同里。”女人颤抖着说，“一睡觉我就感到害怕。但现在我也许会……”

“黑衣人！”乔突然叫起来，如此大声大家都跳了起来。乔双脚一跃，双臂一展，在飞跃中他用手指抓住脚趾。“黑衣人！噩梦！追啊！追我啊！”“抱住我！”乔害怕地退缩在纳迪娜身边，满怀疑虑地盯着黑夜。

四周又恢复了宁静。

“有点古怪。”拉里欲说又止。大家都看着他，突然间黑夜似乎显得更为漆黑，露西又显出害怕的样子。

拉里强迫自己继续问道：“露西，你曾梦到过内布拉斯加州的一个地方吗？”

“有天晚上我梦见一个黑人老妇女，”露西回答道，“但是梦不长。这女人似乎在说，‘你来看我吧。’接着我又回到了恩菲尔德，然后……然后那个可怕的家伙又来追我了，接着我就醒了。”

拉里久久地看着这个女人，她脸红了，低垂着眼睛。

拉里又看看乔问道：“乔你梦见过……噢，玉米地吗？一位老妇人？一把吉它？”乔在纳迪娜的怀抱中看着拉里。

“别问他，你会让他更加心烦意乱的。”纳迪娜说道。她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就让人心烦意乱。

拉里说道：“一座房子，乔？院子里挂着一个轮胎做的秋千？”

拉里觉得他看见乔的眼睛亮了一下。

“别问了，拉里！”纳迪娜叫道。

“一首摇滚乐曲，令人疲惫讨厌的摇滚乐曲？”

突然乔在纳迪娜的怀抱中猛地一惊，他的手指从嘴里滑出来。纳迪娜试图抓住他，但乔挣脱了。

“乐曲！”乔兴高采烈地叫道，“乐曲！乐曲！”乔飞跑起来，先指着露西，后指着拉里说道，“她！你！”

露西·斯旺看上去有点吃惊和糊涂了。“乐曲？”她说道，“我也记得。”她看着拉里问道：“为什么我们全部都做同一个梦？难道有人在对我们施法术？”

“我不知道。”拉里看着纳迪娜问道：“你也梦见过吗？”

“我不做梦。”纳迪娜回答道，紧接着立即垂下了眼睑。拉里心想：“你在撒谎，可是这又是为什么呢？”

“纳迪娜，如果你……”他刚要开口。

纳迪娜尖声地叫起来，几乎是歇斯底里地叫起来，“我说过我不做梦！你不能让我一个人静一静吗？你非得纠缠着我不放吗？”

纳迪娜站了起来，几乎是跑着离开了火堆。

露西看着纳迪娜跑开了一会儿，站起来说道：“我去找她。”

“好，你去找她比较好，乔，跟我呆在这儿，OK？”

“好。”乔回答道，并开始弹奏起吉它来。

10 分钟后露西跟在纳迪娜身后回来了。拉里看出她俩刚才吵架了，不过她俩现在似乎又和好了。

“对不起。”纳迪娜对拉里说道，“其实一直都是我自己惊恐不安，心烦意乱，结果很可笑。”

“一切都好了。”

接下来没再发生什么问题。大家坐下来听见乔在弹奏着所有他会的曲目。现在他已经恢复正常了，伴随着乔的哼唱，不时地传来抒情的音乐。

终于大家都睡着了，拉里和纳迪娜各睡一边，乔和露西睡在中间。

拉里首先梦见一个黑衣人站在高处，接着又梦见一个黑人老妇人坐在门廊上。只有在这个梦里，他看见黑衣人甩掉身上的黑披风，穿过玉米地，瞪着两只通红的眼睛，向他们走过来，越走越近！

拉里半夜醒来，觉得气闷，胸口堵得很。其他人睡得像石头一样沉。不知怎么地，他从那个梦里悟出了点什么。那个黑衣人不是空手而来的。他胳膊里带着像祭品一样的东西穿过玉米地。他抓着丽塔腐烂的尸体，尸体现在又硬又肿。

第 45 章

6 月 20 日上午 10 点 40 分，她步履蹒跚地走上阳台，拿着咖啡和烤面包片，跟往常的每一天一样。厨房窗户外面的“可口可乐”温度计指向 50 度以上。时值盛夏，这是阿巴盖尔妈妈能回忆起来的，自从 1955 她母亲于 93 岁高龄去世那年以来最热的一个夏天，她小心翼翼地在没有扶手的摇椅上坐下来，觉得身边没有多少人能喜欢这么热的天气。但他们喜欢过吗？当然会有人喜欢过：热恋中的年轻人和对寒冬侵袭记忆犹新的老人们。现在，这些年轻的，年老的，还有中年的，他们中的大多数已经死去，上帝对人类作出了严酷的判决。

有人也许会对这一判决愤愤不平，但阿巴盖尔妈妈不在此列。他用水作过一次判决，过些时候，还会用火再作一次判决。她没有资格评判上帝，尽管她希望上帝不曾认为将咖啡杯置于她的唇边——就像他已经做到的那样是恰当的。但要说到评判，她对这样一个答案感到满意，就是当摩西从燃烧的丛林中走出，觉得可以提问的时候，上帝给他的答案。“你是谁？”摩西问，上帝从丛林中折身回来，如你所想的那般衣冠楚楚，答道，“我是我。”换句话说，就是——摩西，别在林子里折腾了，停止做傻事吧。

她略带喘息地笑出了声，点了点头，将烤面包片蘸入咖啡杯宽宽的杯口中，直到它变得足够湿软可以被咬得动。自从她告别自己的最后一颗牙以来已过去了 16 年。她一颗牙也没有地从母亲身体中诞生，又一颗牙也没有地走向自己的坟墓。曾孙女和她丈夫在她牙掉光的第二年——她自己也步入 93 岁的那年送给她一副假牙作为母亲节礼物，但这副假牙总是弄疼她的牙床，现在，她只有在知道莫利和吉姆要来的时候才会想起戴上它。如果在莫利和吉姆到来之前还有一些时间的话，她就会对着厨房里那面尽是斑点的镜子冲自己作了

个鬼脸，龇着白色的大假牙怪叫几声，然后大笑起来。她看上去就像大沼泽地中年迈的黑鳄鱼。

她虽已年迈体弱，思维却异常清晰。她叫阿巴盖尔·弗里曼特尔，出生于1882年，有出生证明为证。有生之年，她已见过很多事情，但哪一件都没法和上个月发生的相比。没有，绝对不曾有过这一类事情，她的时光现在已成为这件事的一部分，她憎恨这件事。她已步入老年，现在和将来哪一天上帝厌倦看她进行日常活动决定召她进天国之间的这段时间，她想好好休息一番，享受四季更迭和时光流逝。但当你询问上帝的时候又会发生什么事呢？你得到的答案将是“我是我”，这就是结局。当他自己的儿子祈求从他的唇边拿走杯子时，上帝甚至连回答都没回答……她适应不了那种用鼻子吸气的声音，无法适应。她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罪人，每到晚上，风吹过玉米地的时候，她就会想，上帝早在1882年就注视着一个女婴从母亲体内诞生，暗自思忖：“我得让她度过一段好时光，她在1990——一整堆日历翻过之后的1990年还有任务。”

她在赫明福德院子里的日子已接近尾声，她生命中最后的季节将在西部落基山脉附近度过。他曾派遣摩西去爬山，诺亚去建船。眼见着自己的儿子被钉在树上。他又怎么会关心，阿比·弗里曼特尔是怎样地害怕那个没有面孔的人，潜入她梦中的人？

她从未见过他，也不需要见他。他是正午时候穿过玉米地的一个阴影，是一股寒流，是一个从电话线中偷窥的窃听者。他用各种各样让她害怕的声音叫着她——声音轻时，就是从台阶下伸出一只死亡之钟的滴哒声，预示着受人爱戴的某个人将要去世；声音响亮时，就是下午从西部传来的乌云中的雷鸣，就像沸腾的哈米吉多顿。有时除了玉米地中晚风的嗖嗖声之外就不再有任何声音，但她知道，他还是在那儿，这才是最让人害怕的，因为每到这时，那个黑衣人看上去只比上帝稍小一点儿，而她则在这个黑色怪物伸手可及的范围之内。他曾静静地飞过埃及，杀掉门柱上没有沾上血迹的每户的长子或长女。这最让她感到恐惧。害怕使她仿佛又变成一个小孩。她知道，尽管其

他人也听说过他，也害怕他，但只有她才真正认识到他可怕的力量。

“多好的一天。”她说着将最后一片面包扔进嘴里。她前后摇晃着，喝着咖啡。这是一个明朗的天气，身体里没有哪个部分带给她特别的疼痛，她作了一小段祈祷，感谢所得到的这一切。上帝是伟大的，上帝是仁慈的；最小的小孩都能学会这些话，它们包含了整个世界和世界中的一切事物，一切好的和坏的事物。

“上帝是伟大的，”阿巴盖尔妈妈说道，“上帝是仁慈的。感谢你赐予我阳光和咖啡以及昨天晚上那次畅通的排便。你是对的，上帝是伟大的……”咖啡快没了。她放下杯子，摇动着摇椅，脸朝上冲着阳光，就像某个未经打磨的奇特的岩石表面，还留有一段煤层。她打了个盹，随后就睡着了。她的心脏在一下一下地跳动，就像过去 39630 天中的每一分钟一样，她的心壁现在却和棉纸一样薄。如同摇篮中的婴儿一般，你必须将手放在她的胸上才能确信她的确是在呼吸。

但笑容却一直持续在脸上。

从她还是小女孩时起，事情就在过去的这些年里发生了千真万确的变化。弗里曼特尔一家作为获得自由的奴隶来到内布拉斯加，阿比的父亲用南加利福利亚圣·弗里曼特尔付给他的钱买下了建家园的地皮，这些钱算是为她父亲和他的弟兄们在内战之后 8 年支付的薪水。阿巴盖尔的曾孙女莫利曾以一种玩世不恭的口吻说这些钱是“良心钱”。莫利说这话的时候，阿巴盖尔保持了沉默，莫利和吉姆和其他人都不年轻，除了最好的和最坏的以外不再能理解其他东西。但她内心还思考了一番：良心钱？那么，还有比这更干净的钱吗？

就这样，阿巴盖尔·弗里曼特尔一家在赫明福德子宅中安顿下来，阿比这个家中最小的孩子就在这里出生。她父亲击败了那些不愿意和黑人有生意往来的人，他每次一小块一小块地购置土地，以不致于使那些担心“远道而来的黑鬼们”的人们感到震惊；他是波克镇上实行庄稼轮作制的第一人，也是试用化肥的第一人。1902 年 3 月，加里·赛茨到他们家告诉约翰·弗里曼特尔，他被选入“保护农业社”

（格兰其）。他是整个内布拉斯加州加入“保护农业社”的第一个黑人。那年真是个好年头。

她想，任何人在回顾她的一生的时候，都能够挑出某一年来，说道：“这是最好的”。看来对任何人来说，都会有一段集顺利、成功和奇迹于一体，各种事情一并到来的时光。仅仅到了后来你才会惊讶事情为什么会以那样的方式发展，就像一次将 10 种不同的开胃菜同时放在了冷菜厨房中，每一道菜都沾上了其他菜的味道。蘑菇有了火腿味儿，火腿有了蘑菇味儿；鹿肉带上了一点鹧鸪的野味，而鹧鸪则染上了一点黄瓜的清香。在以后的生活中，你也许会希望在这特殊一年中发生的所有幸事能分散一点，让你能够拿出其中的一件，将它安排在你不能回忆起有任何好事或坏事的某一段 3 年的时间中，这平静的 3 年让你明白事物在按特定的方式发展，在上帝所创造的世界中，在亚当夏娃尚未建成的世界中，事物都该按这种方式发展——该洗的都洗了；地板已经擦过了；孩子已得到了照看，衣服也缝补好了；3 年中除了复活节、父亲节、感恩节和圣诞节，就不再有什么事可以打破这灰暗的日子和时间的流逝。但这种希望没有得到回应，上帝依然按自己的方式安排着奇迹的出现。对阿比 · 弗里曼特尔和她父亲来说，1902 年就是个好运连连的年头。

阿比认为，家里除了父亲以外，她是唯一能理解加入“保护农业社”是何等重要，何等意义空前的。父亲将成为内布拉斯加“保护农业社”的第一位黑人成员，极有可能也是全美国第一位“保护农业社”黑人成员。他对自己和整个家庭面对来自以本 · 康维尔为首一帮人恶毒的玩笑和种族攻击时将付出的代价不抱任何幻想，但他也同时认识到加里 · 赛茨提供给他的不仅仅是一次生存的机会，更是一次与玉米带共繁荣的机会。

作为“保护农业社”的成员，购买良种对他来说将不再成为问题，他也不必再为找到一个买主而将自己的玉米千里迢迢运到奥马哈。加入“保护农业社”也许还意味着他和本 · 康维尔关于用水权的争执从此告一段落。本 · 康维尔在约翰 · 弗里曼特尔这种黑人和加里 ·

赛茨这类黑人拥护者的问题上总是十分偏激。它甚至还有可能意味着镇上税收员会停止他无止境的压榨。因此，约翰·弗里曼特尔接受了邀请，选举结果也以极大优势倾向于他。有过很恶毒的讽刺，也有玩笑描述一个黑人是怎样被困在“保护农业社”的阁楼上，以及一个小孩步入天堂，得到了一副黑色的翅膀，人们叫他蝙蝠而不是安琪儿。本·康维尔四处奔走，告诉人们“保护农业社”选约翰·弗里曼特尔加入的唯一原因是儿童节即将到来，他们需要一个黑人来扮演非洲大猩猩。约翰·弗里曼特尔装作没有听见这一切言论，在家里，他会引用圣经的一段话，“温和的答复可以抵挡恶毒的攻击”和“深深地呼吸，想收获什么就应该播种什么。”他还会以一种期待而不是谦卑的口吻引用他最喜欢的一句话，“逆来顺受的人将继承整个世界。”

逐渐地，他将邻居们团结到了自己周围。当然不是所有的邻居，不包括本·康维尔和他同父异母的兄弟乔治这一类的激进分子，也不包括阿诺德一家和德贡一家，而是团结了除他们之外的所有的人。1903 年，他们和加里·赛茨及他的家人一道在会客厅中共进午餐，像白人那般温文尔雅。

1902 年，阿巴盖尔在“保护农业社”的大厅中演奏了吉它，不是在黑人剧团的演出中，而是在年底的白人精英演出中。她母亲对此坚持反对，她很少当着孩子们的面对丈夫的意见表示反对（除了当孩子们都步入中年而约翰自己也已两鬓染霜时），这事就是为数不多的几次例外之一。

“我知道事情为什么会这样，”她哭泣道，“你、赛茨还有那个弗兰克·芬纳合伙撺掇了这件事。他们倒是情有可原的，约翰·弗里曼特尔，但你是怎么啦？他们是白人！如果纳特·杰克逊让你参加他的沙龙，你甚至还会去镇上和他们喝上一点儿啤酒。她！我知道你这些年来都做了些什么——不会比这做得更好了。你心里受到强烈的伤害时你脸上仍然可以面带微笑。但这事儿可不一样！这是你自己的女儿！如果她身着白色的礼服加入到他们中间却招来他们的嘲笑，你会怎么想？如果他们像对待打算在黑人剧团演出中演唱的布里克·沙

利文那样朝她扔烂西红柿，你又会怎么做？当她带着满身的西红柿汁回到家中问，‘为什么，爸爸，他们为什么会这么干？你为什么容忍他们这么干’时你又如何解释呢？”

“好了，丽贝卡”，约翰回答道，“我想我们最好还是让她和戴维自己决定这事儿吧。”

戴维是她的第一任丈夫，1902 年，阿巴盖尔·弗里曼特尔成为阿巴盖尔·特罗特。戴维·特罗特是从瓦尔帕莱索来的一个黑人农场工人。他走了近 30 公里路来向她求婚。一次约翰·弗里曼特尔曾对丽贝卡说，求婚的愿望让戴维变得更加品行端正，行为得体，他每天就像小马驹一样马不停蹄。很多人都嘲笑她的这任丈夫，说“我们可知道在你们家谁掌权当家。”

但戴维并不是一个唯令是从的人，他只不过是性格内向善于体贴人而已。当他告诉约翰和丽贝卡·弗里曼特尔，“阿巴盖尔认为对的一切事情，我都觉得是应该做的事情”时，阿巴盖尔对此感激不已，并告诉父母她打算将加入白人演出一事继续下去。

于是，1902 年 12 月 27 日，在新婚 3 个月之后，她登上了“保护农业社”大厅的舞台。在典礼主持人宣布完她的名字之后，台下随之而来的，是死一般的寂静。在这之前，格雷斯·特里翁刚刚表演了一场优雅的法国舞蹈，在一片喧闹的口哨声、欢呼声和男观众以脚踏出来的节拍声中将她那漂亮的足踝和衬裙一展无遗。

她站在沉闷的寂静当中，意识到了自己的脸和脖子在崭新的白色礼服的衬托下是如何地愈显其黑。她的心在胸口砰砰直跳。她想，“我忘了每一句词，哪怕是最简单的一句语，我向父亲保证过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不会哭泣，但本·康维尔就在那儿站着，当他大叫‘黑鬼’的时候，我想我会哭的。我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母亲是对的，我已超过了自己的社会地位，我会为此而付出代价……”

大厅里全是白色的面孔，每一个人都抬眼望着她。每一张椅子上都坐了人，最后面还有两排站票看客。煤油灯灯光摇曳。红色的丝绒帷幕忽地一下拉开，又用金色的丝带固定住。

她又想，“我是阿巴盖尔·弗里曼特尔·特罗特，我演奏得很好，唱得也不错；我知道这些，并不是因为任何人告诉过我。”

接下来，她开始面对着如同止水的寂静边弹边唱“破旧的老十字架”。然后是节奏稍微激烈一些的“我是这般地热爱我的上帝”和更为强烈的“相约乔治亚”。人们开始忘形地来回晃动身子，有一些人甚至开始面带微笑地用脚打起拍子。

她演唱了一组内战歌曲，“在约翰的归途中”、“走过乔治亚”和“落花生”，(更多的人在听最后一首歌时笑了，他们中的许多人是共和军的退伍老兵，服役期间，没少从地里挖花生吃)。她以一曲“今晚在旧营地宿营”而告终，当最后一丝旋律回响在略带伤感和思索的寂静之中时，她想：现在如果你们想扔西红柿或做其他任何事情，就请尽管干吧。我已尽我的全力弹完唱完，我已经做得很好了。”

余音散尽之时，台下是一片寂静，人们，无论是坐着的还是站在后排的，其思绪都被带到了千里之外，一时还难以回到现实之中。随后，雷鸣般的掌声哗然响起，一阵一阵，轰动而持久。她被突如其来的场面吓红了脸，身体不停地发抖。她看见她的母亲、父亲和戴维。母亲正毫无顾忌地抽泣，戴维则在冲她微笑。

她想离开舞台，但台下立即响起一片“再来一个，再来一个”的喝彩声。面带微笑，她又弹了一首“挖土豆”。唱这首歌无疑是一次小小的冒险，但阿比想，既然格雷斯·特里翁可以向观众展示她的足踝，那么她也应该可以唱一首稍微不正经一点儿的歌，尽管她是一个已婚的女人。

“有人在挖我的土豆

他们将它放进了我的箱子，

有人在这时过来，

看见了我所碰到的麻烦。”

还有 6 段像这样的歌词（有的更不正经一些），她都一一唱完，唱到每段的最后一行时，喝彩声就更越发响亮。事后她曾想，如果说在那个晚上她做了什么错事的话，那就是唱了这首歌，唱了这首他们正

想从一个黑人那里听到的歌。

结束的时候，又是一阵雷鸣般的掌和“再来一个”的喝彩声。她重新上台，在观众静下来之后，说道，“谢谢大家。我希望，如果我再多唱一首歌的话，你们不要认为我是得寸进尺。我特地学了这首歌，但并没有打算在这儿唱。它是我所知道的歌中最好的一首，因为有林肯总统和这个国家从我出生之前为我和我的家人所做的一切。”

台下悄然无声，所有的人都在专注地听。她的家人目瞪口呆地坐在左边过道附近，就像一块白手绢上染上了一星点黑莓汁。

“因为内战中发生的事，”她平静地继续道，“我们全家才得以来到这里和这么多的好邻居生活在一起”。

然后她开始弹唱“星条旗之歌”，每个人都站了起来，一些人又开始抹眼泪，当她唱完这首歌时，听众的掌声足以掀起大厅的屋顶。这是她一生中最值得骄傲的一天。

她在午后醒来，坐直了身体，阳光刺得她有些睁不开眼。她是108岁高龄的老妇人。因为睡姿不当，后背阵阵疼痛，她知道，这种疼痛又会持续整整一天。

“多好的一天呀，”她说着小心翼翼地站了起来。她开始扶着摇摇晃晃的楼梯拾级而下，不时因为后背阵阵的疼痛和腿部的刺痛而停下脚步。血液循环再也比不上从前，难道不该这样吗？她一次次提醒自己，在摇椅上睡过去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她在摇椅上打盹的时候，旧日的时光会一幕幕再现，这比看一出电视剧要精彩多了，但醒来之后就得为之付出代价。她可以随便怎么责备自己，但她就像喜欢趴在壁炉旁睡觉的狗一样习性难改。一旦坐在阳光下，她就会睡过去，对此毫无办法。

她终于走下台阶，停了一会儿让双腿休息休息，然后咳出一口痰吐到地上。当她觉得身体状况恢复正常时（除了后背的疼痛），便慢慢地走向楼房后面的厕所。这厕所是她的孙子维克多在1931年找人修的。她进去，一本正经地关上厕所门并插上插销，仿佛门外不是有几

只麻雀而是有一大群人。蹲了一会儿，她开始小便，同时满意地叹了口气。关于年老，还有一个也许大家都没想起来说的情况（或是你从没听说的情况，那就是它让你不再知道应该何时小便。膀胱失去一切感觉，稍微不小心，你就得换裤子。她很爱干净，所以她一天会去六七次厕所，夜晚她也会在床边放上便壶。莫利的吉姆有一次曾说她就像一只狗，没有哪一次路过消防龙头时不会撒上一泡尿。她听后大笑不已，直到眼泪顺着双颊从眼眶里溢出来。莫利的吉姆是芝加哥的一名广告商，业务开展得不错……无论如何，都是过去的事了。她猜想，他现在估计和其他人一道离开了，还有莫利。愿上帝保佑他们的心灵。

大约从去年开始，莫利和吉姆就成了来这儿看她的仅剩的两个人。其余的人似乎忘了她还活着，她对此十分理解，因为她已活过了她该活的岁数。她就像一只恐龙，无事可干却仍有一副活着的躯体，正当的位置是该在博物馆（或坟墓中）。她可以理解他们为什么不来看她，但她无法明白他们为什么不回来看看这片土地。这块地方上所剩的东西已经不多了，只是当初大片地产中的一块地而已。但是，它是他们的土地。黑人们似乎不再像以前那样关心土地，事实上，他们中的一些人已开始因为这块土地感到耻辱。他们到城里寻求发展，大多数人像吉姆一样也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但一想到将脸从这块土地上扭开的黑人们，心里就有无名的痛。莫利和吉姆前年曾打算给她装一个冲水的卫生间。这个提议遭到她的拒绝，他们觉得受到了伤害。她试着向他们解释，但莫利反复说的一席话就是，“阿巴盖尔曾祖母，你 106 岁了。你认为我会怎么想呢，在知道你在室外仅 10 度的时候仍要出去上厕所？你难道没想过寒冷的刺激会伤害你的心脏吗？”

“当上帝想召我去的时候他就会召我去。”阿巴盖尔平静地说。说这话的时候，她正在编织。他们想当然地认为她没能看见他们相互翻了翻白眼。

有些东西你是不可以放弃的。这似乎又是一件年轻人所无法理解的事情。1982 年——她 100 岁那年，卡蒂和戴维给她买了一台电视，她接受了。独处时，电视是帮着打发时间的好工具。但当克里斯

托夫和苏茜来说他们打算帮她装上自来水时，她就像拒绝莫利和吉姆关于洗手间的提议一样拒绝了这个提议。他们认为那口井水太浅，如果再有一个像 1988 年那样的夏天它就会干涸。这话一点没错，但她继续说着“不”。他们认为她已经老糊涂了，她一点一点地衰老，就像地板一层一层地上着油漆，但她自己却认为思维还和以前一样清晰。

她慢慢地站起身来，向坑里撒了一些石灰，收拾停当，又步履蹒跚地重新回到阳光下。她总是保持着这厕所的气味芳香，但无论味道如何好闻，它都只不过是一个破旧而阴湿的地方。

当克里斯和苏茜提出给她装上自来水时，上帝的声音就仿佛在她的耳畔低语。当莫利和吉姆想给她买一把带操纵杆的中式座椅时，上帝的声音又再次回响起来。上帝的确是和人类通话的；他难道没有和诺亚谈到方舟，告诉他应该有多长多深多宽？他肯定和诺亚谈过。她相信上帝也和自己说过话，不是从一个燃烧的丛林也不是从一束熊熊的火柱中，而是轻言慢语地说，“阿比，你将需要你的手动泵。你可以尽情享受你的热情，但你得保持油灯始终注满了油，你得随时地修剪灯芯。你得按你母亲以前的式样来收拾冷菜厨房。不要让任何年轻人说服你做违背我意愿的事，阿比。他们是你的子孙，而我却是你的上帝。”

她在院中驻足，看着院外大片的玉米地，只有在向北通往邓肯和哥伦布的地方，玉米地才被断开。这些土路在离她房子 3 里的地方成为柏油马路。今年玉米长势不错，但除了秃鸦之外没有任何人来收割，这对她来说无疑是一项耻辱。每想到在这金秋的 9 月，那辆红色的大型收割机却停在库房里，想到不会再有繁忙的蜜蜂和谷仓舞，想到在年届 108 岁高龄之时第一次不能再在这儿看到夏去秋来，她就感伤不已。她将深爱上今年的夏天因为这将是她的最后一个夏天——她可以清梦地感觉到这一点。她不会被安排在这儿度过余生，她将去遥远西部完全陌生的一个国度。这让人痛苦不堪。

她拖着脚走到轮胎做成的秋千旁，坐上去开始晃荡。这是 1922

年她哥哥鲁卡斯挂上去的一只旧拖拉机轮胎。绳子换了无数次，但轮胎却从未换过。而今，上面盖的一块帆布被磨破了好几处，轮胎圈内也因几代年轻人的玩耍出现深深的压痕。下面有一道深深的土槽，青草早已停止了生长，在挂绳的大树枝上，树皮已经剥落，露出白色的树干。绳子吱吱嘎嘎地晃着，这时，她大声地说开了：

“求求你，我的上帝，我愿意让你成全了我，如果你能够的话，如果我必须如此的话。我年岁已大，又担惊受怕，我真想就躺在自己这片家园里。如果你想召我去，我现在就可以去。你会完成你的事，但阿比只不过是一个年迈体衰，步子都不稳的黑人老妇人。你会完成你的事。”

除了绳子从树干上发出的吱嘎声和远处地里乌鸦的叫声，别无回应。她将满是皱纹的前额靠在父亲很久以前种下的这棵苹果树裂痕累累的树干上，放声痛哭。

那天晚上，她梦见自己再次登上了“保护农业社”的舞台，年轻漂亮已有身孕的阿巴盖尔在白色的礼服内戴了一串暗黑色的埃塞俄比亚珍珠，脖子上挂着吉它，慢慢、慢慢地置身于一片寂静之中，她思绪如潮，最终汇成一个念头：“我是阿巴盖尔·弗里曼特尔·特罗特，我演奏得很好，唱得也不错，我知道这些并不是因为任何人告诉过我。”

在梦中，她慢慢地转身面对观众那些白如皎月的脸，面对被油灯照亮的大厅，面对从窗外透进来的一丝柔光，面对被金色丝带箍成一团的大红帷幕。

她坚信自己的想法，开始充满自信地演奏“耶稣基督”。她边弹边唱，没有丝毫的紧张和拘束，就像平常练习时那般自如，声音甜美富有感情，像黄油灯泻下的柔和光芒。她想：我会赢得他们。在上帝的帮助下我会赢得他们。我会让戴维、父亲和母亲为我感到骄傲，我会让自己为自己骄傲，我将带给他们天籁之音，如同石穿水出……在这时她第一次看见了他。他远远地站在角落里，站在所有座位后面，双手交叉放在胸前。他穿着牛仔裤和一件口袋上带扣的工作服，脚上是

一双土迹斑斑的黑靴子，就像在黑暗中走了很长很长的泥路。前额像煤气灯一样雪白，双颊通红，两眼如蓝宝石般深邃，发自内心的愉悦让它们炯炯有神，就像撒旦之子接管克里斯·克里金工作之后的神情。他咧着嘴，热情而略带嘲讽地笑着，露出白净的牙齿，像鼬鼠的牙一样。

他举起了双手。每只手都紧紧地攥成拳头，就像苹果树上的老树结，他仍然笑着，那种放肆而骇人的笑。拳头上开始往下滴血。她的思维凝固了，手指也不听使唤了；在一串不和谐的音符之后整个大厅一片寂静，“上帝！上帝！”她大叫着，但上帝转过脸去。

本·康维尔站了起来，脸涨得通红，两只小狼一样的眼睛闪闪发光。“黑鬼！”他大喊，“这个黑鬼究竟在我们的舞台上干了些什么？没有哪个黑鬼能弹奏出真正的音乐！”

响应他的是一片强烈的赞同声。人们朝前台涌过来。她看见他丈夫站起来试图爬上舞台。一只拳头打中了他的嘴，将他仰面打倒在地。

“抓住后面那群黑鬼！”比尔·阿诺德叫嚣着，顿时就有人将丽贝卡·弗里曼特尔推到了墙跟前。另一个人一看上去好像是德贡——用红色的丝绒窗帘罩住了丽贝卡并用金丝带将她绑住。他还喊道，“看这儿！化了妆的黑鬼，化了妆的黑鬼！”

其他人应声而来，将丝绒罩下挣扎着的妇女推来搡去。

“妈妈！”阿比尖叫起来。

吉他从她毫无知觉的手中滑落，在舞台边中摔得粉碎。

她发疯似地寻找大厅后方那个看不清模样的人，但他正像发动着了的引擎似地跑着，跑到了另外的地方。

“妈妈！”她继续哭着，一双双粗暴的手伸向台上的她，伸进她的衣服下面，抓她捏她，拧她的屁股。还有一些人抓住了她的手，反拧了她的胳膊，将她带到一样又热又硬的东西前面。

本·康维尔的声音在她耳边响起：你怎么这么喜欢我的耶稣呢？你这个黑鬼！”

整个大厅闹翻了天。她看见她父亲试图扶住她妈妈——一团在红布下挣扎的影子，她看见一双白皮肤的手从一张折叠椅背后操起一只瓶子打碎了，锯齿样的瓶颈在油灯下闪闪发光，又刺向父亲的脸。她看见父亲圆睁着像两颗葡萄一样凸出来的双眼。

她开始歇斯底里地哭嚎，哭声似乎要撕裂整个大厅，让黑暗透出来。她又成了108岁的阿巴盖尔妈妈，太老了，上帝，太老了（但还是要让上帝的事情能够完成），她漫步于玉米地中，玉米在土地中的根浅而宽；她在月光下闪闪发光又黑影斑驳的玉米地里迷失了自己的思绪；她听见夏风徐徐从耳畔吹过，吹拂着这大片的玉米地；她甚至可以闻见玉米地生长着的气味，她一辈子闻惯了这种活生生的气味（她很多次都想到，玉米是与她的一生最为接近的一种植物，它的味道就是生命本身的味道，生命之初的味道，她与3个男人结婚并相继埋葬了他们，戴维·特罗特，亨利·哈德斯蒂和纳特‘布罗科。她曾和这3个男人上过床，像一个女人迎接男人该做的那样迎接着他们；每当这时，就会有一种渴望和欢乐，和一个灼人的念头，“噢，上帝，我多想和我的男人做爱，我多想他和我做爱，得到他想得的，给我我想要的。”有时，在达到高潮的一瞬间她会想到玉米，一如既往，根基不深但延伸很广的玉米，她会交替想到肉体和玉米。当一切都完毕的时候，丈夫躺在她身边，房间弥漫着性的气味，男人射到她体内的精子的味道，她用作润滑液的桔子水的味道，就像去皮玉米的味道，温和甜润，一种绝妙的味道。）

她有点害怕，有点羞愧，为自己这种和土地、夏天以及生长着的玉米的亲近感。因为她不是一个人，他在这儿和她一起，左边或右边的两行玉米之外，或在后面跟着或在前面徘徊。那个看不清面孔的人在这儿，他那双尘迹斑斑的靴子陷进泥地里，他将它脱下来扔上天，他一直在笑，那笑容就像暴风雨中的指路灯。

他开口说话了，他第一次大声说话。她能看见月光下他的影子落在了她走的这条道上，巨大而诡异。他的声音如同夜风穿过10月里枯萎的玉米杆，就像那些朽掉的玉米杆谈到末日时发出的唰唰声。声

音很轻，但无疑是死亡之声。

它说，“我手心里有你的血，老太太。如果你向上帝祈祷，就请祈祷让他在你听到我的脚步之前带走你。你不该来演奏真正的音乐，我手心里有你的血。”

这时，她醒了过来，在拂晓将临的这个小时醒了过来。最初，她以为自己尿床了，但实际上只不过是出了一身汗，像5月的露水一样。她孱弱的身子无助地发抖，每个部分都疼痛难忍。

“我的上帝，请带我去吧。”

她的上帝没有回答。只有晨风轻敲着窗框，窗框早已松动，吱吱作响，需要用油灰重粘。最后，她起身下床，将老火炉里的炭火拨旺，放上咖啡。

接下来的几天，她还要做很多事情，因为她有客人要来。无论做不做梦，无论累或者不累，她从来都没怠慢过客人，现在也不打算开始怠慢。但她必须慢慢地做每一件事情。否则她会忘记很多事——她这些天老是健忘——经常将物品放错了地方。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去艾迪·理查森的养鸡场，路程不短，大概有4至5英里。她发现自己在幻想着上帝是否会派一只鹰驮她飞过这4英里地，或让伊利亚那飞快的马车捎她一程。

“真是对神的不敬呀!”她洋洋自得地说，“上帝赐予我力量，不是出租汽车。”

她刷完了为数不多的几只碟子，穿上一双厚重的鞋，拿起拐杖。即使到了现在她也很少用拐杖，但今天她得拿上它。去4英里，回来4英里。16岁的时候她可以一路飞奔过去，然后蹦蹦跳跳地返回，但现在16岁已经是很遥远的过去了。

她在早晨11点出发，希望正午之前赶到理查森农场，好在一天中最热的时候能睡上一觉。接近傍晚的时候把鸡杀了，黄昏时返回。天黑了才能到家，让她不由想起前天夜里作的那个梦。但那个男人离她还很远，相比来说，她的客人要近多了。

她走得很慢，甚至比想象得还慢，因为早上8点半太阳光已经很强了。她没有流多少汗——身上已没有多少肌肉能分泌出汗液了——但走到古德尔家的邮箱时，她不得不停下来歇会。她在他们家的胡椒树下坐下来，嚼了几只无花果。看不见有鹰或出租车过来。她为自己的这个想法笑出了声，站起来，捋平身上的褶皱，继续赶路。仍然没有出租车。上帝只帮助那些自己成就自己的人。她浑身的关节又一次紧张起来。今晚将有一个音乐会。

行进过程中，她越来越弯向那支拐杖，手腕开始吃不住劲了。镶着黄边的劳动靴在尘土中颤悠着前行。太阳直射到她身上，时间一点点过去，她影子越来越短。她在这个早晨见到的动物比她20岁以来见到的所有动物还要多：狐狸、浣熊、豪猪、食鱼貂……到处都有乌鸦，啼叫着在空中盘旋。如果她听见斯图·雷德曼和格伦·巴特曼讨论变幻莫测的流感——对他们来说甚少是这样——夺走一些动物的生命而让另一些幸存下来，她一定会发笑。那场流感杀死了家禽，却留下了野生动物，就这么简单。少数家禽幸存下来，但总的说来，灾难带走了人和人类最好的朋友。它带走了狗，却留下了狼，因为狼是野生而狗不是。

一种烧灼般的疼痛慢慢渗入到臀部、膝盖、脚踝和拄着拐杖的手腕。她边走边和心中的上帝交谈，时而安静，时而大声，并没有意识到两种方式有什么不同。她又陷入了对过去的回忆之中。1902年是不错的一年。从那以后，时间似乎加速飞逝，大叠大叠的日历一天天翻过，从来不曾停下……肉体的生命是这样转瞬即逝，为什么肉体还会对生存感到如此疲倦呢?

她和戴维·特罗特生了5个孩子；梅拜尔是其中的一个，她在老宅后院里被一块苹果噎死了。那时阿比正在晾衣服，她转身看见婴孩仰面躺着，手掐着脖子，脸已发青。她终于将苹果抠了出来，小梅拜尔已经手脚冰凉，全身僵直。她生下的唯一一个女孩就这样死去了，这也是她众多孩子中死于意外事故的唯一一个。

现在，她坐在瑙格尔家院子里的榆木树下，在路前方约200码

处，她可以看见土路和柏油马路交汇在一起——交汇的地方也就是弗里曼特尔路变为德克路的地方。白天的热量使柏油路闪烁着微光，地平线上则如水银般光亮，又像梦中的水面，波光粼粼。在炎热的白天，在肉眼可以看到的最远处，你总可以看见这种如同水银的光芒，但你却永远无法走近它。甚少她是不曾走近过。

戴维在 1913 年死于一场流行性感冒，那场流行病和后来这次没什么区别，也是使无数人丧生。1916 年，她 34 岁那年，嫁给了亨利·哈德斯蒂，一位从威尔郡来到北部的黑人农场主。亨利是一个带着 7 个孩子的鳏夫。7 个孩子中的 5 个相继长大成人离家远去。他比阿巴盖尔大 7 岁，和她生了两个男孩。1925 年仲夏他驾驶的拖拉机翻车，他在这场事故中丧生。一年之后，她嫁给了纳特·布罗科，人们对此议论纷纷，人们总是喜欢议论，有时这好像就是他们不得不做的一切。纳特曾是亨利·哈德斯蒂的雇工，对她来说，他无愧是个好丈夫。也许不如戴维和蔼可亲，也一定不如亨利体贴如微，但他的确是个好男人，在大多数事情上都按她的意旨办事。当一名主妇开始年复一年地面对无数琐事时，知道自己享有决定权无疑是一件快事。

她的 6 个儿子为她产出 32 个孙子孙女。这 32 个孙子孙女又为她制造出 91 个曾孙曾孙女，在那场流感盛行的时候，她已有了 3 个曾曾孙。如果不是现在女孩子们用避孕药，她还会有更多的子孙后代。对现在的女孩来说，性似乎成为她们的又一个娱乐场。阿巴盖尔妈妈为她们这种现代生活方式感到遗憾，但她从未说过什么。该由上帝来判定她们服避孕药究竟是否有罪（而不是由罗马那个秃头的家伙，阿巴盖尔妈妈一直是卫理公会教徒，她十分庆幸自己没有和天主教徒发生过联系），但阿巴盖尔妈妈知道她们错过了什么：她们错过了站在幽谷边缘时的欣喜，错过了将自己交给自己的男人和上帝时的欣喜，错过了在上帝的注视下重行亚当和夏娃的罪恶时最后的欣喜，而这层罪恶现在才由耶稣的鲜血而使之变得清白圣洁。

哦，多好的一天……

她想要一杯水，她想躺在家中的摇椅上，她想独自呆着。现在，她

能够看见左前方掠过养鸡场屋顶的阳光。最多就 1 英里了。时间是 10 点 15 分，对一个老太太来说，她做得不坏。她将允许自己一觉睡到傍晚天气转凉的时候。这不是罪过。在她这个年纪，这不是罪过。她颤悠着前行。那双厚重的鞋现在已布满了灰尘。

想来，她有很多亲戚为她的长寿祝福，这倒不是一件坏事。有一些亲戚，像琳达和她那得过且过的推销员丈夫就不屑于来看她，但也有很好的晚辈，像莫利、吉姆、戴维、卡蒂，这足以弥补 1000 个琳达和她挨家挨户出售一次性炊具、得过且过的推销员丈夫所带来的不快。她的最后一个兄弟，鲁克死于 1949 年，死的那年大约八十几岁；最后一个孩子，萨穆艾，在 1974 年——他 54 岁那年去世。她比所有的孩子都要长寿，这似乎有悖常理，但看起来的确是上帝对她另有安排。

1982 年，她满 100 岁，照片登到奥马哈报纸上，他们还派了一名电视记者来采访她。“什么使你长寿？”那个年轻人问，但很快就对她简短甚至有些草率的回答失望了。“上帝。”她答道。他们想听她说她如何服用蜂蜜，或如何不吃熏肉，或睡觉的时候如何将腿抬高。但她根本没做过这些事，她又怎么能撒谎呢？上帝能赐予人类生命，也能随时将它带走。

卡蒂和戴维给她买了一台电视，她从新闻上看见自己。她还收到里根总统（那时已不再年轻）的一封信，祝贺她的“长寿”，并感谢她自从有选举权以来一直投共和党的票。就是，她还能选什么人呢？罗斯福和他的一班人马都是“共和党人”。她 100 岁之后，赫明福德镇永远地取消了她的税金，原因和里根总统祝贺的一样，都是因为她的长寿。她获得了一张证书，证明她是内布拉斯加最老的人，就像从很小的时候就致力于一项事业而最后终于得到了肯定。无论如何，取消税金算是一件好事，而其他的都无外乎是无稽之谈——如果他们不作出取消决定，她也许连仅剩的这一点土地都会失去。大部分土地和房产都已失去；弗里曼特尔家和“保护农业社”的权力在 1902 年都达到了顶峰，从那以后就开始一蹶不振。现在仅剩下 4 亩地。其余的或被纳税或被变卖成现金……大部分的变卖都是她的儿子们干的，她羞

于启齿。

去年，她收到一封来自纽约某个组织的信。那个组织自称为美国老年协会。信里说，她是全美国排名第六的高龄老人，在女士中排名第三。年龄最大的老人是加利福利亚桑吉·罗沙的一位122岁的老头。她让吉姆把这封信放到镜框里，和里根的信并排放在一起。吉姆直到这周五才顾得上把它挂上。想到这儿，她才想起这是她最后一次见到莫利和吉姆。

她终于到了理查森的农场，人已精疲力尽。她在离谷仓最近的一棵篱笆上靠了一会儿，以一种渴望的心情注视着这栋房子。里面肯定凉爽宜人。她觉得自己可以睡上一个世纪。但睡之前，她还有一件事要做。许多动物都死于这场疾病——马、狗、耗子——她必须先弄清楚鸡是否在此之列。如果她走了这一路却只发现几只死鸡，她会哭笑不得。她蹒跚地走向谷仓旁边的鸡圈，听到里面咯咯咯的鸡叫时，她停下了脚步。不一会儿，还传出公鸡的打鸣。“太好了，”她嘟哝着，“真是太好了。”

她转身四处看看的时候发现木头上摊着一具尸体，一只手遮着脸。认出是她的妹夫比利·理查森，尸体已经被四处觅食的动物啄得体无完肤。“真可怜，”阿巴盖尔叹息道，“太可怜了。愿你的灵魂能升入天国，比利·理查森。”

她转身走向凉爽的房子。房子看起来有好几里远，而事实上它却就在院子的另一边。她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走那么远，她实在太累了。

“愿上帝保佑!”她说着便迈开了步子。

阳光从窗户中泻进来照着整个客厅，她脱下劳动靴美美地睡了一觉。醒来时，她一时半会儿还没弄明白光线为什么会那么强，这感觉颇有些像拉里·安德伍德在新汉普郡的石头墙旁突然醒来。

她坐起身来，身上每一绷紧的肌肉和脆弱的骨头都嘎吱作响。“上帝！我睡了一下午加整整一个晚上!”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她可就的确是太累了。她现在是如此虚弱以至于她花了整整 10 分钟才从床上走到浴室；又花了 10 分钟才穿上鞋。走路是件痛苦的事，但她知道她必须走动走动，要不然，身子骨就会像生铁一样僵硬下去。

她踉跄着走到鸡圈里，酷热、鸡和鸡粪臭味令她不时皱皱眉头。水是自动供应的，由一个水泵从理查森家的自流井中抽上来，大部分饲料都吃光了，加上炎热的天气，最老最弱的鸡早已被饿死或被同伴啄死。尸体横七竖八地躺在星星点点的饲料粪便中间，就像一小堆一小堆极不情愿融化的雪。

余下的在她靠近之前都扑腾着翅膀飞远了，要孵卵的母鸡却坐着纹丝不动，傻傻地眨着眼看着她慢慢地走近。有这么多种可以让鸡死亡的疾病，她一直担心流感早已夺去了这帮生灵的生命，但看来它们活得还不错。上帝允许它们活下去。

她挑了 3 只最丰满的，将它们的头埋在翅膀下装到一只袋子里，这时，她却发现身子僵硬得没法把袋子扛起来，只好在地板上拖着往外走。

剩下的鸡站在高处，谨慎提防着老妇人的脚步，直到她走远，才又回到原处为渐少的饲料进行殊死的搏斗。

现在已是早晨 9 点钟的光景。她坐在理查森家院子里橡树周围的环形椅子上慢慢地思考。看来，她最初打算在黄昏凉快的时候往回赶的想法还是最好的。她浪费了整整一天，客人到来的日子一天天临近。她可以利用今天把鸡收拾了，还要好好休息一下。

她的肌肉稍微松驰了一点，胸骨下面有一种久违的，让人觉得舒服的轻微疼痛感。她花了好长时间才意识到——她饿了。这个早晨，她实实在在地觉得饿了，谢天谢地，多少天来她都只是出于习惯进食。就像一个火车司炉工定期地上煤一样，仅此而已。但现在，在她杀完 3 只鸡以后，她就可以去厨房看看艾迪都剩下了些什么，然后，她将享受她所发现的东西。多好。现在该明白了吗？她训斥着自己。上帝自然知道什么是最好的安排。一定要按旨行事，阿巴盖尔，一定

要按旨行事。

她一边咕哝着喘着气，一边拖着装鸡的袋子绕过谷仓和木棚间的木头桩。她发现比利·理查森的斧子挂在门后的木钉上，刃上整整齐齐地套着橡皮套。她取了它，转身又走出门去。

“我的上帝”，她把袋子放在脚下那双满是尘土的黄靴子旁，抬头看看盛夏万里无云的天空，“你赐予我力量走到这，我相信你还会赐予我力量走回去。你的预言家以赛亚说，如果一个人相信上帝就是主宰，他就会插上鹰的翅膀。我不太了解鹰，我的上帝，除了知道它们是最难看的鸟并且能看得很远以外，我装了3只鸡，我想宰了它们但不伤着我的手。愿上帝保佑我，阿门。”

她拿起袋子，打开瞅了一眼。一只鸡还把头埋在翅膀底下熟睡。另外两只互相挤撞着，谁也没移动太多。袋子里很黑，3只鸡大概都认为是到了晚上。比静坐着的母鸡更呆愣的，只有纽约的民主党人。

阿巴盖尔拎起一只，在它还没明白怎么回事之前将它放到了木桩上。她费劲地抽出斧子，听见斧刃砍入木头发出致命的“嘭”的一声时，她习惯性畏缩了一下。鸡头从木桩另一边应声落地，无头的鸡身大摇大摆地走到院子中央，喷着血扑着翅。不一会儿，就大大方方地倒地而死。唉，老母鸡，纽约民主党人，我的天呀，我的上帝。

工作顺利完成，她担心弄得一团糟或是伤着自己的顾虑都不复存在。上帝听见了她的祈祷。3只肥肥的母鸡在手，现在她要做的就是把它们带回家去。

她把鸡重新放进袋子里，将理查森的斧头挂回原处。然后她进了农场住宅，想看看能不能找着些吃的。

中午她先是打了一会盹，梦见客人越来越近；已经到约克镇南，搭着一辆顺路的旧卡车。他们一行6人，其中有一个虽然聋哑但意志十分坚强的男孩，这是必须要谈话的对象之一。

她大约3点半钟醒来，浑身有点发硬，但还觉得很精神了不少。接下来的两个半小时，她一直给鸡拔毛，手指关节疼痛难忍时，就停

下来歇会儿，然后继续。干活儿的时候，她哼了几首歌——“入城的七道门”，“信任并服从”和她最喜欢的那首“在花园里”。

当她收拾完最后一只鸡时，每一只手指都开始了周期性的疼痛。天空泛上一层祥和的金色光芒，预示着黄昏的将临。现在已是6月下旬，白天开始变短。

她进到厨房里，又咬了一口面包。很硬但没有发霉——理查森的厨房里永远不会有发霉的东西——她还发现了用剩的半罐上等花生酱。她只拿一块夹着花生酱的三明治，另外还做了一块放进口袋，饿了的时候可以拿出来吃。

现在是6点40分。她拿起袋子，走到门外，小心翼翼地走下台阶。她拔毛的时候，将毛都放进了另一只袋子，但还是有几支羽毛飞了出来，飞过了理查森家的树篱，树篱现在缺水缺得厉害。

阿巴盖尔重重地叹了一口气，说，“我走了，上帝，回家去。我会慢慢地走，不指望在午夜之前能到家，《圣经》上说不要害怕夜晚的黑暗，也不要畏惧正午的太阳。我在尽我所能地按你的意志办事。请与我同在。愿上帝保佑我。阿门。”

当她走到柏油马路和土路交汇的地方时，天已经全黑了。蟋蟀和青蛙在某个潮湿的地方低鸣，也许就在古德尔家的池塘里。看起来会有月亮升起，在升入正空中之前会一直呈现那种血红的颜色。

她坐下来稍作歇息，吃了半块夹着花生酱的三明治（如果她能有一杯黑葡萄汁该有多好，艾迪的葡萄汁都放在地下室里，要下去得走太多级的楼梯）。袋子就在她旁边。她又开始浑身犯疼，前面还有两英里半的路要走，但她似乎已经没有力气支撑下去了。她莫名其妙地觉得精疲力尽。天黑下来，繁星出现已经多久了？它们和以往任何时候一样在天空闪耀，如果运气不错，她也许会看见一颗流星以供她许愿。这种夏日的晚上，这样的星空以及刚从地平线上露出红红脸蛋的月亮都让她又想起自己的童年时光，回忆起童年时光，回忆起那时的点点滴滴，那时的炎热，以及那时在圣餐礼上的又惊又喜。她也曾是一个小女孩。有人不会相信这点，就像他们没法相信一棵参天的红杉

曾也是一棵不起眼的绿芽。但她的确曾经就是一个小女孩。那个时候，作为孩子对黑夜的惧怕已经减退，作为成人对黑夜万籁俱静可以听见自己灵魂之声的惧怕又还没有到来，在这段空隙，夜晚对她来说就像一块带着芳香的七巧板，可以抬头看着繁星密布的天空，感受阵阵晚风带来的醉人花香，你顿时觉得自己可以听见宇宙的心跳，可以感受到爱与生命的脉搏。你好像会永远这般年轻，好像……

我手心里有你的血。

突然有一样东西在狠狠地抓她的袋子。她的心跳一下加速了。

“咳!”她以自己特有的粗哑的老太太嗓音叫了一声，把袋子往身边拽了拽。

有一种低低的吱吱声。在砾石路边缘和玉米地之间蹲伏着一只硕大的棕色黄鼠狼。它冲她转着眼珠，身上反射着点点红色的月光。随后又冒出来一只，两只，三只……

她看了一眼路对面，那儿蹲着一排黄鼠狼。狡黠的小眼睛透出冒险一搏的神情。它们闻到了袋子里死鸡发出的气味。但怎么会有这么多只呢？她左右徘徊着，越来越害怕。她被黄鼠狼咬过一次。那次她走到台阶下去捡橡皮球，突然感觉就像一个满嘴含针的东西咬住了她的小臂。这种意想不到的恶毒一击，以及随之而来的一种热辣辣的疼痛和反常让她大叫一声，缩回小臂，黄鼠狼没有松口，一直悬在她的小臂上，渗出的点点血迹都已开始滴下来，它的身子像蛇一样在空中来回晃悠。她不停地尖叫并甩动着胳膊，都无济于事，黄鼠狼就是死咬着不松口，像已成为她身体的一部分。她的兄弟迈卡和马修斯在院子里，父亲则在台阶上看一份邮单。听到叫声他们迅速跑过来，但都不由得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12 岁的阿巴盖尔站在台阶前的空地上哭泣，一只棕色的黄鼠狼像块披肩挂在胳膊上，后爪在空中不停地扑腾，像要抓住什么东西。血已经滴滴嗒嗒地溅落到了衣服上，腿和鞋子上。父亲最先反应过来。约翰·弗里曼特尔操起一根木棒，大喝一声，“站着别动，阿比!”这是她从小以来第一次听见父亲以彻头彻尾的命令口吻对她说话。这声音使她稳过神来，尽管她也的确除了

站着不动之外做不了什么别的。她静静地站着，木棒呼地一声落下，胳膊上的疼痛顿时瞬间转移到了肩膀了（她以为自己的胳膊就这样断了），那团带给她疼痛和惊讶，在这种时候这两种感觉已完全交织在一起的棕色东西掉到了地上，它的皮毛上仍沾着她的血。迈卡也随着跳起来，双脚落地踩住它，踩出最后“扑”的一声，就像硬水果被牙咬成两半时在脑袋中产生的声响一样。如果黄鼠狼在这之前还尚存余息的话，那这次一定是必死无疑了。阿巴盖尔没有昏倒，但她开始抽泣，发疯似地尖叫。

这时理查德，家中的长子也跑了过来，他的脸吓得苍白。和父亲相互交换了一个严肃而担心的眼色。

“我这辈子还没见过一只黄鼠狼干这样的事！”约翰。弗里曼特尔说着将哭泣着的女儿搂到怀里。“感谢上帝，你母亲还一无所知地走在路上。”

“它可能有狂……”理查德想开口说话。

“闭嘴！”父亲打断了他，但他自己的声音却同样带有战栗、愤怒和恐惧。理查德马上住嘴了，迅速而决绝，事实上，阿比都几乎听见了那“叭”的一声闭嘴的声音。他父亲对她说，“让我们带你去水泵那儿洗洗，宝贝儿，洗掉身上的血迹。”

一年之后，鲁克才告诉她，父亲不想让理查德大声说出来的一个事实是：那只黄鼠狼一定是患上了狂犬病才那样咬人的，如果真是那样，她将死得十分可怕，像人们所知道的那样，除了肉体上的折磨，还会有很多别的骇人症状。但那只黄鼠狼并没有染上狂犬病，伤口也愈合得很好。尽管如此，她还是从那天起至今就开始害怕黄鼠狼，就像有人天生害怕耗子害怕蜘蛛那样。要是那场流感使它们而不是使狗毙命该多好！但事与愿违。她……

我手心里有你的血！

众多黄鼠狼中的一只跳到跟前，开始咬那只袋子。“嗨！”她冲它尖叫起来。那只黄鼠狼又跳回去，嘴上似乎挂着笑，牙间叼着一块撕下来的布条。

他派它们来的——那个黑衣人。

恐惧几乎淹没了她。现在已有了成百上千只黄鼠狼，灰的，棕的，黑的，无一不闻着鸡的味道。它们在马路两边一行行排开，冲着闻到的味道蠢蠢欲动。

“我得把袋子扔给它们，别无办法。如果我不给，它们会把我撕成碎片来得到它。别无办法。”

在记忆的一片空白之中，她似乎看见了那个黑衣人的笑脸，看见了他伸出滴血的拳头。

另一只跳上来咬了一口袋子，接着又是一只。

路那边的黄鼠狼也开始朝她这边蠕动，肚子贴在地上，身子压得低低的。它们野性十足的小眼睛就像月光下的冰块一样闪着光。

……但相信我的人，请看，他是不会消亡的……因为我已赋予他我的神符，任何人都不可以碰他……他是我的，上帝说……

她站直了，虽然还是惊恐万分，但已经完全明白了自己该怎么做。“滚，”她在吼，“袋子里装着鸡，没错，但这是为我的客人准备的！你们都给我滚！”

黄鼠狼退下去了。它们的小眼睛透出无限的不安。突然间，它们像股烟似地全消失了。真是个奇迹，她想，她心里充满了狂喜和对上帝的赞美。瞬间，她觉得浑身发冷。

远在西部某个地方，地平线上无法看到的落基山脉的那一边，她可以感觉到有一只眼睛——一只闪烁着的眼睛——突然睁大了转向她，搜索着什么。她如亲耳听见他大声说出来一般听见了一句话：“谁在那儿？是你吗？老太太？”

“他知道我在这儿，”她在黑夜里喃喃低语，“请帮我一把，上帝，请帮助我们所有的人。”拖着那只袋子，她又开始往家赶。

他们在两天之后，也就是 7 月 24 日那天到达。她没能按照预期的设想完成准备工作；她再一次得借助拐杖才能一瘸一拐地走路，还差一点卧床不起；她也几乎不能从井里泵水上来。杀完鸡又遭遇黄鼠

狼的第二天，她昏昏沉沉地睡了一下午，心力交瘁。她梦见自己置身于西部落基山脉的幽深峡谷之中。6 号公路蜿蜒盘旋于悬崖绝壁之间。崖壁的影子在上午 11 点 45 分至中午 12 点 50 分以外的任何时候都笼罩着峡谷。她梦见的不是白天，而是没有一点月光漆黑的晚上。狼群在某个地方嗥叫。突然间，一只眼睛在黑暗中张开，随着松林和云杉之间的呼呼风声吓人地左右乱转。是他，他正找她。

她从长时间的沉睡中惊醒，感觉还不如躺下的时候舒服。她再一次祈求上帝放了她，或至少改变他想让她走的方向。

“北方，南方或东方，上帝，我将唱着圣歌离开赫明福德的家园。但不是西方，不要朝着那个黑衣人。落基山脉已挡在他和我们中间，安第斯山脉也挡在他和我们中间。”

但什么都是无济于事的。或迟或早，当那个人觉得自己足够强大的时候，他会找上门来，寻找那些反对他的人。如果不是今年，那就是明年。狗已经被那场灾难夺去生命，但狼却在这个高山国家幸存下来，准备为撒旦的后代服务。

而且，服务于他的，将不仅仅是狼。

在客人最后到来的那天早晨，她 7 点起床，一次两根地搬了好几次木头，直到炉火烧得旺旺的，房内装木头的盆子也盛得满满的。上帝赐于她一个多云的阴天，这可是好几个星期来的第一次。傍晚也会有雨，她在 1958 年摔折的大腿骨预先告诉了她这一点。

她首先开始烤小饼，用的是厨房架子上罐头和花园里新鲜的大黄和草莓。草莓刚长起来，感谢上帝，知道它们这次不会浪费总是件让人高兴的事。烤小饼让她感觉更好，因为这就是充满生机的生活的一部分。一块黑莓小饼，两只草莓大黄，一只苹果……它们的味道充满了早晨的厨房。她像往常一样将它们放在厨房的窗台上晾着。

她尽己所能地调好了原料，尽管由于没有新鲜鸡蛋它们略显干硬——她前几天就在鸡场，但没想起鸡蛋的事儿，所以除了自己以外她谁也怨不了。无论有没有新鲜鸡蛋，到中午的时候，那间有着坑坑

洼洼的地板和褪色的油毡的小厨房里就已经充满了炸鸡的香味儿。鸡块已经酥透了，她松了口气，蹒跚地走到走廊上读她的每日一课，不时用《上等房间》卷了边角的最后一页扇着风。

鸡块出锅的时候，色泽金黄，十分诱人。客人们到时一定可以拿着鸡翅，走到外面，就着加黄油的玉米棒子，美美地饱餐一顿。

她将鸡块放在纸巾上，带着吉它走到阳台上坐下来，开始边弹边唱。她唱了所有自己喜欢的歌，高昂而略带颤抖的声音在静静的空气中飘荡。

“我们受过考验，也有过诱惑，

我们是不是负担着烦恼？

我们不应该沮丧，

我们应该在祈祷中将它交给上帝。”

这音乐感觉真是好极了（尽管她的听觉已不再灵敏，无法判定旧吉它的调子准不准），她一首接一首地弹唱了很多首。

当她正打算唱“进入天堂”时，她听见从北方传来发动机的声音，沿着公路一步步靠近。她不唱了，但手指仍有意无意地拨弄着琴弦，头也不时地晃着点着。哦！上帝，他们来了，一路上很顺利，现在她已可以看见卡车正从柏油路拐上通向她家院子的土路，扬起一阵阵尘土。她感到一阵欣喜和激动，很高兴自己穿上了最好看的衣服。她把吉它放在膝盖上，眯起双眼，尽管没有太阳。

发动机的声音越来越大，一会儿，在玉米地中古德尔家的牛踩出的那条小路上……

她看见了它，一辆老雪佛莱农用卡车正缓缓地驶过来。驾驶室里坐得很满，好像是挤了 4 个人（她视力不成问题，尽管已有 108 岁），车厢上还站了 3 个，低头看着驾驶室。她看见一个瘦瘦的白皮肤男人，一个红头发的女孩，中间是……噢，对，中间就是他，一个刚刚明白什么是男人的男孩，黑头发，窄脸，高高的前额。他一看见坐在阳台上的她就开始发疯似地挥手，那个白皮肤男人也加入了。红头发女孩却只是看着。阿巴盖尔妈妈举起手也开始挥起来。”

“感谢上帝让他们顺利到达!”她激动地喃喃自语，两行热泪顺颊而下，“我的上帝，万分感谢你!”

那辆卡车晃晃悠悠叮呤哐啷地进了院子。开车的男人戴着一顶系着蓝丝带插着羽毛的草帽。

“嗨!”他大声叫起来,挥着手,“嗨! 这儿，妈妈! 尼克说他想你会在这儿，你果然在这儿! 哈哈!”他按响了喇叭。和他一起坐在驾驶室里的有一位 50 岁左右的男人，一个同样年龄的女人和一个穿着红灯芯绒连裤衫的小女孩。小女孩害羞地挥了挥一只手，另一只手的拇指紧紧地含在嘴里。

带着眼罩的黑发男孩——尼克没等车停稳就从卡车的一边跳了下来。站稳后，他开始慢慢地朝她走来。他神情庄重，流露出抑制不住的喜悦。他在台阶上停下，开始环顾四周……院落，房屋，老树，轮胎做的秋千，最后，定睛看住了她。

“你好，尼克。”她说，“很高兴见到你，愿上帝保佑你。”

他笑着，泪水却一个劲地往下落。他拾级而上，抓住了她的手。她把满是皱纹的脸转向他，让他轻轻地吻了一下。卡车停稳后，所有的人都下了车。开车的男人抱着那个穿红灯芯绒裤，右腿上打着石膏的女孩。女孩的胳膊紧箍着他晒得黝黑的脖子，紧挨着是那位 50 岁左右的女人，然后是红头发女孩和那个白皮肤略带胡子茬的男孩，噢，不应该是个男孩，阿巴盖尔妈妈想，他该是一个男人了，只是有些虚弱。站在最后的是坐在驾驶室的另一个男人，他正擦着自己的眼镜片。

尼克急切地看着她，她点了点头。

“干得不错!”她说，“上帝带你来这儿，阿巴盖尔妈妈要把你喂饱。”

“欢迎你们大伙儿来这儿!”她补充道，不觉中提高了嗓门，“我们不能呆太久，但我们在继续行动之前得好好休息一下，一起吃顿饭，彼此也好好认识认识。”

小女孩从司机的胳膊中滑到地上，问道，“你是世界上最老的老

太太吗？”

50 岁左右的女人想制止她，“嘘！吉娜!”但阿巴盖尔妈妈一点也没在意，只将一只手放在腰间，笑着说，“也许是，孩子，我也许是。”

她让他们在苹果树下铺开红格子桌布，两个女人，奥利维亚和琼负责摆好午餐，男人们则去拾玉米。煮玉米不费什么事，没了黄油，她只得拿人造黄油和盐代替。

饭间很少有人说话，大部分时候只能听见津津有味的咀嚼声和心满意足的咕噜声。她看着这些人埋头大吃，心里觉得异常欣慰，充分证明了食物的可口诱人。这让她的理查森农场之行和碰到黄鼠狼的经历都是非常值的。他们当然不是很饿，长途旅行一个月中仅靠罐头充饥，他们对任何新鲜的，经过特别烹饪的食物都产生了强烈的欲望。她自己吃了三个鸡块，一根玉米和一小块草莓酱。当吃完所有这些时，她觉得自己满得就像塞满了亚麻布的床垫一样。

所有的人都吃完并斟上咖啡之后，叫拉尔夫·布雷特纳的司机高高兴兴地对她说，“真是一顿丰盛的午餐，妈妈，我记不起有比这更让人觉得舒服的美味佳肴了。万分感谢你。”

其他的人也随声附和着。尼克笑着点头。

小女孩说，“我能过来和你一起坐吗？老奶奶？”

“我想你太重了，宝贝儿。”年纪稍大的妇女奥利维亚·沃克说道。

“怎么会呢？”阿巴盖尔说，“我连这个小女孩都抱不动的那一天将是他们召我入土的那一天。过来，吉娜。”

拉尔夫把她抱过来放在阿巴盖尔腿上。“觉得沉就告诉我。”他拿帽子上的羽毛胳肢着吉娜的脸。她举起手，咯咯直笑，“别痒痒我，拉尔夫！你别痒痒我!”

“别担心，”拉尔夫说道，松了手，“我吃得太撑了，痒痒不了你多久。”他又坐了下来。

“你的腿怎么啦？吉娜？”阿巴盖尔问。

“当我从谷仓里爬出来的时候摔折了，”吉娜说，“迪克帮我固定住了它，拉尔夫说迪克救了我的命。”她给了带钢边眼镜的男人一个飞吻，后者立即红了脸，咳嗽起来，脸上却带着笑。

尼克，汤姆·科伦和拉尔夫在路经堪萨斯的半道上碰见了迪克·埃利斯，他正背着一个袋子走在路边，手里撑着一支走远路用的手杖。他是一个兽医。第二天，路经兰茨堡小镇的时候，他们停下来吃午饭，突然听见了从镇南边传来轻微的呼救声。如果不是顺风，他们根本不可能听见这声音。

“上帝保佑。”阿比知足地说，卷弄着小女孩的头发。

吉娜那时已经自己呆了整整三个星期。她前两天在她舅舅（叔叔？）谷仓里干草堆起来的阁楼上玩耍时，腐烂的地板突然松动了，将她扔到 40 英尺以下的草堆上。草堆里的干草本来可以阻止她继续往下摔，但她却从草堆上翻滚下来摔折了自己的腿。起初，迪克对她的状况相当悲观。他给他的腿作了局部麻醉之后将它固定下来。她失血过多，整个身体状况相当糟糕，他曾一度担心她会死于失血（这些谈话中的关键词汇就在吉娜漫不经心地玩着阿巴盖尔妈妈衣服上的扣子时被一一道了出来）。

正说着，吉娜却突然一下跳了起来，速度之快让所有的人都大吃一惊。她又对拉尔夫和他那顶时髦的帽子发生了兴趣。埃利斯低声地以一种不太肯定的口吻说，他怀疑大部分问题来源于折磨人的孤独。“一点不假，”阿巴盖尔说，“如果你忽略了她，她就会消瘦下去。”

吉娜打了个哈欠。她的眼睛很大，清澈透明。

“我来抱着她。”奥利维亚说。

“把她放在厅那头的小屋里，”阿比说，“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和她一起睡。另一个女孩……宝贝，你能再告诉我一遍你的名字吗？瞧我这该死的记性。”“琼·布林克曼，”红头女孩答道。“噢，琼，你如果没有其他想法的话，可以和我睡一间房。床不够两个睡，我想即使床足够大的话你也不会愿意和我这样枯瘦如柴的老太太睡一张床，但屋顶上有一张床垫，如果没有臭虫，倒是一个睡觉的好地方，我想，

他们会愿意帮你取下来，”“当然。”拉尔夫说。

奥利维亚抱着睡熟的吉娜进房了。若干年来第一次有如此多人的厨房现在已被暮色笼罩。阿巴盖尔妈妈嘟哝着站起身来点亮了三只油灯，一只放在桌上，一只放在火炉上（生铁般坚硬的黑檀木现在已冷却下来，很自足地发出噼哩啪啦的声音），一只放在走廊的窗台上。黑暗顿时一扫而光。

“也许最老的方式才是最好的。”迪克突然说，大家都转过脸看着他。他又红了脸开始咳嗽，阿巴盖尔只是抿着嘴暗自笑着。

“我是说，”迪克有一点为自己辩解似地继续着，“这是我从……我想是从 6 月 30 日以来吃的第一顿家常饭。那天停了电，我自己烧了一顿饭。我做的也实在是称不上是家饭菜。我妻子……她才是真正的好厨艺。她……”他突然没有下文了。

奥利维亚安置好吉娜回来。“睡得真快，”她说，“这小女孩可累坏了。你自己烤面包吗？”迪克问阿巴盖尔妈妈。

“当然烤了，我总是自己烤面包。当然，不是发酵面包，所有的酵母都用完了，我烤别的种类的面包。”

“我想吃面包，”他说得朴实无华，“海伦……我妻子……以前每周都要烤两次面包。近来我才意识到这就是我想要的一切。给我三片面包和一些草莓酱，我想我会吃得十分愉快。”

“汤姆·科伦累了，”汤姆插进话来，“呵——真是累了，”他说着深深地打了一个呵欠。

“你可以在棚子里睡下，”阿巴盖尔说，“小屋闻起来有点霉味，但它是干燥的。”

他们听了一会窗外均匀的雨声，雨已经下了快一个小时了。一个人的时候，雨声听起来是种让人绝望的声音；有人作伴的时候，雨声听起来却是细细密密悦耳动听，让屋子里的人感觉彼此接近了许多。雨水从马口铁做的水槽中汩汩流下，最后注入阿比放在房屋另一端的蓄水桶中。远处回响着低鸣的雷声。

“我想你们准备好了宿营的用具？”她问他们。

“所有的，”拉尔夫回答，“我们会睡得很舒服。走吧，汤姆？”他说着站起身来。“我想，”阿巴盖尔说，“你和尼克能不能再呆一会儿，拉尔夫？”

尼克在这段时间里一直坐在桌子旁边，坐在房间里远离她的摇椅的另一边。她暗自寻思，人们也许会认为，如果一个人不会说话，他自然会在一屋子人当中怅然若失，得不到任何人的注意。他安安静静地坐着，跟随着房间里的谈话，脸上不时对谈话的内容作出反应。他的神情是愉悦而聪慧的，对这么年轻的一个孩子来说，的确显得过分憔悴了一点。好几次在谈话中她都发觉人们看着他，好像尼克可以证实他（她）所说的话。他们也很能意识到他的存在。还有几次她则发现他看着窗外的黑暗，脸上一副苦恼的表情。

“你们能帮我抬下床垫吗？”琼轻声问。

“我和尼克去拿。”拉尔夫边说边站了起来。

“我可不想一个人进到后面那间棚子里去，”汤姆说道，“我可不想。”

“我和你一起去，”迪克说，“我们将点上那盏科勒曼油灯睡觉”。他站起身，又说道，“谢谢你，妈妈，这一切都太棒了，再一次谢谢你。”

其他人附和着表示感谢。尼克和拉尔夫将床垫取了下来，事实证明它并没有受到臭虫的骚扰。汤姆和迪克起身去了小棚，不一会儿小棚里的那盏科勒曼油灯就亮了。尼克，拉尔夫和阿巴盖尔妈妈就单独留在了厨房里。

“介意我抽烟吗？妈妈？”拉尔夫问。

“只要不把烟灰掸在地板上。你身后的壁柜里有一个烟灰缸。”

拉尔夫起身拿烟灰缸，阿比趁机打量了尼克一番。他穿着卡其布衬衫，蓝布工装裤和一件褪色的斜纹布马甲。他身上有些东西让她觉得与他似曾相识，或一直想与他相识。看着他，她感到一种平静的睿智与满足，好像这一刻便是命运的全部安排。她生命的一端是她父亲约翰·弗里曼特尔，黑皮肤，高大而自豪，另一端则是这个人，白皮肤，年轻，缄默，神色憔悴的脸上有一双聪慧的眼睛在看着她。

她看看窗外，科勒曼油灯的光透过小棚的窗户泻到窗外，将院子照亮了一小块。她担心小棚是不是还有母牛的味道，她已将近三年没到里面去过了。也不需要去。她在 1975 年卖掉了最后一只牛，但到 1987 年，小棚还有一股牛膻味。也许今天还有。但没关系，比这难闻的味道还有的是。

“妈妈？”

她收回视线。拉尔夫已坐到尼克旁边，手里拿着一张纸就着油灯的光眯着眼看着。尼克腿上则放着一叠纸和一支圆珠笔。他仍专注地看着她。

“尼克说。”拉尔夫清了清嗓子，显得有点尴尬。

“说下去。”

“他的纸条上说，很难从唇形上知道你在说什么，因为……”

“我想我明白为什么，”她说，“别担心。”

她站起身走向大衣柜，衣柜的第二层架子上放着一只塑料罐子，浑浊的液体中漂着两副假牙，就像作药品展示一样。

她捞出来拿水冲洗干净。

“我又得受罪了。”阿巴盖尔妈妈痛苦地说，随手把假牙嵌进嘴里。

“我们接着谈，”她说，“你们俩是头，我们有些事需要理理头绪。”

“噢，”拉尔夫说，“我可不是头。我只不过是一个全职的工厂工人和一个兼职的农民。我这一辈子，种下的庄稼要比想出的点子多得多。尼克，我想尼克才是头儿。”

“对吗？”她看着尼克问道。

尼克简短地写着，他一边写拉尔夫就一边将内容大声地念了出来。

“来这儿的确是我的主意，但我不知道谁是头儿。”

“我们在这儿往南约 90 英里的地方碰见了琼和奥利维亚，”拉尔夫说，“是在前天，对不对，尼克？”

尼克点点头。

“我们那时已在到你这儿来的路上，妈妈。她们也在往北来；迪克也是；我们撞到了一块儿。”

“你们见到其他人了吗？”她问。

“没有，”尼克写道，“但我有一种感觉——拉尔夫也有——那就是还有一些人藏在暗处，观察着我们。我猜，他们是因为害怕，对所发生的这些事不敢确定。”

她点点头。

“迪克说在碰上我们的前一天，他听见南边有摩托车的声音。这证明附近还有其他人。我想是我们这么多人在一起，他们觉得害怕才没出来。”

“你们为什么来这儿？”她那双挤在皱纹堆里的眼睛急切地盯着他们。

尼克写道，“我梦见你了。迪克·埃利斯说他也梦见过你。那个小女孩，吉娜在离我们到这儿很长时间之前就喊着‘老奶奶’。她描述了你这块地方，包括那个轮胎做的秋千。”

“多好的孩子，”阿巴盖尔妈妈有些心不在焉地说。她看着拉尔夫，“你呢？”“也梦见过一两次，妈妈，”拉尔夫说，他舔了舔干涩的嘴唇，“我梦见的大部分是关于……是关于另一个人。”

“什么人？”

尼克写了一行字，并打上圈，直接递给了她。没有眼镜，也没有她去年从赫明福德中心买回来的放大镜在手头上，她的视力看起近处的东西来不是很好用。但她能看清这张字条。字很大，就像上帝写在宫殿墙壁上的字一样。她看着不觉打了个冷战。又想起那天贴着地面蹭过马路的黄鼠狼，想起它们用针尖般的利齿在撕咬她的袋子。她想起一只血红的眼睛张着，隐蔽在黑暗中，看着，搜寻着，不仅仅在寻找一位老太太，而是在寻找一群男人和女人……还有一个小女孩。

字条上的一行字是：*黑衣人*。

“有人告诉我，”她说着，叠起了那张纸条，展开，然后又叠上，一

时间似乎忘了关节炎的疼痛，“有人告诉我我们要向西走。上帝在梦里这样告诉我。我不想听。我年纪大了，唯一想做的事就是在这一小块自己的上地上寿终正寝，120 年来，它一直是咱们家的地产，我并不是像摩西被指定带着以色列的后代前往迦南那样，被指定非死在那儿不可。”

她顿了顿。另外两个人都借着油灯的光庄重地注视着她。窗外的雨还在下，缓慢而无终止。不再有雷声。上帝，她想，这些假牙让我的嘴直疼，我想取出它们然后上床睡觉。

“这场灾难降临的前两年我就开始作梦，我总是做梦，有些梦会成为现实。预言是上帝的礼物，每个人都会分享到一点儿。我的祖母曾称它为上帝的油灯或是上帝的光辉。在梦里我梦见自己西行。起初是几个人，后来增加了几个。一直向西，直到我看见落基山脉。到那儿时已经是整整的一队人马，大约有 200 人左右。还有标记……不是上帝的标记而是普通的路标，每一个路标上都标着‘博尔德；科罗拉多，609 英里’或此路通往博尔德。”

她又停了停。

“那些梦让我害怕。我从没向人讲起我做的这些梦和我是怎样担惊受怕，我想我的感觉就和上帝从旋风中对约拿说话时他的感觉一样。我甚至试图让自己相信它们仅仅是梦，我这愚蠢的老妇人就像当年约拿那样，试图逃离上帝。但大鱼还是一样吞噬了我们，你们看！如果上帝对阿比说，你去分辨，那我必须得去分辨。我总觉得有人，有一个特别的人会来告诉我，那将使我知道时候到了。”

她看着尼克，尼克坐在桌子旁边透过拉尔夫吐出的烟圈，神情庄重地注视着她。

“看见你我就知道，”她说，“是你，尼克。上帝把指头放在你胸口上。但他不止一个指头，还会有其他的人，他们正往这儿赶，感谢上帝，他还将一个指头指向了他们。我梦见了他，梦见他甚至从现在起就在如何地寻找我们。上帝会原谅我情绪不好，我从心里诅咒他。”她开始抽泣，起身喝了一口水和一小杯汽水。她的眼泪显出她身为常人

的一面，脆弱，情绪低落。

她转身的时候，尼克开始写起什么。最后他从速记本上撕下一张纸递给拉尔夫。

“我不了解上帝，但我知道这儿一定在发生什么事。我们碰到的每一个人都向北走，好像你已经知道了答案。你梦见过其他人吗？迪克、琼或奥利维亚，或者那个小女孩？”

“没有全梦到，但有一个不太说话的男人，一个怀孕的女人，一个与你年纪相仿带着自己的吉它来我这儿的男人，还有你，尼克。”

“你认为去博尔德是正确的吗？”

阿巴盖尔妈妈说，“这是我们被指定去做的事。”

尼克在他的小本上毫无目的点点画画了一阵，然后写道，“你对那个黑衣人知道多少？你认识他吗？”

“我对他了解一点，但不知道他是谁。他是这个世界上最后的恶魔。其余的恶势力都只是一些小恶魔，包括商店的扒手、性虐待狂和那些爱动武的人。但他会召集他们。已经开始行动了。他召集他们的速度快过我们集合的速度。在他决定行动之前，我想他会有更多手下。不仅是和他一样邪恶的人，还有脆弱的，孤独的以及心中没有上帝的人。”

“也许他并没有真实存在，”尼克写道，“也许他只是……”他咬着笔端想了一会儿，补充道，“只是我们大家内心担心、邪恶的部分。我们梦见的事情也许是我们担心自己会做的事。”

拉尔夫大声地读到这里时，不解地皱起了眉头，但阿比却立即明白了尼克要表达的意思。它与过去 30 年来到这片土地上的新牧师的传教没什么两样。并没有真正的魔鬼，这就是他们的信条。世界上存在罪恶，它有可能来自原罪，但它就在我们每个人的内心世界，让它散发出来就像不打碎蛋壳取出鸡蛋一样是不可能的。按照这些新牧师的解释，撒旦就像一副七巧板拼图——世界上每个男人、女人和孩子都给它加上一点自己的理解来凑成一整块。的确，这些解释听起来都很现代很动听，但它唯一的缺陷就是不真实。尼克如果继续这样想

下去的话，他会成为黑衣人餐桌上的一道美味。

她说，“你梦见我了，我是真实存在的吗？”

尼克点点头。

“我也梦见你了，你是真实存在的吗？感谢上帝，你正坐在这儿，膝上放着一叠纸。尼克，这另一个人，也和你一样真实。”是的，他的确是真的。她想到了那些黄鼠狼，想到了黑暗中那双瞪得大大的血红的眼睛。当她再次开口说话的时候，声音有些沙哑。“他不是撒旦，但他和撒旦互相认识，很久以前就在一起议事。《圣经》并没有提到洪水退下去之后诺亚和他的家人怎么样了。但如果这些人的命运，包括他们的精神，他们的身体，他们的思考方式遭到什么不测的话，我是不会感到惊奇的。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也不会感到惊奇。”

“他现在就在落基山脉以西。迟早他会往东来。也许不是今年，但他一旦准备好了就会来。我们命里注定要与他较量一番。”

尼克摇摇头，表示无法理解。

“就是这样的，”她平静地说，“你看着吧。还有更艰难的日子在后头。死亡、恐怖、背叛、眼泪。不是我们所有的人都能活着看到收场。”

“我不喜欢这些，”拉尔夫嘟哝着，“难道没有你和尼克谈论的那个人，日子过得还不够难吗？难道我们碰到的问题还不够多吗？没有医生，没有电，什么都没有。为什么我们非要死缠住这并不确定的东西呢？”

“我不知道。这是上帝的行事之道。他并没有向阿比·弗里曼特尔之类的人作出解释。”“如果这真是他的行事之道，”拉尔夫说，“那我倒觉得他该退休，让年轻一点的人来接替他。”

“如果黑衣人在西边，”尼克写道，“那我们也许可以趁机往东去。”

她耐心地摇摇头。“尼克，万事万物都服务于上帝，你难道不认为这个黑衣人也是服务于上帝的吗？他也在为上帝服务，无论他的目的如何神秘莫测。无论你跑到哪儿，黑衣人都会跟着，因为他按上帝的旨意行事，而上帝正想让你对付他。你无法逃避神的旨意，敢于一试

的人都会丧生于野兽的血盆大口之中。”

尼克简略地写着。拉尔夫看着字条，一只手抓了抓鼻子，希望自己不要将它读出来。老太太绝对不会喜欢尼克刚写的这些。她有可能会称它为亵渎神明的行为，还有可能大声喝斥以致于吵醒这儿所有的人。

“他说什么？”阿巴盖尔问。

“他说……”拉尔夫清了清嗓子；帽子上的羽毛抖了抖，“他说他不信上帝。”说完，他不安地看着自己的鞋尖，等着阿比爆发。

她仅仅笑了笑，站起身，走向尼克，握住他的一只手，拍了拍，“愿上帝保佑你，尼克，没关系，他信任你。”

第二天呆在弗里曼特尔家里。天气极好，可以说是自流感像洪水退下阿勒那样地退去后，他们所能记起来的最好的天气。雨在清晨停止，到 9 点，空中升起一轮中西部壁画似的太阳和几朵云彩。玉米带着点点水珠向各个方向反光，就像一堆祖母绿宝石。天也比几周来的任何时候都凉爽。

汤姆·科伦花了整个上午在玉米地里跑上跑下，张着双臂驱赶成群的乌鸦。吉娜惬意地坐在秋千旁的泥地上玩纸娃娃，这是阿巴盖尔从她的衣柜底下翻出来的。

兽医迪克·埃利斯漫不经心地朝阿巴盖尔妈妈走过来问她这地方还有没有人养猪。

“怎么啦？斯通一家总养猪。”她说。她坐在阳台上的摇椅里，边弹吉他边照看着吉娜在院子里玩耍，吉娜那条上着石膏的腿直直地伸在她面前。

“你觉得还会有活的吗？”

“你最好去看看，也许有。也许它们早就拱破了猪圈在发欢呢。”她的眼睛闪了闪光，“也许我还知道有一个人昨天晚上梦见了猪排。”

“可能是你自己吧。”迪克说。

“你杀过猪吗？”

“没有，妈妈，”他说，笑得更放开了些，“我给一些猪驱过肠虫，但从没杀过猪。我总是那种会被你称作非暴力者的人。”

“你认为你和拉尔夫能容忍被一个女人带着做一件事吗？”

“大概可以。”他说。

20 分钟以后，3 个人出发了。阿巴盖尔在那辆老卡车上坐在两个男人中间，她的拐杖威严地立在两膝之间。在斯通家，他们发现屋后的猪圈里有两只小猪崽，活蹦乱跳，满嘴的豌豆藤。看来，在饲料耗尽的情况下，它们以猪圈里更为孱弱不幸的同伴为食，活得还不错。

拉尔夫支起谷仓里的支架，在阿巴盖尔的指导下，迪克最终将一根绳子牢牢拴在了一只猪崽的后腿上。猪崽嚎叫着挣扎着，最后还是被拽进谷仓，悬到了支架上。

拉尔夫从屋里出来时手里拿着一把 3 英尺长的屠刀——那可不是一把普通的刀，而是一把真正的刺刀，我的上帝，阿比想。

“你知道的，干这事我没有太大的把握。”他说。

“那么给我。”阿巴盖尔说着伸出一只手，拉尔夫怀疑地看着迪克，迪克耸耸肩，拉尔夫把刀递给了阿巴盖尔。

“上帝，”阿巴盖尔说，“我们感谢你赐予我们这份礼物。愿这只猪能给我们提供营养，阿门。站远一点，孩子们，要喷血的。”

她熟练地一挥刀，插进猪崽的脖子，这情景你再过多少年都不会忘记。然后尽量迅速地退回身子。

“你把壶下面的火点着了吗？”她问迪克，“在院子里生没生火？”

“生了，妈妈。”迪克满怀敬意地说，眼睛却无法离开那只猪。

“准备好刷子了吗？”她问拉尔夫。

拉尔夫拿出两把黄鬃毛的大刷子。

“很好，你们把它取下来扔到水里。煮一会儿之后，它的毛会好褪得多。那时你就会看见光滑得如一只香蕉般的猪先生了。”

他们面对此景，脸色都有点发青。

“振作一点，”她说，“你们总不可能连皮带毛吃它。先让它脱去衣服是正经事。”

拉尔夫和迪克·埃利斯相互看了一眼，深吸一口气，动手把死猪从架子上卸了下来。下午 3 点钟以前干完了所有的活儿，4 点则装着一车肉回到了阿巴盖尔的住所，晚餐上多了一道新鲜猪排。两个男人吃得都不是很舒服，但阿巴盖尔一个人就吃了两大块猪排，香脆的肥肉在她的假牙之间被咀嚼得津津有味。拿什么招待自己都赶不上新鲜猪肉。

时间是 9 点以后。吉娜还在睡觉，汤姆在阿巴盖尔妈妈阳台上的摇椅里打盹。西边天空中不时有无声的闪电。除尼克之外的其他成年人都聚集在厨房里。尼克出去散步了。阿巴盖尔知道这个男孩在作激烈的思想斗争，她的心也随着他在外面游荡。

“我看，你不是真有 108 岁了，对吧？”拉尔夫问，显然是想起了杀猪那天她的所作所为。

“你等一会儿，”阿巴盖尔说，“我有些东西让你看看，先生。”她起身去了起居室，从衣柜最上面的抽屉里取出放在镜框里的里根总统的信。把它拿回来放在拉尔夫腿上，“读读这个，儿子。”她不无自豪的说。

拉尔夫读起来，“……在你 100 岁生日上……美利坚合众国 72 名百岁老人之一……美国以民主党人注册的年纪第五大的老人……罗纳德·里根总统向你致以问候和祝贺，1982 年 1 月 14 日。”他瞪大两眼看着她，“我，我十分惭……”，他红着脸，还有一丝疑惑，“原谅我，妈妈。”

“那你一定见过所有的事情了！”奥利维亚惊叹道。

“它们都没法与我这一个月来所见到事情相比，”她叹了一口气，“也没法与我希望看到的事情相比。”

门开了，尼克走了进来——谈话顿时中止，好像他们一直在看着时间，等他回来。她可以从他脸上看出他已经作了决定，她想她知道这个决定是什么。他递给她一张在走廊里就写好了的字条。她把字条举得远远地看着。

“我们最好明天就动身去博尔德。”尼克写的是。

她的视线从字条上移到尼克的脸上，慢慢地点了点头，又把字条递给琼，琼又递给了奥利维亚。“我想我们最好也是这样，”阿巴盖尔说，“我不想你说得更多，但我想我们最好这样。什么让你作了这样的决定？”

他近乎愤怒地耸耸肩，指指她。

“原来如此，”阿巴盖尔说，“但我的信任却在上帝。”

迪克想，希望我的也一样。

第二早晨，也就是 7 月 26 日早晨，简单商议了一会儿后，迪克和拉尔夫开着卡车动身去哥伦布。“我不想让她去，”拉尔夫说，“但要是你也这样说，尼克，那就只好照办了。”

尼克写道，“尽快回来。”

拉尔夫笑了一声，看了看院子周围。琼和奥利维亚在一只大桶里洗衣服，大桶的一头装着一块洗衣板。汤姆在玉米地里赶乌鸦——一项让他乐此不疲的事业。吉娜在摆弄老爷车和车库模型。老太太坐在摇椅里打盹，边打盹边发出呼噜声。

“你正迫不急待地探身虎穴，尼克。”

尼克写道：“我们难道有更好的地方可以去吗？”

“倒也是。四处游荡总不是什么好事。让你觉得自己毫无价值。你得不停地向前看，才会觉得正当，你觉得了吗？”

尼克点点头。

“好了”，拉尔夫拍了拍尼克的肩转过身，“迪克，你坐好了吗？”

汤姆·科伦从玉米地里跑出来，上衣、裤子和长长的棕色头发上都沾满了玉米穗。“我也去！汤姆·科伦也想坐车去！”

“那赶快，”拉尔夫说，“天哪，瞧瞧你自己，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是玉米穗。可你连一只乌鸦也没抓着。最好让我帮你刷干净。”

汤姆同意让拉尔夫帮他刷掉衣服上的玉米穗。尼克想，对汤姆来说，过去的两周也许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两周，因为他和一群接受他

也需要他的人在一起。他们为什么不应该这样呢？他虽然有点虚弱，但他仍不失为这个新世界里相对稀罕的物品，他仍不失为一个活生生的人。

“再见，尼克。”拉尔夫说着跳上了那辆卡车。

“再见，尼克。”汤姆·科伦重复着，依然带着笑。

尼克目送那卡车远去，然后走回小棚。找出一只旧柳条箱和一罐油漆。他从柳条箱上折下一块木板，插到一根长长的篱桩上。他举着这块告示牌似的东西，带着油漆到院子里，在板上仔细地描划起来。吉娜在一旁饶有兴趣地看着。

“上面写的什么？”她问。

“写的是，我们已前往博尔德，科罗拉多。为避免交通堵塞我们走的是小路。民用波段 14 频道，”奥利维亚读道。

“这是什么意思？”琼走过来问道。她抱起吉娜一起看着尼克小心翼翼地将那块标示牌插在土路上，埋了足足有 3 尺深，除了飓风以外不会有什么力量能把它弄倒。当然，这地方曾经有过飓风，他想起了那场几乎将他和汤姆一卷而去的飓风，想到了他们在地下室的恐惧。

他写了一张纸条递给琼。

“迪克和拉尔夫去哥伦布想要找的东西中有一样就是民用电台。必须有人始终监听 14 频道。”

“哦，原来是这样，”奥利维亚感叹道，“真聪明。”

尼克严肃地敲了敲自己的脑门，笑了。

两位妇女转身去晾衣服。吉娜一只腿一瘸一拐地回去玩玩具车了。尼克走过院子；爬上台阶，在打着盹的老太太身边坐下。他望着外面的玉米地，想不出它们最终会成为什么样子。

“如果你也这样说，尼克，那就只好照办了。”

他们已把他奉为头领。他们已经这样认为了，他却还没明白为什么。你总不能处处听从一个聋哑人的命令。迪克才应该是他们的头儿。他的位置不过是一个拿着长矛的随从，站在左数第三个，没有头

衔，只有他妈妈才能认出他来。但从他们在路上遇到开卡车的拉尔夫起，就开始了一种行为，说完话之后飞快地瞟一眼尼克，似乎需要得到他的确认。很容易忘记他曾经多么孤独寂寞，忘记曾担心连续的噩梦是不是他发疯的前兆；也很容易想起如果只有自己孤身一人，一个拿着长矛的随从，左数第三个，在一场可怕的戏剧中扮演一个小小的角色。

“我看见你的时候就知道，是你，尼克，上帝已经将他的手指指向你的胸膛……”

不，我不能接受这个。我也不能接受上帝，因为这件事。让这位老太太拥有自己的上帝吧，对一个老妇人来说，上帝就像灌肠剂和茶叶袋一样是必不可少的。他又一次集中考虑事情。让他们去博尔德，再看看会发生什么事。老太太说那个黑衣人是真实存在的，而不是一个心理标志，他不想相信这一点，也不……但从内心来说，他却是相信的。在内心，他相信她说的一切，这让他感到恐惧。他不想成为他们的头。

（就是你了，尼克。）

一只手捏住了他的肩膀，他吓了一跳，转过身来。如果她是在打盹的话，那么现在她醒了。她正从摇椅上微笑着俯视他。

“我正坐在这儿想那次大萧条，”她说，“你知道吗？我父亲曾拥有这片方圆几十里的土地。是真的。对一个黑人来说，这可不是什么小把戏。我 19 岁那年在‘保护农业社’的大厅里演出过两次，边弹吉它边唱歌。很久以前了，尼克，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尼克点点头。

“那些日子是好时光，尼克，至少大部分时候是。但我想，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长久。除了上帝的爱。我父亲死了，儿子们瓜分这片土地，我的第一个丈夫也得到了 60 英亩，不算太多。这房子就建在那 60 英亩之内，你要知道，这是现在剩下的全部土地。噢，我想我现在可以重新声明对所有这些土地的所有权，但情形已经大不一样了。”

尼克拍着她干枯的手，她深深地叹着气。

“兄弟间相处得不是很好，几乎总是在争吵。看该隐和亚伯！谁都想当头，谁都不愿意打下手！1931年，银行收回了它的欠款。这时他们似乎又拧成了一股绳，但是太晚了。1945年，除了我的60亩和古德尔现在所在的40或50多亩地，其余的全失去了。”她从上衣兜里掏出手绢开始擦泪，动作缓慢，若有所思。

“最后只剩下了我的那块地，再没有钱也没有其他东西。每年收税的时候，他们就会拿走一点我的地去缴税，每到这时，我会出来看着那块不再属于我的土地，就像我现在这样痛哭一场。每年都割一块地纳税，这就是事情的经过。这儿分一块，那儿割一块，我交出剩下的土地，但那还不足以缴纳他们的税。然后，我到了100岁。他们永远地免除了我的赋税。是的，他们在掠夺走除了这一小块地方以外的所有土地之后终于放手了。很大一块地，是不是？”

他轻轻握住她的手，定睛看着她。

“噢，尼克，”阿巴盖尔妈妈说，“我在内心有着对上帝的憎恨。每个爱着上帝的男人和女人也都恨着他。因为他是一个心肠太狠的上帝，一个嫉妒的上帝。他是他，在这个世界上，他喜欢以痛苦来报答劳动，而让那些做恶多端的人开着卡迪拉克在大街上张扬。就连侍奉他的快乐也是一种痛苦的快乐。我按他的旨意行事，但我心里更为人性化的一部分却在诅咒他。‘阿比，’上帝对我说：‘前方有你的任务。所以我要让你一直活着，活到你的肉体对你的骨头来说是一种负担为止。我要让你看着所有的子女都死在你前头而你却安然无恙。我要让你亲眼看着父亲的土地被一块块夺走。最后，你的结局将是和一群陌生人一起离开你所钟爱的一切，在一块陌生的土地上带着未完成的工作死去。这就是我的愿望，阿比。’‘是，上帝’我说，‘我会按你的意志行事’，但我却在内心诅咒着他，问着：‘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得到的唯一答案却是：‘我开创世界的时候你在哪儿？’”她已泪如雨下，泪水浸湿了她的衣服，尼克不禁惊叹这样一个枯瘦如柴的老太太怎么会有那么多的泪水。

“帮帮我，尼克，”她说，“我只想做此正确的事。”

他紧紧地抓住她的手。在他们身后，吉娜正兴高采烈地将一只玩具车举到空中，让它在太阳光下闪闪发光。

迪克和拉尔夫返回时已是正午。迪克开着一辆新的大篷货车，拉尔夫则开着一辆红色的救险卡车，前面有挡板，后面有竹筐和钩子。汤姆站在后面，兴奋地挥着手。他们在走廊前停下，迪克从大篷车中跳下来。

“救险车里有一个极好的民用电台，”他告诉尼克，“40 个频道，我想拉尔夫是爱上它了。”

尼克笑了笑。女人们走过来看那两辆车。阿巴盖尔注意到了拉尔夫护着琼走到卡车前看收音机的情景，不由得赞赏地点点头。这个女人有着丰满的臀部，一定能随心所欲地生很多孩子。

“我们什么时候走？”拉尔夫问。

尼克写道：“吃完饭之后。你试过电台了吗？”

“试过了，”拉尔夫说，“回来的路上我一直开着。可怕的静电；有一个啸声抑制电路开关，但它看起来不是很好用。但你要知道，我敢打赌我听见一些东西，静电的或非静电的，很远，也许根本就不是什么声音。但我说的是实话，尼克，我不太在乎它，就像那些梦。”

大家突然陷入沉默。

“好了，”奥利维亚的话打断了这份沉默，“我要做些吃的。希望大家不会介意两天吃同一式的猪排。”

没人介意。到 1 点钟，宿营的用品，包括阿巴盖尔的摇椅和吉它，都已在大篷车上捆好。他们出发了，救险车走在前面扫清道路。阿巴盖尔坐在大篷车的前排，他们向西行驶在 30 号公路上。她没有哭。她的手杖放在两腿之间。哭已经哭过了，她被放到了上帝意志的中心，她会按他的旨意行事。她会按上帝的旨意行事，但她想起那只在夜色中张得大大的血红的眼睛，就感到浑身战栗。血红的眼睛，她感到浑身战栗。

第 46 章

时间是 7 月 27 日傍晚时分。他们宿营的地方叫孔克尔·弗尔霍普，被夏日的风雨侵蚀得字迹模糊的路标牌上这样写着。孔克尔，俄亥俄州在南边。有发生过火灾的痕迹，孔克尔大部分都已经烧得差不多了。斯图说可能是由闪电引起的，哈罗德当然又反驳了他。这些天来，如果斯图·雷德曼说救火车是红的，哈罗德·劳德就会举出无数事实和数字证实这些天大部分救火车都是绿的。

法兰妮叹着气翻了个身。难以入寐。她害怕那个梦。

左边，5 辆摩托车一字排开斜在各自的撑脚架上，铬合金的排气管和零件反射出星星点点的月光，就像“地狱之神”乐队特地挑了这块地方闹上一个通宵。不过他们倒不会驾着像这些本田、雅马哈之类的“轻骑”，她想。他们该驾着“飞车”……或是她从电视上的旧美国——国际自行车时代所看到的一些东西。“野精灵，魔鬼般的精灵，车轮上的地狱之神。”在她的高中时代，露天电影院里总挂着这一类的巨型广告牌。威尔士露天影院，圣福德露天影院，南波特兰德露天影院……你付钱，你选择，然后你享用。现在都过时了，所有露天影院都没了，更不要说地狱之神和漂亮的旧美国国际图画。

将它写入日记，法兰妮，她告诉自己，又翻了个身，但不是今天晚上，今天晚上她打算睡一觉，无论做不做梦。

离她 20 步的地方，她可以看见其他人，躺在睡袋里，酩酊大醉，就像经历了一场啤酒晚会的“地狱之神”，在那样的晚会上，除了彼得·方达和南希·西纳特拉以外，画面上所有的人都会喝得躺倒在地。哈罗德，斯图，格兰·贝特曼，马克·布拉多克，佩瑞·麦克阿瑟。服些催眠剂然后睡觉……

他们倒没服催眠剂，而是服了半粒佛罗那。这是斯图的主意。因

为梦魇越来越严重，他们中有的人变得有些脾气古怪，难以相处。他在对其他人说出这个点子的时候将哈罗德支开了，因为取悦哈罗德的办法是郑重地征求他的意见，还因为哈罗德知道得太多。知道得多并不是坏事，但也使他变得十分神经质，和他在一起，就像旅行中跟了个五流的神人，虽然无所不晓，却也情绪多变，随时都可能崩溃。哈罗德在霍博肯——他们碰见马克和佩瑞的地方买了第二支枪，现在他就低低地斜挎着两支枪。她对哈罗德的感觉很差，哈罗德也开始让她担惊受怕。她不知道哈罗德会不会有哪一天晚上不再只是疯疯癫癫，而是拿着两支枪胡乱扫射。她发现自己常常回忆起碰到哈罗德的那天，那时他正在后院，穿着浴衣边割草边喊叫，情感的防线全部崩溃。

她可以想象斯图会如何跟他说，准是悄悄地，甚至密谋似地，哈罗德，这些梦是个问题。我有一个想法，但我不知道如何实施，一点药性很弱的镇定剂也许……必须是剂量合适的，如果剂量太大的话，有什么异常动静就没人能醒过来。你认为呢?

哈罗德建议他们每人服一粒佛罗那，这药在哪里都可以买到，如果能终止那些噩梦的循环，再减少至 3/4 粒，如果奏效，再减少至半粒。斯图私下里找格兰，得到了相同的意见，并做了试验。在剂量为 1／4 粒时噩梦重新开始潜入。于是他们把剂量控制在半粒。

至少其他人是这样。

法兰妮每晚都拿药，但又藏了起来。她不知道佛罗那会不会伤害身体，她不敢冒这个险。有人说连阿斯匹林都会导致染色体断裂。所以她忍受着噩梦——忍受，就是这个词。有一个梦始终占主导地位，如果有其他不同的梦，也会慢慢地溶于这个梦当中。她在奥甘奎特的房子里，那个黑衣人正追赶她。沿着楼梯上上下下，穿过她妈妈的休息室，休息室的钟还在嘀嘀嗒嗒地数着这枯燥的时光……她知道，如果不背着父亲裹在床单里的尸体，她就能逃脱，但如果她放下尸体，蒙面人就会有亵渎的举动。所以她跑着，同时能感觉到他离自己越来越近，最后他的手将落到她肩上，他滚热而让人觉得恶心的手。她将

浑身瘫软，裹尸布里她父亲的尸体也从胳膊上滑落，这时她会转过身来，大声说，拿走它吧，随便你要做什么，我无所谓，但别再追赶我了。

他站在那儿，穿着一件类似披风的黑衣服，除了肆无忌惮的笑容之外，看不见他的相貌。他一只手里拿着一个扭曲变形的衣架。这时，恐怖犹如当面一拳朝她袭来，她挣扎着从梦中惊醒，浑身是汗，心跳加速，再也无法入睡。

因为他想要的不是父亲的尸体，而是她子宫里孕育着的孩子。

她又翻了个身。如果不能很快入睡的话，她倒真想拿出日记本记日记。她是从 7 月 5 日开始写日记的。一定程度上她是为了还没出生的那个孩子在记这本日记。这是一种表示信心的举动，表示她坚信孩子会活下来。她想让他知道事情的前因后果。包括那场灾难是如何袭击一个叫奥甘奎特的地方，她和哈罗德是怎样逃跑的，以及他们后来怎么样了。她想让孩子了解事情的经过。

月光很好，写字是绰绰有余，两到三页的日记总是足以让她感到昏昏欲睡。对她的文学修养就不用说太多了，她想。她还是想先再给睡眠一次机会。

她闭上了双眼。

继续想哈罗德。

如果马克和佩瑞没有相互托付终身的话，形势也许会随着他们的到来有所缓解。佩瑞已 33 岁，比马克足足大 11 岁，在现在这个世道根本算不了什么。他们碰上之后，一见如故，非常知足地走到一起，如胶似漆。佩瑞曾向法兰妮吐露，他们正准备要一个孩子。感谢上帝我一直只用避孕药而没有上环，佩瑞说。要不然，我以什么名义把它取出来呢?

法兰妮差一点告诉她自己正怀着孩子(她已经有 3 个多月的身孕了)，但她忍住了没说。她怕说出来只会让本来就糟糕的形势变得更加恶劣。

所以他们现在由 4 个人变成了 6 个人（格兰彻底拒绝骑摩托，总

是坐在斯图或哈罗德的后座上）但形势并没有因为另一个女人的加入有所改善。

你怎么啦？你想要什么？

如果她必须在这样的世界中活着，她想，必须活着直到体内生物钟在 6 个月后终止，她倒想要一个像斯图 ·雷德曼那样的男人做自己的丈夫——不，不是像他那样的人。她想要他。毫不掩饰地说，就是那样。

文明已不复存在，人类社会中所有表面的修饰和无用的东西也都一层层被剥去。格兰常常坚持这个观点，而它也似乎总是能让哈罗德过分地觉得高兴。

妇女解放，法兰妮认为（想到自己如果想坦率一点，还不如就此彻底坦率起来），只不过是技术社会的一种副产品。妇女们总是在任凭自己身体的摆布。她们越来越小，也越来越孱弱。一个男人没法生孩子，但一人女人可以——每个 4 岁的小孩都知道这点。一个怀孕的妇女更是一个弱不禁风的人。文明给男女双方都提供了一个正当的保护伞。解放这个词说明了一切。文明社会时，在它周到仁慈的保护体系下，妇女一直做着奴隶。让我们别作过分的修饰，我们就曾是奴隶，她想。然后，那些黑暗的日子结束了。本应该挂在《女士》杂志社的办公室里的《妇女信条》这样说道，"谢谢，先生们，谢谢你们修建了铁路。谢谢，先生们，谢谢你们发明了汽车，杀死了印第安人，他们认为自己先到这片土地上来，所以应该在美洲住得更久。谢谢，先生们，谢谢你们在医院、警局、学校的一切活动。现在我想选举，想拥有把握自己命运的权利。以前我是奴隶，但现在奴隶制已经废除了。我作奴隶的日子一去不复返，我无需再作奴隶，就像我已无需划着小木舟横越太平洋。直升飞机比小木舟更快更安全，自由也比奴隶更有价值和意义。我不害怕乘飞机。谢谢，先生们。"

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没有。南部的乡下佬可以对燃烧的草场抱怨不止，反对分子也可以玩一些文字游戏，但真理只会保持自己的微笑。现在，所有的都改变了，在几周之内一切都变了，变了多少只有时

间才能证明。但现在躺在这儿，她知道自己需要一个男人。上帝，她非常需要一个男人。

不全是为了保全她和她腹中的这个孩子，也不全是为了寻找一个最优秀（或第二优秀的，她想）的男人。斯图吸引着她，尤其没有了杰西。斯图人很安静，又能干，最重要的是，他不是她父亲称为“酒囊饭袋似的废物。”

他也被她吸引着。她非常清楚这一点，从 7 月 4 日在那家废弃的餐馆里第一次共进午餐时起她就知道这点了。一会儿——就一会儿——他们的目光相遇了，迸发出瞬间的热量，就像水车所有的叶片都转向负重的一边时产生的能量一样。她猜斯图也知道这些，但他在等她，等她在自己的时间里作出自己的决定。她先跟了哈罗德，因此她成了哈罗德的奴隶。这是一个气味难闻的强壮男子的想法，但她害怕整个世界又将变成这帮气味难闻的强壮男子的世界，甚少一段时间是这样。

如果有其他人能代替哈罗德就好了，但是没有。她担心她等不了太久。她想起哈罗德笨拙地试图和她做爱，试图证明所有权不可更改的那一天，是多久以前？两周？好像更长。所有的过去都变得遥远而悠长。就像一块受热的太妃糖一样伸延开来。她既为如何对付哈罗德担心，担心如果自己真投入斯图的怀抱他会怎么做——也为自己将做的梦害怕，在这两重折磨之间，她根本无法入睡。

想着想着，她迷糊过去。

当她醒来的时候，天仍然黑着。有人在摇晃着她。

她低声抱怨了几句她这一觉睡得正舒坦而且是一周以来第一次没有做梦。然后就极不情愿地清醒过来，想着一定是早晨该出发的时间了。但他们为什么没等天亮就走呢？她坐起身，发现月亮正在落下。

是哈罗德在摇她，哈罗德看起来像是受了什么惊吓。

“哈罗德？出什么事？”

斯图也起来了，她发现。还有格兰·贝特曼和佩瑞正跪在远处他

们原来升着一小堆火的地方。

“马克，”哈罗德说，“马克病了。”

“病了？”她问，随后就听见一声低吟从火堆的灰烬那边传来，佩瑞正跪在那儿，另外两个男人则站着。法兰妮觉得体内“腾”地升起一种恐惧感。疾病是他们大家最害怕的一样东西。

“不会是……不会是流感，对吧？哈罗德？”因为如果马克染上了迟来的“上尉之旅”一样的症状，那他们谁都有可能会染上。也许那种细菌仍然潜伏在周围，也许它发生某种变异，更适合侵蚀人类了，上帝！

“不，不是流感。这一点儿也不像流感。法兰妮，你今晚吃了那些罐装的牡蛎吗？或者在我们吃午饭的时候吃了些？”

她努力地回忆着，神志仍然因为睡眠有些不清醒。“是的，两顿我都吃了，”她说，“味道不错。我喜欢牡蛎。是食物中毒，是吗？”“法兰妮，我只是在问你。我们没人知道这是什么病。这里没有医生。你感觉如何？你觉得好吗？”

“挺好，只是很困。”其实她不是，她一点儿都不困。另一声呻吟从营地的那边传来，就像马克在控诉她，为什么在自己感觉恶劣的情况下她的感觉却这么好。

哈罗德说：“格兰认为有可能是他的阑尾……”

“什么？”

哈罗德只是难堪地笑笑，点了点头。

法兰妮站起身来走到其他人聚集的地方。哈罗德像一个阴郁的影子似的跟着她。

“我们得帮帮他，”佩瑞说。她机械地说着，就像以前已经说了许多次一样。她的目光不安地从一个人挪到另一个人身上，目光中充满了恐怖和无助，这让法兰妮再一次觉得受到了控诉。她的思维自私地想到了腹中的婴儿，她不得不试图把这思维转向别处。无论是否合适，它们都没法被驱赶开。“离他远点儿，”她的内心一半在对另一半呐喊，“赶快离他远点儿，他有可能会传染。”她看着格兰，后者在科勒

曼油灯的光晕下愈显苍白而衰老。

“哈罗德说你认为是阑尾出了毛病？”她问道。

“不知道，”格兰说，听上去十分不安和恐慌。“但他的确有了一些征兆，发烧，肚子发硬肿大，一碰就疼。”

“我们得帮帮他。”佩瑞又说了一遍，掉下泪来。

格兰摸了摸马克的肚子和瞪得大大的双眼，他尖叫了一声。格兰刷地一下抽回了手，就像摸到了滚热的火炉一般。他从斯图看到哈罗德，又转回到斯图，然后带着掩饰不住的惊慌问：“你们两位先生有什么建议？”

哈罗德站在那儿，喉结不由自主地动着，好像有什么东西卡在那儿碍着他说话。最后，他终于脱口而出，“给他吃一些阿斯匹林吧。”

佩瑞一直透过泪水俯视着马克，听到这话，抬眼看着哈罗德“阿斯匹林？”这次她尖叫起来，“这就是你那聪明脑子里想出来的最好的主意？阿斯匹林？”

哈罗德将手插进兜里，抱歉地看着她，接受了这份谴责。

斯图平静地说：“哈罗德是对的。佩瑞。现在看来，阿斯匹林的确是我们最好的选择。现在几点啦？”

“你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她冲他们大喊，“为什么你们都不敢承认呢？”

“3 点 15 分。”法兰妮说。

“他要死了怎么办？”佩瑞把滑到脸上的头发拂到脑后，她的脸因为哭泣而显得有些肿胀。

“按他们说的做，佩瑞，”马克用一种单调倦怠的口吻突然说道，让所有的人都吃了一惊。“他们会尽力的。如果继续像这样疼，我还真不如死了算了。给我一些阿斯匹林，或任何别的什么。”

“我去拿，”哈罗德说着就急于离开。“我的背袋里就有一些。强力速效型的，”他补充道，好像希望得到他们的赞赏似地。然后就急匆匆拿药了。

“我们得帮帮他。”佩瑞说，又恢复了她的这句老话。

斯图把格兰和法兰妮拽到一边。

“有什么办法吗？”他悄悄地问他们，“我可以告诉你们，我没有任何办法。哈罗德让她快发疯了，但关于阿斯匹林的主意比我所有的办法都要好上几倍。”

“她只是不安，如此而已。”法兰妮说。

格兰叹了口气，“也许是肠胃出了问题，粗粮吃多了。活动活动也许就会好了。”

法兰妮摇了摇头：“我想不是。肠胃消化不良是不会发烧的，肚子也不会胀成那样。”他的肚子像一夜之间长了个肿瘤似的鼓了起来。她想到这点就觉得难受。她已想不起来什么时候（除了梦之外）曾受过这样的惊吓。哈罗德说了些什么？这屋子里没有医生。的确是这么回事，多可怕的事实。上帝，一切就这样在她身边瞬间地发生了，颇有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他们是多么地孤立无援。他们一直是这么高度紧张，以致于连必要的安全保障都被抛之脑后了。她从格兰有些扭曲变形的脸看到斯图同样的脸。从他们脸上都看出深深的忧虑，但哪张脸上都没有答案。

马克在他们身后又尖叫了一声，佩瑞回应着他的叫声，像是也感到了他的疼痛。一定程度上她的确感到了，法兰妮想。

“我们该怎么办？”法兰妮无助地问。

她想到了婴儿，反反复复潜入她脑子里的一个问题里：“如果万一要剖腹产该怎么办？如果万一要剖腹产该怎么办？如果……”

在她身后，马克又尖叫起来，像发出一种可怕的预言一般，她恨他。

他们在摇曳的油灯光下面面相觑。

［摘自法兰妮·戈德史密斯的日记

1990 年 7 月 6 日］

经过一番劝说，贝特曼先生同意和我们一道走。他说，尽管他写了许多文章（“我全是以大写字母写的，这样就没人能看出它们实际

上是多么地简单浅显了，”他说。）而且拥有极度枯燥乏味的教学生涯，更不要提他颇为得意的异常行为社会学和乡村社会学，他还是决定不能放弃这次机会。

斯图想知道他所说的机会是指什么。

“我想这是非常清楚的，”哈罗德以他那种让人难以忍受的傲慢口吻说道（哈罗德有时让人觉得可亲，有时又会让人觉得可恶，今晚无疑就是后面这种情况。）“贝特曼先生。”

“请叫我格兰，”他十分平静地说。但哈罗德盯着他的目光就像他曾经谴责哈罗德患有社会病似的。

“格兰，从一个社会学家的角度出发，发现了一个现场研究社会知何形成的机会，我想是这样。他看看事实知何印证理论。”

长话短说，格兰（我从现在起将这样称呼他，因为他喜欢这样）同意对“机会”的解释大致如此但同时补充道，“我还有一些理论已经被记下来，希望得到证实或否定。我认为，从流感扫荡之后的废墟上诞生出来的人类一定不同于从尼罗河流域这片文化的摇篮中诞生出来的。”

斯图以他惯有的平静口吻说：“因为一切都在四周倒下，等着被重新拾起。”他看上去神色严峻，以致于让我觉得吃惊，就连哈罗德也以一种滑稽的表情看着他。

格兰只是点点头，说，“没错。技术社会已化乌有，但它留下了所有的篮球。总有人会回忆篮球比赛并将它传授给其他的人。很简洁，对不时？我晚些时候应该把它记下来。”

但我自己把它记了下来，以免他忘了，谁知道呢？那个阴影知道，嗨！

哈罗德接着说，“听起来，你认为所有的事情都会重新开始——武器竞争、环境污染等等。这又是一个理论吗？或是第一个理论的推论？”

“不完全是，”格兰正要继续说下去，哈罗德又插进话来。我没法逐字记下，因为每当哈罗德激动时，他总是说得很快。他所说的总结

成一点就是他认为人们不会那么傻，尽管他通常对人们的评价都很低。他说他认为这次之后，一定会有一些特定的法则被建立。人们不会再对核裂变或碳射线（他也许发错了音）或这一类的废物忙个不停。我记得他说的一件事，因为他说得十分形象。“难题已被快刀斩乱麻地解决掉了。我们没有理由再工作，再把难题重新堆到自己面前。”

我可以看出来他因为辩论变得有些头脑发热。哈罗德不被人喜欢的原因之一就是他总是急于显示他如何地见多识广（他的确知道得很多，我不能否认这点，哈罗德是聪慧过人的）。但格兰只说了一句，“时间会说明一切，对吧？”

所有这些都在大约 1 个小时以前结束了，我现在在楼上的一间卧室，科亚克躺在我身边的地板上。多好的狗！它总是那么惬意，让我想起自己的家，但我得努力不去想太多关于家的事情，因为这些事总是让我难过得掉下眼泪。我知道有一点听起来比较可怕，但我确实非常想要一个人来帮我温暖被褥。我脑子里甚至连候选人都有了。

别再想了，法兰妮！

明天我们要去斯托威顿，我知道斯图不太赞成这个主意。他对那个地方万分恐惧。我非常喜欢斯图，只希望哈罗德能喜欢他一点。哈罗德总是让事情陷入尴尬的境地，但我想他再怎么也没法违背自己的本性。

格兰决定不带科亚克走。他对这个作法深感愧疚，科亚克觅食不会有任何困难。除此之外别无他法，除非我们能找着一个带边斗的摩托，即便那样，科亚克也有可能受惊跳出来，死伤于车轮之下。

无论如何，明天我们就要走了。

备忘：得克萨斯漫游者（一支棒球队）队有个擅长以快球出名的球手，他能投出各种非击手球和其他漂亮的球法。非击手球是很棒的。有一种模拟笑声的喜剧，模拟笑声即在可笑的剧情部分配有人们的笑声录音，这样能让你看得更加投入更加尽兴。你常可以在超市得到冰冻的蛋糕和小饼，你经常是化开后就吃下去。萨拉李草莓奶油蛋

糕是我最爱吃的。

1990 年 7 月 7 日

没法写长。骑了一整天车。屁股都麻了，后背也像灌铅一样地沉重。我昨晚又做了同样的噩梦，哈罗德也梦见了那个人，这让他大为不安，因为他无法解释为什么我们两个总是做着一个基本上相同的梦。

斯图说他仍然做着关于内布拉斯加和那个黑人老妇人的梦。她总说他应该在某个时候来看她。斯图认为她住在一个叫赫兰德或赫福德或类似名字的镇上，并说他认为一定能找得着这个地方。哈罗德对此嗤之以鼻，又开始夸夸其谈地讲到，梦是我们清醒的时候不敢想象的事物的弗洛伊德心理表现。我想，斯图是生气了，但他没有发作。我十分害怕他们之间的龃龉会升级成公开的冲突。我希望事情不要向着这个方向发展。

最后，斯图说话了："那怎么解释你和法兰妮总是作着同样的梦呢？"哈罗德嘟哝了几句出于巧合之类的话就走开了。

斯图告诉格兰和我，他希望我们在到过斯托威顿之后去内布拉斯加。格兰耸耸肩，答道："为什么不呢？，我们总得去个地方。

哈罗德理所当然又在表示反对。混蛋！

备忘：19 世纪早期由于美国驾驶汽车的人过多，汽油一度出现短缺，我们耗尽了大部分的石油资源，阿拉伯人趁机操纵我们。阿拉伯人钱多得都没法花。有一支叫"谁"的摇滚乐队常在现场演出结束的时候砸烂他们的吉它和扩音机，这就是所谓的"摆阔性的挥霍浪费。"

1990 年 7 月 8 日

天已很晚，我也已经很累，但我将尽可能地在上下眼皮合上之前多记下一些东西。哈罗德大约在一个小时之前完成了他的标记牌（我得说他在整个过程中风度极差）并将它竖在斯托威顿军用仓库前面

的草地上。斯图在旁边帮他，对哈罗德刻薄的嘲弄一直保持着平静。

我已经让自己为失望作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我不认为斯图在撒谎，我想哈罗德也不会这样认为。所以我十分确信所有的人都死了，但看到的情形仍然深深震憾了我，我抑制不住哭出了声。

不过，我不是唯一一个受到震惊的人。斯图看到这个地方时，他的脸顿时变得煞白。他穿着短袖衬衫，我看得见他满胳膊的鸡皮疙瘩。他的眼睛通常是清澈的蓝色，那一刻却变成了蓝灰色，就像阴天的大海一般。

他指着三楼说，“那就是我的房间。”

哈罗德转向他，我可以看出来他又有了他特有的哈罗德式评论，看到斯图的脸色时，他打消了说出来的念头。我想他这一点是非常明智的。

过了一会儿，哈罗德说：“好了，让我们进去看看吧。”

“你这样干究竟是为了什么呢？”斯图反驳道，他听起来有些歇斯底里，但同时也在努力控制着自己。这让我十分害怕，因为他平常总是像冰水一样冷静的，这点和哈罗德的难以自控形成鲜明对比。

“斯图。”格兰刚要发话，斯图就打断了他。

“为什么要去呢？难道你们看不出来它是一个死气沉沉的地方吗？没有军乐队，没有上等兵，什么都没有，相信我，”他说，“如果他们在这儿的话他们一定会围上来了，我们进到那些房子里时的模样就像一群愚蠢的几内亚猪。”然后，他看着我说，“对不起，法兰妮，我不是有意要那样说话。我想我是过于心烦意乱了。”

“好啦，我要进去了，”哈罗德说，“谁和我一道？”我能看出来，尽管哈罗德想表现出无所畏惧的样子，他还是有掩饰不住的害怕。

格兰说他跟着一起进去，斯图说，“你也进去吧，法兰妮。看一看，满足一下你的好奇心。”

我本来想说，我情愿和他一起呆在外面，因为他看上去情况不太好（而且因为我也确实不想进去，你知道），但这会给哈罗德一个借口制造出更多的麻烦，所以我答应了一道进去。

如果我们——格兰和我——真时斯图的故事还心存怀疑的话，在打开门的一瞬间也会打消一切怀疑的念头。是那种气味让我们彻底相信了斯图的故事。在我们经过任何一个村庄的时候都闻到过这种味儿，有点像烂西红柿的味道。哦，上帝，我又哭了，但人的确是不仅会死而且会烂的，就像……等等

（稍后）

在那儿，我痛哭了一场，这是我在同一天里的第二次哭泣，就像故事里爱哭的泪人儿一样。今晚不会再有眼泪了，我保证。

无论如何，我们还是进去了，我想，该是出于一种病态的好奇，我不知道其他人的感觉，但我自己或多或少还是有一点想看看斯图被关押的房间。还不光是气味吓人，还有那种与外界截然不同的阴冷。有许许多多的花岗岩大理石和真正上等的绝缘材料。楼上 2 层稍微暖和一点，但往下走却又是那种气味，那种阴冷，就像一个坟墓，让人毛骨悚然。

这地方还有很重的阴气，就像一间常常闹鬼的房子。我们三个人像绵羊一样挤在一块儿，我很欣慰自己带着那把来福枪，尽管它的口径只有 0.22。我们的脚步声不断在四周回响，就像有人在跟踪。我又想到了那个梦，想到了那个盯着看的人。难怪斯图不想和我们一道来。

我们终于摸索到电梯上了二楼。除了空荡荡的办公室外一无所有……还有几具尸体。三层有点像一家医院，但每一个房间都装有气动门（哈罗德和格兰都说是气动门）和特殊的观察窗。房间和走廊里都是成堆的尸体，但极少有妇女，难道最后他们终于成功地将她们疏送走了？有太多我没法了解的事，但又为什么要去了解呢？

在主楼梯下面大厅的一头，我们发现有一间屋子的气动门开着。里面有一个死人，但显然不是病人（病人都穿着白色病号服），也一定不是死于流感。他躺在一滩干结的血迹上，看上去死之前还试图爬出去过。还有一把折断的椅子，东西都乱七八糟，像发生过一场搏斗。

格兰看了很长时间，然后说，“我想我们最好别对斯图说这间屋

子的情况。我猜他一定是差点儿死在这儿。”

我看着那具蜷缩的尸体，更加觉得毛骨悚然。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哈罗德问，他的声音沉闷了许多，哈罗德说话不像发通告那般宏亮的次数寥寥无几，这次算是一次。

“我想，那个人来这儿是为了杀死斯图尔特，”格兰说，“但斯图却在某种程度上占了上风。”

“为什么呢？”我问，“如果斯图是有免疫力的话，他们又为什么想杀他呢？几乎没有任何意义。”

他看着我，两眼比较吓人，像鲐鱼的眼睛一样无神。

“有没有意义并没有什么关系，法兰妮，”他说，“意义似乎早已和这个地方没有联系，从它的种种现象来看。显然存在一种相信掩盖的心理，他们相信掩盖的执着和疯狂程度不亚于宗教群体对神的信仰。因为，对一些人来说，在造成破坏之后继续加以掩盖才是最为重要的。我想知道，在灾难结束他的生命，为这场屠杀画上句号之前，他们究竟在亚特兰大和圣法兰西斯科杀害了多少有免疫力的人。这个家伙？我很高兴他已经死了。我只替斯图难过，因为他后半辈子都会做有这家伙的噩梦。”

你知道格兰后来干了什么吗？那个温文尔雅的人上演了可怕的一幕。他走过去开始踢这个死人的脸。哈罗德发出了一声声压抑的嘟哝，就像被踢的人是他自己。随后，格兰收回了他的脚。

“别！”伴随着哈罗德的一声叫喊，格兰又踢了一脚死人的脸，然后转过身来拿手背擦着自己的嘴唇，甚少，他的两眼不再像死鱼那样无神。

“走吧，”他说，“让我们离开这个地方。斯图是对的，这是个充满死亡的地方。”

于是我们走了出去，斯图坐在外面，背靠着篱墙下的铁门，我想……继续吧，法兰妮，如果不告诉自己的日记的话，你又能告诉谁呢？我想跑过去，吻他，然后告诉他，我们为没有相信他的话而感到惭愧，为我们过分地描述自己在那场灾难中受的罪而感到惭愧，因为他对

自己差点死于别人之手都只字未提。

亲爱的，天哪，我是爱上他了，我想要不是因为哈罗德，我一定会上去紧紧地，紧紧地拥抱他。

不管怎样，（总是“不管怎样”，尽管现在我的手指都发硬了）这时斯图第一次郑重地告诉我们，他想去内布拉斯加，想去验证一下他的梦。他的脸上挂着一副固执而略显尴尬的表情，好像他已经知道又要遭到哈罗德更为傲慢的嘲讽似的，但哈罗德还没从我们的斯托威顿之行中回过神来，所以除了象征性地反对之外并没有说太多。但就连这种象征性地反对也没能持久，因为格兰在这时以一种有所保留的口吻谈到，他在前一天晚上也梦到了那个老太太。

“当然，有可能只是因为斯图对我们谈过他的梦，”他说着脸有一点发红，“但它与斯图的梦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哈罗德说这并没有什么奇怪的，但斯图插话道，“等等，哈罗德，我有一个主意。”

他建议我们每人拿出一张纸记下所有能回忆起来的梦的细节，然后作一番对比。这个作法相当客观而科学，所以哈罗德不能怎么抱怨。

我在前面已经记下了我做的梦，在这儿就不再重复。我写给他们看的纸条保留了关于我父亲的部分，但省略了关于婴儿的部分及他手里一直拿着的衣架。

比较的结果让我们大吃一惊。

哈罗德，斯图和我都梦见了那个黑衣人，就让我暂且这么称呼，斯图和我都看见他穿着披风而且没有清晰的五官——他的脸总是在阴影里。哈罗德的纸上写着他总是站在黑暗的过道里，“像男妓一样召唤着他。”有时，他能看见他的脚和他眼里射出的光——“像黄鼠狼的眼睛”，这是他的描述。

斯图和格兰关于那个老妇人的梦也非常相似，相似之处几乎难以一言道尽（这似乎是我在“手指发麻”之外又发明的一种可以从简的写法）。无论如何，他们都一致认为她住在内布拉斯加，尽管他们对

那个小镇实际的名字没能达成一致——斯图说是赫林福德，格兰说是赫明福德。很相似。而且他们看上去也都坚信一定能找着它。（记好了，我的日记：我猜的是“赫明福德”。）

格兰说，“这真是非同寻常。”我们似乎有着可靠的心理经历。哈罗德有些表示轻蔑的举动，但他似乎一下子有了太多可供思考的材料。他只同意“我们得去某个地方”这个基本观点。我们在早晨出发了。我有点受惊，有点兴奋，但更多的还是高兴。为能离开斯托威顿这个死亡之地而高兴。我将在脑海中把那位老妇人放在黑衣人之前优先考虑一阵。

备忘：“稍安勿躁”的意思是不要烦躁不安。“秋毫未犯”是指一样东西完好无损。“高枕无忧”是指你一点都不担心，“爽一把”的意思是痛痛快快地玩一场，很多人的T恤上写着“鬼话连篇”，事实也的确如此。“水到渠成”是形容凡事进展顺利。“住处”是很老的一个词，现在正代替“房间”“寓所”等词来表示流感侵袭以前你所居住的地方。“我挖到了你的住所”是很酷的一种说法。这些都有些滑稽，是不是？但这就是生活。

时间是正午12点以后。佩瑞在马克身边沉沉地睡了过去。他们在两个小时之前把马克挪到了荫凉的地方。他的‘知觉时有时无，没知觉的时候大家觉得更为轻松一些。他在后半夜一直都忍着疼痛，但天亮之后他最后再也忍不住了，当他神志清醒的时候，他的尖叫会让他们的血液凝固。他们只有站在一边，无助地相互看看。没人想吃午饭。

“是他的阑尾，”格兰说，“我对此毫不怀疑。”

“也许我们该试试……对他进行手术，”哈罗德说，他看着格兰，“我不认为你……”

“我们会害死他的，”格兰平静地说，“你知道这点，哈罗德。即使我们能在不让他失血过多的情况下剖开他的肚子，我们也没法辨别阑尾和胰腺，肚子里的内脏可没贴标签，你要知道。更何况我们还没法在手术过程中止住他的血。”

“可如果我们不给他做手术的话，也就等于害死他。”哈罗德说。

“你想试试，是吗？”格兰气急败坏地说，“有时我真弄不明白你，哈罗德。”

“我想你在现在这种状况下也没太大用处，”哈罗德说着涨红了脸。

“停停，别吵了，”斯图说，“你们这样吵又有什么用呢？”除非你们打算拿口袋里的大折刀给他剖开肚子，不然手术根本就是不可能进行的。”

“斯图！”法兰妮几乎有些透不过气来。

“怎么啦？”他问，同时耸耸肩，“最近的医院在莫米。我们没法把他送到那儿。我想我们把他抬回到高速公路都几乎是不可能的。”

“当然，你是对的，”格兰小声嘀咕着，不时地拿一只手摸摸自己粗糙的面颊。“对不起，哈罗德，我过于烦躁不安了。我知道这类事情可以发生。噢，对不起，应该是会发生，但我想我只从理论上知道这一点。这与以前坐在研究室是截然不同的。”

哈罗德不太情愿地接受了道歉，两手深插在兜里走开了，那模样就像一个生气的、发育过于充分的 10 岁孩子。

“我们为什么不能挪动他呢？”法兰妮看着斯图和格兰绝望地问。

“因为他的阑尾现在已经肿大发炎了，”格兰解释道，“如果破裂，会释放出足以杀死 10 个人的毒素。”

斯图点点头，“腹膜炎！”

法兰妮的头有些发胀。阑尾炎？现在可算不上什么病。为什么有时你因为胆结石或别的什么病住院时，他们会按照惯例顺便就摘除了你的阑尾呢？她想起她语言学校的一位朋友，大家都叫他比基，他在五六年级之间的暑假就割除了阑尾，他也就在医院住了两三天。从医学上讲，摘除阑尾倒真算不了什么。

从医学上讲，怀着一个小孩也算不了什么。

“但如果让他就那么呆着，”她问，“他的阑尾就不会破裂吗？”

斯图和格兰尴尬地相互看了看，没有答话。

“那么你们就和哈罗德说的一样糟糕!”她终于忍不住大叫起来。“你们得做些什么，即使是拿一把大折刀来做。你们必须做点什么。”

“为什么是我们? ”格兰愤怒地问,“为什么不是你自己?看在上帝的份上，我们几乎连一本医书都没有!”

“但……你们……不应该是这样的。摘除阑尾不应该是什么大事。”

“对，在过去是不是什么大事，但现在可是一件大事,”格兰说道，到这时，她已经跌跌撞撞地边哭边跑开了。

她在3点左右回到住的地方，心里为自己的言行感到愧疚，打算道歉一番。但是格兰和斯图都不在营地。哈罗德情绪低落地坐在一棵倒下的树上。佩瑞盘着腿坐在马克身边，拿一块布擦着他脸上的汗。她的脸色苍白而平静。

“法兰妮!”哈罗德叫了她一声，抬起头来，神情振奋了许多。

“嘿，哈罗德。”她朝着佩瑞走去。“他怎么样了? ”

“睡着了,”佩瑞说,他不是睡着了，就连法兰妮都能看出这点，他是昏迷过去了。

“其他人去哪儿了? 你知道吗，佩瑞? ”

是哈罗德回答了她。他一直跟在她后面，法兰妮可以感觉到他想摸她的头发或拥住她的肩。她不想让他这样做。哈罗德已经开始让她在任何时候都感到别扭了。

“他们去了孔克尔，想找一家诊所。”

“他们可以找到一些书籍,”佩瑞补充道，“和一些……一些器械。”她哽咽了一下，嗓子眼发出一丝声响。她继续替马克擦着脸，不时地将布放到盛水的罐头盒里沾上水再拧干。

“我们非常抱歉,”哈罗德难堪地说,“我们不是故意的，但我们的确非常抱歉。”

佩瑞抬起眼来，勉强地笑了笑，说:“我知道，谢谢你!这不是哪个人的错，当然是除非有上帝在。如果有上帝，那就全都该归咎于他。当

我看到他时，我真想狠狠地踢他。”

她长着一张马脸，身板厚实得像个农民。法兰妮在看到别人长相的缺陷之前总是能先发现它们的优点（就拿哈罗德来说，他的手就生得不错），她注意佩瑞的头发带一点金棕色，比较招人喜爱，她那一双深蓝色的眼睛也显出睿智。佩瑞告诉过他们，她曾在一所大学教人类学，她曾一度活跃于女权、爱滋病患者的平等待遇等一系列政治领域。她从没结过婚。她有一次告诉法兰妮，马克比她想象中的男人还要好，她碰到的其他男人不是过分忽视她就是把她与其他放荡或吸毒的女孩儿混为一谈。她承认，如果外界条件没发生变化和以前一样的话，马克也许同样会成为忽视她的男人们中的一员，但事实是外界条件变化了。他们在奥尔巴尼相遇，当时佩瑞正在那儿和父母一道消夏避暑。简单的交谈之后，他们决定在潜伏于腐尸中的细菌侵袭他们这些流感没能击垮的人之前离开那个城市。

于是他们动身了。第二天晚上他们成了情人，与其说是出于相互吸引，还不如说是出于近乎绝望的孤独寂寞（这话也许过于刻薄，法兰妮甚至都没把它写进日记里）。他对她很好，佩瑞曾这样告诉过法兰妮，她说这话的时候，语调特别柔和，还带着一种惊讶，就像所有在这个艰难世道中发现了一位出色男人的妇女一样。她爱上了他，而且每天都爱得更深一点。

然后就像现在这样了。

“很有意思，”她说，“这儿除了斯图和哈罗德之外的其他人都是大学毕业生，哈罗德，如果世事如常的话，你也一定会大学毕业。”

“是的，我想是这样，”哈罗德答道。

佩瑞转回身去，继续为马克擦去额头上的汗，很轻，很柔，充满爱意。法兰妮不禁想起了他们家《圣经》中的一副黑白画，画面上三位妇女正在为耶稣的尸体作好下葬前的准备——她们拿油和香料在涂抹着他的尸体。

“法兰妮主修英语，格兰是社会学老师，马克即将拿到美国历史博士学位，哈罗德，你也会学英语，准备当一名作家。我们可以坐下来

开一个相当精彩的学术会之类的会议，事实上我们也开过，对不对？”

“对。”哈罗德表示同意，他一向具有穿透力的声音现在低得几乎无法听见。

“自由派艺术教育教会你如何思考——我在某个地方看到过这句话。人们看到的严酷的事实是从属于他们的思想方法的。从学校学到的最大本事莫过于以一种建设性的方式进行演绎和推理。”

“很好，”哈罗德说，“我赞成。”

现在，他的手已如愿以偿地放到了法兰妮的肩上。法兰妮没有甩开它，但她确实很不情愿感受到它的存在。

“这样不好，”佩瑞愤怒地说，哈罗德吃了一惊，把手从法兰妮肩上撤了下来。她顿时感到一阵轻松。

“不好？”他怯怯地问。

“他快死了！”佩瑞叫道，声音不大，但充满了愤怒与无助。“他快死了，因为我们花了太多的时间在大学的宿舍和廉价公寓里学习如何胡侃一气。是的，我可以告诉你新几亚美第印第安人的情况，哈罗德你也可以解释近代英国诗歌的文学手法，但这对我的马克又有什么好处呢？”

“如果我们能有一个来自医科学院的。”法兰妮小心翼翼的开口说话了。

“是的，如果我们有这样一个人的话会好一些。我们甚至没有汽车，没有一个农业大学毕业，看过一次兽医给牛或马作手术的人。”她看着他们，深蓝色的眼睛更加深邃，“尽管我很喜欢你们大家，但在这一刻，我宁愿拿你们所有的人去换个医生。你们谁都害怕动他，尽管你们知道不动他会是什么结果，我也一样——我并没有把我自己排除在外。”

“至少那两个……”法兰妮打住了。她本来想说至少两个男人去找药了，但随即又想到有哈罗德在场，这话产生的效果绝不会好。“至少斯图和格兰去了。这不是件小事，对吧？”

佩瑞叹口气道：“是的，这算得上一件事。去那儿是斯图的主意，

对不对？他是我们中唯一一个最后决定试试做点什么总比束手待毙好的人。”她看着法兰妮，“他告诉过你，他以前是干什么的吗？”

“他在一家工厂工作，”法兰妮不加思索地答道，她没注意到哈罗德对她如此迅速地回答上了这个问题已经眉头紧锁，“他向电子计算器里面安装元件。我想你可以称他为电子技术员。”

“哈！”哈罗德苦笑道。

“他是我们中唯一知道把事情区别开对待的人，”佩瑞说，“他和贝特曼先生所做的也许会害死他，我想是这样。但他因为有人想拯救他而死去总比我们袖手旁观地看着他死去，像看着一条流浪于街头的狗悄然死去要好得多。”

法兰妮和哈罗德一时无言以对。他们都站在她身后，看着马克苍白平静的脸。过了一会儿，哈罗德又把他那汗涔涔的手放到了法兰妮的肩膀上，这让她想尖叫一声。

斯图和格兰在 3 点 45 分回来了。他们合骑了一辆摩托，摩托车后系着一个装着医疗机械的医生药箱和几本大黑皮书。

“我们来试试。”斯图就说了这么多。

佩瑞抬起来。脸色苍白而压抑，声音却非常平静。

“你来吧，我们都想让你来动这个手术。”她说。

时间是 4 点 10 分。斯图跪在树下摊开的一个橡皮毡上，脸上的汗一股股地流下来，他两眼看上去十分机警而着迷。法兰妮拿着一本书举在他面前，在两张彩页之间根据斯图眼神和点头的示意动作来回地翻着。斯图旁边，格兰拿着一卷白线，脸吓得煞白。他们中间放着一个盛放一尘不染钢制医疗器械的箱子，箱子上已经溅上了星星点点的血迹。

“在这儿！”斯图叫起来。他的声音突然提高，变得果断而兴奋。两眼眯成了两条线，“这就是那个小玩艺儿，这儿，就在这儿！”

“斯图？”佩瑞问。

“法兰妮，让我看下一页，快，快！”

“你能弄出来吗？”格兰问，“上帝，你真认为你可以吗？”

哈罗德已经不在这儿了。他早早地离开了大伙儿，一只手掩着嘴。他在一排小树下站着，背冲着大家站了有一刻钟。现在他转过身来，大而圆的脸上透着希望。

“我不知道，”斯图说，“但我有可能，极有可能。”

他盯着法兰妮展示给他的彩页看了一会儿，脸涨得通红，就像猩红的晚宴手套。

“斯图？”佩瑞又说话了。

“它是上下自成一体的，”斯图嘀咕着。他的两眼兴奋地闪着光芒。“阑尾。这么点小玩艺儿。它……法兰妮，替我擦擦额头上的汗，上帝，我怎么出了这么多的汗……谢谢……上帝，我可不想割掉他任何有用的东西……那是他的肠子……上帝！我看见了，我看见了。”

“斯图？”佩瑞又一次开口。

“给我剪刀，格兰，不是那个，是那把小的。”

“斯图。”

他终于看了看她。

“你不用再试了。”她的声音平静而轻柔。“他已经死了。”

斯图看着她，眯着的两眼慢慢睁大。

她点点头，“大概在两分钟之前。但还是得谢谢你，谢谢你做了努力。”

斯图长时间地盯着她，“你敢肯定？”最后他低声问道。

她点点头，泪水顺颊而下。

斯图转过身去背朝着大家，扔掉了手里抓着的小解剖刀，以一种彻底绝望的姿势捂住双眼。格兰站起身来走开去，头也不回，缩着两肩，像挨了一记重击。

法兰妮伸出胳膊紧紧地拥抱着斯图。

“怎么会这样，”他说，他反反复复地低声重复着这话，“怎么会这样，全完了，就是这样，就是这样。”

“你已经尽力了，”她说着更紧地抱住了他，生怕他飞走了似的。

“就是这样，就是这样。”他又绝望地反复道。

法兰妮紧紧地抱着他，她在过去三周半时间里的所有想法，她的“最易破碎的混乱”统统都被她置之脑后了。她曾时刻提防着不要流露自己的感觉。和哈罗德的情形已大有千钧一发之势。即使现在，她也没有流露出对斯图的真实感受，没有完完全全地流露出来。她给予他的并不是情人之间的那种拥抱，而只是幸存者之间相互依存的拥抱。斯图似乎理解了这点。他抬起手也紧紧地抱住了她的两肩，血手印印在了她的卡叽布衬衫上，让她看上去像是在一场不光彩罪行中的同谋。远处某个地方乌鸦在叫唤，近处佩瑞开始哭泣。

哈罗德·劳德没能理解幸存者之间和情人之间拥抱的差别，他带着越来越明显的怀疑和害怕盯着法兰妮和斯图。过了一会儿，他愤怒地冲向树林，直到晚饭后很久才回来。

第二天早晨她醒得很早。有人在摇晃她。我睁开眼会发现是格兰或哈罗德，她迷迷糊糊地想。我们要再经历一次，我们要再来一次直到弄对了它，那些不能从历史中吸取教训的人……

但摇她的人是斯图。天已露出一丝鱼肚白，晨雾中清晨就像裹在薄沙当中的亮澄澄的金子。其他人还在睡觉。

“怎么啦？”她坐起身来问道，“出什么事了？”

“我又作梦了，”他说，“不是那个老妇人，是另一个……另一个人。黑衣人。我害怕极了，所以我……”

“别说了，”她打断他，被他脸上的表情吓着了，“请说你真正想说的话。”

“是佩瑞。佛罗那。佩瑞从格兰的袋子里拿了佛罗那。”

她屏住了呼吸。

“噢，上帝，”斯图断断续续地说，“她死了，法兰妮。上帝，这真是一片混乱。”

她试图说点什么但终于没能说出来。

“我想我得把其他两个人也叫起来，”斯图心不焉地说。他摸着粗

糙而长着胡子的两颊。法兰妮还能记起昨天拥抱时它们贴着自己脸颊时的感觉。他转身看着她，满脸疑惑地问，“何时才能结束？”

她轻轻地说，“我想永远不会结束。”

他们在晨曦中互相注视了很久。

［摘自法兰妮·戈德史密斯的日记］

我们今晚在代尔岛（纽约）西部驻扎下来，终于上了 80－90 号高速公路。昨天下午碰见马克和佩瑞（你不认为这是个好听的名字吗？我可认为是这样。）的兴奋劲儿已经或多或少地消退下去了。他们同意加入我们……事实上，是他们在我们之前提出这个建议的。

这并不是说，我认为哈罗德会提出这个建议。你该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对他们带的一些真家伙，包括半自动来福枪（两支）都有一些厌恶（我想格兰也是这样）。但大部分时候，哈罗德总是要说点什么或作出点什么，要知道，他必须让人们意识到他的存在。

我想我写了无数页关于哈罗德心理的日记，如果你到现在还不了解他，你也就不会了解他了。在他满口大话的外表下，掩藏的却是一个毫无安全感的小男孩。他从没有真正意识到事情已经发生了变化。他的一部分思想——我想，应该是大一部分——仍然相信总有一天他那些高中时代的同窗会从坟墓里站起来朝他扔弹丸，或者叫他“挨打的劳德”。就像埃米所说的他们过去常干的那样。有时我想我们没有在奥甘奎特走到一起的话，对他来说也许会好一点（对我也一样）。我是他旧日生活的一部分，我曾是他姐姐的好朋友，等等，等等。我和哈罗德之间不可思议的关系总结起来就是：在我知道了现在所知道的一切之后，看起来尽管有些奇怪，但我仍愿意挑哈罗德出来做朋友而不是埃米。后者总是对驾着漂亮汽车的男孩和各类奇装异服羡慕不已，是一个（请原谅我对死去的人还说三道四，但说的这些都是事实）地道的奥甘奎特势利小人，只有一个终年住在小镇上的乡巴佬才会那样。哈罗德虽然有些古怪，但要冷静理智得多，当然是他不集中所有精力做一个挑三拣四令人讨厌的人的时候。但哈罗德一定

不会相信竟然有人会认为他是理智的。他的一部分思想非常守旧。他决心背负着他遇到的所有问题，背负到这个不怎么活跃的新世界中来。他最好将所有问题和最爱吃的巧克力棒棒糖一起装到旅行包里。

唉，哈罗德，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他。

备忘：吉莱特鹦鹉。“请别挤。”走动的投手常说，“噢……呀！”“O. B. 卫生棉条由一位妇科医生发明。颠倒星条旗。行尸走肉人的夜晚。唉，后一个词太容易让人联想到家了。我就此搁笔。

下午饭时我们对这些天来的噩梦作了长时间的严肃讨论，以至于停下来吃饭的时间比预计的要长了很多。顺便说一句，我们现在在纽约巴达维亚的北部。

昨天，哈罗德非常漫不经心地（对他来说是这样）建议我们加大佛罗那的剂量来看看能否打破梦循环，这是他的叫法。我同意了他的建议以免被人看出破绽，但实际上我仍打算把发给我的药藏起来，因为我不知道它会不会对腹中“孤独的徘徊者”造成伤害（我希望他是孤独的，我可不敢保证我能受得了双胞胎）。

关于佛罗那的建议被采用之后，马克作了一番评论。“你们知道，”他说，“这类的事情真不值得考虑太多，第二，我们似乎都把自己想成了摩西或耶和华，好像能听到上帝打来电话。”

“那个黑衣人并不是从天堂打过电话来，”斯图说，“如果是个投币电话的话，它也是从低得多的地方。”

“这就是斯图吓唬人的方式。”法兰妮尖声说道。

“可那是一个很好的解释，”格兰说。我们都看着他，“噢，”他继续道，“如果你从一个理论角度来看，我们就像天地之间连结着的绳上的一个结，对吧？如果还有任何流感幸存者的话，他们也一定会感觉到我们的。”

这让马克笑得直摇头。我没完全弄明白他的意思。但我也没说什么。

“我认为整件事都很可笑，”哈罗德播话道，”你该讲到埃德加悬

念和灵魂转世了。”

他发错了一个音，我纠正了他，他冲我皱眉头，很典型的哈罗德皱眉方式。他可不是那种感激你能指出他的错误的人，唉！

“当一些有悖常理的事情发生时，”格兰说，“最合适的也是最符合内在逻辑的解释就是神学的解释。这就是为什么心灵感应总是和宗教相联系，一直延续到今天，而且治愈了不少信徒。”

哈罗德开始小声反对，但格兰继续着。

“我个人内在的感觉是心灵感应……心灵感应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以至于我们很少注意到它。很多人排斥这种感应，所以它不常引起人们的注意。”

“为什么？”我问

“因为这是一个消极因素，法兰妮。你们读过卡姆·斯汤顿关于1958 年火车飞机事故研究？最初登在社会学杂志上，后来被新闻杂志到处转载。”

我们都摇摇头。

“你们应该看看的，”他说，“卡姆·斯汤顿是被我 20 年前的学生称作“真正聪明绝顶”的人物——他是一个临床社会学家，热衷于研究超自然的事物。他在深入第一手研究之前就写了许多关于现实和超自然相联系的文章。

哈罗德对此嗤之以鼻。但斯图和马克却带着微笑倾听，我想我也是。

“那就告诉我们有关飞机和火车的事吧。”佩瑞说。

“好的。卡姆·斯汤顿收集了从 1925 年起关于 50 多架飞机失事的资料和从 1900 年起 200 多起火车事故的资料。他将所有这些资料都输入到一台微机中。作为基础，他将三个因素联系起来考虑“乘坐在这些失事的交通工具中的人；死亡者；交通工具的载客量。”

“看不出来他想证明什么。”斯图说。

“等着，他接着又输了第二批数据——这次是没有出事的数量和前一批相等的飞机和火车。”

马克点点头，“一个主导群体和一个实验群体，看上去很严密。”

“他得出的事实很简单，但这一事实的内涵却很惊人。在研究了整整 16 张数据表格之后才得出了如此简单的事实，倒真不是件很光彩的事。”

“什么事实？”我问。

“坐满了人的飞机和火车极少出事。”格兰说。

“简直是胡说八道。”哈罗德大叫。

“完全不是，”格兰平静地说道，“这就是斯汤顿理论，计算机也帮他证实了这一点。在飞机或火车事故中，这些交通工具的载客量是 61%，在没出事的飞机或火车中，载客量约为 76%。根据微机数据，大概有 15%的差别，这种明显差别的意义是重大的。斯汤顿指出，从数据角度来看，3%的差别就值得引起注意，他是对的。这个差别都有得克萨斯那么大了。斯汤顿得出的结论是人们知道飞机和火车将要出事……他们毫无意识地预感到将来。”

“萨莉大婶在 61 号班机从芝加哥飞往圣地亚哥之前患上了严重的胃痛。当这趟班机坠毁在内华达沙漠的时候，每个人都说，嗨，萨莉大婶，肚子痛可真救了你的命。但直到卡姆·斯汤顿调查这次事故之前，没人意识到那趟班机竟然有 30 个人事先都患上了肚子痛或头痛，或腿上出了点什么毛病，总之，身体在告诉人们的大脑，有什么事会不太正常。”

“我真不敢相信。”哈罗德说着痛苦地摇摇头。

“你们知道，”格兰继续说，“在第一次读到卡姆·斯汤顿文章之后约一周，一架大型客机在洛根机场失事，机上的人全都当场死亡。我在事后访问了洛根机场的大型客机办公室。我告诉他们我是曼彻斯特联合领导报的记者，这当然是一个善意的谎言。我说我们在作一项关于失事飞机的调查，问他们能不能告诉我，那架飞机有多少乘客因故没有乘坐。那人看上去吃了一惊，因为他说机组人员也曾谈论过这事。没来的乘客是 16 人。我问他，从丹佛到波士顿的 747 飞机缺席乘客的平均数是多少，他回答说是 3 个。”

“3 个!”佩瑞惊叹了一声。

“对。那人还提到，那趟班机起飞前有 15 个人取消了订票，平均数字却是 8。所以，报纸上讲的洛根空难，94 人丧生真应该改成洛根空难，31 人幸免。”

接下来，我们围绕心灵感应谈了很多，远离了我们“梦”的主题，也忘了讨论它究竟是不是上帝的预示。重新提到这事儿的是斯图，他问（在哈罗德满脸厌恶地走开了之后）了一个问题，“如果我们都有心灵感应的话，为什么当一个所爱的人死去或我们的家园被狂风卷走时我们不知道呢？”

“的确有这样的事，”格兰说，“但我得说，它们可不太常见，也不太容易借助微机进行验证。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我有一个理论……”

（他总是有那么多理论吗？）

“……这个理论和进化论有关。你们知道，人类，或人类祖先以前有尾巴，而且浑身都长满了毛，感官也比现在灵敏得多。为什么现在都没有了呢？快，斯图，这可是你抢先他人一步的机会。”

“原因嘛，我想和人们现在骑摩托时不用再带风镜和穿风衣一样，有时你会觉得有些东西跟不上你进步的速度，也就是说，你再也不需要它。”

“一点没错。除非有实际意义，带着心灵感应这种功能又有什么作用呢？你在办公室工作得好好的，突然感到，你妻子在从超市回来的路上死于车祸又有什么好处呢？迟早有人会电话通知你，对吧？即使我们以前有这项功能，它在很久以前也已萎缩退化了。它和我们的尾巴和皮毛一样。”

“这些梦让我感兴趣的一点是，”他继续道，“它们总是预示着将来的某种斗争。我们总是梦见一些关于一个正义主角和他对手的阴暗画面，或与此相反。这情形就像看着一架计划要乘坐的飞机……然后突然肚子开始痛。也许，我们真具有预测未来的本事，一种无拘无束的第四维空间，一种在事发之前供选择的机会。”

“但我们不知道那些梦的含义。”我说。

“对，我们不知道. 但我们会知道。我弄不清，一丁点儿的心灵感应是不是预示着我们是神圣的;有很多人在不相信上帝存在的情况下享受了很多美妙景色，我也是其中之一；但我相信，尽管这些梦让我们害怕，但它们的确包含一种积极的力量。我不太赞成服用佛罗那。服用它，有点近似于服用一些止痛片止住肚子痛之后再上飞机。”

备忘：萧条，短缺，福特车能用一加仑汽油在公路上行驶 60 英里，真是部好车。好了，我搁笔了。如果我不从简记录的话，这本日记在孩子出世之前就会写得像《飘》那样长。

噢，还有一件事得记住，埃里拉·加里斯，可不能把他给忘了，据说，他可以在梦里预测未来。

1990 年 7 月 16 日

仅两点，都与梦（见两天前的日记）有关。第一，格兰·贝特曼在这两天面色苍白，沉默寡言，今晚我看见他加服了一大片佛罗那。我怀疑他漏服了前两天的两片，结果招致可怕的噩梦。这让我有些担心。我希望我能想办法和他说点什么，但什么法子也没想出来。

第二，关于我自己的梦。前天晚上（我们讨论之后的那天晚上）什么梦都没作，睡得像一个不记事的婴儿。昨晚，我第一次梦见了那个老太太。在以前所说的情况之外没什么可补充的，除了一点：她看上去十分和蔼可亲。我想我能明白，为什么斯图可以置哈罗德的嘲讽于不顾而坚持要去内布拉斯加。我在早晨醒来的时候精神很好，想着如果我们能找到那位老太太，阿巴盖尔妈妈，一切事情都会迎刃而解。我希望她果真在那儿。（顺便说一句，我很肯定那个镇的名字叫赫明福德。）

备忘：阿巴盖尔妈妈！

第 47 章

事情一旦发生，就像脱缰的野马。

7 月 30 日，10 时 15 分左右，他们在路上才走了一个小时。前天晚上下了几场暴雨，路面很滑。他们 4 人没怎么说话，昨天早上，斯图先后叫醒了法兰妮、哈罗德和格兰告诉他们佩瑞自杀的噩耗后。“他在自责，”法兰妮悲哀地想，“可那不是他的错。”

她本想把一切都告诉他，原因吗，部分是由于他应为放纵自己而遭到谴责，部分是由于她爱他，这是个事实，她不能再欺骗自己了。她想，她可以说服他，佩瑞的死不是他的错……，可是这样做就不免要向他表露自己的真实感情。她在想，也许可以找个机会向他坦露心迹。但万一让哈罗德看出来，就……都大白了……只是时间问题。她想不久非要如此了，管他哈罗德不哈罗德的。她只能隐瞒他这么长时间了。到时候，他非知道不可……，接不接受都在他。她怕哈罗德接受不了。这保不准会发生什么可怕的事。他们身上可是带了一大批枪支。

法兰妮还在左思右想，他们已经转过了一个弯道，看到一辆大拖车翻在了路中央，刚好把路拦腰斩断。昨夜的雨水把这辆拖车的外壳冲刷得闪闪发亮。更让人惊奇的是，路边上还停着三辆旅行小客车和一辆大型救援车。至少有十几个人站在那里。

法兰妮一惊，来了个急刹车。本田摩托在湿漉漉的地上直打滑，险些将她甩出去。4 个人都停住了车，前后脚地在马路上站成一条直线，竟然还有那么多人活着，他们很是吃惊。

“都给我下车，”其中一个大个子说。茶色胡子，戴着深色太阳镜。法兰妮的思绪一下子回到了缅因州收税路上，因为超速驾驶曾被一个州警拽下车来。

“下来就要我们的驾照了。”法兰妮想。但这已经不是一个逮着超速驾驶者就开罚单的州警了。这儿有 4 个男的，茶色胡子身后还站着 3 个。其余都是女的。至少有 8 个。面色惨白，像是受了惊吓，在旅行小客车周围站成一团。

留茶色胡子的男人带着枪。他身后的男人也都有枪。

“下车，该死的。”浅茶色胡子说道，他后面的一个人扣响了手中的来福枪，发出一声闷响，划破了早上薄雾缭绕的空气。

格兰和哈罗德一脸困惑，显得十分紧张。“他们要坐以待毙，”法兰妮越想心越慌。她对自己的处境不是十分明了，但她知道眼前双方的力量对比很不平衡。“4 个男的，8 个女的，”她在脑中揣度着，然后又拉响警报般大声重复了一遍：“4 个男的！8 个女的！”

斯图平静地叫了声“哈罗德”。他用眼神暗示哈罗德可以动手了。“斯图，不要……”话未说完，一切便开始了。

斯图背上挎着杆来福枪。他抖了一下肩膀，枪带从胳膊上滑了下来，枪已经握在了手中。

茶色胡子暴喝一声：“不准动！”又大叫道，“加维！弗吉！罗尼！干掉他们！捉住那个女的！”

哈罗德开始去抓他的枪，一开始忘了枪还捆在套子里。

格兰·贝特曼还坐在哈罗德后面，怔怔地呆住了。

“哈罗德！”斯图又叫了一声。

法兰妮开始动手取自己的来福枪。她感到周围的空气突然间凝固了，像裹上了粘稠的蜜糖一般令人窒息，感觉再也挣脱不出去了。这时，她意识到他们这些人可能会在这里葬身。

一个女孩叫了一声：“动手！”

法兰妮正要继续用她的来福枪战斗，听到叫声，还是把目光转移到了那个女孩身上。事实上，她已经不是什么女孩了，至少有 25 岁。淡金色的头发一点也不伏贴，罩在一顶破头盔下，就像绿篱刚刚被剪了枝一样。

女人们并没有全都动起来；有些快被吓疯了。行动的只有这金发

女孩和其他 3 个女人。

所有这一切发生在短短的 7 秒钟之内。

留着浅茶色胡子的男人一直用枪指着斯图。突然听到那个年轻的金发女孩叫“动手”，他的枪管一颤，缓缓地转向了她，像探测水源的“魔杖”嗅到水一样。子弹紧跟着出膛了，发出了像钢条戳穿硬纸板一样沉闷的声音。斯图从摩托车上跳下来。

斯图用肘撑着地，开起火来，（双肘着地是怕子弹射在路面上，那辆本田摩托就压在他的一条腿上）。茶色胡子被打得像一个轻歌舞剧演员一样蹦蹦跳跳地下了台。他那件褪了色的方格衬衫被风吹得飘荡起伏的。他手里的自动手枪冲着天空胡乱射开了，那有如钢条戳穿硬纸板的声音连响了 4 响。最后，他仰面朝天地摔倒在了地上。

在浅茶色胡子身后站着的那 3 个男人，有两个一听到金发女孩的叫声便朝四周猛搂扳机。其中一个抱着杆老掉牙的 12 口径雷明顿双管猎枪。枪托没有支撑着任何物体——他从右边握着枪，悬于右髋骨外——开枪时发出的声响尤如小屋里的霹雳，后座力使枪从他的手中向后弹出，哗喇一声掉在了地上。有一个女人的脸被打中了，开始是血肉模糊，不一会，法兰妮就听到她的血滴滴嗒嗒地落在人行道上，像是下雨的声音。她现在像是戴着副“鲜血凝铸的面具”，一只未受伤的眼睛透过面具茫然地看着外面。然后，她向前扑倒在路上。那身后的那辆“乡村广场”旅行小客车被霰弹打得像蜂窝一般。车窗布满了白色裂纹，有如一道道瀑布。

第二个男人转向金发女子，俩人扭作一团。其他 3 个女孩中，有一个爬着去够掉在地上的那只猎枪。

第三个男人开始朝法兰妮开枪。法兰妮正跨在摩托车上，双手握着来福枪，呆呆地望着他。他的皮肤是橄榄色的，像是意大利人。她感到子弹从左太阳穴旁嗡地一声掠过。

哈罗德终于解开了一支枪。他举起枪向那个橄榄肤色的男人射击。两个人之间的距离大约是 15 步。哈罗德没打中他。子弹恰巧从橄榄肤色男人头部偏左的位置划过，在粉色汽车拖房的外壳上赫然

留下了一个弹孔。橄榄肤色的男人瞪着哈罗德，说：“我要杀了你，你这个婊子养的!”

“不，不要这样!”哈罗德放声大叫。他放下了枪并举起了双手。

橄榄肤色的男人朝哈罗德连开了 3 枪。枪枪皆失。只有第三枪打得最为接近，最具威慑；子弹擦着哈罗德的“雅马哈”摩托车的排气管而过，发出尖锐的叫声。车倒了，将哈罗德和格兰摔了下来。

现在时间已经过去了 20 秒。此时，哈罗德和斯图平躺在地上。格兰盘腿坐在路上，仍在四处张望，好像不知道自己身处何处，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绝望中的法兰妮试着朝橄榄肤色的男人开枪，想在他朝哈罗德或斯图开枪之前就结果了他，但她的枪却没响，甚至连枪栓都拉不动，她忘了把保险推到发射位置。金发女子仍在和第二个男人搏斗，刚才去够枪的女人为得到那只掉了的猎枪正在与第三个男人进行殊死搏斗。

橄榄肤色的男人一边操着纯正的意大利语咒骂着，一边又朝哈罗德瞄准，正在这时，斯图开火了，橄榄肤色的男人的前额一塌，随即像一袋马铃薯一样倒下了。

现在，又有一个女人加入到夺枪的战斗中。掉了枪的男人试图将她搡在一旁。她却把手伸到他的两股之间，抓住牛仔裤的分叉处，用力一攥。法兰妮看到她的背后的三块肌肉暴突出来，一直延伸至前臂和肘部。男人惨叫一声，立即失去了对枪的兴趣。他捂着裆部，弓着身子，跌跌撞撞地走开了。

哈罗德匍匐着向枪掉落的位置爬过去，然后抓在了手中。向捂着裆部的男人射击。一连打了三枪，都未打中。

“真像邦妮和克莱德，”法兰妮想，“上帝啊，遍地都是血!”

金发乱蓬蓬的女孩正在争夺第二个男人扔下的来福枪，她显得力不从心。突然他将枪一松，踢了她一脚，本是踢肚子的，实际上他的靴子只踢到了她的腿。她急速后退，双臂平衡着身体直打转儿，最后一屁股摔坐在地上。

“他要开枪了，”法兰妮想，但是，这第二个男人却像一个醉醺醺

的大兵一样围着她转圈，突然做了一个向后转的动作，开始朝蜷缩在“乡村广场”旅行小客车一侧的那 3 个女人扫射。

“啃，啃，啃！骚女人！”这位“绅士”喊到。“啃，啃，啃！浪货！”

其中一个扑倒在地，跌在了旅行小客车和拖车中间的人行道上，像一条被刺伤的鱼。另外两个女人拔腿就跑。斯图朝这个开枪的男人射击，但没打中。第二个男人开枪打一个正在跑动的女人，也未打中。那个女人双手朝天伸着，跌倒在地。另一个跑着跑着，朝左一拐，躲到了拖车后面。

枪脱了手也没能夺回来的那个男人，仍用手捂着裆部搭在那儿蹒蹒跚跚地兜圈子。一个女人将猎枪指向了他，扣动了双扳机，她双眼紧闭，嘴巴歪着，等待那一声巨响。期待中的巨响落空了。枪里已经没子弹了。她把枪反过来拿着，手握着枪管，高高地抡起枪托砸了下来。没砸中头，只砸到了脖子和右肩相连的部位。男人往后一缩，想就势溜走。拿枪的这个女人，上身穿着一件印有“肯特州立大学”字样的蓝色运动衫，下着一条破烂的牛仔裤，跟在他后面，边走边用枪托砸他。男人还在继续爬着，身下已是血迹斑斑，这个穿“肯特州立大学”运动衫的女人仍不依不饶地用枪托砸他。

“啃，啃，啃，啃，啃，你们这些婊子！”第二个男人吆喝着，瞄准一个已吓得目瞪口呆、嘴里边不住地喃喃自语的中年妇女。枪口距她仅有 3 英尺；近得几乎一伸手指就能将枪眼堵住。他却没有打中。再拉一次枪栓，可惜子弹打光了。

哈罗德此时学着电影中警察的样子双手握枪。一扣扳机，击碎了第二个男人的肘部。这个男人扔掉了手中的枪，上窜下跳起来，嘴里发出急促而含混的叫声。在法兰妮听来，这声音有点像兔子罗杰在说“请请请！”

“我打中他了！”哈罗德高兴得大叫。“我打中他了！上帝作证，我打中他了！”

法兰妮终于想起她的来福枪上有保险栓。她把保险栓推下的时候，斯图又开了一枪。第二个男人应声倒地，这回捂着的是肚子。

“天啊，天啊。”格兰喃喃自语，他把脸埋在手中，轻轻地抽泣起来。

哈罗德又放了一枪，第二个男人的身躯颤动了一下，再也不嚎叫了。

穿“肯特州立大学”运动衫的女人又一次将枪托抡下来，这次它结结实实地落在那个正在爬着的男人头上。发出的声音就像吉姆·赖斯结结实实地击中一个高水平的、劲道十足的快球一样。猎枪的胡桃木枪托已经七零八落了，那个男人的脑袋也一样。

片刻，一切都归于沉寂。只有阵阵鸟鸣：啾啾……啾啾……啾啾……

那个穿运动衫的女人横跨在第三个男人的尸体上，突然发出像是原始人庆贺胜利的悠长的呼啸声，这叫声深深地刻入法兰妮·戈德史密斯的记忆中。

金发女子名叫戴安娜·尤尔根斯，来自俄亥俄州的齐尼亚。穿“肯特州立大学”运动衫的那个是苏珊。第三个女人，也就是紧攥着拿猎枪的那个男人裆部的是帕蒂·克罗格，其他两个已不算年轻。最大的一个，戴安娜说叫雪莉·哈米特。另一个她也说不上姓甚名谁，看起来有三十五六岁；两天前，她不知受了什么刺激精神失常了，在阿奇博尔德镇徘徊时被阿尔、加维、弗吉和罗尼俘获。

9 个人下了高速路，在哥伦比亚市西部某处的一间农舍安顿下来，现在他们已越过印第安那州边界。所有人都狼狈不堪，之后几天，法兰妮想，他们从收税路上的拖车旁边下去，穿过一片田野走向农舍时的情景酷似由精神病院资助的学生跟踪一名受观察者进行野外考察。大雨过后，齐腿深的草丛湿漉漉的，很快就打湿了他们的裤子。粉白的蝴蝶，双翅沾着水珠，愈发显得沉重，它们疲惫地扇着翅膀朝他们身上扑过来，转了几圈后又绕着八字飞走了。白云像轻柔的薄纱，蒙着想要破云而出的太阳，微弱的光线漫射在天际之间的薄云之上。尽管有浮云遮住了太阳，天气仍然闷热潮湿，让人喘不过气来。空气

中混杂着乌鸦的絮羽和它们难听的聒噪声。“乌鸦比人还多。”法兰妮头晕目眩地想。会不会我们一不留神，它们就将我们人类全部啄出地球？黑鸟的报复。乌鸦是食肉动物吗？法兰妮非常害怕它们真的是。

这些荒唐的想法在脑子里模模糊糊的，却非常顽固，像躲在浮云背后的太阳一样驱之不去，枪战的情景一遍一遍地闪现在她的头脑中：一个女人的脸被猎枪炸开了花；斯图倒下了；当她以为斯图死了时那极度恐慌的一瞬。大叫着“唷，唷，唷，你们这些婊子！”的男人被哈罗德击中后声音变得像兔子罗杰；留着茶色胡子的男人开枪时的动静儿像钢条戳穿了硬纸板。苏珊·斯特恩跨在对手的尸体上发出原始人庆祝胜利的叫声，而死人的脑浆，冒着热气，汩汩地从被砸烂的脑壳中流出来。格兰和她并排走着，他那张冷峻削瘦的脸此时却显得心神不定，一缕缕的灰色长发，被风吹得像蝴蝶一样飞舞着，他握着法兰妮的手，不自觉地轻轻地拍个不停。

“你一定不要受这件事影响，”他说，“这种可怕的事……一定会发生的。最好的办法是人多力量大。你知道，就是说集体。它是所谓的文明世界的中坚力量，是一剂消除无法无天状况的良药。你应当把……类似这样的……事情……当作理所当然的事儿。这只是件孤立的事情。我认为是这样的。我认为这一事实是不言自喻的，是一种社会本质的伦理道德问题，有人可能会这样说。哈！哈！”

他的笑声有一点呜咽。他每说一句，她都应和一声“是的，格兰，”但他似乎没有听到。蝴蝶有时会砰然撞在他们身上，然后又砰地飞走了。快到农舍了。刚才的战斗虽然持续了不到一分钟，但她想，这种战斗的场面大概会永远留在记忆深处。格兰一直拍着她的手。她很想让他停下来，但她害怕如果她这样做了，他会不会哭起来。她可以忍受这种拍打。因为她相信自己不忍看到格兰·贝特曼掉眼泪。

哈罗德走在斯图一边，那个叫戴安娜·尤尔根斯的金发女子走在另一边。苏珊·斯特恩和帕蒂·克罗格夹着那个不知名的精神失常的女人走着。雪莉·哈米特，就是那个死之前叫得跟兔子罗杰似的男人在很近的距离都没打着的那个女人，走在左边稍远一点儿，一边

喃喃自语，一边去扑偶而飞过的蝴蝶。这一群人走得很慢，雪莉·哈米特走得更慢。凌乱的灰发飘在脸庞周围，目光呆滞地盯着这个世界，就像一只受了惊吓的老鼠躲在一个临时藏身的洞穴里怯怯地向外张望。

哈罗德不安地看着斯图。“我们把他们一网打尽了，是不是，斯图？我们把他们全部干掉了。捏碎了他们的屁股。”

“我想是的，哈罗德。”

“老兄，我们必须这样，”哈罗德较认真地说，好像斯图暗示事情可能会走向另一面。“不是他们死，就是我们亡！”

“他们可能会让你们的脑袋开花，”戴安娜平静地说。“我以前和另外两个人在一起时，他们这伙人突然朝我们开枪。他们从埋伏地点向里奇和戴蒙开枪。打中后，又在他俩的脑袋上各补了一枪。你们必须先干掉他们，否则现在死的就是你们。”

“否则现在死的就是我们！”哈罗德大声对斯图说。

“一点不假，”斯图说，“不要跟她计较，哈罗德。”

“真的！让人直冒冷汗！”哈罗德说。他笨手笨脚地从口袋里摸出一块“发薪日”牌巧克力，剥包装纸时掉在了地上。他恶狠狠地诅咒着，一把抓起来，两只手握着，像握着一根棒棒糖。

他们已经到了农舍。哈罗德一边吃着巧克力一边下意识地不停地在身上乱摸，以确信自己没有受伤。他直感到恶心，不敢低头看裆部。他百分之百地相信自己在拖车背后的“热闹的庆典活动”达到高潮后不久就尿湿了裤子。

他们把早餐和午餐合在一块了，吃饭时，戴安娜和苏珊只是随便吃了点儿，大部分时间都在闲聊。帕蒂·克罗格，17 岁的美人也只是吃了几口。不知姓名的女人蜷缩在厨房最远的角落里。雪莉·哈米特坐在餐桌旁，一边啃着全麦饼干，一边自言自语。

戴安娜是在里奇和戴蒙的陪同下离开齐尼亚的。除了他们三个，流感过后的齐尼亚还有多少人活着？她只见过三个：一位年长的老

人、一名妇女和一个小女孩。戴安娜和她的朋友们邀请他们一道离开，但老人挥了挥手，让他们自己走，说了些“沙漠中有麻烦”之类的话。

到了 7 月 8 日，戴安娜、里奇和戴蒙开始受到噩梦的折磨。梦境令人毛骨悚然。里奇已经开始相信梦中的魔鬼真的存在，就生活在加利福尼亚。而且，他认为这个“魔鬼”，如果是男的，一定就是那三个人在沙漠中遇到的麻烦事。戴安娜和戴蒙开始为里奇的健康状况担忧。里奇称梦中的魔鬼是个“惯犯”，并说他正在集结一支“惯犯大军”。还说这支军队将很快横扫西部，要征服每一个幸存者，从美国继而扩展到世界各地。戴安娜和戴蒙私下里商议，能否在某个晚上悄悄地离开里奇，并且开始相信，他们之所以也做这样的梦是受里奇强大的幻觉的影响。

到了威廉斯镇，他们在高速路上转过一个弯道后，发现一辆大型自动倾卸车横躺在路中央。旁边停着一辆旅行小客车和一辆救援车。

“我猜一定又是撞车了。”戴安娜边说边用手指紧张地将全麦饼干碾碎。

她们跨下摩托车，正想推着它绕过自动倾卸车，突然有四个“惯犯”——用里奇的话说——从沟里窜了出来。杀掉里奇和戴蒙后，捉住了戴安娜。她是第四个被投入这个他们称作“动物园”或“闺房”的地方。那个一直在喃喃自语的雪莉·哈米特就是其中一个，她当时还正常，尽管她一次又一次地被强奸、鸡奸并被迫与那四个家伙口交。“有一次，”戴安娜说，“一个家伙把她带入灌木丛中用带刺的铁丝网擦她的屁股，害得她直肠流了三天血。”

“耶稣基督，”斯图说。“那个人是谁？”

苏珊·斯特恩说：“就是拿猎枪的那个，后来被我敲碎了脑袋，我真希望他现在在这儿，就躺在地板上，可以让我再来一遍。”

至于那个留茶色胡子、戴太阳眼镜的男人，她们只知道他是个医生。他和弗吉曾是特遣部队成员，在流感爆发时被派往阿克伦。他们的工作是“与媒体协调”，这是军方对“新闻封杀”的委婉说法。这项工

作干顺手后，他们又转入“民众管制”工作，这又是军方对朝四散奔逃的“战利品”开枪射击或将那些没来得及逃走的“战利品”绞死的委婉说法。到了 6 月 27 日，医生告诉她们，已经无法和指挥系统联系上了。许多人病得不能再去巡逻了，那时，也无所谓了，因为阿克伦的居民虚弱得看不了也写不了新闻了，更不用说打劫银行和珠宝店了。

时间到了 6 月 30 日，这支特遣部队已经是名存实亡——队员们有的死了，有的奄奄一息，剩下的都作鸟兽散。医生和弗吉成了两个散兵游勇，实际上，他们从那时起就已经“开始了新的生活”，干起了“动物园饲养员”的勾当。加维 7 月 1 日加入到他们中间，罗尼是 7 月 3 日来的。到那时，他们的特殊小型俱乐部就不接纳新成员了。

“过不了多久你们的人数就会超过他们。”格兰说。

雪莉·哈米特出人意料地接过了话茬。

“吃药，”她说，她那双酷似被捉住的老鼠的眼睛透过灰白的刘海发穗盯着他们，“早上起床吃一粒，晚上睡觉吃一粒，起床和睡觉的时候。”她的声音渐弱，后来就几乎听不到了。又开始了喃喃自语。

苏珊·斯特恩顺着故事的线索接着说下去。她和雷切尔·卡姆蒂，就是她们中死掉的那个，于 7 月 17 日在哥伦比亚市郊外被俘获。当时，这帮人组成一个车队正在巡游，有两辆旅行小客车和一辆救援车。救援车随时可以移开挡道的破汽车，还能在高速路上设置路障。医生腰间别着一个大口袋，里面盛着睡前服用的大剂量安眠药、出行用的镇定剂还有休息时的红药片。

“早上一起床，先被强奸两三次，然后等着医生拿出药丸，”苏珊轻描淡写地说。“我指的是白天用的药丸。这样到了第三天，我的……，当然，你们知道，我的阴道已经磨伤了，任何一种正常的性交都疼痛难忍。我希望是罗尼，他想要的就是吹喇叭。但一吃过药，你就会安静下来。不是想睡觉，就是安静。置身于这些蓝色药片的包围之中，你好像什么都无所谓了。只想坐在那儿，两只手放在膝盖间的裙褶上，看着眼前的景物晃来晃去，或者是两只手放在膝盖间的裙褶上坐着，看着他们用救援车将什么东西从路上移开。有一天，加维气疯

了，因为有一个女孩，至多不会超过 12 岁，她不能做……，嗯，我不想告诉你们。反正糟透了。加维一怒之下把她的脑袋削了下来。我甚至没有感觉。我只是……安静。这样过了一段时间，你几乎不再想逃跑的事了。你所想的莫过于那些蓝色药片，可比逃跑的吸引力大多了。”

戴安娜和帕蒂·克罗格不住地点头。

帕蒂说，他们似乎是把人数限定到了 8 个。7 月 22 号那天他们杀了和她在一起的男人（这是他们所杀的第 50 个男人），把她捉回来后，就把一名在“动物园”里圈了一个多星期的老妇处决了。在阿奇博尔德镇附近擒住那个无名氏之后，又杀了一个 16 岁的斜眼姑娘。“医生习惯以此作为笑谈，”帕蒂说。“他曾说，‘我不从梯子下穿行，不踩黑猫脚印，不会让 13 个人与我结伴同游。’”

他们在 29 号那天头一次看到斯图和其他人。“动物园”安扎在离州边界不远的一个露营区内，斯图他们四个恰巧路过那儿。

“加维对你很感兴趣。”苏珊说，并朝法兰妮点了点头。法兰妮浑身一颤。

戴安娜凑近他们，轻声慢语地说。“而且，他们已经弄清楚，你将要取代哪一个。”她朝雪莉·哈米特微微甩了甩头，几乎察觉不到，雪莉还在那儿一边嚼饼干一边喃喃自语。

“可怜的女人。”法兰妮说。

“戴安娜判定，你们几个可能是我们最好的机会，”帕蒂说，“也许是我们最后的机会。因为你们那边有三个全副武装的男人——她和海伦·罗热都看到了。三个全副武装的男人。而且医生又采用了那套过于自信的小伎俩，就是将旅行小客车掀翻在路上的办法。医生扮作某种政府官员的模样，这样，他所遇到的每一群人中的男人——当有男人的时候——就会乖乖地投降，然后就吃了枪子。这种惯用伎俩一直都屡试不爽。”

“那天早晨，戴安娜让我们把药藏在手里，”苏珊接着说了下去。“他们一向不怎么注意我们是否真的吃了，而且我们也清楚，那天早

晨他们一直忙着将旅行大客车拖到路上，再弄翻它。我们没告诉任何人。知情的只有戴安娜、帕蒂和海伦·罗热……其中一个已被罗尼在那儿从背后打死了，当然，还有我。海伦说，'如果他们发觉我们试图把药吐到手里，会杀了我们的。'而戴安娜说他们无论如何都会杀了我们的，或早或晚，幸运的话也许早点儿，我们当然知道这是真的。所以我们就这样干了。"

"我把药在嘴里含了很长时间，"帕蒂说，"快要溶化时才找机会吐了出来。"她看着戴安娜，"我想海伦当时可能是不得已咽了下去。我想这是她动作太慢的原因。"

戴安娜点点头。她不假掩饰地用火辣辣的眼神看着斯图，弄得法兰妮浑身不自在。"大块头，要不是你觉得不对劲儿的话，他们的办法就得逞了。"

"醒悟得还不够早，看起来像是这样，"斯图说，"下次，我会早点儿醒悟的。"他站了起来，走到窗户，向外张望。"你知道，让我感到吃惊的还有，"他说，"我们当时是多么明智。"

法兰妮不那么在意戴安娜盯着他的火辣辣的目光了，"别的不说，她比我漂亮多了，"法兰妮想。"而且，我怀疑她是不是怀孕了。"

"这是一个大彻大悟的世界，大块头，"戴安娜说，"不醒悟就得死。"

斯图转身看着她，这是第一次正眼看她，法兰妮感到一阵妒意。"我等得太久了，"她想，"上帝啊，我一直想这样，我等得太久了。"

她忽地瞥见哈罗德正在暗暗地笑，一只手捂着嘴。似乎是一种如释重负的笑。她突然觉得自己最好是站起来，漫不经心地从哈罗德身边走过，将他的目光吸引到自己的指甲上。

"决不，哈罗德！"她真想大叫。"决不！"

"决不？"

［摘自法兰妮·戈德史密斯日记］

1990年7月19日

啊，上帝。最坏的事情已经发生。在书里是刚开始就结束了，而且有些事至少还会发生转机，但在现实生活中，似乎就要没完没了，像一部肥皂剧，总也到不了头。也许我应该澄清事实，冒一次险，但我担心他俩之间会出什么事，而且……。你不能用“而且”来结束一句话，因为我不敢在这个联接词后写下可能会发生的情况。

亲爱的日记，即使写下来会非常令人不快，我也要把一切都告诉你。我甚至不愿去想它。

格兰和斯图潜入市区（今晚可能是俄亥俄州的吉拉德），在垃圾堆附近搜寻一些吃的东西，希望是些浓缩食品和干冻蔬菜之类的。他们没费多大劲儿就捎回了一些食物，浓缩食品味道还真不错，但对我来说，干冻食品都是一个味——像干鸡屎。你有没有过拿干鸡屎作比较的时候？没什么，有些事只能写在日记里，哈－哈。

他们问我和哈罗德想不想去，即使他们没了我什么都做不成，我也不想去了，骑了一天的摩托车，已经够受的了，哈罗德也说不想去，他说要去弄点儿水来烧烧。说着，似乎已经在制定计划了。很抱歉将他说得这么诡计多端，但事实本身如此，他亦然。

［此注：我们这些人都出奇地讨厌喝烧开的水，其味道平淡而且完全不含氧，但马克和格兰却说工厂什么的停产时间还不够长，溪水和河水尚未自洁，特别是在东北地区（他们称之为锈化地带）的工厂里，因此我们要统统煮过才放心。我们所有人一直企盼着早晚能够找到一大批瓶装矿泉水，本来已经找到——哈罗德也这样说——但大部分却莫名其妙地不见了。斯图认为，大多数人一定是以为喝自来水得的病，在病发之前喝掉了大量的矿泉水。］

马克和佩瑞去了什么地方，说是去找草莓来丰富我们的菜谱，也许还作了别的什么事——他们对此讳莫如深，只说他们干得很好，我想——所以我先拾柴生火，然后举着一根柴火去找哈罗德的水罐……很快，他就带着一个水罐回来了（很显然，他在溪水里泡的时间不短，洗了一个澡，还把头洗了。）他将水罐挂在火堆上面的什么东西上，然后走过来，坐在我身边。

我俩坐在一截木头上，谈天说地，他突然伸出双臂抱住了我，试图吻我。我说是试图，但他现在真的就继续下去了，我非常吃惊。随后，我挣脱开他——回头看看，简直是出闹剧。我现在还感到恼火——从圆木上向后仰着跌了过去。这下儿不仅把外衣背后弄皱了，而且还擦破了一大块皮。我发出一声尖叫。如此这般唠唠叨叨地重复过去的事，太频繁了，就像我和杰西外出走在大堤上时，我总是咬嘴唇……太频繁了，就像是这样，只图好受一点儿。

哈罗德马上就单膝跪在我身边，问我还好吗，脸赫然红到发根。哈罗德有时竭力显得那么冷若冰霜，那么矫揉造作——在我看来，他像是一个灵感枯竭、激情疲惫的青年作家，一直在寻求西海岸独特的“沉闷咖啡馆”，在那里，他可以耗费一整天的光景，一边吸着廉价的白葡萄酒——这种酒虽低级但包装很好，一边谈论着萨特，像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沉浸在未成熟的种种幻想之中。或许我就这样想。这种人星期六一大早的幻想大都是：卡斯提亚船长的蒂龙动力、电影《黑暗通道》中的汉弗莱·鲍嘉。有压力时，他性格的这一面总像是要渐露端倪，可能因为他把这种情绪像管孩子一样地克制住了，我也不知道。不论如何，当他退化成博吉，他只会令我联想到在伍迪·艾伦执导的电影中《山姆，再来一次》中扮演博吉的那家伙。

所以，当他跪在我身边，问我“还好吧，宝贝”时，我就开始格格直笑。言归正传吧！这不只是因为当时的情景可笑，你知道。如果仅此而已，我还是能够忍住的。不，让我歇斯底里的原因太多了。做噩梦，担心孩子，怎么处理我对斯图的感情，日复一日的旅行，紧张，痛苦，失去双亲，事事出现柳暗花明的转机……开始只是格格地傻笑来渲泻这种情感，后来就演变为歇斯底里的狂笑，一发不可收拾。

“什么事这么可笑？”哈罗德问，慢慢地站了起来。我猜想是用那种可怕的正义之声说的，但在那时，我已不再想哈罗德了，脑子里闪现出唐老鸭的这种疯狂模样。唐老鸭一摇一摆地穿过西方文明的废墟，生气地嘎嘎直叫：“什么事这么可笑，啊？什么事这么可笑？什么事他妈的这么可笑？我将脸埋在手中，笑了哭，哭了又笑，直到哈罗德

以为我完全崩溃了。

过了一会，我强忍住不哭了。我擦干眼泪，想让哈罗德看看我的脸是不是擦得很花。但我没有这样做，因为我害怕他会把此当成一种过份亲昵的行为。活着、自由，法兰妮的追求，哦－嗬，没那么可笑。

“法兰妮”，哈罗德说，“我觉得这难以启齿。”

“那你最好还是别说了。”我说。

“我身不由己，”他回答，我开始明白他不愿让我回答不，除非对他明说。“法兰妮，”他说，“我爱你。”

我想，许久已来我就明白他对我的感情就是这样赤裸裸，如果他只是想同我睡觉，那就简单了。爱情比作爱更危险，而我也左右为难。怎么对哈罗德说“不”？我想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管他是谁，我都要说。

“哈罗德，我不爱你。”这就是我的回答。

他的脸气炸了。“是他，对不对？”他说着，脸扭曲得非常难看。“是斯图·雷德曼，对不对？”

“我不知道，”我说。现在，我的脾气也上来了，我一直都不能控制它——我想是我妈妈遗传给我的。我以女人特有的方式把要向哈罗德发的脾气压下去，但我仍能感觉到它紧紧地绷住了弦。

“我知道。”他的声音变得尖锐还有点儿自顾自怜的味道。“好吧，我知道了。我们遇到他的那天，我就知道。我不想让他和我们一起走，因为那时我就知道。而且他说……”

“他说什么？”

“他说他不想要你！你只能是我的！”

“就像给了你一双新鞋，对吧，哈罗德？”

他没有回答，可能意识到了自己走得太远了。我费了点劲儿回忆那一天：哈罗德见到斯图的瞬间反应，就像一只先来的狗，当一只新的、一只陌生的狗来到它窝里时的反应一样。侵入了它的领地。我仿佛可以看到哈罗德颈背上的狗毛都竖起来了。我明白斯图所说的话，是为了将我们从狗堆儿里拿出，重新放回人堆儿里。这难道不是其真

实意图所在吗？我们目前正处于这种纠缠不清的争斗中吗？如果不是这样，我们为什么苦苦挣扎又要维护面子呢？

“我不属于任何人，哈罗德。”我说。

他嘴里叽叽咕咕了几句。

“什么？”

“我说，你应该纠正一下你的看法了。”

我脑中反应出一种尖锐的反驳方式，但我没说出来。哈罗德的眼睛望着远方，面无表情。他说：“我以前见过那家伙。你最好相信这一点，法兰妮。他是橄榄球队的四分卫，却是那种坐在教室里用唾沫沾湿纸团到处乱扔的人，还向人群中飞纸鸟，因为他知道老师至少能给他个 C 的成绩，所以他可以一向这样玩玩闹闹。这种人只和最漂亮的啦啦队长约会。当英文教师让你朗读你的全班最棒的作文时，这种人就放屁。”

“是的，我了解像他这样的混蛋。祝你好运，法兰妮。”

说完，他就走了。这并不意味着他打算壮烈而轻蔑地退场，对此我相当有把握。这更像是他曾做过某种神秘的梦，是我将它击碎——梦中的一切已物是人非，而现实却是不曾真的拥有什么。他让我感到恐惧，真的，因为当他离开时并没有装作无所谓的冷言冷语愤世疾俗，而是真的愤世疾俗，不是无所谓的，而是像刀刃一样锐利伤人。他受到了打击。啊，哈罗德永远不会明白，他的脑袋瓜已经开始转了一点弯儿，他终于明白无论他作什么，这个世界还将原地不动。他将挫折藏于心间，那情形尤如海盗聚积财宝……

好吧。现在大家回来了，吃过晚饭，过足烟瘾，拿出了佛罗那（我放到口袋里，没让它在胃里溶解），大家安顿下来。哈罗德和我刚刚经历了痛苦的交锋，我的感觉是什么事都没有真正解决，只是他正在观察斯图和我，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此举令我作呕，一股无名之火促使我将这一切写了下来。他有什么权利监视我们？他有什么权利把我们的悲惨处境弄得更加复杂？

备注：对不起，日记。这绝对是我当时的心情。我什么事都想不

起来了。

当法兰妮走近斯图的时候，他正坐在一块石头上抽烟。他用鞋后跟在地上踩出一个小圆坑，当作烟灰碟。他面朝西方，那里的太阳就要下山了。云朵绽裂，好让那一轮红日露出个头儿来。遇见那四个女人，并让她们加入进来不过是昨天的事，但似乎已经很久远了。他们没费多少劲从沟里拖出一辆旅行大轿车，载上他们的摩托车，结成一支旅行队，缓缓沿着收费路向西而行。

香烟的味道让她想起了父亲和父亲的烟斗。跟回忆一起涌上来的是忧伤，化作了缕缕乡愁。爸爸，没有你的日子我已经习惯了。我想你不会介意的。

斯图环顾四周时看到了她。“法兰妮，”他由衷高兴地说，“你好吗？”

她耸了耸肩，“还行。”

“想一起坐在石头上看日落吗？”

她坐到了斯图身边，心跳顿时加快了。说到底，还有别的理由让她来到这儿么？她知道他离开营地的路径，也知道哈罗德和格兰还有其他两个姑娘一道前往布赖顿市，要找一架民用电台（这次是格兰的主意，而非哈罗德的）。帕蒂·克罗格回到了营地，正在照料那两个患战斗疲劳症的病人。雪莉·哈米特有从惊吓中清醒过来的迹象，但今天一早，她又把大家吵醒了，因为她在梦中发出了尖叫，两只手在空中乱舞，做出避开打击的样子。另一个女人，就是无名无姓的那个好像正在朝另一个方向发展。她坐着。即使饱了还要吃。她会装着大小便的样子。也不回答别人的问题。她只有在睡着的时候才真正活跃起来。即使服用了很大剂量的佛罗那，也经常呻吟，有时还尖叫。法兰妮想，自己知道这个可怜的女人正梦到了什么。

“像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是不是？”她说。

他没有马上回答，过了一会儿，才说：“比我们想象的要远。那位老妇人已不在内布拉斯加州了。”

“我知道……”她刚起了个头，又把话咽了回去。

他看着她，微微一笑。“小姐，你一直都没有吃药。”

“我的秘密保不住了。”她说着，不太自然地笑了笑。

“不光我们这样，”斯图说，“下午，和戴安娜聊天的时候（一听到他叫她的名字那么亲密，就勾起了她内心的嫉妒与恐惧之情），她说她和苏珊也都不愿意吃。”

法兰妮点了点头。“为什么停下来了？他们没给你吃药吗……在那地方？”

他在土制烟灰碟里敲了敲烟灰。“晚上只是柔和的镇静剂。他们用不着迷倒我。他们看得很牢。我是三天前开始不吃药的，因为我觉得……不需要了。”他思忖片刻，又接着说了下去。“格兰和哈罗德要去找架民用电台，真是个好主意。民用电台有什么用呢？是为了让你保持联系。我一个叫托尼·莱姆斯特的战友回到了阿内特，他的侦察机里有一架电台。了不起的小玩意儿。你可以用它和别人通话，如果你遇上麻烦，还能呼救。这些梦想，好像在你的脑袋里已经装了一架电台，只是不能发报，只能接收。”

“也许我们正在发报。”法兰妮平静地说。

他看着她，神色惊愕。

他们一言不发地坐了片刻。太阳露出头来，像是要赶着在沉没到地平线之前道一声再见。法兰妮能够理解，为什么原始人那么崇拜太阳。因为日复一日，整个国家更加空空荡荡，巨大的沉寂使她的脑海中映出的是太阳——月亮——也是这样的庞然大物，开始变得好像更庞大、更重要。也更加人格化。

“不管怎样，我没再吃药，”斯图说，“昨晚，我又梦到了那个黑衣人。情况糟透了。他正在沙漠边缘的某个地方站住了脚。我想是在拉斯维加斯。法兰妮……我想他正在将人们钉在十字架上。是那些他觉得碍手碍脚的人。”

“他在干什么？”

“那就是我所梦到的。沿着 15 号公路布满了一排排用车库横梁

和电线杆搭成的十字架。人们正悬在上面。”

“不过是个梦。”她故作轻松地说。

“也许吧。”他吸了口烟，望着西方血染的云霞。“但另外两个晚上，也就是我们忙于应付那几个劫持妇女的疯子之前的晚上，我梦见了她——那个我们称之为阿巴盖尔妈妈的女人。她正坐在运货卡车的驾驶室里，车子停在76号高速公路边上。我站在地上，一只胳膊拄在车窗上，正在跟她说话，自然地就像我正在和你说话一样。她说，‘斯图尔特，你还可以带着他们走得快点儿；像我这样的老太婆都做得来，你这个得克萨斯大块头更没问题了。’”斯图笑了笑，扔掉烟头，用鞋后跟碾了一下。想到前途渺茫，就像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一样，他伸出一支胳膊揽住了法兰妮的肩。

“他们要去克罗拉多州，”她说。

“噢，是的，我想是的。”

“那……那么是戴安娜还是苏珊也梦到过她？”

“她们全都梦见过。昨天晚上，苏珊梦到了十字架。和我梦见的一模一样。”

“现在，已经有许多人跟着那个老太太了。”

斯图点了点头。“有20人，或许更多。你知道，我们每天都要转移一批人。他们就蹲在那儿，等着我们经过。但我想，他们都害怕我们，而她……于是他们就会投奔她。他们迟早会来的。”

“或者去投靠另一个。”法兰妮说。

斯图点点头。“是的，或是投靠他。法兰妮你为什么不再吃佛罗那了呢？”

她颤抖着哀叹了一声，思忖着是否应该告诉他。她想告诉他真相，又怕看到他的反应。

“女人要做的事没数儿。”她最后说道。

“是的，”他随声附和着，“但也许总有办法摸透她们在想些什么。”

“什么……”她刚一开口，他就用一个热吻堵上了她的嘴。

他们并排躺在草坪上，沐浴着最后一抹晚霞。当火红和冷紫这两种暮色交织时，火红渐渐淡褪，冷紫愈来愈浓，现在，法兰妮可以看到繁星透过最后一抹晚霞眨着眼睛。明天是个旅行的好天气。运气好的话，他们可能会走上那条横穿印第安那州的大道。

斯图懒懒地拍打着胸口上盘旋的蚊子。他的衬衫挂在不远的一株小树上。法兰妮还穿着衬衫，只是钮扣解开了。乳房胀顶着衣服，她想:“我开始发胖了，现在只是那么一点，但已经是明显的了……至少我觉得是。”

“我一直想得到你，”斯图说这话的时候没有看着她。“我想你知道。”

“我不想跟哈罗德惹麻烦，”她说，“还有别的事……”

“哈罗德有他自己的路，”斯图说，“如果能坚强起来，他倒是具备了成为出色男人的内在潜质。你爱他，是不是？”

“这个字眼不确切。英文中没有一个词可以形容我对哈罗德的感觉。”

“你对我的感觉如何？”

她望着他，发现自己不能说出她爱他，尽管她想说，却不能马上说出口。

“不，”他说，似乎她已经反驳了他，“我只是希望把事情搞清楚。我猜想你同样不想让哈罗德知道你对他的感觉。对不对？”

“是的。”她感激地回答道。

“这是一样的。如果我们守口如瓶，这事就可能不了了之。我看到过他盯着帕蒂的样子。他俩年纪相当。”

“我不知道……”

“你感觉欠他的情，是不是？”

“我想是。奥甘奎特就剩下了我们两个人，而且……”

“那是运气，没有别的，法兰妮。你不要让一个人将你牢牢地拴在纯属运气的什么事上。”

"我想是。"

"我猜你爱我，"他说。"我从不轻易说这话。"

"我也想我爱你，但还有别的事……"

"那个我知道。"

"你刚问我为什么不吃药。"她扯了扯衣服，不敢看他。她感到嘴唇异常干涩。"我想可能对孩子不好，"她小声说。

"对……"他不说了。然后他紧紧地抓住她，让她脸对着他。"你怀孕了？"

她点点头。

"你没有告诉任何人？"

"没有。"

"哈罗德。哈罗德知道吗？"

"除了你没别人。"

"真该死，"他说。他全神贯注地端详着她的面孔，把她吓坏了。她想过会有两种结局：他可能会即刻弃她而去（如果他发现她怀着别人的孩子，就会像杰西一样毫不迟疑地离开）或者会紧紧地抱住她，告诉她别担心，他会应付一切。她从未料想会出现这样令人胆战心惊的近距离凝视，她不觉回忆起那晚她在花园里将这一切告诉她父亲时的情景。她真希望作爱前就告诉斯图她怀孕的事儿。也许那样他们根本什么都不会做，至少他不会感到自己莫名其妙地被欺骗了，而她……老话儿怎么说的？乱搞的女人。他是不是也正在这么想？她什么都不能说。

"斯图？"她颤颤惊惊地说。

"你没有告诉任何人。"他又重复了一遍。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现在，她的眼泪就要夺眶而出了。

"你什么时候有的？"

"1 月份，"她说着，眼泪流了下来。

他抱着她，让她知道一切都好，不用再说什么了。他没有说让她不要担心，他会应付一切之类的话，只是又跟她作了一次爱，她觉得

自己从没有这么快乐过。

他们两个都没有注意到哈罗德，他像影子一样无声无息，仿佛就是那黑衣人，他站在灌木丛中，看着他们。他们谁都不知道，当法兰妮达到高潮，快乐地呻吟着的时候，他的眼睛向下斜着，眯成了一条缝。

他们完事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

哈罗德神不知鬼不觉地走了。

［摘自法兰妮·戈德史密斯的日记］

1990 年 8 月 1 日

昨晚没记一个字，太兴奋，太幸福了。斯图和我都是。

他也认为我最好尽可能长时间地保守我的秘密，希望一直到我们安下家来。希望是去科罗拉多州，那儿很适合我。今晚我感觉就是到月亮山上去安家也不错。我听起来像个昏头昏脑的女学生？好……如果一个女人在她的日记里都不能像个女学生，那她还能在哪儿像呢？

除了保守秘密的事，我还必须提到另外一件事。我的“本能”使我不得不这样做。真有这样的事吗？我想是的。也许是激素的原因。几个星期以来，我再也没有自私心理，但很难区分这是怀孕引起的变化还是突然降临这个世界的大灾难引起的变化。但总有某种嫉妒的感情（“嫉妒”真不是一个确切的字眼儿，但却是今晚我能想到最贴切的词），这种感情使你向这个小团体的核心更近了一小步，并且必须维持你在那儿的地位。这就是为什么服用佛罗那比做噩梦似乎更冒险，尽管理智使我相信，佛罗那压根儿伤及不到我的孩子。而且我猜想嫉妒之情也是我对斯图·雷德曼爱的一部分。我感觉我正在恋爱，如同吃饭一样，是为了两个人。

我需要睡眠，不管会做什么样的梦。我们始终都没能像希望的那样开车横穿印第安那——在埃尔克哈特市的高速公路入口处我们遇上了一次可怕的交通堵塞，我们的速度慢了下来。大部分车辆是军车。那儿有士兵死了。格兰、苏珊、戴安娜和斯图带上了他们能够找

到的尽可能多的武器——24 支来福枪、一些手雷，还有——是的，伙计们，这是真的——一只火箭发射器。现在我写日记的当儿，哈罗德和斯图正在数那只火箭发射器里的火箭个数，共有十七八枚。上帝保佑他们别把自己给报销了。

说起哈罗德，亲爱的日记，我要告诉你他没有怀疑任何事（听起来像老贝特·戴维斯电影中的台词，是不是）。当我们赶上阿巴盖尔妈妈的队伍时，我想他一定会得知的；无论会发生什么，再隐瞒下去都不太好。

今天，我从未看到过他这么欢快，这么喜悦。他的嘴咧得真大，让我觉得他的脸都快要乐开花了！正是他建议斯图帮他弄那只危险的火箭发射器的，而且——

他们现在回来了。下次再写吧。

法兰妮沉沉地睡去，连梦都没有做。其他人也都睡了，除了哈罗德，尽管他一整天都笑个不停，现在脸上却没有一丝一毫的笑意。有时他感觉自己笑得脸都要从中间裂开，脑浆都要溢出来了。

他站在那儿，低头凝视着她，倾听着夏夜蟋蟀的低鸣。“现在正是狗日，”他想。狗日，在韦氏字典中是指 7 月 25 日至 8 月 28 日的这段时间。之所以这样命名是因为据说这一时间疯狗似乎大行其道。他看着法兰妮，她睡得是那样的香甜，她把衬衫当作枕头。小包就放在身边。

凡人皆有得意日，法兰妮。

他跪下时，膝盖一弯，枪发出了点儿声响，他稳住身形，好在没人醒来。他解开包上的扣，松开系带，伸手到里面摸。他用一支微型手电筒照着包里面的东西。这时，法兰妮从沉沉的睡梦中低哼了几声，挪动了一下身子，哈罗德屏住呼吸。在包的最底部，在三件干净衣服和一本袖珍交通地图每下他发现了他想要的东西。一个用螺旋丝装订的笔记本。他抽出了笔记本，翻到第一页，用电筒照在法兰妮写的密密麻麻、却又极为清晰的字迹上：

“1990 年 7 月 6 日——经过一番劝说，贝特曼同意跟我们一起走……”

哈罗德合上本子，带上它爬回了睡袋。他感觉自己又回到了从前，一个朋友不多，敌人不少的小男孩，他短暂而美好童年只维持到 3 岁左右，从那之后，他一直是个又胖又丑的笑料；一个多多少少不受父母重视的小男孩——他们的目光都集中在埃米身上，她开始了竞选大西洋城美国小姐的漫长跋涉——一个把书本当作慰籍的小男孩；一个从未放弃被选拔到棒球队，也念念不忘当学校童子军队员，成为大个子约翰·西尔弗或是机智勇敢、力大无穷的人或是菲利普·肯特的小男孩……；一个深夜里偷偷打着电筒看书，仿佛已成为了那些人，兴奋得眼睛睁得大大的，几乎闻不到自己的屁味的小男孩；这个男孩现在带着法兰妮的日记和手电筒爬到了睡袋底部。

当他将一束光线射到笔记本的封面抬头时，竟有一阵慌乱。过了一会儿，残存的理智呼唤着：哈罗德！住手！这声音是如此强烈，以致他觉得脚后跟都在震颤。他几乎动不了了。过了一会儿，好像是想通了，可以就此收手，可以把日记放回原处，可以向她坦白，也可以在某些可怕的、不可挽回的情况发生前由他们去了。他可以拿开这杯苦酒，把酒从杯中倒掉，然后再斟满这个世界为他准备的任何东西。哈罗德，放弃它吧，这种正义之声乞求道，但或许这已经太晚了。

16 岁时，他已经放弃了巴勒斯、史蒂文森和罗伯特·霍华德，热衷于其他幻想，那种既爱得轰轰烈烈又恨得如火如荼的幻想——并非火箭和海盗，而是穿着透明丝质睡衣的姑娘们跪在他面前光滑柔软的缎子枕头上，哈罗德——这位大人物则一丝不挂懒洋洋地坐在宝座上，准备用小皮鞭和银头小棍鞭笞她们。奥甘奎特高等学校的每一个漂亮姑娘都在不同的时候漫游在这些苦涩的幻想中。这样的白日梦往往随着精囊膨胀，精液迸出而结束，带来的诅咒要比快感多。然后，他便睡去，干结的精液像鱼鳞一样粘在肚子上。凡人皆有得意日。

现在，他满脑一子回想的都是那些苦涩的幻想，那些旧日的创伤，

就像一张张泛黄的报纸，这些老朋友并未消逝，牙口并未变钝，它们致命的影响也没有动摇。

他翻到第一页，用手电筒照着字，开始看了起来。

黎明前，他将日记本放回了法兰妮包里，系好了包上的带子。他没有什么预防不测的招术。如果她醒了，他残酷地想，他会杀了她，然后跑掉。跑到哪儿？往西跑。但他不会停在内布拉斯加或是科罗拉多，噢，不。

她没有醒。

他回到了自己的睡袋。他睡得很浅。他梦见自己从岩石和月球巨砾纷纷滚落的陡坡上住下跑，快到半山腰时，觉得自己快要死了。头上高高的地方，借助夜晚的热气流，鹰在盘旋，久久不去，等待将他做成一道美餐。天上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

接着，黑暗中睁着一支恐怖的红眼睛：像狐狸般诡诈，令人生畏。那只眼睛虽然令他恐惧，却也吸引他。

那只眼睛诱惑了他。

西方，夜幕正在敛去，在晨曦中跳着死亡之舞。

太阳落山的时候，他们支起了帐篷，他们现在位于伊利诺伊州的乔利埃特市西侧。那里充满了啤酒和欢声笑语。他们感觉已将印第安那州的坏运气抛在了脑后。大家都特别注意哈罗德，他从未这样高兴过。

“哈罗德，你知道，”法兰妮那天晚上晚些时候说，这时聚会开始散了，“我想我从未见到你感觉这么好。为什么？”

他高兴地向她挤了个眼。“凡人皆有得意日，法兰妮。”

她回报了他一个微笑，显得有点儿吃惊。但她想这才是哈罗德，人很单纯。没有关系。有关系的是那些终归要降临的事情。

那天晚上，哈罗德开始写他自己的日记。

第 48 章

他蹒跚着爬上一道长长的坡，炽热的阳光蒸着他的胃，烤着他的头；州际公路在高温的辐射下微微反着光。他曾经是唐纳德·默温·埃尔贝特，如今却万劫不复地成了“垃圾虫”。他凝视着传说中的城市——锡沃拉。

他往西走了多久？遇到那小子后，已经过去了多长时间？上帝也许知道，反正垃圾虫不知道。有些日子了。还有那些夜晚，噢，他忘不了那些夜晚！

他摇摇晃晃地站在那里，身上的破衣烂衫也跟着摇摆；他俯视着锡沃拉，这座充满希望的城市，梦想之城。他的身体已经不成样子。为了逃离燃烧的油罐，翻越楼梯栏杆时划破的手腕还没有痊愈，用肮脏的王牌绷带胡乱地裹着，鼓鼓囊囊的一大团。不知怎么搞的，那只手上的所有指骨都蜷缩起来，变得像爪子一样了。左臂上，从肘到肩的烧伤组织正在缓慢地恢复，不再化脓难闻，但是长出了粉红色光滑的新肉，像廉价布娃娃的皮肤。那张龇牙咧嘴的疯狂的面孔已被晒伤、脱皮，胡子蓬乱，脸上还布满了伤疤，那是自行车前轮从骨架上脱离的时候给他留下的。他穿一件褪色的蓝色工作衫，上面布满汗渍，下身穿一条肮脏不堪的灯芯绒裤子。他的背包，不久前还是新的，如今却跟主人形成了统一的风格，一根带子断了，垃圾虫费了很大的劲把它系好，现在背包歪斜地背在背上，像鬼屋里的百页窗一样积满灰尘，皱褶里全是沙子。脚上的胶底帆布鞋用麻绳捆住，被沙子磨破的脚踝从短袜上露出来。

他俯视着远处的城市，父抬头看丁看冷漠的青铜色的天空，把目光转向西沉的太阳，熔炉般的热浪包围着他。他尖声大叫。这是胜利者野性的尖叫，很像苏珊·斯特恩用罗耶·拉比特自己的猎枪托砸

裂他的脑壳时发出的叫声。

他开始在 15 号州际公路火热的路面上踏出胜利的舞步，沙漠热风正卷着沙子，横扫过高速路。在高速路的另一侧，有两辆几乎完全被沙子埋住的破车，一辆林肯，一辆 T 型鸟，坐在安全玻璃后面的主人已经成了木乃伊。在垃圾虫这一侧的前方，有一辆翻了个底朝天的小型货车，除了车轮和槛板以外，其他部位都埋在沙子里。

他跳着舞。双脚裹在用绳子捆扎的、鼓鼓囊囊的胶底帆布鞋里，在高速路上上下地颠着，和着醉意绵绵的号角舞曲。衬衫上的破布片随风飞舞，水壶碰撞着背包发出沉闷的金属声，王牌绷带散开的布头在热风中飘动。粉色光滑的烧伤组织微微闪着光，太阳穴上的静脉血管像闹钟一样砰砰直跳。他已经在上帝的煎锅里熬过了一个星期：朝着西南方向，穿过犹他州和亚利桑那的一端，进入内华达，此时的他正陷入疯狂。

他跳着舞，唱着单调乏味的歌，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同样的歌词。曲子是他在特雷霍特学校时流行的，那是黑杜会组织“权力之塔”创作的一首歌，歌名叫做“去夜总会”，但歌词是他自己编的，他唱道：

“锡沃拉，锡沃拉，颠簸，颠簸，颠！锡沃拉。锡沃拉，颠簸，颠簸，颠！”每唱完一个“颠”，他都跟着来一个小小的跳跃，直到热风中的一切在眼前旋转起来，明亮刺眼的天空变成薄暮的灰色。他瘫倒在路上，几乎昏厥过去，不堪重负的心脏在干燥的胸腔中狂跳。他用最后的一丝力气，哭着，笑着，拖着身子翻过四脚朝天的小型货车，躺在它渐渐缩小的阴影里，在热浪中颤抖着，喘息着。

“锡沃拉！”他粗声地喊，“颠簸颠簸颠！”

他伸出爪子般的手，摸索着从肩上拿过水壶摇了摇。水壶几乎空了，不过没关系，他要喝完每一滴水，然后躺在那儿，一直等到太阳落山，再沿高速路进入锡沃拉，那座传说中的城市。今晚，他要对着每一处喷涌的泉水痛饮。但是必须等到要命的太阳落山以后。上帝是最大的纵火犯。很久以前一个叫唐纳德·默温·埃尔贝特的男孩烧掉了老处女森普尔的养老金支票，还烧掉了保坦韦尔的卫理会教堂，如

果说那时候唐纳德·默温·埃尔贝特在这个躯壳里还留下些什么的话，不用问，它已经随着印第安纳州加里的油罐化为灰烬了。9打以上的油罐，像一串巨大的鞭炮炸毁了。那天恰好也是7月4号，太巧了。随着大火冲天而起，就只剩下了垃圾虫，他的左臂擦破了，火辣辣的，仿佛体内藏着一团火，永远不会熄灭的火……至少在他的身体烧成黑炭以前不会熄灭。

今晚，他将痛饮锡沃拉的水，是的，那水必定像酒一样甘醇。

他举起水壶，最后的几滴水被他倒进喉咙，缓缓地流进肚子，喝光后，他把水壶扔在了沙漠里。汗水像露珠一样从额头上冒出来，他躺在那儿，颤抖着，回味着那几滴水的甘甜。

“锡沃拉!”他喃喃地说，“锡沃拉！我来了！我来了！我要为你付出一切！我愿为你而死！颠簸颠簸颠!”

口渴稍稍有点缓解，睡意就涌上来，就在他几乎睡着的时候，一个念头闪过脑际，犹如冰刀的刀刃劈头而来:

如果锡沃拉只是个海市蜃楼会怎么样呢?

“不,”他喃喃着，“不，噢噢，不。”

单凭否定驱散不了这种念头。这刀刃刺痛了他，赶走他的睡意。如果他在对一个海市蜃楼的庆祝中喝完了最后一滴水，那会怎么样?他用自己的方式意识到了自己的疯狂。如果那只是个海市蜃楼，他无疑会死在沙漠里，成为老鹰的口中食。

最后，他再也无法承受这个可怕的念头所带来的恐惧，抑制住一阵阵晕眩和恶心，摇晃着站起身来，吃力地回到公路上。在半山腰，他不安地眺望着下面遍布丝兰和风滚草的广阔平原，他的呼吸在喉头凝住了，变成一声惊叹，像一只袖子挂在了钉子尖上。

就在那儿!

锡沃拉，古老的传说，许多人寻找的地方，被垃圾虫发现了!

它座落在沙漠深处，蓝色的山脉环抱着它，远处的迷蒙薄雾为它穿上了蓝色的罩衣，高楼和街道时隐时现。棕榈树……他能看到棕榈树……还有水!

“噢，锡沃拉……”他轻声唤着，蹒跚地回到小型货车的阴影中。他知道，它比看起来远。等上帝的火炬退出天空，他要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前进。他将到达锡沃拉，到了那儿，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遇到第一个喷泉的时候，飞身跃入水中。然后他会找到他，那个邀请他来这儿的人。是他引导着他，在一个月的时间里，顾不得胳膊上的严重烧伤，越过平原和高山，最终进入沙漠。

他就是黑衣人，强悍的人。他正在锡沃拉等着垃圾虫。那天夜里的人马就是他的；大模大样地离开西部，迎着升起的太阳昂然而去。面无血色的死亡骑士也是他的，他们会狂呼怒骂，放声大笑，散发出汗臭味和火药味；会发出尖叫声，但垃圾虫对尖叫声毫不在意；也会发生抢劫和镇压，对此他也漠不关心；还会发生谋杀，那更是无关紧要。

还会有一场大火。

对于这个，他很关心。在梦里，黑衣人来找他，在高处张开手臂，给他看一个火焰中的国家。城市像炸弹一样起火烧毁，耕地被大火吞噬。芝加哥、匹兹堡、底特律、伯明翰的河流中漂着一层燃烧的油。在梦里，黑衣人告诉他一件事，一件让他效力的事：我会在我的炮兵中给你一个高级职位，你正是我想要的人。

他翻身侧卧，流沙摩擦着面颊和眼皮，阵阵刺痛。他曾经失去希望，是的，自从车轮从他的自行车上脱落，他就失去了希望。上帝，卡利·耶茨的上帝，看来毕竟比黑衣人强大。但是他仍然坚持自己的信念，一往无前。最终，就在他几乎葬身沙漠，永远无法到达黑衣人等候他的锡沃拉之时，像做了一个白日梦。锡沃拉出现了，在下面，在远方。

“锡沃拉！”他低声呼唤着，进入了梦乡。

第一个梦是在加里，那是一个多月以前，他的胳膊烧伤之后。那天夜里入睡以前，他确信自己要死了，因为没有人烧得像他那么严重居然还能活着，他的脑子里反复出现一句话：为火而生，为火而死；为

火而生，为火而死。

在城中的一个小公园里，他跌倒在地，两条腿再也迈不动了。左臂伸着，离身体远远的，像个没有生命的物件，衬衫袖子也烧掉了。疼痛剧烈得难以置信。他做梦都想不到世上会有如此的疼痛。在这之前，他欢呼着从一组油罐跑向另一组油罐，安装好粗糙的定时装置，每个装置都由一根钢管和易燃的汽油混合物组成，并用一块钢片隔开一小层酸。他把这些装置放在罐顶的排液管内，当酸流过钢片发生腐蚀时，汽油会着火，从而引发油罐爆炸。他打算在第一个油罐爆炸之前到加里的西边去，那里靠近通往芝加哥或密尔沃基的许多条道路的交汇点。他想观看整座城市在大火中毁灭的情景。

可是他对最后一个装置的判断有误，也许是因为装置本身做得有问题，他用管扳手打开外流盖时它就爆炸了。在燃烧的汽油突然从钢管中喷射出来的一刹那，耀眼的火光冲天而起，一束火苗窜上了他为左臂。他仿佛被戴上了一只火手套，可惜这手套无法阻隔疼痛，它在空中挥舞着，抖动着，像一只巨大的火炬。这种痛苦是可怕的，不亚于把胳膊放在喷发的火山口上。

他尖叫着，绕着油罐顶狂奔，像个弹球似的沿着齐腰的栏杆猛冲下来。要是没有栏杆，他会像火把投入井中一样翻滚着掉下去。一个意外救了他的命，他的双脚交叉在一起，跌倒在地，身子压住了左臂，把火熄灭了。

他爬起来，仍疼得半疯。后来他想，他能从葬身火海的危险中逃脱，纯粹是侥幸或者是黑衣人的意愿吧。大多数汽油没有喷到他身上，因而他很感激。不过他的感激是后来才萌发的，当时他只顾得上哭喊，举着冒烟的、皮肤烧焦开裂的胳膊，前俯后仰。

他模糊地记得，当天色暗下来的时候，他已经装好了一打的定时装置。它们随时都会爆炸。死亡是美好的，摆脱那种极度的痛苦也是美好的，但烧死在火中却恐怖透顶。

他不知道自己后来怎样爬下油罐，又是怎样挥舞着烧焦的左臂，在那个死亡之地像无头苍蝇一样蹿来蹿去，最后又是怎样踉跄着离

开的。

当他到达镇中心的一个小公园时，已是傍晚。他坐在两个旱冰场之间的草地上，竭力想着该怎么处理这个烧伤。抹点黄油，唐纳德·默温·埃尔贝特的妈妈一定会这么说。不过那是用来对付被水或者锅里溅出来的油烫伤的情况的，他无法想象把黄油涂抹在从肘到肩那一大片烧得焦黑的地方，甚至连碰它一下都不敢想。

自杀，是的，他倒情愿让自己彻底摆脱痛苦，像一条老狗。

小镇东边忽然传来巨大的爆炸声，像织物被麻利地撕成两半。黄昏时分渐深的靛蓝色天空中，一股火柱冲天而起。强光刺得他睁不开眼，他拼命眨着眼睛，直到挤出了眼泪。

尽管处于极度的痛苦之中，但火还是让他满心高兴……甚至，让他感到兴奋，感到满足。火就是最好的药，就连第二天找到的吗啡也比不过它（作为监狱里享受特权的犯人，他在医务室、图书馆和汽车调度场干活时，就知道吗啡、“大王”药粉）。他没有把眼前的痛苦和火柱联系在一起，他只知道火是美好的，亮丽的，是他过去需要、将来也永远需要的东西。火，太妙了！

过了一会儿第二个油罐爆炸了。即便在3英里远的地方，他也能感觉到空气中蔓延的热浪。又一个油罐爆炸了，接着又是一个。停了一小会儿，又有6个油罐在尖锐的织物撕裂声中爆炸。现在那儿看起来亮极了，他咧嘴笑着，眼睛里满是黄色的火焰，他忘记了受伤的胳膊，忘记了自杀的念头。

经过两个多小时，所有的油罐都炸毁了，而后夜晚来临，但那个夜晚并不黑，它是桔黄色的，伴着火的高温。整个东方地平线都随着火焰飞舞，这使他想起小时候曾有过一本H·G·韦尔改编的著名连环画《世界大战》，现在，许多年过去了，那个拥有连环画的孩子已经消失了，但垃圾虫还在，而垃圾虫拥有的是奇特、可怕的秘密：马尔蒂昂一家的死。

该离开公园了，气温已经升高了10度。他应该往西去，像在保坦韦尔那样，赶在火焰的前头，与蔓延的毁灭比赛。但他此时根本无法

进入竞技状态，只好在草地上睡下，火光在他的脸上跳跃那是一张疲劳的、被虐待的孩子的脸。

在梦里，黑衣人来了，穿着他那件带面罩的长袍，看不见他的脸……但垃圾虫还是觉得以前见过这个人。在保坦韦尔，当那些懒洋洋坐在糖果店和啤酒屋里的人朝他吹口哨时，好像这个人就在他们中间，静静地若有所思。他在擦洗店干活（用肥皂擦洗头顶灯，洗抹布，擦洗车门槛板，问先生您是否要打蜡？）时，右手戴着海绵手套，浸泡得像条死鱼，指甲像象牙一样白，那时候他好像也见过这张脸，流露出疯狂兴奋的暴躁而狰狞的脸。当司法官把他送到特雷霍特，在他们给他电疗的房间里，他就是那个龇牙裂嘴的心理学助手，站在头顶上方，手放在控制开关上（我要电击你的大脑，孩子，用你的方式帮助你从唐纳德·默温·埃尔贝特变成垃圾虫，你想不想涂上热蜡？），准备把 1000 伏的电压通入他的大脑。他很清楚这个黑衣人：他的脸你永远无法真切地看到，他的手从死亡纸牌中发出所有的黑桃牌，他的眼睛超越火焰，他的狞笑超越世上所有的坟墓。

“我愿意听你的吩咐，”他在梦中感激地说，“我愿为你而死！”

黑衣人的手伸进长袍，把它变成黑色风筝的形状。他们站在高处，在他们的下方，是躺在火中的美国。

我会在我的炮兵中给你一个高级职位，你正是我想要的人。

然后他看见 1 万余人的大队人马，混杂着衣衫褴褛的男男女女，他们驾车向东，穿过沙漠，进入高山；他们卸下卡车、吉普车、帐篷和坦克；每个男人和女人的脖子上都挂着一块黑色宝石，在其中一些石头的中心，嵌着一个红色斑点，那形状像眼睛，或者像钥匙。他看见了他自己，在先头部队中开着一辆车，巨大油箱的顶部装有备胎，他知道卡车里装满了凝固汽油……在他后面的队伍中，是装载着压力炸弹、特勒地雷和塑胶炸弹的卡车；燃烧弹和逐热导弹；手榴弹、机关枪及火箭发射器。死亡之舞要开始了，烟雾像小提琴和吉它的弦乐，硫黄石和无烟火药的臭气在空中弥漫。

黑衣人又一次举起手臂，当他放下时，一切都变得冷寂，火熄灭

了，甚至连灰烬都变冷了。那一刻他又成了唐纳德·默温·埃尔贝特，渺小、害怕，糊里糊涂。只有那一刻，他觉得自己不过是黑衣人巨大的国际象棋中的一个小卒，觉得自己受了蒙骗。

这时，他看见黑衣人没有完全遮盖住的脸，在眼睛的位置上，有两个暗红色的煤球在凹坑里燃烧着，被照亮的鼻子窄窄的，像刀刃。

“我愿意听你的吩咐，”垃圾虫在梦里感激地说，“我愿为你而死！我的灵魂是献给你的！”

“我要派你去放火，”黑衣人严肃地说，“你必须去我的城市，那儿的一切都得清除。”

“在哪儿？在哪儿？”期望中，他带着焦灼的痛苦问。

“西方，”黑衣人说，声音渐弱，“西方，高山以外。”

然后他醒了，仍然是夜晚，而且仍然明亮，火更近了，热得让人透不过气来。房屋在爆炸。星星被一片浓重的油烟遮住，看不见了。一场大烟雨拉开了序幕，旱冰场染上了一层黑色。

这时候他恢复了决心，因为他发现自己还能走。他一瘸一拐地往西走去，偶尔看见其他一些正离开加里的人，一边走一边回头看着大火。傻瓜，垃圾虫几乎有些温柔地想。你们会烧死的，到了适当的时候，你们会烧死的。没有人注意他，对他们来说，垃圾虫只是另一个幸存者。他们消失在烟雾中。黎明后的某一刻，垃圾虫一瘸一拐地穿过伊利诺伊的地界，芝加哥在他的北面，乔利埃特在他的西南，火焰消失在浓烟后面。那是7月2日的黎明。

他已经忘记了把芝加哥烧成平地的梦，烧掉更多的油罐，烧掉隐藏在铁路侧线的装满液化气的运输车，烧毁房屋的梦。他对温迪城毫无兴趣。那天下午，他潜入芝加哥的海茨医生诊所，偷了一盒吗啡针剂。吗啡减轻了一点儿疼痛，但产生了一个更重要的辅助作用：使他对实际存在的疼痛不那么在意了。

那天晚上他还从药房拿走了一大瓶凡士林，在胳膊的烧伤部位涂了厚厚的一层。他口渴极了，好像不停地想喝水。关于黑衣人的幻觉像一只只绿头苍蝇在脑子里飞进飞出。黄昏时他崩溃了，他已经开

始认为黑衣人指给他的那座城市一定是锡沃拉，那座充满希望的城市。

那天晚上黑衣人又来到他梦中，用嘲讽的咯咯的笑声，证实了他的猜想。

沙漠的寒冷把垃圾虫从混乱的记忆中拉了回来。在沙漠中永远是冰或者火，没有中间状态。

呻吟了片刻，他站起来，尽量把自己紧紧地裹起来。头上群星闪烁，近得几乎可以用手摸到，它们用迷人的光芒沐浴着沙漠。

他摩挲着臂上滑嫩的肌肤，带着浑身的伤痛回到公路上。现在，这些伤痛对他来说已经不算什么了。他停了一会儿，俯看这座夜梦中的城市（那里到处是闪烁的光点，像营地的灯光）。他开始前进。

几个小时后，黎明开始给天空染上一层亮色，这时再看锡沃拉，比他第一次登高俯看时近不了多少。他愚蠢地喝掉了所有的水，却没想到实际距离比当时看到的要远得多。由于脱水的缘故，他不敢在太阳升起后往前走得太远。在太阳充分显示它的力量之前他就得再次停下来。

在破晓一个小时以后，他发现公路外面有一辆奔驰车，右侧门已经埋进沙堆里，他打开左侧的一个门，把两个皱巴巴像猴子一样的车主拖了出来——戴着镶有许多珠宝的手镯的老太太和长着戏剧化白头发的老头儿。垃圾虫嘟嘟囔囔地抱怨着，从点火器上拿起钥匙，转动着打开了车尾箱。他们的手提箱没上锁。他把许多衣服挂到奔驰的窗子上，用石头压住。现在他有了一个凉爽阴暗的窝。

他爬进去睡下。西边几英里外，拉斯维加斯城在夏日阳光的照耀下微微闪着光。

他不会开车，在监狱里他们没教过他，但他会骑自行车。7 月 4 日，就是拉里 · 安德伍德发现丽塔 · 布莱克莫尔因服药过量在睡梦

中死去的这一天，垃圾虫搞到了一辆十速车。开始的时候，由于左臂不听使唤，他骑得很慢。第一天他跌倒了两次，其中一次碰到了烧伤的部位，引起了一阵巨痛。凡士林没起作用，烧伤的地方已经化脓，发出难闻的气味。他不止一次地怀疑自己得了坏疽病，他不让自己再想下去。他开始用一种消毒膏混合着凡士林使用，不知道有没有效果，但肯定没什么害处。这两样东西混合在一起，成了一种混浊的粘糊糊的东西，看起来像精液。

渐渐地他能单手扶把骑车了，而且骑得更快。路面很平，大多数时间他都能保持令人晕眩的速度。他克服了烧伤的痛苦以及吗啡产生的轻度头晕，努力保持着平衡。他喝了好几加仑的水，饭量也大得惊人。他思索着黑衣人的话：我会在我的炮兵中给你一个高级职位，你正是我想要的人。这些话多么动听！以前有人真正需要过他吗？他骑车奔驰在中西部炎热的太阳底下时，这句话一遍又一遍出现在他的脑海。他喘息着哼起那首叫做“去夜总会”的小曲。他随心所欲地唱着歌词（锡沃拉！颠簸颠簸颠!），不过此时的他已不再疯狂，他只是在前进。

7 月 8 日，尼克·安德鲁斯和汤姆·科伦看见野牛在堪萨斯州的科曼奇县吃草的那天，垃圾虫在达文波特的圣城越过密西西比河，穿过落基岛，贝滕多夫和莫林，来到了衣阿华。

14 日这天，拉里·安德伍德在新罕布什尔西部一座高大的白色房子附近醒过来，垃圾虫穿过密苏里北部的康瑟尔布拉夫斯，进入内布拉斯加。他的左臂恢复了一些功能，腿部肌肉也结实了，他拼命赶路，快点儿，再快点儿。

在密苏里西边时，垃圾虫第一次怀疑，也许是上帝亲自掌握着他的命运。内布拉斯加有点儿不对劲，似乎有点儿恐怖，这使他感到害怕。衣阿华似乎也一样……但是不对。以前的每个夜晚，黑衣人都来梦里找他，可是当他进入内布拉斯加以后，黑衣人没有再来。

一个老妇人取代黑衣人来到他的梦中。在这些梦里，他发现自己趴在一片玉米地里，吓得浑身瘫软。那是一个明亮的早晨，他能听见

成群的乌鸦在嘎嘎乱叫。前面是一片宽阔的玉米地和剑一样的玉米叶。他不想去看但又无力阻止自己，终于还是用颤抖的手拨开叶子，朝里望去。他看见，在一片空地的中间有一幢老房子。那里有株老树，枝条上挂着一个轮胎。一个黑人老太太坐在门廊里，弹着吉它，唱着一些古老的圣歌。每个梦中唱的圣歌都不相同，其中大部分垃圾虫都听过，因为他以前认识一个老太太，一个叫唐纳德·默温·埃尔贝特的男孩的母亲，她在做家务时曾经唱过许多同样的歌。

这是一个噩梦，倒并不只是因为它的结尾极为可怕。开始的时候，你也许会说，整个梦里没有让人害怕的东西呀。玉米？蓝色的天空？老妇人？晃动的轮胎？这些东西有什么可怕？梦中的老妇人没有扔石头，也没有嘲笑他，何况老妇人并不是那些唱着“在那个伟大的早上”和“再见，亲爱的上帝，再见”之类圣歌的老妇人。扔石头的是世上的卡利·耶茨们。

但是在梦远未结束之前他已经吓得瘫软，好像他窥见的根本不是一个老妇人，而是某些秘密，某些几乎隐藏不住的、似乎已准备好在她周围爆发的亮光，与这炽热的强光相比，加里燃烧的油罐不过是风中的许多蜡烛——这样的强光会烧焦他的眼睛。他唯一想的就是：噢，请让我离开她，我可不想跟她有什么瓜葛，求求你，噢，求求你让我走出内布拉斯加。

这时，无论她在弹什么曲子，总会有一个刺耳的停顿。她朝右看那块空地，他正在那儿透过谷叶的小小缝隙偷看她。她的脸很苍老，布满皱纹，头发稀疏得可以看得见褐色的头盖骨，但她的眼睛却亮得像钻石，充满着令他害怕的光。

她用一种苍老、沙哑但宏亮的声音高喊：“玉米地里的黄鼠狼！”于是他感觉到自己的变化，低头发现变成了一只黄鼠狼一只长皮毛的、黑褐色的鬼鬼祟祟的东西，鼻子长得长而尖，眼睛退化成两个明亮的小圆点儿，手指变成了爪子。他是一只黄鼠狼，一只胆小的捕食弱小动物的黄鼠狼。

他开始大叫，往往就把自己喊醒了，浑身大汗，吓得目瞪口呆。他

赶忙用手在身上摸摸，确认自己的人形还在。最后他抱紧脑袋确认它还是人的脑袋，而不是长长的、柔滑光亮的流线型的什么东西，不是毛茸茸的、子弹形状的脑袋。

在内布拉斯加，三天里他走了 400 英里，极度的恐惧使他恨不得插翅而飞。他来到科罗拉多，在朱尔斯镇附近，梦开始渐渐消失。

(阿巴盖尔妈妈在 7 月 15 日醒来——稍迟于垃圾虫穿过赫明福德的北部——打着寒战，又害怕又可怜，可怜谁，为什么可怜，她都不知道。她想她可能是梦见了她的孙子安德斯，他毫无知觉地死于一次枪击事件，当时只有 6 岁。)

7 月 18 日，在科罗拉多州斯特灵西南部距离布拉什还有几英里的地方，他遇见了那小子。

垃圾虫在夜幕降临时醒来。尽管车窗上挂着衣服，奔驰车还是酷热无比。他的喉咙像一口枯井，表面覆盖着一层砂纸，太阳穴砰砰直跳。他伸出舌头，用手指敲敲，感觉像敲着一根干树枝。他坐起来，刚把手放在奔驰车的方向盘上，就烫得缩了回来。他穿好衬衫，转动门把手想出来。他以为他能出来，但他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忽略了在这 8 月的夜晚，他已在脱水的状态下维持了多久：两腿没了力气，他倒在同样很热的路上。他呻吟着，像个瘸腿的爬虫，钻进奔驰的阴影中。他坐在那儿，胳膊和脑袋搭在竖起的膝盖之间，喘息着。他病恹恹地盯着从汽车里拖出的两具尸体：老女人枯萎的手臂上戴着手镯，老头戏剧化的白头发乱蓬蓬地盖在干枯的猴子似的脸上。

他必须赶在明早太阳升起之前到达锡沃拉。如果到不了，他就会死掉……就在他目标在望的时候！就连黑衣人也不会比这更残酷，肯定不会！

“我愿为你而死。”垃圾虫嘟囔着，当太阳落山时，他站起来，开始朝着高楼、伊斯兰教的尖塔和锡沃拉的大道走去，那儿的灯火已经重新燃起。

当白天的热量溶进沙漠夜晚的寒冷中时，他发现自己更能走了，

用绳子绑着的胶底帆布鞋轻一脚重一脚地走在 15 号州际公路上。他缓缓地走着，脑袋像一朵枯干的太阳花耷拉在胸前，所以在走过带萤光的绿色路标时，他没能看见上面写着的字：拉斯维加斯 30。

他正想着那小子，按理说现在那小子应该跟他在一起，伴着双门小轿车直笛的回声一起驶入锡沃拉。但那小子看来是个没用的东西，垃圾虫独自走进荒野。

他抬脚时感觉走上了铺筑的路面，“锡沃拉!”他喊，“颠簸颠簸颠!”

半夜时分，他倒在路边很不舒服地打了个盹。现在那个城市更近了。

他一定会成功。

他确信他一定会成功。

在看见那小子之前，他老早就已经听到了他的声音。那是从东方传来的一阵低沉的、霹雳般的直笛轰鸣声。这声音从科罗拉多州的尤马方向一直传到 34 号高速路。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想藏起来，就像在加里看到几个幸存者的时候那样。可是这一次，不知为什么他停在原地没动，只是两腿分开跨在自行车上，不安地回头张望。

轰鸣声越来越大，太阳光反射着铬黄和明亮的桔黄色的什么东西（那是火吗？）。

驾车人看见了他，机枪连发似地一连几次回火，换成低档，固特异轮胎差点变成发烫的碎片剥落在高速路上。接着汽车开到了他身边，没熄火，喘息着像一头驯服或者未被驯服的濒死的动物，驾车人走了出来。但起初垃圾虫的眼睛只是盯着汽车。他熟悉汽车，喜欢汽车，虽然他从来没拿到过驾驶执照。这辆车十分精美，一定有人为它花了几年的工夫，投入数千美元，它是那种通常只能在赛车展览时才能看到的汽车，是个心爱之作。

它是 1932 年生产的福特牌双门小轿车。它的主人不吝惜金钱，也没有满足于双门轿车的普通革新，他不断改进，把它变成了模仿所

有美国汽车的滑稽之作，一个引人注目的科学幻想车，车身用手工漆成滚滚的火焰形状。铬黄的总管几乎有整个车那么长，强烈地反射着阳光。挡风板是凸圆形状；后轮外胎是巨大的固特异轮胎，为了配合它，轮井切削得又高又深。伸在车篷外的怪诞的热导管一样的东西，是内燃机增压器；伸出车顶的黑色中夹杂着余火似的红色斑点的东西，是钢制的鲨鱼翅；车两侧各写着三个字，向后倾斜来显示车速。那三个字是：那小子。

“嗨，你可真是含情脉脉呀。”驾车人慢吞吞地开了口，垃圾虫这才把注意力从油漆的火焰转向了这枚滚动炮弹的主人。

他大约有 5 英尺 3 英寸高，卷曲的头发高高地堆在头上，涂着发蜡，闪闪发光，这发型凭空给他增加了 3 英寸的高度。所有的发卷都堆在衣领上面，那可不只是一个简单的鸭屁股，它是世上受流氓阿飞影响的所有鸭屁股发型的化身。他穿一双黑色的尖头长统靴，鞋帮上系着带。古巴式女鞋跟又给那小子增高了 3 英寸，使他的身高达到了体面的 5 英尺 9 英寸。腿上褪色的牛仔裤绷得很紧，从外面就数得清口袋里装了几枚硬币。牛仔裤把他小小的臀部绷成一个漂亮的蓝色雕塑，裤裆则像塞满了高尔夫球的鹿皮包。他穿一件西部式样的丝质衬衫，颜色是不太正宗的勃艮第葡萄酒色，上面装饰着黄色花边和仿蓝宝石钮扣。衬衫袖口的链扣看上去像磨光的骨头，垃圾虫后来发现那的确是骨头。那小子有两副链扣，一副用人的臼齿做成，另一副用道伯曼狗的门齿做成。虽然天很热，可他还在衬衫外面穿了一件黑色的骑摩托用的皮马甲，背部印着一只鹰。马甲用拉链拉着，链齿像钻石一样微微闪光。肩带和腰带上挂着三只野兔脚，一只白色，一只褐色，一只是明亮的绿色。那件皮马甲比衬衫更奇妙，涂着一层厚厚的油，自鸣得意地吱吱乱响。在鹰的上面，用白色丝线绣着三个字：那小子。被一大堆闪亮的头发和闪亮的摩托车马甲领子包围的脸正盯着垃圾虫，那是一张小小的、苍白的布娃娃脸，噘着两片厚厚的，但是毫无瑕疵的雕塑般的嘴唇，死灰色的眼睛，宽阔光滑的额头，丰满的两颊。

臀部左右一边一把硕大的 0.45 口径手枪松松地垂在枪套外，两条枪带在扁平的腹部交叉着。

“嗨，小子，你想说什么？”那小子喊。

垃圾虫唯一能想起来说的就是：“我喜欢你的车。”

他答对了，或许这是唯一正确的答案。5 分钟后垃圾虫坐在双门小轿车的客座上，小轿车的时速大约达到了 95 英里。垃圾虫从伊利诺伊东部一直骑过来的自行车渐渐地变成了地平线上的一个小黑点儿。

垃圾虫胆怯地提出，以这个速度行驶，要是路上遇到障碍，那小子可能会看不见（事实上他们已经遇到了几个障碍，那小子只是像障碍滑雪似的绕开，毫不理会固特异轮胎的尖锐抗议）。

“嗨，小子，”那小子说，“我反应快，能及时应付。你信不信吗？”

“相信，先生。”垃圾虫虚弱地答道，好像一个人刚刚用棍子捅了蛇洞。

“我喜欢你，小子，”那小子用他古怪低沉的嗓音说。他的布娃娃眼越过桔黄色的萤光方向盘盯着微微闪光的路面。“从后座拿罐啤酒。”

后座里的是可斯啤酒，摸起来热乎乎的。垃圾虫讨厌啤酒，但他拿过来一饮而尽并且赞美说真是好啤酒。

“嗨，小子，”那小子说，“可斯啤酒是唯一的啤酒。我恨不得尿尿都尿可斯，你信不信这快乐的牛皮？”

垃圾虫回答说他的确相信这快乐的牛皮。

“他们叫我那小子。我家在路易斯安那州的什里夫波特。你知道吗？我这辆四脚兽每次参加南方的汽车大展都得奖。你信不信这快乐的牛皮？”

垃圾虫回答说相信，又拿起一罐热乎乎的啤酒。

“人家叫你什么，小子？”

“垃圾虫。”

“什么？”死布娃娃似的眼睛在垃圾虫的脸上可怕地停了一会儿。

“你跟我开玩笑？没人敢跟那小子开玩笑，你最好相信这快乐的牛皮。”

“我相信，”垃圾虫认真地说，“但人家确实是那么叫我的。因为我过去常常在垃圾箱和邮筒里放火。我烧掉过森普尔老太太的养老金支票，因为这事我曾经被送进少年感化院。我还烧掉了印第安那州保坦韦尔卫理公会的教堂。”

“是吗?”那小子高兴地问，“小子，听起来你疯狂得像只茅坑里的耗子。很好，我喜欢疯狂的人。我自己也是个狂人。垃圾虫，嗯？我喜欢这名字。咱们真是天生的一对，令人讨厌的那小子和令人讨厌的垃圾虫，握手，垃圾虫。”

那小子伸出手，垃圾虫尽可能迅速地握了一下他的手，好让他用两只手把着方向盘。小轿车飞一般拐过一个弯儿，突然发现一辆双轮拖车几乎堵住了整个高速路。垃圾虫用手遮着脸，做好了飞跃这个天外来物的准备，那小子却纹丝不动。这辆双门小轿车像只水臭虫一样，擦着高速路的左侧飞驰而过，被拖车的驾驶室刮掉了一层油漆。

“成功了。”垃圾虫说，这时他发觉自己终于可以不带一丝颤抖地说话了。

“嗨，小子，”那小子的一只布娃娃眼严肃地眨了一下，“别瞎扯，你听着。啤酒怎么样？真他妈的够味，对不对？刚才骑那辆小孩车的滋味不好受吧，这会儿心满意足了，不是吗？”

“的确是的。”垃圾虫说，又喝了一大口热可斯。他虽然疯狂，但还不至于疯狂到在那小子开车的时候不赞同他的意见，在这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地方。

“好嘛，绕着他妈的灌木丛转，真没意思，”那小子说着，返身越过座位拿了罐啤酒，“我猜咱们的目的地是同一个地方。”

“我想是的。”垃圾虫谨慎地说。

“我打算到西部去，”那小子说，“我要到那儿抢占有利地位。你信不信这快乐的牛皮？”

“相信。”

“你梦见过穿着黑色飞行服的人，是吗？”

“你指的是神父。”

“我说什么，指的就是什么；指的是什么，我就说什么，”那小子断然说，“别瞎扯，你听着，他妈的你这个臭虫，那人穿着黑色飞行服，戴着风镜。像约翰·韦恩的电影《双雄》里的样子。风镜很大，所以你他妈的根本看不见他的脸。真他妈的见鬼，是不是？”

“是的。”垃圾虫说，他又喝了一口热乎乎的啤酒，头开始嗡嗡作响。

那小子手扶桔黄色的方向盘，弓起身子开始模仿战斗机大战中的那位飞行员。可以断定，那人曾经在《双雄》中大显身手。当他表演着翻斤斗、俯冲、转动炮筒的动作时，双门汽车吓人地从路的一边冲向另一边。

“依……呀……嗬……啊……咚……听着，他妈的……12 点有强盗出动！……把大炮转向他们，他妈的标尺……嗒……嗒嗒嗒！先生，我们把他们搞定了！全都搞定了……好极了！坐下，小伙子们，好极了！”

当他进入这种幻想中的时候，他的脸上毫无表情；当他颠簸着窜到小路上又隆隆地驶回到大路上时，打了蜡的头发没有一丝变形。垃圾虫的心脏在胸膛里猛跳，皮肤上闪着汗水的光泽。他喝光了啤酒，憋不住想撒尿。

“不过他没有恐吓我，”那小子说，好像先前的话题从没中断过，“他妈的没有。他是个冷酷的家伙，但是那小子从前对付过不少冷酷的家伙。我把他们关起来，镇压他们，正像老大说的那样。你信不信这快乐的牛皮？”

“当然信。”垃圾虫应道。

“你喜欢老大？”

“当然。”垃圾虫答道，其实他根本不晓得那小子说的老大是何许人。

“他妈的你最好喜欢老大。听着，你知道我的计划吗？”

“去西部？”垃圾虫冒险地说，看起来还安全。

那小子似乎很不耐烦，“我指的是到了那儿以后。以后。你知道我要干什么？”

“不知道。干什么？”

“我打算隐蔽一些时候，弄清形势。你喜不喜欢这个快乐的牛皮？”

“当然。”垃圾虫说。

“他妈的。别瞎扯，你他妈的听着。我只想搞清楚，搞清楚那个大人物是谁，然后……”

那小子陷入了沉默，在他的桔黄色方向盘上思索着。

“然后怎么样？”垃圾虫犹豫了一下问。

“我要把他摆平，让他摸几回阎王鼻子。再把他流放到他妈的卡迪拉克大牧场上去放羊。你信不信？”

“当然信。”

“然后由我来接替他，”那小子自信地说，“我要剥光他的衣服，让他待在卡迪拉克大牧场。你跟着我，垃圾虫，管你他妈的叫什么名字。咱们吃香的喝辣的，再不会没有猪肉和豆子，还要吃很多鸡。”

双门小轿车隆隆地驶在高速路上，排气管喷出瑰丽的火焰。垃圾虫坐在客座上，腿上放着热乎乎的啤酒，头晕脑胀。

8 月 5 日将近黎明的时候，垃圾虫进入锡沃拉，人们还把它叫做维加斯。在最后的五英里中，他不知在什么地方把胶底帆布鞋弄丢了，现在，当他走下弯曲的坡道，他的脚步声听起来是这样的：噗啪，噗啪！像拍打漏气的轮胎。

他几乎耗尽了力气，但是当他走在坡道上，看着堆积的几辆破车和一些被野鸟啄食殆尽的死人时，又不禁微微地感叹起来。他成功了。他已经到了锡沃拉。他遇到而且经受住了考验。

他看到许多下等酒吧间和夜总会，招牌上有的写着“自由空间”，有的写着“兰铃婚礼教堂”以及“60 秒婚庆，伴你一生!”。途中，透过

一个成人书店的平板玻璃，他看到一本名叫《银色幽灵罗斯—罗伊斯》的书，一个裸体女人倒挂在一根路灯柱上。他还看到两张《拉斯维加斯的太阳》，当报纸被风吹动的时候，他不止一次地瞥见报纸上露出的标题：瘟疫肆虐，华盛顿沉默。他看到一个巨大的广告牌上写着："尼尔钻石！""美国旅店，6 月 15 日到 8 月 30 日！"。他看到一家似乎只卖结婚和订婚戒指的珠宝店，橱窗上有人胡乱地写着"你活该遭报应，死在拉斯维加斯"。他看到一架翻倒的大钢琴躺在路上，像一匹酣睡的大木马。眼前到处都是这些令人惊奇的东西。

他又往前走，开始看到其他的招牌，火烈鸟，造币厂，沙丘，撒哈拉，玻璃鞋，帝国。但是人在哪儿？水又在哪儿？

垃圾虫漫无目的地走着，信步离开了坡道。他的头向前低着，下巴抵在胸前，边走边打盹。当他的脚绊在了什么东西上，当他一跤跌倒把鼻子撞出了血，当他抬起头判断自己在什么地方时，他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鼻子里的血流在破烂的蓝衬衫上，他毫无知觉。他仿佛还在打盹，而这一切只是在做梦。

一座高大的白色建筑伸向沙漠的天空，像一座沙漠的丰碑，像一根针，像一座纪念碑，每一部分都能与斯芬克斯或大金字塔相媲美。它东面的窗户反射着朝阳的光芒，似乎是一种预兆。在这座骨白色沙漠大厦的前面，在通道两侧，有两座巨大的金字塔。天篷上嵌着一个巨大的青铜徽章，上面刻着一个浮雕，是一只怒吼的狮子的头。

再往上看，是几个简洁有力的大字，也用青铜刻着：MGM 大饭店。

不过吸引住他视线的，是立在停车场和通道之间方形草地上的什么东西。垃圾虫定睛一看，立刻陷入了极度的兴奋。他颤抖着，好一会儿，他只能用流血的手支撑着身体，王牌绷带散开的布头垂在两手之间，两只暗淡的蓝眼睛盯着那喷泉，终于，他发出一声低低的呻吟。

喷泉在喷水。这是一个用石头和象牙建成的华丽建筑，用金子雕镂镶嵌。彩灯环绕着喷嘴，把水变成紫色，桔黄色，红色，绿色；水花落

入池中发出连续不断的很响的哗哗声。

“锡沃拉。”他喃喃低语，挣扎着向前。鼻子还在流着血。

他开始蹒跚着走向喷泉。蹒跚变为疾走，疾走变为奔跑，又变为猛跑，直到变为疯狂的冲刺。他结疤的膝盖像活塞一样抬起，放下，几乎抬到了脖子那么高。他的嘴里飞出一句话，长长的一句话，像一面纸旗升上了天空，把高处的人们吸引到了窗前（谁看见了他们？也许是上帝，或者是魔鬼，但肯定不是垃圾虫），当他接近喷泉时，那声音变得更高、更尖、更长：

“锡沃拉……”

后面的“啊”音拖得很长很长，是所有在地球上生活过的人都曾听到过的兴奋的声音，直到他用力攀上齐胸高的喷泉的边沿，飞身跃入难以置信的凉爽仁慈的水中，这声音才宣告结束。他能感觉到，周身的毛孔如千万只嘴巴一齐张开，像海绵一样吸着水。他尖声大叫。他把脑袋埋在水中喷着鼻息，然后伸出水面，又是打喷嚏又是咳嗽，把血、水和鼻涕一齐溅在喷泉的边上，接着又把头低下去，如牛喝水一般痛饮。

“锡沃拉！锡沃拉！”垃圾虫狂喜地喊着，“我愿为你而死！”

他用狗爬式游了喷泉一周，又喝了一回水，然后爬出喷泉，笨拙地倒在草地上。太值得了，所有的一切都太值得了。突然胃里一阵痉挛，他开始大声呕吐起来。即使是呕吐也让人觉得痛快。

他站起身来，用爪子般的手支撑着身体爬到喷泉边，又开始喝水，这次他的肚子感激地接受了这份礼物。

然后他像一个灌满水的山羊皮，蹒跚着走向夹在两座金字塔中间的雪花石膏台阶，这台阶一直通向神奇的宫殿大门。刚上了一半，又是一阵痉挛，疼得他弯下了腰。等这阵疼痛过去，他东倒西歪地爬上台阶。门是旋转式的，他用尽吃奶的力气让它转动起来，走进了门廊。门廊约有一英里长，铺着地毯，很华美。脚下的地毯是桔红色的，厚厚的，又豪华又舒适。里面有一张登记台，一张邮寄台，一张服务台和几个出纳员窗口，都是空的。在他右边，带装饰的栏杆外面是俱乐

部，垃圾虫敬畏地看着密布的自动售货机像许多士兵在列队休息。此外还有轮盘赌和赌桌。靠近大理石栏杆的地方有纸牌赌桌。

“有人吗？”垃圾虫喊，但没人回答。

他感到有点害怕，也许这是个鬼屋，是个怪物出没的地方，但极度的疲倦减轻了他的恐惧。他跌跌撞撞地走下台阶，穿过“幼狮酒吧”，走进赌场。酒吧里，劳埃德·亨赖德正坐在深深的阴影里，手里端着一杯水，静静地注视着他。

垃圾虫走向铺着绿色厚毛呢的桌子，爬上去，立刻就睡着了。很快，接近半打的人出现在睡着的衣衫褴褛的垃圾虫周围。

“咱们把他怎么办呢？”肯·迪莫特问道。

“让他睡，”劳埃德回答，“弗拉格要他。”

“是吗？上帝呀！那么弗拉格究竟在哪儿？”另一个人问。

劳埃德转身看着那个人。这是个秃头的男人，站在那儿足足高出劳埃德一英尺，但尽管如此，在劳埃德的逼视下，他不由地朝后退下了一级台阶。只有劳埃德脖子上戴的不是实心的黑玉，黑玉的中心闪着一个小小的令人不安的红色斑点。

“你那么急着见他，赫克？”

“不，”秃头的人说，“嗨，劳埃德，你知道我没有。”

“当然，”劳埃德俯视着睡在牌桌上的这个人说，“弗拉格会来的，”他说，“他一直在等着这个人。这个人有点儿特别。”

牌桌上，垃圾虫对此一无所知，他继续沉沉地睡着。

垃圾虫和那小子在科罗拉多的金色汽车旅馆度过了 7 月 18 日的夜晚。那小子开了两个相通的房间，但两个房间相通的门是锁着的，那小子用其中一把 0.45 口径手枪的 3 发子弹打开了门锁。

那小子抬起靴子，在一层好看的蓝色烟雾中，门颤动着被踢打开了。

“他妈的，”他说，“你住哪间？挑吧，垃圾虫。”

垃圾虫挑了右边的一间。那小子出去了。垃圾虫心里慢慢地琢

磨着，他得在真正糟糕的事发生之前，想办法脱身，必须克服缺乏交通工具的不利因素，正在这时，那小子回来了。垃圾虫惊奇地发现他推着一辆运货的手推车，里面装满6罐一捆的可斯啤酒。他的布娃娃眼充血发红，高高的发型开始像破钟表的发条一样散开，打蜡的发丝垂挂在他的脸上、耳朵上，使他看上去像个危险的原始人，捡了一件时空隧道旅行者遗下的皮夹克穿在身上。夹克带上的野兔脚前后摆动着。

“很暖和，”那小子说，“虽然有个裂口，我说的对吗？”

“对，完全对。”垃圾虫说。

“来罐啤酒，笨蛋，”那小子说着，扔给他一罐。垃圾虫拉开拉环的时候，噗地一声，泡沫喷了他一脸，那小子双手捧着扁平的肚子古怪地大笑起来。垃圾虫虚弱地笑了笑。他已经下定决心，在今夜晚些时候，他要趁这个小怪物睡熟以后溜走。他受够了。还有那小子说的关于黑衣牧师的那些话……垃圾虫害怕极了。说出那样的话来，就算是开玩笑，也无异于在教堂的圣坛上拉屎，或者是在暴风雨中仰天企求闪电击中自己呀。

最糟糕的是，他觉得那小子并不是在开玩笑。

垃圾虫无意和这个人一起进山去绕弯子，这个整天喝酒（显然还整晚喝酒）的狂热的矮子，这个说要击败黑衣人并且取代他的位置的狂徒。

与此同时，那小子在两分钟内喝完了两罐啤酒，压扁了罐，满不在乎地扔到房间的一张双人床上。他右手拎着那把开门锁用的 0.45 口径手枪，左手又拿出一罐可斯。

“他妈的没电，看不成电视了，”他说。他喝得越多，他的南方口音越重，使他的话听起来很生硬：“无所谓，全成了废物才好呢。可是他妈的基督，摔交比赛呢？花花公子频道呢？那可是个好节目，垃圾虫。我是说，他们从来不播什么男人吞吃头发馅饼、大嚼带毛动物之类的玩意儿，你知道我的意思，但是会有几个小姐把腿跷得高高的，顶在他们的下巴颏上，你他妈的知道我在讲什么吗？”

“当然。”垃圾虫说。

“他妈的，别瞎扯，你听着。”

那小子盯着那台形同摆设的电视机。“他妈的。”他说着便朝电视开了一枪，显像管“砰”地一声爆裂了，玻璃碴飞到地毯上。垃圾虫抬起胳膊去挡眼睛，结果把啤酒洒到了绿色的地毯上。

“噢看看，你这个笨猪!”那小子喊道，语调蛮横愤怒。忽然，他把枪指向了垃圾虫，又粗又黑的枪膛像海上邮轮的烟囱。垃圾虫觉得他的腹股沟都麻木了，他想他一定是尿湿了裤子，但又不能肯定。

“我不会宽恕你的!”那小子说，“你洒了啤酒，如果是其他牌子的，我也不会这么干，但你洒的是可斯，我恨不能尿尿都尿可斯，你信不信这快乐的吹牛？”

“当然。”垃圾虫小声说。

“你认为他们这些天能造出更多的可斯来吗，垃圾虫？你他妈的认为很有可能，是吗？”

“不，”垃圾虫小声说，“我猜不会。”

“他妈的，你说的对，”他轻轻地举起枪，垃圾虫心想，完了，他的生命走到头了，一定是的。然而那小子却又放下了枪……轻轻地。他的脸上现出十分茫然的表情，垃圾虫想这大概表示他在沉思。“你听着，垃圾虫，你再拿一罐啤酒来，把它咕嘟掉。要是你能把整罐啤酒都咕嘟掉，我就不送你去卡迪拉克大牧场了，你信不信这快乐的牛皮？”

“什么是……什么是咕嘟掉？”

“耶稣基督，小子，你笨得像块木头！一口气儿喝完整罐，那就是咕嘟掉！你在哪儿长大的？他妈的非洲？小心点，垃圾虫，要是我的枪里有一颗子弹，它准保正中你的右眼。现在我的枪里装满了达姆弹，他妈的，我要把你变成垃圾堆里蟑螂的自助餐。”他扬了扬手中的枪，发红的眼睛紧盯着垃圾虫，上嘴唇沾着一点啤酒沫。

垃圾虫朝硬纸盒走去，挑了一罐啤酒，拍着罐顶。

“喝了它，一滴也别剩。要是你吐出来，你就是一只他妈的要死的鹅。”

垃圾虫举起罐，啤酒汩汩地流出来。他拼命下咽，喉结上下跳动着，像树枝上的猴子。他终于喝完了罐里的啤酒，一松手，啤酒罐掉在了两脚之间。这是一场似乎永远不会结束的战斗，他用他的喉咙打赢了，在一个长长的响着回音的嗝声中，他赢回了自己的生命。那小子转过他的小脑袋，兴奋地哈哈大笑。垃圾虫头重脚轻，虚弱地咧嘴笑笑。顷刻间，他已经不是有一点儿醉，而是酩酊大醉了。

那小子把手枪放进皮套。

“好，不错，垃圾虫，你他妈的还不算太寒碜。”

那小子继续喝酒，汽车旅馆的床上堆满了啤酒罐。垃圾虫把一罐可斯放在膝上，每当那小子似乎在不赞成地看着他时，他就拿起来喝一口。那小子不停地嘟囔着，声音越来越低，停顿也越来越多，这更加重了他的南方口音。他讲他到过的地方，他赢过的比赛。他曾经开着一辆洗衣店的卡车从墨西哥穿过边境运送麻醉药。危险的毒品，他说。所有的麻醉药都是他妈的危险的毒品，他自己从来没碰过，不过小子，在你运了几次大麻后，你就可以用金手纸擦屁股了。最后他开始打盹，小红眼睛闭着的时间越来越长，而后只能勉强睁开一条缝。

“我要抓到他，垃圾虫，”那小子嘟囔着，“我要到那儿去，摸清形势，他妈的不停地拍他的马屁直到我摸清形势，用不了多久，就没有人能指挥我了，他妈的没人。我不做简单的事，我要是做一件事，就一定把它做好，这是我的风格。我不知道他是谁，从哪儿来，但我他妈的要把他……”他打了一个大哈欠，“赶出镇去，把他摆平，送他去卡迪拉克大牧场。跟着我吧，垃圾虫，或者随便你他妈的是谁。”

他慢慢地倒在床上，刚打开的啤酒罐从松开的手中滑落，更多的啤酒流到了地毯上。垃圾虫数了数，那小子一共喝了 21 罐啤酒。垃圾虫不明白，这么一个小人儿怎么能喝下这么多啤酒；但他非常明白现在是什么时候：他该走了。他明白这一点，但他喝多了，又虚弱又难受。眼下超越一切的需要是睡上一小会儿。没什么关系，不是吗？那小子一整夜都会睡得像根木头，说不定还会一直睡到明天上午。他有足够的时间小睡一会儿。

于是他走进另一个房间（尽管那小子睡得不省人事，他还是踮着脚尖），尽量把门关紧但是门关不太紧。子弹的力量使门有些变形。梳妆台上有一只停了的闹钟，垃圾虫上好发条，他不知道（也不关心）现在究竟是几点，于是暂且把时钟拨到12点，然后又把闹钟定到5点。房间里有两张并排的单人床，他往其中的一张上一躺，连鞋都没脱，不到5分钟就进入了梦乡。

不知过了多久，在黎明前的浓黑中，他醒了，微风吹来，是一股啤酒和呕吐物的混合味道。有什么东西在他的床上，温暖光滑的、蠕动着的什么东西。他首先惊慌地想到，一只黄鼠狼不知怎么从他的内布拉斯加的梦里跑到现实中来了。当他发现床上的动物太大，不可能是黄鼠狼时，他呻吟了一声，啤酒的力量使他头疼，疼痛在他的太阳穴上毫不留情地操练着。

“抓紧我，”那小子在黑暗中喃喃。垃圾虫的手被抓着，引向一个硬硬的、像活塞一样抽动着的圆柱体，“抓住。继续，抓住，你知道该怎么做，来吧，他妈的，抓住。”

垃圾虫知道怎么做。他是从监狱里那些漫漫长夜中知道这个的。他们说这样不好，是同性恋，可是那些躺在自己的床上，打着响指，看着你狞笑的人，他们的所做所为还不如同性恋者。

那小子把垃圾虫的手放在他的那种枪上。垃圾虫握紧了那枪，然后开始。等干完了，那小子会再睡着。他就可以逃走。

那小子的呼吸急促起来，他开始随着垃圾虫的抚摸扭起了屁股。起初垃圾虫没有料到，那小子也会解开他的腰带，把他的裤子和内裤褪至膝盖。垃圾虫没有反抗。如果那小子想干，那就干吧。垃圾虫以前也被干过。不会死的，这不是毒药。

突然他的手僵住了。什么东西顶在了他的肛门上，那不是肉体，而是冷冰冰的钢铁。

他一下子明白了那是什么东西。

“不，”他低低地说，在黑暗中恐惧地睁大了眼睛。现在他能在镜子里模糊地看到这个刽子手的布娃娃脸，头发掉进发红的眼睛里。

“是的，”那小子低低地应道，“你别想省事，垃圾虫，他妈的一点也别想。否则我就把你的排泄工厂送到地狱去。达姆弹，垃圾虫。你信不信这个快乐的牛皮？”

呜咽着，垃圾虫又开始抚摸他，0.45 口径手枪的枪管进入了他的身体，旋转着，挖着，扯着，他的呜咽变成了痛苦的喘息。难道他会因此而兴奋吗？的确不错。

也许那小子觉察到了他的兴奋。

“喜欢这样，对不对？”那小子喘息着说，“我知道你会喜欢，你这个脓包。你喜欢把它放在你的屁眼里，对不对？说‘对’，脓包，说呀。”

“对。”垃圾虫呜咽着说。

“想让我对你这么做？”

他不想。不管兴奋与否，他都不想。但他知道，最好还是回答：“想。”

“别臭美了。你自己干，你以为上帝给你两只手是干什么的？”

持续了多久？也许上帝知道，反正垃圾虫不知道。一分钟，一小时，一辈子有什么区别呢？在那小子达到高潮的时刻，他相信同时感觉到了两样东西：一是这个小怪物的精液热乎乎地射到了他的肚子上，二是达姆弹咆哮着穿过他的身体时发生的强烈爆炸。

而后那小子的臀部不动了，他的阴茎在垃圾虫的手中完成了骚动，拳头变得像橡胶手套一样平滑，过了一会儿，手枪收了回去。痛苦解除后，无声的泪水汹涌地流过垃圾虫的脸颊。他不怕死，至少不怕为黑衣人而死，但他不想在这样一个黑暗的汽车旅馆的房间里死在一个变态狂手中，不想死在看见锡沃拉之前。他应该向上帝祈祷，但他本能地知道，上帝不会对效忠黑衣人的人表示同情。何况上帝曾经为垃圾虫做过些什么呢？或者为唐纳德·默温·埃尔贝特做过些什么呢？

安静了一会儿之后，那小子开始唱歌，他嗓门又高又跑调，渐渐地越来越弱，直到睡着：

“我和弟兄们真的成了名人……啊，那些坏蛋认识我们，他们离

开了我们……”

他打起了鼾。

现在我要走了，垃圾虫想。但他害怕他一动，会惊醒那小子。等我确定他真的睡着了，我马上就走。5 分钟，不能再长了。

但没人知道黑暗中 5 分钟有多久；公平地说，黑暗中是不存在 5 分钟的。他等待着。他在不知不觉中打起了瞌睡，不久就进入了梦乡。

他走在一条高高的昏暗的路上。星星近得仿佛伸手可及；似乎可以从天上把它们摘下来，塞进瓶子里，像捉萤火虫一样。天很黑，寒冷刺骨。朦胧中，借着淡淡的星光，他能看见高速路两旁的岩石峭壁。

黑暗中，有个什么东西正向他走来。

这时他的声音不知从哪儿，好像从四面八方传来：在山里，我要给你看一点预兆。我要向你显示我的力量。我要让你看看跟我做对的人是什么下场。等着瞧吧。

忽然在黑暗中睁开了许多红眼睛，好像有人在那儿放了 3 打蒙着篷布的险情信号灯，现在又有人把上面的篷布成对地扯下去了。那是眼睛，它们环绕着垃圾虫，围成一个预示死亡的圆圈。开始他以为那是黄鼠狼的眼睛，但是当围绕着他的圆圈越来越近，他看清了，那是灰色的大山狼，它们的耳朵朝前支楞着，黑乎乎的嘴巴泛着泡抹。

他吓坏了。

它们不是冲着你来的，我忠实的好仆人。明白吗？

后来它们走了。是的，喘息着的灰狼走了。

看，那声音说。

等着吧，那声音说。

梦结束了。他醒来，看见明亮的阳光透过旅馆的窗子射进来。那小子站在窗前，丝毫看不出昨天晚上几乎被可斯啤酒醉死的痕迹。他把头发梳成和昨天一样的闪亮的旋涡式，这时正对着镜子自我欣赏。他把皮夹克搭在椅背上，带子上悬挂着的野兔脚像两个吊在绞架上的小尸体。

“嗨，脓包！我正打算叫醒你。来吧，今天是咱们干大事的日子，

要干的事多着呢，我说的对吧？”

“当然对。”垃圾虫答道，勉强挤出一个笑容。

8 月 5 日晚上，当垃圾虫醒来的时候，他发现自己还躺在 MGM 大饭店赌场的桌子上。一个金黄色直发、戴太阳镜的年轻人正坐在面前，靠在椅背上。他穿一件运动衫，V 形领口敞开着，垃圾虫一眼就看到他脖子上挂着的宝石。这是一颗黑色的宝石，中间有点红色的瑕疵，像黑夜里狼的眼睛。

他想说“渴”，可是喉咙里只发出一声微弱的“嘎!”。

“我猜，你一定是在大太阳底下晒了些时候。”劳埃德·亨赖德说。

“你就是他吗？”垃圾虫轻声问道，“你就是？”

“老大？不，我不是老大。弗拉格在洛杉矶，不过他知道你在这儿。今天下午我跟他通过电话。”

“他要来吗？”

“什么？就为了来看你？得了吧！他想来的时候才会来。你我都是小人物，朋友。他想来的时候才会来。”接着他问：“你这么急着见他？”这个问题，在垃圾虫跌跌撞撞来到这儿的那天早上，他也曾经问过那个高个儿。

“是的……不……我不知道。”

“好吧，不管怎么样，看你的运气了。”

“渴……”

“这我相信。给你。”说着他递过一只大大的热水瓶，里面盛着满满的樱桃汁。垃圾虫接过来一饮而尽，接着就弯下腰，捂着肚子呻吟起来。疼痛过后，他感激地看着劳埃德，没有说话。

“感觉怎样，能吃点东西了？”劳埃德问道。

“是的，我想没问题。”

劳埃德转过身。他们身后站着一个人，正在无所事事地拨弄着一只轮盘，让里面的白色小球弹回，飞快地滚动。劳埃德对他命令道：

“罗杰，去告诉惠特尼或者斯特凡尼安，给他弄点油炸土豆、两个汉堡包。不对不对，妈的，瞧我这脑子！他吃下这些东西准保吐出来。汤，给他弄点汤来。你看行吗，朋友？”

“什么都行。”垃圾虫感激地说。

“我们这儿有个家伙，”劳埃德说，“叫惠特尼·霍根。他原来是个杀猪的，大腹便便，是个酒囊饭袋。不过他炒菜可是个行家！耶稣！他们这儿什么都有我们搬进来的时候，冷库塞得满满的。他妈的维加斯！你见过比这更糟糕的鬼地方吗？”

“没有，”垃圾虫说。他已经喜欢上了劳埃德，可是他连这人叫什么都不知道。“是锡沃拉。”

“你说什么？”

“锡沃拉。很多人都在寻找它。”

“是啊，这些年来不少人在寻找它，不过大多数人都走了，觉得没什么价值。嗨，你想怎么叫它就怎么叫吧，兄弟你到这儿来的时候都快烤熟了。你叫什么名字？”

“垃圾虫。”

看来劳埃德对这个名字一点都不感到奇怪。他伸出一只手，指尖上还带着在菲尼克斯监狱留下的记号，不过已经变淡，在那里，他曾经差点被饿死。“我叫劳埃德·亨赖德。很高兴见到你，垃圾虫。”

垃圾虫握住他伸过来的手摇了摇，努力抑制住感激的泪水。在他的记忆里，这是平生第一次有人主动跟他握手。他来到了这里。他被接受了。为了这一刻，哪怕让他再穿过一次沙漠，另一只胳膊和两条腿都烧焦，他也心甘情愿。

“谢谢你，”他喃喃地说，“谢谢你，亨赖德先生。”

“去你的，兄弟叫我劳埃德，否则可要把你的汤泼出去啦。”

“那么劳埃德，谢谢你，劳埃德。”

“这样好多了。等你吃完饭，我带你到楼上，去你自己的房间。明天我们得让你做点什么了。老大自己可能有点事交给你干，我想。不过在此之前，你要做的事不少。有些地方已经重新开业了，不过离全

部恢复营业还差得远。博尔德有一帮人想把电夺回去，另一帮人在搞我们的水源。我们已经把童子军清除出去了，每天抓 6 到 8 个人。不过一些细节暂时就不告诉你了。你晒了这么长时间的太阳，够你恢复一个月的了。”

“我想是的，”垃圾虫说着，虚弱地笑了笑。他已经愿意为劳埃德·亨赖德赴汤蹈火。他鼓足勇气，指着劳埃德脖子上戴的宝石问道：“那个……”

“对，我们这里有点头衔的人都戴这个。是他的主意。这是黑玉，根本不是宝石，你知道。”

“我是说……那个红色发亮的东西。眼睛。”

“你也觉得它像眼睛，嗯？这是瑕疵，跟他的区别开。我不是他手下最能干的，可是我……该死的，我想你该把我当成他的吉祥物了。”他紧盯着垃圾虫。“说不定你也是呢，谁知道？反正我不知道。他，弗拉格，是个特权人物。不管怎样，我们倒是听说过你，我和惠特尼。这可不太寻常。到这儿来的人太多了，他不可能特别地注意到很多人。”他顿了顿。“不过我想，只要他愿意，他一定能做到。我觉得他能注意到任何人。”

垃圾虫点点头。

“他神通广大，”劳埃德说，他的声音微微有点沙哑。“我明白这一点，我可不愿意反对他，你知道吗？”

“我知道，”垃圾虫说，“我亲眼见过那小子身上发生的事。”

“哪个小子？”

“进山前一直和我在一起的那个家伙。”他心有余悸。“我不想谈这件事。”

“好吧，朋友。你的汤来了。惠特尼还是加了一片夹肉面包。你会喜欢的。他做的夹肉面包棒极了，不过可别吐啊，怎么样？”

“不会的。”

“我嘛，还得去一些地方，见一些人。要是我的老朋友波克现在见到我的话，他一定不敢相信。我简直成了大忙人。待会儿再来看你。”

“好的，”垃圾虫又点点头，几乎是腼腆地说，“谢谢，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

“不要谢我，”劳埃德亲切地说，“谢他吧。”

“我会的，”垃圾虫说，“我感谢他，每一个晚上都感谢他。”但最后这句话只能算是自言自语，因为劳埃德已经走到门厅，一边走一边跟送汤和汉堡包来的人说着话。垃圾虫深情地目送他们离去，直到看不见为止，然后他开始狼吞虎咽地吃起来。大半东西下了肚，如果这时他没有低头去看那汤碗，他一定会感觉很好。但他偏偏看了：碗里盛的是蕃茄汤，那是血的颜色。

他把碗推到一边，顿时没了胃口。对劳埃德·亨赖德说他不想提起那小子固然不难，但是要管住自己的脑子不去想他的事，可就另当别论了。

他走到轮盘那儿，喝着随饭一起送来的牛奶。他空转了一下轮子，把白色的小球扔进轮盘。小球沿着边缘滚动，碰到了下面的槽，开始来回跳动。他的脑子里出现了那小子。他想着会不会有人来告诉他哪个房间是他的。他想着那小子。他想着小球会在红色数字还是黑色数字的格子里停下来……但是他想的更多的还是那小子。小球蹦跳着，抖动着，卡在一个槽里，终于不动了。轮盘停了下来，小球的下面是两个绿色的零。

房子旋转起来。

从戈尔登往西去的那天晴空无云，温度高达华氏 80 度，他们沿 70 号州际公路直接进入落基山。那小子放下可斯，拿了一瓶丽白液威士忌。在两人之间的主动轴隆起的部位，还放着另外两瓶威士忌，每个瓶子都仔细地塞在一个空纸盒里，免得瓶子滚动打碎。那小子拿着瓶子，喝一口威士忌，就一口百事可乐，然后用尽全力大喊“真他妈的热”或者是一声“呀呼!”他一遍又一遍地嚷着：要是能往丽白液里撒泡尿，他一定这么做，还问垃圾虫信不信这快乐的牛皮。垃圾虫回答说相信，恐惧使他脸色苍白，昨夜三罐啤酒的残余酒力也还没有完

全散尽。

在这种公路上行驶，即使是那小子这样的司机，也没办法保持 90 公里的车速。他把速度降到 60 公里，嘴里低声抱怨着该死的山路。过了一会儿他兴奋起来："等过了犹他湖和内华达，咱们就能把时间补回来，垃圾虫。我的小宝贝在平地上能跑到 160 公里，你信不信这快乐的牛皮？"

"的确是辆好车。"垃圾虫病恹恹地笑了笑，说道。

"那当然，"他呷了一口丽白液，又喝了一口百事可乐，然后大叫一声"呀呼！"

垃圾虫神情恍惚地望着车外掠过的景物。正是上午 10 点左右，太阳当空照着。州际公路在山肩上盘旋，他们不时地在巨大的岩石峭壁中间穿行。昨天夜里他在梦里看到过这些峭壁。天黑以后，那些红色的眼睛还会睁开吗？

他感到一阵战栗。

没过多久，他发现车速已从 60 公里减到了 40 公里。接着又减到 30 公里。那小子嘴里不住地低声发出可怕的诅咒。双门小轿车在越来越复杂的路面上迂回行进，突然完全停了下来，周围死一般沉寂。

"他妈的，怎么回事？"那小子大发脾气，"他们这是干吗？在他妈的 1 万英尺高的山上，一个个都活腻歪了？喂，笨蛋，滚一边去！听见没有？滚一边去！"

垃圾虫紧张地往后缩了缩。

他们拐过一个弯，面前呈现出可怕的一幕：四辆汽车撞在一起，把 70 号州际公路上的两个车道塞了个严严实实。一具血淋淋的男尸四肢张开，脸朝下趴在地上，凸凹不平的路面上留下一滩干了的血迹，在他身旁有一只破碎的玩具娃娃。左侧是 6 英尺高的铁护栏，右侧的地面向下倾斜，深不见底。

那小子喝下一大口丽白液，把双门小轿车转向陡坡。"抓住，垃圾虫，"他低低地说，"咱们绕过去。"

"没地方可绕了。"垃圾虫粗声说，他觉得喉咙像一把钢锉。

“有，不多不少。”那小子轻声说。他两眼放光，开始把汽车缓缓地驶离公路。右边的车轮开进了山肩的松土。

“让我下来。”垃圾虫惊慌地说，急忙抓住车门的把手。

“坐下，”那小子说，“否则你可要粉身碎骨了。”

垃圾虫转过头，瞥见一只 0.45 口径手枪的弹膛。那小子紧张地傻笑了一下。

垃圾虫坐了回去。他不愿意看，却无法闭上眼睛。在他的这一边，山肩的最后 6 英寸也看不见了。他已经直接看到了下面一道狭长的景色：青绿色的松树，滚动的巨石。他想象得出，双门小轿车那两只固特异轮胎现在离悬崖的边缘还剩下 4 英寸……2 英寸……

“还有 1 英寸，”那小子低低地说，眼睛几乎蹦出眼眶，牙齿可怕地龇着，苍白的额头上挂着晶莹的汗珠。“最后……1……英寸。”

这个过程戛然而止。垃圾虫感觉到车子的右后部猛然向外滑去，急剧下沉。耳边响起一阵石头滚落的声音，先是小石子，接着是大块的石头。他尖叫起来。那小子恶毒地诅咒着，换成头档，把油门踩到底。他们擦着左侧大众汽车的那具俯卧的尸体缓缓地移动，从那里传来一阵刺耳的金属摩擦声。

“飞呀！”那小子尖声大叫，“像个大笨鸟一样飞呀！该死的，飞呀！”

双门小轿车的后轮飞转起来。一瞬间，车子下陷的速度似乎加快了。紧接着，小汽车扬起车头，猛地向前蹿去，他们又回到了公路上，远远地抛开了事故现场，车子四轮落地。

“我说过它能做到！”那小子得意地大叫，“他妈的！咱们过来了吗？咱们过来了吗，垃圾虫，他妈的你这可恶的胆小鬼？”

“过来了，”垃圾虫平静地答道。他浑身无法抑制地颤抖个不停。接着，自遇到那小子以来，他第二次无意中说出了可能让他免遭横祸的一句话，假如他没有提醒，那小子没准就会带着他撞死在路上；那也就成了这家伙独特的庆祝方式。‘好好开，胜利者，”他说，在这以前，他从来没有把任何人称作“胜利者”。

“啊……没什么了不起，”那小子居高临下地说。“镇上至少还有两个人也能做到。你信不信这快乐的牛皮？”

“相信，既然你这么说。”

“别瞎扯，心肝，他妈的你听着。好吧，咱们继续开。也就是一天的路程了。”

不过他们并没有开出去多远。15 分钟后，那小子的双门小轿车不得不停了下来，这时距离它的出发点路易斯安那州的什里夫波特才过了 1800 英里或者再多一点儿。

“真不敢相信，”那小子说，“真……他妈的……不敢相信！”

他猛地打开车门，跳出去，左手还攥着那只丽白液瓶子，里面只剩下 1/4 的酒。

“滚开，别挡我的道！”那小子跳着脚吼道。靴子的奇形怪状的鞋跟产生了一股小小的自然破坏力，像瓶子里发生了地震。“别挡道，他妈的，你们这些死人，滚回他妈的自己的坟墓里去！”

丽白液瓶子脱手而出，翻着筋斗，琥珀色的泡沫四处飞溅。瓶子撞在一辆保时捷的侧面，摔得粉碎。那小子一声不吭地站在那里，喘着粗气，脚下有点站立不稳。

这一次，问题可不像四车相撞的连环车祸那么简单。这回纯粹是交通问题。一条大约 10 码宽的、长满青草的中央隔离带隔开了往东行驶的单行道和往西行驶的单行道，本来，双门小轿车可以从高速公路的这一侧飞到另一侧去，可惜两条大道上的情形没有什么分别：4 条单行道挤得水泄不通，车辆与车辆摩肩接踵，交通完全陷于停顿。几个司机甚至把车开上了崎岖不平的中央隔离带，在那里，遍布其中的岩石像龙的牙齿一样从薄薄的灰色泥土中钻出来。大概以前确曾有过四轮驱动车在这里穿越成功，但眼下呈现在垃圾虫眼前的，是一片汽车的墓地，堆着被撞坏的、七零八落的底特律汽车。它像一股疯狂的源泉，让所有的司机都受到了感染，他们决心要在这 70 号州际公路上展开一场毁灭性的赛车，把此地当作疯狂的竞技场。这儿是科罗拉多的落基山，垃圾虫心想，在这么高的地方，这不是等于在天上

比赛吗。他差点笑出声来，连忙闭紧嘴巴。要是那小子听到他这时候在笑，只怕他以后再也没机会笑了。

那小子穿着高跟靴子的脚大踏步地回到车里，一缕头发从他紧扣在脑袋上的帽子里钻出来。他的脸好像神话里的蛇怪，怒火烧得他两眼凸出。“他妈的，我不会离开我的车，”他说，“听见没有？没门儿。我不会离开它。你去，垃圾虫，到前边看看这该死的堵车到哪儿是个头。可能有辆卡车塞在路上了，鬼知道呢。不能走回头路，咱们已经过了山肩，只能一路走下去。如果只是一辆卡车或者其他的什么东西，我才不理会它呢。这些狗娘养的车，我每次跳过一辆，把它们全部推下悬崖。我一定能做到，你最好相信这个快乐的牛皮。去，小子。”

垃圾虫没有争辩。他开始小心地沿着公路前行，在车辆中间拐进拐出。他做好了准备，要是那小子开枪的话，他要闪避、飞奔。但是那小子没有开枪。当垃圾虫走到了他认为安全的地方（手枪射程之外），他爬上一辆油轮车，回头张望。那小子，那个地狱来的小阿飞，已在半英里之外，只剩下洋娃娃大小，正斜靠着他那辆双门小轿车，喝着酒。垃圾虫想冲他招手，但随之就意识到这是个坏主意。

垃圾虫是在山区夏令时当天的上午 10 点 30 分开始走的。步行的速度非常慢，他不得不经常爬上小汽车、卡车的引擎罩或车顶，因为车辆之间塞得太紧了。当他到达第一块“隧道关闭”的标志牌时，已是下午 3 点 15 分。他一共走了 12 英里。12 英里没有多远，同他骑自行车穿越 1/5 国土相比，的确没有多远，但是如果把那些障碍考虑进去，他觉得 12 英里已经够可怕的了。其实他早就可以回去告诉那小子：他的想法根本行不通……可他丝毫不想回去。当然，他确实没有回去。垃圾虫没读过多少历史（接受电疗之后，他看书有些困难），不知道在古时候，国王经常会在一怒之下，杀死那些给他带来坏消息的送信人。不过他也用不着了解那么多，他现在只知道这一点就足够了：那小子的面目他已经看得太多，再看一眼都是多余。

他站在那里，思索着那个标志牌，桔黄色的四方牌子，黑色的字，

被撞倒在地，躺在一只车轮的下面。“隧道关闭”。什么隧道？他注视着前方，手搭凉棚，希望能看到点什么。他又往前走了300码，没有路时就只能攀上车顶，眼前又是一片混乱的场面：撞毁的汽车，狼藉的尸体。有的汽车和卡车已经烧得只剩下车轴。其中多数是军车。很多尸体上面盖着卡其布。从这个战场垃圾虫觉得这儿一定发生过战斗，堵塞的情况再次出现。再往前，东西两条车道的车龙消失在两个孔洞里，标志牌立在一块松动的岩石上，上面写着：艾森豪威尔隧道。

他走近一些，心砰砰直跳，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那两个伸进岩石的孔洞令他害怕，当他再走近一些的时候，害怕立刻变成了恐惧。他完全理解了拉里·安德伍德对林肯隧道的感觉：在那一刻，他们不知不觉地成为精神上的兄弟，一起领略了极度恐惧的心理感受。

主要的区别在于，林肯隧道的步行通道高出路基，而此处的步行通道却低于路基，因此一些汽车试图沿路边开过去，一对车轮在路面，另一对车轮则落在下面的通道上。隧道长约2英里，要想穿越，唯一的办法就是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一辆车一辆车地爬过去。这得花上几个小时。

他站在那里，盯着隧道看了好长时间。一个多月以前，拉里·安德伍德克服恐惧，走进了隧道。垃圾虫则在久久地凝视之后，转向朝着那小子往回走去，他沉着双肩，嘴角发抖。他之所以往回走，并不只是因为路不好走，或者是隧道太长（垃圾虫一直住在印第安那，对艾森豪威尔隧道没什么概念）。拉里·安德伍德是受一种潜在的利己主义，一种纯粹的生存本能的驱使（或者控制）：纽约是一个孤岛，他必须离开，而隧道是最快捷的途径。因此他以最快的速度步行穿过隧道；就像知道面前是一杯苦药，只有捏着鼻子飞快地喝下去。垃圾虫是一个倒霉蛋，经常受到来自命运和他自身无法解释的性格的双重打击……他总是逆来顺受。自从灾难性地遭遇那小子，他早已失去了男子汉的气概，简直像被洗了脑一样。那小子逼他以极快的速度飞奔，快得足以引起脑震荡；威胁他一口气喝下一罐啤酒而且过后不能吐出来，否则就宰了他；把手枪枪管捅进他的屁股；在收费公路的路

边，那小子还差一点把他扔下 100 英尺的悬崖。想想看，他怎么还能鼓起勇气爬过那个笔直穿过山底的孔洞呢？何况黑暗中还不知会碰到些什么恐怖的事情。他做不到。也许别人做得到，但垃圾虫做不到。而回去的想法也有着当然的逻辑。是的，那是被打击的、半疯狂的逻辑，但它的诱惑力却还是难以抗拒。他不是在一个孤岛上。如果需要花上今天剩下的时间以及明天一整天的时间原路返回，寻找一条路爬过山去而不是钻过山去，那他情愿这么干。他可能会撞到那小子手里，肯定有这个可能，但他想，那小子也许不会说到做到，他可能改变了主意，已经离开了。也许他已经烂醉如泥。他甚至干脆已经死了（尽管垃圾虫实在怀疑，如此的好运气怎么可能落在他的头上）。最坏的估计，如果那小子还在那儿观望等待，垃圾虫就等到天黑以后，像丛林中的小动物（黄鼠狼）一样，从他身边爬过去。然后他就可以继续往东走，直到发现他要找的路。

他又回到了那辆油轮卡车旁边，来的时候他曾经爬到车顶望过那小子和他那辆神奇的双门小轿车，但是这一次，他没再爬上去，因为那会把他的身影清晰地显露在夜空中。他双手着地，穿过一辆辆汽车膝行前进，尽量不发出声音来。那小子可能在警惕地张望。像那小子这样的家伙，很难说……冒险可不值得。他希望这时手里有把枪，虽然他这辈子从来没摸过枪。他继续爬着，石子扎进爪子一样的手，很痛。现在是晚上 8 点，太阳已经落到了山的那一边。

垃圾虫在那小子扔过酒瓶的保时捷车后面停了下来，小心地抬头望去。是的，那小子那辆双门小轿车就在那儿，青铜色的夜空中看得出漆成艳丽的火红色的车身和球形的挡风玻璃。那小子沮丧地坐在方向盘后面，闭着眼睛，张着嘴巴。垃圾虫的心在胸膛里剧烈地跳动，高奏着凯歌。烂醉如泥！他的脑子里蹦出这几个字。烂醉如泥！谢天谢地！烂醉如泥！垃圾虫心想，等那小子醒过来的时候，他可能已往东走出 20 英里开外了。

不过，他还是小心翼翼地爬过一辆又一辆汽车，像一只蟑螂掠过平静的水面，迅速穿过逐渐增大的缝隙。离左边的双门小轿车近了，

更近了，终于到了车旁，再往前，他就要离开那个疯狂的……

“你这个笨蛋臭小子，别动。”

垃圾虫的双手和膝盖一下子僵住了。他尿到了裤子里，脑子里一片空白，只有恐慌的翅膀在疯狂地扇动。

他一点一点地转身，脖子上的筋膜嘎吱作响，像鬼屋里门的铰链。那小子就站在面前，一手提一把 0.45 口径的手枪，憎恨和恼怒使他扭曲了他的脸。

“我正在往这边查查看，”垃圾虫听见自己说。

“当然用你的手和膝盖在地上爬着查看吗，妈的。站起来。”

垃圾虫抓住右边一辆汽车的门把手支撑着身体，总算站了起来。在他眼里，那小子手里那两把 0.45 口径手枪的枪口大极了，大得像艾森豪威尔隧道的两个孔洞。他明白，他现在面对的是死神。这一次没有适当的话来躲避这种危险了。

他在心里默默地向黑衣人祈祷：求求你……只要你愿意……我愿为你而死！

“那边出了什么事？”那小子问道，“交通事故？”

“是个隧道。堵得厉害。所以我回来，回来，告诉你。求求你……”

“隧道，”那小子吼道，“他妈的混蛋！”他又变得怒气冲天。“他妈的你这个鬼东西，你敢跟我撒谎？”

“没有！我发誓没有！标志牌上写着艾森豪威尔隧道。好像是这个名字，我记不太住那么长的单词。我……”

“闭上你的臭嘴。多远？”

“8 英里，可能更远一些。”

那小子沉默了一会儿，望着西边的收费公路。然后他又盯着垃圾虫，两眼放光。“你想让我相信堵车的地方离这儿 8 英里？你他妈的说谎！”那小子双手的拇指分别把两把手枪的扳机扣到半击发位置。垃圾虫哪里知道扳机还有半击发和全击发之分，他吓得像个女人一样尖叫着，捂住了眼睛。

“我说的是真的！”他尖叫道，“是真的！我发誓！我发誓！”

那小子久久地盯着他。最后他放低了枪口。

“我要杀了你，垃圾虫，”他说，微微笑着。“我会要了你的命。不过在这之前，你得先跟我回去，到今天上午咱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绕过来的那个地方。你去把那辆货车推下去，我要回去另找一条路。他妈的我是不会离开我的车的，”他暴躁地继续说，“没门儿。”

“求求你别杀我，”垃圾虫低声请求道，“求求你。”

“要是你能在 15 分钟之内把那辆大众货车推下去，我可能会不杀你，”那小子说，“你信不信这快乐的牛皮？”

“信，”垃圾虫嘴里应着。不过他审视过那双不可思议地发着光的眼睛，心里对这个人的话半点都无法相信。

他们走回连环车祸的现场，垃圾虫拖着两条发抖的僵硬的腿走在那小子前面。那小子装腔作势地跟在后面，皮茄克的折缝里发出轻微的摩擦声。在他孩子气的嘴唇上，露出一丝模糊的，几乎是甜蜜的笑容。

当他们走到车祸现场的时候，天色几乎完全黑了下来。那辆大众汽车一侧着地，三四具尸体横七竖八地躺在那儿，一片混乱的景象，幸好黑暗中看不清楚。那小子从货车的旁边走过去，站在山肩上，看着他们 10 个小时前刚刚绕过的地方。双门小轿车一个车轮的痕迹还留在那儿，另一个车轮的痕迹已随着塌陷的泥土消失得一干二净。

“不行，”那小子最后说。“除非先开好路，不然的话根本没办法再从这儿过去。别瞎扯，你听着。”

一刹那，垃圾虫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想扑过去，把他推下悬崖。就在这时，那小子转过身来。两支枪的枪口随意地对着垃圾虫的肚子。

“喂，垃圾虫，你在打什么坏主意。别跟我说你没有。你翘翘尾巴我就知道你要往哪儿飞。”

垃圾虫把头摇得像货郎鼓一样，拼命否认。

“别在我面前干傻事，垃圾虫。做梦也别想。现在，去推那辆汽车。

你有15分钟的时间。”

在断开的中心线附近停着一辆奥斯汀车，那小子拉开车门，不料却拉出来一具肿胀的少女的尸体（他的手正抓着她的胳膊，他甩开这只胳膊，像刚刚啃完一只火鸡腿，随手扔掉骨头那样漫不经心），然后他坐进车里的凹背摺椅，一双脚还留在公路上。他心情很好地拿枪对着垃圾虫畏缩发抖的身影做了个手势。

“浪费时间，伙计。”他把头靠在椅背上，唱着：“噢……约翰尼来了，手里拿着啄木鸟，他是个独眼龙……没错，垃圾虫，他妈的蠢货，再加把劲，你只剩下12分钟了……来吧，该死的哑巴，迈右脚……”

垃圾虫顶住那辆汽车，弓着腿，用劲地推。汽车好像朝悬崖移动了两英寸。在他心里，希望——这人类心中烧不尽的野草又萌发出来。那小子是个丧心病狂的冲动的家伙，正如卡利·耶茨和他那帮伙伴们说的，比耗子还要疯狂。如果他能把这辆汽车推下悬崖，为那小子的宝贝小汽车清除障碍，也许这个疯子会让他活下去。

也许吧。

他低下头，紧紧抓住大众汽车的车架边缘，使尽吃奶的力气推。不久前被烧伤的胳膊爆发出一阵疼痛，他明白，新长出的脆弱的组织很快就会撕裂，那时的疼痛会更加剧烈。

汽车又移动了3英寸。汗水顺着垃圾虫的眉毛流下来，掉进眼睛里，热辣辣的刺痛。

“噢……约翰尼来了，手里拿着啄木鸟，他是个独眼龙……”那小子唱着，歌声戛然而止。垃圾虫疑惑地抬起头。那小子已经不在奥斯汀的车座上，他侧对着垃圾虫站在那儿，从收费公路的这一边向对面往东行驶的单行道望过去。斜坡上出现了一片摇摇晃晃的、毛茸茸的东西，遮住了半个天空。

“他妈的什么东西？”那小子嘟囔道。

“我什么也没听到。”

就在这时他听到了。那是高速路对面斜坡上大小石头滚动的冬冬声。那个梦突然重现了，完整的重现，立即凝固了他的血，蒸干了他

的唾液。

“谁在那边?”那小子吼道,“你最好回答我!回答我,他妈的,不然我开枪了!”

对面真的回答了他,但那不是人类的声音。夜空里传来一声嚎叫,像拉响了刺耳的警报,声音先是越来越高,接着又陡地降下去,变作低沉的咆哮。

“老天爷!”那小子说,他的声音突然变得微弱、纤细。

收费公路对面的斜坡上,是一群狼,它们正越过中央隔离带往这边走来,瘦骨嶙峋的山狼,血红的眼睛,大张着湿淋淋的嘴巴,至少有二十多只。垃圾虫毛骨悚然,他又一次尿湿了裤子。

那小子绕着奥斯汀的车尾行李箱,举起手枪,开始射击。枪口喷出火舌;枪声在山间发出回响,反复不绝,听起来不像是手枪在射击,倒像是大炮在轰炸。垃圾虫大叫起来,用食指堵住了耳朵。夜晚的微风吹散了硝烟,新鲜、浓厚、热乎乎的空气,一股火药味刺激着鼻子。

狼还在往前走,既没有加快也没有放慢,是快步行走的速度。它们的眼睛……垃圾虫发觉自己的视线再也无法离开它们的眼睛。这不是一般的狼的眼睛;这眼睛慑服了他。他想,这是它们的主宰的眼睛。它们的主宰,也是他的主宰。突然,他记起了曾经做过的祷告,恐惧感消失了。他拿开了堵住耳朵的手指,也不再感觉到裤裆里潮湿的蔓延。他的脸上露出了微笑。

那小子两支枪里的子弹都打完了,击倒了三只狼。他把手枪皮套套上,没有重新装子弹,而是转身朝西走去。他走了十来步,停住了。更多的狼正沿着往西行驶的单行道缓缓而来,在黑压压的汽车长龙中出没,像被风吹散的雾气。一只狼扬起头,冲着夜空嚎叫起来。另一只狼加入了它的叫声,接着又是一只,慢慢地汇成了一股狼的合唱。它们渐渐地走近了。

那小子开始后退。这时他试图给其中的一把手枪装上子弹,但是子弹从他不听使唤的手指中间漏了出来。突然,他放弃了无谓的努力。手枪从他手中滑落,掉到了地上,发出沉闷的响声。这仿佛是一

个信号，狼群猛地扑了上来。

那小子发出一声恐怖的尖叫，转身朝奥斯汀车奔去。他的另一把手枪从皮套里掉了出来，在路面上弹了几下。随着一声低沉的咆哮，离他最近的一只狼一跃而起，几乎就在同时，那小子钻进了奥斯汀，砰地一声关上了车门。

门关得很及时。狼被车门弹了回来，咆哮着，血红的眼球可怕地转动。其他的狼也纷纷效仿，刹那间，奥斯汀陷入了狼的包围。那小子躲在车内，朝外窥视的脸像一只小小的苍白的月亮。

接着，其中一只狼向垃圾虫走来，三角形的脑袋低垂着，眼睛像汽灯一样发着光。

我愿为你而死……

这时的垃圾虫镇静自若，丝毫不再感到害怕，他迎着它走上前去，伸出那只烧伤的手。狼舔着他的手，过了一会儿，又蜷着乱蓬蓬的、粗大的尾巴坐了下来。

那小子看着他，目瞪口呆。

垃圾虫恶意地冲着他冷笑。

接着他大喊："滚你的吧！你出不来啦！听见没有？你不信这快乐的牛皮？出不来啦！别瞎扯，你听着！"

那只狼轻轻地含住了垃圾虫的手，他低头看去，狼已经站起来，使劲地拽着他，拽着他往西走。

"好的，"垃圾虫从容地说，"好的，孩子。"

他往前走去，狼跟在他身后，像一只驯服的狗。接着，又有五只狼从汽车长龙中走出来，加入了他们的队伍。现在，他的前面有一只，后面有一只，两边各有两只，像个前呼后拥的大人物。

中间他停下来一次，回头张望。他永远也忘不了那一幕：狼群绕着小小的奥斯汀车围成一个灰色的圆圈，耐心地坐在地上，那小子苍白的脸盯着外面，车窗后面，两片嘴唇不停地开合。狼群似乎在冲着那小子龇牙咧嘴地笑，长长的舌头挂在嘴巴外面，仿佛在问他：你还能坚持多久？坚持多久？

垃圾虫不知道，这群用牙齿包围着奥斯汀车的狼会坐到什么时候。当然，它们会一直坐下去，2天、3天，甚至4天。那小子将会一直坐在车里，望着外面，没有吃的（除非那少女的车里还有个乘客），没有喝的，在温室效应的作用下，下午狭小的车内将达到华氏130度。黑衣人的使者会一直等下去，直到那小子饿死，或者他精神崩溃，打开车门企图逃走。垃圾虫在黑暗中笑出了声。那小子块头不大，只够狼群塞牙缝的。

“我说得不对吗?”他喊，抬头对着明亮的星星咯咯地笑，“别告诉我你信不信那快乐的牛皮！他妈的你听着!”

那群令人生畏的同伴在他身边庄严地缓缓而行，毫不理会垃圾虫的叫喊。当他们走到那小子那辆双门小轿车旁边，跟在他身后的那只狼悠闲地走上前去，嗅嗅其中的一只固特异轮胎，轻蔑地冲它咧咧嘴，抬起一条腿在上面撒了一泡尿。

垃圾虫忍不住笑起来。他笑得眼泪直流，泪水顺着干裂的、胡子拉碴的脸颊滚落下来。他的疯狂像一盘佳肴，只等沙漠的烈日慢慢地蒸煮，烧出它精致的风味来。

垃圾虫和他的卫队继续往前走。到了交通更加拥挤的地方，狼们要么肚子贴地，从车下钻过去，要么跃上引擎罩和车顶，这就是他的嗜血的、沉默的同伴，血红的眼睛，锋利的牙齿。后半夜，他们到了艾森豪威尔隧道，这一次，垃圾虫没有再犹豫，他镇静地走进了西去的孔洞。他还有什么可怕的呢？身边跟着这么一群护卫，还有什么可害怕?

隧道十分漫长，不一会儿，他就完全失去了时间概念。他像个瞎子一样摸索着，把一辆又一辆车抛在了身后。有一次，他的手碰到了一团湿乎乎、软塌塌、令人作呕的东西，一股臭气直冲鼻子。但他没有踌躇。他不时地看到黑暗中那些红色的眼睛，永远在前面为他领路的眼睛。

不知过了多久，他嗅到一股清新的空气，不由地加快了步子，但有一次他失去了平衡，在一辆汽车的引擎罩处绊了一跤，头重重地磕

在第二辆汽车的缓冲器上。又过了一会儿，当他抬起头的时候，星星又出现了，所不同的是它们比先前暗淡了一些，因为天将破晓。

他的警卫们渐渐消失在远处。但垃圾虫还是双膝跪地，用长久的、语无伦次的祷告来表达他的感谢。他看到了，清晰地看到了黑衣人的手在翻去覆雨。

他记得他在前一天的早上被叫醒，看见那小子对着金色汽车旅馆的镜子欣赏自己的发型，尽管从那时起他所经历的一切不堪回首，但此刻他还是兴奋得没有丝毫睡意。他继续往前走，把隧道远远地抛在后面。隧道往西去的路也发生了交通堵塞，但已经得到了部分清理，可以让他舒舒服服地走上 2 英里。在中央隔离带的对面，东去的单行道上，等候通过隧道的汽车长龙还在不断地延伸。

中午时分，他到了维尔，这时极度的疲倦完全压倒了他，他找到一间空房子，敲碎窗玻璃，打开门，爬上一张床。这就是第二天早上他醒来的时候，所能记得的全部经过。

宗教狂热的妙处在于它能够解释任何事情。一旦上帝（或者撒旦）被当作解释精神世界一切事物的首要因素，就不会再有任何偶然……或者任何改变。一旦掌握了诸如“他选择了神秘的方式来创造奇迹”之类的咒语，就能够心甘情愿地把逻辑扔到九霄云外。宗教狂热是解释世事难料的少有的可靠手段之一，因为它完全排除了纯粹的偶然因素。对于真正的宗教狂来说，一切都不是无意的。

也许正是这个缘故，在维尔以西的路上，垃圾虫对着一只乌鸦说了将近 20 分钟的话，他相信这只乌鸦既非黑衣人的替罪羔羊，也不是黑衣人自己的化身。乌鸦停在一根高高的电话线上，从它的栖身处久久地、静静地望着他，直到它听得不耐烦或是肚子饿了……要不就是垃圾虫的赞美和忠诚的表露到此为止，它才拍拍翅膀飞走。

他在大江克欣附近又搞到一辆自行车，到 7 月 25 日，他已经沿 4 号公路以极快的速度穿过了西犹他州。4 号公路连接着东边的 89 号州际公路和通向西南方向的非同寻常的 15 号州际公路，这条公路

从盐湖城北部一直通到加利福尼亚的圣贝纳迪诺。由于他那辆新自行车的前轮突然决定脱离其他部分，独自进军沙漠，垃圾虫被一个跟头甩到车前，额头着地，差点造成头盖骨骨折（他已经发生过不下 40 次类似的事故，而且没戴头盔）。然而不到 5 分钟之后，他居然还能站起来，血从六七个伤口一齐涌出来，在他脸上竞相流淌。他甚至还能做着鬼脸晃晃悠悠地拖着脚走，还能唱："锡沃拉，我愿为你而死，锡沃拉，颠簸，颠簸，颠！"

真的，对于被虐待的精神或者受伤的脑壳来说，还有什么比这样一首歌更好的药方呢。

8 月 7 日，劳埃德·亨赖德来到 MGM 大饭店 30 楼的一个房间，前一天，处于脱水和半昏迷状态的垃圾虫就被安置在这里。这是间很不错的房子，有一张圆形的床，天花板上镶着一面圆镜子，几乎跟床一样大。

垃圾虫看着劳埃德。

"感觉怎么样，垃圾虫？"劳埃德一边问，一边回过头。

"不错，"垃圾虫回答说，"好一些了。"

"你只要吃些东西，多喝水，再好好休息一下就行了，"劳埃德说，"我给你带了些干净衣服，尺寸只能估计，不知道合不合适。"

"看起来挺合适。"就连垃圾虫自己，也实在记不得他的尺寸了。他从劳埃德手里接过牛仔裤和工作衫。

"穿上衣服就下去吃饭吧，"劳埃德说，态度简直是毕恭毕敬。"我们这儿的人大多在熟食店吃饭。"

"好的，一定。"

熟食店里一片嗡嗡的说话声。他在门外停住脚，站在角落里，突然感到一阵惊慌。如果自己走进去，他们一定会抬头看他，还会嘲笑他。屋里会有人笑出声来，其他人也会跟着笑出声来，整个房间都会淹没在哄笑和指指点点中。

嗨，垃圾虫来啦！

嗨，垃圾虫！你把森普尔老太太的退休金支票烧掉时，她说什么了吗？

你经常尿床吧，垃圾虫？

他感到身上冒汗，虽然刚才劳埃德走后他冲了个澡，但现在又觉得浑身粘乎乎的。他记起洗澡的时候镜子里的那张脸：开始愈合的伤疤，憔悴不堪的表情，大大的眼窝里藏着一对小眼睛。是的，他们一定会笑。他听着里面的嗡嗡声、银餐具相碰的丁当声，思索着自己是不是该逃走。

他又想起狼含着他的手的感觉，那么温柔，领着他离开那小子藏身的铁坟墓。他挺了挺胸，走进屋里。

有几个人抬头看了他一眼，接着就继续吃饭、聊天。劳埃德坐在屋子中央的一张大桌子旁，举起一只胳膊，朝他招手。垃圾虫穿过桌子之间的缝隙走过去。桌子旁边还坐着另外三个人，他们吃的全是汉堡包和炒蛋。

“随便吃，”劳埃德说，“这是蒸汽桌。”

垃圾虫拿了个盘子，开始吃饭。柜台后面站着一个人，穿着肥大的、脏兮兮的厨师白大褂，看着他。

“您就是霍根先生吗？”垃圾虫腼腆地问道。

霍根咧嘴一笑，露出一口间隙很宽的牙。“是的，不过你别这么叫我，朋友，叫我惠特尼吧。好点没有？你进来的时候，简直就像愤怒的上帝。”

“好多了，真的。”

“吃点鸡蛋吧，想吃什么就吃什么。要不就去吃油炸小点心。欢迎你来这里，朋友。”

“谢谢，”垃圾虫说。

他回到劳埃德的桌子旁。

“垃圾虫，这是肯·迪莫特。长白斑的兄弟叫赫克·德罗甘。这位叫埃斯·海伊。”

他们都朝他点头。

“这是新来的兄弟，”劳埃德介绍说，“叫垃圾虫。”

周围的人都跟他握手，之后垃圾虫开始埋头吃鸡蛋。他抬起头，看着对面胡子拉茬的年轻人，低声地、礼貌地说：“请把盐递给我好吗，海伊先生？”

在瞬间的惊诧中，他们面面相觑，接着爆发出一阵大笑。垃圾虫看着他们，先是一阵惊慌，然后他听到了笑声，真的听到了，他的心和耳朵一起听到了，他明白这笑声里没有恶意。这里不会有人问他为什么烧了教堂却没有烧学校；这里不会有人向他催讨森普尔老太太的养老金支票。只要他愿意，他还可以微笑，于是他真的微笑了。

“海伊先生，”赫克·德罗甘咯咯地笑着，“哦，埃斯，你是海伊先生。海伊先生，这叫法好听。海伊先生。真他妈的有趣。”

埃斯·海伊把盐递给垃圾虫。“叫我埃斯就行了，大伙都这么叫我。别叫我海伊先生，我也不叫你虫先生，很公平吧？”

“好的，”垃圾虫答应着，脸上还挂着微笑。“这样很好。”

“哦，海伊先生？”赫克·德罗甘忸怩作态地尖着嗓子说，接着又是一阵大笑。“埃斯，你从来没想过弃暗投明享受这种体面吧，我敢保证你没想过。”

“也许吧，不过弃明投暗倒是想过。”埃斯·海伊说着，起身给自己的盘子里加了点鸡蛋。经过的时候，他用手按了按垃圾虫的肩膀。那手温暖而有力。这一按非常友好，既没有用力压他，也没有捏痛他。

垃圾虫低头吃鸡蛋，内心感到温暖而美好。他的性情对这种温暖和美好颇不习惯，差点把这种感觉当作一种病态。他一边吃着饭，一边努力想体会它，理解它。他抬起头，看着周围的一张张脸，心想他或许已经理解了这种感觉。

幸福。

多好的一群人啊，他想。

紧接着的感觉就是：我到家了。

这一天，他被留下一个人睡了，但到了第二天，便有汽车把他送

到了博尔德，同去的还有很多人。在那里，他们一整天都在用铜芯电线缠绕烧坏的摩托车轴。他坐在一条长凳上干着活，抬头就能望见一片湖水——米德湖，而且没有人监视他。垃圾虫猜想，周围大概没有工头之类的人，因为每个人都像他一样，对自己干的活十分喜爱。

不过第三天的时候，他发现其实并不是这么回事。

上午10点15分。垃圾虫坐在长凳上，手里缠着铜线，但是思绪已经飘到了千里之外。他正在心里为黑衣人谱写赞美诗。他想，他应该买一本厚厚的书（确切地说，是一本《圣经》），把自己对他的一些想法记下来。它将成为某些人希望读到的那种书。那些和垃圾虫一样对他心怀感激的人们。

肯·迪莫特来到他的长凳前，透过沙漠人的黝黑皮肤，可以看出他脸上的苍白和惊恐。“来吧，”他说，“下班了。我们回维加斯，汽车在外面等着呢。”

“嘿，为什么？”垃圾虫抬头惊愕地看着他。

“我不知道，是他的命令，劳埃德传达的。快点吧，垃圾虫。遇到特殊情况的时候，最好别问。”

于是他没有再问。外面停着三辆拉斯维加斯公立学校的班车，发动机已经启动，人们正在上车。几乎没有人交头接耳；这个时候返回维加斯很不正常，不是上下班往返。车内坐着二十几个女人和三十几个男人，没有人喧闹，没有人聊天，也听不见平时轻松愉快的玩笑，各人都在心里默默地猜测。

当汽车驶近市区的时候，垃圾虫听见坐在过道对面的男人悄悄地对同座说：“是赫克，赫克·德罗甘。该死的，那密探是怎么把东西找出来的？”

“闭嘴。”另一个说道，同时不信任地瞥了垃圾虫一眼。

垃圾虫避开了他的扫视，扭头看着窗外掠过的沙漠。他又一次被搞糊涂了。

“哦上帝。”一个女人在他们鱼贯走下班车的时候叹道，这是唯一的一声感叹。

垃圾虫朝周围看了看，心里十分困惑。看起来，所有的人，所有锡沃拉的人，都在这儿了。除了从墨西哥半岛到西得克萨斯行踪不定的巡逻人员以外，所有的人都被召了回来。这些人围着喷泉集合成一个松散的半圆，里外站了六七层，总共有 400 多人。后面有些人站在饭店的椅子上。垃圾虫走近一些的时候猜到，这些人的眼睛大概都在盯着喷泉。他伸长脖子，看见喷泉前面的草坪上放着什么东西，但是到底是什么东西，他看不清。

一只手抓住了他的胳膊肘。是劳埃德，他脸色苍白，神情紧张。“我一直在找你。他待会儿要见你。另外，我们找到了这东西。上帝，我恨这些东西。来吧。我需要帮助，所以选中了你。”

垃圾虫的头有些发晕。他要见他！是他！可是同时还有这东西……管它是什么呢。

“什么东西，劳埃德？是什么？”

劳埃德没有回答。他仍旧轻轻抓着垃圾虫的胳膊，带他朝喷泉走去，人群为他俩分开一条路，几乎是畏缩地躲开他们。两人走过这条狭长的通道，在静静的、冷漠的注视下，它仿佛就是一条憎恶与畏惧筑成的通道。

站在人群前面的是惠特尼·霍根。他抽着烟，身后就是那件东西。垃圾虫现在看清楚了，原来那是一个木制的十字架，竖直的部分长约 12 英尺，像一个粗笔画的小写的 t。

“都到齐了？”劳埃德问。

“是的，”惠特回答说，“我想都到齐了。温基点过名。咱们有 9 个兄弟不在州里。弗拉格说他们在不在没关系。你能对付吗，劳埃德？”

“没事儿，”劳埃德说，“嗯……也不会没事儿，不过你知道我能对付。”

惠特朝垃圾虫歪歪脑袋：“这家伙知道多少？”

“我什么都不知道，”垃圾虫说，他比刚才更疑惑了。希望，畏惧，

加上担心，搅得他心里七上八下。“怎么回事？有人说跟赫克有关。”

“没错，是赫克，”劳埃德接口道。“他吸毒。他妈的吸毒，我他妈的恨透了该死的吸毒。接着来吧，惠特，叫他们把他带出来。”

惠特离开劳埃德和垃圾虫，朝地上的一个矩形洞口走过去。那洞口是用水泥做成的，看起来它的大小和深度刚好放得下十字架的粗端。当惠特尼·惠特·霍根在金字塔中间大步往上走的时候，垃圾虫感到嘴里的唾液完全干涸了。他猛地转过身，先是对着站成月牙队形在蓝天下静静等待的人群，接着又转向盯着十字架、脸色苍白、一声不吭的劳埃德。

“你们……我们……把他钉死？”垃圾虫终于说，“是这样吗？”

劳埃德突然把手伸进褪色的衬衫口袋。“知道吗，我有件东西给你。是他交给我，让我带给你的。我不能逼你接受，但是你要想为他效力，这他妈的是最好的东西。你想不想要？”

他从胸前的口袋里掏出一串精致的金项链，项链的末端挂着一块黑色的宝石。宝石中间嵌着一块小小的红色瑕疵，跟劳埃德自己的一模一样。项链在垃圾虫的眼前摇晃着，像催眠术士的护身符。

事实就在劳埃德的眼睛里，它太明显了，不必去承认，垃圾虫知道，他可以不再哭泣或者奴颜婢膝。当然不包括在他面前，不包括在每个人面前，尤其不包括在他面前。有了它，你就有了一切，劳埃德的眼睛告诉他。那么什么是一切的一部分呢？噢，当然罗，赫克·德罗甘。赫克和地上那个水泥洞，那洞正好放得下赫克的十字架的粗端。

他抬起手，缓缓地伸向劳埃德手里的东西。就在手指眼看要碰到金项链的时候，他停住了。

这是我最后一次机会。要做唐纳德·默温·埃尔贝特，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但是另一个声音，一个更加威严的声音（但含着些许温柔，像一只冰凉的手放在发烧的额头上）对他说，抉择的时机早已过去。如果他现在选择了唐纳德·默温·埃尔贝特，他就会死。他已经从黑衣人那里找到了自己的自由意志（如果世界上的垃圾虫们真有这么一样

东西的话），已经接受了黑衣人的恩赐。黑衣人把他从那小子手中解救出来（而黑衣人可能正是为了这个目的才把那小子送回了老家，这一点垃圾虫却从没想到过），那么理所当然，这就意味着他的命如今是欠着那个黑衣人的……那个这儿有些人叫他“行者”的黑衣人。他的命！难道他没有一次又一次地把它献出来吗?

但是你的灵魂……你是否同时献出了你的灵魂?

垃圾虫想着，伸出一只手，轻轻地抓住了金项链，又用另一只手抓住了黑色的宝石。宝石冰凉光滑。他把它放在手心里攥了一会儿，只想看看能不能把它捂热。他想一定不能，而事实也的确如此。于是他把它挂在脖子上，宝石贴着皮肤的感觉像一个小小的冰球。

但他不在乎那种冰冷的感觉。

冰冷的感觉冷却了他头脑中一贯的热情。

“你只要对自己说不认识他就行了，”劳埃德说，“我是指赫克。我一直是这么做的。这样事情会简单一点，这……”

饭店的两扇大门砰地一声打开，狂暴恐惧的尖叫立时传了出来。人群一阵骚动。

9 个人从台阶上走下来，赫克·德罗甘被夹在当中。他挣扎着，像一只困在网子里的老虎。他的脸惨白惨白，使他颧骨上的两团红色显得极不协调。汗水从他的每一寸皮肤上泉涌一般源源不断地流出来。他被剥得一丝不挂，五个人捉着他，其中一个正是埃斯·海伊。

“埃斯!”赫克不停地叫着，“嗨，埃斯，怎么样?帮我点忙吧，好不好？让他们别这样对我，伙计我会说清楚的，我对上帝发誓，我做的事儿，我能解释清楚。怎么样？帮点忙吧！求你了，埃斯!”

埃斯·海伊一声不吭，只是把赫克猛烈挣扎的胳膊抓得更紧。这回答已经足够了。赫克·德罗甘又开始尖叫。几个人毫不手软地拖着他，拖过凉亭，拖向喷泉。

在他身后，有三个人排成一列整齐地走着，像参加肃穆的追悼会：惠特尼·霍根提着一只大旅行袋；一个叫罗伊·胡普斯的人扛着一把梯子；走在最后的是秃头的温基·温克斯，他不停地神经质地眨

巴着眼睛。温基拿着一个夹纸板，上面夹着一张纸。

赫克被拖到十字架脚下。周围的人立刻从他身上感受到了极度恐惧的气息；他眼珠乱转，露出浑浊的眼白，像暴风雨中马的眼睛。

“嗨，垃圾虫。”他哑着嗓子叫道，这时罗伊·胡普斯正在他背后竖起梯子。“垃圾虫，跟他们说别这么对我，兄弟。跟他们说我能解释清楚，跟他们说这么吓唬我比他妈的什么都厉害。跟他们说呀，伙计。”

垃圾虫看着自己的脚尖。他低下头的时候，黑宝石摇晃着离开了胸口，悬空垂着，跳入他的眼帘。红色的瑕疵，那眼睛，似乎在一动不动地盯着他。

“我不认识你。”他嗫嚅道。

用眼角的余光，他看到惠特单膝跪地，嘴角叼着一支烟，左眼被烟雾熏得眯缝着。他打开旅行袋，拿出尖利的木钉。在垃圾虫惊恐的眼里，它们简直不亚于帐篷桩。惠特把木钉放在草地上，又从旅行袋里掏出一个巨大的木槌。

尽管周围到处是嗡嗡的嘈杂的说话声，垃圾虫的话似乎还是钻进了赫克·德罗甘吓得混乱不堪的脑子。“你不认识我？这是什么意思？”他暴怒地大叫。“两天前咱们还在一个桌上吃饭呢！你还把站在那儿的那个家伙叫做海伊先生。你居然说你不认识我，你他妈的真会撒谎！”

“我根本不认识你。”垃圾虫重复道，这一次声音稍稍清楚了一点。接下来的感觉几乎是如释重负。站在他面前的是一个十足的陌生人，长得有点像卡利·耶茨的陌生人。他伸出手，握住那块宝石，把它攥在手心里。宝石透出的冰凉进一步驱走了他的犹疑。

“你撒谎!”赫克尖叫着，又开始挣扎，身上的肌肉此起彼伏，汗水从裸露的胸膛和胳膊上一滴滴淌下。“你撒谎！你认识我！你认识我！你撒谎!”

“不，我不认识你。我不认识你，也不想认识你。”

赫克又尖叫起来。四个大汉紧紧地捉着他，个个都气喘吁吁。

“动手吧。”劳埃德说。

赫克被朝后拖去。有个大汉伸出一条腿，把他绊倒，他的身子一半摔在十字架上，另一半摔在地上。同时，温基捧着夹纸板，开始高声宣读。他的声音不时被赫克的尖叫声盖过，听起来断断续续地，像电锯的嘶叫。

“注意、注意、注意！根据人民领袖、第一公民兰德尔·弗拉格的命令，此人，赫克·阿隆索·德罗甘，因犯吸毒罪被判处死刑，行刑方式是在十字架上钉死。”

“不！不！不!”赫克疯了似的连连尖叫，被汗水浸得滑腻腻的左臂一下子挣脱了埃斯·海伊的控制，垃圾虫本能地跪下，扭住了这只胳膊，把他的手腕按在十字架横杆的一头。接着，惠特也在垃圾虫旁边跪下，手里拿着木槌和两根粗糙的木钉，那支香烟依然叼在嘴角。他的样子像是要在自家后院里做点儿木匠活。

“对，很好，就这么按着，垃圾虫。我来钉他，很快就好。”

“吸毒在这个人民会里是不允许的，因为它会损害吸毒者完全献身于人民会的能力，”温基继续宣读，他读得飞快，像拍卖商的吆喝，两只金鱼眼神经质地眨着。“尤其是在此案中，被告赫克·德罗甘被发现携带吸毒工具，并提供大量可卡因。”

这时赫克的尖叫声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只可惜周围没有待加工的水晶，否则定能省去粉碎机的麻烦。他一会儿把头甩到左边，一会儿又甩到右边，嘴里泛着泡沫。当六个人，包括垃圾虫在内，把十字架抬起来插进水泥洞的时候，一股股鲜血从他的胳膊上流下来。赫克的身影出现在蓝天的背景下，头朝后仰着，忍受着撕裂般的剧痛。

”是为了人民会的利益。”温基毫不松懈地尖声诵读。“这样做的目的，是对拉斯维加斯的人民提出严正警告并致意。现在，把列有上述事实并盖有第一公民兰德尔·弗拉格印章的罪状钉在这个坏蛋的头上。”

“啊呀痛死了!”赫克·德罗甘的尖叫盖过了宣读的声音。“啊呀啊呀啊啊啊!”

在后来近一个小时的时间里，人群仍然呆立在原地，人人都害怕被说成第一个离开的人。不少人脸上一副作呕的表情，也有不少人表现出一种隐隐约约的兴奋……当然，如果说有什么共同特征的话，那就是恐惧。

然而垃圾虫不害怕。他有什么可怕的呢？他不认识这个人。

他根本就不认识这个人。

当晚10点15分，劳埃德又来到垃圾虫的房间。他瞥了一眼垃圾虫说，“你还没脱衣服，很好。我以为你已经上床了呢。”

“没有，”垃圾虫说，“我没睡。什么事？”

劳埃德压低了声音：“马上，垃圾虫。他想见你。弗拉格。”

“他？”

“是的。”

垃圾虫激动万分。“他在哪里？我愿为他而死，哦，是的。”

“在顶层，”劳埃德答道。“我们刚烧完赫克的尸体，他就到了。从东海岸过来的。惠特和我刚埋完尸体回来，他就在那儿了。从来没有人见过他来或者他走，垃圾虫，但他们总是知道他下次离开的时间，或者他回来的时间。来吧，咱们走。”

4分钟以后，电梯到了顶层，脸上放光、眼睛滴溜乱转的垃圾虫走了出来。劳埃德却留在了里面。

垃圾虫转身朝着他：“你不？”

劳埃德挤出一个笑容，笑容里含着悲哀。“不，他想单独见你。祝你好运，垃圾虫。”

他什么都没来得及说，电梯的门已经关闭，劳埃德走了。

垃圾虫转过身。这是一个宽敞豪华的门厅，有两扇门……尽头的那一扇正在缓缓地打开。里面漆黑一片。但垃圾虫可以看到一个人影站在门口。还有一双眼睛，红色的眼睛。

心在胸膛里缓慢地雷鸣般地跳动，嘴唇焦渴，垃圾虫开始挪动双

腿，朝那个人影走过去。他走着，空气似乎越来越凉，越来越凉。被太阳晒得干裂的胳膊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在他身体深处的某个地方，唐纳德·默温·埃尔贝特的尸体在它的坟墓里翻滚，呐喊。

接着又恢复了平静。

“垃圾虫，”一个低沉的、颇具魅力的声音说，“在这儿见到你真是太好了，真是再好不过了。”

他一个字一个字地吐出，像粉末从嘴里掉落：“我……我愿为你而死。”

“我知道，”门口的影子安慰道。他分开两唇，露齿一笑。“不过我想还不至于。进来，让我看看你。”

他的眼睛异常明亮，脸上却是懒洋洋的，像个梦游的人，垃圾虫走了进去。门关上了，两人周围一片昏暗。一只滚烫的手握住了垃圾虫冰冷的手……突然，他不再紧张。

弗拉格说：“沙漠里有工作需要你去做，垃圾虫。伟大的工作。不知你想不想干。”

“干什么都行，”垃圾虫喃喃地说，“什么都行。”

兰德尔·弗拉格伸过一只胳膊，揽住他削瘦的肩膀。“我准备派你去放火。”他说，“来，咱们喝点东西，谈谈这件事。”

后来，果然烧起了一场大火。

第 49 章

露西·斯旺醒来时，腕上的女表指向 11 点 15 分。西方——落基山脉中有无声的电闪，她怀着几分敬畏把时间校准。此次旅行之前，她从未到过费城西部，虽然她的内兄曾在那里住过。

双人睡袋半边空着；这是她醒来的原因。她想出去转一圈儿再回来睡觉——他准备好了，也会回来睡的——她起身朝他可能会在的地方走去，就在营地西面。她蹑手蹑脚地走着，没有惊醒任何人。当然，贾奇除外；他的表差 10 分到 12 点，贾奇·法里斯值夜时，没看过他打盹儿。这个贾奇已经 70 岁了，他是在乔利埃特加入到他们其中的。现在，他们共有 19 个人，15 个大人，三个孩子，还有乔。

"露西？"贾奇说，他压低了声音。

"嗯。你看到……"

低声笑了一下。"当然看到了。他上了高速路。昨天和前天晚上去的老地方。"

她走近了一些，看到他大腿上摊着一本圣经。"贾奇，再看下去，你会弄坏眼睛的。"

"没关系。星光是读圣经的光源。也许是唯一的。这段怎么样？'世上的男人哪个没有约定的时间？谁的日子不像是雇员的日子？奴仆热切盼望天黑，雇员渴望工作报酬：所以我也要争得几个月，满足虚荣心，而乏味的夜晚才属于我。当我躺下又起来时，夜晚是不是已经消逝？我反反复复地折腾，直到黎明时分。'"

露西不是很感兴趣。"真的不错。贾奇。"

"谈不上好，是说约伯。《约伯传》里没什么特别精彩的，露西。"他合上圣经，"我反反复复地折腾，直到黎明时分。露西，那是你的男人：那是拉里·安德伍德。"

“我知道，”她说着，叹了口气。“现在要是能知道他怎么回事就好了。”

贾奇也是满腹狐疑，但没再说什么。

“不会是梦，”她说，“没有人再做梦了，除了乔。但乔……跟常人不一样。”

“是的。是不一样。可怜的孩子。”

“现在，每个人都很健康。至少从沃尔曼夫妇死了之后。”贾奇加入他们两天后，一对自称是迪克和萨莉·沃尔曼的夫妇也加入到拉里他们这支各色人混杂的幸存者大军中。露西想，一个男人和他的妻子绝对逃不过流感，怀疑他们是按习惯法结合的，并且没多长时间。他们 40 多岁，显然非常相爱。一个星期前，在那位老妇人位于赫明福德的家中，萨莉·沃尔曼病倒了。他们一群人在那儿呆了两天，束手无策地等着她要么有所好转，要么死去。她终于还是死了。迪克·沃尔曼仍跟着他们，却像变了个人——沉默寡言、若有所思，而且总是无精打采。

“他有点儿想不开，是不是？”她问贾奇·法里斯。

“拉里这个人觉得自己大器晚成，”贾奇清了清嗓子说，“至少他给我的印象是这样的。这样的人总是缺乏自信，他们对课本上的优秀公民准则奉若神明：有信仰却不狂热；尊重事实，却不盲从；不爱揽事，可一旦受任于身却很少推辞。他们是民主国家最理想的领袖，因为他们不会争权夺势。恰恰相反。当出了问题……，当一个什么沃尔曼夫人死了……

“可能是糖尿病吗？”贾奇话锋突然一转，“我想可能是。皮肤青紫，急性休克……有可能，有可能。如果是这样，那她的胰岛素呢？难道她是自杀？”

贾奇不知不觉地陷入沉思，双手托着下巴，样子像一只正在孵蛋的黑羽猛禽。

“你刚才说出了什么问题。”露西轻声地提示他。

“当出现问题时——比如死了一个萨莉·沃尔曼，或者由于糖尿

病，或是由于内出血或是由于别的什么原因——像拉里这样的人往往要自责。这类过于崇拜公民课本的男人罕有好结果。梅尔文·珀维斯。30 年代联邦调查局高级调查员，1959 年用自己的手枪自杀。林肯遇刺时已经是一个患有精神衰弱症的早衰老人。我们习惯于一个月一个月地，甚至一个星期一个星期地从电视上看着总统在我们眼前衰老——当然，尼克松除外，他在权力的大道上飞黄腾达，就像一只吸足了血的蝙蝠。里根，他看起来有点儿太傻了才没有变老的。我想，杰拉尔德·福特也是如此。”

“我想还有其他的原因。”露西悲伤地说。

他看着她，目光带着疑问。

“怎么样了，我反反复复地折腾，直到黎明时分？”

他点点头。

露西说，“对坠入爱河的男人绝好的描述，是不是？”

他看着她，奇怪她怎么知道他不想说的事。露西耸耸肩，露出一丝苦笑。“女人都知道，”她说。“女人总是无所不知。”

没等他开口，她已经转身向公路走去，拉里可能正坐在那想着纳迪娜·克罗斯。

“拉里？”

“在这儿，”他简短地说。“你来做什么？”

“我感冒了，”她说。他正两腿交叉地坐在路肩上，似乎在沉思。“给我点地儿坐，好吗？”

“没问题。”他向旁边挪了一下。虽然白天就要过去了，马路上的砾石仍保存着白天的余温，她坐了下来。他伸出一只胳膊抱住了她。露西估计，今晚他们正位于博尔德东部 50 英里远的地方。如果他们明天 9 点左右上路的话，能在博尔德自由之邦吃午饭。

电台中的男人称之为博尔德自由之邦；他叫拉尔夫·布伦特纳，他说（略微有点儿局促），“博尔德自由之邦”几乎是一个电台呼语，但露西就是喜欢这个地名本身，喜欢听这个名字。它听起来很纯正。像

一个新的起点。而纳迪娜·克罗斯带着近乎宗教的狂热心仪这个地名，好像它是个符咒一样。

拉里、纳迪娜、乔和露西到达斯托威顿三天后，发现传染病中心已经空无一人，纳迪娜曾建议，找一个民用电台，调到 14 频道。拉里全心全意地接受了这个主意——露西想，他一向对她的主意全盘接纳。她根本就不了解纳迪娜。拉里迷上了她，这显而易见，但纳迪娜除了每日例行公事外，并不想过多地和他打交道。

不管怎样，电台的主意还算好。纳迪娜曾经说，这是探寻其他团体位置和约定汇合时间、地点的最便利方式。

他们一帮人为此展开了艰难的讨论，那时，他们已经是 6 个人了，新加入的马克·泽尔曼，他曾是纽约州北部的一名焊工，还有劳里·康斯特布尔，一个 26 岁的护士。这次艰难的讨论还谈到了令人不安的做梦问题。劳里一上来就反对明确的目的地。他们正在跟随足智多谋的哈罗德·劳德，前往内布拉斯加。他们当然会那样做，出于同一个理由。梦境的力量实在太强大了，无法抗拒。

在做梦的问题上来来回回几个回合之后，纳迪娜已经歇斯底里了。她从未做过梦——再重复一遍：没做过那该死的梦。如果其他人想互相尝试自我催眠的话，那很好。只要有继续向内布拉斯加推进的合理理由，比如在斯托威顿落脚时的迹象，那也很好。但她希望别人理解她，她不会听信那些虚无飘渺的胡言乱语。如果对他们来说什么都一样，她宁可相信电台，而不是幻觉。

马克冲着纳迪娜那张紧张严肃的脸投去一个友好的微笑，说，“如果你不做梦，为什么昨晚说梦话把我吵醒？”

纳迪娜的脸变得像纸一样白。“你是说我是个撒谎的人？”她几乎叫了起来，“如果你说的是这个意思，我们两个中最好有一个马上离开！”乔向她身边凑了凑，小声发着牢骚。

拉里赞成电台的主意，于是结束了争论。然后，大约在上个星期，他们开始收听广播，不是来自内布拉斯加的（甚至在他们到那儿之前，这个地方就被放弃了——梦里是这样的，甚至从那时起，梦已经

渐渐淡化，不再迫切了），而是来自博尔德、科罗拉多这些地方的，在西部 600 英里更远处——信号出自拉尔夫的强大的发射器。

露西仍能记得当时的喜悦和每个人听到拉尔夫 ·布伦特纳慢吞吞的话音时欣喜若狂的面孔，他的俄克拉荷马口音，带着鼻音从静电中传出:“这里是拉尔夫 · 布伦特纳，博尔德自由之邦。如果听到，在 14 频道上答复。重复一遍，14 频道。”

他们能够听到拉尔夫，但没有足够强大的发射器答复，那时没有。但他们已经靠得更近，而且自从第一次发射信号、他们找到了那位老妇人，名字叫阿巴盖尔 · 弗里曼特尔（但露西本人一直叫她阿巴盖尔妈妈），她的那部分人是第一批到达的，此后，人们陆续赶到，有时两三个人，有时多达 30 人。今晚，当他们一来一回喋喋不休时——他们自己的电台信号现在可以比较容易地被接收到——已有 350 多个人——他们这批人会一直向 400 人发展。

“你一声不响地在想什么? ”露西问拉里，把手放到他的胳膊上。

“我在想那块表! 资本主义的灭亡，”他说，指着她戴的脉冲星牌女表。“它一向是根源、贪婪或是死亡的象征——贪婪是造成最根深蒂固的制度灭亡的原因，最终以红色、白色和蓝色的卡迪拉克和脉冲星表结束。现在，是真正的民主。美国女人可以拥有脉冲星数字表和蓝色貂皮大衣。”他大笑。

“也许，”她说，“拉里，我要告诉你一些事。我可能对资本主义知之甚少，但我知道关于这块值千把元的脉冲星表的情况，它不是很好。”

“不好?”他看着她，吃了一惊，笑了起来。可能有点儿不好，但可是地地道道的名表。她喜欢看他笑——为她而笑。“有什么不好? ”

“因为没有人知道几点了，”露西轻快地说，“四五天前，我依次问过杰克逊先生、马克和你。你们都告诉了我不同的时间，还都说你们的表至少停过一次……还记得他们记录世界时的地方吗? 我有一次在医生的诊所里看到过一篇有文章。真是妙极了。他们把时间精确到微微秒。他们有钟摆、太阳钟和各种仪器设备。我现在有时还想那

个地方，太让我疯狂了。那里所有的钟必须停下，我有一块价值 1000 美元的脉冲星表，是我从一家珠宝店搜到的，但它却不能像想象的那样把时间保持在太阳秒的精度上。全都因为流感。该死的流感。”

她静了下来，俩人一起坐了一会儿，相对无言。然后，拉里指着天空。“看那儿!”

“什么？哪里？”

“正上方 3 刻高度。现在是 2 刻高度。”

她朝天上看着，但没有看到他手指的地方是什么，直到他用热手按住她脸的两侧，将它倾斜到天空 1/4 弧的地方。然后，她终于看到了，她的呼吸几乎屏住了。一道亮光，星光般的明亮，却一闪也不闪。它自东而西飞快地划过了苍穹。

“上帝，”她大叫到，“一架飞机，是不是，拉里？一架飞机？”

“不是。一颗地球人造卫星。它一圈又一圈地绕着，下次到那儿的周期可能是 700 年。”

他俩坐着，目不转睛地看着它，直到它消失到落基山脉的巨大山体后，再也看不到了。

“拉里？”她温柔地说，“为什么纳迪娜不承认做梦的事？”

明显可以感觉他僵住了，让她感觉还是不说出来的好。但现在她已经说了，她决心继续下去，除非他完全打断她。

“她说她从不做梦。”

“她的确做过，因此——马克说的对。她一直在说梦话。一天晚上她说的声太大，把我都吵醒了。”

现在，他把目光转向了她。过了好一会儿，他问，“她都说了什么？”

露西回想着，尽量不出错。“她在睡袋里翻来覆去，一遍又遍地说着：‘不，太冷了，不，你这样做，我受不了，实在太冷了，太冷了。’然后，她开始揪自己的头发。她在睡梦中开始揪自己的头发。还呻吟着。让我直起鸡皮疙瘩。”

“露西，人可能有梦魇。那不意味着这些都是关于……嗯，关于

他。”

“天黑后最好别说‘他’说得太多，好吗？”

“最好，是的。”

“拉里，她那样子有点让人捉摸不透。你懂我的意思吗？”

“是的。”他懂。尽管她坚持说自己没做过梦，但当他们到达赫明福德的老妇人家时，她的眼睛下面出现了棕色的眼袋。一头浓密的秀发也明显地白多了。而且，如果你碰到她，她就会跳起来。她因痛苦而变得畏畏缩缩的。

露西说，“你爱她，是不是？”

“噢，露西！”他带着责备的口吻说。

“不，我只是想让你知道……”她看到他的表情，猛烈地摇着头，“我不得不这样说。我看到你看她时的眼神……以及有时她看你的眼神，你忙其他事的时候，那就……就没事儿。拉里，她爱你。但她害怕。”

“害怕什么？害怕什么？”

他记起他试图向她求爱的那一次，那是在斯托威顿惨败的 3 天后。从那儿以后，她变得安静了——偶尔仍很快乐，但现在，她显然是在强颜欢笑。那天，乔已经睡着了。拉里走过去，坐在她身边，他们聊了会天儿，不是关于他们目前的处境，只是些陈年旧事，一些无关痛痒的事。拉里想吻她。她把他推开了，把脸转了过去。他又试图吻她，动作既粗鲁又温柔，极想得到她。就在那一刻她向他屈服了，并告诉他会是个什么样子，如果……

然后，她挣脱了他，移到一边去了，她的脸色苍白，双臂交叉地抱在胸前，双手托着双肘，头低着。

“拉里，不要再那样做了。求你了。不然，我就带乔离开。”

“为什么？纳迪娜，为什么？这有什么了不得的？”

她不回答。只是低头站着，眼下方已经开始有棕色的阴影。

“如果我能告诉你，我会告诉你的，”她最后说，然后头也不回地走了。

“我曾经有一个女朋友，有点儿像她，”露西说，“在我上高中的时候。她名叫约琳，约琳·马乔斯。约琳没上高中。她中途退学，嫁给了他的男朋友。他在海军服役。他们结婚的时候，她就怀孕了，但后来流产了。他丈夫经常出海，而约琳……喜欢社交活动。她喜欢那样，她丈夫是个十足的醋坛子。他告诉她，如果发现她在他背后捣鬼，他就扭断她的胳膊，打烂她的脸。你能想象那样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吗?你丈夫每次回家说:‘好，亲爱的，我现在要出海了，吻我一下，然后咱们俩在床上温存一会儿，顺便说一声，如果我回来，有人告诉我你一直在鬼混，我会扭断你的胳膊，打烂你的脸。’”

“是的，这不大好。”

“所以过了一段时间，她遇到了一个叫赫布的家伙，”露西说，“他是伯灵顿中学的体育助教。他们偷偷摸摸地鬼混到一起，总是提防有没有人在背后监视他们，我也不知道他丈夫是否安插了什么人暗中监视他们，但过了一段时间，大家相安无事。这样又过了一段时间，约琳真的变得古怪起来。她总是想，街角等公共汽车的某个男人就是他丈夫的一个朋友。或者在某个汽车旅馆登记时站在她和赫布后面登记的推销员也是。她想即使这个汽车旅馆位于纽约州以南的某个地方，也不能排除这个可能。甚至是给他们指出野餐地点的警察。这样发展下去实在太不好了，当门被风砰地吹响，她也会发出几声尖叫，每次有人上楼，她都会跳起来。那时，她住的地方被分隔成7间小房，所以总是有人上楼来。赫布害怕了，离开了她。他倒不是怕约琳的丈夫——而是怕她。这样，就在她丈夫休假回来之前，约琳得了精神分裂。这全都因为她希望多爱一点儿……还因为他是个疯狂的醋坛子。拉里，纳迪娜让我想起了这个女孩。我觉得她很可怜。我想我是不大喜欢她，但我确实觉得她很可怜。她看起来吓人。”

“你在说纳迪娜怕我，就像那个女孩怕他丈夫一样? ”

露西说:“也许。我要告诉你——不管纳迪娜的丈夫在哪，反正不在这儿。”

他有点儿不自然地笑了笑。“我们应该回去睡觉了。明天事儿还

会很多。”

“好的，”她说，想着他根本一个字不明白自己说的话。突然，她的眼泪夺眶而出。

“嘿，”他说，“嘿。”他想搂着她。

她把他的胳膊推开。“你正在得到你想从我这得到的东西；你没有必要那样做！”

“露西，我可从未扭过你的胳膊，”他阴沉沉地说。

“噢，你真是太傻了！”她哭着叫道，并捶着他的大腿，“拉里，为什么男人都那么傻？你所看到的都是用白纸黑字写出来的。是的，你是从未扭过我的胳膊。我也从未喜欢过她。你能扭住她的胳膊，而她仍可能蔑视你，盘着她的双腿，无动于衷。男人们都会有像我这样的姑娘的名字；他们把名字写在浴室的间壁上，我听说过。但所有的一切，都需要某个人的温暖，需要温暖的感觉。需要爱情。这难道不好吗？”

“好。好，不坏。但露西……”

“但你不相信，”她轻蔑地说，“所以，你继续追求细高个儿的苗条小姐，同时还在太阳下山的时候和露西拉拉扯扯。”

他静静地坐着，点着头。这是真的，字字句句都属实。他太累了，简直是身心疲惫，以致不想反驳她。她似乎也看出来了；她的脸缓和下来，把一只手放在他的胳膊上。

“拉里，如果你追到她，我第一个给你送花。我一辈子都不会记恨谁。只是……将来不要太失望了。”

“露西……”

她的声音陡然提高，生硬而且格外有力，此时，他的胳膊直起鸡皮疙瘩。“我突然想，爱是非常重要的，只有爱才能让我们度过难关，仇恨是没有意义的。”她的话音降了下来。“你是对的。太晚了。我们回去睡觉吧。来吗？”

“好的，”他说，当他俩站起来的时候，他未加思索地将她搂在怀中，热烈地吻着她。“我尽我所能地爱你，露西。”

“我知道，”她说，脸上露出一丝疲惫的笑容。“我知道，拉里。”

这次，当他搂她的时候，她没再把它推开。他们一起走回营地，羞羞怯怯地作爱后，睡了。

拉里·安德伍德和露西·斯旺返回宿营地约摸 20 分钟后，也就是他们作过爱睡着后 10 分钟，纳迪娜像猫一样在黑暗中醒来。

有人需要我，她一边想，一边听着心脏的血液在慢慢流淌。她的一双黝黑的大眼睛向上凝视着一棵愉树，树的枝丫向上伸着，树影都快要接上天了。是的。有人需要我。真的。但……未免太残酷了。

她 6 岁那年，父母和弟弟死于一次交通事故；那天，她没有跟他们一起去看姑妈和姑父，而是留下来和同街的一个小朋友一起玩。不管怎么说，他们最喜欢弟弟，她能够记起来。弟弟不像她，她是 4 岁零半个月从孤儿院偷来的小家伙。弟弟的出身非常清白。他们自吹弟弟是他们亲生的。但纳迪娜永远属于纳迪娜。她是大地的孩子。

那次事故后，她便和姑妈、姑父住在一起，因为他们是她仅有的两个亲戚。那是东部新汉普郡的白山山脉。她记得他们曾带她从高速路骑车爬上华盛顿山，为她庆祝 8 岁生日，因为海拔高，她流了鼻血。姑妈和姑父太老了，她 16 岁的时候，他们已经 50 多岁了，那一年，她像小鹿一般轻快地跑过月下湿漉漉的草地。那是一个爱情的夜晚。如果那个男孩追上她，她就会给他属于她的任何奖赏，他追得上她与否，有什么要紧？他们跑着，这难道不是重要的事吗？

他没有追上她。慢慢地一片云遮住了月亮。露水变得又湿又冷，令人不快，甚至令人害怕。

她的未婚夫、她梦中的白马王子那时候在哪儿？在哪一条街道上，在哪一条乡间小路上，自己走到郊外的黑暗处，传来鸡尾酒碰杯的刺耳声音，将这个世界打碎成清脆、明智的几块？哪一阵冷风是他带来的？他那磨破的帆布包里装了多少只雷管？当她 16 岁的时候，谁知道他的名字？他有多大？他的家曾经在哪儿？是什么样的妈妈将他送到她的怀中？她仅仅肯定他和她一样也是个孤儿，他的时代就要到来。他总是走在还未建成的路上，而她偶尔也曾踏在同一条路

上。他们相会的地点在前方很远的地方。她知道他是一个美国人，牛奶和苹果派更合他的口味，欣赏那种家庭式美丽的红方格色织布。他的家在美国，他回家的路很隐秘，高速公路若隐若现，地铁的方向写在诗歌里。他是另一个男人，另一张面孔，一个黑衣人，他的脚步声在夏夜芬芳的路上回想。

有谁知道她的白马王子什么时候到来?

她等着他，保持着处女之身。16 岁时，她几乎是迫不得已，又上了大学。那些追她的男孩子都走了，气恼而迷茫，就像拉里目前的样子，她深感需要抉择，某种前生注定的感觉，神秘的相会地点。

博尔德是路的分岔点。

时间临近了。他呼唤她，乞求她来。

大学毕业，她便埋头工作，和另外两个女孩子合住一间租来的房子。两个什么样的女孩子？嗯，她们总是时来时去。只有纳迪娜常住，她很高兴她的室友带来的年轻男子，但她从未有过自己的男孩子。她想他们议论过她，叫她待字闺中的老处女，也许甚至猜想她是可能是个谨小慎微的同性恋者。这不是真的。她只是……

一个处女。

待字闺中。

有的时候，她觉得好像要出现转机。一天结束时，她在空无一人的教室里收拾东西，突然她会停下来，眼睛发出柔和的光，留心看着，手里面忘了拿着一个玩偶盒。那时，她会想：要发生转机了……要刮起一阵大风了。有的时候，当她有了这种想法，她会发现自己在转头看，好像有东西在追逐她。然后突然就不想了，她会不自然地笑笑。

她 16 岁那年，头发开始变得灰白，那一年，有人追她，但没追上——起先只是几绺儿，夹在一头乌黑的秀发中显得触目惊心，不是灰白色的，不是，不是这个字眼儿……白色，是白色的头发。

数年后，她参加了一个在大学生联谊会会堂举行的聚会。灯很暗，过一会儿，人们三三两两地散去。许多女孩——纳迪娜也在其中——前一天晚上就从学生宿舍登记离开。她满想坚持到底——可总

有东西隐藏在年年岁岁之下，使她欲前又止。第二天，在7点钟的冷光之下，她在宿舍浴室的长镜中发现自己又长了白发，像是一夜之间的事——当然，这不可能。

就这样平平淡淡地又过了几年，这其中曾经有过感情，是的，感情，有时，在坟墓般的夜晚，她又冷又热地醒来，浑身被汗水浸透，令人愉快的是自己还活着，并意识到自己在床上。早上，她会去镜子跟前，想象着她会看到更多的白发。

在那些年，她外表看来只是纳迪娜·克罗斯：甜美可爱、喜欢孩子，工作出色，孑然一身。如果是过去，这样一个女人在社区内会引起人们的议论和好奇，但时代不同了。她的容貌如此出众，似乎唯有如此才显得合情合理。

如今，时代又要变了。

现在，变化就要发生，在梦中，她开始认识她的未婚夫，对他有了一点了解，虽然她从未与他谋面。他就是她一直等待的那个人。她想走近他……但又不想那么做。她注定是他的，但他令她胆战心惊。

然后，乔出现了，之后是拉里。事情因此变得异乎复杂起来。她开始感觉像一个在栏索内激战的职业拳击手。她知道，她的清白和贞洁对黑衣人最重要。如果她让拉里占有了她（或者是让任何人占有了她），黑衣人的魅力就会消失。而她对拉里非常倾心。她开始非常斩钉截铁地想让他占有她——这次，她决心坚持到底。让他占有她，让它结束，让一切结束。她太累了，而拉里是合适的人选。她等另一个人太久了，这么多年都过得枯燥无味。

但拉里并不合适……或者一开始似乎是这样。她不屑一顾地将他最初的优势抖落在一边，就像一匹母马用尾巴甩掉一只苍蝇。她记得她曾想过：如果这里的一切都是“他”的，谁又能指责我拒绝拉里的请求呢？

她还是跟了“他”。那是事实。但她一直渴望接触其他人，不只因为乔，而且因为她几乎到了抛弃这个孩子，独自一人向西去寻找那个男人的地步。只是由于这么多年形成的对由她照养的孩子的根深蒂

固的责任感才使她没有那样做，她的常识也知道，对乔撒手不管，他会死的。

在一个死了么多人的世界里，再多丧失一条性命无疑是罪孽深重。

所以她跟随了拉里，有了他毕竟比无依无靠好。

但事实证明，拉里比无依无靠要复杂得多——他能令人产生错觉（甚至是对他自己），就像一汪水，看似很浅，只有一二英寸，但当你把手放进去时，你会突然发现从胳膊一直湿到肩膀。他认识乔的方式是一回事。乔对他产生好感的方式是另一回事，她本人对乔和拉里之间日益增进的关系感到嫉妒也是另外一回事。在摩托车销售商那儿，拉里把赌注全押在了这个男孩的双手手指上，他赢了。

如果他们不是全神贯注在汽油箱盖上，他们会看到她吃惊地张着嘴。她站在那儿看着他们，吓得一动不动，她凝视着那根闪亮的金属撬杠，等着它发出第一声震颤，然后渐弱。结束后，她才意识到她一直等着发出叫声。

然后，盖子掀起来，翻了下去，她才感觉自己判断失误，不仅很严重，而且是根本性的。

她因此觉得乔比自己强，他虽然没有受过专门训练，但反应却十分敏捷。事后的反思使她认识到这是多么重要的一段插曲啊，多么短促又多么和谐地勾勒出拉里与乔之间这种关系。这种关系的核心是什么？

嗯，当然是依赖关系——还有其他什么东西能让她浑身突然感到嫉妒的烦躁与不快吗？如果是乔依赖拉里，那会是正常也能令人接受的一码事。让她感到心烦意乱的是拉里也依赖乔，是以一种她不知道……而乔却知道的方式需要乔。

她对拉里的人品判断有误吗？她想现在的回答是肯定的。他表面看来精力充沛而且自私自利，这只是一种假相，由于过分伪装正一点点被识破。他带着那么多人一起踏上这次的漫漫旅途的事实就证明了他的决心。

结论似乎明朗了。她的潜意识中希望拉里占有她，虽然她的一半已托付给另一个男人……而且，向拉里示爱就像是永远地扼杀了那一半一样。她敢肯定自己不会那样做的。

目前，她是唯一梦到黑衣人的人。

一开始这梦惊扰了她，后来使她感到恐惧。仅仅跟乔和拉里交流感觉的时候就够恐惧了；他们遇到露西·斯旺，她说她也做过同样的梦，这种恐惧达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地步。已不再可能对她自己说他们的梦只是听起来像她的。如果每一个幸存者都在做这样的梦将会怎么样？如果黑衣人最终降临——不仅是为她，而是为这个地球上的每一个幸存者而来那又将会怎么样?

这种想法比其他任何想法都更能引起她内心的巨大恐惧和强烈吸引这两种感情的相互抵触。她一直以一种近乎被恐惧缠身的感觉坚持打斯托威顿的主意。这是可行的，是由它天然的作用而定，这像是与有如潮水一般不断将她包围的黑衣人幻想作斗争的一个健康的、理智的象征。但斯托威顿已是人去城空，这对她头脑中建立的安全避难所的想法是一个嘲讽。健康与理智的象征成了一间死囚牢房。

他们继续向西行进，沿途收留了一些幸存者，她想不用斗争梦就能消失的希望已逐渐破灭。在她心目中，这种希望已经逐渐死去，而拉里越来越重要起来。他现在和露西·斯旺睡在一起，但这又有什么关系？拉里曾经追求过她。别的人都做过两种截然不同的梦：黑衣人和老妇人。那位老妇人似乎代表着某种自然力量，就像黑衣人一样。老妇人是核心，其他人都逐渐向她靠拢。

纳迪娜从未梦到过她。

只梦到过黑衣人。当别人的梦不知为何突然朦胧起来的时候，她的梦似乎愈发清晰。

她知道许多他们不知道的事。那个黑衣人名叫兰德尔·弗拉格。西部的那些逆其道而行的人或是被钉在十字架上，或是不知怎地就被逼疯了，还有的被放到死亡山谷滚烫的地上让他们走来走去。在旧金山和洛杉矶有一小批技术人员，但他们都是临时工；很快他们会转

移到拉斯维加斯，那里是主要的集结地点，人口正在逐渐扩大。落基山山口不久就要填满皑皑白雪，虽然有雪犁，可到时候严寒之下恐怕不会有人能用。将会是一个漫漫严寒的冬季。到明年 4 月……或 5 月……

纳迪娜躺在黑暗中，看着天。博尔德是她最后的希望。那位老妇人也是她最后的希望。她希冀在斯托威顿找到的健康与理智已转移到了博尔德。他们都很好，她想，是好人，如果只是这样对她来说就简单了，相互矛盾的希望疯狂地抓住了她。

她坚信杀戮是这个丧命十之八九的世界最深重的罪孽，这种想法如同一个主旋律在她的脑海里一遍一遍地回响。她内心不容置疑地告诉她，兰德尔·弗拉格是一个以杀人为营生的人。但是，噢，她是多么渴望他冰冷的吻——超过了她对高中男孩或是大学男孩……甚至是——她非常害怕地想——超过了拉里·安德伍德的亲吻和拥抱。

明天，我们就到博尔德了，她想。也许我就会知道这次旅行是否就结束了……

一颗流星划过了天空，她像孩子一样许了个愿。

第 50 章

黎明将至，东方的天空已染上一抹淡淡的玫瑰红。斯图·雷德曼和格兰·贝特曼已登上博尔德西部境内的弗拉格斯塔夫山的半山腰。这片丘陵属于落基山脉，宛如从平坦的平原上拔地而起，呈现出一幅史前的景象。裸露的岩石中间长满松树，晨光中就如同巨人手臂上隆起的血管。在东面不远处，纳迪娜·克罗斯终于慢慢地进入了梦乡。

格兰："到了下午我该头痛了，自从上大学后我好像从来没有这么喝过酒。"

斯图："为了看日出也值得啊。"

"那倒也对，你看有多美啊，来过落基山吗？"

"没有，但这次能来，我很高兴。"斯图举起瓶子喝了一口，接着说道，"我都有些飘飘然了。"对着面前的景色他沉吟了一会儿，对着格兰意味深长地一笑，"你知道下面该发生什么了吗？"

"发生什么？"

"当然要有事情了，这也正是我带你来这里的原因，记得法兰妮说过'我要把它灌醉，然后问他什么他就会说什么。'她说得不错。"

"酒瓶里的酒已经快干了。"

"这没有关系，她告诉了我你过去干过的工作。是关于社交，公关学。"

"那你拿钱来贿赂我吧，你这个刨根问底的家伙。"

"钱算得了什么，明天我带你到第一国民银行，给你拿上个 100 万，你看怎么样？"

"说真的，斯图，你到底想知道什么？"

"这也是哑巴安德罗斯想知道的，我们往下该怎么走，我也不知

道该怎么表达清楚。”

“我们要建立一个社会，”格兰慢吞吞地说道，“是什么样的呢？现在说不清楚，我们现在已经有大约 400 人了，他们还在不断地往这儿来，而且是一天比一天多，我估计到 9 月 1 号，就可以达到 1500 人，到 10 月 1 日能到 4500 人，等到雪花纷飞的 11 月，道路封闭时，我们就有 8000 人了，你可以把这当作第一条预言记下来。”

斯图果真从裤子后兜里掏出一个小本子快速地记了起来，斯图觉得很有趣。

“我们千辛万苦穿过这个国家，总共也没见到 100 个人。”

“可他们三三两两地正朝这里走过来。”

格兰没有听清楚，“怎么着？”

“三三两两地，嗯，他们肯定都在路上，拉尔夫正在和五六个小组联系，估计他们周末可以来到，到时就有 500 人了。”

格兰又笑道：“对了，阿巴盖尔妈妈正和他坐在电台里呢，但她绝不会对着民用电台讲话，她怕触电。”

“法兰妮很喜欢这个老太太，可能是她知道很多生孩子的事情，也可能是——反正她就是喜欢她，这你也知道。”

“是啊，大家的感觉都是一样的。”

“到了冬天我们就有 8000 人了，这么多人啊。”斯图又回到了原题。

“这只是一个数学概念，假设这次流感造成 99%的人死亡，当然也许没有那么糟糕，我们就用这个数字来论证一下，如果流感造成了 99%的人死亡，也就是他妈的要死掉 2.18 亿，只是这一个国家。”他看了看斯图吃惊的表情，冷酷地点了点头：“也许没有那么糟糕，但我想这也差不多了，纳粹相比之下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了，不是吗？”

斯图干巴巴地应和着：“天啊！”

“但仍然会留下超过 200 万人，相当于瘟疫前东京人口的 1/5，纽约的 1/4，而且只是在这一个国家。如今，我认为这 200 万中的 1/10 会在流感的余威中死去，就像是人们会在地震的余震中死亡一

样，就像那个得急性阑尾炎的可怜的马克一样。当然还有事故、自杀、他杀。这些将把数字降到 180 万。但我们还有个对手，那个黑衣人，在我们西方的某个地方，如果他真的存在的话，西方的 7 个州将成为他的合法领地。”

“我想他的确存在。”

“我也有同感，但他是否统治了那里的人呢？我倒不这么想，应该不会是让阿巴盖尔妈妈自动地统治美国在大陆上的其余 41 个州。我认为事态正处在一种缓慢的变化之中，而这种状态也正走向终结。起初咱俩在新罕布什尔州时就讨论过这个问题，当时我就预见会成立几十个社会。当时由于不知道而没有考虑到这两种梦想所具有的不可抗拒的吸引力，这是一个没有人能预料到的事情。”

“那你的意思是我们将有 90 万人，而他也会有 90 万人喽？”

“不会的，首先，即将到来的冬季会造成一定的死亡，到冬天下雪时仍没有赶到这里的人会很困难，你注意到没有？在自由之邦内，我们的医务工作者只有一个兽医，再有就是阿巴盖尔妈妈她自己了，我想她忘记了的药方恐怕比你我总共学过的都多。如果你摔了一跤，他们会装模作样地给人脑袋上装上一块钢板，然后就拿一个什么东西猛敲一顿。”

斯图暗想：“那个老小子罗尔夫·卡姆内蒙特可能会抽出他的雷明顿，给我的这儿来个眼儿的。”

“我估计到明年春天美国的人口会降到 160 万，那只是一种估计，如果有这么多的人的话，我们这里会达到 100 万。”

“100 万，简直太不可思议了，”他望着远处人烟稀少的博尔德镇，东方地平线上缓缓升起的太阳冲淡了笼罩在镇子上空的黑暗。“真是不可想象，这个镇子会人满为患的。”

“博尔德当然住不下这么多人，我知道人在城区空荡荡的大街上走时会产生迟疑，这可由不得你，我们必须在周围建一个社区群，也就是要在这里形成一个巨大的社区，而使整个东部地区变得空无一人。”

“那你怎么就能肯定我们能聚集那么多的人呢？”

格兰拨弄着头发盖住秃顶，“这是一个不太科学的理由，我愿意大部分人是好人，无论什么人跑到西方去，都是真正的坏人。但我有一种预感……”他压低了声音。

“说啊，怎么不说了？”

“我会说的，因为我醉了，但这只限于你我之间，你能保证吧？”

“我保证，”斯图说道。

“我认为他会得到大部分的技术人员，你不要问为什么，只是预感，主要是技术人员喜欢在一种有严格的纪律，有直接的目标的环境下工作，他们都希望火车能正点运行。而在博尔德，情况是一团糟，我的学生形容我们这里是一堆大粪。但那个人却能使火车准点，让手下人像鸭子一样听话。技术人员和我们一样，希望能到他们最能得到实惠的地方去。我想那个人只要想得到，他就能得到。他妈的，他不久就会有能发射导弹的人，还能让人驾驶着坦克，直升机，还有一两架B－52到我们这里来炫耀一下。我怀疑他现在做到这一点没有——我相信他已经做到了。我相信他正致力于大权独揽，重建社区——也许他不得不要清洗掉那些懦夫，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他很清楚这一点。他有时间。黄昏时我看太阳落山，说真的，我真有点害怕。只要想想在山那边的人像蜜蜂一样忙碌就够我做噩梦的了。”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

“还需要我给你列个单子吗？”格兰笑了笑。

斯图指着破笔记本的封面，上面依稀可见两个跳着的小人儿。“当然了。”他说道。

“你不是在开玩笑吧？”

“错了，你说过的，我们就是要把这些大粪堆在一起，我表示同意。现在时不待人，我们不能在这里只是图享受，如果这样，哪天早晨醒来时，我们就会发现强大的敌人在坦克的引导下，在飞机的掩护下，轻松地开到我们的鼻子底下来。”

“明天当然不会的。”

“那明年5月份呢？”

“可能。”格兰压低了声音，“真是有可能。”

“那时我们会怎么样呢？”

格兰没有开口，他只是用手指做了一个勾扳机的动作，然后把余下的酒一饮而尽。之后，他合上了眼睛。此时天色渐渐地亮起来，他的脸颊和额头在晨光中一闪一闪的。

“好吧，那我们就动手吧，第一步：重新建立美国，一个小型的美国。要使用公平的和不公平的手段。先建立组织和政府。如果现在开始的话，我们就能组成我们需要的政府。如果等到人口再增长两倍，我们的麻烦就大了。”

“不如我们在一周内召开一次会议，也就是在。人人都要参加。会前成立一个特别组委会。由7个人组成，也就是你和我，安德罗斯，法兰妮，哈罗德·劳德，也许会加上个把人。委员会的任务就是为大会制定一个日程，现在我来告诉你日程应该包括哪此内容。”

“快说吧！”斯图感到很着急。

“首先是宣读并通过独立宣言，然后是宣读并通过宪法，第三步是宣读并通过权力法案，所有这些都是由口头表决通过。”

“天啊，格兰，我们可都是美国人——”

格兰突然睁开眼，他的眼窝深陷，眼里布满了血丝“不，你还没有搞清楚，我们是根本没有政府的一群幸存者，处于各年龄阶段，属于各种宗教，阶级和种族的大杂烩。政府是一种理想，你一旦离开政府此类的牛粪，就会产生这种理想。深一点儿讲，这是一种灌输，只是一条穿过大脑的记忆之路。我们要利用的就是这种文化沉积。大多数人仍信奉代表制的政府－共和制－他们所信奉的民主。但文化沉积不会持续很久。过一段时间，他们就开始有一种本能的反应：总统死了，五角大楼空了，参众两院也不再有人辩论了，只有白蚁和蟑螂在吵闹。这里的人不久就会发现旧的方式已经过时，他们就会重新组织社会，建立他们希望的旧的方式；我们想要做的就是在他们清醒过来之前控制他们，做出一番大事业来。”

他朝斯图竖了竖手指又接着说起来。

“如果在大会那天有人站出来，建议由阿巴盖尔妈妈拥有绝对的权威，由你，我和安德罗斯作为她的顾问，那么人们就会欢呼着通过这一建议，丝毫也没有意识到他们刚刚选出了自休伊·朗以来的美国第一个独裁政权。”

“可我还是难以相信，他们中有大学生，律师，还有政治活动家……”

“也许以前是，现在他们仅仅是一群疲惫不堪，受尽惊吓的人，而且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有些人可能会议论一下，但如果你告诉他们阿巴盖尔妈妈和她的顾问将在 60 天内恢复电力供应，他们就会住口的。不，斯图，很重要的是我们首先要确认旧的社会精神，那就是我所说的重建美国。只要我们处在我们的敌人的直接威胁之下，我们就必须这样做。”

“你继续说。”

“好的，下一步的日程是要像新英格兰城邦那样运转的政府。一种完美的民主。只要我们相对弱小，它就会运转良好。只是不是挑选的委员会，而是 7 个——议员，自由之邦议会，听起来怎么样？”

“不错。”

“我也这样觉得。并且我们将会看到人们选出来的人和特别委员会的人是同一批人。我们要在人们为自己的朋友鼓吹之前把他们争取过来，我们要能找到人来提名我们，然后同意我们。选举会像拉屎一样利索。”

“太棒了。”斯图不无羡慕地说。

“当然了，如果你想缩短民主进程，就问一问社会学家。”

“那么再下一步呢？”

“这一步将会很让人喜欢，条款的内容是：通过，阿巴盖尔妈妈将对委员会提出的任何动议拥有否决权。”

“天哪，那她会同意吗？”

“问题不大，但在我所能预见到的任何情况下，她不会习惯行使

否决权的。如果我们不能使她有名无实，我们就别指望一个有效的政府。她是我们共有的，我们都感觉到她身上有一种超自然的经验，并且她头上罩着一个光环，人们都用同样的形容词来描绘她：友好，善良，聪明，老道，和气。他们这些人都做过同样的惊魂噩梦，也有过使他们安全的梦，由于那些惊心的场景而使他们更加珍惜，更加依赖那些好的时光。而我们可以使她明白她是我们名义上的领袖，我想她会乐意的，毕竟她老了，也累了。

斯图摇了摇头，道："她是老了，累了，可她把黑衣人的问题看作是一次十字军的东征，格兰，你要知道，并非只有她一个人这样想。"

"那你认为她不会和我们合作啦？"

"也许没有那么糟糕，毕竟我们是奔着她来的，而不是什么委员会。"

"不，我不能接受我们只作为这场善恶大决斗的小卒子的角色，想都没想过，这是荒谬的。"

斯图耸了耸肩："好了，我们不要再争了，我觉得你想给她否决权的主意很好，这并不过分，我们让她提议也应该让她能废弃。"

"但不应是在人选方面有绝对的权力。"

"是的，她的意见必须由委员会通过。"斯图又小声补充道，"而我们也只充当她的橡皮图章，而不能是相反。"

沉默了好一会儿，格兰用手托着前额，最后终于开了口："你说的对，她不能仅仅是名义上的，起码我们得接受她拥有主见这一可能。在东德克萨斯，我看了水晶球，知道了她是遵从别人的意旨来管理这个社会的。"

"别人指的是哪些人？"

"上帝？是谁并没有关系，也就是她说的并不一定是这个社会所需要的，或是这个社会一定会变成什么样子。她将听从某一个声音，就像是圣女贞德。你要我看的也就是我们在这里用双手做神人合一所能得到的。"

"做神什么？"

“上帝之旅。”格兰并没有显出有多高兴，“当你还是一个小孩时，你可曾梦到过一个从内布拉斯加州来的 108 岁的黑女人身边的 7 个牧师？”

斯图瞪着眼睛看着他，终于冒出了一句：“还有酒吗？”

“光了。”

“妈的。”

“没错，”两个人对视着，最终爆发出一阵大笑。

这无疑是阿巴盖尔妈妈住过的最好的房子，对坐在门廊纱窗前，她回想起 1936 年、1937 年在赫明福德遇到的那个推销员。他可能是她一生中遇到的最会说话的伙计；他能把树上的鸟儿说得落到地上来。她问这个叫金的年青人在与阿比·弗里曼特尔一起做何生意。他回答说：“我的生意就是快乐，你的快乐。你喜欢看书吗？偶尔也听听收音机？还是喜欢把贪睡的老狗放在脚边，倾听这个世界在宇宙苍穹里旋转的声音？”

她承认她喜欢所有这些事情，只是没有承认为支付 90 捆草而把摩托罗拉给卖了。

“好了，这些是我卖的东西。”这个能说会道的小贩终于言归正传了，“这个东西叫电子管真空吸尘器，加上附件。但它实际上就等于空闲时间，把它插上，你就可以腾出手来逍遥自在了，而且价格也格外的便宜。”

那时正处在大萧条时期，她甚至连给孙女过生日买发带的 20 分也没有，更不用说什么吸尘器了。不管怎么说，这个从印第安纳来的金的确是会说话。她没能再见到他。但也从未忘记过他，她确信他是去征服某个白种女人了。直到二战结束，她才拥有了自己的吸尘器。那时人们好像是突然之间什么都买得起了，甚至白人流浪汉的破棚子里也藏着墨丘利（译注：罗马神话中众神的信使）。

尼克告诉她现在这所房子位于博尔德的马普莱顿希尔区，（阿巴盖尔妈妈猜想在大瘟疫之前该不会有什么黑人住在这里），这里有她

听说过的和没有听说过的所有装置。洗碟机，两个吸尘器，其中一个是专门在楼上用的，水池里的污物清除器，微波炉，洗衣机，甩干机。厨房里有一个铁盒子一样的东西，尼克的好朋友拉尔夫告诉说这叫残渣粉碎器，你放进去 100 磅的泔水，而只出来 1 尺见方的垃圾块。人类总是如此的神奇。回想起来，也真是如此。

躺在门廊的摇椅上，她的眼光恰好碰到墙上的电源插座，这使她想起夏日里传来阵阵歌声，可以听听收音机，还可以看看电视转播的棒球赛。没有比这些插头更普通的东西了。她甚至回忆起在赫明福德的那座小屋里，除非没有电，否则你就不会想到它，这里你才会意识到人们多么需要它。所有的空闲时间，包括很久以前金所说的给她带来的快乐都离不开钉在墙上的这些东西，没有了它们，无论是微波炉还是残渣粉碎器，都只能当作衣帽架来用。

就是因为这些无用的插座，这里还不如她自己的小屋。人们必须要到小河里去打水，为了安全，在饮用之前还得把它烧开，而在自己家里，她有一台小水泵。在这里，尼克和拉尔夫倒是给她找来一个叫 P—O—S 的装置放到后院里，而在自己家里，她有一个专门的厕所。在家里她有一台二手的洗衣机，在这里却只能用基切纳找来的搓衣板和洗衣皂。他们可能还以为我有什么难言之隐呢，还需要自己来动手，去他妈的，她自己就从来没有像那些农民那样到外面洗过衣，而现在却只能如此了。

他们得迅速恢复供电，这是上帝在梦中的指示。她知道很多即将发生的事情，一些是梦到的，另外一些是来自她的常识，这两类交织在一起很难分开。

不久人们将不再像没头的苍蝇一样，而是将聚集在一起。她不是像格兰那样的社会学家，但她知道分久必合的道理。人类的好与坏都源于这种亲密。如果有 6 个人坐在教堂的屋顶上被洪水冲到密西西比河里，只要屋顶在沙滩上搁浅，他们就会开始玩宾果赌博的。

首先，他们要做的是成立某种形式的政府，也许是以她为首的。无论如何，她不会同意的，因为那不是上帝的旨意。就让他们去做那

些必须得做的事情吧——恢复供电吗？好极了，首先得让粉碎机这样的东西运转起来。要恢复天然气的供应，可别让冬天把屁股冻掉。让他们决议，制定计划，她会努力执行的。她将坚持尼克在政府中占一席之地，也许还有拉尔夫，这个德佬知道在脑子不好使时就闭嘴。她想那个胖子哈罗德参加的话，她也不会阻拦的，尽管她不喜欢他，那个人让她感到紧张。他总是咧着嘴，可从来都是皮笑肉不笑，他招人喜欢，讲话也有道理，可他的眼睛却像两块竖起的燧石那样冰冷。

她认为哈罗德肯定隐藏着某些秘密，是他内心中肮脏，丑陋的东西。而她却不能断定那是些什么东西，上帝并没有让她去看透，所以她也就不去管了。但总归是让胖子成为最高委员会的一员令她感到不安。但她也不会说什么。

躺在摇椅中，她想着自己的工作，自己在委员会中的地位以及如何去对付那个黑衣人。

他没有名字，从他开始出现时，他就喜欢别人叫他弗拉格。在山那边的远处，他早就开始了工作。她不知道这是什么样的一个计划，在她眼里，这就如同胖子哈罗德的秘密一样不为人知。她没有必要知道详细情况，因为宗旨无非只有一个：毁灭她们。

她对他的理解惊人地细致。投奔自由之邦的人都会来这里看她，尽管她有时很累，但仍然坚持会见他们——他们都告诉她关于她和黑衣人的梦，他们对黑衣人感到恐惧。她就尽力去安慰他们，但心里却想，恐怕弗拉格在街上与大家相遇，你们也不会认出他的，除非是他想被认出来。他们可以感觉到他的存在——一种极度的寒冷，或者是突然的燥热，也或者是耳朵上，太阳穴上突然剧烈的刺痛。但他与那些送牛奶的或送信的并没有区别。

她设想在有意识的魔鬼后面是无意识的黑暗，这种黑暗有别于儿童眼中的黑暗：他们不会创造却只会破坏。造物主按照自己的样子创造了人，也就意味着人类是某种意义上的造物者，人们都有一种欲望，就是要按照自己的设想去改造世界。而这个黑衣人想的，能够做到的只是使事物破散。一种反对圣主，或可称之为反创造。他会有自

己的追随者，这一点儿也不新鲜，他是一个谎言制造者，而他父亲就是谎言之父。他希望自己是彩灯照耀下的招牌，高悬于空中，用色彩来迷惑人们，有些人只注意到这些色彩，他们并没有想一旦把这些复杂的各式管子里的气体放掉，那么色彩就会无声无息地消逝，什么也不会留下来。

一些人也许只是到了那时才得出结论——他的王国从来就没有和平，他的边界布满岗哨和铁丝网，那些认清了他的人只要进去了，就再也出不来了。

他能赢吗?

她不能保证他赢不了，她很清楚，就如同他了解她一样，他也一样了解她。没有什么能比把她吊在电线杆上任由乌鸦来啄能更令他高兴的了。她知道自己身边的人也梦到过十字架。但这些都回答不了一个问题：他能赢吗?

那不是她应该知道的，上帝做事喜欢由着自己的性子。他让自己的信徒，子民，包括自己心爱的儿子受尽了苦头，甚至把唯一的儿子吊在树上，在他的额头写上“恶作剧”。上帝是个赌徒，他愿意把红的当成黑的，白的当成黑的——她也想到自己是不是高估了黑衣人呢?尽管早就过了退休的年纪，可她仍旧捍卫着主。

“你能行的!”说着，她从口袋中取出一袋花生。她的最后一任医生曾经嘱咐过她要忌食咸食，但他却没有想到她比她任何一个医生活得都长。花生把牙床咯得痛得要死，可它的确太好吃了。

正嚼着，拉尔夫走了进来，他的带羽毛的帽子端正地扣在头上。他敲了敲门，“妈妈，醒着吗？”

“醒着，进来吧，我正在嚼花生，牙床都快疼死了。”

拉尔夫报告说：“一些刚到的想进来问候您，如果您不累的话，我想您还是接见他们一下。他们一个小时之前才到，人都不错，领头的是个叫安德伍德的长头发的小伙子。”

“好吧，让他们进来。”

他刚要出去，又听到问话：“尼克去哪里了？我都快两天没有见到

他了。”

“他去水库了，他和一个叫布拉德·基切纳的电工去了发电厂。”他摸了摸鼻子，“早晨我出去时盘算着每个首领应该有一两个仆人可供指使。”

阿巴盖尔妈妈笑了，她确实喜欢拉尔夫，他这个人直来直去，但很能干，而且做事情比较有感觉，是他使这个被称为自由之邦的电台运转起来。他总是在危急时刻显出身手。只要看一下，他就知道该用什么样的轮胎阀门，或是炉子为什么会发怪声，他还知道如何添些猪粪使庄稼长得更好，怎么采摘黄瓜，但他就是搞不清楚汽车贷款协议这些东西，也算不出销售商会扣掉他多少钱。一张拉尔夫填过的工作申请就如同垃圾堆里捡来的，拼写错误，折页，还有墨水印，指纹印，像环游了世界一般破烂不堪。但当这个世界破裂开来，拉尔夫会毫无畏惧地说：“给它上点胶，把它给粘上。”往往都是如此。

“拉尔夫，你可真是个好伙计，你要知道你是……”

“啊，你也是啊，妈妈。对了，我们干活时雷德曼来过了，他想和尼克谈一谈什么委员会。”

“尼克怎么说的？”

“他写了几页，但最终是说阿巴盖尔妈妈觉得好，我们就觉得好。”

“得了，像我这样的老太婆又能说什么呢？”

拉尔夫顿时变得严肃起来，激动地说：“正是因为您，我们才能来到这里，我们会按照您说的那样做。”

“如果真让我说话的话，我想的是继续我们美国人的自由生活。”

“是的，你会这样说的。”

“其他的人也这样想吗？”

“你确信他们会的。”

拉尔夫说：“那好，我走了，尼克和斯图问如果他们提供电力，我能否找个印刷厂印点东西。我说我不需要电，只要我到中学去找台最大的油印机就行了。他们想把我当成飞轮，要700份，天啊，可我只能

弄到 400 份。”

“还有 19 个人在外面呢，光顾了聊天了，他们可能该中暑了，把他们带进来好吗？”

“好的，”拉尔夫转身就走。

“对了，拉尔夫？”他又回过头来。

“要印上 1000 份。”她说道。

拉尔夫打开大门，人们鱼贯而入，这时她感到了自身的罪恶，即那所谓的罪恶之母。罪恶之父即是偷窃。“十诫”中的每一条都可归结到“汝等不可偷窃。”谋杀是为偷窃他人生命，通奸是为偷窃他人妻子。渴求秘密是发生在内心深处的偷窃，亵渎上帝是偷窃了上帝的名字，这种现象在上到议员，下至妓女都普遍存在着。她自己从未偷窃过，最多也就是一件小偷小摸的事情。

罪恶之母是骄傲。

骄傲是人类心灵中的魔鬼的女性一面，也是罪孽之源，骄傲使摩西被挡于盛产硕大葡萄的迦南之外，只因为以色列的孩子问他：当我们渴的时候，是谁给我们从岩石中取水，摩西回答说，是我。

她一直是一个骄傲的女人，骄傲自己能亲自用手擦洗地板，骄傲自己的儿女都健康地长大成人，没有坐牢的，没有成为社会渣滓的，也没有有污点的。她也为自己的一生骄傲。骄傲是对意志的诅咒，如同一个女人，她有自己的诱惑。以她如此高的年纪，仍不能洞悉它的全部，克服它的诱惑。

当人们踊人大门的时候，她想：他们来看我来了。她的脑海里又浮现出对上帝的种种不敬的想法：他们像领圣餐的教友一样一个个地进来，那年青首领始终眼光朝下，他身边站着一个浅头发的女人，一个黑头发的女人领着一个黑眼睛的小孩，其他的人都在后面排成一排。

青年蹬上台阶，女人却停下脚步，他有一头长发，但很整洁，一脸红褐色的大胡子，坚毅的脸上，在嘴角和额头处是浅浅的皱纹。

“真的是您吗？”

“当然，我一向如此，我就是阿巴盖尔·弗里曼特尔，这里的人都叫我阿巴盖尔妈妈，欢迎你的到来。”

“谢谢！”她感觉到他正忍着不让眼泪流下来。“我……我们很高兴到这里，我叫拉里·安德伍德。”

他轻轻接过她伸出的手，充满敬畏，她又感受到那份骄傲，那份执著，就如同有一团火在燃烧。

“我一直向往着你。”他笨拙地说。

她笑着点点头，他就几乎要跌倒着转身下去。他太紧张了，他到了这里，会发现他不必把整个世界的分量都压在自己的肩头。一个信心不足的人不应长时间地过于努力，那得等到他成熟以后，他还是有点嫩了。但她还是比较喜欢他。

接下来的是他的女人，是个长着发紫眼睛的漂亮小巧的女人。她在阿巴盖尔妈妈面前显得勇敢但不莽撞。“很高兴结识您，我叫露西·斯旺。”尽管穿着裤子，她还是行了屈膝礼。

“如您不介意，我……想……”她的脸上显出窘态，“我一直向往着您。”说完便恍然退下。

黑色眼睛的女人领着小孩走上前，小孩的脸上一片天真，好奇的神情，但女人的眼光深沉而摇晃不定，从女人的身上可以感觉到阵阵的凉意。“这一定是他，是他化作女人来了。他能以多种变化出现在人们面前——狼，乌鸦或是蛇！”

她并没有感到恐惧，有一刻她也曾感到这个女人会冲上前来，掐住她的脖子。在这迟疑的一刻，阿巴盖尔妈妈想象着女人的脸消失了，她看时间和空间的洞，洞里两只阴暗、恶毒的眼睛正盯着她，眼里充满了失落、无望和憔悴。

但这只是一个女人，并不是他，黑衣人即使是以女人的形体出现，也不敢在这里出现，这只是一个女人——非常漂亮——有着非常鲜明的脸，一只手还放在小男孩的肩上。她是在做白日梦，肯定是的。

对纳迪娜·克罗斯来说，这一刻也十分困惑。她在进门时还一切

正常，拉里和这个老太太说话的时候她也是正常的。然后，一股强大的厌恶和恐惧感压在身上，这老太太能……能干什么呢?

能看透。

是的，她怕老太太能看到她内心的深处，黑暗已在那里滋长。她害怕老太太会从门廊中站起来痛斥她，命令她离开乔去投奔那边的人。

两个人都用怀疑的目光打量着对方，盯着对方。这段时间很短，但她们两个却感觉过了很久。

阿比·弗里曼特尔想:“他就在她体内——魔鬼的枝芽。”

她们把所有的力量都集中于此，纳迪娜的想法是:也许他们有别的想法，但这个人却是他们的一切。

乔在身边乱动，摇着她的手。

“您好，我是纳迪娜·克罗斯,”声音显得很尖，但毫无生气。

“我知道你是谁。”

这话悬在空中，宛如一把刀。人们把目光投到这里，想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

“真的吗? ”纳迪娜轻轻地说，突然间她想到乔可是她唯一的保护伞。她慢慢地把小孩挪到身前，像一个人质一样。乔那清澈如水一般的眼睛仰视着阿巴盖尔妈妈。

“这是乔，您也认识他吗? ”

阿巴盖尔妈妈用眼睛死死盯着这个自称是纳迪娜·克罗斯的女人的眼，但一层薄薄的汗已从颈后冒了出来。

“我就像不信自己叫卡桑德拉一样不信他叫乔，我也不信你是他的妈妈。”女人无法克服对方占了上风这种不安的感觉，目光逃避开去，落在孩子身上。

是她自己把孩子推到两人之间，但这阻止了自己执行任务。啊，这一切太突然了，自己还没有准备好。

“你叫什么名字，小孩? ”

男孩的喉咙如被骨头塞住了一般，挣扎着却说不出话来，这时纳

迪娜开口了："他不会告诉你的。"她把一只手放在孩子的肩头"他不会告诉你的，他记不起来了。"

乔好像突然冲破阻碍，洪亮而清晰地说道："利奥，利奥·罗克威，我的名字，我是利奥。"然后他一下扑到阿巴盖尔妈妈的怀里笑起来。这引起人群的一片笑声和掌声。纳迪娜最终不被注意了，阿比感觉到生死攸关的时刻已经过去了。

纳迪娜的脸又恢复正常，她冷漠地叫着乔。

小孩从阿巴盖尔妈妈怀里脱离出来看着她。

"过来，"纳迪娜现在又目光摇晃地看着阿比而不是小孩说道。"她老了，你会伤着她的，她很老了，身体也不结实。"

"噢，我还能结实到爱护一个小孩子。"阿巴盖尔妈妈说道，但即使是自己听来，语气也显得不那么肯定。"看上去他走了很长的路。"

"好了，他是累了，看起来你也一样。乔，过来。"

"我爱她，"乔并没有动。

纳迪娜显得非常恼火，声音突然变得尖起来："乔，快过来。"

"那不是我的名字，利奥，利奥才是我的名字。"

这一小伙人又恢复了平静，意识到发生了不该发生的事情，只是不知道到底是什么。

两个女人又如决斗般地死死盯着对方。

阿比的眼神像是在说："我知道你是谁。"

纳迪娜也不示弱："是，我也知道。"

最终还是纳迪娜先垂下了眼睛。"好了，利奥，不管你叫什么，咱们走吧，别再累人了。"

他极不情愿地离开阿巴盖尔妈妈的怀抱。

"你们随时可以回来看我。"但她的眼睛并没有包括这个叫纳迪娜的女人。

小孩吻了她一下，但纳迪娜的脸如石头般没有动声色。在他们退到台阶下的时候，纳迪娜放在孩子肩上的手臂倒更像一条组绳了。目送着他们离开，阿巴盖尔妈妈感到精力又集中不起来了，她开始不能

确信自己的感觉，她也许只是一个女人，不是吗？

那个叫安德伍德的青年立在台阶之下，脸沉得如同一片乌云。

“你怎么能这样。”尽管声音压得很低，阿巴盖尔妈妈还是很清楚地听到了。但此时却是女人控制了局势，她背起孩子走开了。

这一段时间气氛很沉寂，她想把它填补上，可又觉得没有这个必要。

把它填补上也是我的工作吗？

一个声音轻轻响起，是你的责任吗？上帝不就是为此把你带到这里的吗？不就是让你当这个自由之邦的使者吗？

我想不清楚了，那女人说得对，我确实是累了。

内心中的那个声音又响起，他能以多种化身出现，狼，乌鸦，蛇——还有女人。

这是什么意思？究竟发生了什么？天啊！

我就坐在这里想着，等着——是的，我就这么等着，否认也无济于事——现在那个女人来了，事情已经发生了，我却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但这事与那个女人有关——有这事吗？你确定吗？你到底能确定吗？

又是一阵沉默，所有的人好像都在看着她，等着她来证明什么。但她并没有那么做，那个女人和孩子已经走出人们的视线，他们走了，似乎他们才是真正的信徒，而她似乎被他们看透了，只不过是一个……噢，我已经上了年纪，这太不公平了！

紧接着响起另一个声音，这声音很小很低，但很理智，这不是她自己的声音，还没老到知道那女人是……

这时另一个男人向她走过来，显得有些犹豫，“你好，阿巴盖尔妈妈，我叫塞尔曼，马克·塞尔曼，从纽约劳维尔来，我一直想见到您。”

面对着这突然的选择，这种选择使她一直思索的大脑得到了片刻的休息。她也可以接受这男人的问候，与他交谈，并让他自在些，然后再走到他们每个人面前，接受他们的敬意，如同接受棕榈叶一样，她也可全然不去理会他，顺着思想的线索到达她自己的思想深处，寻

找上帝意欲让她知道的所有一切。

那女人是……

……什么?

这有关系吗?那女人已经走了。

“我有一个重孙子,曾在纽约住过一段时间,”她轻松地与马克·塞尔曼交谈着,“他那个镇子叫罗斯波因特,在查普莱恩湖边,也许你从没听说过那地方。”

马克说他确实听说过那,并像纽约人一样了解那地方。他曾去过那吗?他的表情无情地泄了密,他从没到过那里,但一直想去。

“罗尼来信说,你并不怎么想念那里,”马克听了她的话,满面笑容地走开了。

其他的人也走上前来表示友好,后来的几周里,还有更多的人效仿着做着。这些人中有机械师、有眼镜商,有少年、有青年也有老年人,其中的一个老人大家都叫他法官。她和大家说着话,点着头,微笑着。但她在过去那些日子里所感到的愉悦在今天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她只觉得手腕、手指和膝盖在隐隐作痛。还有那令人心烦的猜疑。

所有这些,还有她已错过了特别重要事情的感觉(晚上会彻底消失)到后来可能就会成真的。

他在写字的时候能够更好地思考,所以他用一支两色笔记下了所有重要的东西。尼克·安德罗斯坐在与拉尔夫·布伦特纳及拉尔夫的女人合住的书房里。天快黑了。这所房子建得很漂亮,由于是在弗拉格斯塔夫山下,使得它与城里的房子相比显得更为安静一些。同时,透过起居室的窗子,可把如一块巨大棋盘一样的街道看得一清二楚。窗子的外层玻璃用了一种银色的反光物质处理过,所以人能看到外面而路人却看不到里面。尼克猜想这所房子大概要值 45 万到 50 万美元,而房子主人却神秘地消失了。

在他从硕尤到博尔德的长途跋涉中——先是自己走,以后是与汤姆·科伦及其他人,他经过了上百个城镇,所有的城镇都是臭气冲

天的停尸房。博尔德不应该与其他的城镇有什么不同，但实际却是不同。当然这里也有尸体，而且是成千上万，在炎热干燥的日子过去，秋天雨季到来之前，还有好多事情要做，雨季时尸体会加快腐烂，可能会引起疾病。不过这里的尸体不算多。尼克不清楚除了他和斯图·雷德曼，别的人是否也注意到了，可能劳德会的，他总是比较细心的。

你去查看每一个堆放尸体的房间或公共建筑物，其中有十所是完全空的。在上一次瘟疫发作时，绝大多数博尔德的居民，不管身体如何，都躲开了，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假设这没有什么，也许他们永远也不会知道这个令人敬畏的事实，这个看不清什么的阿巴盖尔妈妈领导着的这个美国小城市已经不受瘟疫的侵扰。这就足够使他这个不可知论者怀疑她是从哪里得到的消息了。

尼克在地下室里占了三个屋子，都是用松木装修的，为了不打扰拉尔夫，他便来开拓自己的生存空间——他已感觉自己像个电灯泡，但他也是喜欢他们。直到完成从硕尤到赫明福德的院子的行程，他才意识到他是多么怀念生活的其他方面，他需要满足这些方面的需求。

房子的确是他住过的最好的。在后门边上他建了一个入口，把他自己的那辆十速车停放在门边挂起来，那里及膝的落叶发着阵阵腐烂的香气。

他已经开始收集图书，这是他几年前就有但一直没能实现的愿望，在那些日子里，他曾是读书的衷心爱好者（尽管他很少有时间能一次读个够），书架上的书（书架的大部分都还空着）都是他的老朋友了，大部分书是他过去每天花 2 分钱从图书馆借来的，还有一些从未看过，也是从图书馆借来的。他摆好纸笔，坐在桌子前面，有一本威廉·斯蒂伦写的书就放在桌子右手边。他用了一张从街上捡来的 10 元钱钞票作了书签。街上有许多钱，都在风中飘着。他对仍有许多人，包括他自己，还会停下来捡钱感到吃惊。何必呢？书也不用花钱买了，什么都不用花钱了。有时他对这种想法感到高兴，有时又令他恐惧。

他写字的纸是从电话本上撕下来的封面。纸的一半记着日记，一半列着清单。他发现自己对列清单有着极大的爱好，有时也想自己的

前世可能是名会计。在他思绪不清的时候，列一个单子通常能帮助打开思路。他又撕了一页，漫不经心地撕着边边角角。

对他来说，似乎人们所需的一切便是沉寂在东博尔德的发电厂，就如同灰土中的珍珠一样要人挖掘出来。聚集在博尔德的人们普遍存在着一种悲观的情绪，只是这种情绪没有表面化——天一黑，人们就如同一群吓坏的孩子蜷缩在房子里，这里简直就像一座鬼城，人们都感觉在这里只是一种权宜之计。有一个名叫英彭宁的伙计，曾在IBM 公司设在博尔德的工厂里工作，他似乎在有意制造不安，他四处对人讲在 1984 年的时候，9 月 14 日下了一场大雪，到了 11 月就冷得恨不得能冻掉母猴的奶子。通常尼克遇到这种情况总是迅速打断他，如果是在军队，他可以把他就地正法，但这并不符合逻辑，重要的是要有电，如果人们一按电纽，电灯就亮了，炉子就能吹出热风来，那英彭宁的话就真的都是废话，可如果第一阵寒冷的空气到来之时，电还不能发出来，那人们就只有溜之大吉了。一切什么会议啊，代表啦，通过方案啦都是扯淡的事了。

在拉尔夫看来，发电厂那边并没有什么错。电厂的员工已关闭了一些机器，其他机器也自己停了下来。三台中的两台已经烧坏了。拉尔夫说需要更换一些线圈，这项工作由他，布拉德·基切纳和其他十几个人干就足够了。但更重的活是把烧黑的铜丝从涡轮机组上拆下来，然后一米一米地再安上新铜丝。在德里佛的供需仓库里放着足够的铜丝，前几天拉尔夫和布拉德已经亲自检查过了，只要有足够的人，到劳动节前就能让电灯亮起来。

“也让他妈的这些人看一看。”布拉德说道。

法律和秩序是另外让他发愁的事情。也不知斯图·雷德曼收到那份特别包裹没有？他不想得到那个位置，但他想应该劝说斯图去争取，如果不成功，可以让斯图的朋友格兰作为候选人。真正使他难受的是那份记忆还时常鲜明地出现在眼前，刺痛他的心，那时他是硕尤的监牢看守，文斯和比利要死了，迈克·奇尔德雷斯晚餐时又蹦又跳，嘶哑而绝望地叫着：“绝食，我要他妈的绝食。”

一想到也许需要法庭和监狱，他就感到心痛，也许还得有行刑人。天啊，他们都是阿巴盖尔妈妈的子民，不是黑衣人的子民。但他猜想黑衣人不会为法庭和监狱而愁，他的惩罚必是迅速而有力的。可以把死尸挂在电线杆上任由鸟儿来啄，他根本就不需要以监狱来威胁别人。

尼克希望那些摩擦都是很小的。已经发生了几起酗酒和违纪事件，一个小得不应去驾车的小孩，开着一台大型拖拉机在百老汇大街上横行直撞，吓坏了路人。最后撞到了一辆停着的面包车上，撞破了前额，以尼克看来，这样就放他走真是太便宜他了，人们可能是觉得他太年轻了，没有一个人想到自己有权力去制止他。

权威，组织。他把这两个词记在小本子上，又画了两个圈在上面。作为阿巴盖尔妈妈的子民并不能使人们能具有对弱点、愚昧和对坏人的免疫力，不管他们是否是上帝的信徒，他们都会犯错误。

权威，组织，他又在这两个词上划了一个圈，现在它们看起来像是个身受三重枷锁的犯人了。如果两者合二为一就好了——可他们又会发出多么令人遗憾的声音。

不久，拉尔夫走了进来:“明天会有更多的人来，后天又会有一伙，大约 30 人。”

“那么，不久我们就能有一个医生了，普通法是这样规定的。”

“太对了，我们要成为信奉上帝之城了。”

“我和今天这批人的首领谈过了，他叫拉里·安德伍德，一个厉害角色，鬼精鬼精的。”

尼克抬了抬眼皮，在空气中划了一个问号。

拉尔夫知道问号的含意，就是需要更多的情况。“他比你大六七岁，也许比雷德曼小八九岁。是属于那种你说过要小心的那种人，他问问题能问到点子上。”

“一个问题是谁在负责，”拉尔夫接着说，“然后将会有什么事，第二个问题是谁来做。”

尼克点点头，确实是问到点子上了。但他就是关键的人吗？他也

可能不是。

“我明天倒要会会他。”

“应该的，他还行。”拉尔夫挪了挪脚，“在引见他们之前，我和妈妈谈了谈，也正如你所希望的。”

“她说我们应该走在前面，行动起来，她说人越来越多，得有人能负起管理职责，能告诉他们该往何处去。”

尼克靠在椅背上微微笑了笑：“我当然知道她会那么想，明天我和斯图与格兰谈，你把海报印了吗？”

“噢，他妈的，你不说我倒给忘了，今天干了一下午。”他拿出一张样品给尼克看，样品还散发着强烈的油墨味。海报比较大也比较引人注目，是拉尔夫自己编的词。

群众大会

提名并选举代表委员会

1990 年上午 8 点 30 分

地点：坎永大道公园

大会之后将提供茶点

再下面是为新来的人及没有熟悉地形的人准备的街道简图，再下面清楚地印着一些名字，也就是他与斯图、格兰在今天早些时候讨论过的名单。

特别委员会

尼克·安德罗斯

格兰·贝特曼

拉尔夫·布伦特纳

理查德·埃利斯

法兰妮·戈德史密斯

斯图尔特·雷德曼

苏珊·斯特恩

尼克指着写着茶点的那一行，又挑了挑眉毛。

“对了，法兰妮过来时说如果我们能提供些东西，人们会比较容

易相处，她和她朋友帕蒂·克罗格会解决的。”

“但这里有一个问题，”拉尔夫变得严肃起来，“那就是你们这帮小子把我放进委员会，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祝贺你，祝贺你做了所有困难工作，当然了，我不会介意的，我干了一辈子难事。但委员会是应该要有主意的人，我可不太有主意。”

尼克在他的小本子上迅速画了一张图，背景是一座无线电发射塔，几朵电火花从顶上传下来。

“那就不太一样了。”拉尔夫灿烂地笑了。

“你行的，要相信自己。”尼克写道。

“你这么说，我就试一试，我始终觉得你应和安德伍德保持距离。”

尼克摇了摇头，又拍拍拉尔夫的肩头，拉尔夫道声晚安就上楼去了。尼克久久盯着这份海报陷入沉思。如果斯图和格兰看到了副本，他们肯定拿到了——而他们又知道他是单方面反对把劳德列入特别委员会名单。他不知道他们是如何看待的。但他们到现在仍未出现，这不能不说是个好迹象。他们可能想让他单枪匹马地干：如果不得不这样，他会干的，为了把哈罗德排除在最高层外，如果必须的话，他会把拉尔夫交给他们。拉尔夫并不真正想得到那个位置。尽管他具有天生的智慧和周到考虑问题的能力。呆在常务委员会中他会很合适的，他已感到斯图和格兰把亲信都安插到委员会中了。如果他尼克想要排除劳德，他们就不得不跟着办，要顺利进行领导层改变，就不能在他们中间传出反对的声音。就如同孩子问，妈，那人是怎么把兔子从帽子里面变出来的？儿子，我也不太清楚，可能是用小饼或胡萝卜这些东西把它引出来的吧。这种东西通常是很有效的。

他又取出在拉尔夫进来时放起来的那张纸，看着用三个圈圈起来的那两个词，权威，组织。他突然又在下面的空间填了一个词。刚刚有一点儿地方。他读道：权威，组织，政治。

但他不会把劳德踢出局，因为他感到斯图和格兰·贝特曼正在试图抢他脚底下的球，他确实感到有点不满。如果他没有不满那倒是

怪事了。毕竟是他，阿巴盖尔妈妈，拉尔夫创立了这个博尔德自由之邦，现在有成千的人，而路上有更多的人还在向这里赶。他用笔敲着这几个词，越看这几个词就越感到时间的紧迫。回想当初我，妈妈，汤姆及我们这伙里其他的人来这里的时候，博尔德有的只是从国家公园里跑出来的野猫和鹿，它们甚至跑到泰伯梅萨的超级市场里面。看它们怎么出来吧，简直像是疯子一样，把东西撞得满地都是。

当然了，我们到这里也只有短短的一个月，可我们是最早来的。所以我有些呕气，可并不是呕气才排斥哈罗德的。我是因为不信任他，他总是微笑，可又是皮笑肉不笑的那种。

因为法兰妮，他和斯图之间有些小过节，三个人都说事情过去了，可从法兰妮看他的眼神里可以看出事情远远没有结束。

尼克摇了摇头，这还不是全部。不只一次他曾想哈罗德·劳德是不是一个疯子。

他那咧开嘴的样子真让人难受，就好像晚上没有睡觉一样，我不会同这样的人说任何秘密的事情。

不能要劳德。人们必须接受这种现实。

尼克合上他的电话本，放在抽屉的最底层，然后站起来脱衣服。他实在是太脏了，应该冲个澡。

经过这次超级流感，这个勇敢的新世界呈现在人们面前，对他来说，这个世界倒也并不是特别的勇敢，就如同有人在玩具箱子里面放了一颗炸弹，砰地一声，玩具被炸得满屋子都是。有些东西可以修复，但所有的东西都散落着，有些东西仍然很热，还不能拿起，但一旦它们凉下来就好了。

同样还有些分类的工作。不能用的东西就要扔掉，把能修的东西放在一起，清点一下那些还能用的，然后找一个新的玩具箱，把东西装进去。要一个好的，结实的箱子。把这些东西分开的方法固然很具吸引力，但却不易实现，把东西集在一起也是困难的。分类，修理，清点，当然也包括把不好的东西扔掉。

除非——你从来都能把不好的东西扔掉吗?

尼克光着身子，挟着衣服，洗了半截就停了下来。

夜晚是如此之静——但并不是所有的夜晚都静而和谐，为什么他的身体突然冒起了鸡皮疙瘩?

因为他突然感到自由之邦委员会负责拾起来的并不是玩具。他突然感到他是加入了一个缝合人类精神的行业里——有他，雷德曼，阿巴盖尔妈妈，贝特曼甚至还有拉尔夫，他用他的电台和宣传设备把自由之邦的信号播过广阔的死气沉沉的大陆。他们每个人都有一根针，要全力做一条温暖的毯子，驱走冬天的寒意——或许是经过短暂的停顿之后，他们开始了为人类建造遮掩场所的工程，一切从头开始。

做完爱之后，斯图沉入梦乡，最近他太缺乏睡眠了。昨天晚上他和格兰·贝特曼整个晚上都在喝酒，盘算着未来。法兰妮披上睡袍，走到外面的阳台上。

他们住的楼房处在市区，是珍珠大街和百老汇街的拐角处。他们的公寓在三楼，她可以看到下面的十字路口，东西向的珍珠大街大街和南北向的百老汇街。她喜欢这里，就如同是住在装指北针的盒子里面。今天的夜晚温暖而无风，如黑色岩石的天空上镶嵌着以百万计的星星，在他们微弱的寒光中，她能见到启明星从西方升起。

她的手划过脖颈一直到大腿。她穿的罩衣是丝质的，而且里面没有穿内衣。她的手轻轻划过乳房，然后并不是直接到私处，她的手停留在微微隆起的肚子上，直到两个星期前她才宣布了这一消息。

她已经开始显露出来，只是不明显而已，但斯图今天晚上还评论了一下。他的问题很随意，甚至有些玩笑的意味:“要多长时间不让我做这事，会不会挤着他？”

“也许是个丫头，4 个月怎么样，酋长？”

“好吧,”说着，他就贪婪地进入到她的身体内。

这之前的谈话就显得严肃多了，刚到博尔德的时候，斯图告诉她，他与格兰讨论过孩子的问题。格兰很谨慎地提出：超级流感的病

菌或病毒可能就在周围，如果是这样，孩子可能会死掉。有一个不确定的想法（她想到，你总可以从格兰·贝特曼那里得到一两个不确定的想法）是否可以肯定，如果妈妈是免疫的，那孩子……

已经有好多人的孩子都丧生于瘟疫了。

但这就意味着……

意味着什么?

这可能意味着一件事，所有在这里的人对于整个人类来说是劫后余生，是简短的结局，她不想也不相信这一点。但如果这是真的呢?

有一个人正沿着大街走，转到人行道上，穿过一辆垃圾车与餐馆墙壁的夹道。他的肩头搭着一件浅色的夹克，一只手里拿着一个像是酒瓶又像是长管枪的东西，另一只手拿着一页纸，从他一边走一边查看街道门牌号的样子看，可能是写着地址。最后他在他们的楼前停了下来，盯着门好像是在下什么决心似的。法兰妮觉得他很像旧时电视剧中的私人侦探。她就在他顶上不到 20 尺的地方，好像自己也成了剧情的一部分。如果喊他，可能会吓着他，如果不喊他，他也许会敲门而惊动了斯图尔特。万一他手里有一把枪那该怎么办呢?

他突然仰起了脖子，也许是想看看楼上有没有亮着的灯。法兰妮还在向下看，两个人一下子对视起来。

“天，”那人叫了一声，不由自主地向后退了一步，正好掉到路边的沟里，一下子跌坐在地上。

在阳台上的法兰妮嗯了一声，同时也退了一步，正好碰到身后的花盆上，花盆不倒翁似地晃了两下，然后碰到阳台的护栏上裂开了。

卧室斯图呢喃了一声，翻个身又不动了。

法兰妮忍不住格格笑起来，她赶紧用手捂住，可笑仍是止不住。她这样强忍着，肚子都疼起来了。

一句嘲弄的话从底下传了上来，“喂，阳台上的那个小妞。”

“小妞，”法兰妮小声自语道，“小妞，真有意思。”

她想自己一定要在像驴子那样叫出声之前赶出去，否则她就再也止不住了。她轻手轻脚地穿过昏暗的卧室，靠着浴室的墙快步向前

走，紧绷着，生怕笑出声来，就像戴了一幅面具，冲到楼梯口又冲下一段楼梯，她终于笑了出来。

那个男人，她现在所见的这个人从地上站了起来，拍拍身上的土。他身材削瘦，但却很结实，脸上长满了半黄半红的胡须，眼睛下面显出黑圈，正露出一副苦笑。

“你刚才碰到什么了，听起来像是一架钢琴。”

“是花盆，它……”她又说不下去了，格格地笑起来。她只好用手指指他，摆了一下，然后捂住发疼的肚子，眼泪止不住从脸上落下。“你真好笑……哈哈……我……一样东西……你……”

“如果是在过去，”他咧了咧嘴，“我就要控告你，尊敬的法官大人，这个女人朝我看，还向我做鬼脸，我要求赔偿。可怜的孩子，我支持你的起诉，现在休庭 10 分钟。”

他们一起笑起来，年轻男人穿着一条褪色的干净牛仔裤，深蓝色衬衣。夏日的晚上和暖、舒服，现在法兰妮很庆幸自己能溜出来了。

“你不会就是法兰妮·戈德史密斯吧？”

“正是在下，可我不认识你啊。”

“拉里·安德伍德，我今天才到，实际上我是在找一个叫哈罗德·劳德的人，有人告诉我他住在珍珠大街 261 号，与斯图·雷德曼及戈德史密斯住在一起。”

说话时，她已止住了笑：“我们刚到博尔德时，哈罗德是住在这里，但他已经搬了出去一段时间了。他现在在阿拉帕赫，在城西边。如果你想要，我给你地址。告诉你怎么走。”

“太感谢了，不过我还是等到明天再去，我可不能再这么冒失了。”

“你认识哈罗德？”

“认识他也不认识他，就如同跟你一样，尽管，坦率地讲，你与我的想象不太一样，在我的印象中，你应该是弗兰克·弗拉塞塔笔下的那种金发碧眼，屁股两边各挂一支 0.45 口径手枪的女人。不过，还是很高兴认识你。”说着，他伸出手与法兰妮粗犷地握了一下。

“可我一点也不清楚你在讲什么。”

“在路边坐一下，让我来对你说。”

一阵风在街上吹过，有些碎纸片浮在空中。

“我给哈罗德·劳德带来一些人，想着能给他一个惊喜，所以如果你在我之前见到他的话，一个字也不要提这事。”

“好吧,”法兰妮觉得更加神秘了。

他拿出那把长筒枪，其实那根本不是枪，而是一只长颈酒瓶。在星光下她依稀辨出几个大字——上面是波尔多，下面是日期：1947。

“本世纪最好的波尔多葡萄酒。”他说道，“至少是一个老朋友曾经说过，他叫鲁迪，愿主让他安息吧。”

“但是 1947 年……也就是 43 年前，难道它就不过期吗？”

“鲁迪曾说过好的波尔多酒从不过期，另外，我是不辞辛苦从俄亥俄州带来的，如果它是坏酒，也是经过好一番跋涉的坏酒。”

“是给哈罗德的吗？”

“还有几枚这个。”说着，他从口袋里拿出一样东西递给她，她不用看得很清楚就知道这是什么：是巧克力棒棒糖糖，哈罗德最爱吃的，“你怎么知道的？”

“说来话长。”

“告诉我吧。”

“好吧，从前有一个叫拉里·安德伍德的小伙子，从加利福尼亚到纽约去看他亲爱的老妈，那不是唯一的理由，还有一个不太让人高兴的理由，我们还是就当他是孝子吧。”

“好的！”法兰妮表示同意。

“记住这一点，西方的咒语，或是称之为五角大楼的屁眼给这个国家带来的这场大瘟疫，还没等人说：‘上尉之旅来了’，纽约人就快死光了，这也包括拉里的老娘。”

“很遗憾，我爸爸，妈妈也死了。”

“对，每个人的爸爸，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相互寄慰问卡的话，这世界上恐怕就没有别的了。但拉里还是很幸运的，他和一位叫丽塔

的女人一同逃出了纽约，而这个女人却没有完全躲过这场祸，而拉里也帮不了她。”

“没有人能有办法。”

“但有些人要比别人发作的快。不管怎样，拉里和丽塔朝缅因的海岸走去，一直到蒙大拿，那女人吃了安眠药。”

“噢，那太可怕了。”

“希望没有让你感到有什么不舒服，但所有这些在我内心中存在了很长时间了，它确是对关于哈罗德的故事的铺垫，还好吗？”

“‘好的。”

“多谢，直到今天停下来，见到那个老妇人，我一直在寻找一位友好的人能听我陈述。刚才我还想这个人应该是哈罗德。无论如何，拉里还是继续朝前走，因为除此之外，恐怕也无处可去。从那时起，他就噩梦不断。因为他是自己一个人，他也无从知道别的人的情况。最终他来到一个海滨小镇韦尔斯，在那里他遇到一个名叫纳迪娜·克罗斯的女人和一个奇怪的男孩子，他的名字叫利奥·罗克威。”

“韦尔斯!”她惊奇地轻声说道。

“三个人投了一枚硬币，因为背面朝上，他们就朝南走，最终他们到达……”

“奥甘奎特!”法兰妮高兴地说道。

“正是如此，在那个谷仓上写着大字，也就是在那里，我首次结识了哈罗德·劳德和法兰妮·戈德史密斯。”

“哈罗德的记号！噢，拉里，他会很高兴的。”

“我按照谷仓上的记号到达斯托文顿，按着在斯托文顿的指示到达内布拉斯加州，最后按阿巴盖尔妈妈房子上的标记来到博尔德，我们在路上遇到一些人，其中一个叫露西·斯旺的女孩，她成了我的女人。希望你有机会见见她，你会喜欢她的。”

“到那时起，就开始发生拉里不愿意的情况，他们 4 个人变成了 6 个人，在纽约州就吸收了 4 个，等到我们在阿巴盖尔妈妈的房门上看到哈罗德的标记时，我们已经是 16 个人了。我们正要离开，又带上

了 3 个人。拉里统领着这群勇敢的人，没有经过选举之类的东西，事情就是这样。而实际上他并不愿担起这份责任，这是一份拖累，夜里不能很好地睡觉。他开始了激烈的思想斗争，思想斗争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这要涉及到人的自尊问题。我，他总是担心把事情搞糟糕，某一天早晨起来，如果发现有个人死在睡袋就像丽塔在佛蒙特那样，人们就会指着我的鼻子说，这是你的错，你也不想想把事情办好，都是你的错。那情况我实在不愿意说，甚至对法官也是如此。”

“谁是法官？”

“法官查理斯，从皮奥里亚来的老头。我猜他过去，也许是 50 年代当过巡回法官之类的，但流感来的时候他已经退休很久了。但人还是很厉害的。他看你的时候，就好像长着一双 X 光的眼睛，毕竟，对我来说哈罗德是重要的，我的人越多，他就越重要。”

他呵呵地笑了笑，又接着说道:“在谷仓的标记中，也就是那最后一行，我读到了你的名字，那行是那么的低，我猜想他写的时候肯定是撅着屁股的。”

“是的，当时我正睡着，我倒不该让他写。”

“从那里，我就开始对他有印象了，我在奥甘奎特谷仓的柱子上看到一张糖纸，还有留下的标记。”

“什么标记？”

她感觉在黑暗中拉里还在研究着她，她把衣服拉紧——这倒不是保护性的动作，因为她并没有感觉到来自这个男人的威胁——只是感到有点紧张。

“只是他的名字简写——HEL，如果只是到此为止，我们就不来这里了，只是又在韦尔斯的摩托车专营店里……”

“我们去过那里。”

“我知道你们去过，我看到缺了两三辆车，印象更深的是哈罗德从地下油箱里采到了汽油，你一定帮了他吧，我他妈的差点为此掉了手指头。”

“我并没有帮他，当时他去打猎去了，最后他找到了一种他称为

采油机的东西。”

“可是他一个人竟然能干那么多的事情，好啊，哈罗德。”拉里说话都带了羡慕的神情，她以前从来没有听到过这么多，与哈罗德这个名字有关的事情。他对哈罗德的看法吸引着她，让她着迷。难道在他们离开佛蒙特向内布拉斯加州进发时，斯图不也是这样领着他们前进的吗？可她的印象并不深了，那时他们都充满了梦想，拉里使她想起了她已经忘记了的，那些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哈罗德冒生命危险在谷仓上做下标记，她当时认为这是多么愚蠢的行为，可它竟然有了好的效果。从地下油箱里取油，这样的事情在拉里眼里是多么了不起的事情，但哈罗德只是把它当作一件应当做的事情而已，为此，法兰妮更加感到内疚了，她过去仅仅把他当成一个——哈罗德在最近的6个星期内干了这么多的事情，如果自己不是深深地陷入与斯图的爱情之中，就用不着由这个陌生人来指出关于哈罗德的这些最简单的事实了，让她更不舒服的是自己还伤害了哈罗德的感情。

拉里又道：“所以在斯托文顿就有了另一个清晰的标记，完全由道路号码组成，对吧？在邻近的草地上，粘着一张巧克力棒棒糖纸，我感觉我们不是跟踪着折断的木棍和压倒的草前进，而是按照哈罗德的巧克力棒棒糖的痕迹前进的。对了，我们没有完全按照你们的路线走，在印第安纳的加里，我们折向北，那里正燃着冲天大火，看起来那个城把所有油罐都炸了。不管怎么样，我们在绕道时带上了法官，到赫明福德的院子我们停了下来。我们知道那时她已经离开了，你知道那些梦吗？但我们就是想看一看那地方，看一看玉米地……以及轮胎做的秋千，你知道我是什么意思吗？”

“在路上的时时刻刻我都感到自己要崩溃了，想着要有什么事情发生，会被骑摩托的团伙攻击什么的，或是水用光了，我也不知会发生什么。”

以前我妈妈有一本书，好像是从她奶奶那里传下来的，书名叫《主的历程》，里面讲的都是些关于有毛病的人的恐怖故事，大多是些精神病人。那个写书的人说要解决这些问题，你要做的就是问他：基

督会怎么做？就能立刻解决问题。你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这是一个禅的问题，并不真是一个问题，只是一种清除杂念的方法，就像是凝神静气盯着鼻子尖。

法兰妮笑了，妈妈也能讲出这样一番话来。

“所以当我要解决问题时，露西……我跟你说过的，我的女朋友，就会对我说：‘快，拉里，快问那个问题’。”

“基督会怎么做？”法兰妮说着，感到很兴奋。

“不，是哈罗德怎么做？”拉里一本正经地说道，法兰妮一下子怔住了，她不禁想要看看拉里和哈罗德的正式会面的情形，到底他会有何反应。

“有一天晚上，我们在一家农庄里露营，几乎就要断水了。那地方就有一口井，可我们没法把水打上来，很自然，因为没有电，水泵不能用。乔……是利奥，那孩子真名叫利奥，利奥不停地走来走去，嘴里还念念有词，把我都快气疯了，我感到气往上撞，下一次他再过来，我就该打他了。不是一个好人吧？竟然要对一个孩子下手，但人非圣贤，我已经花了好长时间来改我的脾气了。

“毕竟你把他们从缅因一路领过来。”法兰妮说道，“我们当时也有一个人死了，当时他的阑尾发炎，斯图试着做手术，可没有用，总而言之，拉里，你已经做得相当不错了。”

“是哈罗德和我做得好，”他纠正道，“不管怎么说，露西说，快，拉里，快问那个问题。我就那样做了。在那个地方有台风车，把水汲到谷仓。它运行良好，可还是没有水。我们打开风车底下的机箱，那里盛着所有的机件，我发现主驱动带从洞里掉了下来，我就把它装好，这下行了，你想要多少水就有多少水，又凉又甜，感谢哈罗德。”

“应该感谢你，哈罗德并没有在场，拉里。”

“他在我的脑海里，到这来时我给他准备了糖和酒。”他又上下打量了她一下，“我猜他可能是你男人。”

她摇了摇头，垂下头说道：“不，他……不是哈罗德。”

他很长时间没再说话，但她感觉到他不在看她，最终，他开口了：

“我有什么地方搞错了？哈罗德呢？”

她站起来：“我得进去了，高兴见到你，明天再过来吧，见见斯图，别忘了带上露西。”

“他到底怎么了？”

“噢，我也不知道。”突然间，她感到眼泪就要流下来了，“你让我感觉我对哈罗德很不好，我这是怎么了？难道我不能像爱斯图那样爱哈罗德就有错了吗？这难道是我的错吗？”

“当然不是，”拉里看起来有点后悔，“哎，我向你道歉，打扰你了，我得走了。”

“他变了！”法兰妮喊了出来，“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有时候想这可能会好些，但我搞不清楚，有时候我害怕。”

“害怕哈罗德吗？”

她没有回答，只是低头看脚，她感到自己说得多了。

“你能告诉我怎么才能找到哈罗德吗？”

“很容易，沿阿拉帕赫直接走，到一个公园，叫精巧公园，就是那儿了，公园在右边，哈罗德的小屋子在左边，穿过去就是了。”

“行了，谢谢，很荣幸见到你和打坏的花瓶。”

她很勉强地笑了笑，今天晚上她一点儿幽默感都找不到了。

拉里举了举瓶子，“如果在我之前见到哈罗德……保密，嗯？”

“当然了。”

“晚安，法兰妮。”

他又沿着来时的路往回走。看着他从视线中消失，法兰妮回到楼上，溜进被子靠着斯图躺下，斯图仍沉沉地睡着。

法兰妮把被单拉到下颌，脑海里又浮现出哈罗德的影子。她又怎么能告诉拉里，这个迷途中看起来这么可爱的人，哈罗德·劳德是个迷失了自己的孩子呢？难道她能说她在不久前的某一天，恰巧碰到这位聪明的哈罗德，充满活力的哈罗德，这个像基督一样做事的哈罗德会穿着浴衣坐在草地上哭鼻子。难道她能说这个以前胆小的哈罗德到了博尔德以后成了那种十足的政客，一个见谁都表示友好的人，一

个对着人总是皮笑肉不笑的怪物。

她许久还不能入睡，哈罗德深深地陷入了对她的单相思之中，而她却深深地爱着斯图·雷德曼。她每次见到的都是一副讨好模样的哈罗德，尽管他看起来掉了有10磅肉，并且也不过分打扮，我还是……

她突然感觉喉咙处呼吸不舒服，就用肘支着坐了起来。

有什么东西在她身体内动。

她的手轻轻地摸着肚子，显然这还有点太早，只是她的想象而已。她又慢慢躺下，心跳得很厉害，几乎就把斯图给弄醒了。他要真的醒了，她愿同他分享这一时刻，也许他们会有第二个孩子的。

这时又动了一下，轻轻的就像是空气，只有她知道，这是她的孩子，她的孩子已经活在世上了。

她默默自语："真棒。"她又躺好，什么拉里·安德伍德，哈罗德·劳德都忘在脑后，从她母亲生病以来的事都记不住了，她就静静地躺在那里听着体内的运动。她的孩子活了。

哈罗德坐在房子前草坪的椅子上，那是他自己搬出来的。看着天空，他想起了一首老的摇滚歌曲，他恨摇滚歌曲，但这一首他却记得很清楚：天空的千万颗星星让我意识到你是我唯一的爱，告诉我你爱我，告诉我你是我的，完全属于我……

天上的星星早就超过了1000颗，但却都不是爱人的星星。海面上方的银河系，星光灿烂，只不过都是恨的星星。哈罗德觉得自己有资格向它个许愿。我要许愿，我要许愿，今天晚上我要许个愿，让你们都落下来摔死。

他静静地头仰着坐着，一个完全的天文学家。他现在头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长，但不再蓬乱，不再有异味，他也戒掉了糖，由于工作辛苦，加上长时间的走路，他已经轻了好几磅，因此看起来已经相当不错了。在过去的几周里，他散步经过能反光的地方时也看一看自己，他感到很惊讶，似乎看到的并不是自己。

他在椅子里动了动，在他的膝头放着一个大本，用精致的仿皮材料作封面，每当他离开家时，他都要把它藏好，一旦被人发现，那他在博尔德的生活就完了，本子的封面上用金字写着：账本。这是自从看了法兰妮的日记后开始记的。在开始的60页里，文字记得满满的，没有段落，只是黑压压的一片。文字中充斥着仇恨，连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会有那么多的仇恨。

他为什么会恨?

他坐直了，就好像这个问题是来自外面。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也许只有几个人能回答。爱因斯坦不是说过世界上只有6个人能理解 $E=MC^2$ 的应用吗？那他头脑里的公式呢？哈罗德的相对论呢？他能写出两倍的仇恨的文字，他自己已经变了，失去了本性，他也许会强奸自己，他迷失了自己，不知人类的主流在何处。

他不久得离开博尔德。一个月，两个月或者更长，等他调整好了，他就向西进发。等到了那里，他会破口大骂这个地方。他会告诉他们这里的公众会议是怎么一回事，更重要的是他将宣讲私下会议的情况。他将肯定进入那里的委员会，受到欢迎，受到领导的奖赏，他将受到重用，发光闪亮。他和弗拉格将把这个居住地像毁灭一座蚁山一样除掉。但他要先把雷德曼摆平，这个对他撒谎，偷走他的女人的混蛋。

对，哈罗德，但你为什么会恨?

不，这没有一个满意的答案，只有一种，那就是恨本身。这能算得上一个问题吗？他认为不能算，就像你问一个女人她为什么要生孩子一样。曾经有一次，也就是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他已经放弃仇恨。那是在他看完了法兰妮的日记之后，那时他才知道法兰妮已心仪斯图·雷德曼。这就如同一盆凉水突然倒在他的头上，就像是一只蛞蝓一样，它不是张开，而是蜷成一团，他已经失去了质疑的力量。那一刻他意识到他必须接受这一事实，他也感到很恐怖，从那一时刻起，他就感觉自己要变成一个全新的人，一个经历了超级流感的脱胎的哈罗德·劳德。他比别人更加体会到了这个博尔德自由之邦是怎么样的。它不像其他的瘟疫前的美国城市，人们没有看透是因为大家都没

有脱离这个圈子。而他则不然。男人和女人住在一起但并不想结婚，整个小组的人住在一起，就像公社一样，没有什么打斗，人们似乎相处得很好，而且没有人对梦的根深蒂固的神学解释提出质疑，也包括瘟疫是怎么一回事。博尔德只是一个复制的社会，并不能感觉到原始的美。

哈罗德感觉到了，并且他恨它。

在山那边的远处是另一类生物，是从黑暗的肿瘤上切下来的。从旧政治的死尸上取下的单一细胞，是侵蚀了旧的社会的癌细胞的再生。对社会来说，它意味着斗争，健康的组织去对抗肿瘤的入侵，但对每一个单一的细胞，就回到了那个旧的问题，又回到了伊甸园，你是吃了苹果还是没有动？在那，在西方，他们早已吃了无数的苹果饼，他们是伊甸园的杀手，黑暗的枪手。

至于他自己，当得知自己他要接受这一事实时，拒绝了新的机会。得到这个机会可能是断送了自己。他的每一根神经都表示反对。他断送了梦和欲望，并且问自己能否轻易忘掉它们。在这个新的自由之邦社会里他只能是哈罗德·劳德，而在那边他会成为一个王子。

那邪恶吸引着他。它是一个黑暗的狂欢，灭了灯的命运轮在黑暗中旋转，永不停止的街头表演围满了像他这样的渣滓，而在大帐篷里，狮子把观众给吃了。他听到的也是不协调的音乐。

他打开日记本，在星光下他用力地写下：

1990 年 8 月 12 日（凌晨）

据说人类的两大罪恶是骄傲与仇恨。是吗？我倒觉得它们是两大美德，要放弃骄傲和仇恨就是说你要为世界而改变。去拥抱它们，去表现它们是更为高尚的；也就是说世界必须为你而改变。我对此充满憧憬。

哈罗德·艾米·劳德

他合上本子走进屋里，把本子放到炉洞里，然后钻进浴室点亮灯以便能看到镜子进行笑的练习。他已经越来越擅长于此道了。

第 51 章

博尔德的各个角落贴满了拉尔夫宣布会议的海报，人们兴奋地谈论着，大多是关于 7 人特别委员会是好还是坏的问题。

天还没有黑阿巴盖尔妈妈就上床睡觉了，她感到疲惫不堪。这一天接连不断地有人来访，询问她的态度，她按自己所想应允了大部分的决议，因为她觉得委员会还不错，人们都迫切地想知道若是在大会上组成一个长期委员会，她是否会任职，她回复说这是件太累人的差事，但她在人们需要她帮助的时候，一定会给予由选举的代表组成的委员会以一切尽可能的帮助。她一遍遍地担保说，任何拒绝她帮助的长期委员会结果都会是一团糟。阿巴盖尔妈妈休息了，很疲惫，但心满意足。

那晚，尼克·安德罗斯亦是如此，在短短的一天里，凭着一张由手摇油印机造出来的海报，自由之邦一支由难民组成的涣散队伍转变成颇具潜质的选民。他们喜欢这海报，在长期的自由落体的感觉之后它给了他们一种脚踏实地的感觉。

那天下午，拉尔夫驱车来到发电厂。拉尔夫和斯图决定后天在斯图和法兰妮那里开一个预备会议。这可以给全体委员会成员再多两天时间去听取众人的意见。

尼克微笑着，托着他那两只无用的耳朵。

“唇读更好，”斯图说道，“你知道，尼克，我开始考虑用那些棕色摩托，我们一定能做成点事。那个布拉德·基切纳是个工作勤恳的家伙，我们若有十个像他那样的人，到 9 月 1 日我们就能使这整个城市很好地运转了。”

尼克做了一个 OK 的手势表示同意，他们一起走进了房子里。

那天下午，拉里·安德伍德和利奥·罗克威沿路向西走，直到哈罗德的房子。拉里还背着那只陪伴他走遍全国的帆布包，但现在里面只装着一瓶酒和半打巧克力棒棒糖纸了。

露西和其他6个人带着两辆破卡车出去了，他们开始清理博尔德的大街小巷，这里到处都是车子，问题是，他们全靠自己干活，而这项分散的工程需要依靠其他人的响应与参与。

拉里寻思着，眼睛看到一张标题为“群众大会”的海报，这张海报被贴在电线杆上，也许这是问题的答案。这里的人们想干活，他们需要有人来协调和组织，告诉他们应做什么，他想，他们大部分人都想洗去初夏时这里发生的一切，就像用板擦擦掉黑板上的脏话。拉里想也许在全美国这无法办到，但若是天气许可，飘雪之前在博尔德应该可以办到。

瞥见玻璃反射的亮光，他转身去看，利奥飞快地拾起一块石头扔了过去，正穿过一辆旧福特车的后车窗。

“别这样，乔。”

“我是利奥。”

“利奥。”他纠正道。

“别这样。”

“为什么？”利奥得意地说，好一阵子拉里也想不出一个满意的答案。

“因为那发出的声音很刺耳。”他最后只有这样说了。

他们继续向前走。拉里把双手插在口袋里，利奥也把双手放在口袋里。拉里踢了一脚空的易拉罐，利奥斜着向前去踢一块小石子。拉里开始吹一支曲子，利奥便打着口哨伴奏。拉里搓了一把孩子的头发。利奥用奇怪的眼神看着他。拉里想着：天啊！我喜欢上这家伙了，已经有点爱不释手了。

他们来到法兰妮提起的那个公园，对面是一幢嵌着白色百叶窗的绿房子。通向前门的水泥路上停着一辆装满砖头的手推车，前门旁边是一个废罐子，放着那种需要加水的自制灰泥混合剂。

旁边蹲着一个小伙，背对着街道，宽阔的肩膀，没穿上衣，身上晒得爆了皮，他一手拿着铲子，正在花床四周做一道弯形的矮墙。

拉里想起法兰妮说的话：他变了——我不知道他变成了什么样，为什么会变，甚至不知道这是不是最好不过的了——有时我真担心。

于是拉里走上前去，以他在穿越这个国家这段时间里计划好的方式说道："我猜，你就是哈罗德·劳德吧？"

哈罗德一惊，身子一颤了一下，转过身来，一手拿着砖块，一手半举着滴着灰泥浆的铲子，像是拿着件武器。拉里用余光瞥见利奥后退了一步。他的第一个念头非常确定，认为哈罗德根本没有看他。这与他想象的不一样。他的第二个念头与这铲子有关：他会不会让那滴着泥浆的家什落到我身上？哈罗德表情严肃，眼睛又窄又黑；头发呈波浪形贴在浸满汗的额头上；他双唇紧闭，有些苍白。

紧接着，哈罗德开怀大笑起来，而且是毫无恶意。如此突然而彻底的转变，以至于拉里事后都难以相信他曾见过一个紧张而严肃，毫无笑容的哈罗德，比起花床周围的墙来，那张脸更容易把自己同别人分开。

他的眼睛不再有那种恶意的眼神（那双眼睛绿幽幽的，这样一双明亮的眼睛怎么会看起来充满恶意，甚至是阴暗呢？）他把铲子尖朝下插入泥浆中，手在牛仔裤后的口袋上擦了擦，接着伸出来。拉里想到：天啊！他还是个孩子，比我还小。他若是已满 18 岁，我就吃掉他去年生日蛋糕上的蜡烛。

"我好像并不认识你。"哈罗德握手时笑着说道。他握手有力，拉里的手被握得上下摆动三四次，这令拉里想起他与乔治·布什的那次握手，那时，那个老人正竞选总统。那是他听从了他妈妈的建议，参加的一次政治集会。他妈妈常说，若是你看不起电影，就去动物园。若是你连参观动物园的钱都没有，就去看看政治家。

哈罗德的笑极具感染力，拉里也跟着笑起来。无论他是不是个孩子，不论这握手是否能称之为政治家的握手，他的笑给拉里留下深刻的印象，相信这笑是发自内心的。这么长时间以后，得到那些糖纸之

后，一个活生生的哈罗德终于站在面前。

“是的，你是不认识我，但我认识你。”

“是嘛!”哈罗德高声说道。他笑得更爽朗了。若是他笑得再灿烂些，拉里有趣地想，那他的嘴角会与颅骨后部都挨上了，那样的话，他头上的 2/3 都会震掉了。

“我跟随你从缅因穿过全国来到这里。”

“真的吗？你真的一直跟着我？”

“是真的。”他从肩上放下背包，“这儿有些东西给你。”他掏出一瓶波特尔酒，放在哈罗德的手里。

“天，你怎么有这东西。”哈罗德吃惊地看着瓶子，说道：“1947年？”

“一个好年头，还有这些。”

他把近半打巧克力棒棒糖放在哈罗德另一只手里。其中一块从指缝中溜出，滑落到草地上。哈罗德弯下腰把它捡起来，拉里又一次看到哈罗德起初的那种震惊。

接着哈罗德直起腰，笑着道：“怎么会知道？”

“我跟随你的足迹——你的糖纸。”

“我真该下地狱，进屋来，我们该好好谈谈，像我父亲说的那样，想要两杯可乐吗？”

“是的，你呢，利奥？”

“哎，利奥！来杯可乐吗？”

利奥咕哝着，拉里没有听到他在说什么。

“说话呀，”他有些生气，“上帝给了你嗓子是干什么用的？我在问你呢，想不想来杯可乐？”

利奥用小得难以听清的声音说：“我想去看看纳迪娜妈妈回来了没有。”

“什么话，我们刚到这里!”

“我想回去!”利奥抬起头答道。阳光在他的眼睛里强烈地闪烁着。拉里寻思着：天哪，这是怎么一回事，他快要哭了。

“请等一下。”拉里对哈罗德说道。

“好的，有时孩子会很害羞，我过去也是。”

拉里走到利奥那里，弯下腰，以便能够平视对方的眼睛。“怎么啦，好孩子？”

“我只想回家，”利奥避开他的注视，“我想要纳迪娜妈妈。”

“我想回去。”利奥匆匆看了一眼他。视线从拉里的肩上跳到哈罗德站着的草坪中央，然后又移到水泥地上，“求你了。”

“你不喜欢哈罗德？”

“我不知道……他挺好的……我只想回去。”

拉里叹了口气：“你能找到回去的路吗？”

“没问题。”

“好吧，但我真希望你能进来和我们喝杯可乐。我一直都期待着见见哈罗德，你知道的，是吗？”

“是的……呃……”

“我不想进去。”利奥低声说道，一时间他又勇敢起来了，眼神变得空洞而野蛮。

“好吧。”拉里匆匆说着，他站起身，“直接回去，我会去查房，看你是否按我说的去做了，别在路上逗留。”

“我知道了，”利奥突然冲动地轻声说：“为什么你不和我一起回去？就现在，我们一起走，好吗？拉里？行吗？”

“利奥，什么？”

“别介意。”还没等拉里说什么，利奥便匆匆跑了，拉里站在那看着他，直到看不到才折回身来，眉头紧锁。

“瞧，这没什么，”哈罗德说道，“孩子总是很淘气。”

“是呀，我想他有权力决定去留，有一点可以肯定，他已经经受了半天的折磨了。”

“我想是的，”哈罗德答道。就在这时，拉里心头升起一丝不信任，觉得哈罗德如此之快地对一个小男孩表示同情有些做作。

“好了，进屋来，知道吗。你是我的第一个伙伴，法兰妮和斯图常

出去，不能算数。”他淡淡一笑，有些忧伤。拉里突然间对这个小伙子生出一股同情——因为他自己确实没有什么两样，他形单影只，哈罗德也是如此，都是无凭无据对人妄下结论，这不公平。他应该抛开这该死的猜忌。

“我很高兴做你的伙伴。”

起居室虽小但很舒适。“等我腾出手来，我打算再弄些新家具，现代样式，铬黄色，真皮的，像广告上说的那样，什么他妈的预算，我拿到了王牌。”

拉里发自内心地笑起来。

“地窖里有些好酒，我去拿些来，我想不加糖块，如果你认为可以的话。我现在不吃甜食，想减肥。不过这次可以来点葡萄糖，这是个特殊情况。你一起跟我从缅因穿越全国，跟随着我的，不，是我们共同的记号。这确实值得一谈，告诉我是怎么一回事。好了，坐那把绿椅子，那是所有这些破烂中最好的了。”

在哈罗德说这些话的时候，拉里产生了最后一个疑惑的念头：哈罗德谈话时很像一个政治家——谈吐畅快，颇善言辞。

哈罗德去地窖了，拉里坐在绿椅子上。他听到一声门响，接着是哈罗德下楼时重重的脚步声。他四处望望。这算不上世界上最好的客厅之一，但若铺上长绒地毯，来些漂亮的现代家具，会相当不错的。屋里最有特色的是那石头砌成的壁炉和烟囱——精细而漂亮的手工活。但壁炉上有块石子松动了，像是掉下来后又被人随意地塞进去的。犹如拼板中掉出了一块，又像墙上挂歪的一幅画。

他站起身，把那块石子捡出来，哈罗德还在楼下找着。拉里正想把石子放回去，他突然看到炉膛下放着一本书，书皮上蒙着一层薄灰，但还没盖住那金色扉页上印着的书名：账本。

拉里觉得有些羞愧，似乎自己在有意察看，他把石子放回原处，这时哈罗德伴着脚步声上楼了。这次时间刚好，哈罗德拿着两瓶大肚子细瓶颈的酒进来时，拉里刚好回到椅子上。

“我花了几分钟把它们从楼下槽子里拿出来，沾了土。”

“看起来不错，瞧，我不能保证那波特尔酒没变质，我们两个要好好喝一次。”

“不冒险便无所得。”哈罗德笑着说。

哈罗德的笑令他感到浑身不舒服，拉里突然发现自己在想着那本“账本”——那是哈罗德的，还是属于这房子原来的主人呢？若是哈罗德的，那里面会写些什么呢？

他们打开酒瓶盖，令他们高兴的是酒还好好的，半小时后，他们都有些飘飘然了。哈罗德醉得更厉害。尽管如此，哈罗德还笑着，事实上笑得更开心了些。

拉里由于酒的原因而话多了起来，“那些海报，关于 18 号的那个会议，为什么你不参加那个委员会呢，哈罗德？我觉得像你这样的小伙子将是个理想的人选。”

哈罗德快乐地笑着，说，“我太年轻了，我想他们认为我没有足够的经验。”

“这真可恶，”哈罗德是毫无经验的吗？拉里想，那种笑，那种阴暗的怀疑表情，拉里弄不清楚。

“哎，谁知道将来会怎样？”哈罗德大笑着说，“凡人皆有得意日。”

在 5 点钟左右，拉里离开了，他与哈罗德友好地道别，哈罗德笑着和他握手，告诉他以后常来。但拉里有一种感觉，若是他再也不来的话，哈罗德是不会在乎的。

他沿着水泥路慢慢走到人行道上，回头招手告别，但哈罗德早已回屋里去了。门关着，屋子里一定很凉快，因为百叶窗拉着。在屋里一切看起来都挺好，站在外面突然感觉这只是博尔德的一所他曾进去过的房子，百叶窗和窗帘都拉上了，当然他想，博尔德有许多窗子都关着的房子。那是死人的坟墓。当他们病了，他们就用帘子把自己和世界隔离开。他们会悄然死去，就像任何动物在濒临死亡时喜欢独自死去。活着的人——也许潜意识中认识到了死亡的事实，就会把窗子和窗帘拉上。

那葡萄酒起了作用，他感到在点头疼，觉得刚才打冷颤是酒的后

劲，是把好酒当成便宜的酒狂饮的结果。不，不是的，不仅仅是酒的原因，他一会儿垂头，一会抬头，总是想着乱七八糟的事情。

他的思想一片混乱，他突然间确信哈罗德正从百叶窗的夹缝中窥视他，双手紧紧握着，打开合上，像要扼杀人；那种笑容变成一缕仇恨——“凡人皆有得意日。”这时他想起在贝宁顿过的那一夜，他睡在木台上，醒的时候有一种恐怖的感觉，觉得有人在那里——紧接着听到靴子踩着灰的声音，向西走去。

停下来，不要再幻想了。

上帝，快让它停下来，但愿我从未想过死人，那些在合着的百叶窗和窗帘后的死人。像是呆在黑暗的隧道里，天，他们若是一起开始活动起来该会怎样。神圣的主啊。别让我再这样想了。

突然他想起小时候和妈妈去动物园的那次经历。他们去猴山，那种气味像是一记重拳，打在他的鼻子上，也击在那里面。他转身想逃，但被妈妈制止了。

呼吸正常，拉里，她说着，只需 5 分钟你就能完全不会注意到那气味了。

于是他就呆在那里，并不相信她的话，只是努力着不吐出来（尽管那时他只有 7 岁，但他最讨厌的事情就是呕吐）结果她说对了。当他低头看表的时候，那时已经过了半个小时，他不明白为什么那些女士会在进门的时候用手捂住鼻子，一副厌恶的表情。他把这告诉了他妈妈。艾丽斯·安德伍德大笑起来。

“噢，这味道仍不好闻，只是你对它已经适应了。”

“怎么会呢，妈咪？”

“我不知道，每个人都能这样，现在对自己说，我要再闻一闻这猴笼到底是什么味道。然后你就深呼吸。”

于是他照办了，那种怪味依然存在，甚至比他们刚进来时还要强烈，还要难闻。他吃进去的东西开始在胃里翻腾，他挣扎到门口，吸几口外面的新鲜空气，设法，但已不可能把那些东西压下去了。

这是一种感知力，他现在认为，她知道那是什么。尽管她不知道

它被称作什么，这想法还未成形，他就听到她妈妈在说，对自己说，“我想闻闻博尔德到底是什么味。”他闻了一下，像刚才一样，他闻到了，他闻到了关着的窗子和拉下的窗帘后面的味道，他闻到了有东西正在慢慢腐烂，甚至就在这地方，有些已经死光了。

他越走越快，近乎一路小跑，闻着夹着水果的强烈味道，他和其他所有的人，都停下来好奇地闻着，因为它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它渲染了人们的思想，你不会把窗帘都拉下来，就是做爱时也不会，因为那些死人躺在拉着的窗纱后面，而活着的人还想向外看这个世界。

那些吃下的东西都想向上涌，因为这是间他永远也摆脱不了的猴笼，就算是搬到无人居住的荒岛上，也是无济于事了。尽管他讨厌呕吐，他现在却快要吐出来了。

“拉里，你好吗？”

他吓了一跳，从嗓子里小声地叫了一声。那是利奥，坐在离哈罗德大约有三幢楼的地方的栏杆上。手里还拿着只乒乓球在路上拍着。

“你在这里干什么呢？”拉里的心跳慢慢恢复了正常。

“我想和你一起回家，”“但我不喜欢进那家伙的房子。”他有点胆怯地说。

“为什么不呢？”

“我不知道。”

“这对我很重要，因为我喜欢哈罗德——但又不喜欢他，我对他有一两种感情，你曾对人有过两种感情吗？”

“我对人只有一种感情。”

“那是什么呢？”

“是神圣，我们能回家看看纳迪娜妈妈和露西妈妈吗？”

“当然。”

他们继续沿着阿拉帕赫走了一会儿，互不言语，利奥仍旧在拍着乒乓球，然后再灵活地接住。

“抱歉让你等了这么久，我若知道你在这，我会早些赶来。”

“反正我有事可做，我在这家伙的草坪上发现了这个，乒乓球。”

“你觉得哈罗德为什么把帘子都放下来呢？”

“这样就没人能看到里面，这样他就可以做秘密的事情，就像死人一样不被发现。不是吗？”

他们继续向前走，在百老汇的街拐角，再向南拐，他们现在看到一些人影；女人们在橱窗前欣赏裙子；一个男人从别处取了一把斧子回来，另一个男人在一个体育用品商店破损的橱窗里挑选着钓具。拉里看见迪克·沃尔曼正离开他那伙人向别的方向骑车而去。他向拉里和利奥招了招手，他们也招手回敬。

“秘密的事情。”拉里若有所思地大声说，并不真正想让利奥再说什么。

“也许他正在向黑衣人祈祷，”利奥随口说道，拉里像是被带电的电线扫了一下似的抖了一下。但利奥并没有注意到。他还在拍着他的乒乓球，先在路上弹一下，然后当它反弹时再接住它……砰，啪！

“你真这么想？”拉里努力使自己显得自然些。

“我不知道。但他和我们不一样。他爱笑，但我觉得好像有虫子让他发笑，有像蛆那样的大白虫子在吸他的脑子。”

“乔……利奥，我的意思是……”

利奥的眼睛黑幽幽的，突然间明亮起来，他笑着说：“看，戴纳在那边，我喜欢她，哎，戴纳！”他喊叫着，招着手，“有口香糖吗？”

戴纳正在给一辆十速自行车的链条上油，她转过身来笑着，手伸到衬衫的口袋里，夹出五片出来。利奥笑着跑过去，头发飞扬着，一只手还攥着那球不放。拉里在后面注视着他，躲在哈罗德笑容后面的大白虫子——乔（不，是利奥）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如此事故，如此恐怖。这孩子处于一种半催眠的状态，有多少次当拉里目睹有人在路上停下来死去的时候他都在场，目光空洞，神情恍惚，但一会儿一切都又恢复正常了。一切都变了，人类感知的范围看起来向前迈出了一步。

这简直像地狱一样恐怖。

拉里挪动着向利奥和戴纳走去，他们正分享着口香糖。

那天下午斯图发现法兰妮在楼后的小庭院洗衣服。她把洗衣槽里注上水，倒了近半盒洗衣粉，用拖把棍搅了搅，直到满槽里都是泡沫。她不知道这样做对不对。但若是去阿巴盖尔妈妈那儿，显得如此无知，她会受到责备的。她把衣服浸到冰冷的水里，开始搓洗，像一串乱糟糟的西西里葡萄。她想道，这种两面搓洗的方法，绝好地保持了衣服的亮丽色彩，还不会损坏柔软的内衣，并且……

她转过身来，注视着她的男人，他正站在后院门口里侧，逗乐地看着她。法兰妮停下手里的活，有点上气不接下气。

“哈，哈，真有趣，你这个自以为是的家伙，站在这里多久了？”

“两分钟。但你管那叫什么？野鸭交配时的舞蹈？”

她显得很冷淡。“又裂了一道，今天晚上你睡沙发，或是在弗拉格斯塔夫街和你的朋友格兰呆在一起。”

“看，我不是这个意思……”

“这些也是你的衣服，斯图先生，也许你是个元老，但你也会不时地在衬裤上留下点儿什么。”

斯图这笑容慢慢展开，最后他忍不住大笑起来，“亲爱的，你也太粗俗了。”

“现在我觉得并不特别脆弱。”

“好了，休息一会儿，我需要和你谈谈。”

她很乐意，尽管进屋前她得冲冲脚。她的心突突地跳着，她很顺从，就像是一忠实的机器。被人不怀好意地滥用着。若是我的曾祖母，她也会这样做的，也许她把这看成是冒险补偿的一部分。

他低头看看脚和小腿，有些丧气，上面沾着一层灰色的肥皂沫，她厌恶地用水洗净。

“我妻子洗衣服的时候，”斯图说道，“她用一种——你管那叫什么来着？对，是搓板，我记得我妈妈有三个。”

“我知道那东西，”法兰妮生气地说，“我和琼转遍了博尔德也没有找出一个来，技术工人都罢工了。”

他又笑起来。

法兰妮把手放在身后，“你是不是想惹我生气，斯图尔特·雷德曼？”

“不，我在想到哪里去给你弄个搓板，如果琼想要，也给她一个。”

“到哪？”

“你先让我看看。”他的笑容消失了，他胳膊搂住她，把额头贴在她的额头，“你知道我很感谢你为我洗衣服，我想一个怀孕的女人比她的男人更清楚哪些事情该做，哪些事情不该做，法兰妮，为什么要让那些衣服惹你心烦呢？”

她迷惑地看着他，“为什么？好吧，那你穿什么？你想披着这些衣服走来走去吗？”

“法兰妮，商店里有的是衣服，我的尺寸很好买。”

“什么，把旧衣服扔掉，就因为它们脏了？”

他有些不安地耸了耸肩。

“不可能，”她说道，“那是老式做法，斯图，就像他们过去用来装你的计算机箱子和那些不回收的瓶子，用完就扔掉，不能再让那重新开始。”

他吻了她一下，“好吧，下一次洗衣服的时候，我来洗。听到了吗？”

“好的，”她怀疑地笑了笑，“你能坚持多久，直到我生孩子吗？”

“直到我们有了电，然后我给你搞一台你所见到的最大的最漂亮的洗衣机，我负责洗衣服。”

“我接受帮助。”她深深地吻了他一下。他有力的大手在她发间不停拨弄着，她感到一阵温暖在扩散（是热力，让我们不要不好意思，我觉得很热，他每次这样做的时候，我都浑身发热）先是在乳房上，慢慢扩散到小腹上。

“你最好快停下来，”她有些上气下接下气，“除非你不是只想谈谈。”

“也许我们可以以后再谈。”

“那些衣服……”

“多浸泡一会儿对洗掉那些渗到衣服里的泥灰会有好处。”她开始笑起来，他用吻封住她的口，当他把她举起又放下，把她领进屋的时候，她被肩上阳光的暖意打动了，她想知道，以前它也曾这样热吗？这样强吗？每一丝，每一缕的阳光都照在我的背——会是紫外线吗？还是海拔的原因？每个夏天都是如此吗？总是这样燥热？

接着他开始动起手来，就在楼梯上，脱光她的衣服，跟她做爱。

“不，你坐下，”他说道。

“但是……”

“我就是这个意思，法兰妮。”

“斯图，那些衣服会结冰的，我可放了半盒子汰渍在里面。”

“别担心。”

于是她便坐在房檐阴凉处的椅子上，他们下楼来的时候，他放那儿两把椅子。斯图脱了鞋袜，把裤腿卷过膝盖。他一步步走到槽前开始上下搓洗那些衣服。她禁不住笑起来。

斯图朝她看着说：“你想在椅子上过一夜吗？”

“不，斯图，”她带着严肃和忏悔说道。接着又笑起来，直笑得眼泪直流，胃那儿肌肉都疼了。她抑制住自己不再发笑，说道：“这是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你回来想谈点什么。”

“噢，对，”他正上下揉着衣服，弄得到处都是泡沫，法兰妮想：这看起来真有点像……噢，不要想，不然你会笑得流产的。

“我们今天晚上举行第一次特别委员会会议。”

“我准备了两箱啤酒，饼干，还有胡椒酱什么的……”

“我不是说这个，法兰妮，迪克·埃利斯今天来说，他不想参加委员会了。”

“是吗？”她感到有些惊讶，觉得迪克不是那种逃脱责任的人。

“他说他乐意效劳，只要我们有一个真正的医生，但现在不行，今天又来了 25 个，其中有一个腿生了坏疽。很显然是由于被生锈的铁

丝划破而化脓的。”

“噢，那太糟了。”

“迪克救了她——是他和同安德伍德一起来的高个护士一起干的。迪克说没有她，对，她的名字叫劳里·康斯特布尔，那个女人恐怕早就没命了。他们花了3个小时才把那女人的腿从膝盖处截了下来，都累坏了。另外，他们还有一个小病人，是个男孩子，总是阵阵地抽搐。迪克努力想弄清楚这是羊角疯还是由于某种颅压造成的，或许是糖尿病的结果。他们从人们的东西里找到好几箱变质的有毒食品。他说若是我们不尽快告诉人们如何挑选所需物品的话，一部分人会因此丧命。让我们看一下，我说到哪儿了？两条断了的胳膊，一个流感病例……”

“天啊，你是说流感！”

“放宽心，是普通的感冒，阿斯匹林可以退热，不发汗——而且它不会复发。脖子上也没有黑斑。但迪克拿不准该用哪类抗生素，他四处去找，迪克有些害怕这流感会扩散，而引起人们的恐慌。”

“那个流感病人是谁？”

“一个叫罗娜·赫维尔的女士，她同拉腊米一路来，迪克说病菌已引起化脓了。”

法兰妮点了点头。

“我们很幸运，那个劳里·康斯特布尔看来把迪克迷住了，尽管他的年龄是她的两倍。这也没有什么。”

“你赞成他们在一起吗？”

他笑着说：“不管怎么说，他48岁了，有轻微的心脏病，现在他觉得他什么都干了——他正学着做一名医生。”斯图有些忧郁地看着法兰妮，“我能理解劳里，为什么会爱上他。他是我们身边的英雄。他是个乡村医生，不怕治死病人，他知道每天还会有许多人来就诊，其中一些人已被胡乱地处理过了。”

“委员会还需人手。”

“是的。拉尔夫·布伦特纳觉得拉里·安德伍德那小伙子还行。

从你的话来看，他能帮上忙。”

“是的，我觉得他不错。今儿我碰到他妻子，露西·斯旺，她很甜，满脑子都是拉里。”

“我想每个好女人都是这样。但法兰妮，说实话，我不喜欢他逢人便讲他的生活经历。”

“我想这只是因为我从一开始和哈罗德在一起，哈罗德没法理解我和你在一起，而不是和他。”

“我想知道他是怎么想哈罗德的。”

“去问问他。”

“我会的。”

“你会请他参加委员会吗？”

“可能性很小。”他站起来，“我倒宁愿请那个被人称为法官的老家伙，但他太老了，有70岁。”

“你同他谈过哈罗德吗？”

“没有，但迪克和他谈过，尼克·安德罗斯是个机灵人，法兰妮。他使我和格兰都有了些变化。格兰有些不随和，但他不得不承认尼克的主意不错。法官对尼克说拉里正是我们寻找的那类人。他说拉里正在找活干，而且一定能找到许多不错的活计。”

“我想他是在极力推荐拉里。”

“是这样，”斯图说，“但在我请他来之前，我想弄清楚他怎么想哈罗德的。”

“有关哈罗德的情况？”她不停地问。

“也许问问与你有关的，法兰妮，你仍觉得对他负有责任？”

“是吗？我不知道。但想到他时，我觉得有些愧疚。”

“为什么？因为我插了一脚？法兰妮，你曾想要他吗？”

“不，不，上帝，不，”她几乎有些发抖了。

“我向他撒过一次谎，呃，实际上也算不上撒谎，那天我们三个碰到一起，那是7月4日。我想他可能感觉到了将要发生什么。我说我不想要你。那时我怎么会知道我是不是想要你？在小说里有一见钟

情，但现实生活中……”

他停下来，一丝笑容在脸上慢慢展开。

“你笑什么，斯图·雷德曼？”

“我只是想，在现实生活中，我花了至少……”他摸了摸下巴想了想，“噢，是4个小时弄清楚是不是想要你。”

她在他脸上吻了一下，“这很甜蜜。”

“不论怎样，这是真话，我想他仍记得我说的不想要你的话。”

“他从未用过难听的字眼说过你或其他别的人。”

“是没有，他总是笑，这我不喜欢。”

“你不会认为他在……设法报复吧？”

斯图笑着站起身，“不，哈罗德不会。格兰认为反对党会以聚集在哈罗德周围告终，这没什么，我只希望他不要插手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

“想想他多害怕，多孤单。”

“多妒嫉。”

“妒嫉？”她想了想，然后摇摇头，“我不这么想，我和他谈过，我想知道他不会感觉被抛弃，我想他期望能够参加特别委员会——这是尼克的所谓简单方案决定之一，我们都遵循这一原则，其实质是我们都不信任他。”

她说道：“在奥甘奎特，他是你们能想象到的最难以容忍的人，大多是缘于他的家庭状况，我猜想——对他们来说他像是从鸡窝里孵出来的——一场流感之后，他似乎变了。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他看起来是在努力做一个，呃……真正的男人。然后他一下子变了，总是爱笑。你没法和他交谈，他是在与自己……就像人们在宗教面前那样或是在诵读时……”

她突然停下来，眼中闪过一丝惊诧的表情，像是有些害怕。

“诵读什么？”

“一些能改变他们生活的东西，比如《资本论》之类的，或许只是在诠释情书。”

“你在说什么?”

“嗯?”她看了看他，像刚从白日梦中惊醒过来。她笑着说:“没什么，你不是要看拉里·安德伍德吗? ”

“当然……如果你没事的话。”

“我很好……去吧，斯图，会议7点开始，如果快的话，你还有时间回来先吃点晚饭。”

“好的。”

他走到把前院和后院分开的大门时，她在后面叫住他:“别忘了问问他对哈罗德怎么看? ”

“别担心，我不会忘的。”

“他回答时，看着他的眼睛，斯图。”

当斯图随意谈起对哈罗德的印象时(这时斯图还只字未提特别委员会有空缺的事)，拉里·安德伍德的眼神变得有些困惑，小心翼翼的。

“法兰妮告诉过你我对哈罗德有些偏执，是吧? ”

“是。”

拉里和斯图坐在一座小房子的客厅，外面的厨房里露西正在忙乎着做饭，放在拉里为她装配的烤架上的罐头正冒着热气。她边干活边哼着“夜总会的女人”这首歌，听起来她很快活。

斯图点了支烟，他一天吸烟不超过五六支，他可不愿意让迪克给他做肺癌手术。

“跟随哈罗德的那些时间里，我一直告诉自己他也许不是我想象的那样。他不是那样，但我还是想弄清楚他到底是怎样的，他像魔鬼一样快乐，是个好主人。他把我带去的葡萄酒打开，我们一起为健康干杯。我们度过了一段很愉快的时光，但是——”

“但是什么? ”

“我们从他身后走过去，我和利奥，他正在花园周围砌一道砖墙，他转过身——没听到我们的脚步声，一直到我开口说话，我猜想，一刹那，我心里想，天啊，这个家伙会杀了我。”

露西走到过道，问道:“斯图，坐下来一起吃饭吧，这儿很多。”

“不了，谢谢，露西，下次吧。”

“你来就是问问哈罗德的情况？”拉里问。

“不，我来是想问问你是否愿意在特别委员会任职，我们中的一个小伙子，迪克·埃利斯退出了。”

“这样啊？”拉里走到窗前，看着寂寥的街道，“我想做个隐士。”

“你自己拿主意，我们还需要人手，有人推荐你。”

“谁，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我问了一圈，法兰妮觉得你合适，尼克·安德罗斯与那个查理斯法官也说到了你。”

拉里看起来挺高兴，“法官推荐我，嗯，这太好了，你知道，你们应该要他，他人很聪明。”

“尼克也这么说，但他已经70岁了，我们的医疗设备还很落后。”

拉里转身看着斯图，含笑说:“这个委员会，不会像它看起来那样短命吧!”

斯图笑微微有些放松。他还是不太确定拉里这人怎么样，但很明显这家伙昨儿没在干草垛上睡着，“好了，让我们这么说，我们希望我们的委员会能经得起选举，成为一支完整的队伍。”

“完全同意,”他看着斯图，很友好，但很尖锐，“我能给你倒瓶啤酒吗？”

“我最好不喝，前两天和格兰·贝特曼多喝了些。法兰妮挺有耐心，但她的耐心也有限度。怎么样，拉里，参加吗？”

“我想……是的，我想不出这世上还有什么事能比这更让我快乐，请原谅，我说话太笨了。”

“我们今晚在我那有一个小会议，为18号的大会做准备，你来吗？”

“当然，我能带上露西吗？”

斯图摇了摇头，“不能对她透露，我们想暂时保密。”

拉里的笑容消失了，“我不喜欢搞特务活动，斯图，我最好开诚布

公地提出来，免得以后争吵。我认为 6 月所发生的一切就是因为太多的人都在保守秘密。那不是上帝的旨意，那是一场纯粹的人为的把戏。”

“这是件你不愿同妈妈谈起的事情。”斯图仍微笑着，“事情发生时，我跟你想的一样，但若这是战争时期，你仍会这么认为吗？”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我们梦见的那个人，我怀疑他是不是已经离开了。”

拉里一脸惊诧，在想着什么。

“格兰说他能理解为什么没人谈论那事，”斯图接着说，“尽管我们受到过警告。这儿的人们仍患着战斗疲劳症，他们觉得经受了地狱磨难才来到这里，他们想做的就是舔舔伤口，把死者埋葬，但若是阿巴盖尔妈妈在这里，那人就会在别处。”斯图把头扭向窗子，正面映着盛夏光晕中升起的弗拉蒂龙斯的美景，“这里的大部分人不会想到他，我打赌他在想我们。”

拉里望着通往厨房的过道，露西已出去和简·霍维顿聊天去了。

“你认为他跟在我们后面？”他小声说，“这是饭前的好想法，对胃口有好处。”

“拉里，我自己对任何事情都不能肯定。但阿巴盖尔妈妈说这不会结束，直到我们捉住他或者他捉住我们。”

“我希望她没有到处宣传，这些人会奔向倒霉的澳大利亚。”

“我想你没隐瞒什么。”

“是的，但这……”拉里停了下来，斯图和蔼地笑着，拉里也苦笑了一下，“好吧，按你说的办，我们商量一下，嘴巴要紧一点儿。”

“好，7 点见。”

“没问题。”

他们一起向门口走去，“再次感谢露西的邀请，我和法兰妮不久就来做客。”斯图说道。

斯图走到门口的时候，拉里叫住了他。

斯图转过身来，想知道是什么事情。

“那有一个男孩，从缅因和我们一起来的，叫利奥·罗克威，他有点问题。露西和我发现他和一个叫纳迪娜·克罗斯的人在一起，纳迪娜自己也有些不正常，你知道吗？”

斯图点点头，拉里和他的人进来前，有人在谈论阿巴盖尔妈妈和那女人间的一件小事。

“纳迪娜在我们遇到他们之前一直照顾利奥，利奥是那类能看透人的孩子。他是唯一有这本领的人。也许总有这样的人，但自从流感发生后，这样的事看起来多了些。利奥——他不愿到哈罗德房子里，也不愿呆在草坪上，这挺有趣，不是吗？”

“确实挺有意思。”

他们相互会意地看了一下，然后斯图回家去吃饭。法兰妮做饭时似乎全神贯注，很少开口。当她把最后一道菜放在装满热水的塑料桶里时，人们一个接一个地来了，来参加自由之邦特别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

斯图去拉里那里时，法兰妮匆匆地跑到楼上的卧室，在壁橱的拐角处有一个睡袋，她在穿越这个国家时，就把它挂在摩托车后面。她把自己的私人物品放在一个小牛仔包里，现在这些物品分散放置在她和斯图共有的这间公寓里，但有一小部分还没找到地方放，只得放在睡袋里面，其中有些瓶瓶罐罐，她父母死后，她得上了突发性皮疹，但现在控制住了——还有一盒迷你方便护垫，以免她感染（她听说怀孕的妇女有时会这样）。两盒便宜雪茄，一盒上写着：生男孩，另一盒上写着：生女孩！最后一件是她自己的日记。

她把日记抽出来，审视着，自从来到博尔德，她只记了八九次，每次篇幅都很短，几乎是能省就省。她想有些后悔。后四天里她根本就未打开日记，甚至怀疑那些日记会最终从她的头脑中全都溜走，尽管她尽力在一切就绪时能使它保持尽可能的完整。全为了这孩子。现在那些日记再一次占据了她的思想。

突然间日记在她手里有了份量，就是合上那硬皮本也会累得她

眉头冒汗。

她突然转身看过去，心跳得很厉害。有什么东西在动。

可能是一只老鼠在墙后作祟。不会有别的东西。有可能只是她的想象，她没有任何理由突然想到那个拿着衣架、穿着黑袍的人。她的宝宝非常安全。这只不过是一本书，没法判断是否有人读过，就是有办法，我们也不知道读它的人是否就是哈罗德·劳德。

她静静地打开这本书，开始一页页慢慢翻阅，刚刚过去的一幕幕在她眼前闪现。像业余爱好者拍下的黑白照片。思想的家庭影院。

（日记）今晚我们都在欣赏他们，哈罗德继续谈论着颜色、质地和弹性，斯图向我忧郁地挤了挤眼，我也向他挤了挤眼。

哈罗德当然会反对一般原则，见鬼吧，哈罗德，你还嫩了点！

——我看到他已准备好了一番哈罗德。劳德式的评论。（我的上帝，法兰妮，你为什么会这样说哈罗德？为什么呢？）

（日记）好了，你了解哈罗德……他爱吹牛……说话自负……是个不可靠的小男孩……

那是 7 月 12 日，她飞快地翻过那一页，匆匆忙忙地翻到最后。那些片段依然冒出头来，击打着她：（日记）无论如何，哈罗德看起来焕然一新了——今夜他的呼吸会赶跑一条龙——还有另一件事，看来像不祥之兆；他收藏受挫的经历，如同是个人的宝藏。

但为什么目的呢？是为满足他那隐藏的优越感和困扰吗？还是一种惩罚？

（日记）噢，他在列名单，并反复核查了两次——他想找出来——谁淘气，谁可爱……

接着是 8 月 1 日，两星期前，篇头从那一页下几行开始。（日记）昨晚没写日记，我太高兴了，我曾这么开心过吗？我想没有。我和斯图在一起，我们……

一页结束，她翻到下一页，那一页的最顶头的几个字是：做爱两次。但这并没有引起她的注意，直到她扫到这页的中间。除了一些女性本能的胡说八道之外，还有一样东西吸引了她的目光，惊得她目瞪

口呆。

那是一个黑黑的抹污了的指印。

她狂乱地想着：我整天都骑在摩托上，一有机会就会注意把自己洗干净，但这手怎么会这么脏？

她伸出手，一点也不奇怪它在剧烈地抖动着。她把大拇指放在污迹上，那污迹要比她的拇指大得多。

当然会是这样的，一点也不奇怪，她自言自语道，当你涂抹的时候，自然面积要大些，这就是原因，就是这么一回事……

但这拇指印并没有怎么涂抹，那一条条线和指纹还清晰可见。

这指纹上没有油污之类的东西，自欺欺人是毫无用处的。

是干了的巧克力渣。

巧克力棒棒糖，法兰妮难受地想，是裹着巧克力的巧克力棒棒糖。

刹那间她有些害怕回头——害怕哈罗德那张带着笑容的脸会浮现在眼前，就像《艾丽斯》里的那只猫在满脸堆笑。哈罗德的厚嘴唇在挪动着，他严肃地说：凡人皆有得意日，法兰妮，凡人皆有得意日。

但是就算哈罗德偷看了她的日记，也不一定意味着他在设计报复她和斯图，或是任何其他人？

但哈罗德已经全变了，内心的一个声音轻诉着。

"见鬼吧，他没变那么多！"她大声冲着空屋里喊着，起先被自己的声音吓了一跳，接着大哭起来，她走向楼梯开始准备晚饭。因为晚上有会议，他们得早点吃饭。但会议突然间显得不像以前那么重要了。

摘自特别委员会会议备忘录：

1990年8月13日

会议在斯图·雷德曼和法兰妮·戈德史密斯的公寓召开，全体委员会成员出席会议，他们是：斯图尔特·雷德曼，法兰妮·戈德史密斯，尼克·安德罗斯，格兰·贝特曼，拉尔夫·布伦特纳，苏珊·斯

特恩和拉里·安德伍德……

斯图·雷德曼被选为会议主席，法兰妮·戈德史密斯被选为秘书……

这些备注（还有每一声打嗝的声音，都被录在机子上了，为防止有哪个人会好奇地想听一听，它将被放到博尔德镇第一银行的保险柜里。

斯图·雷德曼展示了一张印着迪克·埃利斯和劳里·康斯特布尔撰写的关于有毒食品的单面海报，说迪克要求把它印出来，并在大会之前贴满博尔德的大街小巷。因为已有15起食物中毒的事件，有两起相当严重。委员会表决，全体通过，由拉尔夫负责复印 1000 份，找十几个帮手把它们贴出去。

苏珊·斯特恩指出迪克和劳里还有另一项议题想在会上提出来。他们认为应该有一个葬礼委员会；迪克的观点是这应该被列入群众大会的日程上，且不应只作为一项健康危机被提出，因为这可能会引起恐慌——而应作为一项重要事情来做。我们都知道现在的人口比瘟疫前人口数目少了许多，但我们不知道为什么——现在这已不那么重要了，但是如果我们还只是呆在这里的话，还会有成千上万的人死去。

斯图询问目前这个问题有多严重，苏珊回答说在秋天到来之前不会非常严重，到秋天天气才会由干热而转向潮湿。

拉里提议加上迪克的建议，把建立葬礼委员会作为大会的一项议程。提议由全体通过。

尼克·安德罗斯被许可起草总结，由拉尔夫·布伦特纳宣讲，我在这里摘录一段：

“此委员会必须处理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是否同意完全信任阿巴盖尔妈妈，并把会议进展情况告知她，公开和不公开的内容？此问题也可以这样说，阿巴盖尔妈妈是否会同意对此委员会及常务委员会完全信任，并把她同大人物的会议进展情况告知我们——特别是那些保密的内容？

“这听起来有些繁琐，但让我解释一下，因为这确实是一个实际问题，我们不得不马上确定阿巴盖尔妈妈在社区的位置，因为我们的问题不仅仅是个“重新站起来”的问题。若是那样的话，我们根本不需要她，众所周知，我们还有另外一个，那个我们称之为黑衣人的敌人。我认为他存在的理由很简单。是这样：我梦到了阿巴盖尔妈妈，她确实存在；我梦到了黑衣人，因此他也一定存在。尽管我从未与他谋面。这里的人们鼓吹阿巴盖尔妈妈，我也是。如果没有她的认可，我们不会取得什么成绩——事实上什么也做不成。”

“所以今天下午我拜访她了，把问题直接向她提了出来，并问她是否愿意参加，她说愿意，但有条件。她完全直言不讳。她说我们可以完全自由地在普遍的问题上领导这个社区——普遍的问题上，这是她的原话。清扫街道，建造房屋，恢复发电。”

“但她明确表示，她想参与商讨一切有关黑衣人的问题。她说我们都是上帝和撒旦象棋大战中的棋子；撒旦的主将是‘复仇之神’，她叫他兰德尔·弗拉格；上帝自有理由，选她作为他们的主将。她相信一场决战就要来到，在这一点，我碰巧和她想的一样。她认为斗争是首要的，她坚持在我们决定有关这场斗争和黑衣人问题时，要与她商讨。”

“现在我不想卷入宗教暗流中，也不想争论她是对是错，但有一点很显然的，不管那些暗流，我们有一种情况必须处理，因此我有一些提议。”

大家谈论了尼克的发言。

尼克提议说：我们，作为一个委员会，是否同意不在会上谈论有关神学，宗教和超自然暗流的‘复仇之神’的问题？7 比 0 全体通过此决议，委员会同意停止这个问题的讨论，至少是在开会期间。

尼克提议道：我们是否同意委员会主要的秘密事务是处理黑衣人这股力量的问题？格兰·贝特曼补充说，还会经常有其他事务，如葬礼委员会之类的……我们必须保守秘密，提议通过 7 比 0。

尼克接着重复了他起初的提议，委员会所商讨的公开或不公开

的事务都应该告知阿巴盖尔妈妈。

提议通过，7 比 0。

处理完了关于阿巴盖尔妈妈的问题，委员会在尼克的要求下，开始讨论黑衣人的事情。他建议我们派三名志愿者西去加入黑衣人的队伍，目的是获得那边动向的情报。

苏珊·斯特恩马上报名自愿去那里，经过一番激烈的争论，格兰在斯图的准许下发言：特别委员会或常务委员会的任何成员都没有资格去完成这项使命。苏珊·斯特恩想知道原因。

格兰解释说：每个人都敬佩你诚心诚意的请求，苏珊，但情况是，我们不知道我们派去的人是否还能回来，什么时候，以什么形式。同时，我们受雇于人，要使博尔德的一切恢复正常，这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如果你去了，我们得找人填你的空缺，还得向他说清楚我们已达成了共识。我认为我们没法负担损失的时间。

苏珊：我想你说得对——至少合情合理——但有时我想这两件事是不是一回事，或者通常是一样的，你说我们不能派委员会的人，是因为我们是不可分的，我们只是……只是……我不知道。

斯图：那你再好好想想。

苏珊：是的，谢谢，我就是这个意思，我们躺在那，而派别人去那里，而他们可能会被吊在电线杆上拷打，或者更糟。

拉尔夫：还会有什么更糟的呢？

苏珊：我不知道，若有人知道的话，那该是弗拉格，我只是厌恶想到这里。

格兰：你可能会恨它，但它简明摆出了我们的立场，我们是政客，新时代的第一批政治家。我们只希望我们的事业不只是几个政治家派他们的人去做些生死未卜的事情。

苏珊：我从未想过我会是政治家。

拉里：欢迎参加俱乐部。

对格兰提出的特别委员会成员不能去做侦察员的提议进行的表决在一种忧闷的气氛中进行着，结果 7 比 0 全体通过。法兰妮·戈德

史密斯问尼克，寻找的特工应具备什么条件，期望他们发现什么情报。

尼克：我们只有等他们回来，才知道能得到什么情报。若是他们真能回来的话。问题是，我们完全不知道他在那边能胜任什么工作。我们多少有些像渔夫拿着诱饵去钓鱼，试着看。

斯图认为委员会应该挑出一些候选人，得到人家的一致同意。通过表决，有关这一点的讨论大多被从录音带上摘了下来。看起来为有关侦察员的决定留下个长久的记录是相当重要的。因为这问题显得很敏感，很麻烦。

拉里：若允许的话，愿提名一人。我猜想对你们中不认识他的人来说，听着有些荒唐，但这可能是个好主意。我提名查理斯法官。

苏珊：什么，那个老头？拉里，你不是糊涂了吧？

拉里：他是我见到的最机警的老头，他刚刚 70 岁。罗纳德·里根比他还老的时候还任了一届总统呢。

法兰妮：这可不是我所指的极力推荐。

拉里：但他身体硬朗，我想那个黑衣人不会怀疑我们会派像查理斯这样的老头去监视他——你知道，我们也要考虑他的疑心，他会采取一些防范措施的，如让地界守卫检查过往行人。以免像间谍的人混进去，这并没有大惊小怪的。还有，我知道，这听来很不近人情，特别是对法兰妮，若是我们失去他，总比失去一个还有 50 年好光阴的小伙子要强些。

法兰妮：你说的对，这太残酷了。

拉里：我想再说一句，就是法官会同意的，他很想帮忙，我认为他能行。

格兰：这值得考虑，其他人怎么想?

拉尔夫：我无所谓，我不认识这个老绅士。但我认为我们不能因为他老了就把他甩出去，毕竟，看看谁在掌握着这个地方，是一个年过百岁的老人。

格兰：这也值得考虑。

斯图：你听起来倒像是一棵墙头草。

苏珊：听着，拉里，若是他骗过了那个黑衣人，再驼着背，匆匆赶回来时突然心脏病发作了，那怎么办?

斯图：这个人人身上都可能发生，也可能是事故。

苏珊：我同意……但在老人身上，这种可能性大一些。

拉里：这没错，但你不了解法官，苏珊，如果你了解他的话，你会看到优势大于劣势，他真的很棒，无以伦比。

斯图：我想拉里说的有道理，这样的事弗拉格可能想不到，我赞成，还有谁?

委员会投票，7 比 0。

苏珊：好了，我同意了你的提名，拉里，也许你也会同意我的。

拉里：我想是的，这就是政治，好吧，是谁?

苏珊：戴纳。

戴纳是谁，拉尔夫问道。

苏珊：就是戴纳·于尔根斯，她比任何一个女人都有胆量，当然，我知道她可没有 70 岁，但我想如果向她说出我们的建议，她会同意的。

法兰妮：是的……如果我们真要这么做，我觉得她不错，我赞成。

斯图：好，邀请戴纳的动议已经提出并获得支持，还有反对的吗?

委员会投票，7 比 0。

格兰：好，第三位候选人是谁?

尼克：若是法兰妮不喜欢拉里的提名，我想她恐怕不会喜欢我这个提名，我提名……

拉尔夫：尼克，你疯了吗? 你不是这个意思!

斯图：来，拉尔夫，读一下这个提名。

拉尔夫：好吧——上面写着他的提名——汤姆·科伦。

委员会一片沸腾。

斯图：好，尼克有他的理由，提名一个私生子，你最好读一下，拉尔夫。

尼克：首先，我对汤姆很了解，就像拉里对法官那样，甚至更为了解。他喜欢阿巴盖尔妈妈，他会为她做任何事，包括进油锅下火海。我就是这个意思，并不是发神经。若是她开口，他会乐意为她赴汤蹈火的。

法兰妮：噢，尼克，没人对此有争议，但汤姆……

斯图：让他说下去，法兰妮，尼克自有他的道理。

尼克：我的第二个理由与拉里提名法官的原因相同。复仇之神不会想到我们会用汤姆这类迟钝的人做间谍，你们大家的反应是最好的论据，第三个理由，也是最后一个，尽管汤姆可能有些迟钝，但他并不缺心眼。有一次飓风来的时候，他救过我的命，他比任何我所知道的人反应都迅速。汤姆有些孩子气，但如果有人教他，训练他，就是孩子也能学会做一些事。我看让汤姆记住一个简单的故事不成问题，最后，他们很可能想我们派他去是因为……

苏珊：因为我们不想他污染我们的基因库，看，这对我们有利。

尼克：因为他迟钝，甚至可以说当他看到那些把他送走的人时简直都快疯了，他要向他们报复，需要让他牢牢记住的一个指示就是无论知何，都不能泄露秘密。

法兰妮：噢，不，我简直不能相信……

斯图：接着说，尼克有他的理由，我们让他说完。

法兰妮：好的，对不起。

尼克：有人可能会觉得，汤姆比较迟钝，很难像聪明人那样保守秘密，但……

拉里：是这样。

尼克：事实上，刚好相反，若我告诉汤姆他必须坚守秘密，无论发生什么事，他会那样做的，而一个所谓的正常人能经受得起多少桶冷水，多少次电击，多少次指尖钉钉的折磨呢？

法兰妮：不至于此吧，不会吧？我的意思是，没人真得认为事情会到那步田地吧？

尼克：挨不到那时，有人便会说：好了，我投降，我把知道的人都

告诉你们。但汤姆不会这样做，如果他把编好的故事多看几遍，他不仅仅会只把它记在心里，而且他几乎会信以为真，没人能让他动摇，我只想说明，我觉得从各方面来说，汤姆的迟钝对于这样一项使命是个优势，使命这个词听起来有些夸大其辞，但情况确实是这样。

斯图：拉尔夫，说完了吗？

拉尔夫：还有一点儿。

苏珊：如果他实际上开展了工作，但他又怎么能知道什么时候该返回呢？

拉尔夫：请原谅，这一段倒是讲这一点的。

尼克（由拉尔夫读）：汤姆在出发前将接受催眠的指示，但这并不容易，我有了这个想法后就去找斯坦·诺戈特尼，他曾在晚会上给人施过，我听他说过，他觉得不太可行，但汤姆在6秒钟就进入了状态。

斯图：是这样的，斯坦确实知道该怎么做。

尼克：回想起在俄克拉何马时，我就知道他有超敏感性。经过长年的一定程度的自我催眠，他已经掌握了这其中的诀窍，这能帮助他进行联络。那天他并不明白我要干什么，为什么我不说话也不回答他的问题，我总是把手放到嘴上，然后伸到喉咙里来显示我是个哑巴，但他还是不理解。突然，他变得一动不动，眼睛望着远方，然后，他又从这种情况里走出来，完全像是一个催眠的人告诉他该醒了。他也明白，他又回过神来，并且知道了答案。

格兰：真是神奇。

尼克：当我试验时，我已经让斯坦给他进行后催眠指示，大约5天前的事情了。指示是当斯坦说，我当然想让你看大象，汤姆就会着急着到一个拐角伸着脖子。他醒后半个小时，斯坦又对他施行，他又是这个样子。所有的玩具都从他的裤兜里掉出来，然后，他坐下来对我们笑着说，现在我想知道汤姆·科伦为什么去做那些。

尼克：不管怎么说，这些施加的催眠引出两点简单事实，一是我们可以对他施加催眠使他在特定时间返回。最明显的方法是在有月亮时做，满月的时候做最好。第二点是当他返回后对他深度催眠可以

使我们原原本本地得到他所看到事情的回忆。

拉尔夫：尼克就写了这么多。

拉里：听起来就像是过去的老片子一样。

斯图：说什么？

拉里：没什么。

苏珊：我有一个问题，尼克，你是不是要给汤姆设定一个程序，我想就是这个词——不让他泄露任何我们的情况。

格兰：尼克，让我来回答这个问题，如果和你的想法不一样，你就摇头。我认为汤姆不需要一个程序，我们继续做事，没有什么关于弗拉格的，他也就没有什么好猜的了。

尼克：完全正确。

格兰：好了，我们要当场对尼克的动议进行二读，我认为我们可以大获全胜而不需付出什么，这是一个大胆而有创意的主意。

斯图：可以进行二读，我们还可进行进一步的讨论，但不要太多，如果不快一点，那么我们整个晚上都得在这里了。还有要说的没有。

法兰妮：当然有了，你说可以大获全胜而不会有任何代价，好，那么汤姆呢？我们该死的人性呢？你们就不想想汤姆的指尖钉钉子会怎样，他受电击呢？我受不了这个。你们怎么这么冷血？尼克，把他催眠，使他像个小鸡一样，你应该感到羞愧，我以为他是你的朋友呢。

斯图：法兰妮！

法兰妮：我得把话说完，即使是投票输了，我也不会退出委员会。但我得说完，你真的要把这个可爱的，甜甜的孩子变成一个人形的U－2飞机？你就不知道他们可能杀了他，就像碾死一个虫子一样？真是一个“上尉之旅”的改进本。

在尼克写下答复时，大家保持沉默。

尼克（由拉尔夫读）：法兰妮提出来的事深深地刺痛了我，但我坚持我的提名。把汤姆抬出来，我的感觉并不好，他可能要受到拷打，甚至会被杀死。唯一需要指出的是这是为了阿巴盖尔妈妈，为了她的理想，她的上帝，而不是为了我们。我也坚信我们应该用我们能使用的

所有办法来结束面临的威胁。他正在那边残酷地对待那里的人民，我从梦中得到这一点，我知道你们其他人也有同样的梦，阿巴盖尔妈妈也是如此，并且我知道弗拉格是魔鬼，如果有谁演出了又一幕的上尉之旅，那一定是他，弗拉格。我希望在我们仍然可以的时候阻止他。

法兰妮：这些事情都没错，我不争论这些。我知道他坏，如阿巴盖尔妈妈所说，他就是撒旦的主将，为了阻止他，我们齐心协力，只要我们齐心协力，我们就能战胜他们。

尼克：那可不一定。

法兰妮：那么我投反对，即使是要派人到西方去，我们也应该派知道是干什么去的人去。

斯图：还有别的人要说吗?

苏珊：我也反对，更为实际的原因是，如果我们要沿着前进的路走下去，我们也会断送在一个老头和一个傻子手里，原谅我的用词，实际情况就是如此，我反对。

格兰：斯图，表决吧。

斯图：好的，大家坐在桌边，我同意。

法兰妮：反对。

格兰：同意。

苏珊：反对。

尼克：同意。

拉尔夫：啊，我不太喜欢，但既然尼克同意，我也跟着。同意。

拉里：坦率地讲，我感觉就像是进了收费厕所，但这是你们所能尽力而为的了，我表示同意。

斯图：同意吗?

法兰妮：我想改变一下，如果我们真要把汤姆放进去，不如大家一起来，抱歉我说了那么多难听的话，尼克，我知道那伤着你了，从你的表情可以看出来。这太疯狂了，为什么这些必须要做，我得说，法兰妮同意了。

苏珊：我也是，联合阵线，我也不是一个老顽固。同意。

斯图：补充投票为 7 比 0，扯平了，法兰妮，我希望在记录上写下我爱你。

“上床来，斯图。”

“好的，有多晚了？”

“几乎到半夜了，够晚的了。”

斯图从阳台上走进来，他只穿着一件短裤，短裤的白色与晒黑的皮肤相比显得有些眩目，法兰妮倚在气灯旁，为自己对斯图的爱所深深触动。

“还在考虑开会呢？”

“是的，”他给自己倒了一杯水，然后慢慢地喝着。

“我觉得你做了一个很不错的调停人，格兰还问你是不是在公众会议上做过呢？你感到烦了吗？”

“没，我说过我能做好的。我正考虑怎么把那三个人送过山去，一件肮脏的差事，派出间谍。你是对的，但麻烦是，尼克也是对的。在这种情况下，你该怎么办？”

“以你的良知投票，然后睡一个好觉。”她伸出手去碰台灯，“准备好了吗？”

“好了，”她把灯关好，他在她身边躺好，“晚安，法兰妮，我爱你。”

她静静地看着天花板，对汤姆·科伦这件事她已经平和下来，但那个巧克力的拇指印还留在她的脑海里面。

凡人都会有好运，法兰妮。

也许我现在应该马上告诉斯图，但这是一个她自己的问题，她想必须等待，看一看是否有什么事情发生。

她用了很长时间才睡着。

第 52 章

凌晨，阿巴盖尔妈妈毫无睡意地躺在床上。她想要祈祷。

她摸着黑起了床，就穿着那件白色的棉睡衣跪了下来。她把前额抵在《圣经》上，经文正打开在《使徒行传》一章上。那一节讲的是顽固的老扫罗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如何被圣灵感化的故事。他被天上发出的光照瞎了眼睛，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似乎有鳞片从他眼中掉下来又使他重见了光明。在《圣经》中，《行传》是最后一个靠描述奇迹来宣讲教义的篇章，除了上帝的神圣之手施于人类所做的事以外，还会有另外的奇迹发生吗?

然而，当她的眼中有鳞片的时候，可有人会为她拨云见日吗?

房间里仅有的声音是油灯发出的微弱的嘶嘶声，手表发条的嘀嗒声和她低低的喃喃自语声。

“主啊，请指出我的罪吧。我不知道。我知道我背离了您，有一些您希望我看的东西我却看不到。我睡不着觉，什么也干不了，我已经感觉不到您的存在了，上帝。我觉得我的祈祷就像是对着一个断了线的听筒在说话，这个时候发生这种事真是再糟糕不过了。我如何冒犯了您？告诉我吧，我在听着呢，主。我倾听着来自内心深处那平静而微弱的声音。”

她确实在倾听着。她的手指骨节因患关节炎而隆起，她用这患病的手遮住双眼，身子又向前倾了一些，竭力想静下心来。但周围只是一片黑暗，像她的肤色一般的暗，像那待耕的荒地一般的暗。

“主啊，求求您，我的主，求求您了，我的主啊……”

但眼前浮现出的却是一片麦田中的一条荒僻的土路。那里有一个老妇人，手里拿着的麻袋里装满了刚杀的鸡。然后来了一群黄鼠狼。它们飞奔向前，向那麻袋猛扑过去。它们能闻到血腥气——罪恶

的陈旧的血腥气和祭品的新鲜的血腥气。她听到那老妇人提高了声音向上帝说着话，但她的声音虚弱而哀怨，那是一种含着怒气的声音，无论上帝安排了她有怎样的地位都应以谦卑的态度才是，但她却并非谦卑地恳求上帝施行他的旨意，而是要求上帝拯救她以便她能完成这件工作……她的工作……就好像她知道上帝的心思，而且能唆使上帝的旨意偏向于她。这时那些黄鼠狼更加大胆了，在它们的拉扯下那麻袋也坏了。她的手指因年纪太老而太虚弱了，无力阻止它们的进攻。等鸡都被吃完也许黄鼠狼还没有饱，那时它们会来吃她的。是的，它们会的……

但那些黄鼠狼突然四散逃开，它们尖叫着消失在夜色中，留下半麻袋的美食来不及吞掉。这一下她大喜过望:“上帝毕竟救了我！赞美主！上帝拯救了他忠实的好仆人。”

“不是上帝，老太婆，那是我干的。”

她急转过身，看到的东西使恐惧一下子升到她的嗓子眼儿，热辣辣地带着一股新鲜铜器的味道。她看到一头巨大的落基山狼正穿过麦田走过来，像一个可怕的银色幽灵。它的巨口张开着，露出一个嘲讽的冷笑，它的眼睛发着光。在它的粗脖子上还围着一个银项圈，那东西很漂亮，有一种原始的美，上面悬挂着一块漆黑的小石头……在它的中间有一道红色的小裂纹，像一只眼睛。那或者是一把钥匙。

她在身上划着十字，想以此驱开这可怕的幽灵的恶魔般的眼睛，但那狞笑着的巨口却张得更大了，她可以看到那口中垂着的舌头上的粉红色的肌肉。

“我是来找你的，妈妈。不是现在，但很快就到。我会像恶犬追猎小鹿一样地追捕你。随你想象我是什么吧，我都会超出你的想象的。我是个巫师。我是后世的预言家。你们的人对我最了解，妈妈。他们叫我‘征服者约翰’。”

“走开！看在全能上帝的份上别来纠缠我!”

但她是那样害怕。不是为她周围的人害怕，在她的梦中麻袋里的鸡代表的是这些人，而她是为自己害怕。她从灵魂深处感到恐惧，也

为自己的灵魂恐惧。

“你的上帝对我没有用，妈妈。他的选民是这样软弱。”

“不！不是这样！我有10倍的力量，我能像天使一样地展翅飞升……”

但那狼只是狞笑着走得更近了。她因它的呼吸而退缩着，那呼吸是沉重而野蛮的。这是在正午也会感到的恐惧，而这恐惧在午夜更为强烈，她感到害怕。她已经害怕到了极点。而那狼，仍然狞笑着，开始用两种声音自问自答地说起话来了。

“在我们口渴的时候是谁让水从岩石中流出来的呢？”

“是我，”狼用一种暴躁的，半是得意，半是畏缩的声音回答道。

“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是谁来拯救我们的呢？”狞笑着的狼问道，它的口鼻现在距她只有几英寸了，它的呼吸散发着屠场的气息。

“是我，”狼叫道，走得更近了，它那狞笑着的口鼻充满着尖锐的死亡的气息，它的眼睛是血红而傲慢的。“噢，跪下赞美我吧，我是将水带到沙漠的人，赞美我，我就是那将水带到沙漠的忠实的好仆人，我的名就是主的名……”

狼张开大嘴来吞食她了。

“……我的名，”她喃喃自语着，“赞美我，以所有得到保佑的人的名义赞美主，以普天下所有生灵的名义赞美他……”

她抬起头来，昏昏沉沉地看了一下四周。她的《圣经》已经掉在了地上。东边的窗口露出了曙光。

“噢，我的主啊！”她颤抖地大声哭起来。

“在我们口渴的时候是谁让水从岩石中流出来的呢？”

是这样吗？亲爱的上帝，是这样吗？这就是为什么有鳞片挡住她的眼睛，使她对本应知道的事情视而不见么？

苦涩的泪水开始从她眼中流下，她缓慢地、充满痛苦地站了起来向窗边走去。关节炎引起的痛苦像一枚钝头的缝衣针一下下刺着她的髋骨和膝盖的关节。

她向窗外望去，知道自己现在必须做什么了。

她回到壁橱前，将那件白色棉睡袍从头上脱了下来。她把它扔在地上。现在她是赤裸裸地站在那里，露出的躯体上遍布皱纹，就像岁月之河的河床一般。

“要去做你的事，”她说，然后开始穿衣服。

1 小时后，她已经缓慢地走在马普莱顿希尔大街上了，她向西，朝着镇外那个林木繁密、细如喉颈的峡谷走去。

斯图正和尼克一起在电厂里，这时格兰闯了进来。他直截了当地说：“阿巴盖尔妈妈不见了。”

尼克目光严厉地看着他。

“你说什么？”斯图问道，同时将格兰从那组正往汽轮机上缠铜丝的工人们身边拉开。

格兰点着头。他骑了 5 英里的车才赶到这儿，这时候仍然上气不接下气。

“我去找她，想告诉她点昨晚那个会的事儿，要是她愿意听的话就给她放一下那盘磁带。我想让她知道汤姆是什么人，因为我对这整件事觉得很不安……我想是半夜里法兰妮说的话对我起了作用。我想早点去她那儿，因为拉尔夫说今天还有两大队人要来，你知道她是乐意去迎接他们的。我大约 8 点半到的那儿。我敲门她没答应，所以我就闯了进去。我想的是要是她在睡觉的话我就走……但我得确定她没有……没有死什么的……她都这么老了。”

尼克一直盯着格兰的嘴唇不放。

“但是她根本就不在。我在她枕头上发现了这个。”他递给他一块纸巾，那上面用粗大而断续的笔划写着这么几行字：

“我必须离开一阵儿。我犯了罪但猜到了上帝的旨意。我的罪就是骄傲，他想让我在他的工作中重新找回自己的位置。

若上帝同意的话很快我就会回到你们身边来的。

阿比·弗里曼特尔”

“我真是混蛋，”斯图说，“现在我们怎么办？尼克，你看呢？”

尼克把纸条拿过来又看了一遍，然后把它递还给了格兰。他脸上已没有了厉色，看起来只有伤感。

“我想咱们不得不把那个会挪到今晚上开了，”格兰说。

尼克摇了摇头。他拿出小本子，在上面写了几个字，把那张纸撕下来递给了格兰。斯图也从他身后看了那几个字。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阿巴盖尔妈妈喜欢这句话，常常引用它。格兰，你自己也说过她是常常被外力左右的。被上帝或是她自己的想法或是她的错觉或者别的什么来左右。那又怎么办呢？她走了。我们没法改变这一点。”

“但要是出乱子……”斯图说道。

“当然会有乱子的，”格兰说道，“尼克，难道咱们不该至少开个委员会把这事儿讨论一下吗？”

尼克反问道：“有什么用？明知没有用的会还开它干什么呢？”

“嗯，咱们可以组织一个搜索队，她不会走得太远的。”

尼克在“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这句话上又划了两道圈，在下面写道：“即使你找到她，又怎么把她带回来呢？用铁链子吗？”

“天哪，当然不是啦！”斯图叫道，“但尼克，咱们不能就这么让她四处乱跑啊！她简直有点疯了，总以为自己得罪了上帝。要是她也像《旧约》里的某个家伙一样，非要跑到该死的荒郊野地里去可怎么办呢？”

尼克写道：“我几乎可以肯定，她正是这么做的。”

“噢，我得去找她。”

格兰伸手抓住了斯图的胳膊。“等一会儿，东德克萨斯。咱们先来看看这事的影响吧。”

“去他的影响吧！让一个老妇人没日没夜地四处乱走，直到她死在野地里，我看不出这里面没影响！”

“她并不是个普通的老妇人。她是阿巴盖尔妈妈，在这块地方她简直就是教皇。如果教皇决定走去耶路撒冷，你要是个好天主教徒的

话会不会跟他争？”

“该死的，你知道这不是一回事儿!”

“不，这是一回事儿，就是。至少自由之邦这块地方的人会这么看的。斯图，难道你是打算说你能肯定上帝没叫她到树林里去吗？”

“不，阿巴盖尔……”

尼克一直在写，现在他把写的纸条给斯图看，有些字斯图不得不连蒙带猜才认得出。尼克的书法在一般情况下是完美无瑕的，但是这次他写得急了，可能还有些不耐烦。

“斯图，这什么也改变不了，除了可能会伤及自由之邦的民心。甚至连这个也不见得会发生。人们不会因为她走了就四分五裂的。这就意味着，现在我们不一定非要改变对她的计划。可能这就是最好的办法。”

“我简直快疯了，”斯图说，“有时候我们把她说得像个必须要越过的障碍似的，就好像她是块绊脚石。可有时候你又把她说得像是教皇，只要是她想做的事情就不会有错。可偏偏我喜欢她。你到底想要怎样，尼克？希望今年秋天在城西的一个峡谷里有什么人绊在她的尸体上吗？你想要我们任由她呆在野外不管，以便她能成为……成为乌鸦的一顿圣餐？”

“斯图，”格兰轻声说，“是她决定要走的。”

“噢，该死的，真是一团糟。”斯图说。

到了中午，阿巴盖尔妈妈不见了的消息在整个社区传遍了。正如尼克所预料的，普遍的反应与其说是惊慌倒不如说是一种痛苦的无奈。人们认为，她一定是去“祈求指引”了，为的是能在18号那天的大会中帮他们选一条正确的路走。

“我可不想称她作上帝，这样会亵渎了神灵，”一次在公园里吃便饭的时候格兰说，“但是她是那种‘上帝的使者’。如果你想衡量任何一个社会对信仰的忠实程度，只消看看当他们一贯所崇信的东西不在了以后那信仰减弱了多少就知道了。”

“再给我解释一下这句话。”

“摩西打碎了金牛，犹太人也就不再拜它了。洪水淹了巴力神庙，孔雀族人就认为巴力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神。但是耶稣一去不归有2000 年了，人们不仅仍然遵从他的教诲，而且死活都相信他最终会回来的，而他的归来也一样是履行责任。自由之邦的人们也就是这么看阿巴盖尔妈妈的。他们十分肯定她会回来的。你跟他们谈过了吗？”

“谈过了，”斯图说，“我简直不敢相信。一个老妇人跑到野外去了，而人人都不当回事。我可不信到开会的时候她能带着刻在石板上的‘十诫’回来。”

“也许她真能呢，”格兰忧郁地说，“不管怎样，也不是每个人都不当回事。拉尔夫·布伦特纳可是急得直揪头发。”

“拉尔夫真不错。”他紧盯着格兰说，“说实话，你怎么看？在这件事里你是个什么角色？”

“真希望你别这么说我。这可一点儿也不体面。但是我要告诉你……说起来有点可笑。这个东德克萨斯实际上比那个坚信不可知论的老社会学家还顽固，这个地方的人都把她当作“上帝代言人”，我可不这么看。我认为她会回来的，不管怎样，我就是这么想的。法兰妮怎么看？”

“我不知道。今天早晨我根本就没看见她。据我所知她是和阿巴盖尔妈妈一起到野外去风餐露宿了。”他呆呆地望着那在午后的尘烟中高高耸立的弗拉蒂龙斯山出神：“上帝，我真希望那老妇人平安无事，格兰。”

法兰妮甚至不知道阿巴盖尔妈妈出走的事。她一上午都在图书馆里，读有关园艺学的书。她并不是唯一在那儿的学生。她看到有两三个人在看农学的书，一个带眼镜、大约 25 岁左右的年轻人在啃一本叫《用于家居的 7 种独立动能源》的书，一个大约 14 岁的金发碧眼的漂亮姑娘在读一本破破烂烂的纸面书，书名是《简易菜谱 600 例》。

快到中午的时候她离开了图书馆，漫步向沃尔纳特大街走去。在

到家的半路上她遇见了雷莉·哈米特，就是那个与戴纳、苏珊和帕蒂·克罗格一起来的更老的妇人。从那以后雷莉身体有了很大起色。她现在看起来像个利索又漂亮的城里妇人。

她停下来和法兰妮打招呼，问道："你认为她什么时候能回来？我问了每个人这个问题。要是这城里有张报纸的话，我就能写个民意调查了。就是类似'你认为在燃油危机问题上参议员邦格赫尔的观点如何'的那种东西。"

"你说谁什么时候回来呀？"

"当然是阿巴盖尔妈妈啦。你一直在哪儿来着，姑娘，冷库里吗？"

"怎么回事啊？"法兰妮惊慌地问，"出了什么事了？"

"问题就在这儿，就是没人知道到底出什么事啦。"于是雷莉把法兰妮呆在图书馆这段时间里发生的事都告诉了她。"

"她就这么……走了？"法兰妮皱着眉头问道。

"没错。当然她是会回来的，"雷莉满有信心地加了一句，"那纸条上是这么说的。"她说。

"'要是上帝同意的话'？"

"我敢肯定那只是一种说法而已。"雷莉说，她神色间有点冷静地看着法兰妮。

"唔……希望如此吧。谢谢你告诉我，雷莉。你还头疼吗？"

"不，一点都不疼了。我会投你一票的，法兰妮。"

"嗯？"她还在想着这个新消息，思绪还没拉回来，一时之间一点儿也没明白雷莉在说什么。

"常设委员会的事啊！"

"噢，谢谢你了。不过我还没决定是不是愿意做那个工作呢。"

"你会做好的。你和苏珊都能干好。只管去做好了，法兰妮。再见啦。"

她们分手了。法兰妮赶紧赶回公寓去，想看看斯图是不是能知道得多一些。他们昨晚才开过会就发生了这事，老妇人的失踪给她心里带来一种强烈的迷信的恐惧。没能把他们的几个主要决定——比如

送人到西面去——交给阿巴盖尔妈妈来做决定，她觉得不安。她走了，法兰妮觉得自己肩头的责任太重了。

她到家以后发现公寓是空的。她和斯图差了大约 15 分钟没能遇上。糖罐下面有张纸条，上面简单地写着："9 点半前回来。我与拉尔夫和哈罗德在一起。别担心。斯图。"

拉尔夫和哈罗德？她想了一下，忽然感到一阵恐惧，而这和阿巴盖尔妈妈没一点关系。为什么我要为斯图感到害怕呢？上帝啊，要是哈罗德想干点什么的话……这有点可笑……斯图会把他撕成两半的。除非……除非哈罗德悄悄到他背后什么的……

她抱住双肘，觉得有点冷，琢磨着斯图与拉尔夫和哈罗德在一起能干些什么。

"9 点半前回来。"

天，她觉得那真是太久了。

她在厨房里又站了一会儿，皱眉看着她放在台子上的背包。

"我与拉尔夫和哈罗德在一起。"

那么哈罗德在阿拉帕赫外的小屋到 9 点半之前应该是空着的了。当然了，除非他们正是在那儿。如果他们真在那儿的话，她可以去找他们，以满足一下自己的好奇心。她可以马上骑车去。要是没人在那儿的话，她没准儿能找到点儿让自己安心的东西……或者……但是她不让自己往下想了。

"让你自己安心？"心里有个声音在唠叨着："还是让这事更乱？想想要是你确实发现了些可笑的东西呢？然后呢？你会怎么办呢？"

她不知道。事实上，她心里连一丁点儿的主意都没有。

"别担心。斯图。"

但确实让人担心。她日记本上的那个拇指印就意味着让人担心。因为一个偷看别人日记而偷窥别人思想的人，一定是一个行事不讲什么原则也没有多少顾忌的人。这样的人是会溜到他痛恨的人身后把他从高处推下去的。他也可能用一块石头，或者一把刀，也或者是一支枪。

“别担心。斯图。”

“但如果哈罗德这样做的话，他在博尔德就完了。他还能做什么呢？”

但法兰妮知道该怎么做。她不知道哈罗德是否是她设想的那种人——现在还不知道，还不能肯定——但是她心里知道现在有一个地方是为这种人预备的。那是肯定的。

她麻利地背上背包，走出了门。3 分钟后，在午后灿烂的阳光下，她已经骑着车沿百老汇街路向阿拉帕赫去了，心里想着，“他们都会在哈罗德的起居室里，喝着咖啡，谈着有关阿巴盖尔妈妈的事，每个人都很好。一切如常。”

但是哈罗德的小屋里漆黑一团，并没有人……而且还上了锁。

在博尔德这本身就是反常的。过去人们出去的时候要锁上门，以免电视机、音响或者是夫人的首饰被人偷了。但现在音响和电视都没用了，它们因为没电而用不了可能反而更有好处。至于首饰，可以到丹佛去挑上一袋子任何年代的珠宝。

“既然一切都没用了，哈罗德，你为什么要锁上门呢？因为没有谁比贼更怕遭抢了吧？是这样吗？”

她可不是溜门撬锁的。就在她已经无奈要走了的时候，忽然想起来可以试一下地窖的窗子。这些窗子只比地面稍高点，盖满了尘土。她试的第一扇窗子就能滑动，勉强能打开，摇落了许多尘土落在地窖的地板上。

法兰妮向四面看了看，周围很安静。因为除了哈罗德之外没人住在阿拉帕赫以外这么远的地方。这也很奇怪。哈罗德是那种永远满脸堆笑的人，他能亲热地拍着你的后背说话，一整天和亲友在一起，如果你求他什么事，他很乐意帮忙，有时候即使没人求也会主动帮忙。他能，也确实做到了让大家都喜欢他——事实上他在博尔德的声望很高。但是他选择住的地方……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是不是？那表明了哈罗德看待社会和他自己的地位的观点有些不同……可能是这

样。也可能他只是喜欢安静。

她从窗子往里钻，把衣服也弄脏了，终于跳到了地上。现在地窖的窗户是在她眼睛那么高的地方了。她既不是溜门撬锁的贼，也不是体操运动员，那么回去时再要从这窗户钻出去就得找点东西垫着脚了。

法兰妮四面察看着。这地窖是建作娱乐室的，是个玩儿的地方。她爸爸常说起想要造个这样的地方，可是到底没能办成，她想起来觉得有点伤心。四壁是用带着木节的松木制成的，有几个四声道的嗽叭嵌在里面，头顶是个阿姆斯特朗式的吊顶，屋里有个大箱子，里面装着许多拼板玩具和书，还有一个电火车和一个电动的玩具赛车。这里还有一个台球桌，哈罗德在上面很随便地放了一箱可乐。这本是一间育儿室，四壁点缀着一些招贴画——其中最大的一张现在已经很旧了，画的是乔治·布什步出哈勒姆教堂，满面笑容地挥着手。大红字体的标题写着："用热门的音乐来欢迎摇摆舞之王吧！"

她忽然觉得无比难过，实际上她已经记不得是从什么时候起了，头一次这么难过。她曾经体验过震惊、害怕、极度的恐惧以及一种麻木的、混沌状态的痛苦，但是这种深刻的、痛苦的伤心却是她从未经历过的。伴随着一股突如其来的对家乡奥甘奎特的思念，她思念着那儿的大海，那美丽的缅因山脉和那松林。毫无来由地，她忽然想起了格斯，奥甘奎特海滨停车场的管理员，有一阵子她简直觉得她的心都要因失落和痛苦而碎掉了。她在这里，处身于这平原和这将国土分成两半的山脉间干嘛呢？这不是她的地方。她不属于这里。

她不由自主地发出了一声呜咽，那声音听起来如此的凄凉可怕，吓得她急忙用双手捂住了嘴，一天之中这已是第二次了。"到此为止吧，法兰妮老兄。这么大的事你不可能这么快就摆脱掉它的。那么就一次对付一点吧。如果你非哭不可，也等一会儿吧，不能在这儿，在哈罗德·劳德的地窖里哭。先办正事要紧。"

在向楼梯走去时，她经过了那张招贴画。看到乔治·布什的笑容和那永远欢快的面孔，一丝苦笑从她脸上掠过。他们肯定给你奏过热

门音乐了，她想道。不管怎样，肯定有人这么做过。

她爬到地窖的楼梯顶时，心里肯定那门是锁着的，但却很轻易就打开了。厨房里整齐而干净，午餐用过的盘子都洗净了，正放在排水器上晾干，连那个小小的煤气炉都擦得亮闪闪的……但空气里还飘着一股炸东西的油味，就像那个旧日的哈罗德的幽灵似的，那时候她正在给爸爸操办丧事，而哈罗德就开着罗伊·布兰尼根的卡迪拉克来了她们家，闯进了她的生活。

她想，“要是哈罗德恰恰在这个时候回来她可就进退维谷了”。这个想法让她悚然而惊，却又有一半希望能看到哈罗德站在起居室的门口，冲着她笑。然而那儿没有人，但是她的心还是在胸中狂跳起来。

厨房里什么也没有，于是她走进了起居室。这里很黑，实在太黑了，使她行走不便。哈罗德不仅把门锁上，还把窗帘也都拉上了。她再一次感到自己发现了哈罗德个性的一种无意中的暴露。为什么一个人在这样的一个小城里要把窗帘也都放下呢，须知在这里人们是用放下窗帘表示屋里死了人。

起居室和厨房一样，也是比较整洁的，但是室内的家具看起来却不怎么样，甚至是有点儿破破烂烂的。屋里最精致的东西要算是壁炉了，炉子很大，全部是用石头造的，炉台宽敞得能坐得下人。她真的在这里坐了一会儿，若有所思地观察着四周。她动了一下身子，感觉砌炉的砖似乎有一块松动了，于是想起身看个究竟，正在这时有人敲起门来。

令人窒息般的恐惧一下子包住了她。这突然的惊吓几乎令她瘫软在地。她气也喘不过来，直到后来身上感到尿湿才让她清醒了一点儿。

敲门声又响了起来，节奏比原来快了很多，坚定地响着。

“天啊，”她心里说，“幸好窗帘是拉下来的，真要感谢上帝。”

刚想到这儿，她突然心里一凉，随即想到，一定是她把自行车随手放在外面了，人人都看得到。是不是这样的？她拼命回忆，但很长一段时间什么也想不起来，脑子里乱糟糟地似乎有一句熟悉的话来

回响着："拂去别人眼中的微尘之前，先搬去自己眼中的粒块……"

敲门声又响起来了，还有一个女人的声音叫道："有人在家吗？"

法兰妮一动也不动地坐着。她突然想起来，她是把自行车停在后面，放在哈罗德的晾衣绳下面了，从房子前面是看不到的。但若是哈罗德的这个访客决心要试一下后门的话……

前门的把手——厅不大，法兰妮从这里能看到它——开始徒劳地左右旋动起来，当然只能转半圈。

"不管她是谁，只希望她像我一样对锁没办法。"法兰妮心里想着，然后赶忙用双手捂住了嘴，差点就要神经质地笑出声来。因为她低头一看，发现自己竟被吓得尿了裤子。"至少她没吓得我屎尿齐流，"法兰妮心想，"至少眼前还没有。"她差一点又要笑了，那是一种歇斯底里的惊恐的笑。

接着她终于听到脚步声离开了门口，顺着哈罗德家门前的水泥路远去了，她感到一种难以描述的解脱感。

法兰妮接下来做的事是根本没经过自己清醒考虑的。她竟然穿过门厅悄悄地跑到了门口，把眼睛贴到窗帘与窗户边的缝隙处向外看。她看到一个长发的女人，头发是深色的，但夹杂着白发。她跨上了停在路边的一辆低座的小型摩托车，摩托车起动后，她把头发甩到背后夹了起来。

是那个叫克罗斯的女人，就是和拉里·安德伍德一起来的那个！她认识哈罗德吗？

然后纳迪娜开动了摩托车，开始的时候颠了几下，但很快就在她视野里消失了。法兰妮长舒了一口气，她的腿又恢复了知觉。她张开嘴来想笑，这笑已经憋了很久了，而且她早知道笑声会是什么样的——颤抖但也是宽慰的。然而她却是流出了眼泪。

5 分钟后，她又从地窖的窗户钻了出去，因为她实在太紧张不可能再进一步查探了。她拖了一张柳木椅垫着脚才爬了上来，出来之后就设法把它远远地推离窗口，使有人曾用过它爬过高的迹象不那么明显。尽管它还是没有在原来的地方，但人们一般不会注意到这种事

情的。……而且，除了用来存放可口可乐外，看起来哈罗德根本就不用这个地窖。

她把窗户关好，找到自己的自行车。仍然感到浑身乏力和惊惧，而且因为害怕还觉得有点恶心。至少裤子快干了，她想。她对自己说，法兰妮，下次你再偷偷溜进别人家的时候记着多穿条裤子吧。

她骑着车离开了哈罗德家，尽可能快地离开了阿拉帕赫，回到了市区的坎永大道。15 分钟后，就回到自己的公寓了。

房间里一片寂静。

她打开自己的日记本，盯着那个深色的脏指印，想着斯图现在会在哪儿。

她琢磨着不知哈罗德是否跟他在一起。

“噢，斯图，请回家来吧，我需要你。”

吃过午饭，斯图告别格兰回到了家。他茫然地坐在起居室里，琢磨着阿巴盖尔妈妈的下落，也琢磨着尼克和格兰顺其自然的主意到底对不对，这时有人敲门。

“斯图？”是拉尔夫 · 布伦特纳的声音在叫，“嘿，斯图，你在家吗？”

同来的还有哈罗德 · 劳德。哈罗德脸上仍旧带着点微笑，只是不那么明显了。他的样子就像是葬礼上一个心里挺高兴的哀悼者要竭力装作严肃似的。

拉尔夫为阿巴盖尔妈妈的失踪非常苦恼，他是半小时前遇到哈罗德的，哈罗德刚在博尔德的克里克帮人运完水正在回家的路上。拉尔夫很喜欢哈罗德，他似乎总有时间倾听任何一个伤心的人的倾诉并给予同情……而自己却似乎从不求回报。这次拉尔夫把阿巴盖尔妈妈失踪的事一股脑全告诉了他，连同自己对于她可能会发心脏病或者折断根老骨头或者因整夜呆在野外而死的担忧也都说了。

“你知道的，每个该死的下午都有暴雨，”在斯图倒咖啡的时候拉尔夫最后说道，“要是她给淋个透湿的话肯定会感冒，然后怎么样？我

想会得肺炎的。”

“我们对这又有什么办法呢？”斯图问道，“要是她不想回来的话我们也不能强迫她。”

“没错。”拉尔夫也承认，“但哈罗德有个好主意。”

斯图转身看着哈罗德说：“你最近怎么样，哈罗德？”

“好极了，你呢？”

“不错。”

“法兰妮怎么样？你一直保护着她？”哈罗德没有避开斯图的目光，他们的眼光中都保持着略带恢谐的、愉快的神色，但一刹那间斯图有种感觉，哈罗德那微笑着的眼睛就如同他家乡布拉克曼·阔里湖水中的阳光一般——那湖水看起来那么可爱，但它往下伸啊伸，能一直到一个阳光永远也照不到的黑暗的深度，这些年来已经有 4 个孩子在布拉克曼·阔里湖里丢了性命了。

“我尽全力保护她呢，”他说，“你有什么主意，哈罗德？”

“是这样，你看，我知道尼克的意见，还有格兰的意见。他们认为自由之邦这里的人是把阿巴盖尔妈妈看作一种神权政治的象征了……他们差不多是相当准确地说出了这地方的现状，是不是？”

斯图喝了一小口咖啡，问道：“你说‘神权政治’是什么意思？”

“我把它叫作与上帝之约在人间的象征，”哈罗德说，他的眼光躲闪了一下。“就像圣餐或者印度的神牛一样。”

听到这话，斯图眼睛亮了一下：“对，就是这样。那些牛……它们在大街上随便走，引起交通堵塞人们也不管，对吧？它们可以在商店里进进出出，也可以成群结队的出城去。”

“对，”哈罗德赞同道。“但那些牛大多都有病啊，斯图。它们都快要饿死了，还有的长了瘤子。都是因为它们总体上是一个象征。人们确信上帝会照料它们的，就像咱们这里的人确信上帝会照料阿巴盖尔妈妈一样。但是我个人对这个忍心让不会说话的、可怜的牛痛苦地四处乱走的上帝可不那么有信心。”

拉尔夫突然看起来有些不安，斯图知道他心里的感受，同时这也

使他有机会衡量一下自己对阿巴盖尔妈妈的感情。他觉得哈罗德几乎是在亵渎神灵了。

“不管怎样,”哈罗德不再想印度神牛了，轻松地说,“我们没法改变人们看待她的方式……”

“也不想改变,”拉尔夫很快地加了一句。

“不错!”哈罗德大声说,“毕竟，是她把我们结合在一起了，而且也不是靠短波的作用。我的主意是咱们开几辆性能可靠的车，今天下午到博尔德西边去搜索一下。只要咱们离得比较近，就可以靠无线电保持着联系。”

斯图点了点头。这也是他一直想做的事。不管是不是神牛，不管有没有上帝的照料，让她一个人四处乱走总之是不对的。这与宗教无关；这样做就是无情的漠不关心。

“要是咱们找到她的话,”哈罗德说,“咱们可以问问她是不是需要点什么。”

“比如说拿车把她带回城什么的。”拉尔夫插口道。

“至少咱们可以照看她,”哈罗德说。

“好吧,”斯图说,“哈罗德，我觉得这的确是个好主意。等我给法兰妮留个条吧。”

但是在他匆匆写留言条的时候,一直有种冲动想回头看一眼哈罗德——想看看在斯图没有看着他的时候哈罗德在做什么,在他的眼睛里此时会有什么表情。

哈罗德已经知道了从博尔德到尼德兰的那段曲曲折折的路,因为在他看来在这块地方能找到她的可能性最小。他认为连他也不可能在一天里从博尔德一直走到尼德兰,就更别说那个发了疯的老家伙了。但沿着这段路骑车兜兜风倒是挺不错，而且他还能有个机会想想事。

现在是差 15 分 7 点，他已经在回来的路上了。他的本田牌摩托车停在路边，自己坐在一张野餐桌边，一边喝可乐一边吃着。挂在摩

托车把上的无线电通话器天线已拉到了最长，里面伴随着轻微的劈啪声响着拉尔夫·布伦特纳的声音。那只是短距离通话器，拉尔夫正远在弗拉格斯塔夫山里的某个地方呢。

“……日出剧场……没看见她……这儿雷阵雨停了。”

然后听到斯图的声音，更响也更近了。他是在桥塘公园，离哈罗德的位置只有 4 英里。“拉尔夫，再说一遍。”

拉尔夫的声音又响起来，实际上是在大声喊了。大概他会给自己来上一下子的，要是那样的话这一天就结束得太美妙了。“这里没她的影子！我要赶天黑前下山了！完毕！”

“10－4，”斯图说，声音听起来有点泄气。“哈罗德，你在听吗？”哈罗德站起身来，把手上的机油抹到牛仔裤上。“哈罗德？呼叫哈罗德·劳德！你听到吗，哈罗德？”

哈罗德向通话器伸了伸中指——就是他在奥甘奎特上高中时那些厄字德特人说的“骂人指”；然后他按下通话键用欢快的声音同样传递了令人沮丧的消息：“我在这儿。我刚到一边去了……还以为在沟里发现了什么呢，只不过是件破夹克。完毕。”

“啊，好吧。哈罗德，你干嘛不到桥塘公园来呢？咱们在那儿等拉尔夫吧。”

就爱发号施令，是不是，你这混蛋？我会给你点儿教训的，没错，我会的。

“哈罗德，你听到了吗？”

“我听到了。对不起，斯图，刚才我有点心不在焉。我 15 分钟后能到那儿。”

“你听到了吗，拉尔夫？”斯图大喊道，喊声把哈罗德吓了一跳。他对着斯图的声音又用中指做了那个手势，做的时候偷偷地笑了。这个你收到了没有，你这西部荒原的杂种。

“收到，你们要到桥塘公园去。”静电干扰的噪音中传来拉尔夫微弱的声音。“我上路了。完毕，关机。”

“我也上路了，”哈罗德说，“完毕，关机。”

他把通话器关掉，折起了天线，又将它挂在了车把上，熄着火在车上坐了一会儿。他穿着一件防空夹克，是军队剩余物资；在海拔6000 英尺以上的地方骑摩托车，穿着这件厚重的衣服相当不错，尽管这是在 8 月份。但他穿这件衣服还有另一个目的。这衣服有许多带拉链的口袋，其中一个里面装着一支 0.38 口径威森手枪。哈罗德把枪拿了出来，在手里翻来覆去地把玩着。枪里上满了子弹，拿在手里沉甸甸的，似乎连这枪也知道自己的目标都是重大的：死亡，破坏，暗杀。

今晚就干吗？

为什么不呢？

他建议这次搜索就是希望有机会能与斯图单独在一起以便做了这事。现在看来，15 分钟内在桥塘公园，他就要得到这个机会了。但这次旅行也达到了另一个目的。

他本来并不想一直跑到尼德兰去，那只是座落在博尔德高处的一个糟糕的小镇。要说这个镇还有什么名声的话，就是帕蒂·赫斯特在当逃犯的时候据说在这儿呆过一次。他越骑越高，座下本田摩托的马达发出平稳的轰鸣声，冷风像个磨钝的剃刀片一般吹在脸上。

如果把一块磁铁放在桌子的一端，把一个小铁块放在另一端，那么什么动静也不会有。如果你把铁块一小点儿一小点儿地推近磁铁（有一会儿他脑子里一直想着这一情景，提醒着自己晚上写日记时要把这一点写进去），会有这样一个时刻，就是给予铁块的推力似乎把它推得太远了一些。这时铁块停下来，但它似乎并不情愿停，就像是它变活了，而它的一部分生命就是对有关惯性的物理定律的不满。再轻轻地推上一两下，几乎能够——有时甚至确实能够——看到铁块在桌上颤抖，似乎在轻轻地振动和战栗，就像在新品店里能买到的那种墨西哥跳豆似的，它们看起来像是指节大小的木头节，但每个里面都真的有一条活虫子。再推一下，则磨擦力、惯性和磁铁吸力之间的平衡开始向另一端倾斜。那铁块现在已经完全活了，自己动起来，越来越快，直到最后撞到磁铁上，贴在那里。

那是一个可怕而又富有吸引力的过程。

一直到6月份过完，他仍然对这种磁吸引力不甚明白，尽管哈罗德知道（他的头脑从来不具有理性的科学的天赋）研究这种事的物理学家认为这一现象与地心引力密切相关，而这一引力是整个宇宙的基石。

在去尼德兰的路上，他越走越向西，越走越向上，觉得空气越来越冷，看到雷暴云在离尼德兰极远处的更高的山峰顶上慢慢堆积，这时哈罗德感觉到那个磁力吸引的过程开始在他身上发生了。他正在接近那个临界点……再稍微过去一点儿，他就要到达那个移动点了。他就是那个小铁块，与那磁铁之间正处于这样一种距离，就是如果轻轻再推一下的话，将使他走得比一般情况下这样的推力能做的远得多。他能感觉到自己身上的那种震颤。

这是他所做的所有事中最接近于一种神圣经历的事情。年轻人往往抵制神圣，因为接受它也就意味着接受了所有经验主义东西的最终死亡，所以哈罗德也是抵制它的。他认为，那个老妇人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个女巫，那个黑衣人弗拉格也是。他们自身就是个电台，只此而已。他们真正的法力存在于围绕他们各自的信号组合成的团体中，而这两个团体间存在着多么大的差异啊。这就是他的想法。

但停车在尼德兰这条糟糕透顶的主街的尽头，望着他本田牌摩托车的头灯亮起来像猫的眼睛，听着寒风吹过松树林和杨树林发出的哀鸣声，他感觉到了一些超过磁吸引力的东西。他感到有一种巨大的、非理性的力量从西部发出，那种吸引力是如此的强大，以致于他觉得要是再专注地想它的话他会发疯的。他觉得，要是他在这平衡臂上再冒险向外走一些的话，就会失去所有的主见。他就会和原来一样，两手空空。

要是那样的话，尽管不是他的错，那个黑衣人也会杀了他的。

于是他把思绪转开，体会到一个准备自杀的人终于摆脱掉长期困扰他的对于死亡的设想的那种冷冷的解脱感。但要是他愿意的话，今晚就可以去。是的，他可以杀了雷德曼，在近距离内只用一发子弹

就能了事。然后他可以一动不动地、冷静地等在那儿，直到那个俄克拉荷马的混蛋出现。再给他的太阳穴来上一枪。听到枪声也没人会吃惊的；因为这儿的活动丰富多彩，许多人都到这里来打鹿。

现在是差 10 分 7 点，到 7 点半的时候他就能把他们俩全干掉了。到 10 点半或者更晚一点儿，法兰妮才会注意到出事，而到那时候他早走远了，骑着他的本田一路向西，包里装着他的账本。但如果他只是像这样坐在车上听任时光流逝的话是办不成这件事的。

第二下打火的时候本田就起动了，这是一辆好车。哈罗德露出了微笑，接着哈罗德大笑起来，然后完全是在欢呼了。他向桥塘公园开去。

当斯图听到哈罗德的摩托车驶进公园的声音时，已经是暮霭时分了。过了一会儿，他看见那辆本田车的头灯光在山坡车道两侧的树木之间闪烁。然后就看见哈罗德戴着头盔的头在左右转动着找他。

斯图坐在一个石头烧烤台的边上招着手大声喊他，片刻之后，哈罗德看到了他，也招了招手，转弯挂二档骑了过来。

在他们三个渡过了这样一个下午之后，斯图对哈罗德的印象相对好了些……实际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好。哈罗德的主意实在不错，尽管并没有成功。而且哈罗德还坚持选了去尼德兰的那条路……尽管他穿着厚夹克也一定冷得要命。他停下车来的时候，斯图看见哈罗德脸上那始终挂着的微笑看起来却是一副苦相；他脸上紧绷绷的，面色也太过苍白。斯图想，他一定是因为事情没有任何好转而觉得失望。他忽然为自己和法兰妮对待哈罗德的方式感到内疚，他们一向认为他总是笑容满面和对人的那种过分热情是一种伪装。也许，这个人正在努力为自己的生活揭开新的一页，而他行事的方式有点怪正是因为以前从来也没有尝试过做这样的事，他们可曾真心考虑过这种可能性呢？斯图认为他们从来也没这么想过。

“什么也没找到吧？”他问哈罗德道，同时轻快地从那烧烤台上跳了下来。

“没有，”哈罗德说，他脸上又出现了笑容，但那是不由自主的，有气无力的。脸色看起来仍然有些古怪而且没有血色。双手都插在衣袋里。

“没关系。这是个好主意。就咱们现在看来，她应该已经回家去了。如果没有的话，明天咱们再来找。”

“那可能就得找尸体了。”

斯图叹了口气说：“可能是……唉，可能是的。哈罗德，你来跟我们一起吃晚饭好吗？”

“什么？”在越来越暗的树影里哈罗德看起来像是吃了一惊。他脸上的笑容显得更加勉强了。

“吃晚饭，”斯图耐心地说，“你看，法兰妮也会高兴你来的。不骗你，她真会很高兴的。”

“嗯，可能吧，”哈罗德说，仍然看起来很不安。“但是我……嗯，你知道我做过对不起她的事。咱们现在最好还是不谈这事吧。说真心话，你们两个在一起挺好的。我知道。”他微笑着，显得更加真诚。那是富有感染力的；斯图也冲他笑了笑。

“随便你，哈罗德。但我们的门对你是敞开的，任何时候都是。”

“谢谢。”

“不，我要谢谢你。”斯图严肃地说。

哈罗德眨眨眼，不解地问：“谢我？”

“在其他人都准备听天由命的时候谢谢你帮我们找她。尽管我们什么也没找到。你愿意和我握握手吗？”斯图伸出了手。有一会儿哈罗德只是茫然地看着他的手，斯图以为他的好意不会被接受了。但哈罗德把右手拿出了衣袋——手里原来像抓着什么东西，大概是拉链吧——和斯图的手短促地握了一下。哈罗德的手是温暖的，还有一点汗湿。

斯图走了几步站在他前面，向下望着车道。“拉尔夫现在该来了。希望他从那该死的山下来的时候可别出事。他……啊，他来了。”

斯图走到路边上；车道上有另一道车灯光正闪动着向上移，在树

屏后闪闪烁烁地像在捉迷藏似的。

“对，那是他，”哈罗德用一种奇怪的呆板板的声音在斯图身后说。

“还有人跟他在一起。”

“什，什么？”

“看那儿。”斯图指着第一道灯光后面的另一道摩托车灯光说。

“噢。”又是那种奇怪的呆板的声音。斯图禁不住回过头来。

“你没事吧，哈罗德？”

“只是觉得累。”

另一辆车是格兰·贝特曼的；那是一辆低动力的机动脚踏两用车，尼克·安德罗斯骑在拉尔夫身后的车座上。尼克邀请他们大家都到他和拉尔夫共用的那间房子里去喝咖啡还有白兰地。斯图同意了，但哈罗德谢绝了，他看起来仍然很紧张也很累。

“他是多么失望啊。”斯图心想，他突然意识到这不但是自己头一次对哈罗德产生同情，而且这份同情也来得太迟了一些。他又代尼克邀请了他一遍，但哈罗德只是摇了摇头，告诉斯图今天他简直要不行了。他想他会回家睡上一觉的。

到家的时候，哈罗德浑身颤抖得很厉害，几乎没法把钥匙插到前门的锁孔里去。当门终于打开的时候，他一下子冲了进去，就像怕有个疯子跟在身后似的。他砰地一声关上门，把锁锁上，再上好了闩。然后他倚着门呆了一会儿，头朝后仰着，双目紧闭，觉得自己几乎要歇斯底里地大哭起来了。然后他终于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就摸着黑穿过门厅来到起居室，把里面的三盏灯全都点亮了。房间里明亮起来，他觉得有这光明就好多了。

他坐在自己最喜欢的那把椅子中闭目养了一会儿神。当心跳不再那么急的时候他起身走到壁炉前，将那块活动的石头搬开，把那本账本拿了出来。拿着它他就感到莫大的安慰。账本是用来记载所欠的债，重要的账单和累计投资额的。所有的账在这上面最后都要结

掉。

他走回来坐下，翻到上次中断的地方，犹豫了一会儿，然后写道："1990 年 8 月 14 日"。他一直写了近一个半小时，手中的笔疾速地来回移动，一行又一行，一页又一页。在写的时候，他的脸上诸般表情依次转换，或是残忍的嘲笑或是阴郁的正直，或是恐惧或是兴奋，或是痛心疾首或是露齿而笑。写完以后，他读着自己写出的东西（"这是我写给全世界的信，而从没有人写信给我……），一边读一边揉着写痛了的右手。

他把账本和那块覆盖的石头放回原处。他感到很镇静；他已把心中的一切都写出来了；他已把他的恐惧和愤怒都倾注在那一页页的纸上而他的决心依然坚定。这感觉很好。有时候把一些事情写下来反而使他的神经更紧张，那时候他心里知道他写的不够真实，或者说没有尽最大的努力把事实之剑的钝刃磨得可以用来砍削——锋锐处可见血。但今夜他能以一种镇静安详的心态将那本子放回去。他的愤怒、恐惧与沮丧都被安全地转移到那本子中了，在他熟睡的时候它就保存于大石之下。

哈罗德拉起一幅窗帘向外面清静的街道望去。仰望着弗拉蒂龙斯山，他镇静地回想着他是多么危险地就要动手了，差一点就要拔出那只 0.38 口径手枪，打算把他们 4 个都干掉。那就把他们那个臭不可闻又假充神圣的特别委员会给收拾了。他要是干掉了他们，那剩下的就连个该死的法定人数也凑不够了。

但在最后一刻，仅存的一线理智反而占了上风。于是他放下了枪而与那个无耻的骗子握了手。他也许永远也不知道自己怎么能这么做，但感谢上帝他是这么做了。天才的标志就在于能忍耐——他要忍。

他现在觉得困了；这是漫长而不平静的一天。

他解开了衬衫，熄灭了两盏油灯，拿起最后一盏要带到卧室里去。在穿过厨房的时候他停下了，登时觉得浑身一片冰凉。

通向地窖的门开着。

他走了过去，把灯举高，下了三级台阶。心里忽然感到一阵恐惧，没法再保持镇静了。

“谁在这儿？”他叫道。没有回答。他能看见那张台球桌，那些海报。在远处的屋角处，有一套漆了鲜艳的彩色条纹的曲棍球棒放在架上。

他又下了三级台阶。“那儿有人吗？”

没有；他能感觉到没有人。但这并没有减轻他的恐惧。

他走完余下的几级台阶，把手里的灯高高地举过头顶。对面的墙上映着巨大的影子，像只大猩猩，连做的事情都很像。

好像那边的地板上有什么东西？没错，是有点什么。

他从电动火车的轨道后面走到窗下，这正是法兰妮进来的那扇窗子。在地板上有一小堆浅褐色的土。哈罗德把灯放在了土的旁边。在它的中间，留有一个运动鞋或是网球鞋的印子，就像指纹一样清楚……那花纹不是饼干形或锯齿形的，而是由一组组的小圆圈和线条构成。他狠盯着这个足印，把它烙在了脑子里，然后把这堆土踢成了一团尘灰，毁去了那个印子。在灯光的映照下，他的脸就像是个蜡像一样。

“你会付出代价的！”哈罗德轻声喊道，“不管你是谁，你会付出代价的！你一定得付！一定得付！”

他又走上楼梯，把房子整个查看了一遍，寻找着其他闯入的痕迹。但他并没找到。最后他在起居室停了下来，现在一点睡意也没有了。他正想着定是什么人——可能是个孩子——只是出于好奇闯了进来，但突然脑子里灵光一闪，仿佛夜空中亮起一颗照明弹似的，他想起了那个账本。闯入的动机是那么明显，又是那么可怕，他却差一点完全忽略掉它。

他奔到壁炉前，掀起那块石头，把账本抓了出来。他第一次完全清醒地意识到这个本子是多么的危险。要是有人发现了它，就一切都完了。他应该比任何人都更清楚这一点；难道发生这一切都是因为法兰妮的日记本吗？

账本。脚印。后者的出现是否意味着前者已经被发现了呢？当然不是。但怎么能肯定呢？没办法肯定，这是再清楚不过的事实了。

他把那块炉石放回原处，带着账本进了卧室，把它放在枕头下面，和那支威森左轮手枪放在了一起，心想着应该烧了它，却知道自己永远不会这么做。那本子里面是他一生中写得最好的东西，也是他基于诚信和亲身亲历写成的唯一的东西。

他躺了下来，准备好渡过一个不眠之夜了，脑子里不停地想着可能用来藏它的地方。放在一块松动的墙板下？放在一个碗柜后面？有没有可能采用那古老的盗窃术里的一招，就把它大胆地放在一个书架上，和其他许许多多的书本放在一起，左边来一本《读者文摘精华本》，右边是一本《完全的女人》？不行——那太过大胆了；要是那样他就再也没法安心地离开这所房子了。在银行租一个保险箱怎么样？不，那不行——他要把它留在身边，要能看到它。

最后，他真的开始睡意沉沉了，而他的思绪被袭来的睡意释放了，迷迷茫茫、漫无目的地飘游着，像一个缓缓滚动的弹球似的。他想：必须把它藏起来，那件东西……要是法兰妮把她的日记藏得好一点的话……要是我没读到她对我的真实想法……她的伪善……要是她……

哈罗德突然一下子坐了起来，嘴里轻轻喊了一声，眼睛睁得大大的。

他就那样子坐了很久，过了一会儿他不禁发起抖来。她知道了吗？那会是法兰妮的脚印吗？日记……杂志……账本……

最后他又躺了下去，但好长时间睡不着觉。他一直想着法兰妮·戈德史密斯平时是不是总穿一双网球鞋或是运动鞋。要是的话，那鞋底的花纹是什么样的？

鞋底的样子，灵魂的样子。当他终于睡着的时候，做了很多噩梦，不止一次地在黑暗里痛苦地叫出声来，就像要赶开一些已经永远侵入了的东西。

九点一刻的时候斯图进了家。法兰妮蜷缩着身子躺在双人床上，身穿一件大衬衫——那衣服几乎盖住了膝盖——正读着一本书，书名叫《五十种友好的植物》。他进来的时候她起了身。

“你上哪儿去了？我急坏了！”

斯图告诉了她哈罗德的计划，说他们去找阿巴盖尔妈妈了，以便至少能看顾着她。但他没提到神牛。他最后一边解着衬衫一边说：“我们本来想带你一起去的，宝贝儿，但是到处找不着你。”

“我那会儿在图书馆呢，”她说，看着他脱下衬衫，又把它塞进挂在门后的洗衣网袋里。他的体毛很多，前胸和后背都有，她发现自己正在想的是，在遇到斯图之前，她总是觉得体毛多的人令人反感。她想，是看到他回来的宽慰使她高兴得脑子都有点糊涂了。

哈罗德看过她的日记，她现在知道了。她一直非常担心哈罗德可能会密谋骗得斯图孤立无援然后再……嗯，对他做出点什么来。但为什么是现在呢，正是今天，正当她刚发现这件事的时候？如果哈罗德已经让那睡着的狗躺了那么久，那么设想他根本就不想惊醒那只狗不是更合逻辑一些吗？是否也有可能哈罗德读了她的日记后已经知道对她追求不停是全无用处的？再加上阿巴盖尔妈妈失踪的消息，使她理所当然地预感到恶运当头，但事实是，哈罗德只是读了她的日记，而不是全世界罪行的忏悔。如果她告诉斯图她发现的事，只会使自己看起来很傻，可能还会使他憎恨哈罗德……还可能同时也恨她一开始就这么傻。

“根本就没看见她，是吗，斯图？”

“对，没有。”

“哈罗德看起来怎么样？”

斯图一边脱着裤子一边说：“他很痛苦。因为他的主意并没使事情好转而难过。我邀请他来吃晚饭，什么时候愿意来都行。我希望你不介意。你知道，我真的认为自己会喜欢起那个傻瓜的。我在新罕布什尔州遇到你们俩的时候你怎么劝我我可都没法喜欢他。我邀请他是不是错了？”

“没有,”她想了一下才说道,“你没错,我也想和哈罗德好好相处。”她心里却在想,我坐在家里想哈罗德可能会要敲掉他脑袋的时候,斯图却在邀请他来吃晚饭。

斯图又说:“要是天亮了阿巴盖尔妈妈还没回来的话,我想我会去问哈罗德愿不愿意和我再出去找。”

“我也想去,”法兰妮很快地说,“这儿还有些别人也不相信她能靠乌鸦供养着过活。迪克·沃尔曼是一个,拉里·安德伍德也是一个。

“太好了,”他说着,也躺到了床上来,“我说,在这衬衫下面你都穿了些什么?”

“一个像你这么高大、这么强壮的人没有我的帮助也应该能发现的,”她含蓄地说。

当然他最后发现,那下面实际上什么也没有。

第二天的搜索组是在大约早晨8点钟出发的,有6个人——斯图,法兰妮,哈罗德,迪克·沃尔曼,拉里·安德伍德,以及露西·斯旺。到了中午队伍扩大到20人,而到了黄昏的时候(山里也像往常一样,电闪雷鸣地下了一阵暴雨)在博尔德西边这块地方已经有50多人了,他们搜索着一个个灌木丛,淌过一条条溪水,在峡谷里上上下下,用通话器彼此呼来叫去。

一种奇怪的无可奈何的恐惧情绪慢慢代替了昨天的平静接受。尽管那种赋予了阿巴盖尔妈妈在这一地区半神地位的理想化的力量十分强大,但还是有大部分的人开始以现实主义的观点来看待她的生还问题了:这老妇人很可能已超过了100岁,她已经孤身一人在外面呆了一夜,而现在第二个夜晚又来到了。

那个带着12个人从路易斯安那的乡下跋涉到博尔德的家伙倒是把这事概括得很精辟。他和同伴是前一天的中午来的。当得知阿巴盖尔妈妈出走的消息时,这个叫诺曼·克罗格的人把棒球帽摔在地上说:“我真他妈的倒霉……你们都派了谁去找她?”

查理·英彭宁，或多或少已成为自由之邦这地方居民的恶运预言家了（有关 9 月里大雪的那个“好”消息就是他传播的）。他现在开始向人们建议道，既然阿巴盖尔妈妈已经撤离这儿了，那么这可能就是一个征兆，表明他们都应该撤离。毕竟，博尔德是离得太近了。离什么太近？无所谓，你知道离什么太近，而纽约和波士顿都让梅维斯·英彭宁的儿子查理觉得安全得多。但没人听他的。人们太累了，宁愿坐下来等。要是马上要冷了，而这儿没法取暖的话，他们倒是可能会搬走，但在这事发生之前是不会搬的。他们正在休养生息。曾有人礼貌地问英彭宁是否打算自己单独离开。他说，他会留下来等更多的人醒悟过来再走。格兰·贝特曼跟人议论说，查理·英彭宁会成为可怜的摩西的。

格兰·贝特曼相信，这地方人的感觉也就是到“无可奈何的恐惧”为止了，因为尽管他们有着种种幻想，尽管他们对于落基山西边可能发生的事情怀着极度的忧虑，但他们毕竟仍然是有理性的人。迷信也像真爱一样，需要时间去培养和表现。当他们因为天已太黑而结束了今晚的搜索以后，他给尼克、斯图、和法兰妮打了个比方：当你建好一个谷仓时，你会在门上挂一个末端朝上的马蹄铁来留住好运，如果有个钉子掉了下来或者那马蹄铁掉了个方向，你也不会因此就把谷仓废弃掉。

“可能有一天我们或者是我们的后代会因为挂着的马蹄铁放走了运气就把谷仓废弃掉，但那得是好多年以后的事了。就现在而言我们只会觉得有点不舒服和有点失落。但我想那会过去的。要是阿巴盖尔妈妈死了的话——向上帝保证我希望她没有死——那么对于这地方人的精神健康而言，这件事这时候发生可能还算是最好的呢。”

尼克写道：“但是她本身就是魔鬼作恶的障碍，是他的对头，是用来保证善恶的天平保持平衡的……”

“是的，我知道。”格兰阴郁地说，“我知道。人们不在乎马蹄铁的日子可能真的正在过去了……或者可能已经过去了。相信我，我明白。”

法兰妮问道："格兰，你不是真的认为我们的孙儿们会成为迷信的土人吧？会烧死女巫而且从手指缝里吐痰来测运气？"

"将来的事我可不知道，法兰妮，"格兰说，在灯光下他的脸看起来又衰老又疲倦——这可能就是一个失败的术士的脸。"要不是那天晚上在弗拉格斯塔夫山斯图给我点出来，我甚至都不能正确地认识到阿巴盖尔妈妈对我们这地方的影响。但我确实知道这一点：我们都在这个镇里只是因为两件事。我们可以把这场超级流感归因于人类的愚蠢。不管是我们还是俄国人，还是拉脱维亚人，这么做都没什么关系。那倒空烧杯的人是微不足道的，因为真理在于：理性主义的终结处，定是无数的坟墓。物理定律，生物定律，数学定理，这都是死亡之旅的组成部分，因为我们还是我们。如果没有上尉之旅，还有别的事会导致这场灾难。人们普遍把它归罪于'科技'，但'科技'只是树的枝干而不是树根。树根是理性，我把这个词定义为：'理性就是我们认为对生命的状态总能了解的思想。'这就是死亡之旅。一直都是。所以要是你愿意的话可以把超级流感归因于理性。但另一个我们在这里的理由是幻想，而幻想是非理性的。我们保证过在委员会的时候不谈这个简单的事实，但现在不是在委员会。所以我要说，我们都知道的事是真的：我们在这里受了一种无知力量的左右。对我来说，这意味着我们也许正开始接受——现在还只是半自觉的，而且因为文化的落后还不断地有倒退——一种不同的存在的定义。这就是那种认为我们对于生命的状态永远也不可能了解的思想。如果理性是死亡之旅的话，那么非理性就最好称之为生命之旅……除非证明并非如此。

斯图缓缓地说："嗯，我也迷信。人们笑话我，但我还是迷信。我知道一个人用一根火柴点两支还是三支烟并没有什么不同，但如果点了三支烟就会让我紧张，而两支就不会。我不在梯子下面走，见到黑猫从面前跑过我也从不在意。但如果活着不懂任何科学……崇拜太阳，可能就……打雷的时候以为有怪物在天上滚保龄球……说真的，我敢说这些中没有任何一点让我高兴。为什么呢，因为这对我来

讲像是一种屈从。

“但假如这些都是真的呢？”格兰平静地问。

“什么？”

“假设理性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个人几乎可以肯定它已经过去了。你知道，它以前也来过去过；它上一次的结束大约是在20世纪60 年代，也叫“宝瓶座年代”，在中世纪它几乎带来一个可恶的永恒的假期。设想一下……想想理性主义真的不在了，就像一团耀眼的亮光消失一会儿似的，我们能看到……”他的声音慢慢消失了，眼睛似乎看着内心深处地某个地方。

“看到什么？”法兰妮问道。

他抬起头来望着她的双眼；他的双目是灰色的，看起来有些怪异，似乎因自身内部的光芒而闪烁着。

“黑暗的魔法，”他轻声说。“那是一个奇迹的世界，水将往山上流，巨人居住在丛林的最深处而龙居住在山的下面。耀眼的奇迹，正义的力量。‘乞丐，出来。’清水变成美酒。而且……而且也许……那模型正是魔鬼的翻版。”

他停下来，露出了微笑。

“生命之旅。”

“那黑衣人？”法兰妮平静地问。

格兰耸了耸肩。“阿巴盖尔妈妈把他叫做魔鬼的助手。也许他正是最后一个具有理性思想的魔法师，要收集科技的工具来对付我们。可能还更有甚者，还有更邪恶的东西。我只知道他是，而且我也不再认为社会学或心理学或其他的任何什么“学”能把他除掉了。我只认为正义的魔法能够做到这一点……而我们正义的魔法师却出走了，孤身一人，四处流浪。”格兰的声音几乎哽咽了，他迅速地低下了头。

外面只有一片黑暗，一阵微风从山上吹来，将几缕清新的雨丝飘洒在斯图和法兰妮家起居室的窗玻璃上。格兰正在点他的烟斗。斯图从兜里随便抓了一把零钱出来，握在手里上下摇着，然后张开手看有多少枚面朝上，多少枚背朝上。尼克在他便笺本的第一页上细心地

在涂画着，在他的脑海中浮现出硕尤空寂的街道，他听到——是的，是听到——一个声音低语着：“他来找你了，哑巴，他现在更近了。”

过了一会儿，格兰和斯图在壁炉里点了一堆火，他们都望着那火焰，不怎么说话。

他们走了以后，法兰妮觉得情绪低落，很不开心。斯图也在那儿一言不发，若有所思，法兰妮觉得他看起来很累。我们明天应该留在家里，只是呆有家里彼此说说话，下午再睡上一会儿。我们应该轻松一点儿。她看着那盏煤气灯，真希望能有盏电灯，只需按一下墙上的一个开关就有满屋子光明的电灯。

她觉得自己双眼中胀满了泪水。她生气地告诉自己别这样，别再给他们两个添麻烦了，但她身上控制眼泪的那部分机能好像并不愿意听从她。

接着，斯图突然跳起来喊道：“天啊！我差点忘了，记性可真差，是吧？”

“忘了什么？”

“我给你看！在这儿等一下！”他出了门，嗒嗒响着下了门厅的台阶。她走到门口，一会儿就听到他走了回来。他手里拿着什么东西，那是一个……一个……

“斯图尔特·雷德曼，你从哪里弄到这个东西的？”她又惊又喜地问。

“民间艺术乐器店。”他笑着说。

她把那洗衣板拿过来，翻来过去地看。它的上蓝剂闪闪着发出微光。“你说是民间……？”

“就是沃尔纳特街尾的那个。”

“乐器店卖洗衣板？”

“没错。那儿还有一个相当不错的洗衣盆呢，就是已经被人打了个孔变成低音提琴了。”

她笑了起来。她把洗衣板放在沙发上，向他走去，紧紧地拥抱住

他。他把手放在了她的胸前，她更紧地抱住了他。她轻声说：“医生说要给他听夜莺乐队的音乐。”

“嗯？”

她把脸贴在他的脖子上，说：“这好像让他感觉挺舒服。不管怎样，歌里是这么唱的。斯图，你能让我感觉舒服吗？”

他微笑着把她抱了起来。“好的，”他说，“我想可以试试。”

第二天下午2点15分，格兰没敲门就直闯进了他们的公寓。法兰妮正在露西·斯旺房里，两个女人正在做面食。斯图正在读一本马克思·布兰德·韦思顿的书。他抬头看到了格兰，只见他脸色苍白，浑身发抖，眼睛睁得大大的，抓起他的书扔到了地下。

“斯图，”格兰叫道，“噢，天啊，斯图。真高兴找着你了。”

“出什么事了？”他急忙问道。“是不是……有人找着她了？”

‘不是，”格兰说。他一下子坐了下来，就像是他的腿突然不管用了。“不是坏消息，是好消息。只是非常奇怪。”

“什么？怎么回事？”

“是科亚克。我午饭后睡了一会儿，醒来的时候就看到科亚克在走廊里，睡得正香呢。他模样惨极了，但确实是他。”

“你是说那只狗吗？那个科亚克？”

“我说的就是他。”

“你肯定吗？”

“一样的狗牌，上面写着‘伍德维尔，N. H.’。一样的红颈圈。就是那只狗。他骨瘦如柴，而且打过架。迪克·埃利斯——迪克因为能换换样有只动物来治而大喜过望——他说那狗的一只眼睛已经不可挽救地瞎了。在他的两肋和肚子上都有严重的抓伤，有些已经感染了，但是迪克能料理好的。已经给他打了一针镇静剂，肚子也包扎起来了。迪克说看起来他和一只狼搏斗过，也可能还不止一只。不管怎样不会是兔子干的。他没感染上病毒。”格兰缓缓地摇了摇头，两行泪水从腮边流了下来。“那只该死的狗回来找我。基督在上，我真希望

当初没把他独个儿丢下，斯图。这让我觉得自己可恶透顶。”

“你也是不得已，格兰。用摩托车没法带他。”

“是的，但……他跟着我来了，斯图。这是你在《明星周刊》上才能读到的那种事……‘忠实的狗追随主人 2000 里’。他怎么能做得了这样的事呢？怎么能呢？”

“可能和我们一样。狗的梦想。你知道——他们确实也做梦的。你难道没见过一只狗躺在厨房的地板上呼呼大睡，睡梦中爪子向外抽动么？阿内特有个叫维克·帕尔弗里的老人，他常说狗有两种梦，美梦和噩梦。爪子抽动的时候做的是美梦，而在睡梦中吠叫就做的是噩梦。如果在狗做噩梦，也就是吠叫的梦时把它弄醒，他很可能会咬你。”

格兰茫然地摇了摇头说：“你是说他梦见……”

“我说的一点儿也不比你昨天晚上说的事情更可笑。”斯图用责备的口气说。

格兰笑着点了点头：“噢，那种废话我能一连说上几个小时呢。我是古往今来最伟大的胡说家之一。只是在确实有什么事发生的时候才这样。”

“讲道的时候醒着，讲完了就睡觉。”

“你这该死的，东德克萨斯佬。想过来看看我的狗吗？”

“那当然。”

格兰的家在斯普鲁斯街，离博尔德旅馆两个街区的距离。门厅外花架上攀着的常春藤差不多都死掉了，与博尔德全部的草坪和大部分的花有相同的遭遇——这是因为城里的总水管不再供水，无法每天浇灌，终于还是这里干燥的气候占了上风。

门厅里放着一张小圆桌，上而放着一瓶加料杜松子酒。斯图问道：“没有冰块，这东西的味道是不是太可怕了？”而格兰回答说：“喝完第三杯以后你就不会太注意有没有冰了。”酒瓶旁边有个烟灰缸，里面有 5 个烟斗；旁边还有几本书，是《禅与摩托车保养艺术》、《4 号

球》、《我的枪快》，每一本都翻开在不同的位置。还有一口袋打开的腰果。

科亚克躺在门厅里，受伤的嘴静静地放在前爪上。那可怜的狗瘦骨嶙峋而且被咬得遍体鳞伤，但斯图还是认出了他，尽管认识他并不久。他蹲了下来开始抚摸科亚克的头。科亚克醒了，高兴地看着斯图。用一种狗特有的方式像是在笑着。

“我说，这真是条好狗。”斯图说，竟感到嗓子里可笑地有点哽咽。就像一副纸牌一张张地翻过来一样，他似乎看到了自从妈妈给他老斯派克——开始他有过的一只狗，那时斯图才 5 岁。他有过很多狗。可能对于一副纸牌来说还不够一张一只，但还是有很多狗。有只狗是很不错的，而且据他所知，科亚克是博尔德这里唯一的一只狗。他瞥了一眼格兰又很快把眼光移开了。他想即使是能同时读三本书的直率的老社会学家也不愿意从双目中泄露真情。

“好狗。”他重复道。而科亚克也用尾巴砰砰地敲着门厅的墙板，似乎是在赞同地说它确实是一只好狗。

“我进去一下，”格兰嗓音沙哑地说。“用一下洗手间。”

“好的。”斯图答道，没有抬头。“嘿，好孩子，我说，老科亚克，你是好孩子么？是不是？”

科亚克的尾巴赞同地摇着。

“能翻个身吗？装个死，宝贝。来翻个身。”

科亚克听话地翻过身仰面躺着，两条后腿向外伸开，两个前爪悬空伸着。当他的手轻轻地抚过迪克·埃利斯缠上的硬硬的白绷带时，斯图的脸上充满了关切。向上一点儿，他能看到红色的肿起的抓伤一直延伸到绷带下面。确实有东西袭击了它，但那不是另一只流浪的狗。一只狗会去扑击脸或者咽喉。攻击科亚克的动物比狗要矮一些，但更奸诈。可能是狼群，但斯图怀疑要真是一群的话科亚克是否还能逃走。不管是什么，他没被咬得开肠破肚总算是幸运。

纱门响了一下，格兰出来回到了门厅。

“不管袭击他的是什么，那家伙差不多都是冲着他的要害去的。”

斯图说。

“伤口很深，他失了很多血，”格兰赞同地说，“我真是不敢想，让它遭受了这一切的那个人就是我。”

“迪克说是狼。”

“是狼或是山狗……但他认为这伤不大像是山狗弄的，我也同意。”

斯图拍了拍科亚克的屁股，科亚克翻回身来趴下了。“一个地方差不多所有的狗都没了，怎么还会有那么多的狼呢——我是说落基山东面——却来攻击这么好的一只狗？”

“我想咱们永远也没法知道了，”格兰说，“就像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这场该死的瘟疫杀死了那么多的马却不害牛，杀死了那么多人而我们却还活着一样。我甚至都不去想它了。我只打算存上一批狗食来养着他。”

“好的。”斯图看着科亚克，他的眼睛已经闭上了。“他伤得这么厉害，可没有变——他翻身的时候我就看出来了。要是我们的话，可比他差远了，你说是不是？”

“是这样。”格兰若有所思地说，“想来一杯温的加料杜松子酒吗，东德克萨斯佬？”

“天哪，不了。可能我受的教育再不比一年的职业技术学校多了，但也还不是一个该死的生番啊。有啤酒吗？”

“噢，我想能弄到一罐库尔斯牌的，不过也是温的。”

“我上当了。”他跟着格兰开始向屋里走，但手推着纱门的时候停住了，回头望着那睡着的狗对他说：“你好好睡吧，乖孩子。有你在这儿可真好。”

他和格兰走了进去。

但科亚克并没有睡着。

它正处于半梦半醒之间，一切生物在受了重伤，但伤又没重到要面对死亡的阴影时都有很长的时间是在这种状态中度过的。它肚子

上有一块很深的疥疮，感觉火烧火燎的，那是因为伤愈而生的疥疮。格兰将要花上很长时间引开它对那块疥疮的注意力，以免它抓掉绷带，再弄破伤口，使它们重新感染。但那是以后的事了。目前科亚克（它有时还会把自己当成是大个子斯蒂夫，那是它原来的名字）很满足于迷迷糊糊地置身于半梦半醒之间。在内布拉斯加州那些狼朝它扑过来了，那时它正在一个叫赫明福德小镇上那所院子周围沮丧地闻来闻去。是“那个人”的气味，和对“那个人”的感觉把它引到这里来的，但到了这儿就消失了。它到哪儿去了？科亚克不知道。正在那时那些狼，共有 4 只，像可怕的死神一样从玉米地里窜了出来。它们瞪着磷光闪闪的眼睛盯着科亚克，它们的唇都从牙齿上向回翻着，口中发出不怀好意地低吼声。科亚克在它们面前向后退着身子，也低吠着，爪子伸出，掘着阿巴盖尔妈妈家门前的土。它左边悬挂着一个轮胎做的秋千，在地上投下一个浅浅的圆影。科亚克的后半身刚一退入门廊投下的阴影中，头狼开始进攻了。它矮着身子扑来，向它的肚子咬去，其他的狼跟着扑上来。科亚克跳了起来，跃过头狼扑咬而来的大嘴，把自己的下腹暴露给它，而正当那只头狼开始抓咬时，科亚克自己的牙齿狠狠地咬住了狼的脖子，它咬得很深，咬出了血，那狼嚎叫着想挣开，它突然丧失了勇气。当它向后挣脱时，科亚克的爪子闪电般的出击，抓向那狼柔嫩的口鼻，那狼发出一声惨嚎，它的鼻子被撕裂一直伤到鼻孔处，整个口鼻部几乎被抓成了一条条的。它痛苦地哀叫着逃走了，一边疯狂地左右甩着头，一滴滴的鲜血喷洒在了身体的两侧。以近似种类的所有动物都共有的一种原始感应，科亚克能清晰地感觉到在它头脑里一遍又一遍地翻腾着的念头：

“马蜂螫了我，噢，马蜂，马蜂进了我的脑袋，有马蜂进了我的脑袋，噢！”

然而紧接着其他的狼袭击了它，一只从左边另一只从右边就像钝头的子弹一般，最后的第三只则钻到了下面，狞笑着，撕咬着，像要把它的肠子掏出来。科亚克已经冲到右侧，它沙哑地吠叫着，正想要对付那第一只，这样它就可以冲到门廊下去了。要是它能冲到门廊

下，它就能把它们赶开，也许是永远地赶开呢。现在躺在门廊下，它以一种慢动作在脑中再现了这场战斗：那吠叫声和嚎叫声，那进击和后退，那浸入了它头脑中的血的味道慢慢地把它变成了一部战斗的机器，在当时甚至都意识不到自己伤口的痛苦了。它使得右边的那只狼与第一只的下场一样，它一只眼睛瞎了，喉咙旁边有一个巨大的、滴血的，也可能是致命的伤口。但那只狼也给它留下了伤口；大多数都是外伤，但也有两处极深，治好了以后变成硬硬的扭曲的伤疤，就像一个歪歪扭扭地写出的小写字母 t 似的。甚至当它已经是一只很老很老的狗的时候（在格兰·贝特曼死后，科亚克还活了 16 年），在阴雨的天气里那些伤疤还一跳一跳地疼。那时它感到了轻松，在门廊下面爬着，当剩下的两只狼里的一只，受血欲的驱使，想在背后袭击它时，科亚克跳到了它的身上，咬它，把它的喉咙也撕开了。另一只差不多退到了玉米地的边上，不安的哀叫着。要是科亚克冲出去再去打，它就要夹着尾巴逃跑了。但科亚克没出去，那时候没去。它累坏了。它只能侧着身躺着，急促而微弱地喘着气，舔着自己的伤口，每当看到剩下的那只狼的影子靠近就从胸口深处发出低吼声。后来天黑了，一弯朦胧的半月升起来，挂在内布拉斯加州的天空中。每次当那最后的一只狼听到科亚克还活着，并且可能仍然准备战斗，它就惊慌地跳开，发出哀叫。午夜以后的什么时候它走了，留下科亚克独个儿来看它到底是死还是活。凌晨的时候它感觉到身边还有另外的动物，吓得它发出了一连串的呜咽声。那是玉米地里的一个东西，在玉米地里走着的一个东西，可能是来猎杀它的。科亚克浑身发抖地躺着，等着看那东西会不会发现它，玉米地里这可怕的东西感觉上像是一个“人”或是一只“狼”甚至是一只“眼睛”，像是古老的鳄鱼那样的某种邪恶的东西。不知多长时间过去了，当月亮落下去以后，科亚克感觉到它不见了。它睡着了。它在那门廊下一连躺了三天，只在饥饿或是口渴迫使它出来时才出来。院子里手摇水泵的口下总有一坑水，屋子里有各种各样丰盛的残羹冷饭，里面有很多都是阿巴盖尔妈妈为尼克的聚会烹制的。当科亚克感到它能继续走了，它也知道了往哪走。不是

某种气味告诉它的；而是一种深深的热力的感觉，在它濒危的时候来自它自己的心底深处，似乎有一种闪闪发光的热力来自它的西面。所以它来了，最后的 500 英里大部分是一瘸一拐地用三条腿走的，痛苦总是啮咬着它的腹部。时不时地它就能闻到“那个人”的气味，所以知道走对了路。最后它到了这儿。“那个人”在这儿。这儿没有狼。这儿有食物。在这儿没有那邪恶“东西”的味道……那个有着狼的臭味和“眼睛”的感觉的“人”隔几里远也能看得见你，要是它恰巧向你这边看的话。现在，一切都好了。这么想着的时候（到目前为止狗是能思考的，想的都是与它们几乎全凭感觉看到的那个世界有关的事），科亚克的思绪又向下沉得深了一些，现在真的是睡着了，现在真的作梦了，是一个好梦，梦见在长满三叶草和梯牧草的草地上追着兔子，那些草都有肚子那么高，沾着可爱的露水湿湿的。它的名字是大个子斯蒂夫。这里是北边 40 里的地方。噢，在这个灰暗的不尽的早晨到处都有兔子……

当它作梦的时候，它的爪子抽动着。

第 53 章

摘自特别委员会会议记录

1990 年 8 月 17 日

会议地点：泰伯梅萨区南 42 街拉里・安德伍德家中。委员会全部成员出席。

第一个议题是有关将这个特别委员会选举成为博尔德的常设委员会。法兰妮・戈德史密斯获准发言。

法兰妮："斯图和我都认为，我们大家都能被选上的最好、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整个名单得到阿巴盖尔妈妈的批准。这能为我们省去很多麻烦，比如可能有 20 个人被他们的朋友提名，甚至乱得连苹果车都会弄翻了。但现在我们得用另一个办法了。我并不想提不十分民主的建议，不管怎样你们也都知道计划了，但我只是想再强调一下，我们每个人都必须找到人来提名和支持我们。很显然我们不能互相这么做——因为那会看起来太像黑手党。所以要是你们找不到一个人来提名你、另一个人来支持你的话，你就最好还是放弃吧。"

苏珊："噢！那可有点卑怯呀，法兰妮。"

法兰妮："是的……是，有一点儿。"

格兰："咱们慢慢又回到委员会的道德这个题目上来了，尽管我能肯定我们大家都认为这是一个永远吸引人的话题，但我还是愿意过几个月以后再来讨论。我们是为自由之邦的最高利益服务的，我想大家对此没有异议，那么这个话题就到此为止吧。"

拉尔夫："你听起来有点生气，格兰。"

格兰："我是有点生气。我承认。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一直在劳神费心，这个事实应该已经很好地说明了我们的心思到底在哪儿。"

苏珊："只有良好的愿望……"

格兰："于事无补。是的，既然看起来我们都对愿望这么关心，那么我们肯定是走在通向天堂的大路上了。"

格兰然后说他要在委员会上讲话，题目是关于我们的侦察员或者说间谍或者随便你想叫他们什么，但他要求他们在 19 号开会讨论这个问题。斯图问他为什么。

格兰："因为到 19 号的时候我们可能不会都在这儿了。有的人可能会被选出去。这是一个微小的可能性，但没人能真正知道当一大堆人聚在一个地方时会做什么。我们应该尽可能地谨慎。"

在好一阵的沉默之后，委员会进行了表决，以 7 比 0 决定 19 号开会——作为常设委员会——来讨论侦察员……间谍……或任何什么的问题。

斯图被准许在委员会上提出第三个议题，是有关阿巴盖尔妈妈的。

斯图："正如大家所知道的，她因为个人原因出走了。她留的条子上说她将准备'离开一阵儿'，这太模糊了，还有'若是上帝同意的话'她就会回来。现在，情况不太乐观。我们已经组织搜索队出去找了三天了，但什么也没找到。要是她不想来的话我们也并不想就那么拽她回来，但要是她断了腿躺在什么地方或者要是她失了知觉的话，那就有点不同了。现在一部分问题是，要搜索周围所有的荒郊野地我们人手不够。问题的另一部分同我们动力站速度慢下来的原因一样，就是没有组织。所以我请求得到允许将搜索队的问题和动力站以及丧葬队的问题一起提交到明天大会的议程中去。同时我希望由哈罗德·劳德来主管搜索，因为一开始这是他的主意。

格兰说他认为任何搜索队在一个星期左右时间里都不会报回好消息。毕竟，出了问题的这位夫人已经是 108 岁的高龄了。但委员会整体上同意这个提议，然后经过表决，以 7 比 0 同意了斯图的意见。为了使这份记录尽可能地忠实于事实，我必须加上一笔，有几个人对让哈罗德来主管表达了怀疑意见……但正如斯图所指出的，因为这

从一开始是他的主意，要是不给他搜索队的指挥权的话，无异于是一巴掌直接打在他的脸上。

尼克："我撤回对哈罗德的反对，但保留我的基本看法。我只是不大喜欢他。"

拉尔夫·布伦特纳问是斯图还是格兰愿意把斯图的关于搜索队的提议写出来，这样他就能把它加在议程中了，他打算今天晚上在中学里把这份议程印出来。斯图说他很乐意写。

然后拉里·安德伍德提议休会，拉尔夫表示支持，接着这项提议也以 7 比 0 表决通过了。

记录人：法兰妮·戈德史密斯，秘书

出席第二天会议的人差不多都齐了，来自由之邦这地方才一个星期的拉里·安德伍德这才第一次对本社区发展的规模之大有了个认识。平时看到人们单个或两个一起地在街上来来往往是一回事，而看到他们都聚在同一个地方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现在他们是聚在桥塘礼堂里。这地方全挤满了，每个座位都有人坐，更多的人坐在通道里或者站在礼堂的后面。他们令人惊奇地能克制自己，虽然有窃窃的低语声，但没有喋喋不休的吵闹声。自他到博尔德以来，这是头一次下了一整天的雨。那是毛毛细雨，看起来像是悬浮在空中，与其说把你打湿，不如说是雾一样的笼罩着你。虽然有将近 600 人聚在一起，仍然能听到屋顶上静静的雨声。屋里最大的声音是人们翻阅堆放在牌桌上的油印的会议议程时发出的不断的翻纸声，桌子就放在礼堂的双层门内。

这份议程是这样写的:

博尔德镇自由之邦

公开会议议程

1990 年

1. 讨论自由之邦有关同意并批准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的问题。

2. 讨论自由之邦有关同意并批准美利坚合众国《宪法》之《人权

法案》的问题。

3. 讨论自由之邦有关提名并选举 7 名自由之邦的代表成立一管理委员会的问题。

4. 讨论自由之邦有关赋予阿巴盖尔·弗里曼特尔对于自由之邦代表团所同意的任何及全部事项以否决权的问题。

5. 讨论自由之邦有关批准成立一最初不少于 20 人的丧葬委员会的问题，其职责为妥善掩埋博尔德城此次超级流感传染病中的死者。

6. 讨论自由之邦有关批准成立一最初不少于 60 人的动力委员会的问题，其职责为在寒冷天气到来之前恢复电力。

7. 讨论自由之邦批准成立一不少于 15 人的搜索委员会的问题，其目的为在可能的情况下找到阿巴盖尔·弗里曼特尔的下落。

拉里发现他的手正在神经质地忙于把这份议程折成一架纸飞机，对于这份文件，他差不多熟悉得一字不差。作为特别委员会的一员是件有意思的事情，近似于游戏——就像孩子们玩儿开议会似的。聚在谁家的起居室里，坐在一起喝着可乐，吃一块法兰妮做的蛋糕，讨论点什么事。甚至连向山里或直接向那黑衣人他们一圈的内部派间谍都像是游戏似的，部分原因是这是一件他不能想象自己会去做的事情。面对这样一场生活的噩梦你必须要失去大部分的游戏弹子。但在他们的最后一次会上，屋子里煤气灯光照得人很舒服，这件事就看起来不算什么了。要是法官或是戴纳·于尔根斯或是汤姆·科伦被抓住了，那么看起来——至少在那次最后的会上是如此——这事也不比下象棋时失了个车或者女王更要紧。

但现在，在礼堂中坐在露西和利奥之间（他一整天都没见到纳迪娜了，利奥看起来也不知道她到哪儿去了；“出去了”就是他漠不关心的回答），他一下子体会到了这事的实质，在他心里像是有一个撞锤在一下一下地敲着。这不是一个游戏。这里有 580 个人，他们之中大部分一点也不知道拉里·安德伍德是个正派人，或者也不知道在传

染病之后拉里·安德伍德试图照料的第一个人死于服药过量。

他手心里又冷又潮。双手又要拿议程去折飞机了，但又停了下来。露西抓住他的手，紧握了一下，冲他微笑着。但他试图回报的一笑感觉却像个鬼脸似的，接着在心里听到了妈妈的声音："有些事是你干不了的，拉里。"

想到这儿，他心里一阵恐慌。有没有什么法子能摆脱开呢，还是事情已经发展得不可收拾了？他可不想要这个重担。在最后那次会上他已经提了一个动议，这可能会让查理斯法官去送死的。要是他被选出去了，另外的人被选到他的位置，他们会对派法官的事情重新表决的，难道不会么？当然会的。然后他们会决定派另一个人去。当劳里·康斯特布尔提名我的时候，我就站起来说我要退出。当然了，没人能强迫我，能么？要是我决定了要退出就没人能强迫我。哪个该死的会为这事争辩呢？

斯图很早以前在那个海滩上就说过："你内心里的某种东西就像是嚼锡纸似的。"

露西平静地说："你会一切顺利的。"

他惊跳了一下，"啊？"

"我说你会一切顺利的。是不是，利奥？"

"噢，是的。"利奥说，猛点了几下头。他的眼睛一直没离开过人群，就像是还没有在脑子里记下人数似的。"一切顺利。"

你什么都不知道，你这蠢女人，拉里心想。你拉着我的手但并不知道我可能会发起狠来一股脑把你们两个全杀掉。我已经在让查理斯法官去送死了，可他还在支持我那该死的提名呢。这不正像波兰的消防演习么。想到这儿他嗓子里禁不住透出了一点声音。

"你说了什么吗？"露西问道。

"没有。"

这时斯图正穿过主席台向讲台走去，他的红运动衫和蓝牛仔裤在应急灯刺眼的强光照射下显得又光鲜又明朗，这几盏应急灯靠一台本田摩托车的发动机带动，这套设备是布拉德·基切纳和他在动

力站的一部分组员一起安装的。在礼堂中部的什么地方响起了掌声，拉里一直没搞清到底在哪儿，他愤世疾俗的天性总是认为这是格兰·贝特曼安排的一个阴谋，他在发动群众的艺术或者说技巧方面是这里的专家。无论如何，这实在已经无关紧要了。一开始孤零零的几下掌声已经汇成了一片雷鸣般的掌声。在台上，斯图在讲台前停住了，可笑地显得有点吃惊。掌声中还夹杂着欢呼声和尖锐的口哨声。

接着全体听众都站了起来，掌声更响了，听起来像是大雨的声音，人们高喊着“好啊！好啊!”的喝彩声。斯图举起双手，但人们仍喊个不停；要是有什么效果的话，就是声音又响了两倍。拉里向旁边瞥了一眼露西，看见她正起劲地鼓着掌，她的眼睛紧盯着斯图，嘴角弯成了一个颤抖的同时又是喜悦的微笑。她是在哭呢。在他的另一边利奥也在鼓着掌，他用那么大劲一下下地拍击着双手，以至于拉里觉得要是利奥再这么拍得时间长点儿的话双手都要拍掉了。在他兴奋到极点的时候，他小心翼翼地积累的那些词汇抛弃了他，就像英语有时候会抛弃那些把它作为第二语言来学习的人一样。他只会大声地狂热地叫喊了。

布拉德和拉尔夫也通过马达装了一套扩音设备，现在斯图向麦克风吹了吹然后说道:“女士们、先生们……”

但掌声仍然震响着。

“女士们、先生们，要是大家能就坐的话……”

但是他们不愿意坐下。掌声滚雷般不停地响着，拉里低头看了看手，因为他自己的手也疼了，他才知道敢情自己鼓掌时也像别人一样地疯狂。

“女士们、先生们……”

雷鸣般的掌声回荡着。头顶上，在大灾难过后就选择住在这个美妙又安静的地方的一家仓燕现在发疯般地四处乱飞着，前俯后冲，拼命想逃到一个没人的地方去。

我们是在为自己鼓掌呢，拉里心想。我们是在为我们在这儿、活着而且聚在一起这一事实而鼓掌。也许我们是再次向自己问好，我不

知道。好啊，博尔德。终于来了。在这儿真好。活着真是好极了。

“女士们、先生们，请坐下，谢谢，希望大家坐下。”

掌声开始一点一点地弱下来了。现在能听见女士们——也有一些男士——在抽着鼻子。有人擤着鼻涕。人们轻声地说着话。听得到人们在礼堂里就坐时惯常的沙沙声。

“我很高兴大家都在这里，”斯图说。“我也很高兴我自己能在这里。”扩音器发出呜呜的噪声，斯图喃喃地咒骂着：“该死的东西。”这一声却被扩音器清晰地放了出来。这引起了一阵笑声，使得斯图脸红了，说道：“我猜咱们都不得不习惯起来再用这东西。”他的话又引起了一阵掌声。

当那阵掌声自行平息下去时，斯图说：“对不认识我的人，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斯图尔特·雷德曼，原来是德克萨斯州阿内特人，尽管那里是离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太远了。”他清了一下嗓子，噪声又短促地响了一下，他小心地从麦克风前向后退了一步，说：“站在这儿我也十分紧张，所以请大家对我宽容一些……”

“我们会的，斯图！”哈里·邓巴顿声情并茂地喊了一嗓子，接着响起了人们附和的笑声。简直像个营火晚会似的，拉里心想。下面他们就该唱圣歌了。要是阿巴盖尔妈妈在这儿的话，我敢打赌我们已经唱起来了。

“上一次有这么多人看着我还是在我们那个小小的联合中学为足球锦标赛搞的活动上，但那一次他们还有 21 个别的孩子可看，更别提那些穿着短短的迷你裙的姑娘们了。”

爆发出一阵发自内心的大笑。

露西拉了一下拉里的脖子，对他耳语道：“他还担心什么呢？他是个天才！”

拉里点了点头。

“但如果你们能对我宽容一些的话，我就能想办法坚持到底。”斯图说道。

又响起了掌声。这些人是会为尼克松的辞职演说鼓掌，还要请求

他用钢琴伴奏再来一遍的，拉里心想。

“首先，我要介绍一下我们这个特别委员会并解释一下我到底为什么会站在这儿，”斯图说，“我们一共有 7 个人，大家一起策划了这次集会，就是为了使得我们大家能够以某种方式组织起来。因为我们还有许多事情要做，所以我想现在就把我们委员会的每个成员介绍给你们，我希望大家能留一些掌声给他们，因为是他们的共同努力才制定出了现在大家手里拿着的这份会议议程。首先，向大家介绍法兰妮·戈德史密斯小姐。站起来吧，法兰妮，让大家瞧瞧你打扮起来是什么样。”

法兰妮站了起来。她穿着一件浅绿色的连衣裙，戴着一串庄重的珍珠项链，要在过去这得值上 2000 美元。她赢得了四面八方的掌声，掌声中还夹杂着善意的噢噢地叫声。

法兰妮坐下了，脸红得厉害。未等掌声完全停息下来，斯图又继续介绍道:“下一位是格兰·贝特曼先生，来自新罕布什尔州的伍德维尔。”

格兰站了起来，人们向他鼓掌。他用两手攥拳伸出手指比出了一对 v 字，引得人群轰然叫好。

斯图在倒数第二个介绍了拉里，他站了起来，意识到露西在仰头冲着他微笑着，但这笑容很快就被席卷而来的掌声的热浪淹没了。要在以前，他心想，在另一个世界的时候，得是在开音乐会时，还要是压轴戏上演的时候，当一个若隐若现的声音唱着“宝贝，你满意你的男人吗? ”，只有在这时候才会有这样的掌声。此时此刻就好得多了。他只站了一秒钟，但感觉上要长得多。他知道他不会退出提名了。

斯图最后介绍了尼克，他赢得了最长久也最响亮的掌声。

当掌声停息了下来，斯图说:“这个并不在议程上，但我想咱们是不是能以合唱国歌来开始大会。我想你们大家是记得歌词和曲调的。”

于是响起了人们站起来时的一片纷乱杂沓的声音。这时出现了一阵停顿，因为每个人都在等着别的人起头。接着响起了一个女子的

甜美的声音，只独唱了前面三个字“噢，你能……”，就有人和了上去。这是法兰妮的声音，但有那么一会儿拉里却恍惚觉得这声音是被另一个声音衬托着，是他自己的声音，地点也不是在博尔德，而是在偏远的佛蒙特州，时间是 7 月 4 日，就是共和国过 214 岁生日的那一天，死去的丽塔躺在他身后的帐篷里，她的嘴里全是绿色的呕吐物，僵硬的手里还抓着一瓶药。

他全身掠过一阵寒意，直起鸡皮疙瘩，忽然之间他感到他们正被人窥视着，而窥视他们的这种东西，正如无名氏的一首老歌里唱的那样，从很远很远很远以外的地方也能看得到。那是一种可怕的、邪恶的、异类的东西。有一瞬间他感觉自己有种冲动要逃开这个地方，只是跑啊跑，永远也不要停。他们在这里玩的并不是一个游戏。这是件很严肃的事情；是件要杀人的事。可能还要更糟。

接着其他人的声音加入了合唱。“……你能否看到，藉着黎明时的那线曙光，”这时露西在唱着，拉着他的手，又哭了，还有其他人也在哭，大部分的人都哭了，哭那失落的苦涩的一切，哭那驾着五彩的巨轮、灌注充足的动力，越线而出、飞奔而去的美国之梦，突然他的思绪又离开了那死在帐篷中的丽塔，而飞到了他和妈妈在扬基体育场的时候——那是 9 月 29 日，美国人比俄国佬只落后一场半，万事尤有可为。那一天有 55000 人在那个体育场里，所有人都站着，场地里的运动员们都把帽子抵放在心口上，吉德里站在土台上，里基·亨德森站在场地的极左处，（“——藉着晨光中那最后一丝微亮——”），在夕阳淡紫色的光晕中所有的灯柱都点亮了，飞蛾与夜蝇扑上去发出轻微的撞击声，四外里就是纽约，那个丰富多彩的不夜城。

拉里也加入进去唱了起来，当一曲唱罢再一次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时，他自己也流了几滴眼泪。丽塔已经去了。艾丽斯·安德伍德也不在了。连纽约都已成为过去。“美国”也已消逝了。即使他们能够击败兰德尔·弗拉格，不管他们做些什么，那个有着黑暗的街道光明的梦想的世界也已永远不会一样了。

明亮的应急灯光已照得他汗流浃背了，斯图这时宣布了大会的第一项日程：宣读和批准《宪法》与《人权法案》。唱国歌也使他深受感动，而感动的不只他一个人。半数的听众，可能更多，都流了泪。

没有人要求真的每一条都念——按照议会的程序来说这应是他们的权利——对此斯图深为感激。他不大善于读东西。所“读”的每一条都被自由之邦的市民们通过了。格兰·贝特曼站起来号召大家把这两份文件都接受为自由之邦的正式法律。

后面有个声音说道：“赞成！”

“提出的建议受到支持，”斯图说，“请赞成的说同意。”

“同意！”声音简直高到了房顶。科亚克本来一直在格兰的椅旁睡觉，这时抬起头来，眨了眨眼，然后又把嘴放在爪子上了。一会儿之后，当人群为他们自己鼓了一阵雷鸣般的掌声时，他又抬起头来看了看。他们喜欢表决，斯图心想。这使得他们觉得像是自己终于又能控制点什么事了。上帝知道，他们需要这种感觉。我们都需要。

最初的一步已经走完了，斯图觉得一阵紧张感热热地渗进了自己全身的肌肉之中。现在，咱们来看看是不是有什么可恶的意外正等着我们呢，他心里说。

“你们手里议程上的第三项写道，”他开始说了，但说到这儿不得不再清了清嗓子。扩音器又发出了噪声，让他的汗流得更厉害了。法兰妮正仰头镇静地望着他，点点头鼓励他继续说，“这上面写道：‘讨论自由之邦有关提名并选举 7 名自由之邦的代表成立一管理委员会的问题。’这就是说……”

“主席先生？主席先生！”

斯图的眼光离开了他的提纲抬起头来，感觉到一种真正的恐慌，同时还有一种类似预感的东西。是哈罗德·劳德。哈罗德穿着西装打着领带，头发梳得一丝不苟，他正站在中央通道中间靠前的地方。格兰曾说过，他估计反对方可能会以哈罗德为核心组成的。但难道这么快就发难？他希望不会。有一瞬间他甚至想不准哈罗德发言，但尼克和格兰都提醒过他千万别让这件事从任何一点上看起来像是事先

安排好了的，这是十分危险的。他怀疑自己认为哈罗德正改过向新是不是错了。看起来是对是错马上就能清楚了。

“请哈罗德·劳德发言。”

人们都转过头，伸长了脖子，以便能更清楚地看到哈罗德。

“我想提议我们接纳特别委员会的全体成员全都加入常设委员会。要是他们愿意担此责任的话，就是这样。”哈罗德说完就坐下了。

全场出现了一阵沉默。斯图的脑子有些不听使唤地胡思乱想着“全都”？全都？这不是《巫师的法术》里面那只狗的名字吗？”

然后又爆发出一片掌声，响彻了整个房间，有几十个声音喊着“我赞成”。哈罗德又平静地坐回到了他的座位，微笑着，和用手拍打着他后背的人说着话。

斯图用木槌敲了五六下桌子叫大家安静下来。

“这是他早就计划好了的，”斯图心想。“这些人会选我们的，但他们记住的却会是哈罗德。又一次，他用一种我们谁也没想到的方式抓住了问题的关键，甚至连格兰都没想到。能玩出这一手，这该死的可真是个天才。”那么为什么他心里这么烦呢？也许是嫉妒？是不是因为他仅仅在前天刚对哈罗德作了一个善意的分析，而现在已经证明是落空了？

“现在有人提出了一个提议，”他对着麦克风大声叫着，这一次没管发出的噪声，“大家注意，有人提出了一个提议！”他猛敲了一下木槌，人们终于静了一些，大声喧哗变作了窃窃私语。“有人提议并有人支持我们接纳特别委员会的全体成员作为自由之邦的常设委员会。在我们讨论这一提议或者对它进行表决前，我要问一下委员会的成员中是否有人表示反对或者想要退出。”

底下是一片沉默。

“很好，”斯图说，“现在开始讨论这提议吗？”

“我认为我们根本不需要讨论，斯图，”迪克·埃利斯说，“这个主意棒极了。咱们表决吧！”

人们都鼓掌赞成表决，斯图也就不需要再说什么了。查理·英彭

宁正招着手要求发言，但斯图没理他——格兰·贝特曼会把这称作选择性洞察力的好例子——而直接开始组织表决。

“支持哈罗德·劳德建议的人请说同意。”

“同意！”人群大喊着，使得那一窝仓燕又是一通乱飞。

“有人反对吗？”

没人提出反对，甚至连查理·英彭宁都没有反对——至少口头上没有。既然整个，会场里没有一个人反对，斯图就继续进行下一项议程了。他感到有点头晕，就像有个人——也就是说，哈罗德·劳德——偷偷溜到他背后用根大棒子对着他的脑袋重重一击。

“咱们下车推着走一会儿，好不好？”法兰妮问道。她听上去很累。

“好吧。”他下了自行车，和她一起向前走。“你没事吧，法兰妮？是孩子让你难受了？”

“不是。我只是有点累。现在已经是凌晨一点一刻了，你不知道吗？”

“是，是太晚了，”斯图赞同地说，他们默默地推着车并肩走着。大会一直开到一个小时前才结束，大部分的讨论是围绕着找阿巴盖尔妈妈的搜索队展开的。其他各项都几乎没怎么讨论就都通过了，尽管查理斯法官还提供了一条很有趣的信息，解释了为什么相对而言在博尔德的尸体这么少。据最后四期的博尔德日报《照相机》报道，社区里一直流行着一个荒唐的谣言，谣传说这场超级流感是由位于百老汇的博尔德大气检测中心的设备引起的。该中心的发言人们——少数几个还能站得起来的——抗议说这全是胡说，任何心存怀疑的人都可以自由地参观这些设备，他们会发现这里只有一些空气污染指示器和风导仪之类的设备，没有什么危险的东西。尽管如此，谣言依然流行，可能是与6月底那些可怕日子中人们狂乱的心情有关。那个大气检测中心不是被炸了就是被烧了，博尔德的人逃走了一大半。

丧葬委员会和动力委员会也都通过了，但同时也都通过了哈罗德·劳德提出的一项修正案——他看起来对这次大会做了充分的准

备，其处心积虑几乎令人恐惧——修正案的大概内容是，自由之邦的总人口每增加100人，每个委员会的组成人数就增加2人。

搜索委员会在表决时也未遭到反对，但对阿巴盖尔妈妈失踪的讨论却是缓慢拖延的。在大会前格兰曾建议斯图，除非有绝对的必要，否则不要把讨论限制到这个题目上面；因为这是个令他们所有人焦虑的问题，特别是在想到他们的精神领袖竟然相信自己犯了某种罪的时候。最好就是让他们心里不要再想这个了。

在她那张纸条的背后，那老妇人潦草地写着两条《圣经》上的章节索引:《箴言》第11章，1—3节，和《箴言》第21章，28—31节。查理斯法官以律师准备诉讼的那股认真劲把这两段经文都查了出来，于是在讨论开始的时候他站了起来，用他那嘶哑的、宣读启示录般的老者的声音把这两段读了一遍。《箴言》第11章的那段韵文这样写道:"诡诈的天平为耶和华所憎恶；公平的法码为他所喜悦。骄傲来，羞耻也来；谦逊人却有智慧。正直人的纯正必引导自己；奸诈人的乖僻必毁灭自己。"第21章的引文讲得内容也差不多:"作假见证的必灭亡，惟有听真情而言的，其言长存。恶人脸无羞耻，正直人行事坚定。没有人能以智慧、聪明、谋略敌挡耶和华。马是为打仗之日预备的，得胜乃在乎耶和华。"

法官讲完之后（他的话可以说除引文外一无所有），人们关于这两小段经文的议论涉及的范围很广，而且常常是可笑的。一个人站起来悲观地说，要是把这两段的章节数相加的话，就得出了31，正是《启示录》的章节数。查理斯法官又站起来说，《启示录》只有22章，至少"他的圣经"是如此，另外，不管怎样，21和11相加是得32，而不是31。那位积极的数字学家嘴唇喃喃的动着，但到底什么也没再说。

另一个家伙站起来说，在阿巴盖尔妈妈失踪的前一天晚上，他看到了天上有光，而且《以赛亚书》里面早就证实了飞碟的存在……所以他们还是一起把这事好好想想吧，是不是？查理斯法官又一次站了起来，这次是指出前一位先生把以赛亚当成了以西结，再有里面提到的实际并不是飞碟，而是"轮中之轮"，而且法官本人认为，真正被证

实存在的飞碟只有两口子吵架时有时候飞起的那种。

另外的讨论中有许多是讲梦的，尽管人人都知道这些梦已经醒了，但现在自己还是都被讲得痴迷迷的。一个又一个的人站起来对阿巴盖尔妈妈加在她自己身上的指控，也就是骄傲，提出抗议。他们讲到她的温雅有礼和她只需一句话或一个词就能让人们平静下来的本事。拉尔夫·布伦特纳看起来被这么多人的这个大场面给吓坏了，而且几乎是张口结舌的——但也决定一定要把自己的心里话讲出来——他站起来说了将近5分钟，最后时还加上一句说，自从他妈妈死后他就再没见过这么好的女士了。坐下的时候，他看起来就要哭了。

归结在一起，这个讨论让斯图很不舒服地回想起了守灵的感觉。这告诉他，在他们的内心里，已经把她放弃了一半了。斯图心想，要是她现在真回来的话，阿比·弗里曼特尔会发现自己仍受人欢迎，仍被人追随，仍有人听从……但她也会发现，她的地位已经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要是在她和自由之邦的委员会之间非要分出个高下来的话，事前已无法肯定地说她就一定会赢了，不管她有没有否决权。她走了，但这个社区依然存在。人们对这一点是不会忘记的，而他们已经大半忘了在他们生命中梦想曾短暂地具有的那种力量。

会议结束以后，有二三十人在桥塘礼堂后面的草地上坐了一会儿；雨已经停了，云也被扯散了，夜晚的空气凉爽怡人。斯图和法兰妮与拉里、露西、利奥以及哈罗德坐在一起。

“今天晚上你这死东西差点把我们都淘汰出局了，”拉里对哈罗德说。他用胳膊肘碰了法兰妮一下:“我跟你说过他是个高手，是不是？”

哈罗德只是谦虚地笑了笑，耸了耸肩。“只不过出了几个主意而已。是你们7个让一切又开始步入正轨的。你们至少应该有这个特权看到它善始善终。”

现在，他们两个离开那个即兴的小聚会已经有15分钟了，而离到家还有10分钟的路，斯图又一次问道:“你真的觉得没事吗？”

“是。我两腿觉得有点累，没别的了。”

“你是说得轻松，法兰妮。”

“别那么叫我，你知道我讨厌这个称呼。”

“对不起，我不会再那么叫了，法兰妮。”

“所有的男人都是坏蛋。”

“我会试着改进我的言行的，法兰妮——我说真的呢。”

她向他吐了吐舌头，很俏皮，但他能看出来她的心思并不在玩笑上，而他并没多想这个。她看起来苍白虚弱，无精打采的，和几个小时前那么投入地唱国歌的那个法兰妮简直是判若两人。

“什么事让你不开心了，宝贝？”

她摇头说没有，但他觉得好像看见她眼睛里有泪水。

“怎么回事？告诉我。”

“什么事也没有。问题就在这儿。让我烦的就是什么事也没有了。我终于意识到，都结束了，就是这样。将近600人唱着‘星光灿烂的旗帜’这首歌。就像突然给了我一击似的。没有一个热狗摊。今天晚上在康尼岛上的观览车不会转个不停。在西雅图的斯佩斯尼德尔今天也不会有人晚上偷东西。人们终于想出了办法来扫清波士顿康巴特地区的毒品以及时代广场上的野鸡交易。那些都是可怕的事情，但我却觉得这治疗比疾病本身还要糟。你懂我的意思吗？”

“是的，我知道。”

“我日记里有一小部分内容叫做‘值得记住的事情’。为了将来能让孩子知道……噢，所有这些都是他永远也不会了解的。就是这个让我不开心，我想我本应把这部分叫做‘消逝的事情’的。”她真的轻轻地哭了起来，所以停下了脚步把手背掩在嘴上，想把哭泣止住。

“每个人都会这样的。”斯图说道，一边伸出一只胳膊搂住了她。“今天晚上有很多人会哭着睡觉的，相信我。”

“我不知道你怎么能做到为整个国家伤心，”她说，哭得更厉害了些。“但我想你能这么做。那些小事总是闯到我脑子里来。卖汽车的那些人。弗兰克·艾玛特拉。7月老果园海滩，总是挤满了人，而且他们大部分是从魁北克来的。MTV 里的那个傻家伙——我想他是叫

兰迪。那些日子……噢上帝，我听起来像是在念一首啰里啰嗦的诗!”

他搂着她，轻拍着她的背，想起有一次他的贝蒂姑妈因为一些面包没发起来就哭了一场——她那时身材臃肿，因为正怀着他的表妹拉迪差不多有 7 个月了——斯图还记得她一边用洗碗布的一角擦着眼睛一边告诉他别在意，任何一个怀了孕的女人都和得了精神病差不多，因为她们身上腺器官分泌的体液常常会混在一起乱了套。

过了一会儿法兰妮说:“好了，好了，我觉得好多了。咱们走吧。”

“法兰妮，我爱你。”他说。他们继续推着车往前走。

她问他道:“你记得最清楚的是什么? 记得最清楚的一件事? ”

“嗯，你知道的……”他说，然后停了下来而且笑了笑。

“不，我不知道，斯图尔特。”

“这有点儿蠢。”

“告诉我!”她见过斯图许多样子，但这种古怪的带点羞窘的局促神情她还没见过。

“我以前从来没告诉过别人。”他说，“但前几个星期我一直在想着这事。那还是 1982 年的事。那时候我在哈泼的加油站当加油工。我被镇上的计算器厂解雇以后，他只要可能就一直雇我。他让我做兼职，从晚上 11 点一直到关门，那时候都是凌晨 3 点才关门的。在迪克西纸厂上 3 点到 11 点班的工人们换完班不再加油以后，就没有什么生意了……有很多晚上在 12 点到 3 点之间没有一辆车来。我只能坐着看看书或者报纸，很多时候我就那么睡过去了。你能想象吗? ”

“能。”她的确能。在想象中她能看到他，看到那个将要在以后成为她的男人的人，在全部时间和一系列特殊事件中和她在一起。她能看到那个宽肩膀的男人坐在一把塑料椅子里睡觉，头垂在膝盖上，面前放着一本打开的书。她看见他宛如睡在一个充满白光的小岛上，岛的周围环绕的就是德克萨斯的黑夜这片广阔的内陆之海。她爱这幅图景中的他，就像她爱想象中任何图景中的他一样。

“嗯，那一天晚上大约是 2 点一刻的时候，我正坐在哈泼的桌子

后面，脚抬得高高的，读着一些西部书——有一个就像路易斯·拉穆尔或者埃尔莫尔·利昂纳德的人，开着一辆大型的旧庞蒂亚克车，所有的车窗户都关着，音响开得发疯一样地响，正放着汉克·威廉姆斯的歌。我甚至还记得那首歌——叫《走啊走》。这个人，既不年轻也不老，是一个人来的。他模样长得不错，但总觉得有些怕人——我是说，他看上去像是不用细想就能做出可怕的事来。他有一头浓密的暗色的卷发。有一瓶酒藏在他两腿下面，后视镜上挂着一对泡沫做的骰子。他说：'高质油。'我答应了一声，但有一会儿我只是站在那儿看着他。因为他看起来眼熟。我正试着把这张脸对上号。"

他们已经走到街角了；住的那座楼就在街对面。他们在那儿停了下来。法兰妮目不转睛地望着他。

"于是我问道：'我不认识您吧？您不会是从科比特或马克西附近来的吧？'但实际上我不大像是在那两个地方认识他的。他答道：'不是，但我很小的时候和家人曾经有一次路过科比特。好像我小的时候差不多美国的所有地方都去过。我爸爸原来在空军里的。'"

"于是我走过去给他的车加满了油，心里一直在想着他，给那张脸对着号，然后突然一下子就想起来了。一下子我知道了他是谁。我几乎想要给自己几拳，因为这个坐在那辆庞蒂亚克的方向盘后面的人应该已经死了。"

"他是谁，斯图尔特？他是谁？"

"不，你让我讲下去，法兰妮。不管你怎么说，这可不是一个荒唐的故事。我又走到窗口前，对他说：'一共6美元30美分。'他给了我两张5块的纸票跟我说不用找了。接着我说：'我觉得我想起你是谁了。'他答道：'嗯，可能是吧。'然后冲着我古怪而冷淡地笑了笑，此时汉克·威廉姆斯一直在唱着进城什么的。我又问：'你喜欢汉克·威廉姆斯是吧？'我就能想起这么一句话说了。因为我看到，法兰妮，要是我不说点什么的话他马上就要摇起玻璃把车开走了……而那时我既想让他走，又不愿让他走。至少暂时，在我肯定之前不愿他走。那时候我还不懂，一个人永远不可能对很多事情都能肯定，不管他心里

多么希望如此。”

“他说：‘汉克·威廉姆斯唱得最棒。我喜欢旅店音乐。’接着他说：‘我要去新奥尔良，要开一晚上的车，明天睡上一天，然后在小酒店里呆上整个晚上。这一样吗？我是说新奥尔良？’我问：‘和什么一样？’他说道：‘嗯，你知道。’于是我说：‘都是在南方，你知道，尽管路边有更多的树。’这话让他笑了。他说：‘可能我还会再见到你的。’但我不想再见到他了，法兰妮。因为他有一双那样的眼睛，就像一个人一直向黑暗里看着，可能已经开始能看到那里有什么了。我想，要是我曾见过那个叫弗拉格的人的话，他的眼睛可能会看起来像那样的。”

当他们推着车过了马路把车停好的时候，斯图一直摇着头。“我一直想着这事。那之后我还想过买几盘他的磁带，可那些对我来说没用。他的声音……那声音很好听，但却给我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

“斯图尔特，你说的到底是谁啊？”

“你还记得一个叫‘门’的摇滚乐队吗？那天晚上在阿内特停下来加油的人就是吉姆·莫里森。我敢肯定。”

她惊得张开了嘴巴：“但他死了啊！他是在法国死的！他……”但她住嘴不说了，因为想起莫里森的死一直有些可笑的地方，是不是这样呢？这里面有些秘密。

“他真死了吗？”斯图问，“我可有点怀疑。也许他是死了，我看到的那个家伙只不过是一个看是去像他的人，但……”

“你真的认为是他吗？”她问道。

他们现在坐在了楼前面的台阶上，肩并着肩，就像小孩子在等着妈妈叫他们进去吃晚饭一样。

“是啊，”他说，“我真这么想的。一直到今年夏天，我始终认为这是我遇见过的最奇怪的一件事了。好家伙，怎么会错呢。”

“而你从来没告诉过任何人，”她惊叹道，“你在吉姆·莫里森被认为已经死了好几年以后看到了他，而你居然从来没告诉过任何人。斯图尔特·雷德曼，上帝把你送到这个世界上来的时候，他不应该给

你一张嘴，而应该在那个地方给你安上一把密码锁才对。”

斯图笑了笑。“就像他们在书上常说的那样，几年的时间转瞬即逝了，每当我想起那个晚上——我时不时地就会想起来——我就越来越肯定那毕竟不是他。你知道，只不过是一个长得有点像他的人而已。于是终于让自己不再想这个问题了。但是前几个星期，我发现自己对这一点又疑惑起来了。我又越来越觉得就是他。该死的，他可能到现在还活着呢。那可真是个笑话了，是不是？”

“就算他还活着吧，”她说道，“也不会是在这儿。”

“是不会，”斯图赞同地说，“我也不希望他是在这儿。你知道的，我看过他的眼睛。”

她把手插在他的臂弯里说：“这听起来像个故事。”

“是的，但这个国家的两千万人中可能也就有一个像这样的……只有关于埃尔维斯·普雷斯利或者霍华德·休斯的能比得上。”

“别再讲了。”

“好吧……不讲了。哈罗德今天晚上可出风头了，是不是？”

“我想这就叫改变话题吧。”

“我想是的。”

“没错，”她说，“他确实挺出风头。”

他听到她的语气有点焦燥，看到她轻皱着眉头连眉毛都皱了起来，不禁笑了。“让你有点心烦了，是不是？”

“是的，但我不说了。你现在和哈罗德站在一边了。”

“这不公平，法兰妮。这也让我心烦了。我们开了两次准备会……仔细讨论了每件事做到滴水不漏……至少我们是这么想的……但却冒出来一个哈罗德。他就那么东边敲敲锣西边碰碰鼓地说：‘难道你们不是这个意思吗？’我们就说：‘是啊，谢谢，哈罗德。就是这意思。’”斯图摇了摇头，又说：“每个人都推出来统一选，为什么我们从来就没想到这个呢，法兰妮？这一招可真绝。我们甚至从没谈到过这个。”

“是这样，我们中没人能确知他们的情绪会是什么样。我想——特别是在阿巴盖尔妈妈走了以后——他们会很消沉，甚至是暴躁的。

再加上那个英彭宁说话像只报丧的乌鸦似的……”

“我在想是不是该想个法子让他闭上嘴。”斯图若有所思地说。

“但情况并不是这样。他们是那么……兴奋，只因为能聚在一起。你感觉到了吗？”

“是的，我感觉到了。”

“简直像再生了一样。我不认为这是哈罗德计划到的事情。他只是抓住了时机而已。”

“我只是不知道该怎么想他。”斯图说，“我们去搜索阿巴盖尔妈妈的那天晚上，我真替他感到难过。当拉尔夫和格兰到来的时候，他看起来真是可怕，就像要晕了一样。但刚才咱们在外面草坪上聊天的时候，每个人都向他表示祝贺，他看起来就像个充了气的癞蛤蟆一样。就像是他表面上微笑着，心里却在说：‘现在你们看到这个委员会的价值了吧，你们这帮笨蛋。’他就像是一个小时候永远解不开的拼字游戏一样。就像是中国的九连环或者是那种只要拉得对头就能解开的三个铁环一样。”

法兰妮伸出脚来看着他说：“说起哈罗德，你看我的脚有什么可笑的地方吗，斯图尔特？”

斯图审慎地看了看她的脚说：“没有。只不过你是穿着那种从街上买来的难看的‘地鞋’。当然也太大了。”

她打了他一下：“穿‘地鞋’对脚有好处，所有最好的杂志都是这么说的。而且告诉你，我的脚是 7 号的，实在是够小的了。”

“那么和你的脚有什么关系呢？天可够晚的了，亲爱的。”他又开始推起车来，她于是也推车走在他的身边。

“我想也没什么。只是哈罗德一直看着我的脚。是在开完会以后咱们坐在草地上谈论的时候。”她摇了摇头，皱了皱眉头。“为什么哈罗德·劳德要对我的脚感兴趣呢？”她问道。

当拉里和露西到家的时候，就只剩他们两个人了，手拉手地走着。在这之前，利奥已经进了他和“纳迪娜妈妈”同住的那所房子。

现在，他们朝门走过来的时候，露西说道："这可真是一次盛会。我从没想到……"她下面的话突然堵在嗓子眼儿里说不出来了，因为一个黑色的人影从他们门廊的阴影下冒了出来。拉里感到一种热辣辣的恐惧的感觉冒到了他的喉咙口。"是他，"他脑子里疯狂地转着念头。"他来找我了……我就要看到他的脸了。"

但接着他就奇怪自己怎么会那么想了，因为那黑影原来是纳迪娜·克罗斯，没什么别的了。她穿着一件蓝灰色的质地柔软的裙子，头发松散着，飘飞在肩头，垂落在后背，她的头发是深色的，中间夹杂着银白的颜色。

她的样子不知怎么让露西觉得像是停在投机商院子里的一辆旧车，她是不由自主这么想的，但随即深恨自己这么想。那是老拉里的说法……老拉里？倒不如说老亚当吧。

"纳迪娜，"露西用一支手捂着胸口颤声说道，"你简直吓死我了。我还以为……哦，我不知道刚才怎么想的了。"

她没理会露西，只问拉里道："我能和你谈谈吗？"

"什么？现在？"他转头看了看露西，或者只是以为自己看了……后来他怎么也想不起来那个时候露西是什么样了。就好像她的光芒是被一颗星星挡下去了，但那却是一颗暗星，而不是明亮的星。

"就现在。非得是现在不可。"

"明天早晨不是……"

"非现在不可，拉里。要不就再别谈了。"

他又看了露西一眼，这一次确实是看到她了，看到她的目光从他转向纳迪娜，然后又转向他，脸上是失意无奈的表情。他知道她受到了伤害。

"我马上就回来，露西。"

"不，你不会的，"她木然地说。眼睛里已经闪出了泪光。"噢，不，我不相信。"

"就 10 分钟。"

"10 分钟，或是 10 年，"露西说，"她是来带你走的。你有没有带

拴狗的皮带和笼头，纳迪娜？”

对纳迪娜来说，露西·斯旺这个人根本就不存在。她的眼睛只是望定在拉里身上，那双深色的大大的眼睛。对拉里来说，这永远是他见到过的最奇怪也是最美丽的一双眼睛，当你受到伤害，陷入麻烦，或是就要痛苦得发疯的时候，这双眼睛就会来望着你，镇静而深切。

“我会回来的，露西。”他机械地说。

“她……”

“你进去吧。”

“是的，我想我也该走了。她来了，我就可以走了。”

她跑上台阶，在顶上绊了一下，又站稳了身子，推开门，在身后砰地一声关上，将自己刚发出的啜泣声关住了。

纳迪娜和拉里对望了很久，就像着了迷一样。事情就是这样，他想。当你的目光和屋子对面的一双眼睛对视了一下就再也忘不掉的时候，或者当你看到拥挤的地铁站台对面的一个人，而那可能曾是你的伴侣的时候，或者在街上听到一声笑声，而那可能就是那个你第一次与之作爱的女孩的笑声……

但是他嘴里却有一种如此苦涩的感觉。

“咱们走到街角再回来吧。”纳迪娜低声说，“你能做到吗？”

“我最好进去找她。你挑了一个最糟的时候到这儿来。”

“好不好？就走到街角再回来？要是你愿意的话，我可以跪下来求你。要是你希望那样的话，就在这儿。像这样？”

令他吃惊的是她真的跪了下来，把裙子向上拉了一点儿以便能跪得下，也向他显示自己赤裸的双腿，让他好奇地发现其他的一切也是赤裸裸的。为什么他会这么想呢？他不知道。她的眼睛看着他，使他的头有点晕晕的，他有些厌恶的感觉到这里的什么地方有一种力，是这种力使她在他面前跪了下来，使她的嘴正对着……

“起来！”他粗暴地说。拉住她的手把她猛地拉了起来，想尽量不去看她的裙子在落下来之前飘起来的样子；她的大腿是奶油色的，是那样一种白，不是苍白死暗的，而是充满活力的、健康而又诱人的。

“来吧。”他差不多是焦躁地说。

他们向西走去，那是群山所在的方向，那些山阴森森地横亘在远方，一块块三角形的阴影挡住了雨后出现的星星。在夜里走向那些山，总让他感觉到一种奇特的不安和一种冒险的激动。而现在，有纳迪娜走在他身边，她的手轻轻地搭在他的肘弯处，那种感觉似乎更强烈了。他总是能做很生动的梦，三四个晚上之前他就做了有关那些山的梦；他梦见山里有巨人，模样非常可怕，他们长着亮亮的绿眼睛，像得了脑积水病的白痴那样特大号的头，有力的大手上长着短粗的手指头。那是能扼死人的手。这些白痴般的巨人把守着山里的各处通道。他们在等着“他的”时代的来到——就是那黑衣人的时代。

一阵轻柔的风顺着街道吹着，赶着纸片在前面飘飞。他们经过了金·索普尔家，经过几辆售货车，它们像死去的卫兵似的停在大停车场里。这使他想到了林肯隧道。林肯隧道里也有过巨人。他们已经死了，但那并不意味着在他们新世界里的所有巨人都死了。

“这很难，”纳迪娜说，她的声音仍然很低。“她使这很难是因为她是对的。我现在就要你。我怕我是太迟了。我要留在这儿。”

“纳迪娜……”

“不!”她厉声说:“让我说完。我要留在这儿，难道你不明白吗?要是我们彼此在一起，我就能做到了。你是我最后的机会了，”她说道，声音嘶哑了下来。“乔已经不在了。”

“不，他没有。”拉里说，他觉得自己既迟钝又傻又有些不知所措。“我们回家的路上在你那儿和他分手的。他不在那儿吗? ”

“不在。只有一个叫利奥·罗克威的男孩在他床上睡觉。”

“你什么……”

“听着，”她说，“听我说，你就不能听我说么?只要我有乔，我就一切都好。我能……像原来那样坚强。但他不再需要我了。我需要被人需要。”

“他确实需要你!”

“当然啦，”纳迪娜说，使得拉里又一次感到了害怕。她不再是说

利奥了；他不知道她说的是谁。“他需要我。这正是我害怕的。这就是为什么我来找你。”她踏前一步站在他的面前，抬起头来，下巴向上倾着。他能闻到她那神秘的清新的味道，知道自己想要她。但是有一部分的他想到了露西。要是他想要在博尔德这儿成功的话就需要这一部分。要是他放弃了这一部分而跟纳迪娜走的话，他们可能就只有在今晚偷偷溜出博尔德了。那他就完了。那老拉里就赢了。

“我得回家去了，”他说，“我很抱歉，你得自己解决这个问题了，纳迪娜。”“你自己解决这个问题吧”——这难道不是他在一生中一直对一个又一个人说过的话吗？为什么在他明知自己是对的的时候，这些话还这样子地冒出来，揪住了他的心，使他柔肠百转，而对自己产生了怀疑呢？

“和我作爱吧，”她说，伸出手臂揽住了他的脖子。她把自己的身体紧紧地压在他身上，他通过她身体的宽松、柔软和富于弹性知道自己先前想对了，她身上穿着的只有这一件裙子。里面完全是一丝不挂，他心里想，而这个想法极度地亢奋起来。

“好极了，我能感觉到你了。”她说着，身子开始挨着他扭动起来，两边动着，上下动着，制造出一种诱人的磨擦感。“和我作爱吧，这事就了结了。我就安全了，安全了。我就会安全了。”

他抬起手来，后来他怎么也不明白他当时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那时他只需用三个很快的动作和一次插入就能进入她的温柔乡了，而那正是她想要的。但他不知怎么抬起手来扳开她的双手，用力把她推开了，劲力用得那么大，以致于她绊了一下差点摔倒在地。她不禁低低地呻吟了一声。

“拉里，要是你知道……”

“是，我不知道。那你为什么不试着告诉我，而不是……要强奸我呢？”

“强奸！”她重复道，尖声笑了起来，“噢，真可笑！噢，看你说了什么！我！强奸你！噢，拉里！”

“不管你要从我这里得到什么，你本该已经得到了。在上个星期，

或前一个星期，你就应该得到了。在前一个星期我要你拿走它。我曾想要你得到它。”

“那太快了。”她低声说。

“但现在就太迟了。”他说，深恨自己声音里的那种残忍的腔调，但是没法控制它。他仍然因为想要她而全身发着抖，他听起来会是什么样呢？“你到底想干什么，啊？”

“好吧。再见了，拉里。”

她转过身走了。在那一瞬间她已经超越了纳迪娜了，要转身而去永远不再理他。她是那个口腔卫生学家。她是伊冯娜，就是在洛杉矶和他合住一套公寓的那个人。——她已使他筋疲力尽，所以他已经缩进了她的布吉舞鞋中，而把租约交到了她的手中。她是丽塔·布莱克莫尔。

最糟糕的是，她是他的妈妈。

“纳迪娜？”

她没转回身来。她变成了一个暗暗的影子，只在穿过街道的时候才能从其他暗影中辨别出来。然后她就在群山的黑暗的背景下消失不见了。他又叫了一声她的名字，但她没回答。在她离开他的样子中有种可怕的东西，就在她融入黑暗背景的那种样子中。

他站在金·索普尔家门前，双手紧握着，尽管晚上很凉爽，额上却爬满了一颗颗的汗珠。他现在是有了灵魂了，终于知道作为不那么正派的人要付出什么代价了：永远也搞不清自己的动机，除非只是粗粗估计一下否则永远也分不出伤害与帮助孰轻孰重，永远也不可能清除掉对自己怀疑的那种酸涩的感觉而且……

他的头猛地抬了起来。眼睛睁得大大的像要从脸上胀了出来。风又吹起来了，吹过某个空洞洞的大门口时发出了一种奇怪的叫声。

露西听到他进了门，她的心剧烈地跳动起来。她想让它别跳了，因为他可能只是回来拿东西的，但心还是跳个不停。“他选了我”，这个想法被敲进了她的脑子里，是被她心里巨锤般的敲击赶到脑子里

去的。“他选了我……”

尽管她心里不由自主地兴奋异常并且充满了希望，但还是一动不动地仰躺在床上等待着，眼前除了房顶以外什么也看不见。她那么说的时候只不过是告诉了他事实，对她和像她的朋友约琳那样的姑娘们来说，唯一的错处就是太需要爱了。但她始终是忠实的。她从不骗人。她没骗过丈夫，也从没骗过拉里，要是在她遇到他们之前的那些年里她不是一个修女的话……时间过去了就是过去了。你就是不可能把做过的事情再抓在手里，把它们改正过来。这种能力可能被授予了神，但是不论男人还是女人都是没有的，而且这可能也是件好事。要不的话，可能当人们在很老的时候死掉时还一直在试着改写他们十几岁时候的历史呢。

要是你知道过去是不可改变的，可能你也就能够宽容些了。

泪水从她的腮边悄悄地流了下来

门拍答一声开了，她看见他走了进来，只能看到一个剪影般的轮廓。

“露西？你醒着吗？”

“是的。”

“我能把灯打开吗？”

“想开就开吧。”

她听到了煤气发出的轻微的嘶嘶声，接着灯亮了，火焰被调得很低，只剩下一线光，在灯光中能看到他了。他面色苍白，浑身发抖。

“我得解释解释。”

“不，不必了。上床来吧。”

“我必须说。我……”他把手压在了额头上又掠了一下头发。

“拉里？”她坐了起来，“你没事吧？”

他像没听见她的话一样开口了，说话的时候眼睛并不看她：“我爱你。要是你想要我的话，就得到我了。但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能得到很多。我永远不会是你最好的选择的，露西。”

“我愿意碰碰运气。上床来吧。”

他上来了。然后他们做了爱。完事以后她告诉他她爱他，这是真的。上帝可以作证。好像这正是他想要也需要听到的，但她认为他没能睡多长时间。夜里有一次她醒了（或者是梦见她醒了），她觉得拉里是在窗户那儿，向外望着，他的头耸着像在听着什么，光和影的线条使他的脸看起来像是一个凶暴的面具。但在日光里她越加肯定那一定是个梦了；在日光里他又像是原来的自己了。

仅仅三天以后他们就从拉尔夫·布伦特纳那儿听说，纳迪娜已搬去与哈罗德·劳德同住了。听到这个，拉里的脸像是绷紧了，但只是一会儿的时间。尽管露西不喜欢自己这样，但拉尔夫的消息让她呼吸也觉得轻松多了。看起来这事一定是结束了。

见到拉里之后只一会儿她就回了家。她进了门，走到起居室，点亮了灯。手里高高地举着灯，她来到了房子的后部，只停了一下让灯光照进那男孩的房间。她要看看自己告诉拉里的是不是实话。是实话。

利奥四肢张开着躺在一堆被单里，只穿着贴身的内衣……但身上的伤口和抓痕已经看不清了，大多数已经全然不见了，靠几乎脱得精光晒的那一身棕黑色也退了下去。但还不止这些，她想。他脸上的什么东西也变了——尽管他睡着觉她也能看到这变化。那沉默的表情，必要的残酷都已经不复存在了。他不再是乔了。这只是一个在忙了一天以后睡着了的男孩。

她想起了那个晚上，她几乎就要睡着了但是醒了过来，发现他已经不在她身边了。那是在缅因州的北贝里克的事——离这里有大半个大陆的距离。她尾随着他到了那所房子，拉里正在那儿的门厅里睡着觉。拉里在里面睡着，乔在外面站着，带着那种沉默的残酷挥舞着手里的刀。那时在他们之间除了那扇薄得能切开的纱门以外一无所有。是她让他离开的。

仇恨像浪潮一样向纳迪娜扑来，如同燧石与钢铁相撞击一般迸发出明亮的火花。那盏灯在她手中颤抖着，使得杂乱的暗影在屋中不

住地跳跃舞动。她真应该让他干的！她真应该亲自为乔拉着门，让他进去以便他能够狠刺、猛劈、狂砍，刺透了他挖出他的心肝来整个儿毁了他。她真应该……

但现在那男孩翻了个身在嗓子眼儿里呻吟了一声，好像是醒了。他的手臂抬起在空中击打着，就像在梦中要赶开一个黑影似的。纳迪娜退了出来，她的两个太阳穴里血脉沉重地跳动着。在这男孩身上仍然有些奇怪的东西，她不喜欢他刚才动的方式，就好像他知道了她的想法似的。

她现在必须走在前头。她必须要赶快。

她进了自己的房间。地板上有一块地毯。房间里有一张窄床——一个老女仆的床。除此之外就一无所有了。甚至连一幅画也没有。这是一个全无特点的房间。她打开壁橱的门，在挂着的衣服后面翻找着。她双膝着地跪在地上，流着汗。她搬出一个色彩明艳的盒子，前面有一张照片，上面是一些欢笑着的成人，他们正一起玩着一个游戏。这游戏已经至少有3000年的历史了。

她是在城里的一家新奇品商店里发现这块装在盒子里的乩板的，但她不敢在这房子里用它，不在这儿和这男孩一起用它。事实上，她根本一次都没敢用它……直到现在。是什么东西驱使她走进那家商店的，当她看到这个画着欢乐游戏的盒子时，内心里展开了一阵激烈的斗争——那是心理学家叫做强制，厌恶的斗争。那时她也像现在这样地流着汗，心里同时想做两件事：既想头也不回地急奔出那商店，又想抓起那盒子，那个可怕的作乐之盒，把它带回家。第二个愿望更使她惊惧，因为那好像不是她自己的愿望。

最后，她还是带走了盒子。

那是4天以前的事了。每一天晚上那种强迫力都增强一分，一直到今天晚上，她带着自己也不理解的一份恐惧几乎处于半神经质状态，于是赤裸着身子穿着那件蓝灰色的裙子跑去找拉里。她要去永远地结束这份恐惧。当站在门廊下面等着他们开会回来的时候，她肯定自己最后是做对了。那时她心中有那样一种感觉，那种微醉的，电击

般的的感觉，从那男孩追逐着她跑过露水沾湿的草地起她似乎从没有过这种感觉了。只有这一次那男孩能捉住她。她会让他捉住他的。这将是结局了。

但当他捉住她的时候，他并不要她了。

纳迪娜站了起来，把盒子端到胸口高，又熄灭了灯。他嘲弄了她，他们是不是说地狱里是没有愤怒的……一个被嘲弄了的女人最好还是去与魔鬼交往……或者是他的党羽。

她只停留了一下从前厅的桌子上拿了大手电筒。从房子的深处，那男孩在睡梦中喊出了声，这使她有一阵子浑身发僵，头发都竖了起来。

然后她出去了。

她的哈雷摩托车在那儿停着，就是她几天前骑到哈罗德·劳德家的那一辆。为什么她要去那儿呢？从她到博尔德以后就没和哈罗德说过几句话。但在她面对那乩板心乱如麻时，在其他人都已不再做噩梦而她仍时时在梦里面对恐怖时，她觉得必须要去告诉哈罗德。她还记得在停车场发动哈雷的时候她也很害怕这阵冲动。就像那阵让她买了那块乩板的冲动一样（“让你的朋友们惊奇！更丰富你的收藏!”盒子上写道)，就好像也是一个来自她自身以外的主意。也许是他的想法。但当她屈从于这阵冲动到了哈罗德家的时候，他却并不在家。那房子上着锁，这是她到博尔德以来遇到的第一间上锁的房子，而且窗帘也都拉着。她倒有点喜欢这样，也有一会儿因为哈罗德不在而品味了一下苦涩的失望滋味。要是他在的话，他会让她进去然后在她身后锁上门。他们会走进起居室谈谈话，或者做爱，或者一起做一些不可告人的事，没有人会知道。

哈罗德的家是个隐密的所在。

“我这是怎么了？”她对着面前的黑暗低声问道，但黑暗没有给她答案。她起动了哈雷，那发动机发出的一连串均匀的扑扑声响似乎亵渎了夜晚的宁静。她挂上了档开走了。向西而去。

车跑着，清凉的夜风拂在她的脸上，她终于感觉好了些。夜风，去

吹散蛛网吧。你懂我的意思，是不是？当再没有选择的余地时你会怎么做？你只能选择那剩下的。你选择了黑暗中的冒险，不管它意味着什么。你任由拉里去与假正经、言词单调又头脑简单的她去玩弄愚蠢的诡计。你不再与他们纠缠。你冒险……不管冒险的代价是什么。

更可能的是你冒险的代价就是自己。

在她车头的小型车灯照耀下，路不断地在她面前延伸。她不得不换了二档，因为路已经开始爬坡了。她现在是在贝斯莱恩路上了，在朝着那黑色的大山开去。让他们去开他们的会吧。他们关心的是恢复电力；而她的情人关心的则是得到整个世界。

她车子的发动机停顿了一下显得很费力，但还是在继续前进着。一种可怕然而带有性冲动的恐惧开始抓住了她，摩托车振动的车座开始在下面使她感到一阵躁热（“嗨，你可真猥亵呀，纳迪娜”，她心情极好地想着，“下流、下流、下流”）。在她右边是一道直直的悬崖。下面除了死亡以外什么也没有。那么上面呢？好的，她会看到的。现在要回去已经太迟了，这个想法本身就使她有一种矛盾的然而又是美妙异常的自由的感觉。

1 个小时以后她已经到日出剧场了——但还有 3 到 4 个小时才真的会日出。这个圆形剧场座落在快到弗拉格斯塔夫山山顶的地方，差不多自由之邦的每个人到博尔德没多久的时候就到山顶的营地去过了。在晴天里——至少在夏天，博尔德的大部分日子都是晴天——你能看到整个的博尔德，向南平推 25 里以外的地方能一直看到丹佛，再向前 200 英里开外就是通向新墨西哥的层层薄雾了。东面就是平原，一直延伸到内布拉斯加州，旁边更近些的是博尔德谷，像刀削斧劈一般地穿过山脚下，周围长满了松树和云杉。要是在夏天里经过这儿，能看到日出剧场上空有很多滑翔机循着上升气流飞翔着，像鸟一样。

现在纳迪娜能看到的就是那个装 6 组电池的大手电照出来的东西，她把手电放在了靠近悬崖的一张野餐桌上。那儿有一个画家用的

大速描簿，已翻到新的一页，那支三个角的乩板像只三角形的大蜘蛛一样趴在速描簿上。一支铅笔从它的肚子处伸出来，就像蜘蛛的刺一样，轻轻地挨着本子。

纳迪娜正处于一种亢奋状态，半是陶醉半是惊恐。她的哈雷车多半不是为爬山而设计的，但还是勤勤恳恳的载着她爬到了这儿。她现在的感觉正是哈罗德在尼德兰时的感觉。她能感觉到他。但哈罗德是以一种更精确和技术的方式来体会这一点的，像联想一小块铁被磁铁吸引，那是一种“拉引”，而纳迪娜则更觉得这像是一个神秘的事件，是一种越界。跑了这么远她甚至也还只是在山脚下，就好像这些山是处于两种势力范围之间的一块无人地带一般——这两种势力就是西边的弗拉格和东边那老妇人。在这里两边的法力都有，它们交相混合，形成了一种自己的混合体，既不属于上帝也不属于魔鬼但却完全是异教的。她觉得自己正置身于精灵出没之地。

而那块乩板……

那只标着“台湾制造”的艳丽的盒子，已被她随手扔开，听凭风吹到什么地方去。这乩板本身只是印制粗劣的纤维板或是石膏做的。但这无关紧要。这只是一件她只用一次的工具——也只敢用一次——即使是制造粗劣的工具也能达到目的：比如去打破一扇门，去关上一扇窗户，去写一个名字。

盒子上的字又重现在了眼前：让你的朋友们惊奇！更丰富你的收藏！

在他们骑着他的摩托车飞驰时拉里时常大声唱的那支歌是什么来着？“你好，总机，你们的线路怎么了？我想找……”

想找谁呢？但那正是问题所在，是不是？

她想起了自己上大学时候用乩板的事。那已经是十几年以前了……但也可能就是昨天的事。她上到宿舍的三楼去找一个叫雷切尔·蒂姆斯的女孩，问她有关她们一起上的补充阅读课作业的事。那屋子里挤满了女孩子，至少有 6 到 8 个，都吃吃轻笑或欢声大笑着。纳迪娜记得当时她们的举动像在忙着干什么，吸烟或甚至是吸毒。

“别这样!”雷切尔说，自己也在吃吃笑着。“要是你们都这个样子像一群驴一样，怎能期望达到精神上的交流呢?”

这个会笑的驴子的说法让她们觉得无比好笑，于是又一阵女孩子笑声的疾风在房间里回荡了一阵。那乩板那时就像现在一样的放在那儿，像只三角形的蜘蛛用三条短粗的腿立着，也有支铅笔垂下来。在她们笑个不停的时候，纳迪娜拾起一张从画家速描簿上撕下来的特大号的纸，粗略地读了一遍那些已经写出来的“来自太空的讯息”。

“汤姆说你又在用那种草莓冲洗器了。

妈妈说她很好。

约翰说要是你停止吃那种自助餐厅的豆子，就不会放这么多屁了!!!!!”

其他的，也是一样的无聊。

现在笑声已经停息下来，她们可以重新开始了。三个姑娘坐在床上，每个人都从不同的方向把指尖抵在了乩板上。有一阵儿纸上什么也没有。然后板子开始颤动了。

“是你弄的，桑迪!”雷切尔抗议说。

“不是我!”

“嘘!”

板子又开始颤动，姑娘们静了下来。它动起来，又停下，又动起来。写了个字母“F”。

“滚……”叫桑迪的女孩说。

“也滚你的。”另一个人说，于是她们停下来又笑开了。

“嘘!”雷切尔严肃地说。

乩板开始更快地移动了，划出了A、T、H、E和R几个字母，拼出了一个“父”字。

“亲爱的爸爸，你的宝贝在这儿呢。”一个好像叫帕蒂或别的什么的女孩说道，格格地笑了起来。“一定是我爸爸，他在我三岁时得心脏病死了。”

“又在写别的了，”桑迪说。

“S、A、Y、S，”乩板又艰难地拼出了一个“说”字。

“她们干嘛呢？”纳迪娜低声问一个她不认识的、高个子长着一张马脸的女孩。那个马脸的女孩正双手插兜满脸厌恶地在旁边看着。

“一群女孩用一件她们根本不懂的东西玩着一个游戏，就干这个呢。”那马脸女孩用更低的声音说。

“爸爸说帕蒂，”桑迪念道，“真是你老爸。”

又是一阵格格的笑声。

那个马脸的女孩戴着一副眼镜。现在她把手从大衣兜里拿出来，从脸上摘下了眼镜，一边擦着镜片一边仍然低声地对纳迪娜进一步解释道：“乩板是巫婆和巫师用的一种工具。肌肉运动学家……”

“什么学家？”

“研究运动和肌肉与神经相互作用的科学家。”

“噢。”

“他们认为乩板实际上与轻微的肌肉运动有关，可能是由潜意识而不是由明确的意识引导的。当然了，巫师和巫婆认为乩板是由幽冥世界中存在的实体推动的……”

围着乩板的女孩们又发疯似地一阵大笑。纳迪娜从那马脸女孩的肩上望过去，看到现在纸上写着：“爸爸说帕蒂应该不再去。”

“……去那么多次厕所，”旁观的一个女孩接口说，引得大家又笑了一阵。

“不管哪种说法对，她们这都是瞎弄。”马脸女孩轻蔑地哼了一声说，“这么做很蠢。巫师和科学家都认为这种自动写的东西可能是危险的。”

“你认为今晚的神灵不大友善是吗？”纳迪娜轻声问。

“可能神灵总是不友善的，”马脸女孩说，同时严厉地瞪了她一眼。“或者也可能你的潜意识会写出些你完全意料之外的东西。你知道，关于这种自动书写完全失去控制的例子是早有记载的。好多人都疯了。”

“噢，那可太不正常了。这只不过是个游戏。”

“游戏有时候也会变得很严重的。”

纳迪娜还没来得及回答，马脸女孩的评论就被猛然爆发出来的最响的一阵笑声打断了。那个叫帕蒂什么的女孩已经从床上滚落下来躺在了地板上，她捂着肚子大笑着，一边还轻轻踢打着双脚。纸上完整的信息写道：“爸爸说帕蒂应该不再去和利昂纳德·卡茨赛潜泳。”

“是你干的！”终于站起来以后帕蒂对桑迪说。

“不是我，帕蒂！真不是！”

“是你爸爸！他从阴间说的！从那边说的！”另一个女孩对帕蒂说。她学着波利斯·卡罗夫般的声音，纳迪娜觉得很好听。“只是别忘了，下次你再在利昂纳德的道奇车后座上脱裤子时他可看着你呢。”

人们对这次攻击又报以一阵大笑。笑声小了点的时候，纳迪娜挤到前面去拉了一下雷切尔的胳膊。她是想问完作业就悄悄地走开。

“纳迪娜！”雷切尔叫道。她的眼睛闪着快乐的光。两颊上荡漾着玫瑰色的红晕。“快坐下，咱们看看神灵有没有话对你说！”

“不了，其实我只是来问你作业，是补充阅……”

“噢，让补充阅读作业见鬼去吧！这很重要，纳迪娜！这真是一流的！你非得试试不可。来，挨着我坐。珍妮，你坐另一边。”

珍妮在纳迪娜对面坐下了，在雷切尔蒂姆斯一再要求下，纳迪娜发现自己已经用双手的八个手指轻轻地抵在了乩板上。不知为什么她回头看了马脸女孩一眼。她向纳迪娜摇了一下头，不慌不忙地，头顶的日光灯照在她的镜片上闪了闪，把她的双眼变成了两道亮亮的白光。

当她站在这里借着那支六电池的大手电光看着另一块乩板时，她记得那时自己感到一阵害怕，但也回想起自己对那马脸女孩说的话——这只是一个游戏，看在上帝的份上，在一群叽叽嘎嘎的女孩子中间能发生什么可怕的事情呢？可能对于真正神灵的作品而言，敌意的气氛会更浓些，是敌意也或者正相反，纳迪娜不知道到底会怎样。

“现在大家都静下来，”雷切尔要求道，“神灵，你有什么话要对我们的姐妹、好女孩纳迪娜·克罗斯说吗？”

乩板没有动。纳迪娜觉得极为紧张。

“伊呢－比利－咪噜，”那个曾装作波利斯·卡罗夫的女孩现在用同样很像布尔文科·摩尔斯的声音说道，“神灵马上就要说话了。”

又开始有格格的笑声了。

“嘘！”雷切尔要求大家安静。

纳迪娜下了决心，要是其他两个女孩再不开始移动乩板让它写出点说给她的无聊的词的话，她自己就要做了——推着它写点短而甜蜜的东西，像“呸！”什么的，以便她能拿到作业后离开。

正当她要试着这么做的时候，那乩板忽然在她手指下急速拉动起来。铅笔在空白的纸页上划了一道黑黑的斜杠。

“嘿！别这么乱划呀，神灵。”雷切尔声音微带些不安地说道，“是你划的吗，纳迪娜？”

“不是。”

“你呢珍妮。”

“不是，真的。”

乩板又开始拉动了，几乎把她们的手指也拉得脱了开去，一直划到了纸的左上角。

“哎呀。”纳迪娜说：“你们觉不觉得……”

她们确实有想法，所有人都是，尽管雷切尔和简·法古德后来谁也没对她说过什么。但自从那晚上之后，她就在她们谁的宿舍都不那么受欢迎了。好像她们都有一点怕与她过于接近。

那块乩板突然开始在她们的手指下跳动；就像用手轻触一辆匀速空转着的汽车的挡泥板一样。那振动是均匀的但并不停息。要不是特别故意这么做的话，这样的振动绝不是人能弄得出来的。

女孩子们都安静了下来。她们脸上都有一种特别的表情，在降神会上当有一些意料之外而又极为真实的事情发生时，人们的脸上都会有这种表情的——比如桌子开始摇晃，或者有一支看不见的手在

敲墙，或者当巫婆开始从鼻孔里挤出肮脏的“交流液”来的时候。那是一种苍白的等待的表情，一半是希望那已经开始的不管是什么事情赶快结束，一半是希望它继续下去。这是一种可怕的心烦意乱的激动……当人们脸上带着这种表情的时候，他们的脸看起来更像皮肤下面只1英寸处的那块面骨。

“停下来!”那马脸女孩突然喊了起来，“马上停下来，不然你们会后悔的。”

接着简·法古德用充满了恐惧的声音尖叫道：“我的手指拿不下来了。”

有人发出了一声短促的尖叫。同时纳迪娜意识到她自己的手也粘在了乩板上。她绷紧了肌肉想把指尖拉下来，但它们纹丝不动。

“好了，玩笑开完了，”雷切尔用一种不自然的、惊慌的声音说：“谁……”

但突然间乩板开始写字了。

它以闪电般的速度移动着，拖着她们的手指一起动，拉着她们的胳膊来来回回前后左右地动着，要不是三个姑娘的脸上都有着无助又无奈的表情，那情形实在是可笑的。纳迪娜后来想起，她的胳膊就像是给绑在了健身器上似的。在那之前乩板所写的字都是歪歪扭扭拖拖拉拉的——就像是一个7岁孩子所写的似的。但这次写出来的却流畅而有力度……是那种大大的斜体大写字母，划过整张白纸。所写的内容显得既无情又恶毒。

“纳迪娜，纳迪娜，纳迪娜，”那扑朔迷离的乩板写道，“我多爱纳迪娜成为我的爱我的纳迪娜成为我的皇后如果你如果你如果你为我纯洁如果你为我干净如果你如果你为我而死你死”

乩板猛冲了一下，动作更快了，然后又开始写，但慢下来了一点。

“你和其他人一样死了你和其他人一样被列在了死亡名单上纳迪娜和他们一起死了纳迪娜和他们一起死了除非除非”

它停了下来，振动着。纳迪娜充满希望地想——噢她是多么希望——这已经结束了，但接着它又回到了纸边开始写了。简可怜地尖叫

了一声。其他女孩都惊呆了，脸上一片苍白，充满了惊奇和沮丧。

“这世界这世界就要这世界灭亡了我们我们我们纳迪娜，纳迪娜我我我我们我们我们是我们是我们”

现在那些字像是在透过纸尖叫了：

“我们是在有死纳迪娜的房子里”

最后一个字是用1英寸大的大写字母写的，像是在纸上狂喊着，紧接着那乩板从支板上猛转下来，在身后留下了长长的一道墨迹象是一个惊叹号一样。它掉在了地板上摔成了两段。

房间里有一刻震惊的凝固了一般的寂静，紧接着简·法古德开始歇斯底里地高声哭喊起来。事情是以宿舍管理员上楼来察看发生了什么事而告终的，纳迪娜记得，她几乎要去为简叫医生了，幸好那姑娘终于能控制自己一点儿了。

自始至终雷切尔·蒂姆斯一直坐在她的床上，镇静而苍白。当管理员和大多数其他女孩（也包括那个马脸女孩，毫无疑问她心里认为自己是个没有获得很多尊敬的女预言家）都走了以后，她用一种平板板的奇怪的声音问纳迪娜道：“那是谁，纳迪娜？”

“我不知道。”纳迪娜真心诚意地答道。她心里连一点谱儿也没有。那时是没有。

“你没认出笔迹吗？”

“没有。”

“好吧，也许你最好还是拿着那……那张天外来的字条或者管它是什么吧……回到你房间去吧。”

“是你让我坐下的！”纳迪娜盯着她说，“我怎么会知道会有像……像这样的事情发生呢？看在上帝的份上，我是出于礼貌才参加的。”

雷切尔是极有风度的，因此脸红了；甚至还说了几句道歉的话。但从那之后纳迪娜就没怎么看见过她了，而雷切尔·蒂姆斯是纳迪娜在大学的前三个学期里真正感到比较亲近的几个女孩中的一个。

从那以后直到现在，她再没碰过一下这种纤维板做的三角形蜘

蛛了。

但时间已经……嗯，终于已经过去了，是不是?

确实是的。

心剧烈地跳动，纳迪娜在一张野餐椅上坐了下来，把手指抵在了乩板三边中的两边上。她几乎立刻就感到了它在她手指肚下移动起来，她想起了机器：空转着的汽车。但谁是司机呢？他到底是谁？谁会钻进车来，撞上门，将晒黑的双手扶在方向盘上？那是谁的脚，粗鲁而沉重的，穿着一双又旧又脏的牛仔靴，将踩在油门上把她带到……哪里去?

司机，你把我带到哪儿去呢?

在凌晨的黑暗中，纳迪娜直直地坐在弗拉格斯塔夫山顶上的一张长椅上，没人帮她，也不指望谁来帮她。她的眼睛睁得大大的，那种处身于边界的感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烈了。她朝东望着，却从自己身后感觉到了他的存在，那种感觉沉重地压迫着她，把她像一个脚上系了重物的女尸一样拖倒在地：这是弗拉格邪恶的力量，像浪潮一般，沉稳地、不屈不挠地逼近而来。

那黑衣人就在暗夜的什么地方，于是她对所有邪恶的精灵念了咒语般的三个字——是咒语也是邀请：

“告诉我。”

在她手指下面，乩板开始写了。

第 54 章

摘自自由之邦常设委员会会议记录
1990 年 8 月 19 日

这次会议是在斯图·雷德曼和法兰妮·戈德史密斯的公寓中举行的，自由之邦委员会的所有成员都出席了。

斯图·雷德曼向我们每个人，包括他自己表示了祝贺，祝贺大家全部当选为常设委员会的成员。他提议起草一封给哈罗德·劳德的感谢信，由委员会的每个人签名。这个提议毫无异议地通过了。

斯图："现在咱们又该讨论老问题了，格兰·贝特曼有几件事要说。我和你们一样不知道他要说的是什么，但我怀疑其中的一件与下一次公开会议有关，对不对，格兰？"

格兰："我等轮到我才说。"

斯图："毫无疑问是轮到你了。一个老酒鬼和一个又老又秃的大学教授之间最大的不同就是，教授要等到轮到他时才讲，然后能一直把你的耳朵讲得从脑袋上掉下来。"

格兰："谢谢你的这些至理名言，东德克萨斯……"

法兰妮说她看得出斯图和格兰现在心里都挺美，但是她想知道他们是不是能言归正传了，因为她喜欢的电视节目 9 点开始。这番评论引起一阵大笑，实际上可能并没有那么可笑。

第一项真正的议题就是向西部派侦察员的问题。简要地说，就是委员会决定派查理斯法官、汤姆·科伦和戴纳·于尔根斯三人去。斯图建议由每个提名他们的人亲自去向他们谈这项使命——也就是说，拉里·安德伍德要去问法官，尼克必须去和汤姆谈——拉尔夫·布伦特纳可以帮助他——还有苏珊要去和戴纳谈。

尼克认为做汤姆的工作可能要费上几天的功夫，于是斯图说这就提出了到底什么时候派他们去的问题。拉里说他们不能同时被派出，不然的话可能会一起被逮到的。他接着说，法官和戴纳可能都会怀疑到派了不只一个间谍，但因为他们不知道确切姓名，所以也就不会泄露。法兰妮说如果想想西部那人可能用以对付他们的手段的话，就不应该用泄露这个词——当然如果他是人的话。”

格兰：“如果我是你的话，法兰妮，我就不那么悲观。如果你把咱们的对手想得稍微有点智力的话，他就会知道，我们不会给我们的——侦探，我想能这么叫他们——任何我们认为他会感兴趣的重要东西的。他会知道折磨不会有什么好处的。”

法兰妮：“你是说他可能会拍拍他们的头告诉他们下回别这么干了是吗？我觉得他要折磨他们只因为折磨人是他喜欢干的一件事而已。你对这怎么说？”

格兰：“我想对这一点我没法说什么了。”

斯图：“这是已经决定了的，法兰妮。咱们都同意这是把我们的人派到危险的情况下，而且咱们也都知道做这个决定当然不是什么有趣的事情。”

格兰建议他们暂时按这个日程安排：法官在 8 月 26 日出发，戴纳在 27 日，汤姆在 28 日，他们每个人都不知道别人的事而且每个人离开时走的路线也不一样。他又补充说，这样的安排也留出了对汤姆作工作所需的时间。

尼克：关于回来的时间，汤姆·科伦应该在催眠以后告诉他，除他之外，要告诉另外两人可以自主决定回来的时间，但天气可能会是一个影响的因素——到 10 月第一个星期的时候山里可能会下大雪的。尼克提议要建议他们每个人在西部停留不要超过三个星期。

法兰妮说，要是山里下雪早的话，应该建议他们向南走，拉里不同意，如果他们一直走到墨西哥去，我们可能到明年春天才能再看见他们了。

拉里说，要是那样的话，也许我们应该给法官一个提前量。他建

议让他8月21日出发，也就是后天。

关于侦察员——或者说间谍，要是你愿意这样说的话——的议题就这样结束了。

格兰接着被准许发言，以下为根据录音的记录：

格兰：“我想提议在8月25日召开另一次公开会议，我下面要说的几件事在会上将涉及到。

我首先要指出的事情可能让大家有些惊奇。我们一直认为在自由之邦这地方有600人，对于成大批来的人，拉尔夫那里有他们人数的详尽、准确的记录，我们对于人口数的估计就是基于这些数字的。但是也有很多人是一小拨一小拨来的，大约一天有10个人。所以今天早上我和利奥·罗克威一起去了趟桥塘公园的礼堂，我们数了大厅里的椅子，有607个。听到这个数字你们没有什么想法吗？”

苏珊·斯特恩说这不可能，因为开会的时候有那么多人没座位，都站在后面或者坐在过道里。于是我们都明白了格兰的意思，我想要是说委员会的成员们感到极为震惊，这话毫不为过。

格兰：“我们没办法准确地估计出到底站在后面和坐在过道里的有多少人，我对当时的场面记得很清楚，所以不得不说100人也只是个再保守不过的估计了。这样的话大家都看到了，实际上在这里的人口数是远远超过700人的。根据利奥和我的这一发现，我提议大会的一项议程就是成立一个人口普查委员会。”

拉尔夫：“我真该死！这得怪我。”

格兰：“不，这不是你的错。你已经尽了很多力了，拉尔夫，我想我们大家都认为你一直做得很好……”

拉里：“伙计，说的没错。”

格兰：“……但即使单个来的人一天只有4个，一个星期也有差不多30个呢。我估计一天来的人多半有12个或14个。你知道，他们是不会找到咱们中的一个申明他的到来的，而且因为阿巴盖尔妈妈走了，也没有哪一个地方你能肯定他们来了以后就一定会去。”

法兰妮·戈德史密斯于是支持格兰的提议，在8月25日大会的

议程上加上成立人口普查委员会一项，并说该委员会应保存一份包括自由之邦每个人在内的名单。

拉里："要是真有有实际意义的好理由这么做的话我就赞成。但是……"

尼克："但是什么，拉里？"

拉里："嗯，难道咱们除了跟着一帮游手好闲的官僚四处乱逛以外不是还有好多别的事要操心吗？"

法兰妮："我现在就能说一个需要这么做的理由，拉里。"

拉里："是什么？"

法兰妮："嗯，要是格兰说的没错的话，就意味着我们需要为下一次的大会准备一个大一点的礼堂了。因为要是到 25 号有 800 人要来的话，咱们没法把他们都塞进桥塘礼堂里去。"

拉尔夫："天啊，我从没想过这个。我告诉过你们我不是干这个的料。"

斯图："放松点吧，拉尔夫，你一直干得不错。"

苏珊："那么咱们在哪儿开这该死的会呢？"

格兰："等一等，等一等。一次说一件事儿。现在在我该死的发言里还有个该死的提议没定下来呢。"

表决结果以 7 比 0 同意在下一次公开会议的议程里安排讨论成立人口普查委员会一项。

斯图接着提议："8 月 25 日的会在穆星格礼堂里举行，那儿的容量要大一些，可能超过 1000 人。"

格兰接着请求并再次获得了发言权。

格兰："在我们往下进行之前，我还想指出的是，要成立人口普查委员会还有另一个好理由，而且比知道应该分给大伙儿多少饮料和土豆片还要稍微严肃一些。我们应该知道有谁来了……但也应该知道有谁走了。我知道有人走了。可能这么说有点偏执了，但我敢发誓，周围确实有些熟面孔再也见不到了。不管怎样，在去过桥塘礼堂之后，利奥和我又去了查理·英彭宁的家。猜猜发生了什么？那房子已

经空了，查理的东西也都拿走了。”

他的话在各委员中间引起了一阵骚动，那些亵渎不敬的话，尽管有些挺有趣，在这份记录中也不予记载了。

拉尔夫接着问道：即使知道谁走了对我们有什么好处。他又说，要是像英彭宁这样的人愿意投靠到黑衣人那边去那么我们应该把这看作是一个清除的好例子。几名委员对此表示赞同，请允许我加上一笔，此时拉尔夫脸红得像个还在上学的小男孩似的。

苏珊：“不，我明白格兰的意思。这样会不断地泄露我们的情报的。”

拉尔夫：“好吧，那咱们怎么办呢？把他们关进监狱吗？”

格兰：“尽管这说起来不好听、但我想我们必须对这个问题特别重视。”

法兰妮：“不能这样。派遣间谍……这我还能忍受。但只要人们不喜欢我们做事的方法就把他们锁起来吗？天哪，格兰！这简直就像是秘密警察一样了。”

格兰：“没错，归根结底是这么回事。但我们在这儿是非常危险的，你把我放在一个全力鼓吹压迫的位置上了，我觉得这很不公平的。我问你，你能不能允许我们的情报在对手的授意下不断流失？”

法兰妮：“可我仍然讨厌这么做。本世纪50年代的时候乔·麦克阿瑟有共产主义要对付。我们现在要对付黑衣人。这可够妙的了。”

格兰：“法兰妮，可能会有人带着一条重要情报离开这儿的，比如说阿巴盖尔妈妈出走这样的消息。难道你要冒这样的险吗？”

法兰妮：“查理·英彭宁能告诉他这个。我们还有什么其他的重要情报呢，格兰？而最重要的是，我们还不是毫无线索地四处乱转吗？”

格兰：“你想让他知道我们的人数力量吗？知道我们在技术方面发展得怎么样了？还有我们甚至连个医生也没有这样的情况？”

法兰妮说她宁可这样也不愿意因为人们不喜欢我们的行事就把他们锁起来。斯图于是提议我们把持不同意见的人关起来这个主意

搁置起来。这个建议通过了，只有格兰投了反对票。

格兰："你们迟早总是要解决这个问题的，而且可能这是很快的事，所以最好还是对这个主意多想想吧。查理·英彭宁跑去向弗拉格披肝沥胆就够糟的了。你们必须问问自己是否会因为存在一些理论上的 x 因素把英彭宁本来不知道的也给添了上去。好吧，没关系，你们已经表决了要把这搁置的。但这儿还有另一件事……我们当选得不够明确，有没有人想过这一点？我们不知道任期是 **6** 个星期，**6** 个月还是 **6** 年。我建议是一年……用哈罗德的话说，那会使我们善始善终的。我希望下次公开大会的议程中能讨论这个一年的问题。

这是我提的最后一项了。全镇的集会选出一个政府——这对我们很重要，因为我们自己是全镇的代表——在一段日子内是没问题的，直到发展到 3000 人左右才会有问题。但要到发展到了那个规模，参加公开会的大部分人将会是一帮磨斧头的家伙了……氟化反应使人贫困，人们需要一种旗帜，或像那样的东西。我的提议是我们都好好想想怎么下个冬末或春初把博尔德变成共和国。"

对于格兰最后的提议有一些非正式的讨论，但在本次会议上未采取任何的行动。尼克被批准发言，他给了拉尔夫些东西让他读。

尼克："为准备今晚的会议，我是今天早上写的这份东西，准备让拉尔夫在会议的最后来念。作为一个哑巴有时候的确是很困难的，但我已经对所要提议问题的各个可能的枝枝节节都考虑过了。我希望在我们下一次公开会议的议程上加上这么一项：'讨论在自由之邦成立一个法律与规则部，由斯图·雷德曼来负责。'"

斯图："突然向我提出这个可真够受的，尼克。"

格兰："有趣得很。又回到咱们刚才说的话题了。让他说完，斯图尔特——呆会儿有你说话的机会。"

尼克："这个法律与规则部的总部应设在博尔德县法院中。斯图应有权亲自指定最多 30 名的人选，超过 30 人由自由之邦委员会表决由多数票确定，超过 70 人在自由之邦的公开会议上表决由多数票确定。这就是我希望下次公开会上讨论的议案。当然我们也可以在

大家争得面红耳赤的时候才批准，但这不会有好处的，除非斯图也这么想。”

斯图：“对极了！”

尼克：“我们现在人口实在够多的了，确实需要制定一些法律规定了。没有这些规矩就很容易出乱子。那个叫格林格的男孩在珍珠街上上上下下地追着那辆疾驰的汽车跑就是一个例子。他最后还是撞上了，还算是幸运，除了前额上撞开道口子外没别的什么更糟的伤。他可能会害死自己或别的什么人的。那天看到他那么干的人现在都知道了，这不是别的什么，只是捣乱，就像汤姆说的“闲荡”，这意思就是捣乱。但是没人认为自己能阻止他，只是因为他们没有这个权力。这是一件事。再有就是里奇·莫法特了。可能你们有些人知道里奇是谁，要是有不知道的那我告诉你们，他可能是自由之邦这地方唯一真正的酒鬼了。在他清醒一点儿的时候，还算是一个不错的人，但到他喝醉了以后，他根本都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而他喝醉的时候真是太多了。三四天前他又喝醉了，这次他想要砸碎阿拉帕赫街上每扇窗子的玻璃。在他清醒了一点儿以后我跟他谈了谈——当然是用我交谈的方式了，用笔写——他感到非常羞愧。他指着身后的来路对我说：‘看看那些。看看我都干了什么。人行道上全是碎玻璃！要是有孩子伤着可怎么办？那都是我的错。’”

拉尔夫：“我可一点也不同情他，一点儿也不。”

法兰妮：“得了，拉尔夫。人人都知道酗酒是一种病啊。”

拉尔夫：“病，见鬼去吧。只是灌多了黄汤，就是这么回事。”

斯图：“你们都离题了。好了，你们两个，都闭嘴吧。”

拉尔夫：“对不起，斯图。我还是接着在这儿念尼克的信吧。”

法兰妮：“我会至少安静两分钟的，主席先生。我保证。”

尼克：“长话短说吧，我看见里奇做了次大扫除，把他弄的乱七八糟的差不多都清理了。干得还真不错。但是他问为什么没人制止他算是问到点子上了。要是在过去，像里奇这样的人根本没法接近他想要的这些烈性酒；像里奇这样的人只能去喝葡萄酒。但是现在令人难

以置信的是有那么多的酒只等人从货架上往下拿。还有，我真的认为里奇根本就不该能走到第二扇窗户前，可他砸毁了三个街区南侧的每一扇窗户而一直没人管。他最后停下来是因为他累了。这儿还有另一个例子：在这件事里是一个男人，我不提他的名字，发现他的女人，我也不说她的名字，和一个第三者睡了一下午的觉。我想大家都知道我说的是谁。”

苏珊：“是，我想我们知道了。一个身壮拳头狠的人。”

尼克：“不管怎样，说到的这个男人把那第三者狠揍了一顿，然后又把那女人揍了一顿。我并不是认为他们谁对谁错跟咱们在座的任何一个人有关……”

格兰：“你这可搞错了，尼克。”

斯图：“让他说完，格兰。”

格兰：“我会让他说完的，但有一点过一会儿我得重申一下。”

斯图：“好的。接着念吧，拉尔夫。”

拉尔夫：“好……也快完了。”

尼克：“……因为与我们有关的是这样一个事实，这个人犯了人身攻击这么一项重罪，却还是自由自在的。在这三件事中，这个人是对普通市民危胁最大的。我们现在是在一个鱼龙混杂的社会里，是一锅真正的大杂烩，将会有各种各样的冲突和磨擦。我认为咱们中没人希望博尔德这儿变成一个野蛮的社会。想想看，要是这个人从当铺里弄出一支 0.45 口径的手枪把他们两个都杀掉而不只是揍一顿的话，会是怎么一种情景。那么在我们这儿就有一个逍遥法外的凶杀犯了。”

苏珊：“我的天啊，尼克，那是什么？末日设想吗？”

拉里：“没错，这很丑恶，但他是对的。曾有句老话，我想是从海军里传开的，是这么说的：‘可能的纰漏总成真。’”

尼克：“斯图不管在公开场合还是私下里都已经是我们的仲裁人了，这意味着人们已经把他看作一个有权威的人了。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斯图是个好人。”

斯图："谢谢你的好话，尼克。我想你从没注意过吧，我穿着电梯鞋呢。好吧，说正经的——我接受这个提名，要是你希望如此的话。我实际上真不想干这该死的差使——就我在德克萨斯亲眼所见的来讲，警察的差使多半就是在里奇·莫法特这样的家伙往你身上吐的时候从衬衫上往下擦脏东西，或者把那个男孩格林格这样的笨蛋从街上赶开。我要请求的是，我们在公开会议上提出这事时，也像咱们委员会的任期一样给它定一个一年的期限。我要说清楚，一年期满我就下台。要是这一条能接受的话，我就同意。"

格兰："我想我能代表我们大家说，就这么办。我想感谢尼克提出了这么个动议，请记录下来，我认为这真是天才之举。我支持这个提议。"

斯图："好吧，提议接受了，还有什么意见吗？"

法兰妮："是，我还想说两句。我有一个问题。要是有人敲掉了你的脑袋怎么办？"

斯图："我认为不会……"

法兰妮："是，你认为不会。你认为不会出这事。好吧，要是你们想的都错了的话尼克会怎么跟我说呢？是不是'噢，对不起，法兰妮？'他是不是要这么说？'你的男人在县法院呢，头上有一个枪眼儿，我想我们是犯了个错误？'圣母玛丽亚，我得到的是一具尸体，而你们想让他当帕特·格雷特！"

大家又讨论了 10 分钟，大部分的议论都不着边际；而法兰妮，你们的记录秘书，让自己痛痛快快地哭了一场，又拉制住了自己的情绪。提名斯图作自由之邦治安官的表决结果是 6:1，这一次法兰妮不会改变她的意见。格兰要求准许发言，在我们闭会之前说最后一件事。

格兰："这又是一个不成熟的想法，不是一项动议，不需要表决，但却是一件我们应该仔细斟酌的事情。回头再说说尼克关于法律与规则问题的第三个例子。他描述了这个案子，最后归结说我们不必去管谁对谁错。我认为他错了。我相信斯图是我所见过的最公平的一

个人。但‘如果没有一套庭审制度则法律的实施就是不公正的’。这只是治安维持的做法，是拳头统治。现在我们来假定，这个大家都知道的家伙掏出一支 0.45 手枪把他的女人和她的情人都杀了。再假定，斯图作为我们的治安官，出去抓住了他又把他投进了监狱。然后怎么办？我们能把他关多久？从法律上讲，我们根本就不能关着他，至少根据我们昨天晚上在会上接受要遵守的宪法是如此，因为按照它的规定，一个人在法庭证明他有罪之前都是无罪的。现在，事实是，我们都知道他被关起来了。因为有他在街上走我们是不会觉得安全的！所以尽管我们明知道是违宪的还是这么做了。这是因为当安全与合宪针锋相对时，必然是安全要胜出。但我们理应尽快地让安全问题与合乎宪法一致起来。我们需要建立一套庭审制度了。”

法兰妮：“这很有趣，我赞成这是我们应该考虑的事情，但现在我想建议我们休会吧，已经很晚了，而且我非常累了。”

拉尔夫：“伙计们，我赞成这个提议。咱们下次再谈法庭的事吧。我的脑袋里已经塞了那么多东西，变得越来越大了。这重塑国家的任务可比一开始所认为的困难多了。”

拉里：“阿门。”

斯图：“这儿有一个要求休会的提议有待讨论，你们赞成它吗，伙计们？”

这个要求休会的提议以 7 比 0 的结果表决通过了。

法兰妮·戈德史密斯，秘书

“为什么停下来？”看到斯图刹住了车脚踏住地，法兰妮问道。“还有一个街区才到。”因为在会上哭了一场她的眼睛到现在还红着，斯图觉得他还从来没见过她看起来这么累呢。

“这个治安官的事……”他开始说。

“斯图，我不想说这事。”

“必须得有人干呀，亲爱的。尼克是对的，选我是合乎逻辑的。”

“去它的逻辑吧。我和孩子怎么办？你在我们身上没看到逻辑吗，

斯图？”

“我应该是知道为了孩子你希望什么的，”他柔声说，“你不是告诉过我很多次了吗？你希望他生在一个不那么疯狂的世界里。你希望他或她能够安全。我也希望这样啊。我不会在其他人面前这么说的。这是咱们俩的秘密。我说同意，就因为你和孩子是两个最主要的理由。”

“我知道。”她用低低的，略带哽咽的声音说道。

他用手指托着她的下巴，让她的脸仰起来。他向她微笑着，她也努力回报了一笑。那是个勉强的笑容，而且眼泪正顺着面颊流下来，但总比根本没有笑容好。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他说。

她慢慢地摇了摇头，几滴泪水跌落在了暖暖的夏夜里。

“我不这么想，”她说，“不，我真的不这么想。”

夜里她清醒着躺了很久，想着温暖只能是从燃烧而来的——普罗米修斯就是为这个才要忍受巨鹰啄眼之苦——看来爱总是伴着鲜血而来的。

接着她不知怎么有一种奇怪的肯定之感，像麻醉药在身上扩散开来一样让她感到一阵麻木，她肯定地认为他们的结局定会是浴着鲜血的。这想法使她伸手护住了肚子，发现自己几个星期以来头一次想到了她的梦：那黑衣人和他的冷笑……还有他那扭曲的衣架。

在业余时间带着一个由挑选出的志愿者组成的小队搜索阿巴盖尔妈妈的同时，哈罗德·劳德也是丧葬委员会的成员，8 月 21 日他一整天都是跟另外 5 个人一起在一辆垃圾车的尾厢里度过的，他们每个人都穿着靴子，防护性的衣服，还戴着一副厚厚的橡胶手套。丧葬委员会的头儿，查德·诺里斯带着几乎令人生畏的镇静呆在他称为 1 号坟场的地方。那地方在博尔德西南 10 英里处，原来曾经用作煤矿。那里即使在 8 月的骄阳下也像月球上的环形山一样阴冷荒凉。

查德极不情愿地接受了这个职位，因为在新泽西的莫里斯敦时他曾是一个殡仪员的的助手。

“这不是葬礼，”这是他今天早上在位于阿拉帕赫和沃尔纳特之间的格雷霍特汽车总站说的，那里是丧葬委员会的行动基地。他用一根火柴点燃了一支香烟，对坐在四周的20个人笑着说：“就是说，这是个刨地的活儿，但可不是葬礼上的那种刨地，要是你们懂我意思的话。”

有几个人露出了微笑，哈罗德是其中笑得最开的。他的肚子时不时地就咕噜噜叫一阵，因为他没敢吃早饭。鉴于要干的活儿的性质，他不能保证吃下的东西能在肚子里存得住。他可以只是全心全意地去找阿巴盖尔妈妈，没人会说出一个不字的，尽管对于这个地方的每一个有头脑的人来说（在自由之邦除他之外是否还有有头脑的人恐怕还很成问题呢），很显然与15个人一起去找她只是一项有趣的有利于调剂神经的活动而已，因为在博尔德周围有上千平方英里空荡荡的森林和平原呢。而且，当然了，她可能根本就没有离开过博尔德，但他们中却从没有人想到过这一点（对这一点哈罗德一点儿也不感到惊奇）。她可以在镇中心外随便什么地方找一所房子安顿下来，除非他们挨门挨户地搜索，否则是永远也找不到她的。当哈罗德提议搜索委员会只是作为一项周末和晚上业余时间的工作时，雷德曼和安德罗斯没提出过一言半语的反对，这就使哈罗德知道，他们也已经将这作为定案采纳了。

他可以坚持只做这个，但在每一个社区里是什么人最受爱戴呢？是什么人最受信任？怎么，当然是做肮脏工作的人了，而且还是面带微笑做的。他所做的事情别人根本做不了，就是这种人。

“就像埋一堆木头一样，”查德告诉他们说，“要是你脑子里能这么想的话，你就没事儿了。一开始可能有些人会吐的。这没什么可羞愧的，只需要找个地方别让大家都瞧着你吐就行了。等你吐过之后，就会发现这么想就容易多了：木头，没别的，只是木头而已。”

大家都不安地彼此看了几眼。

查德把他们分成了 3 个 6 人小组。他带着多出来的那两个人出去为送来的人准备地方，给每个组都在镇里划出了一块工作的地方。哈罗德的卡车一整天都往来于泰伯梅萨地区，从丹佛到博尔德公路的收费处慢慢地向西走。沿着马丁公路上行到百老汇街路口，再顺着第 39 大街下行，然后再从第 40 大街回来。沿途广阔郊野中的房子到现在都有大约 30 年的历史了，可以追溯到博尔德的人口繁盛期，都是那种地上一层地下一层的房子。

查德从本地国家卫队的军械库中拿来了防毒面具，但一直到午饭后（午饭？什么午饭？哈罗德的午饭只有一罐草莓苹果夹心派；那是他唯一能勉强自己吃下去的东西了），他们来到位于泰伯梅萨公路末段的圣末日教堂时，这些面具才派上了用场。那些人到了这儿，使这地方充满瘟疫病毒，然后又都死在了这儿，共有 70 多人，使得这地方臭气扑鼻。

“木头。”哈罗德的一个同伴用一种响亮的、昂然的带着笑的声音说道，而哈罗德则转过身来从他身边踉踉跄跄地奔了出去。他转到这个漂亮的砖石建筑的拐角处，这里在过去选举的时候曾是投票的地方，吃下去的草莓苹果夹心派全都从胃里返了出来，于是他发现诺里斯说的真对：吐了以后他真的觉得好了很多。

他们花了大半个下午往返了两趟才把教堂清理空。哈罗德心想，要用 20 个人清理掉博尔德的全部尸体，几乎是个笑话。博尔德原来的人口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已经因为有关大气检测中心的可怕传言而像兔子一样地逃走了，可仍然有……哈罗德估计，尽管丧葬委员会的人数随着人口数会有所增加，但也仅仅有可能做到在下第一场大雪前能把大部分的尸体埋葬掉（这并不是说他自己打算留到那时候），大部分的人永远也不会知道再爆发一场新传染病的危险有多大——而在这场病中他们将是不能幸免的了。

自由之邦委员会可有不少精彩的主意啊，他满怀轻蔑地想。他们的委员会是会一切如意的……当然了，只要有亲爱的老哈罗德·劳德来给他们系鞋带就行。亲爱的老哈罗德为他们做这个实在是够好

的了，可还没好到能进入他们那该死的常设委员会。天啊，还没那么好。他一直就没那么好，甚至没好到在奥甘奎特中学的年级舞会上得到个约会，即使只是跟一个小婊子的约会。上帝啊，不，她不跟哈罗德约会。让咱们想想吧，伙计们，当我们到了那个熊一样的动物在荞麦地里排空肠子的著名地方时，发生那种事情完全是无法解释、不合逻辑的，就是从最一般的情况来讲都是不可能的。当我们到那儿的时候，结局竟是一场可恶的美人争夺战。

好吧，有人还记得。有人还在记着这笔账，欺骗的账。这个人的名字就是——来几下鼓点儿好吗，音乐家？——哈罗德·埃米·劳德。

于是他又回到了教堂里，擦着嘴，尽可能地露出最好的笑容，点头示意他已准备好重新开始工作了。有人拍了拍他的背，哈罗德于是笑得更欢了，心里却在想着：总有一天我要为此砍下你的手来的，狗屎堆。

他们下午 4 点 15 分时跑了最后一趟，垃圾车的车厢里塞满了末日教堂的最后一批尸体。在镇里，卡车不得不在滞塞不前的车流中曲曲折折地钻进钻出，但在科罗拉多 119 号公路上，三辆拖车在外面忙了一整天，把抛了锚的汽车拖开，并把它们都扔在了路两边的沟里。它们停在那儿，就像大孩子掀翻了的玩具似的。

在坟场里，另外两辆桔黄色的卡车已经停在那儿了。人们都站在四周，他们的手套已经都摘了，露出了苍白的手指和深紫色的指尖，这是因为双手汗津津地一整天都捂在橡胶手套里。他们抽着烟，随意地聊着天。大多数人看起来都显得很苍白。

诺里斯和他的两个助手现在把这活儿变成了一项技术。他们抖开一张很大的塑料布铺在了碎石嶙峋的地上。哈罗德那辆车的司机、路易斯安那人诺曼·克罗格把车倒到了塑料布的边上。车的后挡板砰地一声落了下来，于是第一具尸体就像部分僵硬了的布娃娃一样跌落到了塑料布上。哈罗德想转过身去，但又怕别人把这看成懦弱。他并不太怕看到它们落下来的样子，只是那声音让他受不了。难以忍

受的是它们撞在自己裹尸布上时发出的那种声音。

垃圾车的引擎声低沉了下来，当车斗开始上扬时发出了一阵液压机的呜呜声。现在车里的尸体纷纷向外跌落，像是下了一阵怪异的人雨一般。那一瞬间哈罗德感到了一阵悲凉，那感觉是如此深沉甚至产生了一阵痛苦。“木头，”他心里想，“他说的真对。剩下来的就只有这个了，只是……木头。”

“好!”查德·诺里斯叫了一声，克罗格把车向前开然后熄了火。查德和他的助手们拿着耙子走上了塑料布，现在哈罗德终于转过身去了，装作看天会不会下雨，这么做的绝不止他一个人——但他听到了一种声音，这声音以后就常在他的梦境中出现了，这声音是一些零钱从那些死去的男人和女人的衣袋里滚落时发出的，因为查德和他的助手们正用耙子把一具具尸体摆平。这硬币落在塑料布上的声音竟荒谬地令哈罗德想起了那种投筹码入杯的游戏。一股带着些令人作呕的甜味的腐尸的臭气弥漫在温暖的空气中。

等他回过头来的时候，那三个人已经将塑料裹尸布的四边都折了起来，由于用劲而发出了哼哼声，胳膊上的肌肉都鼓了起来。其他的几个人，哈罗德也在其中，也都加入进去干了起来。查德·诺里斯拿出一把大型的工业用装钉枪。20 分钟之后，这部分工作就完成了，那个塑料包躺在地上像个巨大的胶囊似的。诺里斯爬进一辆明黄色推土机的驾驶楼发动了引擎。那把瘢痕累累的大铲子砰地一声放了下来。推土机轰隆隆地向前开起来。

一个叫魏查克的人，也是哈罗德车上的，脚步踉跄得像个没控制好的木偶似的转身走开了。他手指间还神经质地拈着一根烟。“伙计，我看不了这个了，”在走过哈罗德身边时他说，“这可真是好笑，我直到今天才知道原来我也是个犹太人。”

推土机推着那个大塑料包滚落在地上挖的一个长方形的长坑里。查德将推土机倒了回去，熄了火，爬了下来。他招手把大家聚在一起，自己向一辆公共工程车走去，抬起一支穿着皮靴的脚蹬在了车的踏脚板上。

“没法像在球场上那样喝彩，”他说，“但你们干得真他妈不错。我估摸着，咱们今天料理了有将近 1000 件儿呢。”

“件儿。”哈罗德心想。

“我知道这种活儿够让人受的。委员会答应咱们在下个星期前再给加两个人，但我知道这也没法改变你们的感受——就像没法改变我对这事的感受一样。我要说的就是，要是你们已经受够了，觉得没法再干上一天了，那也用不着以后在街上躲着我走。但要是你们觉得没法干了，最他妈要紧的就是明天得找个人来替你。就我所知，这是这地方最重要的工作了。现在还不算太糟，但要是下个月快到雨季的时候我们在博尔德还有两万具尸首没收的话，人们可就要得病了。要是你们觉得还能行的话，明天早上咱们就在汽车站见。”

“我会去的。”有个人说。

“我也去，”诺曼·克罗格说，“但今晚上得洗 6 个小时的澡才行。”有人笑了起来。

“也算我一个。”魏查克插口说。

“我也是。”哈罗德静静地说。

“这是个脏活儿，”诺里斯用低低的、激动的声音说道，“你们是好人。我怀疑其他那些人知道不知道你们有多好。”

哈罗德感觉到一种亲近感，一种同事的友情，他与这种感觉抗争着，突然感到一阵害怕。计划里可没这个。

“明天见，老鹰。”魏查克说，还捏了捏他的肩膀。

哈罗德的笑容是惊愕和反感的。老鹰？这是什么玩笑？当然是恶意的。是可鄙的挖苦。叫肥胖的、满脸粉刺的哈罗德·劳德老鹰。他感觉到过去那种阴郁的恨意又升了起来，但这次是冲着魏查克的，但在内心一阵突然的混乱之后又平息了下来。他现在不胖了。可能连小胖子也算不上了。脸上的粉刺在此前的七个星期中也全消下去了。魏查克不知道他曾经是学校里的笑柄。魏查克不知道哈罗德的父亲曾经问过他是不是个同性恋。魏查克不知道哈罗德曾是他人见人爱的姐姐所要忍受的苦恼。要是他知道的话，魏查克可能也不会给

他这个狗屁昵称了。

哈罗德爬上了一辆卡车的车厢，他的脑子里毫无办法地乱成了一团。突然之间往日那些怨恨，往日那些伤害，那些未偿付的欠债都像堵满了全美国每个现金出纳机的纸币一样变得毫无价值了。

那会是真的吗？那有可能是真的吗？他感到惊恐、孤独和慌乱。不，他最后终于想定了。那不会是真的。因为这要视情况而定。要是你的意志足够坚定，能抵受得住别人的轻视，如果他们认为你是一个奇怪的人，或是烦人的人，或者只是一堆狗屎的话，那你的意志就需要足够的坚强去抵受……

抵受什么呢？

他们对你的好感吗？

这种逻辑难道不是……嗯，这种逻辑简直是精神失常了，是不是？

过去听过的一句话在他混乱不堪的脑子里浮了出来，那是一个将军在二战的时候为扣留美籍日本人的行为作辩护时说的。有人向这位将军指出，在中立的日本人最集中的西海岸地区并没有破坏事件发生。这位将军回答说："没有发生破坏事件这个事实才正是个恶兆呢。"

他就是这样的吗？

是不是？

他们的车驶进了汽车站的停车场。哈罗德从侧面跳了下去，忽然意识到自己的协调性已经有了 100%的提高，不是因为他减肥了就是因为他差不多时常都做的锻炼，或者两者兼而有之。

那个念头又从心底窜了起来，非常顽固，绝不愿被埋在内心深处："我会成为这个社区最有用的人的。"

但是他们排挤了他。

"那不要紧。这扇门在我面前被砰然关上了，但我有头脑去撬开那把锁。而且我也相信，一旦锁被打开了，我也有足够的勇气推开这道门。"

但是……

停下！停下！你可能会被套上手铐和脚镣，上面刻满了那一个词。但是！但是！但是！你能停下来吗，哈罗德？看在基督的份上你能从那匹该死的高头大马上再下来吗？

“嘿，伙计，你还好吗？”

哈罗德惊得跳了起来。是诺里斯，正从调度室走出来，那里已经成了他的地盘了。他看起来很累。

“我吗？很好。只是在想点儿事。”

“嗯，你一直干得不错。就好像每次你那么干的时候，都是为了在这个节骨眼儿上大获其利似的。”

哈罗德摇了摇头说：“不是这样。”

“不是吗？”查德也没再多说什么，“我能把你送到什么地方？”

“不用了，我有摩托车。”

“你知道吗，老鹰？我想这些人里大部分明天是真的会来的。”

“是的，我也一样。”哈罗德走到自己的摩托车前，骑了上去。他发现自己倒是挺欣赏这个新外号，这可与他的意志正相反。

诺里斯摇了摇头：“我可从不敢相信会这样。我原来想一旦他们真的看见这活儿是怎么样的，就会想起 100 件其他的事情非做不可了。”

“我告诉你我怎么想，”哈罗德说，“我认为给自己做件脏活儿比给别人做要容易些，对这些家伙里的好多人来说，这是他们一生中头一次真正给自己干活。”

“是，我想这话可能有道理吧。明天见，老鹰。”

“8 点，”哈罗德又敲定了一下时间，然后骑车离开阿拉帕赫朝百老汇街开去。在他右边有一小队大半由妇女组成的人正带着一辆抢险车和一架起重机在一辆弯转了的大型拖车旁边忙活，要把它弄平，他们堵住了路的一部分。旁边还聚集了一些人在看热闹。这个地方是新建的，哈罗德心想，那些人里我连一半也不认识。

他继续向家里骑去，脑子里被一些本以为早就解决了的问题烦

恼着，饱受煎熬。到家的时候，看见门口停着一辆小型的白色摩托车。还有一个女人坐在他门前的台阶上。

当哈罗德走近前来的时候她站了起来，伸出了自己的手。她是哈罗德所见过的最迷人的女人中的一个——当然他原来是见过她的，只是没有这么近。

“我是纳迪娜·克罗斯。”她说。她的声音很低，低得近乎沙哑。她握他的手时坚定而冷静。哈罗德的眼光不知不觉地在她身上停留了一会儿，他知道这是惹姑娘们讨厌的一个习惯，但自己却似乎无力去改变。这个女人对此却似乎并不在意。她穿着一条轻便的斜纹布棉便裤，裤子紧贴在她细长的两腿上，上身是一件无袖的淡蓝色丝质衬衫，里面也没戴胸罩。她年纪有多大了？30？35？也可能还年轻些。她显得有些早熟。

“浑身就那样？”他脑子里那永远猥亵的（表面上也是永远纯洁的）一部分问着自己，心跳得有些快了起来。

“哈罗德·劳德，”他微笑着说，“你是跟拉里·安德伍德他们一起来的，是不是？”

“是的。”

“是跟在斯图、法兰妮和我后面来到这里的，我知道。拉里上星期来过我这儿，给我带来葡萄酒和一些糖。”他的话听起来空洞而虚伪，然后他突然明白了她是知道他正在琢磨她，正在脑子里把她脱得赤条条的。他有种想舔嘴唇的冲动，但硬生生地克制住了自己……至少是暂时地克制住了。“他是个相当不错的人。”

“拉里吗？”她笑了笑，用一种奇怪的，还不知怎么有些神秘的声音说道：“是啊，拉里是个王子。”

他们对视了一会儿，哈罗德还从来没有被一个女人用如此率直的、探究式的眼光看过。他又感觉到一阵兴奋的刺激，小腹处有一股暖暖的神经性的悸动。

“好吧，”他说：“那么今天下午我能为您做点什么呢，克罗斯小

姐？”

“作为开头，你可以叫我纳迪娜。你还可以邀请我共进晚餐。那样的话我们的交往就能更深入一步了。”

那种神经性的兴奋感开始扩展开来了。“纳迪娜，你愿意留下来吃晚餐吗？”

“非常愿意。”她说道，微笑起来。当她用手挽住他的臂膀时，他感到宛如受了轻微电击一般地一阵颤抖。她一直望着他的的眼睛始终没有离开过。“谢谢。”

他笨手笨脚地把钥匙插进了锁孔里，心想：现在她该问我为什么要锁门了，我就会支支吾吾地东拉西扯，像个傻瓜一样。

但纳迪娜根本没有问。

他没做晚饭，是她做的。

哈罗德一向认为，用罐头食品怎么也不可能做出像样的饭来，但纳迪娜却做得相当好。他突然惊骇地想起了他这一天干的是什么活儿，于是问她能否等上 20 分钟（他拼命提醒自己，她之所以到这儿来可能是为了什么很现实的事情的）让他清洗一下。

他回来的时候——他挥霍了两大桶水洗了个澡——她正在厨房里忙活着。烧开了的水在煤气灶上欢快地响着。他进来的时候，她正把半杯通心粉倒进锅里。在另一个火上，有什么已经熟了的东西在锅里慢慢地炖着；他闻到了一种法国洋葱汤、红葡萄酒和蘑菇的混合在一起的香味。他的肚子咕咕地叫了起来。这一天可怕的工作对他胃口的影响力忽然一下子消失了。

“闻起来妙极了，”他说，“你真不该这么做，不过我这可不是在抱怨。”

“这道菜叫三鲜砂锅，”她说，回过头来对他微笑着，“但恐怕这只能算是代用品了。他们在大饭店里做这道菜时可不用罐头牛肉作配料的，不过——”她耸了耸肩，表示现在实在是条件有限。

“你真好，做了这个。”

“这没什么的。”她又探究式地瞥了他一眼，然后半转过身来对着他，那件丝质衬衫在她左胸处绷得紧紧的，将那里的曲线美妙地勾勒了出来。他感到一阵燥热一直升到了脖子，强制着自己不要勃起。但他怀疑自己的意志力是否能做到这一点。实际上，他甚至怀疑自己的意志力离此实在相差太远了。“我们会成为很好的朋友的”，她说。

“我们……是吗？”

“是的。”她又转过身面向着炉灶，似乎这个话题就到此为止了，剩下哈罗德还在琢磨着种种的可能性。

那之后，他们的话题就只限于一些生活琐事了……大部分是自由之邦的各种小道消息。关于这些，是不愁没的说的。有一次，在他们正吃饭的时候，他又一次试图问她为什么而来，但她只是笑着摇了摇头说：“我爱看一个男人的吃相。”

哈罗德一开始还以为她说的是别的什么人，然后才意识到她指的是自己。于是他接着大吃起来，他一连吃了三碗三鲜砂锅，而且觉得虽然用的是牛肉罐头，但却并未因此而使得它的美味稍有减损。谈话似乎是不知不觉地在进行着，可以让他自由自在地去安抚肚子里那只饥饿的狮子，而且尽情地打量她。

夺目，他是这么想的吗？她很美。是一种成熟的美。她的头发，为了烹饪的方便只是很随意地在脑后扎了一个马尾辫，曲曲弯弯地点缀着缕缕的纯白色，而不是他一开始以为的灰色。她的眼睛深邃而沉静，当它们径直地凝注着他时，哈罗德就有一阵眩晕感。她的声音低沉而自信。那声音开始打动他了，既令他感到不安又让他有一种几乎是痛苦的快感。

吃完了饭，他正要站起身来，却被她阻止住了。“要咖啡还是茶？”

“真的，我能……”

“你能，但是你不会。要咖啡、茶……还是我？”她又微笑了，这不是当一个人挑起了一次有点淫猥的谈话后（“危险的话题”，他亲爱的老妈妈会这么说的，嘴角上还会弯出一道不满的线条来）会有的那种微笑，而是一种低低的浅笑，丰厚得像一块糖腻腻的甜点顶上的那一

块奶酪似的。又一次她露出了那种探究式的眼神。

哈罗德的脑子里急速地转着念头，以一种极愚蠢的漫不经心的口气答道："后两样吧。"同时以极大的毅力才忍住没像个毛头小子一样格格地傻笑起来。

"好吧，我们就先来两杯茶吧。"纳迪娜说着，向炉子走去。

她刚一转过身，热热的血一下子冲进了哈罗德的脑袋，毫无疑问地把他的脸变成了像萝卜一样的紫色。"你可真是一个文雅的先生!"他痛责着自己，"你就像个该死的傻子一样曲解了一句完全无邪的话，你可能会毁了一次绝好的机会的。你活该如此！你这该死的活该如此!"

等到她端着热气腾腾的茶杯回到桌旁的时候，哈罗德脸上的红潮不知怎么已经退了下去，他又克制住了自己的情绪。轻率突然之间就变成了绝望，他觉得（这并不是第一次）他的身体和思绪都被不由分说地塞进了一辆巨大的纯情感的摇滚过山车。他讨厌它，但却无力下来。

要是她真的对我感兴趣的话，他心想（同时又黯然地对自己加了一句，上帝知道她为什么会对我有兴趣），毫无疑问我要为此付出的代价就是得将自己二年级学生般的智力展露无遗了。

好吧，他原来也这么做过，他想他可以安慰自己说这只是再做一遍而已。

她从茶杯的口上望着他，还是那种令人不知所措的率直的眼神，同时又笑了笑，于是他好不容易积蓄起来的那一点沉着登时化为乌有了。

"我能帮你点儿什么吗？"他问。他的声音听起来像是从一个破旧的录音机发出来似的，但他非得说点什么不可，因为她来这儿肯定是有着什么目的的。在内心一片混乱中，他发现自己的唇边也颤微微地挂了一个保护性的微笑。

"是的，"她说，然后果断地将茶杯放在了桌子上。"是的，你能。也许咱们能互相帮助。能到起居室去吗？"

"当然。"他的手在颤抖着：当他把茶杯放在桌上站起身来的时候，一些茶洒了出来。当他跟着她间起居室走去时，他注意到她的便裤（那其实根本不算太随便，他脑子里唠叨着）贴在屁股上的线条是多么的顺畅。常常是内裤的线条破坏了大多数妇女裤子的顺畅感的，这是他在什么地方读到的，可能是从他放在卧室壁橱里鞋盒子后面的那些杂志中的一本上吧，那杂志上还说，要是一个女人真想有那种顺畅完美的观感的话，她就得戴个背带或者是根本就不穿内裤。

他在喉咙里咽了一口——至少是试图这么做，就好像他嗓子里有什么大东西堵在那里似的。

起居室里很暗，只靠垂着的窗帘外透进来的光线照明。现在已过了 6 点半，外面已将近黄昏了。哈罗德向其中一扇窗户走去，想拉起窗帘让屋里亮一些，而这时她用手拉住了他的胳膊。他向她转过身来，嘴里一阵发干。

"不。我喜欢它们垂着。这使我们不受干扰。"

"不受干扰。"他嘶哑着嗓子说。他的声音就像一只老得不行了的鹦鹉似的。

"所以我能这么做。"她说着，轻轻投入了他的怀抱。

她的身体毫不躲闪地全部压在他身上，在他的生活里这是头一次发生这种事，他的惊奇简直无以复加。透过他的白色棉衬衫和她的丝质蓝衬衫，他能够清楚地感觉到她每一只乳房压在自己身上的那种温软。她的小腹结实又柔软，紧贴着他的，并不因感到他的勃起而羞涩避开。她身上有股甜甜的气味，可能是香水，但也可能就是她自身的香味，就像一个正被泄露的秘密突然之间在听者面前展示开来。他摸到了她的头发，于是把手插了进去。

最后他们停止了接吻，但她并没有把身子移开。她的身体仍像一团柔软的火一样紧贴着他的。她比他矮大约有 3 英寸，她仰着脸望着他。他隐隐约约地觉得，这是他生活中一个最可笑的讽刺了：当爱情——或是它合理的仿制品——最后终于找到他时，他却已偷偷溜进了一本妇女杂志的爱情故事里。而这种故事的作者，他在一封写给

《红书》的未答复的信里曾断言道，是赞成实行优生学的为数不多的几个有力因素中的一个。

但现在她仰脸看着他，她潮湿的嘴唇半张着，她的眼睛明亮而且几乎是……几乎是……是的，几乎是星光灿烂着。唯一一处与《红书》中对生活的视点不同的细节就是他的严肃，这可真令人惊讶。

“现在，”她说，“到床上去吧。”

他们到了那儿，然后在那儿拥搂着翻滚在一起，她的头发松了下来散落在肩头，似乎到处都充满了她的香水味。他的手按在她双乳上，她并不介意，事实上她还扭动着身体让他的手能更自由地行动。他并没抚爱她，受他疯狂需求的驱使他所做的是在劫掠她。

“你是个处男。”纳迪娜说道。这并不是个问题……而且不用撒谎更容易些。他点了点头。

“那么咱们先做这个吧。下一次再慢些。这样好些。”

她解开他仔裤上的纽扣，于是拉链一直开到了底端。她用食指轻轻在他肚脐下面划着。哈罗德的肌肉随着她的触摸颤抖、悸动着。

“纳迪娜——”

“嘘!”她的脸被垂下的长发遮住了，看不到她脸上的表情。

他的裤腰被拉了下来，那荒谬的东西，在裹着它的白棉布的衬托下显得更为荒谬了（感谢上帝他洗完澡换了衣服），就像盒子里的杰克一样冒了出来。那东西却并未意识到它自己模样的滑稽，因为它的任务是极为严肃的。处男处女的任务总是极为严肃的——不是快乐而是经历。

“我的衬衫……”

“我能不能……”

“当然，这正是我要的。然后我会看顾你的。”

“看顾你”。这句话在他的脑海中回响着，就像石头投在井中一样，然后他就贪婪地吸吮着她的双乳，品尝着她的咸与甜。

她吸了一口气说：“哈罗德，这妙极了。”

“看顾你”，这句话在他脑海中叮叮当当、乒乒乓乓地响着。

她的手伸进他内裤的腰带处，他的裤子在一串钥匙毫无意义的叮当作响声中滑到了脚踝处。

“抬起来吧，”她对他耳语道，他照做了。

整个过程只用了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在达到高潮时他使尽力气高声叫起来，没法控制自己。就像什么人触动了通向他皮肤下面整个神经网的导火索一样，现在他能理解为什么那么多作家把高潮与死联系在一起了。

然后他在黑暗中躺了回去，头抵着沙发，胸口上下起伏着，嘴大张着。他不敢向下看。他觉得精液一定已经溅得到处都是了。

“伙计们，咱们发现了油矿!”

他面带羞愧地看着她，为自己刚才的行为感到很不安。但她只是冲他微笑着，那双眼睛是那么镇静、深沉，好像什么都知道，那是一双维多利亚时代绘画中一个小女孩的眼睛。那是一个懂得太多的小女孩，可能对她父亲都太过了解了。

“对不起。”他喃喃地说。

“怎么了？为了什么呢？”她的眼光始终没离开他的脸。

“你没从那个里面得到什么。”

“胡说，我得到了很大满足。”但他认为自己并不完全是那个意思。但他还没来得及细想，她又接着说：“你很年轻。你想要多少次都可以的。”

他看着她没有说话，也说不出话。

“但你必须知道一件事。”她把一支手轻轻地放在了他身上。“你告诉我作为处男是怎么样的？好吧，我也是个处女。”

“你……”他惊讶的表情一定很是滑稽，因为她仰头大笑起来。

“在你的哲学里没有处女这个概念吗，哈罗德？”

“不是……是的……但……”

“我是一个处女。而且我要保持这样。因为要留待另一个人来……来使我不再是处女。”

“谁？”

“你知道是谁。”

他盯着她，突然感到浑身一阵发寒。她镇静地回望着他。

“他？”

她半转过身，点了点头。

“但我可以让你看很多事，”她说，仍然不看他。“我们可能做很多事。那些你甚至从没有……的事。不，我收回这话。可能你梦到过它们，但你从没梦到过你能做到的。我们可以玩儿。我们可以陶醉于其中。我们可以沉溺于其中。我们可以……”她的声音消失了，然后开始看着他了，那目光是那样的诡秘和充满诱惑，他觉得自己又开始冲动起来。“我们可以做任何事——每件事——除了那小小的一件事。而那件小事实际上并不是那么重要的，是不是？”

想象出的各种东西在他的脑海里令人头晕眼花地回旋着。丝围巾……靴子……皮革……橡胶。噢，天啊。只是个小学生的白日梦。是一种怪异的，与性有关的纸牌游戏。但这只是一种梦而已，是不是？是由白日梦引起的白日梦，是噩梦的产物。他那些东西都想要，也想要她，但也想要更多的。

问题是，要多少他才满意呢？

“你可以把一切都告诉我，”她说，“我会成为你的妈妈，或者你的姐妹，或者你的娼妓，或者你的奴隶。你所要做的只是告诉我，哈罗德。”

那是怎样地在他脑海里回响啊！那是怎样地令他陶醉啊！

他张开嘴，但发出的声音却像一口破钟的报时声一样难听。“但要付代价的。对不对？要付代价。因为没有什么是免费的。甚至现在，当一切就摆在周围，等着你去拿的时候也一样。”

“你想要的就是我想要的，”她说。“我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

“没有人知道。”

“你的心事都在账本里写着呢。我能够在那儿看它——我知道它在哪儿——但我没必要这么做。”

他吃了一惊，然后带着一种狂乱的负罪感看着她。

"它原来是在那儿的那块松下来的石头下面，"她指着壁炉说，"但你把它挪走了。现在它是在阁楼的隔离板后面。"

"你是怎么知道的？你是怎么知道的？"

"因为是他告诉我的。他……可以说是他给我写了封信。更重要的是，他告诉了我你的事，哈罗德。告诉了我那个牛仔怎么抢走了你的女人，还把你拒之于自由之邦委员会之外。他想让我们在一起，哈罗德。他是慷慨的。从现在起到我们离开这儿为止，就是你和我的假期了。

她触摸着他，微笑着。

"从现在起到那时候止都是享乐的时间，你明白吗？"

"我……"

"不，"她回答道，"你不明白，现在还不明白。但你会明白的，哈罗德，你会的。"

他忽然极愚蠢地想告诉她叫他"老鹰"。

"那么以后呢，纳迪娜？以后他想要怎么样呢？"

"就是你想要的，以及我想要的。就是在你第一天出去找那老妇人的晚上你差一点对雷德曼所做的事……但规模要大得多。当那完成之后，我们可以去找他，哈罗德。我们可以和他在一起。我们可以留在他身边。"她的眼睛在一种憧憬的狂喜中半开半闭着。可能这有些矛盾，事实是她爱着另一个却要把自己给他——也可能真心喜欢这样——这把他的欲望又激了起来，热烈而迫切。

"要是我说不呢？"他感觉嘴唇发冷，此时一定是苍白的。

她耸了耸肩，这个动作让她的双乳美妙地颤动起来。"生活还会继续的，难道不是吗，哈罗德？我会想些办法去做我必须做的事。你也会一切如常。早晚你会找到一个愿意为你做那件……小事的姑娘。但过了一阵以后你就会觉得那件小事是很无聊的。非常无聊。"

"你怎么知道？"他问道，冲她不怀好意地笑着。

"我知道是因为性就是微缩的生活，而生活就是无聊的——时间都花在一个个的不同的预备室里了。你可能会在这儿得到一点小荣

誉，但到哪儿是个头呢？总的来说将是一个无聊的、步步走下坡路的生活，你会一直记着我衬衫脱掉的样子，你还会一直琢磨着我把一切都脱光后看起来会是什么样。你还会琢磨着要是听到我对你说脏话会是什么样……或者让我将蜜洒满你的……身体……然后再舔下来……你还会琢磨着……”

“别说了，”他说。他浑身都发着抖。

但是她还是要说。

“我想你还会想着他那边的世界会是什么样的，”她说，“也许这比其他任何想法都更强烈吧。”

“我……”

“决定吧，哈罗德。是让我把衬衫穿回去呢还是把其他的也都脱下来？”

他想了有多长时间？他不知道。那之后，他甚至不能肯定自己曾为这问题在心里斗争过。但是当他说话的时候，那些话在他嘴里有种死亡的味道：“在卧室里，咱们到卧室里去吧。”

她冲他微笑着，那是一种带着成功的喜悦与诱惑的许诺的微笑，这微笑使他战栗，而他自己的渴望却也响应着它。

她拉住了他的手。

于是哈罗德·劳德屈从了他的命运。

第 55 章

法官的房子俯瞰着一座公墓。

晚饭后，他和拉里坐在后门廊抽着雪茄，目送夕阳在山边渐渐隐去，变成淡淡的橘黄色。

法官说："小时侯，我家离伊利诺伊州最好的公墓很近，走走就到。公墓名叫希望山。我父亲当时已 60 多岁了，每天晚上晚饭后，他都要去散步。有时我陪他一起去。每当我们路过那个修缮一新的公墓时，他就会说：'特迪，你怎么看？有希望吗？'我回答：'这里是希望山。'每次他都放声大笑，就像第一次一样。我有时想，我们路过那个公墓只是因为他想和我分享这个笑话。他很富有，但他似乎最欣赏这个笑话。"

法官抽着烟，下巴垂了下来，肩膀高耸着。

他说："他死于 1937 年，那时我才十几岁，我一直很想念他。男孩子不需要父亲，除非是个好父亲，而一个好父亲是必不可少的。没有希望，只有希望山。他多么喜欢那个笑话！他去世时是 78 岁。拉里，他死得像个国王。他坐在我们家最小的房间里的宝座上，膝盖上放着报纸。"

面对这样有些蹊跷的怀旧之情，拉里不知如何是好，便没有做声。

法官叹了口气，说道："不久这里就会有些动作了。就是说，如果你能重新开始供电。如果你不行，人们就会紧张起来，赶在恶劣天气袭来之前开始向南方走。"

"拉尔夫和布拉德说会发生这样的事，我相信他们。"

"那么我们得希望你信任的人是可靠的，是不是？也许那个老太太走了是件好事。也许她知道那样更好。也许人们应该自由地自己

判断天空中的光是什么，树是否有脸，是否那张脸只是光和影的把戏。拉里，你懂我的话吗？”

拉里老老实实地说：“不懂。我没有把握。”

“我在想，在革新抽水马桶之前我们是否需要先革新那些令人厌烦的上帝和救世主以及永恒之类的事情。我的话就是这个意思。我在想，现在是否需要上帝。”

“你认为她死了？”

“她已经走了6天了。搜寻委员会没有发现她的踪影。是的，我认为她死了，但即使现在我也说不准。她是个令人惊异的女人，完全不能用常理衡量。也许我几乎很高兴她离开的原因，有一条就是我是个非常正常的老守财奴。我喜欢每天慢慢地过日子，浇我的花园——你看到我怎样买回了秋海棠吗？我对此相当的自豪——读我的书，为自己的书写关于瘟疫的笔记。我喜欢做这些事情，然后在睡觉时喝一杯葡萄酒，无忧无虑地入睡。是的。我们之中没有人想看到凶兆，无论我们多么喜欢看鬼怪小说和恐怖电影。我们之中没有人真的想看到东方的星星或是夜里火焰的支柱。我们想要和平、理性和墨守成规。如果我们不得不在一个老太太的黑脸上看到上帝的话，那一定会提醒我们往意，每个上帝都有一个魔鬼——而我们的魔鬼可能离我们比我们想象的近。”

拉里尴尬地说：“这就是我来这里的原因。”他强烈地希望法官没有提到他的花园、书、笔记和他的睡前葡萄酒。他曾乐观地想象朋友见面的情形，还做了个无忧无虑的提议。现在他担心，是否有可能继续下去，而不至于听起来像个残忍的投机的弱智人。

“我知道你为什么来这里。我接受。”

拉里闻言一震，他坐的椅子吱吱作声。“谁告诉你的？法官，这应该是严格保密的。如果委员会里有人走漏消息的话，我们就麻烦了。”

法官抬起一只满是老人斑的手，止住了他的话。他饱经风霜的脸上两只眼睛眨了眨。“小声点，孩子，小声点。你的委员会里没有人走漏消息，起码我不知道，而且我也没有到处打听。不，我说出这个秘密

给自己听听。你今晚为什么到这里来？拉里，你的脸就说出了一切。我希望你不要去打扑克。当我谈起我那几个小小的爱好时，我看出你的脸色暗淡，垂头丧气……你的脸上有一副十分滑稽的模样……”

“有那么滑稽吗？我该怎么做，对……看上去很高兴……”

法官静静地说:“派我到西部去，刺探那片土地。不是为这个吗？”

“正是。”

“我一直在想，你们要多久才会想出这个主意。当然，这非常重要，非常必要，如果自由之邦要得到百分之百的机会生存的话。我们并不真知道他会在那里做什么。他很可能在月亮的背面。”

“如果他真的在那里的话。”

“他在那里。他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在那里。千真万确。”他从裤兜里掏出一个指甲剪，开始剪指甲，轻微地啪啪声点缀着他的话。“告诉我，委员会有没有讨论过，如果我们决定更喜欢那里怎么办？如果我们决定留下来怎么办？”

拉里大吃一惊。他告诉法官，据他所知，还没有人想到过这个主意。

法官以一种富于欺骗性的悠闲态度说：“我猜他把灯都点亮了。你知道，那是有吸引力的。显然英彭宁这个人感到了这一点。”

拉里冷冷地说：“如释重负。”法官开怀大笑。

笑够了之后，他说：“我明天去。我想，我坐罗沃尔。向北到怀俄明州，再向西。感谢上帝我还能开车！我要一直开过爱达荷州，向加利福尼亚州北部方向去。去大概要花两星期，回来时间更长。回来时，可能要下雪了。”

“是啊。我们讨论过那个可能性了。”

“而我老了。老人容易发心脏病，也会犯愚蠢的错误。我想你一定派了备用的人？”

“这个……”

“不，你不必谈这个。我收回这个问题。”

拉里结结巴巴地说：“你看，你可以拒绝。没有人用枪顶着你的头

……”

法官敏锐地问道:“你是在试图推卸你对我应负的责任吧?”

“也许。也许我在这样做。也许我认为你回来的可能性只有1/10,而你带回有用信息的可能性只有1/20。也许我只是想用比较好的方式说我可能犯了一个错误。你可能太老了。”

法官说:“对于冒险来说我是太老了,但我希望对于做我认为正确的事情来说我还并不太老。在那里有一个老太太,她很可能已经悲惨地死去。毫无疑问,是受到宗教狂热的影响。但努力做正确的事情的人们总是显得有些疯狂的。我要去。我会冷。我的肠胃不太好。我将会很孤独。我会怀念我的公墓。但……”他抬起头来看着拉里,双目在黑暗中闪闪发光。“我也会很聪明的。”

拉里说:“我想你会的。”他感到泪水在眼角打转。

法官问道:“露西怎么样?”他显然不打算再谈论关于他的行程的话题。

拉里说:“很好,我们都很好。”

“没有问题?”

“没有,”他想起了纳迪娜。上次看到她时她的绝望无助仍然深深的困扰着他。她曾说,你是我最后的机会。奇怪的话,简直像要自杀。怎样才能帮助她呢?心理治疗?这是个笑话,他们最多能找个兽医。现在就连祈祷电话都没有了。

法官说:“你和露西在一起很好,但我猜测,你在为另一个女人担心。”

“是的。”接下来的话很难说出口,但对别人说出心里话使他觉得好受些。“我想她可能在考虑,那个,自杀。”他一口气说道:“那不仅仅是因为我,别以为我觉得哪个女孩子会因为得不到性感的拉里·安德伍德而自杀。但她照顾的那个男孩子已经长大成人了,我想她感到孤独,再没有人依赖她了。”

“如果她的抑郁心情越来越严重,变成了长期反复的情况,她确实有可能自杀。”法官说话时的淡漠令人心寒。

拉里震惊地看着他。

“但你只能做一个男人，”法官说，“不是吗？”

“是的。”

“而你已作出了选择？”

“是的。”

“你的动机是好的？”

“是的。”

“那就坚持到底。”法官满足地说。“看在上帝份上，拉里，做个大人。不妨有点自以为是。天知道，太过分地自以为是很讨人嫌，但稍有一点是绝对必要的！你的灵魂需要这个，就像盛夏时皮肤需要晒个够一样。你只能管好自己的灵魂，而时不时还会有些自作聪明的心理医生甚至连这都要质疑。做个大人吧！你的露西是个好女人。照顾好你自己和她的灵魂就行了，还想承担更多的责任就是贪多嚼不烂，而人们总是因为贪多嚼不烂而倒霉。”

“我喜欢跟你说话。”拉里说，他听到这种露骨然而睿智的话既惊异又觉得有趣。

法官平静地说：“那一定是因为我说的正是你想听到的。”然后他又说：“你知道，自杀有很多种方法。”

不久之后，拉里将以痛苦的心情回想起这句话。

第二天早上 8 点 15 分，哈罗德的卡车离开灰狗车站，回泰伯梅萨地区去。哈罗德、魏查克和另外两个人坐在卡车后座，诺曼·克罗格和另一个人坐在前面。在百老汇和阿拉锋路的交叉路口，一辆崭新的罗沃尔慢慢向他们开过来。

魏查克挥挥手，喊道：“法官，你去哪里？”

法官穿着羊毛衬衣和马甲，看上去很可笑。他把车开了过来，和蔼地说：“我想大概是今天去丹佛。”

魏查克问：“你开这个能到那里吗？”

“我想如果我避开大路就能到。”

“你要是路过X－级书店，干嘛不带回来一卡车呢？”

这句俏皮话逗的每个人都大笑起来。连法官都笑了，但哈罗德却没有笑。他今天早上好像没有休息好，看上去萎靡不振。他确实几乎一夜没睡。纳迪娜人如其言，他头一天晚上实现了许多梦想。他已经在盼望着今晚。魏查克的俏皮话仅仅让他微微一笑，因为他已经有了第一手经验。他离开时纳迪娜还在睡觉。他们2点左右睡着时，纳迪娜说要看看他的账本，他对她说想看就看吧。也许他让她掌握了自己，但他搞不清了。不过那是他一辈子写得最好的东西，决定性的因素是他的欲望——不如说是他的需要。他需要有人看他的好手艺。

克罗格从卡车驾驶楼里探出身来对法官说:“你小心点，好不好?这年头路上有些不地道的人。”

“确实，”法官带着一个奇怪的笑容说，“我会当心的。先生们，祝你们一路顺风。魏查克先生，也祝你好!”

这句话又引起了一阵大笑，他们就此分手了。

法官没有去丹佛。他到36号公路后，就直接穿街而过，沿着7号公路开了。上午阳光明媚，这条路上交通也不拥挤。布莱顿镇的情况差一些，他一度不得不离开公路穿过当地高中的足球场，才躲开严重的塞车。他继续向东开，直到25号州际公路。从这里向右转就可以去丹佛，但他向左转，开上了向北的岔路。半路上，他把收音机拨到中波，又向左转，向西，在那里玫瑰静静地在蓝天下开放，脚下躺着博尔德。

他告诉拉里他太老了，不能再冒险，愿上帝拯救他，那是个谎言。他的心脏不再快节奏地跳动，空气不再这样甜蜜，色彩不再这样绚丽，已经有20年了。他将沿着25号州际公路到夏延，然后向西，去迎接山那边等待着他的事。他的皮肤虽然由于上了年纪而干瘪了，想到这些还是不禁容光焕发。沿80号州际公路向西，进入盐湖城，然后穿过内华达去里诺，然后，他再向北，但那并不重要。因为在盐湖城和里诺之间，甚至更早的时候，他就会被拦住，被盘问，很可能被送到别

的地方再次被盘问。而不知在什么地方，就可能会受到邀请。

就是他遇到那个黑衣人本人也不是不可能的。

“开始行动吧，老头。”他轻轻地说。

他挂上档，向岔路口开去。那里有三条向北的路，都不太拥挤。正如他所猜测的，丹佛的交通阻塞和交通事故有效地阻拦了交通。另一边的路上交通相当拥挤，因为很多傻瓜在向南方走，盲目地希望向南的路会好走一些。但这条路还好，至少目前还行。

查理斯法官继续向前开，很高兴开始了他的旅程。他前一天晚上几乎没有睡，今晚，他会把身体严严实实地裹在两层睡袋里，在星光下睡得很好。他怀疑自己是否还能再见到博尔德，他想回来的可能性很小。然而他极其兴奋。

这是他一生中最美好的一天之一。

那天下午，尼克、拉尔夫和斯图骑自行车去博尔德北部，到汤姆·科伦自己住的一所小房子去。汤姆的房子已成为博尔德的“老”住户的路标。斯坦·诺戈特尼说，它就像是天主教徒、佛教徒、基督复临安息日教徒、民主党人和统一教团教徒们走到了一起，建立了一个宗教政治混合式的迪斯尼乐园。

房子前面的草坪是由许多雕像组成的怪诞的景象。有 12 个童贞女玛丽的雕像，其中一些显然是在给粉红色的塑料火烈鸟群喂食。火烈鸟中最大的比汤姆自己还要高，一条腿用一个四英尺长的大钉固定在地上。还有一个巨大的洗礼井，一个巨大的塑料耶稣像黝黑发亮，站在装饰性的水桶里，伸出双臂……显然是要祝福火烈鸟们。洗礼井旁边是一个大塑料牛，显然正在从一个鸟澡盆里喝水。

前门帘刷地被掀开了，汤姆光着膀子出来接他们。尼克想，从远处看他那明亮的蓝眼睛和有些发红的金色胡须，倒像是个极其富有男子气概的作家或画家。走近些，就不像了，不像个有学问的人……也许是个反文化的手艺人，把矫揉造作当成了独创性。等走得很近了，聊几句，你就会发现汤姆·科伦其实并不是文质彬彬的人。

尼克知道自己之所以对汤姆怀有强烈的同情心，是因为人们认为他自己弱智。开始是因为他的残疾使他无法学会读书写字，后来是因为人们想当然地认为又聋又哑的人一定是弱智。他不断地听到各种说法。他记得有一天晚上，他路过扎克店去喝几杯啤酒，那是硕尤郊区的一家酒馆。就是那天晚上雷·布思和他的伙计们袭击了他。酒吧侍者站在吧台另一头，靠着吧台跟一个顾客亲密地说话。他的手半掩着嘴巴，尼克只能猜出他说的话的只言片语。但他并不需要猜出更多的。又聋又哑……八成弱智……那些家伙差不多都弱智……

但在形容弱智的那些难听的说法里，有一个确实适合汤姆·科伦。尼克常常怀着同情的心情在自己的脑子里悄悄地用这个说法形容自己。这个说法是：这个人家伙不齐全。这就是汤姆的问题。这就是问题的关键。而汤姆的可怜之处在于，他缺的并不多，而且也都是似乎并不要紧的——就像是扑克牌里缺方块二草花三之类的。但没有这几张牌，你就不可能打好牌。没有这几张牌，就连单人纸牌都玩不赢。

“尼克!”汤姆喊道，“看见你，我真高兴！汤姆·科伦真高兴!”他搂着尼克的脖子拥抱了他。尼克在这种大晴天仍然戴黑眼罩，这时他感到他的那只瞎眼里似乎有泪要流出来。“还有拉尔夫！还有这个人。你是……我想想……”

“我是……”斯图张嘴说，但尼克用左手做了一个急促的砍的动作，他便不做声了。他在和汤姆练习记忆规则，似乎有了成效。如果你把一样你知道的东西和你想记住的名字联系起来，一般就能牢牢记住。许多年前，鲁迪也提醒了他这个。

这时他从口袋里掏出便笺纸，急急写了几个字。他递给拉尔夫，让他大声念出来。

拉尔夫皱着眉头，照着做了：“你喜欢放在碗里就着肉、蔬菜、调料一起吃的是什么东西？”

汤姆怔住了。他的脸上失去了活力，愣愣地张着嘴巴，像傻了一样。

斯图不自在地拧了拧身子，说："尼克，你不认为我们应该……"

尼克把一个手指放在唇边，止住了他的话，就在这时，汤姆又恢复了活力。

"炖肉!"他哈哈大笑着跳了起来。"你是炖肉!"他看着尼克，看他是否肯定，尼克给他做了一个"V"的手势表示胜利。

"M—O—O—N，拼起来就是炖肉，汤姆·科伦知道，人人都知道!"

尼克指指汤姆的房子的门。

"想进来吗？当然！我们都要进来。汤姆正在装饰房子。"

帕尔弗和斯图跟着尼克和汤姆走上台阶时，交换了一个眼色，都觉得很好笑。汤姆总是在"装饰"，他不"装修"，因为他搬进来时这房子当然已经装修过了。走进这所房子就像走进了乱糟糟的母鹅的世界。

前门口挂着一个巨大的镀金鸟笼，里面有一只绿鹦鹉标本被仔细地捆在木棍上，尼克不得不弯着腰从鸟笼下钻进去。他想，问题是，汤姆的装饰并不仅仅是混乱的花边。如果是那样，这所房子就不会比一个乱糟糟的牲口棚更引人注目。但这里还有别的，似乎有着常人所无法领悟的某种模式。起居室的壁炉上的一块大方积木上有一些信用卡标志，全都放在中间，仔细地支起来。欢迎在这里使用您的维萨信用卡，万事达信用卡。用餐者的俱乐部。这时他忽然有了一个疑问：汤姆怎么会知道这些标志都属于同一种类型？他不识字，然而他却鬼使神差般摸出了其中的门道。

在咖啡桌上放着一个大灭火器。警灯放在窗台上，那里可以见到阳光，能把冷冷的蓝光投到对面墙上。

汤姆领着他们参观了整所房子。楼下的游戏室里堆满了汤姆从一个动物标本店找到的鸟和动物标本。他把鸟都用几乎看不见的钢琴丝挂起来，那些猫头鹰、鹰，甚至还有一只羽毛被虫蛀了的少一只黄色玻璃眼珠的秃鹰，似乎都在飞翔。一个墙角里有一只用后腿站着的美洲旱獭，另一个墙角是一只囊地鼠，还有一个墙角是一只臭鼬，

第四个墙角里是一只黄鼠狼。屋子中间是一只郊狼，它似乎是所有这些小动物的焦点。

上楼梯的栏杆用红白相间的纸条缠了起来，看上去像理发店的标志。走廊上半部用更多的钢琴丝挂满了各种型号的战斗机。浴室地板被漆成明亮的铁青色，上面是汤姆收集的各种玩具船，这些船在瓷漆的海面上绕着四个白瓷的小岛和一块白瓷的大陆航行：小岛是水管腿，大陆是马桶底座。

汤姆最后领他们回到楼下，他们坐在信用卡拼画下面，面对着一幅背景是镶着金边的云朵的约翰和罗伯特·肯尼迪的三维画。画下面的说明写着：兄弟同上天堂。

“你们喜欢汤姆的装饰吗？你们觉得怎么样？好不好？”

“很好！”斯图说，“告诉我，楼下那些鸟……你不害怕吗？”

“不怕，”汤姆吃惊地说，“它们填满了锯末！”

尼克递给拉尔夫一张字条。

“汤姆，尼克想知道你想不想再被催眠一次。就像那次斯坦做的一样。这次很重要，不仅仅是个游戏。尼克说他以后会解释为什么。”

“行，”汤姆说，“你……正在……犯困……对吗？”

“对，就是这样。”拉尔夫说。

“你想让我再看看表吗？我不介意。当你把表来回摇晃时，你知道吗？很……困……”汤姆疑惑地看着他们，“但我并不觉得很困。一点不困。我昨天晚上早早就睡觉了。汤姆·科伦总是早早睡觉，因为没有电视看。”

斯图轻轻说：“汤姆，你想看大象吗？”

汤姆的眼睛立刻闭上了。他的头轻轻向前垂了下来，呼吸缓慢然而深沉。斯图惊奇地看着这一切。尼克告诉了他关键词，但他不知该不该相信这能有用，更没有想到效果会这样立竿见影。

“就象把鸡的头塞到翅膀底下一样。”拉尔夫惊叹道。

尼克递给斯图他为这次见面准备的“脚本”。斯图深深地看了尼克一眼。尼克与他对视了一会儿，然后郑重地点了点头，示意斯图继

续进行下去。

“汤姆，你能听见我吗？”斯图问道。

“我能听见。”汤姆说。他说话的声音使斯图惊得一下抬起头来。

这不是汤姆平时说话的声音，但哪里不同斯图一时也搞不清。这使他想起他 18 岁高中毕业时发生的事情。毕业典礼前，那些一直和他一起上学的朋友们都在更衣间里，他们中至少有四个人从一年级的第一天开始就和他在一起，还有很多也差不多。就在那一瞬间，他看到了他们的脸在这些年里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当时他站在更衣室的瓷砖地板上，手里拿着黑袍。当时他眼中的这种变化使他毛骨悚然，现在想起来仍然不寒而栗。他看到的那些脸已不再是孩子的脸了……但也还不是成年人的脸。它们是在地狱的边缘的脸，在两个明确界定的状态之间的脸。这种来自汤姆的潜意识深处的声音，就像那些脸一样，只是更加无穷地忧伤。斯图想，这是一个被永远地拒绝的人的声音。

但他们在等着他继续进行，他必须继续下去。

“我是斯图·雷德曼，汤姆。”

“是，斯图·雷德曼。”

“尼克在这里。”

“尼克在这里。”

“拉尔夫·布伦特纳也在这里。”

“是，还有拉尔夫。”

“我们是你的朋友。”

“我知道。”

“我们想让你做一件事，汤姆。是为了那个区。这事有危险。”

“危险……”

汤姆的脸上掠过疑惑的神情，就像云影掠过仲夏的麦田。

“我必须害怕吗？我必须……”他的声音越来越细小，长叹着不再作声了。

斯图困惑地看着尼克。

尼克做出“对”的口型。

“是他。”汤姆恐惧地叹着气说道。这就像隆冬的狂风卷过光秃秃的橡树林的声音。斯图再次感到内心的战栗。拉尔夫脸色刷地白了。

“是谁，汤姆？”斯图轻声问道。

“弗拉格。他名叫兰德尔·弗拉格。那个黑衣人。你想让我……”他又一次痛苦地长叹了一声。

“你怎么认识他的，汤姆？”这个问题不是脚本上的。

“在梦里……我在梦里见过他的脸。”

“你见过他？”

“是的……”

“他长得什么样，汤姆？”

汤姆很长时间没有说话。斯图还以为他不会回答了，正准备继续按“脚本”提问时，汤姆说：“他看上去就像街上的随便什么人一样，但当他狞笑时，鸟儿们都从电话线上掉下来死去。当他用某一种方式看着你时，你会屁滚尿流。他吐口痰，草都会变黄。他总是在外面。他超脱了时间。他不认识他自己。他有 1000 个魔鬼的名字。耶稣曾把他打成一群猪。他不计其数。他惧怕我们。我们在里面。他懂得魔法。他能呼唤狼群，他和乌鸦住在一起。他是蛮荒之地的国王。但他惧怕我们。他惧怕……里面。”

汤姆不再做声。

这三个人面面相觑，脸色像墓碑一样惨白。帕尔弗把帽子从头上抓了下来，痉挛般用双手捏做一团。尼克用一只手捂住了眼睛。斯图的喉咙似乎变成了干燥的玻璃。

他不计其数。他是蛮荒之地的国王。

“你还知道关于他的其他情况吗？”斯图用低沉的声音问。

“我只知道我也惧怕他，但我会做你们希望我做的事情。但是汤姆……真的很害怕。”他又发出了那种恐惧的叹息。

“汤姆，”拉尔夫突然说，“你知不知道阿巴盖尔妈妈……是否还活着？”拉尔夫的表情极其紧张，就像一个孤注一掷的赌徒。

“她还活着。”

拉尔夫靠在椅子背上，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但她和上帝还不对劲。”汤姆又说。

“和上帝不对劲？为什么，汤姆？”

“她在蛮荒之中，上帝把她从蛮荒中扶起来，无论是光天化日之下，还是午夜梦回之时，她都不惧怕任何恐怖……毒蛇不会咬她，蜜蜂也不会蛰她……但她和上帝还不对劲。从岩石中带来水的并不是摩西的手。把黄鼠狼空着肚子送回去的并不是阿巴盖尔妈妈。她很可怜。她会看到的，但她看到时为时已晚。会有人死去。他会死。她会死在她不应该去的河岸边。她……”

“别让他说下去了，”拉尔夫呻吟道，“你能不能让他别说了？”

“汤姆，”斯图说。

“哎。”

“你还是尼克在俄克拉荷马遇到的那个汤姆吗？你还是你醒着时我们认识的那个汤姆吗？”

“是，但我不止是汤姆。”

“我不明白。”

他挪了一下身子，酣睡中的面容安详平静。

“我是上帝的汤姆。”

斯图完全无法再保持镇定，几乎把尼克的字条掉在地下。

“你说你会做我们希望的事。”

“是的。”

“但是你是否明白……你认为你会回来吗？”

“那就不是我所能看到的了。我该去哪里？”

“西边。”

汤姆呻吟起来。这种声音使斯图毛骨悚然。我们在派他去做什么？也许他知道。也许他自己也去过那里，就在佛蒙特，在走廊组成的迷宫里，当时的回声听起来似乎像是有脚步声在跟着他。而且越来越近。

“西边，”汤姆说，“西边，好吧。”

“汤姆，我们派你去看看。然后你再回来。”

“回来把看到的告诉你们。”

“你能做到吗？”

“能。要是他们没有抓住我杀掉的话。”

斯图浑身发抖——他们都浑身发抖。

“汤姆，你自己去。一直向西走。你能找到西边吗？”

“就是太阳落山的方向。”

“对。如果有人问你为什么在那里，你要这样说：他们把你赶出了自由之邦……”

“把我赶出来。把汤姆赶出来，让他流落街头。”

“……因为你弱智。”

“他们把汤姆赶出来是因为汤姆弱智。”

“……还因为你可能有一个女人，而女人可能生下白痴孩子。”

“像汤姆一样的白痴。”

斯图的胃里无法控制地翻江倒海，头就像是会出汗的铁块。他仿佛正在一场痛苦的宿醉中挣扎。

“现在重复：别人问起你为什么在西边时你该怎么回答。”

“他们把汤姆赶了出来，因为他弱智。可不是嘛。他们担心我会有个女人，就像你们和你们的马子在床上一样，让她怀上白痴孩子。”

“对，汤姆。那样……”

“把我赶出去，”他轻轻地用悲哀的声音说，“把汤姆赶出了他漂亮的房子，让他流落街头。”

斯图用一只颤抖的手抹了一下眼睛。他看着尼克。在他眼里，尼克似乎变成了两个，又变成了三个。“尼克，我觉得我没法坚持到底了。”

尼克看着拉尔夫。拉尔夫脸色惨白，只能摇摇头。

“坚持到底吧，”汤姆出人意料地说，“别把我扔在黑暗里。”

斯图强迫自己继续下去。

“汤姆，你知道满月什么样吗？”

“知道……又大又圆。”

“不是半个月亮，也不是大半个月亮。”

“不是。”汤姆说。

“当你看到那个大圆月亮，你就回头向东走。回来找我们。回到你的家，汤姆。”

“是，我看到它就回来，”汤姆同意道，“我会回家来。”

“你回来时，要在晚上走路，白天睡觉。”

“晚上走路，白天睡觉。”

“对。而且你要尽可能不让任何人看到你。”

“不让人看见。”

“但是，汤姆，可能会有人看到你。”

“是，可能会有人看见。”

“如果看到你的是一个人，汤姆，就杀死他。”

“杀死他。”汤姆迟疑地说。

“如果不止一个人，就逃跑。”

“逃跑。”汤姆的口气肯定多了。

“但最好干脆别让人看见。你能把所有这些话再重复一次吗？”

“能。当月亮圆时就回来。不是半个月亮，也不是新月。晚上走路，白天睡觉。不让任何人看见我。如果一个人看见我，就杀死他。如果不止一个人看见我，就逃跑。但最好不让任何人看见我。”

“很好。我希望你在几秒钟之内醒过来了。行吗？”

“行。”

斯图颤抖地长叹着坐回了椅子上。“感谢上帝，总算完了。”

尼克用眼睛表示同意。

“尼克，你早就知道会是这样吗？”

尼克摇摇头。

“他怎么会知道这些东西呢？”斯图嘟哝了一句。

尼克做手势要他的便笺纸。斯图递给他，心里很高兴不用再用它

了。他的手指已经汗湿了尼克写脚本的那一页，看上去几乎透明了。尼克写了几个字，递给拉尔夫。拉尔夫嘴唇慢慢蠕动着读完之后，又递给了斯图。

“历史上有些人认为疯子和傻子接近神明。我并不认为他说的话会对我们有什么实际帮助，但我知道他把我吓得要死。他说到了魔法。你怎么跟魔法斗？”

拉尔夫嘟哝道：“这些东西我一点不明白。他说的关于阿巴盖尔妈妈的那些事情，我连想都不愿想。斯图，叫醒他，我们赶紧离开这里。”拉尔夫都快哭了。

斯图又向前靠了。“汤姆？”

“哎。”

“你想看大象吗？”

汤姆的眼睛立刻睁开了，他环顾周围的人，说道：“我跟你们说过没用的。没用。汤姆不会在大白天打瞌睡的。”

尼克递给斯图一张纸，斯图扫了一眼，对汤姆说：“尼克说你干得不错。”

“是吗？我又像以前一样拿大顶了吗？”

尼克心里一阵羞愧，他想：不，汤姆，这次你要的把戏更好。

斯图说：“没有，汤姆，我们来请你帮忙。”

“我？帮忙？没问题！我喜欢帮忙！”

“汤姆，这件事有危险的。我们希望你到西边去，然后回来告诉我们你看到了什么。”

“行啊，没问题。”汤姆毫不犹豫地说。但斯图觉得他看到片刻间阴影掠过了汤姆的脸……并且停留在他那双诚实的蓝眼睛后面。“什么时候？”

斯图把一只手轻轻放在汤姆的脖子上，很怀疑自己到底在这里干什么。你既不是阿巴盖尔妈妈，又没有通到上帝的热线，怎么能把这些事情弄明白呢？他柔和地说：“很快，很快了。”

当斯图回到公寓时，法兰妮正在准备晚餐。

“哈罗德来过,”法兰妮说,“我请他留下来吃饭,但他非走不可。”

“哦。”

她认真地看着他。“斯图尔特·雷德曼，谁招惹你了？”

“我猜是汤姆·科伦。”他把一切都告诉了她。

他们坐下来吃晚饭。法兰妮问道:“这是怎么回事？”她脸色苍白，也没吃下去东西，只是把盘子里的饭拨来拨去。

斯图说:“谁知道。我猜这可能是一种……看事情的方式。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没有在来的路上都做了梦之后退却，却在想到汤姆·科伦受到催眠会产生幻觉时打退堂鼓。如果它们不是一种看事情的方法的话，我不知道那是什么。”

“但那似乎是很久之前的事情了……至少我觉得已经很久了。”

“我也有这样的感觉。”斯图说道，这时他发现自己也在把自己的饭拨来拨去。

“斯图，你看，我知道我们以前决定尽可能不在委员会的会议之外的场合谈论委员会的事务。你说过我们一谈起来就会争个没完没了，你肯定说对了。你请多隆的时候，我一个字都没说，是不是？”

他微微一笑。“法兰妮，你确实什么都没说。”

“但我不得不问你，在今天下午的事情发生之后，你是否仍然认为派汤姆·科伦去西边是个好主意？”

斯图说:“我不知道。”他把盘子推开，盘里的饭几乎还没有动过。他站起来，走到厅里的抽屉前，找到一包雪茄。他已经减到一天抽三到四根烟。他点着了一根，把呛人的烟深深地吸进肺里，又吐了出来。“从积极的一面来看，他的故事够简单，也够可信了。我们把他赶出来是因为他弱智。没有人能让他改变这个说法。如果他好好地回来，我们就能够把他催眠——打个响指的时间他就会被催眠——他会告诉我们他看到的一切，重要的不重要的都会说的。很可能他比别的目击者更好。我毫不怀疑。”

“如果他好好地回来的话。”

“是的，如果这样的话。我们给他的指令是只在夜里向东走，白天躲起来。如果他看见的人多于一个，就跑。但是如果只有一个人看见他，就杀死他。”

“斯图，你们怎么能这样!”

“我们当然得这样!”他转过身面对着她，愤怒地说，“我们不是在玩游戏，法兰妮！你一定知道他会遇到什么……还有法官……还有戴纳……如果他们在那里被抓住！你为什么从一开始就这样反对这个主意？”

“行了，”她平静地说，“行了，斯图。”

“不，这不行!”他说，把刚点着的烟重重地按在陶瓷烟灰缸里。一片火星飞了起来，有几个火星落在他的手背上，被他粗鲁地甩掉了。“派一个弱智的孩子去为我们战斗是不对的，把别人当棋盘上的小卒一样推来拨去是不对的，向黑手党老大一样命令别人杀人是不对的，但是我想不出我们还能怎样。我想不出。如果我们不能发现他在搞什么，那很可能明年春天他就会把整个自由之邦变成一团巨大的蘑菇云。”

“行了，行了。”

他慢慢地握紧了拳头。“我在对你叫喊。对不起。法兰妮，我没有权利这样做。”

“没什么。不是你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

“我想，我们都在打开它。”他闷闷不乐地说，又从抽屉里的烟盒里拿出一棵烟。“无论如何，当我给他那个……叫它什么好呢？当我说他应该杀死任何一个遇到他的人时，他皱了一下眉头。这种表情一瞬即逝，我甚至不知道拉尔夫和尼克是否看到了。但我看到了。看上去就像是他在想，‘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是到时候我自有主张。’”

“我以前看到过书上说，你无法让人们在被催眠时做他们醒着时不做的事情。一个人不会仅仅因为被催眠而做出违反自己道德准则的事情。”

斯图点点头。“是啊，我也这么想。但要是这个弗拉格在整个东

部边界竖起一条防线呢？如果我是他，我会这样做的。如果汤姆向西走时撞上了这条防线，他可以用他的故事掩护自己。但如果他向东走时遇到他们，就是你死我活的事了。如果汤姆不愿杀人，他很可能会被杀死的。”

“你可能过虑了，”法兰妮说，“我是说，如果有一道防线的话，防守应该是相当疏松的，是不是？”

“是的，大概是每 50 英里一个人。除非他们的人手是我们的 5 倍。”

“所以，除非他们已经起用了一些非常精密的仪器，就像间谍片里的那些雷达、红外之类的东西，否则汤姆很可能就平安地走过了他们的防线，不是吗？”

“这是我们的希望。但……”

“但你良心不安。”她柔声说道。

“说到底就是这回事吗？……也许是吧。亲爱的，哈罗德想干什么？”

“他留下了一些测量图。就是他的搜索委员会已经找过阿巴盖尔妈妈的地区。不管怎么说，哈罗德一直在搞葬礼的具体细节，同时还在监管委员会。他看上去很累，但他在自由之邦的工作任务不是唯一的原因。似乎他还在搞别的事情。”

“别的什么？”

“哈罗德有了一个女人。”

斯图扬起了眉头。

“无论如何，这是他坚持不留下吃晚饭的原因。你猜猜她是谁？”

斯图对着天花板眨眨眼。“哈罗德可能跟谁鬼混呢？我想想……”

“你怎么这么说话！你以为我们在干什么？”她作势要给他一个耳光，他咧嘴笑着仰身躲过。

“挺好玩的，不是吗？我投降了。是谁？”

“纳迪娜·克罗斯。”

“那个有白头发的女人？”

“就是她。”

“天啊，她一定有他年纪的两倍大。”

法兰妮说：“我怀疑哈罗德现在根本不会顾及这些。”

“拉里知道吗？”

“我不知道，更不关心。那个叫克罗斯的女人就算以前是，现在也不是拉里的女人了。”

“哦。”斯图说。他很高兴哈罗德为自己找到了点小小的恋爱事件，但对此并不特别感兴趣。“哈罗德对搜索委员会怎么看？他对你说了吗？”

“你了解哈罗德这个人的。他总是微笑着，但……并不抱太大希望。我猜这是他把时间几乎都花在葬礼细节上的原因。他们现在叫他老鹰，你知道吗？”

“真的？”

“我今天听说的。我问了才知道他们在说谁。”她沉思了一会儿，然后笑了。

“你笑什么？”斯图问。

她伸出脚来。她的脚上穿着低帮旅游鞋，鞋底的花纹是圆圈和线条。“他称赞我的旅游鞋，”她说，“这是不是有点古怪？”

“是你古怪。”他笑嘻嘻地说。

哈罗德天亮前就醒了过来，他感到腹股沟隐隐做痛，但并非完全不舒服。他起来时打了个寒战。现在清晨越来越冷了，虽然才 8 月 22 日，按日历秋天还有 1 个月呢。

但他的胯下火热。仅仅看着她熟睡时优美的曲线就让他热血沸腾。如果他把她叫醒她也不会介意的……也许她会介意，但她不会反对的。他仍然不知道她那双黑眼睛后面到底有着怎样的想法，他有点怕她。

他没有把她叫醒，而是悄悄穿衣起床。他不打算和纳迪娜鬼混，

虽然他心里其实很想这样做。

他需要做的是单独去个地方思考问题。

他穿戴整齐，左手拿着靴子，在门口停了下来。屋子里有一点凉，在缓慢的穿衣过程中，他的欲望平息了。现在他闻到了屋子里的味道，一股不太好闻的味道。

她说过，这只是一件小事，没有也行。也许真是这样。她可以用嘴和双手做出几乎难以置信的事情。但如果这真是那样的一件小事的话，为什么这个屋子里有一种他总是和他所有难熬的日子联系在一起的带点酸的馊味?

也许你希望它不好。

令人心烦意乱的想法。他走了出去，轻轻带上了门。

门一关，纳迪娜的眼睛就睁开了。她坐起来，若有所思地看着门，又躺下了。她的身体由于一阵阵的欲望而疼痛。就像是痛经一样。她想（她并没有意识到她自己的想法和哈罗德的是多么相像），如果这只是那样小的一件事，为什么她觉得这样？昨晚她一度不得不咬住嘴唇才没有喊叫出来：快点结束这个疯狂的游戏吧！

当时他躺在她的腿之间，她的话已经快要出口了，这时她抬起头来，看见窗口有一张脸。一瞬间她的欲望全都灰飞烟灭。

那是他的脸，正对她狞笑。

一声尖叫已经到了她的嗓子眼……这时那张脸不见了。那张脸只是发黑的玻璃上的影子和尘土污迹混在一起构成的不停摇动的图案。就像小孩子有时以为自己在壁橱里看见了妖怪，有时以为妖怪狡猾地躲在角落里的玩具抽屉里。

就是这样。

只不过并不是这样，即使现在，在清晨第一缕令人清醒的带着寒意的光线中，她也无法装作不是那样。装作不是那样是危险的。那就是他，他在警告她。未来的丈夫正在监视他的意中人。失贞的新娘会被拒绝的。

她注视着天花板，心想：我做的事情不算是失贞。我穿得像个街

头妓女，但那根本没什么。

这就足以使人怀疑自己的未婚夫到底是什么人。

纳迪娜长久地凝视着天花板。

哈罗德冲了杯速溶咖啡，皱着眉头喝了下去，然后拿出两个凉的比萨饼放在前门台阶上。他坐下来吃，此时晨曦悄悄降临大地。

回想起来，最近这两天他过的简直像是疯狂的狂欢节。浑浑噩噩中，他坐了橘黄色的卡车，魏查克拍着他的肩膀叫他老鹰（他们现在都这样叫他），还有死尸，无穷无尽的死尸，然后是从死亡中回到家里，无穷无尽地变态地做爱。足以让人头昏脑涨。

但现在，坐在冰凉得像大理石墓碑一样的前门台阶上，那杯可怕的速溶咖啡在胃里晃荡着，他大口吞着味道像锯末的凉比萨饼，能够思考了。他感到在疯狂地过了一个季度之后，他不再疯狂，头脑清醒了。他忽然想到，他始终把自己看作一群极其野蛮的野人中的一个文明人，最近却几乎很少思考。他不是被思想引导，而是被欲望控制了。

即使他把目光投向弗拉蒂龙斯时，还是想起了法兰妮·戈德史密斯。他现在能肯定，那天是法兰妮进了他的屋子。他找了个借口去她和雷德曼一起住的地方，真正的目的是看看她的鞋子。他发现，她穿的旅游鞋和他在地下室地板上发现的脚印完全一样。图案是圆圈和线条而不是普通的波浪线。宝贝，毫无疑问，就是你。

他想，他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搞明白是怎么回事。她不知怎么发现他看过她的日记。他一定是在哪一页上留下了印记……说不定不止一页。所以她来到他家里，想找到他对看到的东西的感想的蛛丝马迹。写下来的东西。

当然，那就是他的账本。但他现在可以肯定，她没找到。他的账本明白地说他计划杀死斯图尔特·雷德曼。如果她发现了这类东西，她一定会告诉斯图的。即使她没有告诉斯图，他也不认为她还能像昨天那样轻松自然地接待他。

他吃完了最后一个比萨饼，被它冰凉的霜和更凉的果冻夹心的

味道弄得直皱眉。他决定走到公共汽车站去，不骑车。回来时，特德·魏查克或诺里斯会把他捎回来的。他出发时把拉链一直拉到下巴，好抵挡凉气。再过 1 个小时左右，这股凉气就没有了。他走过一座座关着窗帘的空房子。在阿拉帕赫区走过 6 个街区后，他开始看见一个个门上醒目的粉笔×记号。这又是他的主意。丧葬委员会检查了所有有×记号的房子，把里面所有的死尸都拖走了。×，一个叉子。住在有叉子的房子里的人们永远地走了。再有 1 个月，×记号就会布满整个博尔德，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现在是该思考的时候了，并且需要仔细地思考。似乎自从他遇到纳迪娜后，他实际上就停止了思考……但也许他其实在那之前就不再思考。

他想，我看了她的日记是因为我很伤心，而且嫉妒。然后她闯进了我的家，一定：是在找我自己的日记，但她没找到。但仅仅是有人闯进了家门就已经是足够大的报复了。这显然使他惊慌失措。也许他们现在打了平手，可以就此住手了。

他其实已经不再想得到法兰妮了，不是吗？……不是吗？

他感到胸中的憎恶像火炭在燃烧。也许不。但这并没有改变他们把他驱逐出去的事实。虽然纳迪娜很少说来到他身边的原因，但哈罗德感到她也是被摒弃、被拒绝的。他们是一对外人，而外人酝酿阴谋。也许这是使他们保持理智的唯一原因。哈罗德想，记住把这个写在账本里……这时他已快进城区了。

在山那边，有一个外人组成的团体。当一个地方有足够多的外人的时候，就会发生神秘的变化，你就变成了自己人。做自己人就会感到温暖。这只是，一件小事，做自己人，感到温暖，但其实这又是那样重要。大概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

也许他不打算打个平手就住手。也许他不想满足于平手，满足于把开一个 20 世纪的收尸车当作职业，为自己出的主意得到毫无意义的感谢信，还要再等 5 年等到贝特曼从他们宝贵的委员会退休，他才能进去……要是他们又一次决定跳过他呢？由于这并不只是一个年

龄问题，他们很可能会又一次这样做的。他们选了一个该死的又聋又哑的人，而这个人只比哈罗德大几岁。

这时他心中的憎恨灼热地燃烧起来。思考，当然，思考——说起来容易，有时做起来也不难……但当你从那些统治世界的野蛮人那里只得到了一阵哈哈大笑，甚至更糟，得到了一封感谢信的时候，思考又有什么用处呢?

他走到了公共汽车站。天还早，那里还没有人。门上有一张告示，说 25 日又有一个公众集会。公众集会? 公众马戏。

候车室里悬挂着旅游招贴画和宠物的广告，以及一艘该死的大观光游艇的画，那艘游艇在各地游弋，亚特兰大、新奥尔良、旧金山、纳什维尔，随便什么地方。他坐下来，注视着发黑的弹球机、可乐机、卖闻起来有点像死鱼的咖啡机，他点了一颗雪茄，把火柴棍扔在地板上。

他们接受了宪法。真是的。这是多么多么过分。看在上帝份上，他们甚至唱了《星条旗永不落》。但假如哈罗德·劳德站了起来，不是为了提出建设性意见，而是为了告诉他们在瘟疫过后的第一个年头的事实呢?

女士们，先生们，我的名字叫哈罗德·劳德，我来到这里是为了告诉你们，用老歌里的话说，随着时间的流逝，基本的东西仍然有效。就像达尔文一样。朋友们，邻居们，下一次你们站在这里唱国歌的时候，好好想想这个: 美国死了，死透了，就像雅各布·马利、巴迪·霍利和哈里·S·杜鲁门一样死了。但达尔文先生提出的原理仍然富有活力。当你们回想宪法的美好时，也花一点时间想一想兰德尔·弗拉格，西边的人。我很怀疑他是否有空搞公众集会或是用最民主的方式讨论批准一个桃子的真正意义。相反，他一直致力于最基本的事情，他的达尔文，准备用你们的死尸来擦拭伟大宇宙的柜台。女士们，先生们，请让我谦恭地建议，当我们努力点亮灯的时候，当我们等待一个医生来找到我们快活的小蜂房的时候，他也许正在忙于寻找有飞行员执照的人，让他飞越博尔德上空。当我们在激烈地讨论谁将进

入街道清理委员会时，他一定已经着手建立枪炮清理委员会，更不必说迫击炮、导弹基地，甚至还可能有细菌战中心。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国家里没有细菌或生物战中心，这是这个国家的伟大之处——怎样的国家，哈哈——但你们应该意识到，当你们忙于把所有的大篷车围成一个圈时，他在……

“嘿，老鹰，你加班了？”

哈罗德微笑着抬起头来。“是啊，我想我加了点班，”他对魏查克说，“我进来时给你算了时间，你已经挣了 6 块钱了。”

魏查克大笑起来。“老鹰，你是个怪人，你知道吗？”

“知道，”哈罗德仍然微笑着表示同意。他开始重新系鞋带。“是个不可捉摸的人。”

第 56 章

第二天斯图一直待在发电站缠发动机，下班后骑车回家。走到第一国家银行对面的小公园时，拉尔夫招呼他过去。他把车停了，走到拉尔夫坐着的音乐台前。

“我在找你呢，斯图。你有时间吗？”

“有一点。我吃晚饭已经迟到了。法兰妮会担心的。”

“好吧。看看你的手就知道，你又去发电站缠铜线了。”拉尔夫看上去心不在焉，而且焦虑不安。

“是啊，就连劳保手套也没什么用处。我的手给毁了。”

拉尔夫点点头。公园里大概有五六个人，其中有几个人正看着以前在博尔德和丹佛之间开的窄轨火车。三个年轻女人摆开了野餐。斯图觉得仅仅坐在这里，把受伤的双手放在腿上，就很快活了。他想，也许给火车编组不会这么糟糕。至少我不用在东博尔德那个该死的生产线上了。

拉尔夫问，“那里怎样？”

“我嘛，我不知道——我只是个雇来的帮手，像别人一样。布拉德。基切纳说可能会像房子着火了一样。他说 9 月第一个周末电灯就能亮了，可能还会更早。9 月中旬我们就会有暖气。当然，他做预测似乎有些年轻了……”

“我会把宝押在布拉德身上，”拉尔夫说，“我相信他。他受到不少在职培训。”拉尔夫想笑，结果他的笑变成了深深的长叹。

“你说话怎么一点不痛快，拉尔夫？”

“我从收音机里听到一些消息，”拉尔夫说，“有的是好消息，有的……有的不太好，斯图。我希望你知道，因为无法保密了。区里很多人都有民用波段的收音机，我想当我和那些新进来的家伙说话时，有

人听到了。”

“来了多少人？”

“40多个。其中有一个是医生，名叫乔治·理查德森。听他说话是个不错的人。头脑冷静。”

“哦，这就是重大消息了。”

“他从田纳西的德比郡来。这批人多数是中南部人。似乎他们中有一个孕妇，10天前，也就是13日临产。这个医生给她接生——她生了一对双胞胎——他们还不错。开始还不错。”拉尔夫又沉默了。

斯图一把抓住他。“两个孩子都死了，”拉尔夫低声说，“其中一个在12小时内就死了。似乎就是窒息而死。另一个两天后死了。理查德森医生尽了一切努力，但无济于事。那个女人疯了。总是翻来覆去地念叨死亡、毁灭和没有孩子了。斯图，你得确定他们进来时法兰妮不在。这就是我要告诉你的事情。而且你现在就应该告诉她。因为如果你不说的话，别人会说的。”

斯图慢慢放开了拉尔夫的衬衣。

“这个理查德森，他想知道我们有多少个怀孕的妇女，我说我们现在只知道一个。他问她已经怀孕多久了，我说4个月。是吗？”

“现在5个月了。但是拉尔夫，他肯定那两个孩子死于超级流感吗？他肯定吗？”

“不，他不能肯定，你应该把这也告诉法兰妮，好让她明白。他说可能有好几个原因……妈妈的饮食……一些遗传因素……呼吸系统感染……也有可能他们本身就是有毛病的孩子。他说有可能遗传因素，不论它是什么。他说不清，孩子们生在第70号州际公路的野地里。他说他和另外三个负责人夜里通宵达旦地讨论了这个问题。理查德森告诉他们，如果是“上尉之旅”杀死了这两个孩子，那意味着什么，还告诉他们，对他们来说搞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是多么重要。”

“格兰和我谈到了这个，”斯图神情惨淡地说，“我遇到他的那一天，就是7月4日。那好像是很久之前了……无论如何，如果是超级流感杀死了孩子，那就意味着在40到50年后，我们就可以把全部家

当交给老鼠、苍蝇和麻雀了。”

“我猜这就是理查德森对他们说的话。无论如何，他们当时在芝加哥西边 40 英里，他劝说他们同意第二天回去，把孩子的尸体带回大医院，好让他做一次解剖。他说他能找出真正的致死原因是否超级流感。他在 7 月底看够了这个。我看所有的医生都看够了。”

“是啊。”

“但到了早上，孩子的尸体不见了。那个女人把他们埋了，她不肯说埋在什么地方。他们以为她刚生过孩子，又经历了这样的事情，不可能埋得太深或是离宿营地太远，于是花了两天时间到处挖。但无论如何找不到，而不管他们怎样解释这件事的重要性，她都不肯说出在哪里。那个可怜的女人完全失去了理智。”

“我能理解。”斯图说。他想起法兰妮是多么想要孩子。

“医生说，即使是超级流感，也许两个有免疫力的人也能生出有免疫力的孩子。”拉尔夫充满希望地说。

“我看，法兰妮的孩子的亲生父亲有免疫力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斯图说，“他肯定已经死了。”

“是啊，我看没什么希望。斯图，你摊上这种事，我很难过。但我认为你还是知道好。这样你可以告诉她。”

“我实在不想干这件事。”

但等他到家时，他发现别人已经说了。

“法兰妮？”

没有回答。晚饭在烤炉上——几乎全烤糊了——但公寓里一片黑暗，静悄悄的。

斯图走进起居室，四下看看。咖啡桌上有一个烟灰缸，里面有两个烟头，法兰妮不吸烟，烟头也不是他的牌子。

“宝贝？”

他走进卧室，她在那里，在朦胧的光线中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她的脸有些浮肿，满是泪痕。“嘿，斯图。”她静静地说。

“谁告诉你了？”他愤怒地问，“是谁简直等不及散布这个好消息？

不管他是谁，我要打断他的胳膊。”

“是苏珊·斯特恩。她从杰克·杰克逊那里听来的。他有电台，他听见了医生和拉尔夫说的话。她想她得赶在别人把事情弄糟之前告诉我。可怜的小法兰妮。小心点。在圣诞节之前不要手术。”她短促地笑了一声。她的笑声中有一种凄凉，斯图听来像哭泣一样。

他走过房间，躺在她身边，把她的头发从前额拂开。“亲爱的，不一定是那样的。还无法确定是不是那样。”

“我知道。也许即使这样，我们还是能有自己的孩子。”她转过身来看着他，眼皮红肿，目光哀伤，“但我想要这一个。这不对吗？”

“对，当然对。”

“我一直躺在这儿等着他动。自从拉里来这里找哈罗德的那个晚上起，我就没感到过他动。记得吗？”

“记得。”

“我觉得孩子动了，但我没有叫醒你。现在我希望当时叫醒了你。我真希望叫醒了你。”她又哭了起来，用一只胳膊遮住脸，免得斯图看见她哭。

斯图把她的胳膊挪开，在她身边伸展开身体，吻了她。她使劲地拥抱了他，然后乖乖地挨着他躺下。等她说话时，因为嘴贴着他的脖子，话都听不太清。

“不知道情况让人更难受。现在我只能等着看。好像还要等那么久才能知道你的孩子会不会在出生前就死去。”

“你不会一个人等的。”他说。

为他这句话，她又一次紧紧地拥抱了他。他们一起躺着，很久没有动。

纳迪娜·克罗斯在她以前的屋子的起居室收拾东西，收拾了将近 5 分钟，才看见他坐在角落里的椅子里。他除了内裤什么都没有穿，大拇指放在嘴里，奇怪的中国式灰蓝色的眼睛注视着她。她吓坏了——既是因为发现他一直坐在这里，也是因为他的突然出现——

她的心在胸膛里恐惧得提了起来，她尖叫了一声。正打算塞进包里的平装本书掉在地上，散了一地。

“乔……我是说利奥……”

她用一只手捂住胸口，仿佛是要压住心脏的狂跳。但不管她用手压还是不压，她的心跳还不打算减速。突然看见他很糟糕；看见他穿着做派像当初她第一次在新罕布什尔州认识他时一模一样就更糟了。这太像往事重来了，这就像是失去理智的上帝恶狠狠地把她装进时间隧道，惩罚她再把以前那6周过一遍一样。

“你把我吓坏了。”她有气无力地把话说完了。

乔一言不发。

她慢慢地向他走过去，准备着看见他的一只手里像从前一样拿着一把长长的菜刀，但这次他没有放在嘴边的那只手安静地放在腿上。她看到他的身上的古铜色已经变浅了。以前的累累伤痕已经不在。但那双眼睛依然如故……那是一双令人难忘的眼睛。自从他到火边听拉里弹吉他后，他的眼睛里一天天多了的东西，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了。他的眼睛就像她初次遇见他时一样，这令她毛骨悚然。

“你在这里干什么？”

乔一言不发。

“你为什么没和拉里和露西妈妈在一起？”

没有回答。

“你别待在这儿。”她想跟他讲道理，但还没开口就不禁想，他在这里已经待了多久。

现在是8月24日上午。她前两天晚上都在哈罗德那里过夜。她忽然想到，他可能这样坐在椅子里，拇指放在嘴里，就这样过了40个小时。这样想很可笑，他一定得吃东西，喝水（不是吗？），但一旦她有了这个想法，就无法摆脱。她又一次感到毛骨悚然，这时她绝望地意识到自己已经有多么大的变化了：她曾经毫无畏惧地睡在这个小野蛮人身边，当时他带着凶器，而且危险。现在他手无寸铁，自己却惧怕他。她曾以为他（乔？利奥？）已经彻底干脆地抛弃了以前的自我。现

在他又回来了。就在这里。

“你不能待在这里，”她说，“我是回来拿东西的。我要搬出去了。我要搬去和……一个男人住。”

哦，这就是哈罗德吗？她内心深处有一个声音嘲讽地说。我想他只是一个工具，达到目的的手段。

“利奥，听我说……”

他摇摇头，动作轻微却明确。他的眼睛闪闪发光，严峻地凝视着她的脸。

“你不是利奥？”

他又一次轻轻摇摇头。

“你是乔吗？”

他点点头，动作同样轻微。

“好吧。但你得明白，你是谁并不要紧，”她努力说得耐心一点。她仍然有那种进了时间隧道的疯狂的感觉。这使她觉得不真实，心中非常恐惧。“我们生活中的那个部分——我们在一起，只有我们的日子——那个部分已经过去了。你变了，我也变了，我们没法再回去了。”

但他那双奇怪的眼睛仍然凝视着她，仿佛在否认她的话。

“别再盯着我了，”她厉声说，“盯着人看是不礼貌的。”

这时他的眼睛似乎在责备她。它们似乎在说，抛弃人也是不礼貌的，当别人仍然需要而且依赖你的爱时收回是更不礼貌的。

“你又不是只剩下自己了。”她边说边转身开始捡刚才掉在地下的书。她不顾形象笨拙地跪在地上，两只膝盖瑟瑟发抖。她开始胡乱把书塞进包里，塞在她的卫生巾、阿司匹林和内衣上面——只是朴素的棉内衣，和她为了取悦哈罗德穿的那些完全不同。

“你有拉里和露西。你需要他们，他们也需要你。好吧，拉里需要你，这是关键，你想要的，她都会同意的。她就像一张复写纸。乔，对我来说，事情已经不一样了。这不是我的过错。这根本不是我的过错。所以你最好别再想让我觉得内疚。”

她开始把包带系上，但她的手指失去控制地颤抖着，几乎不听使

唤。他们周围的沉默氛围越来越沉重。

她终于站起来，把包甩在肩上。

“利奥，”她努力平静而理智地说话，用她以前对班上发脾气不听话的孩子说话的方式说话。这简直不可能。她的声音在发抖，当她用利奥这个称呼时他微微摇了摇头，使她的声音更加失去了控制。

“不是为了拉里和露西，”纳迪娜恶狠狠地说，“如果就是这样，我倒还能理解。但你离开我其实是为了那个老东西，是不是？那个愚蠢的老太婆坐在安乐椅里，用她的假牙对着世界狞笑。现在她走了，于是你就跑回来找我。但这没用，你听见了吗？没用！”

乔仍不作声。

“而当我乞求拉里……跪下来求他时……他顾不上我。他忙于扮演大人物呢。所以，你看，这不是我的过错。根本不是！”

男孩子只是面无表情地注视着她。

她的恐惧又回来了，她毫无条理的愤怒消失了。她倒退着走到门口，把手伸到背后去摸索门把手。她终于摸到了把手，拧了一下，拉开了门。门外的凉风吹着她的肩背，很舒服。

“去找拉里吧，”她喃喃道，“再见，孩子。”

她笨拙地倒退着走出去，在台阶上头站了一会儿，努力使自己头脑清醒过来。她突然想到，也许这一切只是自己的内疚感带来的幻觉……她内疚，因为抛弃了那个男孩子，因为让拉里等得太久，因为她和哈罗德所做的事情，还因为更糟的事情即将发生。也许那所房子里根本没有男孩子。就像爱伦坡的幻像一样根本不存在——那个老人心脏的跳动，听起来就像棉花里裹着的手表，或是栖居在帕拉斯雕像上的渡鸦。

“敲打着，永远敲打着我房间的门。”她不觉大声念了出来，这使她嘎嘎地短促地笑了一声，与渡鸦的声音大概没什么两样。

然而，她必须知道这到底是否是真的。

她走到前门旁边的窗前，向曾是她的房子的起居室里看去。这其实从来不曾是她的房子。如果你在一个地方住过，而你走时，想带走

的东西用一个包就能装下，那这个地方压根就不是你的。她看到已经死去的主妇的地毯、窗帘和墙纸，死去的丈夫的烟斗架和几份《体育画报》杂乱地散放在咖啡桌周围。壁炉上有死去的孩子们的照片。死去的女人的小男孩坐在角落里的椅子上，只穿着内裤，他坐在那里，仍然坐在那里，像他以前那样坐在那里……

纳迪娜跌跌撞撞地落荒而逃，几乎绊倒在窗户左边用来保护花床的低矮的小门上。她跨上哈雷，发动了车。她不顾一切地高速驶过前几个街区，一路上左扭右拐地躲过仍然堆在小路边的破车。但她渐渐冷静了下来。

到哈罗德家时，她已经能控制自己了。但她知道，她必须尽快结束在自由之邦的生活。如果她想保持理智，就必须快点离开这里。

在穆星格礼堂的会议进行得很顺利。他们又一次以唱国歌开始，但这次他们中大多数人并没有热泪盈眶；这很快就将仅仅是例行程式了。按例行程式投票选举出了人口统计委员会，由桑迪·杜西安主持。她和四个助手立即开始统计听众，计算人数，记录名字。会议结束时，在热烈的掌声伴随下，她宣布现在自由之邦里有了814个活人，并保证（后来事实证明这个保证做得太仓促了）到下一次自由之邦开会时有一个完整的“花名册”——她希望这个花名册以后每周更新一次，其中包括按字母顺序排列的人名、年龄、博尔德住址、以前的住址和以前的职业。后来发现，由于不断涌进自由之邦的人太多，而且毫无规律可循，她总是比形势落后两到三个星期。

会上谈论了自由之邦委员会的选举任期，人们提出了一些夸张的提议后（有人建议10年，还有人建议终身制，拉里说这些说法听起来更像是坐牢的刑期，而不像是任期，引得大家哄堂大笑），人们投票决定任期为1年。哈里·邓巴顿在大厅靠后的地方挥手，斯图认出了他。

为了让人们听到自己的话，哈里用力大声吼道：“就连1年都可能太久了。我对委员会里的女士们和先生们毫无怨言，我认为你们干

得很棒”——欢呼声和口哨声——“但如果我们这里的人不断地越来越多，很快就会失去控制的。”

格兰举起手来，斯图让他发言。

“主席先生，这个问题并不在议程上，但我认为邓巴顿先生的话很有道理。”

斯图想，我就知道你认为他有道理，因为你一周前自己提出了这个问题。

“我想提出一个建议，搞一个代表政府委员会，这样我们就能真正让宪法开始生效。我认为邓巴顿先生应当担任委员会主席，而我本人将在委员会任职，除非有人认为我不称职。”

又一阵欢呼。

在最后一排，哈罗德转身对纳迪娜咬耳朵：“女士们，先生们，现在公众联谊宴会开幕了。”

她缓慢地给了他一个阴郁的微笑，他顿时感到头晕目眩。

在雷鸣般的欢呼声中，斯图被选为自由之邦执法官。

“我将竭尽全力，”他说，“如果我抓到了你们之中有些现在为我欢呼的人在做不该做的事情，你们以后可能会改变调门的。里奇·莫法特，你听见我的话了吗？”

一阵哄堂大笑。醉醺醺的里奇也跟着一起笑了。

“但我看不出为什么我们会有真正的麻烦。我看执法官的主要任务是制止人们互相伤害。我们之中没有人想这样干。受到伤害的人已经够多了。我就说这些。”

人们长时间地为他起立欢呼。

“现在进行下一项，”斯图说，“就是帮我做好执法官的工作。我们需要 5 个人在法律委员会工作，不然万一需要把人关起来时，我会觉得不对的。有人提名吗？”

“法官怎么样？”有人喊道。

“对，法官，太对了！”另一个人喊道。

人们期待着法官以他平时的洛可可风格站出来接受这个责任，

纷纷伸长了脖子；人们又一次讲述着他把一枚别针扎进飞碟头上的气球的事，大厅里一片交头接耳。人们把议程表放下，准备着鼓掌。斯图和格兰交换了一个懊恼的目光：委员会里该有人预先想到会发生这种事。

“他不在。”有人说。

“谁看见他了？”露西·斯旺不安地问道。拉里坐立不安地扫了她一眼，但她仍然在大厅里四处看，寻找法官。

“我看见他了。”

大厅里人们饶有兴趣地交头接耳，这时特迪·魏查克从大厅靠后约 3/4 的地方站了起来，看上去很紧张，用他的大手帕痉挛般擦拭着钢架眼镜。

“在哪里？”

“他在哪里，特迪？”

“在城里吗？”

“他在干什么？”

特迪·魏查克在这一阵问题的围攻之下明显地有些畏缩。

斯图拍响了他的木槌。“请大家静一静。保持秩序。”

“我两天前见过他。”特迪说，“他开着一辆罗沃尔。他说他那天要去丹佛，没说为什么。我们开了几个玩笑。他似乎情绪很高。我就知道这些。”他坐了下来，还在擦拭着他的眼镜，满脸涨得通红。

斯图再次敲桌子，要求大家遵守秩序。“法官不在这里，我很难过。我想他干这个工作正合适，但既然他不在，我们能不能再提一个人……”

“不行，我们不能就这样算了！”露西站起来高声抗议道。她穿着一件牛仔紧身连衫裤，引得在场的多数男性脸上都显出很感兴趣的样子。“查理斯法官上年纪了。万一他在丹佛病了，回不来了怎么办？”

“露西，”斯图说，“丹佛是个大地方。”

人们思考这个问题时，大厅里静了下来。露西脸色苍白地坐下来，拉里搂住了她。他的目光和斯图遇到一起，斯图把目光移开了。

有人提出建议先把法律委员会挂起来，等法官回来再说，人们讨论 20 分钟之后否定了这个提议。他们选出了另一个律师，一个大约 26 岁，名叫阿尔 · 邦德尔的年轻人，他是那天下午和理查德森他们一起来的。他毫不推辞地接受了主席的职位，只说他希望下个月没有人做出太过分的事情，因为至少要一个月才能搞出一个像样的循环法庭系统。法官查理斯得到了一个缺席选举的职位。

布拉德脸色苍白，烦躁不安，穿着西服，打着领带，看上去有点可笑，他走近讲台，却忘记了自己准备说的话，语无伦次地说了起来，最后满意地说他们预计在 9 月 2 日或 3 日能重新用上电。

这句话赢得了大家暴风雨般的热烈欢迎，他顿时自信起来，很有风度地结束了讲话，离开讲台时颇有点昂首阔步的样子。

查德 · 诺里斯是下一个发言的人，斯图后来告诉法兰妮，他用了最恰当的方式谈了这个问题：他们埋葬死者的方式是不够体面的，在这一切结束、生活能够继续之前，他们之中没有人能真正感到好受。如果在秋天的雨季到来之前结束这一切，他们就会感到好多了。他要两个志愿者，结果人们踊跃报名，想要三四十个都有。他结束讲话时，请现在铁锹队（他这样称呼他们）的每个成员站起来向大家鞠躬。

哈罗德 · 劳德勉强站了起来，就又坐下了。离开会场时，有人说，他是个多么能干而谦虚的人。其实，当时纳迪娜正在跟他咬耳朵，他怕自己想做的远不仅是站起来点头。

诺里斯离开讲台后，拉尔夫 · 布伦特纳接着上台讲话。他告诉大家，他们至少有一个医生。乔治 · 理查德森在热烈的掌声中站了起来，他用两只手做着和平的手势，掌声顿时变成了欢呼。他告诉大家，据他所知，在今后两天内，还有 60 个人会加入他们的队伍。

斯图说："这就是我们的日程。"他看着人群说："我希望桑迪 · 杜西安再次上台告诉我们有多少人，但在此之前，我们今晚还有什么需要讨论吗？"

他等待着。他在人群中看到了格兰的脸，还有苏珊 · 斯特恩的，拉里的；尼克的，当然，还有法兰妮的。他们看上去都有些紧张。如果

有人要站出来提出弗拉格的事情，问委员会对他做了些什么，就该是现在。但会场里一片寂静。斯图等了 15 秒后，把会场交给了桑迪，她圆满地结束了会议。当人们开始散场时，斯图想：我们又过关了。

会后，有几个人上前祝贺他，其中之一就是那个新医生。“你干得很好，执法官。”理查德森说，斯图有一会儿扭头向背后看，想看看理查德森在对谁说话。后来他想了起来，突然感到恐惧。法律工作者?他是个骗子。

1 年，他对自己说。只干 1 年，多了就不干了。但他仍然感到恐惧。

斯图、法兰妮、苏珊 · 斯特恩和尼克一起走回城市中心，经过面朝百老汇的营地时，他们的脚步在水泥道路上空洞地回响着。在他们周围，别人都在轻轻说着话朝家走，逐渐散去了。已经将近 11 点半了。

“天凉了，”法兰妮说，“我真后悔只穿了这件毛衣，没穿夹克。”

尼克点点头。他也觉得冷。博尔德的晚上总是凉爽的，但今晚温度不会超过 50 度。这提醒了人们，这个奇怪而可怕的夏天即将结束了。他曾不止一次希望阿巴盖尔妈妈的上帝或缪斯或是不论别的什么对迈阿密或新奥尔良更偏爱点。但这时他停下来想，那也未必好。湿度高……雨水多……而且还有许多尸体。至少博尔德还干燥。

“他们想要法官进法律委员会，把我吓得半死，”斯图说，“我们应该想到这个的。”

法兰妮点点头，尼克快速地在拍纸簿上写道：“当然。人们会想念汤姆和戴纳，两个生命。”

“你觉得人们会怀疑吗，尼克？”斯图问。

尼克点点头。“他们会想，他们是否去西边了。真的。”

他们都开始考虑这个问题，这时尼克拿出火柴把纸条烧了。

“这很棘手，”斯图终于说，“你真的这样认为？”

“当然，他说的对，”苏珊愁眉苦脸地说，“他们还能怎么想？法官

到哪儿去了？”

“今晚没有人讨论西边在做什么，我们已经很走运了。”法兰妮说。

尼克写道：“可不是。我想，下次我们将不得不正面对付这个问题。所以我希望尽可能推迟下一次开会的时间。也许再过三个星期。9 月 15 日？”

苏珊说：“如果布拉德能把电源修好，我们就能坚持到那时。”

斯图说：“我想他能做到。”

“我要回家了，”苏珊告诉他们，“明天我有要紧事。戴纳要出发了，我送她到科罗拉多瀑布。”

“你认为那样安全吗？”法兰妮问道。

苏珊耸耸肩。“这样对她比对我安全。”

“她对这事怎么看？”法兰妮问她。

“她是个古怪的姑娘。你知道，她在学校时是个运动员。网球和游泳是她的强项，虽然她样样都会。她在佐治亚的一个小社区大学上学，但前两年还和高中的男朋友来往。他是个常穿皮夹克的大个子，我是泰山，你是简，所以你去厨房摆弄锅碗瓢盆吧。后来她被室友拖去参加了几个女性觉醒会议。她室友是个妇女解放主义者。”

“结果她比室友还激进。”法兰妮说。

“先是个妇女解放主义者，然后是个同性恋。”苏珊说。

斯图仿佛遭了雷击一般站住了。法兰妮带着逗乐的神情看着他，说道：“你还能闭上嘴巴吗？”

斯图猛地把嘴巴闭上了。

苏珊接着说：“她把这两件事同时告诉了她那个野人般的男朋友。他勃然大怒，拿着把枪追杀她。她把他缴械了。她说这是她一生中的重大转折点。她告诉我，她一直都知道她比他更强壮、更有气魄——她心里知道。但真正做了这件事才使她有了勇气。”

“你是说她仇恨男人？”斯图问道。他神情紧张地看着苏珊。

苏珊摇摇头。“她现在是双性恋。”

“现在怎么样了？”

“斯图尔特，她对男女都喜欢。我希望你不要开始要求委员会在‘汝不可杀人’之外再立一个蓝色法规。”

“我要操心的事情多了，顾不上管谁跟谁睡觉。”他咕咕了一句，他们都笑起来。“我问这个，是因为我不希望有人抱着圣战的目的参与这件事。我们需要耳目，而不是游击队战士。这工作需要的是黄鼠狼，而不是狮子。”

“她知道，”苏珊说，“法兰妮刚才问我，我问她愿不愿意让我们到那边去时她态度怎样。她态度很好。她还提醒我，如果我们和那些人在一起……斯图，你还记得你发现我们时的情景吗？”

他点点头。

“如果我们和他们呆在一起，我们要不就死了，要不就去了西边，因为他们当时在向西边走……至少当他们足够冷静，能看路标的时候是在向西走。她说她一直在想，她在自由之邦的位置在哪里，她觉得她在自由之邦的位置是离开它。她还说……”

“什么？”法兰妮问道。

“她说她会努力回来。”苏珊有些唐突地说，随后就一言不发了。戴纳·于尔根斯说的其他的话就是她们两人之间的悄悄话了，就连委员会的其他成员都不能告诉。戴纳出发向西边走的时候，要在胳膊上绑一个 10 英寸长的弹簧刀。当她突然弯手腕时，弹簧被放开，她就突然长出了第 6 个手指，一个 10 英寸长的双刃手指。她觉得他们中多数人——男人——是不会理解的。

如果他是个足够大的独裁者，那么也许只有他能把他们捏成一团。如果他不在了，也许他们之间就会开始自相残杀。如果他死了，也许他们就完蛋了。苏珊，如果我能接近他，那他最好身边有个守护魔鬼。

他们会杀死你的，戴纳。

也许会。也许不会。也许仅仅看着他肝脑涂地的乐趣就值得死了。

也许苏珊能阻止她，但她并没有试图这样做。她让戴纳保证，除非有近乎完美的机会，否则她将坚持原来的计划。戴纳同意了这个要求，而苏珊认为她的朋友不会有机会的。弗拉格一定会戒备森严的。然而，自从她提出让自己的朋友当间谍去西边的想法之后，这三天她就没睡着。

她对其他人说："我要回家睡觉了。晚安，伙计们。"

她把手插在松松垮垮的夹克衫口袋里，走开了。

"她看起来显老了。"斯图说。

尼克写了几个字，把打开的拍纸簿递给他们两个人看。

上面写着：我们都显老了。

第二天早上，斯图在去发电站的路上看到了苏珊和戴纳沿着坎永大道骑两辆自行车。他挥挥手，她们骑了过来。他想，他从没见到戴纳看起来更漂亮。她的头发用一条亮丽的绿丝绸手帕扎在背后，身穿一件敞开的生皮外衣，里面穿着牛仔裤和钱布雷绸衬衣。她身后捆着一卷行李。

"斯图尔特！"她笑嘻嘻地向他挥着手喊道。

同性恋？他难以置信地想。

"我知道你要出发，做一个小小的旅行。"他说。

"当然。而且你从没见过我。"

"可不是，"斯图说，"从没见过。抽烟吗？"

戴纳接过一根万宝路，用手围住他的火柴。

"你小心点，姑娘。"

"我会的。"

"要回来。"

"但愿。"

在夏末阳光明媚的早晨，他们彼此注视着。

"你照顾好法兰妮，大个子。"

"我会的。"

“干执法官要悠着点。”

“这个我知道我能干。”

她把烟扔了：“苏珊，你说什么？”

苏珊点点头，把自行车放好，神情忧虑地微微笑了一笑。

“戴纳？”

她看着斯图，他轻柔地吻了一下她的嘴唇。

“祝你好运。”

她笑了。“你得吻两次，才能真的带来好运气。你不知道吗？”

他又一次吻了她，这一次慢慢地好好地吻了她。同性恋？他又一次难以置信地想。

“法兰妮是个幸运的女人，”戴纳说，“你可以引用我的话。”

斯图微笑着，不知该说什么好，于是向后退了一步，什么都没说。隔着两个街区的地方，丧葬委员会的一辆橘黄色的卡车像凶兆一样哐啷哐啷地驶过，打破了这个时刻。

“我们走吧。”戴纳说。

她们骑着车走了，斯图站在路边，目送着她们。

苏珊·斯特恩两天后回来了。她说，她看着戴纳从科罗拉多瀑布向西走，一直看到她变成了一个小黑点，和周围的景物溶为一体。后来她哭了一会儿。第一天晚上，苏珊在纪念碑宿营，凌晨时醒了过来，听到她宿营地旁边的乡村公路下面传来一阵低低的哀号声。

她后来总算鼓起勇气，用手电筒照了照朽烂了的管道，发现了一只瘦弱不堪，瑟瑟发抖的小狗。它看上去有 6 个月大。她伸手去摸，它躲开了，而她又太大，爬不进管道里。于是她去了纪念碑镇，闯进当地的杂货店，在黎明前的第一缕光线中带着一背包狗食“阿尔波”回来了。这下立竿见影。小狗安安稳稳地躲在自行车后座的挂包里跟着她回来了。

迪克·埃利斯对这只小狗着了迷。它是一只爱尔兰塞特种母狗，

要么是纯种的，要么几乎是纯种的，简直没有什么区别。他肯定，等她长大了，科亚克一定会很高兴认识她的。这个消息不胫而走，传遍了自由之邦，那天人们都兴奋地讨论着这对狗里的亚当和夏娃，阿巴盖尔妈妈的话题被遗忘了。苏珊·斯特恩成了女英雄，据委员会所知，甚至没有人想过那天晚上她在离博尔德那么远的纪念碑那里干什么。

但斯图记住的是她们两个离开博尔德的那天早上，当时他目送着她们骑车向丹佛—博尔德的路口远去。因为自由之邦的人们再也没有见到戴纳·于尔根斯。

8 月 27 日；天快黑了；金星在天空闪耀。

尼克、拉尔夫、拉里和斯图坐在汤姆·科伦家的台阶上。汤姆在草坪上，在板球的三柱门之间打槌球玩。

“到时候了，”尼克写道。

斯图低声问：“他们是否还得催眠他。”尼克摇摇头。

“太好了，”拉尔夫说，“我觉得我干不了那个。”他提高声音，喊道：“汤姆！嘿，汤姆！到这儿来！”

汤姆咧嘴笑着跑过来。

“汤姆，该走了。”拉尔夫说。

汤姆的笑容消失了。他仿佛第一次注意到天快黑了。

“走？现在？不！天黑了，汤姆就上床。汤姆不喜欢天黑以后出门。因为有鬼怪。汤姆……汤姆……”

他静了下来，别的人都不安地看着他。汤姆陷入了凝滞的沉默。他不再沉默……但不是他平时的样子了。他并不是突然恢复活力，而是慢慢地，不情愿地，近乎悲哀地。

“到西边去？”他说，“你是说那个时候吗？”

斯图把一只手搭在他的肩膀上。“是的，汤姆，如果你能做到的话。”

“上路。”

拉尔夫仿佛被呛了一下，咕哝了一声，绕到了房子背后。汤姆似

乎没有注意到。他的目光在斯图和尼克之间来回移动。

“晚上走，白天睡。”在暮色中，汤姆又缓慢地说：“看大象。”

尼克点点头。

拉里把汤姆的行李从台阶上拿起来，汤姆仿佛做梦般把行李背上。

“汤姆，你要小心。”拉里涩声道。

“小心。好吧。”

斯图为时已晚地想到，他们是否应该给汤姆一个单人帐篷，又否定了这个想法。汤姆就连一个小帐篷也支不好。

“尼克，”汤姆低声说，“我真的必须这样做吗？”

尼克用一只胳膊搂着汤姆，缓慢地点点头。

“好吧。”

“汤姆，一直沿着有 4 条车道的大路走，”拉里说，“就是那条 70 号路。拉尔夫用摩托车送你到那条路口。”

“好吧，拉尔夫，”他顿了一顿。拉尔夫又绕回了房子正面。他用一条手帕擦着眼睛。

“汤姆，你准备好了？”他哽咽着问。

“尼克？我回来时这里还是我的家吗？”

尼克使劲地点点头。

“汤姆喜欢自己的房子。真的。”

“我们知道你爱自己的家，汤姆。”这时斯图感到热泪流进了喉咙里。

“好吧。我准备好了。我坐谁的车去？”

“我，汤姆，”拉尔夫说，“沿着 70 号路走，记得吗？”

汤姆点点头，开始走向拉尔夫的摩托。过了一会儿，拉尔夫也耷拉着肩膀走过去。就连他帽子上的羽毛似乎也耷拉着。他爬上车，使劲把车踩着了火。不一会儿，摩托车就驶上百老汇，向东拐了。他们站在一起，目送着紫色的暮色中摩托车变成一个运动着的轮廓，只有红色车灯的移动显示出它的方位。后来，灯光消失了。

尼克低着头，把手插在口袋里，走开了。斯图想跟他一起走，但尼克几乎是愤怒地摇摇头，示意他走开。斯图回到拉里身边。

“就这样了。”拉里说，斯图忧郁地点点头。

“拉里，你觉得我们还会再看见他吗？”

“如果我们不能再看见他，我们 7 个——也许法兰妮除外，她一直不支持派他去——我们其他几个人这辈子都会为了做出派他去的决定而寝食难安的。”

“尼克比别人更难受。”斯图说。

“是啊，尼克比别人更难受。”

他们看着尼克慢慢沿着百老汇大街走，消失在渐渐加深的黑暗中。他们又看了一会儿汤姆黑暗的房子。

“我们离开这里吧，”拉里突然说，“我一想到那些动物标本……就突然浑身难受。”

新来的医生乔治·理查德森已经在里奇医疗中心安置了下来，因为这里离博尔德市医院很近，而市医院里有医疗设备、充足的药品供应和手术室。

到 8 月 28 日，他在劳里·康斯特布尔和迪克·埃利斯的帮助下，已基本可以工作了。迪克请求离开医学世界，被拒绝了。“你干得很好，”理查德森说，“你学到了很多东西。而且，我一个人也干不了这么多事。如果我们在一两个月内不能再有一个医生，我们就会发疯的。所以，恭喜你了，迪克，你是自由之邦第一个医疗技师。给他一个吻，劳里。”

劳里照着做了。

在 8 月底的一天上午，11 点左右，法兰妮走进接待室，好奇地到处看，有点紧张。劳里站在柜台后面，正在读一本旧的《女士家庭周刊》。

“嘿，法兰妮，”她跳起来说，“我就知道我们早晚会看见你的。乔治现在正给坎迪·琼斯看病，但很快就会轮到你的。你觉得怎样？”

“还不错，谢谢你，”法兰妮说，“我猜……”

一个检查室的门打开了，坎迪·琼斯出来了，跟着走出一个驼背的大个子，身穿灯心绒宽松长裤和胸前标有鳄鱼牌的衬衣。坎迪怀疑地看着手里的一瓶粉红色的东西。

“你肯定是那个吗?”她怀疑地问理查德森，“我从没得过那个。我想我有免疫力。”

“你没有免疫力，现在才有的。”乔治咧嘴一笑，说道。“别忘记淀粉浴，以后离草远些。”

她苦笑着说：“杰克也染上了。他也得来吗？”

“不用，但你可以全家一起洗淀粉浴。”

坎迪顺从地点点头，忽然看见了法兰妮。“嘿，法兰妮，那个姑娘怎么样？”

“还行。你怎么样？”

“糟透了。”坎迪举起瓶子让法兰妮看标签上的字样。“有毒的常春藤。你一定猜不出我在哪里染上的。”她神情开朗起来，“但我赌你能猜出杰克在哪里染上的。”

他们饶有兴味地目送她离去。然后，乔治说：“戈德史密斯小姐，对吧？自由之邦委员会。很荣幸。”

她伸出手去让他握。“请叫我法兰妮就行了。或者法兰妮。”

“好吧，法兰妮。你怎么了？”

“我怀孕了，”法兰妮说，“而且吓坏了。”她突然之间泪流满面。

乔治用一只胳膊搂住她的肩。“劳里，5分钟后你来帮忙。”

“好吧，医生。”

他把她领进检查室，让她坐在垫着黑垫子的桌子上。

“现在告诉我，为什么哭？是因为温特沃思太太的双胞胎吗？”

法兰妮难过地点点头。

“法兰妮，那是难产。母亲是个烟鬼。孩子即使对双胞胎来说，也先天不足。他们是非常突然地在深夜出生的。我又没有机会验尸。我们那批人中的一些妇女在照顾雷吉娜·温特沃思。我相信——我希

望——她将摆脱现在的精神恍惚状态。但目前我只能说，这两个孩子一开始就受到两个打击。死亡可能有各种原因。”

“包括超级流感。”

“是的，包括超级流感。”

“所以我们只能等着看。”

“不。我马上就给你做一个彻底的产前检查。我将监测你和其他怀孕妇女每一步的情况。通用电力公司从前有一个广告：‘进步是我们最重要的产品’。在自由之邦，孩子是我们最重要的产品，他们也将受到相应的待遇。”

“但我们真的不知道。”

“我们确实不知道。但法兰妮，你得振作起来。”

“好吧，我会努力的。”

短促的敲门声之后，劳里进来了。她递给乔治一个剪贴板上的表格，乔治开始问法兰妮有关她的既往病史的问题。

检查结束后，乔治离开了她一会儿，到隔壁的房间里去做事情。法兰妮穿衣时，劳里和她待在一起。

她扣裙子上的纽扣时，劳里静静地说：“你知道吗，我嫉妒你。这真是有意思——我曾经戴着‘零人口’的纪念章去上班。当然，它的意思是说零人口增长。但现在当我想起那个纪念章时，我真觉得难受。法兰妮，你的孩子将是第一个。我知道会没事的。他一定会没事的。”

法兰妮仅仅笑了笑，点点头，她不想提醒劳里，她的不是第一个。

温特沃思太太的双胞胎是第一个。

而温特沃思太太的双胞胎都死了。

“很好。”半小时后，乔治说。

法兰妮扬起了眉毛，有一会儿认为他把她的名字叫错了。

“我说的是孩子。它很好。”

法兰妮找到一张纸巾，紧紧攥在手里。“我感到过它动……但那是一段时间以前了。那以后就没有动静了。我担心……”

“它活着，没事，但我确实怀疑你无法感到它动。当时更有可能是肠内气体运动。”

“是孩子。”法兰妮平静地说。

“不管是不是，它将来都会很经常地运动的。我估计预产期在一月初到中旬。你觉得怎么样？”

“很好。”

“你吃饭正常吗？”

“我觉得还行——有时有点费劲。”

“好的。现在不吐了？”

“开始有点，但已经过去了。”

“好极了。你经常锻炼身体？”

在噩梦般的一个瞬间，她仿佛看见自己在挖掘父亲的坟墓。她眨眨眼，把这个幻影赶走了。那是另一次生活里的事情。“是的，经常。”

“你长胖了吗？”

“大概长了 5 磅。”

“那很正常。你可以再长 12 磅；今天我比较慷慨。”

她咧嘴笑起来。“你是医生。”

“是啊，我以前是个产科医师，所以你来对了地方。接受你医生的建议，你就会一切顺利的。现在我得谈谈关于自行车、摩托车和机器脚踏车的问题。在 12 月之后这种车全都不要骑了。再说到那时候也没有人会骑车了。太冷了。不要过多地抽烟喝酒，好吗？”

“好。”

“如果你有时想用睡帽，我认为完全没问题。我打算给你补充维生素；你可以在城里任何一家药店里找到……”

法兰妮放声大笑，乔治不知所措地微笑着。

“我说了什么滑稽的事情吗？”

“没有。只是在现在这种环境下有点可笑。”

“哦，我明白了。至少不会有人抱怨药品价钱太高，是不是？法兰妮，还有最后一件事。你安过宫内避孕器吗？”

“没有，为什么？”法兰妮问道，这时她突然想起了她的梦：黑衣人和他的衣架。她打了个寒战。“没有，”她又说了一遍。

“好吧，那就好，”他站起来，“我不会告诉你不要担心……”

“不必了，”她表示同意。她眼睛里的笑意已经完全消失了。“不要这样做。”

“但我会要求你尽量少地忧虑。母亲的过度忧虑可能导致腺激素分泌失衡。而这对孩子不好。我不希望给孕妇开镇定剂，但如果你认为……”

“不，没有必要。”法兰妮说，但她走进炎热的中午阳光下时，她知道她孕期的整个后半部分都会被温特沃思太太那两个消失了的双胞胎困扰。

8 月 29 日，来了 3 批人，其中一批 22 个人，一批 16 个人，一批 25 个人。桑迪挨个找了委员会的 7 个成员，告诉他们，自由之邦现在有 1000 多个居民了。

博尔德不再像一个鬼城了。

30 日晚上，纳迪娜·克罗斯站在哈罗德家的地下室里看着他，感到很不安。

当哈罗德做的事情不牵涉到与她以古怪的方式作爱时，他就似乎离开她，进入了自己的私人空间，她对他没有任何影响力。当他进入那种状态时，他似乎很冷漠；不仅如此，他似乎蔑视她，甚至他自己。唯一没有改变的东西就是他对斯图尔特·雷德曼和委员会里其他人的仇恨。

地下室里有一张废弃不用的桌子，哈罗德正在虫蛀了的桌面上干活。他身边摆着一本打开的书，翻开的一页是一张图表。他看一会儿图表，然后看看正在摆弄的仪器，然后再对它做点什么。右手边是一辆三轮摩托车斗。小桌面上到处都是一小段一小段的电线。

“你知道，”他心不在焉地说，“你该出去散步。”

“为什么？”她感到有点受伤。哈罗德表情紧张，毫无笑意。纳迪

娜明白了为什么哈罗德总是面带笑容：因为他不笑时看起来像个疯子。她怀疑他确实疯了，要不就是快疯了。

“因为我不知道这个炸药放了多久了。”哈罗德说。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亲爱的，放久了的炸药会出汗的，”他抬起头来看着她说。她看到他满脸是汗，仿佛是为了证明自己的话。“说好听点，它会渗出物质，而它渗出的是纯硝化甘油，是世界上最不稳定的物质。所以如果炸药放久了，这个小小的科学大会的东西就会把我们炸飞，把我们送过弗拉格斯塔夫山顶。”

“你说话时大可不必那么气急败坏。”纳迪娜说。

“纳迪娜？我亲爱的？”

哈罗德平静地看着她，脸上毫无笑意。“闭嘴！”

她不再说话了，但也没有去散步，虽然她其实想去。当然，这如果是弗拉格的意志（而那个灵应牌乩板告诉她，哈罗德就是弗拉格对付委员会的手段），炸药就不会放得太久。即使它确实放久了，不到时候，它也不会爆炸的……不是吗？弗拉格到底有多大控制力呢？

她告诉自己，足够了，他有足够的控制力。但她并没有把握，她越来越不安。她回过一次自己的家，乔不在了——这次不是坏事。她去见了露西，忍受了一会儿冷淡的接待，得知自从她搬去和哈罗德一起住以后，乔（当然露西叫他利奥）“又回到了以前的样子”。露西显然认为这都怪她……但如果弗拉格斯塔夫山火山爆发了，或是地震把珍珠街毁了，露西也会怪她的。当然，要不了多久，就会有许多人怪她和哈罗德的。然而她没有再看见乔，心里还是极其失望……没能和他吻别。她和哈罗德不会在自由之邦待多久了。

没关系，现在你开始干这样见不得人的事情了，彻底跟他脱离关系才是最好的。你只会害了他……还可能会害了自己，因为乔……看得见事情，知道事情。就让他不再是乔，我也不再是纳迪娜妈妈。让他永远回去做利奥吧。

但矛盾是无法解决的。她不相信自由之邦的人们还能活过一年，

包括那个男孩子。他的意志不希望他们活下去……

……所以说实话，并不只是哈罗德是他的工具。你也是。你还一度认为瘟疫过后的世界里唯一不能原谅的罪恶就是谋杀，杀害一条生命……

她突然发现自己希望炸药已经放久了，希望它会爆炸，把他们两个都结果掉。这是仁慈的结局。后来她又发现自己在设想等他们到了山那边之后会怎样，她感到腹部一阵暖流。

“行了。”哈罗德说。他已经把他的仪器放进了一个鞋盒里，放在一边。

“干完了？”

“是啊，完了。”

“能有用吗？”

“你想试试看吗？”他的话很刺耳，但她并不在意。他的目光贪婪地在她身上打量，她已经熟知了他这种小男孩般的方式。他从那个遥远的地方回来了——他在那遥远的地方写下的东西都在账本里，她看过之后，又随便地放回松动的壁炉砖下面。现在她能对付他了。现在他的话只是说说而已。

“我们上楼去吧，”她对他忽闪着睫毛。“我先去。”

“行，”他声音嘶哑地说。他的额头上出现了细小的汗珠，但这次却不是因为恐惧。“先去吧。”

于是她先上去，她能够感到他看着她穿的小姑娘般的水手短裙。她裙子里面什么也没有穿。

门关上了，哈罗德做的东西在昏暗中摆在打开的鞋盒里。盒子里有一个电池驱动的步话机，后盖被取掉了。吕根炸药用电线和步话机连在一起。书仍然翻开着。书是博尔德公共图书馆的，书名是《65 位国家科学大会奖获得者》。图上画的是门铃和步话机连在一起，和鞋盒里的步话机很像。图下面的说明写着：三等奖，1977 年国家科学大会，布赖恩·鲍尔制作，佛蒙特·拉特兰。说一个词就能在 12 英里外打铃！

那天晚上几个小时之后，哈罗德又下楼来，把鞋盒子盖上，小心翼翼地把它捧到楼上。他把它放在橱柜顶层。那天下午拉尔夫·布伦特纳告诉他，自由之邦委员会邀请查德·诺里斯在下一次会议上讲话。那是什么时候？哈罗德随意地问了一句。拉尔夫说，是9月2日。

9月2日。

第 57 章

拉里和利奥坐在房子前面的马路边上。拉里在喝一罐温的汉姆啤酒，利奥在喝温桔汁。现在在博尔德什么都喝得到，只要是罐装的，而你又不介意喝温的。屋后传来除草机的轰鸣。露西正在割草。拉里主动要求割草，露西摇摇头。“你要是有办法的话，看看利奥怎么了。”

这是 8 月的最后一天。

纳迪娜搬去和哈罗德一起住的第二天，利奥没有吃早饭。拉里发现他在房间里，只穿着内裤，大拇指放在嘴里。他不愿说话，而且心怀敌意。拉里比露西还害怕，因为她不知道拉里第一次见到利奥时他是什么样。当时他名叫乔，正在磨一把杀人的刀。

已经过去大半个星期了，利奥的情况好一些，但他还没有完全恢复，也不愿谈那天发生了什么。

“那个女人跟这事有关。”露西一边组装除草机一边说。

“纳迪娜？你怎么会这么想？”

“我本来不打算提这事。你和利奥在克里克钓鱼那天，她来了。她想见这个孩子。我很高兴你们两个不在家。”

“露西……”

她快速地吻了他一下，他友好地捏了她一下。“我以前看错了你，”她说，“我会一直为此抱歉的。但我永远不会喜欢纳迪娜·克罗斯。她不对劲。”

拉里没有回答，但他认为露西的看法多半是对的。那天晚上在金·索普尔那里她简直像个疯子。

“还有一件事——她在这里时，不叫他利奥。她管他叫另一个名字。乔。”

她转身打开自动开关发动除草机了，而他茫然地看着她。

现在，半小时之后，他喝着汉姆啤酒，看着利奥拍乒乓球，这个球是那天他们两个人一起散步到哈罗德家去时捡到的。现在纳迪娜住在那里。小白球脏了，但还没有凹凸不平。球拍在马路上发出啪啪的声音。

那天利奥（他现在是利奥了，不是吗？）不愿走进哈罗德的家。走进纳迪娜妈妈现在住的房子。

“你想钓鱼吗？”拉里突然问。

“不钓鱼。”利奥说。他用那双奇怪的海蓝色绿眼睛看着拉里。“你认识埃利斯先生吗？”

“当然。”

“他说等鱼回来的时候，我们就能喝水。喝水，而不必……”他发出胡噜噜的声音，在眼睛前面摆动着手指，“你知道。”

“不必煮开？”

“是的。”

啪啪啪。

“我喜欢迪克。他和劳里。总是给我吃的。他担心他们不能了，但我想他们能。”

“能干什么？”

“能生个孩子。迪克认为自己太老了。他担心他们不能了，但我认为他们能。”

拉里想开口问利奥和迪克怎么谈起这个话题来了，又闭上了嘴巴。答案当然是他们没有谈过。迪克不会对一个小孩子谈生孩子这么个人的事情的。利奥就是……就是知道。

啪啪啪。

是的，利奥知道事情……或是直觉到了事情。他不愿走近哈罗德的家，而且说了几句关于纳迪娜的话……他现在记不起来具体是什么话了……但拉里听说纳迪娜搬去和哈罗德一起住时，回想起了那次的谈话，感到很不安。

啪—啪—啪……

拉里看着乒乓球弹来弹去，突然看了一眼利奥的脸。这个男孩子的目光阴沉而遥远。除草机的声音听起来很远，时而发出闷响。阳光温暖光滑。利奥仿佛看懂了拉里的心思，就做出了反应，又进入了催眠状态。

利奥去看大象了。

拉里非常随便地说："是啊，我想他们能生个孩子。迪克看上去不会超过55岁。我记得，加里·格兰特快70岁时还得了一个孩子呢。"

"谁是加里·格兰特？"利奥问道。乒乓球上上几下下地跳着。

（诺托里奥斯。西北部的北部。）

"你不知道吗？"他问利奥。

"他是个演员，"利奥说，"他在诺托里奥斯。西北部。"

（西北部的北部。）

"我是说，西北部的北部。"利奥用表示同意的语调说。他的眼睛从未离开跳动的乒乓球。

"对，"他说，"纳迪娜妈妈怎么样了，利奥？"

"她叫我乔。对她来说我是乔。"

"哦。"拉里感到后背一阵冰凉。

"现在不好了。"

"不好？"

"他们两个都不好。"

"纳迪娜和……"

（哈罗德？）

"是的，就是他。"

"他们不幸福？"

"他欺骗了他们。他们以为他想要他们。"

"他？"

"他。"

这个字仿佛悬在了夏天静止的空气中。

啪啪啪。

“他们要到西边去。”利奥说。

“天啊，”拉里咕哝道。他现在非常冷了。恐惧使他浑身冰凉。他真的想再听这种话吗？这就像是眼看着寂静的坟地里坟墓的门慢慢打开，眼看着一只手伸出来……

不管是什么，我不想听，我不想知道。

“纳迪娜妈妈想认为是你的错，”利奥说，“她想认为是你把她赶到了哈罗德那里。但她故意等着。她等到你太爱露西妈妈了。她一直等到确定无疑。这就像是他把她头脑中知道对错的那一部分给磨掉了。他一点点地把那部分磨掉了。等她完全失去那部分，她就会像西边的人一样疯狂。也许更疯狂。”

“利奥……”拉里低声说，利奥立即回答道：

“她叫我乔。我对她来说是乔。”

“我也叫乔行吗？”拉里怀疑地问。

“不要。”男孩子的语气中带点请求的味道，“不要，请不要。”

“你想念纳迪娜妈妈吗，利奥？”

“她死了。”利奥的回答简单得令人毛骨悚然。

“你就是因为这个，那天晚上才一直待在外面的？”

“是的。”

“也是因为这个你才什么都不说？”

“是的。”

“但现在你说话了。”

“我可以跟你和露西妈妈说话。”

“是啊，当然……”

“但并不是总能这样！”男孩子恶狠狠地说，“不能总这样，除非你和法兰妮谈谈！和法兰妮谈谈！和法兰妮谈谈！”

“谈纳迪娜？”

“不是！”

“谈什么？谈你？”

利奥的声音提高了，变得尖利起来:“这些全都写下来了！你知道！法兰妮知道！和法兰妮谈谈!”

“委员会……”

“不是委员会！委员会不能帮助你，不会帮助任何人，委员会是老办法了，他嘲笑你们的委员会，因为这是老办法，而老办法就是他的办法，你知道，法兰妮知道，如果你们两个一起谈谈，你们就能……”

利奥使劲地拍了一下乒乓球——啪！——球跳得高过了他的头顶，落下来滚开了。拉里嘴巴发干地看着，心脏在胸膛里剧烈地跳着。

“我掉球了。”利奥说着跑去捡球了。

拉里坐在那里看着他。

他想，法兰妮。

他们坐在音乐台的台沿上垂荡着双腿。现在离天黑还有一个小时，几个人步行穿过公园，有的牵着手。小孩的时光也是情人的时光，法兰妮突然想了起来。拉里刚刚告诉完她利奥鬼魂附体时讲的全部东西，她的脑袋还在琢磨着呢。

“你在想什么？”拉里问道。

“我也不知道该想什么，”她轻轻地说道，“但是我不喜欢发生的一切。如梦幻一般。一个有时是上帝代言人的老太婆突然离去，走进荒野中去。现在有一个小孩看起来像是会传心术。如同活在神话故事中。有时我想超级流感没让我们死掉，却使我们都疯了。”

“他说我应该告诉你。所以我这样做了。”

她没有回答。

“嗯，”拉里说，“如果你发生了什么事……”

“写下来，”法兰妮轻声地说。“那个小孩是对的。这是问题的全部症结。如果当时我不那么笨，不那么自负，不把它们全都写下来的话……哦我真该死!”

拉里惊愣地瞪着她。“你说什么？”

“是哈罗德‘”她说，“我害怕。我没告诉斯图我感到很惭愧。记

日记真蠢……现在斯图……他真的喜欢哈罗德……自由之邦的每个人都喜欢哈罗德，包括你在内。”她带着泪水苦笑了一下。“毕竟他是指引你的精神向导，是不是？”

“我没有听明白你的话，”拉里缓慢地说。“能告诉我你害怕的是什么吗？”

“其实我也说不清，”她望着他，眼中噙满着泪水。”我想我最好把我能说清楚的都告诉你，拉里。我必须得跟人说。天知道我再也忍不住了，但是斯图……斯图不是该听的人。至少不该是第一个。”

“说下去，法兰妮。说吧。”

于是她便从6月的那天哈罗德开着罗伊·布兰尼根的凯迪拉克进入她在奥甘奎特的家的私用车道开始讲起。她讲着讲着，最后一抹明亮的阳光染上了蓝色色调，公园中的恋人开始离去，一弯月牙儿升起来了。离坎永远一点地方的多层公寓里，一些煤气灯已经点起来了。她对他讲了仓库顶棚上的标记，以及当哈罗德冒着生命危险把她的名字放到下面时，她是如何睡着了的。还有如何遇到斯图，以及哈罗德对斯图恨之入骨的强烈反应。她讲了她的日记和日记中的拇指印。到她讲完的时候，已经9点多了，蟋蟀在鸣叫着。沉默笼罩着他们，法兰妮焦虑地等着拉里打破沉默。但是他似乎沉浸在思索中。

最后他说：“你对那个指纹有多大把握？你能不能肯定那就是哈罗德？”

她仅仅犹豫了一下就说：“是的，我一看到它就知道那是哈罗德的。”

“他做标记的那个仓库，”拉里说，“还记得遇到你的那天晚上我说我爬上去了吗？哈罗德将他名字的缩写字母刻在阁楼的梁子上吗？”

“记得。”

“那不仅仅是他名字的缩写，也是你的。写在一个心型图案里。这种事情一个害相思病的少年也会在他的课桌上干的。”

她用手擦了擦眼睛。“真是一团糟。”她声音嘶哑地说。

“你不用为哈罗德的行为负责。”拉里紧紧地攥着她的双手看着她说，”听我说，你不要责备自己。因为如果你……”他越握越紧，法兰妮被捏痛了，但他的面部表情仍然温和。他接着说，“如果你这样，你真的会发疯的。一个人管好自己的事情已经不容易了，哪里还顾得上别人。”

他放开了手，两人沉默了一会儿。

“你认为哈罗德对斯图的仇恨到了必欲杀之而后快的地步吗？”他终于说，“你真的认为到了那种程度吗？”

“是的。”她说。“我真的认为那是可能的。也许他对整个委员会都恨之入骨。但是我不知道……”

他的手搭到她的肩上，紧紧抓住，使她平静下来。黑暗中他的样子改变了，双眼睁大了。他的嘴唇无声地蠕动着。

“拉里？什么……”

“他下楼时，”拉里喃喃说道，“是取开瓶器或其他什么东西的。”

“什么？”

拉里慢慢地转向她，好像脖颈生锈了一般。“你知道，”他说，“可能有一个办法能解决所有问题。我不能保证，因为我没有看那本书，不过……它非常合乎情理……哈罗德读了你的日记，得到的不单有惊人的消息，还有一个想法。他甚至可能妒忌你先想到了。难道不是所有的大作家都记日记吗？”

“你是说哈罗德有本日记？”

“当他下到地下室，就是我带来葡萄酒的那天，我大致看了一下他的起居室。他说他准备装饰一些镀铬的金属板和皮革，我试着想象了一下它们可能产生的效果，这时我注意到壁炉上那块松动的石头……”

“对！”她大叫一声、吓得拉里跳了起来。“我偷偷溜进去的那天……纳迪娜·克罗斯来了……我坐在壁炉上面……我记得那块松动的石头。”她又看了看拉里：“又是这样。好像有什么东西总牵着我们的鼻子走，把我们带到石头那里……”

“纯属巧合，”他说，但听起来很不安。

“是吗？我们都在哈罗德的家里，都注意到那块松石头。现在我们又都在这里。这是巧合吗？”

“我不知道。”

“那块石头下面是什么？”

“一个账本，”他缓慢地说。“至少封面上是这么写的。我没看里面。当时我想很简单，它既可能属于这所房子的旧主人，也可能属于哈罗德。但如果是属于旧主人，难道哈罗德没有发现它吗？我们两个都注意到那块松动的石头。所以可以假定他也发现了。即使流感爆发前住在那里的人在里面写满了小秘密——偷漏税的数目，他对女儿的性幻想，我不知道都写了什么——那些秘密不会是哈罗德的。你明白吗？”

“明白，但是……”

“检察员安德伍德解释时请不要打断，你这轻率的小女孩。所以如果这些秘密不是哈罗德的秘密，那么为什么他要将账本放回到石头下面？因为这是他的秘密，是哈罗德的日记。”

“你认为账本还在那里吗？”

“可能吧，我认为最好我们去看一下。”

“现在？”

“明天吧。他要跟丧葬委员会出去，而纳迪娜下午都在发电站帮忙。”

“好的，”她说。“你认为我该告诉斯图吗？”

“我们为什么不等等？没有必要把事情搞大，除非我们认为非常重要。那本书可能已经不在了。它或许只不过是记事本。或许只是记满了一些完全无害的事情。或是哈罗德的政治计划大纲。还可能是用密码写的呢。”

“我从未想过这些。如果有很重要的事的话，我们该怎么办呢？”

“那么我想我们必须告诉自由之邦委员会。这是必须尽快处理这件事的另一个原因。我们 2 日就要开会了，委员会会处理这事的。”

“会吗？”

“是的，我想是。”拉里说，但他也想起利奥说的一些关于委员会的事情。

她从音乐台的台沿下滑下来站到了地上。“我感到好多了。谢谢你能来这儿，拉里。”

“我们该在哪里碰面？”

“哈罗德家对面的小公园。明天下午1点钟怎么样？”

“好的。”拉里说，“到时候见。”

法兰妮以一种好久没有的轻松心情回家了。正如拉里说的，情况已经相当明确了，非此即彼。那本账本可能会证明他们所有的担心都是毫无依据的。但是如果它证明并非如此……

好吧，如果并非如此，就让委员会作出决定吧。拉里提醒过她，他们2日晚上就要举行会议了，地点就在尼克和拉尔夫的家里，在巴塞利街的尽头附近。

她到家时，斯图正坐在起居室里，一手拿着毡制粗头笔，另一只手拿着本皮面的厚书。书名是用金箔印制的，名为《克罗拉多刑事审判法简介》。

“是本大部头，”她说完吻了他一下。

“阿根廷的，”他把书重重地抛到对面的梳装台上。“是阿尔·邦德尔带过来的。后天我们开会时他想跟自由之邦委员会谈谈。你在忙些什么，漂亮的女士？”

“跟拉里·安德伍德聊了一聊。”

他关切地注视着她好长一段时间。“法兰妮，你哭过了？”

“是的，”她说，镇定地注视着他的双眼，“但现在我感觉好了。好多了。”

“是孩子的事吗？”

“不是。”

“那是什么？”

“我明晚再告诉你。我会告诉你困扰我的所有事情，但是现在不

要再问了，好吗？”

“事情严重吗？”

“斯图，我不知道。”

他注视着她许久许久。

“好吧，法兰妮，”他说，“我爱你。”

“我知道。我也爱你。”

“睡觉吧？”

她微笑着说：“好的，亲爱的。”

9月的第一天笼罩在灰暗和雨水中，枯燥平常的一天——但对于每一个自由之邦居民来说却是难忘的一天。就是在这一天，博尔德北部的供电恢复了……至少恢复了一会儿。

差10分钟正午的时候，在发电站的控制室里，布拉德·基切纳注视着站在他身后的斯图、尼克、拉尔夫和杰克·杰克逊。布拉德紧张地一笑，说道：“万福玛利亚，请帮我赢得这次赛车。”

他猛地将两个大开关拉了下来。在他们下面巨大幽暗的大厅里，两个试运行的发电机开始轰隆隆地转起来。他们5个走到铺满整个地面的极化玻璃窗边向下看，下面站着大约100人，都按照布拉德的命令戴着保护镜。

“如果我们做得不对，我宁愿浪费两台发电机而不是52台。”布拉德早就已经对他们说了。

发电机发出了更大的轰鸣声。

尼克用肘顶了一下斯图，然后指了指办公室的天花板，斯图抬头向上望去，笑了起来。在半透明的护墙板后面，荧光已开始微弱地闪烁。发电机越转越快，发出高速平稳的嗡嗡声，达到平衡状态。下面聚集的工人们不由自主地鼓起掌来，有的人鼓掌时痛得皱紧了眉头；缠绕了无数个小时的铜线，他们的双手都脱了皮。

荧光明亮地闪烁着，现在一切都很正常。

而对于尼克来说，此时的感觉与他经历的硕尤的灯光突然全部

熄灭时的恐惧感截然相反——不是一种死亡，而是一种复活。

两台发电机提供电力给北街地区的博尔德北部的一小部分。那一地区的居民还不知道那天早上的试验，许多人都逃走了，好像所有的地狱魔鬼都在追赶他们。

电视机闪着耀眼的雪花。在斯普鲁斯大街的一所房子里，一台搅拌机开始搅拌凝固了很久的奶酪和鸡蛋的混合物，发出嗡嗡的响声。搅拌机的发动机不久就超负荷了，烧断了保险。在一个废车库里，一只电锯恢复了活力，一阵阵地把木屑从内腔中喷出来。火炉里的火焰开始燃烧起来。一个叫韦克斯博物馆的旧唱片店里传出了马尔·盖伊的歌声，配着摇滚节奏的歌词仿若旧梦重现："让我们跳舞……让我们叫喊……时髦就是一切……让我们跳舞……让我们叫喊……"

梅普尔大街的一个变压器烧坏了，耀眼的火星溅落下来，碰到湿漉漉的草地上一闪而灭。

在发电站里，其中的一台开始发出尖厉的声音，并开始冒烟。围在周围的人立刻惊恐万分地退开。空气中立刻充满令人恶心的臭氧气味。警报器发出刺耳的尖叫声。

"太高了！"布拉德吼道，"该死的线路短路了！超负荷了！"

他迅速地跑去把两个开关切掉。发电机的响声渐渐小了下去，但这时巨大的爆裂声夹杂着人的尖叫声从下面传来，由于安全玻璃的屏蔽，听起来有些发闷。

"天啊！"拉尔夫说，"有一个烧着了。"

在他们的头顶，荧光弱化成一个小白核，接着完全熄灭了。布拉德猛地推开控制室的门出来站到了楼梯的平台上。他的叫声在巨大的空间中回荡。"快取泡沫灭火器！快啊！"

很快就有几个泡沫灭火器对准了发电机，火焰被扑了下去。空中弥漫着臭氧的味道。其他的人也都跑到了平台上站在布拉德的身旁。

斯图把一只手搭在布拉德的肩上。"事已如此，我也很为你难过。"他说。

布拉德转过头来咧嘴笑道："难过？为什么难过？"

“它烧着了，不是吗？”杰克说。

“妈的，是的！的确如此！北大街周围的变压器全他妈的烧坏了。我们忘了，该死，我们忘了！它们坏了，全废了，但是它们没有习惯于在坏掉前关掉电器。整个博尔德有无数的电视机，烤箱，电热毯开着。电力在慢慢地耗尽。建造这些发电机时的设计是在一个地区负荷过重而另一地区不足时可以进行线路交叉的。那一个发电机试图交叉送电，但其他的全都关着，明白吗？”布拉德兴奋得语无伦次。”加里！你还记得印第安纳的加里全部焚毁的原因吗？”

他们点了点头。

“无法肯定，我们永远也不能确定，但是这发生的一切在别处也可能发生。电力可能无法那么快消失。在某些情况下，一个短路的电热毯就足以切断电源。我们幸运它发生了，我是这样认为的——我的话错不了。”

“你是这样说的。”拉尔夫疑惑地回了一声。

布拉德说，“我们要从头做起了，不过只是一个发动机。我们将要工作了，但是……”布拉德开始打起响指来，这是一种下意识的的兴奋举动。“我们不敢再把电接上，除非我们有把握才行。我们还能找到其他的工人吗？再来十几个人？”

“当然，我认为能，”斯图说，“让他们干什么？”

“成立一个负责关闭开关的小队。他们将在博尔德周围走动，关闭掉任何还开着的东西。在所有这些完成前，我们不敢接通电源。我们没有消防队，伙计们。”布拉德有点疯狂地笑着。

“明晚我们要举行自由之邦委员会会议，”斯图说，”你可以来解释为什么需要那些人，你会得到想要的人员的。不过你能肯定不会再发生超负荷吗？”

“当然可以肯定。如果没有那么多开着的电器的话，今天的事故根本就不会发生。说到这个，应该有人到博尔德的北边走一趟，看看那里是不是全部烧毁了。”

没有人知道布拉德是不是在开玩笑。原来，那里有几处小的火

情，几乎都是热的电器造成的。由于下着小雨，没有一处火烧起来。关于 1990 年 9 月 1 日，自由之邦的居民所记得的仅仅是那天电力恢复了——尽管只持续了 30 秒钟。

1 小时后，法兰妮骑着脚踏车来到哈罗德家对面的精巧公园。在公园的北部，就在野餐桌的后面，博尔德有一条河在静静地流淌着。清晨的蒙蒙细雨变成了大雾。

她向四周望了望，没有看到拉里，就放下了自行车。她穿过湿漉漉的草地向秋千走去，这时一个声音传了过来，“过来，法兰妮。”

她吓了一跳，朝厕所方向望去，有一会儿感到非常害怕。一个高大的人影站在通向厕所的短过道的阴影里，就在那一刻她想……

那个人影走了出来，是拉里，他穿着一条褪了色的牛仔裤和一件布衬衫。法兰妮松了口气。

“我吓到你了？”他问道。

“有一点，”她坐到秋千上，心跳慢了下来，“我就能看出一个影子，站在那边的黑暗中……”

“对不起，我想这样会安全些，尽管这直视不到哈罗德的房子。我看到你骑着自行车。”

她点了点头说，“嘘，小点声。”

“我把我的车藏到那个小棚子里了。”他指了指游乐场边上的一个没有墙围着的低矮的小棚子。

法兰妮吃力地将车子拖过秋千和滑梯，把它放到了小棚子中。里面的气味真是难闻极了。她想这个地方可能曾是不谙世故的年轻人谈情说爱的场所。地上布满了香烟头和啤酒瓶子，里面的角落里还有一条皱巴巴的短裤。她将车挨着拉里的放好，很快就出去了。在阴影中，她闻到强烈的臭味，实在太容易想象有一个黑衣人，手里拿着一根扭曲的衣架站在身后。

“常驻假日旅店，是不是？”拉里淡淡地说。

“我看不是什么好地方，”法兰妮哆嗦了一下说道，“不论结果如

何，拉里，今晚我想把一切都告诉斯图。”

拉里点了点头。“对，他不仅是委员会成员，还是执法官。”

法兰妮忧虑地望着他。她第一次明白这次探险的结果可能会将哈罗德投入监狱。他们准备偷偷地未经允许地潜入哈罗德的家中搜查一番。

“哦，糟糕。”她说。

“不是太好，是吗？”他也表示赞同，“你想这样算了吗？”

她想了好长一会儿，然后摇了摇头。

“好吧。我认为我们该知道用什么方法。”

“你能肯定他们两个都出去了吗？”

“是的。今天早上我看到哈罗德开着丧葬委员会的卡车出去了。电力委员会的成员都被邀请去看试验了。”

“你肯定她也走了？”

“如果她没有走的话简直太可笑了，是不是？”

法兰妮仔细想了想，然后点了点头。“我想会走的。对了，斯图说他们希望能在6日前让城市的大部分地区恢复电力。”

“那将是伟大的一天，”拉里说，想想那该有多好啊——坐在卡拉OK厅或在舞台上，手里拿着一把大吉他加上一个大音箱，把音量开到最大，随便弹些什么，简单激烈的节奏就行。

这时法兰妮说道：“不过我们应该找个借口，以防万一。”

拉里咧着嘴笑道，“如果他们有人回来，我们就说我们正在推销订阅杂志好吗？”

“不行，拉里。”

“如果她在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我们是来告诉她你刚刚讲的有关再次恢复供电的消息好吗？”

法兰妮点了点头说，“这还不错。”

“别开玩笑了，法兰妮。如果我们告诉她我们来是因为耶稣基督刚刚在城市水电站的顶上走来走去，会引起她怀疑。”

“如果她对什么感到有点内疚，她会信的。”

“对，如果她感到内疚。”

“来吧，”法兰妮想了一会说，“我们走吧。”

根本没有找借口的必要。他们用力敲过前后门后，发觉哈罗德的家的确是空的。法兰妮想，这样也好，她越想越觉得编造的借口破绽百出。

“你上次是怎么进去的？”拉里问道。

“从地窖的窗户进去的。”

他们绕到房子的侧面，法兰妮负责把风，而拉里则用力推拉着窗户，没有任何效果。

“或许当时你成功了，”他说，“不过现在窗户锁上了。”

“不会，可能只是卡在哪儿了。让我试试。”

但她的运气也好不到哪去。上次她偷偷进去后，哈罗德已把窗户紧紧地锁死了。

“现在我们怎么办？”她问拉里。

“打碎玻璃。”

“拉里，他会发现的。”

“管他呢。如果他没必要隐藏什么，他会以为这只不过是些小孩干的，打碎了一所空房子的玻璃。它看起来的确像是空的，特别是还把窗帘都放了下来。如果他真的在隐藏什么，这将令他非常担心，那他活该，对吧？”

她有点怀疑，但当他脱下衬衫把拳头和小臂包上时，她并没有阻止。拉里用力击碎了窗户的玻璃，然后将手伸进去找窗栓。

“在这儿，”他打开了窗栓，窗户向里敞开了。拉里跳了进去，又转身帮助法兰妮。“小心，在哈罗德·劳德的地窖中请不要大意。”

他托住她的手臂，慢慢把她放下来。他们一起在娱乐室转了转，发现在台球桌上洒满了小段小段的彩色电线。

“这是什么？”她说着拣起了一段，“先前没有这个。”

他耸了耸肩说：“或许哈罗德正在做一个更好用的老鼠夹子吧。”

桌子下面有一只箱子，他把它拖了出来。箱盖上写着：高级实用步话机，不包括电池。拉里打开了箱子，但箱子的重量已经告诉他那是空的。

“是在做步话机，不是老鼠夹子。”法兰妮说。

“不，这不是配套元件。这样的买来就可以用。或许他正在进行改造。还记得当斯图和哈罗德还有拉尔夫去寻找阿巴盖尔妈妈时，斯图是如何抱怨步话机接收质量的吗？”

她点了点头，但是那一小段一小段的电线仍令她困惑。

拉里把箱子放回到地上，然后说了一句话——后来他认为这是他一生中犯的最严重的错误，“这没什么要紧的，”他说，“我们走吧。”

他们顺着楼梯向上爬，但是这次上面的门锁上了。她看了看他，拉里耸了耸肩。“我们已经走了这么远了，对吗？”

法兰妮点了点头。

拉里用肩膀顶了顶门，以便感觉一下另一面门栓的位置，然后猛地撞了上去。另一面的门栓嘎啦嘎啦地响着，砰的一声，门开了。拉里弯下腰从铺着亚麻油毡的厨房地上拾起门栓。“我可以把它装回去，他根本不会感觉到有什么异样。手边有螺丝刀就行。”

“为什么还要这么费事？他会看到破窗户的。”

“那是。但是如果把门栓重新安到门上，他就……你笑什么？”

“嗯，一定要把门栓装回去。不过你该如何从地窖那边把门栓再划上呢？”

他想了想说，“天啊，我最讨厌自以为是的女人。”他把门栓扔到厨房塑料贴面的台子上。“我们去看看壁炉下面的东西。”

他们走进了昏暗的起居室，法兰妮渐渐开始感到忧虑。上次纳迪娜没有钥匙。这次，如果她回来的话，她就能进屋。如果她真的回来了，她还有拉里将被逮个正着。如果斯图作为执法官的第一个工作就是以破坏和闯入私宅为名逮捕他的女友，那将是一个多么苦涩的笑话啊。

“就是它，是吗？”拉里手指着说。

“对，快点。”

“其实他很可能会把它转移走的。”哈罗德的确这样做了。是纳迪娜又把它放进去的。拉里和法兰妮对此一无所知，拉里将松石板移开，本子就放在空隙里面，写着“账本”字样的金字发出柔和的光芒。法兰妮和拉里都注视着那个本子。屋子里似乎一下子变得更加闷热昏暗起来。

“那么，”拉里说，“我们是欣赏它还是读一下？”

“你来吧，”法兰妮说，“我甚至都不想去碰它。”

拉里把本子从空隙中取出，顺手拂去封面上的白石灰。他随意翻了一下。字迹是用曾风靡一时的牌子派克一类的毛毡尖笔书写的。用这种笔哈罗德可以把字写得很小——这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的笔迹，或许是个有紧迫感的人。本子中没有段落，书页的左右两边仅留下了一丁点空隙，但空隙的大小始终如一，两边直的如同用尺子画出的一般。

“全部读完要花三天的时间，”拉里说着翻向本子的开头。

“停一下，”法兰妮说。她伸过手去向后翻回了几页。这里的字用粗线框框了起来。被框住的部分看起来像是座右铭：

服从命运就是承认一些伟大的力量，天意的力量；顺从天意的行为本身仍旧不可能是更大力量的根源吗？上帝和魔鬼拥有通向灯塔的钥匙；我已艰苦摸索了两个月之久；但他已经把指引航向的责任交给了我们每一个人。

哈罗德·劳德

“对不起，”拉里说，“这话是我说的。你明白吗？”

法兰妮慢慢地摇了摇头。“我想哈罗德是在说服从与领导一样光荣。但作为一个座右铭，我不认为它能替代‘勤俭节约，吃穿不缺’。”

拉里继续向本子的开头部分翻，中间又看到4到5个框起来的座右铭，它们都用大写字母注明是哈罗德写的。

“噢！”拉里说，“看看这个，法兰妮！”

据说骄傲与仇恨是人类的两大罪孽。它们是吗？我认为它们是

人类的至高美德。放弃了骄傲与憎恨就意味着你将为世界的利益而改变自己。表现出骄傲或是憎恨更为高尚；也就是说世界必须为了你的利益而改变。我正在进行伟大的冒险。

哈罗德·劳德

“这是一个神经严重失常的人的作品，”法兰妮说。她感到浑身发冷。

“这与让我们开始卷入这件事的念头是一类的。”拉里赞同道。他迅速地翻到了本子的开头部分。“时间不多了，我们看看它有什么用。”

他们谁也不知道接下来做什么。账本中的东西，他们只看了一些框起来的座右铭，一两个偶尔出现的属于哈罗德特有的错综复杂的句型（似乎像是哈罗德·劳德臆造出来的复合句），但意义都不大。

因此，他们在账本开头看到的话令他们大惊失色。

日记从第一页的顶部写起。上面整洁地标着①。这一页有首行缩进，除了那些框住的座右铭外，这是法兰妮见到的整本中唯一的首一行缩进。他们像唱诗班的孩子一样两人一起捧着账本读了第一句话，法兰妮干涩地小声说“噢!”，她的手轻轻地压到嘴上。

“法兰妮，我们必须带走这本子。”拉里说。

“是……是的。”

“把它给斯图看看。我不知道利奥的话对不对，他们是否站到了黑衣人一边，但最起码，哈罗德精神不正常，非常危险。你也看得出来。”

“是的，”她又说了一遍。她感到浑身软弱无力。这就是日记风波的结局。似乎她早就知道会是这种结果，似乎从她看到那个脏指印的那一刻她就知道了。她必须不断地对自己说不要晕倒，不要晕倒。

“法兰妮？法兰妮？你没事吧？”

拉里的声音仿佛从很远处传来。

哈罗德账本上的第一句话是：在今年这个愉快的夏天，我最大的乐趣将是杀死斯图尔特·雷德曼先生；说不定连她也杀死。

“拉尔夫？拉尔夫 ·布伦特纳，你在家吗？喂，喂，有人在家吗？”

她站在台阶上，注视着房子。院子里没有摩托车，只有几辆自行车靠在一边。拉尔夫要是在家，应该听到她了，但是不能忘了还有个哑巴。这个又聋又哑的家伙。你喊破了嗓子他也不会回答一声，但他却在那里。

纳迪娜将购物袋从一只手交到另一只手，试着推了一下门，发现门没有锁。她迈步进了屋里，外面大雾弥漫。她站到了一个小门厅里。有四节向上的楼梯通向厨房，一排向下的楼梯通向地下室——哈罗德说安德罗斯在那里有自己的房间。纳迪娜满脸堆笑地走下楼梯，脑袋里思索着如果他在那里她应该拿什么当借口。

我进来是因为我想你听不到我在敲门。我们想知道包装那两台烧坏的发电机是否需要倒班。布拉德有没有跟你说过什么？

下面只有两个房间。其中一个是卧室，简单的如同修道士的小屋。另一间是个书房，有一张书桌，一把大椅子，一个废纸篓，一个书橱。书桌上散乱地摆着些纸张，她随便看了看。大部分她看不出什么意思——她想那应该是某次对话中尼克的话（我想如此，但是难道我们不应该问问他是否有更为简单的方法吗？其中一个写道）。其他的似乎是他自己的备忘录、便条和想法。其中有的东西让她想起哈罗德账本中被哈罗德自己戏称为“指引美好生活的路标”的座右铭来。

一个写着：跟格兰讲贸易。我们中有人知道贸易是如何起源的吗？是由于货物缺乏吗？或者市场上一个变化了的角落？技巧。可能是个关键的字眼。如果布拉德 ·基切纳决定以出售代替赠送会怎么样？或者是医生？我们该付给他什么？唔。

另一个写着：社会保障是双向的。

还有一个写着：我们每次讨论完法律后我都要整晚地做关于硕尤的噩梦。亲眼目睹他们死去。目睹奇尔德雷斯将晚餐扔得满屋都是。法律啊，法律，我们该对该死的法律怎么办？处以死刑。现在有一个可笑的想法。布拉德开始供电后，再过多久，别人就会让他安装

一个电椅?

她勉强地将视线从桌上的废纸中移开。浏览一个只会用笔记下思想的人留下来的纸张是件令人着迷的事情(在大学时，她的一个教授常说没有语言的表达，思维的过程永远不会完整。)，但是她下到这里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尼克不在这儿，这里没有人。逗留太久对她没什么好处。

她回到了楼上。哈罗德曾告诉她说，她们可能会在起居室里开会。这是一间大的起居室，地上铺着紫红色的长毛绒厚地毯，一个石头烟囱一直通到房顶的独立式壁炉占去了屋子的首要位置。整个西面的墙是玻璃做的，可以看到整个弗拉蒂龙斯。这使她感到自己如同一只趴在墙上的虫子，整个暴露在外面。她知道玻璃墙的外表面是经碘化处理的，外面的人只能看到镜子般的反射效果，但心理作用还是让她感觉完全暴露在外面。她想快点结束。

在屋子的南边，她找到了要找的东西，一个拉尔夫没有清理干净的大壁橱。衣服挂在最里头，角落里有一堆乱糟糟的鞋子和手套，还有一些只有3英尺高的冬天穿的毛料衣服。

她麻利地将食品和其他东西从购物袋中取了出来。这些都是用来伪装的，只有薄薄的一层。在罐装番茄酱和沙丁鱼下面是装在普泼牌鞋盒子里的炸药和步话机。

“如果我把它放到壁橱里，它还能有用吗?”她出发前曾问道，“外面的墙不会阻碍爆炸吗?”

“纳迪娜，”哈罗德当时答道，“我没有理由认为这个装置会不起作用。如果它启动了的话，它将把整个房子以及周围的东西炸到山上去。你认为他们开会前不会注意哪里，就把它放在哪里。壁橱就很好。外面的墙会被炸成碎片。我相信你的判断力，亲爱的。这将跟过去那个裁缝与苍蝇的民间故事一样。一下炸死7个人。只不过这一次，我们对付的是一伙政治臭虫。”

纳迪娜把鞋和围巾推到一边，垒了一个洞，将鞋盒子放了进去。她将鞋和围巾盖到了上面，然后离开了壁橱。不管怎样，一切就绪。

她迅速离开了房子，没有回头看，试图不理会那个永不沉默的声音。那个声音现在让她回到房子里，拔掉雷管和步话机之间的电线，告诉她在她被这一切逼疯之前放弃行动。因为其实不久的将来等待着她的不就是精神失常吗？距现在可能不到两个星期了！神经错乱不就是合乎逻辑的最终结局吗？

她将装着食品杂物的包放到了摩托车的车筐里，发动起马达。在她骑车离开的整个过程中，那个声音一直在萦绕：你不准备把它留在那里，是不是？你不准备把那枚炸弹留在那里，是不是？

在一个已经死了那么多人的世界里……

她转了一个弯，几乎看不清眼前的路。泪水开始模糊她的双眼。

……最大的罪孽就是夺去一个人的生命。

那里有7条性命。不，还不止，因为委员会将要听取几个小组委员会负责人的报告。

她停在巴塞利街和百老汇街的拐角处，打算调头返回去。她全身在发抖。

她根本无法向哈罗德解释清楚后来发生的一切——事实上，她甚至没有试过。这是即将到来的恐怖的前兆。

她感到黑暗慢慢逼近她的视野。

黑暗如同一个缓慢放下的黑色帷幕随着狂风舞动。有时风特别大，帷幕飞舞得特别起劲，于是她便能够透过帷幕的褶边看到一点亮光，看到一点这个荒废的交叉路口。

黑暗慢慢地吞噬她的视线，不久她便迷失在黑暗中。她什么也看不到，什么也听不到，甚至什么也感觉不到了。纳迪娜的本我，她的思想，飘到了一个如海水，如羊水般的温暖的黑茧中。

她感到他正在慢慢地逼近她。

她想放声尖叫，但嘴里却发不出任何的声音。

渗透：熵。

她不知道这两个词放在一起是什么意思；她只是知道它们是对的。

这与以往她的任何感觉都不同。后来她想用比喻描述这种感觉，但又一个个否定了：

你正在游泳，突然在温暖的水中，你踩到了刺骨冰凉的水里。

你被注射了麻醉药，牙医在给你拔牙。牙被拔了出来，你一点不痛。你将血吐到白色的搪瓷盆中。牙床上出现了一个洞；你被凿了一个洞。你可以把舌头伸到洞中，而一秒钟前你身体的一部分还活在那里。

你盯着镜子中自己的脸。你盯着看了很长时间。5 分钟，10 分钟，15 分钟。眼睛一眨不眨地看。你恐惧地看到脸在改变，变成一张狼脸。你变成连自己都认不出的陌生人，一个涂满橄榄油的德国童话中的幽灵，一个苍白肤色，红眼睛的精神错乱的吸血鬼。

其实这些比喻中哪个都不是，但是有点相同的味道。

黑衣人进入了她的躯体，他是冰冷的。

当纳迪娜睁开双眼时，她第一个念头就是她在地狱里。

地狱是苍白的，与黑衣人的世界相反。她看到了白茫茫的一片虚无。这是白色的地狱，到处都是。

她盯着这团白色（不可能看到里面去），迷茫而痛苦，不知过了多久她才感觉到两腿间的摩托车车架，感觉到有了另一种颜色——绿色出现在视野边缘。

她使劲从呆滞的状态回过神来。她望了望四周。她的嘴角在微微地颤抖；她的双眼呆滞，被恐惧麻痹了。黑衣人已经进入到她的躯体中，弗拉格已经附到了她的身上，他驱走了她的五种感官，现在她只剩下一个躯壳。他控制着她，像一个人驾驶着一辆车。他要把她带到哪去呢？

她的目光扫过那片白色，看到那是一块巨大的电影银幕，背景是雾蒙蒙的天空。拐了个弯，她看到了一个快餐店。店面被刷成了鲜亮的粉红色，前面写着“欢迎来到假日双人房！在今晚的星空下享受娱乐。”

在巴塞利街与百老汇街交汇处黑暗降临到她头上。现在她骑在第 28 号大街上，几乎出了市区快到朗蒙特了。

他还在她的躯体里，深深地扎在她的头脑中，就像贴在地上的凉黏液一样。

她被柱子包围着，钢柱子，像在站岗的哨兵，每根都有 5 英尺高，每根安装有一套扩音装置。柱子的底座铺有砾石，小草和蒲公英从砾石中窜出来，她想“假日双人房”从 6 月中旬以来没有多少住客。所以可以说对此处的娱乐圈而言，这个夏天是死去了。

“我为什么要来这儿？”她小声说。

这只不过是自语；她没有期待答复。所以当有声音答复她时，她从喉咙中发出惊恐的尖叫。

所有的扩音器立刻都从柱子上掉下来，落到了散落着草籽的砾石上。跌落的声响巨大而猛烈——像死尸砸到地上的声音。

“纳迪娜，”那个声音刺耳地叫着，那是‘他’的声音。她大声尖叫起来。她把手抬起来，手掌贴到了耳朵上，但却无法挡住那个巨大的充满可怕快感和欲望的声音。

“纳迪娜，纳迪娜，哦我是多么爱纳迪娜，我的宠物，我的美人？”

“住嘴！”她提高嗓门尖叫着，但与那个巨大的声音相比还是小的可怜。过了一会儿，那声音真的停了。四周一片寂静。落在地上的扩音器在砾石地上望着她，像巨大的昆虫皱皱的眼睛。

纳迪娜的手慢慢地从耳朵上滑下来。

你发疯了，她安慰自己说。这就是全部。紧张的等待……哈罗德的游戏……最后放置炸药……所有这一切最终把你逼到绝境，你已经疯了。或许这样更好。

但她没有发疯，她知道这点。

这比疯了更糟。

似乎为了证明这一点，扩音器又响了起来，声音严肃而谨慎，就像校长通过学校的内部喇叭向一群合伙做了坏事的学生训话一样。“纳迪娜，他们知道。”

“他们知道。”她如鹦鹉学舌般重复着。她不能肯定他们是谁，或者他们知道什么，但她非常清楚这是不可避免的。

“你很愚蠢。上帝喜欢白痴；我不喜欢。”

这些话在傍晚时分响起，传向远方。她的衣服湿漉漉地贴着皮肤，头发稀疏地贴在她苍白的面颊上，她有些发抖。

愚蠢，她想。愚蠢，愚蠢。我知道这个词是什么意思。我想，我想它意味着死亡。

“他们全都知道……除了那个鞋盒子。炸药。”

扩音器。到处都是扩音器，在白色的砾石地面上看着她，从雨中合上了的蒲公英丛中窥视她。

“到日出剧场去。待在那里，直到明天晚上。直到他们开会。然后你和哈罗德才可以过来。到我这里来。”

现在纳迪娜心里充满了单纯而强烈的感激之情。他们很愚蠢……但是他们又得到了一次机会。他们十分重要，以至他亲自干预。很快她将和他在一起……然后她将会发疯，她很清楚这一点，那时一切都无所谓了。

“日出剧场可能太远了，”她说。她的声带受伤了，只能发出沙哑的声音。“可能太远了……”离哪儿太远了？她思索着。噢！噢对了！“离步话机太远了。离信号太远了。”

没有人回答。

砾石地上的扩音器仰望着她，有好几百个。

她扳了一下摩托车的启动器，车发动起来了。回音让她本能地缩了一下头。这种声音听起来像来复枪。她想离开这个可怕的地方，远远地离开那些盯着她的扩音器。

必须离开。

在转弯的时候她失去了平衡。如果是在铺筑的路面上她可以把车控制的很好，但是在松散的石子路面上摩托车的后轮很容易打滑，她狠狠地摔到了地上，嘴唇咬破了，脸颊也受了伤。她爬了起来，眼睛睁得大大的，充满了痛苦，继续骑着车。她全身都在发抖。

现在她骑进了一条巷子里，汽车要进入“免停车”的露天影院就得从这种小巷开进去。检票处就在她前面不远处，看起来像个小收费亭。她准备出去，离开这里。

在她的身后，数百个扩音器一起响了起来，现在这个声音在唱歌，没有曲调的歌声令人恐怖:“我即将见到你……在所有过去熟悉的地方……我的心拥抱……永远……”

纳迪娜用她刚刚变得沙哑的嗓子尖叫着。

接着传来一阵刺耳，可怕的格格笑声，沉闷，没有生气，仿佛要充满整个世界。

“好好干，纳迪娜，”那个声音说道。“好好干，我的心上人，我亲爱的。”

她上了路，调过头来朝博尔德以最快的速度奔驰去，将断断续续的声音和扩音器都抛在了后面……但却永远地记在了心里。

她在汽车站的拐角等着哈罗德。当他看到她时，他的脸呆住了，一下变得惨白。“纳迪娜……”他轻声说。午餐盒从他手上掉了下去，吧嗒一声掉到地上。

“哈罗德，”她说，“他们知道。我们必须……”

“你的头发，纳迪娜，噢我的天啊，你的头发……”他脸上似乎只剩下了眼睛。

“听我说!”

他努力控制住自己。“好吧，怎么了？”

“他们去了你的家，发现了你的本子。他们把本子带走了。”

哈罗德的脸上的表情极其复杂：愤怒，恐惧，羞愧。接着它们一点一点地消失，像从深水中浮起来的可怕的死尸一样，一种僵硬的狞笑浮现在哈罗德的脸上。“谁？是谁干的？”

“我不全清楚，不过没关系。法兰妮·戈德史密斯是其中的一个，这我敢肯定。可能另外还有贝特曼或是安德伍德。我不知道。但他们会来找你，哈罗德。”

“你是怎么知道的？”他粗暴地抓住她的肩膀，想起来她曾将账本放回到壁炉下面。他像晃布娃娃一样地摇着她，但纳迪娜一点都不怕地看着他。在这漫长的一天中，她已经经历了远比哈罗德·劳德更可怕的事情。“你这个婊子，你是怎么知道的？”

“是他告诉我的。”

哈罗德的手放了下来。

“是弗拉格？”他轻声道。“是他告诉你的？他对你说的？他的话让你这样了？”哈罗德的狞笑极其恐怖，像马背上死神的狞笑。

“你在说什么？”

他们站在一家食杂店的旁边。哈罗德又一次抓住她的肩膀，让她转过身去面对玻璃。纳迪娜望着她的影子很久很久。

她的头发变白了。完全白了。没有留下一丝黑发。

噢我多么愿意爱纳迪娜啊。

“来吧，”她说，“我们必须离开城市。”

“现在？”

“天黑以后。现在我们要躲起来，带上路上用的露营具。”

“向西吗？”

“不。明晚以后才向西。”

“也许我不想去任何地方。”哈罗德轻轻地说道。他还在看着她的头发。

她把他的手放到自己的头发上。“太晚了，哈罗德。”她说。

第 58 章

法兰妮和拉里坐在餐桌边斯图和法兰妮的位置上，呷着咖啡。楼下，利奥伸展着四肢躺在他的吉他旁边，那是拉里帮他在欧斯利音像店那儿挑的，一把价值 600 美元的很不错的吉布森吉他，纯手工打磨的樱桃木做的。随后想想，他又给他搞到一个用电池做电源的留声机和约一打的现代民间音乐和勃鲁斯歌曲的唱片。现在露西和他在一起，一曲极逼真地模仿戴夫 · 范 · 龙克的“回流勃鲁斯”缓缓地飘上楼来。

“5 天来阴雨连绵
天空像黑夜一样暗淡……
今夜牛轭湖上
将会有麻烦。”

透过起居室的拱门，法兰妮和拉里能看到斯图坐在他喜爱的安乐椅里，腿上放着打开的哈罗德的账本。现在是晚上 9 点钟，天已经全黑了，他从下午 4 点钟开始就一直那么坐着，晚饭也不吃。法兰妮看他的时候，他把账本又翻过一页。

楼下，利奥刚弹完了“回流勃鲁斯”，接着是片刻的寂静。

“他弹得真棒，不是吗？”法兰妮说。

“比我弹得好，我什么时候也不会弹得那么好。”拉里边说边呷了口咖啡。

楼下突然传来一个熟悉的切音，一段迅疾的节奏从音品上飞出，那并不是一段很标准的勃鲁斯乐段，拉里放下了杯子。利奥的声音随后飞出，那是一种带点讨好的低沉的声音，和着那缓慢但有力的节拍：

“嗨，宝贝，今晚我来到这里

我来不是为了交朋友，不要吵闹，

我只是想让你说你能够，

你说一遍我就会明白，

宝贝，你满意你的男人吗?

他是一个正直的人

宝贝，你满意你的男人吗？”

拉里的咖啡洒了出来。

“哎哟，”法兰妮一边叫一边起身去取抹布。

“我来吧，”他说，“我洒的真不是时候，我想。”

“不用，你坐着吧。”她拿来抹布，动作麻利地擦干了洒在桌上的咖啡。“我记得那个人。那次流感前还是挺强壮的。他肯定娶了城里哪个单身女孩。”

“我想是的。”

“那家伙叫什么？”

“我想不起来了，”拉里说，“流行音乐流行得快，过时得也快。”

“没错，但它确实是不拘形式，”她一边说一边从水槽里捞出抹布拧着。“他怎么能想出这样的话来，真是有趣。”

“那是。”拉里说。

斯图“吧嗒”一声轻轻合上了账本，令拉里感到宽慰的是，法兰妮注视着斯图走进厨房。法兰妮的眼睛首先注意到了斯图腰上挂着的那把枪。自从当上市司法官，他就一直带着它，而且还经常用它来开个玩笑，却笨拙地弄伤了自己。法兰妮一点也不觉得那些玩笑十分有趣。

“怎么了？”拉里问。

斯图的脸色很不好。他把账本放在桌上，坐了下来。法兰妮起身去给他倒咖啡，他用手抓住她的前臂摇了摇头说：“不用了，亲爱的，谢谢。”他茫然若失地望着拉里。“我全读完了，现在头痛得厉害。不习惯一下读这么多的书，上本书我读的是《小船沉没》，描写兔子的故

事。是给我的一个侄子买的。”

他思索着。声音逐渐减弱下来。

“我读过那本书，很棒的书。”拉里说。

“有一窝兔子，”斯图说，“世界上最愚蠢、最怯懦的动物。它们吃得很好，长得又肥又大，并且总呆在一个地方。那儿有什么事不对劲，但没有一只兔子知道到底是哪儿不对劲，看起来它们也不想知道。只是……只是，对，那个农夫……”

拉里说，“他只身离开了那个养兔场，这样当他想要的时候，就可以随时抓一只来放进锅里炖了吃，或者是拿去卖了。不管怎么样，他有属于自己的一个小养兔场。

“对。有这么一只兔子，‘银草’，它还作了一些有关闪亮的铁丝的诗——我猜是农夫用来捕兔子的陷阱，就是农夫常用来捕捉并绞死兔子的陷阱。银草就此作了一些诗。”他慢慢地摇着头，略显疲惫，有些怀疑地说：“这就是哈罗德提醒我的。那只叫银草的兔子。”

“哈罗德是个坏蛋，”法兰妮说。

“对。”斯图点着一根烟，“而且是个危险的家伙。”

“我们应该怎么办？把他抓起来？”

斯图敲着账本。“他和那个混血女人正在计划做些什么，以便他们西行时能受欢迎些。但这本书没说他们打算做什么。”

“书里提到许多他并不太喜欢的人。”拉里说。

“我们要把他抓起来吗？”法兰妮又问。

“我也不知道。我想先和委员会的其他人再商量一下。明天晚上有什么事，拉里？”

“会议将分两部分，公共事务和私人事务。布拉德想讨论一下他的“关电闸小组”的事。阿尔·邦德尔想让法律委员会准备一个初步的汇报。让我们来看看……门诊时间内，乔治·理查德森要在里奇和查德·诺里斯后来到。之后他们要离开，只剩下我们。”

“如果我们让阿尔·邦德尔会后留下来并告诉他有关哈罗德的最新情况，我们能确保他守口如瓶吗？”

“我相信我们能让他守口如瓶。”法兰妮说。

斯图烦躁地说，“要是法官在这儿就好了，我喜欢那个人。”

大家沉默了一会儿，都在想法官今天晚上会在哪儿呢？楼下传来利奥模仿汤姆·拉什演奏的“凯特妹妹”。

“但是如果是阿尔的话，那就把他。我觉得只有两种选择。该死的，我们必须让他们两个都无法活动。但是我又不想把他们关进监狱。”

“那我们还能怎么办呢？”拉里问道。

法兰妮回答道：“放逐他们。”

拉里转脸看着她。斯图眼睛盯着他的香烟，慢慢地点着头。

“只是把他赶走吗？”拉里问道。

“他们两个人都赶走。”斯图回答。

“但是弗拉格会那样对待他们吗？”法兰妮又问。

斯图抬头看着她，“亲爱的，那就不是我们的问题了。”

她点了点头，心里想：噢，哈罗德，我真是不想让事情变成这个样子，永远永远也不希望事情变成这个样子。

“你觉得他们将会干什么？”斯图问。

拉里耸了耸肩：“你必须征求一下委员会的意见，斯图。但是我能想象他们会做什么事。

“什么事？”

“破坏发电厂。想办法暗杀你和法兰妮。我想他们会先做这两件事的。”

法兰妮脸色苍白，神情惊愕。

拉里又说道：“虽然他不可能到这儿来告诉我们，我想他曾经到处找阿巴盖尔妈妈与你还有拉尔夫一起，就是想趁你一个人的时候杀掉你。”

斯图说，“他是有这样的机会的。”

“也许他胆怯了。”

“求你们不要说了，好不好？”法兰妮非常沮丧。

“斯图起身回到起居室里。那儿有一部对讲机，连着一个强力电池。他摆弄了半天才找到了布拉德·基切纳。

“布拉德，你这个狗东西！斯图·雷德曼，你们听着，我看你们今晚要找些人紧盯着那个发电厂？”

“当然，”这是布拉德的声音，“但是究竟为什么？”

“事情有点微妙，布拉德。我从不同的渠道都得知有人可能到那儿捣乱。”

布拉德的回答带些不恭和亵渎。

斯图冲着麦克风点了点头，露出一丝微笑。“我知道你的感受。据我所知，也就是今天或者是明天夜里。然后就会消除的。”

布拉德告诉他，他能毫不费力地从电厂委员会那儿找到 12 个人，而且每个人都会很乐意地阉了那些企图捣乱的家伙。“这事要由里奇·莫法特负责吗？”

“不，不要他负责。听着，我会跟你说的，好吗？”

“好的，斯图，我会让他们盯着的。”

斯图关掉了对讲机，回到厨房里。“你想要多隐蔽就有多隐蔽。你知道吗，这事让人感到害怕？那个光头的老社会学家是对的。如果愿意，我们能把自己推崇得像这儿的国王一样。”

法兰妮抓住他的手。“我想让你们答应我一件事。你们俩。答应我在明天晚上开会时彻底解决这件事，我希望它早点结束。”

拉里点着头。“放逐，对，我从来没想到过这个主意，但是它可能是最好的办法。好，我这就找露西和利奥回家。”

“我们明天见。”斯图说。

“明天见。”拉里也走了出去。

9 月 2 日的黎明，哈罗德站在日出剧场的边上举目远眺。整个城市漆黑一片。在他身后的双人小帐篷里，纳迪娜还在酣睡。那顶帐篷是他们溜出城时和其他一些野营用品一齐带出来的。

我们会回来的，还要驾着马车回来。

但是在他的内心深处，哈罗德对此却有些怀疑。黑暗对他来说不仅仅是黑暗。那个无耻的杂种把他的一切都偷走了——法兰妮，他的自尊，他的账本，现在还有他的希望。他感觉自己正在沉败下去。

风刮得正紧，拂动着他的头发，用来拉紧帐篷的带子上的搭钩在风中前后摆动，发出像机关枪扫射似的“嗒嗒嗒”声。身后，纳迪娜在梦中呻吟着。那是一种令人惊恐的声音。哈罗德想，她一定也像他一样，没准比他更失落。她发出的声音不是一个人在做美梦时会发出的那种声音。

但是我能保持清醒，我能的。如果我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能保持清醒，那就行了，一定能行。

他不知道他们是否已经在那儿了，斯图和他的朋友，包围了他的小屋，是否在等他回家以便能抓住他并把他送进监狱。他将被写进历史书中去——如果让那些拙劣粗俗之人来写书的话——就像自由之邦的第一个监犯一样。迎接艰苦的岁月，被囚禁的雄鹰，雄鹰，毫不退缩。他们将长时间地苦等。他要开始自己的冒险，他还异常清楚地记得纳迪娜把他的手放在她的灰白的头发上说，太晚了，哈罗德，她的眼睛真像是一具死尸的眼睛。

“没关系，”哈罗德低语道，“我们会成功的。”在他四周的黑暗中，9 月的狂风吹得树林呼呼作响。

约 14 个小时之后，在拉尔夫·布伦特纳和尼克·安德罗斯的住所的的起居室里，自由之邦委员会会议在啪啪的敲击中宣布开始了。斯图坐在安乐椅中，用他的啤酒杯的边缘敲击着桌子的一头说：“好了，伙计们，我们最好现在就开始开会。”

格兰和拉里坐在独立壁炉的弧边一侧，背对着壁炉。拉尔夫已经把炉火调得大小适中。尼克，苏珊和拉尔夫坐在长沙发上。尼克手里拿着不可缺少的笔和便笺本。布拉德站在过道上，手里端着一听啤酒，和正在准备苏格兰威士忌的阿尔聊着天。乔治·理查德森和查德·诺里斯坐在有窗的墙边，看着弗拉蒂龙斯山上的落日。

法兰妮两腿交叉坐着，舒服地背靠着厕所的门，两腿中间放着装有哈罗德的账本的皮包。那个厕所就是纳迪娜曾经放炸弹的地方。

“静一静，我说，静一静!”斯图一边喊，一边使劲敲着桌子。“那个录音机能用吗，秃头？”

“很好，”格兰说，“我看你的嘴也很不错，东得克萨斯佬。”

“我就给它上了点油，它用起来还不错，”斯图笑着说。他扫视了一下这间起居室和餐厅连在一起的大房间里散坐着的 11 个人。“我说……我们得到了一笔相当不错的生意，但是首先我想感谢拉尔夫为我们提供了我们头上这间房子，还有酒和点心……”

他现在的确很擅长于此，法兰妮想。她试图判断自从她和哈罗德遇见斯图那天后他变了多少，但却无法判断。她觉得一个人对他身边的人的行为的判断总是太主观。但从她第一次见到他时就知道，他已经有必须主持举行一个 12 人会议的想法……甚至他可能会有直接举行一个由 1000 多人参加的全自由之邦大会的想法。现在看来，他一直有这样的想法。

亲爱的，它使你解脱了，她想。我会为他人而哭泣，但却仍然为你而自豪，深深地爱你……

她稍微移动了动，更紧地靠在厕所的门上。

“首先请我们的客人讲话，”斯图说，“随后我们开一个短小的封闭会议。有反对的没有？”

没有人反对。

“很好，”斯图说，“我想先请布拉德·基切纳讲话，大家要认真听，因为他要在 3 天内让你们的威士忌酒重新出现冰块。

一阵发自内心的掌声不约而同地响起。布拉德一下紧张得脸色通红，他紧了紧领带，走到屋子的中央。他走到一个脚踏凳跟前，站了上去。

”我……非常……高兴……能站在这儿，”布拉德的声音有些颤抖。看上去好像他在其他任何地方都会比在这儿更高兴，即使是在南极对着一群企鹅发表讲话。“这个……啊……”他停了一下，看了看他

的稿子后就活跃起来。“电!”他大声喊道，脸上的表情好像一个人有了什么伟大的发现一样。“我们就要把电接通了，是的。”

他摸索着又看了看稿子，继续往下讲。

“我们有两个发电机，你们知道，一个是因为超载，弄坏了里面的东西。恕我直言，我的意思是没看好。超载，确切地说。嗯……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吧。”

人群发出一阵轻笑，这好像让布拉德不那么紧张了。

“发生这样的事是因为灾难发生时许多人都走了，我们没有打开剩下的发电机以减轻超载。本来我们可以打开其余的发电机以减轻超载的——哪怕是三台或四台就可以——但是那还不能消除火灾的危险。所以我们应该关掉所有能关掉的东西，炉子的喷灯，电闸等所有的东西。实际上，我是这样想的：最快的办法是也许是把没住人的每间房里的保险丝拔掉或是把主电键断开。是吧？现在，当我们准备打开时，我想我们应该采取一些预防因用电起火的措施。我冒昧地检查了东博尔德的消防站，嗯……”

壁炉里的火劈劈啪啪地燃着。事情马上就会好的，法兰妮心里想。最好是哈罗德和纳迪娜已经主动离开。这样问题就解决了，他们也不会再威胁到斯图了。可怜的哈罗德，我真的对不起你，我可怜你，但是我更为你感到担心。除了同情，我更害怕你会再发什么事，我很高兴你的家是空的，你和纳迪娜已经离开。我很高兴你们已经平安地离开了我们。

哈罗德盘着腿坐在一张带有刻画的野餐桌上面，活像一个疯子的禅宗手册里出来的人物，沉思的眼光深远而迷茫。他已经到过那个寒冷而陌生的地方，纳迪娜不能一块去，她也害怕去那儿。他手里拿着一个鞋盒，里面有一对步话机。眼前的山险峭险峻，沟壑中松柏横生。东边数里外——可能有 10 里，也可能有 40 里——陆地逐渐平缓地与美国的中西部融在一起，消失在灰暗的地平线上。夜幕已经在那块土地上降下。在他们身后，太阳已经消失在群山之后，只留下他们

在金色的夕阳中的剪影，而这剪影也会很快变得模糊而消失。

“什么时候？”纳迪娜问。她精神太紧张了，尽管非常沮丧，她还必须去方便。

“很快。”哈罗德说。他的咧嘴笑变成了甜美的微笑，这是一种让她捉摸不透的表情，因为她以前从来没有见他脸上有这种表情。她捉摸了好一会儿。哈罗德看起来很高兴。

委员会以 7 比 0 的投票结果，通过了授权布拉德召集 20 名男女，组建他的“关电闸小组”。拉尔夫·布伦特纳还同意在布拉德打开开关时，把消防站停在博尔德贮水库的两辆老水罐车开到电站。

查德·诺里斯第二个发言。他讲得很平静，双手插在黄斜纹布裤的裤兜里，他讲了丧葬委员会在过去的 3 周中所做的工作。他说他们已经难以置信地埋葬了 25000 具尸体，超过了每星期 8000 具，而且他相信他们现在已经超过了这个数。

“我们很幸运，或是有上帝保佑，”他说，“大批的人离开——这是我所知道的说法——这帮我们做了大部分的工作。在另外一个跟博尔德差不多大的城市里，同样的工作恐怕要一年才能做完。我们估计到 10 月 1 号，将会再有 20000 具罹难者的尸体，我们又得在尸体上跌跌撞撞地走很长一段时间了，但是我想告诉你们我们正在做，而且我想我们不必太担心那些尚未掩埋的尸体会滋生出什么病了。”

法兰妮换了个位置以便能看到窗外落日的余辉。刚才围绕山峰的金色的余辉已经开始消褪，变成了柠檬色，看起来也没有刚才那么壮观了。她心中突然涌起一阵想家的思绪来，而且来得那么突然而势不可挡，让她深陷其中。

差 5 分钟就 8 点了。

如果她不进入丛林，就会把裤子弄湿。她屈身绕过一片灌林丛，而后直起腰来。当她回来时，哈罗德还坐在那张野餐桌上，手里拿着那个步话机，他已经把天线拔了出来。

“哈罗德，”她说。“晚了，已经 8 点多了。”

他冷冷地看了她一眼。“他们会互相拍着后背，在那儿一直呆到半夜的。到时候，我会拉出保险针。你担心吗。”

“什么时候？”

哈罗德露出空洞的微笑。“天一黑下来。”

法兰妮正要打个哈欠，阿尔·邦德尔信心十足地走到斯图身边，法兰妮忍住了。他们看来要开到很晚，她突然很想回到公寓里去，就他们两个人呆在一起。这不仅仅是劳累，也不太像是因为想家。就是突然间不想在这个房子里呆下去。这种情绪没有什么原因，但是它是那么强烈。她想出去。事实上，她希望他们都出去。我已经失去了今晚本该有的美好思绪，她对自己说，怀孕妇女的忧郁，就是这些。

“法律委员会上周开了 4 个会，”阿尔说，“我会尽量简短。我们已经决定的系统是一种法庭。现任成员将由抽签产生，青年男子也可以同样的方法被选……”

“嘘，嘘！”苏珊叫到，伴随着大家的笑声。

阿尔微笑着。“但是，我想补充的是，我觉得这种法庭服务将会比那些被请求的服务更受欢迎。法庭将由 3 个成年人组成——18 岁以上（包括 18 岁）——服务 6 个月。他们将从博尔德的所有成年人中抽签产生。”

拉里摆了摆手。“如果他们自己出了什么事，能被原谅吗？”

阿尔微微皱了皱眉说：“我正要讲这个问题。他们将必须……”

法兰妮不自在地动了动，苏珊·斯特恩冲她使了使眼色。法兰妮没有冲他使眼色。她害怕——而且害怕她自己这种无名的恐惧，如果这种东西可能的话。真不知道这种令人窒息的，像是精神抑郁症一样的思绪是从哪来的？她知道对这种无名的感情，最好是忽略它……起码是在过去。但是汤姆·科伦的恍惚是怎么回事？利奥·罗克威又怎么样呢？

离开这儿，心中那个声音突然喊道。让他们都出去！

但是那个想法太疯狂了。她又挪动了一下，决定不说什么。

“……想被原谅的人将被免职，但我不认为……”

“有人来了。”法兰妮突然说着一下站了起来。

短暂的沉静。所有的人都能听见摩托车顺巴塞利街朝他们加速开来的声音，速度非常快，喇叭嘶鸣。法兰妮心中突然惊恐万分。

“听啊，”她喊道，“你们都听！”

所有人都转脸吃惊而又关切地看着她。

“法兰妮，你……”斯图转脸看着她。

她一下子语噎了。她感到心头被重负所压，让她喘不过气来。“我们必须离开这儿。马上……”

已经是 8 点 25 分了，天空中最后一丝亮光也消失在夜幕中。到时间了，哈罗德微微坐直了一些，把步话机放近口边。他的大拇指轻轻地放在“发送”键上。现在要把他们都炸飞到地狱里去，他只要按下那个键并说一声……

“那是什么？”

纳迪娜的手放在他的胳膊上，用手指着问，这一下分散了他的注意力。远处的山下，盘旋而上的贝森山上，有一串光亮。在周围的一片死寂中，他们隐隐能听到许多摩托车马达的轰鸣声。哈罗德心中掠过一丝不安，但随即又将它抛在了脑后。

“放开手，”他说，“就是它。”

她的手从他的肩上滑落。黑暗中她的脸显出一个苍白的轮廓。哈罗德按下“发送”键。

她不知道是那摩托车的声音，还是她的话让他们行动起来。但是他们行动并不迅速。那种感觉总是在她心上：他们行动得还不够快。

斯图第一个来到门外，摩托车的轰鸣和回声非常大。车灯耀眼，车队穿过架在拉尔夫房子下面干河床上的一座小桥。斯图的手本能地抓住了枪。

纱门开了，他转过身，以为会是法兰妮。结果是拉里。

“出了什么事，斯图？”

“不知道。但是我们最好让他们出来。”

随后车队蜿蜒驶入车道，斯图这才稍微有些放松。他能认出迪克·沃尔曼，那个格林格孩子，特迪·魏查克还有其他几个。现在他能允许自己回想一下他刚才最担心的事情：在耀眼的灯光和轰鸣的马达之后是弗拉格武装的矛头，是一场即将爆发的战斗。

“迪克，”斯图说，“到底怎么回事？”

“阿巴盖尔妈妈！”迪克在摩托车上喊道。越来越多的摩托车塞满了院子，委员会的成员们从房子里鱼贯而出。车灯摇摆，人影像走马灯似地旋转，这一切像是狂欢节上才有的景象。

“什么？”拉里喊道。在他和斯图身后，格兰，拉尔夫，和查德·诺里斯都挤了上来，把拉里和斯图挤到了台阶脚下。

“她已经回来了！”在轰鸣的马达中，迪克不得不扯开嗓门冲他们喊道。“她的情况很糟糕！我们急需一个医生……上帝，我们需要奇迹！”

乔治·理查德森从人群中挤出。“是那个老妇人吗？她在哪儿？”

“医生，快上来！”迪克冲他喊道，“别问什么了！看在上帝的份上，请您快点！”

理查德森跨上车，坐在迪克·沃尔曼身后。迪克来了个急转弯，七拐八拐地穿过院中的摩托车群，往回疾驶而去。

斯图的眼光遇到了拉里的眼光，看起来与他一样的迷惑不解……但是斯图的心头阴云骤起，刹那间一种即将到来的厄运之感吞没了他。

“尼克，快点！快点！”法兰妮一边叫一边抓住他的肩膀。尼克静静地站在起居室的中央，面沉如水，一动也不动。

他不能说话，但突然间他明白了。他明白了。它不知道来自何方，却又来自四面八方。

厕所里有东西。

他对着法兰妮奋力一推。

“尼克……！”

走！！他冲她挥了挥手。

她走了。他回身来到厕所外，拉开门，开始疯狂地撕扯着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心中默默希望现在为时还不太晚。

突然法兰妮来到斯图身边，她面色苍白，惊恐地大张着双眼，一把抓住他。“斯图……尼克还在那儿……有什么东西……什么东西……”

“法兰妮，你在说什么？”

“死！”她冲他尖叫着。“我在说与死有关的东西，尼克还在里面！”

他拨开一堆头巾和手套，手碰到了什么东西。一个鞋盒。他一把抓过来，正在这时，就像恶毒的巫术一样，哈罗德·劳德的声音从里面传了出来。

“尼克怎么了？”斯图抓住她的肩膀问道。

“我们得把他弄出来……斯图……会出事的，可怕的事……”

阿尔·邦德尔嚷到：“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斯图尔特？”

“我不知道。”斯图说。

“斯图，求求你，我们必须把尼克从那儿弄出来！”法兰妮叫着。

正在这时，那房子在他们身后爆炸了。

哈罗德按下了“发送”键，背景静电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死寂。空间，等着他去填补。哈罗德盘腿坐在野餐桌上，振作起了精神。

而后他举起手臂，紧握拳头，伸出一个手指，此时的他就像鲁思婆婆一样，衰老甚至快要完蛋了，指着那个他要炸飞的地方，指着那些捣蛋鬼和臭嘴，让他们永远闭上他们的嘴巴。

他声音不大但却语气坚定地对着步话机讲："我是哈罗德·埃米·劳德。我所做的完全是出于自愿。"

一个蓝白色的闪光回应了"我是"。一束火焰冲向"哈罗德·埃米·劳德"。当他说："我做这些"时，一声沉闷的爆响，就像是在一个罐头盒里爆炸了一个樱桃爆竹，炸响在他们耳边，当他说完："我出于自愿"并把步话机扔在一边时，他的目的达到了，一场大火已经在弗拉格斯塔夫山下燃起。

"破坏者，破坏者，信号收到，完毕，结束。"哈罗德轻声说。

纳迪娜抓住他，就像刚才法兰妮抓住斯图一样。"我们应该确认。我们应该确认已经炸着了他们。"

哈罗德看着她，然后打了个手势，示意她看山下那爆炸的火光。"你觉得会有什么东西能从那里面逃生吗？"

"我……我不……嗯，哈罗德，我……"纳迪娜转过身去，捂着肚子，开始呕吐起来。那是一种发自深处的，持续不断的，痛苦的声音。哈罗德注视着她，温柔又带些轻蔑。

最后她转过身来，喘着气，用一块克里内克斯纸巾擦着嘴。"现在怎么办？""现在我想我们往西走，"哈罗德说，"除非你想到下面去体验一下他们的感想。"

纳迪娜耸了耸肩。

哈罗德从桌上溜下来，当他的脚一触到地面，却因那些钉子而退缩了。

"哈罗德……"她想挨着他，他却抽身躲开了。没有看她一眼，他就开始拆帐篷了。

"我想我们要等到明天……"她有点胆怯了。

"当然，"他嘲弄地说，"这样他们中的 20 或 30 个人就能决定骑着摩托车出来，呈扇形展开来抓我们。你看到过他们对墨索里尼是怎么做的吗？"

她皱了一下眉。哈罗德正把帐篷卷起来，用底部的绳子扎起。

"我们并没有互相接触。这就结束了。这给了弗拉格他想要的。

我们让他的自由之邦委员会毫无用处。他们完蛋了。他们也许能让发电厂运转起来，但是作为一个功能组织，他们已经完蛋了。他会给我一个女人，让你看起来就像一个装土豆的袋子，纳迪娜。而且你……你得到了他。幸福的日子，对吗？”

“哈罗德……求你……”她难受地哭着说。他看到她脸上隐隐的怒气，心中有点后悔。他努力把这种感觉赶出脑海，就像在乡下一个温暖舒适，大家互相都认识的小酒馆一样。那不可改变的谋杀的事实永远留在她心中——这个事实在她的目光中痛苦地闪烁着。但是那又怎么样？它同样也在他的眼中闪烁。

“慢慢习惯它，”哈罗德冷酷地说。他把帐篷扔在车的后座上捆紧。“他们完蛋了，我们也结束了，对那些死于那场灾难的人来说也结束了。上帝离开这儿到天堂钓鱼去了，他要离开很长一段时间。天完全黑下来了。那个黑衣人现在已经坐在司机的位置上。他。那么就要适应它。”

她从喉咙里发出一种尖声的呻吟。

“快点，纳迪娜。这不再是 2 分钟前的选美比赛。帮我把这破东西卷起来。我想在太阳升起来之前赶出 100 英里去。”

过了一会儿，她转身背对着山下的破坏场面——那破坏好像对这样的高度微不足道——帮他把剩下的营具装在他的工具包和她的网兜中。15 分钟之后，他们已经把燃烧的大火抛在了身后，向西疾驶在冷风嗖嗖的黑夜中。

对法兰妮·戈德史密斯来说，那一天简单而毫无痛苦地结束了。她感到有一股热浪从背后袭来，她就飞向了夜空。连她的凉鞋也炸飞了。

完蛋了？她想。她落下来时肩膀着地，重重地摔在地上，但是却感觉不到疼。她正好落在拉尔夫后院底下那条南北走向的沟里。

一把椅子落在她前面，椅子腿上很干净，但座垫却在燃烧着，只是没有火焰，变成了黑乎乎的一团。

完蛋了?

什么东西落在椅子里又滚了下去。什么东西正在滴落。她感到只有在医院里才能体会到的那种恐惧，突然一阵眩晕，她发现那是一只胳膊。

斯图？斯图！发生了什么事?

一阵持续的，刺耳的声音淹没了她，一些物件像下雨一样四处落下，石头。大块的木头。砖头。被炸裂得像蜘蛛网似的玻璃块（拉尔夫的起居室里的书架不是用这些玻璃块做成的吗？）一个摩托车头盔，在它的后面有一个致人死地的可怕的洞。这一切她看得清清楚楚……太清楚了。就在几秒钟前，外面天已经黑了——哦，斯图，天呐，你在哪儿？发生了什么事？尼克？拉里?

人们在尖叫着。那种刺耳的声音持续不断。现在比正午还亮。每一个石子都投下了影子。物品还在她的周围纷纷落下。一块木板在她的面前落下，有一个 6 寸长的钉子钉穿了木板。

……孩子！……

一个念头随后而至，一种不祥的预感又重新出现了：哈罗德干的，哈罗德干，哈罗德……

什么东西打在她的头上，脖子上，背上。一个巨大的东西压在她身上，就像一个加了垫子的棺材。

噢，天呐，噢，孩子……

黑暗已经把她彻底击溃到不知什么地方了，即使那个黑衣人也无法再跟随她。

第 59 章

鸟叫声。

她能听到鸟叫声。

法兰妮躺在黑暗中，听鸟叫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来才认识到那黑暗并不是真的黑暗。它是淡红色的，活动的，平静的。这使她想起了她的童年。星期六的早上，不用上学，也不去教堂，可以睡个懒觉。那天可以随便睡到什么时候。可以闭上眼睛躺着，眼睛只看到一片红色的黑暗，那是从眼皮中的毛细血管网的微妙的屏幕中漏过来的星期日的阳光。你可以倾听鸟儿们在外面的老橡树上歌唱，没准还能闻到大海的咸味，因为你的名字叫法兰妮 · 戈德史密斯，你是一个 11 岁的女孩，正是奥甘奎特一个星期天的早上……

小鸟。她能听到小鸟的歌唱。

但是这儿不是奥甘奎特；这儿是

（博尔德）

她就在这红色的黑暗中尽情回忆了好长一段时间，突然间，她想起了爆炸。

（？ 爆炸？ ）

（！ 斯图！）

她的眼睛一闪，一下子睁开了。心中一股突然袭来的恐惧。“斯图！”

斯图正坐在她的床边，一块干净的白绷带缠在他的一只前臂上。在一侧的面颊上，有一块结了痂的非常难看的伤口，有一片头发也烧没了，但是这是斯图，他还活着，和她在一起。她睁开双眼，他的表情一下子放松了许多，“法兰妮。苍天有眼。”

“孩子。”她说。她干渴的喉咙里发出一声低语。

他看上去很茫然，无名的恐惧又溜进了她的冰冷而麻木的身体。

“孩子，”她努力从她沙哑的喉咙里挤出话几个字。“我是不是失去了我的孩子？”

他的脸上露出理解的神情。他用没有受伤的那只胳膊紧紧抱着她。“没有，法兰妮，没有，你没有失去孩子。”

她哭了，滚烫的泪珠顺着她的脸颊淌了下来，她也热烈地拥抱着他，全然不顾每一块肌肉都要疼得哭出来。她抱着他。将来是以后的事。现在她最需要的就是呆在这沐浴在阳光中的房子里。

鸟鸣声从打开的窗子飞进屋来。

过了一会儿，她说，“告诉我，事情有多糟？”

他脸色显得很痛苦，不太想告诉她。“法兰妮……”

“尼克？”她低语着。她干咽了一下，喉咙里发出轻微的响声。“我看见一只胳膊，一只断臂……”

“最好等一等……”

“不。我必须知道。事情有多糟？”

“死了 7 个人，”他用低沉而嘶哑的声音说。“我们还算幸运，我算计了一下。不然可能会更糟。”

“谁，斯图尔特？”

他笨拙地抓住她的手。“尼克是他们中的一个，亲爱的。有一块窗玻璃，我猜是——你知道，那种碘化玻璃——它……它……”他停了一会儿，低头看着他的手，重又抬起头来看着她。”他……我们能认出他来……根据特别的伤疤……”他转过身去，停了好一会儿。法兰妮发出一声刺耳的叹息。

当他能继续讲话时，斯图接着说，“还有苏珊。苏珊，爆炸时她还在里面。”

“那……好像不太可能，是吧？”法兰妮说。她只觉得一阵眩晕和麻木，心中一片迷茫。

“是真的。”

“还有谁？”

“查德·诺里斯，”他说，法兰妮又发出一声刺耳的叹息。一滴泪珠从她的眼角滑落；她神情木然地擦去了泪水。

“他们是呆在里面的3个。有点像奇迹。布拉德说那里肯定有八九个炸弹连在厕所里。尼克，他几乎……我想到他可能正好把手放在那个鞋盒上……”

“不要……”她说，“……无法知道。”

另外四个是骑摩托车从城里来的人——安德烈亚、迪安、戴尔还有一个名叫帕特的年轻女孩。

斯图没有告诉法兰妮，帕特，就是那个教利奥长笛的女孩，被格兰·贝特曼的录音机击中，旋转的录音机几乎把她头打掉。

法兰妮点了点头，这一下弄疼了脖子。当她移动身体，哪怕是稍微动一下，整个背部就钻心地疼。

有 20 人在爆炸中受了伤，其中的一个，就是丧葬委员会的特迪·魏查克，已经没有康复的机会了。另外还有两个情况危急。一个名叫勒维斯的人失去了一只眼睛。拉尔夫·布伦特纳失去了左手第三、第四个手指。

“我伤得怎么样？”法兰妮问他。

“你吗，你的颈部扭伤，还有背部扭伤，另外脚也骨折了，”斯图说。“这是乔治·理查德森告诉我的。爆炸把你从院子这头扔到了院子那头。那个沙发落下来，砸伤了你的背和脚。”

“沙发？”

“你不记得了？”

“我记得有一个像棺材一样的东西……一个加了垫子的棺材……”

“那就是那个沙发。我把它从你身上拉开了。我猜我当时肯定是疯狂暴怒……简直是歇斯底里。拉里上来要帮我，我照他嘴上就是一拳。我当时就是那么混。”她摸了摸他的脸颊，他把手放在她的手上。“我想你肯定死了。我记得我还想过，如果你死不，我不知道该怎么

办。我想我会发疯的。”

“我爱你。”她说。

他抱着她——轻轻地，因为她那受伤的背——他们就这样相拥着过了好一会儿。

“哈罗德？”最后她说。

“还有纳迪娜·克罗斯，”他同意她的想法，“他们害了我们。他们害得我们好苦。但是除了想破坏的地方外，他们没有破坏附近的任何地方。如果我们能在他们向西逃得不太远之前抓住他们……”他把那双伤痕累累、结满血痂的双手伸到身前，猛然“啪”地一合，关节砰然作响，连手腕中的筋腱都跳了起来。他突然冷冷地咧嘴一笑，让法兰妮差点打个哆嗦。这个冷笑太熟悉了。

“别那么笑，”她说，“永远别那么笑。”

他收敛了冷笑。“大家从天亮起就到山上四处搜索他们了，”他的脸上没有了笑容，继续说。“我想大家找不到他们。我告诉他们，无论如何不要向博尔德以西走出 50 里以上，我想哈罗德聪明至极，肯定能让他们追出 50 里之外。但我们知道他们是怎么引爆炸弹的。他们把炸弹连在一个步话机上……”

法兰妮开始喘气了，斯图关心地看着她。

“怎么了，宝贝，是你的背又疼了吗？”

“不是。”她一下明白了斯图说炸弹爆炸时尼克把手放在鞋盒上是什么意思。她一下子明白了所有的事。她语调缓慢地告诉他那些放在书桌下的那些铁丝头和步话机盒子的事。“如果我们把整个房间都检查一下，而不是只看他那该死的蓝皮书的话，我们或许能找到炸弹，”她断断续续哽噎着说。“尼克和苏珊就不……不……不会死……”

他抓住她。“拉里今天早上看起来那么消沉，是不是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呢？我还想是因为我打了他一拳呢。法兰妮，我们怎么能知道呢，嗯？我们怎么可能知道呢？”

“我们应该知道！我们应该知道的！”她把脸埋在他烧得黑乎乎的

肩膀上，热泪滚滚。病床是电动的，无法摇起，他只好艰难地俯身抱着她。

“我不想让你责备你自己，法兰妮。事情已经发生了。我告诉你，任何人都没有办法——除非一个排雷班的侦探才可能——由一些铁丝头和一个空盒子发现什么东西。如果他们在周围放一些炸药和雷管，那问题可就不一样了。但是他们没有。我不会责备你，自由之邦里其他人也不会责备你。”

在他说这些话的时候，在她的脑海中，有两件事在迟缓地联系在一起。

他们是里面仅有的三个人……就像是奇迹。

阿巴盖尔妈妈……她回来了……噢，她的情况很糟糕……我们需要奇迹！

她忍着丝丝的疼痛，努力坐直一些，这样能看到斯图的脸。“阿巴盖尔妈妈，”她说，“如果他们不来告诉我们，爆炸的时候我们会全呆在房子里的……”

“简直是奇迹，”斯图重复着，“是她救了我们的命。虽然她……”他沉默了。

“斯图？”

“她回来了，救了我们，法兰妮。她救了我们的命。”

“她死了吗？”法兰妮紧握住他的手问道，“斯图，她也死了吗？”

“她大概 8 点 15 分回到城里。拉里·安德伍德的儿子拉着她的手。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你知道他一激动就那样，但他把她带到了露西那儿。她就这样倒下了。”斯图摇着头，“天啊，她从来也没有走那么快过……她是吃了什么还是做了什么……我会告诉你一些事，法兰妮。世界上还有好多——这个世界之外还有——比我原来在阿内特曾经想到过的多多了。我觉得女人的直觉很强，一直是这样。”

她闭上了眼。“她死了，是吗？在夜里。她赶回来，却死在了这里。”

“她还没有死。她可能会死，乔治·理查德森说她可能没有多少时间了，但她现在还活着。”他直直地看着她。“我担心。她回来救了

我们，但是我担心她，我担心她为什么会回来。”

“你说的是什么意思，斯图？阿巴盖尔妈妈永远不会伤害……”

“阿巴盖尔妈妈做了上帝让她做的事，”他严峻地说，“但是同一个上帝谋杀了他自己的孩子，或者我听说是这样。”

“斯图！”

他眼中的怒火熄灭了。“我不知道她为什么回来，或许她只是有什么事忘了告诉我们。我不知道。也许她不会再恢复知觉，就这么去了。乔治说这极有可能。但是我不知道那爆炸……还有尼克的死……还有她回来……这事把全城都弄迷糊了。他们都在谈论“他”。他们知道是哈罗德放置了炸弹，但是他们认为是“他”让哈罗德那么做的。见鬼，我也是这么想的。还有好多人说弗拉格要对阿巴盖尔妈妈回来负责。我不知道。好像我什么都不知道，但是我感到害怕。好像这事就要这么糟糕地结束了。我以前从来没有这种感觉，但是我现在有。”

“但是我们，”她几乎是恳求地对他说，“我们和孩子也在那儿，不是吗？”好长一段时间，他没有回答。她想他不会回答的。后来他说，“是的。但是多长时间？”

9 月 3 日傍晚的时候，人们开始沿着泰伯梅萨车道缓慢地，几乎是漫无目的地走向拉里和露西的房子。有的是一个人，也有的三三两两。他们坐在房子前面的台阶上，那些房子的门上刻有哈罗德的“×”形标记。他们坐在路缘上，坐在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夏天之后已经变得枯黄的草地上。他们不时地低声说两句。还有的抽着香烟或烟斗。布拉德·基切纳也在那儿，一只胳膊上缠着厚厚的绷带，用一根吊带吊着。坎迪·琼斯和里奇·莫法特也在那儿，里奇·莫法特背着一个报童的邮包。诺曼·克罗格和汤姆·格林格坐在一起，他挽着衬衣袖子，露出因日光灼伤而带有斑点的肌肉。他儿子的衣袖也像他一样挽着。哈里和桑迪握着手坐在一块毯子上。迪克、奇普和 16 岁的托尼坐在离拉里的房子有一半距离的一个过道里，交替喝着一瓶加拿大“俱乐部”啤酒和热的七喜。帕蒂·克罗格和雷莉·哈米特坐在一块

儿。他们中间放了一个野餐食品篮，里面装得满满的，但他们却只是一小口一小口地吃着。晚上 8 点钟的时候，街上已经站满了人，都注视着那个房子。房子的前面停着拉里的自行车，旁边是乔治·理查德森的摩托车。

拉里从卧室的窗户里注视着他们。在他身后，阿巴盖尔妈妈昏迷着躺在露西的床上。她身上发出的那种干燥而难闻的气味直冲鼻子，让他感到恶心——他很讨厌这种感觉——但却不愿走开。他这是出于一种赎罪感，因为当尼克和苏珊死的时候，他却逃脱了。他听到身后有低低的声响，那是床边的报死窃蠹。乔治还要到医院去检查其他病人。现在只有 16 个人了。3 个人已经出院了。特迪·魏查克死了。

拉里自己毫发无损。

又是他保全了性命，而他身旁的其他人都死了。爆炸把他掀起来，飞过车道，落在一个花坛里，但他却一点儿也没划伤。尼克死了，苏珊死了，但他拉里·安德伍德却连伤也没伤着。

里面外面都是尸虫，连通往这些房子的路上也是。最少有 600 只。哈罗德，你应该再拿一打手雷回来结束你的工作，哈罗德。他已经沿着哈罗德走过的路一直追到郊外，还根据一些糖纸的痕迹和他们其他的即兴创作搜寻。为了让韦尔斯重新通上煤气，他差点丢了手指。哈罗德发现了活塞的出口，只用了一个活水弯管。哈罗德是那些建议各委员会成员数根据人口数比例确定的人之一。他还建议接受专门委员会。聪明的哈罗德，哈罗德和他的账本，哈罗德和他的咧嘴一笑。

斯图的说法能够令人满意，那就是没有人能知道哈罗德和纳迪娜在书桌底下用一些金属丝头能做什么。但对拉里来说，这样的推理不能成立。他以前见过哈罗德的聪明的即兴创造。有一次，他在一个高 20 米的粮仓的顶上写下一些字。他应该作出一些猜想。安德伍德侦探在根据糖纸侦察方面很伟大，但是在侦察炸弹方面却不怎么行。实际上，安德伍德是一个十足的笨蛋。

拉里，如果你知道……

是纳迪娜的声音。

如果你喜欢，我愿意拜倒在你面前。

还有一个机会能够避免这次谋杀和破坏……一次他永远也不能告诉别人的机会。当时这是不是真的在计划之中？有可能。如果没有炸弹和步话机连在一起的细节，至少也有一个整体的计划。

弗拉格的计划。

是的——背景中总有弗拉格，黑暗中操纵木偶的人，把绳子拴在哈罗德，纳迪娜和查理·英彭宁身上，天知道还有多少人。自由之邦的人巴不得亲眼目睹哈罗德被处死，但是这些是弗拉格干的……还有纳迪娜。还有，如果不是弗拉格，又是谁把她送给了哈罗德？在她到哈罗德那儿之前，她来拉里这儿，但是他把她打发走了。

他怎么能肯定呢？他对露西负有责任。那是最重要的，不是因为她，而是因为他——他觉得只要再有一两次交锋，就可以永远打掉他的男子气。于是他把她打发走了，他想弗拉格肯定对前一天夜里的工作非常得意……如果弗拉格是他的真实姓名的话。噢，斯图还活着，他能为委员会说话——他是永远不会为尼克说话的。格兰还活着，拉里把他当成委员会意见的代言人，但是尼克曾经是委员会的核心，还有苏珊和法兰妮，是委员会的道义的代表。是的，他痛苦地想，一切的一切，那晚上的爆炸干得可真不错。如果哈罗德和纳迪娜到那里的话，他应该好好地奖赏他们一下。

他的目光从窗户上转过来，感到额头后面一阵隐隐的抽痛。理查德森在给阿巴盖尔测脉搏。劳里抚弄着 T 形支架上的点滴药瓶。迪克·埃利斯站在一旁，露西在门边看着拉里。

“她怎么样？”拉里问乔治。

“还是那样。”理查德森说。

“她能熬过今天晚上吗？”

“我不知道，拉里。”

床上的女人简直就是一具被松弛的灰白的皮肤裹着的骷髅。她好像分不出性别来。头发已经快掉光了；她的乳房已经没有了：嘴被

器具撑着，从里面发出刺耳的呼吸声。对拉里来说，她看上去就像是照片上的墨西哥尤卡坦州的干尸——没有腐烂却已干枯；而且看不出来年龄。

对，她现在就是这样，不是妈妈，而是一具干尸，只有嘴里还在发出的刺耳的呼吸声，就像是一阵微风吹过干草茬发出的声音。她怎么还算是活着的呢？

拉里这么想着……上帝还会让她活过来吗？为什么呢？这是一个玩笑，一个天大的玩笑。乔治说他听说过相似的事情，但绝不会是这么典型，他自己也从来没想到会遇上这样的事。她有点……像在吞噬自己。她的身体在因营养不良而垮掉之前一直在运转。她在捣毁她身体的一部分以获取营养。是露西把她放到床上的，露西低声神秘地告诉他，她好像还没有一个小孩的盒子风筝重呢，盒子风筝可是一阵小风就能把它永远地吹没影儿的。

露西从门边的角落里说出一句话来，让所有的人都吃了一惊："她有什么话要说。"

劳里不太肯定地说："她还处于严重昏迷状态下呢，露西……她连醒过来的机会都……"

"她回来告诉我们什么事。在她告诉我们之前上帝不会让她走的。"

"但是她会告诉我们什么呢，露西？"迪克问她。

"我不知道，"露西说，"但是我害怕听到它。我知道的。临终前这段时间不会结束，它刚刚开始。这就是我所害怕的。"

乔治·理查德森打破了接之而来的长时间的沉默。"我得到医院去了。劳里，迪克，我需要你们两个。"

你不会把这具干尸单独留给我们吧？拉里差点问出来，他闭了闭嘴，终于没有问。

他们三个走向门口，露西拿了他们的外衣。今天夜里的气温怕还不到 60 度，穿着衬衣骑车很不舒服。

"我们能为她做点什么呢？"拉里静静地问乔治。

“露西会打点滴，”乔治说，“别的没有什么。你看……”他的声音逐渐减弱下去。他们当然都看见了。它不就在床上吗？

“晚安，拉里，露西，”迪克说。

他们走了出去。拉里又回到窗口。外边的人都站起来注视着。她还活着吗？是死了？还是正处于弥留之际？或许被上帝的法力救活了？她说了什么没有？

露西用一只胳膊抱住了他的腰，把他吓得轻轻跳了一下。“我爱你。”她说。他摸索着抓她。他低下头，无助地颤抖着。

“我爱你，”她沉静地说，“事情会好的。别忍着了，您想怎么样就发泄出来吧，拉里。”

他哭了。眼泪像豆子一样滚烫而坚硬。“露西……”

“嘘。”她光滑的双手在他脖子后面抚摸着。

“噢，露西，天呐，这一切是怎么了？”他靠着她的脖子哭出了声，她也紧紧地抱着他，却不知道，不知道在他们身后，阿巴盖尔妈妈在艰难地喘着气，在深深的昏迷中坚持着。

乔治开车缓缓地驶过街道，一遍一遍地传递着这样的信息：是的，还活着。医学诊断和预言是不准确的。不，她什么也没说，看来也不会说什么。你们同样也可以回家了。如果有什么事发生，你们会听说的。

到街拐角的时候，他们加速拐向医院。摩托车排气管发出的爆裂声在房屋之间不停地回荡，减弱，最后消失。

人们并没有回家。他们还站在街上，往他们的谈话中补充着新的内容，揣摩着乔治说过的每句话。诊断预言，那是什么意思？昏迷。脑死亡。如果她的脑子死了，就是这个意思。想让一个脑死亡的人说话，倒还不如去让一罐豌豆说话呢。单从情理上来说，倒是有可能，但是事情现在好像很难再合乎情理了，不是吗？

他们又坐了下来。夜幕降临了。那个老女人躺着的屋子里的灯亮了起来。他们今夜又要很晚回家，又要辗转反侧，难以入睡。

谈话又不情愿地转到了那个黑衣人身上。如果阿巴盖尔死了，他是不是会变得更强大呢？

你说的是什么意思，“没必要”？

我认为他纯粹是个魔鬼。

我想他是个反基督教者。我们是按照《启示录》生活的……你怎么能怀疑它呢？“那 7 个小瓶已经打开……”对我来说像是多余的事一样。

啊，胡说八道，人们说希特勒是一个反基督教者。如果那些梦想复原的话，我会自杀的。对我来说，就像在一个地铁站，而他是收票员，只有我看不到他的脸。我恐惧万分，我跑进地铁通道。我能听到他在后面追我，并且抓住了我。

对我来说，我正要到地窖里取一罐腌西瓜片，看到一个人正站在火炉边……只是一个模糊的身影。我知道那就是他。

蟋蟀开始唧唧地叫了起来。天空繁星满天。人们无聊地谈着空气中的凉意。喝酒的人们已经醉醺醺了。黑暗中，只有烟斗和香烟在闪烁。

我听到电厂的人们一直往前去，把东西都关了。

祝愿他们。如果不是他们这么快送来光和热，我们会有许多的麻烦。

黑暗中看不到脸，只听到窃窃私语声。

我想这个冬天我们还是安全的。我很有把握。他过不了那些关口。那儿也堆满了汽车和积雪。但是到了春天……

假如他搞到了些原子弹？

该死的原子弹，但是如果他有很少的可恶的中子炸弹呢？或是萨利那 7 个小瓶中的另外 6 个呢？

或者飞机？

怎么办呢？

我不知道。

他妈的，如果我知道。

他妈的，没有一条线索。

挖个坑，跳进去把自己埋起来。

大约 10 点钟的时候，斯图 · 雷德曼，格兰 · 贝特曼和拉尔夫 · 布伦特纳来到他们中间，一边小声地说着话，一边发着传单，告诉他们转告今天晚上不在这儿的人。格兰走路有点瘸，那是因为爆炸时一块炉盘飞过来，从他右边小腿上削掉了一小块肉。油印的传单上写着：自由之邦会议　* 穆星格礼堂　* 9 月 4 日　* 下午 8：00。

这看起来好像是要离开的信号。人们在黑暗中默默地离去。大多数人拿着传单，但也有少数人把它揉成一团扔掉了。所有的人都回去睡了。

睡眠间或还要做梦。

第二天晚上，当斯图召集会议时，旁听席已经坐满了人，但是却非常安静。拉里，拉尔夫，和格兰坐在他旁边。法兰妮也想起床，但是她的背仍然疼得厉害。拉尔夫并不在意那令人厌恶的讽刺，用步话机把会议的情况转给她。

“有一些事情需要我们讨论一下。”斯图用一种平静的，故意轻描淡写的口气说。他的声音虽然只经过稍微地放大，但在安静的大厅里却听得很清楚。“我想这里没有人不知道这次爆炸，没有人不知道尼克、苏珊和其他人死于这次爆炸，也没有人不知道阿巴盖尔妈妈回来了。我们要讲这些事情，但我们想先告诉大家一些好消息。想让你们听一听布拉德 · 基切纳对此事的说法。布拉德?

布拉德走向讲台，这次他不像前一次那么紧张了，大家发出一阵无精打采的掌声。他转过身面对着大家，双手握着讲桌，简单地说：“我们明天要把电接通了。”这次的掌声大多了。布拉德举起双手，但是掌声却一浪高似一浪。掌声持续了 30 多秒。斯图后来对法兰妮说，如果没有过去两天的事情，布拉德没准会像一个在冠军赛的最后 30 秒里触地得分而获胜的前卫那样，被大家从讲台上拖下来，扛在肩膀上绕着大厅走上几圈。现在离夏天结束那么近，从某种意义上说，他

过去就是那样。

掌声最后平息了下去。

“我们将在中午通电，我希望你们都在家里作好准备。准备什么呢？四件事。现在仔细听，这很重要。第一，关掉各自家里的不用的每一盏电灯和其他电器；第二，把你们周围没人住的房子电器都关掉；第三，如果你们闻到有煤气味，请顺着气味查找并关掉任何开着的设备；第四，如果你们听到火灾报警，请找到声音的源头……但是去找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头脑清醒。让我们不要再因为摩托车车祸而把脖子折断。好了……有什么问题吗？”

有几个人问问题，他们都是核实布拉德最初的几点。他很有耐心地一一回答，唯一表现出来的紧张是把他那本黑笔记本不停地在手里折来折去。

当大家没有什么问题要提问时，布拉德说：“我要感谢竭尽全力让我们重新运转的人们。我还想提醒权力委员会，它还没有被解散。在丹佛和我们这儿，还会有断线，断电和缺油。我希望你们能够继续支持。格兰·贝特曼先生说到下雪时，或许到明年春天，我们这儿可能会有 10000 人。在朗蒙特和丹佛的电站必须在明年联网……”

“如果那个强硬的家伙随心所欲地捣乱呢！”大厅后排响起一个沙哑的声音。

接下来是一片死寂。布拉德站在那儿，双手死死地抓着讲桌，脸像浆糊一样白。他没法收场了，斯图心里想。布拉德没有接着讲下去，他的声音令人吃惊地平和：

“无论谁这么说，我的工作是电力。但我想我会在那些人离我们而去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呆在这里。如果我不这么想，我大概会在他旁边缠发电机了，谁他妈在乎他呢？”

布拉德从讲台上走下来，有人大声叫到：“你说的对极了！”

这次掌声爆起，几近疯狂。但是有一点令斯图不太喜欢。他必须用小木槌使劲敲了好长时间桌子才能控制住会议。

“议程的第二个议题是……”

“去你的议程吧!”一个年轻女人尖叫着说,“说说黑衣人吧! 让我们说说弗拉格吧! 我说,时间已经拖得太久了!”

一片赞同的吼声。有人大喊:“乱套了!”反对的人对年轻女人的用词唠唠叨叨。也有人站在一旁咕咕哝哝地说着什么。

斯图用木槌敲桌上的木块时太使劲了,槌头从他的槌柄上飞了出去。“这儿是在开会!”他喊着,“你们会有机会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但是现在我是在主持会议,我想要……有点……秩序!”他把最后那个词喊得那么响,回声在大厅里像回飞镖一样回荡,人们最后静了下来。

“好了,”斯图说,他有意压低了声音,平静地说,“下面一件事是向你们汇报 9 月 2 日夜里在拉尔夫那儿发生的事,我想既然我是大家选出的法律强制执行官,这件事应该由我来讲。”

他们又安静下来,但就像刚才布拉德最后的话所引起的掌声一样,这也不是斯图喜欢的安静。他们身体前倾,目光专注,脸上都是渴望的表情。这倒让他感到焦虑和疑惑,好像自由之邦在过去的 48 小时里已经彻底变了样,而他却不知道它变成了什么样子。这使他又重新体会到当他试图从斯托文顿救灾中心中找到出路时的那种感觉——一只被一个无形的蛛网困住,正在苦苦挣扎的苍蝇。外面有那么多他不认识的脸庞,那么多陌生人……

但是现在没有时间来考虑它。

他简单描述了爆炸前的情况,省去了法兰妮在最后一分钟的预感;在当前的情绪中,他们需要的不是这些。

“昨天早上,布拉德,拉尔夫和我在废墟中搜索了 3 个多小时。我们发现好像是一个炸弹和一个步话机相连。看起来这个炸弹是被放在起居室或者是厕所里的。比尔·斯坎伦和特德·弗兰普顿在日出剧院也发现另外一个步话机,我们猜想炸弹是从那儿引爆的。它……”

“猜想,妈的!”特德·弗兰普顿在第三排喊到。“就是那个无耻的劳德和他的小婊子!”

一阵不安的私语声在房中响起。

这就是那些好人吗？他们对尼克，苏珊，查德和其他的人毫不关心，他们就像是一群喜欢私刑的暴徒，他们所关心的只是抓住哈罗德和纳迪娜，绞死他们……像是对那个黑衣人所施的诅咒。

他恰巧碰上了格兰的眼光；格兰对他带点挖苦地微微耸了耸肩。

"如果再有一个人在下面喊叫而没被认出来的话，我将宣布休会，你们可以互相讨论。"斯图说。"这不是讨论或是闲聊天。如果我们不遵守规则，我们坐在这有什么必要？"特德·弗兰普顿从下面愤怒地瞪着他，斯图也从上面瞪着他。就这样过了一会儿，特德垂下了眼睛。

"我们怀疑哈罗德·劳德和纳迪娜·克罗斯。我们有一些有力的证据，一些与当时的环境非常相符的证据。但是还没有真正的铁证来证明他们的罪恶，我希望你们要心中有数。"

一阵低沉的私语像漩涡一样打了个漩，随即消失了。

"我说那些话的意思是想对大家说，"斯图继续说，"如果他们再出现在区内，我希望大家把他们带到我这儿来。我会把他们锁起来，阿尔·邦德尔将负责审判他们……审判意味着他们将陈述他们的立场，如果他们有的话。我们……我们要做这儿的好人，我想我们知道那些坏蛋在哪儿。做好人就是说我们要文明地对待此事。"

他满怀希望地看着他们，但是看到的只是不解的忿恨。斯图尔特·雷德曼目睹了他的两个最好的朋友死于非命，他们的眼睛说，而现在，他在这儿大声谈论那些罪魁祸首。

"这事是值得你们去干的，"他说，"但是这件事现在干得不错。我现在告诉你们这件事会干好的。"

人们的眼睛死死地盯着他，有 1000 多双，他能理解那些目光之后的想法：你到底在说些什么？他们跑了。跑到西边去了。你的意思好像他们是到森林里看鸟去了，过两天就回来。

他倒了杯水，喝了两口，润润干渴的喉咙。开水平淡无味，他扮了个怪相。"不管怎样，这是我们对这件事的立场，"他有气无力地说。

“下面，我想我们要重新补齐委员会成员。我们今天晚上不进行此事，但是你们应该考虑考虑你们希望谁……”下面举起了一只手，斯图用手指着说：“向前走，让大家看看你是谁。”

“我是谢尔登·琼斯，”一个穿方格羊毛衫的大个子说。“我们为什么不今天晚上就选出两个新的来？我提特德·弗兰普顿。”

“嗨，我同意！”比尔·斯坎伦喊到。“太好了！”

特德·弗兰普顿拍了两下手，又在头顶挥了挥以平息大家的掌声。一种绝望而不知所措的感情又一次悄然爬上斯图的心头。他们会让特德·弗兰普顿来顶尼克·安德罗斯的位置吗？这简直像是一个恶意的玩笑。特德在权力委员会里试过，发现那里的工作太繁重了。他又到了法律委员会，那里看起来好像更适合他，尽管查德曾经告诉过斯图，特德是那种能把喝杯咖啡的时间拖成为吃顿中午饭时间，把吃顿中午饭的时间拖成半天假期的人。他在昨天搜寻哈罗德和纳迪娜时动作很快，也许因为它能提供一次变化的机会。而且他和比尔·斯坎伦纯粹出于运气地在日出剧场踩着了那个步话机（公正地说，他也承认这一点）。但是在此之后，他就因此而就变得趾高气扬，这令斯图很不喜欢。

斯图又遇到了格兰的目光，这次他几乎能读懂格兰那挖苦的表情背后的想法，他的嘴角微微地一撇：我们也可以利用哈罗德把这事搞乱。

斯图的脑海中突然出现了尼克松过去常用的一个词，这使他突然明白了他的绝望和不知所措的感觉来自何处。那个词是“授权”。他们的授权已经消失了，消失在两晚上前爆炸的火光和巨响声中。

他说，“谢尔登，你可能知道你自己想选的人，但是我想还有其他人需要有时间考虑一下。让我们就这个问题表决一下。希望今天晚上选出两个新代表的人请说同意。”

只有少数几个人应声。

“希望就此事考虑一周左右的，请说反对。”

反对的声音更大一些，但并不大很多。有很多人完全弃权了，好

像这个问题与他们毫不相关。

“好的，”斯图说。“我们计划一周后，也就是9月11日，在这儿，穆星格礼堂，开会提名候选人并选举委员会两个空缺的席位。”

相当糟糕的悼文，尼克。真是对不起。

“理查德森医生在这儿要告诉大家有关阿巴盖尔妈妈以及那些在爆炸中受伤者的情况。医生？”

理查德森医生在一阵响亮的掌声中擦着眼镜走上讲台。他告诉他们已经有9个人死于爆炸，还有3个人情况危急，2个人伤势严重，另外8个人的情况还不错。

“考虑到爆炸的冲击力，我想我们还是很幸运的。现在，我讲讲阿巴盖尔妈妈的情况。”

人们都向前倾着身子。

“我想一个很短的声明和一个简短的详细解释就足够了。我的声明是：我对她无能为力。”

人群发出一阵小声的嘟哝后又静了下来，斯图看到的是人们遗憾的表情，但是他们并没有真正感到吃惊。

“在她离开这儿之前就生活在这个区里的人们告诉我，老太太据称有108岁。我不敢保证，但是我敢说这是我见到并治疗过的年龄最大的一个病人。人们告诉我她走失了两个星期，我的估计——不，我的猜想——是她那段时间的日常饮食没有任何做好的食物。她好像就靠一些树根，草叶等纯天然的东西生活。”他停顿了一下，“她从回来之后就很少大便。大便里有一些小树棍和细枝。”

“上帝。”有人小声嘟哝了一句，听不出来是一个男的还是女的。

“她的一只胳膊上缠着有毒的常春藤。双腿布满溃疡，并且将会扩散，如果她的情况不是那么……”

“嗨，你能不说这些吗？”杰克·杰克逊叫着站了起来。他的脸色苍白，愤怒而痛苦。“你还懂不懂情理？”

“我不关心情理，杰克。我只是在如实地汇报她的情况。她还在昏迷，营养不良，而且最重要的是，她非常非常老。我想她快要死了。

如果她是其他人，我会肯定地这么说。但是……就像你们所有人一样，我也崇拜她。崇拜她和另一个人。”

又一阵嘟哝像一阵微风吹过，斯图感觉他颈背上的汗毛微微动了一下后立了起来。

“对我来说，梦想这种相反的情况是不可思议的，”乔治说。“事实上我们都有这种愿望，这最起码说明一种心灵相通的能力。但是我像传递情理一样传递通灵学和理论，只是出于同样的原因：这些都不是我的领域。如果那个老太太是从上帝那里来的，上帝可能会把她治好。我不能。我会告诉你们她还完全活着这个事实对我来说看起来像个奇迹。这就是我的声明。还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什么问题。人们都望着他，默然无语，有的已开始抽泣。

“谢谢。”乔治说，他在一片死寂中回到了他的座位上。

“好，”斯图小声对格兰说，“你接下来讲。”

斯图没有做介绍。格兰走上讲台，熟练地握住讲桌。“别的事情我们都已经讨论过了，只剩下那个黑衣人了。”他说。

又一阵嘟哝。有几个人本能地划着十字。靠左首通道的一个老妇人立刻用双手捂住了眼睛，嘴巴和耳朵，并低头埋进大腿中，这个动作极像以前尼克·安德罗斯把头伏在肥大的黑钱包上再埋进大腿中的动作。

“我们已经在封闭的委员会会议上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讨论，”格兰继续用平静的，谈话似的口气说着，“这个问题是人们在私下提出的，这就关系到我们是否应该把它拿出来公开讨论。有一点很明确，那就是看来区里面没有人真正愿意谈论它，我们可不是刚从游乐宫的梦想里出来。也许我们需要一段时间的恢复。我想现在是我们提出这个问题的时间了。像过去一样，把他拉到明处。警方有一个灵便的小机器，叫容貌拼具，警方的艺术家可以用这种工具，根据目击者对罪犯的回忆来拼制出罪犯的面部画像。在我们这个案子中，我们没有目击罪犯的面目，但是我们的确有一系列的回忆，这些至少能勾

画出我们对手的轮廓。我已经和少数几个人讨论了这件事，我想告诉大家我对他的描述。“这个人的名字好像是兰德尔·弗拉格，也有人把理查德·弗赖伊、罗伯特·弗里蒙特、理查德·弗里曼特尔和他联系在一起。这个首字母 R. F. 可能有点意义，但是如果这样，自由之邦委员会成员里没有人知道它是什么。他的存在——至少是在梦中——制造了害怕，不安定和恐怖情绪。很多事情表明，他的性格中有一种冷酷。”

人们都点着头，嗡嗡的激动的谈话声又响了起来。斯图心里想，他们就像是一群刚刚有过性经验的男孩在交流经验，他们都激动地发现那东西都在大致一样的地方。他用手捂住嘴边露出的一丝窃笑，提醒自己回去把这事告诉法兰妮。

“这个弗拉格在西部，”格兰继续说道。“同样数量的人们已经在拉斯维加斯，洛杉矶，旧金山和波特兰‘见’到了他。一些人——包括阿巴盖尔妈妈——说弗拉格正在迫害异己。所有的人好像都相信在这个人和我们自己之间，一种对抗正在形成，而弗拉格为打败我们，会不择手段。不择手段包括许多方法。装甲部队，核武器，或许……瘟疫。”

“我真想抓住那个恶心的杂种！”里奇·莫法特尖叫着，“我要给他注射一针那该死的瘟疫！”

人们发出一阵大笑，紧张的气氛一下子放松了，里奇赢得了一阵掌声。格兰轻松地笑了。开会前半小时，他给了里奇他的角色和路线，里奇极好地运用了它。老头子在一件事上毫不含糊，斯图发现：在大的会议上，社会背景总是很管用。

“好了，我已经讲了他的大致情况，”他继续讲到，“在把会议引向公开讨论之前，我最后讲一点：我认为斯图的话是对的，那就是如果我们抓住了哈罗德和纳迪娜，我们必须以文明的方式对待他们，但是和他一样，我认为这是令人很不愉快的。还有，我也像他一样，相信他们这样做是奉了这个弗拉格的命令。”

他的声音响彻大厅。

“这个人必须对付他。乔治·理查德森说玄学不是他研究的领域。这也同样不是我的领域。但是我对你们说，我觉得那个垂危的老妇代表着正义的力量，正像弗拉格代表着邪恶势力。我觉得不管什么力量控制她，她都能让我们团结起来。我不相信这种力量打算现在抛弃我们。也许我们有必要就此讨论一下，往这些噩梦中加入点新鲜空气。也许我们有必要开始决定怎么对付他。但是他不能在明年春天自己走进这个区并取而代之，只要你们大家站着看着，就不可能。现在我要把会议交还给斯图，由他来主持讨论。”

他最后的话淹没在热烈的掌声中，格兰非常高兴地走回了自己的座位。他用一根大棍把他们搅了起来……或者是他的空话像拉小提琴一样使他们兴奋起来？这其实无关紧要。他们不再害怕，而是疯狂，他们已经作好了准备以迎接挑战（尽管在经历一个漫长而寒冷的冬天之后会冷静下来，在来年的 4 月份不会还那个渴望）……最重要的是，他们已经准备好要发言了。

之后的 3 个小时，他们的确发言了。一些人直到半夜才离去。正像拉里预料的那样，人们没有提出什么苛刻的建议。有几个温和的建议：储备一些他们自己的炸弹或是核武器，召开一个高层会议，组织一个训练有素的突击队。还有几个很实用的主意。

最后的几个小时，人们一个接一个地站起来描述着他或她的梦想，这些梦想听上去好像对其他人有着无穷的魅力。这又让斯图想起他十几岁时参加的有关性的无聊而没完的讨论（他大多数时候是个旁听者）。

令格兰感到吃惊并为之感动的是他们有增无减的讨论的欲望，那种与会议开始时的枯燥和沉闷气氛截然不同的充满激情的气氛。在压抑了很长时间之后，一次痛快的渲泻正在进行着，这又让他想起了有关性的谈话，但却是另一种方式。他想，他们就像一群把有关他们的愧疚和缺点的秘密长时间藏在心里，后来才发现这些事情说出来时，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中学生。当在睡梦中播种的内心的恐惧最后在这种马拉松似的公开讨论中收获时，这种恐惧就更容易对付……

甚至可以征服它。

会议在凌晨 1 点 30 分结束了，格兰和斯图一齐离开这儿，这是自尼克死后第一次感觉不错。他感觉他们已经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不管前面是什么样的战场。

他感觉到了希望。

正如布拉德承诺的那样，在 9 月 5 日的中午，市电恢复了。

尖利刺耳的空袭警报突然在镇政府上空响起，受惊的人们都涌到了街上，心慌失措地抬头望着那无辜的蔚蓝的天空，想看看那个黑衣人的空军。一些人躲进了地下室，直到布拉德发现了一根熔断的保险丝，关掉了警报器，他们才面带愧色地爬了出来。

在柳树街发生了由电引起的火灾，但是一群自愿消防队员很快赶到并扑灭了它。在布罗德威街和沃尔纳特街的十字路口，一个检修孔盖被炸飞到了空中约 50 米，正好砸在奥兹玩具店的房顶上。

在这之后被区里人称为“通电日”这一天，只发生了一件伤亡事件。不知什么原因，外珍珠街上一个汽车商店发生了爆炸。而里奇 · 莫法特当时正坐在街口，一片瓦楞铁从侧面飞过来击中了他，他当场就死了。他再也不会去砸玻璃窗了。

斯图正在医院的病房里陪着法兰妮，这时候屋顶的日光灯开始嗞嗞地响了起来。他看着它们闪呀闪呀闪，最后发出了熟悉的荧光。他目不斜视地足足看着它们稳定地亮了 3 分钟。当他再看法兰妮时，她已经是满眼泪光。

“法兰妮？你怎么了？是疼吗？”

“我又想起了尼克，”她说，“他没能活到现在，没能看到这些，真是太遗憾了。抓住我，斯图。如果我能的话，我想为他做个祷告。我想试一试。”

他抓住她，但是不知道她是否做了祷告。他突然发现他也非常想念尼克，因此也比以前更加痛恨哈罗德 · 劳德。法兰妮说的对，哈罗德不仅仅杀了尼克和苏珊，他还偷走了他们的光明。

“嘘，”他说，“法兰妮，嘘。”

但是她哭了好长时间。当她最后擦去眼泪的时候，他把病床摇了起来，打开了台灯，这样她能读点什么。

斯图被摇醒了，但是他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才完全清醒过来。他的脑海里慢慢地掠过很长一串好像没有尽头的名单，这些人都想夺去他的睡梦。那是母亲，告诉他该起床把炉子打开，准备上学去了；那是曼纽尔，就是那个低级的小拉雷多妓院里的保安，告诉他他的 20 美元已经用完了，如果他想整夜呆在那儿的话，他必须再交 20 美元；那是一个穿着长长的白大褂的护士，要给他量血压。那是法兰妮。

那是兰德尔·弗拉格。

这最后闪过的念头像往他脸上泼了一盆凉水一样惊醒了他。站在他身边的并不是梦中的那些人，而是格兰·贝特曼，还有站在他膝边的科亚克。

“叫醒你真困难，东德克萨斯，”格兰说，“像根石柱子一样。”他站在几乎是完全的黑暗中，只显出一个模糊的身影。

“喂，你们可以先把灯打开再说吗。”

“你知道，我真是把这事忘得一干二净。”

斯图打开了灯，突然亮起的刺眼的灯光下，他眯起眼睛，像猫头鹰一样，废力地看着那只发条闹钟。现在是凌晨 2 点 45 分。

“你们来这儿干什么，格兰？我在睡觉，除非你们没有注意到。”

他放下闹钟，第一次善意地看了格兰一眼。他看上去脸色苍白，惊恐……而且苍老。脸上满是深深的皱纹，看上去非常地憔悴。

“怎么了？”

“阿巴盖尔妈妈。”格兰平静地说。

“死了？”

“天呐，我倒希望这样。她醒过来了。她想见我们。”

“我们俩？”

“我们 5 个。她……”他的声音粗糙而沙哑，“她知道尼克和苏珊

已经死了，她也知道法兰妮在医院里。我不知道她是怎么知道的，但是她确实知道。”

“她想见委员会？”

“委员会剩下的成员。她已经快不行了，她说她有些事必须告诉我们。我不知道我自己想不想听。”

屋外，夜已经不是仅仅有些凉意，而是有些寒冷了。斯图从衣柜里拉出一件夹克穿上，把拉链一直拉到脖领，感觉好多了。一个冷若冰霜的月亮悬在空中，这让他想起了汤姆，是他让他在月亮圆的时候回来向他们做汇报。现在的月亮正是上弦月刚多出来一点。上帝知道那个月亮在哪儿往下看着汤姆，看着戴纳·于尔根斯和查理斯法官；上帝知道月亮正在看着这儿发生的奇怪的事情。

“我先叫了拉尔夫，”格兰说，“我告诉他赶到医院去叫法兰妮。”

“如果医生允许她起来走走的话，他会把她送回家的。”斯图生气地说。

“这是特殊情况，斯图。”

“因为有人不想听那个老太太必须说的话，你好像非常仓促地想到她那儿。”“我想恐怕不是。”格兰说。

吉普车在3点10分的时候开到了拉里的屋门口。屋子里灯火通明——不是煤气灯，而是电灯。街上的路灯整夜地亮着，不光是这儿，而是城里的每个角落。一路上，斯图一直在着迷地盯着它们看。夏天的残虫在寒冷中失去了活力，没精打采地撞击着球形灯罩。

他们刚钻出吉普，就看见有车的头灯扫过街角，那是拉尔夫的哐啷作响的老卡车。拉尔夫把车开上来，与吉普头顶头地停了下来。拉尔夫下了车，斯图快步绕到卡车的乘客座一侧，法兰妮坐在那儿，背后垫着一个方格子沙发垫。

“嗨，宝贝。”他轻声说。

她抓住了他的手，黑暗中，她的脸色更显苍白。

“很疼吗？”斯图问。

“不太疼，我吃了点止痛药。只是别催我太急。”

他帮她下了车，拉尔夫搀住她的另一只胳膊。她从驾驶室走下来时，他俩都看到她的脸上抽搐了一下。

“要我背你吗？”

“我能行，你们就这样搀着我胳膊，行吗？”

“好的。”

“还要走慢点儿，我们小姑娘不能走太快。”

他们从拉尔夫的卡车后面绕了过去，与其说是走，还不如说是脚拖着地挪了过去。他们走到过道边时，斯图看到格兰和拉里站在门口看着他们。在背后灯光的反衬下，他们就像是从黑色的美术纸上剪下来的人物。

“你们觉得她会说些什么呢？”法兰妮低声问。

斯图摇了摇头。“我不知道。”

他们走上过道，法兰妮显得疼痛难忍，拉尔夫帮斯图把她弄进了屋。拉里也像格兰一样脸色苍白，面带焦急。他穿着一条褪色的牛仔裤，一件皱巴巴的衬衣，最下面的扣子还扣错了，光脚穿着一双名贵的莫卡辛鞋。

“这时候把你们叫出来，真是不好意思，”他说，“我在这里看着她，间或打个盹儿。我们一直在看着她，你们理解吗？”

“是的，我理解，”法兰妮说。不知什么原因，“看着”这个词让她想起了母亲开的小店……而且比以前想起来时有一种更加亲切和谅解的感觉。

“露西已经睡了大约 1 个小时了。我打了个盹，醒过来时就……法兰妮，你怎么样？”

法兰妮摇了摇头，很勉强地笑了笑。“我没事，你接着说。”

“……她正看着我。她只能耳语，但是能听懂。”拉里咽了口唾沫。他们 5 个现在都站在门厅里。“她告诉我，上帝想在早上带她回家。但是她说她有话必须对上帝第一次没带走的人说。我问她说的是什么

意思，她说上帝已经把尼克和苏珊带走了。她知道。”他疲惫地出了口气，用手拢着他的长发。

露西出现在大厅的那头。“我煮了咖啡。就在这儿，你们要就说一声。”

“谢谢，亲爱的。”拉里说。

露西有点犹豫地说:“我能参加进来吗？这是不是像委员会那样，是私下的讨论？”

拉里看着斯图，斯图平静地说:“快点过来。我想她快不行了。”

他们走得很慢，以让法兰妮能跟上。他们离开大厅，来到楼上的卧室。

“她会告诉我们的，”拉尔夫突然说，“妈妈会告诉我们的。不用发愁。”

他们一起走进屋，阿巴盖尔妈妈用临终前那种明亮的目光凝视着他们。

法兰妮知道老太太的身体情况，但还是很吃了一惊。她已经成了一堆骨架和肉干。屋里连一丝腐烂的气味都没有，也没有即将到来的死亡的气氛。而只有一种干燥的顶楼的气味……不，那应该是一种小店的气味。打点滴的针头深深地扎进她的肉里，只留一半在外面，她已经没有什么地方可以扎针了。

她的眼光还是那样，包含着热情，亲切和慈祥。那是一种解脱，但是法兰妮还是感到一种恐惧……不是纯粹的害怕，但也可能是一种被神圣化的东西——敬畏。是敬畏吗？一种正在临近的感情。不是判决，但是一种可怕的责任，像一块石头一样悬在他们头顶。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小姑娘，坐下，”阿巴盖尔低语道，“你浑身疼痛。”

拉里扶她坐在扶手椅上，放松地轻叹了一声，尽管她知道这样坐一会儿身上还是会疼的。

阿巴盖尔妈妈仍然用那种明亮的目光凝视着她。

“你很快就会有孩子的。”她低声说。

“对……你怎么……”

“嘘……”

屋子里又沉寂下来，深深的沉寂。法兰妮着迷地看着这个临终的老妇人，这个出现在他们生活中之前就出现在他们梦中的老妇人。

“小姑娘，你往窗外看。”

法兰妮把脸转向窗户，拉里正站在那儿，望着外面那些两天前曾聚在那儿的人们。她看到的不是压抑的黑暗，而是一片安静的光明。那不是屋里光线的反射，而是月光。她正看着那模糊的，有点变形的保育室反射的影子。保育室很明亮，挂着一条皱巴巴的方格窗帘。那里有一张单床，床空着；那儿还有游戏围栏——但也是空的，还有一只在风中会动的颜色鲜艳的塑料蝴蝶。恐惧又把它冰凉的双手伸向了她的心脏。其他人从她的脸上看到了这一点，但他们却不理解它；他们从窗户中看到的只是一片被街灯照亮的草坪。

“孩子在哪？”法兰妮声音嘶哑地问。

“斯图尔特不是那个孩子的父亲，小姑娘。但是他的小命在斯图尔特的手里，也在上帝的手里。这个孩子将会有 4 个父亲。如果上帝让他活下来的话。”

“如果他……”

“上帝已经把它藏起来不让我看见了。”她低语道。

空空的保育室也不见了。法兰妮看见的只有黑暗。恐惧把它的双手握成了拳头，她的心在它们中间跳动。

阿巴盖尔妈妈耳语着：“皇帝在叫他的新娘呢，他想让她和孩子在一起。他会让你的孩子活下来吗？”

“别说了。”法兰妮叫着。她用双手捂住了脸。

沉默，深深的沉寂，像是在屋里下了雪。格兰·贝特曼的脸像一个破旧昏暗的手电筒一样黯淡无光。露西的右手慢慢地上下揉捏着她浴袍的领子。拉尔夫把帽子拿在手里，心不在焉地在帽带上的羽毛上捡着什么。斯图看着法兰妮，但却不能走过去。不是现在。他的脑

海中闪过一幕，那是在那次会议上，当提到那个黑衣人的名字时，她立即用手捂住了眼睛，耳朵和嘴巴。

“母亲，父亲，妻子，丈夫，”阿巴盖尔妈妈嘟哝着。“敌视他们，神坛的帝王，黑暗的早晨的君主。我沉陷在骄傲中。你们也都沉陷在骄傲里。你们没听见它说的话吗，别相信这个世界的主宰？”

他们都注视着她。

“电灯解决不了问题，斯图·雷德曼；民用电台也解决不了问题，拉尔夫·布伦特纳。社会学解决不了它，格兰·贝特曼；拉里·安德伍德，既然已了结的事无法阻止它的到来，你终生悔过自责就显得为时过长了。还有你的小伙子，法兰妮·戈德史密斯，也阻止不了。罪恶的月亮已经升起。在上帝的视野内，你们什么也提不出来。”

她挨个看了他们一遍。“上帝会在他觉得合适的时候作出安排的。你们不是制陶工人，你们是他们手中的陶土。西部的那个人可能会成为你们通向毁灭的车轮。我也不得而知。”

一滴泪珠，从那即将死亡的沙漠中，令人吃惊地，偷偷地从她的左眼中滑落，滚过脸颊。

“妈妈，我们应该怎么做？”拉尔夫问道。

“你们都靠近点。我的时间不多了。我要回到天国的家了，从来没有人像我现在这样完全做好了准备。你们都过来。”

拉尔夫坐在床沿上，拉里和格兰站在床脚边。法兰妮表情痛苦地站了起来，斯图把她的椅子拉到拉尔夫旁边。她坐下来，用冰冷的手指抓住他的手。

“上帝把你们这些人弄在一起并不是要组成一个委员会或是一个团体，”她说，“他把你们带到这儿，只是为了试图把你们分得更远。他想让你们毁灭这个黑衣人。”

沉默。阿巴盖尔叹了口气。

“我想尼克能领导你们，但是上帝把他带走了，尽管以我来说，并不是尼克的一切都被带走了。不，没有完全带走。但是你必须领导，斯图尔特；如果他想把斯图也带走，那么你必须领导，拉里；如果他把

你也带走了，由拉尔夫来领导。”

“看起来我落在后面，”格兰说，“我……”

“领导？”法兰妮冷冷地问，“领导？领到哪儿……？”

“西部呀，小姑娘，”阿巴盖尔妈妈说，“西部。你不能去，只是他们4个。去。”

“不！”她不顾浑身伤痛，一下站了起来，“你在说什么？让他们4个去自投罗网？自由之邦的几个灵魂人物？”她的眼睛闪着怒火，“这样那些人就可以把他们绞死在十字架上，然后明年夏天走进自由之邦杀光所有的人？我可不愿看着我的人去祭供你那屠夫上帝，去他的吧。”

“法兰妮！”斯图喘息着说。

“屠夫上帝！屠夫上帝！”法兰妮啐了一口，“上百万人——没准10 亿人——死在那场灾难中。还有数百万人将随他们而去。我们甚至都不知道我们的孩子还能不能活下来。这难道不是他干的吗？这一切还不是就这样没完没了地进行，直到地球上只剩下老鼠和蟑螂？他不是上帝。他是个魔鬼，而你是他的巫婆。”

“住嘴，法兰妮。”

“对极了。我完了。我想走了。把我送回家吧，斯图。不去医院，回家。”

“我们想听听她必须说的事。”

“好。你们留神听着，我们两个人。我要走了。”

“小姑娘。”

“别叫我小姑娘！”

她猛地伸出手抓住了法兰妮的手腕。法兰妮一下僵住了。她闭着眼睛，却蓦地回过头来。

“别，别……哦，天呐……斯图……”

“这儿！在这儿呢！”斯图叫着，“你想对她做什么？”

阿巴盖尔妈妈没有回答。接下去的一刻是那么漫长，化成了短暂的永恒，然后老太太放开了紧抓法兰妮的手。

法兰妮开始慢慢地，茫然地揉着刚才被阿巴盖尔妈妈抓住的那只手腕，尽管手腕上没有红印，也没有凹痕。突然法兰妮睁大了眼睛。

“宝贝？”斯图焦急地问。

“消失了。”法兰妮嘟哝着。

“什么……她在说什么？”斯图环视了一下周围的人，用颤抖的声音恳求道。格兰只摇了摇头。他脸色苍白而紧张，但并没有怀疑。

“疼……颈部扭伤。背痛。消失了。”她迷惑地看着斯图，“全消失了。看。”她弯腰轻轻摸了一下脚趾，一次，两次。她第三次弯腰时，可以不用分开双腿，还用手掌摸了一下地面。

她又站起来的时候遇到了阿巴盖尔妈妈的目光。

“这是你那上帝的贿赂吗？如果是，他可以收回他对我的治疗。有斯图在，我宁可忍受疼痛。”

“上帝不会贿赂谁的，孩子，”阿巴盖尔低声说，“他只是给人们个信号，如果愿意，他们可以接受它。”

“斯图是不会到西部的。”法兰妮说，但现在看来她既茫然又恐惧。

“坐下，”斯图说，“我们听听她要说些什么。”

法兰妮震惊地坐了下来，心怀疑虑，茫然若失，双手在腰背上悄悄地揉摸着。

“你得去西部，”阿巴盖尔妈妈低语道，“你不能带吃的，也不能带喝的。你今天就要走，就穿你现在的衣服，还要步行去。我知道你们中的一个到不了你们的目的地，但我不知道是哪个人会倒下。我知道上帝将会在带走弗拉格之前带走其他人，他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超自然体。我不知道上帝是否愿意让你们打败他。我也不知道上帝是否愿意让你们再次看到博尔德。这些事情不是我能预见的。但是他现在在拉斯维加斯，你们必须去那儿，而就在那儿，你们能够进行反击。你们得去，而且不能犹豫畏缩，因为你们将会有上帝永恒的支持。对，有上帝的帮助，你们会成功的。”

她点了点头。

“完了，我要说的话完了。”

“不，”法兰妮低声说，“不能这样。”

“妈妈，”格兰的声音低沉而沙哑。他清了清喉咙。“妈妈，我们理解不了这些事，如果你能明白我的意思。不管是受什么东西控制，我们不会再有你在近处保佑着我们。那儿不是我们的地方。法兰妮说的对。如果我们真的到了那儿，也许会被遇到的第一支纠察队杀掉的。”

“你们没有眼睛吗？你们已经看到上帝通过我治好了法兰妮的疼痛。你们觉得上帝给你们的安排是让神秘的君主最不喜欢的人杀死你们吗？”

“但是，妈妈……”

“不。”她抬起手挥了挥，阻止了格兰的话。“这不是我和你们争论的地方，或是让你们相信我的话，而只是让你们理解上帝给你们安排的计划。听着，格兰。”

阿巴盖尔的嘴里突然发出了格兰·贝特曼的声音，所有的人都吃了一惊，法兰妮轻叫了一声，缩身靠在斯图身上。

“阿巴盖尔称他是魔鬼的爪牙，”一个粗壮的，充满男子气的声音从那老太太瘦消的胸腔中发出，在她那没有一颗牙的口中形成。“也许他是最后一个有理性的巫师，集中了一些技术作为工具与我们对抗。也许他还是其他更厉害东西。我只知道他是。我认为社会学，心理学，或是其他的什么科学，都不能阻止他，而只有白色魔法才能阻止他。”

格兰一直张着嘴听着。

“这是真实的事情，还是谎言？”阿巴盖尔妈妈说。

“不知道这是真还是假，但这是我的话，”格兰紧张不安的说。

“相信吧。你们所有的人，都相信吧。拉里……拉尔夫……斯图……格兰……法兰妮。你最需要相信，法兰妮。相信……遵从上帝的话吧。”

“我们还有别的选择吗？”拉里痛苦地问。

她吃惊地转头看着他。

“选择？只有一种选择。那是上帝做事的方式，永远是这样。你们的意愿还是自由的。根据你们的意愿做吧。你们的脚上没有带着镣铐。但是……上帝希望你们这样做。”

沉默，像是下了场厚厚的大雪。最后，拉尔夫打破了沉默。“圣经里说是大卫杀了歌利亚巨人，”他说，“如果你觉得这是对的，我愿意去那，妈妈。”

她抓住了他的手。

“我，”拉里说，“我也去。”他叹了口气，像是头痛是的，双手捂着额头。格兰张了张嘴，想要说什么东西，还没说出口，从屋角传来一声沉重而疲惫的叹息和“砰”的一声。

是露西，所有的人都忘了她，她晕倒了。

天边泛起了鱼肚白。

他们围坐在拉里的餐桌旁，喝着咖啡。法兰妮来到大厅里的时候，已经是差 10 分钟 5 点了。她站在门口，因为哭泣而脸上有点浮肿，但走路一点也不跛。她的伤确实治好了。“我想她快不行了。”法兰妮说。

他们走了进去，拉里扶着露西。

阿巴盖尔妈妈发出一声沉重而空洞的呼噜声，就像是得了重感冒。他们都围站在床的周围，一言不发，内心处于深深的恐惧之中。拉尔夫确信最后肯定会发生什么事情，使上帝的奇迹毫不遮掩地显露在他们面前。她将在一道闪电中离开他们。或者他们能看到她的灵魂，在闪光中改变外观，从窗户中飞向天空。

但是最后，她像常人一样简单地死去了。

她完成了一生千百万次呼吸中的最后一次。她吸入一口气，在胸中容留了一会儿，最后呼了出来。她的胸部再也没有起伏过。

“她死了。”斯图嘟哝着。

“上帝会给她的灵魂以恩赐的。”拉尔夫不再像刚才那么担心地

说着。他双手交叉放在她瘦弱的前胸上，眼泪洒落在手上。

“我去，”格兰突然说道，“她说的对。白色魔法。只剩下这条路了。”

“斯图，”法兰妮低声说，“我求你，斯图，说不。”

他们看着他——所有的人。

现在你必须领导——斯图尔特。

他想起了阿内特，想起了拉载查理·D·坎皮恩和他的妻子女儿的雪佛莱车，像邪恶的潘朵拉盒子一样，将哈泼的油泵撞坏；他想到了丹宁格和戴茨，想起他怎样在意识里把他们联系在一起，利用那些微笑的医生一而再，再而三地对他撒谎，还对他的妻子就其身体情况撒谎——也许他们也同样对自己撒了谎。最重要的是，他想到了法兰妮。还有阿巴盖尔妈妈的话，这是上帝希望你们做的。

“法兰妮，”他说，“我必须去。”

“去送死。”她痛苦地望着他，甚至带着些憎恨，然后看着露西，好像是在寻求支持。但露西一副木然而心不在焉的神情，没有帮她的意思。

“如果我们不去的话，我们会全完的，”斯图谨慎地选择恰当的词来表达。“她说的对。如果我们在这儿坐等，到了明年春天，会发生什么事呢？我们怎么才能阻止他呢？我们不知道。我们连条线索也没有。我们什么也没做。我们也是在回避困难。我们不能阻止他们，除非我们像格兰说的那样做。白色魔法。或是上帝的力量。”

她开始悲伤地抽泣起来。

“法兰妮，别这样。”他说着，想要去抓她的手。

“别碰我！”她冲他大声叫着，“你是个死人，你是具死尸，别碰我！”

太阳升起的时候，他们还像静止造型似地围站在床前。

约 11 点的时候，斯图和法兰妮去了弗拉格斯塔夫山。他们在半路停了车，斯图提了装食品的大篮子，法兰妮拿了块桌布和一瓶沙拉

酱。出来野餐是她的主意，但是在他们中间却有一种奇怪而令人恐怖的沉默。

“帮我把它铺开，”她说，“注意那些带刺的东西。”

他们正好在日出剧场下 1000 米的倾斜的阴影里。博尔德在他们下面朦胧的蓝色中延伸开来。今天又是一个十足的夏日。如火的阳光向大地释放着能量，显示着权威。蟋蟀在草丛里低鸣。一只蚂蚱跳了起来，斯图用右手一扑抓住了它，他能感觉到蚂蚱在他的手指中抓挠，痒痒的，又有些害怕。

“说出来我就会放了你，”他说，一个古老的童年的公式。抬起头来，他看到法兰妮正悲伤地冲他微笑着。她转过头，用一种女人特有的细致，很快地吐了一口。这伤了他的心。“法兰妮……”

“不，斯图。不要谈论它。现在。”

他们摊开了白色的桌布，那是她从布德拉多饭店偷拿的，行动非常利索，他们提前开始了他们的午餐（这令他对她行动时柔和优美的体态感到奇怪，她的背部好像从来就没有扭伤和鞭状伤痕）：一份醋腌的黄瓜和莴苣色拉；凉火腿三明治；酒；作为甜食的苹果饼。

“好食物，好肉，好上帝，我们开吃吧。”她说道。他挨着她坐下来，吃了一块三明治和一些色拉。他不饿，他的内心受到了伤害，但是他吃了。

他俩每人吃了块三明治，还有大部分的色拉——那些绿色的色拉味道很不错——还有一小长片苹果饼。她说：“你什么时候走？”

“中午，”他说。他双手捂成杯状，在手中点着一根烟。

“到那儿要走多长时间？”

他耸了耸肩。“走着去？我不知道。因为格兰和拉尔夫都不是年轻人了。如果我们一天能走 30 英里，我想我们到 10 月 1 号就能到。”

“如果山区下雪早呢？”

他耸了耸肩，平静地看着她。

“还要酒吗？”她问到。

“不。它会让我消化不良的。每次都这样。”

“她是上帝的信使吗，斯图？是吗？”

“法兰妮，我真的不知道。”

“我们梦想她是，她就是。整个事情就是一个可笑的游戏的主要组成部分，你知道吗，斯图尔特？你读过《职责书》吗？”

“我从来没在《圣经》上花很多功夫。”

“我妈妈对《圣经》很有研究。她认为我和我哥哥弗雷应该有一定的宗教背景，这很重要，但是她从来没说过为什么。据我所知，我从中获益之处在于，我总能回答《圣经》中有关危险的问题。你还记得‘危险’吗，斯图？”

他微微笑了笑说：“现在你主持，亚历克斯。”

“就是那个。那已经是过去了的。他们给了你答案，你提出了问题。到有关《圣经》时，我知道所有的问题。上帝和魔鬼关于工作打了个赌。魔鬼说：‘他崇拜你。他已把它弄得很轻松了。但是如果你往他脸上尿足够长时间，他将宣布与你断绝关系。’上帝接受了打赌，上帝赢了。”她没精打采地微笑着。“上帝总能赢的。我敢打赌，上帝是赌神。”

“可能现在也是在打赌，”斯图说，“但是这关系他们的生命，山下城中人们的生命，还有你肚里的孩子。她叫他什么？孩子？”

“她没有对他许什么诺，”法兰妮说，“如果她能对他许诺……哪怕只是……如果这样，最少你走了，我心里会好受些。”

斯图不知道该说什么话好。

“好了，快要到中午了，”法兰妮说，“帮我收拾一下，斯图尔特。”

吃了一半的午餐和桌布及喝剩下的酒一起装进了篮子。斯图看着他们刚才坐过的地方，想起他们刚才的野餐只剩下了一些面包屑……而且一会儿小鸟就会把它们吃光。他抬头看了一眼，法兰妮正哭泣着看着他。他走了过去。

“会好的。这事酝酿已久。我一直关注着它，但我好像帮不了它。”

“没关系。”

“斯图，和我做爱吧。”

“这儿？现在？”

她点了点头，微微笑了一下。“事情会好的，只要我们注意那些棘手的事。”他们又摊开了桌布。

第 60 章

斯图用握着的右手来了个飞吻，除了小时候妈妈送他到上学的班车上时，他就不记得还有别的什么时候这么做过了。法兰妮向身后挥了挥手。她的眼里又噙满了滚烫的泪珠，但她努力没让它们落下来。他们出发了。他们已经走到了街道的尽头。斯图又回头挥了挥手。拉里也挥了挥手。法兰妮和露西也冲他们挥了挥手。他们穿过了大街，渐渐远去。露西满脸的恐惧和失落，几乎要呕吐出来。

“上帝。”她说。

“我们进去吧，”法兰妮说，“我想喝杯茶。”

他们走进屋，法兰妮放上了茶壶，让大家等着。

他们 4 个人一下午也不怎么说话，慢慢地向西南方向行进。他们一直朝戈尔登的方向走，准备在那儿过夜。他们经过了墓地，现在他们是 4 个人，已经快下午 4 点了，他们的影子在身后越拖越长，白天的酷热也开始悄悄退去，这时他们在博尔德南边的路上看到了这个城镇的路标。好一会儿，斯图总有一种感觉：他们几个都处在想要一起转身往回走的边缘。他们前面是黑暗和死亡。在他们后面还有一点点温暖，一点点爱。

格兰从背包里拉出一条印花大手帕，搓成一根佩斯利纹花绳，缠在头上。“第 43 章，光头社会学家东斯和他的汗巾。”他空洞地说。科亚克已经走在他们前面好远，沐浴在金色的夕阳中，兴高采烈地向一片银莲花走去。

“哎，你，”拉里的话有点悲伤，“我感觉这就是所有事情的终点。”

“对，”拉尔夫说，“我也有同感。”

“谁想稍事休息一下？”格兰并没抱多大希望地问。

“快点，”斯图微笑着说，“你们这些小兵还想不想活了？”

他们继续赶路，把博尔德甩在了身后。晚上 9 点，他们在戈尔登安下了帐篷。这儿离 6 号公路开始拐弯处有半英里，6 号公路拐弯后沿克里克一直扎进洛基山脉深处。

第一个夜晚，他们都没睡好。他们已经感觉远离了家乡，正处在死亡的阴影之下。

第 61 章

黑衣人沿俄勒冈东部边界设置了许多哨卡。最大的一个在安大略，从爱达荷延伸过来的 80 号州际公路从那里穿过；哨卡一共有 6 个人，他们住在一辆大卡车的拖车里。这 6 个人已经在那里驻守了一个多星期，整天除了玩扑克以外无所事事：他们用 20 块和 50 块的钞票做赌注，这些钞票就像强手棋的筹码一样没有什么价值。其中一个人差不多赢了 6 万美元，另一个也赢了 4 万多——而在瘟疫发生前，他一年的薪水也不过 1 万美元左右。

雨几乎下了整整一周，他们待在拖车里，越来越沉不住气。他们想返回出发地波特兰。在波特兰可以找到女人。挂在钉子上的大功率收发两用无线电装置除了噪音以外听不到别的。他们一直在等它传来两个简单的字：回家。那也就意味着，他们一直在找的那个人已经在某个地方被抓住了。

他们要找的人 70 岁左右，又胖又秃。他戴着眼镜，开着一辆蓝底白条的四轮机动车。当他最终被人认出后，他将被杀掉。

他们既烦躁又厌倦——用真钱下大赌注玩扑克的新奇感在两天前就已经渐渐消退，就连他们当中感觉最迟钝的人也不例外——但他们还不至于厌倦到自作主张回到波特兰的地步。“步行者”已经亲自给他们发出了命令，一周的阴雨天几乎让他们患上了幽闭烦躁症，但尽管如此，他们对他的恐惧依然存在。如果他发现他们把事情办糟了，那么大概只有上帝能帮助他们了。

于是他们坐在那里玩牌，轮流透过一道缝隙——他们在拖车车厢的铁壁上划开了一道细长的口子——向外观望。80 号州际公路上空无一人，只有绵绵的阴雨在不停地下着。如果那辆巡逻车在公路上出现，他们就会发现它……并阻止它。

“他是那边的间谍，”“步行者”在告诉他们的时候，脸上浮起了那种令人胆寒的笑容。没有人说得清他的笑为什么如此令人害怕，但是当他用这样的笑容面对你的时候，你会感到血管里的血全都变成了热蕃茄汤。“他是个间谍，我们大可张开双臂欢迎他，让他看所有的东西，然后毫发无伤地送他回去。但是我想要他。他们两个我都想要。在下雪之前我们要把他们的脑袋送回山上去，让他们整个冬天都有得深思和玩味。”于是他便对着被他召集到波特兰市中心这间会议室里的人们放声大笑。他们也冲着他笑，但笑容是那样的冰冷和不自然。表面上，他们可能会大声地彼此祝贺，祝贺被选中执行这样一项重要的任务，但在内心深处，他们却宁愿那双兴高采烈的、可怕的、黄鼠狼一样的眼睛盯着的是别人，而不是自己。

在谢维尔，离安大略南边很远的地方是另外一个大的哨卡。驻守在这里的 4 个人住在离 95 号州际公路不远的一间小房子里，95 号公路蜿蜒曲折，一直延伸到阿尔沃德沙漠，沿途散布着奇形怪状的岩石和阴郁的缓缓流淌的溪水。

其他的哨卡全部由两人驻守，这样的哨卡共有 12 个之多，驻守的区域从 3 号公路旁离华盛顿州边界不足 60 英里的弗洛拉小镇，一直延伸到俄勒冈－内华达边界上的麦克德米特。

在一辆蓝白相间的四轮机动车里，有一个老头。所有的哨兵接到的命令都是一样的：杀掉他，但不要打他的头。喉结上不能有血迹或者青肿。

“我可不想送回去一个损坏的东西。”兰德尔·弗拉格对他们说，接着便是一阵可怕的大笑。

俄勒冈和爱达荷之间以斯内克河为界。从安大略——那里的 6 个哨兵正在他们的卡车拖车里为那些毫无价值的钞票玩着“混子牌”——沿着斯内克河向北走，很快就可以到达科珀菲尔德。斯内克河在这里拐了个弯，地理学家称之为牛轭形弯道，在科珀菲尔德附近，斯内克河上筑了一道大坝，叫做牛轭大坝。9 月 7 日那天，当斯图·雷德曼和他的同伴在科罗拉多 6 号高速路上艰难行进 1000 多

里路的同时，博比·特里正坐在科珀菲尔德出售廉价商品的小店里，身边堆着一堆连环画，想象着如果水闸打开或关上，牛轭大坝会是一种什么状态。小店的外面，俄勒冈 86 号公路从这里经过。

他和他的搭档戴夫·罗伯茨（他正在楼上的房间里睡觉）就大坝讨论过很长一段时间。雨已经持续了一个星期，斯内克河水位上涨。设想如果年久失修的牛轭大坝决口了会怎么样呢？当然是坏消息。奔腾的河水将冲向科珀菲尔德，而博比·特里和戴夫·罗伯茨这对搭档可能会顺水漂到太平洋去。他们曾商量着去大坝查看裂缝，但最终还是没敢去。弗拉格的命令很明确：隐蔽起来。

戴夫早就说过弗拉格可能无处不在。他是个了不起的旅行家，有关他的传说屡见不鲜，比如在一个偏远的小村庄，村里仅有的 12 个村民正在修理电源线或者从一些兵营里收集武器，他会突然出现在那里，就像幽灵显形。只不过这是一个鞋子又脏又破，面带笑容的黑色幽灵。有时他独自一人，有时劳埃德·亨赖德和他在一起，开着一辆很大的戴姆勒汽车，那车黑得像口棺材，车身也正像棺材那么长。有时他是步行。这一刻他还不在某个地方，而下一刻他就已经出现在那里。他可以头一天还在洛杉矶，第二天却已出现在博尔兹……完全靠步行。

但是正像戴夫指出的那样，即使是弗拉格，也不可能同时出现在 6 个不同的地方。他们中间的一个人完全可以迅速冲到该死的大坝那儿看上一眼，再很快地溜回来。被发现的可能微乎其微。

那好，你去吧，博比·特里对他说，我同意你去。但戴夫不安地笑了笑，回绝了。因为弗拉格有一种无所不知的特异本领，即使他没有立即发现。有人说他有一种超自然的能力，比动物界里的食肉动物都灵敏。一个名叫罗斯·金曼的妇女宣称，她曾见他朝着落在电话线上的一群乌鸦打响指，然后这些乌鸦就盘旋着落在他的肩上，这个罗斯·金曼还进一步证实说，那些乌鸦一遍又一遍地呱呱叫着“弗拉格……弗拉格……弗拉格……”

他知道，这种传说太可笑了。只有傻瓜才会相信，但博比·特里

的母亲德洛尔可没养过傻孩子。他知道那些故事是怎样传播的，在耳传口授之中越传越邪乎。如果此类故事像这样流传开来，黑衣人该多高兴啊。

但这些故事多少有点使他胆战心惊，似乎每个故事的核心都有一定的事实依据。有人说他可以呼唤狼，或者把他的意念传给一只猫。波特兰有一个人说，他在走路的时候背一个又旧又破的童子军背包，里面装着一只黄鼠狼或者一个渔夫，或是其他更不值一提的什么东西。拙劣的杜撰，全都是拙劣的杜撰。可是，只要想想他能够像穷凶极恶的杜利特尔一样跟动物聊天……假如他或者戴夫直接违抗他的命令，跑出去看一下那座可恶的大坝，却又不幸被发现的话……

对违抗命令的惩罚是很残酷的。

博比·特里觉得，无论如何，那座古老的大坝是不会决堤的。

他从桌子上的包里掏出一支肯特烟，点着了，一股又干又热的味道呛得他做了个鬼脸。今后的 6 个月里，恐怕连一支烟也没得抽了。或许这是件幸事呢，不管怎么说，死亡是件讨厌的事情。

他叹了口气，从那堆书里拿出一本连环画，叫什么《少年变形忍者龟》，又可笑又讨厌的东西。那些忍者龟被称作“单壳英雄”。他把拉斐尔、多纳泰洛和他们愚笨丑恶的伙伴们，连同他们栖居的连环画在小店里扔来扔去，最后飘落在一台收款机上，堆成一座小帐篷的形状。他想，像这种少年变成忍者龟之类的故事让你不得不相信，这个世界毁灭起来大概也是这么容易。

他又捡起一本《蝙蝠侠》，翻开第一页——就在这时，他看到那辆蓝色的巡逻车正从门口路过，朝西驶去，巨大的轮胎溅起一大片雨水。

博比·特里半张着嘴巴，注视着它经过的地方。他不敢相信，他们一直在寻找的那辆车刚刚从他的哨所旁经过。

然后他冲到门口，猛地把门推开，跑到人行道上，一只手里还拿着那本《蝙蝠侠》。也许这只是一个幻觉。想想看，弗拉格能让任何人产生幻觉。

但这不是幻觉。就在那辆巡逻车驶下另一个山坡，驶出小镇的一刹那，他瞥见了巡逻车的车顶。于是他一边往回跑，一边扯着嗓子朝戴夫大喊起来。

法官牢牢地把住方向盘，好像世上根本就没有关节炎这回事，即使有，他自己也没有；即使他真的有这种病，它也不会在潮湿的天气里困扰他。他不愿让自己再想下去，因为下雨是个事实，明确无疑的事实，他的父亲曾经对他说过，只有保留希望，才是最大的希望。

他也不再让自己胡思乱想其他的事情。

过去的 3 天他一直在雨中行驶。雨有时候下得小一些，但大部分时间都是实实在在的倾盆大雨。这也是明确无疑的事实。在一些地段，路眼看要被冲坏了，来年春天大多数路段将无法通行。他已经为巡逻车在这次小规模旅行中的表现而多次感谢上帝了。

前 3 天在 80 号州际公路上的艰难行进已使他明白，如果不在辅路上行驶的话，那么 2000 年前他是到不了西海岸的。州际公路有很长的路段空无一人，让人感到不安，而在有些地方，他不得不用二档在堵塞的车辆中迂回前进，并且有好多次，他被迫停下来，用巡逻车的摇柄钩住前面车辆的保险杠把它推下路去，腾出地方才算勉强通过。

到了罗林斯，他再也受不了了。他沿着 287 号州际公路拐向西北，绕过大分水岭盆地，两天后露营在怀俄明州的西北角，黄石公园的东部。在那儿，路上几乎是空的。穿越怀俄明和爱达荷东部令人心惊胆战，像做梦一样。他从没想到，在这片空旷的土地上，在他自己的灵魂中，死亡的感觉是如此沉重。但就是在那儿——空阔的西部天空下那可怕的静寂中，却不时能看到鹿儿在漫游。就是在那儿，电线杆倒在地上，无人修理；就是在那儿，他开着他的巡逻车，在冷清的氛围中穿过了一个又一个小镇：拉诺特，马迪加普，杰弗里城，兰德，克罗哈特。

他的孤独感随着内心不断膨胀的死亡感觉变得越来越浓。他更

加认定，他今生将再也无法见到博尔德自由之邦或者住在那里的人们——法兰妮，露西，尼克·安德罗斯。他开始体会到该隐被上帝放逐到诺德时的感受了。

只不过那地方是在伊甸园的东面。

而法官现在是在西部。

在通过怀俄明州和爱达荷州边界的时候他的这种感觉最强烈。他是经过塔金帕斯进入爱达荷州的，停在路边吃了一顿简易午餐。除了附近一条小溪发出沉闷的流水声之外，四周悄无声息，一种奇怪的刺耳的声音使他想起了门的铰链上的脏物。头顶蔚蓝的天空中云彩开始聚集，潮湿的空气吹来，他的关节炎也犯了。已经好久没犯过了，尽管经过了长途旅行和……

……那种刺耳的声音是什么呢?

吃完午饭后，他从巡逻车里拿出他的加伦德式半自动步枪，走向溪边的野炊区——在宜人的天气里，这里曾是吃饭的好地方。有一片小树林，几张桌子放在其中。一个上吊的男子挂在一棵树上，鞋子几乎碰着地面，他的头非常奇怪地翘起来，身上的肉几乎被鸟啄光了。那奇怪的吱吱嘎嘎的声音原来是套在树枝上的绳子来回摆动时发出来的。绳子快要磨破了。

就这样，他渐渐开始意识到自己现在是在西部。

那天下午，大约 4 点钟，第一滴雨飘飘忽忽地打在了巡逻车的挡风玻璃上，接着雨就开始下了起来。

两天后他到达比尤特城，手指和膝盖疼得越来越厉害，他不得不在一家汽车旅馆住下来，休息了整整一天。在无边的寂静中，法官查理斯四肢摊开，躺在旅馆的床上，手和膝盖上敷着热毛巾，读着拉帕姆的《法律和社会各阶级》，就像一个古怪的十字架。

第二天装好了阿斯匹林和白兰地，他又继续上路，沿途耐心地寻找着辅路，尽量让巡逻车沿着车辙走。泥路上颠簸得厉害，有时要绕过一些车辆的残骸，但这总比用摇柄钩别的车要好，而且免去了他曲身弯腰之类的麻烦。不过也并不总是这么幸运，9 月 5 日那天，也就

是两天前，快到萨蒙河山脉的时候，他就曾被迫钩住一辆大型的电话卡车，倒开着把它拖出一英里半，直到遇见一处路肩倾斜的地方，他才把那该死的破玩意儿推下了一条不知名的河流。

9月4日那天，即遇到电话卡车的前一天，也是博比·特里发现他经过科珀菲尔德的3天前，在新梅多斯，发生了一件相当令人不安的事情。当时他住进了兰奇汉德汽车旅馆，在办公室取钥匙的时候，发现了一个惊喜：一个自动加热器，于是就把它放在自己的床脚。一周内，他第一次发觉这个黄昏真的很温暖，也很舒服。加热器发出一种强而柔和的光。他脱得只剩下一条短裤，靠在枕头上，读一个案例，讲的是密西西比州布里克斯顿一个没受过什么教育的黑人妇女，因闯到一家商店行窃而被判10年徒刑。拉帕姆好像是要指出……

窗户上传来嘭，嘭，嘭的声音。

法官年迈的心脏扑通扑通乱跳。拉帕姆顿时跑到了九霄云外。他一把抓过靠在椅子上的加伦德步枪，瞄向窗户，准备对付任何意外。那套掩人耳目的说法像风中摇摆的稻草人一样在他脑子里飞快地过了一遍。对，他们最想知道他是谁，来自哪里……

原来是一只乌鸦。

法官在片刻之间有了一点点放松，脸上挤出了一丝惊魂未定的笑容。

仅仅是只乌鸦。

在雨中，它站在外面的窗台上，原本光洁的羽毛很滑稽地粘在一起，一双小眼睛透过往下滴水的窗玻璃注视着一个老态龙钟的律师，也是世界上最老的业余间谍，此刻他正躺在爱达荷州西部的一张床上，只穿着一条拳击短裤，上面印满了粉红色和金黄色的“洛杉矶船”标志，大肚子上放着一本厚厚的法律书。乌鸦好像是在咧着嘴笑。法官彻底放松了，也对它咧着嘴笑。没错，我真可笑。不过在经过了两周空旷原野中的独自旅行后，他觉得自己有一点神经过敏是不足怪的。

嘭，嘭，嘭。

乌鸦一如继往地用嘴巴啄着往下滴水的玻璃。

法官的笑容收敛了一点。乌鸦看他的方式有点特别，他不太喜欢。它似乎仍在咧着嘴笑，但他敢肯定，这是一种轻蔑的笑，一种冷笑。

嘭，嘭，嘭。

像渡鸦落下来，栖居在帕拉斯的半身塑像上。看起来回到自由之邦是那样遥远，我什么时候才能发现他们需要知道的事情呢？永远不可能了。我还能发现黑衣人的弱点吗？永远不可能了。

我能平安回去吗？

永远不可能了。

嘭，嘭，嘭。

乌鸦看着他，像是在咧嘴笑。

此时一种模模糊糊的直觉使他认定这就是那个黑衣人，他的灵魂附在了这只滴着水的，咧着嘴笑的乌鸦身上，盯着他，审视他。

他也着迷地盯着它。

乌鸦的眼睛似乎变大了一点。他注意到它的眼睛周围有一圈像红宝石那样的深红色。雨还在下，地上的水还在流。乌鸦非常从容地向前探着身子，继续用嘴啄着玻璃。

法官心想：它以为它把我迷住了。可能真的有那么一点儿吧。但是也许因为我太老了，迷住我可不是那么容易。假定……这当然很傻，不过假定它就是他。我能一下子把那支枪抓过来吗？我已经 4 年没有射击双向飞碟了，但我是 1976 年度和 1979 年度的俱乐部冠军，1986 年的成绩也不错。窗户可比飞着的双向飞碟近多了，如果它就是他，我能把他杀死吗？能抓住藏在这只该死的乌鸦体内的他的灵魂吗——假如真的有这么一样东西的话？如果一个像我这样的老家伙在爱达荷州西部用一种平淡无奇的手段谋杀一只乌鸦，以此来把所有的事情摆平，这该不会不恰当吧。

乌鸦在向他笑。他现在十分肯定它是在咧着嘴笑。

法官猛地折身坐了起来，既快又准地把那支加伦德步枪顶到肩

窝上——完美的动作，他从来没想到自己能做得这么好。乌鸦看来有些害怕。它抖了抖湿漉漉的翅膀，水滴四溅。它似乎惊恐地睁大了眼睛。法官听到它发出沉闷的叫声：哇！他霎时带着一种胜利的心情确定：他就是那个黑衣人，他错看了法官，他的代价将是它可怜的性命……

“吃了这一枪吧！”法官吼着，猛地扣动了扳机。

但是扳机扣不动，因为他还上着保险。片刻之后，窗子上除了雨水，什么都看不见了。

法官沮丧地把枪垂下，觉得自己很笨。他宽慰自己那不过是一只乌鸦而已，权当消磨了一会儿夜晚的时光吧。要是把窗户打破了，雨水就会进来，那么他就得换个房间了，想起来还真的挺幸运。

但是那天晚上他没有睡好，夜里醒了好多次，每次醒来盯着窗户看，他都确信自己听到窗户上有一种奇怪的嘭嘭声。如果又是那只乌鸦落在那里的话，它是不会离开的。他把枪上的保险打开了。

但是乌鸦没有回来。

第二天早晨他又开车西行，他的关节炎虽说没有好转，但也没有恶化，刚过 11 点钟，他就停在一家小咖啡馆，把午餐解决了。当他吃完三明治，喝了杯咖啡之后，他看到一只大乌鸦在空中盘旋，落在前面半个街区的电话线上。法官着迷地盯着它，那只红色的保温咖啡杯停在了桌子与嘴巴之间。这当然不是同一只乌鸦。一定有很多乌鸦，它们都胖墩墩的，活蹦乱跳。现在是乌鸦的世界。但他还是觉得这是同一只乌鸦，一种死亡的、命中注定的预感迅速波及全身。

他不再感到饥饿。

他继续向前开。几天以后的下午 12 点 15 分，他在俄勒冈州继续沿着 86 号高速公路西行，穿过科珀菲尔德镇，他甚至没有注意到路边的那个小店。小店里，博比·特里看见他过去，目瞪口呆。加伦德步枪就放在他身边的座位上，开着保险，旁边放着一箱子弹。法官准备射击他看到的任何一只乌鸦。

“快点！你能不能快点把这该死的东西开出来？”

“去你妈的，博比·特里。都是因为你玩忽职守，你有什么理由冲我发脾气。”

戴夫·罗伯茨坐在威利斯车的方向盘后面，汽车头朝外停在小店旁边的一条小巷里。当博比·特里把戴夫·罗伯茨叫醒，等他起来穿上衣服，巡逻车里的那个老家伙已经在前面超了他们 10 分钟的路程。雨下得很大，能见度很低。博比·特里腰里斜挎着一支温切斯特步枪，腰带上别着一支 0.45 口径的科尔特手枪。

戴夫脚蹬牛仔靴，身着牛仔裤，外罩黄色雨衣，别无他物，两眼紧紧盯着他。

“博比·特里，你老是扣着步枪的扳机，想在门上打个洞还是怎么着？”

“你盯着他就行了，”博比·特里说。他小声地嘀嘀咕咕：“内脏。打他的内脏。别瞄准头部。对，就这样。”

“你少在那儿自言自语吧。”

“他在哪儿？”博比·特里问。

“我们会发现他的。”

“要是他拐弯怎么办？”

“拐到哪里？”戴夫问，“跟州际公路相连的都是乡村土路。放松，博比·特里。”

博比·特里痛苦地说，“我不能放松。我一直在想被绞死在沙漠里的电线杆上再被晒干是什么感觉。”

“怎么会呢！……看那儿！看到了吗？上帝呀，咱们快赶上他了。”

在前方，一辆雪佛莱和一辆重型比克车迎面相撞，这起车祸已经好长时间了。它们躺在雨中，像个庞然大物，横在路中央。在路的右侧，边上有两道深深的新鲜的轮胎印。

“是他，”戴夫说，“这些车印还不到 5 分钟。”

他开着威利斯车，摇摇摆摆地绕过那些残骸，在路肩下他们的车颠得很厉害。戴夫把车开回到路上，法官就在他们前面，两人都看到

了巡逻车留在柏油路上的带泥的人字形轮胎印。在另一个山坡上，他们看到巡逻车刚从大约两英里远的土丘上消失。

“你好!”戴夫·罗伯茨大喊着，“冲啊!”

他踩了一下离合器，威利斯车慢慢加速到 60 迈。挡风玻璃变成了银白色模糊的水雾，刮水器都不管用了。在那个土丘上他们再次看到了巡逻车，这一次离得更近了。戴夫猛地打开大灯开关，用脚控制变光器的开关。不一会儿，巡逻车的尾灯已开始在前面闪烁。

“好吧，”戴夫说，“咱们友好一点，把他挤出去。你的枪还在半击发状态吧，博比·特里。要是这事干成了，咱们就能在维加斯的 MGM 大饭店占两个位置。办糟了的话，咱们就死定了。所以只准成功，不准失败。把他挤出去。”

“哦，上帝，他为什么不从罗比奈特走呢?”博比·特里嘀咕着。他的手已紧紧握住温切斯特步枪。戴夫在他的一只手上猛拍了一下，“也不能把枪拿到外面。”

“可是……”

“住口！还要走 1 英里哪，混蛋!”

博比·特里开始笑了。是游乐宫里小丑的那种僵硬的笑。

“你不行，”戴夫吼道，“还是我来干，你他妈的呆在车里。”

他们已经和巡逻车并行，巡逻车的两只轮子在人行道上空转，另外两只轮胎被挤到了松软的路肩上。带着笑容，戴夫走下了车。他的双手放在黄色雨衣的口袋里。左边的衣袋里有一支 0.38 口径的警察专用枪。

法官小心翼翼地从巡逻车里爬出来。他也穿着一件黄色的雨衣，走路很小心，像是抱着一个易碎的花瓶。左手拎着那支加伦德步枪。

“嘿，你不会用它向我射击的，对吗? ”从威利斯车上下来的人带着友善的微笑说。

“我想不会，”法官说。他们在淅淅沥沥的雨中对话。“你是从科珀菲尔德来的吧。”

“是的。我叫戴夫·罗伯茨。”他伸出右手。

“我叫查理斯。”法官说着，也伸出了右手。他抬头瞟了一眼威利斯车客座的车窗，正好看到博比·特里双手握着 0.45 口径手枪探出头来。雨水顺着枪管向下流。他脸色苍白，仍然带着游乐宫里小丑脸上那种僵硬的笑。

“哦，杂种。”法官嘟哝着，当戴夫从雨衣口袋里朝他开火的时候，他奋力把手从罗伯茨紧紧握着他的手里挣脱出来。子弹从他的胃下边穿过，他倒在地上，感到头晕目眩，这种感觉迅速蔓延，子弹从他的脊柱右侧出去，留下一个茶托粗的洞。加伦德步枪从他手中滑落，他被弹回巡逻车驾驶室的车门旁边。

他们谁也没有注意到那只乌鸦已落在路远侧的电话线上。

戴夫·罗伯茨跨上一步，准备完成使命。就在这时，博比·特里从威利斯车的车窗边开火了。子弹打中了罗伯茨的喉咙，打飞了喉咙的大部分。一股鲜血猛地喷了出来，溅在他的雨衣前面，和雨水混在一起。他转向博比·特里，下巴一张一合，就是没有声音，表情异常惊奇，双眼都鼓了出来。他拖着脚向前走了两步，然后，惊奇的神情从他双眼中消失了。一切都结束了。他倒地而死。雨水落在他的雨衣上面，叮叮咚咚的。

“哦，妈的，瞧这事办的!”博比·特里惊慌失措地叫道。

法官想：我的关节炎消失了。如果我能活下去，我将使医学界感到震惊。朝内脏开一枪就可以治好关节炎。哦，亲爱的上帝啊，他们一直在追杀我。弗拉格告诉他们了吗？他一定告诉了，上帝帮帮委员会派来的人吧……

加伦德步枪倒在了路上。他弯腰去捡，感觉内脏都要从身体里跑出来一样。奇特的感觉，但这可不是让人高兴的感觉。不要紧。他抓住了那枝枪。保险还开着吗？开着呢。他举了起来。重如千钧。

博比·特里最终把震惊的目光从戴夫身上移开了，恰在此时，他看到法官准备向他射击。法官坐在地上，雨衣从胸部到脚都已被鲜血染红，他把枪架在了膝盖上。

博比开了一枪，偏了。这时加伦德步枪也发出了雷鸣般的响声，

碎玻璃片溅了博比·特里一脸。他大叫着，觉得自己死定了。然后他发现半边挡风玻璃不见了，这才知道自己还有希望赢。

法官费力地重新瞄准目标，加伦德步枪在膝盖上转了将近两度。博比·特里这时全神贯注地射击，快速地连发三枪。第一枪把巡逻车驾驶室的一侧打了一个洞。第二枪打在法官右眼上方。0.45 口径手枪近距离的威力很大。多悲惨的事情啊，这一枪把法官的大半个头骨都掀掉了，他的头猛地往后仰去。博比·特里的第三枪正好打在法官的下巴下面 1/4 英寸处，这一枪把他的牙齿都打碎了，下巴和颌骨也碎了。他的手指抽搐着，压在了加伦德步枪的扳机上，但子弹却射向了苍白的下着雨的天空。

四周一片沉寂。

雨水打在巡逻车和威利斯车的车顶上，打在两个死人的雨衣上。这是唯一的声音，直到乌鸦呱呱叫着从电线上飞走才打破了沉寂。这叫声把博比·特里吓了一大跳。他从座位上慢慢地走下来，手里仍紧紧握着冒烟的 0.45 口径手枪。

“我成功了，”他对着大雨喊道，“打烂了他的屁股。你最好相信。打得很准，他妈的太对了。博比·特里如你所想把那家伙杀死了。”

但是恐怖渐渐袭来，他意识到他打烂的根本不是法官的屁股。

法官已死，他的尸体靠在巡逻车上。博比·特里抓住法官雨衣的翻领，猛地往前一拉，盯着法官残缺的相貌。除了鼻子，什么都没了。

它可以是任何人。

在恐怖的梦魇中，博比·特里又听到了弗拉格的声音：我要把他完好无损地送回去。

亲爱的上帝啊，这可以是任何人。就好像他在故意和“步行者”对着干一样：两枪直接命中脸部，甚至连牙齿都没了。

雨，叮咚叮咚地下着。

它在那儿，这就是一切。他不敢到东部去，也不敢停留在西部。他要么光着脊梁被绞死在电线杆上，要么……还有更可怕的事情。

还有更可怕的事情吗?

他怪异地笑了笑，对这个问题毫不怀疑。那么，该怎么办呢？

他用手挠着头发，低头看着法官残缺不全的脸，想找出答案。

南部。这就是答案。南部，没有任何边防警卫。向南去墨西哥，如果那还不够远，继续南下去危地马拉，巴拿马，也可能是可恶的巴西。把一切都抛开，不再有东部，不再有西部，只有博比·特里，安全地远走高飞，离“步行者”越远越好……

在午后的雨中，有一个新的声音传来。

博比·特里猛地抬起头。

雨，是的，雨正敲打在两辆机动车的车箱上，发出叮叮当当的清脆的金属声，还有两台发动机轰隆隆的响声，还有……

一种奇怪的钟表的滴答声，像雨靴轻轻踩在碎石铺成的辅路上。

“不。”博比·特里小声说。

他开始转身。

钟表的声音正在加速。快走，小步跑，跑，全速跑，博比·特里已经团团转了一圈。太迟了，他正跑过来，弗拉格正跑过来，就像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魔鬼从最可怕的画面里跑了出来。黑衣人快活得满脸红光，眼睛里流露出幸福的光芒，咧开嘴唇，一副饥饿贪婪的笑容，露出墓碑一样巨大而锋利的牙齿，他的双手已伸到他的面前，几根闪亮的乌鸦羽毛从他的头发里掉了下来。

不，博比·特里想说，但他什么也没说出来。

“嘿，博比·特里，你把事情搞得一团糟！”黑衣人怒吼一声，给了不幸的博比·特里致命的一击。

真的有比钉死在十字架上更可怕的事情。

牙齿。

第 62 章

戴纳 · 于尔根斯一丝不挂地躺在那张宽大的双人床上，一边倾听着淋浴间传出的水流声，一边仰望着圆形的天花板。天花板用一块大镜子做成，里面映出她的像，形状和大小与床上的她完全一致。镜子里的她平躺在床上，四肢伸展，腹部平坦，乳房自然地挺着，丝毫没有因重力的作用而下垂。女人的身体这时候最美，她想。

现在已是 9 月 8 日早晨 9 点半，法官已死去 18 个小时，博比 · 特里的死要晚一些——真是不幸。

淋浴间的水依然在响着。

“这男人有洁癖，”她想，“真不明白是什么原因使他一口气洗上一个半小时？”

她又想起了法官。谁会想到这一点呢？从某种角度来看，这是一个绝妙透顶的主意。谁会怀疑一个老头子？噢，似乎弗拉格已经怀疑了。他不知怎么获悉了发生的时间和大致的地点。沿爱达荷州－俄勒冈州一线的边界部署了警戒哨，他们已得到杀死他的命令。

但这件事不知为什么被搞糟了。从昨天晚饭时起，拉斯维加斯的上层人物就一直在踱来踱去，面色苍白，垂头丧气。惠特尼 · 霍根，那个该死的厨师做的饭看着像狗食，焦得尝不出任何味道。法官是死了，但有些事似乎办得不妙。

她下了床，慢慢踱到窗口，眺望着远处的沙漠。烈日炎炎下，拉斯维加斯高级学校的两辆大巴士在 95 号国道上缓慢地向西移动，方向正对着印第安斯普林斯空军基地。她知道，那儿每天都在举行关于喷气式飞机驾驶技术的讨论会。在西部至少有 12 人会开飞机，不过非常幸运——对自由之邦而言——他们中没有一个被印第安斯普林斯基地选为国民警卫队喷气式飞机的驾驶员。

但那些人正在学习，噢，天哪，这一点千真万确！

关于法官的死，现在对她来说最重要的是，他们在不该知道的时候知道了。是他们自己有一个间谍从自由之邦回来了吗？她估计很有可能：暗中监视是一张双方都可以玩的牌。休·斯特恩告诉过她，是否向西部派密探需要严格控制在委员会范围内决定，而她十分怀疑那7个人当中是否有人已在弗拉格的掌握之中。可是不管怎样，如果委员会中的某个人叛变了，阿巴盖尔妈妈首先会知道的，戴纳对此毫不怀疑。

那么还有一种可能：弗拉格本人恰恰知道这件事情。

到今天为止，戴纳住在拉斯维加斯州已经8天了，就她的判断，她已完全被这个社区接受为其中的一员。在那儿她已收集到有关这项行动的大量信息，这足以把博尔德的每个人吓得半死。但最令她不安的是，这里的人们一听到谁提到“弗拉格”这个名字，马上就会装做什么也没听见的样子转身离开。其中某些人甚至会做出一些上帝保佑的手势，屈膝求饶的姿势，或者在手缝后面露出假装的邪恶的眼神。他在那儿可以说“大名鼎鼎”，也可以说根本不存在。

这是白天。到了晚上，如果你愿意静静地坐在位于金库大饭店的幼狮酒吧或银色便鞋酒屋，就会听到许多有关他的故事，这是谣言的最初发源地。多数情况下，他们慢吞吞地、一字一顿地谈论着，一瓶接着一瓶地往肚里灌着啤酒，谁也不会看谁一眼。你得小心别喝太烈的酒，否则嘴巴就会失控，这是很危险的事。她知道他们说的并非都是事实，但就像从一整块华美的布料上除去镶饰的金边一样，你不相信会觉得可惜。从他们口里，她得知他是一个变形人，一个狼人，一个大灾难的始作俑者，一个《启示录》里早已预言要来临的邪恶的反基督。她也听到了赫克·德罗甘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事，以及他是如何发现赫克吸毒的……等等，就像他已经知道法官是怎样死的一样，这似乎很自然。

在这些夜间闲谈中，从没有人叫过他弗拉格，就好像他们认为一叫他的名字就会像把魔鬼从瓶子里放出来一样把他招惹过来。他们

称他为黑衣人，“步行者”，高个子，而拉蒂·欧文斯则称他为“令人厌恶的老犹大”。

如果他已知道了有关法官的情况，不就有理由说明他也知道有关她的情况吗?

淋浴间里的水声不响了。

继续呀，亲爱的。他像一个面目可憎的恶魔。淋浴使他看起来似乎更高一些。也许他确实有一个间谍在自由之邦——并不见得一定是委员会中的某个成员，只是告诉他查理斯法官不是逃兵的那个人。

“你不该光着身子到处走，宝贝，你这样会再次挑起我浑身的欲望。”

她转过身去，脸上流露出高雅而诱人的微笑。她真想带他到楼下的厨房去，把那个他非常引以为豪的玩意塞进惠特尼·霍根做饭用的绞肉机里去。“为什么你认为我刚才是光着身子到处走？”

他低头看了一下表，说:“噢，咱们还能在这儿呆大约40分钟。”他的阳具已经开始勃起，不断地抽动着……就像一根在深水里探测东西的占卜棒，戴纳戏谑地想，带着一丝厌恶。

“嗯，那么咱们来吧。”他向她走了过来。她忽然指着他的胸脯说:“把那个东西摘掉，它让我感到不舒服。”

劳埃德·亨赖德低头看了一下。那是一个护身符，黑色，形状和大小像泪珠一样，上面有一个红色的斑点。他连忙把它摘下来，放在旁边的床头柜上。这副制做精美的项链碰着桌面时发出一下清脆的声响。“这样好些？”

“好多了。”

她张开手臂。他马上爬到她的身上，随即用力插进她的里面。

“你喜欢这样吗?”他气喘吁吁地说，“你喜欢这种感觉，是吧，宝贝？”

“我的天啊！我非常喜欢。”她嘴里呻吟着，心里却想着那个绞肉机：通体雪白的瓷片，闪闪发光的不锈钢。

“你说什么？”

“我说我很喜欢!”她大声说。

过了一会儿，她装出极度兴奋的样子，剧烈地抖动着臀部，大声地喊叫起来。不久，他的高潮也来了（已和劳埃德同居 4 天的她，现在几乎能很准确地算出他高潮来临的时间）。当粘粘的精液沿着她的大腿慢慢地流下来的时候，她无意中瞟了旁边的床头柜一眼。

黑色的宝石。

红色的斑点。

似乎正在注视着她。

她忽然产生了一种可怕的感觉，似乎那是他的眼睛在注视着她，是他那双戴着隐形眼镜的冷酷的眼睛在注视着她。

它在看我，它看透了我。在那无助的时刻，她恐惧而又绝望地想。过了好大一会儿她才从幻觉中清醒过来。

事后，正如她预料的那样，劳埃德开始谈起话来，这也是他规律的一部分。他总是喜欢一边用胳膊搂着她裸露的肩膀，抽着烟，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上镜子里他们的影像，一边告诉她近来都发生了些什么样的事。

“幸亏我不是那个叫博比·特里的家伙，”他说，“没有领头的，什么也干不成。老大想要那个老混蛋的命，身上还不许留下伤痕，他要把他送回到落基山上。看看这事是怎么办的吧，那个笨蛋在他脸上打了两发 0.45 口径的子弹，并且射程很近。我觉得他活该这样，但很幸运我当时不在那儿。”

“他怎么了？”

“这种事别问了，宝贝。”

“他是怎么知道的？那个老大？”

“他当时就在那儿。”

她禁不住打了个寒颤。

“碰巧在那儿？”

“嗯。哪儿有麻烦他就碰巧在哪儿。天啊，我一想起他是怎么对

待埃里克·斯特莱顿的，一想起那个自以为是的律师，我和垃圾虫一起去拉斯维加斯，还有……”

“他干了些什么？”

很长时间他没有回答，她想他不会回答了。她常常通过问一些简单而有礼貌的问题，轻柔地使他沿着她设定的方向谈，让他有一种（用她小妹妹常说的一句话是）自以为了不起、臭美的感觉。但这次她觉得自己问得太深了，直到劳埃德用一种怪怪的、从嗓子眼里挤出的声音又讲了起来，她才感觉安心一些。

“他只是看着他。埃里克讲了一大堆他是如何如何地想看到这次拉斯维加斯行动……以及我们该这样做，该那样做。可怜的老家伙——他简直摸不着方向了，你知道——他只是像看电视明星一样看着他。埃里克则走来走去，就像在对陪审团演讲，证明他所讲的是如何如何地正确。而他——用一种实在是很轻的声音——叫了声‘埃里克’。对，就是这样。于是埃里克开始看他，这是我亲眼所见。埃里克就那样很长时间地看着他，足有5分钟。他的眼越睁越大……接着就开始流口水……然后开始咧着嘴笑……于是他就和埃里克一起笑起来，我当时怕极了。弗拉格一笑就让人觉得害怕，而埃里克也是那样笑着。然后他说：‘你们回来的时候就把他放到莫哈韦吧’。于是我们就按他说的做了。据我所知，埃里克现在就在那地方来回转悠。他盯着埃里克看了足足5分钟，然后就把他忘掉了。”

他又深深地吸了一口，然后把烟掐灭，用一只胳膊搂着她，问：“咱们怎么谈起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来啦？”

“我不知道……印第安斯普林斯基地现在怎么样了？”

劳埃德一下子来了精神，看来印第安斯普林斯工程可真是他的心肝宝贝。“棒极了！非常好！到10月初，也可能更早一些，我们准备挑出3个人驾驶天鹰战机。汉克·罗森看起来可真是不错。还有那个垃圾虫，简直就是这方面的天才。可能有些事他不太熟悉，但操作起武器来他的熟练程度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她曾与垃圾虫见过两次面。但每次当他那令人揣摩不透的目光

落在她身上时，她都觉得有一股逼人的寒流浸透她的全身，而当那双眼睛从她身上移开的时候，她会明显地有一种放松的感觉。很显然，别的人都把他当做一个吉祥物，一个能带来好运的人。他的一只胳膊上有一大块可怕的刚刚愈合的烧伤疤痕，这使她想起前天晚上的那件怪事。汉克·罗森一边说着话，一边把一支烟放进嘴里，划了根火柴，说完话后把烟点上，然后又把火柴摇灭。戴纳发现垃圾虫的眼睛用一种似乎是屏着呼吸的、十分专注的神情望着火焰，就像是他的整个身心都集中在这个小小的火苗上一样，也像是一个饥饿的人在贪婪地盯着一桌 9 道菜的佳肴，直到汉克把火焰摇灭并把烧黑的火柴残梗扔进烟灰缸里，他才移开了目光。

“他很善于使用武器？”她问劳埃德。

“在这方面他棒极了。天鹰战机的机翼下有导弹，名叫斯里克色地对空导弹，名字真他妈的怪，是不是？没人能搞清楚这些东西是怎么安装到战机上去的，也没人知道怎样才能安全地使用它们。天哪，我们花了整整一天时间才弄明白怎么把它们从发射架上拆下来。于是汉克说：‘我们等垃圾虫回来让他看看吧，看他能不能弄清楚怎么办。’”

“他什么时候回来？”

“他呀，他是一个很有趣的旅行家，现在已经在拉斯维加斯住了一周了，不过他可能很快又飞到别的地方去了。”

“他到哪里去？”

“到沙漠里去。他驾驶着一辆罗沃尔汽车，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告诉你，他是个很奇怪的家伙，在这方面，垃圾虫几乎跟老大一样。这里的西部除了一望无际的沙漠和被丢弃的废物以外什么也没有。这个我是知道的，因为我曾经在西部一个叫布朗维尔站的鬼地方坐过牢。我不知道他在那儿靠什么过活，但他确实活过来了。他去寻找新玩意儿。他回来的时候常常能带回来一些。我和他从拉斯维加斯回来大约一星期后，他带回来了一堆带激光瞄准器的机枪，汉克称之为百发百中的机枪。这次他带回来的是特勒地雷，有完整的，也有零碎的，还

有一小罐拍拉息昂杀虫剂——据他说他找到了一大堆这样的杀虫剂，还有一大堆足以把整个科罗拉多州植物的叶子脱得像鸡蛋一样光的脱叶剂。”

“他是从哪儿找到的？”

“各个地方。”劳埃德简单地说，“宝贝，他的鼻子很灵敏，能把东西嗅出来，这是不是很奇怪？内华达州西部和加利福尼亚州东部的大部分地区是以前美国人搞试验的地方，他们在那儿研制各种各样的玩意儿，甚至原子弹。他总有一天非把原子弹也拖回来一颗不可。”

他笑了起来。而戴纳心里却觉得凉飕飕的，彻骨的寒冷。

“这里的有些地方开始大规模地流行感冒，为此我需要不少钱。也许垃圾虫能找到钱。我告诉你吧，他光靠鼻子就能把东西嗅出来。老大说只给他留下一个头他也照样什么都能干，这话没错，确实如此。你知道他现在最喜欢的玩意儿是什么吗？”

“不知道，”戴纳回答。她不敢肯定自己是否想知道这些事，但她到这儿来的目的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呢？

“火焰履带车。他从印第安斯普林斯基地找出来5辆，排成一排就像是能装油料最多的赛车。”劳埃德笑了起来，“里面装满了凝固汽油，垃圾虫喜欢这些东西。”

“垃圾虫。”她嘟囔着说。

“不管怎样，这次垃圾虫来的时候，我们把他带到了斯普林斯基地。他到处敲敲打打，嘴里还不停地嘟囔着什么，只用了6个小时就把那些攻击导弹给安装好了。你相信吗？那些空军机械师足足花了几十年时间才学会这些技术，而他只用了6个小时就办好了。也难怪，他们不是垃圾虫嘛！这家伙真他妈的是个天才。”

低能天才，你不就是这个意思吗。我知道他那些伤疤是怎么得来的了，这一点我敢打赌。

劳埃德看了看表，站起来说：“说起印第安斯普林斯基地，我得到那儿去一趟。还来得及再洗一次澡。想和我一块来吗？”

“这次就不了。”

淋浴间又响起了水声，她于是开始穿衣服。到目前为止，她一直坚持等他不在屋里的时候独自一人穿衣脱衣，她想以后还要坚持这样做。

她把刀鞘绑在前臂上，又把弹簧刀收回刀鞘。她手腕快速一转就能把 10 英寸长的刀子收回来。

嗯，女孩子是要有点自己的秘密，她边想边迅速把外罩套在身上。

这几天下午她一直在一个街灯维修班里工作。所谓的工作就是用一个很精巧的小设备检查灯泡，如果灯泡烧坏了，或者被那些破坏分子打坏了，就换一个新的。这一段时间拉斯维加斯正陷于感冒大流行的恐慌中。她们工作组共有 4 个人，开着一辆上面有可升降平台的大卡车，整天慢吞吞地从一个灯柱移到另一个灯柱，从一条街移到另一条街。

一天傍晚，戴纳站在平台上，一边伸手把一个普列克斯玻璃防风罩从街灯上取下来，一边考虑着她对同组其他人的看法。她很喜欢这 3 个同事，尤其是詹尼·恩斯特伦，一个坚韧而美丽的女人。她以前在夜总会做舞女，现在操作可升降平台。她是戴纳很希望成为自己密友的那种人。然而令她困惑的是詹尼的立场却站在黑衣人一边。这种困惑实在太强烈了，她甚至不敢开口问她为什么是这样。

其他人也不错。她认为拉斯维加斯的傻子比自由之邦要多一些，但他们一点都不凶，不是那种笑里藏刀的人。在她的印象里，这里的人们也比自由之邦的人要勤劳得多。在自由之邦，你会发现那里的人整天都在公园里闲着，他们的午饭会从中午一直吃到下午 2 点。这种事在拉斯维加斯从没发生过。从上午 8 点到下午 5 点，不管是在印第安斯普林斯还是在她的工作组，每个人都在工作，连学校也已重新开课。维加斯大约有 20 个小孩，年龄从 4 岁（4 岁的孩子名叫丹尼尔·麦克卡西，城里的每个人都很喜欢他，他们亲切地称他为迪尼）一直到 15 岁不等。共有两个有执教证书的老师教他们，每周上 5 天课。劳

埃德上初中时因一连三次留级不得不退学，现在能为孩子们提供这些受教育机会，他感到十分自豪。诊所一直开着，并且没人看守。人们任何时候都可以进进出出……但他们最多每次带走一瓶阿斯匹林或别的什么药。在西部不存在药品丢失问题。每个见过赫克·德罗甘遭遇的人都明白有这样的习惯会带来什么样的下场。也没有像里奇·莫法特那样的人，大家都十分友好和坦率。在这儿要是聪明的话最好不要喝比瓶装啤酒的度数更高的酒。

她想起了 1938 年的德国。纳粹党？噢，他们是很有魅力的人，非常善于运动。他们不去夜总会，夜总会是观光者消遣的地方。那么他们做什么呢？他们的工作是制作钟表。

把两者相提并论是否公平呢？戴纳不安地想，她想起了她非常喜欢的詹尼·恩斯特伦。她不太清楚……但她想也许没有什么不公平吧。

她检查了一下防风罩里的光度标准，然后把坏的灯泡换下来，小心翼翼地放在双脚间，拿出最后一个新的灯泡。好了，今天的工作就要结束了。现在已……

她往下看了一眼，顿时吓呆了。

人们正纷纷从印第安斯普林斯基地的车站里走出来往家里赶。他们都不经意地向上望着，就像对有人在高空作业已经很熟悉了一样。观看免费马戏表演的综合症。

有一张脸也在向上看着她。

那是一张方方正正、微笑着的脸，上面流露出好奇的神情。

我的上帝，那不是汤姆·科伦吗？

一串咸咸的汗水流进她的眼睛，模糊了她的视野。当她把汗水擦去的时候，那张脸已消失在人群中了。从车站出来的人群晃动着餐盒走在街上，边走边谈笑着。戴纳注视着那个她以为是汤姆的人，从背影很难说他是不是……

汤姆？他们把汤姆派来了？

肯定不会。如果是的话，那他们一定疯了，简直是……

简直是心智不太健全。

她无论如何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喂，于尔根斯!”詹尼大声向她喊道，“你在上面是睡着了还是在自娱自乐？”

戴纳在平台上斜靠着低矮的栏杆，向下看了一眼詹尼向上仰着的脸，詹尼正在那里做出嘲笑的手势向她笑着。戴纳重新拿起灯泡，用力把它按上。今天的工作到此结束 r。在驶往加油站的路上，她沉默不语，出神地想着什么，安静得使詹尼感到奇怪。

“我只是觉得没什么好说的。”戴纳带着一丝微笑对她说。

不可能是汤姆。

真有可能是他吗?

“起来！起来！你这婊子，快他妈的给我起来!”

一只脚从她身后重重地把她从那张宽大的床上踢了下来，她从朦朦胧胧的睡梦中醒过来，眨着眼睛，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

劳埃德站在那儿，冷酷地向下看着她。站在旁边的是惠特尼·霍根，肯·德莫特，埃斯·海伊，还有詹尼。詹尼平时向带着笑容的脸此时也一样地显得苍白和冷酷。

“詹……？”

没有人回答。戴纳爬起来，模模糊糊地意识到自己还光着身子，她明显地感觉到周围的人正冷酷地向下看着她。劳埃德的脸上露出发现有人背叛自己的表情。

我是在做梦吗?

“快他妈的穿上衣服，你这个骗子，做间谍的婊子!”

看来不是梦了。一种似乎早有预料的恐惧感袭上心头。他们已经知道有关法官的事了，因此也早发现了她。他们么都告诉他们了。她看了一眼床头柜上的时钟，现在是早晨 4 点 15 分。这是秘密警察行动的时刻，她想。

“他在哪里？”她问。

“就在附近，”劳埃德冷酷地说。他的脸色有些苍白，V 形领口处露着那个护身符。“你放心，你很快就能见到他了。”

“劳埃德？”

“干什么？”

“我把性病传染给你了，劳埃德，我希望它烂掉。”

他朝她胸脯下面飞起一脚，把她仰面踢倒在地。

“我希望它烂掉，劳埃德。”

“闭上你的嘴，快穿上衣服。”

“你们先出去，我不愿在任何男人面前穿衣服。”

劳埃德又踢了她一脚，这次踢在右臂上。剧烈的疼痛使她忍不住弯下了腰，嘴巴张得老大，但她并没有喊出声来。

“你现在处境不妙，劳埃德，是不是？竟然和像玛塔·哈里一样的女间谍睡觉？”她冲他冷笑着说，眼中噙着痛苦的泪花。

“算了，劳埃德。”惠特尼·霍根说。他看到劳埃德眼中露出杀机，连忙上前拉住了他的胳膊。“我们先去卧室，詹尼会在这儿看着她穿衣服。”

“那她要是从窗户跳出去怎么办？”

“她不会有机会。”詹尼说。她的宽大的脸像死人一样冷漠，这时戴纳第一次发现她的屁股上插着一只手枪。

“再说她也办不到，”埃斯·海伊说，“上面这个窗户只是做做样子的，你不知道吗？有的人在赌桌上输急了就想从这里跳出去，这对旅馆来说影响太坏，所以这些窗户从来就没打开过。”他的目光落在戴纳的身上，眼里流露出一丝怜悯：“宝贝儿，你现在可成了真正的大输家了。”

“算了，劳埃德，”惠特尼又说，“咱们先出去吧。要是你干出什么傻事来——踢了她的头什么的——你会后悔的。”

“好吧。”他们一块儿朝门口走去，劳埃德转过身来又对她说，“他会够你受的，你这该死的婊子。”

“你是我所有情人中最令我厌恶的一个，劳埃德。”她柔声说。

他又想朝她扑过去，但是惠特尼和肯·德莫特拉住了他并把他拽了出去。随着一下低沉的咔哒声，双层保险门被关上了。

“穿上衣服，戴纳。”詹尼说。

戴纳站起来，依然揉着被踢得紫黑的胳膊。“你们的人就这个样子？”她问，“这就是你们？像劳埃德·亨赖德那样？”

“是你和他睡觉的，又不是我。”她脸上第一次有了表情：生气的责备。“你以为来这儿刺探当地人的情报很容易，是吧？你今天所得到的一切都是自做自受。还有，我的姐妹，你将受到很严厉的惩罚。”

“我和他睡觉是有原因的。”她边穿裤子边说，“我来这儿刺探情报也是有原因的。”

“你能不能把嘴巴闭上？”

戴纳转过身看了看詹尼，说：“年轻的姑娘，你知道他们在这里做些什么吗？你想过没有他们为什么在印第安斯普林斯基地学开那些飞机？还有那些攻击导弹？难道你以为他们这样做是因为弗拉格想在集市上给他的女朋友赢回一个布娃娃？”

詹尼紧紧地抿着双唇，说：“那不关我的事。”

“要是明年他们用那些飞机飞越落基山，把住在山那边的人民都用导弹炸光，你也认为不关你的事？”

“我希望他们这样干。最后灭亡的要么是我们，要么是你们，这是他说的。我相信他。”

“他们也相信希特勒。但事实上你不是相信他——你只是害怕他，没胆量面对他。”

“穿你的衣服，戴纳。”

戴纳穿上她的裤子，扣上扣子，又拉上拉链，忽然她捂住嘴说：“我……我想呕吐……天哪！……”抓起长袖外罩，她转身跑进淋浴间并锁上了门。里面顿时传出很大的呕吐声。

“开门，戴纳！开门，要不然我可开枪把锁打开了。”

“我恶心……”她发出另一阵很响的呕吐声。与此同时，她踮着脚尖，手在药柜上面摸索着。感谢上帝，她在上面找到了她藏在那儿的

弹簧刀。但愿再给我20秒钟时间……

她把刀子绑在手臂上。这时卧室里响起了更多人的声音。

她用左手将水倒在浴盆里。“稍等一下，我现在恶心，真它妈的糟糕!”

但他们一刻也不多给她。有人开始踢门，踢得门框直抖。这时那把弹簧长刀已被戴纳藏好，像硬弓一样沿着她的手臂横放着。她以极快的速度将外套穿在身上并扣上袖子上的扣子，又用手捧起水快速地喝了一口，然后很响地吐在池子里。

门又被踹了一下。戴纳扭开了门上的锁柄，他们一下子冲了进来。劳埃德一副怒不可遏的样子，詹尼站在肯·德莫特和埃斯·海伊的后面，枪已拔出，拿在手上。

“我呕吐了，”戴纳冷冷地说，“吐得很厉害，你们看着不好，是不是？”

劳埃德抓着她的臂膀把她拉出淋浴间，推进卧室。“真该扭断你的脖子，臭婊子。”

“记着你们主子的话。”她边扣外衣的扣子边用明亮的眼睛扫看着他们说，“他是你们的匪首，你们属于他，要拍他的马屁，是不是？”

“你最好闭上嘴，”惠特尼厉声说，“你这样只会使自己更遭殃。”

她看了詹尼一眼，难以理解这个白天爱笑的、爽朗的放荡女人怎么会变得这样冷漠和阴险。“你们难道看不出这个人想让悲剧重演吗？”她绝望地问他们，“屠杀，枪击……大灾难？”

“他的力量最强大，”惠特尼用一种奇怪的柔和语调说，“他要把你们这些人统统从地球上消灭掉。”

“不要再说了，”劳埃德说，“咱们走吧。”

他们走过来要抓她的胳膊，她连忙后退，摇着头，两臂交叉护着身体说：“我自己会走。”

弗拉格住的小楼显得有点荒凉。门口只有几个带着枪的男人，有的坐着，有的站着。电梯门开了，劳埃德一伙人拥推着戴纳走了进来。

走过一排出纳员窗口，她被带到一扇门前。劳埃德用一把很小的钥匙把门打开，一群人走了进去。他们走过一个看起来像是银行的地方：那里有加法机，装满纸带的旧篮子，成罐的橡皮条，剪纸用的剪刀，还有已变得灰白、模糊不清的计算机屏幕，半开着的装现金的抽屉等等。一些现金从抽屉里掉出来，落在地板上。大部分现金的面值是 50 或 100。

在出纳员的办公区后面，惠特尼打开另一扇门，他们带着戴纳，沿铺着地毯的走廊来到一间接待室。这个房间布置得很优雅，里面有一张收拾得干干净净的桌子。几个月前死去的一个秘书曾在这里办公，他死于不断地咳嗽并大口地吐痰。墙上挂着一幅画，好像是什么人的肖像。地上铺着上等的淡棕色长绒毛地毯。这是通往权力中心的会客厅。

一种恐惧感像冰凉的水慢慢侵入她的躯体，她感到自己快要冻僵了，并且有些不知所措。劳埃德靠着桌子，按了一下上面的按钮。戴纳发现他的额头微微冒出汗来。

“我们把她带来了。”

她突然感到内心爆发出一阵歇斯底里的大笑，想抑制住却无能为力，禁不住咯咯的笑出声来。詹尼猛地打了她一记耳光，厉声说：“闭嘴！你难道不明白自己的下场吗？”

“我知道，”戴纳看了她一眼说，“你，还有你们这些人，你们实际上才不知道。”

这时话筒里传出一阵十分热情和兴奋的笑声，“非常好，劳埃德，谢谢。让她进来。”

“让她一个人进去吗？”

“非常正确。”在一阵非常放肆的大笑声中话筒关闭了。这笑声使戴纳觉得嗓子都快干了。

劳埃德转过身来，这时他额上的汗水大滴大滴地渗出，像泪珠一样顺着双颊流了下来。

“你听到他的话了吗？进去。”

她两臂交叉放在胸前，这样可以把刀子藏起来。“要是我瘫倒呢。”

“我会把你拖进去。”

“看看你自己吧，劳埃德，你已经吓得连一只野狗崽都拖不进去了。”她又看了一下其他人，说：“你们都害怕了。詹尼，其实你已经吓得尿裤子了，这对你的身体可没什么好处，对你的裤子也没什么好处。”

“闭嘴，你这卑鄙的间谍。”詹尼小声说。

“我在自由之邦从没吓成这样过，”戴纳说，“我在那儿感觉很好。我来这儿就是因为我想把这种不错的感觉保留下来。这根本不是政治原因。你们应该好好想一想，也许是他让你们感到恐惧，因为他除了恐惧以外没有任何东西送给你们。”

“我的姑奶奶，”惠特尼用道歉的口吻说，“我很想听你下面的教导，但是那个人正在那里等着哪。很抱歉，你必须自己走进去，要不然，我们就把你拖进去。要是你有很多话需要一吐为快的话，你可以进去后把这些话讲给他听，你随便怎么办都行。但是现在，我们还在为你担着干系呢。”戴纳心里想：真奇怪，他听起来像是真心实意地在道歉。他确实吓得太厉害了。

“你们用不着那样，我自己可以进去。”

她迫使自己的脚向前迈，这样反而简单一些。她就要走向死亡了——这一点她很清楚。既然这样，那就随它的便吧。反正自己有刀子。要是有可能的话，就先把他杀死，然后，如果有必要，再自杀。

她想：我是戴纳·罗伯塔·于尔根斯，我现在很害怕，但我以前就一直在害怕。他想从我这儿夺走的只不过是我迟早有一天要失去的——也就是我的生命。我不会让他把我摧垮，只要我能够，我决不能丧失自己的尊严……我希望体面地死去，我就要实现自己的愿望了。

她打开门走进里面的办公室，走到兰德尔·弗拉格的面前。

这是个大房间，里面几乎没有什么东西。桌子安放在最靠里的墙边，一张旋转椅紧靠在它的后面。墙上的图画被帘子遮挡着，灯也熄着，所以整个屋子显得很黑。

在房间那边，窗帘拉开处露出一扇正对着沙漠的玻璃窗。戴纳从没见过那么缺乏生气且枯燥无味的风景。风景的上面是一轮明月，像小小的磨光的银币，只差那么一点点就可以成为满月。

窗边有一个男人的身影正眺望着远方的景色，背对着她，对她的到来毫无反应。一个人转身的动作能持续多长呢？两秒钟，最多三秒钟。但对于戴纳来说，这个黑人好像一直在慢慢地转身，就像他正看着的那轮慢慢露出的明月一样，一点一点显露着他的真面目。她仿佛又变成了一个小孩，被一种极其强烈的恐惧吓得几乎麻木了。在那一瞬间，她确实被他那特有的魔力惊呆了。她确信，当这个转身动作结束时，她将一览无余地看到那张梦魇中可怕的脸，就像发觉一个千古不解的谜一样：他就像一个披着斗蓬的哥特族和尚，整件上衣在黑暗中形成一个长长的影子。这是一个缺乏表情的阴险的男人，她看到他的真面目后也许会被吓得疯掉。

他望着她，脸上挂着热情的微笑，慢慢地走了过来。她大吃一惊：天啊，他的年龄竟和我差不多。

兰德尔·弗拉格的黑发有些凌乱，英俊的脸上泛着红润，也许是因为在沙漠里风吹日晒的缘故吧。他的样子机敏善感，眼睛里跳跃着亢奋的光芒，就像是一个小孩忽然发现一个令他十分感兴趣的秘密一样。

“戴纳！”他对她说，“你好！”

“你－你－你好！”她只能说出这几个字。她已做好各种各样的准备，但怎么也没想到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她似乎被当头一击，几乎摔倒在地。面对她的迷惑，像是道歉一样，他微笑着伸出双手。他上穿一件褪色的花呢衬衣，衣领有些磨损，下穿窄脚牛仔裤，脚蹬一双很旧的牛仔靴，鞋跟已经磨损。

“你以为我是什么？吸血鬼？”他的笑容很温和，几乎要求她也报

之一笑。“一个扒人皮的恶魔？关于我他们都对你说了些什么？”

“他们很害怕，”她回答说，“劳埃德像……像头猪一样出了很多汗。”他的笑容依然是那么动人，简直令人难以拒绝地想对他回笑，她拼命抑制住这种冲动。由于他的命令，她曾被人一脚从床上踢了下来，并被带到这儿……怎么办？忏悔？把自己所知道的关于自由之邦的一切情况告诉他？但她觉得这些情况他一定都知道。

“劳埃德，”弗拉格苦笑道，“感冒在凤凰城大流行的时候，劳埃德曾有过一次悲惨的经历。是我把他从死神手里救了回来，”——他的笑容在进一步消除对方的敌意——“用一句流行的话说，那是一场比死更可怕的经历。我觉得他多少把那次经历与我联系上了，尽管他的遭遇根本就不是我造成的。你相信我吗？”

她慢慢地点了点头，相信他了，心中甚至纳闷劳埃德不断淋浴的怪癖是不是和“在凤凰城的一次悲惨遭遇”有什么关系。她也发现自己心中对劳埃德产生了一种从没有过的情感：怜悯。

“好吧，坐下来谈，亲爱的。”

她用狐疑的眼光向四周望了望。

“就坐在地板上，地板很好。我们一定要谈一谈，真诚地谈一谈。撒谎的大骗子都是坐在椅子上，咱们不学他们。我们就像坐在篝火对面的朋友一样坐下来。来，坐下，小姐。”他的眼睛闪动着一种使人身不由己的魔力，就像他那真诚而开朗的笑容一样。他盘腿坐在地上，用磁石一样的眼睛望着她，脸上的神情似乎在说：你不会忍心让我一个人这么滑稽地坐在这间办公室的地板上，是吧？

戴纳想了想还是坐了下来。她盘起双腿，双手轻轻地放在膝盖上。她能感觉到弹簧刀鞘里的刀子轻微的压力。

“亲爱的，他们派你到我们这里来刺探情报，”他说，“我这样描述准确吗？”

“是的。”她明白否认是没有用的。

“你也知道在战争期间间谍通常会有什么下场？”

“是的。”

他的笑容像灿烂的阳光一样一下子四射开来，“那么，很幸运我们双方的人民不是在进行战争，对不对？”

她看着他，对这句话感到十分诧异。

“确实，我们不是在进行战争，这一点你也知道。”他用一种平静的语调真诚地说。

她的脑海中顿时涌现出数不清的使她感到困惑的问题：印第安斯普林斯，攻击导弹，带着脱叶剂的垃圾虫以及他的火焰履带车，还有当这个男人的名字——或者说他本身——在谈话中出现时话题的迅速转变，以及那个在莫哈瓦游荡的名叫埃里克·斯特莱顿的律师。

他一动不动地注视着她。

“我们攻击过你们所谓的自由之邦吗？对你们做过什么挑衅战争的行动吗？”

“没有……不过……”

“你们攻击过我们吗？”

“当然也没有！”

“对，没有。我们也没计划要这样做，你看！”他忽然举起右手卷成筒状，通过它，她可以看到窗外一望无垠的沙漠。

“这是西部大沙漠！”他大声说，“统统见鬼去吧！内华达州！亚利桑那州！还有新墨西哥，加利福尼亚！都见鬼去吧！我的人民数目寥寥，又分散在华盛顿、西雅图周围以及波特兰、新奥尔良，并且相当大一部分是在爱达荷和新俄勒冈州。我的人民数目分散得连每年做一下统计都办不到。我们比你们更脆弱。自由之邦就像一个有高度组织的蜂窝或社区一样，而我们只不过是个小小的联合体，由我做一个象征性的头领。我们双方都有足够的生存空间，就是到 2190 年双方人民的生存空间也会绰绰有余。这是说如果孩子们能活下去的话——这事至少要到 5 个月以后才有可能知道。如果他们活着，人类继续下去，而他们之间发生什么纠纷的话，那么就让他们通过战争去解决吧，可是眼下我们究竟有什么理由需要打起来呢？”

“没有什么理由，”她不由自主地轻声说。她的喉咙已干，脑袋涨

得发痛，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是什么？是希望吗？她注视着他的眼睛，似乎已无法把视线从他身上移开，实际上也不想移开。她不会发疯，因为他决没有逼她发疯，他是一个……一个非常通情达理的人。

“没有经济原因使我们发动战争，也没有技术原因。我们的政治制度有那么一点不同，但这微不足道，因为我们之间还隔着一座落基山……”

他在麻醉我。

她这样想，于是很费力地把目光从他的眼睛那里移开，越过他的肩膀，向外望着那轮明月。弗拉格的笑容暗淡了一些，脸上似乎浮现出了愤怒的影子。也许只是她的幻觉？当她的目光又回到他身上的时候（这一次带了更多的敌意），他又在温和地对她微笑。

“是你杀死了法官，”她厉声说，“你想从我身上得到些什么，一旦你得到，就会把我也杀死。”

他很耐心地望着她说，“沿爱达荷州至俄勒冈州一带有许多警戒哨，他们在寻找法官，这是事实，但并不是杀死他！我的命令是把他给我带来。我一直在波特兰，直到昨天才回来。我想以现在和你这样的方式和他谈一谈，亲爱的，冷静一点，好好想想，理智一些。我的两个哨兵在俄勒冈州一个叫科珀菲尔德的地方找到了他。他当即开枪射击，把其中一个打成重伤，另一个当场死亡。重伤的那个临死之前杀死了他。我对发生这样的事感到很难过，比你所能知道和了解的更难过。”他的眼神暗淡了下去，从这一点她相信他所说的是真话，但也可能是他想用这种欺骗的方式使她信任他，一想到这一点，她立刻又感到透骨的冰冷。

“可他们并不是这样说的。”

“要么相信他们，要么相信我，亲爱的。不过你记住，是我向他们发的命令。”

他真是循循善诱……该死的循循善诱。他似乎毫无恶意，但这不是事实，难道他真的不坏？产生这种感觉仅仅是因为他是个人，或者

从某个方面看起来像人。他有政治家特有的熟练技巧，他一出场，再雄辩的人也会哑口无言，俯首认输……不过她发现他的说教方式让她感到心烦意乱。

“如果你无意发动战争，那么你在印第安斯普林斯基地拥有那么多飞机和人员做什么用？”

“这是一种防御手段，”他马上说，“我们在加利福尼亚州的瑟尔斯湖和爱德华空军基地也是这么做的。我们还有一部分人在华盛顿的亚里基桥搞原子反应堆。你们的人马上也会做同样的事……或者他们已经开始做了。”

戴纳缓缓、缓缓地摇了摇头说：“我离开自由之邦的时候，他们还在设法让电灯重新亮起来。”

“我很愿意派两三个技术人员去帮助你们，只是刚好得知你们的布拉德·基奇纳已经把事情办得差不多了。他们昨天暂时断了一下电，不过问题很快就解决了。阿拉帕霍用电量太大，超负荷了。”

“这些事你都是怎么知道的？”

“噢，我有我的手段，”弗拉格和蔼地说，“顺便说一句，一个老太太回来了，一个非常好的老太太。”

“是阿巴盖尔妈妈？”

“是的。”他的眼中涌现出一丝淡淡的忧虑，也许是悲伤。“可她已经死了。真可惜，我实在是希望亲眼见到她。”

“死了？阿巴盖尔妈妈死了？”

他眼中的忧伤似乎烟消云散了，微笑着对她说：“你真的对此那么吃惊？”

“不，我奇怪的是她怎么回来了，也许我比你所预料的要奇怪得多。”

“她回来后就死了。”

“她说过些什么吗？”

在那一瞬间，弗拉格和蔼可亲的面具消失了，露出阴沉的失望和愤怒。

“不，”他说，“我以为她会……会说些什么，可她在昏迷中死去了。”

“你敢肯定吗？”

他的脸上又浮现出灿烂的笑容，像夏日里驱散了浓雾的太阳。

“不要想她的事了，戴纳，我们谈一些高兴的事，比如说让你回到自由之邦去。我想你肯定很希望回到那儿去，我也有一样东西需要你带过去。”他说着从衬衣里掏出一个用皮革做的小袋子，从里面拿出三张军用地图递给戴纳。戴纳看着这些地图，心中更困惑了。这是一张有关西部 7 个州的地图，上面用小红点标注着一些特定的地区。在每张地图的下面有一个用手工画的箭头注明这些是人口比较稠密的地区。

“你是想让我把这些带回去吗？”

“对。我知道你们的人口主要分布在哪些地区，因此也希望你们能知道我们这方面的情况，这可以作为一种友好而诚实的姿态。你回去后我希望你这样对他们说：弗拉格并没有把他们当做敌人，弗拉格的人民也不是他们的敌人，所以以后不要再往这儿派间谍了。如果他们想派人来这儿，就派外交使团……或者相互交换学生……什么办法都行，但是要光明正大。你回去会这样对他们说吗？”

他这些简练的话语使她震惊得简直有些晕眩。“当然，我可以这样告诉他们，不过……”

“这就够了。”他又举起他那宽大的、空荡荡的手掌，她从上面看出了一些异样，于是带着满腹狐疑，向前探着身子去看。

“你在看什么？”他的话音里带着一丝严厉。

“没看什么。”

事实上她已看到了，从他的表情她也看得出来，他知道自己看到了。弗拉格的手掌上空荡荡的，没有一条手纹，光滑得像婴儿腹部的皮肤，没有生命线，没有爱情线，没有戒指，没有手镯，也没有任何别的手饰，只是……只是那么空荡荡的。

他们互相看着对方，似乎看了很长时间。

这时，弗拉格一下子站了起来，回到他的桌边。戴纳也站了起来，她实际上已经相信他会让她走的。他坐到桌边拿起了麦克风。

“我会让劳埃德给你的自行车加好油，把一切损坏的地方都修好，”他说，“再给你的车子充好气。你现在不会担心气不足或油料不够了吧？放心，一切都足够用。虽然曾有一天，我记得很清楚，也许你也记得，好像整个世界都因为缺少价格便宜的无铅油而弥漫着核武器的火球。”他摇了摇头叹息着说，“人类真是愚昧得无可救药。”

他按下了话筒的按钮，“劳埃德？”

“是的，我在这儿。”

“请把戴纳的自行车充好气送过来，放在旅馆前面。她要离开我们回去了。”

“是。”

弗拉格关上话筒，然后对她说：“好了，没事了，亲爱的。”

“我……这样就可以走了？”

“对，尊敬的女士，我为此感到十分高兴。”他掌心向下指着门口说。

她走到门口，刚要打开门就听见他说：“还有一件事，一件……一件非常小的事。”

戴纳转过身望着他，他正对她微笑着。这是一种很友好的笑，但就在那一刹间她忽然想起一种被训练的大黑狗，长长的舌头伸在又白又尖锐的牙齿外面，一口就能像咬一块洗碗布那样咬掉一只胳膊。

“什么事？”

“你们还有一个人在这儿，”弗拉格说，脸上满是和蔼的微笑，“他会是谁呢？”

“我怎么能知道呢？”戴纳反问道。这时她的脑子忽然闪现出一个身影：汤姆·科伦！……真的会是他吗？

“哦，得啦，亲爱的，我想我们已经说得很明白了。”

“真的，”她说，“你仔细想一想就会发现我决不撒谎，委员会派我……还有法官……谁知道还有多少人……他们是非常小心的，因此

我们之间不能相互了解。这点你明白，要是发生了什么事……”

“要是我们发现了几个并决定要除掉他们，是不是？”

“对，是这样。我是苏珊·斯特恩派来的，我曾猜想是拉里·安德伍德……他也是委员会的成员……”

“我认识安德伍德先生。”

“对，嗯，我猜是他派法官来的。不过对于别的人……”她摇了摇头，“谁都有可能，也可能是许多人，因为我知道委员会的 7 个成员每人都负责招募一个间谍。”

“对，这有可能，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其实只有一个，你知道这人是谁。”他脸上的笑容更灿烂了，但现在这笑容却令她感到害怕。这不是自然的笑，它使她想到了死鱼，污染的水，透过望远镜看到的月球表面，这也使她感到很泄气并且怒火中烧。

“你知道。”他重复说。

“不，我……”

弗拉格再次俯下身子对着麦克风说，“劳埃德走了吗？”

“不，我还在这儿。”通讯设备虽昂贵，但确实是一件很不错的通讯工具。

“先暂停一下对戴纳自行车的准备，”他说，“我们还有一件事需要”——他看了她一眼，眼睛里闪现着深思熟虑的光芒——“先在这里解决了。”

“是。”

对话机关闭了。弗拉格的手握在一起，微笑着看着她，看了很长很长的时间。戴纳开始出汗了。他的双眼似乎越睁越大，越来越黑，使人觉得看他的眼睛就像看一眼很深很老的井。她想把目光移开，可怎么也办不到。

“告诉我，”他用一种非常柔和的声音说，“亲爱的，我们都不希望发生什么不愉快的事。”

她听见自己的声音说：“整件事就是一个阴谋，是一场由一个人一手导演的戏，这不是很明显吗？”

“亲爱的，我不明白你在说些什么。”

“不，你明白。你们错就错在劳埃德回答你回答得那么快。当你在这儿散布花言巧语的时候，他们应该已按照你的吩咐去行动了，他现在应该带着我的自行车走了一半的路程，除非你告诉他别动，看来你从来就没想过放我走。”

“亲爱的，你的多疑症使你得出一个可怕的结论。我怀疑你和那些人在一起时曾有过类似经历，那可真是一件很可怕的事。你猜想的这件事也很可怕，但我们并没打算这样做，是不是？”

她感到自己的力气正在渐渐地耗光。怀着最后的希望，她把麻木的右手握成拳头，朝右眼打了一下，顿时一股剧烈的疼痛遍布全身，眼前的景象也开始模糊了。她用头猛地在门上撞了一下，发出一声巨响。她迅速把目光从他身上移开，觉得自己的决心又恢复了，抵抗的力量也增强了。

“噢，你可真是好人啊。”她愤怒地说。

“你知道他是谁，”他边说边站起来，离开桌子向她走了过来。“你知道，而且你会告诉我的。打自己的头对你没有什么帮助，亲爱的。”

“你自己怎么会不知道？”她对他吼道，“你了解法官，了解我，怎么会不知道……”

他的双手以可怕的力量落在她的臂膀上，大理石一样冰冷。“是谁？”

“不知道。”

他晃着她的身子，就像晃着一个布娃娃一样，脸上的笑容和愤怒组合在一起，狰狞可怕。他的手冰冷冰冷，脸上却散发着烤炉一般的热浪。“你知道。告诉我，谁？”

“你为什么不知道？”

“因为我看不见他！”他咆哮着，抓着她把她摔在地上，摔得她骨头都快散架了。当她看到那双探照灯似的眼睛在黑暗中朝她逼近的时候，她感到自己的膀胱失去了控制，一股热流顺着大腿流了下来。让她感到温和而有希望的脸消失了，兰德尔·弗拉格消失了，现在和

她在一起的是“步行者”，是高个子，是巨人，只有上帝能帮助她。

“你会开口的，”他说，“你会说出我想知道的东西。”她盯着他，慢慢地站了起来，她感觉到了贴在前臂的那把刀子。

“好吧，我告诉你，”她说，“你过来。”

他狞笑着，向前迈了一步。

“不，再近一些，我想附在你的耳边说。”

他离她更近了一些。她能够感到灼人的热气，彻骨的冰冷；听到重重的不规律的喘息；闻到潮湿、强烈的气味，像阴暗地窖里腐败的菜叶一样令人作呕。

“再近一些。”她沙哑着嗓子轻声说。

他又向前迈了一步。她曲起右手腕，耳朵似乎听到了弹簧刀鞘发出的吱吱声，她已感到了手中刀子的分量。

“在这儿!”她歇斯底里地大叫一声，手猛地向上一扬，狠狠地朝他胸部挥去。

她要让他的五脏六腑都流出来，让这个阴险毒辣的家伙犯一个致命的错误。但出乎她意料的是，他忽然爆发出一阵大笑。只见他双手放在胯上，笑得前仰后合，脸部的肌肉收缩着，挤压着，扭曲着，呈现出十分滑稽的表情。

“哦，亲爱的!”他大声叫道，随后又爆发出一阵大笑。

她傻傻地低头一看，发现手里握着一个黄香蕉，上面插着一把蓝白相间的刀子。带着极大的恐惧，她把它丢到地上，那东西在地毯上似乎变成了一种黄色的狞笑，就像弗拉格那张滑稽的脸一样，令她十分厌恶。

“你会说出来的，”他低声说道，“你一定会说出来的。”

戴纳心中明白他说的非常正确。

她迅速地一转身，快得黑衣人都没有反应过来，他本能地伸出双手去抓，然而除了她衣衫后面的一块布之外，他什么也没抓到。

戴纳扑向了墙上的那扇玻璃窗。

“不!”他尖叫一声。她似乎感到他像一阵黑风刮了过来。窗户爆

发出一声沉闷的哗啦声，她吃惊地看到大块的厚玻璃纷纷落下，像矿藏的水银一样沿她头的撞击点四散开去。冲击的惯性带着她的半个身子从玻璃洞探出窗外。她一动不动地停在那里，血像潮水一般流了出来。

她感觉到他的双手放在自己的肩上。这时她很想知道他还能用多长时间迫使她说出真相，1 个小时？2 个小时？她觉得自己正一点点地死去，这对他来说可不算好事。

“我知道是汤姆，你们发现不了他，你们用什么办法也发现不了他，因为他不同于我们，他……”她这样想着。

这时他想用力把她拖进屋里去。

她仅用力把头往右一摆，便杀死了自己。一块像剃刀一样锋利而尖锐的玻璃深深地刺进她的喉咙，另一块扎进了她的右眼。她用双手拍打着玻璃，身体抽搐了几下，不一会儿，便瘫下不动了。黑衣人拖进屋里的只是一个鲜血淋漓、像面袋一样的东西。

她死了，仿佛带着胜利的满足。

狂怒之下的弗拉格像一只咆哮的公牛，发疯般地踢起她来。然而她那柔软而漠然的身体对此毫无反应，就像在蔑视他一样，这更加激怒了他。他在屋里把她踢来踢去，一边踢着，一边咆哮着，咒骂着，他的头发上闪现着火花，就像他的体内有一个装有核子的回旋加速器开始运转起来，形成一个电场，把他的整个身体变成了一节蓄电池。他的眼睛里燃烧着黑色的火焰，咆哮着，踢着，踢着，咆哮着。

守候在外面的劳埃德和其他几个人一个个吓得脸色煞白，面面相觑。终于，他们再也忍受不下去了，坦尼，雷恩，还有惠特尼，相继悄悄地离去，牛奶一样煞白的脸上流露出似乎什么都没听见，但又想偷听一下的那种小心翼翼的神情。

只有劳埃德依然守候在那里，他不是不想离开，而是觉得自己会有任务。弗拉格最后果然把他叫了进去。

他坐在那张大桌子上，交叉着双腿，双手放在膝盖上，透过劳埃

德的头顶望着外边深远的天空，形成一幅打座的图画。劳埃德看见玻璃墙的中央被撞开了一个大洞，周围锋利的玻璃碎片上沾满了粘稠的血液。

躺在地上的是一具血肉模糊，蜷缩成一团的尸体，包裹在一块布中。

“把那东西清理掉。”弗拉格说。

“是，”他的声调很低，而且有点儿沙哑，“要把头留下来吗？”

“把这东西整个地拖到城东，然后浇上汽油烧掉。你听见我的话了吗？烧掉它！把这该死的东西烧掉！”

“是。”

“这就对了。”弗拉格的脸上又开始浮现出宽厚的微笑。

劳埃德用哆哆嗦嗦的双手费力地抱起这个沉重的东西，他觉得嗓子眼里好像堵着一团棉花，差点儿发出恐惧的呻吟声。抱起的尸体在他怀中形成一个 U 的形状，下面是一滩粘乎乎的血液。那东西刚被他抱起就又滑了下去，发出“咚”的一声响。他用恐惧的眼光看了弗拉格一眼，弗拉格仍然以打座的姿势坐着，眼睛望着外边。劳埃德又抱起它，用力抓紧，然后一步一步向门口移去。

“劳埃德？”

他停下来，转过身去，嘴里不由得“啊”了一声。弗拉格还是像打座一样地坐着，只是身体已悬在离桌面大约 10 英寸的半空中，眼睛依然安详地望着屋外。

“什……什……什么事？”

“我在凤凰城给你的钥匙你还保存着吗？”

“是的。”

“要随身带着，现在是时候了。”

“好……好的。”

他等着听他下面讲些什么，但弗拉格没有再开口。他就那样悬在黑暗中，像一个在施行不可思议的魔法的印度苦行僧，脸上温和地笑着，望着外面。

劳埃德赶忙离开这里，仿佛捡回了自己的生命和神智一样长出了一口气。

那天的维加斯很平静。劳埃德回来时已是下午 2 点钟，浑身散发着汽油味。这时，风开始越刮越大，到下午 5 点钟时，斯特里普大街上已是狂风怒吼，夹杂着风从旅馆之间刮过时发出的凄凉的呜呜声。由于七八月份城中缺水而枯死的的棕榈树此时在空中孤零零地摇摆着，就像几面破碎的旗帜。奇形怪状的乌云在人们的头顶上飞驰而过。

在幼狮酒吧里，惠特尼·霍根和肯·德莫特坐在那里，边喝着瓶装的啤酒，边吃着鸡蛋沙拉三明治。三个老太太——大家都叫她们韦尔德姐妹——在城郊养了些鸡，人们似乎都没有足够的鸡蛋吃。在酒吧下面的赌场内，小迪尼·麦克卡西正欢快地在一个赌桌上爬来爬去，周围摆着成排用橡皮做的士兵。

“看那个小家伙，”肯兴奋地说，“有人问我能不能一连看他一个小时，其实我能一连看他一个星期。我真希望上帝也赐给我这样一个孩子。我老婆只生过一个，还早产了 2 个月，结果第三天刚过完就死在了保温箱里。”他抬头看了看，这时劳埃德走了进来。

“嗨，迪尼!”劳埃德喊道。

“奥埃德！奥埃德!”迪尼边大声叫着边跑到桌子边跳了下来，跑到劳埃德面前。劳埃德抱起他转了一圈，然后又紧紧地把他抱在怀中。

“亲过劳埃德了吗？”他问道。

迪尼在他脸上叭咂叭咂地乱亲起来。

“我给你带了点东西。”劳埃德说着从他胸前的口袋里掏出一把用锡纸包着的巧克力糖。

迪尼欢叫着一把抓了过来，“奥埃德？”

“什么事，迪尼？”

“你怎么闻起来像一桶汽油？”

劳埃德笑了起来，“我烧了点垃圾，宝贝儿，你继续玩吧。现在谁是你的妈妈？”

“安杰利娜。”他把这个音发成了“安杰伊娜”。“接下来还是邦尼。我喜欢邦尼，但我也喜欢安杰利娜。”

“别告诉她劳埃德给你买糖了，好不好？安杰利娜会骂劳埃德的。”

迪尼保证不告诉她，然后想着安杰利娜骂劳埃德的情景，咯咯地笑着跑开了。过了一两分钟，他来到了赌桌旁边的“警戒线”，一边指挥着他的“军队”，一边大口地嚼着巧克力糖。惠特尼穿着他那件白色工作服走了过来，手里拿着两块三明治和一瓶冰镇的汉姆酒，递给劳埃德。

“谢谢，”劳埃德说，“看着可真不错。”

“那是赛伦家庭作坊制作的面包。”惠特尼自豪地说。

劳埃德津津有味地吃了一会儿，最后问：“有谁见过他吗？”

肯摇了摇头说：“我想他又走了。”

劳埃德陷入了沉思。外面传来一阵呜呜的风声，让人觉得凄凉而孤单，就像在沙漠里迷路了一样。迪尼不安地抬头看了一会，然后继续弯着腰玩。

“我想他就在附近的某个地方，”劳埃德最后说，“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我就是有这样一种感觉。我觉得他就在周围等待着某件事情的发生，但我不知道这件事是什么。”

惠特尼用很轻的声音问，“你认为他从她口中得到什么了吗？”

“不，”劳埃德望着迪尼说，“我想他没有。他在这件事上不知怎么出了点岔子，她……她很幸运，或者说她比他要高明一些。这种事不常发生。”

“这毕竟没什么大不了的。”肯说，但他的脸上也同样显现着不安。

“是的，”劳埃德静静地听了一会风声。“也许他已回到了洛杉矶。”但他并不是真的这样想，从他的脸上可以看出这一点。

惠特尼又回到厨房给每人拿了一杯酒。大家默默地喝着，都陷入了深深的沉思。最初是那个法官，现在是这个女人，两人都死了。谁也没说出真相，谁也没像他要求的那样留下什么线索。看来曼特尔、马里斯和福特这几个美国佬在“职业冠军赛”中失去了前两局；这在他们看来可真是难以置信，而且很可怕。

大风整整刮了一夜。

第 63 章

9 月 10 日傍晚时分，迪尼在城里的一个小公园玩耍着。这个公园位于旅馆和娱乐场区的北面。他本周的“妈妈”安杰利娜·希施菲尔德此时正坐在公园的长椅上与一位年轻的姑娘闲聊。这个姑娘是 5 个星期前来这里的，比安杰晚来 10 天左右。

安杰·希施菲尔德今年 27 岁，那姑娘比她小 10 岁。她下穿一条蓝色紧身运动衣，上穿一件水手领罩衫，罩衫短小得几乎使她的胸部一览无余，不给人留下一点想象的余地。孩子气的脸上常常带着一副娇嗔而又有些迷茫的神情，与紧身衣衬托出的年轻而诱人的身材多少有点不谐调。她讲起话来枯燥无味，没完没了，几乎全是：摇滚明星、性，她在印第安斯普林斯基地擦除武器油垢的工作是多么地脏、性，钻石戒指、性，爱看的电视节目、性。

安杰有时心里真希望她到外面跟别人做爱去，这样可以留下自己清静一会儿；她也希望迪尼至少等到 30 岁以后再慢慢地找这个女人做妈妈。

这时候，迪尼忽然抬起头，笑着大声喊：“汤姆！嗨，汤姆！”

在公园的另一边，一个长着满头浅黄色头发的大个子男人走了过来。他手里提着给工人装午饭用的大木桶，木桶随着他的脚步摆来摆去，不断地磕碰着他的腿，这使他的脚步显得有些踉跄。

“哎呀，那家伙好像喝醉了。”女孩对安杰说。

安杰微微一笑，“没有，他叫汤姆。他只是……”

迪尼站起来朝那人跑去，边跑边大声嚷嚷着：“汤姆！等一等，汤姆！”

汤姆转过身，笑着回答：“迪尼！嗨——嗨！”

迪尼扑向汤姆，汤姆丢下饭桶，一下子抱起他，飞快地转起来。

“让我开飞机，汤姆！让我开飞机！”

汤姆抓住迪尼的手腕，拉起他越来越快地旋转起来，离心力使迪尼的身体飞了起来，双腿发出飕飕的风声，差不多和地面达到了平行。迪尼尖声大笑起来。转了几圈后，汤姆轻轻地把他放在地上。

迪尼大笑着，踉踉跄跄地四面乱晃，努力找回平衡。

“再让我开一次，汤姆！再让我开一次！”

“算了，再转你会呕吐的。汤姆现在需要回家，要懂事，是不是？”

“好吧，汤姆，再见！”

安杰说：“在这个城里，我想迪尼最喜欢劳埃德·亨赖德和汤姆·科伦。汤姆·科伦很朴实，不过……”她看了那个姑娘一眼，打断了自己的话。那个姑娘正眯着眼出神地望着汤姆，心里似乎在想着什么。

“他是不是和另一个男人一起来这里的？”她问。

“谁？汤姆？不，就我所知，一个星期前他一个人来到这儿。他曾经和那些人一起住在自由之邦，但他们把他赶了出来。让我说呀，这是他们的损失，我们的收获。”

“他不是和一个又聋又哑的人一起来的吗？一个又聋又哑的人？”

“和一个又聋又哑的人？不，我很肯定他是一个人来的。迪尼很喜欢他。”

姑娘望着汤姆，直到他从视野中消失。她想起了那张草草地写着我们不需要你的纸条。那是在堪萨斯城，很久很久以前。她朝他们开了枪。她想那时要是把他们杀死就好了，尤其是那个哑巴。

“朱莉，你怎么了？”

朱莉没有回答，只是目不转睛地盯着汤姆·科伦的背影。过了一会儿，她的嘴角浮起一丝微笑。

第 64 章

这个垂死的人打开笔记本，拔下笔帽，他停了一会儿，然后使开始写了起来。

说来也怪，当笔尖在纸上划过，就好像是将每一页从上到下都覆盖上了仁慈的魔力。单词写得松散而拖沓，字母写得又大又歪，仿佛他通过自己的时间机器又回到了上小学的那段日子。

那时，他的父母还有一些剩余的爱能用在他身上，而他成为一个有趣的胖男孩和可能成为同性恋者的命运也还没有注定。他还记得坐在厨房里那张洒满阳光的桌子边，慢腾腾地在画了蓝线的“蓝马练习本”上逐字逐句地抄一本汤姆·斯威夫特的书，在他身边还放着一杯可乐。他能听见妈妈的说话声从起居室里传来，有时候她是在打电话，有时候是在和邻居聊天。

他只是孩子的那种胖，这是医生说的。他的内分泌没什么问题，感谢上帝，而且他非常聪明！

看着一个又一个字母组成了单词，一个又一个单词组成了句子，句子又组成了段落，这每一部分都像是城墙坚固的堡垒上的一块砖头，而这就是语言。

“这将是我最伟大的发明，”汤姆坚定地说，“看看当我拿出盘子的时候将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看在上帝的份上，别忘了遮住你们的眼睛！”

语言的砖头。一块石头，一片叶子，一扇找不到的门。单词。世界。魔法。生命与永恒。力量。

我不知道这是谁传给他的，也许是他爷爷。他是一位牧师，人们都说他的布道是最精彩的……

看着随着时间的推移，字写得越来越好，看着他们一个个联接起

来，不用打印了，现在要用手写。把思想和情节组织起来，这就是全部世界，是的，除了思想和情节别无其他。最后他终于还是得到了一部打印机（那时留给他的已经没有什么别的东西了，埃米上中学了，国家光荣会，啦啦队长，戏剧俱乐部，辩论团，成绩全部是A，她牙齿上的支架已经取了下来，她在这个世界上最好的朋友是法兰妮·戈德史密斯……而且尽管他已经13岁了，可他孩子时的那种胖还一直没有消，他开始用大字眼为自己辩护，并且带着一种日渐增长的恐惧，他开始意识到什么是生活，生活实际上是：一个未经开化的大锅，他是里面唯一的传教者，在慢慢地受着煎熬）。打印机为他开启了另一个世界。刚开始时他打得很慢，非常慢，而且不断出现的打印错误带来了难以置信的麻烦，好像这架机器是在有意地——但又非常狡猾地——和他做对。但当他比较熟练之后，他开始明白这架机器到底是什么了——它是在他的头脑和他想要征服的白纸之间的一种神奇的通道。在超级流感的那段时间，他每分钟能打一百多字了，最后他能够跟上他那狂奔的思想并把它们全部记录下来了。但是他从来没有完全停止过用手写作，别忘了《红字》和《失乐园》都是用手写成的。

经过多年的练习，他的字比起法兰妮看到的他写在账簿上的字进步多了，那字不分段落，没有行距，看起来一大片。这就是著作——可怕的，写得手都发酸的著作——而这却是一或种爱的苦难。他心甘情愿，满心欢喜地用着打印机，但他总是把最得意的那一部分留着亲手来写。

而现在，他又要亲手书写他的绝命书了。

他抬起头，看到小飞虫在空中慢慢地转着圈，像是兰道夫斯科特的星期六日场电影里的，或者马克斯·布兰德的小说里的。他想把这写进小说里：哈罗德看到小飞虫在空中转着圈，等待着。他平静地看了它们一会，然后又开始写。

他的字又退步到了那种歪歪扭扭的样子，想当初他颤抖的手所能写出的最好的字就是这个样子。他痛苦地回忆起洒满阳光的厨房，冰凉的可乐，破旧发霉的汤姆·斯威夫特的书。而现在，在最后时刻，

他想到（并且写了下来），他本来可以让他的父母高兴的——他已经不那么胖了，而且尽管从生理上讲他仍是个处男，但在心理上他肯定不是同性恋者。

他张开嘴嘶哑地说：“世界之巅，妈。”

他已经写了半页。他看了看他写的东西，又看了看自己卷曲的断腿。断了？这个词真是太委婉了。它其实是断成几截了。此刻他已经在这块石头的影子里坐了 5 天。最后的一点儿食物也吃完了。要不是下了两场不小的阵雨，昨天，也许前天，他可能就已经渴死了。他的腿已经化脓，发出一股霉味，肿起的肉把裤子撑得很紧，土黄色的裤腿撑得像是香肠的肠衣。

纳迪娜早已经走了。

哈罗德拣起放在他身边的手枪，检查里面的子弹。今天他已经检查过 100 多次了。在下暴雨的时候，他小心翼翼地保护着它，免得它被打湿。枪里还有 3 颗子弹。当纳迪娜俯身看着他，说她准备丢下他不管时，他朝她开了两枪。

当时他们正骑着摩托车开到一个急转弯，纳迪娜在前面，哈罗德在后面。他们那时正在距离犹他州州界 70 公里的科罗拉多西部大陆坡，转弯的外侧有一小滩油，那天以后的日子里，哈罗德总是想起那滩油。这好像太天衣无缝了。为什么会有一滩油？毫无疑问两个月以来没有什么车到过这里，就算有油也早该蒸发干了。好像他那红红的眼睛一直在注视着他们，等待着一个合适的时机造出这么一滩油，好让哈罗德退出这个游戏。他准备让她和他一起过那些山，然后再让他掉下悬崖。他已经，用他们的话来说，完成使命了。

摩托车撞到了护栏上，哈罗德像一只小虫子一样被弹起来翻到了外面。他感到右腿一阵剧烈的疼痛，听到了腿骨折断时那可怕的劈啪声，他尖叫起来。接着一块可怕的岩石向他逼来。他听到谷底传来的急促的流水声。

他落在岩石上，又被横着抛向空中。他又尖叫起来，右腿再一次着地，他听见又有一处骨头折断了。他飞落着，翻滚着，突然一棵死

树挡住了他。这棵树是几年前被雷击倒的，要不是因为这棵树，他早就掉到谷底了，来咬食他的也就不会是这些小飞虫，而是山涧鲑鱼了。

他在笔记本上写着，仍然对自己歪歪扭扭的、孩子似的笔迹感到吃惊：我不怪纳迪娜。这是实话。但当时他却是怪她的。

他吓坏了，惊魂未定，遍体鳞伤，右腿疼得厉害，他定了定神往坡上爬了一点。在上面远远的地方，他看到了纳迪娜，她正在往护栏外面看。她的小脸煞白。

“纳迪娜!”他大声喊，声音尖利而嘶哑，“绳子！绳子在左边的挂包里!”

她只是低头看着他。开始，他以为她没有听到他的话，正准备再重复一遍，却看到她的头转向左边，转向右边，又转向左边，缓缓地，她在摇头。

“纳迪娜！没有绳子我上不去！我的腿断了!”

她没有回答。她只是低头看着他，现在连头也不摇了。他开始有一种掉进了深洞的感觉，而她就在洞口看着他。

“纳迪娜，把绳子扔给我!”

又是缓缓的摇头，像墓穴的门缓缓地关上，把一个患了可怕的不能动弹的病但还没死的人关在了里面。

“纳迪娜，看在上帝的份上!”

最后他听到了她的声音，声音很小，但在这极为寂静的山里却听得非常清楚。“这一切都是安排好的，哈罗德。我得走了。我非常抱歉。”

但她没有走，她还在护栏边，看着下面200英尺处的他。已经有苍蝇飞过来，忙着舔食石头上他的血迹。

哈罗德拖着撞坏了的腿开始往上爬。起初还没有仇恨，也没有想到要向她开枪。似乎最重要的事就是要爬近一点儿，好看清楚她的表情。

时间刚过正午，天很热。汗水从他脸上滴下，落在他爬过的尖尖

的岩石上。他用肘部把自己往上撑，用左腿向上蹬，他一点一点地挪动着，就像一只受了伤的爬虫。气息重重地在他喉间呼进呼出，是一股热气。他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有一两次，他的伤腿撞到了突出的岩石上，剧烈的疼痛使他脸色灰白。好几次他又滑了下去，发出无助的呻吟。

最后他恍惚地意识到他再也爬不动了。影子的方向已经改变了。3 个小时过去了。他不记得上一次他抬头看护栏和道路是在什么时候，那肯定是在一个小时之前了。在艰苦的努力中，他完全沉浸于他所取得的每一点微小的进展中。纳迪娜也许一早就走了。

但是她还在那里，虽然他只往上爬了 25 英尺左右，但已经能够清楚地看到她脸上的表情了。那是一种哀悼式的悲伤表情，但她的眼睛却冷漠而遥远。

她的眼睛在他那儿。

就是从那一刻起，他开始恨她。他摸索着腋下的手枪套，手枪还在那儿，在他翻滚着摔下来的时候，枪柄上的带子把它给绑住了。他狡猾地弓起身子，挡着不让她看到，他咬断了那根带子。

“纳迪娜……”

“这种方式好一些，哈罗德。对你要好一些，因为用“他’的方式会更可怕的。你明白，是吧？你不会想和他面对面的，哈罗德。他认为背叛一边的人也可能背叛另一边。他要杀你，但他会先把你逼疯的。他有这种力量。他让我选择。这种方式……还是他那种方式。我选择了这种。如果你足够勇敢的话很快就能结束。你知道我是什么意思。”

他第一次检查了手枪里的子弹，从那以后，他又检查了上百（也许是上千）次。他肘部的衣服已经被撕得破破烂烂，他就把枪藏在它的阴影里。

“那你呢？”他喊到，“你不也是个叛徒吗？”

她的声音很悲切。“我在内心深处从来就没有背叛过他。”

“我想这恰恰说明你的确背叛了他，”他冲她喊到。他努力在脸上

做出一副真诚的表情，但实际上他是在计算着距离。他最多能开两枪，而众所周知手枪是一种准确性很差的武器。“我相信这一点他也清楚。”

“他需要我，”她说，“我也需要他。你从来就没有介入进来，哈罗德。如果我们继续在一起，我也许会……我也许会让你对我做些什么。那种小事。但是这也许会把一切都毁了。在付出这么多牺牲、流了这么多血、做了这么多肮脏的勾当之后，我必须让它万无一失。我们一起把灵魂出卖了，哈罗德，但是我还能留下来，得到我应得的一切。”

“我会给你你应得的一切。”哈罗德说，他努力跪了起来。阳光非常刺眼。他感到一阵眩晕，失去了平衡。他好像听到了什么声音——一种声音——受了惊吓的反抗的咆哮。是他扣动了扳机。枪声在悬崖绝壁之间回响着，先强后弱渐渐地消失了。纳迪娜的脸上是一种戏剧性的惊诧。

哈罗德感到一种心醉神迷的成就感：她没想到我会来这一手！她惊讶地张大了嘴巴，形成一个圆圆的O形。她的眼睛睁得大大的，手指紧张地分开，好像是要在钢琴上弹奏什么特殊的旋律。这一刻是如此的甜蜜，以至于有一两秒钟他都沉醉于回味之中，而没有意识到这一枪没有射中。当他意识到这一点之后，他把手枪抽了回来，试着瞄准，用左手固定着右手的手腕。

“哈罗德！不！你不能这样！”

不能吗？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扣动扳机而已。我当然能。

她好像给吓坏了，一时动弹不得，当手枪的准星瞄准她的喉咙的时候，他突然意识到一个冷酷的事实：事情就要这样结束了，结束在一场短暂而毫无意义的暴力之中。

在他的眼中，他看到了她的死。

但是当他扣动扳机的时候，有两件事发生了。汗水流进了他的眼睛，使他看到的东西变成了双的，而且他开始下滑。后来他对自己说当时是松散的石块支撑不住了，或者是他的伤腿打弯儿了，或者两者

都有。这也许是真的。但那感觉……那感觉就像是被拽了一下，在那以后的漫漫长夜里，他自己找不出什么别的原因。那天白天哈罗德一直是清醒的，但是到了夜晚，一个可怕的念头就会笼罩着他：最后是那个黑衣人亲自插手打败了他。他想射中她喉咙的那一枪打飞了：又高，又远，射向了毫不相干的蓝色天空。哈罗德翻滚着又落回到死树那儿。他的右腿扭曲地弯着，从脚踝到腹股沟都非常地疼。

他撞在树上晕了过去。当他再次醒来的时候，夜幕刚刚降临，大半个月亮静穆地悬在山崖之上。纳迪娜已经走了。

第一天夜晚他是在极度恐惧中度过的，毫无疑问他不可能爬回路上了，毫无疑问他将死在这山谷中。但是当清晨到来的时候，他又开始往上爬了。他汗流浃背，伤口疼痛不已。

他差不多是从 7 点钟开始爬的，这正是丧葬委员会的桔红色大卡车离开博尔德公共汽车站的时候。在那天下午 5 点的时候，他终于用一只手抓住了护栏的缆绳，他的手青一块紫一块，伤口露着肉。他的摩托车还在那儿，他如释重负几乎要哭出来了。他飞快地从一个挂袋里翻出了几听罐头和开罐头器，打开了一听罐头，往嘴里塞了两大把凉凉的咸牛肉丁。可它的味道差极了，经过一番斗争，他还是把它吐了出来。

他开始明白，他将要死去这是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于是他趴在摩托车边哭了，身下是他那条扭曲的腿。后来他睡了一小会儿。

第二天下了一场雨，他被淋得浑身透湿，冻得瑟瑟发抖。他的腿开始发出一种坏疽的气味，他费力地用身体挡住手枪不让它被淋湿。那天晚上他开始在笔记本上写东西，并且第一次发现他的书法开始倒退了。他发觉自己想起了丹尼尔·凯斯写的一篇小说——名叫《阿尔杰农的花朵》。小说是写一群科学家把一个智力低下的看门人变成了天才……只是很短的时间，之后那个可怜的家伙又恢复了原样。那个家伙叫什么？叫查理什么，是吧？肯定是的。他们根据这个小说拍的电影就叫这个名字——《查理》。一部非常不错的片子。但没有小说好，他记得全是些 60 年代的幻觉效果，不过仍不失为一部好片子。

过去哈罗德经常去电影院看电影，不过更多的片子他是用家里的录相机看的。退回到五角大楼的“可施行另一种方案”的时代，他总是自己看电影。

他在笔记本上写着，歪歪扭扭的字母逐渐组成了单词：

我不知道他们是否都死了？委员会呢？如果是这样，我很难过。我被引入了歧途。对于我的所做所为这个理由太苍白无力了，但是根据我所知道的一切，我发誓这是唯一重要的理由。那个黑衣人是真实存在的，就像放在他们密室里某个地方的原子弹真实存在一样。当末日来临，正如所有善良的人们在临近最后审判的时候一样，我只想说一句话：我被引入了歧途。

哈罗德看着他写的话，用一只瘦骨嶙峋微微颤抖的手遮住了眉头。这不是个好的理由，实在算不上好。不管你怎样美化，它仍然是这样。看完他的账本再看看这一段话，人们会把他当成一个十足的伪君子。他曾经把自己当成无政府世界的主宰，但那个黑衣人看透了他，并且不费吹灰之力就把他变成了一个在公路边瑟瑟发抖的濒死的废人。他的腿肿得像车的内胎，散发出腐烂的香蕉的气味。头顶的小飞虫不时随着热浪俯冲下来，他坐在那里，努力地解释着那难以描述的东西。他成了他那拖长的青春期的牺牲品，事情就是这么简单。他被他那些危险的想法毒害了。

垂死之际，他好像找回了一点理智，或许还有一点尊严。他不想用那些写得歪歪扭扭的小理由来损毁这尊严。

“我本来可以在博尔德有所做为的。”他静静地说，如果不是因为他极度疲劳，极度缺水，这简单的、令人信服的真理也许会让他流泪的。他看着纸上歪歪扭扭的字母，目光又移到了手枪上。突然他想要结束这一切，他力图想出一种他能办到的、最可靠最简单的方式来结束他的生命。现在把它写下来，留给发现他的那个人——这也许要 1 年，也许要 10 年——似乎变得前所未有地重要起来。

他握住了笔。想着，写着。

我为我所做的坏事而道歉，但我并不否认我是出于自愿而做的。上学的时候在考卷上，我总是写下我的名字哈罗德 · 埃米 · 劳德。在我的手稿上——它们写得都不怎么样——我也这样签名。上帝助我，我有一次还把它们用 3 英尺高的字母写在了一个谷仓的顶上。但这次我想签一个他们在博尔德为我起的名字。当时我不能接受，但现在我自愿接受它。

我要在头脑清醒的状态下死去。

他在末尾整整齐齐地签下了他的名字：鹰。

他把笔记本放进了摩托车的挂袋里，盖上笔帽，把笔放进衣兜。他把枪口塞到嘴里，仰望着蓝天。他想起童年时玩的一个游戏，因为他从来不敢玩，所以总是被别人嘲笑。后面有一条路上有个沙坑，你可以从边上跳下去，往下落很长一段距离才能落到沙地上，打几个滚儿，最后再爬上去重新来一次。

只有哈罗德不敢。哈罗德总是站在坑边上数：一……二……三！其他人也是这样，但对他来说这一招从来没起过作用。其他孩子有时会一直追到他家，冲他大喊大叫，叫他不像男子汉的哈罗德。

他想：如果我能让自己跳一次……只跳一次……我也许就不会是这样。好吧，最后一次算清吧。

他在心里数着：一……二……三！

他扣动了扳机。

枪响了。

哈罗德跳了。

第 65 章

那天夜里，在拉斯维加斯北面的埃米格兰特山谷，一簇小小的火光在旷野里闪烁着。兰德尔·弗拉格坐在火边，正闷闷不乐地烤着一只小野兔。他在自制的简易烤肉架上均匀地转动着兔肉，看着它被烤得嗞嗞作响，不停地往火里滴着油。今晚微微有一点风，香味随之飘到了沙漠里，于是便有几只狼过来了。它们蹲在与他的火堆相隔两个沙丘的地方，对着快要圆的月亮，对着烤肉的香味嚎叫着。他会时不时地看上它们一眼，会有两三只狼打起来，又抓又咬，用强有力的后腿互相踢着，直打到最弱小的那只被赶走为止。之后，其他的狼又会开始嚎叫，嘴巴向着圆圆的泛红的月亮。

但现在狼群却让他觉得厌倦。

他穿着牛仔裤和那双破破烂烂的轻便靴，在他羊皮夹克的胸兜上别着两枚徽章：微笑和“你的猪怎么样”。夜风轻轻地吹动着他的衣领。

他不喜欢事情发展的这种方式。

风里有种不祥的气息，不祥的预兆就像是蝙蝠在荒废的谷仓里的黑暗阁楼上扇动着翅膀。老太婆已经死了，开始他还觉得这挺不错。不管怎么样，他还是怕这个老太婆的。她死了，他告诉戴纳·于尔根斯她是在昏迷中死去的……但真的是这样吗？他不再那么肯定了。

最终，她说话了吗？如果她说了，她又说了些什么呢？

他们在策划什么？

他好像有着第三只眼睛。这像是一种飘忽不定的能力，一种他已经拥有但却不能完全明白的东西。他能把它派出去，去看……几乎经常是这样。但是有时候这只眼睛就像是莫名其妙地瞎了。他能看到

老太婆死去的那个房间，看见他们围着她……但是后来景象就渐渐地消失了，他又回到了沙漠里，他裹着铺盖抬起头向上看，可是除了满天的繁星他什么也看不见。在他心里有个声音说：她死了。他们等着她说话，但她始终没有说。

但他不再相信这个声音了。

间谍的事有点麻烦。

法官，他的头被炸掉了。

女孩，最后一秒钟从他手中逃掉的女孩。她是知道的，真见鬼！她是知道的！

他突然愤怒地瞪了狼群一眼。差不多有6只狼开始撕打起来，寂静的夜里，它们喉咙里发出的声音像是织物被撕裂一样。

他知道他们所有的秘密……除了第三个间谍。谁是第三个间谍？他睁开那只眼睛一遍又一遍地搜寻，但是除了月亮那张神秘的毫无表情的脸之外，他什么也看不见。

谁是第三个间谍？

那个女孩怎么能从他手里逃掉呢？他完全被惊呆了，手里只抓住了她的衬衫。他知道她有刀，这只不过是小孩子的把戏罢了，但他没想到她会突然从窗户跳下去。他没想到她会用如此残酷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而且毫不犹豫。没一会儿她就死了。

在黑夜里他的思想象鼬鼠一样追踪着每一个人。

这些只是最外缘的极易断裂的小东西。他不喜欢这些。

哈罗德，比方说，还有哈罗德。

他表现得非常出色，就像那些背后插着把钥匙的上发条的玩具。到这儿，去那儿。干这个，干那个。可是炸弹只炸死了两个他们的人——所有的计划，所有的努力，都因为那个快死的黑人老太婆的返回而付诸东流了。后来……在处理了哈罗德之后……他差点儿杀了纳迪娜！直到现在，每当他想起这件事，仍能感到一阵强烈的愤怒。可是那个笨女人居然就张大了嘴巴呆在那儿，等着他再打一枪，就好像她情愿被杀死一样。要是纳迪娜死了，还有谁来结束这一切？

如果不是他的儿子，还能是谁?

野兔烤好了。他把它从烤肉叉子上取下来放进盘子里。

“好了，所有海军陆战队员，吃下去!”

他大大地咧开嘴笑了。他当过海军陆战队员吗?他想是的。尽管严格地讲只是在帕里斯岛上的那种。那里有个孩子，一个残疾孩子，名叫布·丁克维。他们……

什么?

弗拉格皱起眉看着他的餐具。是他们用那些裹了护垫的棍子把布打倒在地的吗?还扭着他的脖子?他好像记起了关于汽油的什么事。但究竟是什么事呢?

他一阵狂怒，差点儿把刚烤好的野兔扔进火里。他应该能记得的，真见鬼!

“吃下去，当兵的。”他轻声说，但这一次只唤起一点点记忆。

他有点迷失了。他曾经甚至能看到60年代、70年代、80年代的事，就像一个人能看到通向一间黑屋子的两层楼梯。但现在他只能清楚地记得那次流感以后发生的事。而此前发生的事就像是一团烟雾，这雾有时会散开一点儿，但也只能看到一些令人迷惑不解的东西或者回忆(比方说，布·丁克维……如果曾经有这么一个人的话)，继而就又被遮住了。

他能够准确记起的最早的事，就是沿着美国51号路向南走，走向基特·布雷登顿的家乡芒廷城。

降生。重生。

如果说他曾经算是一个人的话，那么严格地说他已经不再是了。他就像一根洋葱，一次被慢慢剥掉一层，只不过从他身上剥落的是人性的伪饰:有组织的反映，记忆，也许还有自由的意愿……如果这些东西曾经存在过的话。

他开始吃兔肉。

他曾经非常肯定，如果这些东西开始剥落的话他会很快隐退。但不是现在。这里是他的地方，他的时间，他要在这里站稳脚根。他没

有找出第三个间谍，这无关紧要；哈罗德在最后关头失去控制，竟然如此无耻地想要杀死他的新娘——他儿子的母亲，这也无关紧要。

那个奇怪的垃圾虫正在沙漠里的某个地方寻找着那些能将这个是非不断、惹人厌烦的“自由之邦”永远毁灭的武器。他的那只眼睛没能看到垃圾虫，从某种意义上讲弗拉格认为垃圾虫不像他自己而更像个陌生人，一种像猎犬一样的人，能准确地嗅出无烟火药、凝固汽油弹和葛里炸药的人。

再过1个月左右，国民警卫队的喷气式飞机将会起飞，机翼下面挂满了斯里克色导弹。一旦他确定新娘有了身孕，他们就飞往东方。

他心醉神迷地抬头看着月亮笑了。

还有另外一种可能。他想那只眼睛会及时地把他显示出来的。他会去那儿，也许像只乌鸦，也许像只狼，也许像只虫——一只状似祈祷的螳螂，也许，像一个能从沙漠里那个小心翼翼封起来的通风罩中爬过去的东西。他会跳着，或者是爬着，通过黑暗的通道，最后通过空调的格栅或者排风扇滑进去。

那个地方在地下，刚刚越过州界，在加利福尼亚境内。

那里放着烧杯，一排一排的烧杯，每一个上面都清清楚楚地贴着标签：超级霍乱，超级炭疽，新型改进腺鼠疫，所有这些都能够产生那种使流感造成如此大面积死亡的改变抗原能力。那里有几百种这样的东西，用他们过去在“救命人”广告里的话说就是：有多种风味。

往你的水里放一点儿怎么样，“自由之邦”？

来个漂亮的空中爆炸怎么样?

圣诞节送点儿可爱的大叶性肺炎吧，或者你想要新型的经过改进的猪流感?

兰德尔·弗拉格，这个黑色的魔鬼，滑着他国民警卫队的小雪橇，往每一个烟囱里撒点儿细菌?

他会等待，最后当合适的时机到来之际他会知道的。

有种东西会告诉他。

事情会好起来的。现在不用很快隐退。他处于优势，并且将保持

这种优势地位。

兔子被吃光了。吃了一肚子热乎乎的食物，他感觉又找回了自己。他站起来，手里端着盘子，把骨头丢进夜色里。群狼冲向骨头，互相争抢着，咆哮着，嘶咬着，扭做一团，它们的眼睛在月光下茫然地转动着。

弗拉格站在那儿，两手叉腰，对着月亮狂笑起来。

第二天一大早纳迪娜离开了格伦代尔镇，骑着她的哈雷牌小型摩托车向 15 号州际公路驶去。雪白的头发披散着飘在她的脑后，好像新娘的头纱。

她很为这辆摩托车感到难过，它忠实地跟了她这么久，现在快不行了。长途行驶和沙漠的炎热，翻越落基山的艰难以及不尽心的保养使它受到了严重损坏。现在发动机隆隆作响不堪重荷。车速指针已经不再乖乖地指着 5×1000，而是开始晃动起来。这没有关系。如果在她到达之前摩托车熄火了，她就步行。现在没有人追她了。哈罗德已经死了。而且如果她不得不步行，他就会知道并且会派人来接她的。

哈罗德朝她开了枪！哈罗德想要杀她！

不管她怎样努力地逃避，却总是会想起来。她的脑子死死地想着这件事，就像一只狗死死地咬着一块骨头。事情不应该是这样的。爆炸后的第一天晚上，当哈罗德最终同意他们露营时，她梦见了弗拉格。他告诉她他要让哈罗德和她在一起，直到他们到达接近犹他州的西部大陆坡。在此之后，他将会在一个短暂的毫无痛苦的事故中死去。一小滩油。翻过护栏，没有争吵，没有混乱，没有麻烦。

但那并不是短暂而毫无痛苦的，而且哈罗德差点儿杀死了她。子弹从距离她面颊不到一英寸的地方飞过去而她却动弹不得。她是给吓呆了，不知道他怎么会做这样的事，他怎么会允许自己哪怕是想做这样的事。

她试图对自己解释说是弗拉格想用这种方式吓唬吓唬她，好让她记住她到底属于谁。但这没有道理！这很荒唐！即使有那么一点

儿道理，但在她的内心深处有一个坚决而肯定的声音在说，这个开枪事件是弗拉格没有预料到的。

她想把这个声音驱走，她想把这个想法拒之门外，就像一个心智健全的人要把一个让人讨厌的眼露凶光的人拒之门外那样。可是她做不到。这个声音告诉她，她现在之所以还活着完全是因为侥幸，哈罗德的子弹原本可以轻而易举地射中她的眉心，而这两种情况都不是兰德尔·弗拉格的安排。

她说这个声音是在撒谎。弗拉格无所不知，他可以明察秋毫……

不，只有上帝才能这样，那个声音无情地说，上帝，他并不是上帝。你能活下来完全是侥幸，也就是说一切赌博都结束了。你什么也不欠他的。你可以转身回去，如果你愿意的话。

回去，真是笑话。回到哪儿去?

对于这个问题，那个声音没什么可说的了——假如它真的说了，她会大吃一惊的。如果那个黑衣人的根基是不牢固的，那么她发现这个事实已经太晚了。

她想把注意力从那个声音上转移到沙漠清晨美丽而苍凉的景色上，但那个声音却仍然存在，那么低沉而持续:

如果他不知道哈罗德会反抗他，并会对你还击，他还知道些什么? 下一次会不会彻底地失算呢?

但是，哦天啊，太晚了。已经晚了几天，晚了几周，甚至也许晚了几年了。为什么这个声音等到它已经没有意义了的时候才出现呢?

那个声音好像认同了，最终沉寂下来，她独自拥有了清晨。她骑着车，什么也不想，盯着眼前不断后退的道路。这条路是通向拉斯维加斯的。这条路是通向他的。

摩托车是在那天下午熄火的。车子里面发出一声刺耳的丁当声，发动机停了下来。她能闻到一股难闻的热气，像烧胶皮的味道，这气味是从发动机机箱里发出来的。车速从她一直保持的 40 公里匀速行驶降到了步行速度。她把车推到检修道上，转动了几下起动装置，她

知道这样没用。她把它毁了。她在去找她丈夫的过程中毁灭了很多东西。她负责在最后的爆炸会议上除掉整个“自由之邦委员会”和他们邀请的客人。然后是哈罗德。还有，顺便说一下，不要忘了还有法兰妮·戈德史密斯那没出世的孩子。

这让她觉得恶心。她趴在护栏边把她吃的那点午饭全吐了出来。她觉得很热，头晕，难受极了，她是这酷热的沙漠里唯一的生物。天很热……非常热。

她转过身来，擦了擦嘴。哈雷牌摩托车像一只死去的动物一样倒在地上。纳迪娜看了它一会，然后便开始步行。她已经过了德赖莱克，这意味着如果没人来接她，她今晚只能睡在路边了。如果运气好的话，明天早上她就能到达拉斯维加斯。突然之间，她确定那个黑衣人是要让她走下去了。到达拉斯维加斯时，她将又渴又饿，在她身上完全找不到她过去的影子。那个在新英格兰私立学校教小孩子们读书的女子会消失，消失得一干二净。幸运的是，那个让她如此担心的小小声音将是原来那个即将消失的纳迪娜的一部分。但是最后，这一部分也会消失。

她走着，时间在一点点地过去。汗水从她的脸上滚落下来。在苍白的天空和高速公路的会合处总是闪动着一片银光。她解开她那件薄衬衣的扣子把它脱了下来，身上只穿着一件白色的棉质胸罩。晒伤？又能怎么样？说实话，我的天，我才不在乎呢。

到黄昏时分，沿着她隆起的锁骨已经有一大片皮肤被太阳晒得快要发紫了。夜的寒冷突然之间降临了，冻得她直发抖，她这才想起，露营装备忘在摩托车上了。

她迷茫地四处张望，看见几辆零星散布的汽车，有的已经被流沙埋到了发动机罩。想到要在一辆坟墓一样的汽车里过夜她就觉得恶心——比中暑时恶心得还厉害。

我的头很晕，她想。

这也不要紧。她决定宁可走一整夜也不找那样一辆车睡觉。如果这还是在中西部，她就可以找个谷仓，或者干草垛，或者一片草地，

找一块干净、柔软的地方。但在这儿却只有道路，只有黄沙，只有沙漠中风化的土地。

她把长发从脸上撩开，心想她宁愿去死。

现在太阳落到地平线以下了，正是昼夜交替之际，风从她身边吹过，寒冷刺骨。她看看周围，突然觉得非常害怕。

太冷了。

孤峰变成了黑色的巨石，沙丘就像不祥的倒卧的巨人。就连仙人掌的尖刺也像是死人的骷髅般的手指，从它们浅浅的坟墓里伸到沙子外面。

头顶上是无垠的天空。

断断续续的歌声传到她的耳朵里，是一首迪伦的歌，歌声冷冷的一点儿也不动听。像鳄鱼一样被捕猎……被毁灭……

这首唱完之后，又传来另一首，是鹰谊会的歌，她猛然感到一阵恐惧，今夜我想在沙漠中与你同眠……亿万颗星星在我们身边……

突然间她知道他来了。

在他开口说话之前，她就知道了。

“纳迪娜。”在黑暗中传来他温柔的声音。声音无比温柔，最后那隐藏的恐惧消失了。

“纳迪娜，纳迪娜……我多么爱你，纳迪娜。”

她转过身去，他就在那里，坐在一辆老雪佛莱轿车的发动机罩上（那辆车刚才在这儿吗？她不敢确定，但她觉得并不在），两腿交叉，手轻轻地放在褪了色的牛仔裤的膝盖上。他望着她，脸上挂着温柔的微笑。可是他的眼睛里却没有一丝温柔，它明明白白地显示着这个人并没有体验到任何温柔的情感。她看到他的眼睛里不停地闪动着一种欢愉，就像绞刑架的支板刚刚被撤走时，被吊的人不停地晃动着他的腿。

“你好，”她说，“我来了。”

“是的。你终于还是来了，就像许诺的那样。”他的微笑漾开了，手向她伸了过来。她握住了他的手，感到它们是那么地热。他像一个烧

旺的火炉散发着热量。他光滑的没有一丝皱纹的手抚摸着她的手……像手铐一样紧紧地把它们握住。

“哦，纳迪娜。”他轻声说，弯下身去吻她。她把头稍稍转了一下，抬头望着冷冷的星星，他的吻没有落到她的唇上而是到了她的颏下。他没有被愚弄。她能感到紧贴着她肌肤的是他嘲讽的笑容。

他讨厌我，她想。

但是厌恶只是另一种可怕的东西的表像——一种酝酿已久埋藏已久的欲望，一个生长了很久最终长出头的马上就要流出腥臭脓液的脓包。他那滑向她背部的手比她身上的灼伤还要烫。她转过身，背对着他，突然她下身两腿之间膨胀起来，变得更丰满，更柔软，更敏感。她觉得长裤的裤缝轻轻地摩擦着她，使她直想去抓，想去赶走这搔痒，永远地赶走。

“我想问你一件事。”她说。

“你问吧，随便什么事。”

“你说，‘就像许诺的那样’。谁把我许诺给你了？为什么是我？我该叫你什么？我甚至连这也不知道。我认识你快一辈子了，但我还不知道该叫你什么？”“叫我理查德。这是我的真名。就叫我这个。”

“这是你的真名？理查德？”她疑惑地问。他在她的脖子后面格格地笑了起来，厌恶与欲望使她起了一层鸡皮疙瘩。“谁把我许诺给你了？”

“纳迪娜，”他说，“我忘了。来吧。”

他从车上滑下来，仍然握着她的手，她差一点想把手抽出来跑开……但这又有什么用呢？他会追上她，抓住她，强奸她。

“月亮，”他说，“月亮圆了。我也等不及了。”他把她的手拉到他牛仔裤磨光褪色的裆部，那里有个可怕的东西在冰冷的拉链下面跳动着。

“不。”她轻声说，试图把手拿开，回想着现在距离另一个撒满月色的夜晚是多么的遥远。那是在时光彩虹的另一头了。

他把她的手紧紧地贴在身上。“到沙漠里来，做我的妻子。”他说。

“不！”

“现在已经太晚了，亲爱的。”

她和他一起过去。在银色的月光下，有一床铺盖和一堆烧黑的木头。

他把她放倒。

“好了，”他喘着气，“现在，好了。”他的手指解开皮带扣，然后是裤扣，然后是拉链。

看到他的身体她开始尖叫起来。

黑衣人听到她的叫声咧开嘴笑了，在黑夜里他咧着的嘴巴闪着淫秽的光。大而明亮的月亮冷冷地照着他们两个人。

纳迪娜一声接一声地尖叫着想爬走，但他把她抓了回来。于是她用尽全身的力气紧夹住双腿，然而当一只手插进去的时候，她的腿像流水一样被分开了，她想：我抬头看……我抬头看月亮……我什么也不会感觉到，很快就完了……很快就完了……我什么也不会感觉到……

当他冰冷的身体滑向她的时候，她再一次尖叫起来，挣扎着，可是没有用……他猛烈地撞击着她，像入侵者，像毁灭者，冷冷的血从她大腿间涌出，他进入她体内，直深向她的子宫。月亮在她的眼中，像一团冷冷的银色的光，当他来时，它像熔化了的铁，熔化了的生铁，熔化了的黄铜；她来了，尖叫着，难以置信的欢愉，惊骇，恐惧，穿过生铁和黄铜的大门来到疯狂的沙漠，像片叶子一样被他咆哮般的笑声追赶着，吹动着。她看着他的脸变得越来越模糊，渐渐变成了一个头发蓬乱的魔鬼的脸垂在她的脸上。这个魔鬼的眼睛像两个闪亮的黄色灯泡，它们是人们从未想到过的地狱的窗口，而且里面还有可怕的幽默。这双眼睛看到千百个夜间黑暗的城市里弯弯曲曲的小巷，它瞪着，闪着，最后变得恍惚了。他来了一次……一次……又一次，好像有用不完的力量。冷，他非常冷。而且老，比人类老，比地球老。地球。光明。来了。又来了。她的最后一声尖叫被沙漠的风吹走，吹到了深深的夜色中，吹到了那个千万种武器正等着它们的新主人去占有它

们的地方。头发蓬乱的魔鬼的头，垂下的舌头深深地分成两股。它死亡的气息呼到了她的脸上。现在她是在疯狂的土地上。那扇铁门关上了。

月亮……！

月亮就要落下去了。

他又赤手空拳抓了一只野兔。他抓住这个发抖的小东西，扭断了它的脖子。他在原来生火的地方重新燃起了一堆火，把兔子烤上，烤肉散发出阵阵香味。现在这里没有狼了。那天晚上它们呆在远处——它们应该这样，毕竟，这是他的新婚之夜，神色恍惚毫无表情地坐在火堆另一边的是他脸色泛红的新娘。

他弯下身去，把她的手从她的大腿上抬起来，当他把手放开，她的手就僵在和嘴差不多高的位置上。他看了一会儿又把她的手放回腿上，她的手指缓缓扭动着，像一条条将死的蛇。他用两个手指戳向她的眼睛，她没有眨眼。她空洞地凝视着，凝视着。

他实在是糊涂了。

他对她做了些什么?

他记不起来了。

这没什么关系。她怀孕了。如果她有点紧张，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她是最好的育儿器。她会孕育他的儿子，生下他，然后她就完成了她的使命，可以死了。归根到底她来这儿就是为了这个。

兔子烤好了。他把它分成两份，把她的那一份撕成像是喂婴儿似的小块儿，一次喂她一块，有几块没嚼烂的兔肉从她嘴里掉出来落到了腿上，但她把大部分都吃下去了。如果她还是这个样子，就得找个护士了。詹尼·恩斯特伦，也许可以。

“这很好，亲爱的。”他柔声说。

她两眼无神地看着月亮。弗拉格温柔地向她微笑着吃完了他的婚宴。

尽兴的做爱总是让他觉得饿。

那天深夜他醒了，坐起身来，又迷惑又恐惧……那是一种像动物本能一样的难以名状的恐惧——是一头食肉动物感觉自己将被捕获时的恐惧。

这是一个梦？还是一种幻影？

他们来了。

他吓坏了，竭力想弄明白这种想法，想把这句话放到一个上下文当中。可是他办不到。它孤零零地悬在那儿，像一个梦魇。

他们走近了。

谁？谁现在走近了？

夜风从他身边吹过，好像给他带来了一种气味。有人正在过来，而且……

有人离开了。

当他睡着的时候，有人从他的营地边经过，向东去了。是那看不见的第三个间谍吗？他不知道。这是个月圆之夜。那第三个间谍逃走了？这个想法让他感到一阵惊慌。

是的，但谁来了？

他看着纳迪娜，她睡着了，紧紧地蜷缩着身子，再过几个月，他儿子在她的肚子里也会是这个样子吧。

还有几个月吗？

那种东西从边缘破碎的感觉又出现了。他重新躺下，想着今夜恐怕再也睡不着了。但是他确实睡着了。当第二天早晨他驱车开往维加斯的时候，他又微笑起来，几乎把夜里的恐惧忘了个一干二净。纳迪娜乖乖地坐在他身旁，像一个肚里精心种下种子的布娃娃。

他去了格兰德，在那里他知道了在他睡觉时发生的事情。他在他们眼中看到了一种新的小心而怀疑的眼神，他感觉到恐惧像飞蛾的翅膀再一次触到了他。

第 66 章

当纳迪娜·克罗斯开始意识到某些也许是不言而喻的事实的时候，劳埃德·亨赖德正独自坐在幼狮酒吧里玩纸牌消磨时间。他正在生气。那天，在印第安斯普林斯突如其来地发生了一场火灾，死了 1 个，伤了 3 个，其中一个因为烧伤严重也快要死了。在维加斯没人知道怎样治疗这样的烧伤。

是卡尔·霍夫送的信。他非常恼火，而且此人是个不可小视的人物。在瘟疫流行之前，他是奥扎克航空公司的飞行员，以前还当过海军陆战队队员，只要他乐意，他可以用一只手配制代基里酒，用另一只手把劳埃德撕成两半。卡尔说在他漫长的几经沉浮的生涯中杀过几个人，劳埃德宁愿相信他。劳埃德并不是在体力上惧怕卡尔·霍夫，这个飞行员虽然又高又壮，但是与所有西部的人一样，他做事迟疑，何况劳埃德身上还带着弗拉格的魔力。可他是他们的一个飞行员，正因为这样，他就不得不巧妙应付。凑巧的是，劳埃德是个善于巧妙应付的人。他能用简单而令人信服的事实证明这一点：他和一个叫波克·弗里曼的疯子在一起呆了几星期，居然还能活下来给人们讲这个故事，他还和兰德尔·弗拉格在一起呆了几个星期，居然还能神智清醒地呼吸。

卡尔大约是 9 月 12 日 2 点来的，一只胳膊下夹着头盔。他的左脸上有一块丑陋的烧伤，手上还起了水泡。着火了，情况很糟。一辆油车爆炸了，燃烧的汽油撒满了柏油路面。

“好的，”劳埃德说，“我会负责让老大知道的。烧伤的那些人在医院里吗？”

“是的，在医院里。我想弗雷迪·坎帕纳里恐怕活不到天黑了。这样就只剩下两个飞行员了，我和安迪。你先把这事告诉他，等他回来

以后再告诉他一件事：我想让那个见鬼的垃圾虫走。这是我留下来的条件。”

劳埃德盯着卡尔·霍夫。“是吗？”

“这你很清楚。”

“好吧，我告诉你，卡尔，”劳埃德说，“我不能给你带这个信儿。如果你想对他发号施令，你得亲自去说。”

卡尔突然变得惶惑害怕起来，在他粗糙的脸上奇怪地显现出恐惧的表情。“是的，我明白你的意思。我刚刚被烤得够呛，我的脸伤成了这副样子。我不想在你身上发火。”

“这很好，伙计。我在这儿就是为了这个。”有时候他希望并不是这样。他的头已经开始疼了。

卡尔说：“但是他得走。要是我不得不对他这么说，我会说的。我知道他有一块黑石头。我想他是深得高个子欢心的人。但是，嗨，你听着。”卡尔坐下来，把他的头盔放到一张牌桌上。“这场火灾是垃圾虫干的。我的天，如果老大的人放火烧飞行员，我们的计划还怎么进行呢？”

几个经过格兰德大厅的人不安地朝劳埃德和卡尔坐的桌子瞟了几眼。

“你说话小声点儿，卡尔。”

“好的。但你知道问题所在了，是吗？”

“你怎么能确定是垃圾虫干的？”

“听着，”卡尔俯下身来说，“他在车库里，对吧？他在那里呆了很长时间。不只是我，好多人都看见他了。”

“我想他是要开车去什么地方吧。到沙漠里去。你知道，去找武器。”

“是的，他回来了，对吧？他开出去的火焰履带车里装满了武器。天知道他是从哪儿弄来的，反正我不知道。喝咖啡的时候，他把大家都逗笑了。你知道他是什么样子。他喜欢武器就像小孩子喜欢糖果。”

“是的。”

“他让我们看的最后一件东西是一种燃烧弹点火器。你拉动拉环，它就会喷出磷光，在其后的 30 到 40 分钟之内什么事也不会发生，时间长短要依点火器的型号而定。你明白了吗？然后就会起火。火不大，但火势很猛。”

“是的。”

“事情是这样的。垃圾虫在让我们看的时候显得异常兴奋，弗雷迪·坎帕纳里就说：‘嗨，玩火的人爱尿床，垃圾虫。’塞夫·托宾——你认识他，他这人非常有趣——他说：‘你们最好把火柴藏起来，垃圾虫回来了。’垃圾虫真是有点儿发火了。他看看了我们，小声咕哝了几句。我就坐在他旁边，好像听见他说，‘别再问我老太婆森普尔的支票了。’你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吗？”

劳埃德摇了摇头。有关垃圾虫的任何事他都不明白。

“然后他掉头就走。把他拿给我们看的东西都收走了。大家都觉得这好像不太好。我们谁也不是存心想伤害他的感情。大多数人都挺喜欢垃圾虫，或者说他们过去喜欢他。他就像个小孩子，你知道吗？”

劳埃德点点头。

“1 个小时以后，那辆见鬼的卡车像火箭爆炸升空一样给炸飞了。我们收拾卡车碎片的时候，我碰巧抬起头来，正看见垃圾虫的火焰履带车停在营房旁边，他就坐在车上眼睁睁地看着我们。”

“你想说的就是这些吗？”劳埃德舒了一口气问。

“不，不只这些。如果只为了说这些，我就不用来找你了，劳埃德。这促使我去想那辆卡车是怎么爆炸的。这就是那种需要用燃烧弹点火器来办到的事。在奈姆，越共就用这种办法，用我们自己的燃烧弹点火器，炸毁了我们很多的弹药库。就是把它固定在卡车下面，放在排气管上。如果没有人发动卡车，定时器时间一到它就引爆。如果有人发动，排气管一发热它就爆炸。不论是哪种情况，砰的一声，卡车就不复存在了。我们的车库里总是有 6 辆装油的卡车，而我们用起来从来没有某种固定的顺序。所以，当我们把可怜的弗雷迪送进医院以

后，约翰·韦特和我就到车库去了。约翰是负责管车库的。他看见刚才垃圾虫在那儿。”

“他能确定那是垃圾虫吗？”

“他的胳膊被烧伤了一大片，这种情况下他是不会弄错的，你说呢？对吧？当时还没有人怀疑什么。他只不过是到处走走，这是他的工作，不是吗？”

“是的，我想你不得不这么说。”

“所以我和约翰开始检查剩下的油车，糟糕的是，每辆车上都有一个燃烧弹点火器，就装在油箱下面的排气管上。我们用的那辆油车最先爆炸，是因为它的排气管受热了，就像我刚才跟你说的那样，对吧？但是其他几个也快要引爆了。有两三个已经开始冒烟。有几辆车是空的，但是至少有五辆车里装满了喷气燃料。要是再晚 10 分钟，我们基地的一半就没了。”

哦，天啊，劳埃德沮丧地想，事情的确很糟糕，糟得不能再糟了。

卡尔举起他起了水泡的手，“我在把一个烧热了的燃烧弹点火器取下来的时候烫伤了手。现在你明白他为什么得走了吧？”

劳埃德犹豫不决地说：“也许那些燃烧弹点火器是别人在他下车撒尿或干别的什么事的时候从他的履带车后面偷走的。”

卡尔耐心地说：“事情不是这样的。当他炫耀他那些玩具的时候有人伤害了他的感情，他就想把我们都烧死。他差点儿就得逞了。你必须采取措施，劳埃德。”

“好吧，卡尔。”

那天下午剩下的时间里，他一直在四处打听关于垃圾虫的消息——有没有人看到他或者知道他去哪儿了？他得到的是戒备的眼神和否定的回答。消息已经传开了。这也许是件好事。只要有人看见他就会很快来报告的，好让他在老大面前为他美言几句。但是劳埃德有种直觉——不会有人看到垃圾虫了。他让他们小小地惊慌了一阵便又开着他的火焰履带车回到沙漠里去了。

他低头看着面前的纸牌，努力控制着情绪，不让自己把桌上所有

的东西都掀到地上去。相反地，他又拿出一张 A，继续玩了起来。这没什么关系。如果弗拉格想要他，他就会出去把他抓回来。老垃圾虫最终也会和赫克·德罗甘一样被钉在横杆上。运气不好，伙计。

但是在他的内心深处，却有所怀疑。

他对最近发生的这些事很不满意。比方说，戴纳的事。弗拉格知道她，这没错，但是她什么也没说。她就像是逃进了死亡，留下他们不知该如何继续寻找那第三个间谍。

还有另外一件事。弗拉格怎么会不知道第三个间谍的事？他知道那个老家伙，当他从沙漠里回来的时候他就知道戴纳，还确切地告诉他他打算怎么对付她。但是这并没有用。

现在，又是垃圾虫。

垃圾虫不是个小人物。也许他曾经回来过，但不会再来了。他带着黑衣人的石头，就像他自己也带着一样。当弗拉格在洛杉矶把那个多嘴的律师的脑袋打碎之后，他把手搭在垃圾虫的肩头温和地对他说：所有的梦想都成真了。垃圾虫小声说："愿意为你效命。"

劳埃德不知道他们之间还发生了些什么，但是他在弗拉格的护佑下在沙漠里游荡这一点似乎是很清楚的。但是现在垃圾虫发疯了。

这就引起了一些非常严重的问题。

就是因为这些问题才使得劳埃德晚上 9 点钟独自坐在这里玩纸牌，他倒宁愿自己喝醉了。

"亨赖德先生？"

又出什么事了？他抬起头，看见一个姑娘，她俊俏的脸上有几分愠怒。紧身的白色短裤，几乎遮不住乳晕的三角背心。肯定是那种欢场女子，但她看上去非常紧张，面色苍白，似乎快要晕倒了。她下意识地咬着大拇指的指甲，他看到她的指甲全都被咬过了，参差不齐。

"什么事？"

"我……我一定要见弗拉格先生。"她说。她的声音迅速地由大变小，最后成了低声的耳语。

"你要见他，是吗？你以为我是什么人，他的社交秘书吗？"

“但是……他们说……来找你。”

“谁说的？”

“嗯，安杰·希施菲尔德说的，是她说的。”

“你叫什么名字？”

“嗯，朱莉。”她格格地笑着，但这笑却只不过是一种条件反射，她脸上那种惊恐的表情一直没有消失。劳埃德疲惫地想，不知道现在又会有什么事。像她这样的姑娘除非有什么特别严重的事是不会来找弗拉格的。“朱莉·劳里。”

“哦，朱莉·劳里，弗拉格现在不在拉斯维加斯。”

“他什么时候回来？”

“我不知道。他总是来来去去，他不带传呼器。他也不跟我解释他要干什么。如果你有什么事，你可以告诉我，我负责转告他。”她用怀疑的目光看着他，劳埃德又重复了一遍那天下午他对卡尔·霍夫说的话：“我在这儿就是为了这个，朱莉。”

“好吧。”她急切地说，“如果这件事很重要的话，你告诉他是我告诉你的。朱莉·劳里。”

“好的。”

“你不会忘记吧？”

“哦上帝！我不会忘的！到底是什么事？”

她板起了脸。“你犯不着发那么大脾气吧。”

他叹了口气，把手里的牌放到桌上。“是的，”他说，“我想是犯不着。说吧，什么事？”

“那个蠢货。如果他来了，我想他一定是个间谍。我只是想应该让你知道。”她的眼睛闪着恶狠狠的光，“那个混帐东西还朝我开了枪。”

“什么蠢货？”

“哦，我看见那个智力迟钝的人了，所以我想那个蠢货肯定和他在一起，你知道吗？他们跟我们不是一类人。我想他们肯定是从另一边来的。”

“你想说的就这些，啊？”

“是的。”

“哦，我不知道你到底在说什么。今天出了很多事，我累了。要是你还不能说出个所以然来，朱莉，我就要去睡觉了。”

朱莉坐下来，交叉着双腿，告诉劳埃德她与尼克·安德罗斯和汤姆·科伦在她的家乡堪萨斯州的普拉特见面的事。（我正在和那个蠢家伙寻欢作乐，那个聋哑人朝我开了枪！）她甚至还告诉他当他们离开镇子的时候她开枪打了他们。

“这一切能说明什么？”在她说完后劳埃德问。刚才“间谍”这个词引起了一点他的好奇心，但是后来他就非常厌倦，处于一种昏昏欲睡的状态了。

朱莉又板起脸来点燃了一支香烟。“我告诉过你。那个笨蛋，他现在就在这儿。我敢肯定他是个间谍。”

“汤姆·科伦，你说他叫这个？”

“是的。”

他模模糊糊地好像有点印象。科伦是个高个子白人，他确实是捣了点儿鬼，但决没有这个婊子说的那么坏。他想要再回忆点什么，却什么也想不起来了。每天来维加斯的人仍保持在 60 到 100 个。不可能保证他们每个人都手脚干净，弗拉格说在停止之前，过来的人还会更多。他想他可以去找保存维加斯居民档案的保罗·伯利森，去找找关于这个叫科伦的家伙的资料。

“你要把他抓起来吗？”朱莉问。

劳埃德看着他。“要是你还不走我就把你抓起来。”他说。

“真是好样的！”朱莉·劳里泼妇似地喊了起来。她猛地站起身来，两眼盯着他。她那穿着棉质紧身短裤的腿显得特别地长。“你自己看着办吧！”

“我会调查的。”

“是，好吧，我知道这一套。”

她愤怒地跺着脚，屁股一扭一扭地走了。

劳埃德疲惫而饶有兴趣地看着她，他想世界上有很多像她这样的女人——即使是现在，在流感发生之后，他敢肯定还有很多。她们轻而易举地和人上床，但却小心翼翼地保护着手指甲。她们和那种在交配之后就大口大口地把同伴吃掉的蜘蛛是近亲。现在都过去两个月了，她还对那个哑巴满怀仇恨。她说他叫什么名字？安德罗斯？

劳埃德从他裤子的后兜里抽出一本破旧的黑色笔记本，沾湿手指，翻到空白的一页。这是他的记事本，里面写满了他的笔记——从见弗拉格之前要刮刮脸的小提示，到吗啡和可卡因卖完之前要把拉斯维加斯药店的药品盘点清楚的加了着重号的备忘录，无所不有。快该换个记事本了。

他用那种小学生一样的浅浅的潦草字迹写下：尼克·安德罗斯，也许是安德罗斯特——聋哑人。是否在城里？在这下面一行是：汤姆·科伦，去找保罗查一查。他把本子放回兜里。向北 40 公里处，在闪烁的星光下，黑衣人开始了他与纳迪娜·克罗斯的漫长婚姻关系。他本来是会对尼克·安德罗斯的一个朋友到拉斯维加斯的消息非常感兴趣的。

但他睡着了。

劳埃德阴郁地低头看着他玩的纸牌，忘了朱莉·劳里，忘了她的仇恨，忘了她结实小巧的臀部。他又拿出一张 A，再一次苦恼地想起了垃圾虫，想着当他告诉弗拉格的时候，他会怎样说——怎样做。

就在朱莉·劳里离开幼狮酒吧，感到自己尽了一个公民应尽的义务的时候，在城市的另一边，汤姆·科伦正站在他公寓的落地窗前，迷茫地看着圆圆的月亮。

是该走的时候了。

该回去的时候。

这个公寓不像他在博尔德的房子。这里有家具，但却没有装饰品。他一张画也没有挂，也没有在钢丝上挂鸟的标本。这个地方只不过是个驿站，现在是该继续走的时候了。他很高兴。他讨厌这里。这

里有一股气味，一股干燥、腐烂却又让你无能为力的气味。这里大多数人都不错，有些像博尔德的人一样让他很喜欢，像安杰和那个小男孩，迪尼。没人因为他做事慢而取笑他。他们给了他一份工作，还跟他开玩笑，在午间休息的时候，他们用自己饭盒里的东西去换别人饭盒里好吃的东西。他们都是好人，就他看来，他们和博尔德的人差不多，但是……

但是他们身上有那种气味。

他们好像都在看着什么，等着什么。有时候他们会奇怪地沉默下来，眼睛呆滞无神，好像他们都在做着同一个令人不安的梦。他们做事从来不问为什么要这样做，或者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这些人好像都戴了笑面人的面具，但是他们真实的脸，他们面具下的脸，却是怪兽的脸。他曾经看过一个这样的恐怖电影。那种怪兽叫狼人。

月亮悬在沙漠上面，鬼气森森地，高高在上，自由自在。

他见过“自由之邦”的戴纳。他见过她一面，后来就再也没见过了。她怎么了？她也是间谍吗？她回去了吗？

他不知道。但是他觉得害怕。

在公寓里那台没用的彩色电视机的对面放着一把椅子，椅子上放着一个背包。背包里装满了真空包装的火腿肠和咸饼干。他拿起包，背在身上。

夜行，昼伏。

他头也不回地走到公寓大楼的院子里。月光很亮，他的影子被投射到了碎裂的水泥地上，那些想来豪赌的人曾经把他们的挂着外州牌子的汽车停在那里。

他抬起头，看着悬在空中的鬼气森森的月亮。

“月……亮。这个词是这么写的，”他低声说，“法律，是的。汤姆·科伦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他的自行车靠在公寓大楼粉色的灰墙上。他停下来调整了一下背包，然后就骑上车，向州际公路奔去。夜里 11 点的时候，他已经离开了拉斯维加斯，沿着 15 号州际公路的检修道向东骑。没人看见他，

也没有引起任何警觉。

他的头脑正处于一种平和的中间状态，当他处理好最急需解决的事情之后总是这样。他匀速地向前骑着，只感到轻轻的夜风吹在他汗淋淋的脸上，非常舒服。时不时地，他需要绕过一个从沙漠里爬出来的沙丘，它像一条白色的瘦骨嶙峋的手臂拦在路上。在离开城市比较远的地方，就有一些汽车和卡车陷在沙里了。格兰·贝特曼会用他那种讽刺的语气说：看看我的成就，你的能力，你的绝望。

凌晨两点的时候，他停下车吃了点饼干，喝了绑在车后面的保温瓶里的饮料。吃完之后又继续赶路。月亮落下去了。随着他的车轮一圈圈地转动，拉斯维加斯已经被远远地抛在了身后，这使他感觉很好。

但是在9月13日凌晨4点15分的时候，一阵寒冷而恐惧的感觉席卷了他。它来得那么出乎意料，又似乎那么不合情理，因此就更让人感到害怕。汤姆差点大声叫起来，但是他的声带突然被冻住了，被锁住了。他蹬车的腿肌肉发软，车在星光里滑行着。沙漠里的黑白影像后退得越来越慢了。

他在附近。

那个黑衣人，那个走在地上的魔鬼。

弗拉格。

高个子，他们这么叫他。汤姆在心里叫他笑面人，只要他冲你一笑，你身体里的血液就会陷入死一样的停滞状态，你的肌肉就会冰冷苍白。如果他盯着猫看，猫就会连胃里的毛团都吐出来。如果他从建筑工地走过，人们会用锤子砸到自己的大拇指上，会把木瓦放得反面朝上，会像梦游一样从主梁上走下去，会……

……哦，我的上帝，他醒了！

汤姆的喉咙里发出一声呜咽。他能感到那猛然的惊醒。他好像看见或者说感到一只眼睛在黎明的黑暗中大大地睁着，一只可怕的因睡眠而仍显惺忪的红眼睛。它在黑暗中转动着，张望着，在寻找他。它知道汤姆·科伦在这儿，但却不知道他的确切位置。

他麻木的双脚找到了脚蹬，继续骑了起来，越骑越快，身子趴在车把上以减少风的阻力，他不停地加速，最后简直要飞起来了。如果在他前进的路上遇到一辆汽车的遗骸，他也许会全速撞上去把自己撞死。

但是渐渐地，他能感到那个黑暗的发热的物体被他抛在了身后。最为奇怪的是，扫过他所在的那条道路的可怕的红眼睛居然没有看到他（也许是因为我一直趴在车把上的缘故吧，汤姆·科伦不着边际地想着）……后来，那只眼睛又闭上了。

黑衣人又睡着了。

当鹰的影子像十字架一样向一只兔子压下来的时候，兔子会是什么感觉……鹰没有停下来甚至连速度都不减地继续飞走时兔子又会是什么感觉？当那只耐心地在老鼠洞洞口等了一整天的猫被它的主人抓走粗鲁地扔出门外时，老鼠会是什么感觉？当一只鹿静静地从一个因为中午喝了三杯啤酒而打起盹来的强壮的猎人身边溜掉时，它会是什么感觉？也许它们什么感觉也没有，也许他们的感觉也和汤姆·科伦从那黑暗而危险的笼罩中骑出来时的感觉一样：长长地舒一口气；一种新生的感觉，一种侥幸赢得的幸福感。像这样的好运气肯定是天堂的奇迹。

他一直骑到清晨5点钟。在他的前方，天空变成镶了金边儿的深蓝色。星星渐渐隐去了。

汤姆几乎要累垮了。他又向前骑了一段，然后在高速公路的右边找到了一个70码长的很陡的下坡。他把自行车推倒滑进干河床里，拽来干草和牧豆树把自行车盖了起来。在距离自行车10码远的地方，有两块靠在一起的大石头。他钻进石头下面的阴影里，把夹克枕在脑后，几乎是立刻就睡着了。

第 67 章

“步行者”回到了维加斯。

他大约是在上午 9 点 30 分到的。他到的时候，劳埃德正巧在场。弗拉格也看见了劳埃德，他当时正带着一位女士穿过格兰德门厅。许多人都转过头去看那位女士：她的头发是不常见的雪白色，在太阳底下暴晒过的痕迹非常明显，这令劳埃德想起印第安斯普林斯基地天然气大火的受害者。白头发，令人害怕的日晒皮肤，还有空洞无神的眼睛，毫无表情，异常平静，近乎白痴的眼睛。劳埃德见过这样的眼神。那是在洛杉矶，当弗拉格与埃里克·斯特莱顿断绝关系时，律师告诉那个黑衣人如何去了结一切。

弗拉格目不斜视，面带微笑。他带着那位女士走进电梯，电梯门轻轻关上，他们来到了顶楼。

在随后的 6 个小时里，劳埃德一直试图理清这些头绪，弗拉格要他报告，就可以有备无患。他认为事情都在掌握之中。唯一可能疏漏的就是朱莉真的发现了什么，那就要去找保罗·伯利森，从他那里得到有关这个汤姆·科伦的情况。劳埃德认为没有这个可能，但与弗拉格合作最好保险一点。这会好得多。

他拿起话筒，耐心地等待着。过了一会儿，话筒里传来一声，紧接着听见雪莉·邓巴带着田纳西州口音的声音：“接线员。”

“喂，雪莉，我是劳埃德。”

“劳埃德·亨赖德！你怎么样？”

“还不错，雪莉，能给我接 6214 吗？”

“保罗？他不在。去印第安斯普林斯基地了。不过我可以从奥拍斯基地那里替你找到他。”

“那好，找找看。”

“当然。喂，劳埃德，什么时候过来尝尝我的咖啡蛋糕？我每过两到三天烤一次。”

“很快就去，雪莉，”劳埃德不以为然地说。雪莉那时40岁，曾经向劳埃德献过殷勤。他曾听说过不少有关她的笑话，尤其是从惠特尼和罗尼·赛克斯那里。但她是一个好接线员，能够在拉斯维加斯的电话系统创造奇迹。能够使电话系统运转起来，这是除了电力系统以外最重要的了。因为大多数自动交换机都已经烧毁了，他们只能退回到手工接线。这里的电话经常掉线。雪莉手工接线的本领很强，对其他三四个接线员也十分有耐心，其他人还在学习阶段。

另外，她还能烤非常好的咖啡蛋糕。

“很快就去。”他又加上一句，他想如果朱莉结实、滚圆的身体与雪莉·邓巴的技巧、温柔、任劳任怨集于一身该有多好。

她看起来很满意。话筒里传来接线声，然后又是一阵尖厉的声音，令他直咧嘴。话筒里传来了一阵含混不清的声音。

“我是贝利·奥拍斯。”细微的声音从很远的地方传来。

“我是劳埃德，”他贴紧话筒，“保罗在吗？”

“你说什么，劳埃德？”贝利问道。

“保罗！保罗·伯利森！”

“呃，他呀！啊，他就在这里，拿着可口可乐。”

话筒里哑了一会——劳埃德开始以为电话又掉线了——然后保罗过来了。

“我们得大声喊，保罗。电话线真糟糕。”保罗·伯利森是否有足够的肺活量来喊，劳埃德没有把握。保罗骨瘦如柴，带着深度眼镜，有些人把他叫做冷先生，因为即使天气非常热，他也严严实实地套着三层衣服，不过他做情报人员非常称职，弗拉格曾经用他夸张的语气告诉劳埃德：到1991年，伯利森将负责秘密警察。他非常非常胜任这个工作。弗拉格还加上一个热烈的笑容。

保罗设法提高一点声音。

“你带名单了吗？”劳埃德问。

“嗯，我和斯坦 · 贝利还在研究呢。”

“你看看有没有一个叫汤姆 · 科伦的情况？”

“稍等一秒钟。”一秒钟延长到了两三分钟。劳埃德又开始担心电话线被掐断。然后，保罗说，“对了，汤姆 · 科伦……你在吗，劳埃德？”

“我在。”

“电话线这么差，说不准就掉线了。这家伙年龄在 22 到 35 之间。他自己也说不准。有些轻微智力迟缓。他会一点工作技能。他曾做过清洁工。”

“他到维加斯多久了？”

“不到 3 个星期。”

“从科罗拉多州来的？”

“对，不过那里有一些人不喜欢他。他们把这家伙赶了出来。他当时与一个正常的女人有性行为，我想他们怕影响到基因。”保罗笑起来。

“给我他的住址？”

保罗给了他。劳埃德抄在他的笔记本上。

“就这些了，劳埃德？”

“如果你有时间的话，我这还有一个名字。”

保罗笑了——小个子男人装腔作势的笑。“当然，现在只是我喝咖啡的时间。”

“那人叫尼克 · 安德罗斯。”

保罗立刻说：“我的红名单里有这个名字。”

“喔？”劳埃德脑子立刻飞速运转。他弄不明白保罗的红名单指的是什么。“谁给你的名单？”

保罗有些生气，说：“你想是谁？同一个人给了我全部的红名单？”

“好，好。”他说再见后挂了机。电话线路这么差，说悄悄话是不可能的。劳埃德有太多的事情要去考虑。

红名单。

显然，弗拉格只把名单给了保罗一个人，再没有给过别人——尽

管保罗认为劳埃德全部都知道。红名单，是什么意思？红色意味着停止。

红色意味着危险。

劳埃德又一次拿起话筒。

“接线员。”

“还是我劳埃德，雪莉。”

“喂，劳埃德，怎么……”

“雪莉，我没有时间多谈。我可能碰到大问题了。”

“好的，劳埃德。”雪莉语气中的调情味消失了，立刻换上公事公办的语气。

“谁在今天当班？”

“巴里·多根。”

“给他接个电话。另外不要告诉别人我给你打过电话。”

“好的，劳埃德。”她听起来有些害怕。劳埃德也有些害怕，但他也有些兴奋。

过了一会儿，打给多根的电话接通了。他是一个很不错的人，劳埃德感到非常放心。现在，有太多的懒汉进入了警察局工作。

“我要你为我抓一个人。”劳埃德说，“要活的。即使你有人员伤亡也要保证他是活的。他的名字是汤姆·科伦。你可能会在他家里抓到他。把他带到格兰德那里。”他把汤姆·科伦的地址告诉巴里·多根，然后让他重复一下。

“这事有多重要，劳埃德？”

“非常重要。你把这事办好了，上面的大人物会对你很满意的。”

“好的。”巴里挂了电话，劳埃德也挂了电话，他相信巴里会明白他话里另外一层意思：办砸了的话，有人会非常恼火的。

巴里一小时后回电话说他确信汤姆·科伦已经逃走了。

“不过他很虚弱，”巴里继续说，“他不会开车，甚至连小摩托也没有。如果他向东走，现在到不了德赖湖。我们一定能抓住他，劳埃德，我知道我们能够做到。让我来干吧。”巴里有些兴奋。维加斯有四五

个人了解间谍一事，他是其中之一。

“让我考虑一下，”劳埃德不等巴里再说话就挂掉电话。他考虑事情已比以前周密多了，但是他知道这件事情实在太大了。而且红名单在困扰他。为什么他没有被告知呢？

自从在凤凰城遇到弗拉格以来，劳埃德头一次产生一种不祥的感觉，他的位置可能会不保险。他们对他保守秘密，他们可能仍会追捕科伦；卡尔·霍夫和比尔·贾米森驾驶停落在斯普林斯的军用直升飞机，如果有必要的话他们会关闭从内华达州向东的所有道路。而且这家伙不是杰克或奥克托布斯博士，他是一个身体虚弱的潜逃者。

他心里的一扇窗户豁然开朗。他不再会自己决定追捕另一个人了。除非法官决定。他站起身来到电话机旁，碰上惠特尼·霍根从那里走来。

“那个人，劳埃德，”他说，“他要见你。”

“好的。”他说。他对自己的声音如此平静感到吃惊——他内心的恐惧已经非常厉害了。而且最重要的是，如果不是因为弗拉格，他会饿死在凤凰城的单身牢房里。这决不是开玩笑：他属于这个黑衣人。

但是如果不给我提供信息，我没办法干下去，他一边想一边走到电梯口。他按下顶层的按钮，电梯平缓地升起。他心中又升起一种不祥的感觉：弗拉格并不知情。这里一定有第三个间谍，而且弗拉格并不知情。

“进来，劳埃德。”弗拉格穿着蓝条浴袍，脸上带着懒懒的微笑。

劳埃德进到屋来。屋内的温度调得挺高，仿佛踏进了格陵兰岛的感觉。而且，当劳埃德经过这个黑衣人时，他能感受到他散发出来的体温。

早晨跟弗拉格一起进来的那位女士坐在角落里一张白色的沙发上。她的头发精致地别住，换了一身衣服。她的神情空洞恍惚，看着看着她，劳埃德产生一股凉意。还是孩子的时候，他和几个朋友从一个建筑工地偷走一些炸药，点着后投进了哈里森湖，在那里爆炸了。

随后浮在水面上的死鱼眼里也是这样令人不舒服的神情。

“我想让你认识一下纳迪娜·克罗斯，”弗拉格站在他后面轻轻说，把劳埃德吓了一跳。“我的妻子。”

劳埃德吃惊地看着弗拉格，只见到一丝嘲弄的微笑，闪烁不定的目光。

“亲爱的，劳埃德·亨赖德，我的左膀右臂。我是在凤凰城认识他的，当时劳埃德被拘留，正在找饭吃。说实话，劳埃德可能已经吃过了。对吗，劳埃德？”

劳埃德的脸通红，什么也说不出，尽管这女人没有露出什么表情。

“伸出手来，亲爱的。”这个黑衣人说。

纳迪娜像机器人一样伸开她的手。她的眼神继续漫无目的地越过劳埃德的肩头。

天哪，令人毛骨悚然，劳埃德想道。尽管屋内有空调，他的身上还是微微渗出汗来。

“见到你很高兴。”劳埃德说，然后晃了晃她的手掌。随后，他强忍着冲动让手在裤子上蹭了蹭。纳迪娜的手仍旧松弛地停在空中。

“亲爱的，你可以把手放下来了。”弗拉格说。

纳迪娜把手放下，手开始扭曲。劳埃德意识到她正承受一种恐怖的痛苦。

“我妻子身体不舒服，”弗拉格笑着说，“明白地说，她现在怀孕了。祝贺我吧，劳埃德。我要做爸爸了。”又是窃笑：一种吱吱的声音，像轻脚老鼠在陈旧的老墙后面。

“恭喜。”劳埃德木木的说，感到嘴唇冰凉。

“我们不要再谈纳迪娜了，可以吗，亲爱的？”她像坟墓一样沉默。完全没有声音。

“印第安斯普林斯基地怎么样了？”

劳埃德眼睛眨了眨，脑子又重新开始转起来，感到自己藏不住什么秘密，最后试探着说，“还不错。”

“还不错？”那个黑衣人倾过身来，有一会劳埃德感到弗拉格要张开嘴把他的头咬掉。他坐回去说：“这与我的分析不符，劳埃德。”

“有一些其他事情……”

“我要问其他事情的时候，我就会问的。”弗拉格的语调升高了，几乎近于喊叫。劳埃德从来没有见过弗拉格的表情有如此迅速的变化，这把他吓坏了。“我现在就要一份有关印第安斯普林斯基地的形势报告。劳埃德，就是为你自己着想你也最好马上搞到它！”

“是的，”劳埃德嚅嚅小声地说，“好的。”他从裤袋里掏出笔记本，在随后的半个小时里他们谈了谈印第安斯普林斯基地，国民警卫队的喷气机和伯鸟导弹。弗拉格开始感到轻松——尽管这很难说，当你对付“步行者”的时候想当然地处理事情可不是好主意。

“你认为他们两星期内会飞过博尔德吗？”他问，“就是……到10月份的头一个星期？”

“卡尔会的，我猜想，”劳埃德迟疑地说，“我不清楚他两个。”

“我要他们准备好，”弗拉格小声说。他站起身来开始在屋内走来走去。“到下个春季我要他们藏在洞里。我要在他们晚上睡觉时袭击他们。把那个镇子从头到尾搜索一遍。我想该像二战时的汉堡和德累斯顿。”他转向劳埃德，脸像羊皮纸一样白，眼睛散发出疯狂的光芒。他的微笑像把弯刀。“教教他们派遣间谍。春天来时他们待在洞里。那样我们就可以仔细搜索一下。告诉他们派遣间谍。”

劳埃德最后吐出话来。“第三个间谍……”

“我们会发现的，劳埃德。不用担心这个。我们会抓到那个杂种。”笑容又回来了，有些阴沉的欢欣。但是在笑容重新出现之前，劳埃德见到了一丝恼怒和害怕。他从未料到会见到这种表情。

“我想，我们知道他是谁。”劳埃德平静地说。

弗拉格刚才在手中拿着一个玉雕像在研究它。现在他的手不动了。他十分安静，一种特别注意的表情从他脸上闪过。这个女人的视线头一次转向弗拉格，然后迅速移开。屋内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

“什么？你说什么？”

“第三个间谍……”

“没有。”弗拉格断然地说。“不，你想岔了，劳埃德。”

“如果我没搞错的话，他是一个名叫尼克·安德罗斯的家伙的朋友。”

玉雕像从弗拉格的手指滑下来摔得粉碎。过了一会劳埃德被抓住衣领从沙发里拎了起来。弗拉格从屋里走来走去，劳埃德从来没有见过他这个样子。然后弗拉格的面孔转向他，那令人讨厌的体热扑到他的身上，而弗拉格那黑溜溜的眼睛距离他的眼睛只有一英寸。

弗拉格喊叫：“你是在这里谈论印第安斯普林斯基地吗？我该把你扔出窗外。”

可能是见到这个黑衣人的脆弱处，或是知道弗拉格不了解全部情况，不会杀他，劳埃德感到他能为自己辩护。

“我告诉你！”他喊道，“你把我排除在外！如果我早知道的话，昨晚我就能抓住那家伙了！”

然后他就被抛起扔在地上，头昏眼花。他晃晃脑袋，试图清醒一下。耳朵里嗡嗡直响。

弗拉格看来要发疯了。他在屋内大步踱来踱去，脸部愤怒地扭曲了。纳迪娜缩回到她的沙发。弗拉格走到摆满玉制小动物的摆设架前，愣了一会儿，然后将他们都扫到地上。这些小摆设像手榴弹一样碎了。他用光脚踢飞一块大碎片。黑头发掉在前额。他用手一甩将头发摆了回去，然后转向劳埃德。他的脸上有同情和怜悯的神气——劳埃德想那如同3美元的钞票一样真实。他走过去扶劳埃德，劳埃德发现他踩在几块碎玉上面却不觉得疼痛……而且没有流血。

“对不起，”他说，“让我们喝一杯。”他伸出手来扶劳埃德起来。像小孩子发脾气，劳埃德想。“你喝杜松子酒怎么样？”

“好哇。”

弗拉格倒了不少酒。劳埃德一大口喝掉了半杯。放下杯子，他感觉好多了。

弗拉格说：“红名单我想你绝对不会用到的。上面有8个名字

——现在剩下 5 个了。那是他们的管理委员会和一个老妇人。安德罗斯是其中一位。不过他现在死了。对，安德罗斯死了，我确信。”他眯着眼，用痛苦的眼神盯着劳埃德。

劳埃德讲述了他了解的情况，时不时地翻看他的笔记本。他并不是需要看它，但时不时看看有好处，可以避开那双像要冒烟一样的眼睛。他从朱莉·劳里讲起一直讲到巴里·多根。

“你说他已经延误了。”弗拉格沉思。

“是的。”

弗拉格脸上闪过一丝喜悦，他开始点头。“对，”他自言自语，“对，我说怎么没有看见……”

他突然打住话头去打电话。过一会儿他与巴里通话。

“直升机。你带卡尔驾驶一架，比尔·贾米森另一架，保持无线电联系，派出 60，不，100 个人。关闭内华达向东和向南的所有路口。给他们有关这个科伦的描述。另外每小时向我汇报一次。”

他挂上电话，高兴地抓着手表。“我们要抓住他。我只想把他的头送到叫化子安德罗斯那里。不过安德罗斯已经死了。是吧，纳迪娜！”

纳迪娜只是木木地盯着。

“今晚派直升机不大好，”劳埃德说，“再有 3 个小时天就黑了。”

“你不急吗，老劳埃德，”黑衣人兴奋地说，“明天对直升机足够了。他没跑多远，不会远的。”

劳埃德紧张地将笔记本在手里一开一合，觉得待在任何地方也比待在这里好。弗拉格现在情绪不错，但劳埃德想，他要是听说了垃圾虫的消息后就不大可能这样了。

“我还有一条消息，”他吞吞吐吐地说，“是有关那个垃圾虫的。”他担心这又将引起顽童式的狂躁。

“亲爱的垃圾虫。他不是出门旅行了吗？”

“我不知道他在哪里。他出门以前在印第安斯普林斯基地玩了个小花招。”他将这些事情联系起来。当弗拉格听说弗雷迪·坎帕纳里

受伤的时候，他的脸色阴沉下来，不过，当劳埃德讲完以后，他又平静下来，并没有暴跳如雷，只是不耐烦地摆了摆手。

“好吧。当他回来时，我不希望他受苦，我本希望他能活得长一些。你可能不大理解。劳埃德，但是，我感到他——而且我已经——不过我不是十分确信。即使是杰出的雕刻家也会有用刀伤到手的时候，如果这刀有毛病的话。是不是，劳埃德？”

劳埃德既不懂什么雕刻家也不懂什么刻刀，（他以为他们用木槌和凿子），点头同意。“当然了。”

“而且在装备上他帮了大忙。是他吧？”

“对，是的。”

“他会回来的，告诉巴里，如果可能，不要让垃圾虫痛苦，让他痛快地死。现在我更加肯定逃走的小伙子在我们东面。我可以让他走，但这里有原则。可能我们能在天黑前结束。你认为呢，亲爱的？”

他踱到纳迪娜的沙发旁，碰了碰她的脸颊，但她马上移开了，仿佛她碰到的是块灼热的火钳。弗拉格笑了笑，又摸了摸她。这一次她屈服了，浑身颤栗。

“月亮，”弗拉格说，十分高兴。他蹦起来。“如果天黑前直升机没有发现他，今晚会有月光的。我打赌他正骑行在I－15公路上，期待着那个老妇人的神灵会保佑他。但是她已经死了，是吧，亲爱的？”弗拉格高兴地笑着，这像小孩子高兴的笑。“全部事情都运行良好。而且兰德尔·弗拉格就要做爸爸了。”

他又碰了碰她的脸颊。她像受伤的小动物一样呜咽。

劳埃德终于张开了发干的嘴唇。“如果可以的话，我要现在离开。”

“好的，劳埃德，好的。”黑衣人并没有转过头来——他紧紧盯着纳迪娜的脸。“全部运行良好，非常好。”

劳埃德尽可能快地离开了，差点跑了起来。在电梯里突然有一阵歇斯底里的情绪控制了他，他只好按下紧急制动键。他又哭又笑了将近5分钟。当这场风暴过去后，他感到好一点。

他没有崩溃，他告诉他自己。还有一些问题要解决，但他能够控制局面。游戏到10月份第一个星期就该结束了，到15号肯定结束了。正像弗拉格所说的，全部事情开始好转。没想到他差点杀了我……没想到他看来比以往更离奇。

15 分钟后劳埃德接到斯坦贝利从印第安斯普林斯基地打来的电话。斯坦既对垃圾虫恼怒，又害怕那人黑衣人，濒临歇斯底里的边缘。

卡尔·霍夫、比尔·贾米森下午6点2分从斯普林斯起飞在维加斯以东进行侦察。其中一名训练员克利夫·本森与卡尔同机作观察员。

下午6点12分，两架直升机在空中爆炸。尽管他吓得瞠目结舌，斯坦还是派了5个人到9号飞机棚，那里停放了5架飞机。他们发现5架飞机都有炸药，而且保险丝用一个简单的厨房钟控制。这种保险丝与垃圾虫在油车上用的不一样，但非常相似。没有时间表示怀疑。

“就是那个垃圾虫，”斯坦说，“他到处乱搞。天知道他还在哪里放了炸药。”

“检查一遍。”劳埃德说。心跳一下子加快了许多，他已经开始害怕了。肾上腺素在体内翻腾，眼珠仿佛要从眼眶迸出。“检查所有的东西！你让所有的人都出去，然后从头到尾检查那个地方。听见了吗，斯坦？”

“为什么费这么大劲呢？”

“费劲？”劳埃德喊道，“还要我给你画一张图，笨蛋？那家伙不是说所有基地……”

“我们的飞行员都死了，”斯坦轻轻地说，“听不见吗，劳埃德？克利夫也死了，他的技术还不怎么样。我们只有6个没有结束学习的家伙，而且没有教师。我们还要飞机干什么，劳埃德？”

然后，他挂上电话，让劳埃德目瞪口呆地坐在那里，过了一阵子才明白过来。

那天晚上 9 点 30 分刚过，汤姆 · 科伦就醒了，感到有些口渴。他拿出水壶喝了点水，从两块倾斜的岩石下爬出，然后看了看漆黑的天空。月亮在头顶上移动，神秘而又安静。现在该出发了。但他还是要小心。

因为他们正在追捕他。

他做了个梦。尼克在与他谈话，这很奇怪，因为尼克不会说话。他是聋哑人。他必须用文字来表达，而且汤姆也不会阅读。做梦是很可笑的事情，梦里什么都能发生，在汤姆的梦中，尼克就说话了。

尼克说:“他们发现你了，汤姆，这不是你的错。你做的都对，只是运气不好。因此你必须小心谨慎。你必须离开这条路，汤姆，你必须向东走。”

汤姆明白要向东走。但现在怎么才能避免迷失在沙漠里？他可能会在里面转圈子。

“你会知道的，”尼克说，“首先必须找上帝的手指……”

汤姆把水壶重新别回腰间，调整了背包。他走回大道，把自行车留在原处。他爬上路堤，望了望两边的路。他插过一条中型道路，小心地观察之后，他在 I－15 的西边小路大步前进。

他们现在发觉你了，汤姆。

他在护轨的外沿行走。他躺了一会，心跳得厉害。除了微风刮过沙漠支离破碎的地面声以外，荒野里寂静一片。

他起身沿水平线眺望。他的眼睛很好，而且沙漠里的空气像水晶一样透明。不久他就见到了它，伸向星罗棋布的天空好像一个惊叹号。上帝的手指。当他朝东看时，那个石柱在偏左 60 度的地方。他想他能在 1 到 2 个小时到达那里。但是这清晰，放大的天空能够愚弄比汤姆 · 科伦更有经验的赶路人，因此他觉得那个石手指总是离他那么远。子夜过去了，然后到了 2 点钟。启明星也出现了。汤姆开始担心他见到的那个极像手指的岩石是不是幻影。他擦了擦眼，石手指还在那里。在他身后，大道已经湮灭在远处的黑暗之中。

当他转身再看石手指时，它好像近了一点。到凌晨 4 点钟，内心里有个声音开始提醒他该为即将到来的白天找个藏身处了，毫无疑问他与目标已经近得多了。但当天晚上还是到不了。

他什么时候到达呢（假定当白天来临他们还未找到他）？然后呢？

没关系。

尼克会告诉他的。好尼克。

他在一块大石头下的阴影里找到一个相当舒服的地方，倒头便睡。那个晚上他向东北方向前进了 30 英里，已经到达摩门山脉了。

下午时，一条大响尾蛇爬进他的衣服避暑。它盘在汤姆身上，睡了一会儿，然后游走了。

那个下午，弗拉格站在顶层屋檐的边缘，盯着东方。再过 4 个小时太阳就要下山了，那个杂种又该前进了。

一阵强劲持久的沙漠风将他的黑头发从发热的前额吹到脑后。

“这次不行，”他悄声说，“我要抓到他。我要抓到他。”

他不能解答为什么抓到那个混蛋这么重要：问题的核心不在于此。他只是越来越感到一种冲动，去行动，去做。去破坏。

昨晚，当劳埃德向他报告直升机爆炸和 3 名飞行员的死亡，他竭尽全力才没有暴跳如雷。他的头一个冲动是立即派遣一支武装纵队——坦克，火车，装甲车，全副武装。他们 5 天内就能到达博尔德。一个半星期内把所有讨厌的东西都消灭掉。

当然了。

如果在山脉道口下了早雪的话，那就是德国军队的末日了。现在已经是 9 月 14 日。好天气。

但他是地球上最强大的人，不是吗？可能在俄罗斯、中国或伊朗会有另外一个像他一样强大的人，但那是 10 年以后的事了。现在他是处在支配地位的，他知道这一点，他感觉得到。如果那个杂种能说话……假使他能够告诉他们，他，弗拉格是强大的。可是他可能只会告诉他们，弗拉格的人生活在对“步行者”的恐惧之中，对“步行者”俯

首贴耳。他只会告诉他们一些事情来进一步增强他们的信念。因此他才有如此持续、强烈的感觉，必须在科伦离开西部之前将他找到并杀死。

因为这是我想要的，我必须得到我想要的，这就是原因。

还有垃圾虫。他原以为将垃圾虫全部解决了。他以为垃圾虫可以像废工具一样扔在一边。不过他已经成功地做到这点，而这是整个自由之邦都做不到的。

我错误判断……

这是令人难以忍受的想法，他不能允许自己的想法沿着这个方向发展下去。他将玻璃杯扔过屋檐下的低护栏，看见它转着圈向外翻滚，然后落下了。突然间一个邪恶的想法，一个易怒的孩子的想法占据了他的脑海：希望它打中谁的头！

在很远的底下，玻璃杯碰在停车场的地上摔碎了……那儿非常远。黑衣人根本听不见。

他们在印第安斯普林斯基地没有发现别的炸弹，整个地方被翻了个底朝天。显然垃圾虫只是在他去过的机器里做了手脚，就是机棚的直升机和旁边机动车棚里的卡车。

弗拉格再次强调他的命令，一旦发现垃圾虫立刻诛杀。一想到垃圾虫在各个地方浪荡，天知道他在各处放了些什么，这令人有些紧张。

紧张。

对的，当时那种美丽的踏实感荡然无存。什么时候开始消失的呢？他无法确定。他所知道的就是事情变得越来越古怪。劳埃德也知道这一点，他可以从劳埃德看他的眼神中察觉到。让劳埃德在冬天结束前出个事故。这主意倒不错。他的人多的是，像护卫惠特尼·霍根和肯·德莫特，甚至还有伯利森，他把红名单的秘密泄露出去。他曾经想因此而将伯利森处死。

不过，要是劳埃德早一些知道红名单的话，这一切都不会……

“闭嘴，”他自言自语，“闭嘴！”

但这个想法总是萦绕在他的脑海。为什么他不告诉劳埃德人名呢？他不知道，想不起来了。当时好像有一个非常合理的原因，但他越是想就越想不起来。他为什么不把许多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呢，这个决定实在愚蠢——一种不能让一个人知道太多秘密的念头，即使是像劳埃德·亨赖德这样愚蠢忠诚的人也不例外？

一种不知所措的表情浮在他的脸上。他的决定一直这样愚蠢吗？

而且劳埃德有多么忠诚呢？无论如何？他眼睛里的神情……？

突然，他决定将这一切搁在一边，不去想它。这通常会使他感觉好一些。这使他感到更强大，更平静，头脑更清醒。他向外看了看沙漠的天。

我是，我是，我是，我是……

他走下阳台。突然，他知道他找到答案了，他一下子平静下来。所有事情都更清楚了。首先他必须……

“他们要来这儿找你，你知道。”

听到这轻柔平缓的声音，他竟然摔倒了。一股战栗从两腿和臀间上升到下巴，牙齿直打架。他像猫一样一下猛转过身来。但是当他看到纳迪娜时，他的微笑消失了。纳迪娜穿着白色晚礼服，身上缠着薄如蝉翼的衣料。头发像晚礼服一样白，散乱在脸上。她看上去像脸色苍白的女巫。弗拉格害怕了。她轻轻向前迈了几步。脚上没穿鞋。

“他们要来了。斯图·雷德曼，格兰·贝特曼，拉尔夫·布伦特纳和拉里·安德伍德。他们就要来了。而且会像杀偷鸡的黄鼠狼一样杀了你。

“他们在博尔德，”他说，“藏在他们的床底下为他们的黑女人伤心。”

“不，”她漠然地说，“他们现在差不多就在犹他州了。他们很快就会来这里。他们会把你捣得粉碎。”

“闭嘴，下楼去。”

“我要下去，”她说着又向他靠近，现在是她在微笑了——令人恐怖的笑容。愤怒的颜色从他脸上褪去，浮现出他那奇怪、凝重的神气。

过了一会儿，他觉得苍老无力。“我要下去……然后你也会。”

“出去。”

“我们要下去，”她唱着，笑着……这很恐怖。“下、下……”

“他们在博尔德!”

“他们快到这里了。”

“下楼去!”

“你这里所有的事情都办砸了，为什么不呢？邪恶的报应是很快的。人们都在私下议论你。他们说是你让汤姆·科伦逃走的，让这个头脑简单的小杂种逃掉。他那么愚蠢，却足以蒙骗你，兰德尔·弗拉格。”她的话越来越快，现在爆发出一阵尖笑。“他们说你的武器专家发疯了，而你并不知道这事。他们担心他从沙漠里带出去的东西将会用来对付他们，而不是东边的人。他们正在离去。你知道这些吗？”

“你撒谎。”他小声说。他的脸色像羊皮纸一样白，眼睛突起。“他们不敢。如果他们逃走，我会知道的。”

她的眼神越过他的肩头望着东方。“我看见他们了，”她小声说，“他们正借夜幕离开自己的岗位，你的眼睛看不到他们。他们正离开岗位悄悄溜走。20个人的工作小组出去只有18个人回来。边境士兵在开小差。他们担心权利平衡正受到破坏。他们在离开你，离开你，而一旦离开你，当东边来的人要干掉你的时候，他们决不会动一根手指头。”

他要说什么。他心里藏着话，要迸发出来。

“你撒谎!”他向她厉声喝道。他的双手拍在她的肩上，像握铅笔一样握住她的锁骨。他将她的身体举过头顶，伸到暗蓝色的沙漠天空，一踮脚将她扔了出去。他见到她满意而又轻松的微笑，眼神异常平静，他突然明白了。她故意激怒他这么做，知道这是唯一摆脱他的方法。

她还怀着他的孩子。

他连忙俯下身，几乎失去重心，试图将她拉回。她的晚礼服撕裂了。他的手抓到那薄如蝉翼的衣料，听到一声撕裂声，手指动了动

——什么也没有。

她摔下去了，脚朝下直挺挺向下摔去，衣服盖过脖子和脸。她没有喊叫。

她像焰火一样静静地落下了。

当他听到她落到地面的声音，弗拉格将头甩向空中，嚎叫着。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

所有事情尽在掌握之中。

他俯身向护栏下看，见到他们在跑，仿佛铁屑被磁铁吸引，或者像蛆爬向腐肉。

他们看起来那么微小，而他则高高在上。

他将要飘起来，他决定重新恢复平静。

但这将需要很久很久的时间。

汤姆是晚上 8 点钟醒来的，天还是太亮，不适宜行走。他继续等待。尼克又进入了他的梦，他们还说话了，跟尼克聊天真不错。

他躺在岩石阴影下，看天逐渐暗下来。星星开始出现。他在打土豆饼的主意，但愿他还有一些。等到他回到那里——如果他确实回去了——他要把土豆饼全吃了。他要大嚼特嚼土豆饼，然后舒舒服服地呆在朋友的爱抚中。这里什么都有，人们也相当好，但人与人之间没有充足的爱。因为他们总是生活在恐惧之中。如同植物在黑暗的地方难以良好生长一样，爱在只有恐惧的地方也难以发展。

据他所知，只有蘑菇和菌类能在黑暗中长得又肥又大。

“我爱尼克、法兰妮、迪夫和露西。”汤姆自言自语。这是他的祈祷。“我也爱拉里 · 安德伍德和格兰 · 贝特曼，我爱斯坦和罗尼。我爱拉尔夫。我爱斯图。我爱……”

有些奇怪，这些名字轻松地从他嘴边滑过。如果回去的话，他是多么幸运。他还能记得斯图的名字。他又想到了他的玩具。他的车库、汽车，火车模型。他曾经几个小时几个小时地摆弄它们。

“老天保佑我，”他又轻轻重复，“我不是一无所求。他使我躺在绿

草地。他用油涂在我的头上。他让我在故人面前拥有功夫。阿门。”

现在是够黑了，他开始上路了。到 11 点 30 分他到达上帝的手指，他在那里吃了些东西。这里地势高，回头看着走过的路，他能看见大路上移动的光。他们在找我。

汤姆又向东北方向望去。极远处，黑暗中隐约可见一个巨大的圆形花岗岩堆。（在满月过了之后两个晚上，月亮已经开始凹下去）他下一步准备到那里。

“汤姆的脚累了。”他自言自语，但也不乏庆幸。事情本来可能比脚累了更要糟糕。“月亮就是累脚。”

他继续向前走，夜里面黑暗的东西在身边摇曳。凌晨躺下休息时，他已经走了将近 40 英里。向东不远就是内华达州——犹他州边界线了。

他的脑袋靠在衣服上。眼珠开始在眼皮下飞快地打滚。

尼克又来了，汤姆和他聊天。

梦中的汤姆皱着眉头。他告诉尼克，他很想再见到他。

但不知什么原因，尼克转眼就走了。

第 68 章

呃，历史总是不断重复：垃圾虫曾经在魔鬼的烤锅内被活活烤过——但这次没有锡沃拉的喷泉来救他了。

这是我应得的，这抵不上我应得的。

他的皮肤晒了曝，曝了晒，最后已经不是暗红而是黑色的了。他走来走去，担心有人会注意到他。垃圾虫的样子看起来就像被人洒上汽油后点上火烧过似的。他眼睛的蓝色由于经常的沙漠强光刺激而消褪了，看起来仿佛是太空中神秘的黑洞。他的穿戴与黑衣人一样——开口红条衫、褪色牛仔和一双破旧不堪、扭曲的牛仔靴。他已经扔掉了他的护身符。他不能戴那个。他要看起来无关紧要，而且像所有不出色的魔鬼一样，他被出局了。

他在烈日下停了下来，伸出瘦弱颤抖的手挡在前额。他就待在这里——他所有的生命都在等待。他通过了地狱燃烧走廊来到这里。他忍受了杀死他父亲的司法官，他经受了特雷·霍特的电击，他经受了卡利·耶茨。经过奇特孤独的生活之后，他找到了朋友：劳埃德、肯、惠特尼·霍根。

但，他把这些全丢了。他活该在魔鬼的烤锅上烤死。他能不能补偿呢？那个黑衣人大概知道。垃圾虫不知道。

他现在记不得发生了什么——可能他那饱受创伤的头脑不愿意记忆。在他最后一次灾难性地回到印第安斯普林斯基地后，他在沙漠里呆了一个多星期。一只蝎子叮了他左手的中指“这只倒楣的手指”（很久以前卡利·耶茨在保坦韦尔用极粗俗的话来骂它），左手立刻像充水的橡胶套一样肿了起来。他的脑子里冒着火。而他要继续干下去。

他最后来到印第安斯普林斯基地，感觉自己微不足道。当人们检

查他的时候会谈论一些别的事情——导线、地雷等小物品。自从蝎子叮了他之后，垃圾虫头一次感到舒服。

时间无声无息地逝去了，他来到了保坦韦尔。有人会说，“你尿床了吗，垃圾虫。”然后他抬头看，料想会见到比尔·贾米森，但那不是比尔，而是保坦韦尔的里奇，笑着用牙咬着嘴，手指上黑乎乎地沾着油——他经常在赌场转悠，间歇地玩玩九球游戏。又有另外的人说，“你最好快走，垃圾虫来了。”这话乍一听像斯特尔·托宾，但不是斯特尔。那是卡利·耶茨，他穿着那件陈旧，磨损了的摩托夹克。他越来越恐惧，看到他们都在那里，不肯平静的死尸复活了。里奇、卡利和诺曼，这家伙 18 岁的时候就已经十分凶悍。他们都在街头议论他。喂，垃圾虫，为什么要烧教堂？喂，垃圾虫，你烧着指头了吧？喂，垃圾虫，我要买煤油吗？

卡利·耶茨说：喂，垃圾虫，你烧了森普尔老太太的养老金支票时，她说了什么？

他想对他们大声吼，但声音出来时却很小，“别问我森普尔老太太养老金的事。”然后他跑了。

其余的就是做梦了。把火药与车库里的卡车连起来。他手上在干着活，心事却不知飞到哪里去了。人们见到他进来，在车库里进进出出。有些人还跟他招手，但没有人走过来问他做什么。最后，他带上了弗拉格的护身符。

垃圾虫做着他的工作，想着特雷·霍特。

在特雷·霍特，他们拿电击他，那儿的头儿有时看起来像杀他父亲的司法官，而有时像卡利·耶茨。而这时他总是歇斯底里地发誓不再尿床。但他总是如此。

当卡车与导火索连好后，他又来到最近的飞机库，把那里的直升机连上导火索。他希望能有定时器，于是进到大厨房里找到超过一打的廉价塑料定时器。定上 15 分钟或半小时，当它们归零时会发出叮的一声，这时就知道该把馅饼从烤炉里拿出来了。而这次唯一不同的是它不会发出叮的一声，垃圾虫想，它们会砰的一声。他喜欢这声音。

那感觉真棒。如果卡利·耶茨或里奇想乘其中一架直升机走，他们会大吃一惊。他把定时器和直升机的引爆系统连到了一起。

当这些都做完了，他又恢复了一阵心智正常。他想了一会，到底做什么选择。他又环顾了一遍停在库里的直升机，放下手来。它们的气味像燃烧的帽子。但这不是保坦韦尔，在保坦韦尔可没有直升机。印第安纳州的太阳不像这里太阳那么毒。他是在内华达州。卡利和他的汽车都死了。他们死于超级流感。

垃圾虫回过头来，怀疑地看了看他做的工作。他做了些什么，毁掉那黑衣人的装备？这毫无意义，简直发疯了。他要拆除它，马上。

呃，但那是多么可爱的爆炸。

那可爱的火焰。燃烧的汽油照亮各个地方。直升机被炸到天空。多么美丽。

而他则突然放弃了他的新生活。他大步走回他的沙漠履带牵引车，一丝冷笑挂在他晒黑的脸上。他跨进车内然后开走了……但没有走远。他在等待，最终等到一辆车从车库里驶出，像一只张牙舞爪的大甲虫一样开过来。当它爆炸时，燃烧的油焰四处飞溅。垃圾虫放下双筒望远镜，向空中大吼，兴奋地挥舞着拳头。但兴奋没有持续多久。取而代之的是对死亡的恐惧，以及愧疚。

他沿西北方向朝沙漠开去，将他的沙漠履带牵引车开到近乎自杀的速度。那是多长时间以前？他不知道。如果他被告知这是 9 月 16 日，他只会茫然地点点头。

他想他将会自杀，因为他现在什么也剩不下了。所有的人现在都与他作对，而这是预料之中的。当你咬了喂养你的手时，可以想见这只手将握紧成拳头。这不仅仅是生活的道理，而且是公理。在车后面他带了三罐汽油。他要把汽油全泼在自己身上然后划着一根火柴，那是他应得的。

但他没有去做。他不知道为什么。某种力量，这种比自责和孤独强大得多的力量阻止了他。即使他像佛教和尚一样自焚也不足以赎罪。他睡着了。而当他醒来时，他发现当他睡着时一个新的想法潜入

了他的脑中，那就是：补偿。

这可能吗？他不知道。但如果他发现什么……发现什么重大的东西……并且把它带回到拉斯维加斯那个黑衣人面前，这大概有可能。而且即使补偿没有可能，或许还可以赎罪。如果这办法成的话，他还有机会体面地死。

什么呢？什么可能呢？什么东西足够重要以做补偿，或至少可以赎罪呢？既不能是地雷或一队喷焰车，也不能是手榴弹或自动武器，所有这些都不够重要。他知道哪里有两架巨型试验轰炸机（这是未经国会批准建造的，通过账外国防经费支付的），但他没法把它们弄回维加斯，而且即使他能行，那里也没人会驾驶它们。仅仅看看它们的个头，它们也需要至少十人，甚至更多的人来驾驶。

他有一种特异功能，仿佛红外线能在黑暗中感觉到发热源。他很能干，能以某种特殊的方式感觉到这一片废墟后隐藏的东西，在这里有如此众多的军事项目实施。他要径直向西行驶，直达蓝色工程，那里所有事情刚刚开始。但是大灾难并不合他的胃口，通过他混乱但不是完全不合逻辑的思维，他想那也不合弗拉格的胃口。大灾难不管什么人都杀。如果蓝色工程的最初支持者想到这一点，情况将会好得多。

于是他从印第安斯普林基地向西北方向前进，进到纳里斯空军实验场的沙荒地，在铁丝圈前停住车，读了读上面的标志：美国政府财产，不得进入。武装警卫和警狗，高压电网。他撕开电网。像警狗和武装警卫一样，电也停了，垃圾虫继续向前进，不断修正他的进程。他被某种东西吸引着向前。他不知道那是什么，但他想那一定重要，非常重要。

履带牵引车继续向前走，载着垃圾虫通过多石的斜坡，这里仿佛是半突起的脊柱。空气停滞干燥。温度升到华氏 100 度以上。唯一的声音就是履带牵引车的马达声。

他上到一个小山，看看底下是什么，停下来看个究竟。

在下面有一大片建筑，在高温下亮光闪闪。半圆形建筑和煤渣

堆。车辆在满是灰的街道到处停放。整个地区用三层铁丝网环绕，他还能见到网上的陶瓷导体。这不是路上那种指节大小的小传导体，而是像握紧的拳头大小。

从东面有两条道可以通向警卫室。这里没有像标志，像“让卫兵检查照相机，如果你喜欢我们请告知你们的众议员”这样的标志。唯一标志是黄底红字，危险的颜色，直接写道：“立刻检查身份”。

“谢谢你。”垃圾虫小声说。他也不知道该感谢谁。“喔，谢谢你……谢谢你。”他的特异功能把他带到这里，但他知道就是这里了。某个地方。

他开着履带牵引车下了山坡。几分钟后他向警卫室那条路前进。路上有黑白相间的路障，垃圾虫跳下车研究了一下。这种地方一般有大的发电机保证紧急供电。他怀疑是否还有发电机能自然供应3个月的电，但他还是要谨慎小心确保万事无忧。他所想要的马上就要到手了。他不能让自己太急切以至于像微波炉里的烤肉一样被烤熟。

在6英寸的防弹玻璃后面，一个穿着军装的干尸向外观察。

垃圾虫俯身穿过警卫室的障碍，来到这个钢筋的门前。他把门打开。一切顺利。当像这样的地方必须依赖紧急电源时，一切都应当自动关闭。如果你正在洗澡，你就得在澡堂里关着，一直到危机结束。但如果紧急电源也没有了，所有开关又都打开了。

这个死了的警卫有一种干燥，香甜的味道，像准备烧烤时樟木与糖的混合物的味道。他没有腐烂：他只是风干了。在他的颈下仍有黑色的变色，这是一种标记。在他身后角落里竖着一支布郎宁自动步枪。垃圾虫拿起它走出门外。

他把枪调成单发，调了调目距，然后把枪端上右肩。他瞄准一个陶瓷导电器开了一枪。那里发出一声枪响，还有令人兴奋的火药味。导电器爆炸了，但没有高压电的紫色火焰。垃圾虫笑了。

他开着车轰鸣着通过门，然后进行检查。跟警卫室一样，这里也是开着的。他推开一点，然后蹲下身。在路的下面有一枚压发雷。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就知道，但他确实知道。这里可能有武器的；也

可能没有。

他又回到牵引车上，挂上档，开过路障。通过时发出撕扯碾碎的声音，履带牵引机碾过了他们。沙漠的太阳直射下来。垃圾虫与众不同的眼睛高兴地闪光。在门前面，他跳下车，然后把车再发动起来。无人驾驶的车向前碾过把门全部打开了。垃圾虫冲进警卫室。

他闭上眼睛，并没有爆炸。这很好，它们完全失效了。他们的应急系统大概能运转 1 个月，或是 2 个月，但最后高温和缺乏常规补给把他们逼入绝地。他还是要小心。

同时，他的履带牵引车一直前进闯到一个长的半圆体墙前。垃圾虫跟在它后面大步走，赶上它后将它关上，这时闯到一个叫伊利诺斯街的地方。他跳上车，往回倒，绕个圈开到了半圆建筑的前面。

这是一个营房。里面很昏暗，弥漫着糖与樟木的气味。那里可能有 20 个士兵，大约 50 张床。垃圾虫在走廊里走来走去，思索他到了哪里。这里没有他所需要的东西，是不是？这些人曾经是某种防卫措施，但他们死于超级流感。

但建筑物正后的一个东西引起了他的注意，一个标志，他走上前去看。那里非常热。这使他兴奋得头怦怦响，有些发晕。当他站在标志前时，他开始笑了。对，就是这里。这正是他在这个基地里寻找的地方。

这个标志显示的是一个卡通人在洗澡。他正忙于洗生殖器，他们全身涂满泡沫，下面的解说是：牢记！为你们自己着想要天天洗澡！

下面是一个黄黑色符号显示 3 个朝下的三角形。

这是放射性的符号。

垃圾虫像孩子一样笑起来静静地拍着手。

第 69 章

惠特尼·霍根在劳埃德的房间里找到他。他正躺在大圆床上，这之前他曾与戴纳·于尔根斯同睡这张床。他的胸上放着一大杯杜松子酒，正出神地盯着头顶镜子看自己的形象。

“请进，”他看到惠特尼时说，“别站在那里，用不着敲门。”

“你醉了，劳埃德？”惠特尼小心地问。

“没有。还没有。不过快了。”

“他在吗？”

“谁？无畏的领袖？”劳埃德坐起来，“他不知去哪里了。午夜漫游神。”他大笑，又躺下去。

惠特尼压低声音说，“你小心点自己说的话。你知道乱说废话不好，万一他……”

“去他的。”

“记得赫克·德罗甘的下场吗？还有施特勒顿？”

劳埃德点点头。“你说得对。隔墙有耳。他妈的隔墙有耳。你听说过这句话吗？”

“嗯，听过一两次。在这里确实如此，劳埃德。”

“当然了，”劳埃德突然坐起来把酒杯扔出去。玻璃杯摔碎了。“这给打扫卫生的，对吧，惠特尼？”

“你没事吧，劳埃德？”

“我挺好。来杯杜松子酒？”

惠特尼迟疑了一会儿。“不要，不加柠檬水我不喜欢喝。”

“嗨，天哪，别这么说，我有柠檬水。从那个小的塑料瓶里倒。”劳埃德走到吧台，取出一个塑料瓶。

“这个味道像柠檬水吗？”

“当然了，”劳埃德皱着眉头说，“你认为它的味道像什么？干一杯？鼓起勇气来和我喝一杯。”

“嗯……好吧。”

“我们在窗边一边喝酒一边看风景。”

“不。”惠特尼断然拒绝。劳埃德正往吧台走，他停了下来，脸色突然就白了。他看着惠特尼，他们对视了一会儿。

“好吧，”劳埃德说，“对不起，伙计。味道不妙。”

“还好。”

其实不好，他们两个都知道。被弗拉格称为“新娘”的那个女人前一天从高处摔下。劳埃德记得埃斯·海伊说戴纳不可能从阳台跳下去，因为窗户没有打开。但是顶层有太阳浴层面。他们猜想不会有人会滚下去。他们知道许多内幕。

他给惠特尼斟上酒，然后两人坐着默默地喝了一会儿酒。外面太阳正在落山，像红色的火焰。最后惠特尼以一种几乎微不可闻的声音说：“你真的认为她是自己跳的吗？”

劳埃德耸耸肩。“那有什么关系？当然，我想她是跳下去的。如果她嫁给你，你会怎样？再来一杯吗？”

惠特尼看看他的杯子，有些惊讶地看到他已经喝了一杯。他把酒杯递给劳埃德，劳埃德拿到吧台，用另一只手倒了一杯酒。惠特尼的头有些嗡嗡响。

他们又默默地喝了一会儿酒，看太阳落山。

“你听到什么有关汤姆·科伦的消息？”惠特尼最后问。

“没有。我什么也没有听到，巴里也没有听到什么。40 号路没有消息，20 号路、2 号路、74 号全都搜遍了但一无所获。他在沙漠里的什么地方。如果他继续夜行昼伏而且能够保持向东走的话，他会逃脱的。那又有什么关系呢？他又能告诉那面的人什么呢？”

“我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由他去吧，这就是我的意见。”

惠特尼感到不舒服。劳埃德又要危险地濒临批判老板。他的头

更响了，但他很高兴。可能他很快就会找到话头，引出他今天要讲的话。

“我要告诉你，”劳埃德探过身来说，“他现在众叛亲离。你听说过没有？这是第 8 个回合，而他却众叛亲离。而且没有别的人想为他做事。”

“劳埃德，我……”

“再来一杯？”

“当然，我猜想。”

劳埃德又斟上酒。他给惠特尼递上一杯。

“众叛亲离，”劳埃德说，又回到他的话题，“先是戴纳，然后是科伦那小子。他自己的妻子——如果她是的话——摔死了。你认为这是游戏吗？”

“我们不应该谈论这些。”

“还有垃圾虫。看看那家伙做了些什么。朋友尚且这样，敌人还怎么样？这就是我知道的。”

“劳埃德……”

劳埃德摇着脑袋。“我完全搞不明白。一切运行良好，直到那天晚上他来了说那个老太太在自由之邦死了。他说最后一个障碍也被清除了。但打那时起一切变得古怪可笑。”

“劳埃德，我真的认为我们不应该……”

“现在我什么也不知道。我们能在下个春季发起地面进攻，我猜想。我确信不会更早。但等到下个春季，天知道他们会玩什么花招。我们本可以打他们个措手不及，但现在不行了。况且，老天哪，还有垃圾虫要考虑。他正在沙漠里游荡，而且他妈的确信……”

“劳埃德，”惠特尼压低声音，“听我说。”

劳埃德探过身来，关切地问：“什么？有什么麻烦，老伙计？”

“我还不清楚我是否应该问你。”惠特尼说。他用力握住酒杯。“我和埃斯·海伊、罗尼·赛克斯还有詹尼·恩斯顿，我们打算摆脱这里。你想参加吗？天哪，我一定是疯了才告诉你这些，而你跟他那

么亲密。”

“摆脱？你们要去哪里？”

“南美洲，我想。巴西。那里应当足够远了。”他停了停，然后继续说，“有许多人已经离开了。呃，大概不是很多，但也相当多，而且每天都在增加。他们认为弗拉格顾不了这么多了。有些人北上加拿大。那里对我来讲太冷。但我必须出去。如果他们收留我的话，如果我确信我们能够赶到，我就东进。”惠特尼突然停下来痛苦地望着劳埃德。这是一副知道陷得太深，走得太远的人的面孔。

“你是对的，”劳埃德轻声地说，“我不会告发你的，老伙计。”

“这里……一切都糟透了。”惠特尼难受地说。

“你们计划什么时候走？”劳埃德问。

惠特尼警觉地望着他。

“呃，算我没问。”劳埃德说，“再来一杯？”

“不用。”惠特尼说，看着他的杯子。

“我也想。”他走向吧台，背朝着惠特尼说，“我不能。”

“嗯？”

“不能！”劳埃德断然说，然后转向惠特尼。“我欠他的。我欠他很多。在凤凰城他把我从困境中解救出来，自那时起我一直追随他。这看来比实际还长。有时看来像终身。

“是啊。”

“而且不仅如此。他给我带来了新生活，使我更出色或是成个人物。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但我不是原先那个人了，惠特尼，一点也不像。在……他之前……我一文不值。而现在他让我在这里管理，而我也干得不错。看起来像是我更成熟了。呀，他使我更出色。”劳埃德从胸前举起那块黑石，看了几眼，然后又放下了。他搓了搓手，仿佛手上碰了什么脏东西。“我现在知道我不是天才。我必须在本子上记下我将要做的事情否则我就会忘记。但有他在身后撑腰我可以发号施令，而且大多数时刻事情都做对了。从前，我所能做的就是听从命令，然后陷入困境，我已经改变了……而且他改变了我。呀，这看来比实际

上更长一些。

“当我们来到维加斯时，这里只有 16 个人。罗尼是其中一位，还有詹尼和可怜的老赫克·德罗甘。他们正在等他。我们进城时，詹尼·恩斯顿跪下来吻他的靴子。我打赌在床上她从未告诉过你。”他朝惠特尼咧嘴笑了笑。“现在她想摆脱。当然，我不是责怪她或是你。但对一项行动不满意是很容易的，对吧？”

“你决定坚持下去？”

“坚持到底，惠特尼。他的就是我的。我欠他的。”还有其他的没说，他对黑衣人尚存一丝信任，而且相信惠特尼他们难以逃出。还有其他的原因。在这里，他是弗拉格的二把手。而在巴西呢？为什么，惠特尼和罗尼都比他聪明。他和埃斯·海伊会成为无足轻重的角色，这不合他的心意。他可能一时不在意，但事情有了变化。而且当头脑变了以后，他发现这很可能改变终身。

“嗯，我们大概都会成功的。”惠特尼无力地说。

“当然，”劳埃德说，他想：如果最终消息传到弗拉格我也不会替你们开脱。当他最终有时间注意到你，他南下到巴西时我也不会替你们开脱。你们大概不担心路途……

劳埃德举起酒杯，“干杯，惠特尼。”

惠特尼举起酒杯。

“没人会受到伤害，”劳埃德说，“这是我的祝福。没人会受到伤害。”

“伙计，我为此干杯。”惠特尼热情地说，两个都一饮而尽。

惠特尼过后不久就离开了。劳埃德继续饮酒。他在 9 点 30 分左右醉倒了，在圆床上倒头便睡。睡得很香，没有做梦。

9 月 17 日当太阳升起时，汤姆·科伦在犹他州古劳克以北一点的地方宿营。天气很凉，可以见到自己呵出来的气。他的耳朵又木又凉。但他感觉挺好。前一个晚上他来到一条废弃的道路，他见到 3 个人坐在火旁。3 个人都带着枪。

汤姆·科伦打算从一片缠绕的树林中绕过去——他现在处于犹他州荒芜地的西部——突然他踩动一小块鹅卵石，小石头咕咙咙地滚下山谷。他吓得浑身发冷。热热的东西一点点从他腿上流下，但他毫不觉察，直到大约 1 小时以后才发现。

三个人都转过头来，其中两人端起武器。汤姆的衣服很薄，不能抵御寒冷。他又处在层层阴影之下。月亮被一片云遮住。如果月亮这时候出来……

其中一人松了口气。“是鹿，”他说，“它们在这里挺常见的。”

“我认为我们应当侦察一下。”另一个人说。

“要侦察你自己去。”第三个人回答，于是不了了之。他们又坐在火旁，汤姆开始匍匐前进，每一步都小心翼翼，看着他们的火慢慢地熄灭。山谷下时不时发出一些响声，最后全部消失了，他感觉一下卸了个大包袱。他开始感到安全。他仍在西部，他知道还应该小心，但危险已不是那么紧迫了，而且这里到处都是印第安人和逃犯。

现在，太阳要出来了，就要爬到一片灌木丛中蜷作一团准备睡觉。必须搞一个毯子，他想。天越来越冷。像往常一样，他立刻就睡熟了。

他梦见了尼克。

第 70 章

垃圾虫已经找到他要的东西了。

他沿着一条通道直通地底，这条通道像矿井一样漆黑。他左手拿着手电筒，右手拿着枪，因为底下很古怪。他开着一辆电动车几乎毫无声息地滑进宽阔的过道。唯一的声响是低低的几乎听不见的嗡嗡声。

电动车上有一个司机的位置和一个很大的载货位。在载货位上的是一个核弹头。

它非常重。

垃圾虫猜不出它到底有多重，因为他用手搬时它纹丝不动。弹头为长形圆柱体。冷冰冰的。摸着它光滑的表面，他难以相信这么一块冰冷的钢铁居然包含如此大的热能。

他是早晨 4 点发现它的。他回到车库拿了一个吊链来。他把吊链垂下来缠绕在核弹头上。90 分钟后，它安安稳稳地待在电车里，头朝上。头上打着标志 A161410 美国空军。当他上去时电车的硬橡胶轮胎稳稳地待着。

现在他来到过道的尽头。那里有一个巨大的起重电梯门开着。电梯足够装进这个电动车但没有电。垃圾虫是从楼梯走下来的，吊链也是这样拿下来的。吊链相对于核弹头来讲有些轻，它只有 150 磅左右，但将它拿下 5 层楼梯也是一个主要难题。

他怎么才能把核弹头弄上楼梯呢?

电动车，他的脑子闪过这个念头。

坐在司机座上垃圾虫拿手电照四周，他点了点头，当然，就这么办。把它绞起来。如果非这么做的话，用电动车把它拉起来，一层接一层，但他从哪里找一条 500 英尺的链子呢?

对，他可能找不到，但他可以把短链条锻接起来。这能行吗？锻接点能承重吗？很难说。而且即使这儿没问题，楼梯的之字形路线如何解决？

他跳下来在黑暗中用手温柔地抚摸光滑的核弹头。

爱抚可以想到办法。

离开核弹头，他再一次爬上楼梯去看看他能找到什么东西。像这样的基地总是会有什么小东西的。他会找到他需要的东西。

他爬上两段楼梯，然后停下来喘口气。他突然担心，我是不是受幅射了？这里全部密闭，用铅封上的。但在电视节目里看到，拿放射性物质的人总是穿着防护衣，如果碰到一点就会变颜色。因为它是无声无息的，你没有见到它，它就已进入到你的血肉骨髓。直到你开始呕吐，掉头发，每分钟都要跑向浴室的时候你才知道自己患了重病。

这些会在他的身上发生吗？

他发现自己并不在乎。他要把这个炸弹搞上来。他要把它拿起来，他要把它带回拉斯维加斯。他必须为他在印第安斯普林斯基地的那件可怕的事情补偿，如果他一定要为赎罪而死，那他就死吧。

“我的生命为了你。”他在黑暗中小声说，然后又开始爬楼梯。

第 71 章

已经快到 9 月 17 日的午夜了。兰德尔·弗拉格在沙漠里，从头到脚卷在三层毯子里面。第四件毛毯像套一样置在他的头上，只留下眼睛和鼻尖可见。

逐渐地，他把各种想法排除在外，他变得平静。星星像冰冷的火，巫婆的光。

他把眼派遣出去了。

随着轻微无痛的一拉，他感到它离开了自己。它像鹰一样静静地飞走，现在他消失在夜幕之中。他是乌鸦的眼，狼的眼，黄鼠狼的眼，猫的眼，他是蝎子，是神气活现的蜘蛛。他是穿梭在沙漠空气中的一枚致命毒箭。不论可能发生什么，这眼一直没有离开过他。

在天空飞行，地面上的东西看起来像一层表皮。

他们要来了……他们现在差不多在犹他州……

他飞得又高又广，静静地飞过一片坟地。在他下面，沙漠就像白色的坟墓，被州际高速公路像黑带子一样割开。他向东飞去，现在位于州界线，身体远远在后，眼睛闪闪发光。

现在地表开始变化。这里有小山，奇形怪状风化的小山和桌面一样的方山。高速公路径直向前。邦纳维尔、索尔特、弗拉特，都在朝北很远的地方。类似颅骨的山脉连绵向西，继续飞。风声，死沉而又遥远……

里奇菲尔德以南某处一株古老的松树枝叉顶端停着一只鹰，有什么东西在夜里发出嘘嘘声，这只鹰无畏地展翅飞去，但又被寒冷所击退。这只鹰在恢复之前几乎要落到地上。

这个黑衣人的眼向东前进。

现在下面的高速公路是 70 号州际公路。周围的城镇都已被废

弃，除了从森林里潜入的猫和鹿以外。城镇的名称是弗里芒特、格林里弗、塞甘、汤普森等。小的城市也废弃了。大章克申、科罗拉多州。然后……

大章克申正东有一团篝火。

眼盘旋而下。

火正要熄灭，周围睡着 4 个人。

这是真的。

眼冷冷地观察他们。他们来了。他不能下去了解，但他们的确来了。纳迪娜讲的是真的。

下面发出低沉的犬吠声，眼转向另一方向。在篝火远处有一只狗，低着头，尾巴低垂。这只狗怒目圆睁。吠得越来越厉害，仿佛布匹撕裂声。眼盯着它，狗也毫无畏惧地盯视。它还张开嘴露出牙齿。

其中一人坐起身来。“科亚克，闭嘴。”

科亚克仍在狂吠，它的毛竖起来。

那个被吵醒的人——这是格兰·贝特曼——他向四周望了望，突然警觉起来。“谁在那里，孩子？”他小声问狗。“有什么动静。”

科亚克仍旧狂吠。

“斯图!”他推了推身旁的人。那人咕哝了几句又在睡袋里睡着了。

黑衣人知道他了解的已经足够了。他盘旋而上，留下狗在他身后狂吠。低沉的吠声开始还很响亮，慢慢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听不见了。

寂静和漆黑。

不知多长时间以后他推开沙漠中的门，看了看它自己。他缓缓降下来，进到身体里去，然后进到他自己里面。有一种奇怪的眩晕感，然后眼消失了，剩下的是他自己的眼睛，盯着冰冷闪烁的星空。

他们来了，是的。

弗拉格笑了。是那个老妇人叫他们来的吗？如果她在临死前躺在她床上让他们以那部小说里的方式来自杀，他们会听从吗？他猜想

他们有可能听从。

他起初所忘记的事是如此的简单：他们也碰到他们的难题，他们也害怕……他们正犯一个巨大的错误。

有没有可能他们是被驱逐出来的呢?

他满足地停留在这个想法上，但是到最后他也不大相信它。他们是自愿来的。他们来这里仿佛是挺进吃人族村庄的一队远征军。

喔，这有多么可爱呀!

怀疑结束了。恐惧停止了。所有要做的就是见到他们 4 个人挂在 MGM 饭店大喷泉的钉子上。

他要集合维加斯所有的人在旁边排队看看。他要照像，还要登报，将他们发送到圣弗朗西斯和斯波坎和波特兰。

5 个脑袋。他也要把那条狗的头也挂起来。

“好狗。”弗拉格说。自从纳迪娜激怒他而被他摔下屋顶后他头一次大声笑。“好狗。”他又笑起来，微笑。

那晚上他睡得很香，早晨他发出指令，让检察犹他州和内华达州州之间道路的人增加为原来的 3 倍。他们不再仅仅寻找一个向东去的人，还找向西走的 4 个人与一条狗。而且他们要被活捉。不惜一切代价活捉。

喔，对。

第 72 章

“你知道，”格兰·贝特曼望着晨曦中的大章克申说，“我曾经听说过‘大失所望’这句话，但一直不明白是什么意思，我想现在我明白了。”他看了看他的早餐，里面有几节晨星农场的合成香肠，咧咧嘴。

“不，这相当好，”拉尔夫真诚地说，“你应该吃一点我们在军队里的食物。”

他们围坐在篝火旁，这是拉里一小时前重新燃起的。他们都穿着暖和的衣服和手套，而且都在喝他们的第二杯咖啡。气温大约华氏 35 度，天空多云阴冷。科亚克尽量凑近火堆边。

“我吃好了，”格兰站起身说，“把你们吃剩的垃圾给我。我去埋掉。”

斯图递给他纸盘和杯子。“赶路确实是件艰苦的事，是不是，光头？我打赌你从 20 多岁起就没有这么好的身材。”

“对，70 年前。”拉里说完，大笑起来。

“斯图，我从来没像这样过。”格兰笑着说，拾起枯枝扔进他要掩埋的塑料袋。“我从未打算成为这个样子。不过我不在乎。在经过 50 年的不可知后，看来我的命运是追随一位黑老妇人的神走向死亡。如果这是我的命，那就是我的命。故事的结尾。如果认真考虑的话，我宁肯走路也不乘车。走路会花费更长的时间，因此我也能活得更长……几天，至少吧，让一下，先生们，我把这些剩饭倒掉。”

他们看着他拿着一个挖沟工具走到营地边缘。这场“科罗拉多州步兵旅西进行动”，像格兰所称的那样，对格兰本人是最艰难的。他的岁数最大，比拉尔夫·布伦特纳年长 12 岁。但他没把困难放在眼里。他经常温和地讽刺别人，自己是异常地平静，他能够日复一日跟着大伙，这事本身对别人就有影响，他已经 57 了，斯图在最近 3 个寒冷的

早晨看见他搓手节，而且一边搓一边龇牙咧嘴。

“伤得厉害吗？”斯图昨天问他，大约在他们出发后1个小时。

“用阿斯匹林就好了。这是关节炎，你知道，不过以后五六年不会像现在这么糟糕。”

“你真认为他会抓我们？”

格兰·贝特曼说了一句特别的话：“我不害怕邪恶。”然后他们结束了谈话。

现在他们听见他一边挖冻土一边咒骂。

“他很有意思，是吧？”拉尔夫说。

拉里点点头。“是的，我也这么想。我一直认为那些大学老师都是胆小鬼，但这个人显然不是。知道我问他为什么不把垃圾扔在路边时他说什么？说我们不必再做那种事了。说我们做了太多的那种事。”

科亚克跳起来去看格兰做什么。格兰的声音传过来，“好哇，你过来了，你这个懒鬼。我正在想你跑到哪里去了。想让我也把你埋了吗？”

拉里笑了笑，取下别在腰间的里程表。这是在金色体育用品商店买的。将他们行进的步长定好，然后像木匠的尺子一样别在腰间。每天晚上他都将他们行进的里程记在一本边角已经磨损的本子上。

“我能看看那页吗？”斯图问。

“当然。”拉里说，然后递了过来。

封面上拉里写着：博尔德到维加斯，771英里。下面是：

日期	英里数	总里程
9月6日	28.1	28.1
9月7日	27.0	55.1
9月8日	26.5	81.6
9月9日	28.2	109.8
9月10日	27.9	137.7
9月11日	29.1	166.8

9 月 12 日	28.8	195.6
9 月 13 日	29.5	225.1
9 月 14 日	32.0	257.1
9 月 15 日	32.6	289.7
9 月 16 日	35.5	325.2
9 月 17 日	37.2	362.4

斯图从包里取出一小片纸，做了点减法。“那么，我们比开始时走得快了。但我们还有 400 多英里要走。妈的。我们还没走到一半。”

拉里点点头，“走得快是对的。我们正走下坡路。而且格兰是对的，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要赶路呢？我们到了以后，那家伙要消灭我们。”

“我不相信她是派我们来的人。”斯图静静地说。

拉里给他的里程表定标尺时，它发出清晰的四声咔嚓。斯图用土掩在篝火的余烬上。早晨的小仪式就结束了。他们上路已经 12 天了。在斯图看来日子要一直像这样过下去了：格兰抱怨食物，拉里在他的破本上记里程数，两杯咖啡，有的人掩埋昨天剩下的食物，另一些人掩埋火。这已经形成规律，好的规律。你忘记了他们要去做什么，而这是好的。早晨，格兰觉得天离他很远——非常清晰，但非常遥远，像金属盒下的像片。但到了晚上，夜幕降临、月亮升起时，就感觉很近了，几乎触手可及。在那些时候，他对阿巴盖尔妈妈的信仰转化为极度的怀疑，他想推醒他们，告诉他们这是傻瓜的差事，他们正在像堂吉诃德一样，用长矛战风车，他们最好在下一个城镇停下，坐上汽车返回。当他们还能够做到的时候，他们最好抓住一点光，一点爱——因为弗拉格只允许他们拥有一点。

但那是在夜里。到早晨一切都照常继续。他若有所思地望着拉里，他在想拉里是否会在晚上想念他的露西。梦到她而且想……

格兰回到营地时，科亚克跟在他脚后，他说：“怎么样，科亚克？”

科亚克摆了摆尾巴。

“他说拉斯维加斯，”格兰说，“来。”

他们爬上70号州际公路路肩，70号州际公路通往大章克申，开始了他们白天的旅程。

那天下午晚些时候下起一场冰冷的雨，他们都淋湿了，也没有兴致再聊天。拉里手插在兜里独自往前走。起初他在想哈罗德·劳德，他们两天前发现了他的尸体——他们之间好像达成默契，不去谈论哈罗德——但他的思维最终又转到了他曾经碰到另外的那个人。

他们在艾森豪威尔隧道东边发现那个人。那里的交通严重阻塞，而且死人的臭味非常浓。他穿着牛仔裤和丝绸装饰的西部衬衫。在奥斯汀车四周躺着几只死狼。那人半伏在奥斯汀车的乘客座位上，一只死狼在他的胸前。这个人的手捏着狼的脖子，而狼血淋淋的嘴也贴在他的脖子上。回想当时情景，他们认为是一群狼从高山上下来，正遭遇上这个人，对他进行围攻。那人手里有枪。他一面退回到奥斯汀车一面打死了几只狼。

在饥饿迫使他从藏身处出来之前僵持了多久?

拉里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但他见到了那人有多么削瘦。一个星期，也许。他是向西前进，参加到那个黑衣人的行列，但不论他是谁，拉里也不希望这么可怕的命运降临在他的头上。他们过隧道两天后他曾这样对斯图说过。

“为什么这群狼围了这么长。斯图？”

“我不想知道。”

“我的意思是，如果它们想找吃的，它们找不到吗？”

“我想是的，嗯。”

这对他很神秘，他的脑子里总在想这个问题，但他知道他永远找不到答案。不论那个人是谁，他一直躲在车厢。最后饥渴交加，他打开了乘客门。一只狼扑了上来咬住他的喉咙，但那人在自己死之前先把狼捏死了。

通过艾森豪威尔隧道时（他们4个人用绳子连在一起），在令人

恐怖的黑暗里，拉里又想起他曾经通过林肯隧道的经历。只是这时眼前萦绕的不是丽塔·布莱克莫尔的样子而是那人在他与狼同归于尽时扭曲的脸。

狼是不是派出来去杀那个人的?

但这个想法过分离奇。他想把这些想法全部置于脑后，只是专心赶路，但这很困难。

那天晚上他们在洛曼旁边宿营，离犹他州界线相当近。晚饭是干粮和开水，与平时的食物一样——他们按照阿巴盖尔妈妈信上的指示：穿上耐磨的衣服走。不带任何东西。

“在犹他州情况会变坏，”拉尔夫说，“我猜想在那里我们就能发现上帝是不是真的保佑我们。那里有一大片地区。连绵100多英里，没有城镇，甚至连加油站和咖啡屋也没有。”他看来并不为前景所担忧。

“水呢？”斯图问。

拉尔夫耸耸肩:“也不充足。我要睡觉了。”

拉里也去睡觉。格兰留在那里抽烟。斯图有几根香烟，也决定抽上一支。他们默默地抽了一会烟。

“从新罕布什尔州已经走了很长的路了。”斯图最后说。

“从这儿到德克萨斯州并没有那么远。”

斯图笑了。“没有，没有。”

“你很想念法兰妮，我猜。”

“是呀。想念她，为她担心，担心孩子。天黑以后更担心。”

格兰喷出一口烟。“你什么也改变不了，斯图尔特。”

“我知道。但是我担心。”

“当然。”格兰在岩石上磕掉烟灰，“昨晚发生了件可笑的事情，斯图，整整一天我都在想那到底是真的，还是做梦，或是别的什么。”

“怎么回事？”

“我夜里醒来时科亚克正在火堆的另一头，竖着毛。我让他闭嘴，

但他根本不理我。他朝我的右边看，于是我想，是不是狼群？自从我看见拉里称之为狼人的那个人……”

“呀，那可不好。”

“但那里什么也没有。我看得很清楚。他狂吠的方向什么也没有。”

“他嗅到了什么，就是这样。”

“是的，但是奇怪的事情依然发生。过了几分钟我开始觉得……对了，特别古怪。我觉得在大道的堤上有什么人，并且在盯着我，盯着我们大家。我觉得我几乎看见它了，如果我朝那里眯眼看看的话，我就会看见的。但是我不想看，因为我感觉像他。

“感觉像他？”

“感觉像弗拉格，斯图尔特。”

“可能什么也没有。”斯图过了一会儿说。

“当然感觉像什么。科亚克也感觉到像什么。”

“好的，要是他在观察我们，我们能做什么呢？”

“什么也不能。但我不喜欢这样。我不喜欢他能观察我们。如果真是如此，这让我不舒服。”

斯图抽完烟，仔细地在岩石边将它熄灭，但还没去他的睡袋。他看了看科亚克，他趴在火堆旁，鼻子靠在爪子上看着他们。

“哈罗德死了。”斯图最后说。

“对呀。”

他们没有什么再说的了。他们说到了哈罗德的惨死。他和纳迪娜。一定已经通过了福维兰特山口，因为哈罗德的摩托车仍在身边——只是一些残骸——而且正如拉尔夫所说，除了小孩子的车能够通过艾森豪威尔隧道外，其他任何大一点的车辆都不可能通过。那个杂种干得十分漂亮，但哈罗德仍旧紧紧地把一个笔记本抓在手里。0.39 的枪插在他的嘴里仿佛是奇形怪状的棒棒糖，尽管他们没有掩埋哈罗德，斯图把那把枪拿走了。他的动作非常温柔。看到那个黑衣人多么干净利落地杀死哈罗德，而又多么随意地将他的尸首扔在一

边，这更激起了斯图对弗拉格的仇恨。这使他感觉他们像小孩子一样毫无准备地行军，他感觉他们必须前进，哈罗德的尸体对他的刺激如同狼人僵硬的怪脸对拉里的刺激一样。他发现他想为尼克、苏珊和哈罗德向弗拉格讨还血债……但他越来越觉得他找不到那个机会。

但是你想监视我们，他微笑着想。你想知道我们是否进入可以进攻你的距离，你这个怪人。

格兰站起身来，感觉有点不舒服。“我要去睡觉了，东德克萨斯。让我待下来，这可真不是个好地方。”

“关节炎怎么样了？”

格兰笑一下，说：“还不太糟。”但是当他回到他的睡袋时一瘸一拐。

斯图想，不能再吸另外一支烟了——每天抽两三根。到这个星期末他的储备就没有了——但他还是点燃了一支。这个傍晚并不算太冷，但不管怎么说，在这么一块地势高的地区，至少夏季是结束了。这使他感到有些悲哀，因为他强烈地感觉到他不会再见到下一个夏季了。当这个夏季开始时，他还在一家生产袖珍计算器的工厂里做一名普通工人。他一直生活在一个叫做阿内特的小镇里，而且他的业余时间就是到哈泼·斯科姆的加油站里，听其他人对经济，政府、困难时刻大发感慨。斯图猜想他们没有人真正知道什么是困难时刻。他抽完烟，把烟头扔在火堆里。

“睡个好觉，法兰妮。”他说着钻进了睡袋。在梦里他梦见有什么东西逼近他们的宿营地，有什么东西恶毒地监视他们。那可能是一只具有人类思维的狼，或是一只乌鸦，或是一只黄鼠狼，偷偷地来到这里。或者可能只是一个存在，一只观察的眼睛。

我不惧怕任何邪恶，他在梦中自言自语。呀，即使我从死亡阴影的山谷走过，我也不惧怕邪恶。不怕。

最后梦消失了，而他也睡熟了。

第二天早晨他们又早早地上路了，拉里又开始计算里程，这里的高速公路沿着连绵起伏的西部山坡弯弯曲曲通向犹他州。他们在哈

利冬莫以西宿营，头一次他们之间默默无言，都感到压抑。拉尔夫·布伦特纳那天晚上想：我们现在是待在西部了。我们离开了我们的势力范围而进入到他的势力范围。

那天晚上拉尔夫梦到一只红色的独眼狼从荒野出来观察他们。滚，拉尔夫喝道。滚，我们不怕。我们不怕你。

到 9 月 21 日下午 2 点钟，他们经过了塞加。根据斯图的袖珍地图，下一个大城镇就是格林里弗。在此之后很长的时间都将没有城镇。到时，就像拉尔夫所说，他们可能就会发现上帝是不是保佑他们。

“说真的，”拉里对格兰说，“我还不是很担心食物，我是担心水。大多数人都在车里准备许多这类东西。”

格兰笑着说：“说不定上帝会赐给我们阵雨。”

拉里看了看晴空无云的蓝天，对此主意不以为然。“我有时想她临终前是胡言乱语，神志不清。”

“她有可能，”格兰说，“如果你读读圣经，你会发现上帝经常选择借临死或神智不正常的人说话。看来——咱们关起门来讲——这里有心理学上的道理。一个疯人或是濒临死亡的人神智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一个健康的人可能会胡乱预言。”

“上帝的方式，”拉里说，“我知道。我们通过玻璃看是黑的，那对我来讲就是一块黑玻璃。但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我们能够开车用一个星期的时间就到却要以这种愚蠢的方式前进。不过既然我们要做蠢事，我想我们最好就是用愚蠢的方式。”

“我们所做的在历史上都有前人做过，”格兰说，“而且我认为这种行进在心理学上和社会学上都非常有道理。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上帝的原因，但他们对人说得过去。”

“那是什么道理！”斯图和拉尔夫也走过来听。

“有一些美洲印第安人部落在他们的成人仪式上经常搞‘显圣’的活动。当你要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之前，你要赤手空拳地来到野外。你应当杀死一只动物，并且唱两首歌，一首是唱伟大神灵的，另一首是唱你作为猎手、骑手、战士的神力，还要等显圣。你不应当吃东

西。你应当提高自己——在智力和体力上——等待显圣的到来。而到最后，当然，它来临了。”他顿了一顿，“饥饿是伟大的幻想剂。”

“你认为妈妈派我们出来等待显圣？”拉尔夫问。

“可能通过这种磨难来获得神力，”格兰说，“放弃事物是具有象征性的，你知道。当你放弃一些事物，你也放弃了与他们象征性关联的事物。你开始清扫……”

拉里慢慢地摇头：“我不同意。”

“好的，咱们拿一个有知识的人举例。砸坏他的电视机，晚上他会做什么？”

“读书。”拉尔夫说。

“去看朋友。”斯图说。

“听音乐。”拉里笑着说。

“当然，所有那些事情，”格兰说，“但他还是失去了电视，在他生活中平时看电视的时刻出现了空洞。在潜意识里他仍旧想，9 点时我要拿着啤酒看电视。而当他走到那里看到空空的电视柜，他会感到非常失望。他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被剥离了，是不是？”

“是呀，”拉尔夫说，“我们的电视曾经有两个星期出毛病，到它恢复正常之前我就是感觉不舒服。”

“如果他看电视的时间越长他就越空虚，如果他看得很少他的空虚就少一些。但总是有什么失去了。现在拿走他所有的书，朋友，音乐，同时移去所有的内容，只让他能看见。这是一个清空过程，也是破坏自我。你们的自我，先生们……他们就会变得像窗户玻璃一样。或者好一些，空的玻璃酒杯。”

“但这有什么问题？”拉尔夫问，“你为什么绕这么大的弯子？”

格兰说，“你要是读读圣经，就会发现有许多先知经常走到野外，这已是传统了——旧约神秘之旅。他们外出大多是 40 个日夜，有一个希伯来俗语是这样说的：‘没有人确切知道他走了多久，但确实很长时间。’这使你们想到谁了吗？”

“当然，阿巴盖尔妈妈。”拉尔夫说。

“现在把你自己想成电池。你们知道，你们确实是。你们的大脑里能够将化学能转化成电能。从这方面讲，你们的肌肉也是通过微量电荷运行——当你运动时一种叫做已酰胆碱脂的化学物质放出电荷，而当你要停止时，另一种化学物质胆碱脂酶又产生了。胆碱酶中和了已酰胆碱，于是你们又没气力了。多好的东西。否则的话，一旦你们开始刮鼻子，你们就没办法停止了。好的，关键在于，你们想的任何事情，你们做的任何事情，全部要通过电池运转，就像汽车里的蓄电池。”

他们都认真地听着。

“看电视，读书，与朋友聊天，吃饭……所有都要通过电池运转。正常的生活——至少是通常所说的西方文明——就像汽车中的窗户、刹闸、座位都通过电能控制，全都是好东西。但是你拥有的东西越好，电池就越能充电。对不对？”

“是，”拉尔夫说，“但在卡迪拉克车里甚至一个巨大的德尔科牌电池也不能充电过度。”

“可是，我们做的是卸掉蓄电池。我们在充电。”

拉尔夫不安地说：“如果你给一个汽车蓄电池充电过久，那会爆炸的。”

“对，”格兰同意，“这与人是一样的。圣经告诉了我们以赛亚和约伯以及其他人的故事，但并没有告诉我们有多少先知显圣后从野外回来。我猜想有一些。但是我尊重人类的智力和心理，尽管像在东德克萨斯这里有时会有反复……”

“别包括我，老哥。”斯图喊了一句。

“当然，人类思维的容量比最大的德尔科牌电池也要大得多。我想它几乎能达到无限。有时可能超过无限。”

他们默默地走了一会，思考这个问题。

“我们正在改变吗？”斯图平静地问。

“是的，”格兰回答，“是的，我想我们是的。”

“我们已经减轻体重了，”拉尔夫说，“看看你们这些人。还有我，

我以前有一个啤酒肚。现在我又能朝下看到我的脚趾了。实际上，我能看到我的整个脚了。”

“这是思维上的，”拉里突然说，当别人都看他时他显得十分局促，但还是继续说，“大约上个星期我就有这种感觉，我不明白。可能现在我明白了。我感到很兴奋，仿佛我刚刚吸毒品一样。你要吸一点毒品你会感觉正常的思维有点不受你的控制。实际上我感觉我比以往思考得更好，但人还是感觉兴奋。”拉里笑了，“可能只是饥饿。”

“饥饿是一部分，”格兰同意，“但不是全部。”

“我，总是感到饿，”拉尔夫说，“但这并不太重要。我感觉挺好。”

“我也是，”斯图说，“从体力上，多年来我从来未感到这么好过。”

“当你清空你的身体时，你才清空了它上面飘浮的所有杂质。”格兰说，“多余的。不纯的。当然会感觉好。这是整个身体的愉悦。”

“你作的比喻很有趣，老哥。”

“可能不太礼貌，但很准确。”

拉尔夫问：“这对我们对付他有帮助吗？”

“当然，”格兰说，“这就是为了对付他。我对此没有任何怀疑。但我们必须等待观察，是不是？”

他们继续前进。科亚克从草丛跑出跟着他们走了一会儿，他的脚爪搭在70号州际公路上。拉里弯下腰捋捋他的毛。“科亚克，”他说，“你知道你是个电池吗？只是一个有生命的大的老德尔科牌电池吗？”

科亚克看来既不知道也不在意，但他摇了摇尾巴证明他是站在拉里一边的。

他们在塞加以西15英里宿营，自从离开博尔德以来他们头一次什么也没有吃，好像要实践他们在下午所谈论的。格兰把他们最后一份速溶咖啡冲在水袋里，他们一口一口手把手分着喝。他们在最近走过的10英里没有见到一辆车。

第二天，也就是22号早晨，他们碰到一辆福特货车，上面有4具尸体——其中两个是孩子。汽车里有两盒动物饼干，还有一大袋发霉

的土豆条。动物饼干的样子要好一些。他们吃了 5 天。

“别狼吞虎咽，科亚克，”格兰命令道，“坏狗！你的礼貌呢？如果你没有礼貌的话——我现在已经可以断定了——你的圆滑呢？”

科亚克急促地晃尾巴，眼睛盯着动物饼干，很显然，他现在既没有礼貌了，也没有圆滑了。

“快吃吧，要不就得饿死。”格兰说，把他的最后一份——一只老虎饼干扔给它。科亚克狼吞虎咽地吃下去。

拉里省下他所有的干粮——大约 10 块动物饼干一起吃。他吃得很慢，在品味。“你注意到没有，”他说，“动物饼干有一点淡淡的柠檬味？我记得小时吃过，但直到现在才注意到。”

拉尔夫将最后两块饼干在手里拿来拿去，现在也嚼了一块。“呀，你说得对。是有一股柠檬味。你也知道，我真希望尼克也在这里。我不介意再多一个人分这些动物饼干。”

斯图点点头。他们吃完动物饼干继续上路。那天下午他们发现了一辆大西部市场供应货车，显然开往格林里弗，在一条下坡路上翻倒了，司机直直地坐着死在方向盘后面。他们从后面找出一罐火腿，但看来没有人太想吃。格兰说火腿的味道他不喜欢——不是腐坏，而是太油腻。这让他翻胃。他只能吃一小片。拉尔夫说他最好还是来两三盒动物饼干，他们全都笑了。即使科亚克也只是吃了一点就出去了。

当晚他们在格林里弗以东宿营，在早晨时候天上下了点雪。

23 日中午过一点他们来到被冲毁的道路处。天气一直阴沉沉的，而且非常冷——斯图想，冷得足够下雪——而且不仅仅是小雪。

他们 4 个人站在边上，科亚克在格兰的脚边，朝底下和对面看。这里北面某处的大坝一定是决堤了，或者可能发生一连串连续不断的夏季暴雨。不论如何，沿着圣拉斐尔山发生了一次巨大的洪水，这里多年来只是干涸的河床。洪水冲走了 I－70 公路 30 英尺的混凝土路面。这段冲沟大约 50 英尺深，路堤破损，有沙石和碎石。下面还有

一滩混浊的积水。

“天哪,”拉尔夫说,“应当有人向犹他州高速公路局汇报此事。”

拉里指着说:“看那里。”他们朝旷野望去，那里散乱地放着一些奇形怪状、风化的柱子和巨石。沿圣拉斐尔山向下大约100码的地方有一大堆护栏、缆线和一大堆沥青路面。其中一块向天翘起像上帝的手指，上面有完整的白线。

格兰向下望着遍布瓦砺的断面，手插在口袋里，脸上一副心不在焉的表情。斯图低声问:“你能行吗，格兰？”

“当然，我想可以。”

“关节炎怎么样了？”

“更厉害了。”他笑了笑,“但老实说，它也好多了。”

他们没有绳子可以把人吊下去。斯图头一个下去，小心地移动。有时他的脚下松动，滚落几片岩石和土块。有一次他觉得他的脚完全踩空，差点就摔到底下。他伸出手抓住一块突出的岩石才保住他的性命，脚抵住一块坚实的土壤。科亚克跳过他，踢起几块碎土。过一会儿科亚克站在底下，摇摇尾巴温顺地朝斯图叫。

“闭嘴，你这只狗。”斯图吼道，然后小心地下到底下。

“我下一个来,”格兰喊道,“我听到你骂我的狗!”

“小心点，老哥！千万要小心点儿！这可真容易滑跤。”

格兰慢慢下来，小心翼翼地一点点下。斯图每次看到格兰破旧的佐治亚大鞋下的土松滑一下他的心就紧一下。格兰的头发在微风的吹拂下像银丝一样绕在头上。他突然想起他头一次见到格兰时他正在新罕布什尔州的路边画画，他的头发还是花白的。

这时格兰终于踏上了冲沟的地面,斯图确信至少有两次格兰会摔下来。斯图长吁了一口气拍了拍他的肩头。

“别紧张。”格兰说，弯下腰摸了摸科亚克的毛。

“非常担心。”斯图告诉他。

拉尔夫下一个，也是小心翼翼地，到最后8英尺左右跳了下来。“孩子,”他说,“这非常松软。如果我们不翻过去，再走上四五英里路

找一块平坦的堤岸的话，那就可笑了，是不是？”

“如果我们正在冲沟里再来一场洪水的话就更可笑了。”斯图说。

拉里灵活地下来，不到 3 分钟就加入了他们。“谁头一个上？”他问。

“为什么不是你呢，既然你这么灵活？”格兰说。

“当然。”

这花费了他长一点的时间，有两次踩滑，他几乎就摔倒了，但是他最终到达顶端向他们招手。

“谁下一个？”拉尔夫问。

“我。”格兰说。

斯图拉住他的胳臂。“听着，”他说，“我们可以像拉尔夫所说的那样逆流而上找一块平缓的坡。”

“而且浪费时间？当我还是孩子时，我能在 40 秒内爬上去，而且到顶端时脉搏不超过 70 下。”

“现在你不是孩子了，格兰。”

“不是，但我想自己雄风犹在。”

不等斯图再说什么，格兰已经开始了。他在 1/3 的地方歇了一会然后继续攀登。过到中点的时候他手下按的页岩松动滑了下去，斯图确信他要掉到底下，关节处又要受伤了。

“喔，天……”拉尔夫嘘了一口气。

格兰挥了挥胳臂保持了平衡。他继续攀登剩下的 20 英尺，休息一会，又向上爬。快到顶的时候，他脚尖踩的一块岩石松动了，他眼看就要摔下去了，但幸好拉里在那里。他抓住格兰的胳臂把他拉上来。

“没问题。”格兰向下喊。

斯图松了口气笑了笑：“你的脉搏如何，老哥？”

“超过 90 下，我想。”格兰承认道。

拉尔夫爬坡时像呆头呆脑的山羊，每一步小心翼翼。等他上去后，斯图开始爬。

从开始爬到他摔下来为止，斯图一直认为这面坡比他们下来的

那面要容易爬一些，手脚着力处要好一些，坡要缓一点，但是坡的表面是沙石与岩石片的混合物，已经被潮湿的气候弄松动了。斯图感觉不太好，但小心地往上爬。

当他左脚下的突出物突然滑落时他的胸刚过边线。他感觉自己开始滑。拉里去抓他的手，但这次他抓空了。斯图去抓道路的突出面，他也抓空了。当他落下的速度越来越快时他傻傻地看着。他放弃了，感觉像怀利、科罗一样精神不正常。我所需要的，他想，是在我摔到底之前让人吹警报。

他的膝盖触到什么，然后一阵疼痛。他在快速的下落过程中抓了一下坡面，但什么也没抓着，只有一手土。

他像一支钝箭或车轮砸在鹅卵石上，重重地呼了一口气。从 10 英尺处自由落体摔下去，他听到小腿啪地一声。立刻就是剧痛。他大喊一声，锋利的石块擦破他的脸和胳臂。他又撞在伤腿上，感觉像是拉了一下。这次他没大喊。这回他是在尖叫。

他在剩下的 15 英尺是趴着滑下来的，像小孩子滑滑梯。他坐在满是泥泞的地上心里一阵狂跳。腿也刮伤了。外衣和衬衣都到了下巴。

破了。但有多糟？感觉挺糟的。至少两处地方，可能更多。而且膝盖也歪了。拉里下到坡底来，一跳一跳地仿佛嘲笑斯图的遭遇。然后他跪在他身旁，询问斯图刚才自己问自己的那个问题。

“有多糟，斯图？”

斯图用肘撑起来看着拉里，他的脸沾满泥土，吓得发白。

“我看我得 3 个月才能走。”他说。他开始想他是否要呕吐。他看看多云的天空，握紧拳头向天空挥了挥。

“喔，狗屎！”他尖叫。

拉尔夫和拉里给他的腿上夹板。格兰曾制成一瓶他所称的“关节炎药丸，”给了斯图一颗。斯图不知道药丸里是什么东西，而格兰也不肯说，但腿上的疼痛在逐渐消失。他感到非常平静，甚至宁静。他感到他们现在逐渐消失。他感到他们现在的生命是借来的，这不是因为

他们要去找弗拉格，而是因为他们从“上尉之旅”中死里逃生。不管怎么说，他知道必须做什么。拉里刚刚停下说话。他们都紧张地望着他，看他要说些什么。

他所说的非常简单:“不。”

“斯图,”格兰温柔地说，“你不明白……”

“我明白。我说不。不能退回到格林里弗。不用绳子。不用汽车。这违反游戏规则。”

“这不是什么游戏!”拉里喊道，“你会死在这里!”

“你们也几乎会死在内华达州，现在前进。还有 4 个小时的白天时间。不要浪费时间。”

“我们不能离开你。”拉里说。

“对不起，但你们要。我告诉你们。”

“不。我现在充电了。阿巴盖尔妈妈说如果你发生了什么事……”

“……你们要继续前进。”

“不。不。”拉里转过脸寻求格兰和拉尔夫的支持。他们也犹豫地望着他。科亚克坐在旁边，望着这 4 个人，他的尾巴转到了他的爪子底下。

“听我说，拉里,”斯图说，“整个行动建立在老太太知道她所说的话的前提下。如果你违背了这一点，你就把事情弄糟了。”

“对，这有道理。”拉尔夫说。

“不，这没有道理，你这个家伙,”拉里说，对拉尔夫的俄克拉何马口音表示不满。“斯图摔下去不是神的旨意，也不是那个黑衣人所为。这是土质疏松，仅此而已。仅仅是土松了！我不放开你，斯图。我不能把你丢下。”

“是的，我们要放开他。”格兰平静地说。

拉里不相信地四处望了望，仿佛他被出卖了。“我以为你是他的朋友!”

“我是。但那没有关系。”

拉里发出一阵歇斯底里的大笑走下一段冲沟。“你疯了！你知道吗？”

“不，我没有。我们签过协议。我们站在阿巴盖尔妈妈临死的床前签过协议。那几乎意味着我们的死亡，而且我们也知道。我们理解这一协议。现在我们要无愧于这一协议。”

“是的，天哪，我也想如此。我明白，不一定把他送回格林里弗，我们可以回到货车处，把他搁在车后，然后再上路……”

“我们要走路。”拉尔夫说。他指着斯图说：“他没法走。”

“对。好的。他摔坏了腿。我们要怎么做？像射马一样射死他？”

“拉里……”斯图开始说。

没等他继续说，格兰抓住拉里的上衣拉到他跟前。“你想要救谁？”他的声音冷酷而又严竣。“斯图还是你自己？”

拉里看着他，嘴动了动。

“这非常简单，”格兰说，“我们不能呆下去……而他不能走。”

“我拒绝接受。”拉里小声说。他的脸色惨白。

“这是测验，”拉尔夫突然说，“就是如此。”

“神的测验，可能。”拉里说。

“投票，”斯图从地上说，“我赞成你们继续前进。”

“我也同意，”拉尔夫说，“斯图，我很遗憾。但如果上帝保佑我们，可能他也会保佑你的……”

“我不同意，”拉里说。

“你不是在考虑斯图，”格兰说，“你是在想挽救你自己，我想。但只有继续前进是正确的，拉里。我们必须如此。”

拉里用手背慢慢地擦嘴。

“让我们今晚待在这里，”他说，“让我们仔细考虑一下。”

“不。”斯图说。

拉尔夫点点头。他和格兰互相看了一眼，然后格兰把那瓶“关节炎药丸”从口袋里拿出来放在斯图的手里。“这里面有吗啡。超过 3 片到 4 片就可能致命。”他的眼睛盯着斯图的眼睛，“你明白了吗，东德

克萨斯人？”

“是。我明白。”

“你们在说什么？”拉里哭道，“天哪，你说了些什么？”

“你不明白吗？”拉尔夫的语气中带着不满，拉里安静了一会儿。他的眼前又浮现出噩梦，仿佛是一个陌生人的脸在欢宴上：香烟，上上下下，游览。把她从睡袋里翻过身，看她已经死得僵硬了。嘴边流出绿色的呕吐物。

“不!”他大喊，试图从斯图手里夺过瓶子。

拉尔夫抓住他的肩膀。拉里耸耸肩。

“让他过来，”斯图说，“我要跟他谈。”拉尔夫还是没松手，犹豫地看着斯图。“放开他。”

拉尔夫放开手，但随时准备跳过去。

斯图说：“过来，拉里。蹲下。”

拉里走过来蹲在斯图旁边。他痛苦地看着斯图的脸。“这不正确，男子汉。当有人摔断了腿，你不能……你不能仅仅走开让那人去死。你不知道吗？嘿，男子汉……”他碰碰斯图的脸，“求求你，好好想一想。”

斯图抓住拉里的手，“你认为我疯了吗？”

“不！不，但……”

“你认为他们有权利去决定他们自己想做的事情吗？”

“喔，伙计。”拉里说着开始笑了。

“拉里，你不能这样。我要你继续前进。如果你从维加斯出来，就沿这条路回来。可能上帝会派一个乌鸦来喂我，你不知道。我曾经在一本书上看到：一个人如果能得到水的话可以不吃东西活 70 天。”

“不到那时候冬天就到了。即使你不使用药丸你也活不过 3 天。”

“这不关你的事。你不用管了。”

“别丢下我，斯图。”

斯图笑着说：“我要赶走你。”

“笑话，”拉里说，然后站起身来，“法兰妮不会对我们这么说的。

露西和迪克也不会。”

拉里说，“好，我们走。但要等到明天。我们今晚在这儿宿营。可能我们会做个梦……什么东西……”

“没有梦，”斯图温柔地说，“没有根据。这没有用处的。你待上一个晚上而什么也不会发生，然后你想再待一个晚上，再一个晚上……你们现在该出发了。”

拉里从他们旁边走开，低着头，背对着他们。“好吧，”他最后以低得几乎听不到的声音说，“我们按照你说的做。上帝拯救我们的灵魂。”

拉尔夫来到斯图身旁跪下身来，“我们可以帮你什么，斯图？”

斯图笑道，“呀，所有的事情戈尔维达尔都写过了——那些有关林肯、阿伦·伯尔等的书。我总是读这些书。现在看来我有这个机会了。”

拉尔夫不自然地笑笑，“对不起，斯图，看来我多说了。”

斯图抱抱他的胳膊，然后拉尔夫走开了。格兰走了过来，他已经哭过了，而当他坐在斯图旁边时，他又开始哭了。

“来，朋友，”斯图说，“我会好好的。”

“拉里是对的，很糟糕。说不定你就像马一样。”

“你知道这是迫不得已。”

“我猜想我知道，但谁真的知道呢？腿怎么样了？”

“不疼了，现在。”

“好，他拿着药丸。”格兰用胳臂擦擦眼睛，“再见，东德克萨斯人。认识你真不错。”

斯图把脸扭向一边，“别说再见，格兰。时间不早了，这已经挺幸运。你差一点就从上面摔下来，那样咱们就在这里玩牌过冬了。”

“这并不长，”格兰说，“我感觉到，你呢？”

而且因为他感觉到，斯图转回脸看格兰。“呀，我会的，”他说，笑了一下，“但我不惧任何邪恶，是不是？”

“对！”格兰说。他的声音已经低沉得几乎听不到了。“如果不得

已就拉开栓子，斯图，别胡来。”

“不会的。”

“再见，格兰。”

3 个人站在冲沟的西侧，格兰往后看了一眼后开始往上爬。斯图也向上爬了爬。格兰随意地移动，几乎满不在乎，甚至不看他的脚。身下的土松了一两次。两次他都漠不关心地抓了抓，两次都没发生什么。当他到达顶端，斯图最后一次叫拉里。他看了看拉里的脸，异常平静，仿佛死去的哈罗德一样，眼睛警觉谨慎。那是一张决不放弃的脸，除非他想要放弃。

“你现在充电了，”斯图说，“你能处理吗？”

“我不知道。我会尝试。”

“你要做决定。”

“会吗？看来原来的我太温顺了。”现在他的眼里失去了谴责的眼神。

“嗯，但那是唯一将会这么做的人。听着……他的人会抓你们的。”

“嗯，我想他们会的。他们或是捉我们或是伏击我们，像狗一样杀死我们。”

“不，我想他们会抓你们把你们带给他。这几天就会发生的，我想。你到维加斯时，千万要小心。等待。会来的。”

“什么，斯图？什么会来？”

“我不知道。不论我们为什么而来。准备好。当它来临时要知道。”

“我们会回来找你的，如果我们能够的话。你知道。”

“好，行。”

拉里迅速地上到堤岸上赶上那两位。他们站住朝下面挥手。斯图也挥了挥手，他们走开了。他们再也没有见到斯图·雷德曼。

第 73 章

他们 3 个人在距离斯图以西 16 英里的地方宿营。他们又遇见了第二个涧谷，这个稍小一点。他们只走了这么短的路程，真正的原因是他们都有些失魂落魄。很难说他们都已经恢复正常了。他们的脚步似乎更沉重。一路上走着，相互之间也不怎么交谈。他们之间也不想看其他人的面孔，害怕从其他人的脸上见到与自己相似的负罪神情。

天黑后，他们宿营，点燃了篝火。那里有水，但没有食物。格兰向烟管里塞进他手头上的最后一点烟草，突然又在想斯图现在是否还有香烟。这想法破坏了他对烟草的兴致，于是在岩石上把烟敲灭，没注意到连他的最后一点烟草都敲掉了。过了几分钟，夜色里不知什么地方传来猫头鹰的叫声，他看了看四周。

“喂，科亚克在哪里？”他问。

“现在，有点奇怪，是不是？”拉尔夫说，“这几个小时里我根本不记得见过他。”

格兰站起身。“科亚克!”他大声喊，“嗨，科亚克！科亚克!”他的声音在荒野中孤独地回响。没有回答。他又坐下来，充满焦虑。他有一种不祥的念头。科亚克曾经追随他走遍大陆各处。现在他走失了。这像个凶兆。

“你猜他会发生什么事？”拉尔夫轻轻地问。

拉里以一种平静、深思熟虑的口气说：“可能他待在斯图那里了。”

格兰向上看看，有些惊讶。“可能，”他说，想了想这种可能。“大概就是这样的。”

拉里把一块鹅卵石在手里前后地扔来扔去。“他说上帝可能派一

只乌鸦来喂他，我想如果这里少一只狗，没准儿上帝改派一只狗去。”

火堆里“砰”地响了一声，在黑暗中迸出些火花，然后又沉寂下来。

当斯图看见一个黑影沿涧谷下来朝他前进时，他把自己撑在附近的大石头上，腿僵硬地伸在前面，并摸到了一块顺手的石块。他觉得冰冷刺骨。拉里是对的，在这样的温度下他待不了两三天。而现在不论是什么都可能会首先要了他的命。科亚克陪着他待到天黑，然后离开了，轻而易举地爬上了涧谷。斯图没有叫他回来。这只狗会找到路回到格兰身边。可能他要自己度过了。但是现在他希望科亚克多待一会儿就好了。药丸是一会事，但他不想被那个黑衣人的狼群撕成碎块。

他把石头抓得更紧，而那个黑影在大约 20 码以上的地方顿了一下，然后又向前走，在晚上影子更黑了。

“来吧。”斯图嘶哑地喊。

那个黑影摇了摇尾巴，继续向前走。“科亚克？”

这个黑影正是。而且在他的嘴里还叼着什么，他把那东西扔在斯图的脚下。他坐起身来，尾巴敲着地，等待被表扬。

“好狗。”斯图惊喜地说，“好狗！”

科亚克为他带来了一只兔子。

斯图掏出刀子，三下两下剥开兔子。他取出内脏，扔给科亚克。“想要这些吗？”科亚克正是喜欢这些。斯图把兔子剥了皮。但要是生吃的话，这可不大对他的胃口。

“木头？”他对科亚克说时并没有抱什么希望。在涧谷的堤岸上散乱地摆放着许多被洪水冲下来的树枝和木块，但是他都够不着。

科亚克摇摇尾巴，并没有动。

“去取一点？取……”

科亚克已经走了。他摇摇摆摆，爬上涧谷的东岸，回来时嘴里叼着一大块木头。他把木头丢在斯图地旁边，叫了几声。他的尾巴剧烈

地摆动。

“好狗,”斯图又说了一遍,“这下我成了狗崽子了!再去取点来,科亚克!”

科亚克高兴地叫了几声又走了。20 分钟后，他带回来的木头已经足够生一大堆火了。斯图小心地剥下了足够用来点火的碎木片。他查看了一下火柴的情况，发现他还有一盒半。他用第二根火柴点燃了引火物，然后小心地往火里添加木柴，很快就生起了熊熊的一团大火。斯图尽可能地靠近火堆，坐在他的睡袋上。科亚克靠在火堆的另一面，鼻子搭在他的爪子上。

当火势稍微小一点的时候，斯图把兔子伸到火堆里烤。兔子很快就香味扑鼻了，引得他的胃咕咕叫。科亚克在旁边站了起来，垂涎欲滴。

“一半归你，一半归我，大家伙，怎么样? ”

15 分钟后，他把兔子从火堆中拖出来，想办法把兔子分成两半而又不把他的手烫坏了。兔子肉一半烤焦了，另一半又半生不熟，但这比西部大市场的罐装火腿好得多。他和科亚克狼吞虎咽……当他们快要吃完的时候，一声令人毛骨悚然的嚎叫传到洼地来。

“天哪!”斯图转过头来，嘴里塞满了兔肉。

科亚克站在他的脚边，毛直立起来，汪汪直叫。他在火堆的边上转了一圈，又狂吠几声。刚才嚎叫的地方寂静无声。

斯图躺下身来，一只手握着石头，另一只手拿着打开的刀子。星星寂静、冷漠地高悬在天上。他又想到了法兰妮，他尽可能把这些抛在脑后。但是这伤痛太厉害了，全身心的伤痛。我睡不着觉了，他想。很长时间睡不着觉了。

但是，在格兰给他的药丸的帮助下，他确实睡着了。而且当火堆烧成灰烬时，科亚克走到斯图的身边贴住他睡，借以相互保暖。这就是为什么当他们离开斯图的头一个晚上，斯图吃饱了而其他人却在挨饿，斯图轻松入睡而其他人却噩梦不断，感觉快要毁灭。

24 日，拉里·安德伍德一行 3 人前进了 30 英里，宿营在圣拉斐尔山西北一带。那天晚上，温度降到了华氏 25 度左右，他们烧了一大堆火，靠在火堆的边上睡。科亚克还没有回到他们身边。

“你想斯图今晚正在干什么？”拉尔夫问拉里。

“奄奄一息。”拉里很快地回答，而当他看到拉尔夫质朴、诚实的面孔因痛苦而扭曲时，他又觉得有些对不起，但是他不知道如何弥补。而且，这毕竟是事实。

他又躺下来，感觉异乎寻常地强烈，那就在明天。不管他们来什么，他们就在不远的地方。

那天晚上噩梦不断。他跟随一个叫谢德布鲁斯的乐团巡回演出，他在醒着的时候对这个乐团记得非常牢。他们在麦迪逊广场花园定好场次，那地方的票已经出售了。他们在热烈的掌声中出台了。拉里走出来想调整他的麦克风，把它调得低一点，但是调整不了。他走到第一吉他手的麦克风前，但那也是固定的。低音吉他手，风琴手的麦克风都是如此。嘘声和倒掌声开始从人群中传来。谢德布鲁斯乐团的人一个个从台上下来，脸上带着诡秘的微笑，身上的衣服是伯德在 1966 年经常穿的那种梦幻衬衣，那罗杰还是 8 英尺高。而拉里还在台上走来走去，试图找到一个可以调整的麦克风。但是它们都是至少 9 英尺高，而且都是固定的。它们看起来像用不锈钢做的眼镜蛇。人群之中有个人开始叫喊：“宝贝，你满意你的男人吗？”我再也不干了，他试图说。世界结束时我就不干了。他们听不见他的话，而从后排开始传来合唱，越来越大，越来越强，传遍整个花园。“宝贝，你满意你的男人吗？宝贝，你满意你的男人吗？宝贝，你满意你的男人吗？”

他在这一片吵闹中醒过来。浑身上下全是汗。

他不需要格兰来告诉他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梦或是意味着什么。在梦里碰不到麦克风或是没法调整它，这在滚石乐手来讲是非常普通的，就如同做梦时在台上却一句歌词也记不住。拉里猜想所有的歌手在出场前都有类似的经历。

出场前。

这是一个不完整的梦。它只是简单地表现了一种强烈的恐惧。如果你不行怎么办？如果你想要去办，却又不能去办怎么办？这种无能为力的恐惧正是许多艺术家——诸如歌手、作家、画家、音乐家——开始丧失信心的地方。

要在人前露一手，拉里。

那是谁的声音？他妈妈的吗？

你会成功的，拉里。

不，妈妈——我不会的。我不再继续做下去了。到世界末日的时候我就结束。真的。

他又躺下来继续睡觉。他最后想到斯图是对的：那个黑衣人会来抓他们的。明天，他想。不管怎么样我们来了，我们快要到了。

但是，他们在 25 日一个人也没有见到。他们 3 个人浑浑噩噩地在蓝天下走，见到了许多的鸟和野兽，但就是没有人。

“这真是出奇地快，野外生活又开始了，”格兰说道，“我也知道这是一个相当快的过程，而且当然冬天就要来临，但是这还是相当的惊人。从上一次到现在只有大约 100 天。”

“是呀，但是没有狗和马。”拉尔夫说道。“这看起来有些不对头，你知道吗？他们研制了一种可以杀死附近所有人的东西，而这还不算完。它还要杀死人类最亲密的两种动物。它要毁掉人类和人类的亲密朋友。”

“而且还要留下猫。”拉里闷闷地说。

拉尔夫眼睛一亮。“喂，还有科亚克……”

“还有科亚克。”

这结束了他们的谈话。他们前面的山丘曲折不平，仿佛在皱眉头，可以掩藏几十个带着枪和望远镜的人。拉里认为今天要出事的预感依然存在。每次他们爬上坡，他都期待着底下的路上布满了人。而这种情况每次都没有发生，他又认为是埋伏。

他们谈到了马。谈到狗和野牛。拉尔夫告诉他们野牛要回来了

——尼克和汤姆·科伦都见到了。那一天并不很远——可能在他们活着的时候——当草原重新遍布野牛的时候。

拉里知道这都是真的。但他也知道这也都是废话——他们可能不到10分钟就会死于非命。

天就要黑了，应当找地方宿营了。他们来到一处高地，这时，拉里想：现在，他们可能就在那下边。

但是那里什么也没有。

他们宿营了，附近有一个绿色反光的标志，上面写着拉斯维加斯260。他们那天吃得相对好一些：墨西哥速食片，苏打，两瓶吉姆减肥水。

明天，拉里又想，然后就睡着了。那天晚上他梦见他和巴里以及一些其他成员在麦迪逊广场花园表演。他们这次场面非常宏大——他们为城市的大团体表演。波士顿或是芝加哥。而所有的麦克风都至少9英尺高，他又开始从一个麦克风走到另一个，这时人群开始有节奏地拍掌，同时喊“毛孩子，你了解你的人吗？”

他看了看前排，突然出了一身冷汗。查尔斯·曼森坐在那里，前额上的伤疤扭曲跳动成一个x的形状。理查德·斯佩克也在那里，眼睛自负、无耻地瞧拉里，嘴里叼着一根不带过滤嘴的香烟。他们围在那个黑衣人的周围。约翰·韦恩在他们身后。弗拉格领着他们唱。

明天，拉里又一次想，在麦迪逊广场花园的聚光灯下从一个麦克风前走到另一个前面。我明天就会见到你。

但是第二天还是什么也没有发生，或是再后面一天。到9月27日傍晚他们在弗里芒特章克申的小镇宿营，那里有许多东西可以吃。

“我希望这一切快点结束，”拉里那天晚上跟格兰说，“每天它都没有发生，情况越来越糟。”

格兰点头。“我也这样认为。如果这只是幻想的话，那就太可笑了，是不是？说不定是我们大家做的一个噩梦。”

拉里看着他吃惊地想了一会儿，然后他缓缓地摇了摇头，“不，我

不相信这只是一个梦。”

格兰笑了。“我也不相信，年轻人。我也不相信。”

以后的时间他们继续探讨这个问题。

早晨刚过 10 点钟，他们爬上一个高坡，在他们下面朝西 5 英里的地方，有两辆轿车头对头地停在那里，堵住了高速公路。这看起来正像拉里所预想的那样。

“事故？”格兰问。

拉尔夫摇摇头，“我不这样认为。事故不应当把车停成那样的。”

“他的人。”拉里说到。

“对，我也这样认为，”拉尔夫表示赞同，“我们现在怎么办，拉里？”

拉里从口袋里掏出大手帕擦擦他的脸。今天，或者是夏天又回来了或者是他们开始感受到西南部沙漠的气候。气温在华氏 80 度。

但这是干燥的热，他平静地想。我只出了一点点汗。只有一点点。他把大手帕卷起来放入口袋。现在它确实发生了，他感觉挺好。他再一次奇怪地感到这是一次演出，准备上演的节目。

“我们下去看看上帝是不是真的保佑我们。好不好，格兰？”

“听你的。”

他们又开始往前走。走了半小时以后他们才看清楚那两辆头对头的车原属犹他州巡逻队。那里有几个全副武装的人在等候他们。

“他们要向我们射击吗？”拉尔夫问道。

“我也不知道。”拉里说。

“如果他们要向我们射击的话，我们怎么样也跑不掉。”

他们继续向前走。堵在路上的人分成两部分。大概 5 个人在前面，拿枪指着这 3 个朝前走的人，而另外 3 个人躲在车后面。

“他们有 8 个人，拉里，是吗？”格兰问。

“我数的是 8 个，对。你怎么样？”

“我很好。”格兰说。

“拉尔夫？”

“当它来临时，做我们应该去做的事情，”拉尔夫说，“这就是我所想的。”

拉里握住他的手搓了搓。然后他又去握了握格兰的手。

他们距离那些巡逻者已经不到 1 英里了。“他们不会马上向我们射击，”拉尔夫说，“如果要射击的话，他们早就应该做了。”

现在他们可以看清对方的面孔，拉里仔细地进行辨认。一个人是大胡子。另外一个很年轻但非常强壮。他一定在中学时就成为一个混混。拉里想。另外的一个穿着一件亮黄色的衣服，上面画着一个微笑的骆驼，在骆驼下面花体、老式字母写着超级隆起。另外一个小个子的男人不时摸摸一个大酒瓶，拉里感到他非常紧张，他看起来如果不自己躺下的话也会自己摔倒的。

“他们跟我们没有什么不同。”拉尔夫说。

“当然不同了，”格兰回答说，“他们都有枪。”

他们走到距离堵道的警车 20 英尺以内的地方。拉里停了下来，其他人也停了下来。死一般的寂静，弗拉格的人和拉里他们互相看着对方。然后，拉里 · 安德伍德有礼貌地说：“你们好。”

小个子男人走上前来，他依然摆弄他的酒瓶。“你们是格兰 · 贝特曼，拉里 · 安德伍德，斯图尔特 · 雷德曼和拉尔夫 · 布雷特纳吗？”

“嘿，你这个笨蛋，”拉尔夫说，“你不会数数吗？”

有人在窃笑。这个小个子的脸通红。“谁不在？”

拉里说，“斯图在路上发生了事故。而且我相信如果你不停止摆弄你的枪的话，你一定会伤到你们自己人的。”

有更多的人笑了。这个小个子男人将他的枪松松垮垮地别在腰间，这使他显得更加可笑：活脱脱一个做白日梦的逃犯沃尔特 · 米蒂。

“我的名字叫保罗 · 伯利森，”他说，“根据对我的授权，我宣布逮捕你们并命令你们跟我走。”

“以谁的名义？”格兰马上说。

伯利森以鄙夷的神情看看他……但是这神情之中还掺杂着一些别的东西。“你知道我代表谁说话。”

“那就说出来。”

伯利森保持沉默。

“你害怕吗？”格兰问他。他看了看他们 8 个人。“你们这么害怕他甚至连他的名字也不敢说？非常好，让我来替你们说。他的名字叫兰德尔·弗拉格，或者叫黑衣人，又叫做高个子，或是“步行者”。你们有人这么喊他吗？”他的声音因为愤怒而提高了一个 8 度。他们有些人不安地互相看看，而伯利森则退后一步。

“叫他比尔扎布，因为那也是他的名字。叫他拉姆齐和阿哈兹和阿斯塔罗斯。叫他福雷斯特和塞提和阿努比斯。他的名字非常多，他是地狱的叛逃者，而你们还在拍他的马屁。”他的声音又降了下来，他毫无戒备地笑着。“想一想我们应该怎么办。”

“把他们抓起来，”伯利森说，“把他们全部抓起来，谁第一个动就打死谁。”

奇怪，并没有人动手，拉里想：他们不会这样做的，我们害怕他们，可是他们更害怕我们，即使他们手里有枪……

他看着伯利森说，“你开什么玩笑，你这个渣子？我们想走。那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来的原因。”

然后，他们行动了，仿佛是拉里命令他们的一样。他和拉尔夫被绑在一辆巡逻车后面，格兰在另一辆车的后面。车里被钢制的网架隔开。里面没有把手。

我们被捕了，拉里想。他觉得这想法令他愉快。4 个人挤进前排座位。巡逻车向后倒了一下，调转头朝西驶去。拉尔夫叹了口气。

“害怕吗？”拉里低声问。

“我要是知道就好了。幸亏我的狗不在身边。”

前排的一个人说：“那个大嘴的老头。他是头儿吗？”

“不是。”

“你叫什么名字？”

“拉里·安德伍德。这位是拉尔夫·布伦特纳。另外一个是格兰·贝特曼。”他看了看后面的窗户。另一辆车在他们后面。

“那第四个人出什么事了？”

“他摔断了腿。我们只能把他留在那里了。”

“是这样的。我是巴里·多根。维加斯的保安人员。”

拉里的回答有些可笑，“很高兴见到你，”这句话冒上他的嘴唇，他笑了笑。”开车到拉斯维加斯有多远？”

“因为路上有路障，所以我们不可能开得太快。我们正在从城市那边清理路障，进展很慢。我们大约 5 小时到达。”

“我们可不是这样的，”拉尔夫摇着头说道，“我们已经在路上 3 个星期了，而你们 5 个小时就从拉斯维加斯开车来了。”

多根转过头来，直到看到他们。“我不明白你们为什么要走路。而且我不明白你们到底为什么要来。你们应该知道结果就是如此。”

“我们是派来的，”拉里说，“去杀死弗拉格，我想。”

“你们没有机会，傻瓜。你和你的朋友会被直接送进拉斯维加斯县监狱。你们不可能被释放，或是被取保。他对你们很有兴趣。他知道你们要来。”他停了一下。“你们大概想要个爽快的。但是我想他不会的。他最近的心情不大好。”

“为什么？”拉里问。

但是多根觉得自己说得太多了——可能是太多了。他转过脸去，不回答他们的问题，拉里和拉尔夫看着沙漠很快地向后倒去。行进的速度又快了。

实际上他们花了 6 个小时到达维加斯。它处于沙漠的中心，像一颗难得的珍宝。街道上有许多人：工作日已经结束，人们或是坐在草地上、长椅上、汽车上，或是坐在废弃的结婚礼堂和当铺的门厅处，享受着清晨的凉爽。他们好奇地看着飞驰而过的犹他州警车然后又回到他们原先的话题。

拉里一边向四周看，一边思考。供电正常，街道整洁，碎石被清理

干净。“格兰是对的，”他说，“他搭上了准点开发的火车。但是我还是怀疑是不是有地方修铁路。你们的人似乎都有些抱怨，多根。”

多根不回答。

他们开到了县监狱，绕到了后门。有两辆车停在水泥地场院里。当拉里走下车的时候，正在松一松筋骨，他看到多根拿了两副手铐。

“嘿，干什么，”他说，“别开玩笑。”

“对不起。这是他的命令。”

拉尔夫说:“我这辈子还没有被手铐铐住过。在我结婚前，我被人好几次抓起来扔进水罐里，但是我从未让人铐住过。”拉尔夫一个字一个字的说，他的俄克拉何马口音非常清楚，拉里知道他非常愤怒。

“我要听从命令，”多根说，“不要逼我来硬的。”

拉里说，“我知道谁给你的命令。他杀死了我的朋友尼克。你为什么要跟这个恶棍在一起呢？看起来你这人不坏。”他用一种愤怒而又疑问的神情看着多根，而多根则转过脸去看别处。

“这是我的工作，”他说，“而且我正在做。不解释了。把手伸出来，否则我让人帮你们。”

拉里伸出手来，多根把他铐住。“你以前做什么？”拉里好奇地问，“以前？”

“圣莫尼卡警察局。做侦探。”

“可你却跟着他。这……请原谅我这么说，但是这实在是有些可笑。”

格兰被推到他们中间。

“你为什么这样推他？”多根愤怒地问。

“如果你不得不听这个家伙讲 6 个小时的废话，你也会推他的。”其中一人说道。

“我不管你听了多少废话，把你的手拿开。”多根看着拉里，“为什么我跟着他干感到可笑呢？在‘上尉之旅’流行前我当了 10 年警察。你看，我知道像你们这样的人被捕后会发生些什么。”

“年轻人，”格兰慈善地说，“你抓小混混和吸毒者的经验与你现

在这种为虎作伥的行为不相符。”

“把他们从这里带走，”多根平静地说，“单人牢房，单独关押。”

“我不认为你能够选择这样的生活，年轻人，”格兰说，“你内心的纳粹因素并不多。”

这次是多根自己把格兰推走。

拉里与其他两个人分开之后沿着一个空着的走廊被带下来，走廊上有一些标志：不准吐痰，此路前往澡堂。还有一个写道，你不是客人。

“我不介意洗个澡。”他说。

“这有可能，”多根说，“我们会看的。”

“看什么？”

“看你的合作态度。”

多根打开走廊尽头的一间牢房把拉里推进去。

“这个手镯怎么办？”拉里问，伸出手来。

“当然。”多根打开手铐把它拿下来，“好一些？”

“好多了。”

“还想洗澡吗？”

“当然想了。”不仅如此，拉里不想被单独关押，听着脚步的回声。如果他被单独关押的话，那种恐惧又要来临。

多根拿出一个小本子。“你们有多少人？在哪个地区？”

“6000 人，”拉里说，“我们在星期四晚上都在玩赌博，奖品是 20 磅的火鸡。”

“你还想不想洗澡？”

“我想。”但他想他不会得到这个机会了。

“你们有多少人？”

“25000，但是有 4000 人不到 12 岁，到处游荡。简单地说，是无业游民。”

多根猛地把本子合起来看着他。

“我不能说，先生，”拉里说，“把你放在我的位置来看。”

多根摇摇头。“我还会这样做的，我可不是傻瓜。你们为什么要来这里？你们以为这有什么好处吗？他会在明天或是后天像杀狗一样杀了你们。而且他要你们招，你们就得招。如果他要你们摘月亮，你们也得这样办。你们一定是疯了。”

“我们是受一个老太太的指示来的。阿巴盖尔妈妈。很可能你梦见过她。”

多根摇摇头，突然，他的眼光不再与拉里的接触。“我不知道你在谈些什么。”

“那我们就谈到这里吧。”

“显然，你不想再与我谈了？还想洗澡吗？”

拉里笑了。“我不会那么容易让你得手的。把你们的间谍派到我们那里会怎么样。一提起阿巴盖尔妈妈的名字，你会发现人人都像黄鼠狼一样害怕，就是如此。”

“这是你自己找的。”多根说。他走出网格罩灯下的过道。在过道的尽头，他走出一个钢栅门，之后一声巨响，门关上了。

拉里看了看四周。像拉尔夫一样，他也有好几次被关进监狱——一次公众酗酒大醉，另一次是为一盎司大麻。年轻人的激情。

“这可不是豪华旅馆。”他自言自语，小声嘀咕。

床铺上的褥子非常硬，他有些不安地想，是不是有人在6月底或者7月初死在上面。厕所能用，但是里面全是肮脏腐臭的污水，显然很久没有人用了。有人留下了一个平装本。拉里拾起来又放下。他坐在床铺上静静地听。他最讨厌单独一个人——但是实际上，他又经常不得不一个人……直到他来到自由之邦才好转。现在并没有他所想象的那么害怕。非常糟，但是他能应付。

他会在明天或是后天像杀狗一样杀了你们。

拉里可不信这个理。事情可不会这样发展的。

“我不惧怕任何邪恶。”他说，话音在牢房里回旋，他喜欢这种感觉。他又说了一遍。

他躺下身来，想到他最终又回到了西海岸。但是这次行进是任何一次都无法想象的。而且这次还没有完全结束。

“我不惧怕任何邪恶。”他又说了一遍。他睡着了，面部平静，没有做梦。

第二天 10 点钟，从他们头一次看到那两辆车 24 小时后，兰德尔 · 弗拉格和劳埃德 · 亨赖德来看格兰 · 贝特曼。

他蜷着腿坐在牢房的地面上。他在床底下找到一块炭，在墙上写他们的小故事，墙上还有一些其他的污言秽语，男女的生殖器，姓名，电话号码和一些歪诗：我不是陶工，也不是陶工的轮子，我是砖瓦：形状的价值在于砖瓦而不在于陶工的轮或是陶工的技术。格兰挺喜欢这首诗——或是格言——这时温度突然降了 10 度。走廊尽头的门辘辘地开了。格兰嘴里的唾沫突然没有了，炭夹在手指间。

走廊里的脚步声迈向他这里。

其他的脚步声，轻得多，跟在其后。

是他，我要见见他。

突然他的关节又疼了。非常疼，说实在的。感觉好像是他的骨头被抽空了然后又充入玻璃。即使如此，当脚步声停在他的牢房前的时候，他的脸上还是一幅期待的微笑。

“喂，你来了，”格兰说，“你半点也赶不上我们所想象的恶棍。”

站在对面的是两个人，弗拉格在劳埃德的右边。他穿着蓝色牛仔裤和白色丝绸衬衣，在昏暗的灯光下闪闪发光。他正朝格兰笑。在他的身后有一个小个子，不苟言笑。他的下巴突出，眼睛相对于他的脸太大。一看到他的脸就知道沙漠对他可太不友好了：他被太阳灼烤，爆皮，又灼烤。在他的脖子上绕着一块黑石头，上面有红斑块。像是一只油腻的眼睛。

“我希望你见见我的同事。”弗拉格笑着说，“劳埃德 · 亨赖德，来见格兰 · 贝特曼，社会学家，自由之邦委员会委员，因为尼克 · 安德罗斯已经死了，他现在是自由之邦智囊团的唯一幸存成员了。”

“你好。”劳埃德嘀咕一声。

“你的关节炎怎么样了，格兰？”弗拉格问。他的表情像是在关切，可是眼睛里有高兴和神秘的神气。

格兰很快地打开又合上手，笑着看弗拉格。谁也不知道要保持这样的微笑需要多大的努力。

砖瓦的内在价值！

“挺好的，”他说，“睡在屋里好多了，谢谢你。”

弗拉格的笑容变了一下。格兰捕捉到一丝惊讶和愤怒。或是害怕？

“我决定放你们走。”他突然说。他的笑容又跳了回来，闪着狡猾的光。劳埃德惊讶地哼了一声，弗拉格转向他。“是不是，劳埃德？”

“呃……当然，”劳埃德说，“当然了。”

“好的。”格兰轻松地说。他觉得关节疼得越来越厉害，冰浸一样麻木，火烧一样灼痛。

“你可以得到一辆摩托车，随便你开回去。”

“当然我不能丢下朋友自己一个人走。”

“当然不会的。而你们所有的人要做的就是请求我。跪在地上求我。”

格兰大笑。他仰起头来痛快地笑了一阵。当他笑的时候，关节的疼痛开始减轻。他感到自己又好些了，强壮些了，更能控制了。

“喔，你这个混蛋，”他说，“我来告诉你去做什么。你为什么不去找一个大沙堆，自己拿一个大锤子，然后将所有的沙子拍在自己的屁股上呢？”

弗拉格的脸色变青了，笑容在消失。他的眼睛，刚才还像劳埃德戴的石头一样黑，现在则发出熠熠的黄光。他伸出手抓住门的把手，在上面转来转去。那里发出嗡嗡的声音。火焰从他的手指冒出，空气中发出焦热的味道。锁盒掉在地上，焦黑冒烟。劳埃德·亨赖德叫了一声出去了。黑衣人抓住门的栅栏来回摇动。

“不许笑。”

格兰笑得更响了。

“不许当着我的面笑!”

“你算什么东西!”格兰说，一面擦眼睛一面笑。“喔，原谅我……我们过去是那么地惧怕……我们与你达成怎样的一个协议……我既是笑我们自己的愚蠢也是笑你的一无是处……”

“枪毙他，劳埃德。”弗拉格转向另外一个人。他的脸色十分可怕。他的手蜷起来像是食肉动物的爪子。

“喔，要想杀我就自己来杀。”格兰说，“当然你是可以了。用你的手来抓我呀，让我的心脏停止跳动。用反十字套住我的头哇。用头顶上的光来把我劈成两半哇。喔……喔天……喔天哪!”

格兰在小床上来回晃动，笑个不停。

“枪毙他!”黑衣人向劳埃德大吼。

劳埃德脸色苍白，恐惧得发抖，从衣袋里掏出的手枪差一点就掉在地上，他用双手握住枪，试图向格兰射击。

格兰看着劳埃德，仍旧在笑。他本来可能在新罕布什尔州鸡尾酒会上谈笑风生的，现在却处在生死关头。

“如果你一定要射击的话，亨赖德先生，请你杀死他。”

“现在就做，劳埃德。”

劳埃德闭着眼睛开了一枪。枪在这么一个狭小的空间发出巨响，回音非常强烈。但是子弹只射中了距离格兰右肩 2 英寸的地方，跳飞了，击中些别的什么，发出点声音。

“你就不能把什么事情做得好一些？”弗拉格大叫，“枪毙他，你这个低能儿！枪毙他！他就站在你的前面!”

“我正试图……”

格兰的微笑还没有改变，他听到枪声愣了一下。“我重复一遍，如果你一定要射击的话，请你杀死他。你知道，他简直不是人。我曾经向一个朋友说他是理性思维最后的一个巫师，亨赖德先生。你知道的比我更多。但是他现在正在丧失法力。他也知道法力正从他身上溜走。而你也知道。现在杀死他可以拯救我们所有人，天知道会有多少

人流血死亡。”

弗拉格的脸色越来越平静。“不管如何，射死我们两人中的一个，劳埃德。”他说。“当你要饿死的时候，是我把你从监狱里救出来。你想要投靠这样的家伙。像这种吹大话的小角色。”

劳埃德说，“长官，别捉弄我了，这像兰德尔·弗拉格的话。”

“但是他在撒谎，你知道他在撒谎。”

“在我令人恶心的整个生活中，他告诉我的真相比任何人告诉的都要多。”劳埃德说，然后向格兰开了3枪。格兰被打得向后晃了晃，身体弯曲，血喷了出来。他倒在床上，弹了回来，又滚落在地。他试图用肘撑起来。

“好，好，亨赖德先生，”他小声说，“你不明白。”

“闭嘴，你这个大嘴老杂种!”劳埃德喊道。他又射了一枪，格兰的脸模糊了。他又射了一枪，格兰身体无力地弹了一下。劳埃德又射了一枪。他在哭泣。泪水从他愤怒、灼晒的脸颊流下。他又记起他曾经忘记喂的那只兔子。他又记起在怀特科尼、格洛乌斯。他还记起凤凰城监狱，那里的老鼠，还有床垫里那令人讨厌的虱子。他记起了特拉斯克，特拉斯克的腿看起来像肯德基烤鸡。他又扣动扳机，但是手枪只是发出咔嗒声。

“好了，”弗拉格温柔地说，“好了，干得好。干得好，劳埃德。”

劳埃德把枪扔在地上，从弗拉格身边缩开。“你不会碰我的吧!”他哭道，“我不是为你做的!”

“是的，你是的，”弗拉格轻轻地说，“你可能不这么想，但是你这么做了。”他伸出手去摸了摸缠在劳埃德游子上的石头。他握住拳头，当他再次伸开手的时候，石头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小的银钥匙。

“我许诺你这个，我想，”黑衣人说，“在另一个监狱。他是错的……我信守诺言。好不好，劳埃德？”

“好的。”

“其他人正在离开这里，或是准备离开这里。我知道他们是谁。我

知道所有的名字。惠特尼……肯……詹尼……喔，是的，我知道所有的名字。”

“那你为什么不……”

“阻止他们？我不知道。可能最好是让他们走。但是你，劳埃德。你是我最好和最忠实的仆人，是吧？”

“是的，”劳埃德小声说，最后承认，“是的，我想是的。”

“没有我，即使你逃出了监狱，你充其量也不过是个小人物。是不是？”

“是的。”

“这个叫劳德的男孩知道这一点。他知道我能使他更大、更高，这是他为什么来这里的原因。但是他的主意太多……太多……”他突然觉得有些困惑和苍老。然后他不耐烦地摆摆手，脸上又堆出笑容。“可能情况在变糟，劳埃德。有可能，因为一些连我也没有弄明白的原因……但是这个老术士仍留有一点魔法。一个或两个。现在听我说。如果我们要想阻止的话时间已经不多了……信仰危机。如果我们想要在萌芽状态掐断它，就像我们平时所做的一样，我们要在明天与安德伍德和布伦特纳结束一切。现在认真听我的……”

到午夜时分劳埃德还没有上床，直到清晨才睡着觉。他与鼠人谈话。他与保罗·伯利森谈话。与巴里·多根谈话时，他也认为黑衣人想、可能——或是将要——在天亮前做完。29日晚上10点钟左右在广场前的草地上，10个人组成一队带着焊接工具、锤子、螺钉和大量的长钢管。他们在喷泉前的两个平面货车上堆放钢管。这很快引来一群人。

“看，妈妈！”迪尼叫，“这要有焰火表演！”

“是呀，但是现在是孩子们上床睡觉的时候了。”安吉·希施费尔特心中有一种潜在的恐惧，她把孩子拉开，感觉到不好的兆头，某种可能像超级感冒一样恶毒的东西正在建造。

“我要看！我要看焰火！”迪尼又哭又叫，但她还是坚决而又迅速

地把他拉开。

朱莉·劳里走近鼠人，在维加斯他是唯一太鬼鬼祟祟以至于无法与他睡觉的人——除非在特殊时刻。他的黑皮肤在焊铁工具的白光照耀下闪闪发光。他的打扮像是个埃塞俄比亚海盗——宽大的丝绸裤、红腰带，在他骨瘦如柴的脖子上挂着一个银色的项链。

“这是什么，拉蒂？”她问。

“鼠人不知道，亲爱的，但是鼠人有个主意。是的他有。看来明天要有非常残酷的事情了，非常残酷。想和鼠人待一待吗，亲爱的？”

“可能，”朱莉说，“但是你得知道这全都是关于什么的。”

“明天所有的维加斯人都会知道的，”拉蒂说，“你用你的糖来打赌，来和鼠人斗一斗吧，亲爱的，而且他会告诉你上帝的 9000 个名字。”

但是令鼠人非常不高兴的是，朱莉离开了。

到这个时候，劳埃德终于去睡觉了。工作做完了，人群也轰开了。两个大笼子放在两个卡车的后面，在每个笼子的左右两边各有方形的洞。停在旁边的还有 4 辆车，每个都带着拖钩。连在拖钩上的是沉重的钢制拖链。这些钢链放在草地里，每一条都连在笼子的方形洞里。

在钢链的末端晃动着一副手铐。

9 月 30 日早晨天蒙蒙亮，拉里听见牢房远处的门开了。脚步声很快地涌下走廊。拉里正躺在床铺上，手垫在脑袋后面。昨天晚上他没有睡着觉。他在……

思考？祈祷？

这都是一回事。否认它有什么用，在他的内心深处旧的创伤已经消失了，他现在非常平静。他感到自己一生之中曾经作过两个人——真实的一个和理想的一个——合二为一成为生活中的他。他的妈妈会喜欢现在的拉里的。而丽塔·布莱克莫尔也是如此。

我就要死了。如果有上帝的话——而且现在我相信一定有的

——这是它的意愿。我们要去死，而随着我们的死所有这些都会结束了。

他怀疑格兰·贝特曼已经死了。前一天在旁边的屋子里有枪声，很多枪声。这是在格兰的那个方向，而不是拉尔夫的那个方向。当然，他已经老了，他的关节炎一直在困扰他，而且不论弗拉格计划今天早晨做什么，那一定是令人不愉快的。

脚步声在他的牢房前停了下来。

“起来，”一个欢快的声音传了进来，“鼠人来带你走。”

拉里朝四周看了看。一张黑衣人海盗般的笑脸，脖子上戴着一串银链，这个人站在门口，一只手里握着剑。在他的后面站着一个戴眼镜的人，他的名字是伯利森。

“干什么？”拉里问。

“亲爱的先生，”这个海盗说，“最后时刻。你的最后时刻。”

“好的。”拉里说。然后站起身来。

伯利森很快地说，“我想让你知道这不是我的主意。”拉里注意到他有些害怕。

“就我来说，这都没有什么不同。”拉里说，“昨天谁被杀了？”

“贝特曼，”伯利森说，低下眼睛。“试图逃走。”

‘试图逃走，”拉里低声说。他开始笑起来。鼠人也笑起来，拿他取笑。他们都笑了。

牢房的门打开了。伯利森带着手铐走进来。拉里并没有反抗，只是抬起他的双手。伯利森为他带上了手铐。

“试图逃走，”拉里说，“这几天你们就会因为试图逃走而被枪毙，伯利森。”他的眼睛又转向了那个海盗。“你也一样，鼠人。只是因为试图逃走而被枪毙。”他又开始笑。这次鼠人没有跟他一起笑。他愠怒地望着拉里，举起他的剑。

“拿下来，你这个笨蛋。”伯利森说。

他们排成一排出去——伯利森、拉里，鼠人断后。当他们经过牢房尽头的门时，又有 5 个人加入到他们中间。其中一个就是拉尔夫，

也带着手铐。

“嘿，拉里，”拉尔夫悲伤地说，“你听说了吗？他们告诉你了吗？”

“是的，我听说了。”

“杂种。他们就要到尽头了，是不是？”

“是的。”

“你们闭嘴！”其中一人厉声喝叱，“你们就要完蛋了。你们可以看看他为你们准备了些什么。那将是一个聚会。”

“不，这要结束了，”拉尔夫坚持说，“你们不知道吗？你们感觉不到吗？”

鼠人推了拉尔夫一把，差点使他摔倒。“闭嘴！”他怒喊，“鼠人不要再听到这些废话了！不要！”

“你真是浅薄，鼠人，”拉里笑着说，“极其浅薄。你现在就像一块烂肉一样。”

鼠人又举起他的剑，但是这次他不是在威胁。他看起来有些害怕，他们全部都是。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感觉，他们仿佛进到了一个巨大的、凶猛的阴影之中。

一辆旁边印着拉斯维加斯县监狱的橄榄色货车停在阳光明媚的院子里。拉里和拉尔夫被推了进去。门砰的一声关上了，车子发动起来，他们开走了。他们坐在硬木长椅上面，带着手铐的手放在膝中间。

拉尔夫低声说，“我听他们中的一个人说维加斯所有的人都要到那里去。你想他们会把我们用十字架钉死吗，拉里？”

“或是还有什么别的刑罚。”他看着这个大个子。拉尔夫汗渍斑斑的帽子扣在他的头上。羽毛都已经磨损弄脏了，但是它还是不屈地撑着。“你害怕了，拉尔夫？”

“很害怕，”拉尔夫小声说，“我，我从小就怕疼。我从来不喜欢到医生那里去打针。如果可能的话，我就找一个理由去拖延。你怎么样？”

“我也是。你坐过来挨在我的身边，好吗？”

拉尔夫站起身来，手铐的链子叮当作响，他坐在拉里的身边。他

们静静地坐了一会儿，然后拉尔夫温柔地说，“我们前面要有一长排。”

“是的。”

“我知道这是为什么。我所见到的是这个家伙想要展示一下。于是所有的人又都认为他很厉害。这是我们来这里的目的吗？”

“我不知道。”

货车静静地前行。他们默默地坐在长椅上，握着手。拉里也害怕，但是在害怕的感觉之余，他内心里有一种不受打扰的平静的感觉。就要出结果了。

“我不惧怕任何邪恶。”他自言自语，但是他还是害怕。他闭上眼，想起了露西。他想起了他的妈妈。胡思乱想。寒冷的早晨去上学。他们那次被送到教堂。在水槽里找到一本书和鲁迪一起看，那时他们都是 9 岁。在路易斯安那州第一个秋季与威特林一起看世界系列。他不想死，他害怕去死，但是他已经为此作好准备了。选择，毕竟不是他来做的，而他也相信死亡就像戏台上一样，是一个等待的地方，一个准备上台之前的绿屋子。

他尽可能地轻松一些，让自己准备好。

货车停了下来，门被拉开。强烈的阳光照了进来，使他和拉尔夫有些目眩。鼠人和伯利森跳了进来。伴随着阳光进来的还有一种声音——一种低沉的沙沙的低语声，这令拉尔夫警惕地抬起头。但是拉里知道那是什么。

1986 年在表演四轮马车时——为在哈夫雷维的海伦车开幕，在出场之前的声音就像现在的声音。因此，当他走出货车的时候他知道会发生什么，他的脸色没有变化，尽管他能听见旁边拉尔夫紧促的呼吸声。

他们在一个巨大的饭店娱乐场的草地上。进口处有两座金黄色的金字塔。连在草地上的是两个平面卡车。在每一个卡车上面都有一个钢管做成的笼子。

在他们的周围是人群。

他们沿着草地围成了一个大圈子。他们或是站在娱乐场的停车处，或是通往门厅的路上，或是客人等待服务员的交口处。他们有的站在街上。有的年轻人就把他的女朋友举在肩上，以便更好地观看即将开始的节目。人群发出了低低的声音。

拉里用眼睛扫了他们一遍，所有的目光都不敢与他相对。他们的脸色都很苍白、无神，似乎打上了死亡的标记而自己也知道。然而他们来了。

他和拉尔夫被推进了笼子，当他们走时，拉里注意到汽车里装有铁链和钩子。拉尔夫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他毕竟大半辈子时间都花在与机器相关的事情上了。

“拉里，”他用嘶哑的声音说，“他们要把我们分尸！”

“来吧，进去，”鼠人说，嘴里喷出一股大蒜的恶臭，“上到这里来，你和你的朋友要当老虎玩了。”

拉里爬上货车。

“脱下外衣。”

拉里脱下衬衣，光着膀子，清晨的凉风温柔地吹在他的身上。拉尔夫也脱下了他的衬衣。底下一阵窃窃私语，然后又停了下来。他们经过长时期的行进都非常瘦：肋条骨清晰可见。

“到笼子里去。”

拉里退到笼子里面。现在是巴里·多根在发布命令。他转来转去，检查各个部位，脸上显现厌恶的表情。

4 个司机已经进到汽车里面，汽车已经发动起来了。拉尔夫呆呆地站了一会，然后抓住一只在他的笼子里晃动的手铐从小洞里扔了出去。手铐砸中了保罗·伯利森的头，人群中发出一阵紧张的窃笑。

多根说，“你不想这样做。那我就派几个人来按住你。”

“由他们去吧。”拉里对拉尔夫说。他向下看着多根。“嘿，巴里。他们在圣莫尼卡警察局教你这些东西吗？”

人群中又发出笑声。“警察的残暴！”有个大胆的家伙喊了一句。

多根脸红了，可是什么也没有说。他把链子往拉里的笼子里面伸长一些，而拉里则向它们吐痰，有点奇怪他居然有足够的口水。人群后面发出赞赏的声音，而拉里想，可能会行的，他们有可能会起义的。

但是他的内心并不期望这会发生。他们的脸色太苍白、太神秘。他们不太可能反抗。这只能是小孩子在学校的小小抱怨而已。这时存在着怀疑——他能感觉到这一点——一种不满。但是弗拉格能够控制局势。这些人可能在夜里会离开。“步行者”会让他们走，他只需保持像多根和伯利森这样的核心成员即可。走的人和午夜漫游者将在稍晚时候来，可能要为他们的不忠诚付出代价。这里不会有公开的反抗。

多根，鼠人和另外一个人涌进笼子里。鼠人打开链子上的手铐准备给拉里戴上。

“伸出手来。”多根说。

“这是法律还是命令呢，巴里？”

“伸出手来，他妈的!”

“你看起来不大好，多根……你的心脏最近怎么样？”

“我最后一次告诉你，朋友。从洞里把手伸出来!”

拉里这么做了。手铐套上后又铐上了。多根等人退了出去，然后门就关上了。拉里朝右看去，拉尔夫站在他的笼子里，头低着，手放在旁边。他的手也被铐了起来。

“你们这些人应该知道这是不对的!”拉里喊道，他的声音因为多年来的歌唱训练而变得非常响亮。“我不希望你们会阻止它，但是我希望你们能够记住它！我们被处死是因为弗拉格害怕我们！他害怕我们和我们身后的人民!”人群中的声音更大了。“记住我们是如何死的！而且记住下次可能就是你们这样去死，毫无尊严，像笼子里的动物一样去死!”

人群中又发出声音，越来越高，越来越愤怒……然后是寂静。

“拉里!”拉尔夫大声喊。

弗拉格正在走下台阶。劳埃德·亨赖德在他的身边。弗拉格穿

着牛仔裤、网格衬衣，外面套着一个夹克，还有他的牛仔靴。突然，全场只有他的靴底敲地的声音……时间似乎凝固了。

黑衣人在微笑。

拉里对他怒目而视。弗拉格来到两个笼子之间，停下来向上看。他的笑容带有一些残酷的味道。他是一个自控力非常强的人。拉里突然知道现在到了最关键的时刻了，是他生命中的升华点。

弗拉格转过身来朝向他的人民。他向人群扫过一遍，没有人敢看他的眼睛。

“劳埃德，”他平静地说，而劳埃德看起来脸色苍白一副饱受折磨重病缠身的样子，他递给弗拉格一张卷起来的纸。

黑衣人展开它，开始念起来。他的声音低沉，清晰，令人高兴，在寂静的会场上传开仿佛是在一个黑色池塘里一道银色的波纹。“我，兰德尔·弗拉格在1990年，也就是灾难之年的9月30日签署一项命令，现在称为第一号令。”

“弗拉格不是你的名字!”拉尔夫大喊。人群中传来吃惊的声音。“你为什么不告诉他们你的真名呢？”

弗拉格不加理睬。

“我告诉你们，拉里·安德伍德和拉尔夫·布伦特纳是间谍。他们两人偷偷摸摸地趁夜晚进入我们州，不怀好意，意图扰乱治安……”

“这话说得太好了，”拉里说，“既然我们在大白天从70号公路进来。”他提高到近乎喊的声音，“他们是在中午把我们从州界线处带来的，怎么能说是在夜晚偷偷潜入的呢？”

弗拉格安静地停下来，好像他早就知道对拉里和拉尔夫的每一项指控他们都有权利反驳……但是这并不影响最终结果。

现在他又继续说：“这一群人要为在印第安斯普林斯基地发生的直升机爆炸案负责，还要为由此而引起的卡尔·霍夫、比尔·贾米森和克利夫·本森的死负责。他们犯有杀人罪。”

拉里注意到人群中前排的一个人的眼神。尽管拉里不知道他是

谁，这个人叫斯坦贝利，他是印第安斯普林斯基地的业务主管。拉里注意到他的脸上充满了吃惊的神情，嘴张得大大的。

“这一群人向我们中间派遣间谍，他们已经被消灭了。这些人应该以一种合适的方式被处死，他们应该被分尸。你们每一个人有责任和义务来目睹这一惩罚，这样你们就可以告诉其他今天没有来的人。”

弗拉格试图笑得更热情一些，但他的脸上只有鲨鱼般的微笑，见不到一点点热情和人性。

“带小孩的可以除外。”

他又转向了汽车，汽车都已经发动，在早晨冒出一股烟。这时，人群前排发生一阵骚乱。突然，一个人冲了出来。他是一个大个子，他的脸色像他的厨师衣服一样白。黑衣人刚刚把那张纸交给劳埃德，当惠特尼·霍根冲出来的时候，劳埃德的手神经质地扯了一下。那张纸被撕成了两半，声音十分清晰。

“嘿，大家伙!”惠特尼喊道。

人群中窃窃私语，有些混乱。惠特尼全身晃来晃去，仿佛得了瘫痪。他的头朝黑衣人摆来摆去。弗拉格恶狠狠地看着惠特尼。多根朝厨师走去，弗拉格示意让他停下。

“这不正确!”惠特尼叫嚷着。“你知道这不应该!”

人群中鸦雀无声。他们可能都变成了坟场的石头。

惠特尼的喉咙痉挛性地抽动。他的喉结一上一下，仿佛是树枝上的猴子。

“我们曾是美国人!”惠特尼最后说，“这不是美国人的所作所为。我不赞同，虽然我只是一个厨师，但是我要告诉你们，这决不是美国人的所作所为……”

在这些拉斯维加斯新居民中间出现一阵嘈杂。拉里和拉尔夫互相疑惑地看了看。

“就是这么回事!”惠特尼坚持说。汗水像泪水一样从他的脸上流。

“你们想看到这两个人在你们面前被分成两半，嗯？你们认为这

是开始新生活的方法吗？你们认为这样的事情能是正确的吗？我告诉你们这会一辈子作噩梦的！”

人群中低声表示赞同。

“我们必须阻止这件事情，”惠特尼说，“你们知道吗？我们必须拿时间来思考什么……什么……”

“惠特尼。”这声音像丝绸一样光滑，只比耳语稍大一点，但是足以让厨师闭嘴。厨师转向弗拉格，他的嘴唇无声地动，眼睛像是鲭鱼的眼睛。现在他是汗如雨下。

“惠特尼，你应该保持安静。”他的声音很柔软，但是仍能传到每一个人的耳中。“我本来应该让你走的……我为什么需要你呢？”

惠特尼的嘴唇在动，但是仍旧没有发出声音。

“到这里来，惠特尼。”

“不，”惠特尼小声说，但是除了劳埃德、拉尔夫、拉里或者可能有巴里·多根以外没有人听见他的异议。惠特尼的腿不自觉地移动，仿佛他没有表示异议。他像一个幽灵一样朝黑衣人走去。

人群中非常安静，人们睁大了眼睛。

“我知道你的计划，”黑衣人说，“你一出来我就知道你要做什么。本来我应该让你滚开，我不叫你回来你不允许回来。可能是 1 年，也可能是 10 年。但是这都对你来讲没有用了，惠特尼。信不信。”

惠特尼最终说出话来，他喊了出来。“你根本就不是人！你是……魔鬼！”

弗拉格伸出左手的食指，几乎就要碰到惠特尼的脸颊。“是的，你说的对，”他的声音很轻，只有劳埃德和拉里·安德伍德听见了。“我是。”

一个像乒乓球大小的蓝色火球从弗拉格的指尖弹出，发出微弱的裂纹声。

秋天的风似乎在叹息，人们在旁边观看。

惠特尼惨叫——但是没有移动。火球烧着了他的下巴。空气中弥漫着烧焦的皮肤的味道。火球移到了他的嘴，嘴烧烂了，甚至叫不

出来了。它又移到了脸颊，立刻烧出一道坑。

眼睛也烧着了。

火球在他的前额停了一下，拉里听见拉尔夫一遍遍地说同一句话，他也加入其中:“我不惧怕任何邪恶……我不惧怕任何邪恶……我不惧怕任何邪恶……”

火球卷过了惠特尼的前额，头发也烧焦了。头发都卷到了后面，前面留下一道奇形怪状的沟。惠特尼晃了晃，然后脸朝下倒了下去。

人群中发出长时间的声音:啊……这像是在7月4日焰火表演上人们发出的声音。蓝色的火球在空中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亮，要眯着眼才能看。黑衣人指着它朝人群移动。前排的人——白脸的詹尼·恩斯顿也在其中——向后退。

弗拉格以响亮的声音向人群挑衅说，“还有谁不同意我的判决?如果有的话，现在可以站出来说!”

一片寂静。

弗拉格看来很满意。“那么就……”

突然人们开始转身离开。人群中一开始是吃惊的耳语，然后是叽叽喳喳的声音。弗拉格看起来非常吃惊。现在人群中开始叫喊，虽然现在还没有办法听清楚人们说了些什么，但能知道这是吃惊的语气。火球漫无目的地乱跳。

突然拉里听到有发动机的声音。他又听到人们模糊不清的声音，总是不很连贯：人……垃圾虫……

有人穿过人群走来，仿佛是接受黑衣人的挑衅。

弗拉格开始感觉到恐惧。这是一种不知根底的恐惧。他什么都预料到了，甚至惠特尼愚蠢的讲话。他什么都预料到了，除了这个以外。人群——他的人群正在离开，四散分开。人群中有尖厉、清晰、冰冷的喊叫声。有人跑开了。又有人跑开了。然后，本来已经处在一触即发状态的人群都惊跑了。

“保持镇静!”弗拉格声嘶力竭地喊，但是毫无用处。人群已经像

风一样飘忽不定，即使黑衣人也不能把风停住。他越来越愤怒，夹杂着恐惧和其他一些不稳定的因素。一切都搞糟了。在最后的时刻搞糟了，就像额尔根的那个老律师一样，那个女人被窗户玻璃割开喉咙……还有纳迪娜……纳迪娜摔了下去……

他们朝四面八方逃走，站在草地四周，穿过大街。他们见到了最后来的这个人，仿佛是从一个恐怖故事中出来的角色。他们见到了那张红赭色的脸。

而且他们见到了他带回来的东西。

兰德尔·弗拉格，还有拉里、拉尔夫和吓傻了的劳埃德·亨赖德，他还在手里端着那张撕毁了的纸。

是唐纳德·默温·埃尔贝特，现在叫做垃圾虫。

他在一个肮脏的加长电动车车轮后面。电动车的电池就快用完了。电动车嗡嗡作响，上下振动。垃圾虫在坐椅上来回跳动仿佛是一个木偶。

他现在处于辐射病的最后阶段，头发已经脱落，露在衣服外的胳膊已经红肿。他的脸坑坑洼洼，一双蓝眼睛显出可怕、可怜的神情。牙齿脱落了，指甲也没有了，眼皮虚肿。

他看起来仿佛是刚刚开着电动车从黑暗燃烧的地狱之口中出来。

弗拉格看着他走来，站住。他的微笑消失了。他脸上的颜色也消失了。他的脸突然变成了透明玻璃做的窗户。

垃圾虫的声音非常激动："我带来了……我带给你火……请……对不起……"

劳埃德在移动。他向前走了一步，又走了一步。"垃圾虫……垃圾虫，孩子……"他的声音像青蛙叫。

垃圾虫转过脸见到劳埃德。"劳埃德？是你？"

"是我，垃圾虫。"劳埃德在颤抖，剧烈地颤抖，像刚才惠特尼一样。"嘿，你带的什么东西？它是……"

"这可是大家伙，"垃圾虫高兴地说，"这是原子弹。"他开始在电

动车的椅子上晃来晃去，仿佛是在开会。“原子弹，大家伙，大炸弹，我的生命!”

“拿走它，垃圾虫，”劳埃德小声说，”这危险。这是……这有辐射。拿走它……”

“让他拿走，劳埃德，”黑衣人害怕地说，他的脸色现在变得惨白。“让他从哪里拿来的送回到哪里去。让他……”

垃圾虫的眼睛变得迷茫。“他在哪里？他走了！他在哪里？你们把他怎么样了？”

劳埃德作最后一次努力。“垃圾虫，你把那东西带走。你……”

突然，拉尔夫尖叫道:“拉里！拉里！上帝之手!”拉尔夫的脸色一阵狂喜。他的眼睛在发光。他指着天空。

拉里朝天上看。他看见了弗拉格从指尖放出的电球。它已经变得非常大了。它悬在半空，在垃圾虫的上面放着电花。拉里认识到空气中充满了电子，他身体上的每一根毛发都直立着。

半空中的东西看起来确实像一只手。

“不，不……”黑衣人的声音像是在哭。

拉里看着他……但是弗拉格不在那里了。他觉得在刚才弗拉格站着的地方有一个巨大的东西。一种不成形的东西在移动——一种类似巨大的黄眼睛的东西。

然后就消失了。

拉里看见弗拉格的衣服——夹克、牛仔裤、靴子——直立着挂在那里，里面什么也没有。它们还保持着人的形状。过了一会儿，它们掉在地上。

悬在半空中的蓝色火焰朝垃圾虫的电动车落去。因为核辐射的副作用越来越重，他的头发已经脱落了，血液坏死，牙齿脱落，可是他始终没有改变把它带回去的决心……你也可以说他从未改变方向。

蓝色的火球落在电动车的后面，贴了上去。

“天哪，我们都要完蛋了!”劳埃德·亨赖德叫道。他抱住头跪了下去。

喔，上帝，感谢上帝，拉里想。我不惧怕任何邪恶，我不怕！

静静的白光充斥了一切。

不论是正义的还是邪恶的都在这圣火中被毁灭了。

第 74 章

一夜辗转反侧，黎明时分，斯图醒了，躺在地上只觉得浑身直打哆嗦。科亚克蜷曲着依偎在他身边。清晨的天空蓝蓝的。尽管仍不住地打哆嗦，斯图却感到身上很烫，他发烧了。

“病了，”斯图轻声说到。科亚克闻声抬起头来望望他，然后摇着尾巴跑进山谷里。不一会儿，它衔回一根短木，放在斯图脚边。

“我是说‘病了’，不是‘棍子’。不过这也有用。”斯图对它说。斯图让科亚克衔回十几根短木，生起一小堆火。斯图坐得离火很近，汗水顺着双颊不住地淌下来，但他仍然打着冷颤。这真是最后的讽刺——他也得了感冒，或是类似的病。格兰，拉里和拉尔夫走后两天，他就被传染了。这两天，病毒似乎是在考虑是否值得害他生病——显然，是值得的。他的状况越来越糟。今天早晨，他感到实在是难受极了。

在口袋里的零碎物件中，斯图找到一小段铅笔、记事本和钥匙环。他注视着钥匙环迷惘良久，脑海中最近几天的情景一幕幕闪过，思乡之情和忧伤的刺痛一阵阵袭来。这一把钥匙是开公寓门的，这一把是开衣帽柜的，这一把是他那辆道奇牌轿车的备用钥匙，那辆 1977 年出厂的老车早已锈迹斑斑。斯图想：它现在是不是仍停在阿内特汤姆逊大街 31 号公寓楼的后面。

钥匙环上还挂着他的地址牌：斯图·雷德曼－阿内特汤姆逊大街 31 号——电话（713）555－6283。斯图把钥匙从环上一把把摘下来，在手掌里掂了一会儿，仿佛是在思考什么，然后一扬手都扔掉了。钥匙落到一簇干枯的鼠尾草丛中，发出叮当的声响。斯图想，它们将静静地躺在那里，直到时间的尽头，而他与过去世界的联系也就如此消逝掉了。他把印有他姓名地址的卡片从硬塑料壳中抽出来，然后从

记事本中撕下一页白纸。

“亲爱的法兰妮。”他写道。

斯图把断腿之前发生的一切都记了下来，还写道，他想再见到她，但恐怕是难以实现了。他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科亚克能重返自由之邦。斯图用手背擦了擦眼泪，继续写道：我爱你，我知道你会为我悲伤，但我希望你能挺过去，你和孩子必须挺过去，这才是最重要的。斯图签上自己的名字，小心地折好，将信插进塑料壳中，然后把钥匙环系到科亚克的项圈上。

做完这一切，他对科亚克说：“好孩子，你难道不想到处转转，逮只野兔什么的？”

科亚克跃上斯图摔断腿的斜坡，消失了。斯图看着这一切，一阵欢喜，一阵苦涩。他拾起昨晚科亚克当作棍子衔回的一个七喜罐子，里面盛满了昨天从沟里舀出的泥水，现在泥沙已经沉淀下去了。他尝了一口，水苦涩难喝，但正如他母亲常说的，“有总比没有强”。他慢慢地喝着，一口一口缓解着喉咙的干渴，但咽下时，嗓子还是很痛。

“生活真是苦难，”斯图随口说了一句，不觉又笑了。他用指尖摸了摸腭下肿起的淋巴，然后躺下伸开上着夹板的腿，又睡着了。

1 小时后，斯图从睡梦中惊醒，慌忙中两手下意识地抓住地上的沙土。是在做噩梦吗？如果是，这噩梦似乎仍在继续。他手下的土地在缓缓地移动。

地震？这里地震了？

开始，斯图一直以为是自己神志不清，以为自己睡着时又烧迷糊了。但朝溪谷望去，他惊愕地瞪大了双眼：地表的泥土一层层抖动起来，石块夹杂着云母和石英上下跳动、闪烁。紧接着依稀传来一声闷雷似的声响——由远及近像一股声浪冲进他耳中。霎那间，斯图感到呼吸有些困难，仿佛空气突然被挤出了这个山洪冲出的溪谷。

一声哀号从斯图头上传来。他抬头望去，西岸上，科亚克的轮廓清晰可见。它蹲着身子，尾巴夹在双腿之间，两眼直盯着西面内华达

州方向。

“科亚克!”斯图惊喜地喊着。那闷雷似的声音把他吓坏了——仿佛上帝突然从天而降，一脚踩在不远处的沙漠里。

科亚克跳下斜坡跑到他身边，呜呜地叫着。斯图一只手搭在科亚克的背上，感到它也在颤抖。他要看看发生了什么，他必须知道。斯图突然意识到：要发生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就在现在。

“孩子，我要上去。”斯图低声说道。

他顺着溪谷的东岸努力向上爬去。坡儿有点陡，但可用手抓的地方很多。过去三天中，他一直想自己能爬到上面去，但总认为这样做没有多大意义。在谷底能躲避狂风，而且还有水。但现在他不得不爬上去，他必须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斯图拖着上了夹板的腿像拖着一根木棍。他双手撑起身体，伸长脖子竭力向上望，但谷顶似乎仍是很高，很远。

“不行啊，孩子。”斯图一边对科亚克说着，一边继续向前爬。

“地震”(或是其他什么灾难) 过后，谷底堆积了一层碎石。斯图拖着身体爬过碎石，开始借助双手和左膝的力量一点一点向上爬。好不容易爬了 12 码，突然又开始下滑，滑了 6 码后才及时抓住一块突出的石英石，停住了身体。

“不行，不可能爬上去。”斯图喘着粗气，趴在地上休息了一会儿。

10 分钟后，斯图又开始向上爬。爬 10 码，休息片刻，再爬。爬到一个无处可抓的地方，他向左挪动了几寸，终于又找到一处可抓住的地方。科亚克在他身边走来走去，肯定在想：这个傻子，离开水和温暖的火堆，到底要干什么?

热，太热了!

一定又烧起来了，不过，至少现在不打冷战了。汗水沿着他的脸颊和胳臂流下来。满是灰尘和油脂的头发耷拉在眼前。

上帝啊！我一定是烧着了！一定有 102 度，103 度……

斯图无意中扫了科亚克一眼，大约过了 1 分钟，才意识到自己看到了什么。科亚克也在喘气。不是发烧，至少不单单是发烧，因为科

亚克也感觉到热了。

头顶上突然飞起一群鸟，在空中毫无目标地盘旋着，尖叫着。

它们也感觉到了。不管是什么，鸟儿们也感觉到了。

斯图继续向上爬，恐惧似乎增添了他的力量。1 个小时过去了，两个小时过去了。斯图一寸一寸，一尺一尺地挪动着。到下午 1 点，距坡顶只有 6 英尺了。他已经可以看到上面突出的铺路石。只有 6 英尺了，但这最后的 6 英尺又陡又滑。他试着像蛇那样扭动了一下，身下松动的砾石立刻沙沙地滑动起来。斯图开始担心只要一动，他就会一路滑回谷底，也许还可能把另一条腿也摔折。

“困住了，”斯图自言自语道，“他妈的，现在该怎么办？”

显然，已经来不及想现在该怎么办了。尽管斯图没动，身下泥土和石子已经开始下滑，他的身体也随着下滑了一英尺。斯图急忙用双手抓紧地面，断腿死沉死沉地坠在下面，斯图突然想到自己忘拿格兰给的药了。

又是 2 英寸，5 英寸，他一点一点向下滑去。斯图的左脚已经悬空了，只靠双手拉住身体。现在双手也开始打滑了，在湿润的土地上抓出 10 道浅浅的印子。

“科亚克!”他无助地喊着，心里并不抱什么希望。但“呼……”的一下，科亚克窜到他面前，斯图下意识地用双手抱住科亚克的脖子，就像一个落水的人，并不奢望获救，只是能抓住什么，就抓住什么。科亚克没有试图甩开他，四爪急速地刨着。一时间，他们仿佛定格在那里，像一尊活的雕塑。慢慢地，慢慢地，科亚克开始移动，一寸接着一寸，爪子刨在石头上发出“沙沙”的声音，刨起的沙土石块不住地砸在斯图的脸上，逼得他不得不闭上眼睛。科亚克拖着他，喘着粗气，在斯图耳边听来仿佛有台空气压缩机在呼呼作响。

斯图微微睁开眼睛，发现他们已接近顶部了。科亚克低着头，四条腿死命地蹬着。又前进了四英寸，是时候了。斯图大叫一声，松开科亚克的脖子，伸手抓住一块突出的路石，路石“啪”的一声松动了，他又急忙抓住另一块。两个指甲“啪”地折断了，钻心的疼痛使斯图叫

了起来。借助那条好腿的蹬力，他猛地向上一窜——终于，好不容易——他躺在 70 号州际公路的路面上，闭着眼睛，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科亚克卧在他身旁，舔着他的脸，呜呜地叫着。

斯图缓缓坐起身向西望去。他注视了良久，似乎没有感觉到一阵阵扑面而来的热浪。

“噢，上帝啊!”终于，他用虚弱的，断断续续的声音说道:“看！看那里！格兰！他们都完了。上帝啊！什么都完了，都完了!”

远处地平线上耸起一团蘑菇云，如同一支长长的、满是灰尘的小臂上攥紧了的拳头。云团旋转着，边缘已显得模糊不清，开始四散开来。太阳在晦暗的桔红色云朵映衬下，仿佛中午刚过就要落山似的。

火风暴，斯图想到。

拉斯维加斯的人都死了。有人做了本该他做的事情。一颗核弹爆炸了，而且从爆炸的情景和感觉判断，是一颗可怕的大当量核弹，也许一个贮存库的核弹都爆炸了。格兰，拉里，拉尔夫……即使他们没有到达拉斯维加斯，即使他们还在途中，也肯定因为离得太近，被活活烤死了。

斯图身后，科亚克不高兴地叫着。

放射性尘埃！风在朝哪边刮?

这重要吗?

斯图想起给法兰妮写的信，他感到有必要将现在发生的一切加进去。如果风夹着尘埃向东刮去，会给他们带来麻烦……更重要的是，他们有必要知道如果拉斯维加斯就是黑衣人的集结地，现在一切都解决了。那里的人，连同那些摆放着等待人们拾起的致命玩具都被蒸发掉了。他应该把这些都加进去。

但现在不行，他太累了。爬上斜坡已经使他精疲力竭，眼前无边的消散中的蘑菇云更是耗尽了他的心力。他没有感到一丝的欣喜，只有郁闷和疲倦。躺在路面上，他入睡前最后一个念头是:当量是多少?他想，不会有人知道，也不会有人想知道。

斯图醒来时已是下午 6 点。蘑菇云已经完全消散了，西面的天空仍泛着重重的桃红色，如同一块被鞭一子抽红的皮肤。斯图艰难地拖着身体爬到路边躺下，又一次感到全身的力量都已耗尽。他觉得自己又开始颤抖起来，还发着烧。斯图把手腕贴在额头上，想感觉一下大概的体温：可能超过 100 度了。

黄昏时分，科亚克叼着一只野兔回来了。它把猎物放在斯图腿边，摇着尾巴，等待着主人的夸奖。

“好样的，”斯图用疲惫的声音说道，“真是条好狗。”

科亚克的尾巴摇得更欢了，好像是在对斯图的话表示赞同：当然，我是条很棒的狗。但它仍望着斯图，似乎在等待着什么。颁奖仪式还没有结束。斯图努力地想着还有什么，他感到大脑转得很慢，好像有人趁他睡觉时朝里面灌满了蜂蜜似的。

“好样的，”斯图看着死兔子，又重复了一遍。忽然，他想起来了，尽管他不知道身上是否还有火柴了。“去，科亚克，”他说着，主要是为了让科亚克高兴。科亚克蹦蹦跳跳地跑开了，一会儿就叼回来一块干木头。

火柴还在，但现在有点小风，而且斯图的手抖得厉害。他花了很长时间才把火点着。他用了 10 根火柴才点着了树枝，但紧接着一阵强风把火吹灭了。斯图又小心地点燃了树枝，用身体和手护住火苗。就剩下 8 根火柴了。

斯图把野兔烤了，撕下半只给科亚克，自己只吃了另一半的很少一部分。他把余下的也扔给了科亚克。科亚克没有动，它看了看食物，然后冲着斯图不安地叫着。

“吃吧，孩子，我吃不下。”

科亚克把剩下的吃完了。斯图看着它，身体又开始发抖。两条毛毯都扔在下面了。

太阳落山了，西面的天空呈现出奇异的色彩。这是斯图一生中看到的最壮丽的日落。……然而，它却是灾难带来的。斯图记起在一部记录片中、解说员兴奋地说在 60 年代时，核试验过后会连续数周出

现美丽的日落。当然，地震后也是这样。

科亚克从溪谷中爬上来，嘴里叼着什么东西——斯图的毛毯。它把毯子搭在斯图的大腿上。“嘿!”斯图轻轻地抱着它说，“你真是条有灵气的狗，你知道吗？”

科亚克摇着尾巴表示它明白了。

斯图把毛毯裹在身上，向火边挪了挪。科亚克躺在他身边。很快，他们都睡着了。但斯图睡得很轻，很累，不时地说着胡话。午夜时分，他突然唤醒了科亚克，神志不清地大喊着：

“哈泼,”斯图叫道，“最好把油泵关掉！他来了！来抓你了！最好关掉油泵！他就在那边的旧雪佛莱车里!”

科亚克不安地叫着。主人病了，这一点，它闻都能闻出来。但现在似乎从他身上又散发出另一种气味，一种邪恶的气味。这种气味他在逮住那只野兔时闻到过，在阿巴盖尔妈妈的房子旁杀死那只狼时闻到过，和格兰·贝特曼去博尔德的一路上都弥漫着这种气味，那是死亡的气味。如果它扑得着，咬得着，科亚克一定会冲上去，把它从主人身上赶走。但它无影无形，藏在主人体内。主人吸入干净的空气，却散发出濒临死亡的气味，而科亚克束手无策，只有眼睁睁等到最后时刻的来临。科亚克又“呜呜”地叫了两声，睡着了。

第二天早晨斯图醒来时，烧得更厉害了。腭下的淋巴结肿得像高尔夫球一样，两只眼睛像一对炙热的弹子球。

我要死了——是的，毫无疑问。

斯图叫来科亚克，摘下钥匙环，从硬塑料壳中取出信，详细地将昨天的一切加在信的末尾。然后又把信放了回去。做完这一切，他又躺下睡着了。天快黑了，西面的天空中，美丽而恐怖的落日燃烧着，徐徐而下。科亚克捉回一只金花鼠做晚餐。

“这就是你能捉到的最好的食物吗？”

科亚克摇着尾巴，不好意思地咧着嘴。

斯图把金花鼠烧熟了，分成两半，努力吃完了自己的一半。肉很硬，有一股怪味，他吃完后，胃里泛起一种难闻的味道。

“我死后，希望你回到博尔德去，”他嘱咐着科亚克，“你回去找法兰妮，要找到法兰妮，明白吗，你这只大笨狗？”

科亚克困惑地摇了摇尾巴。

一小时后，斯图的胃突然剧烈地蠕动起来，仿佛是一种警告。他用一只胳膊支撑着刚翻过身，胃中的金花鼠肉就一下子涌了出来，差点吐了自己一身。

“他妈的。”斯图生气地骂了一句，又睡着了。

没过一小时，斯图又醒了，用双肘支撑着身体半坐起来。他的头烧得昏沉沉的。火已经灭了，不过没关系，该做的事情都做了。

黑暗中一个声响使他警觉起来，“沙沙”的碎石磨擦的声音。可能是科亚克从溪谷里爬上来。

科亚克就睡在身旁！

斯图刚扫了科亚克一眼，它就醒了，头从前爪上探出来。停了一阵，它突然站起来，注视着溪谷，喉咙里低吼着。

又是一阵碎石磨擦的声响。有人——有东西——朝这边走过来。

斯图费力地坐起身来。是他，斯图想到，他应该在拉斯维加斯，但他逃出来了。现在，他就在这里，准备在流感病毒杀死我之前先把我干掉。

科亚克的吼声越来越大，它低着头，颈毛竖了起来。“沙沙”声越来越近，斯图可以听到轻微的喘息声。突然，声音停了，斯图趁机用胳膊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一会儿，一个黑影出现在溪谷边缘，头和肩膀挡住了天空的星星。

科亚克吼叫着直挺挺地向前跳了一步

“嘿，”传来一个迷惘而又熟悉的声音，“嘿，是科亚克吗？是吗？”

吼声立刻停止了，科亚克欢快地摇着尾巴向前跑去。

“不，”斯图用嘶哑的嗓声喊道，“这是诡计，科亚克。”

但科亚克在身影旁欢快地跳着，而那个身影——那个身影，仿佛十分眼熟。那个人一步步朝斯图走过去，科亚克跟在他后面，欢快地叫着。斯图舔了舔嘴唇，准备在必要时展开搏斗。他想自己可以攒足

力气打出一拳，或是两拳。

“谁？”他喊道，“谁在那里？”

黑影停住了。“是我，汤姆·科伦。那是谁？我的上帝，那是谁？”

“斯图，”斯图回答，声音微弱得仿佛是从远处传来。现在，一切都似乎很遥远了。“你好，汤姆，真高兴见到你。”斯图并没有看到汤姆——他昏过去了。

第二天早上10点，斯图醒了。今天是10月2日，但汤姆和斯图都记不清日子了。汤姆已经生起一大堆篝火，将斯图用睡袋和毛毯包裹起来。汤姆自己坐在火边烤着一只野兔。科亚克满足地躺在他们中间。

“汤姆，”斯图艰难地说道。

是汤姆。汤姆长了胡子，看上去已不像5周前离开博尔德时的样子。汤姆蓝蓝的眼睛欢快地闪动着。“斯图，我的天，你终于醒了，是醒了！我真高兴，朋友，真高兴见到你。你的腿怎么了？我想是伤着了。我也弄伤过自己的腿。有一次，我从草垛上跳下来，把腿摔断了。我父亲是不是因此打了我一顿？我的天，是的。”

“我的腿也断了，汤姆，我渴极了……”

“噢，这儿有水，各种水，给你。”

汤姆递给斯图一个以前用来装牛奶的塑料杯。里面的水又清又纯，没有沙子。斯图贪婪地喝了一大口，但马上又都呛了出来。

“慢而稳，这才是决窍，”汤姆说，“记住，慢而稳。朋友，见到你真太高兴了。腿受伤了，是不是？”

“是，摔折了。一周前，也许更早些。”斯图喝了口水，这次咽了下去。“但有比这更糟糕的。我现在病得很重，汤姆，听我说，我发烧了。”

“是，汤姆在听。告诉我该怎么做？”汤姆向前探了探身。斯图想到，怎么回事？他看起来聪明多了，这可能吗？汤姆这一段干了什么？他知道法官的事吗？还有戴纳？要谈的事情太多了。但现在没有时间。他的病越来越重，胸口处不时传来深沉的“咯咯”声，极像是感染

了超级流感病毒后的症状，这真是可笑。

“我必须想办法退烧。”他对汤姆说，“这是最要紧的事，我需要阿斯匹林，你知道阿斯匹林吗？”

“当然，阿斯匹林，用来做紧急……紧急……紧急的救护。”

“太对了，你沿着这条路向上走，碰到车就翻翻它的后备箱，看有没有急救箱——很可能箱子上画着个红十字。如果在里面找到阿斯匹林就拿回来。要是找到一辆车里面有野营用具，带顶帐篷回来。好吗？”

“当然，”汤姆站起来说，“带回阿斯匹林和帐篷，斯图就会好起来，对吗？”

“嗯，这只是个开始。”

“好，”汤姆说道，“尼克怎么样了？我做梦一直梦见他。梦里他能说话，是他告诉我去哪里。梦真有意思，是不是？但只要我一想跟他说话，他就消失了，尼克还好吗？”汤姆焦急地望着斯图。

“现在不谈这些，”斯图说，“我，我现在不能多说话，先不谈这些。记住带回阿斯匹林，好吗？过会儿我们再谈。”

“那好吧……”汤姆脸上露出一丝恐惧，“科亚克和汤姆一起去吗？”

科亚克答应了。他们一起向东边走去。斯图又躺下来，用胳膊挡住眼睛睡着了。

破晓时分，斯图终于苏醒过来。汤姆一边摇晃着他的身体，一边呼唤着：“斯图，醒醒！斯图，醒醒！”

时间似乎总是这样一闪而过，仿佛生命齿轮上有几个牙已经磨秃了，时不时地要打滑一下，斯图真感到有些害怕。他在汤姆的帮助下坐了起来，头垂在两腿之间，长时间剧烈地咳嗽起来，咳得差点又背过气去。汤姆急切地望着他。慢慢地，斯图缓过劲来，感到自己又在颤抖，伸手拉住毯子把身体裹得更紧一些。

“找到了什么，汤姆？”

汤姆拿出一个急救箱，里面有绷带，红药水和一大瓶阿斯匹林。斯图吃惊地发现自己竟然拧不开瓶上的盖子，只好把它交给汤姆。汤姆帮他拧开了盖子。斯图就着塑料瓶中的水服下了3片。

“我还找到了这个，”汤姆说，“有辆车里满是野营用具，就是没有帐篷。”汤姆拿出一个巨大蓬松的双人睡袋，外罩是亮黄色的，接缝处印着炫丽的星条状花纹。

“噢，太好了，和帐篷一样有用。干得好，汤姆。”

“还有这些，都是在那辆车中找到的。”汤姆伸手从怀里掏出6个罐头盒。斯图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浓缩食品，鸡蛋，豌豆，南瓜，牛肉干。“食物，是不是，斯图？上面有食物的图案。”

“是食物，”斯图感激地说道，“正是我吃得下的。”他的头有点晕，只觉得在大脑深处有一个声音在嗡嗡作响。“我们能煮点水吗？就是没有锅和壶。”

“我去找。”

“好吧。”

“斯图……”

斯图望着汤姆那张布满愁云的脸，那张尽管长了胡子却仍显稚气的脸，无奈地摇了摇头。

“死了，汤姆，”斯图轻声说道，“尼克死了，大概在1个月前。是因为……因为政治上的原因。暗杀，我想你可以这么认为。我也很难过。”

汤姆低下头，映着熊熊的篝火，斯图看见泪水滴落在汤姆的大腿上，像一串银色的雨珠。但汤姆并没有哭出声。终于，他又抬起头，蓝蓝的眼睛似乎更加明亮。他用手背擦了擦脸上的泪水。

“我知道他死了。”汤姆用沙哑的声音说，“我不愿去想，但我心里知道。上帝啊，是这样。他在梦中总是一扭头就走了。他是我的主人，斯图……你明白吗？”

斯图握住汤姆的大手说：“我明白，汤姆。”

“是，他是我的主人，我太想他了。但我在天堂里会见到他的。汤

姆·科伦在天堂里会见到他的。在那里他能说话，我也能思考，是不是这样？”

“我想是的，汤姆。”

“一定是那个坏人杀了尼克，汤姆知道，但上帝惩罚了那个坏人。上帝之手从天而降，无所不在。”一阵凉风从犹他州的荒原上吹来，斯图抖得更厉害了。“为他对尼克和可怜的法官所犯下的罪行而惩罚他。”

“法官出了什么事，汤姆？”

“死了，在俄勒冈州被人用枪打死了。”

斯图又是无奈地点点头，“还有戴纳，你知道她怎么样了吗？”

“汤姆见过她，但当时没有认出是她，他们给我找了个清洁工活，有一次我碰到她也在干活，在给路灯换灯泡。她看着我……”汤姆沉默片刻，接着仿佛是自言自语地说道，“她看见汤姆了吗？她认识汤姆吗？汤姆不知道。汤姆……想……她知道。但之后汤姆再没见过她。”

一会儿，汤姆带着科亚克找炊具去了。斯图又睡着了。

斯图本来以为汤姆最多能带个大罐头盒回来，却没想到他竟然找到了一个平锅，大得可以盛下一只圣诞火鸡。这真是沙漠中的珍宝。尽管斯图烧得嘴唇都起泡了，他还是高兴地笑了。汤姆说他是在一辆涂着“U”字的桔红色卡车上找到的。斯图猜想，这可能是有人在躲避流感病毒时把家里值钱的东西都带上了。

半小时后，饭做好了。斯图吃得很小心，只吃蔬菜，将浓缩食品泡在水里做成薄粥喝了。他强忍着把食物都咽了下去，吃完感觉好多了，至少暂时感觉好多了。晚饭后不久，他和汤姆都睡着了。科亚克依然睡在他们中间。

“汤姆，听我说。”

第二天清晨，汤姆蹲在斯图蓬松的大睡袋旁。早餐斯图只吃了很少一点，他的喉咙发炎了，肿得厉害，浑身关节都在隐隐作痛，咳嗽也更凶了，阿斯匹林没能退烧。

“我必须到镇上去找点药，否则我死定了。今天就得去，不能再耽搁了。离这最近的城市是格林里弗，在东面 60 英里处。我们必须驾车去。”

“汤姆·科伦不会开车。斯图，天哪，汤姆不会!”

“我知道。这对我来说也很困难，因为我不仅病得很重，还折断了右腿。”

“你说什么？”

“嗯……现在先不管它了。一时也解释不清。不必担心，这不是首要问题。首要问题是找辆车把它发动起来。多数车在路上都停了 3 个多月了，蓄电瓶里的电早已耗尽。我们要碰碰运气。我们需要在山顶上找一辆手动换档的汽车。成功的希望是有的，这个地区山很多。”他没有提那辆车还必须保养得较好，油箱里还要有一点油……另外，车上还必须有钥匙。电视剧里似乎人人都懂得如何不用钥匙起动一辆车，但斯图不会。

斯图扮头望了望天空，天空中飘动着棉絮状的云朵。“大部分工作都要靠你了，汤姆，你要成为我的双腿。”

“没问题，斯图。我们有了车，是不是要回博尔德去？汤姆想回博尔德，你呢？”

“这也是我最想做的，汤姆。”远处的地平线上，落基山脉只是一个依稀的轮廓。山口那边开始下雪了吗？估计肯定下了。即使没有，也快了。在这高高的荒原上，冬天来得很早。“也许要花一段时间。”他说。

“我们怎么开始？”

“先做一个背袋。”

“背……”

斯图递给汤姆他的小刀。“你先在睡袋底部挖几个小洞，一边一个对称着挖。”

做背袋花了整整一个小时。汤姆找了几根较直的棍子，从睡袋的口上插进去，再从底部的洞里穿出来，然后又从那辆涂有“U”字的卡

车里找回几段绳子。斯图用绳子把棍子固定住。做好后，斯图觉得它不像印第安人通常用的背袋，倒像是一个古怪的人力车。

汤姆扛起棍子的一头搭在肩上，扭头怀疑地问到："你行吗，斯图？"

"行，"斯图思考着睡袋的接缝处到底能支持多久，"我有多沉，汤姆？"

"不太沉，我可以拖着你走很远。走啦！"

他们启程了。斯图摔断腿的山谷——他本以为自己肯定会死在那里——渐渐被甩在身后。尽管很虚弱，斯图仍感到一丝狂喜。终于离开那里了，他可能会死在别的什么地方，可能会很快，但不是孤单一人呆在那个泥泞的水沟里。睡袋前后摇晃着，像是婴儿的摇篮。斯图睡着了。厚重的乌云下，汤姆拖着斯图艰难地跋涉着。科亚克跟在他身边。

汤姆把斯图轻轻放下时，斯图醒了。

"对不起，"汤姆抱歉地说，"我得让胳膊歇一会儿。"他先转了转关节，又弯曲了几下胳膊。

"想休息就休息，"斯图说，"慢而稳才能取胜。"他的头嗡嗡地响。斯图拿出药瓶，干吞下两片阿斯匹林。他感觉喉咙上像是贴满了砂纸，还有个虐待狂在上面擦火柴。斯图查看了一下睡袋的接缝。不出所料，有些地方已经开线了，但还不是很严重。他们正走在一个长长的缓坡上，这正是斯图要找的坡路。在这条两英里多长的坡道上，汽车打开离合可以滑很远。你可以趁机打火起动，甚至可能挂上2档。

他满怀希望地向路左边望去，一辆桔红色的"凯旋"牌轿车歪斜地停在停车道上。一具尸骨斜靠在车轮后，外面还罩着一件亮色的羊毛衫。"凯旋"牌轿车应该是手动换档，但他无法将上了夹板的腿塞进它狭小的空间里。

"我们走出多远了？"斯图问汤姆，汤姆只是耸了耸肩。斯图想：不管怎样，他们肯定已经走出一段距离了。汤姆一直拖了他3个小时才

停下来休息，真是力大非凡。以前的路标都已看不见了。壮得像头牛犊的汤姆在他熟睡时一定拖了他六七英里远。“想休息就休息，”斯图重复道，“别把自己累坏了。”

“汤姆 OK 着呢，O－K，拼起来就是 OK，嘿，人人都知道。”

午饭汤姆狼吞虎咽地吃了很多，斯图也努力吃了一些。饭后，他们又上路了。道路蜿蜒向上，斯图突然意识到他们必须在这个山头就得找到一辆车。如果他们爬到山顶还未找到，再爬到另一个山头上又要 2 个小时，到那时天就黑了；从天色来看，很可能下雨甚至下雪；接下来是在冰冷的夜晚湿漉漉地过一夜；接下来，再见，斯图·雷德曼。

他们又碰上一辆“骑士”牌轿车。

“停下来，”斯图低声说道。汤姆把背袋放下来。“过去看看那辆车，数数前面有几个踏板，告诉我是 2 个还是 3 个。”

汤姆走过去打开车门。一具穿着碎花裙子的干尸从车内滑落出来，仿佛是什么人开的恶意的玩笑。她的钱包也随之掉出来，化妆品、纸巾、钱币洒了一地。

“2 个。”汤姆回头冲斯图喊道。

“OK，我们还得接着走。”

汤姆走回来深吸一口气，抓住背袋的把手提了起来。又走了 1/4 英里左右，他们看到一辆货车。

“要我去数数踏板吗？”汤姆问道。

“不，不用了。”那辆车 3 个轮胎都没气了。

斯图开始想他们可能找不到合适的车子了。他们运气没那么好。一会儿又遇上一辆旅行车，只有一个轮胎瘪了，可以换，但像那辆“骑士”牌轿车一样，经汤姆检查只有两个踏板。两个踏板——自动换档——对他们毫无用处——接着走。道路越来越平坦，他们快爬到坡顶了。斯图看到前面还有一辆车——最后的机会。斯图的心一沉。那是一辆老式的“普利茅斯”牌轿车，最迟不晚于 1970 年出厂，它的 4 个轮胎竟然都有气，真是个奇迹，但车体已多处锈蚀，破烂不堪。看起来，没有人愿花力气保养它。斯图很熟悉这种车型。它的电池估计已

经破旧了，机油可能比矿井中的夜晚还黑。不过车内的方向盘上一般都包有一圈桃红色的绒布，后架上可能还摆着一只嵌着水晶眼珠的玩具狗。

“要我去查查吗？”汤姆问道。

“好吧，乞丐不能挑食嘛。”一阵淡淡的雾气开始从天边飘过来。

汤姆走过去向车内望了望，车里空空的。斯图躺在睡袋里浑身发抖。汤姆终于回来了。

“3 个踏板。”汤姆说。

斯图努力集中精神思考着。大脑中尖锐的嗡鸣声不断干扰着他的思维。

这辆老式的普利茅斯几乎肯定开不动。他们只有下到坡那边，但那边的车头都是朝着上山的方向。他们可以越过中间的隔离带到反向的车道上去找，但隔离带约有半英里宽，而且中间都是大石头。也许他们可以在那边找到一辆手动档的汽车，但到那时天已经黑了。

“汤姆，帮我站起来。”

汤姆小心地扶斯图站了起来，没有让他的断腿过于疼痛。斯图的头像遭到重击似的“嗡”的一声，眼前金星四射，差点晕了过去。他一只胳膊绕在汤姆的脖子上，有气无力地说：“歇一下，歇一下……”

斯图也不知道他们这样站了多久。他在灰蒙蒙的混沌世界中遨游时，汤姆一直小心地支撑着他。终于，斯图又回到现实世界中。汤姆依然耐心地支撑着他。雾气越来越重，渐渐化成了细雨。

“汤姆，扶我过去。”

汤姆一手抱住他的腰，两人蹒跚地走到停车道边那辆旧普利茅斯旁。

“打开发动机罩。”斯图一边嘟哝着，一边在汽车护栅上摸索着。汗水顺着他的脸不住地淌下来。总算找到了发动机罩的脱扣，但他却掀不起来。斯图抓住汤姆的手，在他的指引下，汤姆把发动机罩掀了起来。

正如他预料的那样，里面是一台布满污垢，保养很差的 V8 型发

动机。然而电池并没有他想象得那么差，是希尔牌的，虽不是最好的，但保质期刻的是 1991 年 2 月。斯图竭力排除着眩晕的干扰，算了算日子：电池可能在去年 5 月刚刚更新过。

“去试试喇叭，”斯图把身子靠在车上，对汤姆说。汤姆探身进车内。斯图曾经听说过溺水的人会去抓一根稻草，现在他明白了：他生存的最后一线希望就寄托在这辆破得叮当响，还没来及扔到垃圾场里的旧车上。

“嘟嘟，”喇叭里传来两声响亮的鸣叫。没问题，现在只要有钥匙就可以试一试，也许他该让汤姆先检查一下，但转念一想，斯图觉得没有这个必要。如果没有钥匙，一切可能就全完了。

他放下发动机罩，靠身体的重量把它卡上，然后一路蹦到驾驶座的车门外向里望去，心里已准备好看到一个空空的钥匙孔。钥匙！钥匙就插在仿皮仪表盘上的钥匙孔内。斯图小心地将头探进车里，看到油表指示还有 1/4 油箱的汽油。斯图注意到仪表盘上刻着两个首字母缩写：A. C. 。真是个谜：为什么这辆车的主人，A. C. 为什么明明车开得动，却要把车停在一旁下去走呢?

上帝之手。

汤姆在维加斯不就是这么说的吗？上帝之手从天而降，无所不在。也许是上帝为他们留下这辆 70 年代的破旧的普利茅斯，如同在沙漠中洒下甘露。这个念头有点离奇，但想想一位百岁的黑人妇女能带领一群难民走入希望的家园，这也算不上什么奇迹。

“而且她还能自己做饼干，”斯图自言自语道，“一直到她生命的最后时刻，她还能自己做饼干。”

“你说什么，斯图？”

“没什么。进去，汤姆。”

汤姆先钻进车里，企盼地问道：“开得动吗？”

斯图放倒司机座，示意科亚克跳进去。科亚克小心地嗅了嗅，然后一跃而入。“我也没把握，你最好祈祷它能开得动。”

“OK。”汤姆说。

斯图花了5分钟才坐到了方向盘后面。他侧着身子，几乎是坐在前排两个座位中间。科亚克端坐在后座上喘着气。车内散放着不少麦当劳的快餐盒，闻起来有一股烂土豆的味道。

斯图扭动钥匙，车“嘟嘟”地响了不到20秒钟，电流表就指示电流不足。斯图按了按喇叭，这次只传来微弱的响声。汤姆的脸色一沉。

“我们还没有完全失败。”斯图说道。电池里还有存液，斯图越来越有信心。他踩下离合，挂上2档。“打开车门，下去把车推动后再蹦上来。”

汤姆怀疑地问:“车头方向不对吧？”

“现在是不对。不过我们要是能把这辆老破车开起来，很快就能调头。”

汤姆跳出车外，按住车门框用力推起来。普利茅斯开始沿坡路向下滑动。当速度表指到5公里时，斯图喊道:“跳上来，汤姆。”

汤姆跳上车,“砰”的一声关紧了车门。斯图将钥匙扭到“开”的位置等待着。开车需要力气，发动机熄火时更是费劲。斯图几乎把身上剩下的力气全都用在控制车头方向上了。速度表指针指向10，15，20。汤姆花了一上午时间把斯图拖到坡顶，现在车子正载着他们沿上山的原路默默地滑回去。挡风玻璃开始蒙上一层水气。“糟糕，太晚了!”斯图蓦地想起背袋落在上面了。车速已达每小时25公里了。

“发动机还没有转，斯图。”汤姆焦急地说。

30公里——车已经足够快了。“上帝助我,”斯图喊了声，松开了离合。普利茅斯剧烈地晃动了几下，发动机“哐哐”地转了起来，但紧接着“咚”的一声，又熄火了。斯图呻吟一声，失败的刺痛如腿上的疼痛一样剧烈。

“该死的发动机。”他大叫着又踩下了离合。“压下油门，汤姆，用你的手压下油门。”

“哪一个是油门？”汤姆焦急地喊道。

“最长的那个。”

汤姆趴下去用手按了两下油门。车又开始加速，斯图不得不耐心等待。他们已经滑过下坡的中点了。

“就是这了。”斯图大喊着又松开了离合。

发动机吼叫着转动起来。科亚克也跟着叫起来。锈迹斑斑的管道里冒起了黑烟。车开起来了，虽然似乎有两个气缸坏了，但是真正开起来了。斯图快速地换上 3 档后松开了离合。他用左脚控制着所有踏板。

“我们开起来了，汤姆，”他兴奋地说道，“现在我们可以靠轮子跑了。”

汤姆欢呼着，科亚克也边叫边摇着尾巴。以前科亚克还叫大个子史蒂夫时就经常坐主人的车，现在能和新主人一起坐车，它真高兴。

沿着坡路开了约 4 公里，他们来到一个连接西向路段与东向路段的“U”型路口，路口处竖着一个指示牌：非政府车辆禁用。斯图踩着离合将车转上东向路段，转弯时车颠了两下，差点停下来。但现在发动机很热，斯图还是成功地将车头调了过来。他将车换回三档，身子一下子软了下来，大口大口地喘着气，心跳得又快，又微弱。灰蒙蒙的混沌世界仿佛又要降临，但这次他顶住了。几分钟后，汤姆发现不远处有一个桔红色的睡袋——斯图的背袋。

“再见！”汤姆兴奋地喊道，“再见，我们回博尔德去了。”

今晚能到格林里弗我就很满足了，斯图心里想着。

他们到达格林里弗时，天刚黑下来。斯图放慢了车速，小心地行驶在漆黑的街道上。街道上到处停放着被遗弃的汽车。在一个名叫犹他饭店的大楼前，斯图停下车。这是一幢三层楼高的暗灰色建筑。斯图又感到有点头晕。他觉得仿佛自己在幻境和现实之间游走。来镇上的最后 20 英里路上，他总感觉车里坐满了人。法兰妮，尼克，诺曼·布吕特，汤姆。他禁不住又往车里望了望，这次仿佛看到克里斯·奥尔特加，那个“印第安人首领”酒吧的服务员，倏地从眼前闪过。

太累了。他以前有没有这样疲劳过?

“就是这儿了。我们今晚就住在这儿了。尼克，我累死了。”

“是汤姆，斯图，汤姆·科伦，天哪，是汤姆。”

“汤姆，对。我们得停下来歇歇。能扶我进去吗? ”

“当然。能把这辆破车开起来，真是太伟大了。”

“我想喝杯啤酒，”斯图对汤姆说，“有烟没有? 我想抽烟都想疯了。”他一下子趴在方向盘上。

汤姆跳到车外，背着斯图走进饭店。门厅里又黑又潮，但有一个壁炉，旁边的箱子里还放着一堆木柴。汤姆把斯图放在一张磨秃了绒的沙发上，沙发上方的墙壁上挂着一个巨大的鹿头。汤姆开始生火，科亚克在门厅里踱着步，这里嗅嗅，那里嗅嗅。斯图的呼吸缓慢而短促，时而低声自语，时而大声尖叫，汤姆听得心都凉了。

汤姆把火生得很旺，然后四处转了转，为自己和斯图找来枕头和毛毯。他将斯图躺着的沙发向火边推了推，然后合衣躺在边上。科亚克卧在另一边，用身体温暖着中间的斯图。

汤姆躺在那里，双眼直盯着天花板。屋顶的墙角处布满了蜘蛛网。斯图病了，这是件棘手的事。如果他醒来，汤姆会问他怎样才能把病治好。

但假设……假设他不再醒来?

外面起风了，刮得呼呼作响。雨点不住地拍打着窗户上的玻璃。午夜，汤姆入睡后，温度又降了4度，雨水夹着雪花簌簌而下。西面遥远的地方，风暴挟着巨大的放射性尘埃扫向加利福尼亚，更多的人会因此死亡。

凌晨两点，科亚克抬起头不安地叫着。汤姆·科伦突然站起来，眼睛睁得大大的，一副惘然的神色。科亚克不停地叫着，但汤姆似乎充耳不闻。他穿过大门走到风雪交加的屋外。科亚克窜到窗户边，伸开双爪把脸贴到玻璃上朝外望去。它寻找了一阵儿，喉咙里不时发出低沉而恐慌的叫声。一会儿，科亚克又回到斯图身旁卧下睡着了。

屋外，狂风怒号。

第 75 章

尼克和汤姆并肩走在空荡荡的人行道上。狂风呼呼地刮着，一列看不到尽头的火车在漆黑的天空中飞驰，发出奇异的低吼声。“天哪！”汤姆要是醒着早就转身跑了，但他没醒——没有完全清醒——而且有尼克在他身边。冰凉的雨水夹着雪花不住地打在汤姆脸上。

“你知道吗？我差点儿就死了。”尼克说。

“你差一点儿？”汤姆问道，”我的天！”

尼克笑了。他的声音低沉而浑厚，很好听。汤姆爱听尼克讲话。

“就差一点儿。感冒没把我怎么样，但腿上的伤口差点儿要了我的命。看，这里。”

尼克说着解开皮带，脱下牛仔裤，仿佛根本没感觉到寒冷。汤姆好奇地弯下腰。尼克腿上有一道可怕的伤疤，还没有完全愈合，伤口从大腿根部开始，曲折地延伸过膝盖，一直到小腿中部。

“这差点儿要了你的命吗？”

尼克穿上裤子，系好皮带。“伤口不深，但是感染了。感染就是有病毒钻进去了。感染最危险，汤姆。超级流感病毒就是通过感染把人杀死的。”

“感染，”汤姆着迷似地低声说道。他们接着向前走，仿佛是在人行道上飘动。

“汤姆，斯图现在被感染了。”

“不……不，不要这样说，尼克……你，你把汤姆吓坏了，我的天，是把我吓坏了。”

“我知道，汤姆，对不起。但你必须明白，他已在野外睡了两周了，感染了肺炎，现在有些事情必须由你帮他去做。即使你做到了，他仍很可能会死，你要有心理准备。”

“不，不要。”

“汤姆，”尼克把手放在汤姆的肩上，但汤姆却没有一点感觉，仿佛尼克的手只是一阵轻烟。“如果他死了，你和利亚克必须坚持下去。你要回到博尔德，告诉他们你在沙漠里看到了上帝之手。如果上帝怜悯斯图，斯图会和你一起回去的……如果上帝要斯图死，他肯定会死，像我一样。”

“尼克，”汤姆恳求道，“不要……”

“让你看我的腿伤是有原因的。有治感染的药，就放在这样的地方……”

汤姆环顾四周，吃惊地发现他们已经不在街上，而在一间漆黑的商店里——一个药店。房间的天花板上用钢琴线系着一把轮椅，像一具可怕的机器尸体。汤姆右边摆着一个标志牌，上面写着：急救药品。

“先生，想买点什么？”

汤姆转过身，尼克穿着一件白大褂站在柜台后。

“尼克？”

“是，先生，”尼克把几小瓶药摆在汤姆面前。“这是盘尼西林，治肺炎的良药，这是氨苄西林，这是阿莫西林，都很有效。还有这是V－青霉素，通常是给孩子吃的，但如果其他的药都不管用，也可以试试。斯图必须多喝水，还要多喝果汁，果汁有可能找不到，所以要给他吃这个：维生素C。还有，你必须扶着他走……”

“我记不住这么多！”汤姆大喊道。

“恐怕你必须记住。没有人能帮你，只有靠自己。”

汤姆哭了起来。

尼克向前一步，一扬手。没有“啪”的响声——汤姆再次感到尼克就像烟一样从他身边擦过，也许是从他体内穿过——但汤姆的头同样向后晃了一下，头脑中仿佛听到“啪”的一声。

“不准哭。你不是孩子了，汤姆！要像个男子汉！上帝啊，像个男子汉！”

汤姆一只手捂着脸，睁大眼睛望着尼克。

“记住要扶着他走，”尼克说，“先扶他靠好腿站起来。如果有必要，拽他起来。”

“斯图已经不是原来的斯图，”汤姆说，“他经常大喊——冲着不存在的人大喊!”

“他失去知觉了，那也要扶他走。让他定时吃盘尼西林，每次一片。注意保暖，别让他冻着。祈祷，这就是你所有要做而且能做到的。”

“好，尼克，我会努力做一个男子汉，我会努力记住你的话。但我希望你在这儿。我渴望你在这儿!”

“尽你所能去做，汤姆，好吧。”

尼克不见了。汤姆醒来发现自己站在一间药店的柜台前。柜台的玻璃板上摆着四瓶药。汤姆冲着药瓶注视了很久，然后把它们收了起来。

凌晨4点，汤姆回来了，肩膀上结着冰。外面雪小多了，东方渐渐露出一线黎明的曙光。科亚克狂喜地叫了起来，斯图发出一声呻吟，也醒了。汤姆跪在他旁边叫道：“斯图!”

“汤姆，我喘不过气来。”

“我拿药来了，斯图，尼克给我的。你吃了药，感染就会好的。现在就必须吃一片。”汤姆从包里拿出四瓶药和一大瓶果汁——尼克错了，他以为没有果汁。汤姆在格林里弗的超市里找到很多果汁。

斯图拿起药瓶放到眼前，“汤姆，你在哪里找到的？”

“药店，尼克帮我找的。”

“不，不可能。”

“真的，是真的！你得先吃盘尼西林，看管不管用。哪一瓶写着盘尼西林？”

“这瓶……但，汤姆……”

“不，你必须先吃药，这是尼克说的。另外，你必须起来走路。”

“我走不了，我一条腿断了，又病得这么重。”斯图的声音显得有些生气——这是病人的声音。

“你必须走，要不我就拽着你走。”汤姆说。

斯图又晕了过去。汤姆将一片盘尼西林放进他嘴里，斯图就着果汁下意识地把药片服了下去，没噎着。斯图突然剧烈地咳嗽起来，汤姆轻拍着他的后背，仿佛是在照顾一个婴儿。然后他使劲拉着斯图，让他用好腿站起来，接着连扶带拽地带着他在门厅里走。科亚克焦急地跟着他们。

“求求你，上帝，”汤姆说，“求求你，上帝，求求你，上帝。”

斯图突然大喊道:“我知道在哪里能搞到洗衣板，格兰！那家乐器店里有。我在橱窗里看到了。”

“求求你，上帝。”汤姆喘着气祷告着。斯图的头耷拉在汤姆肩上，烫得像个火炉，那条伤腿直直地拖在后面。

在那个忧郁的早晨，博尔德似乎无比遥远。

斯图与肺炎搏斗了两周。这期间，他喝了各种牌子的苹果汁，葡萄汁，桔子汁，一瓶接着一瓶。但斯图并不知道自己喝的是什么。他的尿很多，泛着一股酸味；大便又黄又稀，大小便完全失禁了，如同一个婴儿。汤姆始终帮他保持着清洁，还坚持每天拽着他在门厅里走走。

服用盘尼西林后两天斯图起了一身可怕的皮疹。汤姆改用氨苄西林后，效果好多了。10 月 7 日早晨，汤姆醒来时发现斯图比往日睡得都熟，整个身体像被汗水泡过似的，但额头很凉——昨天夜里终于退烧了。接下的两天，斯周只是睡觉。汤姆经常要费力地唤醒他服药。

10 月 11 日，斯图的病复发了。汤姆真担心这将是斯图生命的终点，但这次他的体温没像以前烧得那么高，呼吸也不是那么短促、沉重。

10 月 13 日，疲惫的汤姆迷迷糊糊地倒在椅子上睡着了，醒来时发现斯图坐在那里，四处张望着。“汤姆，”他轻声说，“我还活着？”

“活着，”汤姆欣喜地叫道，“我的天，还活着!”

“我饿了，能帮我煮点汤吗，汤姆？里而最好加点面条，好吗？”

到 18 日，斯图有点力气了。汤姆从药店里带回一副拐杖，斯图能拄着拐杖一次在门厅里走上 5 分钟。断腿也开始愈合了，伤口处刺痒难忍。20 日那天，他穿着厚厚的内衣，外面裹着一件羊皮大衣，第一次到户外呆了一会儿。

外面阳光明媚，却透着一丝寒意。在博尔德，现在还刚到中秋，到处飘着金黄色的山杨树叶，但在这里冬天已近得可以感觉到了。在阳光照不到的地方，斯图可以看到一块块的冻雪。

“我也没有把握，汤姆，”斯图说，“但我想我们能到达大章克申。这之后就不好说了。山上会有深深的积雪。唉，我现在一步也走不了，只能等身体完全恢复了。”

“那要多久，斯图？”

“不知道，汤姆，只有等待。”

斯图打定主意，绝不能操之过急，不能走得太早——一度离死亡只一步之遥的他现在更百倍珍惜自己正恢复活力的生命。他希望身体能完全康复。他们离开门厅，搬进饭店一层两个相通的房间。走廊对面的房间成了科亚克的临时公寓。斯图的腿一天天复原，但因为接得不正，长好后也不可能像以前那么直，除非有乔治·理查德森在，把腿折断后重新接上。像现在这样，即使好了，不用拐杖了，也只能是条跛腿。

斯图开始锻炼伤腿，努力使它最大限度地康复。让断腿恢复75%的活动能力也需要花很长时间，但斯图明白，他有一个冬天的时间锻炼。

10 月 28 日，格林里弗降了 5 英尺厚的大雪。

“如果我们不赶紧行动，”斯图望着窗外的雪，对汤姆说，“整个冬天我们都会被困在犹他饭店里了。”

第二天，斯图和汤姆驾车来到城郊一个加油站。他们卸下两个磨平了纹的轮胎，换上一对崭新的防滑轮胎。换轮胎中间他们歇了好几次，重活都是汤姆完成的。斯图曾考虑换一辆四轮驱动的越野车，但

想了想，还是认为他们应该相信自己的运气。最后汤姆又往车上装了一个四五十磅重的大沙袋。他们离开格林里弗，朝东方驶去。

11 月 2 日中午，他们到达了大章克申。整个上午天一直是暗灰色的。车刚刚转上城里的中心大街，第一片雪就飘落到普利茅斯的发动机罩上。一路上他们也碰到过几场小雪，但这次却决不是飘几片雪花那么简单。从天色看，暴风雪即将来临。

“找个地方，”斯图说，“我们可能得在这里住一阵。”

汤拇指着前面一幢建筑说：“那里！顶上有颗星的那个饭店。”

那个顶上有颗星的建筑是大章克申假日饭店。饭店门前的标语牌上用巨大的红字写着：1990 夏　盛会　6.22－7.4。

“好，”斯图说，“就住假日饭店。”

斯图停车熄了火，心里想着，车可能再也发动不起来了。下午 2 点，零落的雪花渐渐化成了一幅厚厚的白色雪幕，静静地从天上垂下来。大雪下了整整一夜。第二天早上醒来时，斯图和汤姆看见科亚克站在门厅巨大的双层门前，注视着门外静止的白色世界。一只蓝色的鹣鸟在街边一个被压倒的遮阳伞上来回蹦着。

“天哪，”汤姆说，“我们被雪困住了，是不是，斯图？”

斯图点点头。

“这样我们怎么回博尔德去呀？”

“我们等到春天。”斯图回答说。

“等那么久？”汤姆有些失望。斯图用手搂了搂大男孩的肩膀。

“冬天会过去的。”斯图说道。此时连他自己也不敢肯定他们能否等那么久。

黑暗中不时传来斯图的呻吟和喘息声。终于，他大喊一声从梦中惊醒，两肘支撑着半坐起来，睁大双眼瞪着漆黑的一切。斯图长叹一声，伸手去摸床头柜上的台灯。他“啪啪”开了两次才清醒过来——真是可笑，对电的依赖不知要多久才能忘却。斯图找到一盏气灯点燃

了，用夜壶方便了一下，然后倒坐在桌边的椅子上。他看看表，凌晨3点15分。

又梦到法兰妮了。噩梦。

总是这样，法兰妮痛苦地号叫着，脸上浸满了汗珠。理查德森站在她两腿中间，劳里·康斯特布尔在一旁帮他。法兰妮的两腿架在不锈钢支架上。

使劲，法兰妮，快出来了。你做得很好。

透过乔治口罩上露出的双眼，斯图明白法兰妮做得并不好。有意外发生。劳里用海棉擦了擦法兰妮脸上的汗水，将她散落在额头上的头发捋到了脑后。

难产！

谁的声音？一个飘渺的恶毒的声音。低沉似有回音，像是用录音机慢放出来的。

难产！

乔治的声音：最好叫迪克来，告诉他我们可能不得不采取……

劳里的声音：医生，她大出血……

斯图点燃一支烟，烟泛着一股浓重的霉味，但噩梦之后，做任何事情似乎都是一种安慰。那是一个梦，只是一个梦。你不在什么事情都会搞糟，这是典型的大男子主义思想。好了，把它忘了吧，斯图尔特，她没事，不是所有的梦都会变成现实。

然而近来，太多的噩梦都变成了现实。他总觉得这接连不断有关法兰妮的噩梦正向他预示着某种结局。

斯图烟吸到一半就掐灭了。他惘然地注视着徐徐燃烧的气灯。今天是12月29日，他们被困在假日饭店已经快1周了。时间过得很慢，他们每天无事就在镇上游荡，从中也找回一点儿乐趣。

斯图在格兰大街边上一个仓库里发现一台中型的本田牌发电机。他和汤姆用铁链把它拖上雪橇，运回饭店对面镇上的集会大厅里。

“我们用它做什么？”汤姆问道，“给饭店供电？”

“给饭店供电功率不够，”斯图说。

“那做什么？那运它回来干什么？”

“你会知道的。”斯图有些不耐烦了。

他们把发电机放在集合大厅的配电室里，汤姆很快就把这件事忘了——这正是斯图所希望的。第二天，他独自一人开着履带式雪上汽车来到镇上的电影院。此前的一次搜索中，他在电影院二楼的储藏室里发现了一台老式的 35 毫米移动电影放映机，用塑料布包着。从上面厚厚的灰尘判断，被遗忘在那里已经很久了。斯图先用绳子把它从二楼窗户吊了下去，然后借助雪橇和铁链把它运到了汽车上。

斯图的腿愈合得很好，但把放映机从门厅拖到集合大厅中间仍花了他近 3 个小时。斯图一直希望汤姆会碰巧路过，有汤姆帮忙，活能干得快点儿，不过这样会少些惊喜。但汤姆显然忙自己的事去了，斯图一天都没有见到他。下午 5 点左右，汤姆回来了，头上裹着围巾，脸蛋冻得通红。此时，给他的惊喜也准备好了。

斯图从电影院里带回 6 部电影。晚饭后，斯图随便说道：“跟我去集会大厅一趟，汤姆。”

“做什么？”

“去了就知道了。”

穿过积雪的街道就来到集会大厅。在门口，斯图递给汤姆一盒爆米花。

“这是干什么？”汤姆问道。

“看电影哪能没有爆米花，你个笨蛋。”斯图咧嘴一笑。

“电影！”

“对。”

汤姆冲进大厅，眼前放映机已经架好，前面垂着巨大的银幕，空空的大厅中间还摆放着两把折叠椅。

“哇！”汤姆叫道，脸上惊喜的表情正是斯图希望看到的。

“以前我曾在一家电影院里干过 3 个夏天，”斯图说，“要是放半截片子断了，希望我还没有忘记怎么修。”

“哇，”汤姆又叫了声。

“换盘时我们得等一会儿，我不准备回去再搬一台来。”斯图迈过放映机与发电机间杂乱的连线，走到发电机前，打开了开关。发电机欢快地运转起来。斯图关上配电室的门，挡住了里面的光线和噪音。5 分钟后，他们并排坐在大厅中央，观看着史泰龙主演的《蓝博Ⅳ－烈火搏斗》。大厅里回响着 16 个音箱制造出的杜比立体声效果，有时声音大得连对白都听不清了……但他们还是兴致勃勃地欣赏着。

想着这些，斯图笑了。有人可能会嘲笑他是傻瓜——他可以找台录相机，接上电视，这样呆在假日饭店里就可以看上百部的电影。但斯图总认为从电视里看电影和在电影院里看电影大不相同，但这还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很简单：他们要消磨时间。

况且，其中有一部是狄斯尼公司最新出版的卡通片《奥利弗和伙伴们》，这部片从未出过录相带。汤姆把这部片看了一遍又一遍，笑得就像个孩子。

除了看电影，斯图还做了 20 多个模型，其中包括一辆售价 65 美元由 240 个零件构成的罗伊斯－罗尔斯牌轿车。汤姆搭了一个奇怪但很壮观的模型，占去了饭店多功能厅近一半的面积，使用了各种材料和颜色。汤姆自己称它为阿尔法月球基地。的确，他们一直在忙，但……

你所想的太疯狂了。

斯图的腿好了，比他期望得要直得多，这部分要归功于假日饭店的健身房和各种器械。虽然还有些僵硬和疼痛，但他己能够不用拐杖一瘸一拐地走路。他们不必太过着急，一切慢慢来。每天锻炼 20 英里，准备帐篷、大睡袋、大量的浓缩食品。

当然，当瓦利山口的雪崩压下来时，你和汤姆可以挥舞着干胡萝卜叫它滚开！真是疯了。

斯图捻灭了烟头，关上灯。过了很长时间，他才重新入睡。

早饭时，斯图问道：“汤姆，你到底有多想回到博尔德？”

“去看法兰妮？迪克？桑迪？天哪，没有什么比回到博尔德更让我高兴。斯图，他们不会把我那幢小房子拆了吧？”

“不会，我敢肯定不会。我的意思是，对你来说，值不值得试一试？”

汤姆迷惑地望着他。斯图正准备进一步解释，汤姆说：“天哪！任何事情都可以试一试，不是吗？”

又是这么简单就决定了。11 月的最后一天，他们离开了大章克申。

汤姆不用教就学会了驾驶雪上汽车的基本技术。斯图在距假日饭店不到 1 英里的科罗拉多公路管理处发现了一辆大型雪上汽车。这辆车装置了特大功率的发动机，能减弱狂风的整流罩，最重要的是，这辆改装过的汽车有一个很大的开放式储藏柜，足够让一只大狗舒舒服服地躺下，估计这以前曾用来放置各种应急设备。城里有许多出售户外活动用品的商店，斯图和汤姆没花多大力气就全副武装了起来。这些设备包括：轻型帐篷，厚厚的睡袋，每人一对滑雪板（尽管一想到要教汤姆滑雪斯图就头痛），大煤油炉，煤油灯，煤油，电池，浓缩食物，一支带望远镜的步枪。

启程之前，斯图一直害怕他们会被困在雪地里饿死。出发后第一天，他就发现自己的担心纯属多余。树林里到处都是野味，他以前从未见到过这么多。这天快黄昏时，斯图射中了一只鹿。这是他上九年级以来射中的第一只。上一只还是他逃学出来和戴尔叔叔一起去打猎时打中的。那只鹿很瘦，肉吃起来膻味很重，还有点苦。戴尔叔叔说这是它吃荨麻的缘故。这回是只身强体壮的雄鹿。出发前斯图从一家体育用品商店里拿了一把大刀，他一边用刀剖开雄鹿一边想，冬天真是来临了。大自然有它自己一套对付“人口过剩”的方法。

汤姆生起一堆火，斯图在旁边一点点剔着鹿肉，大衣袖子上溅了不少鹿血，变得又粘又硬。斯图剔完肉时，天已经很晚了。他坐在地上太久，伤腿又开始痛了。他和戴尔叔叔打得那只鹿后来送到布里镇

郊一位名叫肖勒的老人那里，由肖勒剥下鹿皮并制成皮衣，价钱是 3 个美元加 10 磅鹿肉。

“真希望老肖勒今晚在这儿。”斯图深吸了一口气，自言自语道。

“谁？”汤姆问道。

“没什么，汤姆。我自己跟自己说话呢。”

鹿肉很鲜美。他们吃饱后，斯图又烤了 30 磅肉准备明早装上汽车。第一天，他们只前进了 16 英里。

这天晚上，斯图的梦变了。还是在产房里，四周都是血——他穿的白大褂袖子上沾满了血，又粘又硬，盖在法兰妮身上的单子也浸透了血。法兰妮仍在痛苦地号叫着。

快出来了，乔治喘着粗气。是时候了，法兰妮，要生了，使劲！使劲啊！

孩子出来了，从一股血水里挤了出来。是逆生，腿先出来。乔治抓住婴儿的臀部，把他完全拉了出来。

劳里尖叫起来，钳子，夹子撒了一地。

婴儿是只狼！人面狼身，面目狰狞，是他的脸，弗拉格的脸，他又回来了，他没有死，弗拉格仍在世间游荡，法兰妮生下弗拉格。

斯图醒了，耳边仍回响着自己粗重的呼吸声，他尖叫过吗？

汤姆仍熟睡着，全身缩在睡袋里，只露出几绺头发。科亚克蜷在斯图身旁。一切正常，那只是一个梦。

突然，漆黑的夜里传来一声嗥叫，由远及近，越来越高，犹如一个恐怖的歌声回荡在空中……狼的嗥叫，也许是一个恶鬼。

科亚克警觉地抬起头。

斯图浑身泛起一阵疙瘩。

叫声消失了。

斯图又睡着了。第二天早上，他们收拾好行李重新上路。汤姆注意到鹿的内脏都没了。昨日的鲜血化为暗红色的印迹，其他一切正常。

趁着 5 个晴天，他们到达了赖夫尔。第二天清晨醒来，暴风雪又来临了。斯图认为有必要在这儿等几天，于是他们搬进当地一家旅店。汤姆支着大门，斯图直接把汽车开进了旅店的门厅。斯图告诉汤姆说这样等于建了一个方便的车库。不过，汽车沉重的履带把门厅地面都压坏了。

雪下了 3 天。12 月 10 日一大早醒来后，他们挖开门前的积雪走了出来，户外艳阳高照，气温回升到华氏 30 度。雪很厚，要辨清雪下的 70 号州际公路已越来越困难，但斯图担心的并不是这个。黄昏时分，斯图突然停下车，熄灭发动机，伸直了脖子倾听着。

“是什么声音，斯图？是……”汤姆也听见了。从他们左面传来一声轰响，声音越来越大，听起来如同一列火车在面前飞驰而过，但不久声音又渐渐消失，四周恢复了宁静。

“斯图？”汤姆焦急地问到。

“别担心，”斯图想，“有我一个人担心就够了。”

气温一直较高。到 12 月 13 日，他们已接近肖肖尼，仍然在向落基山脉的峰顶攀登，这将是他们旅程的最高点，翻过去就一路下坡直到拉夫兰山口了。

一路上他们听到许多次雪崩的轰鸣声，有时很遥远，有时又近得让你不得不驻足祷告这白色的死神不要从天而降。12 日那天，雪崩就发生在半小时前他们刚离开的地方，成吨的雪把汽车的轮印全埋住了。斯图越来越害怕发动机的噪声早晚会引发一次雪崩，那样他们可能还没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就被压在 40 英尺的积雪下了。但现在他们也无力防范，只得硬着头皮继续前进，祈祷最坏的事情不要发生。

不久，气温骤降，威胁暂时消失了。但随之而来的是暴风雪又把他们困了两天。雪停了，他们挖出一条路继续前进……夜里又传来狼的嗥叫，时远时近，近时让你感觉它仿佛就在帐篷外面，害得科亚克

都警觉地站了起来，呜呜地低声叫着身体紧张得像个绷紧的弹簧。但气温仍然很低，雪崩的次数少多了，尽管18日那天他们差点碰上。

12月22日在埃文城外，斯图驾车冲下了公路。出事时他们时速只有每小时10英里，很安全，看着堆堆白雪渐渐被甩在后面，两个人心情都很愉快。汤姆发现远处有一个埋在雪中的小村庄，只露着一些屋顶和一个教堂的白色尖顶，静得像立体投影机打出的图像。汤姆刚要指给斯图看，汽车的履带突然开始打滑，车体向一边倾斜过去。

“见鬼……”斯图话还没骂出来，汽车就几乎完全竖起来了。慌乱中斯图急踩刹车，但已经太迟了。随之而来是一种失重的感觉，仿佛刚刚从跳台上跳下，他们被头朝下从车里甩了出来。一时间，斯图感到冰冷的雪直塞进他的鼻孔里。他张口想喊，雪又塞进他的嘴里，喉咙里。斯图只觉自己在雪中翻滚，最后停在一堆深深的雪中。

斯图游泳似地连滚带爬从雪堆里钻了出来。大口大口地喘着气。他的喉咙被雪冻得生疼。

“汤姆!”斯图一边喊一边在雪中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从他现在的位置可以清楚地看到公路的护栅和他们冲下公路的地方。坡底距公路约10英尺，汽车一头插进坡下厚厚的积雪里，只有尾部还露在外面，像一个黄色的浮标。对了，汤姆是不是被埋住了?

“汤姆！汤姆!”

科亚克从雪里冒出来，看上去好像从头到尾粘满了糖粉。科亚克肚皮贴在雪面上用力朝斯图爬过来。

“科亚克!”斯图大喊道，“去找汤姆！去找汤姆!”

科亚克叫着转过身，艰难地爬到一堆雪前停下，又叫了起来。雪堆底下仿佛有什么东西在搅动。斯图一路跌跌撞撞地走到那里，一只手插入雪中拽住汤姆的外衣，死命地向上一提，汤姆一下从雪中被拉了出来，大口喘着气，不住地吐着嘴里的雪。两个人累得仰面倒在雪地里。汤姆突然跳起来大叫道:“我的嗓子！太疼了！噢，上帝，太疼了!”

“是冻的，汤姆，一会儿就好了。”

“我快被噎死了……”

“没事了，汤姆，我们没事了。”

他们躺在雪面上，斯图一只胳膊扶在汤姆肩上，帮助他平静下来。远处，又传来雪崩的隆隆声。

这天余下的时间全花在去埃文的路上了，尽管翻车处距埃文不到一英里。要挖出汽车或是补给品是不可能，它们被埋得太深了。至少，它们得呆在那里直到春天来临——也许会是永远。

下午 6 点半左右，他们到达了埃文。一路冰天雪地，到达时他们已经冻得只想赶紧生堆火，找个温暖的地方睡一觉。这天晚上他们疲惫得连梦都没力气做了。

第二天清晨，斯图和汤姆开始着手重新装备。这件工作在埃文这样的小镇做起来可比在大章克申要难得多。斯图又一次想到在这里停下来度过冬天——只要他认为正确，汤姆不会有什么异议。但最后斯图还是放弃了这个打算。孩子 1 月初就要出生了，他希望孩子出生时他能在旁边，他要亲眼看着她们母子都平平安安。

埃文镇大街的尽头有一家迪瑞牌汽车的特许经销店。在商店展示厅后面的车库里，他们找到两台旧的迪瑞牌雪上汽车。尽管它们远不如以前那辆大，但其中一辆装备了加宽的防滑履带。斯图想这辆能将就着用。在小镇上没有发现浓缩食品，他们只好找了许多罐头充数。下午的任务是挨家挨户地寻找野营用具。斯图和汤姆都不喜欢这项工作。到处都是遇难者的尸体，整个村庄就像是一个古怪的古人类遗址展览。

天快黑时，他们已找到了大部分需要的东西。斯图和汤姆细心地将它们放在汽车里，试了试新睡袋和新帐篷。夜空中第一颗星星升起时，他们完成了这一天的工作。斯图决定在埃文再多呆一夜。

斯图驾着车缓慢地驶回他们昨晚过夜的房子，一个念头突然出现在脑子里：明天就是圣诞夜了。时间快得让人难以置信。但斯图手表上的日历证实了这一点，他们已经离开大章克申 3 周多了。

到门口时，斯图说:“你和科亚克进去先把火生着，我有点小事要办。”

“什么事，斯图？”

“嗯，这是个惊喜。”斯图说。

“惊喜？我能知道吗？”

“当然。”

“什么时候？”汤姆的眼睛闪着光。

“两天后。”

“汤姆·科伦等不了两天，天啊，等不了。”

“汤姆·科伦必须等。”斯图咧嘴一笑说，“我去1小时就回来，你就耐心等着看吧。”

“嗯……好吧。”

斯图出去了1个半小时才回来。汤姆又追问了他一会儿，斯图就是闭口不谈。到他们准备睡觉时，汤姆已把这件事忘了。

黑暗中，斯图说道:“我猜你现在一定在想我们当初若在大章克申该有多好，是不是？”

“上帝啊，不是，”汤姆打了一个哈欠说，“我想回到我的小屋，越快越好。我真希望咱俩不要再冲下公路被埋在雪里，汤姆·科伦差点儿被噎死。”

“我们得开慢点儿，”斯图说道。他不想讨论如果这种事情再发生而且附近又没有村镇，他们会怎样。

“你认为我们什么时候能到，斯图？”

“得花一段时间，但我们肯定能回去。我认为现在该做的是多睡会儿觉，不是吗？”

“我想也是。”

斯图把火熄灭了。

那天晚上他梦到法兰妮和她可怕的狼孩在分娩时都死了。他听到乔治·理查德森在远处说：是流感病毒，不会有婴儿活下来，因为病毒，怀孕就是死亡。我们都完了，人类完了，因为有流感病毒。

由远及近，又传来黑衣人恐怖的狂笑声。

圣诞节前一天，他们一路很顺，一直到很晚了才停下扎营。雪面上冻了一层厚厚的硬壳，车开起来很轻松。他们都带着太阳镜以防雪盲。

圣诞夜，他们在距埃文 24 英里的“雪壳”上支起了帐篷，这里离锡尔弗顿已经不远了。他们正处在拉夫兰山口的口上，东面距艾森豪威尔隧道已经不远了，隧道估计已被雪埋住了。斯图坐在地上等着饭熟，他随便用斧子凿穿了身边一处硬壳，用手将下面松软的雪挖出来，发现一件惊人的事情：就在雪下大约只有一个胳膊深处是一块蓝色的金属。斯图差点儿就叫汤姆来看，但转念一想还是算了，一想到他们下面两英尺下就是几十辆，上百辆挤在一起的汽车，里面不知道还有多少死难者，他浑身都不自在。

25 日清晨，汤姆醒来时斯图已经起床在做早餐。汤姆往常总是比斯图醒得早。火上架着一锅蔬菜汤，就快开了。科亚克热切地盯着它。

“早上好，斯图，”汤姆穿上外套，钻出睡袋，从帐篷里爬了出来。他想去小便。

“早上好，”斯图随便地回答，“圣诞快乐！”

“圣诞节，”汤姆瞪着他，忘记了自己急着要去干什么。“圣诞节？”他又说了一遍。

“圣诞节早。”他伸手拍了拍汤姆的左肩，“我能做到的就只有这些了。”

雪地上插着一颗 2 英尺高的小杉树，上面点缀着金银色的丝带，这都是斯图在埃文镇上的杂货店里找到的。

“圣诞树，”汤姆惊异地说道，“还有礼物。那些是礼物，是不是，斯图？”

树下放了 3 个小包，外面用淡蓝色的卫生纸包着，上面还挂着几

个银色的小铃铛——斯图在杂货店没有找到彩色的包装纸。

“是礼物，”斯图说，“给你的，我想是圣诞老人为你准备的。”

汤姆生气地看着斯图，“汤姆·科伦明白没有圣诞老人，没有！是你准备好的。”他看上去有点儿伤心，“我没为你准备任何礼物！我忘了，我不知道今天是圣诞节……我真蠢！我真蠢！”汤姆攥紧拳头在自己的额头敲了几下，他快哭了。

斯图蹲在汤姆身边，说道：“汤姆早就把圣诞礼物给了我。”

“没有，从来没有。我忘记了。汤姆·科伦真是个笨蛋，笨蛋。”

“你的确给了，而且是最好的。我还活着，如果不是你，我不可能活到现在。”

汤姆不解地望着他。

“如果不是你及时地出现，我早就死在格林里弗的深谷里了。如果不是靠你，我可能早就因流感或是其他什么病死在犹他饭店里了。我不知道你是怎样选中正确的药……不管是因为尼克，上帝，还是靠运气，关键是你找到的。怎么能说自己是笨蛋呢？如果没有你，我就看不到这个圣诞节。我欠你太多。”

汤姆说：“不，那不一样。”但他脸上泛着喜悦。

“一样。”斯图郑重地说。

“那……”

“快，打开礼物，看看圣诞老人给你带来了什么。昨天半夜我的确听见他的雪橇声了。相信流感病毒传染不到北极。”

“你听见了？”汤姆认真地注视着斯图，看看他是否被戏弄了。

“的确听见了。”

汤姆拿起一个包裹，小心地打开——一个孩子们都渴望在圣诞节得到的弹子球机，汤姆的眼睛一下子亮了。

“打开它。”斯图说。

“不，我要看看还有什么好东西。”

第三个包裹里面是一件运动衫，上面印着一个正在雪上飞行的滑雪者。还有一行字，写着：我爬上拉夫兰山口。斯图告诉他：“我们

还没有爬上去，但我们会的。”

汤姆迅速脱下大衣，换上运动衫，一会儿又换上大衣。

“太好了！太好了，斯图！”

最后一个包裹也是最小的一个，里面放着一串细细的银链子，上面串着一个银制的徽章，徽章上刻着一个类似躺着的“8”字图案。汤姆拿在手里又惊奇又迷惑。

“这是什么，斯图？”

“是一个古希腊的标志。我还是在读博士时知道的。它的意思是永恒。汤姆，永远。”斯图伸出手抓住汤姆拿着徽章的手。“我想也许我们能回到博尔德，汤姆。我想我们从一开始就下定了这个决心。如果你不介意，我希望你一直戴着它。如果你希望有人帮你又想不出应该找谁，看到它，就会想斯图·雷德曼，好吗？”

“永恒，”汤姆翻转着手中小徽章，“永远。”

他将链子戴在脖子上。

“我会记住的，”他说，“汤姆，会记住的。”

“见鬼！我差点儿忘了！”斯图回到帐篷里又拿出一个包裹。“科亚克，圣诞快乐，让我替你打开吧。”他打开包装纸，拿出一盒哈兹牌狗食，往雪地上撒了一把，科亚克很快就吃光了，又跑斯图面前满怀希望地摇着尾巴。

“留点儿以后再喂你。”斯图收起盒子，“事事要有节，正如老头子常……常说的。”斯图的声音有些沙哑，泪水在眼眶里打转。他突然很想念格兰，想念拉里，想念拉尔夫……想念他们所有的人，所有死去的人，非常非常地想念他们。

“斯图，你没事吧？”

“没事，汤姆，我很好。”他突然紧紧抱住汤姆，汤姆也随即抱紧了他。“圣诞快乐，朋友。”

汤姆犹豫地说：“在出发之前，我能唱首歌吗？”

“当然，只要你愿意。”

斯图本以为汤姆会唱《铃儿响叮当》或是《雪人》，而且可能会唱

跑调。但汤姆却选了《第一个圣诞节》，声音出奇地悦耳动听。

“第一个圣诞节，”汤姆的歌声飘过白色的荒原，远处传来柔和的回音。“天使们说，寒冷的冬夜里，穷苦的牧羊人在看护着他们的羊群。”

斯图也不禁随着唱起来，他的声音虽不如汤姆好听，但两人的歌声合在一起却十分和谐。古老的歌谣在寂静的圣诞节清晨传得很远。

“圣诞，圣诞……耶稣就降生在……”

“很好听，”斯图说着眼泪又快要掉下来了。哭出来可能会痛快一些，但这会使汤姆感到不安，斯图还是忍住了。“该启程了，我们不能浪费大好时光。”

“是，”汤姆望着正在收拾帐篷的斯图说，“这是我过得最快乐的圣诞节，斯图。”

“听到你这么说，我真高兴，汤姆。”

不久，他们又上路了，在耀眼而寒冷的太阳下向东驶去。

这天晚上，他们在海拔 12000 英尺的拉夫兰山口最高峰上宿营。气温降到了零下 20 度，他们 3 个相拥着睡到一张帐篷里。外面，寒风不停地刮着，冷得如同刀锋一般刺骨。四周高高的岩石在雪面投下巨大的阴影，天低得仿佛月亮、星星都触手可及，夜空中不时传来野狼的嗥叫。整个世界如同一个巨大的地窖埋在他们身下。

第二天清晨天还没亮，他们就被科亚克的叫声唤醒了。斯图手拿着步枪爬到帐篷外。狼！第一次，狼真实地出现在他们眼前。它们围着帐篷环坐了一圈，没有嗥叫，只是直勾勾地盯着，双眼放着绿光，似乎都在狞笑着。

斯图冲着狼群随便开了 6 枪，把它们驱散了。其中一只被击中了，高高地跳了起来，摔在地上不动了。科亚克跑过去闻了闻，而后抬起一条腿冲它撒了一泡尿。

“狼群仍是他的，”汤姆说，“它们总是他的。”

汤姆似乎还没睡醒，眼睛迷迷糊糊，半睁半闭着，斯图突然意识到：汤姆正处于梦游状态。

“汤姆……他死了吗？你知道他死了吗？”

“他不会死，永远不会死，”汤姆说，“他会变成狼，变成乌鸦，变成响尾蛇，他是午夜里的猫头鹰，正午的蝎子，他和蝙蝠们一样倒挂着睡觉，和它们一样目不视物。”

“它会回来吗？”斯图感到浑身冰凉，他焦急地问道。

汤姆没有回答。

“汤姆……”

“汤姆睡着了。他要去看大象。”

“汤姆，你能看到博尔德吗？”

远处，层叠的山峦上露出一线曙光。

“是的，他们在等待消息，等待春天。博尔德一片宁静。”

“看到法兰妮了吗？”

汤姆的脸色一亮，“法兰妮，是，看到了，她很胖，我想她快要生孩子了。她和露西·斯旺在一起，露西也快生了，时间上是法兰妮先生产，只是……”汤姆脸色一下子暗了下来。

“汤姆？只是什么？”

“那婴儿……”

“婴儿怎么了？”

汤姆惘然地朝这边看了看：“我们在打狼，是不是？我有没有睡着，斯图？”

斯图挤出一个微笑：“有点睡着了，汤姆。”

“我梦见一头大象，怪不怪？”

“嗯，”婴儿怎么样了？法兰妮怎么样了？

斯图开始怀疑他们是否能及时赶到，怀疑在他们赶到之前，汤姆梦中的一切将变成现实。

离新年还有 3 天时，天气突变，他们不得不在基塔停下来。现在离博尔德很近了，这一耽搁让他们十分失望——连科亚克也显得有些局促不安。

“我们能很快上路吗，斯图？”汤姆满怀希望地问道。

“我也不知道，”斯图说，“希望能吧，只要再有两天的功夫。我想就需要两天，见鬼!”斯图耸了耸肩，叹了口气，“唉，也就是飘点儿雪花。”

然而，随之而来的却是整个冬天最大的一场暴风雪。大雪一连下了 5 天，堆起的雪有 12 到 14 英尺高。1 月 2 日，他们挖开门口的雪钻到屋外，太阳看上去更像一个小小的磨光的铜币。所有的路标都消失了。小镇的大部分商业区被整个埋进了雪里，连屋顶都看不见了。雪堆被风雕成各种怪异的形状。他们感觉来到了另一个星球。

他们还是坚持上路，但行进的速度比以前慢多了。找到雪下的公路原本是个小问题，现在却成了难题。汽车一次次地陷在雪里，汤姆和斯图不得不经常下车把它挖出来，同时，雪崩时那隆隆的火车声又不时地在山谷中响起。

1 月 4 日他们到达 6 号公路与州际公路的交叉口，沿着 6 号公路一直下去就是戈尔登。这天也是法兰妮分娩的日子，斯图和汤姆都不知道——这次没人做梦，也没有其他预兆。

“好，”他们停在岔路口，斯图说，“不管怎样，找路不再是问题了。路两边都是大石头。我们能找到这个岔路口，真是幸运。”

沿着路开车虽然容易多了，但要穿过隧道仍很困难。为找到隧道的入口他们要挖开松软的积雪，有时还要挖开雪崩压成的厚厚的雪块。汽车在隧道里光秃的路面上开起来哐哐作响。

最烦心的是，隧道里十分恐怖。隧道两边都被雪封住了，里面黑得像个矿井，只能借助汽车的前灯探路，感觉就好像被关进了一个大冰箱里。在隧道里车慢得急人，从这一端走到那一端简直就是对驾驶技术的考验。斯图一直担心有一天他们会被困在隧道里：无论你怎么换档，加油，拖拽，车就是卡在那里无法前进。如果这种事情发生，他们就只好返回州际公路，这样他们将损失一周的时间，放弃雪上汽车是不可取的，那样做无异于一种痛苦的自杀。

博尔德实际上已近在咫尺了。

1月7日，在他们钻出一条隧道后2个小时，汤姆忽然站在汽车尾部指着前面喊道：“那是什么，斯图？”

斯图此时已疲惫不堪，心情也不好。噩梦是不再出现了，但有时觉得不做噩梦更可怕。

“汤姆，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开车时别站在后面，你会后仰着摔下去，一头扎在雪里的……”

“知道，但你看那是什么？看起来像座桥。我们见到了河吗，斯图？”

斯图向前望了望，也看见了。他一踩刹车，停了下来。

“是什么？”汤姆焦急地问道。

“隘口，”斯图小声说着，“我……我不敢相信……”

“隘口？隘口？”

斯图一转身抓住汤姆的肩膀，“是戈尔登隘口，汤姆！那是119公路，119公路！通往博尔德的公路！我们离镇上只有20英里了，可能还不到20英里！”

汤姆终于明白了。他的嘴张得大大的，那滑稽的表情逗得斯图大笑起来，不住地用手拍着汤姆的后背。现在伤腿上的疼痛也无法破坏他的喜悦。

“我们真的快到家了，斯图？”

“是，是，是啊！”

他们相拥在一起，转着圈地跳着，然后摔倒在雪地上，溅起的雪花撒了他们一身。科亚克惊讶地望着他们——没过几分钟，它也开始围着他们蹦起来，一边摇着尾巴，一边欢快地叫着。

这天晚上他们在戈尔登宿营，第二天一大早就上路了。斯图和汤姆谁都没睡好，斯图一生中从未如此企盼过什么……这企盼中也交织着对法兰妮和婴儿长久的挂念。

午后不久，汽车突然有点摇摆。斯图停车熄了火，下车去取备用油罐里面的油。“噢，上帝！”斯图拿起油罐觉得很轻，不禁叫了起来。

“出了什么问题，斯图？”

“是我！是我出了问题！我知道那该死的备用油罐要没油了，但我忘记灌油了。兴奋过头了，办了这么件蠢事！”

斯图一甩手把空油罐扔了。“上帝啊，我怎么这么蠢？”

“我想你是太想法兰妮了。现在怎么办，斯图？”

“步行去，只好这样了。带上睡袋，把罐头都装进睡袋里带走，帐篷留下。对不起，汤姆，一路上因为我让你受累了。”

“没关系，斯图。帐篷怎么办？”

“可能只好扔下了。”

这天他们没能到达博尔德。黄昏时分，他们只好在野外宿营。在松软的雪地里深一脚浅一脚地走了一下午，他们早已精疲力竭，但行进的速度慢得像在爬。晚上火也生不起来了，附近没有木头，他们也累得没力气挖开雪找。斯图和汤姆被高高的雪堆包围着。天已经完全黑了，北面的地平线上仍没有一丝亮光，斯图越想越是心焦。

他们吃了一顿冰凉的晚餐，吃完后汤姆就一头扎进睡袋里，连句“晚安”都没说就睡着了。斯图累坏了，伤腿痛得很厉害。幸亏我的腿不是永远站不起来，走不动路了，他想着。

他们明白晚上就能到达博尔德，躺在真正的床上睡觉了。

斯图刚爬进睡袋，心里又开始担心起来：他们回到博尔德，但博尔德可能是座空城——像大章克申，埃文，基塔一样，房子里没有人，商店里没有人，到处是被雪压塌了屋顶的建筑。街道上都是雪堆。城里死一般寂静，只能听到融雪的滴答声。人都不见了，如同睡醒时梦中的人一般。因为这个世界只剩下斯图·雷德曼和汤姆·科伦了。

这个念头太过离奇，但斯图却始终摆脱不掉。他又爬出睡袋，朝北望去，希望看到一点点微弱的亮光，就像在夜里眺望不远处的居民区那样。斯图觉得应该能看到点儿灯光。格兰曾估算过在大雪封路之前将有多少人来到自由之邦，斯图努力地回忆那个数字，却怎么也想不起来。8000 人？是这个数字吗？8000 人可不算多，即使把所有的灯都点上，也没有多大的亮儿。也许……

也许你该将这些烦心的事都抛开，好好睡一觉。明天自有明天的安排。

斯图又钻进睡袋躺下，翻来覆去折腾了好一会儿，终于疲倦地睡着了。梦中他回到了博尔德，夏日的博尔德酷热难耐，雨水又少，草坪都枯黄了。一片寂静之中只有一扇未关的门在微风吹动下发出“吱吱”的声响。他们都走了，连汤姆也走了。

“法兰妮!”他大声呼唤着，但回应他的仍只有那扇在风中摇摆的门。

到第二天下午 2 点，斯图和汤姆又在雪地里跋涉了几英里。他们轮流走在前面开路，斯图开始担心他们还要走一天，他们现在前进得这么慢都是他的错。他的腿又开始疼了。“不久就得爬了，”他想，现在大部分时间都是由汤姆开路。

中午又是一顿冰凉的午餐，斯图吃饭时突然想到他还从未看到过法兰妮大肚子的样子。也许还有机会，但他认为自己是看不到了。他越来越感到一切将在他未到之前发生……无论是吉是凶。

吃完饭又走了 1 个小时，一路上斯图仍在胡思乱想，以至于汤姆在前面停下来，他都没注意到，一头撞了上去。

“怎么回事? ”他问到。

“路。”汤姆说，斯图急忙走上前去观看。

他们站在一个 9 英尺高的陡坡前，坡下是一条路，路面奇异地没有被雪覆盖，路右边有一个标志，上面写着:“博尔德区界。”

斯图大笑起来。他一屁股坐在雪地上，仰面朝天大笑起来，似乎忘记了一旁迷惘的汤姆。终于，他说道，“他们把路上的雪扫干净，你看到了吗！我们到了，汤姆！我们到了，科亚克快到这儿来。”

斯图把剩下的狗食都洒到雪上，科亚克欢快地吃着。斯图点起一根烟。汤姆注视着下面的路，在茫茫的白雪中仿佛一段通天之路。

“我们又回到博尔德了。”汤姆轻声说着，“我们真到了，天哪，是真的!”

斯图拍拍他的肩膀，甩掉烟头说：“走，汤姆，让我们回家。”

下午 4 点又下起雪来。6 点天就黑了，脚下黑色的柏油反射出阴森的白光。斯图现在跛得很厉害，走路一瘸一拐。汤姆一直问他要不要休息，斯图只是摇摇头。

到晚上 8 点，雪越下越大了。好几次他们迷失了方向，一直撞到路边的雪垛上才算重新找到了路。脚下的路面越来越滑，汤姆摔倒了两次。8 点一刻时，斯图的断腿一软，一跤摔在地上。他咬紧牙没有疼得叫出声来，汤姆赶忙跑上来扶他。

“我没事，”斯图扶着汤姆站了起来。

20 分钟后，不远处黑暗中突然传来一个年轻的颤抖的声音：“谁——谁在，在那儿？”

两人被吓得一下子定在原地，科亚克吼叫着，身上的毛都竖了起来。汤姆喘着气。斯图接着又听见一个非常微弱但更可怕的声音：拉枪栓的声音。

哨兵，他们布置了哨兵。一路千辛万苦，博尔德近在咫尺，却要被枪打死在购物中心外面，真是太具讽刺性了。弗拉格知道了也一定会非常高兴。

“斯图·雷德曼，”他冲黑暗中的人喊道，“是斯图·雷德曼。”他咽了一口唾沫，“那边是谁。”

真愚蠢。他怎么会知道斯图是……

但那个声音确实有些耳熟。“斯图？斯图·雷德曼？”

“汤姆·科伦和我在一起……看在上帝的份上，不要开枪。”

“是不是个阴谋？”听起来那个人似乎在思考。

“不是阴谋，汤姆，说点儿什么！”

“嘿，我在这儿。”汤姆顺从地喊道。

一阵停顿，风夹着雪呼啸着，一会儿又传来哨兵的喊声（这个声音的确耳熟）：“斯图旧房子墙上有幅画，叫什么名字？”

斯图绞尽脑汁拼命回忆着。又传来几声拉枪栓的声音，干扰了他

的思考。斯图想到：上帝啊，我竟然会站在暴风雪中回想房子墙上的画——旧房子？法兰妮一定搬去和露西一起住去了。露西以前常拿那幅画开玩笑，她总是说约翰·韦恩一直躲在你看不到的地方等那些印第安人……

“弗雷德里克·雷明顿!”他使尽全身力气喊道，“那幅画叫‘战争之路’。”

“斯图!”哨兵大声喊着。雪中钻出一个黑影，连跑带滑地朝这边冲过来。“太不可思议了……”

黑影终于来到他们面前，斯图一眼认出是比利·格尔金格，他去年夏天开快车可给他们惹了不少麻烦。

“斯图！汤姆！还有科亚克，我的上帝！格兰和拉里呢？拉尔夫呢？”

斯图缓缓地摇摇头。“不知道。我们得赶紧离开这里，比利。我们快冻僵了。”

“对，对。超市就在前面。我要去告诉诺曼……迪克·埃里斯……见鬼，我要让全城的人都知道！太伟大了！太令人难以置信了!”

“比利……”

比利转过身，斯图一瘸一拐地走到他面前。

“比利，法兰妮快生了……”

比利一下子不说话了。停了一下，他低声说：“噢，见鬼，我忘了。”

“她生了吗？”

“乔治·理查德森会告诉你，斯图，丹·莱思罗普也行。他是我们的新医生。你们离开后一个月他当的医生，他以前是个耳鼻喉科医生……但他医术不错……”

斯图突然猛地用双手抓住比利，打断他的唠叨。

“出了什么事？”汤姆问道，“法兰妮出了什么事吗？”

“告诉我，比利，”斯图说，“求求你。”

“法兰妮没事儿，”比利说，“她很快就会没事儿的。”

“这是你听说的？”

“不，我见过她。我和托尼·多纳休我俩一起从温室采了些花带去看她。温室是托尼管的，各式各样的植物都有，不只是花。法兰妮还没出院，因为她必须做，叫什么来着，罗马式的生产……”

“剖腹产？”

“对，对。胎位不正，但并不怎么受罪。她分娩后，我们去看她，也就是两天前，1 月 7 日，我们给她带去一束玫瑰，我想她看到花心情一定会好点。”

“孩子死了？”斯图不耐烦地说道。

“没有，”比利说，然后又极不情愿地加了一句，“还没有。”

斯图脑子里“嗡”地一声，远处似乎又传来那狞笑声……那狼的嗥叫……”

比利急忙解释道:“他得了流感，是“上尉之旅”，法兰妮是 1 月 4 日分娩的，是个男孩，有 6 磅 9 盎司重。开始他很好，我想那天自由之邦的人都为此喝得大醉。迪克·埃里斯说那情景就像欧洲胜利日和对日战争胜利日合到了一天。但到 1 月 1 日，他……他得病了。”比利的声音又有些颤抖，“他得了超级流感，噢，见鬼，你刚回来，我怎能对你说这些。斯图，真对不起……”

斯图两手抓住他的双肩，把他拉近了一些。

“开始，谁都说孩子会好起来，也许他得的只是普通的流感……或是支气管炎什么的……但医生说新生儿极少得这些病，他们有自然免疫。乔治和丹都认为……他们去年接触的流感病人太多……”

“因此很少有误诊。”斯图接着他的话说。

“是”，比利说，“你明白了。”

“真他妈的。”斯图说完回身沿着公路一瘸一拐地向前走去。

“斯图，你去哪儿？”

“去医院，”斯图说，“去看我的女人。”

第 76 章

法兰妮还没有睡，只是静静地躺在床上。床头灯亮着，灯光在她盖着的白床单上照出一个明亮的圆。阿加沙·克里德迪克低头坐在床边，快睡着了。迷蒙中，记忆中的事奇迹般清晰地化作梦境。阿加沙就要安葬她的父亲了。葬礼之后如何生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现在她已能从丧父的阵痛中拔出来面对现实。葬礼也是表达爱的一种方式。这一切结束后，她可以给自己切一块草莓饼。这块饼会很大，会有很多汁，但也会很苦，很苦。

玛丽半小时前来看过法兰妮。法兰妮问她："彼得死了吗？"玛丽回答说："嗯，他没事儿。"但法兰妮从玛丽的眼神里已找到真实的答案。她知道孩子就躺在医院那个四面都是玻璃墙的婴儿室里。也许露西的孩子会好一点，露西和她丈夫都对"上尉之旅"有免疫力。城里的人们已经认为她的彼得没救了，他们把希望都寄托在去年 7 月以后怀孕的妇女身上。这很残酷，但可以理解。

法兰妮有些困了，半梦半醒中她想到母亲家的门廊，想到在门廊边上自己飞快流逝的童年，想到斯图，想到斯图第一次见到他的儿子彼得·戈德史密斯－雷德曼时的眼神。她梦想斯图就在房间里，和她在一起。

"法兰妮？"

"嘿，法兰妮。"

梦中她看到斯图回来了。他站在门口，穿着一件皮衣。又是幻觉？但她看到梦中的斯图长满了络腮胡子，真是滑稽。

她突然把手放到脸上使劲拧了一下，痛！痛得都快叫出声了，幻境没有消失。

"斯图，"她低声唤道，"噢，上帝！是斯图吗？"

他的脸除了眼边戴太阳镜的地方外都晒得很黑——这不像是在梦境中能注意到的细节。

法兰妮又拧了自己一下。

“是我，”斯图走进屋，说道，“别再拧自己了，宝贝。”他腿疼得太厉害了，差点儿摔倒在地上。

“斯图，”她喊道，“真是你吗？如果真的是你，快过来！”

斯图走到床前，紧紧拥抱着法兰妮。

第 77 章

乔治·理查德森和丹·莱思罗普进屋时，斯图正坐在法兰妮床边的椅子上。法兰妮一见到他们就紧紧抓住斯图的手，几乎把斯图都抓痛了。她紧皱着眉头，一时间斯图仿佛看到了她老时的样子，斯图感到她长得很像阿巴盖尔妈妈。

“斯图，”乔治说，“我听说你回来了，真是奇迹！我不知道有多高兴，我们都是。”

乔治握着斯图的手，向他介绍了丹·莱思罗普。

丹说：“我们已经听说拉斯维加斯发生了大爆炸，你亲眼看见了？”

“是。”

“这里的人都认为是核爆炸，是真的吗？”

“是。”

乔治点点头，然后转身看着法兰妮。

“你感觉怎么样？”

“很好。丈夫回来了，我很高兴。孩子怎么样？”

“实际上，”莱思罗普说，“我们来这儿就是为了彼得。”

法兰妮点点头，“死了？”

乔治和丹交换了一下眼色，“法兰妮，我希望你能仔细听着，对我们的话不要有任何误解。”

法兰妮突然有点歇斯底里地喊道：“如果他死了，告诉我！”

“法兰妮。”斯图说。

“彼得似乎在康复。”丹温柔地说道。一时间，屋内一片寂静。法兰妮抬起苍白的脸庞，注视着丹。屋外有个人——劳里·康斯特布尔或马西·斯珀斯——朝室内望了望，然后就走了。

“你说什么？”终于，法兰妮小声问到。

乔治说：“你不要抱太大的希望。”

“你不是说……康复？”法兰妮一脸惊诧地说。直到现在她才意识到，在她的意识中，孩子的死本已是注定的了。

乔治说：“我和丹诊断过上千例这样的病症……你可能注意到我没有用‘治疗’这个词，因为我和丹都无法对这种病的发作过程施加任何影响。没有错吧，丹？”

“是。”

“看在上帝的面子上，你讲得切题点儿，好不好？”

“我会努力这样讲，但我必须很小心，我们讨论的是你儿子的生命，我不能让你逼我做出任何断言，希望你能理解我的思路。‘上尉之旅’是一种变抗原的流感病毒，其实几乎所有的流感病毒都能主动改变抗原。尽管你接种了疫苗，但每隔两三年，都会有某种流感重新流行，就是这个原因造成的。一段时间流行 A 型流感，不久你接种了疫苗，但两三年后又会流行 B 型流感，除非你接种了新的疫苗，否则还会生病。”

“但你不久又能康复，”丹插话说，‘“因为最终你的身体会自动产生抗体。你体内会发生某种变化以对付新的流感病毒。但‘上尉之旅’比较特殊，一旦你的身体构建好了对付某种病原的防御体系，它马上会变化为另一种病原。在这点上，它不同于通常的流感病毒，而更接近于爱滋病病毒。和爱滋病病毒一样，‘上尉之旅’总是不断地变幻直到你的身体精疲力竭，结果无可避免将导致死亡。”

“那我们为什么没得病呢？”斯图问道。

乔治说：“我们也不知道，而且可能永远也无法知晓。唯一敢肯定的是，有免疫力的人不会先得病接着又好了——他们根本就不会得病。现在具体到彼得的病情，丹，你来谈谈。”

“好吧。‘上尉之旅’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病人总是似乎快好了，但永远不会完全康复。现在这个孩子，彼得，出生 48 小时后得了流感。毫无疑问，他得的是‘上尉之旅’，所有的症状都十分典型。但是流感

的第四期症状，也就是晚期症状，却始终没有出现。换句话说，他的病似乎可以越拖越长。

“我不明白，”法兰妮不解地说，“什么是……”

“病毒发生变化时，彼得体内也随着产生新的抗体。”乔治说，“从理论上讲，他仍有可能发病，但却永远不会发展到晚期。而且，他似乎快熬过去了。”

屋内又是一片寂静。

丹说:“你把一半的免疫力遗传给了你的孩子，法兰妮。彼得被感染了，但我们认为，他现在已经具备了战胜病毒的能力。我们由此推论出，温特沃斯太太的双胞胎本来也有同样的机会活下来，但也许是运气不好——我现在仍认为他们可能不是死于流感，而是死于流感引起的综合症。看似区别不大，却非常关键。”

斯图问道:“那还有其他一些怀孕的妇女，丈夫也没有免疫力，孩子会怎么样呢？”

“我们认为，她们也得看着孩子经历同样痛苦的过程。”乔治说，“其中有些孩子可能会夭折——彼得有一段时间也非常危险，而且就我所知，病情还有可能反复。不过要不了多久，自由区中——也可以说是整个世界上——的新生儿全将是两个都具有免疫力的男女结合的产物。尽管现在还不好预测，但我敢打赌一旦这个时刻来临，将是我们庆祝的时候。当然，同时我们还要细心观察彼得。”

“而且不会只有我们关心彼得，”丹补充道，“真正意义上，彼得现在属于整个自由区。”

法兰妮低声道:“我只是希望他能活下来，因为他是我的孩子，因为我爱他。”她望着斯图:“而且他是我与过去那个世界的联系。他长得更像杰西，我真高兴。你明白吗，亲爱的？”

斯图点点头，大脑中出现了一个古怪的念头：他真想再和哈波，诺曼·布吕特以及维克·帕尔弗里坐在一起喝杯啤酒，看着维克做他那臭烘烘的家制烟卷，然后亲日把发生的一切告诉他们。维克他们总爱叫他沉默的斯图。但这次斯图要讲得他们耳根起茧子，讲上一天

一夜。他下意识地抓住法兰妮的手，泪水在眼眶里直打转儿。

“我们还要去各个病房转转，”乔治起身说道，“但我们会密切观察彼得，法兰妮。我们能知道的都会告诉你，言无不尽。”

“我什么时候可以给他喂奶？假如……如果他没有……”

“1周后，”丹说。

“要那么长!”

“对我们来说同样漫长。自由区里有71名怀孕妇女，其中9人是病毒流行时怀孕的。对她们来说，这段日子将会特别的长。斯图，很高兴见到你。”丹跟斯图握了握手便离开了。他有自己的工作要做。

乔治握着斯图的手说：“我最迟明天中午会来找你。如何？只要告诉劳里一声你何时有空就行了。”

“做什么？”

“你的腿，”乔治说，“情况很糟，是不是？”

“不太糟。”

“斯图？”法兰妮坐起身，“你的腿怎么了？”

“断了，接错位，过于疲劳，”乔治说，“但可以复原。”

“没什么大不了的……”斯图说。

“什么没什么！让我看看，斯图!”

“呆会儿，”斯图说。

乔治站起身，“记住和劳里约好，好吗？”

“他会的。”法兰妮说。

斯图咧嘴一笑，“我会的，老板娘都下命令了。”

“真高兴你能回来，”乔治说。他似乎有1000个问题要问，但话到嘴边还是停住了。乔治轻轻摇了摇头，转身关上门离开了。

“让我看你走走。”法兰妮说。

“嘿，法兰妮……”

“来吧，让我看你走走。”

法兰妮看着斯图走了两步，那情景就好像在观看一名水手在颠簸的甲板上行走。斯图转过身时，法兰妮哭了起来。

“噢，法兰妮，别这样，亲爱的。”

“我忍不住。”法兰妮捂着脸说。

斯图坐在她旁边握住她的手说：“不，不要哭。”

法兰妮注视着斯图，眼泪依然不住地流着。“这么多人死了，哈罗德，尼克，苏珊……拉里怎么样？格兰和拉尔夫呢？”

“我不知道。”

“那怎么跟露西说？她过 I 个小时肯定会来，每天如此，她还怀了 1 个月的身孕。斯图，她要是问……”

“他们死了，”斯图仿佛是在跟自己说话，“我是这样想的。我心里明白。”

“千万别这样说，”法兰妮恳求道，“别当着露西面说，她知道了会伤心死的。”

“我想他们都是牺牲品。上帝总是要找一些牺牲品，他的双手沾满了鲜血，为什么？我不知道，我不够聪明，也许，是我们自寻死路。只有一点我能肯定，爆炸发生在那里而不是这里，我们将能够平安地度过一段时间，一小段时间。”

“弗拉格死了吗？真的死了吗？”

“我不知道，我想……我们还要对他有所警惕。迟早我们要找到那些制造“上尉之旅”的地方，把那里彻底埋了，覆盖上一层盐，再在上面祈祷。为我们所有人祈祷。”

这天晚上快半夜了，斯图推着坐在轮椅上的法兰妮一起走下医院走廊，劳里陪着他们。法兰妮已经看着斯图与劳里约好了时间。

“看起来你更该坐在轮椅里，斯图。”劳里说。

“现在问题不大。”斯图答道。

他们走到一扇大玻璃窗前，玻璃窗里面是一间用蓝红两色装饰的房间，天花板上吊着一个大型的活动雕塑。偌大的房间里只有第一排一个小床里有孩子小床前的卡片上写着：

戈德史密斯·雷德曼·彼得，男，出生体重：6 磅 9 盎司。

斯图着迷地望着。

彼得在哭。他握紧着小拳头，头发居然是黑色的，脸红红的，眼睛蓝蓝的，似乎直盯着斯图的双眼，仿佛在抱怨斯图是他所有不幸的制造者。

法兰妮又哭了起来。

“法兰妮，怎么了？”

“其他床都是空的，”她呜咽着说，“这怎么行？他太孤单了，要不他怎么会哭。斯图，彼得太孤单了，其他床都是空的，上帝……”

“他不会一个人呆很久的。”斯图一只手轻搭在法兰妮肩上说，“我看他快熬过去了。你不这样想吗，劳里？”

劳里早已悄然离去，只剩下他们夫妻俩坐在育婴室的玻璃前。缓缓地，斯图跪在法兰妮身旁，略显笨拙地抱着法兰妮，右腿痛得他直皱眉头。他们都睁大了惊异的眼睛望着彼得，仿佛眼前是地球上出生的第一个婴儿。一会儿，彼得睡着了，两只小手握着拳头放在胸前。两人仍然注视着彼得，仿佛仍在惊诧着他竟然能来到这个世上。

第 78 章

五朔节

终于，他们熬过了冬天。

这个冬天确实漫长，对于生长在东德克萨斯的斯图来说，更显得出奇的寒冷。回到博尔德的第二天，他的右腿被重新折断后接好，外面用厚重的石膏固定住，直到 4 月初才拆下来。自由之邦里几乎所有的居民都在石膏上签了名，这样说虽然有些夸张，但石膏拆下来时，外壳确实像一幅极其复杂的交通图。从 3 月 1 日起开始有幸存者陆续涌入自由之邦，到每年申报所得税的截止日期时，自由之邦已有 11000 多居民。这一数字是桑迪 · 杜西安公布的，他本人领导着一个 12 人组成的人口统计局，统计局在博尔德第一银行有自己的计算机终端。

现在斯图，法兰妮正和露西 · 斯旺一起站在山腰处野营区观看五朔节追逐游戏。自由之邦内绝大多数孩子都（还包括不多的成年人）参加了。五朔节礼品花篮就挂在汤姆 · 科伦的身上（这是法兰妮的主意），花篮边缀着丝带，里面盛着各种水果和玩具。

汤姆抓住了比利 · 格里克（尽管比利自称岁数太大，不适合玩这种小孩子游戏，最终还是自愿参加了）。他们一起抓住了一个叫厄普森的男孩——或是叫厄普斯顿？斯图也记不准他们的名字。3 个人又抓住了藏在石头后面的利奥 · 罗克韦尔。汤姆亲自把标签贴到利奥身上。

追逐游戏在博尔德西部展开，潮水般的人群在大街涌动着，大多数都是孩子，也有少数成年人参加了进来。汤姆带着花篮，在人群中不住地大声喊叫着。最后，孩子们又回到野营区，这里阴光明媚，和风

习习。被抓住贴上了标签的孩子有二百多，他们还在寻找剩下不多的“未出局者”。

距此两英里的日出剧院，人们正在准备一个盛大的野营午餐会，到中午时会有两到 3000 人来到这里，坐下来一起品尝鹿肉、辣味蛋和用花生、奶油、果冻制成的三明治，还有各种馅饼做的点心。这也许是自由之邦举行的最后一次大聚会了，以后就需要到丹佛的大体育场去了。目前外来移民已由初春时每天很少的几十人发展到如今成百上千人。4 月 15 日至今半个月间人口就又增长了 8000，总人口已达到 19000 人——至少暂时是这个数字，统计局统计速度都有点跟不上了。现在很少有哪天新移民数量会低于 500。

彼得躺在小推车里，身上盖着块毯子。他突然大声哭起来。法兰妮刚转过身，露西拖着 8 个月身孕的身体先走了过去。

“小心，”法兰妮说，“他尿尿了。我听哭声就能知道。”

“这点儿小水洼瞒不过我的眼睛，”露西抱起嚎啕大哭的彼得，轻轻地摇着。“乖，宝贝儿，你要干什么？没吃饱吗？”

彼得依然“哇哇”地哭着。

露西把他放在另一块单子上。彼得一边哭，一边在上面爬起来。露西让彼得翻过身，解开了他的灯芯绒短裤，彼得的小腿在空中舞动着。

“你们俩为什么不去走走？”露西说。她冲法兰妮微笑了一下，但斯图感到笑容中有一丝凄凉。

“我们为什么不去走走？”法兰妮抓住斯图的胳臂说。

斯图同意了。两人穿过马路，走到一块嫩绿的草地上。蓝蓝的天空中飘动着雪白的云朵。

“怎么回事？”斯图问道。

“你说什么？”但法兰妮的表情显得太无辜了。

“那个微笑。”

“什么微笑？”

“我看见了那个表情，”斯图说，“也许我不明白它是什么意思，但

我的确看到了。”

“来和我坐下，斯图。”

“这样吗？”

他们坐在草地上朝东望去，山脚下的平原上泛起一层蓝色的薄雾，内布拉斯加州就在那个方向。

“有件事很重要，但我不知该怎么对你说，斯图。”

“尽管把你想的告诉我，”斯图说着握住他的手。

法兰妮并没有说话，她的脸抽动起来，嘴角不住地颤抖，泪水顺着脸颊滑落下来。

“法兰妮……”

“不，我不哭。”她生气地说。然而接下去她哭得更厉害了。斯图迷惘地搂着她，等待着。

看她最难过的劲儿过去了，斯图问道：“现在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想家了。斯图，我想回缅因州去。”

孩子们在他们身后蹦蹦跳跳地喧闹着。斯图望着她，感觉这个要求完全出乎自己的意料。停了片刻，他咧嘴一笑，说：“就是这件事？我还以为你决定和我离婚呢。”

“没有你我哪也不去。”法兰妮从上衣口袋中掏出一张纸巾擦了擦眼泪，“你不知道吗？”

“我知道。”

“但我想回缅因，做梦都想。你难道没梦到东德克萨斯，阿内特，斯图？”

“没有，”斯图诚恳地回答道，“这辈子不再看到阿内特，我会活得很健康，死得很快乐。你想回奥甘奎特，法兰妮？”

“最后也许会回到那里，但我不愿立刻就去。我想去缅因州西部那个人们称作大湖区的地方。还记得上次哈罗德和我在新罕布什尔州遇到你吗？那次就离大湖区不远了。那里有很多美丽的地方，斯图。湖面上常能看到活蹦乱跳的鱼。也许，我们以后可以在岸边安家，但

第一年不会。那里会勾起我太多的回忆。”法兰妮低下头，双手紧张得不知怎么放才好。”如果你想留在这儿……帮他们管理……我也能理解。这里的山也很美，只是……只是没有家的感觉。”

斯图转过头向东望去。雪化以来，他始终被一种莫名的冲动所困扰。现在，他终于明白了：他想离开博尔德。这里的人太多了，虽尚未达到人踩人的地步，但已使他感到有些不安。自由之邦中有些人喜欢人多，杰克·杰克逊就是其中之一。他目前领导着新的自由之邦委员会（如今成员已扩大到 9 人）。还有布拉德·基奇纳，他搞了近百个项目，几乎把这里所有能用上的人都调动起来了。恢复丹佛电视台就是他的主意。电视台现在每天晚上 6 点到次日凌晨 1 点播放老电影，晚上 9 点时插播 10 分钟的新闻。

此外，斯图对他不在时接替他工作的休·彼得雷拉也没有多少好感。最令斯图不安的是，彼得雷拉为得到这个位置还为自己搞了不少宣传。彼得雷拉是个冷酷、呆板的人，一张脸仿佛是被斧子砍出来的。他现在手下有 17 名治安员，但每次委员会开会，他都要求增加人手。斯图想，如果格兰还在，一定会说美国人在法治与争取个人自由之间无休止的斗争又要开始了。彼得雷拉不是个坏人，但是个冷酷的人，他认为法律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最终手段。斯图想，彼得雷拉当执法官可能比自己更合适。

“我知道他们在委员会里为你留了一个席位。”法兰妮犹豫地说道。

“我总感觉那只是荣誉性的，你不这么认为吗？”

法兰妮似乎一下子放心多了，“那……”

“我想如果我推辞掉他们会同样高兴，我是剩下的唯一一名旧委员会成员，而那只是一个紧急委员会，现在又没有什么紧急情况。彼得怎么办，法兰妮？”

“我想到 6 月份他也够大了，能带着旅行了。”她说，“不过我想等到露西生完孩子后再走。”

自 1 月 1 日彼得降生至今，自由之邦里又添了 18 个新生儿。4

个孩子夭折了，其他的都活了下来。很快就会有父母都具有免疫力的婴儿降生，露西的孩子极有可能是第一个，她的预产期是6月14日。

“我们7月1日启程怎么样？”

法兰妮脸上一亮，“你答应了！你愿去吗？”

“当然。”

“你这么说不是哄我高兴吧？”

“不是，”斯图说，“总会有人离开这里，不会太多，但肯定有。”

法兰妮双手挂在斯图的脖子上抱紧了他。“也许只是一次度假，”她说，“也许……我们会真的喜欢那里，也许，”她有些胆怯地望着斯图，“也许我们会愿意住在那里。”

“也许，”斯图点了点头。但他真怀疑，现在他俩有谁能在一个地方安分地呆上几年。

斯图望了望不远处的露西和彼得。露西坐在毛毯上，抱住彼得的腰，带着他一上一下地蹦着。彼得不住地“咯咯”笑着，伸出小手想去抓露西的鼻子。

“你想没想过彼得可能会发病？还有你，要是又怀孕了怎么办？”

法兰妮笑了，“有书，我们可以学做各种事情。我们不能生活在恐惧之中，对吗？”

“当然不能。”

“有书，有好药，我们能学会如何用药。如果实在缺什么药……我们可以学着自己去做。要是有谁生病了，病重了……”她回头望了望草坪上跑得满头是汗的孩子们，“这些事情在这里同样会发生。还记得里奇·莫法特？”斯图点了点头。“还有雪莉·哈米特？”

“记得。”雪莉二月份心脏病发作去世了。

法兰妮握住斯图的手，“我们应该把握机会，过自己想过的生活。”

“好！我理解你，你是对的。”

“我爱你！东德克萨斯人。”

“我也爱你，夫人。”

彼得又哭了。

“让我们去看看小皇帝怎么了。”法兰妮说着站起身，掸了掸自己身上的草。

“他想自己爬，结果摔倒擦伤了鼻子。”露西把彼得交给法兰妮，“我的小可怜!”

“小宝贝。”法兰妮接过孩子抱在肩上。彼得亲密地靠在妈妈的脖子上，望着斯图笑了。斯图也笑了。

“偷看我，宝贝。”斯图说。彼得“咯咯”地笑了起来。

露西瞅了瞅斯图，又瞅了瞅法兰妮。“你们要走了，是不是?你说服他了。”

“我想是，”斯图说，“不过，我们要在这儿等到你的孩子出世。”

“我真高兴。”露西说。

远处传来宏亮而富于节奏的铃声。

“午饭，”露西站起来拍拍自己的大肚子，“听到没有，小宝贝?我们要去吃饭了。噢，别踢我，我马上就去。”

斯图和法兰妮也站起来。“给你，你抱着他。”法兰妮说。

彼得已经睡着了。三人一起下山向日出剧院走去。

夏日黄昏

夕阳西下，斯图和法兰妮并排坐在门廊边，望着院中兴奋地爬来爬去的彼得。斯图坐在一张藤椅上，椅座上的藤条因多年的使用已有些下陷了。法兰妮坐在他左边的一把摇椅上。院子里彼得的旁边吊着一个轮胎做成的秋千，在夕阳最后一抹余辉的照耀下，秋千在院中投下面包圈似的影子。

“她在这里生活了很长时间，是吗？”法兰妮温柔地问道。

“很长，很长时间。”斯图指着彼得说，“他浑身都弄脏了。”

“有水，这儿有一口压水井。这儿什么都挺方便，斯图尔特。”

斯图点点头，不说话了。他点燃了烟斗，深深吸了一口。彼得转过头看看他们是否都还在。

“你好，宝贝。”斯图冲他挥了挥手。

彼得摔倒了，他用手和膝盖支撑着爬起来，又在地上爬出一个大圆圈。

“你感到过孤单吗？”法兰妮问道。

“没有，有时也许。”

“为孩子担心？”法兰妮拍了拍自己平平的肚子。

“没有。”

“彼得鼻子上可能快结痂了。”

“会掉的。露西竟然生了一对双胞胎，”斯图微笑着望着天空，“你想到过吗？”

“我去看过他们了。眼见为实嘛。我们什么时候能到缅因州，斯图？”

他耸耸肩。“7 月底吧，没事，有充足的时间准备过冬。你担心了？”

“没有，”法兰妮冲他笑了笑，站了起来。“看看他，脏得都不像样了。”

“早就提醒过你。”

斯图望着法兰妮走下台阶，抱起孩子。阿巴盖尔妈妈以前喜欢长久地坐在这里。现在斯图坐在椅子上，思考着他们今后的生活：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他们必须不时地回博尔德，只有如此他们的孩子才有机会与同龄人相识，然后是求婚，结婚，生更多的孩子。也许，有些人也会从博尔德搬到他们那里。前一段常有人详细地询问他们的计划，有时甚至有点像法庭调查。但他们眼神中流露出的更多是渴望，而不是不屑和愤怒。显然并不是只有斯图和法兰妮有意离开。从前的眼镜商哈里·顿巴顿就说他想去明尼苏达。马克还说他准备先学开飞机，然后飞到夏威夷去。

“马克，你会摔死的！”法兰妮警告他说。

马克只是顽皮地一笑，“也不看看我是谁，法兰妮。”

此外，斯坦·诺果特里也宣称自己考虑南下已经很久了，准备先在阿卡普尔科住几年，然后可能去秘鲁。“告诉你，斯图，”他说，“和这些人呆在一起，我感觉就像一个独腿的人去参加射门比赛一样不自在。这里10个人有9个我不认识。一到晚上谁都把门锁得严严的。别用这种眼神看我，这是事实。听我说，你肯定想不到我在迈阿密住过，但我的确曾在那里住过16年，16年天天晚上都得想着锁门。他妈的，这个习惯我可是想改。总之，这地方人太多了。我想去阿卡普尔科已经很久了，要是能说服詹妮……”

斯图一边望着正在压水的法兰妮，一边想：自由之邦解体也许不是件坏事。格兰·巴特曼肯定会同意，他会说，自由之邦的使命已经完成了，最好解散，趁着还没有……

还没有什么？

在斯图和法兰妮离开之前最后一次委员会会议上，休·彼得雷拉提出要给他的治安员配发武器。在他们离开之前的几周，这个提案成了博尔德的焦点——几乎每个人都表明了自己的立场。6月初有

个醉鬼打伤了一名治安员，把他扔到了酒吧的大玻璃窗上。倒霉的治安员输血后缝了 30 多针才脱离危险。彼得雷拉说如果治安员有枪，这种事情就可以避免。争论由此愈演愈烈。许多人（包括斯图，尽管他并没有公开发表他的意见）认为如果治安员有枪，结果可能是一个死了的醉鬼，而不是一个受伤的治安员。

斯图问自己：给治安员配发武器后又会发生什么？接着似乎传来格兰·巴特曼那略带学究气干巴巴的声音：之后给他们配发火力更强的枪，之后是警车，之后是自由之邦向上扩展到加拿大，向下到智利，之后任命休·彼得雷拉为国防部长，之后可能会派出搜索小组，因为……

那些东西就放在那里，等待你去拾起。

“我们把他抱到床上去。”法兰妮走上台阶说道。

“好。”

“干嘛坐在这里皱着眉头苦思冥想？”

“我皱眉头了吗？”

“当然了。”

斯图用双手一拉嘴角，做出了一个微笑。“现在好点了吧？”

“好多了。来帮我一把。”

“万分荣幸。”

斯图跟在法兰妮后面走进阿巴盖尔妈妈的房子，脑子里还在想着：自由之邦还是解体的好。要尽可能地推迟政权的形成。其实总是政权本身在制造问题。

法兰妮点燃一盏油灯，房间里散射着柔和的黄光。彼得安静地望着他们。他玩累了，快睡着了。法兰妮给他穿上一件小背心。

我们现在有的是时间，斯图想，彼得一生的时间，彼得孩子们一生的时间，彼得孩子的孩子们一生的时间。也许一直到 2100 年，但不会更长，也许还没有那么长。但足够地球母亲休养生息一段了。一个休养的季节。

“什么？”法兰妮问道。斯图才意识到自己不知不觉说了出来。

“一个休养的季节。”他重复道。

“那是什么意思？”

“怎么理解都可以。”斯图说着握住法兰妮的手。

低头望着彼得，斯图又想道：也许，如果我们把发生的事都告诉他，他也会把这些事讲给自己的孩子听。警告他们：亲爱的孩子们，那些玩具是致命的——闪光烧伤，放射病，瘟疫。这些玩具是危险的。不要玩这些玩具，亲爱的孩子们。我请求你们，永远不要。永远不要再玩了。请……接受这个教训。让这个空荡的世界成为你们的课本。

“法兰妮，”斯图拉着法兰妮转过身，和他面对面站着，这样他就可以看到她的眼睛。

“什么，斯图尔特？”

“你认为……你认为人们会吸取教训吗？”

法兰妮张开口想要说什么，犹豫了一下，又把嘴闭上了。灯花跳跃着，蓝蓝的眼睛里闪着光。

“我不知道，”终于，法兰妮开口了。显然，她对自己的答案并不满意，努力想再说点什么，再解释一下，但最终只是又重复道：

我不知道。

结束语

黄昏时分，他醒了过来。

套上靴子。

直起身，环顾四周。脚下是一片苍白如骨色的沙滩。头顶上是万里无云的蓝天。身前是碧绿的海洋，海浪冲击着礁石，又轻柔地迂回，漫过沙滩。几叶奇形怪状的小舟在飘荡……

是独木舟，有支架的独木舟。

他知道……但是现在怎么办?

他站起身，差点没摔着。身子摇摇晃晃，脑袋昏昏沉沉，感觉心烦意乱。

他转过身，眼前骤然浮现出一片绿色灌木丛，墨绿的常青藤缠绕，油亮的阔叶植物郁郁葱葱，还有粉红色的花朵竞相开放。

一朵朵红得有如合唱队少女的乳头。

他又困惑起来。

什么是合唱队少女?

合唱队少女的乳头又是什么?

眼前突然飞来一只金刚鹦鹉，莫名其妙地一头撞到了一棵榕树的树干上，仰面朝天，倒地即毙。

他仰卧在桌上，四脚朝天。

一只猫鼬看着他胀红了的胡子拉碴的脸，吓得猝死于脑栓塞。

姐姐手拿一个汤匙和一个杯子进来了。

一只甲虫沿着聂帕棕榈树的枝干蹒跚而上，突然一道蓝色的雷电劈将过来，火光落到了两个触角之间，随着一阵吱吱的响声，身体顷刻皱缩，只留下焦黑的躯壳。

他开始品尝甲虫的肉汁。

我是谁?

他不知道。

我在哪儿?

发生什么事了?

他蹒跚地向丛林中走去，饥肠辘辘，头重脚轻，海涛声在耳际呼啸，就像疯狂血战中的拼杀声。脑中空白一片，单纯得像是新生的婴儿。

他走了一半，林中突然窜出几个人，3 个，4 个，最后是 6 个。

是 6 位皮肤棕红而光滑的汉子。

他们瞪着他看。

他也瞪着他们。

眼看是要发生什么事了。

此时 6 个人又变成了 12 个人。他们个个手持长矛，举到头上示威，长着短胡子的人看着他。他身穿牛仔服，脚蹬牛仔靴，上身白得像鲤鱼肚，干瘦得可怜。

这些棕色人把长矛举得越来越高，其中一个（头领）一遍遍地重复着一个词，听起来像“唷……哪!”

呀！看来真的要来事了。

好吧!

首先作个自我介绍吧。

他微笑着。

那种笑就像是一轮红日冲破乌云，露出他洁白明亮的牙齿和光芒四射的眼睛。他向他们伸出手掌，作出和解的姿势。

面对着他的咧嘴一笑，这些人都乱了阵脚。长矛落在沙滩上，其中一根尖朝下倒挂在树上，颤悠着。

“你们讲英语吗？”

他们只是瞪着眼睛看。

“你们讲西班牙语吗？”

他们当然不会，他们肯定不会讲他妈的西班牙语。

这些人是什么意思?

他现在到了哪儿?

当然，这儿总有一天会有名字的。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还有阿克伦、俄亥俄都是这样。其实什么地方并不重要。

你在哪儿立足从来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在那儿，还站立着。

“你们讲法语吗? ”

还是没有回音，一个个只是傻愣愣地瞪着他。

他又试着用德语说，招来的只是他们愚蠢而羞怯的狂笑。一个人开始无助地啜泣，像个小孩。

他们只是简单的人。原始，单纯，没有文字，但是我可以利用他们。是的，我可以好好地利用他们。

他向他们步步逼近，手掌仍然向前伸着，他仍然在笑，眼睛带着热烈而疯狂的欢乐闪闪发光。

“我叫兰德尔·弗拉格,”他用迟缓而又清晰的语调说,“我到这儿来有个使命。”

他们盯着他，两眼圆睁，沮丧之极，迷惑之极。

“我是来帮助你们的。”

他们开始跪倒在他面前，不住地磕拜，当他的黑色的身影落到他们中间时，他的笑容绽开了。

“我是来把你们带入文明社会的!”

“唷……哪!”头领又惊又喜地呜咽着说。他亲吻兰德尔·弗拉格的双脚时，黑衣人开始大笑，笑个不停。

生命就像是一个没有人能永远踩在上面的轮子。

它最终总是会转回到相同的地方。

1975 年 2 月

1988 年 12 月

龍騰读書
http://book.ltgx.net

观者 OCR、校对
2008 年 9 月 19 日星期五
0:30:13

Ljctt@263.net

鸣谢：感谢网友 zjiacai！